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十二）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十　一送

宋　宗室二十一

宋史

太師建王諡孝良宗益

昌國公仲江

武功郎士掮

秉義郎不晉　成忠郎

善性　善足　善畫

汝磊　汝䔾　汝晶　汝卉　汝深　汝淮

崇敏　崇賢　崇僑　崇份　崇代　崇佋　崇俅

必富　必褒　必寵　必兮

右侍禁士䣭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𡿨

不俛　贈武翼大夫不惑　秉義郎不愶

善進　善符　善愚　善吉　善甲　善勇

汝愬　汝巷　汝大　汝寓　汝點

崇溉　崇鉢　崇全　崇志　崇衣　崇覺　崇盈　崇呂　崇革

必潤　必拗　必钱　必萬　必極　必作　必億

良曾

廣平侯仲伉　孝淳郡公仲郝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㑺　左班殿直士謝　右班殿直士酒　贈保慶軍節度使懷章士瓛

保義郎不㾮　保義郎不均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不餘

善律　善焊

汝忓　汝膚　汝瞻　汝㯖

崇烟　崇㩧　崇堂　崇玢

必墨　必姜　必倚　必背　必華　必景

贈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不㝅

善緈　善已　善參

汝㙳　汝䘕　汝台　汝思　汝清　汝浄　汝公　汝甦　汝是　汝渚　汝㑺

崇編　崇垣　崇洮　崇榮　崇果　崇㭎　崇林　崇建

必晢　必倆　必焻　必墐　必爍　必樸　必㙻　必𡏨　必更　必㶡　必䉶

保義郎不㝥　右承奉郎不汲　武翼郎不遷

善覧　善鑒　善勛　善埏　善鉥　善標

汝室　汝穷　汝難　汝預　汝壕　汝鳩　汝順　汝賜　汝爵　汝清　汝㭬

崇敏　崇㢑　崇教　崇球　崇穎　崇銑　崇章　崇粟　崇孚

必碩　必濂　必書　必浚　必㚷　必升

榮國公謚孝節仲昀

右千牛衛將軍士倫　右班殿直士平　贈少師和國公士𢾁

秉義郎不濩　修武郎不愉　不犯　不紀　不圯　修武郎不𢾁

善晲　善旸　善判　善時　善潾

汝偉　汝英　汝詒　汝尾　汝富　汝朴

崇瀞　崇澗　崇和　崇標　崇稔　崇逵　崇迁　崇逸

必榴　必中　必璲　必壞　必堅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悅
右千牛衛將軍士休

朝散郎不紿

善謹　善仰　善準　善琥　善戩

汝仂　汝佩　汝倚　汝塲　汝伸　汝猷　汝剀　汝悠　汝倬　汝憤　汝佩　汝悋

崇鎮　崇宸　崇僮　崇琨　崇顒　崇驛　崇醉　崇昕

必析　必扮

右千牛衛將軍士曠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渻
贈寧遠軍節度使永國公士悖

不彼　贈武翼郎不猷

善宜　善馨　善覩

汝鍾　汝鋌　汝鎛　汝鎗　汝鏃　汝張　汝憤

崇畲　崇戕　崇埗　崇衛　崇埘

必達　必妙

保義郎不誇
贈武翼郎不璟

善葳　善浛　善澗

汝恬　汝儂　汝棪　汝棘　汝摯　汝學　汝攀　汝瑛　汝玤　汝椎　汝欖　汝梓

崇和　崇僊　崇僚　崇惚　崇鋼　崇會　崇條　崇達　崇槷　崇蕢　崇遠　崇迂　崇遁　崇前　崇鈃

良楀

武翼郎不誕
進封開國侯不殷
武翼郎不付

善郕　善公　善款　善椆　善基

汝櫓　汝牧　汝樞　汝沐　汝淡　汝消　汝滉　汝汍　汝淄　汝墳　汝講　汝鉦

崇譬　崇翊　崇憚　崇嫌　崇牆　崇柚　崇習　崇鑒　崇粦　崇琥　崇妙　崇華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秀

忠訓郎不浼 武節郎不敁 進封□伯不□

善奨 善寶 善昊 善癸 善訑 善青 善領 善悅

汝調 汝佃 汝旋 汝譯 汝鱗 汝訟 汝謹 汝訂 汝謰

崇壇 崇塬 崇峽 崇壈

太子內內率府副率仲□ 華陰侯仲歲

贈武翼郎士訓

訓武郎不擭 修武郎不燊 修武郎不全 贈武節郎不鬻

善忞 善瀕 善洌 善絳 善晨 善晃 善早 善要 善穡 善豆

汝精 汝境 汝轄 汝棘 汝敷 汝穆 汝輸 汝甎

崇杓 崇幷 崇喻 崇椆 崇枬 崇璞 崇桯

贈太師袁王諡

右監門

右千牛衛將軍士斯

武翼郎不倚

善乂 善陂 善儀 善洋 善厤 善煤

汝楢 汝杞 汝儀 汝伺 汝錺 汝硝 汝璪 汝璟

崇籽 崇楕 崇杜 崇梂 崇梠 崇唳 崇頫 崇鏌 崇鈺

傳孝宗 勝

率府率仲呂 昌國公謚良孝仲芊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偁 贈婺州觀察使東陽侯士瑀

忠翊郎不畸 贈武翼郎不盈 贈武翼郎不俗 秉義郎不傀

善裕 善儼 善稚 善晰 善珝 善展 善舉

汝滙 汝源 汝場 汝迅 汝燮 汝坤 汝憒 汝鎮 汝伃 汝鏈 汝椿 汝櫝 汝棣 汝玢

崇浪 崇滄 崇兟 崇愢

必僙 必棡

贈太師忠王謚僖節 宗楚

濟陽侯 仲叁　平陽郡王 仲膓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士千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士諭　朝議大夫 士諹

成忠郎 不闕　成忠郎 不僭　修武郎 不欺　秉義郎 不罔

善式

汝郡　汝涛　汝頎　汝慥　汝抑

崇梘　崇枝　崇楙　崇栩　崇鋮　崇鏈　崇旋

必豐　必欽　必坤　必蓋　必鍵

昌國公 仲嵜　惠國公 仲琢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士肴　右千牛衛將軍 士記　朝散大夫 士璡　高州團練使 士曾

忠訓郎 不詠　贈承議郎 不抑

善卻　善悳　善乙　善矜

汝純　汝基　汝忽　汝呂　汝量　汝循　汝灑　汝津　汝爾

崇鬃　崇楦　崇采　崇璩

贈太師欽王謚僖恪 宗祐

右監門率府率 仲循　清源侯 仲厥　簡國公 謚榮孝

右班殿直 士跬　右班殿直 士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士踽　右監門衛大將軍 士佋　右監門衛大將軍 士輸　康州刺史 士述　右班殿直 士滌　贈太中大夫 士

成忠郎 不倦

仲瑾

倆

不詰　不慳　不詔　成忠郎 不陞　贈武翼郎 不憎

善晷　善諸　善紅

汝番　汝鈞　汝勣　汝玗　汝鋈　汝銓　汝硿

崇岫　崇嵘　崇崃　崇錞　崇增　崇嶢　崇侗　崇仟　崇僅　崇臻

必欽　必華　必汰　必峻　必達　必公　必丘　必堂　必僳　必僬　必侶　必愷　必步　必本

良騂

贈越州觀察使士吼

成忠郎不遴　成忠郎不較　贈中奉大夫不慊　不誠　忠翊郎不慊　秉義郎不諂

善湮　善敉　善詒　善邦　善彖　善鼎

汝衎　汝功　汝晉　汝韌　汝昭　汝評　汝滄

崇紉　崇導　崇岵　崇沆　崇涤　崇墉　崇垺

必梲

秦州刺史士喤　贈保信軍節度使東陽侯士覬　贈奉直大夫士貢

成忠郎不滅　成忠郎不悋　不慨　武經郎不惰　訓武郎不刳

善覺　善昇　善騫　善敝

汝浮　汝漢　汝晛　汝責　汝侗　汝伍　汝捌　汝楗　汝廷

崇襎　崇苗　崇范　崇埍　崇鏘　崇墒　崇譽　崇譬

贈婺州觀察使東陽侯士𥈞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齒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干

成忠郎不許　追封安化郡公不跅　不捷

善華　善棨　善祾　善梓

汝荃　汝圩　汝增　汝璩

崇橧　崇羞　崇鉀　崇鏞

必㥂　必滌　必清　必源

沂國公仲岭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抃　贈保寧軍節度使新安郡公士茲　士沖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濆　嘉州刺史士忠

保義郎不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惜　保義郎不杜　不悔　成忠郎不墉

善涗　善𪸩

忠州團練使仲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仲峻
侍千僕
仲覩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士福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彝
右朝奉大夫士閲
右千牛衛將軍士閲
右千牛衛將軍

武翼郎不群

士關
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士關

從義郎不沴
從義郎不渝
訓武郎不僳
武德郎不陋
忠翊郎不秕

善似 善佺 善儉 善䌷 善餙 善頊 善裒 善塵 善庭 善厤 善珎

汝篝 汝槊 汝棒 汝逵 汝迺 汝道

崇灝 崇滗 崇沱 崇泝 崇渆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二十

贈太師榮王謚孝簡宗漢

率屯衛將軍仲瑎
贈武康軍節度使仲洪

忠翊郎士籽
贈保信軍節度使東陽郡公士弌

贈從義郎不缺
武德大夫不傷
贈訓武郎不喙

善抱 善恭

汝建 汝通 汝廷 汝適 汝樺 汝礽 汝穂 汝澗 汝灑 汝佰

崇僎 崇白 崇瑁 崇璟 崇熙 崇樸 崇烋 崇蚪

必瑒 必渠 必棐 必桎 必忓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鑄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綠

忠訓郎不突
武德郎不護
成忠郎不覸

善晉 善疊 善豫 善開 善紓 善襟

汝瑎 汝瑋 汝塊 汝逵 汝滲 汝望 汝榭 汝圳

崇稆 崇揚 崇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十

武經郎士折　右承直郎不乙　善這　汝興　汝巽　崇儒
忠翊郎不丙　承信郎不丁
右班殿直士真　不黍　不戊
右班殿直士鑒
敦武郎士澄　善倚
右監門率府率仲苑
右班殿直士汶
右班殿直士流
武翼郎士薈
從義郎
士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四　一送

洞

清芩洞 輿地紀勝：清芩洞在徽州府婺源縣西八十里，南北門相通，中有物象如璽巖。

青蘿洞 郡縣志：青蘿洞在四川順慶府蓬州良山縣。星源志青蘿洞記：余遷婺源印八百五十日，沿檄之特溪里，里儒張君焰袖詩來訪于臨河院，且言距院十里有青蘿洞，唐元和中王維馬知識題墨尚炳然於岩壁間。鄙心素樂靜虛，聞其言若有以引其思者，因馮軾東首而游焉。洞之頂上窪以巨石，其高數仞，縱廣如之，谽谺險隘，初若不可入。束燭揚炬，左扶右策，未十步間，難阻即平。其中宏廓，恍懞周密，物象森列，天巧所運。頎然瑜丈，端立不倚，曰石天尊。圓頂數十，駢羅前後，曰行道岩。撐突騰奮，類湧濤堆雪之狀，曰潮來峯。紋理纔聯，色若繪綉，曰花靴石。乳滴堅凝，玉立對峙者，石天柱也。阡陌間錯，砂顆采燦者，石芝田也。石鍾僅餘尋丈，以物撾叩，則聲賓似之。石天井者，突咬而深黑，投之以塊，徐聞水聲，非可以工力窮也。瑰礁叢夥，采易殫述。飽觀周覽，使人有飄飄物外之興。已而歎曰：三山在萬里風濤之外，弃父母，擲形骸，卒甘於蛟螭鯨鯢之舌者多矣。若茲洞也，介夫小麓之隈，平壤之畔，世鮮有知者。自元和迨今，僅三百年，觀其題墨，過者不過數四。豈天地秘厥靈跡，不欲發露尋常之觀耶？豈人日汩於公塵之物哉，不知清淨之爲樂耶？抑亦法守之可畏而不克盤旋於此耶？茲三者吾莫得而知也，姑述大槩以貽于後云。元豐五年十月既望，方洵武記。

煙蘿洞 元一統志：煙蘿洞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五里景星之西巖，廣可容二丈，怪石嶢絕可畏。清獻趙公抃留題云：怪石嵯峨勢若摧，洞門不鎖鎮常開。鬱心不合神明者，到此應須懶入來。相傳煙蘿子隱其間。宋謝翔晞髮集：煙蘿洞，山人掛綠蘿，亂後到人多。道久積空翠，天深閉摧歌。檣龍疑井廠，看鶴值仙過。搔首愁紛匃，無窮奈此何。

鶴山單麻洞 元一統志：鶴山單麻洞在廣東南恩州郡邑界。

古瀛洞 潮州圖經志：古瀛洞在廣東潮州府鳳山塿之下，萊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壘石汲水爲流觴，左右二亭曰款凉、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

隔凡洞 [illegible]容齋隨錄：洪景盧云：林屋洞天，太湖龍窟也。土民

俗傳云欲雨時洞口出雲如續縕西邊石鋒森如戈矛不可觸下皆青泥突過若龜背不容着御俯伏捫索乃得進謂之龍蹬磴擋延達曰陽九洞遂見雙石扉半開半闔中屹大柱即包山志所載林屋玉柱也

四基洞　瑞州志四基洞在江西瑞州府新昌縣千春南鄉離縣一百里去棲真寺百餘步

高居洞　金陵志高居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積金峯南與羅姑洞並石限界之

妙智菴洞　馮子振詩妙智菴洞棲霞頂菴東劍鑿之餘石如懸磬洞有二亭　新知妙智本虛空待兒雲菴更守埃首要嵌岩光景寥不緣錐鑿歸楊枯若言物色教渠羨何羨黃林此洞無聊復爲君拈半筆天成畫卷總難圖

玉柱洞　金陵志玉柱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華陽西洞南中積石乳西面僅容人行

石屋洞　句容縣志石屋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煙霞石塢南山大仁院洞極高狀似屋周迴鐫羅漢五百十六身中間鑿釋迦佛諸菩薩像直下洞極底有泉詳見大仁院

王屋洞　洞府記王屋洞在河南懷慶府　權德輿詩　捻歲在芝田歸程入洞天白雲辭上國青鳥會群仙自以棋消日寧資藥駐年相看話離合風馭忽冷然

石舍門洞　雲南志石舍門洞在雲南曲靖府越州洞中廣闊深邃茂林修竹真別一天地昔有人嘗入洞中意行五七日猶未能遍歷其地而出　元一統志石舍門洞在四川潼川州遂寧縣大像閣下此堂宇之壯洞前大江匯爲淵潭

林屋洞　輿地紀勝晏公類要云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神景宮宮內有林屋洞洞有三門有石鼓石鐘又有陽九門唐皮日休陸龜蒙有林屋洞詩　任昉述異記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便闕中有白芝紫泉皆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之　吳郡志皮日休入林屋洞詩　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墉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爲玉京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頎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其門繞函丈初若盤薄硎洞氣黑昳晲苔髮紅鬖鬖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峥嵘攀緣不知倦怪異焉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横忽然白蝙蝠來撲松炬明人語散澒洞石響高玲玎腳底龍蛇氣頭上波浪聲有時若服匿偪仄如見綳俄爾造平澹豁然逢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清瑩漿湛不動蕭寥涵而瞀瀕之恐滅吾ㄅ之必延齡愁爲三官責不

狀若一甑昔云夏后氏於此藏真經刻之以紫琳祕之以丹瓊封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爲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菁以一出左神俄不爲尚書既云得吳國由是傾蘇建埋半尺中有怪物猩欲去既嘆嗟將廻又冷傳却過爲時道半日出杳冥履泥去來意石髓衣濕露雲英玄錄乏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憎造物者遣我騎文星　李達龜蒙詩入林屋洞知名十小天林屋當第九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古十月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太清於世題之爲左神理之以天后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洞魁堆辟邪葉在右專儀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好奇士復脩志情友致傘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劃苔非傍坎燒藥白石角忽支頤藤根時宋肘初爲大幽怖漸見微明誘屹若造靈封森如達仙藪齊聞白芝香狀與琅花偶又坐紫泉光甘如酌天漿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何人能挹酌餌以代漿粮却笑探五符徒勞步罡斗真君不可見焚與空遲久眷戀玉碣文行行但迴首　宋范石湖大全集林屋洞仙經一名左神幽墟洞天正洞門在觀中出觀左門又有二門一名雨洞一名暘洞挈水捭風浪雪飈烟消日出見仙村舊知浮玉北堂路今到幽墟三洞門石燕翔飛避炬火金龍深阻護嵌根寶鍾靈鼓何須扣庭柱[illegible]晨已默存高趾堂序業集題林屋洞天將近鳩夷棹翔觀古洞天蒼崖瀉谷口兩崎結湖壖大藥漸無賀遂丹莫浪傳真匯如弱水重到定何年陸魯俞集林屋洞　洞天三十六第九曰林屋神仙司難名環怪存記錄曠歲慄尋覓茲辰幸臨曠馳神在真游直復擂深谷禪賤納芒履然松命先燭初行已傴僂漸入但匍匐額蹬避衝磕浮淖没手足如此百餘步始可立寓目或垂若鍾簴或植若旌纛有如棄而平有類几而曲鐫刻非人工晶瑩雜黃玉逆知窮究外定有金庭孫叱肌不可往叩擊安敢黷驚異消息但見白蝙蝠却還望微明既出猶惴惴促治衣憐石髓飽悔泥塗辱庶幾達微悉養生相吾福

石室洞　元一統志石室洞在廣東潮州府梅州距州城北一百里名曰應山洞在摧鋒驛劍寨之旁穴潛深二十丈許中有石鼓石柱石天窗之屬又有小溪潺潺　臨安志石室洞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大滌山中峯之前有巖竇石梁洞外泉脉垂溜注于石梁之下洞初未顯異從竹從均解化於宣城指門人藏書劍于此尋訪果得之又按景行錄云西麓有巖扉石座自然成備蓋不止乎書劍亦天師藏真在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錄神劍解之道允

㸕過太陰紫肥鍊度皆四百年其歲必發蓋數足運會真靈自有以發之耳今天師石室之藏巖扉呀然益驗此經之說山腰有石窪榜洞有石茶竈皆仙家遺跡隱士陸凝之永仲嘗築室于是號石室先生云洞霄宮志石室洞在杭州府大滌山一名東玲瓏在大滌山中峯前白虎山下洞中三穴若品字透見天日門有石梁橫界泉脉涓涓注石梁下引而瀦之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相傳郭真君登山採藥嘗濯于此名洗藥泉郡志云吳天師筠修煉之所天師既尸解於室域指令門人藏書笈於此洞有石室故以名之又景行録載天師云當仙神于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煉琉之處故卜其西麓果有石坐巖扉自然成備如是到不准書笈示天師嵐真焉按石精金光經言由晨景精寶景録神劒詳之道此皆適太陰紫肥煉度皆四百年所藏必發蓋數足運會其靈自有以發之耳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岩扉呀啓信也山腰有石窪榜石茶竈皆仙家遺跡隹年有葉道人居之一日見巨蛇自山頂下其首墜地聲如隕石身作漆黑色目廣若杯倒懸山椒引首入洞飲水良久復上數日又來熟於離間窺之似覺爲人所見其去差速是夜徧山作風雨聲疑爲發洪而晦冥不敢出戶達旦乃止視天宇澄霽亦無所謂水豈神蛇爲是邪自是不復來錢塘韋驤

集石室洞　天王峯南石室洞惟持不與尋常同石門𡰪巖天所鑿門內天壇驂車通偃然靈穴邃且廣步履出没忘西東其間異狀多所類懸乳往往成鍾龍頭俯視露巖覆壽與歲月應無窮圓圓一竅透千尺天使日月光來容洞前佛氏殿閣峻相直氣象增其雄我爲俗吏難攜蹟所至安肯遺幽蹤金華靈巖者於婺每越疆境爲遊從嘗恨昔年之富川使道不得尋龜峯塵懷不滙十餘載每見圖畫加忡忡去春來此路復過藍舉暮觸煙霧重縱觀雖未盡吾興聊塞所欲平凱空到宮洋邑已適歲坐擁民事勞顏豪滯往散革固用日佳趣不暇先牢龍蜀來公餘得詣洞躁異爲我開情悰金華龜峯雖未至此地有此焉難逢謾拈禿筆寫白石但記姓字於其中邵登淨宇誠濁宦涓牢壓且還連春歸鞭遠去有餘約後會結客臨春風洞霄詩集葉林石室洞詩　仙壺石室洞杖履易攀有路穿雲虛無門對月鎖謹騎仙鹿去我咲圖蝸跧若使今猶昨清霄閒珮環洞天留題集吳衍石室洞詩　岩竇谽谺駕石梁嵩山書劒百年藏雲仍欲訪遺蹤跡泉溜涓涓古木蒼

三室洞

元一統志三室洞在湖廣長沙府醴陵縣去王仙登直觀二里故老云王喬煉丹之所山皆石壁下有三室洞中有丹竈石床石案惟白雲洞徵明極處有小溪限隔不可渡莫窮水之來去

石廊洞

安福志石郎洞在吉安府安福縣西一百三十里洞門廣丈餘澗水從中出冬夏不竭溉田數百頃鄉人秉炬而入初若路絶稍前數步則平坦空曠可容千人如是數處其間多白石顏色瑩皎有石鍾石鼓石櫳石榻石床石蓮花形狀詭異又深入一二里有巖竇直通嶺背好事者多遊焉永新志石廊洞在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之西亭鄉洞門亟丈澗水中出可溉田數百畝劉龍雲先生集石廊洞詩君不見仙家三十六洞天西南太半盤蒼巔此外元陽擅斯絶况有石廊人喜傳碧蓮參差隔地湧徙倚危梯飛嵽嵲陰陽洞戶半空開一縷聯四愁奇理禹鈞崔嵬桂嵓石竅可怪兮若飛動天然湫面并丈間寒湍初慳媼神捧紫崖蒙茸瑤草秀懸泉涓涓挹天酒淑靈豈即乾坤私宦宅宛是神仙舊飛鳥點影暘光回遊子履深驚殷雷九夏三冬自回幹雨暘寒燠爭喧豗神物奄有似無謂突兀古朝當巖隈鐵鼯嘯聲助怪變落日愁絶松風哀瞰臨一方殆天意累寥之危此其是仙乎仙乎胡不歸忍使秋蟀泣陰鬼

石壁洞

處州府志石壁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八里抵永嘉縣南溪中有三石室初入一室廣可容數十人內跨石梁自梁下傴僂而入兩室承後一室有石乳泉

石柱洞

處州府志石柱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里有石乳水

石鍾樓洞

處州府志石鍾樓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石門東南一十餘里高在崖頂仰望巍然狀如寺觀鍾樓中有懸石如鍾形乳泉泌墜如滴雨下有石梁擊其聲如鍾

石墻洞

處州府志石墻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石門西南二十餘里高崖屹立如墻因名中有三潭神龍所居上潭心有石名龍眼次潭有石柱高二十餘丈傍有石梁三十餘丈橫跨儼如門形名爲石門樓

門洞

元一統志門洞在四川夔州府北一十里溪心有數十巨石參差排列如門限

石門洞

吉安府志石門洞在江西吉安府洞有二一在永豐縣南一百六十里高六十餘丈廣二十里一在縣南一百八十里小溪中長二丈高三丈石崖峭立舟行其下輿地紀勝石門洞在直隸滁州全椒縣西北三十里踏家山之夾洞深數丈許夷陵州志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宜都縣西五十里其地名白沙有洞名石門其穴深邃幽暗鄉民旱祈禱執火進去一里許內復窄有水潭深不可測用小瓶汲水曾有應焉又一在州之西三十里其山巖如蓋內有一穴僅容一人凡遇旱鄉人于

此詩兩曾有感遂於門外立龍祠焉。保寧府志石門洞在四川保寧府難
江縣縣三十里在山腹每日出相射光明秀偉疑其為神仙窟宅。青田縣
志石門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七十五里兩峯壁立高數十丈相對
如門因以為名洞東高巖有瀑布自上潭直瀉至天壁凡三百餘尺自天
壁飛灑至下潭凡四百餘尺一云自山頂飛落三百餘丈恐未必然今據
實衛瀑布記上有軒轅丘按永嘉記石門洞周迴四十里青牛道士居之
謝靈運名山志曰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稱瀑布飛瀉丹翠交
堡又云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靈運為永
嘉太守嘗躡屐來遊剏開此洞唐李白贈魏萬詩云巖開謝康樂郡其地也
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又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詩
又石門巖上宿詩共三首梁丘希範唐丘丹裴士海郭容之皆有詩石刻
今存刺史李李真作石門山記及李陽冰篆石已斷裂唐末洞廢不修宋
皇祐元年郡守李先俞新之嘉祐中縣令朱失其名作石門亭王安石為
之記紹聖三年郡守劉涇又新之作文以紀米芾書舊有亭曰噴雪嘉定
元年趙守希明更名飛雪紹定間郡人何倅宗姚重建又更名曰自雨大
德二年路總管李希謝一名朵兒赤建石亭自書其扁曰銀河萬古一名

城門山按謝靈運游山記城門山兩岩間如門形瀑布飛灑值風散而為
雨遇日化而為青虹城門即石門也又道書載青田玄鶴洞天即此也。唐
武元衡詩元和癸巳歲余領蜀之七年奉詔徵還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
經百牢關因題石門洞昔佩兵符去今持相印還天光臨井絡春物度巴
山鳥道青冥外風泉洞壑間何慙班定遠辛苦玉門關。歲時雜詠趙宗儒
和黃門相公詔還題石門洞　益部恩輝降同榮漢相還韶芳滿歸路輕
騎出重關望日朝天闕披雲過蜀山更題風雅韻未絕翠巖間　鄭餘慶和
黃門相公詔還題石門洞　紫氛隨馬處黃閣駐車情嶔崟鶯山勢淋灘
戀水聲地分三蜀限關志百牢名琬琰舉酬郢徵言鼎鉉情洞霄宮志劉
涇石門洞文　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躡屐待石門洞作詩遂為東吳
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中侍御史丘丹判史裴士
海皆繼作唐末喪亂洞廢不修宋景祐元年蜀人李先俞守郡初復古俄
廢垂五十年紹聖三年蜀人劉涇守郡又新之洞去人遠溪山太陰松竹
草昧瀑泉自雨不見秋色中有異氣仙鬼谷以為家慈闇沸嗌贅以人迹
不至輒廢而樵漁私以生養有客舟過欲策杖往輒相同而迷曰可去虎
豹出矣壽人杜顏佐郡行縣望洞天翳羅泉流號呼疾持斧伐蒙密處至

泉四顧太息寫其狀歸以示余曰妙物乃如此仙都三岩非人間世也飭
紹賓行其事既而告成茶煙犬吠伐鼓鼚鼚於是知有宮室仙鬼失氣樵漁
動色以一指心力而回精神於久病既醉之餘余雖未目擊而夢寐天道
真奇觀哉余官滿日可數其后廢興未可知使不幸廢又五十年必有好
事君子加於前一等與洞為林泉主人因作記以視仙鬼樵漁曰勿復期
永廢可且同樂否也　謝靈運登最高頂　晨策尋絕壑夕息在山棲疏
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牖積石擁階基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
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石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
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
共登青雲梯　新營所住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
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
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
上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
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為衆人說冀與知者論
　夜宿石上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
識長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為賞芳醑誰與伐

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泉上石室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坰郊莓莓
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室冒林取飛泉發山椒靈泛還千載崢嶸非一朝
鄉村絕聞見樵蘇限風霄微我無遠覽總笄羨升喬靈域久韜隱始與心
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丘希範　神功不可限未見常疑無刑
天倒明玉巖地瀉隋珠裝彎猶馬奔熟視如虹趨丹壁似觿披翠嶝類羅
襦前暗真刻峭旁觀復槃紆斑駁生虎紋參差出龍鬚金登照石洞木蘭
泊仙衢琴君入釣鯉葉令去飛鳧容心勝奔走為此總踟躕依依明月道
望望白雲隅歲寒方負戴築室請子居　丘丹　溪上望懸泉耿耿雲中
見披條上岩岫峭壁正東面千仞瀉聯珠一潭噴飛霰崖巖滿山響坐覺
炎氣變照日類虹霓從風似綃練靈奇既天造惜處窮海甸吾祖昔登臨
謝公亦遊衍王程懼淹泊鑿迴樹慈情此來共賦從探討媿前彥永欲洗
塵纓終當愜此願　李白　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
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却尋恐溪去翠懼恐溪迷咫尺七十灘水
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岩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　郭容之
　絕境經耳目未嘗曠躋登一窺石門險載滌心神情洞壑閟金澗歘崖
磐石撐陰雲下幕幕秀嶺上層層千丈瀑流塞半溪風雨恒與餘志每愜心

遠道自弘乗軺廣儲偫栰命傀才能報棹周氣象柙條歷騫崩忽如生羽
翼恍若將超騰謝客今已矣我来誰與朋 裴士淹 溪竹亂花鳥是月
春將暮登棧過崖畔空鬬瀑布千齡無斷絶百尺恒奔注高巖迸似珠
半壁灑如霧潨激水澄澈歕傾石回護約房森自閙苔徑窅誰過天翠落
深沼雲華生粗樹班輸難劾功嚴禹何能踰勝蹟盖爲褰斯遊誠可屢謝
公鍚舊詞安得簉章句 方干 奔傾激石亦噴苔此是便隨元化來長
片掛岩粗似練遠聲雖洞咽於雷氣含松桂千枝潤勢盖雲霞一道閑直
是銀河分派落無間碎滴濺天台 陸游 昔讀康樂詩夢到石門山中
有醉道士倒珮落其冠來扵一一是嵌岩如屋寛噴薄三百尺萬珠落珮
琱峭壁天削成碧石容拔筆摩浮蒼碎字嘼蟄千載嘆老洪夢中舊兩臉
依然丹語我君小留山家勿嫌酸淵果四時有收拾苦不難旋炊胡麻飯
爲以杓杷架手攜石上茶風爐煮甘寒攫攫塵土中未易得此歡濯足山
下潭戲鷩蛟龍蟠醉西索吹醒坐待風雷翻 劉涇詩二首 谿竹流泉
不居熱洞門深沉風雨歇洗出清明快活天醉弄江南謝家月 未之仙
手破天荒我得披雲第一章它日愛奇思謝客却須因事憶劉郎 葉適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几華俗阜映岸羞爲容石門忽秀出老幹

蓬淨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衆芳拱窔宅環周列奇瓌藤蘿異態度
尺寸疑施功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竹千丈高噴瀑不可窺更有洗
頭盤深霧常彌封青苹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繒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依
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樓樓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云于歇過漿暫洗氛埃
胃自嘆苦海留寂寞未易供嘆我老無用倭山允成翁結廬會昌側勢落
魚蝦叢種竹似東葦栽松如斷蓬小兒鍊盤于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
代榆助之春 王孝巖 天下洞天三十六玄鶴洞天一仙谷兩山對峙
一如門深崖百丈垂飛瀑青牛佳矣不復見白雲空鎖故山麓奇哉勝地
得人勝至今俗客来忘俗向来我貴勞夢想一旦登臨快心目尋師訪道
語未罷扶藜上朝玄水渌九天雲綻漏霽雨一沼波翻濺瓊玉亭高噴雪
逼人寒地冷風霜滿空蔽老龍底事不知倦雷澤千年無斷續必是分潰
天上来便欲窮源駕黃鵠康樂曾登最高處謫仙幾向岩前宿壁間裡壓
已有詩想見思泉傾萬斛安得前人不道句更與羲仙醉時讀千峯如峽
蒼波東二十四灘猶背逆轉頭溪風一棹寒但放雙鳬到山曲 黃𠷎
石門崔嵬摩雲端我欲扣之不可攀上有蒼松下喬木更著清泉通其間
淺流并岸車可入高峯環峙如拱揖藤崖苔石出准奇道家堡觀巋然立

火雲赫奕飛長空嵐煙散盡天無風僕夫無汗氣猶喘我亦内熱盈胸中
行行直向山中處卧壑藤槎若無路鳥聲喚發毛骨清一道銀河忽然注
心駭目恍疑登仙應有蛇龍潛深處何當爲我捲此泉大作霖雨甦旱田
秋桂 海霞堆裏一蓬萊滿院桃花間緑苔泉水遠從天外落石門高
立日邊開一聲犬吠白雲起幾處龍吟山雨來料得遊人歸去後空山月
落老猿哀 鮮于樞 方外還知聖道尊洞天福地許平分瀑泉自作洋
池水石壁天開闕里門猿誦行看移舊俗汙山真解助斯文高情誰似劉
夫子不把黃金累子孫 任極 一派源泉来混混直從絶頂徹清溪平
分翠獻懸珠箔倒寫銀河立玉梯長似雷聲撼風雨忽随日影見虹霓天
然萬態雖描寫多少詩人費品題 陳新之 揭來訪猿行青田石門崖
嵬古洞天中有百尺之飛泉抛珠噴玉舞蛟涎晦明風雨千萬態分合變
化如雲烟咸飆回車虎鼓瑟此地分合巢神仙客来神仙忽涕唾唯許猿
狖相攀緣駟虬来驂来三秀韋車掛旗来翻翻山靈驅煙謝適客緑蘿花
落回風顛人間清福有如是擬跨白鹿青崖裏業緣未斷仙所鄙請我如
何住城市 杜世學 山名行東南以茲巖下瀑虛空落千丈一日建萬
斛連蜷蜿倒懸天矯龍下浴著林雪飛霧晴谷雨霖霂或流若貫珠或碎

若屑玉或揭若大箔或曳若輕縠團知造物巧無乃鬼神督北夕大風刮
響欲折地軸撓觀勢瀉洞鼓掉舌本縮項刻或異態朝昏有翻覆我從塵
中来每媿顏貌俗飲酌清溪泉坐卧紫石屋解衿息岩陰散髮濯潭緑摩
挲苔蘚間手澤恒可讀潛然世慮散已覺肴賞續鼎鼎征途中誰甘共幽
獨 高昕 扁舟汎喧碧漻壯波流急故人有幽期赴彼暮春集朝發清
溪瀨夕傍芝田隰轟霆倏已歛山光淨堪挹石帆導之前石門邀我入雙
扉時空鎖叠巘互業安雷推斷蒼壁天漢瀉瓊計白霓弄光怪一吐不可
吸冰雹大夏寒東南半天濕憑觀惜俄頃變態分百十摩挲吊幽題濱濛
鮮花濕自落謝李手空山鬼猶泣長宿飛觀頂聲颯冷相襲形適須洞閒
夢蹤燒蜒蟄平明起下視棱層構雲級隙地陟奇勝孔老遂角立劉君好
事者聖寶骨剪箕蘋間經進衆鷛淒不啜給我茲胡爲素坐参山水習感
慨念詩豪人代不相及持盃愛飛玉快此千丈汲玄鶴如可招臨風請三
揖 梁載 石門洞門何崔嵬誰從渾沌鑿出來天丁巧匠霹靂雷噓雲
爲閑風爲開舟人繫棹引客入松風交迎如拱揖謝公屐痕印猶濕尚想
當年虎爲驚避鬼爲清青牛道士身入雲留得頂上霞冠遺山君山君怒
挾白龍琦萬怪千奇生變化如雲如煙如雪下呼吸虹光相照射倏然玉

屑閒珠顆屬屬落落光無價天上銀河無晝夜人世不知有炎夏劉郎去
後二百年耳孫猶愛此林泉平分羽衣獅子座聳出章甫龍象筵人言洞
府訪神仙我來洞府參聖賢高吟坐聞白鹿賦驚起山中玄鶴眠鶴不眠
我自眠夢見孔老相對雙華巔微余為賦招隱篇呼取携硯分瀑懸崖邊
再拜二師不敢前難為水難為言　宋徐恢月臺玉雪集游處州石門洞賦
長句二十韻　我聞石洞今幾年一朝來繫秋風船大船縫舡小船遠瀍
舟替涉幽澗泉揺舟上上抵沙礫更與咯約相負緣黃冠道士衣翩翩拔
勸為我臨澗邊相逢一笑挽登岸忽見珍館羅脩椽謝公舊隱無處問洗
眼但看山中萬隹戲南國典刑在大羹遺味朱絲絃當時發興豈神助兩
峯對面挽青天王人掉頭謂不爾尚能飛瀑千仞懸杖節西下取微徑其
境過清神凜然初疑窮冬蘊積雪驚飆擁下陰崖巔又疑冰綃掛林杪薄
暮縹緲搖輕煙霰空乍覺微雨集脩地復作跳珠圓謝公得爾句偏好我
為懶惰貪晝眠自淮以北皆故壤犬羊烟熳疆域溢挽河莫假壯士力斧
令其怒相棄捐山奇水怪世莫測神龍定自藏九淵龍兮汝能水下土胡
雷走電一洗消我詩雖乏漫郎語強顏猶可供磨鐫為君他日落此筆千
秋萬歲令人傳　桂林志會昌刺史號風流今古雖遠跡可求君指衆山趙
洞口我分危徑下巖幽賢侯已去題名在假守重來麽館修況是桂林多
勝賞更教添得石門遊　劉枚次韻經畧吳及石門洞讓織空箱後高牙
捧斷覓還符翠洲夢君在陳看書夢得郡有翠洲之名明日登郡樓望苦
家洲見林堅勝秀一符夢中來見石門題會昌刺史元公安之詩刻在焉
架竹生新逕誅茅得舊蹊陰崖走別洞陽嶺帶回溪吟桂人非隱達花客
自迷虛中存納受絕壁阻攀躋地遠饒征戍君來息鼓鼙史閑眠虎鹿民
樂戲兒鷖勝事時相過芳樽手屢攜清風與詩句留與昔賢齋　杜子能
次韻　桂風泛泛桂江流南師旌牙喜訪求詩刻蒼崖留篆在雲生纖徑
得捫幽而今入幕賓僚盛又況褒帷攻事脩更對酒樽堪醉傲幾多泉石
助吟游樓攻媿先生集石門洞　扁舟百里蓮城回青山中斷立兩崖清
都虎豹隱不見但見閶闔排雲開峯回失喜大飛瀑聲震萬壑驚春雷㪫
驀目極九霄外玉虹千丈飛空來一冬青女斷天雲不知孰此山之淵傳
聞神龍卧其上寶藏繫碎真瓊瑰胃中先自無塵埃到此更覺心崖嵬天
風為我噀空翠春水瀉入騷人懷謫仙曾來寫勝句劉郎又為開天台我
慚筆無挽牛力醉墨滿壁誰為栽或言龍湫更奇絕鴈山高處深雲埋哉
方携節佳尋訪未知比此何如哉　李洪芸庵類藁游石門洞　溪壑縈紆

礙去舟石門雄峭未曾游雲深飛瀑自成雨洞閉雙扉最上頭紫府丹臺
疑有路碧巖紅樹飽經秋追懷顏謝當年興坐聽猿吟知四愁　王十朋梅
溪集游石門洞　鴈山飽見兩龍湫洗眼新觀石洞流欲向故鄉尋白鹿
先來仙隱訪青牛青牛道士隱于石門破荒喜誦劉郎句躋險思從謝客
游天下林泉看未足分將身世早休休　重游石門洞　石洞幾時開石
門長不扃貪看一派水三載兩回經　誰把銀河水直從天半傾好流人
世去一洗四維清　徐璣靈淵集題石門洞　瀑水東西冠廬山未足論飛
來長似雨流處不知淵洞裏龍為宅溪邊石作門修行謝康樂庵有故基
存　趙君鼎詩游石門洞　不見青牛道士空餘石洞飛泉靈源更在直上
甘澤能甦旱年　石林良輔世美集石門洞天　石門倚雲巘白虹挂蒼壁
到此欲忘言又咨玄天縣元郭昂野齋集進石門洞　亂石梯天彷彿平
懸麻急雨勢如傾人飜麥餅黃泥滑馬轉雲衢翠嶺橫萬死未憂多險阻
一時終要看澄清此回若到中原說九坂羊腸不足評　劉仁本亦玄集舟
泊石門洞　孤舟一夜雨溪流漲三尺起來推短篷洒然好山色旭日昇
晴暉微雲斂殘迹修眉瀉欲舒嬌鬟淨如拭岩華亞高低幽禽互喧寂仙
人石門洞捫蘿可緣陟蒼松雜珠簟清泉激白石野鶴從何來長鳴韻哈
壢是時秋氣中天宇湛虛碧吾徒詩狠明從者行亦適
凉月忽在林客衣風露襲篇人苦相催前灘起鴻鵝

三門洞

贛州府志三門洞在贛州府會昌縣北五里有基磐石舊傳道
姑於此跌化今洞水淙琤夾道桃李茂密識賞者即焉

龍門洞

保寧志龍門洞在四川保寧府綿谷縣北有三洞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
有石洞及第二第三洞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二洞流水出下合嘉陵
江元一統志龍門洞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東九十里其源莫測洞中有
石龍石牀石棊局石棊子石竇滴水如雨亦號滴水洞常德府志龍門洞
在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西七十里其中深邃下有龍潭笑陵志皇甫中龍
門洞記　長陽縣龍門洞距縣治瀕江步西登縣樓望之鬱蒼出沒雲煙心
往神遊而迹未始接也淳熙庚子秋月火老候澗泛舟之舊植杖百步
幽花小草纏昇殆非人間世也叢篁偃松蔽日交蔭捫石穿嵌空攀越空
北如是者又數百步乃瞰飛泉百尺作建瓴之勢激石而下濺雹鳴玉聲
亂人語予偕宋宗聖宣卿屐蘇班籍草茵趺足立于泉中相顧謂曰壯哉
雄觀清哉勝遊酌泉賦詩紀歲月名氏髪毛森樹肺肝冷然不知時之在
庚伏也予嘗狄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非此也然山形中斷若鏡若鑿玟崖

出泉治若禹之遺迹昔煬帝初營洛陽登印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然則耳目所及世已三龍門矣舉天下之號皆龍門者不知其幾也先是旬日虹霓亘天而下飲蹊而上則龍門之名信不虛矣予偕宣卿㵎遊無點額之織其兆亦佳惜令尹宋公宗堯唐卿以職事不輒出不得與俱兀菴老人皇甫中子立志宋來松韋齋集求道人自尤溪來三山出示同徐侯遊龍門洞長篇因次其韻濟之時以繳走諸隘　阿遊陸沈久亦復太癡絕未成安一枝況乃辦三穴唯餘愛山意如水必東行首鼠今幾年顧影愧瓊玦耶知龍門客塵底抱閒閑虛箬日堡仰蒼壁對積歲往藤危蹬箐濯足細泉潔泉新取奇觀滴乳當嘉詩摩挲石蜿蜒信矣嗜舊說欵疑卷風雨凜若踐氷雪遠追神清遊復作武陵別能詩有老休聯句婉前哲相違快吟哦壺盧霏鋸眉三山今入手瀛海僅可啜崎嶇走林谷王事煩此傑擬結汗漫期更待挽搶滅陸游渭南集龍門洞　我下香積寺清晨歷龍門孤峯撐蒼昊大壑裂厚坤古穴吹腥風峭壁掛爪痕水浮石楠花崖絡菖蒲根横策意未饜褰裳探其源絕境豈可名恨我詩語煩須臾蒼雲合便恐白雨翻東走得平野萬里扶桑墩張子野詩將赴南平宿龍門洞此心常欲老林丘去意非佃夜更留萬客只貪門外過少人知有洞中

遊春來猶見龍孫出靜裏微聞石乳流澗水送花通閣底寺鐘催月落巖頭暫時清夢生危枕明日塵埃擁數輈南是符陽北長舉所嗟不易古江州潙大師集龍門洞　古洞嵌嵓活青山氣象渾應龍常隱處流水不知源嶺嶮雙峯秀凌虛古木尊垣藤寒霞坐修竹盡當門混沌誰開鑿雲烟自吐吞深盤通海脈横透露天痕日影循崖腹泉聲遶石根江前塵不到物外景常存避地仙蹤迹清人俗夢魂功名歸未得回首謝嵓閽張方平樂全集宿龍門洞在三泉縣西即古葭萌　路到葭萌古道邊層崖巖磴入蒼烟忽逢方丈在平地何意中途過洞天四面濃嵐圍碧嶂半空急雨迸飛泉一宵身世離塵境却撫征驂懶下鞭

宮闕洞

建武志遂次宮闕洞交趾舊長迎謁　馬嘶寒霜下石門海天遥望緑旗奔報言天子綏懷竟歸解纏衷謝聖恩

玉室洞

房山縣志玉室洞在北京順天府房山縣城西北三十里石路險峻人少有至者故老相傳昔漢張子房棲隱於此

玉宇洞

王氏清徑塵錄蔡京錫宴太清樓記云宣和殿北有玉宇洞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幽花異木扶疏茂密

金庭洞

輿地紀勝金庭洞在德安府随州桐柏西南係随縣界去鎮八十里赤城續志金庭洞在浙江台州府嵊縣東南天台華頂之東門也道經云越有金庭桐柏與四明天台相連神仙之宮也唐裴通記云剡中山水之奇麗金庭洞天爲最其洞即道明所謂赤城丹霞第六洞天也按上清經洞天在天台桐柏山中辟方四十里其北門在北小香爐峯頂人莫見之又云晉王右軍家于此山書樓墨池舊制仍在南齋道士褚伯玉於此置金庭觀乃右軍之家也適留詩云寂寂金庭洞清香發桂枝魚吞左慈釣鶴踏右軍池華云周王子晉善吹笙爲鳳凰聲從浮丘登嵩高而羽化緱山去後主治天台華頂號白雲先生往來金庭風月之夕山中有聞吹笙者則緑金庭洞天　嵩高秀入洛川清顏去雲歸冷玉笙露白金庭今夜月流風依約有遺聲

隱堂洞

太原志隱堂洞在山西太原府文水縣西南三十里隱泉山上即子夏退老所居之石窟室焉

天堂洞

仙都志天堂洞在處州府縉雲縣仙都山東雙龍洞左高峻人跡罕到洞中石壁正面列二圓穴右者淺而左者深有龍居之旱禱必應洞旁又二石窪左者水清常溢右者水濁或縮名日月泉山後別有一洞俗呼爲天堂山内菜精舍扁曰清虛

蘭亭洞

元一統志蘭亭洞在荆州府夷陵州遠安縣十里有幽蘭

九房洞

漢中府志九房洞在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四十里

十房洞

元一統志十房洞在長沙府安化縣北二十里高三四丈廣數十丈洞門廣丈餘門之内若廳可坐數十人自廳入穴中有天窻左右列十房各有門鍾鼓備具扣之即鳴復有石田石池泓澄可受禱雨有應

神室洞

元一統志神室洞在四川保寧府閬中縣十餘里天龍山下宋明初天水魏静築道堂以居之歲久靜去南齋太守照靈超覽其遺迹題曰喧途易遣貞境難尋悟悟觀生迥然絕塵刋于石壁

北牖洞

桂林郡志北牖洞在桂林府城西三里西湖中隱山　北牖洞詩　舊駐方東猗因題北牖名來須風作御去認斗爲城日氣晚方到雲收寒易生子心匪游衍拱極振華纓

鐵窓櫺洞

杭州府志杭州赤山殿司左軍寨寨側有洞名鐵窓櫺洞汪杭子

琴洞

郡縣志琴洞在四川成都府簡縣報恩寺後有此洞又有琴軒以僧能琴故名趙清獻公於此聽琴有留題云輟軟猪節會勝亭漢山佳處古琴横憑君傾耳慇懃聽一弄松風四座生元一統志琴洞在四川順慶府南充縣王象之輿地紀勝云

琵琶洞

武陵

石臼洞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浮山東有石崖數十仞中有鮮痕若洞扉然鄭仙騎牛於此入石

石梔洞 處州府志石梔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里中有石懸如船梔故名

項様洞 處州府志項様洞在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八里一名黨洞中有乳泉滴瀝久凝為石好事者鑿取置几案間植水竹石菖蒲

函管洞 東昌府志函管洞在東昌府博平縣西三十里竣堤鎮北其洞置於會通河底以大石甃成方管水實穀石翼角其兩傍復以大石疊而覆之行河道於上然後積豬之潦得以泄滔滓之壤肆其耕然後知水竇之功傳碑石尚存

三雅洞 元一統志三雅洞在湖廣常德府武陵記昔人鑿池得三銅器其上有名曰伯雅李雅仲雅盖漢靈帝末斗酒一千而劉氏好酒愛客乃製三品伯雅受一斗仲雅容七升李雅可五升以資酧樂盖劉氏飲器也

金船洞 元一統志金船洞在湖廣岳州府平江境內

青絲洞 溧水志青絲洞在應天府溧水縣贊賢鄉顯船山南有張沈二書堂井臼遺址未詳何時人

青衣洞 臨安志青衣洞在杭州府城內三茅觀後故老相傳昔人行至洞口有青衣童子問之不應良久入洞逐之不見聞風雨聲毛髮竦慄而出國朝胡謝齋客蕃詩集青衣洞歌為卧雲平章作　猴山仙人王皇客鶴背吹笙游紫極天風萬里下吳雲具區東頭駐靈迹青衣之洞何神奇洞裏有天人莫窺瑤草一逕香掩冉琪樹萬株光陸離崖裁石壇高幾許上通閶闔聞笑語鏗鏘璈磬激冷風搓曳旌旗翻玉宇是時仙人揮白羽辟侶青衣進歌舞惟有騙蹇篘綠華金液行盃擲鱗脯交梨火棗空紛挐春光偏着蟠桃華仙人醉來虬髯紫手為白日排龍車龍車燭天行不已玉皇乘龍見之喜勑將大藥飲仙人仙人許與天地相終始仙人昔者受黎元伏紂上馬安東藩功成欲伴赤松子笑傲林壑娛晨昏玄州從來限羽水武陵無路通桃源何如此洞在人世只尺異境移崑崙蒼龍東飛虎西躍一神捕之令護守是中妙用合元符欽忽凌空生羽翮獨憐海客非仙材乘濤遠跨長鯨來顧得還丹蛻凡骨九霞光裏觀瓊臺

蘿衣洞 小山雜著蘿衣洞　蘿衣晴帶護烟蒙楚國狂夫尚作歌石影到溪千丈勁藤痕入木八分多東分小白山中雨衣取雲門寺項荷洞口樵人誰語汝茶過相遇更相遇

足袍洞 郭昂詩足袍洞收老壯心雖不厭難息緣九值雨潺潺盆唇細嗽江邊

路杳蒙重盤樹外山買馬本來圖代步為官誰換不如閑故鄉親舊還知此白髮多應笑強顏

紅旗洞 元一統志紅旗洞在辰州府叙浦縣東二十五里耆舊云昔湖南馬氏遣兵攻武陵諸蠻至此隱隱見巖石中有若紅旗舒展狀遂也其上今猶有蘆葭叢蓮野生人呼為馬王菜然山高數百尺山谷平曠可屯數萬人石壁間有義蓮塘李愿橋刻字猶存今義蓮塘在山上土人謂之公憩

遊學洞 當陽志遊學洞在荊州府荊門州當陽縣南五十里此鬼谷子與張儀蘇秦遊學洞也按元和郡國志當陽縣青溪山有石室云鬼谷子居處

讀易洞 宋史逸隱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蓋郭氏之學象數之學也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盡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岩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治易洞 元一統志治易洞在四川嘉定州九頂山後門宋皇祐間郡守吳崧石上有磨崖大字云聖作易悔其數劉傳吳識易祖蘇軾詩云自昔逢閑太守高明文象彖日忘勞洞中陳迹今如掃斯道何曾損一毛

讀書洞 元一統志讀書洞在四川嘉定州後溪延祥觀本名楊雄觀九域志以為雄故宅也觀有子雲洞有讀書洞是洞有子雲像高三尺許傍有二人列侍庇下有張弢強基又有王皇詔許真君符篆

畫洞 豫章續志畫洞在江西南康府進賢縣東六十里其山勢如畫故名刻之石有楊徽之宋白諸公詩其蹟尚在

藏書洞 元一統志秦人藏書洞在湖廣沅州沅陵縣小酉山下有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避地隱學于此因留之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入楞伽院倚朱砂峯李公擇藏書洞在東偏元豐以後留題皆在洞天留題有雷度讀書庵在洞之側陳淵直藏書洞詩　當年正節蛻宣城郭揣遯神撫石扁淇漠却求書劒地石梁之下響泠泠　陳子正藏書洞詩　先生玄寂作宮城萬卷雖藏洞不扃夜半松風動林屋猶疑絃誦響泠泠　王宗賢藏書洞詩　還神石室翠玲瓏石座嵒扉備此中要聞吳君修鍊處故藏書劒顯神通　峯前岩實石生玉洞外山泉澗有松奇異石梁天設象罍尊茶竈示遺蹤

十字洞 元一統志十字洞在四川嘉定府峩眉縣三十里洞門如十字昕昏出雲煙氣乃天真皇人論道之地舊有觀宇今為荊棘

九經洞 元一統志九經洞在湖廣荊州

府夷陵州宜都縣其洞秘奥僧與其徒執燭窮之燭盡丞出莫知攸底

石經洞 房山縣志石經洞在北京順天府涿州房山縣城西南六十里雲居寺東有峯曰小西天其上有八洞隋沙門靜琬者發願以石鐫華嚴涅盤諸經至唐經成閟於石洞人不可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五 一送

洞

左史洞

輿地紀勝左史洞在直隸池州府貴池縣有隱精先生章再真一日忽不見經旬得於山之左史遂得道張舜民郴行錄辛卯見沈遼同登齊山左史在山東首自南麓緣山環可一里餘越嶺北下穿石罅石頗奇怪鑿折入洞十步許稍低匍匐尋丈間又僅肚丈餘乃出一穴忽見天日四壁削高可二十尺渾如甑形石色如黛女蘿膠葛過目其上亦名小洞天北嵓有刊志會昌六年刺史杜牧建安張祜書石魏鶴山大全集自分宇宙有江山獨覺新來勝故年水柏大堤人射地路盤絕嶮鳥行天松蘿苒苒開邃窟洞谷谺谺斷復穿理道元來無隱避人從紙上看天淵　高不疑新採輿客登梁昭明釣臺李肩吾和前詩見遺用韻謝之　藍輿軋軋度齋山文獻風流數百年遠想牧之歌晚月閒尋白也詠平天只餘釣水梁臺在未辦登山謝屐穿夕謝秋風吹好語如陪杖屨俯魚淵 杜牧之有水車詩傍華遠晚月明明上山者李太白秋浦歌 水如一天 鶴北地印平天李池州詩集和鶴山見寄再賦以答之　晨策隨烏蹬屋山面前只尺隔同年邛人自愛插中樂晉客鑿遼洞裹天行傍插軒心中峙望看戴衛眠雙穿西風一夕驚龍睡撼取明珠出九淵　沈氏三先生具左史洞　萬古齋山石誰開左史洞左史今何在蒼崖本不動履檢下重壑幽深晃神總石門絕世路久為塵泥擁青天十畝地嘗屼如霞窟坑垓鑿屋壁烟霞列梁棟崖間不死藥必非近世種人去境長在境與人爲重欲觀嵜音意幽禽發清哢吾方寄淵寂無礙亦無縱手自剪棘結菲當石空長與麋鹿遊不役人門夢

文案洞

雲南志文案洞在雲南趙州

玉洞

輿地紀勝在湖廣郴州永興縣荊山觀傍有玉洞世傳卞和取玉之地　紹興府志玉洞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初浦山齊祖之詩云白石洞間路吾家在其中琴寔與書閒一半是雲封

太玉洞

元一統志大玉洞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華蓋山乃容成太玉之天宋仁宗嘗夢遊三遣使降香張又新詩云一圍洞天三十六東嘉幸得一僊居

玉華洞

玉融志玉華洞在廣西柳州府城西北兩山之間獨秀山之右舊有人居之兩畔栽桃李數百株故以為名　輿地紀勝玉華洞一在江西九江府瑞昌縣

東二十五里按潯陽新舊録云清虚玉華洞千形萬狀不可殫記一在福建福州府建江石門院江州志江西九江府瑞昌縣北三十里學堂山即縣之東崗也有玉華洞洞深數十丈石乳結成魚龍蓮花寶幡獅子之象有石床石臺玉田田有仙人迹泉湧如雷下注爲池嘗有火光興王審潮通禱雨多應咸通五年有僧獲鐵磬一五銖錢七百文皆漢物刺史李璋表獻之賜名清虚洞汀州志玉華洞在福建汀州府清流縣東北六十里曰嵩溪介石燕靈龜二洞間嵌岏嶔岈騰突撑拒如猛獸蹲伏中有石室石龕石逕又有觀音獅子像乾道間道人晏榮聖如開闢剏爲佛廬紹興間提刑劉公嶠按行有詩云洞南石燕接靈龜獅子崢嶸氣與齊碧眼方瞳人不識三山正在玉華西紹定間招捕使陳公韡平寇經過名刻于石郡守林公巳山長汀宰陳顯伯天台戴復古皆有題詠延平志玉華洞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南十里層峯疊嶂下有巖石呀然爲洞昔傳赤松子採玉之所洞有兩石門相距一二里中分爲三路窺之正黑必秉炬而入由石徑縈紆過狹處才可容身廣處或可坐十數人其境愈深而愈奇洞之中又有數洞曰雷公曰溪源曰楊梅曰桊子曰藏禾曰黄泥中有聖泉遇旱禱之輒雨又有龍井其泉寒冽又有石泉其水微温合而爲澗直貫洞而出其間石壁嶒峗千態萬狀或似觀音似羅漢似童子又似鐘鼓似盤盂似花瓶香爐似龍似獅似臺似塔或爲仙人田爲仙人碁具爲仙人倒座又爲石樓爲方丈爲大廈爲庭爲廊爲堂爲梁柱不可殫舉而石之可爲樂者曰石英曰寒水曰禹餘糧曰井泉沙曰鍾乳石燕曰龍骨狗牙之類甚多自入洞可半里許幽暗之中忽有一竅上通於天明如曉色即所謂洞天也蒼藤古木交蔭其下禽聲嬋韻如奏笙簧風清月明之夜焉知安期羨門之屬不胥接於此耶洞之外立赤松凌虚真君祠陳使據嘗禱雨有驗今雙祠爲洞項有出雲洞落星洞夜常有珠出入其中光明亘天尤一神異也江湖集戴復古玉華洞　懷非游桂林巖洞甲天下奇奇怪怪生妙不可模寫玉華東西巖具體而微者神功巧穿鑿石壁生孔竅玲瓏透風月宜冬復宜夏中有誦陁僊坐斷此瀟灑空山茅葦區無地可税駕舉目忽此逢心駭見希詫題詩媿不能行人亦無暇江湖續集周密公遊玉華西洞并靈龜石燕獅子三巖　巨靈探玉開崑岡神鏡刻琢寒昂藏石華玄乳伏仙巢幽泉滴瀝松花香蜂房鑿鑿造天巧誰擷青霞種瑶草雲暗崖陰泣古精蓄縮千年嬾蛟老半空紫翠仙人居露搖鶴背鳴瓊璫子長老死骨已朽冗中疑有先秦書靈鼇失足天柱折飛作人間碧雲闕

百尋烟深遇履稀夜夜清猿呼明月　楊龜山集游玉華洞　蒼藤秀木迭空庭疊石層巒擁畫屏混沌鑿開幽竅遠巨靈分破兩峯青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易醒採玉遺蹤無處問擬投簪綬學仙經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　東炬游麻仙玉華洞　雲峯環翠幄洞戶閟瓊臺勝處雖名狀飛仙此往來邁應通玉局遠或接蓬萊安得一仙臂乘風過九垓　竹溪先生集游玉華洞　步出山門日已西嵌鶴寒竝陽巢枝更尋陳迹穿陰洞蘚壁關雲真屈奇

玉香洞

小山雜著玉香洞　玉梅幾歲隔樊墻剖破藩籬兩屬行青眼相看到頭白洞中無客自吹香

玉清洞

建寧志建寧府天慶觀水西相傳下有玉清洞九域志載蕭子開建安志云昔漁人入潭中見石室金額題曰玉清洞有青衣出曰此司命真君之府也劉仁本詩集建上玉清洞天　道士期相訪玉清偕洞閟鶴飛雙闕下人在五雲間細火薰沉水香風裊傳山大丹知有訣九轉始成還

玉虛洞

吳興續志玉虛洞在湖州府弁山南故佑聖宮側以其近玄武祠故名歸州志玉虛洞在湖廣荊州府歸州興山縣南五十里舊經云唐天寶五年有人過白鹿於此山涛而窺之乃有洞可容千人周回石壁隱出異文成龍虎之形花木之狀日居左而圓月居右而缺如磨如琢若畫頳色鮮明不可備陳上有石生三瑩然明白有石孔自上滴下結成物象刋之前後完如憧節皆濕潤如玉因謂之玉虛洞三秋之際凛如九冬各郡守奏其狀乃於洞之口置觀隔湖李望經行留題云漢作玉宵色洞如天琢成倩誰呼白鹿將我上瑶京註云玉虛洞天下絶景秭歸志玉虛洞在歸州江之左白狗峽之西北其山空洞中有奇觀孫燭湖先生集玉虛洞　篤言玉虛游奇絶魁心賞餘雪明會陰初旭上清朗寒溪玻璨色遠壑風雨響刋船度石瀨散策步林莽洞門劃寒開瑤室下深廣分明堂九筵恰匝旗五丈望紋妙雕刻石骨工刻礦雲霞夾日月麾幢導龍象異哉非人境儼然故仙伏大森訪前聞笙鶴寄真想天寶本表道靈局爲誰微崢嶸昔祠殿蕭瑟今廢壞謝公詩綺麗黄郎筆豪異斷碑亦可憐英標復何往把酒酹孤亭回頭嘆塵鞅幽討方自兹當賞復兹兩鄧紳伯詩玉虛洞其上有日月之象其旁龍象之形　立馬香溪喚渡船羊腸遶盡洞呀然知誰開闢拳工巧直許寛虛一室圓龍象現形嚴佛土烏蟾垂象燭壺天惜哉不過東坡賞爲作新詩與世傳

玉壺洞

江州志九江府彭澤縣西南六十里有玉壺洞高六丈深一百二十丈中有石田田中如堆禾門懸

石鍾洞内石龍蟠踞流泉冬夏不涸唐至人方姓者嘗獲玉壺郡守苗紳奏之時以爲祥

玉京洞

元一統志玉京洞在紹興府上虞縣西三十里二名洞巖晉蔣翊入此洞而不見其踪異處厚詩東蜀携笻步步前玉京逍遥訪神僊四時自有壺中景一鎮都迷物外天赤城志玉京洞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七里赤城山右蓋第六洞天茅司命所治或號太上玉清天或號玉真清平天或號上清玉平天按道書云天尊在元都玉京山說法令衆仙居此又會稽記云赤城山有玉室璚臺許邁嘗居之因與王羲之書云自天台山至臨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赤城事實又載晉柏碩因馳獵深入見其中有名花異草香氣不凡又徐靈府小録云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魏夫人所治南馳嶆雲北接四明東距溟渤西通剡川中有日月三辰瑤花芝草自晉宋梁隋暨唐天寶嘗望秩焉宋咸平天聖中投金龍玉簡頃歲爲人竊去今埋塞不全矣側有道人洞其中三石穴險不可躋　余與詩云羽駕歸來洞已扃洞門深鎖讀殘經瓊臺一覺仙都夢不覺松根長茯苓半山松柏散天聲芝蓋當年想赤城我是上皇芸閣吏玉京應有舊題名　東臨滄海宴羣仙娛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碁消幾刻老龍鱗甲已蒼然韓元吉南澗集登玉京洞遇雨　俗物紙散意市朝邪復情未能蓬島去且上玉京行古洞深無底幽泉細有聲山靈知我意勝乞片時晴洪适盤洲集玉京洞　辰輪曾此宅靈仙洞府今稱第六天規往不辭羅芰陰回看雲物起瓊田

玉眞洞

元一統志玉真洞在四川成都府灌州皇甫安青城山記云山之前號青城峯後號大面峯其下東北有太華玉真高城朝紀九起三極開元靈元等洞上帝以五嶽衆仙劉景迦等主之

玉田洞

元一統志玉田洞在梧州府容縣吳元美記云洞在韜真觀西巫山寨之北緣石棧行百餘步傾側而入乃至石田子謂此正仙人種玉處遂更名玉田

玉局井洞

北堅淵談成都玉局觀内井洞初莫得知其深淺唐末高太尉駢節制西蜀時因罪人令以繩絆其腰並齎糧垂下令探井洞深淺若得命即捨前愆於是接續繩索兩日方絶其罪人但覺幽暗罔知晝夜及底漸有明處乃是一洞穴四壁峭石中有淺水沙石而已罪人遂解繩尋水而行約數里以來亦多有毒蛇復不傷害出洞口乃是一宮闕旋有人來問言何以到此罪人即備述所因遂引見二三道流詰之某則犯法罪人相公令某來探玉局觀井洞深淺如得命則捨前遇道流遂令左右引此人至高駢下處於是閘鍱數重有屋宇甚嚴面排二閤子皆封鍱了上有牌額左書王建右書高駢罪人於閤子孔中遥見一大蟒蛇赤色盤屈在石床上深閉兩目又於左畔閤子孔中見白大蛇亦如赤蛇閉目盤在石床罪人見之驚駭不已廻見道流乞指歸路道流問曰汝見高駢否言見又謂曰汝罪愆之人不合來此纔觸仙洞遂令左右送出洞門於是離其山穴廻望但見叢林崖巘信步行數里夜在青城山洞天觀門遂投宿相次尋路歸府渤海令引於池亭去左右問之其罪人一一備細言說初無身入洞寘然莫知幾晝夜漸及水中有沙石相次明朗尋水行數里然出一洞門見宮殿使有人急問遂以實對引見二三道流令到相公閤子開鍱數重見屋宇皆嚴飾二閤子皆有牌額左畔書王建右畔書相公姓名覩見相公閤子内有一大赤蛇盤屈石床之上不動左畔閤子亦有大白蛇在石床中某驚懼懇乞歸路蒙道流令人指引出山穴夜及青城山洞天觀止宿自正路歸城駢默然久之遂令引去其夕暗殺之以滅口則不知盡世於路人矣今朔元皇帝開寶年中成都府龍興觀王先皇御容殿内有大白蛇出浴池水却入真殿衆人見之莫知去處道流中判府知之者悉來看驗有蹤跡徑餘其事欲符洞中之說也

玉虹洞

洪适盤洲集玉虹洞　天晴玉連蜷洞邃香吞吐趁逐壯丹時遊人推不去涉齋許綸集玉虹洞　九醞耐留春種心嬌未吐須結舞霓裳妬作行雲去

鳴玉洞

范成大吳船録嘉州郡治山坡上正堂之偏有孫真人祠祠前有丹又有石洞亦有水聲如東丁號鳴玉洞

潛玉洞

江州志九江府彭澤縣薄堂西有潛玉洞爲更隱奇觀楊誠齋集潛玉洞　入道書岩好誰知石洞奇外繞一徑盡中忽萬峯歌竅石天成屋泓泉鬼斲池弘中遠孫于宴喜又添詩　婁攻媿先生集王叔達以尉丞澤潛玉洞述見示　書巖已奇甚潛玉尤偉哉李君漫盤谷元子空嵓臺神不得自秘天應爲君開淵明如得此應不賦歸來

蒼玉洞

臨汀志蒼玉洞在汀州府臨汀縣東三里東禪寺前道旁兩石對峙如門中間玲瓏皮業奇怪萬狀不減靈隱天竺石有數名曰石門烟嶼仙掌鶴巢抱雲二老峯獅子馬鞍之類名勝篇章最多姑舉其槩運使蔣公之奇絶句云蒼玉門裡閒白雲庭院深鄞江一丈水淤可照人心郡倅郭公祥正云片片氷崖裂淙淙雪浪深舉頭看白鷺相伴洗塵心郡守謝公洞云溪瘦玉骨小山横翠色深郡守陳公軒云截斷蒼山百尺崖峥嵘相倚洞門開天生砥隔紅塵路不礙溪雲自往來蔡鳥

云向來曾醉呼猿洞亂石穿雲擁坐隅誰料七閩烟瘴底半岩風物佀西湖舊東莊潭其旁後洼塞今遠徙教場後矣鄞江志蒼玉洞在臨汀縣東二里州城外正東一里洞口兩石壁天然成門其門有亭曰蒼玉石最高處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禪院曰東禪名僧法崟卓錫於此門左有亭曰橫翠皆為一郡游觀之勝槩蔣之奇將漕福建日來游有詩云在寧化縣北五十里洞前重岡疊巘森列左右小澗橫絕烟雲縹緲有聖水桃花野花異草

列玉洞

溫州郡志列玉洞在溫州府茗嶼鄉

鹿玉山洞

元一統志鹿玉山洞在華昌府成縣唐咸平中成州刺史趙鴻記云因寺僧林夢尋訪而得之洞旁又有玉堂石井乃神仙家焉

瑟瑟洞

元史仁宗皇帝紀唐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

寶圭洞

輿地紀勝寶圭洞在梧州府容縣綠觀後北行二百步山如倚屏門闢象魏大楊其上曰勾漏山寶圭洞此葛仙修煉所也

寶華洞

玉融新對蕭子開建安記曰天階山下有寶華洞即赤松子採藥之所延平志寶華洞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玉華之陰兀然田間其上十室可坐百餘人旁有井甚深毒蛇為屬閘山僧設青登以圍石覆其上鎮之洞中多產龍骨龍牙石

寶方洞

武岡州志寶方洞在寶慶府武岡縣一名法相去州治東南三里其洞八境閒地勝龕岩偉怪石壁峭森核其閒窅邃空曠穴竇玲瓏長數十里疑若棲真之府古山七十一峯如俎如豆橫其前天造地設不知其幾閱歲矣其一曰玉玲瓏二曰朝陽三曰迎陽四曰太保五曰平西六曰芙蓉餘二洞窅淺故無名焉宋郡守四明汪立中嘗遊其洞留題于石　汪立中題寶方洞詩　藍輿郊上綠陰迷七十一峯雲際齊我住四窻誇勝境今觀八洞恍真棲碧簪挺特地如拔乳竇玲瓏步可躋千里客愁為鎖盡茶香出外好鶯啼

天寶洞

豫章志天寶洞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八十里西山最勝處也道經所載第八洞天極元曹真人所隱之地其詳見職方乘熙寧中楊無為嘗有二詩云層梯險峻出瑤臺遊者多從半路回天寶洞中如不到西山元似不曾來又云極元真人養真處石門隔斷紅塵路玉蕉今古不曾收只有白雲晚歸去　又唐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人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立愈有女子為蛟所魅德休仗符潭中蛟腦裂浮死水上亦不受謝德休謂

人曰若有疾苦不必就吾求符藥但以江魚膾一盤并米酒一壺饗我其疾自愈鄉里如其言無不驗人皆神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矣後無復見者　又天寶洞天名山福地記云三十六洞天第十三洞天在洪州西山曰天寶極玄之天隋仁壽二年嘗詔於此立觀以天寶為名有唐明皇所書門額存焉自洪崖山行三十里距山足曰淨真觀峻折上山五里得天寶焉絕澗緣嶝迤行而上五里至洞洞去頂二里而遙林木蒼蒼上甚峻極平視數百里叢青縷白他山如拳大江如帶矣洞門有石壁高廣數丈中有石罅長七八尺闊才及寸泉滴瀝不絕狀如水簾人稱為玉簾泉或以杖探石罅不見其際以物投之則其聲泠泠然若墜絕壑宋時嘗遣從金龍玉簡於此節君內傳云天寶洞天其山有觀八所壇七所洞在天寶源其山西石室不可勝紀其大者可容百家唐末居民多於此避寇往往獲銅鐵古器焉徐鉉稽神錄云豫章逆旅梅氏嘗有一道士衣裳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來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甆盌二十隻筯百副君亦宜來食可於天寶洞前訪吾也梅許之道士持盌渡江而去梅望日詣洞前問村中人莫知其處久之將還偶得一逕明淨試尋之果見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君（一作舍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下筯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敢食道士嘆曰千歲人參枸杞不識奈何送之出山後再往則迷路矣　太平廣記稽神錄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津中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豁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鬚翁謂曰此非汝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已入水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天寶洞之南門也　豫章熊明來家集天寶洞天賦　羽仙翩渡之西十丸玉女蕭臺之前是閒攀緣有橫石廣廣十限其嗑如瑟越琴脣十邊北戶桃花之洞南門生米之淵是為神仙第十三洞天其名曰天寶極玄古記所傳洞周回三百里厥初鍊丹者洪崖先生也主其治者唐公成也十嗶今洞旁小祠則曹盧二仙俗謂曹以醫行蓋代有異人擅此地靈不必深詰其姓名也山中之產有黃精玉延竹筍松荃十連茗舌蕨拳一寸几節之昌陽一餘十五花之芳蘭圃仙儒之所躋宜吳許託此山以沖升陳施安其隱而盤桓焉余登望鶴之顛尋天池之源神鑿仙剜不知歲年石壺激泉冬夏靡從流為永珠掛為玉簾適當洞門王壇後擁如浪如烟窣峯前聳如髻而冠石室雖寬未若斯石之磐洪井雖淵未若斯水之懸是以據伏龍之上首抗丹陵而左蟠回溪壑以南流邀象牙而析旋凭高眺遠三

江衣帶五陵譯丸靈氣一色異斛區壓於是羽衣編綠出於非烟非霧之間不知何仙謫余而言閩客何所聞而入山因誦舊聞昔有游俠之名曾技殺勸之歎鍋以千歲人參枸杞背推去而不饕郡志有游山者供入洞中主人延之食有異客現其頭又食乃五六歲小兒不敢食再飯奉望有頭見四足乃一狗又不敢食主人曰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識索何出山再往則迷路既仙聖之一間猶世緣之未斷此雖俗子之機淺其人不可與言而至於再飯孰謂仙者而昧於早見是何荷章可以已疾而俗士之不可醫曾仙符治人牛賭哄陶器可以化金而下愚之不可變仙曾以十故主城寺借光視於人莫肯借者有一老嫗所食視借之明日遂道去後視之則為金視矣不借者始悔仙悅而難曰何斗筲之足算仙以度世為功行積大衆而不斷猶士以濟世為學聞不見知而無問覩吾子不請世皇裡吾參杞之不售而又莫慨故有石髓在手忽化形而莫燥王烈入山洞得石髓食之以語嵇康康往取得髓乃手軟忽化為青石玉佩挽援乃十步而潛隱斯文甫至漢水遇二女佩兩珠見甫曰願得子之佩二女解佩授之甫懷之十步探之無有二女亦不見或脉望之不識遂輕棄真燮機而飄於古書中得髮捲四環無端規之作髮卷復有方士言此脉望也夜持書天從規中望王可求丹處世或庭石之歷試竟已難於歎遲責衣房從安公入山學道中使長房獨留不忍又外之空屋懸石其上有蛇齧索欲斷不為動公曰子可教又使撤洞三蟲臭穢長房色難之安公曰子幾得道以此不成矣物若有緣而解后終能自覺於恨恨將神物之所藏望悲嗟乎命爺余登陟既憶聞之嘗聚仙凡之隔不升沉之際會數居無事而使之或進或退或悲或怵是皆已付於眷外請勿復試其技擠乃叩洞門而歌曰吾何歸兮莫我容空洞兮北中從仙君兮洞之宮鄧紳伯詩訪天寶洞　遠尋仙洞上崔嵬洞口諸峯峯作堆先犯姓名書洞竹洞門終侍玉趣開趙無咎詩天寶洞天　扳緣石壁入青冥霧靡雲開萬象清天嬌老杉龍欲舞縱橫卧石虎方獰二仙昔故桃源畫四皓今餘橘隱情觀前猶甚多擬入清都真洞府一藤寒溜陽飛瓊

聖珠洞武陵圖經聖珠洞在常德府桃源縣巖頭山

朱湖洞金陵志朱湖洞在應天府上元縣鍾山名朱湖太生洞天

珠明洞元一統志珠明洞在溫州府珠明嶺俗傳有九洞一在廣東惠州府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桂林志珠明洞在廣西桂林府陽朔縣西一里陳元晉漁墅類藁朱明洞天　南來大腦變空浮部楓試碁羅浮秋駒中無穢神仙喜筆底光怪山靈愁山泉夜作糟床滴風松刚舞青旗色招我三嘆玻璃觥峯頭飛上八千尺星徹月壯海萍蒲蓬萊仙扶邊相望銅龍夜吼風霧香石橋跨空河漢長千巖星籟奏清曲萬樹醴露如天漿金鴉海底初刷翩雲擁扶桑一枝出群仙拍手嘆絕竟坐中相顧屬班筆阿翁書是夾日飛公孫請賦五色日

真珠洞平陽志真珠洞按圖經云在平陽府浮山縣龍角山深不可測嘗有珠出因此為號

金洞郡縣志金洞在吉安府永新縣西北三十里

金礦洞建安志金礦洞在建寧府建安縣寬河川今在縣北

黃金洞赤城志台州府天台縣華頂峯有黃金洞

金紫洞邵陽郡志金紫洞在寶慶府南五十里洞高十餘丈一徑窺深有水涓涓流達之側上有石乳氷滴琮琤怪石奇秀若劍戟森列龍虎蟠踞募大而後能入行百餘步得石如龍上漏天日其地平奚可坐數十客石壁有名賢題詠

金精洞贛州志金精洞在贛州府寧都縣金精山中危峯疊嶂瑰詭萬狀中有石堂可坐萬人物異狀宋張麗英始發本閒鑿

金粟洞元一統志金粟洞在泉州府事見嘗倩山下許夫有游山詩云半甌脫果色鮮成歸去或金傳然喜一鳴一喜從何春晖息仙丸九千里江湖續集胡仲弓題金粟洞　名山洞府三十六君徽倩峯猶未及有人曾此坐丹竈有人曾此安恭句一朝悟道歸去來依舊鬱雲鎮林屋貳綵貫客來洛陽手捣尺書叩巖谷觀面親達呂洞賓有眼不辨那文叔功成行滿欲度人今酬之道以半升粟豈知粒粒皆金砂一服可已能碎較先慎後善來重舜癡心龍動陽山谷故老相傳金粟仙凌霄有塔標蒼玉乾坤物外號無塵凡夫到此嬾著脚我來稽首問先生若為乞得壺中藥刀圭分與留國人今却入深山袍幽樓先生道我亦不塵且走千巖并萬壑它時相逢岳陽樓定把奇書與君讀　又題金粟洞　誰信東南有此山數回攬展只空還乾坤超出浮塵外世界深藏粒粟間鶴不歸來華表在摩從飛去紫雲閒捫蘿直上凌霄塔見說微垣手可攀　和嗜甫韻　住在壺中小有天故山緣鶴作忘年雲歸每失春碧石人去不生丹竈烟青信玉華空有洞自貪黃粟使無仙我來立盡斜陽暮猶撚吟髭風月邊　又和壁間韻　萬仞岡遠去路長道人採藥試單高突桿誰解尋高著仙藥時間按大涼日落塔頭雲氣紫兩餘山脚蘚痕蒼年深洞古無塵迹惟有先皇御墨香　蒲壽宬心泉學詩藁題金粟洞　天

風吹絶頂不立忠生豪遥海望無際衆峯疑迸高龍留神青去犀飲夜光
斷惟愛瑤池水尋雲學種桃馮子振集絕興大將楊濟中第有萬景天全
金粟洞天方壺天機雲錦五色雲砌臺　俞安江左答殊勲萬景天全次第
分歸外千機葉巧樹臺邊五色較香雲吟渠杯抒春風淺恨不膠粘落日聽
誰得砌臺金粟地
參差花柳鹿成羣

金碧洞　唐杜牧樊川集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柚拂霜林下石稜瀑潑聲斷滿溪冷
攜茶臘月遊金碧
合有文章病茂陵

銀洞　保定府志銀洞在北京保定府唐縣城西北六十里壟里村

銀礦洞　元史仁宗延祐二年四月甲午孫鉄木兒以先朝所賜惠州銀礦洞歸還有司

銀山洞　輿地紀勝銀山洞在袁州府萬載縣西十五里可容數百人避冦者多居之又宜春有東大洞及下石陂洞皆容千餘人靖康中避冦者多居之

琨瑤洞　宋梅聖俞宛陵集寄題周敦美琨瑤洞　仙人采玉驅碓龍剗山劉
璞青腔空圓還為堂戢為室石孔溜壁光玲瓏仙歸龍去草樹長藏
翳不復人蹤通信壇貴墅下峯下流斸務欲險惟窮蛇蟒虎豹而美到安
問樵老諸斗童古今未傳名獨得萬景付與由天公何當歸來欽頭角住
從寶氣生白虹陰溪淺水菖蒲綠下有蟠蔓

碧瑤洞　楊誠齋集題碧瑤洞天
雙眼紆及時佐酒所兩屐勿使吏入月明中
青松萬樹竹千竿蒼翠中間別一天住此洞天三十七初頭且數碧碧仙
江湖後集万俟子紹遊建康碧瑤洞　洞口賓書幾百竿洞深楪秋易生
寒鹿眠桃塢春常在鶴唳松梢夜未闌丹鼎香騰秋霧薄
石盤棊撒曉星殘道人許接塵凡骨同向壇前說煉丹

瓊洞　澧陽志瓊洞在湖廣常德府澧州慈利縣西四百里

容瓊洞　太平寰宇記容瓊洞在瓊州府樂會縣吳人居之

猗玗洞　興國州志猗玗洞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大冶縣東五十里地名回山有飛雲洞在道士磯側唐元次山結屋讀書處號猗玗子故曰猗玗洞武昌縣江有石家唐人孟仕源居其下汙樽石東坡銘之曰時俗澆狡日益偽薄誰能抔飲共此淳朴元結會自釋曰天下兵興逃難猗玗之洞矣唐天寶十二年有飛泉湧出丞派于洞名之曰異泉

琅華洞　張鎡詩琅華洞天　琪樹己無塵山幽地更靈羽流來往熟仙飯設青精

翠微洞　鄧道鄉詩湘陰鄧氏翠微洞洞有卧雲臺聽松軒詩曰　卧雲雲無心聽松松有韻快哉耳目中吾
今亦同分

翠屏洞　孫覿鴻慶居士集翠屏洞二首　圖畫千章抱窈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欽鳥雲睡作堆倚松真漫爾藉草
亦悠哉使有陽臺雨朝朝暮暮來　千仞嶄崖戲纖纖翠鎖麗霧鬟聳翠碧
玉風鬟捲青羅鶴喜窺人語鶯嬌倚樹歌江花紅濕處彷彿襪凌波

寒碧洞　輿地紀勝寒碧洞在四川潼川州治

鎖碧洞　郡縣志鎖碧洞在四川嘉定州之熊壇巷句氏園泉溜淙琤如琴筑

鐵洞　房山縣志鐵洞在順天府房山縣城西南六十里獨樹村北陂下　平谷縣志鐵洞在順天府平谷縣城東三十里山中舊穴湮塞無復採取　延平府志鐵洞在福建延平府北八十里地險而民悍熙寧十年有廖恩者嘯聚於此至今民皆好勇喜鬬紹定庚寅汀寇披猖廖雷兄弟倡率義丁捍禦有功朝命官之晉遷令頓亦聖化所霑也乃號為廖公洞

宿猿通海之洞　太平府圖經繁昌縣隱靜山有宿猿通之洞二名宿猿岩多猿通海傳與海通

千巖萬壑之洞　清漳集王朝俊云係友蕭公行即廳事南廡闢新堂成華山堆奇疊秀乞名於予因以千巖萬壑之洞名之仍為賦詩　梅川先生真荔落平生

立壑存心胸蔭中搜出古畫圖恭華氣象何其雄古來巨靈提神力擘開
山骨河流通至今仙掌依然在萬象羅列多靈蹤山頭誰種玉井蓮開花十
丈無夏冬山前父老競相傳時聞石鼓聲鏜鞳人往往見毛女自言久
離秦皇宮華陰此去九千里此山此景何由逢梅川夫子運思巧開畫指
點教畫工世間紛紛皆俗畫畫山須青花須紅豈知水墨淡泊外青縹洒
粉成奇峯須史華嶽雪中出崢嶸萬古何雪千百重我聞雪山時西域何
為須在凡界中昔賢不知在何許現出世界銀色同乃知此畫深有意不
設嬉戲如兒童漳南四時皆炎熱癯兒欺人時相攻觀此便可壓瘴癘況
痾無復侵余躬我聞好龍有葉公畫之日久來真龍何有六花散瓊虛盈
尺呈瑞年歲豐民物安泰無札瘥除煩豈止如涼風梅川夫子頻開來對
摘定是王旦翁樓鸞先生同興座聚阿居士仍相從畫向壁間如四時到老莫放樽酒空

藻洞　南唐記廬泉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貯江水及萍藻魚鰕號藻洞

八恠洞　郡縣志八恠洞在良鄉縣萬寶坊衚通西平章故宅今為客館多畜婦女

波羅檀洞　北史琉球國傳其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

屈猿洞

南史梁本紀中大同元年正月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尅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

獠子洞 建武志和波山孤頂上群獠聚成村落射青林抄刀鋤白石根獵廻狭喪子農畢稻生孫有意甘徭役拳拳立搁門

黎洞 宋史列傳黎洞唐故瓊管之地在廣東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吉水縣志江西吉安府吉水縣黎王寨在縣東南五里其山孤立有營寨故址下有黎村黎洞

平湖洞 資治通鑑唐昭宗景福元年王潮攻福州平湖洞及濵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註平湖洞在泉州海口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太平山地本平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旦見北山嶺峙二名大飛

飛山洞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呂師周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註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北望山爲最高峻四面絶壁千仞環山有壕壘其遺址尚存

甬溪洞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元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裘甫之亂五月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註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有構溪產鐵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

紫溪洞 元一統志獻溪洞在台州寧海縣西北四十里地幽阻僅線路唐寶元元年袁晁據浙東河南副元帥李光弼擊斬之晁弟瑛從五百騎遁入洞中光弼駐兵洞口絶其粮道其徒竟餓死

澄江洞 輿地紀勝澄江洞在柳州府賓州遷江縣之西俍人所居無田可耕惟恃山畬刀耕火種畜猪爲業椎髻介裳攜弩佩劍俍女耳環綴累水滴珠子富者以銀爲之

紫極洞 北盟録宋宣和間遣使至金國將入見閤門使引入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於庭下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

別洞 太平廣記氏族篇有黄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直實也出尚書故實

灰洞 范成大北征集涿北燕南之間兩旁皆高岡無風而路極狹塵上坌積咫尺不辨人物　塞北風沙漲帽簷路經灰洞十分添據鞍莫問塵多少馬耳冥濛下見尖

攻濠洞 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遂入寇邕既受圍緘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

鵞車洞 元史張柔傳世祖從柔攻鄂不能下柔令何伯祥作鵞車洞掘其城

持火入洞 周密澄懷録姜堯章建炎三年八月一日自百合口汎舟順流歸竹山是日午過瀟溪入峽有大龕名曰魚陂魚陀下不數舉棹有洞在山腰去水面數十丈斬絶不可至土人攬蔓而上持火入洞中行三丈餘不敢復前意其有神仙或蛟龍居之惜舟過時已暁不得一窺洞口也

醉飲仙洞 仙傳王廓自荆渚附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舟人偶登山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一洞穴廓心疑之遂入穴中行十步許平石山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不極醇美可半餘陶然而醉坐欹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語於同侶衆爭往求之無所見矣

山崩出洞 陶朱新録有一山樵者嘗聞音樂聲宣和乙已春夏間其山崩出一洞穴層級而下往往有石榻石倚之類初級有石龍首吐出樂圓前一石人以盤捧之皆如生成第三級寛博如十許間屋大其下尚遠人未敢遽往

置橋鑿水洞 水利文集按崑山郟亶云九先來於堤多置木橋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伏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泥

沙先致水患然尤慮播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

腹如空洞 世說新語王丞相枕周伯仁郗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詩文 劉後村茶游水東諸洞次周游韻二首　桂山前未到今日是初遊招鶴登青嶂呼龍俯碧湫深蹊通來炬小竇劣容舟畫散輕題詠同官盡卿劉　舊聞岩洞勝欲往自髫年腎秀過靈隱幽深自喜攛遠環州縣外近獻屋蘆邊懷有登臨約甘爲子執鞭中興江湖集蕭陽劉氏五月二十七日游諸洞　東南百慮拙所得惟幽尋剝余玉霊友共此丘壑心江亭俯虛曠穴室窮邃深是時薄雨収白霧籠青岑束郭逺野[illegible]抑肩閒風襟爽方並必好差逺釋鼓音且顧海道清莫問神州沉徘徊惜景短留滯畏老侵昨遊感驚弄今至聞蟬吟常恐官事繫佳日妨登臨譬如逃學兒汲汲貪寸陰何因釋膠擾把臂借入林　武岡州志法相洞天　石竇虛明路暗穿塵襟到此覺瀟然洞門正在雲深處誰相人間別有天　江湖續集清源胡仲弓希聖葦航漫游藁西來洞天　可是胸中負俗奇一丘一壑儘逶迤自從揀向西方去鸞廿飛來未可知　高彦敬房山集號

過陽門洞天。 看山有債債不了十里五里困欲倒何如便作山中人坐看石上青松老。武夷詩集洞天 絕壁上千尋隱約岩棲處望鶴去不還人間自今古 張復游洞天題 來游九鎖山忽遇菊嵓仙老翠偎千齡黃金鋪萬錢花經令尹家詞入北司編最重水中石平青曾爲鐫 王晉題洞天 昔聞仙子宅今幸過琳宮溪曲三三水山環六六峯翠雲飛送雨白鶴舞凌風好景遊歸晚蕭聲縹緲中洞霄詩集鄭斗煥陪秋山相公游洞天一宿夜宿感賦 天柱清游尾便呈蔔輿軋軋入山深龍行雨去泉花定鶴叫雲來木葉陰松石以安通夕寐江湖空老百年心圜冠方袂何仙子夢裏將詩索共吟 劉元和鄭斗煥洞天詩 九曲山中鎖翠微登山不記入山時屋藏盤谷猶聲遠鶴舞松庭畫影遲萬里功名南北客幾人新舊廢興詩劉郎若問神仙路天柱天台天下奇 李立本壬午孟春游洞天 青山九鎖杳難登飽讀坡詩熟舊名谷鳥喚晴千嶂曉岩泉漱雨四時清雲根石老世方換天柱峯高月正明嵐翠春風瑤草潤直尋許郭問長生。 陳師禹陪簡易提舉游洞天 九鎖不易到一行亦難賞心與樂事況值秋氣清貴游領衆客共結山水盟神仙知何許不必問蓬瀛對景一餉間捫心百慮輕茫茫塵世中容易白髮生安得餘來節於

此全吾真。 馮仲柔淳熙壬寅沿檄游洞天 洞天深沉別有天輦飛樓閣貸晴煙詩傳玉局驚九目丹就金爐記昔年翠湧千波橫絕壁風吹萬籟入飛泉他時待我功成後卜室青山絕世緣 鄧栟櫚先生集送李君上洞天 北風千喝萬竅號落雪紛紛㝵鵲毛好向高堂護帷幙新醪入臉股春桃居士何爲冒不顧叩戶長歌辭我去行行遠興高白雲千里江山入芒屨問君無乃急所求笑指南安作勝遊南安老師初不死一間消息即歸休嗟我平生樂詩酒未能赤脚走巖竇在家自得忘家禪託問老師印可否 龍虎山志詠洞天 羽蓋亭亭百尺松才高不假大夫封吾將歸學山中相直下結節聽晚風。 雨直一峯如玉筍山橫翠麓是金鵝蒼皮溜雨喬松下宜結精廬安寶龕。 山深觀古扃凝真曾是前朝遣外臣王簡金龍投洞府至今恩澤及斯民 建安志李左史洞天 沉沉幽穴閟雲烟玉宇瓊樓鎖洞天自向壺中飛日月更於物外起山川劉公隱後今誰繼張湛仙來不記年紫府若容幽客到誅茅彔卜隱屏前。 菊坡俞訢詩上元謁洞天首作 軋軋藍輿踏曉烟來尋泉石舊因緣旋題詩句爲名刹萬報吟翁謁洞天 都梁志題皇華館武岡洞天 試似奇章細品題洞天不鎖畫欄西茂林脩竹山陰道曲水橫橋卷畫谿泉脉通迎沿澗遠石牙平屋

接雲低公家事了吟詩趣一日一番携杖藜 崖州郡志洞天歸附後至元十七年本道軍慰使雲昭勇名從龍調軍収黎遣其上賦詩云 落筆古仙洞天開一段奇林深常掛搭石亂路逶迤彷彿禪僧骨糊塗墨客詩何時了公事相望問仙期。 後郡倅許源次其前韻詩云 袖拂仙風上翠微山禽窺我姪儒衣巖扃石室真奇趣烟蓋雲幢似遠圍彩筆不隨仙子去青峯空伴野雲飛我來續就承天賦鐵笛一聲橫鶴歸。 地僻南溟潤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綉畫野水自逶迤不見飛仙蛻空留謫客詩清風駕歸羽乘此訪安期 至順年間縣尹吳長孺有詩云 筆常蛻頴不摧鋒香墨淋漓淌月中山華有懷亦如我無誰可訴只書空 建武志奉統府命入溪洞幹事 山葉蕭蕭天氣秋旌旗重過舊溪州望塵納款生蠻口越境趨風老洞酋太史占星期破賊佳人聞鵲祝封侯莫嫌此後南疆闊時鱠鯨魚海岸頭 泰越人洞中詠 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唯雷風清齋將入時戴星兼抱松石徑陰且寒地響知遠鍾似行山林外聞葉緩聲重低凝更附身漸遠晝夜同時時白蝙蝠飛入茅衣中行久路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宮 蘇東坡集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

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投之子任曰三絕句老泉及東坡子由各一也按南行集老泉詩云洞門苔石滑成乳山下寒溪冷欲冰天寒二子君求寄我欲居之兩不能子由詩云昔年有遠客携手醉嵌岩去我歲已再遊人怎從三一遷遠山翠縈紆似去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嗟清壁拳秋蔓飛橋踏古檻三扉迎北吹二一穴向西斜歎息煙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 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麑相逢衣畫草環生髻應鬟突依岩黑樽壘就石窪鴻荒無傳記想像在義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强爲寫槎牙 李義山集洞下道中 客夢華鯨破曉辭祇樹園淺雲分疊巘落葉見寒犧端減谽谺餓石崖傾洞有門身非徐孺子茂宰似陳蕃 張舜民畫墁集徐剛中醴陵尹府於山中尋出一洞有銘曰丸洞自然六室奇懷求詩以紀之醴陵多丁氏令威之後云 畫畫翠篠蔽溪灣石欄松枯不記年但見桃花浮綠水有時獨鶴下青田自然六室派鍾乳別隱三階出洞天身在故鄉人不識祇應徐令是丁仙 詩海繪章洪洞春步二首 洪洞春意水邊來楊柳何人著行栽遂客欲行猶愛惜廻頭更見杏花開 尋常來興弄清漲更有輕雲左右浮萬里好風相信否更隨孫鷺落香洲 康文靖公集予鑒一洞志道館賓以詩賀因

用額書意非韻題也。此生偏惏結清貧沉重時賢數古人。海内歸航空閣世巖中穴洞擬藏春居安本自心君春理會方知幸化神。使號鴻濛潛拙懶更期詩檀嗣良臣谷張興權詩集洞中歌　山中道士來天津霞為鶴筆雲為巾。潛居土室著道論丹爐茶竈常相親心如皎月照秋水蒼髯短髮顏生春辭來不讓伯夷餓箪瓢有似顏淵貧。爾來雪落滿空谷洞門靜掩傍無鄰炊煙久絕釜揚塵蕭然宴坐雙眉伸一生坎坷長苦辛。東道主者知何人。星源志朱松題洞。　雨過薰風吹面涼芒鞋終日水雲鄉可怜塵緒縈人久類有仙源引興長山鳥無心時自語林花有意解留香。春醪不借杖頭費渴似虹霓飲練光。　題通元洞。　紺宇參差群玉府人寰隔絕列仙都六丁神力開岩洞五岳真形入畫圖依舊標題金玉簡居然表裏映冰壺。我來登覽忘歸復惟恐王喬下舄鳧。　奇峯四立極崖嵚下有雲房掛薜蘿桂樹海留歷歲久桃花爛熳正春和。開尋谷口仙人鹿不為山陰道士鵞處處清泉堪洗髓玉京底用更鳴珂。張伯雨詩遊靈鷲諸山洞。　碎此空青寶納彼黄金龕水流濃無與石色終悵惘顯逵讓群趍幽蹲恣窮探紅泉浸短草翠雨淋長襟靈運久成佛妙語將准參孫公亦自慰復聆勝士談前旌周兩避後來拙木驂周旋蟻封中丘垤皆精藍來

壯乃知足為目膚非食惟南專一壑歸以投吳簪

國朝謝肅密庵詩藁題月山赤水洞大　雲北雲南山萬盤仙人宮闕俯巑岏晴峯落影半天碧雪瀑飛花六月寒。白日雙鸞翔玉宇長年一虎卧瑶壇桃花莫使春光老邀我歸來轉大還。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録洞天詞

水龍吟　翠空縹緲虛無箕惟海上蓬瀛好瓊瑶宮闕蘂珠臺榭玲瓏絛繞弱水沉冥瑞雲遮隔幾人曾到四明中自有神仙洞府煙霞裏知多少。　堪笑當年狂客愛休官何須入道婆娑綠髮垂肩著甚黄冠烏帽花底金船月邊玉局儘能遲老待丹成九轉飄然駕鶴卻游三島。　永遇樂

鄮有壺天景傳圖畫昔著海縣四面攢峯皆七十二各在窓中見祥雲擁簇飛泉絛繞咫尺似天涯遠如今向仙家覓得挈來十洲東畔　虛無縹緲蓬萊方丈所喜只居陽岸羽幰垂珠瓊車織翠長是陪嘉宴狨狼遠跡風波不作日月御輪須緩且銜杯稱賢樂聖度茲歲晚。　南浦　一箭舜絃風向晚來輕寒初報參秀蝶股歌花鬢韶光老鶯聲偶聞呼友池塘暗綠數竿粉節天然瘦對茲美酒清歌妙一曲千鐘芳酒。誰知別是壺中繚畫閣未攔煙谷雲岫三島十洲東青霄上神功幻成巖實瑶臺閬苑翠旌羽葆頻相枕世凡洗斷教烏兔遲遲飛走。　夜合花　三島烟霞十洲風月四明古號仙鄉縈紆雉堞中涵一片湖光近岸異卉奇芳跨虹橋隱映垂楊玉樓珠閣水簾捲起無限紅粧。　龍舟西雨飛揚見飄飄繡旗歌雜笙簧清樽滿泛休辭飲到斜陽直須盡蠟熒煌況夜深不阻城隍且拚沉醉歸途便教徹曉何妨迎仙客瑞雲繞四牕好何須偶水尋蓬島日常晚春不老玉蘂樓臺界是無塵到沒智巧從華妙圃中只喜風波少青樽倒朱顏笑回首行人猶在長安道

洪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周春秋時楊侯國也漢置楊縣屬河東郡後漢因之三國魏屬平陽郡晉因之元魏改屬永安郡隋開皇三年罷郡改屬晉州煬帝初改州為臨汾郡縣屬為義寧二年改為洪洞縣取縣北有故洪洞鎮為名唐武德元年析洪洞臨汾置西河縣貞觀十七年省入臨汾宋熙寧五年省趙城縣為鎮入洪洞屬晉州平陽郡建雄軍節度金屬平陽府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詳見平陽府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五

動 洪武正韻：徒弄切，動之也。凡物自動則上聲，彼不動而我動之則去聲。今經史中動字皆無音。毛居正：伏覩祕書省校書式，諸書本字下無音而九經子史別有音訓可引援者，亦皆點發。案漢書揚雄傳清靜字合作上聲，顏師古協韻音去聲，則動靜之動亦可作去聲。許慎說文：動，作也。从力重聲。徒總切。爾雅：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蹶，動也。郭璞注：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帨兮。或寢或訛。蠢、戁、騷、蹶皆搖動貌。邢昺疏：釋曰：皆謂動作也。娠者，說文云：注：娠動也。郭云：娠猶震也者，以大雅生民云：載震載夙。昭公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公元年左傳曰：后緡方娠。是娠有身為震，故云娠猶震也。蠢者，郭云：蠢騷蹶，自搖動貌。小雅采芑云：蠢爾蠻荊。震者，大雅常武云：震驚徐方。戁者，恐動也。商頌長發云：不戁不竦。騷者，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蹶者，大雅緜篇云：文王蹶厥生。詩曰：憂心且妯者，小雅鼓鍾文。無感我帨兮者，召南野有死麕文。或寢或訛者，小雅無羊文。顧野王玉篇：徒孔切，振也。𨔝，徒董切，古文動字。陸法言廣韻：躁也，出也。郭忠恕佩觿集：動動，上平束翻。未成人出王存義翻韻，下持董切。𨔝動，徐鍇通釋：持總切。丁度集韻：𨔝，杜孔切。古从彳，或作動。又覩動切。振動，拜也。以兩手相擊而拜。一曰：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司馬光類篇：𨔝又主永切，相迹也。毛晃禮部韻略：動靜之對。妻撰廣干祿字：動𨔝，不止也。上正下古文。戴侗六書故：杜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揰，俗音動。楊桓六書統：定毋𩌏，徐見端母動。凡動者動，或从重聲。動，隸𨔝，或从辵。𨔝，隸動。動，並古文𨔝與動同。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之𨔝笭切，此轉注。

韻會定正字切 篆 定貢定亭田動 書 動 𨔝 並古 論語 𨔝 𨔝 𨔝 並古 老子 𨔝

𨔝 𨔝 並古 尚書 動 集綴 𨔝 陰符經 𨔝 動 𨔝 並古文 𨔝 𨔝

並汗簡 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動 𨔝 並徐鉉 篆韻 動 動 𨔝 並高勉齋 學書韻總 動

𨔝 𨔝 𨔝 並六書統 隸 書 動 西狹頌 見洪适漢隸分韻 動 馮緄碑 動 夏承碑 並漢隸字源

動 𨔝 並六書統 真書 動 鍾繇 動 王羲之 動 王廙 動 智永 動 歐陽詢 動 虞世南

動 顏真卿 動 李邕 動 蘇軾 行書 動 王渙之 動 王操之 動 歐陽詢 動 柳公權

動 徐嶠之 動 褚庭誨 動 並米芾 動 趙子昂 草書 動 張芝 動 王羲之

動 動 動 並王獻之 動 謝庄 動 智永 動 動 動

動 並懷素 動 張錦 漢 動 動 並鮮于樞 動 趙子昂

動靜 易繫辭：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曰：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之所以明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莊子天道篇：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亢倉子訓道篇：有不可以應事者也，內靜而外動。其動而難靜，謂外見利貪而進之，息得忘食，殺身勞而非福。西漢書曹參傳：嚴延年之治動，黃次公之治靜。尹和靖言行錄：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邵子觀物篇：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晦菴語類：寓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噓，氣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潘植忘筌書：誠而動，則為無妄；靜而動，則為復；順而動，則為豫。皆動之善者也，是真一之動也。誠者天之道，自然而已，惟誠為能動，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反身而誠，至誠而動，動斯得矣。天道之自然也，後之人不知動靜之為體用，而真君真宰之各有尚也。真君無為而常靜，真宰有為而斯動。人知動而悔吝生，不知動而功

用著於是惡動而常以靜為念是滯於一偏不見天地之大全也殊不諭真體自然不嫌於動故善動者常止其所自不迷復豈獨偏於靜哉無妄者動之自然也純任天理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此彖所以取諸天雷而卦所以名為無妄也雷出地而奮乎天者也既安於復命之為常則是於靜中動是以動則常靜若是則動靜之際舉無妄作名之以無妄豈不信然敬齋古今黈靜主於動而復歸於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為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人有某生者宗丘劉學士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數十年主氏翁媪奉事勤日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留坐一室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寢其傍丙夜生遽取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媪驚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隣者怪有爭鬭聲而尋復無聞數問翁媪翁媪莫應蹈門入視燈火煌煌生兀然而翁媪二屍狼籍於血中矣隣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隣者曰汝殺主氏翁媪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

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什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隣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始謂曰汝善人寧有害物心恐隣者殺是翁媪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固殺翁媪雖夢中不知所為尚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弃市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或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恒若夢寐乍出蔀屋恍若殊境既見燈大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忌百至及其妄動云賊慈然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於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者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況冥於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於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為有罪而以不殺人為無罪也哉金棲子立言下夫水澄之半日必見目睫動之半刻已失方圓靜之勝動誠非一事也經鉏堂雜志於城門旁少坐閱出入者朝則爭入暮則爭出肩摩袂接皆是為利畏不肯少遲何哉塗中之人亦然東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肩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中可以觀動容齋筆記文帝即位陳武建征伐之謀考文領且休息無議軍人情久動則思靜漢之文景正是宋朝景德慶曆間休養生息之時人情久靜則思動至武帝時宮室方士開邊之役並興又絶似宣和繁盛富庶之時采真集有所謂物之靜有所謂道之靜有所謂物之動有所謂道之動物所謂靜陰實止之乃若道所謂靜陰不能使之止物所謂動陽實作之乃若道所謂動陽不能使之作豈非所謂靜專而動直乎聲律會元賦偶氣而後通　有所不發發必合於禮義　有所不行行必歸於中正　運以無情

言動

劉向說苑談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欲人無知莫若勿為欲人無聞莫若勿言魏相篤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無多諫多動不可與久處必多咎吾願見偶靜詐偽者婦時平真靜倫者羣書足用賦偶相懲所發萬世榮辱　宮庭難逃四方來係　準繩修緒無二事之並進　倫時丁寧無片辭之欺飾　靜雅立識也猶應措辭之失　事與無過也尚真奉事之慎　片言皆善則榮禮方策　一動少差則羞貽百年賦偶戒穗成文詳述仿樺之語　尚靜尚從戒形義易之辭聲律會元賦隅君子拜揖機之發　大官詳左右之言戒詩戒譏富己求式一云一為民皆視則

慎動

周子通書慎動章動而正曰道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用

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故君子慎動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平齋葉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發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朱子語類問動而正曰道止患邪也以太極圖說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曰亦有此理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境葉賀孫乾損益動章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發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朱子曰君子乾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故於忿懲山之高必懲創之消於慾忍澤之

懲忿窒慾之此用損之大者也厥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此遷

長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 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不息是也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

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

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得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夫而

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諸 所謂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

以再說動 勉齋說 說吉凶悔吝生乎動固也然亦論其所之云何

耳此言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則凶悔吝三者未必不生乎不動也

心動 宋史司馬池傳池舉進士會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東坡物類相感志漢蔡順字君仲以孝聞少孤養母嘗出採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齧其指順即心動弃薪而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吾齧指以悟耳 黃氏日抄葉水心文戴肖望病請王大受曰吾若久客心動耳留為填館食歛臧把酒談笑肖望欣然忘歸

神動 世說新語裴令公楷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回壁臥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元史王英傳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請僚佐曰是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豈可坐視乃擐數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平賊其功居多 元劉將孫養吾集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黨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乘回合必當在是閒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 王惲秋澗集萬戶聶公碑 公在軍旅一旦心神內動沈流被面曰豈吾親有故動於彼而應於此耶即請歸覲比至太夫人喪尚未殮鄉里感嘆以為乎昔孝誠所致

色動 戰國策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知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不可

指動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乃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東坡物類相感志人將嘗異味則食指預動戒甫字宣卿有孛

性常從火宿直廷尉府母在家暴亡有左右手中指動忍痛不得寐及旦家信至果報凶問也

目動 左傳使者目動而言肆誘我也

過動 禮記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物因雷動 張子正蒙大易篇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文選楊雄解嘲雷動雲合

風雷鼓動 宋張南軒集謝大師加贈表日月昭回燭孤忠於既沒風雷鼓動詔郵興於無窮

萬杵雷動 宋蘇東坡集徐州賀河平表萬杵雷動役不過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

三山雷動 宋何澹小山雜著福州賜勅書謝表一札天旋三山雷動

大千震動 唐張說集龍興寺碑一光所燭庶兆為之清源一音所宣大千為之震動

風氣動 古三墳書風氣動聖人以宣號令

風而動 抱朴子當舉篇俗之隨風而動逆波而流故必能改身於德行若思於學問哉

四方

風動 書大禹謨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臺隨風動 太平廣記淩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殞

雲山浮動 宋胡寅斐然集富陽觀山嚴先生別廟記廟瞰大江潮汐呼洶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英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更製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雅俾邑人望思驂客徘徊揖先生清風於東海之濱宣曰小補云乎哉

天地順動 易豫彖傳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天下之動 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張子正蒙大易篇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育也說諸心剝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天下至動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鄭滁孫中天述孜上易序之書象不足以盡見之是故不可以無互體也意不有先天陰陽之匹敵何以有中天乾坤之正受不有先天陰陽之循環何以有中天乾坤之端正所謂至順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萃天地於有形之外印造化於無體之中一本於書象之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所以示者明矣

天幾自

動　羅泌路史禪通紀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 天幾常動　元眞集寂然之中天幾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鐘在虡叩與不叩鳴未嘗止寶鏡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 樞紐羣動　宋張南軒集擴齋記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晉陶淵明詩日入羣動息 六爻之動　易繫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張子正蒙大易篇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四變之動　顏説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四變之動動與上下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 險以動　易解卦彖傳解險以動程傳謂坎險震動險以動也 巽而動　易恒卦彖傳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剛以動　易大壯卦彖傳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明以動　易豐卦彖傳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危以動　易繫辭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智者

動　論語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君下故言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荊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菴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貍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貛郎嘗以問蔡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為余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唐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為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乃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 聖人順動　易豫彖傳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安身而動　易繫辭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慮善以動　書慮善以動動

惟厥時 待時而動　易繫辭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士無官守無言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魏侯之於干木昭烈之於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宋薛季宣浪語集復潘秀才必勝書 省德而動　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於宋公曰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量力而動　左傳僖二十年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 當時而動　荀子當時而動物至而應事起而下 感物而動　禮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疏云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 觀釁而動　唐書陸贄傳贄安邊疏云力寡而敢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 以類相動　禮樂記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通而後動　莊子刻意篇不為物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通而後動 先倡後動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治成於動　元眞集天下之治未有不成於動而敗於止者動而有為之卦也故動於上則為豫為壯為豐動於下則為隨為復為益皆足以措斯世於治也艮者止而不為之卦也故止於上則為蠱為剝止於下則為遯為蹇為旅皆所以蹐斯世於亂也 霸以利動　宋陳後山集擬御試武舉策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也 見者竦動　宋汪藻浮溪集戶部尚書許公墓誌銘公聰明彊記任氣敢為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為非常人也 薦紳聳動　宋王與鈞藍縷集與正言門簡執恙烏府紀綱肅然抗議龍池薦紳聳動 筆意浮動　元牟巘陵陽集題捕魚圖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網下如雪無所逃於天地間矣然則筆意浮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晝伏夜動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與臧紇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兩臉俱動　酉陽雜俎

眾鳥趾前三後一，惟鸜鵒四趾齊分。凡鳥下瞼眨上，獨鸜鵒兩瞼俱動，如人目。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體合飛動 唐顏魯公集放生池批答：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

鸞鳳飛動 宋何澹小山雜著跋御書周易泰卦八法之法：上侔三聖，下陋二王，雲漢昭回，鸞鳳飛動。

龍鸞飛動 宋吳泳鶴林集賜御書宋濂精舍額謝表：雲漢昭回，意態生於筆外；龍鸞飛動，精神運於畫前。

蜎飛蝡動 鬼谷子揣章曰：故觀其蜎飛蝡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注曰：蜎飛蝡動，皆微蟲耳，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而喜悅，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致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故觀此可以成生事美也。生事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跂行喙息，蠉飛蝡動。

水泉動 東坡物類相感志：按禮云：冬至後十日水泉動。信夫陽氣升而感之，故動搖也。

中心不動 宋真集：貧賤不憂，夫壽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淵泉日記：文中子曰：吾不仕，故業不動；故無悔，不貴求，故得；不雜學，故明。呂原明雜記：言學者當習不動，初習不動時，但違其心，及人之憎惡，已以之攖拂，致害皆堅忍不動，初習自然不動矣。既不動，則曰我不動也。

寂然不動 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注曰：易猶蓍卦，無思無為，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酉陽雜俎：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

不震不動 詩商頌長發篇：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凝然不動 程氏遺書：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元氣不動 張行成述衍洛書：則十五居中，四十之初，自相交以為用者，形載氣而與俱，元氣生榮衛，榮衛並行，元氣不動之理也。

無理不動 禮記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非禮勿動 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非禮不動 晉書賁泓傳：泓父沉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平生忠勤，非禮不動。

大本不可動 唐書鄭覃傳：文宗以覃書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為讒所乘，廢有端。覃因入見，言太子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

柱石安可動 唐書本傳：安重誨為遣彥溫等告變，唐明宗疑之，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趙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

坐位不動 太平廣記：唐袁天綱善相術。武德九年，竇軌自益州被召詣京師，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天綱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主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果重授益州都督。

侍立不動 南書徐摛傳：侯景攻

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眾奔入，侍衛走散，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

堅臥不動 東漢書吳漢傳：建武三年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福餘人夜擊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宋史家御傳：御子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帳中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霆，有騎走營中，以為寇至。惟忠堅臥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虜所縱也。

承劒不動 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勝將作亂，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

舉尸不動 元史王英傳：至正中，毛貴陷益都，時英年九十六，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而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驚異。

喪輴不動 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安祿山亂，上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議以倓為元帥，左右請用廣平王，許之。後張

良娣李輔國譏佽有異志賜死大曆三年進諡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輴不動

銀山不動 宋吳冰鶴林集見鄭侍郎啓塡壓三邊定力若銀山之不動指揮諸將良籌如寶藏之無窮

如山不動 宋吳冰鶴林集聖節表黼扆生朝鎮如山之不動細禮論道粹於玉之無瑕頌古聯珠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畢竟眼不覩玄黃之黃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投子青頌曰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巷 成枯木頌曰四顧巍峩增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禁色百鳥歸來何處尋 佛鑑懃頌曰僧家畢竟居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蹟到白雲岩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將八月屬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

禁物不動 仙傳黃盧子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虫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

神色不動 頌古聯珠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水為逆流一里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 法眼代云當但掩耳出去 地藏恩頌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歛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顢顢頇頇死也莽莽鹵鹵 寶峯照頌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鼓 圓照本頌曰一生叫快活臨終依怙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像昇不動 宗門統要昔高麗國來錢唐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舡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為甚麼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 法眼益別云識得觀音未

毀謷不動 維摩經寶積讚佛云毀謷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

大悲拈不動 禪林僧寶傳浮山遠禪師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鍮石筋白玉琢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吁

六種震動 法華文句六動者謂動起涌震吼覺一中又有三謂動徧動等徧動直動為動四天下動為徧動大千動為等徧動餘五亦如是合十八種動

堅濕暖動 楞伽經堅濕煖動非作生謂四大各有自然之性為地以堅為性水以濕為性火以暖為性風以動為性

捨靜求動 永嘉集群迷從暗而背明捨靜以求動衆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

靈唇鼓動 三寶感通錄 齊武陵世并衆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繞始發聲此靈唇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石函緘之

地八震動 釋迦譜佛告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起則水撓普地皆動是為一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性少欲自試力故則普地動是為二菩薩降神母胎地為大動是為三菩薩從右脇生則普地動是為四菩薩初成正覺是為五初轉無上法輪是為六佛教將畢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如來欲無餘涅槃地大震動是為八

風動幡動 宗門統要六祖能大師因風颺刹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雪峯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吹咬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二十棒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置律 五祖戒云着甚來由 巴陵鑒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甚處着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雪竇顯云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着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 溈清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若伶俐漢懸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為祖師作主者麼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天童華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靜極復動 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兩儀立焉

反者道之動 道德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動法於日 唐書李德裕傳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視朝入而燕息

動法於天 唐書劉蕡賢良策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

無動 佛名翻譯名義即阿閦佛也阿之言無閦之言動 許伊

不動居士 大慧語錄不動居士至上堂僧問徑山布龍蛇陣居士定馬單

擔當恁麽時如何相見師云老僧打退鼓進云一箇老大蟲撞著童子虎師云你還聞雷聲麽進云只為學人聞得憤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我若道你須百雜碎進云慶快平生去也師噓噓乃云根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衆既同途又把手為甚麽不同歸莫將鶴唳誤作鶯啼復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花謂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這一則公案流布叢林近三百載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只是未常有一人與伊分明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却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有人出来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物自動

文獻通考即五行志所謂木沴金也志中惟載金石自動今所載凡非動物而自動者皆入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時周室衰微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宗廟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分晉地王命以為諸侯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 漢成帝元延元年正

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非出籥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本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易妖傳變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衣帝衣也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祠以太牢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檛受石鹿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斃 晉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木沴金之異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騏驎將為人所移也後竟國亡 武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為非動而動在洪範為妖以此石虎之敗殿壁畫人頭皆縮入頭之類 又送辟邪二於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為陰臣象也臣將為變之應武帝暮年君臣惟講經談玄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致侯景之亂 元帝承聖二年正月己卯江夏宮南門籥牡飛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眭孟以為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之徒皆叛入周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唐長壽中東都天宮寺泥像皆流汗霡霂 神龍中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 天寶五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常列鼎俎具膳羞中夜鼎躍相鬭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 後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夜大雷雨明德門內井亭有石檀槽有龍首其夕漂行數步而龍首斷焉識者云石國姓也而龍首既斷尤不吉

之象晉祚果終於開運五代薛史五行志清泰末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文獻通考宋乾德五年十一月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知州宋偓以聞 六年正月蘭州普通院毗盧佛像自動 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像嘗動而交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孟投之江中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却若偃而就人者數日既而郡有火火勝金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為變怪也 二十年二月温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寺焚與宣州鐵佛同占皆火沴金也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詩文

宋王師愈集三論無妄動劉子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無妄於四時言之春夏之發生雷雖震驚人不以為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歛藏雷雖隱然而有聲人莫不惕然而駭聽蓋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平安之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自然不撓乎人為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或速而有成或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無妄也漢高祖之王漢中未幾而長

驅於滎陽京索間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因思東歸之士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相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固有指日而致効者亦有累月而致効者血氣未衰偶為外邪所乘或汗或下其效立見此豈待累月之久哉若夫沉病之餘羸然薾然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強其筋力反欲技瞑眩之劑求指日之効又欲娛之以華靡宴樂之奉其可哉方今天下之患胎於熙豐結於崇觀潰裂於靖康爰自紹興之初上下相維持將復振矣未幾用事之臣又從而弱之幸賴天啓聖明陛下剛膺大統規恢十年始有蘇息安強之兆寔杜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無妄俯察良醫之治病脩我之備待彼之釁毋欲速而輕動其不可成萬全之勲者臣未之信也取進止唐李元賓集妄動箴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違其時顧道非遠妄動則違道以處我我執能反利往則施無膚則倦合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騰騰無恆流行萬物則妖犬化孕人人有咸性動牽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顧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共叔自殘劉盛英韓楚滅于千五者實妄不妄必兇妄由動生動以妄姦能以義勝動歸乎安晉文教戰一戰民悅句踐泣鼃再戰鼃雪知幾不殆

妄動斯折二國尚然況一夫節度日休集動箴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以危物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嗤跡無顯露名勿求知聲無取情譽無數疑坦道如砥履過疾藜四海如家去劇繁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關尹子七釜篇

動箴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隣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敬齋況說動箴　君子慎獨為去聲發厥身有身弗愛是為僇民勿謂闇室可欺可忽明則人誅幽則鬼罰宋二程文集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為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劉行簡苕溪集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悲汝嘗汝擇焉而動動不失職君子是信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惟曰勿怓王安石臨川集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明流乎最經起信抄乜善行非福行不動行無明流頻惱流欲有流種種生住滅馬鳴起信論四相生住滅念念聞思修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二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

聞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　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昧終不與法縛圓覺經不與法縛不求法　亦不着僧衆江湖集羅與之動後　莫作揚未泣路岐此心自被利名移華莽宇是篤尼父舟覆應非載伯夷悔吝從來生動後商歌元祇在閑時可憐秦晉功成者欲避危機已大遲元劉丈真公集動辨幾微　人心固有動動必生乎幾動者心之着幾者動之微善可自微順惡自可微違消順復長止吉生光輝舒岳祥閬風集山齋觀動　自古詩人皆格物山齋觀物意如何頓塗金粉蜂歸允腹吐銀絲蟢設羅鷄母戴雛行冰蚕雀群欺燕坐爭窠紛紛擾擾為形役閑補涪翁演雅歌童蒙詩訓禮從微處謹一動不堪輕舉足思規矩何緣險路行

變動

王充論衡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

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從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

北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旞杠之杠杠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主卑小篙或作莛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圓圓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觸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鑪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賁意恐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所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

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雪霜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著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三　一送

慟 洪武正韻徒弄切。哀過動心。許慎說文：慟，大哭也。从心動聲。顧野王玉篇：徒貢切，哀極也。吳棫韻補叶音徒紅切。晉愍懷太子文：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韓道昭五音類聚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楊桓六書統：定母哭過常也。从心从動。動謂心動於中而貌動於外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大哭也。當用慟。哀過慟心之義。篆 慟 慟 慟 並古論語 此續妝作慟非。韻會定正字切定貢定亭田動 書 慟 說文見杜从古 慟 集篆古文韻海 慟 六書統 隸 慟 景君銘 慟 郭仲奇碑並見洪適漢隸分韻 慟 侯成碑 慟 武榮碑並漢隸字源 行 慟 鍾繇 慟 謝安 慟 王獻之 慟 米芾 書 草 慟 慟 並張旭 慟 鮮于樞並錦溪草書集韻

仰天長慟 續蒙求：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以疾卒于官。凝家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

叩地大慟 五代史：初，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而大慟者數四。

叩馬大慟 遼史天祚皇帝紀：保大五年，上避金兵，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

臨殯大慟 世說新語：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言，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聞言大慟 世說新語：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衍喪子，山簡弔之。

擁頸號慟 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處分眾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

伏柩號慟 宋史王濟傳：濟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為盜所執，欲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讎。賊義之，捨去。

望柩哀慟 南唐書宗室傳：烈祖受禪，讓皇殂於丹陽，壽王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

覽書增慟 唐書長孫后著女則三十卷，后崩，上覽書增慟。

望泗哭慟 唐書辛讜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望泗哭慟，帳下皆流涕云。

為公而慟 唐書李義卒，蘇遇等往哭之，曰：非公為慟而誰慟。

子哭之慟 論語：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哭之甚慟 金史世宗昭德皇后。自如楊梅村致祭，哭之甚慟。蓋念其德也。又金相撒改死，太祖往弔，哭之甚慟。既葬，復親臨之。

三軍皆慟 唐書顏真卿傳：德宗命真卿持詔諭李希烈于汝州，為希烈拘留縊殺之。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

路窮輒慟 晉書敬齋古今黈：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然憤激之極，理勢窮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即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為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與，故託迹獨駕，不由逕路，至於車迹所窮，不能不慟哭也。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一慟城崩 記室新書：中衰不興於郊邑，一慟必致於城崩。春秋齊侯伐莒，嘗獲杞梁。齊侯歸，過杞梁之妻於郊，使人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杞梁死，其妻無子，乃哭於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

一慟而止 五代史烏震傳：烏震從符習討張文禮，而家在

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
不殊。縱至晉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
攻破鎮州。震以功拜
刺史。歷深趙二州。

詩 唐劉言史詩 慟柳論 嫡妻棲戶仍無嗣。欲訪孤墳誰引至。徘徊無處
展哀情。惟有衣襟知下淚。唐劉賓客集 今狐僕射與余投分素深。縱
山川阻悄。然音問相繼。今年十一月。僕射疾不起。聞于已承訃書。寢門長
慟。後日有使者兩輩持書并詩。計其日時。已是卧疾。手筆蓋輸墨尚新。律
詩一篇。音韻彌切。收淚握管。以成報章。雖廣陵之絃。於今絕矣。而蓋泉之
感。猶庶聞焉。焚之總帳之前。附于舊編之末。前日寢門慟。至今悲有餘。已
嗟萬化盡。方見一行書。滿紙傳相憶。裁詩怨索居。危絃音有絕。哀玉韻由
虛。忽歎幽明異。俄驚歲有除。文章雖不朽。精魄竟焉如。零淚霑青簡。傷心
見素車。淒涼從此
後。無復望雙魚。

迵 徒弄切。許慎說文 迵迵迭也。从辵同聲。陸法言廣韻 迵也。徐鍇通釋 頭貢
反。釋行均龍龕手鑑 迵。今亦通達也。楊桓六書統 定母迵 [illegible] 鐘 六書
類釋 迵。迭也。字潒悖義 音迵 篆 迵 徐鉉
謙聲音文字通 定貢切。迵迭之謂 書 迵 篆韻

䀏 徒弄切。許慎說文 䀏 吳楚言謂瞋目視曰䀏。从目同聲。陸法言廣韻 䀏䁭
目。徐鍇通釋 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 瞋目顧視貌。楊桓六書統 定母說
見東韻 定母 謙聲音文 篆 䀏 徐鉉
字通 定貢切。方音見上聲 書 䀏 篆韻

駧 徒弄切。許慎說文 駧馳馬洞去也。从馬同聲。陸法言廣韻 馬急走。徐鍇
通釋 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 馬去急也。駧書或作驕。韓道昭五音類聚 大
貢切。楊桓六書統 定母駧 篆 駧 徐鉉
謙聲音文字通 定貢切。急走之名 書 駧 篆韻

戙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 船板木。陸法言廣韻 船纜所繫。丁度集韻 杙也。釋行
均龍龕手鑑 徒弄反。正作戙。韓道昭五音類聚 徒棟切。船左右大木
楊桓六書統 定母 篆 戙 六書
詳見東韻定母 書 戙 統

胴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 徒棟切。大腸也。 篆 胴 六書
楊桓六書統 定母胴从肉同聲 書 胴 統

[illegible]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 徒棟切。鍾聲

[illegible]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 大歌聲。又戶冬、戶宋二切。又曰大聲。釋行
均龍龕手鑑 又胡貢反。楊桓六書統 定母[illegible]从口動聲 [illegible]隸省
篆 書 六書 統 隸 書 六書 統

洞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 洽也。韓道昭五音類
聚 音洞。楊桓六書統 定母㓊从仌同聲 㓊隸 篆 書 六書 統 隸 書 六書 統

[illegible]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 鐘聲也。司馬光類篇 或从通
楊桓六書統 定母从音貢聲 或从通聲 隸省
篆 集韻見杜从古 並六 隸
書 集篆古文韻海 書統 書 六書 統

挏 徒弄切。徐鍇通釋 挏擁引也。从手同聲。漢有挏馬酒。鍇按漢書百官表。謂
取馬乳作酒。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 俗音洞。熊忠韻會舉要 挏灟音
又東韻 韻會定正字 篆 挏 徐鍇
切定貢定亭田挏 書 挏 通釋

侗 徒弄切。丁度集韻 誠懿貌。郭象曰。侗然而來。 篆 侗 六書
楊桓六書統 定母余見東韻 字潒悖義 音洞 書 侗 統

姛 徒弄切 丁度集韻 項端

烔 徒弄切。丁度集韻 火貌。楊桓 篆 烔 六書
六書統 定母余見東韻定母 書 烔 統

霘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集韻 水浪急也。徐寅黃河
賦云。霘濎灟鉄圍之比也。字潒悖義 音洞漆也

[illegible]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集韻 走也

䞒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 音動。赤色

[illegible]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 音洞

憧 徒弄切。楊桓六書統 定母憧 憧意不
定。余見東韻定母 字潒悖義 又昌容切

篆書侗六書統

侗 徒弄切字潒悖義多動切儱侗直行貌

○弄 洪武正韻盧貢切玩也戲也侮也許愼說文弄从廾持玉爾雅弄玩也邢昺疏釋曰謂玩好也小雅斯干云載弄之璋鄭箋云玩以璋者

欲其比德焉顧野王玉篇良棟切徐鍇通釋此會意曹棟反丁度集韻貳

从手作挊鄭樵六書略謂寶玉可玩形兼意戴侗六書故弄盧貢切兩手

持玉玩弄之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弄弄弄弄弄並音弄弄卡卡

三古文挊捹挵三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弄弄弄並音弄楊桓六

書統弄母弄君子以玉比德故常玩之从廾从玉廾以玩之也弄或

从工熊忠韻會舉要半徵音字潒悖義古作趙謙聲音文字通从收持

玉為意作挊非借爲吟聲作哢非

韻會定正字切來貢來寒連弄

篆書弄義雲章 弄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弄徐鉉篆韻 弄六書統 弄隸書六書統 弄真書顏真卿 弄黃庭堅

弄草書史游 弄索靖 弄懷素 弄張錦漢 弄鮮于樞

愚弄 列子宋人養狙號曰狙公欲與狙芧先詐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詐之四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愚亦如狙公欺狙也通鑑外記周紀張儀說楚王

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劉向新序虎傳一

狐狐曰天令我長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畏狐也 教弄

西漢書東方朔傳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賣弄 常談集張防爲中常侍賣弄權勢請託受取司隸校尉虞詡案之順帝永建九年 戲弄

晉史揮麈會稽王道子嘗問西土所出張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列位不復被齒遇會稽王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以為戲弄

踼弄 元胡祇遹紫山踼弄詩休憑口舌謾矜誇看取當場戲險家剏鞘高竿斜復正宣聲百萬動京華 唸娶王朱已教回弄人鼓笛莫相催當筵一博天顏喜

百尺竿頭穩下來李庭寓菴集鼓笛宣填四面催飛猱健捷幾千回半生巧藝都呈盡百尺竿頭穩下來 看弄 唐盧綸詩落下渠頭百弄新滿筵歡笑獨傷春須臾史

更看郤翁伯郤我此身如此人 弱不好弄 左傳僖公九年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

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晉書諸閭傳閭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績典自娛唐書列傳李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略幼不嬉弄

善騎射杜牧樊川集韋公墓志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群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宋名臣言行錄秦宣禮幼而穎邁不好嬉弄讀書學大月聞日

益傳華莫敢望甫十歲作銘以志邑人之藏 魚弄 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河納縣 黃巢弄 嘉禾郡志在縣南三

十六里茶院之南有石屋皆巢舊巢穴也 鴨裹弄 雲南志在建昌府隆州 秋木弄 雲南志在趙州 茨

無弄 雲南志在大理府雲南縣 成此弄 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 細柳弄 雲南志在永昌府 小

勃弄 大勃弄 隋書史萬歲傳南寧夷爨翫復叛逆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

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 三弄 晉史桓伊字叔夏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

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

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九弄 唐書禮樂志自周隋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惟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

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 十弄 北史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絶妙 雅弄 南史柳惲傳柳惲字

文暢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

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擘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寔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 新弄 宋書戴顒與兄勃並受琴

於父逵父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兄弟各造新弄並行於世 曲弄 唐書禮樂志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撫弄 晉書陶潛蓄素琴每有酒

適輒撫弄 嘲弄 宋蘇東坡詩萬象聞嘲弄 金石弄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

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惟少文傳焉宋文帝遣樂師

楊觀就受之 道調弄 太平廣記唐懿宗一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為道調弄上遂拍之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雜戲皆

有之以備。上幸其院，逆駕作樂。禁中呼為青聲郎君。

江南弄

清商曲辭。古今樂錄：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採蓮曲，四曰鳳笛曲，五曰採蓮曲，六曰遊女曲，七曰朝雲曲。又沈約作四曲：一曰趙瑟曲，二曰秦箏曲，三曰陽春曲，四曰朝雲曲，亦謂之江南弄云。潤州類集李賀作：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巘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竹，渚暝蒲帆如一幅。鱸魚千頭酒百斛，酒中倒臥南山綠。吳歈越吟未終曲，海上團團帖寒玉。劉基江南弄七首：江南細水湘綺波，江南綠女雛鳳歌。凝頻引睇紆青娥，紆青娥，紆窈窕。綢軒螭戶鎖嬌春，不秋杜鵑來木杪。雄龍呼雌江底鳴，山搖谷戰江波驚。餘音不斷隨風征，隨風征，入湘竹。戴玉鎖星吹向天，楚江六月無炎燠。湖波澄明日色鮮，畫鷁相隨出采蓮。嬌紅冕綠鬪春妍，鬪春妍，何徘徊。令朝花畫且歸去，明日更有新花開。河曲懸匏渭濆竹，碧解削出藍田玉。輕翎參差飛羽談，飛羽談，幽簧舍丹。櫻瑤筍調清吹，月明紫鳳來遙遙。采菱女子木蘭船，翠搖紅袖青玉鈕。搖光蕩影惜嬋娟，惜嬋娟，愁夕輝。扶滄歌斷鯉魚入，歸去芰荷香滿衣。江草萋萋春渺渺，江皐出游多窈窕。輕霞衣裳碧雲姻，碧雲姻，紅日斜。鶯喬飛過綠渚去，東風吹落萬滿花。

巫山

巫山宮芜巫峽長，瑤姬出舞朝雲翔。翠旄嫚嬛金支光，金支光，丹葉紀實。鶴為仗，鳳為驂，去兩來風樂無極。

單鳧寡鶴弄

太平廣記：齊人劉道強彈琴，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胒弄

雲南志：在曲靖府南寧縣。

哢

洪武正韻：盧貢切，鳥吟聲。顧野王玉篇：哢，力凍切，言哢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哢，俗；哢，正。音弄，鳥鳴。楊桓六書統：來母，哢从口弄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韻會定正字：切來貢，來容達哢。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六書統　集篆古文韻海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吟哢

唐柳宗元集乞巧文：吟哢飛走。

晴哢

宋黃山谷詩：屋角聞晴哢。

梇

盧貢切。許慎說文：梇，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梇棟縣。陸法言廣韻：梇棟，古縣名。徐鍇通釋：益縣蓋因此木為名也。許慎所稱縣名，皆謂與字義相涉則引之，皆後漢之制，後代改易，蓋非末學所能盡詳也。曾棟反。楊桓六書統：來母，梇从木弄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木名，借地名。作洢非。韻會定正字：切來貢，來容達梇。

篆書　徐鉉　篆韻　隸書　張君碑見漢隸字碑

㳥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力凍切，水也。孫愐唐韻：水名。楊桓六書統：來母，㳥原聲。

篆書　六書統

⿰弄攵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力綜切，⿰弄攵也。

贚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良用切，貪也；又龍貌。司馬光類篇：財貪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貪贚。楊桓六書統：來母，贚从貝龍聲。趙謙聲音文字通：龍來貢切。集韻：贚，財貪也。贚儱，不能行貌。𢖻，病也。贚重騎皆俗字，當轉用此。

篆書　六書統

儱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良用切，儱衝，行不正。又用用切。

躘

盧貢切。陸法言廣韻：躘踵。丁度集韻：儱躘踵，不能行貌。一曰不獲舉，或從人。楊桓六書統：來母，躘余見東韻來母。儱同上。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同上

㤼

盧貢切。陸法言廣韻：㤼，戇愚也。丁度集韻：㤼，或从人。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弄。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楊桓六書統：來母，㤼从心弄聲，與㑝同，从人弄聲。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㢅

盧貢切。陸法言廣韻：㢅，屏。司馬光類篇：度也，屏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楊桓六書統：來母，㢅从广弄聲。

篆書　六書統

𨛜

盧貢切。丁度集韻：邑名，在豫。楊桓六書統：來母，𨛜从邑弄聲。

篆書　六書統

⿰衤弄

盧貢切。丁度集韻：衣一襲。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衤弄从衣弄聲。

篆書　六書統

摝

盧貢切。丁度集韻：搖也。周禮摝鐸，鄭司農讀。司馬光類篇：又盧谷切，摝也。楊桓六書統：來母，摝原聲。

篆書　六書統

⿰女弄

盧貢切。丁度集韻：女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楊桓六書統：來母，从女弄聲。

篆書　六書統

礲

盧貢切。丁度集韻：石洄。楊桓六書統：來母，礲余見東韻來母。

篆書　六書統

襱

盧貢切。丁度集韻：襱襩，衣寬貌。楊桓六書統：來母，襱余見東韻來母字。漆詩義：良用切。

篆書　六書統

驡 盧貢切丁度集韻重騎揚桓六書統來母驡余東江二韻來母字漆傳義良用切 篆書 六書統

㦥 盧貢切丁度集韻㦥快恨揚桓六書統來母㦥余見東韻來母 篆書 六書統

⿸疒龍 盧貢切丁度集韻良用切⿸疒龍病也揚桓六書統來母⿸疒龍从疒龍聲字漆傳義瘽同上 篆書 六書統

鏧 盧貢切丁度集韻鈘聲揚桓六書統來母鏧說見東韻來母鏧注 篆書 六書統

⿱穴弄 盧貢切丁度集韻⿱穴弄峼硦䂵穴也或从山从石从土司馬光類篇又盧穫切硦研石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揚桓六書統來母⿱穴弄原聲⿱穴弄 篆 並集韻見杜从古 書 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瀧 盧貢切丁度集韻瀧涑瀝也揚桓六書統來母瀧余見東江二韻來母 篆書 六書統

⿱隆石 盧貢切丁度集韻礱東切碚礲石落聲韓道昭五音類聚又音龍石聲揚桓六書統來母礲余見東韻來母 篆書 六書統

⿰言卡 盧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弄

⿰禾弄 盧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弄韓道昭五音類聚作挵挵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四 一送

○哄 洪武正韻胡貢切衆聲唱聲又鬨哄可喝聲也顧野王玉篇唁市人丁度集韻本作嗊或作哄釋行均龍龕手鑑吽𠰺二俗哄正揚桓六書統匣母哄余見東韻統母嗊同上从口宮聲熊忠韻會舉要胡潤音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張錦溪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宰相騶哄 唐書鄭畋傳畋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令導者止百步

鬨 洪武正韻胡貢切鬭聲从門从共門音鬭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鬬之形緣孟子鄒與魯鬨揚子一鬨之市皆有兩音後人傳寫誤从門是以廣韻注云凡从門者今與門戶字同其實非也今場屋中用孟子揚子及經史中假借字姑从門其餘宜依本文一作鬨俗許慎說文鬭也从門共聲陸法言廣韻兵鬬也俗作鬨徐鍇通釋又恨絳反丁度集韻又胡降切司馬光類篇鬨說文里中道也戴侗六書故下貢切門噎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揚子一鬨之市注下降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鬨鬨門阻也又鬭也搆也二同揚桓六書統匣母从鬥共聲鬨胡苦熊忠韻會舉要胡音澗倪鏜類釋丁貢切李燾存古正字俗作鬨从門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貢切孟鄒與魯鬨作哄嗊非唐崔琳傳擧從冠蓋騶哄相望俗字方音見陽韻韻會定正字切曉貢曉興撖鬨

鬨 洪武正韻胡貢切同上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韻古文韻海 高勉齋學書韻總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並張錦溪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王觀國學林孟子曰鄒與魯鬨趙岐注曰鬨聲也猶兵鬬也張鎰音曰鬨胡弄切丁公著音曰鬨胡降切孫奭音曰鬨二人鬬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觀國案許慎說文曰門都豆切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鬬之形故玉篇門字部曰鬨故絳切鬭也廣韻曰門故絳切鬭也俗作鬨又音胡貢切以此觀之則鬨字從門本有從門者玉篇門部亦無鬨字玉篇唯收故絳切一音而已廣韻又收胡貢切非古

也孫奭孟子釋音乃以爲從門者義與巷同而閧從門與門不同非也然則鄒與魯閧當從王篇音胡絳切是也楊子法言曰一閧之市不勝異意一閧之市必立之平宋咸注曰閧閧也市聲如閧而閧然也吳祕注曰閧猶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也釋音曰閧下降切舰國案宋咸所注是也吳祕云閧猶巷者乃以俗書閧字而取義於字書之義不合矣字書從門者有十字闢閧閫閻闞閱閬閶亦作閧是也此十字之外皆從二戶之門也 夔蹻閧評韻畧送字韻内閧字音胡貢切注云鬪聲彼以謂孟子鄒與魯閧字作鬪聲故如此説然閧字之義初不是鬪聲也夫孟子之所謂閧者乃閧字音胡降切此閧字乃鬪聲爾

潭毒閧

元一統志在保寧府綿谷縣百餘里跨朝天濟嘉陵江而上下瞰大江路皆滑石登涉頗艱異時金撤離合破興元興元帥劉子羽嘗屯兵於此以捍蜀右亦蜀口之險要云潭下淵岸嘗有一鐵索見則兵動宋紹興間嘗見閧禧元年又見果有用兵之應圖冊云自歷劫而來不復見

洚

洪武正韻胡貢切洪水水不遵道又東陽漾三韻孫愐唐韻水流不遵道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孟子洚水音絳此非熊忠韻會舉要羽淵音孟子注洚洞無涯音哄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貢切見平聲此方音洚洞當音此俗混須韻會定正曉貢切洚洞水無涯也宇切曉貢曉興撳洚

篆 集韻見杜从古 草 鮮于樞見

書 集篆古文韻海 書 草書集韻

橫

洪武正韻胡貢切不以理也又作戶孟切又東韻陸法言廣韻非理來孫愐唐韻又音宏丁度集韻不順理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孟子有人待以橫逆注去聲在此楊桓六書統匣母䉶余見東韻匣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淵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孟切見平聲此轉注韻會定正弘供切逆理也宇切弘供弘

篆 義雲章見杜从古 六書統 草書

形背橫 書 集篆古文韻海

並張錦溪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淮南甚橫

續蒙求漢淮南王傳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五年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

思明驕橫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嬀川王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貴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恃功驕橫

資治通鑑唐昭宗景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擯。戶五翻。上。時掌翻。遺。于季翻。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畧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瓌事見上卷大順二年。尊極九州不能戢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手茂貞之表辭因慢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體物錙銖言體物有錙銖之重則持之亦重有錙銖之輕則持之亦輕看人衡纊則必應絲毫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注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纊量氣之盈縮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方千里以爲甸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繩證翻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岐九域志鳳翔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説命之辭注云如服藥必瞑眩其病乃除瞑莫甸翻眩玄遍翻瞑眩目極也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孱鉏山翻懦乃亂翻愔愔度日愔於禽翻愔愔深靜貌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爲于偽翻調徒釣翻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爲首相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鼂錯事見漢景帝紀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知必死矣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不歸私第也調徒弔翻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帥所類翻本岐州帥所類翻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

人又嘲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宋建炎揚遷以揚州街路滑始許朝士乘轎子觀此則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輿者矣。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令捕其唱帥者誅之。息浪翻。朝直遙翻下円吁讀曰来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考異曰。按順宗子經封郯王嗣周當是其後舍昌後進氏宗諱改郯作覃按武宗諱瀍後改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郯字與炎字也。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鐵大外翻。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奪紫。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五月乙亥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播陵使以其敕賜裕叔故也。

恃恩驕橫 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出入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入主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宦官也。舊書本紀作都將嗣光實斬順節頭。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日暮乃定百官表賀。舊唐書昭宗紀大順二年時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橫出入以兵仗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懼其殘圖非望丁亥兩中尉傳詔召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司傳詔止從者兩中尉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嗣光實斫順節頭隨劍落其部下知順節死大譟出延喜門。

挾愛佻橫 新唐書武士彠傳后取賀蘭敏之為士彠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佻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褫衰絰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

執戮暴橫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義興三橫 世說新語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

豪橫 冊府元龜夫作福作威出于而國敗禮敗度處於厥躬昔聖訓之格言實人臣之明戒況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慎固封陲誥誅暴慢誠當議以先衆患以威人用靈式昭克慎師律若其不郵厄難暴亂興常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驕於谿壑凶惡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汙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切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孫都封臨癸侯大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常侍節之弟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案服虔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蜀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以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敬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

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出仲堪謂遣曰御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御我豈能相救遣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遣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遣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抵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劉瑀爲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悅作西門客邪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及侍讌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案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爾朱榮爲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廻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

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爲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亦平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爲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兗州刺史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　侯景爲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爲魏相景總擁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顗爲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閤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違患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飭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嘗厚萬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忲橫多逐殺其將帥以利劫　于頔鎮襄陽地與蔡州隣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二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爲務又令集男適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主奪部將妻妾輒給驕女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爲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使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攜承宗之黨且許之以節制士則既恃此頗不受節使都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而衛士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　盧彥威本淳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楊全玫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

業冦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斌委以大藩我祖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亂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斌乃遣彥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彥威已登舟諭士卒曰此舉無名為患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斃此乃師臣失策進不如退況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魁削三軍興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帥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衆欣然乃擁彥威而還以為留後全斌歸行在殺吳昌嗣以徇衆昌嗣全斌之壁吏也奏為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致其害焉

李茂貞鎮鳳翔恃勲恣横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李據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於茲附麗遂成朋黨致於是驕焉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驕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賦置銀槍効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銳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釭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遊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櫂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

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石燒主而師厚卒魏人以為悲來之應末帝聞其卒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為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節度使之也 成汭鎮荆門久之累官檢校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恣事皆聽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為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毆故閬州刺史陵約男彥徽致損兼加拘縶令人點檢彥徽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欵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怨己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婭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遽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準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閬八議准律減一等杖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

晉景延廣為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洛下警巡曹遣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徙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罪而免傲多如此 皇甫遇初仕唐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鄭州節度使所至貪恭以誅斂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鐵闕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搶人執事政皆廢毒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取泉以通灌溉所經墳墓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帥莫之敢訴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群下泊至涇原也兇恣彌甚每日於公廷列大禺烹肥羜割截方寸以献賓佐皆流涎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袪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偶飲褰領袪而納之既沉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將復領兵數百人靳于郡境郊師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妻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惡處知其持亡謂廷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從移就第豈不宜乎廷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舉祕尸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推次謂長子球曰萬廷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寧為生也廷圭聞之不

敢住吊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輟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貞晉開運元年五月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勲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守貞德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罔惡十數罪潛寶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緊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達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

枉横

冊府元龜禍福相倚事乃無必壓溺既至禮所不弔命矣可說天亦難忱高識其時孰知其極故有避巖牆而不立養內外而互夫縲絏加其非罪桎梏生其畏塗身處危邦心發狂瘵受厚誣而罔愬冈彼怒而見遭讒嫉斯行疑阻成釁故非深慮之所及獨慎之能免君乃羈紲仁誼拘鎖名聲丁叔世之紛訛遭匪人之畏迫自餘逮逮虜可辨明書所

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者也。
漢袁盎，初為楚王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時梁孝王稱欲求為
嗣，盎進說，語塞（塞，謂不行）。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
皆不容口（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棓生所問
占（棓，音棓，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盎安陵郭門外。
王崇封扶平侯，為傅婢所毒薨。 張竦王莽時為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免
官，以列侯歸長安。王莽敗，客於池陽（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竦知
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陳遵為大司
農，護軍使匈奴，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殺。 後漢酈炎，范陽人，州
郡徵命不就，有文才，解音律。後風病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
產，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
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焉。 姚光為玄菟太守，遼東屬國都
尉龐奮承偽璽書殺之。 陳敬伯汝南人，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
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輛歸忌，則寄宿
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大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
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魏杜畿為尚書僕射，居守許昌。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風沒。明帝為
之流涕。 鄭小同高貴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
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蜀衛繼拜奉車都尉，為眾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吳楊竺（史不載官）。大帝時，太子和自懼無辭，而魯王霸覬覦益甚。帝見竺，
屏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帝乃許立焉。
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選曹郎陸胤嘗至武昌，往辭太子。太
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帝
疑竺泄之，竺辭不服。帝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陸胤西行，必其所道。又
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陸胤所述。召陸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
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帝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
斬竺。 孫壹為鎮軍，督夏口，及孫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
已，率部曲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
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 王蕃為散騎常侍，後主殺之，徙其家
屬于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晉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與長沙王乂戰敗，
穎用嬖人孟玖之譖而殺機。機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
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又云：機弟雲為成都王穎
大將軍右司馬。機之死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等上疏救之，穎不納。） 武
茂為侍中，時尚書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
不荅。由是見怨。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
為駿黨，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 衛恆，太保瓘之子，瓘為楚王瑋所害。恆
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詰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遂經廚
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 何攀為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
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固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
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於洛陽。 解系
為雍州刺史，免官，趙王倫孫秀以宿憾害之，并殺其妻子。及二弟結為
御史中丞，育為弘農太守，與兄俱被害。 嵇含為振威將軍、襄城太守。及
范陽王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
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楊震
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
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
疑含將為已害，夜掩殺之。 蔡克為成都王穎丞相東曹掾，以朝政日弊，
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
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 楊軻天水
人，劉曜僭號，徵拜太常，不起。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
擒，并為所害。 張華二子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
儒博曉天文，為散騎侍郎，與父同時遇害。 劉琨子群，琨為段匹磾所害，
琨從事盧諶、崔悅奉其子群依段末波。成帝咸康二年，詔徵群等，為末波
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諶、悅同沒胡中，至冉閔
敗後，群遇害。 王玄字眉子，衍之子也。荀藩用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
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卑商為吏部
尚書，會稽世子元顯逼令自殺，代而卒，朝廷傷之。 殷消，故楊州刺史浩
之子，亦有美名。浩死，咸安初，大司馬桓溫廢大宰武陵王晞，誣消及庾倩
與晞謀反，害之。 夏侯情為烏程令，孫恩妖亂，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
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
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史以

慶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逵嘉興公顧胄南康公謝明慧黄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情等皆遇害　謝沖為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黄門侍郎不就為孫恩所殺　張茂為吳國内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

前燕悦綰為慕容暐僕射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寛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寛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肅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

宋徐湛之為尚書僕射三函巫蠱事發文帝欲廢劭賜濬死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殺之旦其夕帝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門見害　僧祐為山陰令甚有能名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害　臧凝之為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為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　王僧綽為侍中元凶劭巫蠱事泄帝召僧綽罔具之及將廢立及劭弑逆僧綽為所害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為與僧綽有異志并殺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顒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　沈暢之為海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為休茂所殺　劉琨之為竟陵王誕主簿誕叛以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黄門侍郎詔謝莊為誄　沈慶之廢帝時為侍中太尉帝凶暴日甚慶之死也不肯飲藥從子攸之以被揜殺之長子文叔𢾾取藥藏録劭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

南齊劉諷為始安王遙光府佐遙光反誅諷遁走還家園為人所殺

梁殷叡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父王奐為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以叡為奐鎮北長史河南太守奐誅叡並見害　王錫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錫舊宅先為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盗攻之驚懼墜井卒家人十餘人同遇害　韋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陳侯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為員外散騎侍郎墮馬卒追謚桂陽國愍世子

後魏韋雋宣武末為都水使者領軍于忠矯擅威刑為忠所害臨終雋許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雋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

惡今為惡終應歎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悲傷焉　張仲瑀征西將軍彝第二子也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迴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臨終日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惟醜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宇容默爾通呈有司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絶殃兆致令横衆横嚚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祀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昊穹古今無比臣所傷至重殘氣假延望影須時推漏就盡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顔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慶露黔首壽保南岳德與日升臣夙被蒭豢先後衡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乞魂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歛於小屋仲瑀逃以創重避居榮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　蕭權大將軍寶夤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失激中之而死時郭祚為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未行須軍于忠矯制殺之祚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　李惠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没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宋季儒世景之子為太學博士曾至譙宋之間為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崔模在宋生子沖智季柔及入北又娶金氏生子幼度模卒後幼度隨慕容白曜為將時季柔為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

軍。劫度亦豫命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値。爲亂兵所害。 高香字明玠
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陸
延。爲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高幼成爲員外郎。頗有文才。
性清。爲狂奴所害。 鄭仲明爲奉朝請。稍遷太尉。以公強當世。爲從弟儼
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孝莊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
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鄭敬子性麤疎。起家著作
佐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游雲謹考文。大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
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裴詢孝明帝時爲七兵尚書。武泰
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爲關右大使。實權慕義之徒。未及發。會尒朱榮入
洛。於河陰遇害。 崔忻字伯悦。爲尚書。在中兵部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
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 崔庠。爲頴川太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
害。 崔勵爲齊州大中正。又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 高
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大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
河陰遇害。 蕭彥。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爲尊。於河陰遇害。
王由性方厚。有名士之風。爲東萊太守。罷郡。僑寓居頴川。孝靜天平初元

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 李延寔莊帝之舅也。封濮陽郡公。司
徒。出爲使持節侍中大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
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 尒朱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元顥內
逼。詔承世守轘轅。尒朱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害殺之。
源基字靈秀。爲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轉太尉尸卿。莊帝建義初遇
害。 陽猶長於史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猶遂卒。宗親南
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害猶。 陽
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避司徒行參軍。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辛倹
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
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所害。 宋叔集有學行。征東裴衍之
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與叔集同時遇害。
北齊張雕。武成時爲假儀同三司侍詔文林館。韓長鸞譖於帝而誅死。其
子德冲爲中書舍人。隨例侍詔。其父之誅也。德冲在殿庭執事。自見冤酷。
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隋李瞿雲。太師穆之孫。筠從父弟也。穆兒以嫡孫筠襲爵仁壽。初筠叔父
渾忿其恡嗇。陰遣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

與弟瞿雲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雲殺之。瞿雲因坐斬。而善衡獲免。 李
德饒性至孝。大業中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
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
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
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 宇文協。歷虎賁郎將右翊衛將
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 劉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
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唐王勃爲虢州參軍除名。父福時左遷交阯令。勃往省父。渡南海。墜水而
卒。 闞稜爲越州都督。輔公祏之敗。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
誣稜與己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
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郭士倫。備款於
右羽林將軍令狐建。建恥其妻將棄之。乃誣與士倫姦通。召士倫立榜殺
之。因逐其妻。而奏請棄劾士倫。母不勝其痛而已。及詔三司詰之。李氏及
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乃自引。會赦免坐。德宗衆士倫母子。詔觀常膳
賜錢五百千。充葬士倫。母其父妻京兆府厚加存郵。 司孫造爲淄青節
度巡官。貞元十二年死於進奏院。進奏官郭淑大將王濟鑑殺之也。楊言

云遠爲本使李師古立廟。破用絹六千五百疋。錢三千貫。都不興功。畏懼
自縊。臺府都不案舉。 陸長源爲宣武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五年二月
節度使董晉卒。未十日。汴州兵亂。殺長源及判官孟叔度。丘穎軍人仍臠
食之。斯須骨肉靡碎分散。 胡澂。嶺南節度使証之子。証素與貴餘善。及
李訓事敗。禁軍利。澂虛餘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澂入左
軍。仇士良命斬之。以聞。時澂弟湘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錄表人無首血
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澂凶問至。而湘獲免。 劉鄴爲揚州大都督
長史。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
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
軍張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疾不應。
俱爲賊所害。
梁韓建。爲陳許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太祖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
有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訓。昭
宗在華時。授太子文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爲都官郎中。賜
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衆于陳許。至許二日。軍亂。與建併命。
崔賞。虞部郎中知制誥。乾化二年。中書奏得臨河縣鎮狀。中賞夜黑誤墜

當縣西壕爲賊所害　杜撓鹿人友珪篡位爲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袁象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撓中重創而卒　李班爲侍講學士均王平內難是時內司職守亦各奔敗匿班與崇政院使李振皆北走時從軍落選群卒於禁外捩中傷而班尤甚旣卒聞者莫不歎息

後唐孫岳以秦王從榮開元帥府欲以岳爲都押衙事未行馮贇舉爲三司使時預內庭密謀馮始患從榮很戾岳嘗極言其禍福之端康義誠聞之深不悅及從榮事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彎弓射之岳走至通利坊騎士追及被害　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莊宗異母弟郭崇韜子壻也崇韜被殺故亦及於禍　范延策幽州人少習詩書累居賓職同光時爲段凝掌書記天成初擢爲安州副使節度使高行珪爲政貪猥延策強制之旣不能止嘗因入奏獻策條於朝下皆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當廷明諫諫之不從又令諸校列班庭諍行珪見勅銜之轉深及罷歸又慮遺言故因懷順兵叛奏延策爲同謀父子俱戮　譚善達爲寧江軍節度判官節度使西方鄴爲政貪虐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搒掠善達亦剛訐多不遜

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胡裝爲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爲襄州副使同光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之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冤之

晉王緒爲太常丞少帝時因使德州遂與景延廣有隙則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縶於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　李建福爲鳳州固鎮兵馬都監爲通馬鋪卒所殺初固鎮兵馬部署李實病朝廷遣建福監馬省至實稍瘳建福遂廻實患驟加而卒朝廷因委建福爲部署時建福在路遇殿直元繼韜以宣旨約廻至樸馬谷遇害鋪卒建福曾笞辱之由是銜恨馬所司追捕尋亦自刎　李彖爲郎中方城監摧久不陞代會契丹犯闕爲群盜所害彖有節操貧而能樂重交親常奔走其急難及非其死聞者無不惜之

漢張貽肅爲戶部員外郎妻父王章與史肇楊邠等爲李業國害貽肅於朝堂西廡之下爲翰林使郭允明持刃敍之頸血逆注見者異之王章無子惟一女適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周崔周度爲青州慕容彥超判官性懦緩而敢言事彥超拒命周度直言諫之彥超大怒及城中括率械繫笞掠北戶衛寬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閑居在州憚其剛朴盡以家財爲餉彥超以弘魯所餉未盡又欲雀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繫財之豐約願無所吝弘魯令家僮呂暉與周度搜索斷掘無子遺矣彥超又令牙將鄭麟持刃訊之弘魯惶迫拜其妻妾曰願盡所有輸官家人告發周度白彥超曰閤行軍泣拜妻孥怨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弘魯夫婦並繫於獄乳母趙氏於泥土中得金纏臂輸之冀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將軍趙贇切責使令自行杖箠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蝗

洪武正韻胡貢切蟲也記華孟切陸法言廣韻蟲名孫愐唐韻又音皇丁度集韻爲命切螽也江南謂食禾蟲曰蝗楊桓六書統匣母蝗說見庚韻匣母　熊忠韻會舉要羽獨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蝗匣孟切見陽韻此方音　篆〔篆文〕六書　書〔篆文〕統

潢

洪武正韻胡貢切說文小津也一曰以船渡舊作戶孟切　許慎說文从水橫聲　楊桓六書統匣母潢說聲　趙謙聲音文字通匣孟切　篆〔篆文〕六書　書〔篆文〕統

汞

洪武正韻胡貢切水銀　顧野王玉篇戶孔切鉛汞水銀滓　郭忠恕佩觽集汞汞上胡孔翻銀滓下力木翻水汞汞　丁度集韻澒或作汞　韓道昭五音類聚澒呼貢切　楊桓六書統匣母澒汞說見匣母　陰時夫韻府群玉胡孔切本作澒淮南子曰碧生白澒又大水貌　篆〔篆文〕〔篆文〕並六書　書書統

鉛汞

東坡志林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真人曰正生瞑目調息以入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火爲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旬日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爲鉛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眞汞

周易參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則飛注河上則眞汞也

流汞

宋蘇東坡詞曰康原頭山月出寒光瀅眼如流汞

伏消制汞

春渚紀聞姑蘇查先生得煅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孟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以伏消所成也當取

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為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携來為公加藥為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別洛門，臨大河俟消成汁，即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慎恨而歸。

藥瓢製汞　春渚紀聞：承議郎賀致中為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寄，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為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囊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摸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窘，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為已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術士煆汞　魏泰東軒筆録：張詠在蜀，有術士自言能煆汞為白金，張為市汞百兩俾煆，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其術之至，立命工鍛為一大香爐，送大慈寺殿公用，而謝絕術者，人伏其不欺。

掘地得汞　龔鼎臣東原録：治平中，予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尺，得汞盈缶，詢其地，南唐宮人梳洗樓故基也，非弃鉛華之水積而致耶。應天府志：宋馬亮守金陵，子城東北即南唐德昌宮故地，後庭鉛粉在焉，亮令掘地得汞二百餘斤，鬻之以備朝會供帳器服。

觀鉛汞交媾。元梁隆吉：一點氤氳氣，純陽感至陰。火炎丹鶴舞，水盡白盤龍。矯勢激成爭戰，神交忽嘯吟。洪爐才有意，元牝亦黃金。

走汞　宋蘇東坡詩：落筆縱横盤走汞。

乾汞　青瑣高議：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日，有方士臨終以幼子託公，曰：某有乾汞術，未嘗授人，仍有藥銀二百兩在笈中，願公與殯，餘者併術獻公。公曰：一一如教，但術則不願，見銀亦不願取。堅請方士自封識，仍書年月其上。及方士卒，公育其子至長，取所藏葬銀及乾汞術授之，封識如故，公未嘗省也。春渚紀聞：朝奉郎軍器監丞涂建常，何蓬妙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為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貸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

曰：子有陰德，我所祕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銚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開銚中嬰兒聲，即揭器示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裂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欲為之，此不顧為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儻達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汞與方潭水中，道士笑謝曰：非我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侍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即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牓中登科，如公約也。

葒　胡貢切。陸法言廣韻：草菜心長。司馬光類篇：茂也。亦作葓，又呼貢切。吳俗謂艸萌曰葒。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楊桓六書統：匣母。葒原本葒同上。余見曉母。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 □ 並六書統

⿱穴共　胡貢切。丁度集韻：⿱穴共，穽空貌。楊桓六書統：匣母。⿱穴共从穴共聲。篆□書 六書統

鴻　胡貢切。丁度集韻：鴻洞，深遠。一曰相連。楊桓六書統：匣母。鴻，余見東韻匣母。篆□書 六書統

訌　胡貢切。丁度集韻：讃也。楊桓六書統：匣母。訌，說見東韻匣母。篆□書 六書統

鬨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篇海：音哄。

[illegible]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篇海：音哄。

且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哄。

⿰口汞　胡貢切。字濛博義：胡孔切。⿰口汞，鳥聲也。⿰口汞同上。

○烘　洪武正韻：呼貢切。烘燎，火乾也。又東韻。孫愐唐韻：大貌。楊桓六書統：曉母。烘，火氣乾物。余見東韻曉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平聲。此方音讀。會定正字：切曉貢。曉興撒烘。篆□書 六書統　草□書 並張錦漢光草書集韻

轟　洪武正韻：呼貢切。衆車聲也。舊作呼孟切，又東韻。陸法言廣韻：車聲。轟上同。孫愐唐韻：呼迸切，又呼宏切。楊桓六書統：曉母。轟，說見東韻曉母。

轒 洪武正韻呼貢切。同上。舊作呼孟切。又東韻。篆書 轒 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轒 六書統

瞶 呼貢切 顧野王玉篇火貢切 瞢瞶不明 楊桓六書統曉母瞶從目貢聲 篆書 瞶 六書統

硡 呼貢切 陸法言廣韻呼宋切 磬 丁度集韻硡霐 石落聲 楊桓六書統曉母硡詳見東韻硡母 篆書 硡 六書統

戇 呼貢切 丁度集韻悻戇愚也 或省作贛 釋行均龍龕手鑑 戇 火貢反 悻戇 愚人也 又陟降切 悻音弄 楊桓六書統曉母戇說見見母戇同上 余見見母及戇 篆書 戇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戇 戇 竝六書統

䔲 呼貢切 丁度集韻吳俗謂草木萌曰䔲 戴侗六書故草木叢茂也 楊桓六書統曉母䔲 本聲䔲 篆書 䔲 六書統 䔲 六書統 䔲 六書統

籅 呼貢切 丁度集韻竹器所以烘物者 楊桓六書統曉母籅從竹烘聲 篆書 籅 六書統 籅 六書統

嗊 呼貢切 丁度集韻同上切 囉嗊 歌也 楊桓六書統曉母嗊聲 篆書 嗊 六書統

嗵 呼貢切 丁度集韻同上切 廣雅 歌也 一曰大聲 楊桓六書統曉母嗵說見定母 篆書 嗵 六書統

嵷 呼貢切 丁度集韻同上切 嶺峒山谷深貌 楊桓六書統曉母嵷從山貢聲 篆書 嵷 六書統

釭 呼貢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 孔釭也

硿 呼貢切 韓道昭五音集韻 石聲 楊桓六書統曉母 附余見東韻曉母字 漾博義呼宋切 砉硿同上 篆書 硿 六書統

𧼌 呼貢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 又火仲切

○控 洪武正韻苦貢切 引也 告也 詩 控于大邦 集傳 控持而告之也 又操制也 詩 抑磬控忌 注 止馬曰控 謂勒止也 又陽韻 許慎說文 從手空聲 句奴傳 引弓控弦 唐玄度九經字樣 空去 引也 郭忠恕佩觿集 控 控 上口江翻 木盧心下 苦貢翻 引也 徐鍇通釋 寬宋反 戴侗六書故 控 持也 詩云 抑磬控忌 毛氏曰 騁馬曰磬 止馬曰控 今人謂鞚馬爲鞚 從革 非 韓 行均龍龕手鑑 控 持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 枯凋切 楊桓六書統 溪母 余見東韻谿母 熊忠韻會 來要角次清音 魏柔克正字韻同 又枯江切 打也 又見講切 義同 趙謙聲音文字通 人打也 莊子 儒以金椎控其頤 方貢切 如腔 不出 韻會定正字 切溪貢溪輕牽控 篆書 控 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控 篆韻 徐鉉 隸書 控 魏大饗碑 見洪適隸分韻 漢 草書 控 並張錦漢 控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磬控 詩 大叔于田篇 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 抑磬控忌 抑縱送忌 注 騁馬曰磬 止馬曰控

遣兵北控 續家求北漢世家 世宗休軍潞州 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 軍威大震 進攻大原 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 以斷契丹援路 彥超戰歿 世宗班師

持鞍緩控 續後漢書 孫權傳 權與凌統甘寧等在逍遙津北 爲魏將張遼所襲 統等以死扞權 權乘駿馬上津橋 橋南已徹丈餘無板 親近監谷利在馬後 使權持鞍緩控 利於後著鞭 遂得越度

兩淮扼控 葢翁貴耳集 沿邊有州縣城池 廬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 廬和巢縣西淮之控 襄陽江陵德安荊郢之控 嘉定始議諸州縣築城 東淮則通泰高郵盱眙並城 興化 西淮則棗陽隨復荊門漢門速困始鍾離京襄之則棗陽隨復荊門漢陽光化城池 日毀 兵力日分 渡江之後 高宗孝宗非不神武 聖慮非不宏遠 獨注意楊楚廬和襄陽城壁而已 不欲俯沿邊諸城 慮敵人萬一得之 悉爲家基 彼若堅守此 必難取 如盱眙一失 無計可取 後說以貨而歸之 初未嘗以兵而復也 不幸楚州毀於許國 劉倬 新黃毀於何大節 襄陽毀於趙范 悵念襄楚二城 版築之用 金粟與城齊矣 此三朝留神之地 一旦棄毀 誠爲國家惜

提控 元史百官志 凡提控案牘都目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已後 受院劄 凡十月爲滿 行省行院劄一百二十月爲滿 於萬戶府知事內用 吉水州志 鄭仁傑爲提控案牘 大德四年到 添設一員 七佑 蘇濟爲提控案牘 大德七年到 任進 大德九年到 鎮江志 行大司農司提控 馬譔 字受真 劉仙言 字彼卿

鞚 洪武正韻苦貢切 陸法言廣韻口送切 楊桓六書統 谿母 鞚 從革空聲 隸 韻會定正字 切溪貢溪輕牽鞚 篆書 鞚 集韻見杜 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鞚 六書統 隸書 鞚 六書統 草書 鞚 漢張錦 鞚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太平御覽張揖埤蒼曰靮。音的馬韁也。鞚馬勒也。鞴音緬鞝音羈勒粗也。粗。音漸。吾史也。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曰鞚。

青絲鞚 古樂府元帝紫騮馬兒轉青絲鞚照耀珊瑚鞭。**果下鞚** 宋蘇東坡詩杯傾笛中吟帽拂果下鞚。**執鞚** 晉書溫嶠傳明帝在東宮嶠為中庶子王敦反六軍敗績太子將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唐書狄仁傑從則天遊幸風吹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后命太子執鞚而係之。**牽鞚** 太平御覽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決表臣以發許昌城內北人諸將孫戲等謀欲逼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攜繞牽臣馬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捉鞚** 北史李圓通傳有陳茂者從隋文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原加禮敬。**放鞚** 太平御覽鴈蕩馳射賦曰放鞚長驅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無不虛發。**斂鞚** 太平御覽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絕景直背驍駘斯走駿驚飛步象雲浮受御斯進斂鞚則止　夏侯湛征邁辭曰上伊闕兮臨川拊駛馬兮撫轡中衢兮覽歡斂鞚兮盤桓。**攬鞚** 太平御覽傅玄良馬賦曰香疊沛艾虎據麟時望雲騁景乘虛四起縱銜則徐攬鞚則止。**舍鞚** 太平御覽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轡車之双驂舍良馬之長鞚。禽逸羽之輕疾戢逸足之夜蹇。盖得獲於後乘充庖厨之所貢。**飛鞚** 選詩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唐杜工部集黃門飛鞚不動塵。元此牧春集黃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句促龍麟萬里鬼。不看圍人將騎驚。天閑驕悍若為馴。元王惲秋澗集題黃門飛鞚圖。金錯盤陀絡玉驄。春風吹影下瑤池。丹青明見瞳傳意。花柳深宮燕八蛺年年十月幸溫湯詔給辭臣并騶騎寂見流雲瀟灑處津陽春色曉蒼蒼。**垂鞚** 唐耿湋詩無人見惆悵垂鞚入煙蘿。**寫鞚** 唐李翰林詩揚鞭動柳色寫鞚春風香。**鞚奔驤** 太平御覽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鞚奔驤以援駑乘羽力追者萬群傾偏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悾 洪武正韻苦貢切。信也。誠也。又東陽二韻。陸法言廣韻誠心。又苦紅切。揚桓六書統鎔母熊余見東韻鎔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博雅誠也。字濛悖義苦送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鎔貢切誠信之義。此讀收雙音見平聲。篆 集韻見杜从古 書 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空 洪武正韻苦貢切缺也。又空乏也。選詩潭影空人心。又東董二韻。陸法言廣韻又苦紅切。丁度集韻窮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論語回庶乎屢空。又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詩註凡織反。楊注苦貢反。又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注不宜使小人居尊官困窮我之民眾也。揚桓六書統鎔母空余見東韻鎔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平上二聲。此轉注缺之也。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輕牽空 篆 王存乂切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書 草書 並張錦溪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倥 洪武正韻苦貢切倥傯困貌。顧野王玉篇口貢切倥傯窮困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倥傯上苦貢反下子弄反。揚桓六書統鎔母腔余見東韻鎔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字濛悖義苦動切音孔倥傯事多也。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輕牽倥 篆 六書統 書

謥 洪武正韻苦貢切。多言。又詷問也。顧野王玉篇𠱥去貢切問罪也。丁度集韻𠱥鞠訊也。通作謥。司馬光類篇去仲切𠱥。又邱玉切。揚桓六書統鎔母謥从言字聲。謥隸𠱥或从口曲聲。𠱥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字濛悖義𠱥又丘玉切 篆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書 隸 並六書統 書

躬 洪武正韻苦貢切役使也。又作伷。陸法言廣韻伷役。丁度集韻曲躬也。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揚桓六書統鎔母躬从身穹聲。躬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溪供溪輕牽躬。篆 六書統 書 隸 六書統 書

伷 苦貢切。顧野王玉篇去仲切。小貌。丁度集韻一曰寒貌一曰屈也遲也。司馬光類篇欺用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去仲反正作伷。韓道昭五音類聚千仲切。揚桓六書統鎔母伷从人曲聲。熊忠韻會舉要次角清音與躬同。許魏柔克正字韻綱伷作伷俗字。濛悖義居用切。韻會定正字切溪供溪輕牽伷 書 篆 並六書統 書

焪 苦貢切。顧野王玉篇丘仲切。盡也。乾也。陸法言廣韻去仲切。火乾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去眾反。揚桓六書統鎔母焪余見東韻鎔母 篆 六書統 書

⿱艹恐　苦貢切。韻野王玉篇去用切。⿱艹恐蔺藥也。丁度集韻艸名。懵椎⿱艹恐草蔺藥。楊桓六書統鎔母⿱艹恐。說見腫韻鎔母。　篆　六書　書　統

羫　苦貢切。韻野王玉篇口弄口江二切。羊也。丁度集韻腔羊腊。亦从肉。楊桓六書統鎔母䍃䏲並見陽韻鎔母。字潘傳義古送切。又羊腔也。通作羫腔。又驅羊切。又江韻枯江切。　篆　並六書　書統

⿰爿空　苦貢切。陸法言廣韻穿垣。司馬光類篇穿垣謂之控。楊桓六書統鎔母⿰爿空。从爿从空。爿即垣也。穿之令空也。原本⿰爿空腔。隸字潘傳義苦孟切。　篆　六書　書　統　隸　六書　書　統

⿰扌穹　苦貢切。丁度集韻捺也。司馬光類篇去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鳳切。捺⿰扌穹也。楊桓六書統鎔母⿰扌穹。原本搳隸。　篆　六書　書　統　隸　六書　書　統

⿰氵穹　苦貢切。丁度集韻水急貌。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楊桓六書統鎔母⿰氵穹。從水穹聲。　篆　六書　書　統

涳　苦貢切。丁度集韻水直流貌。楊桓六書統鎔母涳。余見東韻鎔母。　篆　六書　書　統

崆　苦貢切。丁度集韻崆峒山深貌。楊桓六書統鎔母崆。余見東韻鎔母。　篆　六書　書　統

⿰糹空　苦貢切。丁度集韻絲屬。楊桓六書統鎔母。从糸空聲。　篆　六書　書　統

⿰日穹　苦貢切。丁度集韻日乾物。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楊桓六書統鎔母。从日穹聲。　篆　六書　書　統

矼　苦貢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慤實貌。莊子德厚信矼。字潘傳義切同上。

竆　苦貢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鎔供切。見東韻。此轉注。役使也。作𨈏倗非。又多言。又訊問也。作詾㖯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　一送

夢

夢唐堯

黃光大積善錄。逢人野人一夕夢衣縫掖冠章甫而坐一古宮室茅茨土階米稼不斷。仰而瞻之。見服袞冕者垂拱于上。僕乃稽首升手拱而立。左右曰。此先帝故宮也。子來何故。僕曰。小人生千載之下。思見盛德之聖人。夢想而生此耳。帝乃命曰。汝生有道之世。學聖人之道。日對聖賢。何必見朕。僕曰。臣自覽載籍以來。嘗怪三代而下時君世主治道無及於陛下者。不識陛下何脩何飾而聖德治功逸冠千古而後王不可及也。臣願有請。帝曰。朕在位七十載。為治之道不過稽古任賢耳。二典具載。汝其不觀乎。僕曰。臣固知陛下由是而致巍巍之治。為有道之主。奈何後世庸主不能祖述聖德而作聰明亂舊章。區區從事於繁文末節。不知為君之大道。故其治道無足觀。爲此後世言治者所必稱堯舜也。帝曰。汝之主何如主。僕曰。臣之主有道之主。聰明仁孝勤儉剛斷。善於稽古。樂於任賢。漢唐以來未之有。臣之所以願入告者亦必以是道。帝曰。俞。任賢哉。爾其能以堯事君者也。

夢大舜

羅泌路史餘論。捜纂異記有侯生至淯鯛。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又誦其書。至任于田號天悲慕之語。帝曰。孟有不知而作之者。朕會天下二十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悲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悲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吝傳聖人之意。願如是乎。吁而不已。撫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化兮由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為南風詠。姬嫋稱妙。歎南風之德大矣。

夢傅說

書商書說命篇。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此下本立然是述之以此一不二與天無間以夢求之問中參民則其念慮所存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

相敬國大白張橫渠經學理窟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高頤之陂與汚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於未平易心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為有心聖人心不累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橫渠曰竊所以知新於身日夢所以跡舊於背心堅言學語氣於五臟之變有取焉耳屏山曰此言常夢其德為多如非常之夢傅說之夢武丁堅牛之夢穆叔橫渠之言貺矣當以東萊之言為解語在左氏傳議路史發揮太公舟人篇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讀書夜分而假寐夢至一石室榜曰傅嵓予俯而視之有朦叟拔琴而笑曰子之來何異也予曰先生無乃相高宗者乎叟曰然予稽首再拜請曰僕幸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下夕死無憾然願聞夫子所以致高宗之道也叟曰吾何術惟勉君師古從諫耳師古從諫二帝以是而為聖帝三王以是而為聖王高宗所以能為商之賢王者從吾斯言也使不能從斯言吾為能致之於有道耶子能以吾言告子之君而子之君又能聽子之言則君亦高宗而子亦傅嵓叟耳寧有異乎子歸而勉之予實有望於子也

夢周公

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請謁歸而晝寢忽乎夢謁周公見其候門者或朱紫或青綸或韋布有頃周公吐哺而出獲精者數人而僕在其列僕因進前而請曰太師聖人也不驕於富貴不聞於勢位待士不倦凡造門者皆與進則大師不其勞乎公笑曰見其可見者而已其不可見者何求之有僕又請曰何謂見其可見者公曰有道義之可重有才德之可親者必見之為其有善之可聞也匪是則見予何以予亦何暇見也僕又請曰太師以聖人之德而輔成王制禮作樂庶事大備刑措四十餘年後之人臣不可及奈何後世人臣欲致君澤民有果無術乎公曰負材器學術而不欺其君者皆可以致君澤民患乎無材器學術耳苟無才器學術而尸大臣之位者雖盡忠亦無補於事則欺君者也使世人臣所以不及三代之臣者其以此也僕既聞斯二者之命指將升而退公使介曰子其有志者也凡有欲聞古人之所為者子必以是告矣歷數士知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聞而往見人臣而負材器學術者不可有欺君之大言竟忱然而覺茫然而

書自是而後不復夢周公矣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必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遂擊密大敗之儒學警悟高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已道之不行也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尚不忘之蓋歎之云爾而或者便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此是癡人前不得說夢爾伊川謂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之夢自別則又夢中說夢也予謹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為荊湖北路提舉常平民呼為夢見公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為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故民呼為夢見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是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夢孔子

東漢書鄭玄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注云北齊劉晝撰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故宋子樂撰文師表詞云龍蛇之歲卜要疾龍蛇已長賀未嘗撰孔君又挽詞云星老日斜辰午後思歸歲在巳辰年以附次月之令為二支人皆多蓄才之巳之歲令為吳揭天之一云吳千吉年受漢周辰戌令民林龍蛇二一主月有石紂司而年龍蛇竹太新公矣以愚改事故實事也五代史補周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賊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賊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微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首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才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灑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鄉學大成文集宋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香水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果衍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見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瑞陽志李潤言瑞州蒙山銀場界表臨瑞三郡之間俗習饒利好爭壞十

數里無儒家，北人俠提來，欲化其俗，使知理法，謀於士人鄭氏，則兄弟蚓水口山，創書院，構大成殿，扁正德立門廡，備塑像，中堂有設學官，仍買田養士，公餘率僚屬子弟臨講，規模甫就，用寅忌之，以煌興土木為言，俟去有白蓮道人詣於齋使奉，乞改為白蓮堂，齋妻喜佛從之，將卜日，齋夫妻與子同日聖病，妻沈困中神情恍惚，如有人驅至殿庭，聞見一王者無旗中坐，環侍之人皆冠簪，呵曰：汝夫妻欲壞吾廟，當死，且挽祀械送曹王。於是長跪乞憐，有緋衣者勸解，而寤，覺而歷歷言之。齋曰：吾欲改文廟，以其謹于意，以香帶謝之。又數日妻病小愈，從夫詣文廟祈福，見神像廟宇駭然曰：此正吾夢中所見，乃知曹王者，蒙山土神也，緋衣者，書院后土神也。愈懼，許修葺，齋病愈，究修齋舍，仍為置壤，春秋二丁，自出己俸率吏民致祭，中憲司給榜匾廟，今為有額書院矣，豈非夫子之靈耶。君子曰：子不語怪神，然者者夫子不審徵夢矣，賢哉俠君，以念既發，天地鬼神臨之，佛尚不爭，以一鄉之內，蓮堂不如其幾，今往一書院，佛有靈，豈肯與吾夫子爭一片之土哉，齋君欲改作，其如山靈川后之不欲何，然能改過，了俠君未了之事，亦可謂明也已。太平廣記：熙南軍校姓寨者，不記其初名，任杖直，貪而機，所居鄰宜父廟，家每食新，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蔽使閱兵，擇將未獲，寨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汝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君，仍更名宗儒，自此當貴矣。既覺，書而諸行，褒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黜帥表上其功，授明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優多，數年卒官。黄光大積善錄：予每讀聖人之書，而不明于道，其去童蒙也幾希，而常患之，於是齋戒而禱于聖人，忽一夕夢遊於魯國，見其國人冠儒冠，服儒服，皆儒者也，與之言，通古今，辨邪正，皆明道也。予將遊闕里，遊杏壇，乃見五鄉童子往見孔子，僕因走而侍見孔子，孔子問：爾來何為也。僕具言以常患學不明道，故禱而願見聖人，蘄明乎道矣。孔子曰：噫。乃命顏子教以德行，命子路教以政事，命子貢教以言語，命子夏教以文學，予謝不敏，不足以承教，因促請益於子夏曰：讀書自何而可以明道。子夏曰：讀書欲明道，自思無邪始，思無邪則心正，心正則道明，今學者苟知讀書而不知思無邪，則未有不畔聖人之道者，桀紂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不明為君之道，管蔡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不明為臣之道，管仲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有三歸反坫之失，子產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有鑄刑書之失，春秋列國之賢君賢大夫好學者多矣，然而罕有無過行者，

孟知而學而不知其思無邪，故也。予聞斯語矣，然後知古人學而明道者，皆本於思無邪，後之人學而不明道者，誠不得夫思無邪之說之為明道之本也。且夫楊朱、墨翟、商鞅、韓非之徒，謂之不學不可，然皆立於畔聖人之道者，亦由學而不知思無邪者，予既得是語，而知所以明聖人之道，且有以紋於身之失，其亦庶幾無愧於讀聖人之書也。柳氏新語：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人坐其中，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侍中之人：此皆何人。答云：中坐者孔子，左堯舜，右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邪。時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日夜也。夢中頗訝孔子坐中間，恍惚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二篇為此設也。

夢孟子

黄光大積善錄：予嘗觀孟子之教諸侯，以王道，而先使民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無失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不飢不寒，然後申庠序之教，修孝悌之義，以為王道之本，乃知孟子之書，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得其切要也。宜乎趙岐稱七篇之義，包羅天地，揆叙萬事，且以亞聖人才許之，誠哉言也。予因是而怪今之士，讀孔孟之書而仕者，嘗不知為政之道，而敗事殃民，慨然而嘆。曲肱而枕之，恍然而夢，見孟子從者數百人，後車數十乘，自齊而之梁，予乃拜于車下而請曰：僕嘗悟士如為學而不能為政者，其故何也。孟子曰：夫知為學而不能為政者，職宇表夫耳，何為學之有，如為政而不知愛國愛民者，夫狄禽獸耳，何為政之有，若人者，名教之罪人也，亦仕路之楊墨也。子矣不聞之乎。予曰：僕之學不如夫子，僕之德不如夫子，僕之才不如夫子，雖辭而闢之，然安能如夫子之闢楊墨，而使必不容教者哉。孟子曰：善哉子之言，吾將有以教子矣。子將見斯人而謂之曰：孔門諸高弟，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皆許以從政，子游之為武城宰，仲弓之可使南面，聖人亦許之，然則古之人未有學而不能仕者，何謂今之學而仕者不知為政之道也。噫，今之士學而不能為政者，特非用心專於為學，而忽於為政耶，亦豈學而無所得耶，不然則徒知泥紙上語，而不知所謂壯而欲行之之理也，故政事常疏，而為過也小，苟知為政而不知體國愛民者，特非為己重而愛物輕耶，亦豈所謂知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耶，不然，則小人之學也，故常為利而不以仁義事其君，而為過也大，求是二者，古今之通患，然古人有是過者常少，而後之人常多，後之人所以多是過者，亦猶上下相師成風，而不相規以正，故漸為小人之俗，而不恥不羞，是以皆得罪於名教，而甘心為夷狄禽獸者也，然則誠有志於學古入官者，豈其

然哉。子無忘矣。

夢伯有　左傳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夢韓非　補侍兒小名錄：孫綽韓非靈語：貴季中書曰：建元年六月，余家婢研邪夜眠，如夢，整詣平貴，云：忽有一老翁著黃練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嗔目切齒曰：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李先，日習吾業，肆習吾書。

夢廉頗　曾建　頻說壽春府者夢人自攝廉頗曰：可於庄東拯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如其言，果得之，餘年遂富。後泄其事，於是失劍。

夢畫秦皇　梁　南史侯景傳：簡文蒙人出焼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煨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

夢高祖　漢武故事：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群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夢鄧禹　梁溪漫志：范淳夫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數夫改名祖禹。

夢賈逵王陵　續後漢書司馬懿大尉傳：王陵見懿感詐，曰感孫廢曹芳，立楚王彪，固黙懿。會懿知其謀，夏四月，自帥中軍汎舟而沿流，九日到甘城。陵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以陵歸雒陽。至項，陵仰鴆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陵為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卒于洛陽。

夢班固　夷堅志：乾道六年冬，吕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上官公祿往臨安，觀南郊，舍于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貼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夢曹子建　有宮施監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渠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家，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乎？俾我於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後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

夢諸葛恪　續後漢書孫峻傳：峻既誅

諸葛恪，後因入朱據營，換御軍整斛受惡之，稱心痛去。後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夢馮侍中　澠水燕譚錄：馮當世少孤，寓武昌，嘗縱飲不歸。一日外醉，卧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歸因眠，夢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一人衣冠熟寢草間，詢之，知為馮也。即升曰：秀才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卧舟中，以避風露。馮嗟主曉，與共載入郡。其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夢苻堅　晉書載記：姚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夢沈傳師　唐繪實錄：宇子美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何不休矣。餘寤而祭諸寢，後夢曰：事已屬正，余何。

夢魯徽　晉書劉聰載記：趙染殺魯徽，後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夢梅玄龍　續搜神記：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忽夢見君為卒，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先，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惡，就玄龍索麝香，玄龍聞，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玄龍卒。

夢宣感　趙書：後趙宣威卒五年，石虎夢見威涕泗，覓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逮也。適夢之言，信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感夢而登列卿也。

夢侯子瑜　敦煌錄：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鬚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聞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逵以為祁連令。

夢謝靈運　宋江少虞類苑：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修謁秀彩，骨清神秀，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奉齋，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以葷腥啖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為其償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好文字，意若厭塵，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近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勉娶姻者，衆雙親強而娶焉。後嗣主璟愛其俊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

多門。絶無威斷。唯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逸和尚。

夢劉仁贍　南唐書義死傳。劉仁贍出鎮壽州。周師圍之。堅守不可下。及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大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助。歆吾命郡。夜夢仁贍拜揮下。若受命然。

夢曹武　南史。曹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

夢賀岳　北史。賀岳傳。陳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猶不自安。而致歔欷。

夢嵇侍中　元史。趙松雪。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來長孺道祁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歎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氏贍。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氏贍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氏贍既覺。猶汗血。亦異事也。

夢王子樹　北史。魏咸陽王子樹死。舍人李昭奉使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己訴天帝。侍御主隴。終不相放。昭覺恐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

夢石虎　容齋筆記。慕容儁夢石虎嚙其臂。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使陽約數其淫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

夢章昭達　南史。章昭達傳。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天嘉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夢煬帝　大業拾遺。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嗔云。何因輙將我書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攜庫。乃於陝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魏上官又復夢見帝甚喜悅云。我已得書。竟帝平昔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丘。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

尤懷愛悋。按寶廚新書並大業所秘之書也。

夢魏徵　南部新書。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夢李白　宋史。郭祥正傳。祥正。太平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夢牛僧孺　宋史。劉沆傳。沆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夜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通土流。又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

夢顔杲卿　容齋筆記。顔杲卿陷賊。初破。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收瘞者哀其髮收謌。明皇幾見夢云。潔拜庾兵多。爲少明皇哭而設祭焉。

夢虞世南　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勑圖其形於凌煙閣。

夢見戴胄　太平廣記。戴胄素與舒州刺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忽見胄著故弊衣。顔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土平修福。今者何爲。胄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辨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及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問人說之。萁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韶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

夢薛收　舊唐書。薛收傳。收卒後。太宗嘗夢收如平生。因勑有司。特賜其家粟帛。

夢謁劉允　潮州府志。宋劉允。同鄉人李正甫夢謁允。見丈夫迎門云。來迎新君。其鄉婦亦居巷陌。聞播煌寶蓋。飛揚攀耸。須之。允冉冉從導者而去。覺起聞允卦。

夢杜牧之　東坡志。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道判時衍之。各賦齋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直

愧且懸，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並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夢杜甫 宋史狄棐傳：棐子遵度，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尤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

夢張一翁 夷堅志：浮梁西鄉新安寺僧，凡機姓，凡次其名已見丈丁中，生於宣和乙亥，年十八九即爲僧，天資警悟，又絕葷酒，其師工讚工意從事于此，伏降宣縣已，及同里張一大夫，足其子後州使君壽朋善。大夫亡後，遇夢者之曰：師既出家，又能蔚素，願常堅此志，俟甲子一周，則我復來。自是誠心愈確，凡所得路衢觀施，悉以供修繕公費，殿宇藏院，爲之一新。淳熙戊戌，年六十矣。正旦日，郡人吏相慶賀，上俗例具酒殽延客，機亦辦置於方丈中。客至，即留，遂飲酒食肉。弟子海瀛在傍，驚白曰：和尚持戒四十年，何故一旦破禁？笑曰：汝不記我頃時所夢張一翁之語乎？今甲子周矣。瀛不敢言。山下民交主其妻與寺爭松源地，不得直，愧且憤，懷斧於腰，欲戕機。機方焚香伽藍堂，逢其人，呼呼求救，凌蒼黄之際，拔斧不出，生扶機歸，遂悒悒如病，聰明日衰。辛丑歲，壽朋下世，纔夢之日，從此去四年，與我相會於某處。至乙巳之春，壽朋之子子理入臨安，夢其來曰：如府召我。子理猶訶之，曰：顛顛癡癡，莫要浪說。明日，後接家信云，機死矣，距前夢四年。

夢蘇翰林 春渚紀聞：雲川莫家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家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家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夢韓魏公 曾慥類說：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夢王平甫 高似孫緯略：曾鞏夢與王平甫會，因弔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非塵世比也。如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賀作白瓊宮記，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固有此事也。平甫女名茂者，有石刻曰，曾子固嘗作夢記以述其事，子固之文，不復見也。

夢朱晦翁 螢雪叢說：余文赴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玖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益乎？人言須臾間來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聞雞唱，遂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夢洪梓中 夷堅志：樂平士人洪梓，字梓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嫚罵，凡里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交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賢者蕭君禮夜坐，蕭忽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梓中聲也。欷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閽者所阻。今隨令兄乙承事身同來，乙承事葬處也，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務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嘗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來具木起往取之，紙在梁栰中，皆子上。樸恍惚間不億其已死，嘆人煎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蕭驚愕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梓中風與妻不睦，後再適蔡氏，亦時時來附語，蔡生詰之曰：平生聞洪梓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郤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夢曾鞏 旴江前志 呂滙圃別曲記：尚書曾鞏少有俊聲，大聖二年宋祁榜及第，三任終吉州軍事推官，娶金谿吳氏，有心疾，每思之，嘗鞏過省，其在家爲母棄逐，鞏還不能止也。治平初，鞏弟叔卿監虔州稅，忽夢鞏過臨，而從人雖衆，皆如世所畫鬼卒，叔卿拜迎而問之。鞏曰：數年不得出，止爲理對吳氏冤想耳。昔吾不敢違母命，遂坐曲情，且世間欺心事豈可爲乎？叔卿曰：今當如何？曰：事已明，非我本心，但久以辨爭辛苦耳。今受命管轄五百毒鬼。言已，指堂下使人揖叔卿曰：汝以此輩爲宜何刀以治之乎？又探懷中得天符示之。叔卿讀其文，曰：曾鞏當爲翰林學士，壽八十一。今以曲情棄妻，例減原可吉州推官，削狀矣。又上爲去。吏回顧叔卿曰：欺心事慎勿爲，吾爲汝特來奉戒也。

夢馮京 宋史馮京傳：京知成都府，神宗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語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夢朱夷行 會稽志：石道叟公斂，鄉里名士，有朱夷行厶厶卒於東都，朱之兄適直厶厶字達可，聞訃去，貧甚，迎其喪不足，則貸於閭里，未辦，方憂不知所爲，而道叟已送柩在門矣。先是道叟爲太學諸生，夷行病疫，遠客無親，黨在都，道叟躬扶醫爲治療，既不起，則空其囊爲具棺歛，買舟載之歸。初道叟未四十，苦根疾，至是身行過大熱，疾遂劇，幾喪明，夜夢夷行如平生，曰：疾奈何？有齋未

先生藥。其效如神。覺而異之。明日至京口岸濱。有二人者自相語曰。爾不知何義也。公憶昨夢。即叩之。其人曰。前小肆中有賣爾朱先生眼藥者不知所謂聊復論之耳。道更乃相與訪求之。不百步已至其處。叩門求藥。出百許貼。皆細如芥子。問其直。曰。貼須三錢。爾因盡買之。眼木一頃。視人如著水舟行。至東。則視猶已清明。復初矣。其後年八十。手自校書。燈下作千尾小字。如年少書生。並實振鈔。道更紹興初以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仕至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云。

夢何僕射 太平廣記何致雍者貴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叔父泊舟皖口。其夕夜夢一人若官吏來爲從𢿙僕來往岸側。遍閱舟船人物之數。後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遍訪隣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吾自實。致雍後從知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校僕射。竟卒於任。

夢天子 金樓子雜記下。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以靜東豪。故往候之。靜時晝寢。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適至。 夷堅志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於并部。嘗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於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請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而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荅。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錢塘遺事 度宗入宮。將冊爲皇太子。理宗忽夢有告之曰。四。以十年太平天子也。

夢立太子 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昭公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太子欒即位。 册府元龜 南燕慕容德。初。近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王。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 新唐書恭懿太子佋傳 佋夢之夕。帝及后夢佋辭決流涕去。帝哽悵贈太子。

夢見王者 夷堅志南城士人利建。字處厚。紹熙癸丑歲。爲南豐嚴氏館客。夢入宮庭。望殿上王者赭袍玉帶。客貌甚少。二金紫人導之升殿。自言姓顏。覺而喜爲吉夢。試數近時朝士顏氏之達者。幾聖尚書已逝。曾子御郎又久外且老。更無他顏可屈指。而少年之主。其敢測言。但喜其兆應尚遠。姑大書顏字於壁間。不以告人。至慶元丙辰。禮部奏名其程文。乃在著作郎顏械能甫房中。是年適無廷對。而集英引見楊蒙。蓋主上臨軒也。 宋史楊礪傳 端拱初。真宗在襄邸。礪遷庫部員外郎。充記室參軍。初周廣順初。世宗節制澶州。礪嘗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規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貌三十餘。礪升謁之。殿上者前有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礪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子名亦顯矣。礪再拜謁而志之。礪初名勵。竊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潛府。歸謂子曰。吾見襄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

夢任城王 太平御覽後魏書。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告所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夢北平王 南唐馬仁裕列傳。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將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

夢列土王 五代史補。高季興爲梁太祖稗將。出爲郢州防禦使。時荊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分季興爲荊南留後。到未幾。會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荊南節度。唐莊宗定天下。季

興首入覲。固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貴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媪秉燭迎門。其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列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至。是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怠慢耳。季興喜。及到荊南。竟封王。

夢吳越王

古今事通洪邁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夢吳越王引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須還我山河。我教第三子來。指微也。適記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后閣。言顧仁太上母也。夢金甲人曰。稱錢武肅王。語而生太上。錢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亦不偶然也。

夢光王

太平廣記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曾為桑門。少沐師係。會昌中。陰補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主而問訊。盧則告早宦。屑屑常思落髮。身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象教興復非晚也。語未覺。城四面見日月。千乘萬騎宣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宗崩。宣宗果即帝位。

夢端王

趙希倫會心錄。欽聖方正位中宮。極有賢譽。嘗因產厄。逆告上乙兒臨幸。左右擯御多被汲引。一夕夜分。忽見列炬熒然。上下傳呼曰。卓偽王矣。后起近拜。從容書上曰。陛下宜偶忘妾前所請耶。上曰不然。偶有一事。故未言之。少定。屏去左右密謂后曰。吾適夢端兒[illegible]據吾位以生。是何祥也。時哲宗已位皦極。故上以為疑。后對曰。陛下無憐惜之。故有此夢。亦偶然耳。不足怪也。亦不必言也。上默然而歸。哲宗登遐。皇嗣未立。欽聖稱制。因憶上語。遂定議以端王繼大統。是為徽宗。始初清明。勤於政理。有小仁宗之譽。中外交賀。未幾。贊否雜進。頗有導之奢縱者。后聞之。責曰。吾作趙家新婦。不了事矣。

夢襄公祖

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薳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以夢見襄公祖祭道神。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夢康叔

史記衛世家。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夢啓北首

左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盧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處。在門外。失國之像也。已為烏而集於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主得。

夢讒曹爽

續後漢書曹爽傳。曹爽夫沐先是夢二虎銜雷公。若二升枕置庭中。爽惡之。以問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以兵亡。不出旬日。九年冬。安定皇甫謐夢至雒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

夢殺侯景

南史陳本紀。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初討侯景。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來朱航。陳甲仗。稱下江侯景。須臾使還。云已殺景竟。

夢殺李輔國

杜陽雜編。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方以夢話於左右。

夢別陳無己

春渚紀聞。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异世可為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匆遽。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夢劉豫將廢

夷堅志。紹興三年。劉彥脩□□知興元府。往禱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夜夢入廟中。神名并殿。劉如所欲吉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杯示之。曰賀廢劉。視其物。唯豬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喜。知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廢。

夢秦檜將敗

宋名臣言行錄。馬伸靖康中為監察御史。虜立邦昌。唱義入議狀。乞立趙氏。秦檜為中丞。不荅。公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虜。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自虜。揚言已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棄自閩中。有甥何琉持其元藁。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燄真可犯耶。紹興乙亥春。琉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沐之。琉即齎其藁以叩閽。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琉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詔復琉官。公之忠蹟遂得引白。

夢郭伯猷死

太平御覽續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蒱錢。為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郭山事。既覺。使往郭許。共圍棋。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不。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斷理之。如所夢。

夢謀亡曹

左傳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illegible]

旦而不之曾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illegible]宋公將還褚師子肥殿[illegible]大夫曹人詬之不行[illegible]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illegible]

夢中原盡平

南史本其傳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是日[illegible]悅以語弃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弃因此宁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帝感前夢遂納之

夢恢復中原

愛日齋叢鈔李氏雜記云乾道末孝宗夢人告云欲恢復中原非王淮不可於是李海方再入為少常遂除正字歷內外制不二年而執政則至丘踐凡在二府十有四年一朝大臣所未有也余觀王魯公行狀其初紹興二十八年自容院編修遷校書郎未嘗除正字及居諫省以憂去乾道三年自福建轉運再入秘書為少監出守江州八年自浙西提點刑獄三入朝為太常少卿兼內外制由西掖遷學士淳熙二年參拜樞密遂秉政第自少常執政亦涉四年且非再入記錄易訛如此姜彥發議於金真參政謚謂高宗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陳恒上指以事輔以形親有公歎賞姜及後以語單陵淮卒正鼎席既以賦形偶類簡思陵之知復緣夢寤應單陵注倚之重果居前二說天幸可數遇都

夢語國祚

東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年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

夢洛中當敗

晉書戴洋傳陳敏為右將軍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見而美之洋曰此地當敗侍臟不得止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使止歲未敏弟昶攻宣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為武衆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楊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夢溫州將亂

太平廣記上元初賓盧榮為溫州別駕卒榮之妾即全可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許叢碎叢內屬其王卒公主歸來榮出佐溫州公主隨在州數年賓屬初指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夢一人披髮流血謂已曰溫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說其事公主云夢想顛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寢女又見夢見榮謂曰適被髮者即是丈人今為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速泳之無徒戀財物女又白主說之時江東米貴唯溫州米賤公主令人致其綾數十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艱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括州括州陷轉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

夢訟弗勝

左傳襄公三年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illegible]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illegible]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夢博不勝

唐通鑑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外國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盧陵王代之不浹日眾五萬今欲繼統非盧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盧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盧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盧陵王事仁傑情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說初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還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夢祖宗

西漢書韋賢傳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

夢先君

藝文類聚呂氏春秋曰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illegible]

新錄太平州通判葉仁嘗集諸經呪十餘本印施于水陸會中以為福之助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忘請經呪者是夜夢其先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驚之再設宴陽之齋促請經呪且告以夢葉

乃以杖挖子僧房。

夢亡兄

春渚紀聞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福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其道侶與已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爲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責。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校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夢先師

太平御覽 周盤字伯堅。嘗會集諸生講論。於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太平廣記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猗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言以佛氏淪廢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言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未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已兵千衆爲騎。擁旗日月。衣家鉀鏁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遂驚覺。竟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錄王府屬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遂敘。自是稍稍與起。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二哭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

子。故以爲冥兆。蓋神之意以是徵而顯乎。

夢中見父

蘇田祖異志 太廟齋郎劉初少失其父。道濟於孫璧狀元下及第。授襄州襄陽縣尉。追盜漢江上。水溺而死。劉母僑居京師三十餘年。常恚不識其父。偶國家澤及亡沒。恩沒於王事。子孫並許序進。劉詣公車以論其事。遂下書府。以劉子赴本州驗其實。劉亦矜仕暂其事。既離京。道出究業。逆旅中。夜夢一人衣綠向劉曰。吾汝父也。如汝此行。故來相戚。必要識吾。但問西川孟家。及寤。不諭其事。遂抵襄州。事既畢。有老吏告劉曰。吾故舊伏事先貟外。劉曰。欲寫先人真。何人識能爲寫之。吏曰。今有一人善寫真。亦曾舊寫先貟外。必應有存其副本。同詣果獲舊圖之本。劉注且升而問其工何處人。侵何姓氏。郡工曰本西蜀人。姓孟氏。竟符究業之夢。後背上遂成瘡。初如豆大。再宿已透見五臟而卒。

夢父見怒

北史傳 燉煌宋游道。嘗與頓丘李獎善。游道死後。獎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獎。於禁所殺。游道而訴爲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獎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覺。曰不救不救。明日而卒。

夢父魂力戰

隋書周羅睺傳 煬帝即位。授羅睺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其餘黨據晉呂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於師。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甲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夢父告死

新唐書王涯列傳 涯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訓敗。乃及禍露積不藏。令狐楚從容以聞。帝惻然。詔京師尹薛元賞葬之。各賜襲衣。仇士良使徧盜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紳妻。以痼病免。家人給告涯當死。忽夢自提首告曰。扶藏矣。惟名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寃。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夢父扼喉

陶朱新錄 有龐氏六。單州咸武人。建炎間。其父因避地竟死于兵。其僕逃歸。具道六事。龐氏子不以爲然。後十餘年。竟不舉哀持服。歲時亦嘗爲享。一日忽夢其父謂曰。吾飢甚。且訴貧寄他物。龐氏子辭以無。父怒曰。如此當死。即扼其喉。驚魘而覺。以語其叔。果覺咽閉吹塞不快。次日因登厠。三中而死。

夢父爲華陽民

陶朱新錄 林德富禮云。其叔婦黃老。與王思和甚密。

如鍾離呂公。往往與思和往還。其叔臨啓手足。治命其子因思和來荊南日華先生爲薦福。思和以書令林氏子移詣先生。既至。先生令具香燭設醮之扃。令黃冠設科儀如常。已事。夢其父曰。吾今得爲華陽散民。其子既歸。謁思和。方欲前致謝。思和迎曰。且喜賢尊已作華陽散民矣。

夢父作陰官

夷堅志 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于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以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官曹。徐行抵廷之下。望乃父朝服據案決事。見昌至甚喜。呼乃相語。祝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摧刀不減在生爲郡時。特苦於省閱文牘之繁。卒無斯須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人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已除代者兩人。吾獲免不久矣。昌曰。代者爲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格卿。童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語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誰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爲一職。不以爲信。格卿者朝奉郎周燔。方調玩治贛州王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童揩。闕此深恩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丞。指闕註此官。且以穢趙夢云。若已與周爲代者。即之任。紹熙壬子秋滿。秩史部差知雷州。客都城。待班陛對。貢二少妾。浮留頗久。歲杪盡卒。即中三居于在建昌稱吉頗

聰明正直爲神不經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幾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鼎石倪徐楷捐理爲太山府君人同一轍甚與玄事類但此皆鄉人梭武爲小異云

夢父伸冤 曾慥類說吳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貫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不解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故申字草而門東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春字妙寂乃易男服從傭江湖間歷黃門有申村村有申蘭兄弟熟往來備餘年廉知其殺父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并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乃從釋教

夢父墓被劫 太平廣記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爲邕管經略使葬于鄧州北數十里張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汝宜速往擒之遂出郎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涕注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主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

夢父墓踰制 曲洧舊聞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始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噴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爲二乃始驚懼偏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其士乎

夢收父書 宋史唐庚傳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長兄名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真朝夕吾趍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夢父母來迎 太平廣記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祠祭夜臥聽事言其父母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

夢母相會 南史宜都王鏗傳鏗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況指清夜錄劉元忠言同舍生林億居親喪常往弔之舍於億之南廊時月明中夜有一人如月中影冉冉自庭中過登于廳事元忠起逐之倏冉冉自門中而去明日以詣億億又哀泣久之曰夜夢吾母來告我云適來就汝登廳矣爲人見逐逐去徊南廊人驗吾乃得至此君所見皆吾母也

夢母求誦經 侃生隨抄奇昌縣君范氏乃朝散大夫丁鉌之妻丁倅池州日縣君卒纔二十七日乃形夢於其子愉告以語大夫爲我課誦佛書後半月其孫百朋又夢入一府廷遇縣君回顧與語未畢忽云判司召百朋趨往見綠衣人坐堂上乃卑倅李細承議綱與大夫有同年契因擇百朋叔世舊廷之坐忽吏引縣君執訊百朋遽起拱立曰此百朋祖母也因泣擬判司以圖見釋綠衣者似有允意乃趨入殿中良頃至而笑曰事已遂矣請歸語大夫以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爲夫人度生之緣百朋再拜而出縣君猶立廡下遂覺曰多致二經謹勿忘也寤而語其事於大夫因問二經於僧無有知者已而閱藏經標目乃得之遂來家及召僧課誦至千卷後百日大夫夢縣君謝曰以二經故今當轉女身生廬州崔家其後訪崔氏果有生男者今樞密蔡公元度嘗爲序其事

夢母來謁 瑞州府志曾渭爲潭州教授蘇昌爲運使一日福嚴長老夢其母來謁如平生翌日有僧童入山形貌肖其母取其像比之眾莫能異問其生年月日乃其母死之年月日也僧乃迎至堂以母禮事之邑僚好事者皆有詩以紀其異曾亦有詩云母子來舜木了因果然元日是生辰今時桂嶺緇衣客前世萱堂白髮親天遣精誠先入夢人傳孝行已通神欲知究相如意相請驗當年自寫真蘇昌爲跋諸尾

夢母欲魚 元史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見生魚五尾列墓前有盂

夢母疾 元史尹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游學于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

夢得富妻 夷堅志南城鄧倚初娶臨川黃氏女不及偕老慶曆再娶輒不成淳熙二年從鄧光化之女赴官過鄂渚偶兵官龐既刺欲議婚既定夢人告曰是非汝配他日當得富妻倚問所獲幾何曰萬緡倚時貧無置錐又素不業儒自料何由可致厚貲殊弗信纔龐女之約不諧及還鄉放彭藤州瑞之女以病風爲夫所棄不可歸士流倚見以千千與之千章彭無子其女盡挾田業改嫁於倚箱直累滿千萬肖數歲彭氏亡倚又別娶終身爲富人

夢妻始生 太平廣記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見婦人生一女子云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娶女忽暴亡後崔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

妹。年始十九。卒。娶其老。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勘其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遂生。

夢妻有娠

幽明錄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當為丞師。見作社公。明年歸。妻果產男。後如其言矣。

夢妻改嫁

前定錄 鄴郡武殷欲娶同郡鄭氏。有成約矣。無何被屬將奉進士。殷至洛陽閔勾龍善相。往問焉。生曰。娶妻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殷因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又鄭氏嫁之夕。悲將來啼哭。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妾常仰慕君子之德。亦如君之意。且嘗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者之恨。如從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從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郭始矣。

夢亡妻辭嫁

太平廣記 後魏宋穎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穎拜曰。今被庆分為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

夢妻肩青點

夷堅志 丹陽李拱。應舉初。約娶同郡金壇邵氏女。方遣信納采。夢扶四書乃顯。數大夫如德慶府王擎衢獨名與邵同。成夢成婚。視妻左肩上有青點。覺而不測所謂。亦頗惡之。逮邵女入室。與夢中所見不似。後數歲邵亡。李在建康。其友周洵子及德慶弟剛夫喈也。為李牟章妻之從女兄兄嫁薛氏者。及定書回。官階姓名。皆協昨夢。合卺之夕。妻左肩一青誌宛然。周初赴君禮時。道出嫁縣。夢倚帳見妻。乃入九歲小女無嘗坐床。殊不悅。以為何得以孺弱為吾婦。至親迎。則女年既適笄矣。自哂其夢為不然。又十餘歲。周為國子正。食其室。剛夫念外孫之幼。因德慶兄以季女續之。計初作王家婚時。正八九歲。始驗兆朕之先見。周李皆起進士擢第。旋中博學宏詞科。同娶王氏。而俱不得奇妻。皆癸居。其兄順伯并諸甥狀青

夢妻面點墨

搜神記 諸仲務一女顏妹為元宗妻。庄之於家。俗間庄之者以墨點面。其妻不悉。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為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狀分明。見新白粧面有墨點。

夢妻為疾

隋書藝術傳 許智藏少以醫術自達。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夢妻訴冤

太平廣記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生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齋左綿等公事。盈並為主之。諸欲遂。盈固留之。中夜盈揖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甥女。前年長姊殁逝。外生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未心可供嚴寒非求於伉儷。所貴侍御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意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因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綵帶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與邛商諸仕親為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諭。諸具以情白。勵曰。吾小女冤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焉。納者陳氏亦日宣欲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侍。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鐙與諸江陵卜居。來將全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鐙方買得一宅。將葺修。未諸忽夢陳氏被髮來表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令許於始余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舁某令於湍中。而卒永葬魚鼈腹中。哀冤窈襟纖而鐙於東廂寐。又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於三峽。鐙與諸偶立方訝其事。其許二人夢後如前。鐙甚慙。謂諸曰。其娘情性不當

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但頗望信君間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訴前事。崔氏為其兒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告焉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日見水牢當之中門來廊。見一人姿狀即陳氏也。諸亦則久之。其婦又懇懇。僕僕一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妹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為崔氏所擠。某夫是咨於三峽。經再宿泊。夙于負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蘇。某感梁生之厚恩。遂妻梁璨。令乙誕二子矣。諸由是鼓負崔氏之冤。入羅浮為頭陀矣。

夢妻撫兒

沈楷清夜錄 士人劉俊娶李氏。極有姿色。其良人過之甚厚。李生一男一女。乃死。既而數聞聲音語言出入柩中。不能記其詳。其男曰。幼兒村舁之夜旦間李哭。幼兒遠室而特至曉。柩出又聞哭聲隨之。俊再娶沈氏。每夢李則必與大忿。聞父之甚以為苦。使人設祭而祝之曰。我與爾無仇。離何苦見役。是夜見夢曰。我識於君無仇。欲君庇幼兒。聊復相動耳。感君致務我且去矣。君能撫我兒。雖在地下。不忘君德也。遂哭而去。自爾不夢。

夢亡妻求合

中朝故事 代說鄭吹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並再合而生。吹初丑未達。旅於諸夷。留其妻并一婦在山

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妾乙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虔卧之時，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妾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娩後，乃須絕觀內道衆，爲殯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酹之。是夜夢妾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污觸道觀，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餘，此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懇祈之。當衙再拜其第，已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詢之亦甚，亞遂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便懇求之。僧怒，以柱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久亦不復。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即引妾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即魂耳，善相保護之。而去，其妾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吹，又數歲，妾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夢妻治瘡

北史序傳：李禮之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腳上發瘡，夢妻云：者不參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劇而卒。

夢前妻相責

夷堅志：樂

平底程金伯虎與所親余輝男紗如襄陽販，呂其家，梁夜爲妾，及一子死，爲金，聞耗來，還過里中王氏，有妾議出嫁，資裝三百千，金貪其財，即納爲繼室。妾樂在房，但施竹滔遮隔，燕婉其中。未幾，妾夢妾來責言曰：此吾故室也，汝何人，而敢據據？妾謝曰：實爲媒者所誤，今事已至此，夫人見女孤露，頗畫刀樹育，如無存恃，乞勿相恣。妾曰：然則我與金理會。明日金遂病，是時新婚方二十五日。遂往九林市招醫士吳景華，吳之僕許四七，先夕夢從主人出通中，涉溪到其家，值一神立門外，訶之不使入。旦而金信至，許以夢告吳，請勿行。吳曰：我以醫爲名，今人以急相投，豈可坐視。立命駕，許隨之。凡所經歷，盡非夢境界。又白吳，吳頗以爲慮。至彼處，令僕寄他館，獨詣金氏，造其房，病者起坐，乞使去，且戒詩曰：野鳥同林宿，天明各自飛。吳知不可致療，翅而出，望日而殞。

夢再娶妻妹

古今事通：李行脩娶王仲舒女，有切妹常挈以隨尋。夢己再娶幼妹，惡之。有蒼頭自稱夢阿郎再娶王家娘子，後王氏終，仲舒有書頻親，不荅。及除東臺御史，主綱桑驛，有王老善祿命書，以告懷之之事，老引入土山中一坡，見叢林曰：王郎但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荅云：傳語九娘子，暫借妙子，同看之妻。如言，有女子折竹一枝，跨爲折一木枝與行脩，並馳至大宮第二院，果見王氏曰：勿不忘平生，但納小妹，即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其女子與行脩至舊所去，老人曰：此原上有九娘子祠。以是續婚。

夢人取妻

夷堅志：臨川士人黄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衢州安仁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黄祖清秀才夢其友章登娶則妾朱氏。明日以語登，登笑且慍曰：黄宗德方盛年，而吾婦固無恙，焉有是事？毋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卒，已而登亦喪偶，其後竟納則妾爲繼室。

夢妻求祭

夷堅志：建昌葉氏妪多內寵，一妻王妪病死，以無子之故，雖葬於墓田，而春秋爲其祀及。淳熙己酉，葉自昭州終吏指揮攜二妻金氏、陳氏，行俟夢王妪來求酒食，然曰：吾沒後幽魂無歸，喬欲自取覆官人，又近不得預兩人享，爲我一言。既寤，白于主翁，亦爲侯側。遂還家，即命祀其墓，仍中元日爲設齋。

夢姨教曲

維揚志：盧江尉李琥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女，崔能審音，常以弦歌自娛，女弟崔鼓箏絕妙，年十七未嫁而卒。崔長女適邑人丁元夫，不甚聰慧，幼時母生二女，教其藝，莫究其妙。女每念其姨不能以神力祐助，每節朔奉觴祀祝，如此者八歲。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夢姨謂曰：我在冥司薄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

元憑，汝之情懇，我所知，汝望日掃灑一室，虛列酒果，焚香如有所見，就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曲十日，不得一，此日獲十曲，曲之名品，非人間意，聲調哀怨，幽幽然，聞者歔欷，有廣陵散等十曲，暮訣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彈。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康察使議表其事，其女尋卒。

夢與妻別

太平廣記：隴西李捐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仕從事，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捐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倡妓，悉被髮也祖，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爲說之，而捐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恣，因會中友人通以酒，捐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家裴士南、梁褻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溺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六　一送

夢

夢故夫 温州志平陽金州吳氏姥夢故夫謂曰。望日南監有陳姓者將鈔伍貫。就汝發酒勿賒與。此人上司勾之限期急矣。黎明其人果至。事悉如夢。越三日。南監渫蕩其人果死。

夢夫再生 晉書顏含傳。含兄畿得疾就醫自療。遂死。醫家家人迎喪。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四明志寧波府靈應廟。即鮑郎祠也。鮑郎名盖。後漢鄮邑人。為縣吏。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塚。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

夢夫託生 北史李崇傳。孝原亡。後妻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原謂己曰。我籌福託劉氏為女。明旦當去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大妻舊患欽木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庭曰。君似憚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轄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夷堅志信州十二大山吳氏威扶也。有子某娶婦伉儷之義甚篤。吳名宦不成而下世。妻悼慕不已。常夢見之。一夕又夢在佛殿上并住。就而不得近。遂語之曰。我將託生。汝休眷戀。今往樂平石村石大秀才家為男子矣。旦而告于兄伯。伯為訪于石村時大秀才之妻。方懷孕期月後又見夢曰。某日我將生。伯又如期往登石門道其故。大秀才抱嬰兒出示之。兒見伯一笑。伯亟于石欲求為吳氏嗣。石不許。其兒後石逢時長游太學。又追士第。然仕則至一邑丞。吳妻猶守志。特候其歸寧往謁。會卒而止。

夢夫告亡 幽冥錄。隴西秦嘉字士會。為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卧流涕。覆面。使姪問之。云。適夢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賚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事如夢。

夢亡夫置宅 夷堅志宗室趙師爾自吳州岳祠滿罷還臨江軍故居時急焉一兩月。求某處調而抱疾不起。才過信宿。妻石氏夢之如平生。從外間趺步入。坐于室上。呼與共談曰。我皆置得俞家宅于一所。極寬潔。要與汝并小姐般向那裏住。千萬便打併來。石氏不諳其亡。亡。泱應曰。好。覺以語諸子。絕惡之。未幾。少女卷亡。長子希戚謀卜父葬地。一術士來獻圖曰。此去十餘里。有山甚佳。主人需價不高不可失也。希戚即往躬視。龍虎向背。一一切合意。亟立契承買。地主實俞姓。念與夢協。切憂之。而業已交易。不復悔。亦頗有物。主張其間。是時石氏已病。經數日而卒。戚塋壙作雙穴。擬合祔二親。而季桂小瑩姿其妹。又夢父母偕來。告曰。大姐嫡居未久。有丈夫不敢伊看汝兒弟面。今但取來身畔住。既覺懼。聿連無已。尤以為憂。方與諸孫言之。而希阜者曰。我亦夢如是。為之柰何。大姐旋發病。不兩夕亦然。遂供葬其處。石氏者。故饒州推官士志女也。

夢夫訴苦 太平廣記狄濤令集異記大其如以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濤遇。問其地下罪福。濤曰。吾生為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謗詞賦。或抵訶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兩蛇。又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苦痛。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畢。方得託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剝。舊視張羅為人所笑。可作一袍與我。婦云。無物可作。濤云。前有萬年尉盖又玄。將二緒來。何得云無。袁求鑄像寫去畢。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爾。

夢代夫死 南史宋何尚之傳。尚之子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袷。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使令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療。

夢夫令訴冤 夷堅志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貸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戶。達于吉之屬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斂索。率暮秋乃歸。如是久矣。淳熙五年。獨逗遛而未。盡十月不反。妻頗以為念。夜夢其披髮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樂安曾家。為所戕殺。盡亟為我雪此冤。丑與人言。皆曰。必殺生。妻勿信也。次夕夢如初。遂愬于郡。太守王曉浚明。精事于刑名。怪其恣夢中理。扶之出還家。發注。夜聞戶外剝剝擊指聲。視之。曰。吾夫有靈。以聲當入室。我頓撼牀枕不已。妻悲怖。翌日再詣公庭哀祈。且拜且哭。守惻然而下其事。縣宰張松茂老。悉集諸駔驗究。有曾小陸者在數中。向嘗言聚室受陳氏息。不如所報。那欲作此大惡。既以某日離家去矣。張無以詰。後五日。里正報廠近村道側有卧尸。縣尉檢視。曾生以甲首往會。曰非也。又五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殺陳泰。埋於舍後

竹林中。於是捕送獄。才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爲作屋停貨。今積布至數千匹。因其獨來。妄起不義之心。醉以酒。隨行只一僕。詐主人之命伏先歸語妻云。指索未執。尚須小僕去。少時追覺之于山下。前所驗道側之尸是已。積乃縊陳而埋之。不敢從隱。獄成坐誅死。

夢夫理舍 甄異傳。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實見其幼。遭暴風。墻宇破壞。其妻注抑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

夢夫作羊 湖海新錄。臨安府賣花張三待詔。紹興癸亥歲。因病不起。以夢告其妻曰。我以平生作花毀羅綃。甚得多罪。陰府罰万家作羊。其夜參政万俟禹夫人夢一人入宅。丞夢中愁問誰何人。人曰。賣花張三待詔。罰來宅上作羊。既覺。遣訪諸牧人云。昨日羊欄中生一羊。蓋因令使臣往詢市政。爭問張氏。既獲參驗一同。禹令以羔付其家。

夢夫死 北史。封卓妻劉氏。氏得劉氏成婚一夕。卓宦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諭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元史。合剌普華爲廣東都轉運鹽使。與賊戰敗。被執不屈遇害。是夜其妻希台特勒氏夢其來告曰。我死矣。知事狄德、劉閔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軍中。往往見其來雖皆戰云。

夢生八子 羅泌路史。高陽紀。郤屠氏有女。寢惡不致帝內之。是生禹祖。及夢生八子。荅衍伯益禱演大臨龐江遂堅中容杖達。是爲八凱。日八天吉伊力走明乙人北五事四州五十八夢口而生八子故曰夢 生有化五一日八伊一日八一

夢抱一兒 夷堅志。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頃隨侍入蜀。在溪州夢至一處。樓閣臺觀。上俠雲霄。中出味廉。有三四人相對盛服玉帶。風格清奇。訪其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子孫也。人至一大宅。㒰楊夫道。朱紫衆多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十萬計。一吏曰。此貧弱之民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言甚喜。遂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患瘖不解事。蓋冬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樁庫。爲同官說此。

夢抱子昇天 周書文帝本紀。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夢報生子 悅生隨抄。元威先生幼子景道。元威在蚑所。嘗晝寢。夢一道士來謁。頃得家書。報其內子生男。而誕辰即夢道士日也。元生異之。俄遂自蚑所視所生男。狀貌宛然夢中所見也。故名之曰景道。鍾愛之。異於他子。豎元威再蚑嶺外。景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於家。元威聞之。悲悼不能自勝。南海道士有異術。元威命熊以致鬼。景道果見形於侍。謂元威曰。我昔爲道士。公爲淄青節度。因射誤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撫育之恩。猶當償其半。元威於是爲刺臂血書般若經以薦之。

夢報哭子 夷堅志。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道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登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衍杖而言曰。公此去歷早無嗇。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毋逆夫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富非夢所見。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是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望日以兩不行。幼子喜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偏言。已之困革。曰。唐時晉爲南晉州。解有如者。表之驚歎。如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杋裝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夢賜子益壽 有官龜鑑。實爲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平過無子。人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爲鈞誰據。公一夕後夢祖父謂曰。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爲洞天真人。

夢天錫子 春渚紀聞。禹賢臣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每爲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殊。嚴父析然納之。但每對父理髮。即避匿。如有沮畏之容。父家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將且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絲蒙之。憚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消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及資裝遣之。是夕。消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度流消消。後生臣濟。即以消名之。消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消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天下。來十三數也。

夢人賜子 北史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州府元龜。後魏泰明王翰曾孫禎。爲都牧尚書。禎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

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仕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夢三子才力

墨客揮犀耗傳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用待人來有一人曰。惟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傳靈根堪彎此弓。又有數丈字。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傳靈越能解此文。靈慶後爲軍主。靈根爲臨薊副將。靈越爲前軍將軍。

夢長子傳爵

魏書濟陰王長子鬱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授其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鬱覺。即語暉素。終如其言。

夢子爲國器

南史宋袁粲倅粲幼名愍孫。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落。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抱損。

夢子生年月

孔氏實錄孔總字元會。雖年歷四十。雖得數子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以非爾子。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其爾子矣。當名元措。後如其言。遂以所告名之。

夢子辭胎

王鞏續清夜錄子所識欲生。不欲顯其名。其妻與婢及叔母三人。有同時俱有娠。生嘗呼術者卜吉。當有產死。天。三孕婦至季以己爲憂。一夕妻與叔母。各夢所懷之子。辭往婢腹中。明日婢產一子。頭有兩角寸餘。子母俱斃。而妻與叔母遂失其胎。竟亦無他也。

夢子爲文

世說集異。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近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業於詞。故召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布文作凝虛殿。使其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憂念。

夢子訴冤

太平廣記琅邪諸葛覆。宋永嘉中爲九真太守。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獲長還。爲度門生何法僧。推元崇墮水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述父亡及身被殺之狀。來家號泣使如發聞于郡。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具疏夢託二徐。驗之。道立遇諸葛長史。驗其父子亡日。悲如絶語。乃收行兇二人。依法殺之。上元縣志河間國兵張麓煙膩。二人相與諧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生于山麓。麓酒酣。失往抜刀斬膩。膩託夢於母。自說爲麓所殺。屍在澗內。脫衾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衾飛起此處。已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麓知事露。將謀叛逸。出門見膩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官。麓伏辜。

夢子往生

夷堅志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爲本州。坐枉陷善人。讁爲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後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居官。畢此一世。後却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雖然甚喜。與之物。即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序。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

夢女子再生

太平廣記晉東平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立方女。不幸早亡。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馬子許相問。視女身如故。心下微暖。口有氣。一春之後顏色從常。遂爲夫婦。生二男。

夢女子往生

張師正括異志比部外郎石公才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監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鬼。未髮青膚。自中霤而下。啾然背負一女子。髮自地而出。謂之曰。送汝往李專知家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達曉。時有酒稅場官姓李者。石因問爾昨夕有何事。李曰。内更初息婦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後嬰兒有疾。召一姥視之。曰。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僅四十年。凡官于此者。無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綦日都監之官舍。今清昌五州什監當今王主官今中霤之下者。嘗有井。李啟直監臨日。鞭一女使。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達大水涅焉。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夢女失身

古今事通。廣都費樞入京。至長安旅寓。主家婦中夜來前曰。我父販繒家在集里。以我嫁唐子。夫亡無歸。不忍獨宿。冒恥就子。樞曰。吾知汝情。當往訪汝家。今人迎汝。至京過其里。得販繒家。翁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貴秀才殆矣。願聞其說。具以告翁。詳其夢。果貴見女將即取婦歸嫁之。明年登科。官至巴東守。

夢女明冤

稽神異苑。吳王女紫玉。許爲韓重妻。王不許。女飲氣卒。重弔冢前。女鬼出迎重入冢。贈珠并玉盒。重貴詣王。王怒。捉重發冢。紫玉見夢於父。以明重之事。王異之。乃捨重。

夢女求食

建昌府志曾叔卿妻劉氏殘忍。嘗撻二婢皆至死。叔卿仁厚不能止也。劉生二女而終。長女亦未嫁而夭。叔卿在虔州。忽夢長女被髮號泣來歸。叔卿問故。女曰。適自上元院出。蓋以證佐吾母撻婢之獄。雖罪不在我。當時實在其傍見之。久已幽囚無往。飢渴欲從阿父求飲食爾。叔卿曰。事今若

何女曰毋不堪矣此幸畢獄獄一坪又在仲訴鄉不累我尚當皆彼聽候已既竊以酒肉祭之并為浮屠法以懺罪過

夢女子取命

張師正括異志王廷評失名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登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來人喧噪詬我何為暴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懼恐乃取按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髙山道士梁宗朴善劾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僕與簽判同去爾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

夢女子來謁

前定錄杭州臨安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脩刺來謁宣素貞介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已中之客妾待不見宣遂見之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謁問其縣竟不對及後補安吉縣令則知所夢一女子乃安字十一口乃吉字又狀滿數年又將調夢前女子顏色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捜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嘗即還居令之所止非舊地也然任者家屬淍喪累墓在任三口為某年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宣未諭及唱官乃瑞安縣令宣欲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月而卒

夢女子求拔刺

任昉述異記陳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寢忽夢見一女子坐中謂之曰吾目中有刺煩乞拔之及覺忽見棺中有髑髏眼中草生遂與拔之後於路傍得雙金指環

夢女子送錢

廣異錄閻陟幼時父任安州長史陟隨父在任所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後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兒明日來迎已畏終乞永訣豈不悵悵今有百千相贈以申久眷言訖令婢送錢于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止有百千紙錢也

夢女子見罵

太平御覽宋書曰前廢帝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後經少時夜夢遊堂有一女子罵曰爾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以訴上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日與陰山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群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

夢女子設筵

冊府元龜趙上交仕晉為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丹於澶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為人設筵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櫛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然見女子襜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駭而寤以告同列咸曰此其異夢不可輕為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吉偽遁俱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主陵北郊百官素服序列以俟之虜長被孫裘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偽具常服謂曰爾華無懼吾亦人也因開襟示所操之甲且云我昨來拘絜此為南討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為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其有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北方禀陰氣女子象通卜筮者以多算也此日乃明其應異乎及契丹北還果以十七日也

夢處女鼓琴

冊府元龜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者十近日反召之年夫舞當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秦四近日吉有今佳之是古曰人要之已貴盛盛臨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虞生古文考孟姚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夢女子相遇

太平廣記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寬下側有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寬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 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草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翰府名談寇萊公少時過大梁宿郵中夢至一處翠峯流水有女童引至磐石上與兩人對坐共食蒼桃女童曰某有分趨丘公引執其手所覺自汴回梁再宿舊郵有老姥曰吾孫女小名蒼桃衣冠家伙妾之則女大罵曰我已有夫公曰爾試呼之少選出拜曰此吾主也公悟向所夢遣姥賚百星留女為妾語言多有補益後公出鎮北門燕集無虛日有善歌者公贈之束綵意尚未滿蒼桃為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後公南遷雷州蒼桃注曰妾無奇功不升於仙有薄効亦不入於鬼前世師事仙人為侍書有官為侍兒所媢妄住戮之夫於拜斋尋已數月是一歲而殺二人受謫再入輪

廻宿根有契，為公術女，今將別去，公當為地下主者，乃閻浮提王也。天符即下，宜集後事。明日清桃果卒，公不久亦逝。

夢紅袖女子

夷堅志：吳虎臣曾博聞強識，知名江西。為舉子日，禱夢於仰山，欲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袖女子執板而歌，覺而不能省憶，但記一句曰：尋春不是探花郎。是後竟不第，而以獻書得官。其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邑人吳仲權纮將調官，請扣所向，其書既具，紙盡龍與羊各數四。虎臣曰：龍者君象，羊者仕塗祿料也，子必面君登朝矣。仲權曰：纮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望。虎臣曰：曾以示我，猶被召對，死於己在啓褒之列矣，神言有證，當不謬矣。仲權私指辰未午，或可奮發，及赴部，乃注龍陽丞。

夢皇姑

太平廣記：王蜀翰林學士辛寅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峯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寅遜夢中拜請其法，則與中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寅遜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輕健，年逾從心，尤多著述。又夢掌中華不絕，後來內制草數年，後掌選，心力不倦，因知中天師怡神論中仙方，盡可驗矣。

夢姑託生

沈括清夜錄：瑞明殿學士楊寮之母夫人孫氏，孝事其姑，孝謹，姑甚愛之，每曰：吾死，即當為爾子。父之楊之母有娠，而其姑亦以壽終。一夕夢其姑謂曰：吾來與爾為兒。明日遂產，即瑞明君也。年七歲，猶不能言，亦未嘗見其笑。母擬之曰：豈其啞乎？因取小挺將笞之，蓋欲以徹痛試發其音聲。兒忽語云：吾汝姑也，何為笞我？母大異之。詰其所以，不獲答，自以遂能言語如常。

夢婦作烏

太平廣記：東平呂生，嘗圖人，家于鄆。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妻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妻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妻深，妻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妻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鄆之東野林木中，然其翼狀，其烏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烏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宜來吾之居也。其烏即飛入堂中，廻翔哀鳴，僅食頃，方東向而去。

夢珠衣婦人

江淮異人錄：吳太祖將校張訓，妻每言事皆神異。吳祖嘗賜訓鎧甲與馬，皆不若諸將。吳祖夢一婦人衣珠衣，告曰：公賜訓甲與馬非良，當為易之。吳祖問訓爾事，何神訓亦不能測也。

夢白衣婦人

馬令南唐書：婦明傳。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奕角觝為務，鄉里鄙之。絳愁憤，入國學，諸生蕭禎豐猶取之，會諸舅為國子助教，規其過，逐之去，往逃潤壁。病疟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酒，其辭云：王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逾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驚悚，然唯不解固子坡之說。後金陵詣後主上書，升為上柱國。及宋平金陵，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據余嶺表，欲遣使貢，絳遂降，授其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穎為右補闕，大夫上言求復李父之讎，乃令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夢紅裳婦人

江浮秋影響錄：劉道芳為遂溪令，秩滿歸京。夜宿穗界秦氏家，夢一紅裳婦人泣曰：妾本秦氏子婦，性剛，不相下，遂為兒觀撻而死，妾所於陰府已讀令，餘業罰為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官人經過，將烹為饌，念為羊固甘刃死，腹中有羔，就烹其業轉甚，使者就地，死無恨矣。

夢婦人取玩具

廣異記：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湖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為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開之者，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將以照日，花如車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怨已。經一年而彥緒卒。

夢婦人哭

張華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其故，答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為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

夢婦人訴冤

王明清投轄錄：昭德趙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任嚴泊舟僧伽浮圖下，夢人教攸曰昭德，遂用之。然寧甲寅歲春，隨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夢一婦人年三十許，面正圓而長，才莫能省識，曰：汝負我命，歲在戊午，我將復冤。是歲九月，夢一神女從空中下，指昭德曰：汝不似汝母，九五齋行遍汝，今正好修。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齋行是何義，覺而問人，莫能訓說，由此寄心香

大因緣不覩世間事，且二歲餘。母氏怒曰：女子無所歸也。日香自不娛。昭德懼，夙夜女工。元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夢由江所，夢婦人曰：我來矣。汝償我債，以物正判昭德心而去。從此隨病，心病針艾湯熨卜祭禳鬼，壹世間法，莫無增劇，家人莫知所為。庚寅日昳時，忽得寐，夢一女子，便衛如貴人，熟視之，甲寅所夢神女也。曰：汝不取我語，今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安慰救。女曰：此非吾可以為，汝惟佛能之。神女即將昭德詣佛，仰見宮殿莊嚴，諸佛皆語。昭德拜且泣，通所以來。內一佛曰：冤對相逢，如世索債，須從此息心，當自悔。昭德曰：世業所薰，根牽宿因，安能頓悔？佛曰：當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復來請百十語。佛曰：汝但發菩提心，盡此形壽，回向三寶，乃可以度既此厄。不爾，二十五歲債家復來，雖吾亦不能為汝。佛乃為作法，以手加昭德頂，復旋繞三匝。曰：吾為汝解冤竟，汝歸必安矣。既覺，病十去九，頃之遂平。昭德從此心絕華纂，日把經體，身絕粉黛，斷觚洗灌三業，亦不復善惡諸夢。故追憶夢所存其梗槩。

夢美人歌詞

曾慥類說：賢良司馬槱夢一美人曰：君異日守官之所，乃妾之居也。事無相忘。因歌蝶戀花一闋。既夢，唯記其半，詞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槱續其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來春，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回明月生南浦。後調官得杭幕，夢向之美人曰：時當諧矣。相將就寢，乃與詩曰：長天書闊雁來盡，深院落花鶯更多。發策決科君自爾，求田問舍我如何。槱曰：吾方以少年中第，子何遽勸吾退也。曰：其如命何。自是每夕夢中必來。槱為同僚道其本末。衆曰：公廨後有蘇小墓，得非是乎？君後朔一晝舫，每與同僚遊於江上。一日昏後，舟卒見一少年衣綠袍，攜二美人同升畫舫，俄頃火發，舫已沒。急走公廨，即君已暴亡矣。其弟秘織，字才叔，亦登第，善屬文，長於詩。哭兄詩有云：一舸南遊遂不歸。乃記畫舡事也。此詩之作，因夢與才仲燕語如平生，既寤，遂賦詩以寫其悲悵之意。詩曰：詩似旅雁破群飛，一舸南遊遂不歸。但見音容悲且晝，不知魂夢是邪非。陟岡望遠心猶在，使劫還家意已違。泝涕裏身丘墜去，可堪猶采故山薇。

夢長人

羅泌路史有虞紀云：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于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書序曰千有餘年所稱盛夢長人者。舜之濬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衞諸服澤之陽。金樓子：興王為周文王昌，母曰太任，夢長人感己而生文王。太平廣記：異僧狀應家妻病，欲作事，往精舍十

九竺靈鎮鐘曰：佛普濟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靈鐘明當往其家，其處應夢見一人長一丈五尺，於南面趍而入門，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鐘隨此人後，自曰：此處始欲發意，未可一二責之。

夢老人

唐繪：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廣州府南海志：增城人何仙姑所居也，曰春岡下有穴產雲母。忽夢老人教以服餌得化煉之術，後常服之，體覺輕健，日月有異。一日告其母欲游羅浮，母曰：女子迎送不出門，奈何獨遊。數日又告母方止，忽不見。

夢偉丈夫

三槐王氏雜錄：呂微仲既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積在庠鄉，無供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假賢宅。富人驚愕。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獻其材而斂焉。廣州府南海志：州城西四里西禪寺，有僧慧琳，夢偉丈夫長髯覺衣，由寺來廡米，捐琳曰：可止。琳覺莫曉。次日，郡人崔姑者來告曰：向經浙西，得祠山香火，奉事惟謹。忽夢中語以家居窄狹，當度適郡剎，借旦再卜，得西禪，故請。因出袖中像以示琳，乃如夢中所覩者，遂刱祠安之。水旱禱必應。

夢二丈夫

晏子內篇：齊景公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二丈夫立而怒。覺，召占夢者曰：吾夢二丈夫立而怒，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祠于泰山。明日，晏子朝，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若何？晏子曰：大湯，天下之聖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公不用，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散師，不果伐宋。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來拜掃其父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遂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遂辭金陵而捨墓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塔即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為土地。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良工，有道人風采秀發，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莫得使人相窺視。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正欲勞謝，長揖而去。衆異之，競入祠瞻覩，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為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為休文不疑。金傳法於慈贇。建炎初，京師三藏道法司奉來留

開教寺釋迦佛牙生鎮。有三朝御封。藏以玉匣。又金銀再重始護以木函。寶偕僧俗致禱以求舍利。七日帝慮。餘人皆有懈意。寶升祈愈力。誓言今夕無驗。當捨此幻身。三更後。銀盆內鏗然有聲。舍利流出三十餘顆。五色光輝具十窟中隱于匣者無數。亟貯於番琉璃瓶。先是太湖有漁者於波中得檀香七級塔高二尺。上鐫佛菩薩像。精巧之極。一僧購得之。是夜夢神人告曰。釋迦佛分身今在高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捉捧以來。寶得斯入塔闊狹淺深無少差。因建禮塔。會開于東皆作文記其事。寶傳法於妙心印之景山寺。廣覺闍梨師道場也。婦與壬午。忘往錫書記。寮秋南游。夢二偉丈夫者古衣冠。排闥入謁。執禮甚恭。曰。昔日闍黎師主此。菜草七十二村土地聽說法。泰定受大戒。永斷葷飲。以護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興此山。時已至矣。和尚欲何之耶。心覺而未信。遂夕見夢從留甚切。心謂之曰。以寺頹敗久。常住將墜。將何力復興。且公何人。鄙重若是。對曰。我伽藍土者。自有大檀越為師維持。並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僧師苑。求夢神託留之。不得已始為度夏計。至六月師苑下世。道狀泰莊公請寺為功德院。延心主席。一坐三十臘。興廢補敝。再為一新。蔚為苕川名刹。耶覺闍闍山捨五百年。慧寶姓沈氏。得禪將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

夢五大夫

册府元龜齊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生寢。夢有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耶。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畋。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大夫丘。實此耶。公令人掘其葬。應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嘉之。令吏葬之也。

夢五人列坐

夷堅志長沙土俗。率以歲五月迎南北兩廟瘟神之像。設長杠興轍三丈。奉土偶於中。惡少年奇宏其服。各執其物。蕤列環繞。巡行街市。先則分布坊陌。日嚴香火之為。謂之大伯子。至于中秋。則裝飾鬼社送之。還為首者持錢。指人家聚錢給費。士人楊仲宇居之者。處夜市捨側。淳熙戊申之秋。與親友酌酒。小集書室間。外間大呼。和門喜急。驚起詢之。乃社首耳。仲宇素不篤信鬼神之說。且惡其非急務。而暮夜相恐。拒而不對。是夕夢有客通刺來謁。整衣出迎。見五人列坐於廳上。視其狀則廟中神也。亦未以為怪。起與之揖。展叙寒暄。與世人無異。既序狀語。劇談文章。貫引經史。皆疊疊有理。致適仲常時胄次所欲剖決者。不覺悚聽。方默念其所以為神聰明過人盖如此。恍然而寤。且與妻子言。時昔之夜。吾有匪抄賊之意。故示夢以見警。神明其可欺哉。冠衛之次。社首復來。亟為助力集錢。自是始知加敬。仲宇與癸卯舉籍。

夢孝子

太平廣記唐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

夢童子

梁谿漫志。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乙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魁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蹶然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語三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杜陽雜編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胡乎余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王。胡虜破滅之兆也。是月郭子儀等兒復京都。上還宮闕。

夢小兒

陶朱新錄知江寧縣葉義問。言前任錢塘知縣。適當兵火擾攘之後。有浙虜人南渡日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獲其賊。來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甚力。葉念一十二人既乙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小兒云。如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其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令各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者。葉乃問不承者云。殺小兒者是汝。何可諱耶。因乃垂涕。從首伏罪。案遂成。

夢書生

會稽縣志石景術字俱思。應舉年省試。治周禮。試官考校義卷兩副。一則該博而詞不工。疑其為老儒。一則詞義整齊。疑其少年。試官念欲取老者未決。夕夢一書生來見。祉住反父之。覺而與同官言。皆笑。或不以為然。取卷子聚觀。示如前議。是夕試官五人皆同夢。異而竟取疑為少年者。榜出石景術也。狀貌乃夢中所見。王介甫欲嫁姪女與之。呂吉甫聞其事。意其必貴。遽以女適景術。介甫悲。由是吉甫罷參政。出知防州。景術嘗作祠曹郎官。止監司太宗。後無疾死。介甫姪女嫁葉致遠者是也。

夢土偶人

陳纂葆光錄貞敏公未達時嘗夢俠軒亭有土偶人列升。覺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夢尋友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高惠為友。敏每一相思。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途。迷不知路。

夢同年友

夷堅志鄱陽唐林宗少時以隆興壬午赴鄉舉。夢人告曰。君它日過省。須與稱作同年。及禮部試罷。參入都詣貢院

者混擾。無所謂將生者竟聞不稱，是歲下第。乾道乙酉，再薦於鄉，仍不利。主於再免舉，當淳熙辛丑，已五到省矣，始見判院混擾。有常州蔣倚，寫喜為未幾，判將兆，仍將中選，屢又益喜，果春名。於是往訪蔣，道昨夢，敘同年相貌之意，詢其春秋鼎盛，徐扣甲庚，乃生於壬午，蓋初得夢之歲。莊季裕雞肋編：劉本孝高，閑居湖州，夢參用中云：剛與郭顧道却是同年。時參為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傳信州，到未久，參以宮觀罷歸南，路道由信上，鄭往謁之，初未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即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却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沉，動靜語默，悉皆前定也。

夢同門生

太平廣記：湘湖有大校，用稽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分訴，列于訟庭，睹此為鑒，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遭其撒，儻有不諱，兄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塞外，一夕，用校夢兄揮霍告訴曰：吾大妹夫某，前言已矣，今為異物矣。昨在通衢，忽風所中，以主不救，但念家事。今且來歸，塞安處理。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訊其家說之，家人亦夢。

夢友人死

太平御覽：後漢書曰：范式字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惜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黃泉。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歎赴之。太平廣記：韓舍為掌書記，被黃戎所殺。舍素與樂陽尉李璜友善，因晝寢，忽夢舍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璜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如平生，謂曰：今從元帥大使填滹河，燃烽困辱不可言，聞求來請耳。幽明錄：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返。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病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斷去腳，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

夢友人言別

太平御覽：盧元明為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攜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為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夢故王言別

太平廣記：齊宜都王鑠，年七歲出閣，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鑠遇害，時弘景隱山，夢鑠來，悽然言別，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

夢故僧死

夷堅志：張彥文尚書，大昭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為諫議大夫。紹光死於鄉，張公蓋未知也。夢其術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遂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特為救釋，精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儻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令其子元晉取金與錢，為捐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於大平興國寺，燃長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今。當淳熙初，張從來湖南，常平廵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宿於香國寺，夜夢婦人求葬已，言甚懇切，且以告主僧，將其櫬以屬營道宰瘞諸原，且其惻隱之心類如是也。

夢黃髮叟

太平御覽：三輔決錄曰：予以玄冬脩夜，思而未之御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叟，姓為玄明，字曰子貞，與寐言，言必有中。夢下指士東越之下，予扱其人，子貞許之，祈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

夢白髯老叟

夷堅志：建昌新城士人張翔，淳熙十六年初夏，夢鄉先達葉昭州民極，國遣白髯老叟告曰：君今秋應舉，但用葉從君名，必可得也。翔覺而異之，以謂身為晚輩，豈得敢犯長者名，然私心竊喜，作惡夫之，只用下一字，更為極。是歲中解試第二人，竭謝昭州，自言其夢以謝過。

夢老嫗

太平廣記：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有一僧年九十，其寺常住莊田李富甚多。僧一夕夢見一老嫗，衣青布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錢八百。覺而異之，遂書于寢壁，其後無如者。後有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寺僧囑之，只酬八百。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具白，僧嘆曰：債債是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嘆。

夢乳嫗

夷堅志：吳元獻家老乳嫗燕氏，在吳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吾乏使耳。其家為畫二婢人焚之。後夢曰：賜我多矣，柰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其匠者，厚以紙為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為燕三訪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嫗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為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嫗姪也，素不檢，自嫗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夢老姥置錢

太平御覽：異苑：海陵如皐

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年墮於縣獄和蓋從潮漂沉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年可七十許嚬頭着桂有口鬢髮皓白不殊生人釵簪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醑施于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聞獲名器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毁發骸形飄露今以直一千託為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今移于高阜焉

夢老公

北史魏孝文幸洪池命任城王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欲此奉恐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殺壇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遣嵇紹常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夢官妓

太平御覽靈鬼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者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于此于今猶在

夢壯士見唾

太平御覽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然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于衙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夢貴人求改文

青瑣高議范文正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為撰述實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夕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願公改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其人當史惡名公寔有此我非私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拾恐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長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長子純佑果疾卒又夢貴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當更奪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歲而次子純仁亦病此兩夢貴人甚有倨色既而又夢貴人乃以情告曰公長子數當盡我豈能奪今吿公為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

夢孕貴人

異君陳月純仁五日遂安後至丞相公之剛正足可見也河所聞呂夫商居長夫人姬才公令飲藥去之躬爰三次腩嬌見夢云所孕貴人不可去也遂止即令左丞梅叔也

夢貴人來

宋史江萬里傳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姑崇儒大父璘鄉稱善人燁妾陳氏夜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

夢婢父報德

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注女夫撫姬夢見此草之老人坪本李張師正括異志鍾離瑾聞寶聞寧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居一日謂其吊魁俾市婢以送女望日吉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哭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遇于廁是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啗挾詰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吾家十年矣且將為已女今明府欲得媵妾吾以某息命適見明府視事遂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吾嫗以書如女言我家人易其衣食如已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報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便曰君俠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孫女乎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妄事成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父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進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然得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土官以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今鍾離氏有仕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哉世為祀之冠族若許氏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仁耳彼附貴而覬覦然自以為得獨何人哉范

報之事儒者蓋群言若岐龍斷蛇杜回結草千古定為傳亦有以警勸云

夢一翁一姥

太平廣記林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豬為禱及祭但撫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槐椒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

夢至帝所

左傳秦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六

夢

夢乘龍上天

類林雜說黃帝少時夢乘龍上天。後即帝位也。羅泌路史陶唐紀帝始在虞。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下。東漢書馮異傳異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詔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金樓子興王篇。漢世祖文叔嘗夢乘赤龍登天。上珠階玉闕。吳志孫休字子烈。封琅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自立。七年竟殺皓悉誅其子。晉書郭瑀傳。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使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在屋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宋書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著作郎孫詵進曰。易稱見群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悅。太平御覽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昨夢大王乘龍上天。願深自愛。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南史齊高帝紀。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　又帝與孫奉伯同室臥。奉伯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腳不得。及覺啟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帝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舊唐書憲宗紀。憲宗微時嘗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宋史烈后傳。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

夢乘龍

江寧縣志丁成序。南唐時。應數舉。忽夜夢乘龍自地而起。顧見一駱駝隨之。私自喜幸必登科第。後應又不捷。尋歸宋應十數上凡戲場屋迨三十餘年。嘗自思以其夢為惑。至咸平三年王公知貢舉。成序上詩曰。常憶金陵應舉時。壯心頻欲挹丹枝。蹉跎三十年中事。一度思量一淚垂。於是奏名。及殿試以第三甲放之。其亞之者則龍起。又亞之者又駱起。及觀榜方悟其夢。青瑣高議天聖年中。馬輔將御試夢乘龍飛去。自推以為吉兆。是年殿下。次舉又過省中夕。再夢乘一巨蛇而飛於空。其去甚疾。輔憂慮謂人曰。吾向夢跨龍猶不利。今乘蛇固可知也。洎晨建唱第先呼龍起。次呼蛇起。又呼馬輔。三人相連而不相聞。異哉人之貴也。夢先兆於數年之前。

夢跨龍

名臣見聞志虢國夫人因生日進內膳貴妃。上廢奏進膳。帝往焉。貴妃歛衽起曰。妾昨夜夢與帝遊驪山。似至興元驛。方與帝對食。後宮亦告火發。倉卒與帝把手出驛。回望驛中高木數株俱為烈焰。左右奏綵仗不完矣。或有控二龍來者。陛下跨一龍。妾亦跨一龍。隱約西北去。陛下所跨白龍介甲間有白光。侍從甚盛。其去若飛。妾所跨龍其色蒼黑。介甲間亦有黑氣。其行頗緩。左右從寡無人西顧。惟有一蓬頭黑面物。色視之不類人。前望陛下去甚遼遠。欲逐陛下。因此所跨龍青面物或急鞭龍數下。龍馳去觸一危峯。龍蜿蜒墮地。妾亦沉煙霧中。開目則獨在一小室中。問向所青面物言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于此。有一騎自外來曰。帝令捉妃子封邑。手執青紙文一軸。字體若用朽木書。蒼暗不可識。惟後字可辨云妾授益州牧蠶先后仍百蠶。已而聞若有兵大呼。因急合戶。倏然覺來滿身汗浹。不知此何祥也。願帝告之。帝仰而沉思。俯而發嘆曰。對酒且團今日之歡。其事他日可知也。又云漁陽叛。帝駕西遊至馬嵬。六軍不發。請殺貴妃。帝不得已命縊于佛室。果符益州牧蠶之夢。蠶能吐絲。而絲居縊旁。乃縊字也。高力士曰。向妃子嘗對陛下言其所得夢時臣侍立。歷歷在耳。願陛下少解釋以開愚情。帝曰。妃子之夢今皆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音。方食而後宮火起。亦失食之兆也。火乃兵士之氣也。回望驛中木俱焚。驛與易同音。加其木於傍。楊字也。俱焚滅身之災可知也。吾跨白龍西遊之象。彼跨黑龍。幽暗之理也。獨行無左右之助也。龍墮煙霧皆幽陰之處。獨居一室乃古寺之應也。一騎者馬也。黑面物稱峯神乃山鬼也。果死於馬嵬。委益州蠶蠶傍加絲乃縊字也。帝長吁曰。記此夢者何神也。一何顯然如此。

夢人跨龍

摭遺新說王桂英既遇王魁也。歲月既久。情好益篤。桂嘗語魁曰。妾未遇君前一夕得夢。夢有人跨一龍繞高數丈。仰望跨龍者狀貌甚大。跨龍者執一鞭。鞭絲拂地。傍觀者皆曰。此神仙人也。少頃龍驟首欲上。我即執其鞭絲。陛未數丈。鞭絲中斷而我墜地。仰望龍已不見。而微見其尾。忽然雷雨大作。望見一處有林木

欲休於其下。至則有一人亦欲避雨。顧其木曰。此白楊木不可止。其人遂去。妾則竟避其下。雨勢甚急。而妾獨不濡。不久睡覺。竟思恐非吉兆也。逍此日見君狀貌。乃夢中跨龍者也。乃自解曰。翹斷而我墜。君當升騰而去。妾不得同處矣。妾不識白楊木何物也。常詢人。皆曰。人塋墓間多有此木。吁。妾不久其死乎。雨澤潤萬物。而我不濕。是知非善夢也。甦曰。夢何足遽信。但無慮非久復相會。於是執手大慟。移刻甦上馬。桂祝之。得失早遂。無負約也。甦遂行。

夢看龍 溫州府志。僧擇仁。永嘉人。善畫松。一夕夢看四百餘龍。自是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顧竹壁取拭盤盂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為狂根枯株。人伏其神。

夢吞龍 宋類苑。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諸家畫松。采其所長而學。有善畫松身者。松皮者。布枝柯者。畫杈者。根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於神妙云。

夢獲一龍 南唐書。南唐主徐知誥。姓李。小字彭奴。唐室裔也。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異其狀貌。養以為子。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與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乃以為子。知誥奉溫以孝聞。

夢黃龍無數 錢磯立跋。義祖常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藝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求數揄得烈祖。養以為子。

夢黃龍蟠地 潮州府三陽志。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之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犍禪師。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稱旨。上悅。館于大相國寺燒香院。王公貴人爭願先見。未曙戶外屨滿矣。

夢白龍附肩 五代薛史梁太祖帝紀。帝嘗于長蘆。一夕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悅然驚寤。

夢白龍挾船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

夢黑龍盤座 武林紀事。曾公亮與一富家子俱赴春官。道經淮陽。同宿於娼館。娼於公極意奉承。略不顧富家子。公曰。我貧士也。今反下顧小人。誤矣。娼笑曰。非汝所知也。我先一夕夢黑龍蟠屈座間。以一爪置水盆中。公適坐處。以手掬弄盆中水。正與夢應。故云公必貴耳。後公亮果及第。鎮淮陽。與娼相持大喜。遂納為婦。

夢黑龍遶居 王明清揮麈錄。范宏父鍾少年漂泊。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夢黑龍繞其居。既興。閑步出戶。有窮士悽然坐於三門。僧邀入解榻。推以食待之。且問其所向。宏父云。謀赴開封試。途窮不能前。奈何。僧傾囊以濟其行。其徒笑且排之。是歲首薦。明年登科。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其僧尚在。宏父厚報之。

夢黑龍蟠寺 夷堅志。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採薪。逢兩人對奕于盤石上。與之坐。飼使食。張不能盡。遂辭去。即日棄家賣卜。未嘗呵錢布卦。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秦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見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願。於是落髮而立名圓覺。嘗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於耳。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見交游聞過。舉必盡言諷勸。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頸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隸。後行游建安。放言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紼。馬擒赴獄。桎梏箠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眾劾於朝。流梅州。久之復歸鄉。已卯之冬。或問來歲狀元為誰。曰。在梁十兄家。皆莫能曉。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巾一髽。髽者與之飯。蓋鍾離子云。

夢黑龍繞門 夷堅志。婺州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娼居也。娼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為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娼之不可。一日辭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資濟之。不問其出入。潘籍以為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聘娼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為富室云。

夢驪龍見田 饒雙峯年譜。先生生之夕。父竹坡夢門之外。有驪龍見於田。

夢龍升天 洪邁夷堅志。羅春伯。點。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就舉於邑。人吳德秀家受業者數輩。吳嘗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中。已而兩角。疑然奮身飛躍。歷舍東升于天。光彩粲然。照曜遠邇。遺鱗脫甲。委墮滿地。方審為龍也。覺而喜。徧以告人為雖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邑西也。後仕至佐樞庭。然未兩月終于位。

夢龍飛天 玉堂閒話。唐天祐年。河中進士褐玄同老於名場。是歲刻亦彷徨。未

涯兆朕宜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東齋記
乃六足反見楊乃名第六。則知固有前定矣。

夢龍戲日 事英宗

皇帝未生。濮安懿王夢二龍戲日傍。俄與日俱墜。以衣承之。尺餘寸許。將納於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見於雲中。一龍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見黃龍數四出入臥內。豈不神異哉。

夢兩龍挺日圖 太平御覽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

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日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昧素喜。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圖。聖人所紀姓號。與謀治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衣黃冠黃冕。駕黃龍之乘。載蛟龍之旗。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嬀之淵。大盧魚沂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天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夢龍拏空 夷堅志政和末。張魏公與

同舍二人。自漢州從鄉先生入京赴省試。詣一廟求夢。禱罷皆寂無所感。先生者年長於諸人三十許歲。甚怒曰。緣汝三小子無敬心。累我不得夢。齋戒三日。復往中禱。遂獨夢入殿庭。見大龍長百丈。夭矯拏空。一人奮而登其背。傍立者語之曰。此張天師也。寤而甚喜。誇言於衆。有得色。魏公曰。既云姓張。安知此夢不為汝設。先生怪曰。汝之好盛一至於是耶。是歲公擢第。後位極宰輔。終於少師。說者謂乃天子之師臣也。公之母冀夫人姪孫師孟觀閣公言。今為殿前司諫官。

夢金龍蟠床 江少虞類苑。李至陽翟作亢宮贊。其序略曰。予多疾羸不

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通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蹄然於中。一金龍盤踞于床之上。碧犖金鱗。光體天地。傍有道士韓聘若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亢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飄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並為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汝。宗基固木。吾無慮矣。真宗恭禀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夢龍罩床 南史梁文宣阮太后傳。太后本姓石。為武帝采女。時在采。夢龍罩其床。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拜為修容。賜姓阮氏。後元帝即位。追崇為文宣太后。

夢龍蟠竈 撫州府臨川志。金谿縣西二里禪居院僧一日夢龍蟠于竈。覺而亟視之。

乃王禪師方所寢齋廚。求教示偈坐忘。

夢龍據腹 史記外戚世家。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

夢龍入懷 太平廣記。漢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夢兩龍枕膝 續晉陽秋。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後果以相者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焉。

夢龍飛而落 晉書佛圖澄傳。嘉平十四年三月。后

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至矣。宜父慈子孝。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氏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惡是賊。老自應耄。但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滅故獲免。

夢龍降池中 元史吳澄傳。澄生前一夕。其降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

夢龍據屋 南史齊武帝紀。帝生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帝為龍兒。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凌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也。

夢龍繞殿 南唐近事。烈祖帝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楹。鱗甲炳煥。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徙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人謀。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即元宗也。

夢龍徙居 紹熙儀真志。六合縣西南有慈濟龍王廟。父老相傳池龍。一日忽見夢於靈巖寺主僧。以為池旁居民多不潔。願徙居巖下。冀聽法音。旦率衆西望迎至。果起雷雨。今山中立白龍祠。太平廣記。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一縣人皆夢之。語曰。吾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湫龍

因牛而遂謂之特牛湫也。

夢龍降室 漁隱叢話詩說雋永云。王咸平翰爲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韓子蒼作咸平生日書云。昔年覲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賡堂。

夢龍踞堂 夷堅志黃君誠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中塗會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可棲泊之地。黃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不見容。納將使我安之耶。主者不得辭。旋空一室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夢黃龍從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爲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戒僕佚盥櫛畢。具茶湯詣之。爲語宵夢。乞謎之于壁。黃固心喜。然亦不敢承而拒卻。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遺黜。或人云。龍雖貴。驚尙爾。況贊。蓋未即日騰趠飛天也。黃失意。留連舍於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適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前曰。好命。只是事事遲。更三年後。卻做官。但有一應。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

而正月在禪制中。封無由可會。有旨以首春雷寒。恐遠方布衣來者艱踄。特展類院半月。於是策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爲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夢龍入井 文苑英華劉蛻朱氏夢龍解一作辦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謎者作挂占以祥。朱氏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固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者。辰其蕃芽其爪。飾甲鱗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闘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闘。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爲德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當何龍乎。

夢龍感孕 北史齊武明皇后婁氏。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蟠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成侍陵二王。夢鼠入衣下。

夢龍無尾 南史陶弘景傳。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地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

夢龍出腋下 維揚志宋泰始七年。荀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卻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來之夢今且效矣。

夢龍出身中 青瑣高議隋煬帝生。帝母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墜地。

夢龍出頷下 宋史世家初張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頷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於朝市。

夢龍嘴符 百川學海龍城錄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嘴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迴。上召中王圖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夢龍食萵苣 周輝清波雜志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

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饋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青皇聖帝王封之名以兆於此。

夢龍求經 孫公談圃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叩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夢龍吐碁經 碁經王積薪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己。其藝頓精。

夢斬涇河龍 西遊記長安城西南上有一條河。喚作涇河。貞觀十三年。河邊有兩箇漁翁。一箇喚張梢。一箇喚李定。張梢與李定道。長安西門裏有箇卦鋪。喚神言山人。我每日與那先生鯉魚一尾。他便指教下網方位。依隨着百下百着。李定曰。我來日也問先生則箇。這二人正說之間。怎想水裏有箇巡水夜叉。聽得二人所言。我報與龍王去。龍王正喚做涇河龍。此時正在水晶宮正面而坐。忽然夜叉來到言曰。岸邊有二人卻是漁翁。說西門裏有一賣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

筭打盡河中水族龍王聞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見一道布額寫道神相袁守成於斯講命老龍見之就對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問難道先生問何日下雨先生曰來日辰時布雲巳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老龍問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龍笑道未必都由你說先生曰來日不下雨到了時甘罰五十兩銀龍道好如此來日却得厮見辭退直回到水晶宮須臾一箇黃巾力士言曰玉帝聖旨道你是八河都總涇河龍教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力士隨去老龍言不想都應着先生謬說到了時辰少下些雨便是問先生要了罰錢次日申時布雲酉時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龍又變為秀士入長安卦鋪問先生道你卦不靈快把五十兩銀來先生曰我本筭術無差却被你改了天條錯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來降雨的龍瞞得衆人瞞不得我老龍當時大怒對先生變出真相霎時間黃河摧兩岸華嶽振三峯威雄驚萬里風雨噴長空那時走盡衆人惟有袁守成巍然不動老龍欲向前傷先生先生曰吾不懼死你違了天條刻減了甘雨你命在須臾剮龍臺上難免一刀龍乃大驚悔過復變為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却望先生明說與我因由守成曰來日你死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你

龍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是見得唐王與魏徵丞相行說勸救時節或可免災老龍感謝拜辭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徵斬龍天色已晚唐皇宮中睡思半酣神魂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雲落地降下一箇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為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甘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真龍臣是假龍真龍必可救假龍唐皇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罪唐皇曰事若干魏徵須救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却是一夢次日設朝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該丞相魏徵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於後宮裏宣丞相與朕下碁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徵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碁一日唐王故遲延下着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却醒帝曰卿為何魏徵曰臣暗風疾發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對帝下碁未至三着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端吊下一隻龍頭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問魏徵曰怎生來魏徵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天帝聖旨令臣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喚作魏徵夢斬涇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碁

夢龍求救

青瑣高議夢龍傳宋天聖中曹鈞郴縣人也其先達拔秀公以豐功偉績守白州刺史除南安節度使高曾已來皆守番禺南海馬洎乎子孫分裔文武立身世於晉受永業西湖堂建書院藏書萬卷組繡儒風友朋自遠方來者悉贍以朝夕之費推以寒暑之服前後相繼數世書堂即基於西湖塘之幽奇淵深之所也曹氏以家富貴日喜延接遠方携笈是邑横經者盡求學焉功業成就辟門應選登科第者十有八九成就溫習所暇或泛漪漣短楫輕舟吟煙嘯月一夕因風清波息景寂人移夢有一老衣白衣述素昧之志曰我即非世人乃郎君塘中之龍居此塘惜其澄徹戀以愛門於興致雲雨之期皆從天命免鱗甲枯乾之處實籍水源未報厚恩輒露底蘊知君勇義必救難危明日午時西北有陷池龍來益小戲慮失大機風知郎君善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則君為審其彼此焉叟曰彼龍為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纏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願細别形儀幸無誤矣曰余射雖無功敢不從命叟乃辭去及眠覺觀光明燦爛舟中明月皓然觀斯兆不久聞雞唱乃能記人事思夢中之由尚髣髴見老叟形影未滅至其時不違所託遂挽弓於塘側伺之未移時見二青牛於

平洲中鬬酣乃挽弓流矢中其俱青者斃於是白腰者勝既有強勢奮其餘勇遂襲遇崗原而無所覩矣是夜三更復夢叟謝曰君善射真號佳手也而欲相報擬須何實曰僕自處人世酷愛詩書不重寸璧者以珍實幸不介懷惟願子孫不離鄉邑而榮也叟曰不離鄉邑而榮者何曰都押衙即軍州之最也叟曰君之所圖一何劣哉對曰知足不辱叟曰善哉吾嘗聞以約失之者鮮矣郎君之謂矣不奪人願必能副其志保從郎君去世世相繼矣是後果如其言是知報恩龍神可託

夢龍鬬

王得臣麈史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于里人鄭穀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試鄭與余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夜夢院內南忽有池水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鬬池龍勝而歸其時寄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穀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貼于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送鄭歸白土院生定僧乃取所記夢貼予曰果驗矣

夢龍遊

佛祖統紀願齋法師傳云初綵溪居民張彥安詣淨光曰家居東南里所瞪晦之夕必見鬼神吟嘯考擊鐘鼓之聲又嘗夢龍其地非愚民所可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

見山水秀異，謂衆曰：此伽藍地也。夢龍□者，豈非龍樹之道將興此地也。因納

夢授龍頭 吳志：孫忌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夢授木龍 夷堅志：饒州安國寺方丈有觀音塑像，民俗祈請多有神應。慶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泗妻孫氏懷妊臨產，危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令其子持淨油一盞默默條前。長老了祥因其油至，命滅宿燈而然。所施者為焚香，啓白曰：許泗妻孫氏感孕以來，閱十三箇月未得免身。彼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望菩薩慈悲，賜其子母團圓平善。祝罷，許子還孫正困卧，瞬燈上恍如夢間，見白髮婦人從東來，凡三返，最後抱一金色木龍呼與之。孫氏接授，驚寤，頃刻生男。遂采夢兆，名之曰龍孫，此兒蓋辰生屬龍云。

夢金烏食龍 齊書：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夢化大龍 孫公談圃：鄭穀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或睬問。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慶元發為郡，一日夢穀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穀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夢日化龍 後魏書：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化為龍，遶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

夢月化龍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熙建始元年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矣。

夢馬若龍 帝王世紀：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

夢馬化龍 金樓子興王篇：梁高祖武王生而靈異，有聖德。始齊高在府，嘗著夜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齊武，一人齊明，一人張天地圖而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祚。嘗與太祖密讌，謂太祖曰：我辛苦得天下，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齊武小名。龍子死，當屬阿度。阿度齊明小名。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漸，及太傅援京邑，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牽三匹馬來。太傅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次衛陽王一馬踴過屋而落。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贊神明，吉之先見。南史梁本紀：宣武王夢武帝所馭馬化赤龍。

夢蛇化龍 宋史：董遵誨，涿范陽人。父宗本善騎射，漢祖擢拜隨州刺史。署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謂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夢神駕龍 太平廣記：崔少玄母夢神人衣絳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

夢二龍挾體 夷堅志：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薦，丁未下第。夢二龍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滂，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登寶位，吳自謂且半邑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體，蓋來歲龍飛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再預選，乃居末綴，勝筍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勝，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訖，吳既不偶，鞅鞅成疾。還家，忽見綠袍鞾笏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問之，荅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遂再拜辭別而出，徑赴井旁，直墜其中而死。

夢身化龍 宋高僧傳：釋澄觀忽夜夢身化龍，矯首南臺，蟠尾山北，拏攫雲漢，鱗鬣輝日。化為千數小龍騰躍，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

夢化赤龍 吳越備史：吳程史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歷爲。嘗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爲回語其夢於人曰：吳氏事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

夢虎自殺 太平廣記：漢景帝好遊獵，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皮牙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於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化為虎。

夢為虎趍 南郡新書：武皇帝夢為虎所趍。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即屬虎。

夢虎墮室 江少虞類苑：宋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父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

夢擒虎 聶田徂異志：推官侯舉進士，盧州人，家產甚富職。其父為茶商，過潤州金山，造浮圖一所，私禱曰：願一兒得進士及第。後夢擒一虎置于座下。果擒生，庚申屬虎。既成人，治東封小科場，欲就天府求薦，過壽州，見陳雍秀才，蓋姑表兄弟也。侯居家曰：常得夢人授詩云：今年應未第，須待報黃精。研其詞，恐未得。陳曰：事故不可易知。既到京就試，題曰：大射果不捷解。尋有大科場詔下，解試聖人則物既捷解。明年春省試，惟幾成天下之務。未見榜，侯與父於石令公居中安下，鐘鼓後始人行。

有款户者曰。奉先院主或曰嵩山道士送蜜煎黃精與二郎及秀才。侯得之且喜符其夢。嘗之。夢蔡齊狀元下及第。後投真州幕。其父復夢所擒生下虎倏然而失去。侯亦尋卒於任所。

夢虎嚙驂馬 太平御覽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為王。

夢虎嘶雷公 册府元龜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嘶雷公。雷公如升挽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宣王所誅。

夢為虎嚙 太平廣記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曰。適夢為虎所嚙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然汝夜來未飯牛。丞飯之。其人曰。唯閣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為所噬。其人號叫竟死。

夢虎來噬 雜揚志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林間為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唾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汝謂我不知汝子夜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夢吐鳳凰 太平廣記揚雄著書。夢吐鳳凰集上頃之而滅。海錄碎事商芸小說。揚子雲夢吐白鳳凰集于玄上。

夢鳳凰從天下 南齊書世祖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夢鳳集肩上 南史梁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寶志。寶志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夢鳳集手 大業拾遺記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

夢鳳鳥上庭 新唐書張薦傳。薦祖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王角切 鷟食角切 鳳屬也。若將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

夢鳳集身 唐蟾王知遠母晝寢夢鳳集身。身因有娠。後生知遠。

夢鳳集庭 宋史殷少連傳。少連嘗夢鳳集其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異姿表倜儻有識度。官至龍圖直學士。

夢吞金龜 牧豎閑談劉贊成都人。性好文字而甚遲澀。乃懇祝乾象乞少文才。一夕夢得一小金龜如錢許。文彩可愛。因便吞之。爾後大有才思。與渤海歐陽炯齊名。官職禁盛一時。因誘出為戎收。求及七歲一日吐出一小金龜投于水中。贊言頃嘗夢中所吞之龜。今卻吐出是不祥也。不久卒。

夢龜獻藥方 茅氏聞見錄冀州士人徐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登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是夜夢龜言曰。吾恐能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薑四兩擣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整痛後整骨。大有神効。嶠用其法果驗。

夢玄龜張口 任昉述異記張駮有疾。夢出遊觀不識其處。甘泉湧出。有一玄龜向駮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怨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竹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

夢神龜 莊子雜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房曲室之闕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謂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疏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疏令君也。君令赴朝問其所得。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君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疏心疑猶豫。殺活再三。乃授言。遂刳龜以卜之。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曾不失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聖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拘其寂然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困而滅之。文獻通考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於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綉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我路。泉陽豫且得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

所指定日處向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來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瞑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夕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於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

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保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得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食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冨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最强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

夢龜求生 史記龜策傳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者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之人教殺之龜見夢曰送我水中毋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家死身不利太平御覽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為尋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廚勑旦且以二頭作臛便著潘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著烏衣褲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廚人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新安志新安人闞居敬所居水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寢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床乃抹脚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

夢龜訴死 晉書載記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門而入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與亡國之徵也

夢龜來謝 周煇清波雜志舍弟昭遠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鋸刀剜其肉最為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籠度去漁舟差遠以數枚寘于板舟行旋取旋放盡僕隸輩用力拋擲或隨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曰方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皆以故相與嘆息爾後凡遇鱗甲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毋怠

夢騎獅子 南史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

夢得大象 冊府元龜張茂為吳國內史沈充之交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為周札將軍充封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夢象背座 五融新對根字函傳燈錄曰第十祖協尊者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眾既覺遂生

夢黃熊 左傳昭公二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

寢來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也。

夢赤熊

荃翁貴耳晉平公夢黃熊曰。黃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註作能。賈逵曰。能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能。汲冢瑣語云。平公夢見赤熊。閩語曰。夢黃熊。

夢大熊

冊府元龜前秦苻犍字建業。洪第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

夢芝山寺熊

夷堅志沙隨程可久之子詢居鄱陽城中安國寺。紹熙二年二月一日。夢田僕王乙入室為道起攜之。命妍以索絢擊之於長黑梵上。俄化成一熊牙爪銛利可畏。繼有趙帝道陳約父程季常三友來訪云。此是芝山寺熊也。能搏野獸而食。言畢各揖退。復報芝山長老來延入堂。苦祈懇乞憐之。熊且曰顧供狀。程付以紙筆。即書數百字。就行畫手內取三寶印之。記其末云。甘伏在宅。趙侍不蘇謹狀年月日前住持芝山寺僧某押。畫去長老獨留塔所衣直掇於附閣頂伽帽兀坐倚上。不發一談。適寺樓鳴鐘驚而覺。灼知其異。念芝山主僧祖旻不聞病苦。走介詢之

則中夜七矣。遽詣龕前焚香致謝。扣其侍者德紹以旻平日所為。曰。師俗姓陳氏安仁人。生於紹興己未。為僧二十七年。壽止五十三。前此行腳過參晚建懶庵頗意誦經。未嘗犯酒肉葷。此其大略也。明年程妻誕子在稱孫時見僧必合掌作問訊之儀。今五六歲絕不茹葷。其為旻後身不疑也。夢熊者蓋示男子維熊之祥。程自作記述其事。

夢甲馬

曹憲類說唐高祖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訖飛入帝身。覺而召太宗曰。吾事濟矣。

夢附馬尾

幕府燕閒錄鄆州孟震已殿試將唱名。夢與衆人欲度水無舟。一馬涉過。震將附尾。有人止之見攀而過三十餘人。又一馬過。震乃附尾而濟焉。明日賜第。榜首馮京。又三十餘人有馮直方。次乃及震焉。

夢八馬嘶庭

瑞州府志趙像之授臨川司戶。檄考吉州試將開榜夢七八馬嘶于庭。若有訴然。如是者連夕。因再考所黜卷有用八駿事對者。笑曰。嚮昔之夢豈爾耶。寘諸几不復夢。乃升選中及析封。則周益公必大矣。明年登第。續中博學宏詞科。後趙守漢陽益公在政府答趙到任謝啓云。作者七人想秋闈之如昨。慓乎六馬覺夜夢之通神。蓋述其事也。

夢乘馬入府

南唐近事陳省躬嘗夢乘一馬入一府署曰。天下太平。未幾除太平令。後復夢為衣吏伏劒斷其一臂。時省躬第長參從事京口。值甲戌之亂。番耗久絕。尚以手足為念。既而金陵傾陷歸朝。除深州下博令。

夢馬載兒來

元史劉因傳因字夢吉。父述年四十未有子。歎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夢馬躍臥地

玉壺清話圓覺大師德明善相。夢晉公鎮金陵忽大病。自夢乘駿於通逵。馬躍中臥身于地。晉公甚默召明拜之。明應聲曰。公善可賀。即日疾痊。晉公曰。何謂。明曰。馬躍則鞍落。果旬日勿藥自安。晉公解所乘馬贈之。

夢乘馬渡水

晉書載記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實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不祥。還之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

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夢三馬食一槽

續後漢書司馬懿傳。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令反顧面正向前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夢舍中馬舞

晉史揮塵黃平問索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夢乘馬至門

南史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

夢馬無前足

王氏見聞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嘗賤客于

成都因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顧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至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

夢斷馬足 太平廣記。牽騰為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為衣人告云。為數出。不輟。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

夢乘馬墮橋 能改齋謾錄。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婿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乜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而告其妻。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死。

夢馬無頭 南史宋後廢帝紀。帝生之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足。後有人曰太子也。後帝遇害。蓋兆於此。

夢馬有十三足 夷堅志。實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為夔州帥。夢受命責官。厩卒扶馬來迎。臨

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驚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實生於庚午。近馬禍云。

夢洗白馬 酉陽雜俎。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小人傻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夢書白駒 太平御覽。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昴畢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夢驢負升天 五代史後漢隱帝紀。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旦帝語周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為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肸蠁。豈遇然哉。

夢乘驢渡水 太平廣記。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韓泉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膀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夢著緋乘驢 朝野僉載。張鷟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怯。我衣綠裳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夢馬求寬鞭 夷堅志。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璀幹辦蔣參政府。其弟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璀假馬。璀令廐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僕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都門。跑蹋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嚮昔之夢。豈非此乎。至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廄。璀說

夢牛頭在門 冊府元龜。蔣琬為廣都長。庶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至大司馬。

夢三牛鬬庭 趙德麟侯鯖錄。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獄神。夢三牛鬬于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

呂中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吾所夢謁者。於是委遇至厚。不數年。中公大拜。梅於發運使接郡至濠上。作詩寄申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階武步為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巖魚臺古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抄籠看舊碑。

夢射牛中脇 張師正括異志。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踐文館。坐在人下。泊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亡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脇。少年者中背。至祥符中。真宗東封。詢被選於太平頂行事。宿齋其上。是夕焚香再拜。默祈將來通塞之事。既寢。夢牛馬羊布野。有二牛鬬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謂牛曰。俟呂公再入中書。鬬亦未晚。牛遂解去。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太常博士通守郡事。儀狀醋似夢中所見。又守倅之居苑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夢。厚結於申公。寶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制。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為樞密直學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群牧使。是歲十二月得疾。出守許田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馬。乃群牧使也。二牛鬬者。其年歲直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之鬬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評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明富貴。貧

戮以時而來不可規圖而取。梅公早遇俊選。屯蹇不振。年殆從欲方遇知己。官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巨鎮克享遐齡。始吝終泰豈非命耶。

夢吞大牯 沈括清夜錄王御史子韶之族祖父少田家也。嘗晝卧其母坐其傍績。忽回顧其子首足皆過其榻具拖地。驚呼其子蹶而起。已長七尺餘矣。四體豐碩如神而一肩偏戾。問其寐有何異。曰但夢見吞一大牯。未盡一足驚寤。縣以其異白州。送京師補宿衛。號王將軍。人皆識之。

夢屠牛 夷堅志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宅館。月餽食之。每約飭使勿為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覺然而寤。護兵以選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為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

夢母死為牛 太平廣記唐雍州萬年縣有婦謝適元氏。女適來氏。謝氏既亡。託夢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債太多。今坐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及寤女即就贖之。養飼不缺。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贍施錢帛。

夢得鹿皮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有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

夢鹿度水 新唐書史思明傳。呵衛騎悅等。被史思明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素優誹。五因切弄言 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尺果加吒。沙駕切 優問故。答曰 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溷。於憾切隱也 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溷。思明知有變。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因我可也。無取殺父名。

逐鹿感夢 太平廣記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梁天監初有蜂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

夢母身為鹿 赤城志臨海縣古城李氏巷。僧如皎。母葉氏。淳熙十三年亡。明年小祥。夜夢母至。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隨身為鹿。只在近山中。來朝當為鷹犬趕逐。皎覺而悲傷。天明果有獵徒逐一鹿。鹿徑奔巷中。皎持錢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凡三年。復夢曰。我債業已足。免以獸軀啟人口腹。皆汝孝感所致也。一旦起鹿死棺開。皎埋於墓側。里巷呼為鹿塚。

夢猛獸相向 玉融新對北史馬敬德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齊後主武成不好學。猶以師傅恩拜金紫光祿大夫。

夢騎鵬 臨安志杭州府沈晦。字元用。博覽強記善綴文。宣和元年及第。時將近京師過天長。夢身騎鵬摶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及廷試果問象數人艱於對。晦該通贍洽。天子覽而異之。遂擢居首選焉。

夢承兔 宋史隱逸傳。魏野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云。

夢旌鶴降庭 宋史富弼傳。初弼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弼後果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夢鶴飛來 具閒雜錄。歐陽永叔在夷陵日遊。姜詩廟潛禱祠。績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雖鶴。果得女甚端麗。至八歲忽驚魘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卒。

夢鶴出帳中 遼史韓延徽傳。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北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夢赤虹化玉 金樓子興王篇。昔孔子夢三槐間豐沛邦有赤虹化為黃玉。

夢赤彘入閣 太平廣記漢孝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見赤龍如霧來蔽戶牖。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有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夢猪齧足 續後漢書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夢猪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衰矣。果不得還。

夢猪得化 太平廣記朔人有獻犬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仗君之靈得化。今始得為魯津之伯也。

夢夫作猪 太平廣記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今並皆

勤事生業。其弟名邊。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具牀上。邊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勤合家悉加鞭撻。大小皆怨。至後年邊亡。其家猪生一㹠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杜家。遂托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捷。今我作猪來償債。賣與杜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未信。復眠。其夢如初。因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齎錢詣杜家收贖之。後二年方死。

夢猪相謝

盱江前志。呂灌園測幽記。南城石陂屠者陰黄。縛猪在前檻。經日未宰。其妻憐之。以糠汁餉焉。夜夢老婦相謝曰。我負陰黄二百錢。故來償之。感其餉待。謹不忘也。陰黄本望以猪厚有餘利。然利止贏二百。

夢猪償債

武允蹈稗說。高安務農鄉有民閔閣者。夜夢一老婦人衣裙俱黑。見閣而泣曰。我累公數年。所負錢將足。止有千四百錢。今脫衣以償。因泣別去。既覺異其事。既而閣有母猪夜死圈中。始悟即夢中老婦人也。貸之。止得錢千四百。

夢見食羊

太平廣記。李德裕元和中。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曰。此侍御食羊也。

夢人驅羊

清波雜志。浮化半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遊嵩嶽。醉臥巨石上。夢人驅群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使唉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

夢盜羊入獄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城陽令。其後有功封城陽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今與侯小乖。按今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着。時人譽周宣。

夢手搏殺羊

遼史姦臣傳。耶律乙辛。字胡覩衮。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後有子當王。乙辛嘗牧羊。至日昃熟寢。其父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日月以啖我。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

夢犬羊據座

南史侯景傳。梁大同中。朱航夢犬羊各一擾御座。

夢化為羊

歷代人臣類。唐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顧。為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

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

夢羊升坐

南唐近事。後主纂位之初。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甚惡之。及金陵之陷。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徵歟。

夢群羊負魚

太平御覽。偽趙石虎晝寢永宮。夢群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鄭東北上高文餘木斗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夢群羊相屬

廣州府南海志。宋紹興十三年。提舉市舶袁復以回船禱于神。夢群羊相屬以歸。且占之曰。方言以涉海為放洋。蓋其兆歟。船果至倍常。

夢父攘羊

邵掃篇。崔陟嘗赴舉。夢父攘羊。及歸果符其夢。

夢父為羊

墨莊漫錄。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見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為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已四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佝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所有事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趨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

夢女作羊身

太平廣記。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後二年。將聚親賓。家人買得羊。未殺。慶植妻夢其亡女來見。母言昔用物不語。坐業報受羊身。明旦當見殺。願乞性命。母止家人勿殺。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夫人不許殺。植怒。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客至見懸一女子。訴客曰。是韋長史女。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客具以言。植悲痛發病不起。京下多知其事。

夢羊求命

太平廣記。隋大業中。長安人趙文若因使至一驛廳上。將時假息。于時夢見一青婦女急來乞命。文若驚悟。即喚驛長問曰。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曰。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曰。其羊作何色。答曰。一小青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

唐火井縣令李明府。經過本邑。館於押司驛事。主人將設酒。刲一白羊方有胎。明府夢一婦人將二子拜且乞命。李不測其由。云某不曾殺。又寢復夢。李竟不諭其意。再寢。又夢前婦人曰。已死。前身即押録事妻。有女僕姓氏。因答殺之。給夫云。盜金釵并合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李驚。紿主人曰。君刲羊有孕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焉令南唐書歸明傳。黄載精究

經史。嘗遊湘州，辟為庠序。受業者以百數。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戴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戴以己錢償諸生而畜其羊。

夢射狗 朝野僉載：河東裴元直初舉進士。明朝唱第，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擘。以為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第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學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夢犬子有角 野客叢書：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角，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

夢犬往生 張師正括異志：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栗園院，主僧畜一犬幾十年。一夕夢犬語曰：累歲蒙畜養之恩，今當與堤頭杜翁家為男，故來奉辭。僧既覺，不以為意。黎明，侍者以犬斃聞，因大驚，乃策杖至堤頭。杜迎門謂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夜檀越家豈有子孫之慶乎。翁對以媳婦夜生一男。及詢以何由而知，僧遂以夢告。翁亦駭異，因許之為浮屠。

夢食犬 張師正括異志：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燾，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嚴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辭曰：非敢故，嘗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君言。少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道士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燾元神骨清粹，衿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謫者歟。

夢綠色狗 太平御覽：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齧張。張牀上避匝，乃隨地。後符堅遣狗長往破張，著綠色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夢白犬見嚙 晉書王敦傳：王敦字處仲，因作逆，初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夢犬求生 建昌府志：有李澤之者，熙寧十年秋，夜夢娼妓十餘人牽臙戲笑於門外。有兩書生出沒其間。澤之出問何為。一書生曰：此輩從公傭顧爾。澤之夢中對曰：如此，人日錢三伯得乎。眾皆笑。澤之記此書生有言者，乃故人曹興也。餘不能識。是時興死於疫，纔兩月。澤之寤而怪之。撫其妻而述焉。臥聞牀下犬鳴嘔嘔。其婢取火來照，曰：生子矣。澤之曰：深夜勿拜之。且吾夢豈祥乎。明旦拜之。犬十二子，十雌而二雄云。

夢人託生為犬 李昌齡樂善錄：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邊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

大抵陽間禁網寬疏，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亦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樫恭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怖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累糧於名山，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惡哉。

夢猫兒臥堂 朝野僉載：唐韓季昶為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在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夢猫託生 古今事通：應昌侯氏好養鴿，為猫盡食。乃截四足而殺之。後生子，夢猫入謂曰：我生汝家。後生子遂無雙手。人以骨拭目之。及長，能以肋挾筆作大字，殊有法。

夢黑猿入第 朝野雜記：姚淮源，仲之孫也。生時其家夢見黑猿入第，遂產淮源。識者知非佳證也。淮源嘗得右官，不肯仕。吳曦反，偽除太府少卿兼給事中。曦死，首坐誅。

夢獮猴坐床 南史侯景傳：後齊文宣夢獮猴坐御床，乃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

夢

夢狼咬脚 晉書索紞傳。孫逵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咬一脚。紞曰。脚肉被咬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夢玉燕入懷 會稽類說開元天寶遺事曰。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帝相。其至貴之祥也。

夢兔入懷 遼史地理志。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后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

夢鸚鵡折翅 太平廣記。唐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亦。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

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夢射鴈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當得大夫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夢鴈飛下 秘閣閑談。貟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鴈自天而下。非細庭中共捧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為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纖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亦嘗微事而猶有前定如此。猶狂之士視此可無妄動。

夢千鷄飛翔 茅氏閒目録。羅願言。新安郡士人夢鷄數百千隻飛翔庭中。時方應舉。疑非沖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世謂鷄為五德。今君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士果登科。

夢鷄求生 太平廣記。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乃假寢。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欲前

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乃悟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夕復夢感謝。欣然而去。

夢鵝銜經 太平廣記。吳興太守琅邪王襲之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為晉西省郎中。於內省前養一雙鵝。甚愛之。夜忽夢鵝口銜一卷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敢殺。

夢鵝求生 太平廣記。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于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頸。不勝其憤。願君憫而寬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尚為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因辛矣。周即問曰。然則不知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大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

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夢鴨求生 太平廣記。栢邀為汝南郡人。嘗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夢鴨生 李昌齡樂善録。吾友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孚數十鴨子。久未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鬧。金石間作。有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謂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胸。禁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見正見。自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為樂安。知自此一念遂失身為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昔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正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夢烏飛墮地 酉陽雜俎。中宗嘗夢曰一日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夢烏集戶內

古今事通直館陳靖。漳泉人。游京師過期不歸。妻夢一鳥集戶內。祝曰吾夫若歸當集梁上。鳥如言集梁上。明日以告家人。少頃有鳥飛至戶內。祝之。亦飛集梁上。未幾靖至。

夢神命懷卯 玉融新封 拾遺記曰。商之始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卯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曰。爾懷此卯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秋乃懷卯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協卯之文也。

夢鳥入口 晉書羅含傳。含字君章。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含自此後藻思日新。

夢五彩鳥 朝野僉載 張鷟嘗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衛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鶵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

夢為魚化鳥 南史 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

夢為鸜鵒 邵氏聞見錄 歐陽公嘗夢為鸜鵒。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夢瓦化鴛鴦 續後漢書 周宣傳。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必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爾。宣對曰。夫夢者意爾。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死。

夢天殺蛇 張華博物志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自修德使吏守蛇。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

夢黃蛇 蘇子由古史 秦本紀。文公十年。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問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夢蛇相驚 張師正括異志 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丈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魘號呼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幕職官。聞之告推官仲容。

夢捕蛇 能改齋漫錄 陳侍郎元與為進士。貧不為士流比數。嘉祐七年。忽預鄉薦。丐糧於村豪至一叟家。為陳設酒食留宿。夜夢忽捕一蛇。蛇走入墻孔中。陳持而拽之。盡力而蛇斷得其半而已。天明叟出而神氣不悅。陳甚憂無所餽也。俄而出錢五百授陳。陳受之。喜過所望。叟令家僮備馬送陳三十里。僮告陳曰。秀才乃福人。吾翁素不待客。亦不以錢餽人。今偶夢官人過門而秀才適至。故懽快如此。然本欲以千錢相遺。而大男殊靳至于挽奪推扨。翁得其半而已。此所以送秀才而神色不悅也。陳次年登甲科第二人。

夢蛇繞身 晉書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夢蛇入腹 續蒙求 范延光。相州人。為天雄軍節度使。嘗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畜異志。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三年九月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致仕居京師。

夢蛇生足 續後漢書 周宣傳。東平劉禎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表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

夢雙蛇升天 太平御覽 李蜀書 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二子若成。今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夢蛇取命 太平廣記 吳郡海鹽縣有士人陳甲。寓居華亭獵於東野。見大蛇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醉不識汝面。三年不相知。今來就死。其人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夢群蛇緣城 南史 始安王遙光傳。遙光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

夢黃巢化蛇 青瑣高議 秦宗權方為府吏。一日晝寢夢中見一朱衣吏手持黃紙書謂秦宗權曰。府君乃召足下。宗權曰。府君何人也。公所執何書也。可一見乎。吏曰。府君召子。他不知也。書不可得而見也。宗權視遠山中隱然天氣昏慘。迴野四顧無人。宗權不勝嘆息。乃至一城。四面絕無居人。入城有公府相對。直北有大門。入門有大殿。吏前報曰。宗權至矣。乃軸簾有紫衣人據案稱王。宗權立砌下。王顧左右曰。取黃巢來。少頃有枷械者一人。持勒撲者數人從之。宗權視枷械者形体骨文皆黑。不類人色。王曰汝伏手。枷械者對曰。賊書生勢力寡獨。安敢與唐室為患。王怒命左右取鐵丸來。一鬼持一鼎致庭下。鼎中火自然。鼎中銅汁沸溢。吏乃取鐵丸內鼎

中九即紅若烈火。王命以丸内枷者口中。枷者乃通頂焰發不覺聲寃焰止。王曰伏未。枷者曰。巢不敢。王又以丸呑之。如是數四枷者未伏。王乃問宗權曰。汝當與唐室為患可乎。宗權曰。宗權一衙吏爾。且安敢如此。王命執手坐取鐵丸内宗權口中。其痛苦楚熱油沃心。宗權大叫連呼來字三聲。王顧謂左右曰。彼已伏。天子安能久受此苦。王又命左右取丸。枷者曰。巢已伏矣。王命吏取案來。二吏抱案捲其前。令枷者書。及令宗權書。書已則二吏復抱去。王命取蛇皮來。二吏持一巨蛇皮蒙枷者。俄而化為巨蛇。長百尺。黃鱗炬目。全頸赤舌。蛇首四顧精神恐人。俄有一吏持雙角來安蛇之首。王遽叱吏曰。此豈可安角也。王命驗天符有安角之言乎。忽有一青衣童出東户曰。天符不令安角。童升殿語王曰。此非雲雨之主。何可使之有角則禍愈大。王命將蛇食料生口姓名來兩廡下户盡開。青衣童抱文卷皆合抱擲於地。蛇先呑東南文卷。次第而至。蛇因首向西。蛇將食其卷。一童子則將鏡照其蛇。蛇抵佪不敢呑其卷。王曰。宗權亦合皮化命取豹皮來。一吏以豹皮蒙宗權首乃化為豹。一童子升殿。王曰宗權合居何地。童曰合居陳許之間。童曰祇在平地。王曰何也。童曰豹居山則可以抗虎。平地不能敵豬。王曰事畢矣。乃命吏送宗權出門。為吏推墮溝中乃覺。

宗權驚駭莫知其休咎。後宗權謀叛。為朱高祖擒獻天子。朱高祖年甲屬豬。又豬朱也。不能敵豬。此其驗乎。宗權所見枷械者乃黃巢也。唐末童謠云。黃蛇獨吼。天下人走。不能呑西廡之文卷。天下皆被其屠毒焉。獨不至西蜀。宗權之夢一何異哉。

夢赤蛇吐珠

能改齋漫錄東莞縣資福禪院有阿羅漢閣。傳言僧祖堂者之所成也。求碑於東坡語之。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舍利為以白玉壓犯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壁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述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辟示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罌堵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夢蛇附舟

武林紀事循理陳權叔懋立書館湖州之德清見航船之平江者云。夢一人衣皂。云有戲三百文。欲附舟之姑蘇。章見客初不敢多占船倉。只附舟首足矣。梢人次晚將發船於舟首取纜繚之屬。忽見一大烏蛇盤屈小倉内。梢人方省夜來之夢。因以版覆之。載之平江。抵岸。即於市人。訪得一弄人欣然來取去。償以三鏹。畢符夢中語。

夢魚求去鈎

辛氏三秦記昆明池漢武倂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鈎。放之。

夢捕魚

能改齋漫錄建昌軍南城許公岳未第時。夢至池上。顧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欲取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最小者。是歲科舉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夢驗也。

夢魚化人

晉書載劉元海母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手執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其夫。豹豹曰吉徵也。昔吾從邯鄲張冏母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又有其名。遂以名焉。

夢魚躍盆

宋史列傳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後果擢第。

夢魚食蒲

晉書載記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夢白魚求救

茅亭客話僞蜀舉人張甚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滊下夜泊。忽夢二人白衣華煥於就前求救。既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遂取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爾。訖至晩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壽七十八。

夢與魚遊

三境圖論陰司錄云。有一顆官作池畜魚以供膳。一日忽夢倚欄觀魚失腳池中。與衆魚遊數日之久。庖人網去刲鱗破肚。苦痛號叫言是汝主。庖終不聽乃斷魚首。官乃醒寤雖未數刻即問庖人。侍書四報治魚末畢。蓋其念念池魚之美隨念感夢。

夢身為魚

酉陽雜俎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頭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總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實椹斷之苦若朊膺首落方覺神凝良久。盧驚問之且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救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

夢魚囓兒

太平廣記 唐河東柳沂者居洛陽因乘舂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先是沂有嬰兒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囓其兒應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求投伊水中且命僧諷經畫像佳句餘嬰兒瘡愈沂自是後不復釣魚

夢魚索眼

晉槎類說 僧乘果夢一使者押青衣婦人問果索眼聲氣頗厲使人將出刀先斷果左右手果曰願以左手易之使人問左右何意果曰方近受戒留右手搭袈裟使人曰更不用斷手師一言搭袈裟已還諸吡婦人令去又曰此婦人魚也師前身為王家兒六七歲家人買得此魚尚鮮活師以手剜取其眼故令來索

夢魚求生

太平廣記 柳宗元刺史河東人書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護其生不獨戴恩而已然能假君祿益君為將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其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即使而念曰豈郡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即令駕詣郡宴既而以語荊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以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絜而投之江中是夕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酉陽雜俎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在恒州都押衙嘗為欒邑宰將赴所任夜夢一人身擐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置諸刀杌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理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鬣揚鬐軒軒而去是夜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逐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 建昌府志 吳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晝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貰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道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宜夫人驚曰厥義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

夢殺黿

鄱田但異志饒州客金日新販磁器往荊南泊舟於江口隔汊夾金錫鄱舟押綱將軍陳從易金謂陳曰夜來夢見岸上數十人走問之曰看殺黿相公及舟行十五里

船師招甲飯見岸上數十人走金問之則曰看殺黿金曰夜來之夢兆矣相率同往觀焉果見漁人網得一黿金以千錢易之將歸本船放之于水黿隨行十餘里口啣一物上岸直抵金前吐之而去金視乃銀一錠金祝曰銀固不可奉私俟前至岳州太平寺請僧智聰為水陸謝之 張師正括異志 河自大伾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決圮則以薪蒭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者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芟竹揵樁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始臣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黿屢來嚙岸之薪蒭似將穴焉遂殺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埽曰汝殺我已訴於官矣又日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令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黿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始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出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閤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馮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儼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黿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儻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既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黿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潰則當誅黿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於世有殺於人殺而不償罪故難加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穽井遂寤 事聞之于劉大卿琴禮云

夢鼉求生

太平廣記 晉太常卿崔枕遊學時往至姑家與諸表昆季宿于學院未晨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列拜而退既寤盥櫛未帶至堂省姑見盆中有水而泛鼉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討其衣色亦畧同也遂告於姑且述所夢再拜請之亦不阻即命僕夫寘于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又偽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烏幘三十人伏於堦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鼉三十頭用悟所夢遂放之 夷堅志 潘元寧者青田木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鼉凡溪潭之側捆捕有得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鼉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旦可也諸子以繩絆其足牽戲為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烹鼎鑊賴娘子一言勸止且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咂嚙一足幾斷與死為

鄰顧賜終悲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跋弋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江少虞類苑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問家下市一巨鼈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惟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鼈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有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可累天物可也

夢蛟螭求謁

夷堅志書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之屬鬻以贍生虜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夢一客緑袍烏幘皂韡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庇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賢令尹悉憐少加禁止則思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諾之而不暇究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適詢士吏及訪道術人酌群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人相率什百為群脫入水水網罩取數倍常日忽曀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推壕岸湝冷氣慘烈偪人皆捨棄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挐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夢食蟹

臨安志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品為饌惡之惟徐楊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楊問状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蠏為大楊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為必中黃甲之兆洎勝出六人皆不利楊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徐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為衆強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徐戒吉戒否周旦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已為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遺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還吳興待牓他日閭市閧呼於後曰元特奉賀奉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鄉門見揭試貼司牓內一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惎責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實然故來賀以應吾術非有所求也遂辭去況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小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為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跋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既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食蟹感夢

赤城志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蠏匡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我知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見廣古今五行記

夢蟹就刑

陶朱新錄平陽邑之南淨明院有闍黎有元者持悲呪甚精因作勸放生文鏤于板邑人為之減殺一夕元忽夢與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恐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因出戶外有挐鎬籃鬻小蠏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乃悟

夢小蟲着身

東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

夢蠅矢積階

西漢書龔遂字少卿由陽昌邑人也為昌邑王即漢成帝李夫人之子也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昌邑即皇帝位而王無德信用讒臣王夢見靖蠅之矢積東西階王問龔遂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而左右讒佞衆多陛下察之王不改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

夢青蠅在鼻

續後漢書管輅傳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所晏謂輅曰聞君著文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多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先生之常談輅荅曰夫先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載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

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夢蜈蚣 夷堅志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夭厥後故友蔡挨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挨頗懼乃徙寢他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吾死歷不可言挨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終何得云爾曰君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長長尺餘延緣壁間挨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夢遇蝦蟇毒 南史丘傑傳傑言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耳恭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夢江黃 太平廣記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去而姦者尋亦病死矣

夢瓦隴 江敦教影響錄洪慶善前室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思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眾皆裸體胸脊前後各以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皆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以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婢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其得活者與夢中同其數丁後以高壽終亦戒殺之報

夢雉謝德 北史裴敬傳敬從弟安祖嘗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雉謝德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夢蟻報恩 太平廣記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嘗乘船過江見一蟻著蘆遑遽畏死因救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人謝云僕至蟻王感君見濟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既寤蟻囓枷已盡因得出獄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夢鵶兒托生 太平廣記并州石壁寺有老僧禪誦是業貞觀末有鵶巢其房楹上哺養二子因學飛墮地死後僧夢二小兒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鵶身比來聞法師讀華嚴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為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托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婦果聞將誕育二子僧呼為鵶兒兩兒並應之曰唯

夢蛤蜊訴命 魏泰東軒筆錄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卷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夢田鷄乞命 睽車志錢仲耕郎中旬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明日適見鬻田鷄者感夢買放傾籠出之其數與夢無差

夢蛙求生 臨安志浙西兵馬都監康濬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為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瀹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濬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群蛙呼童詰之已實一瓶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

夢木生庭 江南餘載江夢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幼聰惠後隨趙王歸梁累官至刑部員外郎

夢踐木上 太平廣記孫龍光崔殷小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大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之上

夢庭生竹 異苑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為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略貴但不得久果如其言

夢庭生棘 張華博物志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間梓化為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不享於殷自發之夫生于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夢井生桑 續後漢書何祗傳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直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老學庵筆記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章

齊休事。亦全句也。

夢柳樹仆地 太平廣記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爾。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於柳州。

夢柳樹環居 豫章志 南漢王定保。字翊聖。郡之南昌人也。登光化中進士第。寧遠軍節度使麗知禮辟為巡官。後累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夕夢人以柳數千株環植其居。周傑告之曰。柳条脆之物。榮落先於衆木。公宜善自調護。是年冬果以疾卒。贈司空。

夢松求治斧痕 廣州府南海志 清遠縣東三十里峽山廣慶寺飛來殿西南有巨松傍崖而植。太觀元年。皇城使錢師愈艤舟寺岸。從者斧松以照夜。師愈不之知也。明年。殿直錢吉老者宿岸下。夢一叟揖而前曰。余居此三百稔。曩公族屬之從者斧余。漆以代燭。血漬今未愈。公能為我白丈室老療治。庶幾育風不能撼。俾余得順天命。則公賜已。吉老詰其姓名居第。則曰。余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者。飛來殿西南隅十餘步。余居也。欲遲明以告於寺。偶復寢。方酣。舟師已解維去。覺而詢之。去寺已數里。過洽光。以

語縣宰彭球。球使道詣寺。因即吉老夢求之。得巨松去根尺餘有斧痕。脂乳尚浮。遂白丈室補以土。松今猶存。

夢松棗生 酉陽雜俎 有一人夢松生户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堇。堇言松丘壠間所殖。棗字重來。重來呼魂之象。後二人俱卒。

夢松三尺 南安志 南康縣祥符禪寺。有邑人鍾輻肄業此寺。手植小松。夜夢皂衣玄冠者謂曰。松圍三尺。子當榮名。後累舉不捷。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圍之。果符所夢。

夢松生腹 續後漢書丁固傳 初固為尚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文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至是果為公。

夢楓生腹 玉融新對 唐書曰。張志和。字子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

夢栢樹 陶朱新録 河南壽安縣有茹藍忘其名。府官行邑皆館于此。僧堂後有大栢。徑纔累尺。護以杈子。寺僧云。頃年有本縣令。夢一綠衣人入謁云。某托迹治郵。今居某寺中。近寺僧欲見殺。願請救于明府。令大訝之。遲明詣其寺。徧走諸僧房。不見有異。亦無寓居士人。偶至僧堂後。見數人執斤斧欲伐此栢。令惜其榮茂而見伐。因詢種此今幾年。皆莫知。但云無慮百餘年矣。令遽驚悟曰。綠衣生此。豈栢之神乎。乃語以夢。戒勿伐。且謹護之。又為封植而去。後人無敢犯者。

夢食青栢 宋史方技傳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爾。

夢梓化松 海録碎事 周大奴夢梓化為松。

夢社樹高起 珩璜新論 南史張敬兒自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訪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為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末也。陰必惑之也。

夢梅 百川學海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

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酒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夢臥槐樹下 北史任城王傳 任城王孫順。累官兼左僕射。初帝在洛。順夢臥槐樹下。槐字本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爾。皆如其夢。

夢食李 雲谿友議 李仲丞相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為文。業致主藏僧敺打。終身所憾。後之剡川天宮精舍。凭笈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虵上剎前李樹食其子。恐遺其毒而人誤食之。徐驅下蛇。遂入李秀才懷中。倏而不見。公乃驚覺。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覩否。李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而寤。乃見上人。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赴舉。將行。咸以衣鉢之資。酷喻之曰。郎君身必貴。然勿以僧之尤過。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唯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為龍宮寺額。嗟老僧之已逝。為其營塔立墓。平生之修建。只於龍宮一寺矣。

夢食巨棗 晉書李郁傳 郁。唐之宗屬。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

曰。書聞衆生重来呼䰟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将不免乎。後果卒。**夢食瓜** 拾遺録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穿陰。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莱得此瓜種。食之不飢。**夢中得瓜** 太平廣記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夢喫藤花** 盧子逸史唐玄宗微時。嘗至洛陽令崔日用宅。崔公設饌未熟。玄宗因寝庭前一架花初開。崔公見一黄蛇食藤花。崔公驚不敢近。逡巡不見。玄宗覺曰。大奇飢甚。睡夢中喫藤花滋味分明記得。今已飽。崔公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夢吞蓮花** 宋史列傳。馮元幼時。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夢賜蓮花** 方仁聲泊宅編。吏部尚書曾楙。後取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三子。已而果然。**夢授白蓮花** 䂂字函續燈録。曰江州東林照覺禪師。母夢梵僧授白蓮花。因而誕生。出家遊方。遇南師法席三扣其室。南師乃問是何宗旨。豁然大悟。**夢入蓮花** 玉融新對。遠字函續高僧傳曰。釋法京母将懷孕。夢入蓮池捧

一童子。端正可書而有娠。将誕。又夢乘白獅子遊戲虛空。九歲出家。十三昇高座説法。滯。**夢吞海棠花** 待兒小名録。王蜀内樞密使潘炕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蘂而生。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吾宮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也。**夢花滿室** 玉融新對。廣字函高僧傳。曰。釋元高母寇氏。夢見胡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生男。家内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迨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有。時人重之。**夢天與蘭** 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與之蘭。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名曰蘭。**夢妓遺桃** 太平廣記。段成式。姊婿裴元裕言。群兒中有悅隣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夢婦人授蕉** 金陵新志。盧絳寓居翔鸞坊。遘熱病。彌日晝寝。夢一婦人被真珠衣。持蕉一本。令絳盡食。歌菩薩蠻一曲送之。食畢而寤。病亦瘳矣。其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臨殘夢圓。孤衾成暗泣。睡起羅衣濕。眉黛遠山攢。

芭蕉生暮寒。錚後立功仕至節度。後南唐亡起兵復不克而死。**夢蒿艾滿江** 齊書紀僧真傳。僧真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嘗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夢銜蕪香** 海縣碎事。漢武夢李夫人遺蘅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夢授香草** 龍虎山志。云天師諱道陵。字漢輔。乃留侯九代孫也。母夢天人衣繡衣。以香草授之。既覺。芳馨猶未絶。遂感而有孕。建武十年上元日生於吳之天目山。時黄雲紫氣流布山谷之上下。室中尚有光。及冠。身長九尺。龎眉廣顙。緑睛朱頂。伏犀貫頂。垂手過膝。虎吻龍髯。玉枕峯起。見者雖交親亦恐懼。**夢授蓍草** 宋史世家。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至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古今類事。諸彥回少時嘗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薨年果四十八。**夢得椹子** 太平廣記。王戎夢有一人以七枚椹子與之。着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九七喪。**夢取禾穗** 漢書。郭賀字喬卿。廣

人也。汝南蔡茂。明帝時為漢太守。賀為主簿。茂在郡。夜夢見殿上有三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是中台之位。得禾而失乃得禄秩也。居旬日。茂被召為司徒。後漢人。**夢拔馬蘭** 北史尒朱兆傳。兆将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令長使孫騰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夢菜生** 歸田録名臣傳。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理趣超遠者。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安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皆以為第一。先是上一日夢殿前菜生與堦齊。既唱名。聞蔡齊。乃召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為狀元。其着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夢五色胡蘆** 夷堅志。詹林宗登科後留都城調選。夢到一處。見遍空皆胡盧孛垂下上幾數百枚。青紅黄白五色雜糅。凝竚歸觀。目不暫釋。俄有一道

人褻衣傍袂立於前謂曰。此皆今年新及第人所得者。詹曰。林宗既策名矣。不審箇中尚可得其一乎。曰固有之。恐亦不定。且須去向陽處求之。乃佳爾。寤而忱然。時趙子直為吏部侍郎閱窠闕中有某州監當待次不遠勸使受之。詹曰。夢如是。君意外覓官殆必不吉。於是赴集注。適有信州弋陽主簿。善陽字為夢吉。即拜擬而歸。不及之任而卒。始知尚恐不定之語嘉祥也。

夢前身　赤城志王十朋。字龜齡。永嘉人。嘗夢遊一處。峯巒秀異。林木陰邃。有僧往來其間。旁有石橋王立橋畔。見一碑讀之。僧曰。此公前身所主也。叩其何人。曰嚴首坐也。後遊天台見石梁勝境。因悟前身題詩云。天台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嚴首坐前身曾寫此橋碑。又云路隔仙凡信已通。天台容我踏長虹。情知方廣神遊久。不在登臨杖履中。嚴即處嚴。字伯威。亦永嘉人。宋閔學之瑞云。某陰與初忝第。因到石梁。時卷主道京云。向王狀元經由某因云此橋記。乃永嘉嚴首坐書。安知非狀元前身乎。公笑曰。師所說暗與某意合。某誕時夢嚴首坐入卧房。乃某師叔也。故有入夢時之句。碑後遺㸃不存。

夢後身　張師正括異志　謝判官平原人。貫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入大第中。家頗豪盛。娣媪抱嬰兒飾以文緥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郎中宅也。貲產甚豐。君心念乎。謝亦願之。既悟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日處致後事。既而秩滿復調　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衣統綺戲階下。指謂謝曰。今日　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滿又將赴調。復夢老父道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緋帽紫袍銀帶立于堂。𥡴顧謂謝曰。此子已讀書矣。君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訥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夢裸身　萍州可談　常州李光。元豐間任太學。夢裸身見舒亶。時舒主學。李意裸身有脫白之兆甚喜。後太學獄起事連諸生。李亦繫御史臺。舒為中丞夜閱囚。李正裸身對之。因悟前夢。

夢黑墨環身　應天府志　初金陵以鄭及為狀元。以羅穎為末綴。時主司上試卷。後主遂遷穎為第二。因以筆於榜上圈穎之名。穎於是夕夢有物如隄障之狀。黑墨環其身。懼而莫知所自。俄有長人自上以手挽而出之。因覺。迨旦看榜方悟其夢。

夢以簡撫身　太平廣記金鄉徐明府者。幼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有妹為尼。病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爾

瘵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悟遂輕。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夢身荷桎梏　虞子逸史　崔相公圓少貧賤落拓。家于江淮間。天寶末。親丈人李彥元為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到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于學院。與子弟肄習。待之蔑如也。至一夜李公夢身荷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為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事。所以姓名顧遇皆判云准法。李公唱名。入見一紫衣人據案。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汗洽。明話於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自此優禮日極。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盛具燕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因降階曰。自忖愚薄。深沭恩慈。不知何方可以報效。其私度過分未測其故。伏願丈人示之。李公笑不為荅。夫人曰。親表姪與子姪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意之事。後令崔公升堂喫茶不久。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夫作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有些難事在郎君手。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此皆出自獎念。安有是也。李公至後重言之。崔公但蹙踖而已。不復敢致詞也。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與楊司空春分可以奉託。時楊國忠以宰相位為四川節度使。既去乃以崔公為節度巡官。留知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會安祿山反。玄宗播幸。遂為節度。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剋。復李公脇從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並合誅夷。既讞罪。崔公為中書令詳決之。累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得昔年所夢否。崔公領之。遂判收禁。既具表其事。因請以官爵贖罪。肅宗許之。特免流嶺外。

夢剝頭　五代薛史　晉李專美傳。後唐天成中。安邑権鹽使李肅辟專美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嘗召肅讌於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去。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為嗣主。由是愈重焉。

夢人斫頭　江少虞類苑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為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劉公第十二。只得第二。劉因詰之。曰。雖斫卻頭。留沆在裏。蓋南音謂項為沆。留劉同音。後果第二名及第。

夢人換頭　太平廣記　河東賈弼為琅邪參軍。夜夢一人。瘡黑大鼻瞷目請曰。愛君之貌。欲換君首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

覺而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蔵。自此後能半面笑噱。兩手足及口中各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

夢人頭在篋 能改齋謾錄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弟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傅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夢頭上生角 册府元龜 魏延字文長。為前將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谷。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則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為楊儀所殺。

夢昆脚皆頭 太平廣記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出尚書故實

夢人挈首 南史 梁豫章王綜傳。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母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

夢油沃首 岳珂程史 清漳楊汝南少時。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肴。明燭張博具。相與劇歡。期以達旦。有僕曰劉玉。以夜闌倦憊。因卧西墉下。忽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具言適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呼。汝南聞之大慟曰。三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息。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榜儼然甲焉。視榜陳于地。點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涴書淡墨。以夜覆燈盌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夢貯人首 春渚紀聞 餘杭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昌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土兵。士元云。疇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令次第二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人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度。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于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具先遁。村落為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夢回視無首 春渚紀聞 儒林郎吳說學觀成始為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扶黨累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即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宂。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曉。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遽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為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人。吳引獄囚跣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為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復從安撫司。勉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郎其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陣。法除名編置鄰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夢舉體生毛 南齊志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按桑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謂著屐為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為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夢陰毛拂踝 北史 魏鄭範傳。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兵矣。範笑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果如其言。

夢剃髮 太平廣記 曹確判度與亦有鑰之望。或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見語之。此人曰。前賀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玉泉子聞見錄 夏侯公孜。初將大拜。夜夢剃髮。以為不祥。或曰。剃度吉徵也。不日審權出鎮。孜踐其位。爾後將除西川。一夕又夢右臂穿。孜大惡之。孜常以廝人李甲控辔。甲以孜不悅。問焉。孜即話其前夢。且言不祥。甲曰。公勿懼。當臨西川矣。孜曰。何以知之。曰。有臂西也。穿者川也。以此知之。無何

果然。**夢被剃削** 江少虞類苑 李文定公迪美鬚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剃削俱盡。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夢髮為稍毦** 南史宋竟陵王誕傳。大明中。誕以反伏誅。初誕遷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毦。既覺已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夢持髻擲地** 夷堅志 龍世清。建炎中為虔州敎授。暫攝州事。其後郡守梁顒言至以交承之故。凢倉部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為作遣地。分為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冦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類。即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人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暗黒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溫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謫去。獨龍獲免。**夢露髻不巾** 孫公談圃 徐君平。金

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瞿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墻上。已而遂墮。此可怪也。**夢斷舌** 冊府元龜 沈約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是約嘗侍燕。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夢剪舌** 太平廣記 道士王法朗夢老君為剪舌。**夢斷頸** 南唐近事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旦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為人引劒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夢授三耳** 海錄碎事 張審通夢府山君召作判狀。中天曹云。與君三耳。數日額癢。湧出一耳。通前三耳。湧出者尤聰。時號三耳秀才。亦曰鷄冠秀才。**夢人唾口中** 冊府元龜 鄭灼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禮愈進。灼苦心熱。以瓜鎮心。

起。使讀誦篤志如此。**夢怪物鍼口** 夷堅志 宋瀚字叔海。洪州分寧人。紹興十七年。自豐澧罷歸。夢一物若龍非龍。若蛇非蛇。化為數道士。鍼其口喉鼻舌。一人曰與汝二十五。其一曰與他二十六。既覺。意他日享壽當如是。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家。為邑人余因言亦美。渕至十二月十五日宋卒。因忌之。乃自宋還家。迨卒。凢二十六日也。**夢人易鼻** 張師正括異志 徐璆中。萊州人。亡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守本外子。乾興中仁宗登極。郡賀禮赴闕至武陵。一驛將舍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璆易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坐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携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輒居於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悔謝。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割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圍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秘書丞知任。推陽簽判。治平四年初故。**夢神培面** 宋史世家 吳越錢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人拔甲。自稱西岳神。頭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排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夢

無左手 太平廣記 隋文帝未貴時。嘗舟行江中。夜泊蘆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為吉祥寺。居武呂下三十里。**夢白衣執手** 北史達奚武傳 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嶽。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注雨。遠近沾洽。**夢手指飛幡** 太平廣記 梁劉仁恭微時。嘗夢佛幡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夢賜錦半臂** 太平廣記 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奇其夢。黙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止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感歎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夢當折臂**

南史。劉之遴。嘗寓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隨車折臂。歎曰。豈黙而王者乎。後果再爲此郡。

夢人嚙臂

晉書列傳。慕容儁夢石季龍嚙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

夢生八翅

晉書。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

夢以刀開心

太平廣記。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之去。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

夢以斧鑿心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易州人。八歲試舉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夢劃腹置書

太平廣記。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鉸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于列禦寇之墓。以求聰慧。而思學道。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覺而咏之。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

夢剖腹納鑒

江少虞類苑。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煑洛河石爲麵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鑒。衆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漢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讐殺人夷人之族。結怨於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將四加戮。遂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誅銖。餘息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真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爲司天少監。

夢鑿腹納草

柳子厚龍城録。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憒。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隅。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此林。悲寡和也。摛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

雅之哀吟。惆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揩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夢腸出遶門

王子年拾遺記。孫堅母妊堅之時。夢腸出遶腰。有一童女負之。遶吳閶門外。又授一芳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遶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晉踐祚。夢之徵焉。

夢神滌腸胃

放翁家世舊聞。陸佃字農師。少時病羸。脊骨立。夢一老翁曰。吾爲老聃。與子有緣。當愈子疾。遂探取腸胃。於流泉中沃滌之。復納腹中。既覺。猶痛甚。自此所苦頓平。晚自政府出守亳社。謁太清宮。始悟夢中之言。孔平仲續世說。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斗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

夢五臟出外

玡璜新論。楊雄。字子雲。蜀郡人也。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臟出外。以手收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

夢見母體

太平廣記。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獄。罪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夢帝枕膝

續後漢書。司馬懿傳。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夢人斫足

幕府燕閑録。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一夕夢奏名。將出。同榻而寐。概忽驚呼。植問之。曰。夢人以刃斫足。覺猶微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閑行。有人拜於街中。乃濮州軍吏。云。書六郎過省。某今隸名貢院。祚以六

郎書榜某笑遣皆撫問之何也。乃吳郎之名乃木旁既。某誤書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將逼出院。許倫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力子剖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情宇之時。乃概足痛之際。樌嗟異久之。

夢以杖加足

太平廣記。漢廣川王發欒書冢。有白狐一頭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傷其脚。爾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夢精神辭去

北史李廣傳。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忱悒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竟以疾終。

夢取威骨

太平廣記。唐貞觀中侯君集與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啽囈而覺。腦臂尤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夢瘡當愈

陶朱新錄。如祐伯壽初任澤州倚郭某縣尉。其太守不記姓名。股上患漏瘡。平生不差。忽夢一人謂曰。瘡來日當愈。須令姚尹府治之。翌旦召姚語以夢。且求其治法。意必有奇方也。姚良久曰。此事甚異。若昨日鄉夫修城。因穿土得白骨一具。暴以贓甲。有矢貫其股骨。遂出之。今疾在其骨於他所。必甲士之死城者也。然豈使君之前身乎。蕭既出瘡必自愈。既而果無恙。姚今癆夫。

夢浮屍

夷堅志。趙公時帝侍郎。政和八年冬。為無為軍教授。通判祖翔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為己任。趙嘗夢遊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趨之方欲逾欄出。舉足極難。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縵。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為通州祖寺丞枉殺。祀究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斷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覓有所歸。深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既重欄愈高。惟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返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踴躍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翔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日頓愈。忽中風溼。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深山溁口。舟壞水入。萬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翔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為可惜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一送

衆　一

四衆

佛書大藏一覧集四衆在家二衆優婆塞優婆夷出家二衆比丘僧比丘尼　塵勞迫迮猶牢獄。　法門寬廓若虛空。　要集舉涅槃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張字函第四卷　法苑舉婆沙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住。如冤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訶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合體雜兵。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如臘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叢。欲刺傷人。如是等患。不可具載。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妻子眷屬。一切財物。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宜當捨之。書字函第二卷　一朝暫掛福田衣。　多劫不經諸苦趣。　要集舉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出家偈曰。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張字函第四卷　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除鬚髮為沙門。受道法。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詳字函第七卷　要覧舉五德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志求大乘。為度人故。三千威儀經云。出家人所作務業。一者坐禪。二者誦經。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盈字函第七卷　若乃為僧皆受戒。　不事神天不拜親。　要覧舉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至尊。亦不求比丘禮拜。懼損福德及壽命故。恨字函第二卷　要覧云。父母返拜者。以其出世而為禮。抑文拜其法服戒體故也。本起經云。父王淨飯禮佛足者。又摩耶經云。摩耶佛母長跪佛前。五體投地。而說偈言。稽首頭面禮無上大法王　能受出家并勸首。　趣於造塔與餘功。　出家功德經云。佛說自出家受人出家。勸人出家。所得功德勝布施等一切功德。以諸功德中此功德為上。　又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　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甚字函　愛道出家初不聽。　阿難再請乃方容。　大愛道白佛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佛言且止。無樂。去聲以女人入我法中。服我法衣者。當盡壽命清淨潔已。究暢梵行。無邪念心。空寂為樂。時大愛道即復哀求。願佛見度。如是至三。佛不聽之。退於門外。淚出如雨。自悔恚態有八十四迷亂丈夫。使失道德。天下男子無不為女人所惑者。佛知深諦。故不度爾。阿難即為白佛。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居家有信。曉知無常。自審欲態深知己。諦今欲出家。願佛許之。佛言止止。所以者何。必危清高之士。故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者。當知其家欲微不盛。今使母人入我法律。必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佛言阿難是大愛道。多有善意。於我有大恩。我生七日。母亡育我。我今成佛。念彼恩重。假使母人作沙門者。有八敬法。當盡形持。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不得輕慢調戲。故二者比丘持大戒半月以上。比丘尼當禮事之。無亂新學之意。三者比丘比丘尼。不得並居同止。四者自相撿挍。若有邪語受。而不報。聞若不聞。見若不見。五者自省過惡不得高聲大語。現其欲態。六者得問比丘經律之事。不得共說世間不急之事。七者若犯法律。當於半月請衆懺悔。八者比丘尼雖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比丘下坐。謙敬作禮。是八敬法。盡壽行之。聽為沙門。　吾佛正法千年久。　尼母為徒減半長。　又云。佛之正法當住千歲。興盛流布。廣度一切。今以女人為沙門。故減五百歲。法稍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得作沙門。何等五處。不得作佛。不得作轉輪王。不得作梵天王。不得作天帝釋。不得作魔天王。如是五處丈夫得作。復次女人譬若毒蛇。人雖欲之。是蛇已死。復有人見。心中驚怖。如此女人。雖作沙門。惡露故存。一切男子為之回轉。令不得道。奉字函第十二卷　毗尼母經云。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減五百年。一百年中得聖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年中有解脫堅固法　尤字函第三卷　女雖五礙知本空。　佛記多生成正覺。　超日明經下云。有慧施等五百女。白佛我今女身。願發無上道意。欲轉女像疾成正覺。度脫十方。時上度比丘謂慧施曰。不可以女身得成佛道。所以者何。女有三事隔。五事礙。何謂三。少制父母。出嫁制夫。不得自由。長大難子。是為三。何謂五礙。一曰女人不得作天帝釋。所以者何。勇猛少欲。乃得為男。雜惡多態。故為女人。不得作天帝釋。二曰不得作梵天。所以者何。奉清淨行。無有垢汙。脩四等心。若遵四禪。乃升梵天。婬恣

無罪故為女人。不得作梵天。三曰不得作魔天。所以者何。十善具足尊敬
三寶。孝奉二親。乃得魔天。輕慢不順毀失正教。故為女人。不得作魔天。四
曰不得作轉輪王。所以者何行菩薩道慈愍群萌乃得作輪王無有淨行。
故為女人。不得作聖帝。五曰不得作佛。所以者何行菩薩心慈念一切。解
無我人乃得成佛。而着色欲身口意業。故為女人不得作佛。時慧施女報
上度曰。吾植諸本用獲果實。本有男女及報應耶。本有五處釋梵輪王。小
道大道乎。上度答曰。無也。上無造者。何所成立。以是之故。吾取佛者有何
難乎。取無所取。成無所成。覺無所覺。無取無捨。乃號為佛。亦無名號。假有
字耳。佛言善哉誠如所言。云一切無隨行而成。不合不散不興不衰。無見
無聞無念。無知無言無說。乃成正覺。於時慧施及五百女。當如所願。轉成
男身。佛受彼決。却後十劫作佛。名慧見如來。世界曰除冥。劫曰光明。　本
無女相如何轉　豈是女流當是觀。　維摩詰經云。室中有一天女說法
舍利弗言。汝何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
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舍利
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
乃問不轉女身。竹字函　寶積經云。阿闍世王女名無畏德與諸大聲聞

辯論皆不能及。爾時舍利弗白佛。此女奇哉。佛言此女已於過去九十億
佛發菩提心。合利弗言能轉女身不耶。佛言汝見彼女豈是女耶。汝今不
應作如是見。何以故。以是菩薩發願力故。示現女身。為度衆生。於是無畏
德作是誓言。若一切法非男非女。如我今者。現丈夫身。說此語已。即滅女
身現丈夫身。佛為受記。復過七千阿僧祇得成正覺。號曰離垢如垢如来
世界名曰光明。列函九卷　不知佛性成男女　識得家珍女即男　涅
槃經云。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涅槃經。常應呵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
何以故。是大乘經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
所以者何。以是男子不能自知有佛性故。我說是等名為女人。若有女人
能知自身定有佛性。我說是等即為男子。適字函第九卷　沙門故以道
為號　長老良由德乃稱　要覽奉寶積云。沙門者寂滅故。調伏故。受教
故。身淨故。如實義故。得解脫故。離世八法故。堅心不動如地故。護彼我意
故。於諸形相無染着故。空中動手無所礙故。成就多法故。名沙門。又婆耆
尊者偈曰。若能反本源。乃名曰沙門。　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
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涅槃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
梵語苾蒭。乃西天之草名。能具五德。一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

麤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
家人戒德芬馥故。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斷煩惱毒故。五不背日光。喻出
家人。常向佛日故。　梵語具云僧伽。唐言衆。今略稱僧。以和合故。有其六
義。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諍。六意
和同悅。以和為上。亦云和上。　梵語闍梨。唐言軌範　大莊嚴經云。長老
者。不在髮白面皺。所貴能修福德。滅去衆惡。淨修梵行。是名長老。君字函
第一卷　念他粒飯非容易　付己無功作麼當　要覽引教云。佛弟子
受食時。先誦五觀。去聲端想自警。然後方食。一計工多少。量彼來處。智度
云。此食墾植收獲舂磨淘汰炊煑。及成用工甚多。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食
少汗多。僧祇律云。施主減其妻子之分。求福故施。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
缺。尼母云。若不坐禪誦經。營三寶事。及不持戒。受人信施。為施所墮。缺則
不宜。全則可也。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明了論疏云。出家先須防心。三過
謂於上味食起貪。下味食起瞋。中味食起癡。以此不知慚愧。墮三惡道。四
正事良藥。為療形枯。形枯者即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以食
為醫藥。用扶持之。若食衛可。云不正良藥。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不食成
病。道業何從。增一偈云。多致苦患。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飲食時非時聽不聽已收入第二卷十善品可參照　有德萬金何足
道　不求四事自然隨　永嘉云。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
供養不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宗
鏡云。若學大乘佛法者。受施主搏食。如須彌山。受施主衣。可數大地。如不
學者若未墮僧數。十方無唾地處。賀字函第四卷　苟若度人身未度
不獨沉他和我沉　智度云。行者先求自度。然後度人。若未能自度而欲
度人者。如不知浮人欲救於溺。相與俱沒。　休求師者長中短　但取泥
龍假上真　又云。汝於法師莫念其短。常主敬畏。法師好惡。非是我事。我
所求者。唯欲聞法。以自利益。如泥像木像。無實功德。因發佛想。故得無量
福德。立字函第九卷　古德云。供養泥龍。必有真龍降雨。供養凡僧。必有
真僧降福。　比丘聽與二親供　分衛宜知五處遮　五分律云。憍伽婆
告比丘。父母貧窮。欲以衣物供養而不敢也。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若人
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極世珍奇。衣服供養。猶不
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上
字函第十卷　要覽舉善見律云。分衛此云乞食。　僧祇云。乞食分施僧
尼。衛護令修道業故云分衛。　根本毗柰耶云。佛說比丘乞食但遮五處

一唱令家。二婬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　多事若求無厭足諸禽因以亦相離　僧祇律云。佛告營事比丘。汝莫復爲房舍惱亂世人。錢財難得。布施亦難。過去世時。有跋處比丘。止住林中。時有釋罪多鳥。亦集此林。晨夕鳴亂。惱彼比丘。不得入定。佛告比丘。欲令此鳥不來耶。荅言。願爾。佛告比丘。汝於日暮衆鳥歸時。各乞一毛。晨朝去時亦如是。乞比丘依教早晚就乞。各惠一毛。爾時衆鳥作是念言。今此沙門常乞。恐我等不久。毛衣都盡。不能復飛。當如之何。即別求棲。佛告比丘。鳥獸上悪多求。况復世人。汝等比丘莫爲勞事。多欲多求。令彼信心居士。善捨財物。僧字函第六卷　僧癡俗怯俱無識　生惱成冤自取殃。　法苑聚人集云。有盲龍女。而白佛言。我於因地曾作農夫。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願乞十文。我至十文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然我後時。因住寺林。盜取十菴羅果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悪業未盡。作餓龍身。常爲諸虫食噉。膿血苦惱。又彼比丘。以瞋恚心。悪業緣故。作小毒龍。生我腋下。唼於我血。不可堪忍。捉佛解脫。佛爲說法。小龍即出。同白佛言。久近脫此。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如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施物。或菓果樹

園飲食湯藥牀褥敷具。一切所須私自費用。心乞親知。此罪重於阿鼻果報。染字函第六卷　無欲分上恚瞋毒　清冷雲中霹靂大　遺教經云。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尚霹靂起火。非所應也。宜字函　持戒辛菜尤成厭　在道邪偷豈可爲附不拾遺等　楞嚴經云。是諸衆生求三摩提。當斷五辛。謂葱韭蒜薤興渠熟食發婬。生啖增恚。是食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福德日銷。魔爲眷屬。　復告阿難。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此是先佛第一决定明誨。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終不能得。復次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神道。上品爲大力鬼。中品飛行夜叉。下品地行羅刹。是佛第二决定明誨。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復次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是佛第三决定明誨。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巵。欲求其滿。終無平復。阿難。如是衆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若大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言我已得聲聞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佛記是人永殞善根。

况三苦海我滅度後。勅菩薩等。應身來世。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主宰官。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唯除命終。陰有遺付。是佛第四决定明誨。若不斷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爲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染字函第六卷　如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如楞嚴經云。比丘不蹋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生主血肉充食。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唱是誰者。若有人言。此是我物。問其相實。乃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唱之。又無主認。懸高顯處。令人見之。若言他物。問何處失。相應者與。終無識者。停至三月。若塔園中得。即作塔用。僧園中得。四方僧用。極字函十四卷　如戒品經云。菩薩當淨法與人。况起人婬。發四則問治前之妄。欲盜婬也　眠狂入定遭行染　初中後樂罪何逃。　摩訶僧祇律云。若比丘尼共二種婬人。與非人畜生。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罪。比丘尼。若眠若心狂。若入定。有人就上行婬。比丘尼覺。若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罪。若眠狂定被婬。覺已初不受樂。中後樂者。若初中不樂。於後樂者。皆波羅夷。若初中後俱不受樂。無罪。云何受樂不受樂者。譬如人飢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爲樂。受欲樂者。亦

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尸。繫其頸上。不受樂者。亦復如是。攝字函第六卷　狂病行欲那爲犯　散亂無心亦復然　五分律云。有一比丘。狂病行婬。狂差生疑。問佛。佛言。狂者不犯。若散亂心病壞心亦如是。和字函第八卷　常住護持猶眼目　衷私輙取失人身　要集問云。何故盜用僧物。罪偏重耶。荅曰。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皷鍾一響。遐邇同聞。聖凡受用。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癡衆生。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噉僧食。或受用花果。或以僧畜乘騎。或將僧奴隨逐。或私借貸僧物不還。或以官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令護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蓋慇白衣慮受來苦。若將與者。非直損俗。亦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　又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　罪福决疑經云。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回入現前。皆違反

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藏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犯
罪也准此文撿校佛像有餘彩色不得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立別故
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主情通一鋪佛像任
意莊嚴通作無罪　五百問事律云用佛彩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
供養不犯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本心
造像只得造像不得別用 祖字函十四卷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
一夜長三分七釐利第二日夜利上又長利 羽前三分七厘 算之來世作
牛馬償之 十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 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為萬劫之艱
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福亦爾 第九篇　莫謂僧財欺可取
須知閻老不相饒　法苑衆十誦律云官吏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
佛聞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聞知事不看待者於
佛僧有損 壓字函第二卷　僧祇律云若比丘知僧物有應與不應與云
何應與若損者若益者云何損者有賊來寺索種種食若不與之則起燒
劫雖不應與畏作損事雖多少與云何益者若治衆僧房等泥木畫工應
與前食後食非時漿等若勢力者應與飯食是名益者應與 優字函第三
卷 以此二段所屬本經僧拜　僧離能合生天樂　僧合令離墮獄憂

五分律云調達作是念言我既不能害佛唯當破其和合僧耳佛語調達
若僧已破能和合者其人生天一劫受樂若僧和合而破之者墮地獄中
一劫受苦 事字函第三卷　護僧不許加刑謫　治者從而獲罪殃　要
集衆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修羅等皆應供
養若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刖其手足乃至奪命若有破戒比丘為諸煩
惱結使所壞猶能開示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
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謫罰繫閉加諸鞭杖乃至斷命況
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
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衆生增
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應輕慢謫罰奪命佛
說偈言薝蔔華雖萎勝於諸餘華破戒諸比丘猶勝諸外道又衆薩遮尼
揵經云若破塔寺若取佛物若有沙門持戒破戒或繫閉打或令還俗或
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土行此不善諸
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水旱不調劫賊縱橫人
民飢餓疾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帳字函第二卷　為僧
雖聽二親許　作母曾遺累世貧　五分律云淨飯王聞佛已度羅睺羅

出家便大懊惱白佛言佛昔出家上有難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陀已
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復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情何可忍王
又推己而白佛言子孫之愛徹過骨髓何諸比丘誘以為道願佛從今勅
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佛為王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仍戒比丘從
今父母不聽不得度 上字函第七卷　老女人經云時有貧窮老女人問
佛生老病死因緣聞之開解阿難白佛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爾佛答是
我前世發意學道時母也阿難問是母何貧乃爾佛言均留秦佛時我欲
作沙門是母愛不聽我去我愁一日不食由是五百世貧今者壽盡當
生彌陀佛國後六十八億劫當作佛號波徤國名化華 毀字函　給后為
尼由證果　衆雜寶藏經云昔優陀羡王有一夫人
名曰有相王甚愛敬國法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侍於王寵遣王彈琴
自起為舞王素善相觀其夫人死相已現不過七日王即撫琴長嘆夫人
求問王不肯答殷勤不已王以實告夫人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
尼說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言至六日當聽
汝去至六日已語夫人曰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便得
出家受八戒齋其日命終來是善緣得生天上故來見王王問何天答云

王婦王命就生天答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故來一見王即歎言彼本
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
聞說天一爪甲直閻浮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羅
漢果 帳字函第四卷　付法藏經云闍夜多尊者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
城慘然不悅次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問之尊者答之曰我初至城見一
鬼子稱母入城為我求食經五百歲尚自未出飢虛不濟若見我母願語
早來累見彼母直說子意母言入城七反城壞未嘗得人一唾今遇少唾
欲得出城共子分食城門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我即將他同出見子
共食我聞鬼言受若長遠是以慘然時彼鳥者過去劫中我欲出家父母不
聽強為娉妻得子已年六歲我復欲父母教兒抱住我脚啼哭而言父若
捨我依誰養活兒當殺兒然後可去由彼兒故不得出家從是九十一劫
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鳥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
是以微笑若復障人出家罪報惡道後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見人
出家方便成就勿作留難 帳字函第四卷　兒孫反謗吾家法　此輩無
慚真闡提　涅槃經云純陀問佛一闡提者其義云何佛言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發麁惡言誹謗正法心無慚愧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闡

提道通字函第十卷出家雖勝在家者。在家修勝出家見優婆塞戒經云。在家之人發菩提心勝於一切辟支佛果出家之人發菩提心此不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發菩提心諸天皆大驚喜作如是言我今已得人天之師。勉字函第一卷　身披緇服心猶俗　頭帶烏巾念乃僧。　法蘊足論云一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叅法侶心猶顧戀所受諸欲是名身出家心不出家二有一類補特伽羅雖畜妻子受用上妙衣食珍寶而於諸欲不生耽染是名身在家而心出家三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叅法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是名身心俱能出家四有一類補特伽羅畜養妻子上妙受用深生耽染是名身心俱不出家白字函第六卷　白佛出家何得果　令渠斷結自成功　雜阿含經云釋摩男白佛。如佛所說優婆塞義在家白衣具丈夫志歸命三寶自言我是優婆塞者云何而得須陀洹果乃至阿那含耶佛言斷除身見戒盜及疑綱等三結已成須陀洹更不復受三塗之身於無上道生決定信人天七返盡諸苦際入於洹槃又問云何而得斯陀含果佛言斷三結已薄婬怒癡名斯陀含。又問云何而得阿那含果。佛言若斷三結及五下分成阿那含。時釋摩男等五百人聞斯法已而白佛言諸在家者獲此勝利一切咸

應作優婆塞淵字函第八卷　但發修行正覺心　便是出家苾蒭性　無垢稱經云諸童子言我聞佛說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無垢稱言汝等童子但發無上正覺等心勤修正行是即出家即是受具戒苾蒭情白字函第二卷　菩提苟易紅塵證　如來應不雪山修　長慶注楞嚴云在家菩薩又不得錯會經旨將謂不勞諸佛戒法但悟無功用道也且看如來為太子時須往雪山修行身心寂靜方得悟道若是在家作得佛者如來終不雪山去也所以如來為汝衆生起箇樣子今人若捴似無垢稱寵居士則不勞出家其或未然也須轉身始得第四卷　由作二因善不善　乃為八部人非人　舍利佛問經云八部鬼神以何因緣生於惡道而常聞正法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以善故受於快樂又問善惡二異可得同耶佛言亦可得耳　天神者先以車轝合宅飲食供養三寶父母賢勝之人猶懷慳嫉故　虛空龍神者修德行檀不依正念急性好瞋故　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負故在天上空中地下　乾闥婆者好施有瞋獻伎樂故　阿脩羅神者志強喜施不隨善友所作淨福好逐幻僞作諸邪福故。　迦婁羅神者先修大捨高心凌物故。　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發菩提心未正其志遂諸邪行故　摩睺羅

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瞋恚故如是皆由依附邪師以邪亂正俱謂是道以自建立史函八卷　外道妄立從茲始　調達仇讎自爾端。　央掘魔羅經云佛告文殊世間建立外道因緣往劫有佛名拘孫陀跋陀羅出世無外道名唯一大乘法欲滅時有一比丘名曰佛慧時有善人施無價衣獵師見之生劫盜心夜將比丘至深山中壞身裸形懸手攀樹有採花婆羅門見彼比丘先着袈裟而今裸形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自懸苦行是真學道彼人即捨衣拔髮作裸形沙門從爾而起爾時比丘自得解縛即取樹皮赤石塗染以自鄣敕結草作佛用拂蚊虫又有婆羅門見已念言是比丘捨先好衣着如是衣捉如是拂當知如是解脫道即學彼法出家婆羅門從是而起時彼比丘暮入水浴因洗頭瘡即取水衣以覆瘡上取牧牛人所弃弊衣以覆其身時有獵者見已念言是比丘先着袈裟而今悉捨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被髮弊衣日夜三浴修習苦行當知是解脫道即學彼法苦行婆羅門從是而起比丘浴已身躰多瘡蠅蜂唼食即以白灰處處塗瘡水夜覆身時有見者謂言是道即學彼法灰塗婆羅門從是而起時彼比丘然火炙瘡瘡轉苦痛不能堪忍投岩自害時有見者作是念言是比丘先着好衣今乃如是當知然火投岩是解脫道投岩事火從是而

起如是九十六種皆因是比丘種種形類起諸妄想各自生見猶如鹿渴於炎水想逞逐之死正法滅時因彼比丘非法法想亦復如是量字函第四卷　宗鏡云外道派出技流至佛出時有六大師謂富蘭那迦葉姓也計不生不滅末伽梨拘賒梨子計衆生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爾刪闍夜毗羅胝子計衆生時熟得道八萬劫苦盡自解脫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衣衣也計罪報之苦以投岩拔髮代之迦羅鳩馱迦旃延計亦有亦無揵陀若提子計業所作定不可改。犢子計色是我離色有我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合二十身見寫字函第六卷　華嚴會上第二十一位知識遍行外道告善財言閻浮提內九十六衆各起異見而生執着我悉於中方便調伏令其捨離所有諸見乃至普及十方世界悉亦如是首字函第七卷　經律異相云諸比丘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爾佛云不但今生世世如是往世有梵志女端正姝妙諸梵志法凡欲處女與明經者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中一人博達而年析耄面醜眼青父母憂愁女亦懷惱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少俊姝妙聞彼欲處於女尋往難問五百梵志皆窮無詞父母與女喜納為婿年尊梵志曰傷我年高勿奪其婦但我所得施遺之物悉回與卿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

納之其手老者心懷毒惡即相毀辱世世所在與卿作寃佛告諸比丘爾時老梵志今調達是少梵志我是女瞿夷是 又云昔有比丘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復意轉退漸生惡念著世利養至世尊所禮足白言願說神足之道佛告神足且置何不學四非常義調達次往舍利弗及目連所求神足道亦皆語曰止止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復修四禪乃得神足道耳調達愁不見教問弟阿難乃與說之調達聞已專心一意以麁入微從微起還至於麁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地際從地至床從床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滿沒自由化作嬰兒在阿闍世太子膝上作諸變化日給五百釜食時諸比丘以此白佛佛荅汝等勿貪調達供養調達自陷亦陷他人二俱墮罪如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尅獲 舍字函第一卷 調達害佛而反傷暴志加佛而自敗 舉法句經云調達與阿闍世王共議毀佛即勅國人不得奉佛調達白王明日請佛入城飲五百象醉令蹹殺之吾當作佛教化世間王往請佛佛知其謀荅言大善明日食時佛領衆入城是時醉象搪控墻壁折敗樹木一城戰慄象齊趣佛佛舉五指爲五師子同聲俱吼震動天地醉象伏地垂淚悔過王及臣民莫不驚肅王白佛言稟性不明

信彼讒言興逆造惡願垂大慈佛告王言世有八事興長誹謗皆由名譽以致大罪何等爲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自古及今尠不爲惑 同上卷 舉出生經云佛遊舍衛國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杅繫腹猶似懷妊乃牽佛衣汝爲我夫從得有娠不給衣食天人四衆無不驚惶三界之尊降伏諸邪明超日月不可汙染時天帝釋化作一鼠齧波杅繩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挃其所以王瞋此尼謗於大聖掘地倒埋佛諭勿爾是吾宿罪過去世時有客賣珠而且明一女就買欲成有一男子倍價爭之女復從求畢竟不與心懷瞋恨願我在在所生當報汝寃時男子則我是女者暴志是此自往緣非特今也 同上函第三卷 調達雖逆陷泥梨 如來復讃爲知識 智度論云提婆達多調達異名種種變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而徒衆尠少提婆達多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其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遥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拳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爲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惡毒着指爪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大

車來迎生入地獄 德字函第二卷 大乘十法經云淨無垢妙淨寶月王光菩薩白佛言云何可取提婆達多是善知識復是如來久遠親近是恣家者佛告善男子若無提婆達多善知識者不顯如來諸佛功德 服子函

波旬幾處作惑來 伎倆盡時歸向去 因果經云菩薩將成道時魔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持箭以射菩薩不動箭化成花復令三女供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咸變隨形不能自復魔王前白菩薩汝若不樂人間受樂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荅言汝於先世脩少施因今故得爲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沉溺三塗非我所須我昔曾以頭目髓惱國城妻子而用布施不可稱計求無上道汝今不應惱亂於我魔王慙怖還宮 畢字函第三卷 月藏經云佛在大集會上說法魔王波旬亦作神變復無能爲即說偈曰 我今皈依佛世尊從是終不起惡心瞿曇心定容恕我我當守護佛正法 商字函第二卷 婆沙論問何故名魔荅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自身故名魔 魔泰言殺 何故名波旬荅曰常有惡意成就惡法故名波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衆

示衆

禪林類聚示衆門云六祖大師示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神會乃出云是諸佛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師乃打一棒云這饒舌沙彌我喚一作物尚不中豈況本源佛性。此子向後設有一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　槃山積禪師示衆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　南泉願禪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乃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　南泉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南泉示衆云我十八上便會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會破家散宅　南泉示衆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　馬頭藏禪師示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後南泉云與麼依師道始得一半　黃檗運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

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溈山祐禪師示衆云今時人但直下會取不會底正是你佛正是你心若向外求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你心田所以不是道　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山僧不解荅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趙州諗禪師示衆云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師云比來拋甎引玉引得箇墼子。　趙州示衆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有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云何必僧回舉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舉師纔舉僧便指傍僧云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甚麼語話　趙州示衆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師云念者是誰云無伴師叱云這驢　牛頭微禪師示衆云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也　洞山价禪師示衆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臨濟玄禪師示衆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總識得伊來處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者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　臨濟示衆云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本小異　睦州蹤禪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　睦州有時示衆云忽然忽然　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迴首又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迴首又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睦州示衆云列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問如何是列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汝道你又作麼生云某甲不與麼道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云如何是捏聚師斂手而坐　睦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三聖然禪師示衆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　三角印禪師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便掀倒禪牀師便打。　白水仁禪師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為汝說荅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曹山

本寂禪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為甚麼不知有師云只為密密所以不知有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雲門云諾諾　雪峰存禪師示衆云三世諸佛是草裏漢三經五論是繫驢橛八十卷華嚴是村草步頭博飯喫底言語十二分教是蝦蟆口裏事還知麼所以道如今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我作驢駝物供養他有甚麼過　本空禪師示衆云只這施為動轉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成茶話去師云你識得口也未云如何是口師云兩片皮也不識云如何是本來祖翁師云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娘云大衆忻然去也師云你試點大衆性看僧禮拜師云伊住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云辜負平生行脚眼便下座　乾峰禪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洞山虔禪師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夾山會禪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夾山

示衆云明不越戶穴不撲巢目不顧他位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干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撒不假鉾鋩事到這裏有箇甚麼事閙刹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雲門偃禪師示衆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雲門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雲門示衆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雲門示衆云只這箇帶累殺人 雲門示衆云擧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金峰志禪師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莫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云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爲人便下座 金峰示衆云我若擧來又恐遭人脣吻如不擧來又恐遭人怪笑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蹴出師便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云和尚今日垂語有僧問爲甚麼不荅師云大似失錢遭罪 金峰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出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保福展禪師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時有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適來且致闍梨還搆得麼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怪師云作家作家云是甚麼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玄沙備禪師示衆云常將汝等諸人放頂顊上不敢錯誤諸人一絲毫子 長慶稜禪師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雲居膺禪師示衆云孤迥迥峭巍巍却僧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汝面前泰山子也不會 雲居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棗山仁禪師示衆云不辜負平生眼目致箇問來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後有僧請益云和尚陞座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意旨如何師云齋時有飯與你喫夜間有牀與你睡一向煎逼我作甚麼僧作禮師云苦苦云乙師指示師垂一足云舒縮一任老僧 法眼益禪師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同安察禪師示衆云洪音不剖其理不彰設使不言且道是分不分時有僧出云不分師云若不是闍梨老僧不曉云同安風釆乖解氷消師云養由弓矢不射田蛙僧作禮師云將謂是得便宜 同安示衆云貧髑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云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云握鞭側帽豈是闍黎云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云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云未在 大陽玄禪師示衆云嗟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氷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道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 鼓山岳禪師示衆云我若全擧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 寶應顒禪師示衆云欲得易會麼第一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 雙峰禪師示衆云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就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云動靜施爲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云進一步退一步僧禮拜師云向來有一僧恁麼會老僧不肯伊在僧云請師直指師便打 道吾禪師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香嚴端禪師示衆云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爲汝說得 百丈恒禪師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若承當知君猶未徹 風穴沼禪師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山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 保壽恩禪師示衆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楹外雲生層頭雨滴澗水湛如藍野花開似纖此時若不究根源謾向當來問彌勒還會麼不勞久立 首山念禪師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汾陽昭禪師示衆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玄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或先用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浮山遠禪師示衆云欲得鷹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獅子爪牙四得衲僧救活

第五頁前半葉原缺

麼出來看時有僧繞出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便斫将去佛書語録魏府華嚴長老示衆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會麼若會得即今無礙自在真人若也未會則是箇檐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汝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接竹點月在處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麼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混然同太虚無欠亦無餘會麼若不會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着境認色為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争人一團子意氣些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説強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見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内喫肉如似餓鬼吞屍嚥酒如餓狗飲水變色如渴蠅咂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恣縦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壊浪死虚生枉経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枅枅地口子吧吧地眼子貶貶地無常殺鬼到來向林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閻老子一詞不措鐵爐火炭銅柱刀山盡是戲翫恁時追悔大段難為免

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辨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為實諸佛過去留経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蠲滅罪障漸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群疑法門向無明性中認取箇真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裏糞堆頭光爍爍地圓陀陀地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也從你深坑罪海永墮沉輪你若廻光返照於一刹那間即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癡瞎狂情損息消滅諸縁境界轉為甘露醍醐安樂國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皆由你心善悪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即是佛也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即正覺又何必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遇莫道你是凡夫自家退屈千経萬論皆為衆生迷亂不識本性你暫時間那取些子會物底工夫看経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著戀之故山僧苦口實為切切你還肯麼你還信麼尋常著寒著熱些子違情喫辛受苦不得却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為取身好百年如夢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無多日頭白是病未病是業債未業債是死未死是地獄未你莫道我為人平生好心言善只依本分不作悪事我無罪過別教你有箇好

主處我即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見解更莫説攙人擔我貪色貪財飡魚喫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経便為長久功德以此為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為你不得你還知麼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亦為你不得須是你自家着力前程自辯你若作一切有為功德只是造業增長頑福不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永徳供養日夜不安為慮未是在還知麼一任你説向諸方耆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取喫休了取着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休悔取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石門聰禪師示衆云學般若菩薩須具般若眼不具般若眼即被般若謾却你去作麼生是上座般若眼出來對衆道看良久云沉却也珍重　又云一句為君説諸法及時節冬月是冬寒夏熱是夏熱甚處不周旋何勞苦施設施設言詞盡須決更擬問如何船底用鑽鐵　龍門遠禪師退院離褒禪辭衆上堂舉六祖大師示衆云汝等遠理舟檝吾欲歸新州去弟子曰和尚去後早晩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是什麼説話去了却更來做什麼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欠悟在呵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

麼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春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遠空留
暴靄野雲屯　首山念禪師小參示衆云老僧擬欲歸鄉什麽人隨得去
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麽時去師云待有伴即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
麽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麽生師云迷子
不歸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箇歸鄉路師云枯木裏龍不存依倚僧
云和尚什麽時節却回師云不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
事又作麽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
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麽生師
云八國春朝衣四相無違改僧云求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
自有道遙竹拂枝問如何是梵音師云驢鳴狗吠問如何是截徑一路師
云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云看看冬到來僧
云畢竟如何師云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什麽
有山可守師云道什麽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久立衆
慈伏惟珍重。　佛果勤禪師示衆云鈎頭有餌句裏無私已泛扁舟放行
綸綫還有衝浪錦鱗麽僧出云有師云高着眼僧擬議師云着開錦官罷
釣澤國重游方爲萬壽之賓又作碧巖之主流水下山即不問白雲歸洞

意如何師云舊店新開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師云大
家在這裏進云萬丈白雲蔽不得一輪光透照無私師云到家一句作麽
生道僧擬議師云了師乃云目前無異草偏界絶遮攔城中日月新新方
外乾坤獨露直得龍天釋梵動地雨花妙德空生目瞪口呿行棒行喝拈
向一邊雲月溪山放過一着一處透脱千處百處該通一機洞明千機萬
機圓轉碧岩不離此處此處不離碧岩攝大千於毫端融芥塵於刹海嘶
花馬過抱子猿歸湛寂凝然應真不借則且致只如無陰陽地上成得箇
什麽邊事萬卉正資和氣乃碧嵓先發一枝春復舉馬大師問藥以子在
此許多時本分事作麽生山云皮膚脱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據汝所見
可謂協於心體而布四肢何不將三條篾來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
甲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
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大衆古人得意之後不忘利
生直入深山提持宗要山僧瞎眛豈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篾束肚皮却
有箇折脚鐺子與方來若守寂寥若信得及不在切切或未諳詳聽取箇
木後句高峯突兀倚天門青嶂虛閑可躡跟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携去
隱深雲雖然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應須

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因示衆　辨道應須辨自心心真觸處是通津
直明格外無生忍端作匡中解脱人吸盡西江龐老口搏將妙喜淨名身
八風五欲莫能轉解向塵中轉法輪　佛鑑和尚忌辰示衆　去年正今
日泥牛鬭入海今年正今日偏界舒光彩虛空無相身佛鑑儼然在非色
亦非心不小復不大刹石可移動箇中無變改要知佛鑑恩各人明主宰
一句遠群機志心常頂戴且道是那一句喫飯咬著沙　又云十虛同一
涯穿分彼此大千同一塵豈有去來若能各人明見本心顯發妙用通天
作略動靜一如匝地風光彼此無二住也浮雲凝於幽谷去也虛舟泛於
長江去住本自圓成解脱更無異路如是則全起全滅全動全靜全去全
來全收全放且出門一句作麽生道頭頭物物皆成現正眼當陽廓太虛
復云三年承乏韋參陪道業荒塵愧不材赴詔直從天外去何時相與復
徘徊退院歸辭衆上堂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爲無爲益
無益梯航三有津濟四生是衲僧家本分事雖然時節到來一刀兩段要
且鼻孔不在別人手裏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
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且道
臨行一句作麽生道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下座　又云德山小參不

荅話打鎖敲枷趙州小參要荅話將杖探水崇寧今夜也不管荅話亦不
管不荅話偶然向衣單下拾得箇千年桃核舉似大衆乃横拄杖云尔諸
人若也恁麽坐斷天下人舌頭復以拄杖卓地云尔諸人若也恁麽入地
獄如箭射且道利害在什麽處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下座　又云終
日相違長背面終朝背面却相違違中不是逆中事不動巍然違九重這
箇消息唯許作家明暗同途主賓互用雖去似去而不去雖來似來而不
來卓爾超然動靜曾無兩種所以道動若行雲止若谷神既無心於彼此
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而確然去來動靜不以心而超然動
靜在彼在此殊無間然一道清虛廓周沙界是以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
城而舍利佛問云聖姊向什麽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麽去舍利弗
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恁麽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
所舍利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如來大解脱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解脱所
以我云如舍利弗恁麽去既得如來大解脱去而無去去迹入九重城裏
眺贊聖化住而無住住蹤在深山白雲中坐斷天下人舌頭既住如來大
解脱安有動靜去來之意正當恁麽時作麽生道九重城裏真消息一句
無私遍九垓復云憶得曾山和尚辭洞山山云向什麽處去山云向不變

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師云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頂門上眼向一切萬境萬緣當頭坐斷豈不是箇無變異何故金剛正體湛寂凝然曹山雖得此意爭柰洞山憐兒不覺醜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變異處去只向他道這漢未出門早變了也。 明覺顯禪師一日小叅示衆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動地雨花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驀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趂下 大愚芝禪師小叅示衆云僧中有奇人俗士中亦有奇人聖朝揚億侍郎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師云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下座 法華舉禪師小叅示衆云諸上座佛法有什麼事也莫

見老和尚道無事便無事去法身無為不墮諸數古德道不信佛菩提是則解空第一所以道說佛說祖談玄談妙皆屬增減語既然如是諸人又向什麼處叅須具行脚眼始得乃拈拄杖云有人道得麼出來相見有麼有麼衆無對師云老僧今日失利 真淨文禪師云最初一句子便要衆人知還會麼良久云符到奉行維那宣帖罷師乃云大衆諸佛出興於世總祇赴箇時節且道貧道今日赴箇什麼時節遂指法座召大衆云今日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麼時有僧問承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遠七遠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瞎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開言語間施主懸懃伸三請今日當筵事若何師云新豊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聞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坐具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噓噓 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為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向新豊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麼良久云可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喝一喝下座 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叅遂舉拂子云昔日世

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衆寂然為復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叅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卻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問遠離九峯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鷓鴣啼處百花香進云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為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跡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即不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苟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衆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要妙良久云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大慧杲禪師宗衆恁麼恁麼針劄不入不恁麼不恁麼匙挑不上恁麼中不恁麼鬼面神頭不恁麼中卻恁麼披毛戴角呵呵呵且道笑箇甚麼我笑昔日雲門大師有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只是饅頭乃喝一喝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又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拈拄杖左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左邊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右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右邊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中間卓一下云且拈向中間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江西信報道下江盜賊已平雲門山頭種田博飯喫問著禪道佛法口似磉盤乃喝一喝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又卓一下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又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頂門具眼衲僧到此如何趣向然究有頭債有主雲門今日和泥合水向灸瘡瘢上更着艾炷要與馬師相見遂以拂子面前畫一畫云還見麼折東籬補西壁眼見則親手攪不及釋迦彌勒換手推胷文殊普賢連聲叫屈喝一喝云馬面夜叉攙搭首牛頭獄卒便擎拳
又云永嘉道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永嘉親見六祖來要且只在是非裏雲門即不然非不非是不是你而看天低頭覷地惺惺時直是惺惺瞌睡時一向瞌睡也無佛法可商量亦無塵勞可回避有時睡裏驚覺來元是猫兒捉老鼠 又云古人道佗人住處我不住佗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喝一喝云猶有遮箇在雲門即不然佗人住處我亦住佗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瞋無理會新羅夜半日頭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定當看
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老人和身放倒至今數百年來其間無數善知識出世未曾有一人為佗扶起雲門今日擬將螢心拄須彌山試

為扶起看遂拈拄杖云南泉放倒雲門扶起放倒扶起有賓有主明眼衲僧商量切忌別作道理既許商量為甚麼不許作道理良久云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卓一下　又云諸法本來絕待觸目且無拘礙只因斷臂覓心便有人求懺罪無文卯子既成付法傳衣斷賴致令盧老黃梅墜石腰間舂碓將謂有法與人間着卻言不會引得後代兒孫盡作韓獹逐塊雖欲扶豎宗乘崇何東倒西𠊱仔細撿點將來直是令人叵耐若也盡令而行一擊須教粉碎有時靜坐思量就中也有可愛且道有甚麼可愛深沙共脩羅結親金剛與土地揩背喝一喝　又云拈拄杖卓一下云細不通風大通車馬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虗空有撕柄無手人能把跛驢蹋倒擣茶輪草菴瀉下瑠璃瓦又卓一下　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拈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本來法又云遮箇是本來法那箇是拄杖子只今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非唯自有出身之路亦乃不受人謾若斷不出雲門饒古去也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如是如是遂卓一下云一椎兩當復舉起云看看寒山拾得掃地倒轉苕帚柄把露柱一撼勃跳上兜率陀天觸破非非想天人鼻孔𥈞盧遮那如來忍痛不禁走入雲門拄杖子裏藏身雲門一衆呵呵大笑云料

捭沒交涉正當恁麼時露柱與燈籠畫眉又增得多少光彩良久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又云谿開正眼千聖罔測其由一句全提萬別千差路絕識不可識智莫能知非聖非凡非心非法全體恁麼來全體如是住不見毗耶示疾文殊問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曰我病無形不可見文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師云身相既離心亦如幻誰是示疾者誰是問疾者還證明得麼若證明得則諸人身病心病俱銷佛病法病齊遣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便恁麼去猶是止啼之說未為究竟且究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喝一喝　又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溈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遂舉拂子云遮箇只是犛牛尾拂子不得作是非逆順商量作麼生測良久云無人遇價打與三百擊禪牀一下　又云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罵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　又云有一人一主為善有一人一主造惡為善者一旦犯不與取戒造惡者一念了悟自心善人犯不與取戒

即名為賊惡人了悟自心即名為佛二人同到雲門着那一人即是着善人而卻惡人則是着賊而卻佛着惡人而卻善人則是怕惡而欺善若二人俱着則佛賊不分若二人俱不着則善惡不明若決定指佛是惡人則招謗佛之愆入地獄如箭射若指賊是善人未有善人而做賊者當人未具智眼在到遮裏還有斷得者麼若斷不得雲門為諸人斷卻賊是善人為佛是惡人做佛賊善惡人不出遮兩箇還會麼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建昌紙貴一狀領過　又云荊棘林中善卷舒更於驪頷探神珠南山鼈鼻活拈得乘興猶來將虎鬚如斯標致未是作家若到雲門不勞拈出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方有少分相應正當恁麼時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但將飯向無心盌自有人提折腳鐺　又云拈拄杖云休誇捧下無生忍擬置當陽掣電機未將己前驀提得遂卓一下云一擊自然亡所知喝一喝　又云饒沙脣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沈寂默沈寂默則成誑滯言詮則成謗不語不謗不默不誑須知向上別有一路子明眼底知有只是難近傍遂拈拄杖云拄杖子卻近傍得只是不知有敢問大衆近傍得底不知有知有底近傍不得正恁麼時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只今衆中莫有不受人謾底麼試出

來定當看良久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卓一下　又云多時不說釋口邊生白醭大衆苦相煎便登曲彔木亂論五家宗不引傳燈錄饒開兩片皮業因招薄福釋迦乾屎橛達磨老臭充一人曲說直一人直說曲彼此大丈夫肯受你沸屎罵佛謗祖師定入拔舌獄佛祖生冤家魔王真眷屬心地黑漫漫口裏水濃濃似恁出家兒定滅瞿曇族臘月三十朝大哭卻成笑召大衆云還識雲門村叟麼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喝一喝　又云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圓悟老人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師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取　又云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

云侍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世尊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師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與甚麼作釋迦老子。與甚麼作提奬。達多。與甚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攜餅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　又云。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卻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師云。還會麼。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填井。喝一喝。　又云。舉招慶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招慶便休。師云。招慶雖然休去。爭柰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佗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佗如何折合。　又云。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睦州乃云。慚愧。卻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遮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師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佗趙睦二州。殊不知遮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卻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麼處有二員古佛。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師云。雲門直是好一枚餬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　又云。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遮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搽根。　又云。舉石門聰和尚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遮裏。若離我遮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遮裏。若住我遮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師云。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遮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緊悄草鞋。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遮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為。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鉤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云。舉白雲祥和尚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遮箇是倚子。白雲以手撥云。將鞋將來。僧無對。白雲云。遮瞎頭漢。雲門聞云。須是祥兄始得。師云。雲門扶強不扶弱。爭柰攜兒不覺醜。遮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佗道將鞋將來。便與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分疏不下。　又云。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箇甚麼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師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莫要點眼麼。待佗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免織污遮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遮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又云舉王大王。向雪峰會裏請吳監寺住鼓山。雪峰與孚上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上。乃曰。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路中把住云。師兄向甚麼處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山云。佗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峰曰。好一隻聖箭。折卻也。遂舉前話。峰云。渠語在。孚云。遮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師云。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佗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卻來雪峰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遮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卻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為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　又云。舉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句。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明招撥開火云。你向遮裏與我拈出一莖眉毛。看僧云。非但某甲。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招云。何故自把髻投衙。師云。遮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又云。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損處。無損處有。已鼻噎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喝云。是甚麼。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又云。三十年來弄馬騎。今朝卻被驢兒撲。就地拾得麗水金。拈起卻是新羅鐵。報諸人。別不別。夜來雪壓雲門凍得烏龜成鼈。　又云。夜來兔子趕大蟲。天明走入無何有。月下珊瑚長數枝。萬象森羅齊稽首。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唧嚠渠儂卻善分外。醜李公。爛醉絕倒時。元是張公喫村酒。報諸人急回首。切忌癡狂外邊走。　又云。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

純綱打就生鐵鑄成敬云是是師云錦上鋪花三五重谷又持錫到南泉
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師
云枷上更著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師云愁人莫向愁人
說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試把火照看
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衆云雲門任麼批判且道肯佗不肯佗　又云
舉南嶽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
醬師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又云俊鷂不打籬邊兔猛虎
終不食伏肉毛頭星現北斗前把斷天關并地軸　又云舉僧問雲峯如
何是心地法門峯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峯云此去衡陽不
遠師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
下　又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
吒失卻威　又云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有三要路臨濟小廝兒只具
一隻眼四方八面來只打中間底卒風暴雨時向古廟裏蹲得過興化老
漢饒全未夢見在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趙州古佛直得五年
分疎不下灼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
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揭卻腦蓋換卻眼睛汝等諸人不用鑽龜打瓦百丈

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作麼生圖度切忌停囙長智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含元殿裏休問長安莫認驢鞍橋作阿
爺下頷既然如是向遮裏說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麼香象渡河截
流而過得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得麼既不許恁麼如今不免且作死
馬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超佛越祖之談已爲
拂來塡溝塞壑了也且道清平木杓笊籬井索錢貫雪峯輥毬禾山打鼓
畢竟向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還委悉麼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
已反爲讎復卓一下喝一喝　善友請示衆心空及第無階級直下忘懷
罪性空一念廓然三際斷千差萬別盡圓通　又云針鋒頭上透天關著
意忘懷兩不堪直下早踰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參所以雪峯道望州亭
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
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還委悉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
人　又云雲門昨日晝寢夢來一葉輕舟泛東大洋海騎新修佛殿入螻
蟻穴中遶還行到十字街頭萬人叢裏見一隊殭項衲僧口裏談玄演妙
舉古明今說靈雲見桃花悟道香嚴聞擊竹明心雪峯達年輥毬禾山長
時打鼓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方作此夢忽然被人驚覺元來卻是喜

通聚三上座糉履作聲雲門雖然眼開猶在夢中未惺三上座近前作禮
曰請和尚來日爲衆說禪雲門夢裏應渠曰諾今日擊動法鼓大衆上來
且道說箇甚麼即得昨日夢說禪如今禪說夢夢時夢如今說底說時說
昨日夢底昨日合眼夢如今開眼夢諸人總在夢中聽雲門復說夢中夢
良久云驢脣先生開口笑阿修羅王打鼓跳海神失卻夜明珠擊破獨盧
穿七孔三人上座請談禪平地無風浪拍天禪禪不用思量卜度非干
文字語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驀頭劄之則曰是句非句臨濟用之則曰
三要三玄禪禪吞卻栗棘蓬透出金剛圈休論趙州老漢庭前柏樹子莫
問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但請一時放下着當人本體自周圓召大衆云
且作麼生說箇周圓底道理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喝一喝
又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遇貴則賤遇賤則貴築著磕
著沒處回避南嶽天台去路通君向西兮我向東風從虎兮雲從龍喝一
喝云拈起蘇莫別處春熨斗煎茶銚不同　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
門云透出一字師云透出一字卻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下座　又
云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師云真生無可生眞滅無可滅寂滅勿
現前蝦蟇吞卻月　又云舉僧問趙州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

州云今朝又風起師云今朝又風起閙處莫揷觜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
鬼　又云舉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柏樹
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
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師云若道有
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邉都不涉又蹉過趙
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
還見古人麼喝一喝　又云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
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爲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
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云莫將閑話爲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　又
云舉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會照云遮老漢
頭白齒黃作遮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師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
埋卻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又云舉雲門云百草
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云俱圓悟老師云劄師云普優云俱劄普
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遶過那邉枉發千鈞之弩　又云舉僧問趙
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無路是趙州師云無路是趙州老將足纖毫閒

南并塞北當下一時收。　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師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持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爲甚麽卻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後上座請示衆拈拄杖卓一下云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又卓一下云迎葉阿難寒山拾得又卓一下云只恁麽全是中全非又卓一下云不恁麽全非中全是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放過一著文俊上座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佗是罰佗擲下云具眼衲僧試定當看　又云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師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　又云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清京除熱惱。　又云行不到處說不難說不到處行不難行說難到不難到拈卻門前大案山所以道靈鋒寶劒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進前則喪身失命退後則尾解水銷不進不退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正當恁麽時作麽生是衲僧轉身一路還委悉麽好手手中呈

好手紆心心裏中紅心。　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遮箇。州云你問趙州寶師云遮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麽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善友請示衆妄心顛倒造諸業回趣真來即懺摩真妄兩頭俱透脫海南東畔是新羅。　又云舉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師云不落與不昧半月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尊前唱鷓鴣。　又云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麽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網要脫卻鶻臭衫拈了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下座。　又云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

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遮漆桶。　又云舉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念七師云念七念七七全無消息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爲甚麽難識可知禮也。　又云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覰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大師直上覰居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居士隨後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麽若緇素不出願馬繫枯椿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蟇口裏一粒椒。　又云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云的的清寒寒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麽切不得問著問著則瞎卻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又云舉古德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蔡春卿薦考請示衆舉洛浦示衆云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卜浦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師云遮僧汝與死卻爺又被他人拊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仔細思量丈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即不然驀拈拄杖云孫賓

門下死卻郎罷達卓三下云會麽内屬艮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入菴示衆恁麽恁麽理隨事變不恁麽不恁麽事得理融恁麽中不恁麽寬廓非外不恁麽中卻恁麽寂寥非内寂寥非内也觀法界於一塵之中寬廓非外也見一塵徧法界之内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清淨便恁麽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本分事直須恁麽中不恁麽不恁麽中卻恁麽直下便捏到遮裏直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摸處更說甚麽内說甚麽外說甚麽理說甚麽事說甚麽法界說甚麽一塵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若向遮裏證得去在内不寂在外不常在無不滅在有不增不住兩頭不居中位乾峯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睦州蓋子落地楪子成七片有甚麽過良久喝一喝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復舉僧問巖頭三界競起時如何頭云坐卻著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師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爐炭裏横身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佗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枬菴林司法爲考大祥請示衆福城東有大長者居福

城東海嶼上於不思議塵刧中承事供養無數佛菩薩長者世希有如優曇華時一現發啓廣大眞實心刱無佛處阿蘭若普智人建梵剎折草拄地即成就此心堅固等須彌或讚或毀不搖動魔王軍衆數甚多觀茲殊勝自摧伏長者視身如浮雲變滅須臾不長久當生佛國時節來撒手便行不回顧有子遵義起其家志願身心俱及弟仁者則壽語不誣當知令亦未嘗死我來居是阿蘭若不見長者主遺恨故說此偈聊發揚同住如來寂滅海

小溪雲門菴示衆舉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二若言其無智不應一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答曰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云大小釋迦老子被箇俗漢等閑拶轉鼻孔直得分疎不下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且作麼生支遣良久云拈一枝草建梵剎破妄想塵出經卷饒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有事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梵剎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出頓漸偏圓權實半滿一一分明種種法門種種方便種種知慧種種因果種種殊勝種種行願種種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乃至過現未來微塵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定無異無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脩如是行成如是事滿如是願獲如是福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下異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法門一時頓證無量功德備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互相攝入互為主伴一一周帀一一無偏普令無數善心不善心衆生覩諸殊勝皆發無上正等菩提之心生希有想非但檀越給事如是雲門今日亦如是非但雲門與給事如是現前僧俗大衆一一平等一一無差一一如是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勝義諦耶是世俗諦耶是有耶是無耶是一義耶是二義耶是說耶是無說耶是智耶是無智耶是聞耶是無聞耶試斷看若斷得出檀越給事建大寶坊作大佛事功不唐捐若斷不出雲門為蛇畫足去也擲下拄杖拍禪林云透過鐵圍山北斗面南看

陳氏為考妣纖塔請示衆普賢身相無有二八萬四千毛孔剎一一毛孔一如來一一如來一塔廟舍利堅固金剛身虛空可壞此不朽女子陳氏報劬勞一一塔廟一瞻禮滿足八萬四千拜盡諸毛孔無有遺所獲功德不可量正與普賢行願等用嚴慈父及慈母徧及法界諸有情永離苦海證菩提悉得心空超彼岸

中峯本禪師聖節云聖節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摩王之先湯湯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天上日真光垂照萬斯年大衆還知麼即日瑞分剎土春滿寰區大昆盧頂分身優曇鉢華吐馥以故天下稱之為聖人之佳節也但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之流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為然蓋孤虛柔弱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柔則潛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性真不與物競自非聖人不忘佛屬曲垂外護則僧團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墮虛延白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手舒幞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與化若曰酬中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臣僧遥對天庭輒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重乾坤酬未得佇看皇化越唐虞

又云雖在前忽在後竹鷄畫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汚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偏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為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輥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汝已鼻挾精面皮突出牙爪處未見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為資助又有一等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蹉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參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佇機息念以資往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為自無正

念況是打頭不曾遇著箇交猪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叅學要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為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真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輥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句他道叅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學拳竪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殊乎學人不識好惡墮坑落塹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汚染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皆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真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蔕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偏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柰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判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捺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

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真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出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偏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月前鑑覺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茅纏紙裹依稀彷彿輥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真境現前換却眼睛從前認底揔昏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噬臍何及然後拈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為伊與古人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真用識作麼只為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　湖州弁山幻住禪菴云生從何處來崑崙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揔是自

已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偏若不曾真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番開兩眼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單單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直饒偏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柰偏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所以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劫中熏陶成熟不同小小若非真叅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款道生死事大既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為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叢林諸仁者倘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胷次中空牢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叅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

轉則決定成就三心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剎剎爾忽然向用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此便是真叅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韙歟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云慧劒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叅學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鎚下煆鍊一回等閑伸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贅訛公案縛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向鬧市門頭抓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依門傍戶者所類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真各立門庭互相

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叅天荊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此叅學者波蕩風靡十八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叢席之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叅實悟底尊宿出興于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然人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一時忘記暫爾向不知不覺處嗟口一歎百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觀體純真初無揀擇全主叙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失哉然則恁麼為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倘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脚下牢使生退屈正此擬議蓦地被人牽引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偏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善提心興普賢願兼修白業以為由漸者此等謂之抓質已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傳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虛六情以為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為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摸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為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總而言之無他蓋為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為生死大事兼之又不具叅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所以生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晚學初機難於趣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設出方便持不過為伊解其粘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見更遠引古人入道因緣為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倆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

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絕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刦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倆不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脫賺閻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刦倆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己躬下一路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了得則良遂不必扣麻谷之門倆看他末後道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為伊從頭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甎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劒去久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甎引狗擬應有省已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更叅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厮繳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倆循行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困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耶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領之黃龍未見慈明時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倆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墻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塹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詬罵不已猶自口切切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倆作罵會耶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人莫與路為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揩磨淨盡豈有了辦底時節倆更要知多聞博覽

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參溈山。山問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是汝意解識相。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卽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溈山讚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偏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强做作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更爲諸人註破。溈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籠。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溈山。面皮厚多少。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癡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往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明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衆。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遠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爲偏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頌爲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折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柰此四句遺人檢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偏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柰何。直得分疎不下。高高峯頂行。撞脚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檢。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檢點者麼。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蛇眠暗室。一雙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鬧情逐愛憎。　師子正宗禪寺示衆。所起之因旣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眞。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刹。滿中衆生無一

刹那而不受生。無一刹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刹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衷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爲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眞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扉。有不以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爲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暫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眞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荅以大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眞。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下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永絶見於空。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卽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爲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卽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摠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卽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歎凡歷聖。龍古單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闡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棹頭不顧。還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絶動搖。聲色全眞。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何處更見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還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倘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八場屋。眞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縕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泼三十年二十年。究同一日。於

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問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熱煉泯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叅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叅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解紛埋光鏟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歷涉多生熏鍊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肝膽氷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滯跡有佛安得肯為非效學而能蓋眞實為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違得箇自性離生滅真身絕去來底規成說話以為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顬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柰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覩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打圓相卓烏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影而況心塵易壅識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興貪妄之情默運輪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愈滋叢林衰替法社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倘不思為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劍戟業

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愚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帶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揀甘辛存取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長轉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興慈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為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量較之卻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汩沒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趂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剎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傳燈錄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為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

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

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脩道坐禪不脩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云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廻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瞭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脩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

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吉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堂賓語錄丫角女子日頭絲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春風踟颸。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發心印却是他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

衆

大衆

百丈清規大衆章曰。歸虛之水。鄧林之木。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倒廪而炊。鋤山而爨。亦其所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果何爲哉。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死。惟明道悟性。以超于妙覺。則群生異類。咸資其善。而訓其徒以肖已爲然。故人人侍其徒。猶侍其師。鉢摩肩接踵而至。惟恐來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怠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恩甘委其貲。以廣吾居。輟其飧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何爲哉。　新戒參堂　得度受沙彌戒已。覆住持。於何日參堂。次稟首座維那。至期。甲辦適食。粧後。新戒參頭領衆入堂。聖僧前列問訊。插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云。某等夙厠僧倫。攀附清衆。此日參堂。下情不勝。戰怵之至。又三拜。進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本師大和尚。首座尊衆大禪師。尊候起居多福。退三拜。收坐具。轉身住持前。列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至外堂。復歸內堂中間。問訊而出。前

然歸堂挂單隨衆禪誦。　遊方參請　稟辭師長。慕有道尊宿。庭依棲求挂搭。准律云。比丘有法有食處應住。有法無食處亦應住。無法有食處不應住。古規首到客司相看。次住堂司挂搭。送單位。經業定。然後到侍司通覆。詣方丈禮拜。令時遊方挂搭。初到旦過推熟於叢林能事者一人爲參頭。領衆至客司。具威儀。列門首右白云。暫到相看。知客即接入詞云。即日恭惟知客尊長禪師。尊候起居多福。久欽道譽。獲奉[illegible]陪。下情不勝感激之至。答云。山門多幸。特荷遠臨。揖坐燒香。喫茶。畢。詢來歷。即起謝茶。歸旦過。知客尋往回禮。參頭接入。普同問訊。知客詞云。移刻恭惟諸位尊長禪師尊位起居多福。適承降重。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答云。謹合升者何勤降重。參頭自送出門。若欲禮拜住持。則投參後詣侍司相看。如前禮。起身稟云。某等特來禮拜和尚。敢勞侍者通覆。侍者揖再坐。詳詢來由。或鄉人法眷。辦事分明。侍者云。且回安下處。容某通覆。即上方丈咨覆。如允。次早鍾鳴。侍者令客頭報相看。如未暇。侍者挑燈詣安下處報程善吉。安慰相看之禮。粥罷。參頭領衆詣寢堂。候住持出。侍者接入。參頭進前云。請和尚趺坐。轉身左手插香。退身同衆初展云。某等久聞道風。此日獲奉尊顏。下情不勝喜躍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大和尚尊候起

居多福觸禮三拜如入室弟子法眷即云文采意塔別捧香行禮就座侍者燒香喫茶住持問鄉里名諱及夏在何處各須實荅不可多語起身爐前謝云重承降接特此拜謝住持送出茶頭云和尚尊重隨至侍司致謝云有煩神用特此拜謝歸旦過外下手排立候住持回禮同問訊接入詞云移刻茶惟堂頭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適來分合禮拜退表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住持云安下不使幸望就普衆送出茶頭轉上手接侍者入同衆問訊云移刻茶惟高侍禪師道體起居多福禮合詣寮拜有違屏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侍者云山門多事持荷違賠報謝稍遲下情多愧今遊方者多不入旦過到處輒尋鄉曲頭首寮舍安泊古禮漸至無聞住持過名勝相看就送客位回禮上座相看就法堂下門迎伺住持回禮免煩降重而五山大方則不回禮半齋請點心當晚特為湯披衣赴住持接入爐前通寒温就坐侍者燒香揖湯湯罷起就爐前謝湯須兩展三禮抽衣就坐藥石如住持不赧請頭首代相陪時當自起燒香住持自伴湯乃盡禮也次日謝羅請茶茶頭領衆排立寢堂前候住持至即趨前問訊云昨宿茶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重承寵喚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入座侍者燒香喫茶起至爐前兩展三禮謝茶初展云某等重承寵照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禮三拜住持送出兩三步如求掛搭茶頭領衆回身進住持前稟云某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久聞道風特來依附伏望慈悲收錄稟訖不伺允否即普觸禮一拜云謝和尚掛搭當先掛搭茶頭其餘不拘早晚不擇處所各如進退伺候住持求住方丈近事人毋得呵禁如允仍觸禮一拜就求帖子到侍司附名云適來方丈慈旨令就上寮附名侍者次第發榜頭下堂司維那令行者請新到喫茶畢出度牒上床曆詳具大掛搭歸堂候送歸堂或有故出入須守堂儀半月方可請假古云請假遊山者常將半月期過期重掛搭依舊守堂儀如迫師長父母疾病喪死者不在此限 凡寢堂中必設茶椅示尊師道也新到相看住持當居中位令其捧香展禮側坐受茶於禮無損今北方猶行之近時新學沙彌才方入衆便與大方宿德分坐抗禮視為故常循習成弊至於躐等犯分以致外侮師道蕩然能尊師則尊法尊法則叢林紀綱振矣若西域諸師其徒奉之猶君父之尊惟恐不及可為法也 大相看 大方多衆又尊宿嚴重無況常數凡之禮新到須候人多各預詣侍司附名作一起相看侍者稟定或九月初或冬前年節衆推辦事名勝或熟於叢林者為

茶頭至日領衆至寢堂排立侍者請住持出茶頭進云諸和尚臥坐住持垂語茶頭下語已退步同衆問訊捧香展禮次謝侍者次早赴方丈茶求掛搭候發榜式見後下堂司送歸堂並與前同住持併在謝掛搭時回禮榜式 奉方丈慈旨掛搭 一僧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今月 日侍司某報大掛搭歸堂 堂司承侍司報榜即令行者請新到茶各榛度牒參頭預備小香合准歸堂時同領衆詣堂司對觸禮一拜敘寒温入座受茶畢起稟云某等適來方丈慈旨令依附左右伏望慈照維那荅云多幸喜侍同守叢林茶頭與衆各取度牒遞付維那仍對觸禮一拜退一上床曆訖付還只普茶頭度牒行者唱云請衆首座歸堂掛搭茶頭領衆前門右手入堂至聖僧前排立茶頭燒香同衆大展三拜巡堂一匝自上堂至下堂仍如前排立問訊從班尾先移步退聖僧板頭立維那入堂燒香上間立堂司行者用盤袱托度牒維那付還茶頭同衆對觸禮一拜茶頭送維那出衆前後門齋後前門茶頭不出門限維那於諸寮報榜式見後行者引至衆寮鳴內板三下寮主相接入門對觸禮一拜敘寒温畢分手坐獻堂畫便起身於香爐前問訊謝畢云某等適來維那慈旨令附上寮依棲左右感望慈悲寮主云蓋果多幸且喜同守叢林即各觸禮一拜新掛搭人轉東邊寮主轉西邊又觸禮一拜寮主引掛搭云排列朝觀音問訊引巡寮一匝便朝觀音問訊而退不須送出行者引見寮元對觸禮一拜云即日恭惟座元禪師尊候起居多福蓋蒙方丈慈旨令某等依附左右伏望垂慈下情不勝感激之至次詣諸頭首寮庫司各觸禮一拜敘寒温畢送出今多不相接止傳諭或謂止首座處有升皆非法盡謝掛搭時兩序回禮適有荅拜也 榜式 掛搭 一僧某甲上座某州人大某戒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今月 日堂司某報 報侍司日中尊主持也 前堂首座侍司衆寮必共或次州名餘皆不共 小掛搭歸堂 方丈許掛搭侍司發榜下堂司請茶上床曆畢送入衆寮維那居上間對觸禮一拜轉下間又對觸禮一拜掛搭人詞云蓋者多幸重辱温存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荅云參會不從幸已寬處茶頭送維那出衆寮外右立堂司行者鳴寮內小板三下寮主相接禮並同前 西堂首座掛搭 如大方名德欲作住計語次露意住持度有單寮可處及行坐位次上下安順則留之次日赴茶畢稟云某為生死事大特來依棲即觸禮一拜或別具或即特會兩序勁舊茶住持躬起燒香便位立白云某處西堂首座云云秉來此同守叢寮頃兩序勁舊同送歸寮受送人即進前云特來依棲重荷收錄住

持同兩序勤舊送歸寮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受送人居主位揖侍者入門訊送出揖兩序勤舊入門訊畢即燒香請方丈拜謝堂司行者引指兩序勤舊處回禮方丈剋日特為管待講茶禮旦望請茶並與勤舊列 諸方名勝掛搭凡欲求掛搭次日赴茶罷稟云某等為生死事大特來依棲伏望收錄普觸禮一拜住持如允則會首座知事維那茶畢住持躬起燒香白送意如前受送人進云某等重蒙收錄只歸僧堂隨衆荅云山門控合延送隨識名高下送歸堂前資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與寮主門訊詞云宿土多幸得依左右荅云多生緣熟且喜同居受送人轉主位揖侍者入門訊送出與兩序門訊畢即燒香請方丈拜謝稱位堂司行者引主席同諸頭首寮回禮或方丈發榜頭煩首座請送則首座令堂司行者請知事一人維那侍者及受送人同至寮首座燒香獻茶白住持發批山門相送之意送入門時首座居主位代住持觸禮一拜受送人歸主位首座轉居客位與知事維那同門訊餘禮並同前 法眷掛事掛搭 不拘時訪侍者說來歷通覆住持插香展禮若以下法眷曾執侍者住持皆當受禮隨職名高下延送同前 拋香相看 新到或追緣故來不及時或止掛搭不得通覆不拘處所纔迎見住持即拋香于前云暫到禮拜和尚觸禮一拜隨自收香伺求掛搭如住持許容則侍司稟榜下堂司禮同前若國帳已定則指堂司稟添名入國或人多列或次後 謝掛搭 古規掛搭歸堂者即時謝掛搭後以冬節歲節及前三次謝掛搭自佛照和尚由育王赴徑山權孫雲為入院侍者時佛照以禮繁併在夏前近時衲子到處坐席未溫移單東西多致不謝掛搭既回經冬過夏折中當在冬前夏前兩期報謝侍者先期取堂司戒臘簿檢看新掛搭戒臘在上者一人為參頭二人為副參舊以諸方侍者為參頭往往以寺門高下爭競不安序今侍者皆在衆寮掛搭既回隨衆當依戒臘依戒佛制也况諸國帳及衆寮戒臘牌不以名字分高下一遵佛制二免爭競三得衆和同居惟住持力主行之參頭當具小圖習儀三人一引每引一人為小參頭須詳記詞語進退折旋合度免致臨時參差堂司行者具名數率香錢寫小榜云新歸堂首座某率致若干貫香錢掛搭 堂司行者 某取覆貼衆寮前狀香錢足交侍者納方丈就稟擬定何日謝掛搭出榜報衆云新歸堂元帖來日斷絕請方丈謝掛搭今月 日侍司 某報至日就寢堂或法堂設住持位排列香几瓶燭臺侍者付大香一片與參頭交副參狀領衆依國位排立參頭隨司侍者請住持出歸位參頭同衆齋門訊畢參頭進住持

前稟云詩和尚趺坐進左足側轉身於香几右手空處出行過侵位齊門訊畢副參袖中取香捧過參頭接燕懷中小門訊又手過爐前左手插香仍從空處過侵位齊門訊本引三人一展坐具住持展手約免之即收起參頭進前云某等宿生慶幸獲遂依棲下情不勝喜躍之至仍如前退身香几右手轉歸位門訊再展坐具住持復如前約免狀坐具再進前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仍如前轉歸位門訊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第一引門訊過左邊接班毛次第三人趨上詞禮並同參頭立於侍者下肩伺各各禮畢副參趨到初立處參頭歸元位領衆齊門訊而退副參頭衆先行參頭居末至衆寮門外下手立副參引衆從右邊入寮內下間旋轉量衆多寡不拘行數副參趨向前接聯參頭肩次伺住持至與衆俱迎門訊轉入寮內衆當前後相顧成行進退步趨參頭轉身至爐前對觸禮一拜詞云投刻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重荷收錄禮合升謝兹蒙降尊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衆同送出參頭門外轉上手立副參仍引衆旋轉居上間出過參頭肩次揖侍者入詞云某等多幸獲依左右兹沐降重不勝感激之至參頭一人送侍者出次揖兩序入對觸禮一拜詞云即刻恭惟座元都監諸位禪師尊候多福某等獲遂依附延承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參位送兩序出侵歸上間立副參引衆自觀音後轉出爐前仍顧班尾俱立定對參頭觸禮一拜詞云某等適門甚勞神用持此升謝其儀亦當預習當日侵早方丈客頭堂司行者各寫回禮榜貼衆寮前方丈榜貼上間兩序榜貼下間或先後 榜式 堂頭和尚㫁羅回禮新歸堂首座今月 日客頭行者 某 承準頭首知事㫁羅回禮新歸堂首座今月 日堂司行者 某 升覆 方丈特為新掛搭茶庫司頭首附見 請客侍者照戒臘雙字名寫茶狀式見後至日侵晨洗面時備卓子筆硯列照堂請各依名下書云某甲謹升尊命如掛搭諸方名勝亦依戒寫入茶狀內隔日方丈客頭先持狀請僉名侍者令客頭依戒列名寫特為牌或作四出六出首座光伴諸方名勝必與住持對面位若有異議則於名勝內推戒最高者坐之參頭與光伴對面位蓋受送者先謝稱位此同赴茶耳至日齋罷鳴鼓集衆侍者揖入住持相接門訊次與光伴人間訊各依照牌歸位立定燒香侍者請客侍者分左右位頭行禮迎揖坐揖香揖茶燒光伴香鳴鼓退座並與四節小座湯禮同受特為人引衆排立謝茶初展云某等此日重蒙煎點特此升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

禮三拜而退次日庫司客頭行者依戒單字名具茶狀列衆寮前請僉名
書云某甲狀依束令庫堂排位首座光伴鳴庫堂板上首知事與維那行
禮又次日首座衆頭首具狀請僉同前照堂排位都寺光伴鳴照堂板全
班行禮或四人六人分迎問訊如三人五人首座燒香只居中立古法三
日講行令諸方多併作一日就方丈借座及鼓頭首知事空位持一位互
爲主伴位次行禮並同但謝茶必當齋罷位轉身問訊鼓謝近習只住頭
起謝非禮也茶狀式　新掛搭　某甲上座列名　堂頭和尚今晨齋退
就寢堂點茶　特爲伏希雲集　今月　日侍司某　升請庫司頭首列云
新掛搭　某上座列名　右某等今晨齋退就庫司點茶一中特爲伏
望衆慈同垂降重　今月　日庫司比丘某等升請當首當列名止於知
客就照堂餘同前。　坐禪　每日粥罷堂司行者先覆首座僧堂前衆寮
前俱掛坐禪牌報衆令供頭僧堂內裝香點燈先鳴衆寮前板一聲大衆
歸堂向裏坐次第俱集覆衆頭首鳴板第二聲候入堂少緩鳴板第三聲
副寮開衆寮門鳴首座寮前板三聲初聲出門二聲約到半途三聲入堂
首座聖僧前燒香迴堂自下間至上間一匝就歸被位坐次覆住持鳴方
丈板三聲住持入堂燒香迴堂自上間至下間一匝歸位坐定丈之僧衆
才可次第起身抽解又須看上下肩起止急緩先見威連單位空缺或有
留被在堂不隨衆者或有暫來隨衆留褁袋在被位於外枝退者皆當檢
舉懲罰頭首大衆並從出入板住來唯前堂首座許從住持前出入堂司
行者候齋次第覆首座放禪轉從聖僧後右出擇簾下牌輕撼作聲住持
頭首出堂堂司行者右邊側立伺候問訊或山門有迎接祈禱普請看誦
送亡及衆寮淨髮洗衣則不坐禪亦不坐參參後禪如常住持首座仍迴
堂堂中有直堂牌刻云輪次直堂周而復始住山押兩面刻照依被位資
次每日五更鐘絕後交下次人終日看守或有開櫃抽單下鉢抽被者皆
當白直堂人知至放參鐘鳴時交付聖僧侍者看管至晚則衆僧皆守被
位矣牌則在次早交遞近時直堂或群相陪分依果核聚談戲笑習以爲
常惱亂禪寂住持首座力戒違者示罰　坐禪儀　夫學般若菩薩起大
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誓度衆生不爲一身獨求解脫放捨諸緣休息
萬念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調其睡眠於閒靜處厚敷坐物結跏
趺坐或半跏趺以左掌安右掌上兩大拇指相拄正身端坐令耳與肩對
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
古習定高僧坐常開目法雲圓通禪師呵人閉目坐禪謂黑山鬼窟有深

旨矣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常覺不昧不昏不散萬年一念非斷
非常此坐禪之要術也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得其要則
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法味資神寂而常照寤寐一致生死一如但辦
肯心必不相賺然恐道高魔盛逆順萬端若能正念現前一切不能留礙
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具明魔事皆自心生非由外有定慧力
勝魔障自消矣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常作
方便護持定力諸修行中禪定爲最若不安禪靜慮三界流轉觸境茫然
所以道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礙
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
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況乃
遷延將何敵業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坐參　齋罷
堂司行者覆首座僧堂衆寮前各掛坐參牌將晡時僧堂內裝香點燈鳴
衆寮前板先一聲大衆入堂二聲以次頭首入三聲首座入不鳴首座寮
前板若大坐參時卻鳴三下却覆住持鳴方丈板與坐禪同有處不掛袈
裟非法也堂司行者候晚粥熟覆首座云放參轉聖僧後右出下牌鳴堂
前鐘三下衆就位普同和尚住持頭首次第出堂衆下床各出半單前肇
住持頭首亦同歸衆寮藥石蓋古者每晚必參住持以求開示故率衆齋
集坐侍鼓鳴而住參之名曰坐參因汾州地寒昭公罷之遂有放參之說
大坐參　今時叢林有多衆處猶特講晚參以存古意謂之大坐參與
常坐參同但首座入堂不燒香便歸位侍住持入堂坐定堂司行者鳴首
座寮前板三下大衆轉身向外坐首座下地復從後門出復轉從前門入聖
僧前燒香如常迴堂歸被位坐少定若住持晚參則不鳴堂前鐘方丈客
頭鳴法鼓三下住持出堂首座領衆隨至法堂或寢堂住持據坐侍者兩
序東西堂各出班問訊開示畢衆散歸寮藥石若不晚參則堂司行者進
首座前問訊云堂頭和尚今晚放參轉聖僧後右出令喝食行者中立問
訊長聲喝云放參鳴堂前鐘三下大衆下地普同和南首座先出堂次住
持出頭首出衆各出全單歸衆寮藥石若講行時須講一參一見使後學
知之每日如有緣務不坐參時供頭行者代首座出半單與大衆同至晚
衆寮前鳴板三下衆出寮皆堂昏鐘鳴如居城市則候鼓鳴頭首入堂首
座侍鐘鳴入燒香迴堂次住持入燒香迴堂候定鐘鳴住持出堂次頭首
出如坐再請禪住持從後門入歸位不迴堂頭首隨衆或抽解者即歸被位
更深住持出開首座開枕警衆方偃息在道老衲不以此拘次早三下板

鳴衆起聖僧侍者率堂内手巾挑鹽醋𥂕者起洗面衆歸堂已首座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四𧺝鳴住持出鍾鳴首座出以次頭首與大衆暫從後門出換衣換頭袖抽解即歸守被位或首座再入堂巡被位鍾絶開靜板鳴衆方捐被惟首座被係供頭指衆各隨意出堂禮念亦暴脩也

請益　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某甲上座今晚欲詣方丈請益如允所請定鍾後詣侍司候方丈秉燭裝香侍者引入住持前問訊插香大展九拜狀坐具進云某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和尚慈悲方便開示　肅恭側立諦聽垂誨畢進前插香大展九拜謂之謝因緣免則觸禮處詣侍司致謝

赴齋粥　早晨開靜板後齋時候迴大板鳴先歸鉢位入堂時聖僧前問訊訖合掌歸位上床時問訊隣位先以右手歛左邊衣袖被下壓定便以左手歛右邊衣袖然後兩手按床兩足撥鞋入床下先縮左足次收右足竦身上床近裏一尺許正坐斂袈裟蓋膝上不得露内衣不得垂衣床緣詳見日用軌範都監寺維那直歲侍者等位在外堂上間知客知浴知殿化主堂主等位在外堂下間古規每日住持赴堂早粥時先於堂外坐侍堂前鳴鍾即入堂大衆齋下床普同問訊就坐近時諸方住持犬鍾鳴持先入堂坐至堂前鍾鳴方下地普同問訊只遇五旦望講行一次。新入衆者不知所自先輩嘗議下床問訊者謂諸家與大衆普同問訊也以此論之。凡有衆處必當日日早晨下床問訊為允

赴茶湯　凡住持兩序特為茶湯禮數勤重不宜慢易既受請已依時候赴先看照牌明記位次免致臨時倉遑如有病患內逼不及赴者。托同赴人白知惟住持茶湯不可免慢不赴者不可共住。

普請　普請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衆處有必合資衆力而辦者庫司先稟住持次令行者傳語首座維那分付堂司行者報衆掛普請牌仍用小片紙書貼牌上云某時某處或聞木魚或聞鼓聲。各持絆膊搭左臂上赴普請處宣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並宜齊赴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

日用軌範　無量壽禪師述序曰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大率經歷叢林切要洞明規矩舉措未諳法度動止不合律儀縱有善友良朋詎肯深錐痛劄循習成弊改革固難致令叢席荒涼轉使人心懈怠屢見尋常目前過患遂集百丈成規楷模原始要終從朝至暮要免頭頭敗闕直須一一遵行然後敢言究已明心了生達死世間法即是出間法行脚人可貽未行脚人庶幾不負出家身心抑亦同報佛祖恩德謹刊于後

入衆之法驕不在人前起不落人後五更鍾未鳴輕輕提身先起將枕子將脚下未要拗恐驚隣單抖擻精神將身端坐不得扇風令人動念覺困來將被推脚後取手巾轉身下地中搭左手念偈云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衆生自回互若於脚下喪身形願汝即今生淨土　輕手揭簾出後架不得拖鞋嚗欬作聲古云揭簾須垂後手出堂切忌拖鞋　輕手取盆洗面湯不宜多右手蘸齒藥指左邊左手蘸指右邊不可再蘸恐牙宣口氣過人漱口須低頭吐水以手引下直腰吐水恐濺隣桶不得洗頭有四件自他不利一汚桶二膩巾三枯髮四損眼　不得盆内作聲不得噴水撲面不得高聲嘔吐不得以嗑涕汚面桶古云五更洗面本為修行嘔吐拖鞋喧堂昧衆　拭面不得爭扯手中不得以巾拭頭用畢須搬掛或焙火上在上堂左足先入在下堂右足先入上被位眠單收一邊坐定若換直裰須將新者覆上抽去舊裰不得露白不得扇風若欲燒香禮拜宜於鍾鳴時將袈裟藏袖内出後門外披平常亦離被位披袈裟合掌頂戴相念偈云善哉解脫服無相福田衣我今頂戴受世世常得披唵悉陀耶娑訶　指袈裟先指搭手處後解環不得以口銜袈裟不得以領勾袈裟摺了亦當問訊而去如殿堂禮拜不得占中央妨住持人來不得出聲念佛不得行禮拜人頭邊遶須行後面空處五更鍾鳴想念偈云願此鍾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皆聞三途離苦罷刀

山。一切衆生成正覺　住持并首座坐堂時不得從前門出入聞小靜方指被物枕子指被之法先尋兩角以手理身向前先指一半次指身前一半不得橫占隣單亦不得抖擻作聲不得以被扇風或歸衆寮喫湯藥或茶堂經行次第歸鉢位以上肩順轉謂左肩也若前門從南頰入不得行北頰并中央蓋尊住持也木魚響不得入堂或令行者取鉢堂外坐或歸衆寮打給入堂歸鉢位須低頭問訊上中下座若已先坐上中下座來須合掌古云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聞木魚後長板鳴下鉢槿身正起立定然後轉身亦要順上肩合掌方取鉢一手解鉤左手提鉢轉身令正蹲身放鉢免將腰背撞人堂前鍾鳴下床為迎住持入堂大衆普同問訊不得以手左右搖曳下床時須近前問訊莫令袈裟搭床緣仍須低細上床不得頓身取鉢安座前聞椎聲想念偈云佛生迦毗羅成道摩竭陀說法波羅奈入滅拘絺羅　展鉢之法先合掌想念偈云如來應量器我今得敷展願共一切衆等三輪空寂然後解袱帕展淨巾覆膝帕摺轉三角莫令出單外先展鉢單仰左手取鉢安單上以兩手大拇指迸取鐼子從小次第展不得敲磕作聲仍護第四第五指為觸指不得用鉢拭指令小并起筯袋近身橫放入則先匙出則先筯手把處為淨頭向上肩鉢刷安

第二鐼子縫中出半寸許。盛生飯不得以匙筯出生。飯不過七粒。太少爲
慳。食凡受食則用出生。或不受食，卻不可就桶杓內撮飯出生。維那合佛
合掌手指，不得參差。須當胷高低。得所不得以手托口邊。古云：參差合掌
不當胷兩手叉加捧鼻中地促指康無欺細喉聲世氣道莫雄。兩手捧鉢
受食想念偈云：若受食時，當願衆生，禪悅爲食，法喜充滿。或多或少，則以
右手起止之。閒偏食，惟看上下肩，以面相朝揖。食不得正面，以手搖曳。兩
邊揖讓。作五觀想念云：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三
防心離過，貪等爲宗。四正事良藥，爲療形枯。五爲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次
出生想念偈云：汝等鬼神衆，我今施汝供。此食徧十方，一切鬼神共。喫食
之法。不得將口就食，不得將食就口。取鉢放鉢并匙筯不得有聲。不得咳
嗽。不得搐鼻噴嚏。若自噴嚏，當以衣袖掩鼻。不得抓頭，恐風屑落鄰單鉢
中。不得以手挑牙。不得嚼飯啜羹作聲。不得鉢中央挑飯。不得大摶食。不
得張口待食。不得遺落飯食。不得手把散飯食。如有菜滓，安鉢後屏處。不
得以風扇鄰位。如自己怕風，即白維那，於堂外坐。不得以手枕膝上。隨量
受食，不得請折。不得將頭鉢盛濕食。不得將羹汁於頭鉢內淘飯喫。不得
挑菜頭鉢內和飯喫。食時須看上下肩，不得太緩。未再請，不得刷鉢盂。不

得咬鉢刷作聲。食未至，不得生煩惱。古云：缺數四顧起愁嗔，念食不津唾
嗽頻。攬拂啜羹包滿口。閉單展鉢響諸能。洗鉢以頭鉢盛水。次第洗鐼子。
不得頭鉢內洗匙筯并鐼子。仍屈第四第五指。不得盥漱作聲。不得吐水
鉢中。不得先以熱水洗鉢，未折鉢水，不得先收蓋膝巾。不得以膝巾拭汗。
不得以餘水瀝地上。折水想念偈云：我此洗鉢水，如天甘露味，施與鬼神
衆，悉令得飽滿。唵摩休羅細娑婆訶。收鉢以兩手大指遞定，次第而入。侵
畢合掌想念食畢偈云：飯食已訖色力充，威震十方三世雄，回因轉果不
在念，一切衆生獲神通。寮前板鳴，歸寮門諮。不歸位爲輕侮大衆。入門歸
位。如僧堂之法。立定候寮主燒香畢，問訊上下。若有茶，就座。不得垂衣，不
得聚頭笑語。不得叉手揖人。不得包藏茶末。古云：登床安坐，不得垂衣叉
手揖人，是何道理，私藏茶末，取笑傍觀。時中除粛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茶
罷或看經。不得長展經。謂二面也。不得手托經寮中行。不得垂經帶。不得
出聲。不得背靠板頭看經。古云：出聲持誦吵衆亂人，背靠板頭，經欺大衆。
須預先出寮，莫待打坐禪板。若抽脫，古則披五條，即掛絡也。以淨巾搭左
手，解條繫茺竿上，脫五條直裰，令齊整。以手巾繫定，作記認。不得笑語。不
得在外催促。右手提水入廁。換鞋。不得參差。安淨桶在前。鳴指三下，驚散

糞鬼。蹲身令正。不得努氣作聲。不得涕唾。不得隔壁共人語話。古云：尸爲
大合粒糞指人揃形堪亂作聲入廁用籌分開淨出時須後忘縱橫。不得
以水洗兩邊。左手洗淨，護大指第二第三指。不得多用籌子。古云：浴籌少
使，籌子休拈。有者使了，以水洗之，安廁邊空處。人多則妨衆，不宜長久。淨
桶安舊處。以乾手安內衣入襦。以乾手開門。左手提桶出。不得濕手攀門
扇并門頰上。右手挑屎後挑去。不得以濕手攀屎上。不得吐唾和泥洗手。
然後用皂角洗至肘前。須一一念呪，接大藏經綜經云：夫登廁者不念此
呪，假使以十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能淨。凡登殿堂，禮並無利益。萊
勸受持。每誦七徧，是故鬼神常相擁護。入廁唵狠魯陀耶娑訶。洗淨唵賀
曩密栗底娑訶。淨手唵主伽囉耶娑訶。淨身唵室利曳娑醯娑訶。去穢唵
吠折囉曩伽吒娑訶。末用水盥漱。律中小遺亦洗淨，仍將楊枝歸堂坐禪。如
火板未鳴，不得先歸寮。齋前不得洗衣，粥前齋前，放參後不得開函櫃。如
有急切，白主事人。寮中白寮主。僧堂白聖僧侍者。齋罷不得僧堂內聚頭
說話。不得在僧堂中看經看冊子。不得上下間行道穿堂直過。不得席上
穿鞋。不得床上垂腳。坐床前一尺爲三淨。頭一展鉢，二安袈裟，三頭所向。
不得床上行。不得豎膝。開函櫃，不得腳踏床緣下地。早晨五條遊山。不得

經行佛殿法堂。古云：杖錫登游草履遊山，莫蹈法堂，回互着當。不得赤腳
着僧鞋。不得把手共行。說世諦是非。古云：引了智知秉本師，訪尋知識，拈
何爲，不曾說着宗門事，白首無成過在誰。不得殿堂倚靠閑干。不得倡狂
急走。古云：行須緩步，習威儀，語要低聲，學波離之軌範。不得佛殿
閒行。古云：無事不須登佛殿等閒，莫向塔中行。不因行地添香水，縱有河
沙福也傾。齋後浆洗衣服。不得袒裼。不得傾瓶湯泡衣。竹竿發斗，使了安
元處。洗腳板鳴，不得爭奪腳桶。有瘡疥，則隨後洗，或屏處洗之。各行方便。
免動衆念。莫待打板，次第歸堂坐參了，各出半單下地。講大放參首座客
前板鳴。即時轉身向外，須當及時赴堂。板鳴後不得入堂，亦不得堂外立
住。待首座出堂，聞單下床，問訊歸寮藥石。各就案位。不得先起盛食。不得
高聲呼索鄰飯並蹈之類。食罷出寮，不得出三門，不得入小寮，不得袒裼
歸僧堂并廊下行。不得候打板出寮。昏鐘鳴即合掌默念偈云：聞鐘聲煩
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衆生。須先歸單位坐禪。不
得床上抓頭，不得床上弄數珠作聲。不得與鄰單語話。鄰單生疎，當以善
言誘諭。不得生嫌惡心。打定鐘後，不得於前門出入。候首座開枕後，困重
者就寢。睡須右脇。不得仰臥。仰爲屍睡，覆爲淫睡。多惡夢。以被巾裹袈裟

安挑前令人多安脚後於理不便如開浴浴具擕右手入下間門内間話
歸坐處揖左右人畢先以五條手巾掛竿上展浴袱取出浴具放一邊
解上衣未卸直裰先脫下面裙裳以脚布圍身方可繫浴裙將裩褌掖指
安袱内次第脫直裰與五條作一處將手巾繫之古云三通古響入堂時
順淨須分上下衣具所脫衣作一袱覆料方換拖鞋不得赤脚入浴須於
下間空處待次而浴不得占頭首老宿坐處謂上間也不得以湯水濺人
身上不得桶内洗脚不得室内小遺不得架脚桶上不得笑語不得槽上
揩脚不得庫水不得起身蹤桶洗身上前後有人須當遮護脚布不得離
身有脚不入桶者不得多用湯或有瘡或洗灸瘡或使疥藥宜後入浴不
得攙先不得以兩邊公界手巾拭頭面公界手巾係着衣後淨手拭之以
披五條也出浴揖左右上床面壁少坐先着上衣并直裰都遮了下地却
着下裳。解浴裙以脚布揩浴裙内恐濕浴袱手巾揩左手揖左右出者設
浴施主名字隨意諷誦經呪回向寒月向火先坐爐圍上然後轉身正坐
揖上下肩不得弄香匙火筯不得撥火飛灰不得張頭說話不得煨燃心
等物不得炙鞋焙脚烘衣裳不得攬起直裰露袴口不得吐唾弄掇垢膩
於火内如前所集一日事件衆中威儀非狀聞於老成聊以誘於初學升

堂入室小參諷經念誦迴寮解結人事裝包頂笠送亡唱衣應係[illegible]事
則清規既已具載尊宿各有明文不再備陳徒為贅語 龜鏡文 慈覺
大師賾公述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為衆僧是以
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
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為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為衆僧出納故有庫
頭為衆僧典翰墨故有書狀為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為衆僧迎侍
檀越故有知客為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為衆僧守護衣鉢故有寮主為衆
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為衆僧浣濯故有浴主水頭為衆僧禦寒故有炭
頭爐頭為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為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為
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為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方備足資
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為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為衆
僧為最迴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舍寸陰所以報長老
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内守規繩所以報監院
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為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所以報典
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
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窓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

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
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
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己讓人所以
報炭頭爐頭也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
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
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是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
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寶為世
福田近為末世之津梁畢證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
老所以為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
愛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非維那所
以悦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
非直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尅衆僧非庫頭所以贍衆也書狀不工
文字滅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凡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
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賛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
以命衆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閑供侍惱亂病人
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宜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預備

不前衆人動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街坊化
主所以供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懶墮
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
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坐臥參差去就乖
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
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訾麁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
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恤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
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
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亡召請又坐衆僧非所以報
侍者也以己方人慢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
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暖有妨
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僧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籍東司非
所以報淨頭也尊高威儀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
有不周但知舍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冀獅子窟中盡成獅子栴檀林
下純是栴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繫在僧徒僧

是福田。所應來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衙飾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待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時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爲佛子應供無慚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需毋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故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旦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豈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迭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譬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長明壯祖域之

光輝補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龜鏡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一送

中 洪武正韻之仲切注的也當也詩周室中興又要也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治中謂治職簿書之要也莊子中身當心則爲病又與衆同折中又半也又東韻陟法書廣韻又陟沖切毛晃禮部韻畧陟仲切左傳序紹開中興音陟仲反凡經史中興字無音者並準此俗作平聲用誤又要也陸德明音丁仲反衆中字實與衆字同音合作陟仲反陸氏以吳音呼之故誤也又當其中而駐之曰中莊子老耼中其說曰太謾又著其中曰中莊子中身當心則爲病中風中惡中読又與衆同漢貢禹傳徽夫子之言則已所折衷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又半也上林賦酒中樂酣注謂飲酒半醉半醒也直衆切與仲同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周室中興注丁仲反在此記中年考校注丁仲反猶間也書日中星鳥注正仲反又如字楊桓六書統知母中餘見東韻知母熊忠韻會衆要次商清音又的也孟子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毛氏曰周禮天官注陸德明丁仲切蓋以吳音呼之誤也今按丁有二音音釘者屬端母徵清音爭者詩伐木丁丁是也屬知母次商次音正與陟仲切音同初未嘗誤由毛氏自以釘音讀丁其誤宜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照貢切見東韻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知貢知眞徵中

篆書 中 中 中 並古論語 中 古孝經 中 文丁寶爽 中 石鼓文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中 六書統 隸書 中 華山廟碑 中 夏承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中 王羲之 中 中

中 並張韓漢 中 中 並鮮于樞

鹿中 儀禮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注鹿中謂射於榭也

百發百中 史記周紀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今又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起乎曰是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於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焉力衰氣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矣今

大將兵出塞過南周陪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不如稱病無出太平廣記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鄭棄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棄甚重之寅嘗詣靈鑒較角放彈寘指一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一發而中之彈丸反射而不破靈鑒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丸碎爲

發無不中 晉書魏舒傳後將軍鍾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畫籌而已毓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

一發正中 東漢書呂布在徐州時袁術遣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馳赴之屯沛城外遣人召備并請靈等共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布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可令決鬬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曰將軍天威也各罷去漢書貫堅射牛百步外兩掛肩摩躓曰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

一發俱中 北史賀拔允弟勝傳勝至關中從晏昆明池時有雙兎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由是恩禮日重

七發五中 北史豆盧寧號果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破萬俟醜奴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十發俱中 北史長孫晟傳晟善彈射一日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可汗曰臣由長孫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每發輒中 南史列傳韋載歷位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勅乃以衆降陳

十發十中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鏗善射常以堋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十發九中 宋王黃州小畜集天道如張弓賦左爲右人落殺中而不失十發九中視掌上而獨親

三發三中 唐韓昌黎集薛助教墓銘　唐薛公達少氣高爲文務出於奇舉進士補家令主簿

佐鳳翔軍軍帥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下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公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矢三發三中衆大呼笑帥不喜因自免去遼史道宗長子六歲善射矢三發三中上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金史太祖紀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元程雪樓集袁府君神道碑云公出督江上兵城中大駭君率捕斬首亂數人乃安諸將益器焉日以請使君且請較射君先發三矢三中衆驚服

馳射無不中 唐書沙陀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以其子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得罪于朝擧宗奔達靼其酋長欲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桀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酋部人大驚即偽言令黃巢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留乃止

謂

一事中 朝野類要三場内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内只大經合格且恐然下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惟武舉只弓馬合格考侍補揖之一事射

射命中 漢書李陵字少卿將勇敢也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出酒泉擊匈奴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挽強命中 元史依珪傳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

激箭旁中 史記北齊時謠曰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

精射知中 尚意譬喻論策見事之精章精於射者知中於未發

應口而中 酉陽雜俎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

前期而中 經子法語莊子前期而中善射者

刃射不中 太平廣記漢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皓白曰聞王好射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

投壺而中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並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也以其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言必有中

論語先進篇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吳志顧雍字元歎領尚書令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出羣書類對事苑

億則屢中 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禍不能中 鶡冠子云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絕流語去無用杜朋黨之門嫉妬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術數之士莫能當前故邪不能奸禍不能中

巧發奇中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然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奇中 清波雜志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瞽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今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摭摩時事以售其話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荃翁貴耳

不幸言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計幸時中 史記張良謂高帝曰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許戶字

占無不中 吳志劉惇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定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事之號曰神明

擲劍獨中 東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初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焉

朋諧奇中 唐書武三思推為帝寵極彥範慮其朋諧奇中使果罷彥範等政事

萬選萬中 唐史張鷟為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

言無不中 五代史馬重績少學術數明太乙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者

謀畫多中 五代史後梁敬翔傳翔字子振同州人也少好學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

無不切中 宋史江大猷字仲嘉幹辦行在糧料院行書盈几日不給視公問施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嘆

四發四中 羅泌路史發揮青陽遺妹篇昔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聲勸誑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於虢晉獻以荀息誑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為穆公策遣以女樂二八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闔閭夫公為句踐策遣以西施鄭旦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略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者不大相遠而德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為之君一蔽於是則雖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

期於必中 許魯齋心法先王設學校以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

百擲百中 南史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為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劣臥聽事剪紙方寸帖著劣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劣畏齡石終不敢動

中興 宋景文公筆錄中興之中去聲允讀者多隨俗呼不從本音為中興中平聲或終身不悟者若此甚衆

安能以中 禮記云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治中 周禮九官府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中要也謂其治職簿書之要也

酒中 文苑英華上林賦酒中樂酖謂飲酒半酣未醒

衷

洪武正韻之仲切折衷衷猶中也平也當也亦作中中衷義同者不得重押如用治中及中的中興中著之中中半之中與折衷者非又衷韻陸法言廣韻又陟沖切宋重修廣韻又陟中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史記孔子世家云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衷當也無明音雖平聲注同然賦家止押在此去聲上庠補瑕王粲民傷身為子賦八押衷字云宜後人之折衷又業初石渠論五經同異賦五中句云煨燼之末無所折衷矛盾之論自相背馳平仄可見左衷戎師前後擊之注丁仲反亦在此又貢禹傳無所折中乃此中字又楊雄傳折衷乎重華師古注並音竹仲反在此但少有人

用此折中之中字者蔡端夫庶民雖呈賦八韻云當即斯言而折衷用此衷字。楊桓六書統知母衷余見衷韻知母態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後梁統傳爰制百姓于刑之衷注不經不重韻會定正字切知貢知真捷衷

篆書 衷 集韻見杜从古 衷 集篆古文韻海 衷 六書統

隸書 衷 孔彪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衷 樽陵太守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衷 衷 並張郭漢 衷 鮮于樞

種

洪武正韻之仲切蓺也本作種又衷董二韻。許慎說文𥝌从禾重聲之用切韻野王玉篇𥝌古文種字張參五經文字種字林以爲種稑之種直龍反經典相承以爲種植之種亦作種章用反徐鍇通釋布之也丁度集韻朱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草陶邁種德布也在此上聲者非韓道昭五音類聚種蓺種也楊桓六書統知母𥝌余見衷韻定母𥝌同上余見腫韻照母態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墨存古正字又之隴切殺子也魏柔克正字韻綱人主身切類也作種非字滕博義通作種古作𥝌趙謙聲音文字通種照供切俗譌用種借覓屬作穀非雙音見董韻種令人但識此是種植種蓺字故重見于此本音義見衷韻韻會定正知貢切撞種也字切知貢知真撞種

種

洪武正韻之仲切周上又衷董二韻

篆書 種 說文 種 集韻並見杜从古 種 集篆古文韻海 種 種 並六書統

隸書 種 武梁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種 孟郁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種 蔡襄 行書 種 智果 種

草書 種 王羲之 種 黃庭堅 種 並張漢輝 種 鮮于樞

總敘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禮記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又禮運曰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言穀無由生也淮南子昏張中則務種穀二月令時孤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嬴蚌之肉多疹毒傷之患患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又曰文公種米王充論衡后稷爲兒種藝爲戲氾勝之書曰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

有黍熟時亦可搗取炊之不減粱米又可釀作酒魏武帝時令典農種之一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升大歉可磨食之。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又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蟲取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彊者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無令有白魚取乾艾雜藏之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又曰凡田種麥爲首傷於大稠者鋤而稀之秋以鋤用棘柴曳之以壅麥根故曰子將欲富黃金覆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紀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復鋤如此收必倍冬雨雪止掩勿令從風飛去雪復如此麥能旱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遊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又曰黍者暑也尤忌天雨灌其心必傷無實收種時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擾去其露日出乃止種黍覆出鋤治如禾法欲稀於禾。又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折項不能上達屈於土中則死。又曰種稻春凍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稻時也。又曰種麻預軟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其秋少。又曰種菓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又曰種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秫忌未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乙凡九穀忌日不種之避其忌不可欺傷諸事忌禁日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黍穰則害瓠也覆曉閔評字說於種字韻中入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艸木亦蒙種之然必種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是王介甫亦以種爲種字焉藪苑雌黃云種植種其字從童之用切種稑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蓋與此意同矣

播種

書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注曰稷降播種以序民生又云稷降播種蓺之也帝王世紀炎帝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耕種五穀而食故黃帝述播種之利也羅泌路史炎帝神農氏神農灼其可以養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伐土嵳織燒榛埒野以教天下播種注曰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種穀以振萬民史記曰棄爲兒時其游戲好種麻菽呂氏春秋后稷作稼注云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梁陶洪序本草序曰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耕種以省殺也溫革瑣碎錄后稷發已日死不宜播種必有禍漢書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黃金白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夫發民若取庸

絲黄金珠玉者坐臧爲盗二千石聴者與同罪東漢書王莽篡位二年
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月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
風作液湯如淳言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又種五梁禾於殿中
或曰五色禾也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黄帝穀仙之術以樂爲黄門郎令主之東觀漢記茨充
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縕著衣民
惰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
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刺其利衣履温煖續漢書蘇則爲金城
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户口損耗則撫循之外招懷羌胡得其
牛羊以養貧老與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親教民
耕種其歲大穫由是歸附者日多爲明吏實賓錄漢張堪爲漁陽太
守開稻田教民耕種漁陽百姓以至豐富爲新唐書波斯傳波斯氣
常熱地夷漫知耕種精蓺求張布崇幽州人契丹攻陷平州得布
崇居歲餘率其麾下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
靈州地接戎狄戎兵鈔道常苦抄掠布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
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之元史武宗二年九月乙巳以盜多從
都中都大都舊監於達達亦剌思等地耕種吳會分地紀曰卞山者句踐
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埋之土爲篆句踐遣使者取從於南社種之師治之
爲馬篆獻於吳淮南子耕種總說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勞之事
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善縫裳無是
理也深耕勤種猶有天災情農自安何以爲生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
益勤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春以力耕夏以強耘又云秋耕欲深春夏
欲淺正月二月耕地一工當五工又云初耕欲深轉地欲淺地高處宜粟
平地宜粳米最下者宜糯陰陽書云亥爲天倉耕之始　種植上時種
穀二月上旬爲上時三月上旬爲中時一畝用子一斗四月上旬爲下時
每畝用子一斗二升農人以雪水浸穀種之狀倍仍不生蟲山居備用
王禎農桑通訣播種篇　書稱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詩言降之種
種植穉穀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蓋言天相后稷之功也使之農家者流
皆祖述之以至於今其法悉備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
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按農書凡穀之種黍稷秫
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浥鬱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
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則劁刈懸

之又有粒而或草或害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曝之令燥種之汜勝之
曰率爲今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虸蚄等蟲也種或傷濕浥鬱
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煑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
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撹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
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撹令乾明日復溲陰
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
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稼耐旱也多
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暑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順時種之無不生茂凡
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
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
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
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
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荊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
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
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
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豆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
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
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
宜然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
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
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黍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
稻其名不一大槩爲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
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糯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
不雜穀子曬乾蒒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別貯浸之三日漉
出納草篅中晴則暴暖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
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
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適北土高原本無陂
澤隨逐隈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
種耬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盛穀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
隨撒隨行約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
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
北方多用耬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

足躡龍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砘車隨耬種之後循壠碾過使根土相着功力甚速而當士勞秌種者穀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犂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拍撻暑夏最為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又按食貨志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五種黍稷麻麥豆也又曰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則是五種之外蔬蓏亦不可闕者救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物理論云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為百穀蓋蔬果之實所以助穀之不及也是故烹葵食瓜乃載之幽風農桑之詩蓄菜取蘇至見於月令收斂之後然地有肥磽能者擇為時有先後勤者務為若夫種蒔之法姑略陳之凡種蔬蓏必先燥曝其子地不厭良薄即糞之鋤不厭頻旱即灌之用力既多收利必倍大抵蔬宜畦種蓏宜區種畦地長丈餘廣三尺先種數日斸起宿土雜以蒿草火燎之以絕蟲類併得為糞臨種益以他糞治畦種之區種如區田法區深廣可一尺許臨種以熟糞和土拌勻納於糞中候苗出料視稀稠去留之又有芽種凡種子先用淘淨頓瓠瓠中覆以濕巾三日後芽生長可指許然後下種先於熟畦內以水飲地勻摻芽種仍篩細糞土覆之以防日曝此法菜既出草人不生凡菜有蟲搗苦參根併石灰水潑之即死苟能依上法種蒔非止家可足食餘者亦可為資生之利昔龔遂勸農口種葱五十本薤百本韭一畦渤海之民緣是致足夫養生必以穀食配穀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貧富所不可闕者故於穀食之後以蔬茹繼之而成其百穀之數今歷論播種之法庶農圃者擇而用之

瓠種 農書瓠種窽瓠貯種量可斗許乃穿瓠兩頭以木簟貫之後用手執為柄前用作觜瓠背中草莖通之以瀉其種瀉種於耕過壠畔畔田子也恐太深則致種於濕處隨耕隨瀉務使均勻又犂隨掩過遂成溝壠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拍普格切撻地遠切暑夏最為能寺耐旱且便於撮鋤苗亦豐茂燕趙及遼以東多用之齊民要術曰兩耬種耩窽瓠下之以批契細切契蘇於切繼腰曳之此舊制以余較之頗拙於用故從今法寡力之家比耕耙耬砘易為功也詩云休言瓠落只輪囷一竅中藏萬粒春啄舌不斜輸瀉力腹心元寓發生仁農工未害兼瓠器柄用將同未化鈞更看溝田遺跡在綠雲禾黍一番新

首種 禮記月令孟春行冬令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鄭云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蔡邕云首種宿麥也

閒種 元王惲秋澗集閒種兩淮地土狀竊見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在前南北邊徼中間歇閑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江南北無產業人民驗丁力標撥頃畝令一定住坐為主官給牛隻農具差稅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開耕作熟實民既得濟虛又行內實萬一緩急以食以兵皆可倚用

區種 西漢博聞劉般傳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注云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金史泰和四年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孟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

刀耕火種 雲谷雜紀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教民水種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三年二月乙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薛奎為集賢院學士并州既而秦州闕守以奎屢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仍給集賢學士凡秦州宿重兵兵費常不足奎務為節儉教民水種謹商算歲終廩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術者三十萬覆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粟數千頃宋歐陽公集薛侍郎墓誌公出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常仰食公為人勤儉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濟之積蓄教民水種

募民屯種 金史慎微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濟之

深耕概種 前漢書朱虛侯深耕概種立苗欲疏拜見口子

案行令種 東漢書安帝永初三年五月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農家種 宋史五行志皇祐五年正月狄青敗儂智高于仁鋪初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智高果為青所破

種諸善根 類說皋陶布種萬民之德而黎民歸之猶釋氏所謂種之善根

胡麻好種 小學紺珠唐朱滔軍日有一士人善詩滔令作

寄內詩後令作內答詩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衣總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君未歸

芒種

閒見善善錄陝州士人樂

齊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其說不一小滿芒種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法注云謂草之所生其可種芒種稻麥也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illegible]閒評宋元長之為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為限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佘謂芒種可對瓜期宋韓淲澗泉集芒種詩田家一雨插秧時成把擡禾水拍泥分秧排行到畦岸背蓬渾不管歸遲　栽勻明日問青黃惜水脩塍意更忙少候根中新葉出又看精雨驗朝陽　三平不見種田農暮隴跳溝過屋東齊唱歌聲相勞苦濛濛煙裏一簑風　愧我巖官耗太倉及瓜而代合耕桑茠筵閒了修秧為老稚時時亦酒漿

種藝必用

吳欑種藝必用　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之者多實老惡死日種之日收薄以忌日種之者則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為佳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太麥忌子大豆忌申凡九穀不避忌日種之多傷敗　種諸豆與油麻大麻等若不及時去草必為草所蘙耗雖細實亦不多諺云麻耘地豆耘花麻須初生時耘豆雖開花尚可耘油麻大豆地只鋤兩遍　種菉豆地宜瘦不宜肥肥田法菉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皆以五月六月漑種之七八月耕殺之春種穀即一畝收十石其力與蠶沙熟糞同矣　臘日種麥及豆來年必熟麥苗盛時須使縱牧其間蹂踐令稍實其收倍多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　小麥不過冬大麥不過年凡種二麥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正月鋤麥再遍為良又種春麥　種大豆二月中旬為上時每畝用子八升種欲深再鋤之三四月種亦得但用子費耳肥田欲稀豆地不求熟熟地則葉茂少實地熟則稀種之葉落盡然後刈之不盡則難治刈訖則速耕大豆性脆不耐秋耕則地無澤四月種豆耘鉏如麻七月成熟　區種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許坎內好牛糞一升攪和注水三升下豆三粒覆土勿厚以掌抑之令土種相親每畝用種三升糞十三石五斗土五六葉即鋤之旱則澆至秋每畝合收十六石　老農言地久耕則耗三十年前禾一穗若干粒今減十分之三　老農言稻苗立秋前一株每夜溉水三合立秋後至一斗二升所以尤畏秋旱渠穀米大香滑而種者少問莊家云收少而損地力　浙中田過冬月有水在田至春至大熱諺云謂之過冬水廣人謂之寒水楚人謂之泉田　旱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　禾稼如雲之時辰日雨主蟲未日雨穀蟲　五月二十日分龍農家於是日早以米篩盛灰藉之紙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則穀價高人多閉糶　七月治地屢加糞鋤轉八月社前即可種麥宜屢耘而屢糞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子顆堅實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種稑禾麻菽麥無不畢有以資歲計尚何窮匱乏絕之患耶　六種之宜種蒔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間旬一糞五六月可刈矣漚剝緝績以為布此蓋婦功之能事也二月種粟必疎布種子碾以轆軸則地緊實科本也茂穗鬆長而穀粟堅實七月可濟乏絕矣油麻有早晚二等三月種早麻纔甲拆即耘鋤令苗稀疎一月凡三耘鉏則茂盛七八月可收也　五月中旬後種晚油麻治如前法九月成熟矣不可太晚晚則不實畏霧露蒙蔽之也早麻白而縫莢者佳謂之縫莢麻晚麻名葉裹熟者最佳謂之烏麻油最美也其類不一惟此二者人多種之凡收刈麻必堆罨一二夕然後阜架然之即無傾倒而盡矣久卷則油暗　凡種麻麻若下子時遇三數日晴則苗盛而根本結子則肥若雨則否故諺云種麻三日晴先用取油餅　田閒人云種油麻人須窄他着褌則易茂盛　正月二月耕地一工當五工　正月旦日雞鳴時把火遍照五菓及桑樹上下即無蟲時年有桑葉災生蟲者元日照者必免災　正月種豍豆蔥芋蒜瓜瓠葵莧首蓿蓄薇之類　正月二月三月移桑并得熟耕地五六遍五步一株着糞一二升至秋初斷根下更着糞培土三年即堪採每年及時科斫以繩繫石墜四向枝令婆娑中心亦壓却勿令直上難採　凡栽樹須記南北枝坑中着水作泥即下樹栽搖令泥入根中即四面下土堅築上留三寸浮土埋令深澆令常潤勿令手近及六畜觝突凡一切樹正月十五日以前上時秉多子　種桑收魯桑椹水淘取子曬乾熟耕地畦種如葵法土不得厚厚則不生待高一尺又上糞一遍當四五尺常耘令淨來年正月移之白桑無子壓枝種之繞收得子便種之亦可只須於陰地頻澆為妙　午日不得鋤桑園陰陽書曰亥為天倉耕之始　正月晦日種葵神日種法臨種必須乾然子其子千歲不蝸地不厭良故孋善薄則糞之葵須畦種水澆畦長兩步闊一步大則水難勻他畦散此深掘以熟糞和中半踐杷

肥之令熟足蹋令堅平下水令徹濕涤下葵子又取和糞土蓋之厚一寸
葵生葉然後一澆澆以早暮每一掐即剏去地令起下以加糞三掐即更
種秋掐須俟露晞收葵子須俟霜降若以穰草蓋經冬收子謂之冬葵子
入藥用　穀上接桑其葉肥大桑上接梨脆美而甘撒子種桑不若壓條
而分根莖㴱間植桑斬其桑而栽之謂之嫁桑卻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
損其皮故也二年即盛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曰雨打石頭
遍桑葉貴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州人云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
尤貴　茄子開花時取葉布遇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　茄子九
月熟時摘取劈破水淘子取沉者曝乾裹至二月乃撒種　種茄畦水如
葵法其茄着五葉因雨移種茄子時初見根處劈開掐硫黃一皂大以泥
培之結子大如盞味甘而益人　茄隋大業末名茄曰崑崙紫瓜　正月
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　種芋頭區方深皆三尺取豆萁納區
中踐之厚一尺五寸區上滋土與糞和之內區中其上令厚尺二寸以水
澆足踐令勻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頻頻用水澆其爛芋生子皆長三
尺一區收三石芋可以備凶年宜留意焉又法宜擇肥緩土近水處種之
菠薐過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間種與二十七八間種者皆過來月初

一日方生驗之信然蓋頗稜國菜　種菠薐先以水畬其子俟芽和以砦
糖究土種之　頗稜西域國名因僧携子入中國訛為菠薐　土菜種之
不必拘時牙盡即下種亦便出諺曰土菜不離園不時而種之便出也旨
菜與土龍腦不得用糞澆澆則不香只以溝泥米泔澆之佳　芫首根迸
年移動生着不黑　種枸杞法秋冬間收子於水盆中挼取曝乾春熟地
作畦畦中去土五寸勻作壟壟之中縛草稕臂長與畦等即以泥塗草稕
上以枸杞子布於泥上即以細土蓋令遍又以爛牛糞一重又以土一重
令畦平待苗出水澆之堪喫便剪兼可以揷種　種韭之畦欲深下水和
糞初歲唯一剪每剪則加糞唯須深其畦爲容糞也韭勻頭第一糞割棄
之主人勿食韭不如栽作行令通鋤割一遍以杷摟之令根不相接爲佳
如此當葉闊如薤　種薤宜白軟良地耕三遍爲佳二月三月種八月九
月亦得長一尺一根爲本必須乾曬切去強根葉生則鋤之不厭多葉不
用剪剪則損白七月宜分薤并耕菜地　種蘿蔔宜沙糯地五月犁五六
遍六月六日種鋤不厭多稠則少五月治地惟要深熟於五更乘露鋤之
五七遍即土壤滋潤果加糞壅又鋤轉七夕已後種蘿蔔菘芥即科大而
肥美也篩土和糞種子打龍撮放挫跡爲妙燒土糞以糞之霜雪不能凋

雜以石灰蟲不能蝕更能以鰻鱺魚頭骨煮汁漬種尤善　蘿蔔爾雅云
葖蘆萉釋曰紫花菘也俗呼温菘擬蕪菁大根一名葖俗呼雹葖一名蘆
萉今謂之蘿蔔出釋常談　正月以犁耖其地法冬中取瓜子每數箇內
熱牛糞中凍之拾聚置陰地到正月耕地逆場布之一步下一糞堆耕而
覆之瓜生則茂而早熟　正月種冬瓜是月晦日傍墻區種之區圓二寸
深五寸着糞種之苗生以柴引上墻每日午後澆之　種瓜又法是二月
上旬爲上時先淘瓜子以鹽和之着鹽則不籠死先闢方圓一尺淨去浮
土坑雖深大若離以就土令瓜不生深五寸納瓜子四箇大豆三粒於坑
傍瓜性弱苗不獨生故得大豆以起土瓜生則掐去豆苗治瓜籠法旦起
露未解以杖舉瓜蔓提起撒灰根下復一兩日復以土培根瓜則四奧鋤
則多饒子不鋤則少子五穀蔬菜皆此例也　種瓜宜戊辰日及三月三
日種瓜之法一畝爲二十四科區方圓三尺深五寸一科用一石糞糞與
土和合令相拌以三尺瓦甕埋着科中填令甕口上與地平盛水甕中令
滿種瓜甕四面各一子以瓦蓋口水或減輒增常令水滿　種絲瓜社日
爲上　種大葫蘆二月初掘地作坑方四五尺深亦如之實填藁豆萁及
爛草等一重糞土一重草如此四五重向上尺餘着糞土種下十來顆子

待生後揀取四莖肥好者相縛着處以竹刀子刮去半皮以物纒黃泥封
上如桐接樹法裹之待相着活後各除一頭又取此兩莖相着如前法待
活後唯留一莖左右四莖合爲一本待着子揀取兩箇周正好大者餘有
旋旋除去之如此一年之種變爲一石此莊子魏惠王大瓠之法　種葫
蘆法大葫蘆二株大冬瓜二株以十分肥地栽之引棚上先以一株冬瓜
一株葫蘆相接看相着了截去冬瓜藤又以一株冬瓜一株葫蘆如此接
訖卻再以接了二藤又相接作一處看相着了看肥瘦可留了肥者去卻
瘦者每日用白楊不櫻落是用浸挼水澆之開實花用大淺盤四邊索懸
日夜澆日夜放盤一月餘日老實如人大　薯蕷江南人多植之可食千
植之則如手鋤鍬等物種之隨本物之形狀此物頗相感志云也即山藥
耳蓋避唐代宗諱豫字改作薯藥又避宋朝英宗皇帝諱遂改作山藥
種山藥以手則細以鍬鑊則大須每平易人仍不可犯手種　萵苣並三
月下旬種　治園可令土極細以硫黃調水潑之撒芥子於其上經宿已
生一兩小葉矣　種好名菓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長一尺五
寸插芋頭中種之若無芋用蘿蔔蔓菁根插亦得全勝種茂當年便茂種
諸菓梅杏等法並同桃李取核種之經接之核不堪種又杏熟時和肉埋

冀中至春既生移栽實地既移不得更安冀地必鈌實小而味苦梅杏皆
可多種作油可以度凶年俗云木奴千無凶年　凡菓須用肉爛和核種
之否則不類其種　種果木月半前則多下半月後則少子柑橘枨等於
枳𣩦樹上接者易活　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
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達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
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且離別戕伐胃
懐有若刀斧逆就架取小斛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凡種果宜望
前若望後則少實花果樹如曽經孝子及孕婦手折則數年不着花或不
結實　果子先被人盜食一枚飛禽便來喫　凡果木未全熟時宜摘若
熟則抽過筋脉來歲必不盛　果實凡經數次接者核小但其核不可種
耳　果子及患莢之類初實年或為僧尼所觸終不復實切宜忌之　吳
人忌滿蜀云實則易生信然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
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言桃可待而橘不可待也以
死鼠浸溺缸內候鼠浮取埋橘樹根下次年必盛生涅槃經云如橘得鼠
其果子多　果木樹有蟲蠹者以芫花內孔中即除或出納部葉又云以
杉木作釘塞孔尤妙　果子花謝遇天晴日猛果子多結若遇雨即少

鑿果樹納少鍾乳粉則子多且美又樹老以鍾乳末和泥於根上揭去皮
林之樹復茂栽果子木擇取低處候栽接了用泥深蓋過令接處生根着
子不見香味倍好　凡接矮果及花用好黃泥乾燥篩過再浸之又燥浸
凡十餘次以泥封樹枝用竹筒破兩片封褁之則根立生次年斷其皮栽
根栽之　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駁推斫棗李等樹則子繁而不落謂之
嫁樹晦日同嫁李樹則以石安樹丫間　果樹無子以社酒或社日莫澆
之其生必多　果實異常者根下必有毒蛇切不可食生荔枝結子時日
午有雨則盡落　栽杏杏熟時含肉埋冀中至春既生則移栽實地不得
更移　銀杏樹有雌雄雄者有三稜雌者有二稜合二者種之或在池邊
能結子而茂蓋臨池照影亦生也橄欖將熟以竹釘釘之或鹽納於皮下
其實盡落　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所以
有落紅鹽之語南人誇橄欖北人誇棗王直方詩話有云紛紛青子落紅
鹽正味森森苦且嚴侍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群玉雜俎云橄
欖獨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物類相感志云樹頗酸棗皆高數
丈其子深秋熟色青解酒毒野生者樹極高不可舉緣但刻其根下方寸
許納鹽於刻痕中其子皆自落枝上生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煑

之如膠餳謂之橄欖糖用泥海船着水如漆益堅緊也南方草木狀欖字
作挾　石榴浙人喚作金櫻蓋避錢王鏐之諱也　種石榴取直枝如大
母指斬一尺八九條共為一窠燒下頭二寸作坑深一尺餘口徑一尺竪
枝坑畔周布令勻置枯骨並石於枝間下土令實一重骨石一重土出枝
頭一寸水澆即生又以骨石置枝間即茂　種石榴時先鋪一重石子次
鋪少泥又鋪石子安根方着根在其上用泥覆蓋平地多用大石壓之本
草謂之安石榴　河陰石榴名三十八者其中只有三十八子　種盆榴
法冬間霜下可收歸南簷下如土乾就日色中略用水澆潤春煖放露砌
石上如長嫩苗隨意剪去勿令高大夏間宜烈日中或屋上照尤佳免近
地氣長根及有蟻蚓象徑日照則易着花又須每日侵晨用水一盆或米
泔浸花斛浸約半時許取出日中照如覺土乾又浸或一兩日一浸日中
不可浸亦不必添肥土隨用溝泥水澆之無亦不妨只要浸照則無他術
　盆榴花樹多蟲其形色如花條枝相似但子細觀而去之則不被食損
其花葉或本身被蟲所蟲糞蛀眼如針而大可急嚼甜茶寘之孔中其蟲
立死　林檎尚書故實云王內史有與蜀守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言
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其實名來檎　蒲萄欲其肉實當栽於棗之側

於春間鑽棗樹作一竅子引蒲萄枝入竅中透出至二三年蒲萄枝既長
大塞滿棗樹竅子便可斫去蒲萄根以生便得肉實如棗北地皆如此種
　桃者乃五行之精制百鬼謂之仙木　凡果實初熟用雙手採摘則年
年生　果木見麝香則爲花不結子　種柑蔗用猪毛和土必長茂　梅
樹接桃則脆桃樹接杏則大　桃熟時墻面煖處寬深爲坑收濕牛糞內
坑中好桃核十數箇尖頭向坑中糞土厚蓋一尺深芽生和土移種之
　桑樹上接楊梅則不酸　大梅樹去其枝梢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
　柿子接及三次則全無核　桃樹過春月以刀踈斫之則穰出而不蛀
桃實大繁則多墜以刀横斫其幹數下乃止社日令人舂桃樹下則結實
牢　凡果實不牢者宜社日舂其根　楊梅鬼莢有雌雄雄者無實　種
芭蕉欲長茂以汗渠中泥沃之　栗採實時要得批殘其枝明年益茂
梅結實最遲諺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三年李四年皆實惟梅十二
年也　桃實自乾不落者名桃梟　種木取根子劈破哇中種上糞下水
一年後即稠苗亦可爲菜若作煎宜多種之　採木二月三月八月九月
採根暴乾閑隱居云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採好多脂膏而甘　種決
明春取哇種同葵法葉生便食直至秋間有子若嫌老作畜種亦得若入

藥不如種馬蹄　正月二十日下土謂之天穿日宜種荊芥　菖蒲初種
在圓石之上一再移於好石之上乃細而不麄　石菖蒲須用石泉及天
雨水不可用河井水如無油膩塵垢不必頻易夜移置露天旦起見日收
入則可久也或云須用缸貯雨水三五日一次用杓杷通刷缸去其滓渫
如是三五次其水清方可頻頻換浸井水山泉皆不如也　石菖蒲番洗
根頻洗則葉細而極秀發不可近煙煙熏則爛死　種水芭蕉法取大芭
蕉根平切作兩片先用糞礦黃酵土須十分細卻以芭蕉所切處向下覆
以細土當平使於根上生小芭蕉才長二三寸許取起作頭子塊切逐根
種於石上用棕櫚細縷定根下着小土置水中候其土漸去其根已附石
矣　凡冬月收石上菖蒲須是先用大物貯沙沙布滿然後寘菖蒲根於
沙中不犬沒其苗頭於向陽處收之三五日間亦須以淨水灌溉但勿令
凍凍則損根其苗則槁矣　木瓜種子及栽皆得壓枝亦生栽種與桃李
同須經霜方可收子　茱萸二三月栽之宜栽故城堤塚高燥之處重陽
日收子陰乾甚妙　移椒二三月先作熟糠泥出即和根泥卻行百里猶
生若冬移則僕草裹或先生陰巖映日之地者少稟寒氣尤須裹之木尚
以性成末暨乎不易質故知觀鄰識士見友知人也　凡花木有根一條
謂之命根趁小栽時便盤了或以磚瓦承之勿令土下則他易移凡花皆
宜春種唯牡丹宜秋社前後接種　牡丹每一朵十二片閏月則十三片
　牡丹於芍藥根上接易發無夫一二年牡丹自生本根則揍割去芍藥
根成真牡丹矣　餅中牡丹芍藥花爲者剪去下節爛處用竹架架於缸
上盡浸枝梗一夕色鮮而鼓牡丹欲開時用鴨子殼三分去一籠之實則
去殼牡丹前史無說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開元末裴士淹
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私第當時名公有詩云本安平
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則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元和初
尤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
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爲花師　牡丹將開不可多
灌土寒則開若剪花欲急急則花牀無傷　牡丹着藥如彈子大時揀捻
之十朶之中必有三兩朶不實者去之則不奪其他花力也　凡種好花
木其傍須種葱薤之類庶辟麝香之類也　種花藥庭栽數株蒜遇麝則
不損　種蕙蘭忌用水洒批杷以糞澆則葉不茂而多死　凡種花欲得
花多須用肥土秋冬間壅根逢春着花自盛以豬糞和泥令稔熟遇爲肥
土　木犀葉有齒如鋸其紋亦麄澁者乃香有一等葉光澤者殊無香也

又有一種花極白者亦無香蘭亦如之　種蓮以麥門冬子夾種茂盛或
用臘糟少許裹藕根來年盛　種蓮須先以羊糞壤於立夏前三兩日種
　當年便着花又法五月二十日移深種蓮柄長者以竹杖子夾之無不活
者　蓮荷極忌桐油就池以手搯去葉中間心滴數點桐油入其中雖頃
　蓮荷亦死　種蓮子法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直令皮薄取埋土作
熟泥封三指大長使帶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
　自能周正薄皮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不出　初春掘取藕根節頭着泥
中種之當年着花　餅內養荷花先將花到之灌水令滿急插瓶中則久
而不爲或先以花入瓶然後注水其花亦開　蓮花未開者先將對十字
樣之白汁出然後插瓶中便開或削斜去柄瞽於瓶中　冬間花瓶多凍
破以爐灰置瓶底下則不凍或用硫黃置瓶內亦得　芍藥牡丹摘下燒
其柄先置瓶中後入水夜則以水洒地鋪蘆席又用水洒之鋪花於其上
次日再入瓶如此可數日　半開茉莉花頭可熏佩帶　凡接牡丹須令
人看視如一接便活者逐歲有花若初接不活削去再接者只當年有花
　海棠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洗根下　立春如是于日於茄根
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熳　蜀葵花插瓶中即萎以百沸湯浸之復
甦亦燒其根　海棠候花謝結子即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　種水仙花
須是沃壤日以水澆則花盛地瘦則無花其名水仙不可缺水　移紅花
二三月初雨後速種地欲良熟如種麻法鋤陸種者省子而科大易斷治
花開日日乘凉摘必須淨盡留餘即隨合去五月子熟收乾打取不得令
暍五月種晚花還用春子七月摘之其子可爲油極美　曝花法摘得花
即熟挼令勻入器中布蓋經一宿明日趁早胥席上曝取苗內乾勝作餅
不早乾者多喜暍也　種晚紅花若舊收得子此月便種若待新花熟收
子則太晚去七月摘之其色鮮濃耐久不暍勝春種者多若人併摘一頃
收三百斛　臙脂法花不拘多少淨揉洗一二十遍取黃汁盡即取灰汁
退取濃花汁以醋漿水點染布一丈依染紅法唯深爲上要作臙脂卻取
灰汁退取布上紅濃汁淨器中盛取醋石榴子搗破以少醋水和之布絞
取汁即瀉置濃花汁中無石榴子用烏梅即下英粉大如酸棗看花多少
入粉粉多則白澄着良久瀉去清汁至醇處傾絹角袋中懸令浥浥捻則
小斛如半麻子粒陰乾用葛粉作亦得　月桂花葉常苦蟲食以魚腥水
澆之乃止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
瑞香花忌溫畏日不得頻沃水宜用小便可殺蚯蚓或從花腳澆之則

蒔畢，又用櫪頭垢膩於根上，有日則覆之。 水仙收時用小便浸一宿取
出，然乾，懸之當火處，候種時取出，無不發花者。 以烏賊魚骨鍼花樹，花
輒死。 洗布衣灰汁澆瑞香，能去蚯蚓，又肥花。蓋瑞香根甜，得灰水則蚯
蚓不食，而衣服垢膩又自肥也。 邛州有弄色木芙蓉，初日白，明日鵝黃，
又明日淺紅，又明日深紅，比落微紫色，又謂之文官花。芙蓉隔夜以靛水
調紙蘸藥上，以紙裹來日開成碧色花，五色花皆可染。 菊花根倒置水
一盞，剪水條一枚濕之，半纏根上，半在盞中，自然引上，蓋菊根惡水也。
收菊花至三月八九月間，菊含藥時，和根取，掘一坑，將菊倒垂在內，用竹
架起，密鋪竹葉片，以角盾放根中四傍，却用土埋之，葉緊於來年取以水
洒暖，取根漸開花如初，埋每一二日以水酒少許養之。 菊花大藥未開，
逐藥以龍眼殼罩之，至欲開時，隔夜以硫黃水灌之，次早去其罩，則大開。
梅雨時，揆菊叢邊小株分種，候其茂，則摘去心苗，欲其分叉而成小叢
也。 黃白二菊，各批去其一邊皮，用麻皮扎合，其開花乃半黃半白也。
種雞冠花，如立撒子，則高株方闊花，若坐撒子，則小株低矮，開花如似扇。
或婦人牽撒子，則花大亦如之，如以手撒子，則花細如手指。 種罌粟花，
以兩手重疊撒種，則開花重臺也。 罌粟罌粟子於中秋夜種，花用竹帚

掃勻，則成千葉者。 種罌粟花，九月九日以竹掃帚或芒掃帚撒，結罌必
大，子必滿。又云中秋夜種，則子滿罌。 凡種花藥須冬至後立春前斫直
枝，鶴膝如大母指者，長二寸許，割於芋魁中，掘令寬，調泥漿，細切土蒀一
升，攪於泥中，將芋魁置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實，當年有花，次年實，獲福
種藝必用 橘遺掃黃素馨花，雨淋過，炭草灰掃泥尤，內於花盆內，待其花
結，而欲開時截取，置泥中，當令灰泥帶濕，使自生根而茂，或以八九月間
截枝插土中，其根亦易生而盛。 躑躅花古今注云，其花色黃，羊食之必
死，羊見之則躑躅不敢前進，故曰羊躑躅，今江東多此花，今人呼為半黃
花。 桑桃物類相感志云，桃生子在樹不落，殺百鬼，服之長生不死。典
術云，桃五木之精也，故壓伏邪氣，制百鬼，又制符厭邪，此仙木也。太清諸
卉木方云，酒漬桃花飲之，除百病。凡晚禾最怕秋旱，秋旱則槁枯其根，雖
美得雨亦且收割薄而歉矣，故諺曰田怕秋時旱，人怕老時貧，誠哉是言
也。 種竹之法，斬去梢，仍為架扶之，使根不搖，易活，又法三兩根作一本
移，蓋其根自相持，尤易活也。或云不須斬，只作兩重架為妙。 種竹處當
積土令稍高於旁地二三尺，則雨潦時不浸損。錢唐人謂之竹脚，竹有花
輒槁死，花結實如稗，謂之竹米，一竿如此，則久之舉林皆死，其治之法，於

初米時，擇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許，通其節，以糞灌而實之，則止。
竹林中有樹，切勿去之，蓋竹為木枝所礙，雖風雨雪不侵欹側。 堇竹根
多穿害堦砌，惟聚皂莢刺埋土中障之，根即不過，栽油麻其亦妙。 凡種
竹正月二月斷取西南根於東北角種之，其鞭自然行西南，蓋竹性向西
南行也。諺曰東家種竹，西家治地，若得死貓其下，竹尤盛。 竹有醉日，即
五月十三日也，齊民要術謂之竹醉日，岳州風土記謂之龍生日，移竹栽
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以五月二十日為上，是日遇雨則尤佳。或
曰不必五月，但每月二十日皆可。又一說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
如此例，皆可種竹，無不活者。種竹若用钁頭打實泥則不生笋，打一下一
年不生笋，兩下則兩年不生笋。種竹不去篠，則林外向陽者三二年間便
有大竹。諺曰栽竹無時，雨下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如要不間年出笋，
用本命日，謂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類。種竹不拘四時，凡遇雨皆可，若遇
火日及有西風則不可，移花木亦然。移時須是大其根盤，纏以草繩，仍記
元向背為佳。 大率種竹須向北，蓋根無不向南也，仍須土鬆淺種，不用
增土於窠株之上，乃生。夢溪忘懷錄之法尤妙。 種竹須將竹母斬去，只
留四五尺長，仍須科植之。種竹法，闊掘溝，用礱糠和泥拖根，然後用淨土

傅其上，或鋪少大參於其中，令竹根著參上，以土蓋之，其根易行。 志林
云，竹有雌雄，雌者多笋，故種竹乃擇雌日，物不逃於陰陽，可不信哉。凡欲
識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為雌，即出笋，若獨枝者是雄竹
耳。 種竹法，擇大竹就根上去土三四寸許截斷之，去其上，不用，只以竹根
截處打通節，實以硫黃末，顛倒種之地，一年生小竹，隨即去之，次年亦去
之，至第三年生竹，其大如所種者。 近軒檻種竹，恐鞭侵堦砌，先埋麻骨
以限之，或以竹栽於瓦瓶中，底通小竅，則竹小而不侵砌矣。 種竹之法
用舊茅夾土，則竹根尋地脉而生竹，有六十年數便生花。 竹以三伏內
及臘月中斫者不蛀。 竹園留三去四，蓋三年者留，四年者伐去。 月庵
種竹法，先鋤其地，深三尺，闊一尺五寸，將馬糞須是乾者和細泥，并水填
令一尺高，令人於其上踏熟，或無馬糞，以礱糠代之亦得。夏月令稀，冬月
令稠，然後種竹，須三四莖作一叢者淺者為佳，上面多用河泥蓋之，斫去
竹梢，裝架，地廣宜種堇竹，亭檻之間宜種筋竹，至次年八月後方可去篠
竹。禁中種竹一二年間無不茂盛。圃子云，初無他術，只有八字訣：種密
種淺，種深，種疏，種謂三四尺地方種一窠，欲其土虛行鞭；密種謂種得雖
疏，每窠却種四五竿，欲其根密；淺種謂種時入土不甚深；深種謂種時雖

淺斸用河泥壅培令深闊間塹隔離笋必埋逕或猶於墻下明年笋自逆出
宋子京種竹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踈枝茂葉與時新賴逢醉日元無損
政自得全於酒人種植家云五月十三日號竹醉日是日栽之無不茂盛
又云用辰日良山谷云所謂根須辰日劚笋看上番成又云宜用臘日社
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日又須栽然臘之法大抵冗石林詩話竹之滋澤
春發於枝葉夏藏於幹冬歸於根如冬伐竹經日一裂自首至尾不得全
盛夏伐竹則根色皆紅而鞭皆爛然要好竹非盛夏伐之不可也七八月
亦尚可自此滋澤日退不中用矣竹不蛀日取五月以前仍用血忌日但
此日和前竹不生皆根爛俗傳竹畏蘆檻內以蘆蔽兩種圍於土下即不
穿檻秋分後春分前亦可種竹木竹與萄根皆向上長常添泥覆之為佳
種竹以油麻稭縛成小把向南埋地中則根不穿過　種竹宜高平處
取西南引根者去梢葉院中東北角種之坑深二尺許作稀泥於坑中即
下竹栽以土覆之杵築定勿令脚踏踏即笋不生土厚五寸竹忌手把及
洗手面肥水澆着即枯死竹性好西南故東北種之冬至前後各半月不
可種植蓋天地閉塞而成冬種之必死　正月接樹若取樹本如斧柯及
臂者皆堪接謂之樹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則地
力大壯矣夾殺所接之木稍小則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則地
雖應須以細齒鋸截鋸齒則損其砧皮取快刀子於砧緣相對側劈開令
深一寸每砧對接兩枝候側括即傳葉生去一枝弱者即取新枝樹選其
向陽細嫩枝如筋麄者長四五寸許陰枝即少實其枝須兩節兼須是二
年枝方可接接時微批一頭入砧處插入砧緣劈處令入五分其入須兩
邊批所接枝皮處插了令與砧皮齊切令寬急得中寬則陽氣不應急則
力大夾殺全在細意酌度插枝了則取本色樹皮一片長尺餘闊三二分
纏縛接枝并砧緣瘡口恐雨水入纏訖即以黃泥泥之其砧面并枝頭並
以黃泥封之對插一邊皆用此法泥訖仍以紙裹頭麻纏之恐其泥落故
也砧上有葉生則旋去之仍以糞灰擁其根外以刺林遮護勿使有物動
撥其枝春雨得所尤易活其實內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子向
櫟砧上皆活蓋是類也　凡接花木雖以接活內有脂力未全包生滿接
頭處切要愛護勿令梅雨浸其皮必不活　雞糞壅茉莉則盛百合則甚
滋生　用燖猪湯澆茉莉素馨花則肥　推花法用馬糞浸水前一日澆
之三四日方開者次日盡開　木犀接石榴花必紅　花木接者並砍移
種須令接頭在外　春月花欲開時欲其緩開以雞子清塗花蕊可遲三

兩日謝亦如之　灌溉花木各自不同木犀當用猪糞瑞香當用燖猪湯
蒲萄用米泔和黑豆皮花木有不宜糞穢者甚多尤宜審問用之非其宜
則其木立槁　花中忌麝瓜尤忌之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騎自京兆至
河中所過瓜園一帶不獲人家園圃中四傍宜種决明草蛇不敢入　凡
木皆有雌雄而雄者多不實可鑿木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松必用
春後社前帶土栽培百株百活舍此時决無生理也　春分後勿種松秋
分後方可種不獨松為然種一切樹大枝向南栽亦向南　順插為柳倒
插為楊若生刺毛蟲於根下先種大蒜一枚或微掐去根下皮以甘草末
擦之亦佳　臘月二十四日種楊樹不生刺虫子　黃枝子候其大逆時
摘青者然黃還摘則消化為水花木旺於春竹旺於秋　種植雜曆初耕
田日己巳己丑己未乙酉甲午甲辰乙巳乙亥丙午壬午辛丑己亥丁丑
庚午辛未乙丑甲寅癸丑癸巳戊寅辛巳丙戌丁亥庚申辛酉丁酉已上
大吉又宜用東方先下手吉　初種田日己亥庚辰乙亥戊午壬寅乙酉
乙丑庚申辛卯戊戌庚子癸丑丙子乙卯癸未甲申己丑甲子癸酉戊申
己酉丙午己未己巳辛酉癸巳乙未已上日用之大吉　天地不收日丙
戌壬辰辛亥凡種作不收大凶　天地不成日乙未種作百物不收凶彭
祖云乙不栽木雀鼠不食日甲午癸亥種作大吉　天火日正月子二月
卯三月午四月酉餘月同　地火日正月戌二月酉逆數是獨火日正月
巳二月辰逆數是此三火日皆不可種時　飛廉不食日每月一日四日
五日七日九日十日十八日二十九日已上日種五穀瓜大吉　田祖死
日甲寅　田父神農死葬日丁亥丁未　田母雨師死葬日丙戌丁亥
田夫死葬日丁亥辛亥　種麻吉日己亥辛亥辛巳壬申庚申戊申已上
大吉麻忌辰日　種麥吉日庚午辛未辛巳庚戌庚子辛卯已上大吉小
麥忌戌大麥忌子　種豆吉日甲子乙丑壬申丙子戊寅壬午已上大吉
小豆忌卯大小豆生于申壯于子長于壬老于丑死于寅惡于甲乙忌于
丙子　地狼藉日正月巳二月午三月未四月申五月酉六月戌七月亥
八月子九月丑十月寅十一月卯十二月辰　種瓜日甲子乙丑庚子壬
寅乙卯辛巳已上大吉　種菜日庚寅辛卯壬戌戊寅已上大吉　種葱
日甲子甲申己卯辛未辛巳辛卯　種芋日壬申壬午壬戌辛巳戊申庚
子辛卯已上大吉　種粟日丁巳己卯乙卯己未辛巳已上吉　種薑日
甲子乙丑壬申壬午辛巳辛未辛亥已上大吉　凡種五穀常以長生日
種吉老死日種薄忌日種傷敗宜用成滿平定開日佳　種植吉日天寶

曆云種植當用六陽辰日乃佳正二月子三四月寅五六月辰七八月午九十月申十一十二月戌　種植凶日種植大忌九焦地火日其根必枯若有麻麥子并五穀大忌狼藉日　九焦日正月辰二月丑三月戌四月未五月卯六月子七月酉八月午九月寅十月亥十一月申十二月巳

耕種吉日丙寅戊寅庚寅壬寅丁卯己卯辛卯癸卯已上八日並吉舊有甲子甲戌己亥己丑並駁雜又己酉癸酉犯萬通曆受死日不用種麻宜辰初種菓宜中後八穀名黍稷稻粱禾麻菽麥黍與稷相似稻即秔穀也粱是秫米禾是粟麻是胡麻菽是大豆枲是大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麥稷為粱咸一年十二月立成耕種吉日正月耕種浸種下秧種植菓子甲子己未辛未丙子癸未壬子丁丑癸丑辛丑九日見百忌曆內辛丑犯土鬼丁丑癸丑丙日犯大煞入中宮舊有寅亥日忌建收日官曆不用二月己巳己亥二日並吉犯天地爭雄舊有子卯日係收日官曆不用三月壬申戊子甲寅壬午四日並吉犯天地爭雄舊有巳亥係萬通曆受死日又丁丑辛丑係收日不用四月戊寅癸卯己酉乙丑辛丑己丑六日吉內四日乙丑辛丑癸丑並犯爭雄五月甲戌辛丑壬寅乙丑甲申戊午己卯七日並吉內丑日係萬通曆至吉且前丑日犯爭雄後二日犯收建曆不用然報要雖有此日又是萬通曆正吉之吉故不忌六月己卯丁亥癸卯辛卯四日並吉舊有戊辰丁未係建收日不用七月庚辰戊子甲辰戊午四日並吉內戊午犯土鬼甲辰犯四廢十惡又大煞入中宮舊有巳巳丙申係建日官曆不用八月己巳乙丑甲戌乙亥辛丑癸丑一本無此二丑丙日九月丙子辛卯辛巳丙申辛亥甲子六日並吉內甲午土鬼舊有丁未癸未壬戌係收建日不用十月癸未乙酉己未辛卯四日並吉內辛卯爭雄舊有壬申丙申戊申犯萬通曆受死日不用

詩　唐白居易長慶集種桃杏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　宋許綸涉齋詩集戒子種花木　君恩未許乞分符三徑無資地亦無我借栽資分養種鬧時趁早着工夫　迺翁未遂投閑計吾子宜彈幹蠱才已辦一區供戲豚更營三徑待歸來　一年活計在春初處世光陰不可虛莫謂窺園全廢學昔人猶有帶經鋤　栽種成陰動十年風流遺恨憶蘇宣西園近有移園法大樹根盤尺儼然　買宅趣懇為海棠卻因改築遂移將前岡論小橋邊次好補寬棠斷續行　池坊屋地欲應填取土成池卻自然愛惜清溝浴淤壞買根歸種撫州運　買石雖非自爵林寘寘盡貴係餘金傍人應笑謀生拙航海梯山枉費心　買石為山任笑癡癡翁真箇似童兒奇峰峭石勤收拾莫使他年一簣虧　我山累土仍栽石下有嶔岩上有亭石少闌邊添種樹種時須要樹長青　四時岩桂度香風十月桃花吐艷紅當暑拒霜同愛惜種成方可醉隣翁　水仙繡菊麝香萱久種成叢長養使分向北堂三益近遠墻秋色要爭妍　種世遠如種善根自須積累付兒孫從人覓得能多少爭得成陰便滿園　莫將桃杏等閑看栽接名窠有幾般為是開花仍結實花供賞翫果供飡　飛霞園地固無多我愛他時號滿窩若綠嫩琅球綫竹錦屏環列繡成窠　金沙安欲畫酴醾白白紅紅間卻宜但是鄰邊多種取他年步障要相隨　喻良能詩種水仙酴醾　酴醾水仙皆玉英請借汝南言以評水仙內潤叔慈似酴醾外朗似慈明　元舒岳祥詩戒僮僕種蕉筆　莫把閑愁向客談且看晴雪映蹄藤欲聽夜雨無蓬艇更種紅蕉岩筆添　次韻和正仲種菜種芥二首　勝欲栽蘇抵食魚蠢紫青立援長吁吐丁僂背擇叢苗鷄母將雛啄淺蕪菜字元脩須兩長菁名諸葛待霜腴閑門欲喫無憂飯已戒廚門早了租　稲吐已改翻泥細參籠初分趣努斜殺隷偻耕眠樹下單道停食下天涯嫩晴微雨調時序臈雪春風潤土砂避地山村成保社何需湯餅及儒家

[童瓦]

洪武正韻之仲切甕屬楊桓六書統知　篆書[童瓦]六書統　隸書[童瓦]六書統母鬷余見東韻定母字滌悔義音衆

湩

洪武正韻之仲切乳汁亦作重又音湪義同許慎說文湩從水重聲多貢切徐鍇通釋按列子曰乳湩有餘瑞奉反顧野王玉篇又都貢切江南呼乳云陸法言廣韻目瓦夫取牛馬湩以洗撈天子之足孫愐唐韻竹用切丁度集韻湩或从乳作[illegible]亦省作[illegible]張有復古編別作[illegible]並非徐行均龍龕手鑑都弄反又都勇反濁多也亦作[illegible]韓道昭五音類聚觚好竹用他動二切楊桓六書統知母䭉又冬宋切餘見東韻定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觀勇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狀韻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端貢端丁韻湩洪武正韻之仲切漢司　篆書[illegible]並集韻見杜从古叔傳不如重略之便矣　書[illegible][illegible]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篆韻徐鉉

重

[illegible]六書統　隸書[illegible]六書統　草書[illegible][illegible]草書集韻　並鮮于樞見

功齊乳湩　唐柳宗元集祭井文　蓋是古德演為人用不竊之養功齊乳湩

僮 之仲切。顧野王玉篇韋用切。陸法言廣韻：儱僮，不遇皃。丁度集韻：僮或作踵。司馬光類篇米用切。楊桓六書統知母[seal]僮並說見微母。

篆書[seal]僮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seal]僮並六書統

諥 之仲切。陸法言廣韻：言相觸也。司馬光類篇竹用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竹用反。觸也。音義作動。楊桓六書統知母諥原注諥與為字滌悔義。知用切。

篆書[seal]六書統 隸書諥六書統

墥 之仲切。陸法言廣韻：池唐縢墥。司馬光類篇竹用切。楊桓六書統知母墥知用切。从土重聲。墥坩

篆書[seal]六書統 隸書墥六書統 書墥六書統

霥 之仲切。徐鍇說文通釋：霥，小雨也。從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霥雨止。宋反。楊桓六書統知母霥說見東韻照母。

篆書[seal]六書統

蝩 之仲切。丁度集韻：方言蠑螈謂之蝩蝬。司馬光類篇陟仲切。楊桓六書統知母蝩从口衆聲。

篆書[seal]六書統

懂 之仲切。丁度集韻：遲也。楊桓六書統知母懂儲用切。从心从重。心㥁重則遲矣。又直隴切。

篆書[seal]六書統

妕 之仲切。司馬光類篇陟仲切。女字。楊桓六書統知母妕从女中聲。字滌悔義。又陟中切。

篆書[seal]六書統

艟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短艟，船名。楊桓六書統知母艟。余見東韻定徵母。

篆書[seal]六書統

[重+見]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重+見][重+見]，直視。楊桓六書統知母[重+見]。余見陽韻澄母。

篆書[seal]六書統

[山+重]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動種二音。

[illegible] [羊+重?]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種。

[广+手]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尺冂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示詩二

劉將孫養吾集示趙青山　連床聽夜雨推枕話平生此世無賓主窮途
自弟兄向來何許志亂後且為情士稚何嘗舊逢今越石驚胡銓澹庵集
示公冶　不妨我與魚傳素只恐人言鴆作媒莫笑東坡官閣事細將紅
葉寫將來非空上人詩集釋戒珠示家齋　蜀郡將家千麒麟汗血兒弯
方須滿月洒翰必臨池分祿從親意趣庭稍母慈飛騰應早計綠道在斯
時　示康衢衢有怪日水雲衢名拔德康子三招鶴上仙樓頭夜寫步虛
篇四空雲月來西景一片星河上下天檻外流螢螢火點樽前家醮蝌替
斛會揚說在青棠秘到處尋龍著鐵鞭　示通彥達　行役龍江命一綠
生還喜慰白頭師堂前淨剎臨階草高頂低廻雁壘枝衲補竺天雲瑪瑙
缽秀建業水琉璃裡閣僧膝如官語新注楞伽課六時中州集王庭筠示
趙彥和　四郊危事主晚陰殷勤難黍飲入心兒孫滿眼田園樂花木成
陰十載深十畝蒼煙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家山活計良如此歸興秋
風已不禁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示石州劉企賢　西州來意諶然詩笑
點霜毫錄郡辭底事行藏元有數斯文否泰本由時碩材未信明君棄稚
操何慚暴吏欺與語頗涉人忌諱等閒勿使細民知鐵塘草藁集出東萊
城示海旁觀者　老稚相攜出翠林玉沙堤上聽車音便安赤子朝廷意
補助清時使者心吹平均休無一役歲時賑之有千金東人只見東溟闊
不識君恩似海深蔥亦拾英集介甫示文淑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
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千隔又作塵
埃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　文淑次韻　昔年送別
向都城邂逅今寬萬里情壯觀已憐江路隔高談却待月華生君隨傳入
隨堤去我駕車從蜀棧行兩處相逢知有日新詩何幸慰西征朱晦庵集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
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殊一日洞然無別
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丹用前韻示諸同遊　幽卧寒巖不記年飽看山
月聽風泉舒卷正得琴三疊玩意惟憑易一編誤落塵中垂風尚却思洞
裏付與儔封章懷幸天從欲使解銅符謝鶩霽　示諸同志　夏木已雲
臘時會變新屢林園草被徑端居有餘清端居亦何為日夕捲柴刹靜有

絃隔樂而無塵慮并良朋青顧予尚有風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望
春為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遺何由從事大隱先生朱元晦
示邦衡　濟時材術本無虧長大猶存伯業功驥驥已消千里志鷦鷯聊
避廣川風論都正恐疏儒父置酒深慚及寓公早晚共謀歸去計煙波振
極五湖東　示艾若訥　文章自昔為鄙事詞賦于今豈易工入室升堂
方盡善技育配白謾稱雌師資未省逢勍敵衡鑑應宜探古風顧我平生
章句學強談文律偶空空晉斗擇齋集長韻示阿訥　阿訥在詔遣行遣
羅意外覊微官更被歸途瘴見奸僕從怙危語遣思妻孥滯瘴謝運舟向
頭海表山如許壓指江西路若干先遣一書報兒輩吾其老矣幸平安胡
寅斐然集示阮冠　一行作吏鄉分陰世路塵勞滿客襟三語風流歸夢
想十年書閣寄浮沉門前種柳春光好堂上鳴絃古意深別後新詩都覓
取對城湘渌醉還斟　臘雪春雲示吉甫　曉色空明衡嶽角一塵郡復
陽仙凡貫時松竹色自好破臘雷霆聲未成萬里鮫綃開步障千金大院
試春衫漁舟不與人俱盡獨駕雲濤月滿帆　示程生二首　利城名遠
較少多人生邪用學堪嗟如君廿作長貧士絕古寧慚獨行科雀可羅時
煩寵顧為常佔處重經過扁舟又指閩山隱奈此蒼涼別意何　柴桑風
度極清真他位當齊古遠民不為兒曹營飽暖聊將詩句為經綸喜君自
得超遙趣與世相忘寂寞濱剩欲細論嗟遠別空懸祖謝響無緣趙忠正
德集示陸昭中　執來田園正所圖無心重整少時書功名常若歸難決
拙直懸知退有餘避謗杜門賓客絕病疾妨飲酒盃疏平生剛笑孔文舉
老我年來百不如葛勝仲丹陽集葛勝仲示友卿　飛蓋蕭蕭晚自零未
時淮木始欣榮每因勤學添文思却為田紋動旅情好逐諸儒勤釋菜莫
憂貧婗使餘羹似聞闕澤中宵夢月魄分明有姓名徐安國西塞集示使
散　誰把蝸頭續繼碑英雄能得幾多時八千願指功何補六十頭顱事
可疑擊磬有心終衍黃泣岐無計免悲絲何如貴郎樓閣劍從手歸扶兩
僕鬢晉文清公集示逵　清癯骨相類諸生飽愈寒窗守一經用賦要寬
司馬室學詩頻過伯魚庭可憐雙髮鏡中白莫負子樣身上青丘桂蔭門
家世事寂寥天畔我因星淚水雲巢編集重示　不識南宋與北宋欲齊
得喪已非通若將直指主為貴使可滿知色是空莫為嚴周說夢試欲輕
拿詰作來稍古人言句與芻狗天外秋未有信鴻僧千傒集困江奉季貞
外史　林景以書見示篆竟拙編偶成一章并引五七言三十首本旨　垂
去書示竟新詩此道長懸未過師得句每嫌無韵變成編欲寫尚孤疑夢

廻青草急雨信。吟到碧雲歸自知。五七言詩三十首。寫着時體合何為來
里潮軒集示江子我　晚當狗苟狀貽看。萬事何論着意來。自此閑門從
所好。不妨高枕得無憂。經年不渾子春兄。半月纔擬叔夜頭。此味有教兒
輩覺。請書聲裏卟黄紬。　示羅敬枝楚知監　半世交遊無遠信。一時賓
客有新知。泮宮官冷宜談娩。圃府錢流不廢詩。對水占山為久客。合樽從
席及佳時。釜山突兀清泉滿。中有三江萬里思。　示張子賂　西日來收
東雨來。南軒相對北窗開。茫茫移冗壤旋倉。檐檐出崖杖聚雲。三宿定成
吞下戀。一篇仰向雨中催。忘形獨有張公子。信手圍碁到夜回。　中秋示
潘子賤　雲微通明疑。風涵白玉樓。幽人當此夜。滿意作中秋。念念何曾
閑。塵塵自不惓。萬像忽冰釋。天地一虚舟。　木菘宰齋集示謝彥翔二首
滿川秀色野陰殊。知有儒先隔水廬。借我寶函河上語。只肯尺許定何如
從身梅福與誰論。正有幽人夙契敦。更欲上書陳世事。却來微服守與
門。　示金雖然　宰落天涯身百憂。故人千里肯相扶。知君強記當年事
莫説家山總淚流。　次韻夢得見示長篇　詳馴不困嫌。鳩嫂自呼娘。持
戒枕李陰。知是麻塵手。薄書我亦厭。兵燹自有。却言又離。恐絶食得薪
想俗夫審世味。甘苦平藏喙。知公超然處。心迹兩無垢。慈陰老芳物嘉鳥

欽相識。淚藥貴狀拾。柔條可結抹。豈無我輩人。一醉開笑口。那知市門凑
客倦枕兩牦眼高可入。穡命蹇身運偶。平生頗欽觀見賈子小友。細觀信
佛心宜在帝左右。却來塵埃中寂寞對五柳。欽音藏鶴羽。正侍荆溪制學
政客覓諸問字當載酒。虚名誤家。總生箕與斗。言詩終不稱。求伲賦瓊
玖。　黄棠演山集偶成示道温　何書歸卧水雲鄉。不必功名似子房。五參
精華空色大。百年形數古今長。誰知樓樓遲三徑。獨向寒寒遣兩忘。少室
山頭星月近。紫微垣下起天香。　趙蕃淳熙藁桃川山中用陳蘇舊韻示周
遊　仙人之島似終古。莫盡世。顧笑臣中。今法法逢川逝。念將與之游。諸
恐吾道廢。如為千里行。歎步緞一。慭未姑廷吾鄉。耕鑿仍樹藝。及私具伏
臘。輸王應租稅。人惟頗徒勝。學臣謀犬吠。桃源定何許。或自淵明製。今日
復何日。身乃山中。誰嗟哉。彼龐參。其盧甚幽。屬不知夜無日。萬欲從始藏
商山被褐者。疾疾由德慧。徐福向海上。此地只楚。朋為暑不閑。吹生耳
目。發神仙非吾學。可以置度外。上高水深。淺好事幽尋契。　比見愚卿於
廬陵。出示楊謹仲詩卷。中及其弟會卿。問其所在。云携琴往嶽麓度夏。今
日見楊謹仲。又云其弟卒。卿近過岑奉其母往游洪之西山。迴逆游閣皂
乃歸。滿余方困於道塗。有歎於其今作詩。須到言。示愚卿及二君云　盧

陵得交君弟兄。楊子詩中稱會卿。聞云携琴嶽麓行。歸期去日云秋清。今
晨復見楊子西。為言卓卿近相見。玉隆閣皂兩仙山。遊以娱親極鮮健。我
時聞之與楊子。嘖嘖歎息久不已。我方五斗困塵埃。渠亦棲遲一丘底。貴
卿卓卿真念今。枉道儒冠解誤身。異日名山儻行過。卟圖好學添少丈。
夜坐讀書有感示兒曹　昨夜秋風入短檠。試繙緗簡似前生。不求甚解
慕名譽。足記姓名嗤老兵。但得作詩窮有味。莫憂從宦久無成。汝曹未可
還覊紲。當念無田事筆耕。　示來弟沈見可　來公臺上送入日。道鄉臺
上看出雲。窮居信不厭到。柱杖容與鉢平分。江湖鶴髮嘆老。我遺路逢
足嗟夫。君畫手攷。自難險度詩來還嫌異所聞。歸來客去兩亦作。此斂來
易輕談云　分宜示沈弟　水復雖頹圮。江邊不寂寞。叢聲狀市井落景
見漁樵。喜我扁舟泊。芳右半道要化鄉。惟表莠語驗今宵　示唐深父
濁涇清渭本源分。寂寞安能亂糾紛。世態只知錢使鬼。我嶷但識穎呼君。
來時大雖千金軽。望歲良農亦地耘。富貴要知定何物。五車何必為渠
勤　九月十一夜雨中讀吳夢與詩書以示之　疾風吹雨過江千。老屋
關林無處乾。切切冷螢深撼壁。纍纍飢鼠下窺簷。挑衣屢撫眠難穩。燈大
重呼詩細看。謾説為官猶我似。念君懐抱若何寬。　經旬不作詩示明叔

春風著物已然然。枯木無心亦自知。徑欲鼓動静欲繫。却憐客來又新
詩。老來攻怯花經眼。游倦翩成鳥遠枝。同病同憂有如予。更堪相對兩霜
髭。　八夜慮津對岸作示成父　溪山風月兩相當。痼疾真成得秘方。住
日同舟但鼓信。祇今去路落湖湘。貧錐親戚古所歎。婦去田園老未忘。試
遣溪頭問酒價。掃沙那得踏胡床。　同成父過章泉用前韻示之　頻年
畫室依此竹。意謝未儒春袁衆。今當含竹去作史。竹為黙黙如抱。危嗟我
作吏直俗徒雖非計。然念則熟如閩西江之水深無底。可以濯纓仍濯足。
昔人一為功名誤。置碑且慮變陵谷。那知立名自有道。未妨痛飲離騷讀。
人生於世繫於時。焉用不食寧非肉。弟當進德使有聞。兄亦自期無碌碌。
將行示達父來文四八弟進　文五　名持所攻也　鶴唳千方之。蟬噪暑未
秋。寓居雖市近。適意如林。扶可人雖缺。秦王徐真勝。流王後近官道。樹林
間田畸。徐居復何如。老木陰涵溝。我往必竟日。不為有魚留。我有長安行
食謀非道謀。王郎上春去。浮為問吳舟。令弟飢所驅。遂邅從此出。徐郎獨
不出於世。罕所求。念當島此別。要歷山寺幽。令弟既泣去。我亦病未瘳。是
事且若此。其他當罷休。中秋與重九。預作離闕愁。惟其梅花時。醉之北山
頭。　夜坐示進之蒙豫文叔　貧病人誰歎。情親肯見存。掩窗聞此夜撥

火共殘溫未暇飲絶嘆且從文細論。平生松谷老。同姓與君親。　周韻示戍父　林動風微掃處空月正方不知晝已短但覺夜初長。了了遊千萬。駸駸老至將衝頰實紫角尭来漸僞黄。　示戍父　雨重冬衣薄泥深古道踪東西但煙嶂高下絶風花。斷句病肝腎食寒愁雷霆赴期元不後分路各從家。　口占示戍父　雨暴落何方。空成掣電光。安涼風陡變熱熱月傚坊就取征衣蓋其談三徑荒。歸連衆徹時。有很故悵悵。　十五日早行示同舟　了了晴山見紛紛宿霧空。燕歸姊接斧漁罷曳收筒但取登臨適何須吟嘯工平生釣臺路明。日與君同。　城正。御示舊所唱酬秋字韻詩軸。要手承同用韻贈之　平生人物論。首謂富陽秋。滿世多遺恨。相逢足破愁。獨憐金錯鑿。虛負木瓜投。風節他年事。期君析檻遊。　代書示逸二首　風號隠外獨抹松。想汝有書題。晩鐘。是我起行茅店月。傑寒還覺犬能蓬。　别日綫留兩月。獲況經来萬變更涼。不知别後端何似。不見寄来書一行。　示贈者英丹其姪　伴我山行陳與異。曾家父子更憐渠武山碌待雪相似来酌觀山氷不如。　示嚴君　酒債未忘索詩狂無用嗔。平華猶是攝風日已如春。我鬢蕭蕭白。處閑灌灌新。晩来重獎劇。還道振懸鵝章冇自鳴集重九前一日示弟姪　人生百歲未翁滿。我已五十仍加三。異縣長憐九月九。故園遠在南山南。綠尊青眼舊相得。黄菊白頭還好參。明朝汝輩早同出。脚力攀尋尚堪。韓駒陵陽集示龜山平老　二年三飲龜山井。道上秋濤亦笑人。猶覺是身多世累。一庵何日與㕓鄰。水積絶清曹子浚。浪打船頭又少留。安得一舟淮上釣。水生木落任沈浮。陳造江湖長翁集示門叅三首平泉登招寶偶留守食既歸小詩付之寶偷新晴望海天。天容海色湛相鮮。僉中進點群鷗影。萬舶千艘過前官上依然四座空。訟庭人寂每從容。看來不為穿窬計。老去登臨分外懶。　老稚懸知縣有餘。迎門先問小於菟。風煙滿眼山環海。對酒還會斷句無。　元清道源頃齋叢藁陽月十日旦起示萍生　深得閑中趣。何求身外名。衣香生晬想。千萬滌餘醒。習氣書隨捨。風光句偶成。天公於我厚。自門豈宜輕。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示忘憂千身余作懷古詩百韻非徒作之。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鑑。出世之人識興廢之不常也。因作偈已見意云。　歷代興亡數張紙。千年勝負一盤碁。因而識破人間夢。始信空門一着奇。　耶律正青山集示秦晉二首　憂來何物可消除。幸與秦譽授局圖白黑紛成分勝負。不知柯爛得歸無。　門臨流水静無風。綠樹陰陰小徑通。時有恭生来過我。一枰成敗說論功。戴栩浣川集叢仙都示馬令尹

釣魚自爲桃花計。借問新篘竹葉醪。一段清貧眼中見。定非裴點入詩騷。江湖續集沙門紹嵩亞愚示德圖　莫因居此與名跡。未可唐捐肘後書畫短夜長須強學。青春不再汝知乎。（此句鳥翁元虜介文）韓維南陽集戲示程正叔范堯叟時正叔自洛中過訪　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燒香范史君。顧我未能忘外樂。綠樽紅笑對朝紛（曲肱飲水一作閑門晏坐燒香二作隠几坐香朝熱一作紛紛）。蘇頌演集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晩歳有餘樂天教。一向閑高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宅先傳要謝欲飯頗共僧来不久相約扣禪關。　黄井元依廓。平湖亦近城。福中朝食蔬芝脩兩中行拔拔。初何事。悠悠平此生。欲邀来廓叟須子作郊迎。未陸千寄渠道間示德稱　天地中間本自寛。何須持地起無端。更宜頓拂從前事。相與努節一笑歡。許景衡横塘集許景衡示師言民表　二子追涼古寺来。陰陰綠葉散清風。草門竭舍日亭午。試問此風何不同。詹敦仁清隠集誹訪劉君乙時已暮。歧將靜王令留之不可以書来爲作此篇亟　劉郎脱跡久蒿萊。卜宅何妨處士鄉。壯志莫隨流俗變。老夫雙鬢已凝霜。宋呂居士詩示沈宗師　十日兒猿不出庵。残梅猶在小舵奄。洗郎與客更湯餅歎。恐匆匆未得寒。九日狂陰一日晴。落花飛絮作清明。與君携手南樓去共聽長江月下聲。劉學易先生集劉元城夜坐示兒姪　露下天高秋氣清。壯書不到爲無情。且將款曲終今夕。莫郡鷄下五更。　尋香種泛款枝菊豈獨春風一一回。自怜寒伴窮逐客。不恨飄零郡恨閑。　戲示諸道　御史青驄持望重。將軍赤芜得熟名。未黄鸝晏衆令相見。墳下烏騅奈若何。劉行簡苕溪集劉行簡登看經樓示同將　昔遊曾共永欄語。千換星霜始再来。科得書時樓下杏有情應解作瀾回。邵道卿先生集将任昭州示柄　與汝暫相別。南作昭州行。昭州距寒陵。迢迢十日程。昔信易来傳。勿勤異鄉情。但自勤讀書。思索厭義精。聖賢如日月。爲汝出光明。身識根本。才殘以其試發於文字間。筆墨自縱横。家陵家隣士。張鄧龍高名。（張姓子孫鄧侔諸為）汝其師事之。延面聽指令。分陰古所惜。況乃汝從主。省定汝母外。慎勿他事営。皇恩極天地。我罪終從輕。還家知有時。欣見汝向成。用為祖母壽。慰叔及弟兄。鬐汝返鄉國。重增門户榮。　示長卿君與我同庚子生。遭平憂患亦縱横。天高休說不可問。心下直須深自明運觸時乖人正樂。祀蔽邪郤禮物咸。憐歎蕩垢知多岁。行矣欣欣本再栄示仁仲二絶　頓一别十經年。月照黄茅夢不圓。今日北歸思賜與相逢如在四禪天。　一根境萄共分甘。芳韓當年漢水南。紅柿烏殘無此意

蒯三三與後三三。　示長卿二絶　攝虚夾𦾔己二年親朋書問亦茫然
獨君風義能終始。不管煙嵐肓者鞭。　一別和州二十年。山長水闊去無
緣因君説起外家事特地闌邊心悵然。　戲示柄　汝乃師予兒時作師
予孔他年毛肯成。一顧百獸走。　示二黄　摩尼超出衲衣中。五色隨方
照不窮。八萬四千清淨眼。一齊開了見真空。　示春陵顔林宗　君公棲
下釣魚船。横絶晴波已七年。邂逅蓮宮論往事。恍疑同在夜摩天。王安石
臨川集　示元度　蔡卞字元度。與化仙遊人。熙寧三年進士甲科。爲常州江
陰縣主簿。公以女妻之。常知政事。秋嫁馬其才。由是汲用。元符中。爲尚書
左丞。卞託繼述之説。迷誤主聽。紹聖以來。定身專頻其所欲。今年鍾山
南。隨分作園圃。白樂天答劉和州詩。隨分歌舞聊自樂。鑿池構吾廬。孟子
鑿斯池也。碧水寒可漱。溝西顧丁壯。漢高祖紀。丁壯苦於軍旅。擔
土爲培塿。華陽國志。武都郡有一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無幾物故
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衷公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婁無
松柏。注。部婁小阜。部。扶苟反。婁。盧侯反。作塿。謝安爲土山。亦以意扶疎三百株
孔明傳。成都有桑八百株。蒔楝最高茂。不求鵷雛實。但取易成就。莊子。秋
水。扁南方有鳥其名鵷雛。注。鵷。鳳屬之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實言
梧桐竹之類。杜詩。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栽木長亦易。其中空一丈地。行
木令結構。周禮夏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結構見招約之職方
注。五獄東都來進之詩。我之自顧。倚重遠五獄。奇春來向不見。齊刻排門
前。斷以遠塵囂。老來厭世語。問詩。厭聞世上語。結交到臨淵。深斷塞門竇
衷公十年。單門閒竇之人。注。單門柴門。閒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終
晴魚與之遊。貴箪狀魚。詩金我待見。乃後鰷鳥見如舊。陳餘傳。恨其令供
凡如。以內經虎河出。經於廣。反。楚詞。鰷不鰷。進而求服分。風亦不食。餘
而女賓。左傳衷公二十九年。季札見子產如舊相識。獨當邀之子南暮終
宇宙。況予與與蘇門高人。莫踏相對。南暮終古。又孫興公詩。支遁與在白
手揉屑。晨光住名連內詩。便仰終古。不學復何如。更待春日長。黃鶴年
清畫。　示俞秀老　繚繞山如潑翠波。杜牧詩。嵐嶂千來叠海濤。秋偷
詩。繚繞古城東北。詩。閒閒繚繞樓小蘇。人家一半在煙蘿。時豐笑語春聲
早。白詩。年豐至獨人。禽鳥聲亦善。杜詩。鶴池已春聲。地僻追尋野興多。寄
增來覺關北向。畫風。塞北煙岸。毛注。云。向北出牖也。吳都賦。日。南北戶。以
向日。羽遂四日。南之北。戶獨日北之南。大宰場芝言。吟括捉索春隱西河
相提。寄引名慕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須作好歌。詩。何人斯。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示德逢　先生貧故古人風。糾纏紛紛在眼中。偶然雞豚非孟
子意。孟子。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食肉矣。德逢豈行不效之。求
者。改以孟子書。食肉爲非。勤勞禾黍信周公。周公七月詩。十月納禾稼。黍
稷重穋。深藏組麗三千牘。東方朔傳。朔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
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靜占真閒五百弓。儀禮鄉射記。侯道五十弓。
注。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又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注。云。間容
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西域記。云。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拘盧舍
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爲五百弓。弓分爲四肘。分
一肘爲二十四指。又云。弓者。所開有遠近。故有大小。大則二千弓。一弓長五
肘。計十里。小則五百弓。弓長四肘。計六百步。爲二里。又。釋書箴注。云。五里
又唐人詩詠竹歎弓地。莫茅更深出。處世但令心自可。指知何籍一劉懸
醬。後漢人。周詩云。仲蔚安窮居。遶宅生蒿蓬。蔚然絶交遊。賦詩頗能工。舉
世無智者。足有一劉龔。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
各擁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莊子。天運篇。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
於槁梧而吟。梁元帝讀書事曰。老而擁桃。擁梧卿行。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
余心遊無窮。偶此成賓主。　示董伯懿　穿橋度壑只閑行。詠石嘲花亦
漫成。齊攘已能忘世味。楞嚴經。嘗頻陳之時。味如齊攘。畫腸那更惜時名。
又以公進鐵論曰。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腸錄名。費日損功。長千里北
寒山紫。白下門西野水明。陳王問記。鍾山丸晚向暮山紫。長千白下見上注
此地一塵須卜築。孟子顧丈一塵而爲氓。陽曾買田一塵。故人使日訪
柴荊。　示道原　人不在城夜少留心傷然。白詩。愁名五老峯。益隱居城
市。幽芳可攬結。佇子飲雲來。攬結見子招約之職方注。唐人詩。別有野人
人不識。主長飲白雲來。　示俞秀老　不見故人天際舟。謝惠連詩。天
際識歸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繚成白雪三千丈。杜甫詩。白雪三千丈。緣愁
似首長。細草孤雲一片愁。一片作寸言。一寸愁能繚成白雪三千丈。
其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鮑照言。謝靈運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未怕元劉妨獨步。白樂天集序。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
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
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
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老且復遇夢得。得
非重不幸耶。每思陶謝與同遊。杜詩。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
遊。　示李時叔二首　知子嗚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鮐魚白下未

南斜。唐張哀詩：一斜朱南進，誰知此夜歡。白詩：王夫子送君為一斜，來
南三千五百里。藜杖綸巾傳往還。杜詩：秋來長松陰，作斜霜谷側。伯才
扶筇。志南高山。見別注。千山訪我長撞轉。劉禹錫詩：鐘細僧夏竹王叩兄忘
體詩：清律不難，律何須不佳耕。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
人傾蓋有綢繆。鄒陽傳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詩
綢繆束薪。近之贈別生詩：方濁酒之盡綢繆。 示俞處士 雷山眉宇
人不見，只有秋聲來向東。借元雷山以比俞之，雷山上石德老子，集之雷為
雷上人。房宿事云：見某之前，令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杜詩：清酒無情抑？
時獨向東。借問樓前踏千萬，何如雲卧唱松風。宋京在東都，韻五城縣前
令三百里縣令判大谷以祭樂集，住住乎為壞麓。時元令。惟樂上十
歎人樵秋歌于萬，于萬者，德秀所為歌也。常聞其之歎曰：賢人之言發，
詩言元德秀縣令，不及俞之自如也。杜詩：雲卧衣裳冷。 陶弘景喜松
風。 示寶覺二首 大媛息明粥一盂，晨興相對食無餘。書：我然無息扶
之醫非鳴禪律缺事。韓文：子飯一盂，子啜一杯。翛然迥出山林外，別有禪
天好淨居。佛書：四禪有淨居天。梁武帝有淨居殿。 飯香魚熟近中齋，元
徹之詩。 其二詩未附注。具語：大夫人人語安期。言：吾昔與君共食一

棗不盡。重將懷色染衣裾。本吏：大曉禪師曰：吾衣以壞色，集以瓦鉢，記
錫缽非法。四分律云：着壞色衣，有五利：一、順聖衣，塵？二、離歡，慢？三、不受
塵垢，四不生蟣虱，五？。時栗熟，易將獲共，卧鍾山一塢雲。答合黃粱今
始熟。黃粱事已見，遊土山詩注。各不同而奔。異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
道上，邸舍中有少年盧生，自嘆其貧困。言訖思寐。時主人方炊黃粱為饌。翁
乃探懷中枕，以授之。枕兩端有二竅。生夢中自竅入其家，見其身富貴
五十年，老病而卒。欠伸而悟，主人炊黃粱尚未熟。鳥殘紅柿昔
曾分。烏啄紅柿落，前溈山接與仰山，仰山以水洗了，即與溈山，溈山曰：子
什麼處得來？仰山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山曰：汝也不得空手，即分半與
仰山。事見傳燈錄。唐人詩：松和栗熟當共野猿分。 戲示蔣穎叔 扶
衰南陌望長楸。曹子建詩：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燈火如星滿地流。驛
詩：驛火為星。但恨傳呼殺風景。西清西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
文清精者具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
花啜茶，松下喝道。慶元歐慶曆中罷相，鎮□息山，泉末日流，從之於詩
曰：精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新對花
前。王荊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清詩之奇，走謁公于蔣山，唱□□公叔松

下喝道語作此詩戲之，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豈知禪客夜相投。穎
叔好參禪，故以禪客戲之。 公集有與蔣論禪一書，今附于此，阻間不？
豈勝思詠。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為慰。如來所聞非神不能
變而變，以此感時仲尼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
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
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為水，水不可以為地，
地不可以為風矣。長來經對動來靜，致此但令人弗著兩者了其語。若則
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而先
忘一切法，不受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要論也。若知意生無所
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淨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
可。三十六對，無所能也。妙法蓮花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
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欲隨剎中叔義甚多，非但如
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者，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以無有象，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
方便說耳。此可冥會。 示耿天騭 扶策能傷性。莊子：扶策讀書殘生傷
性均也。指書可盡年。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技歎無舊習，香火有新緣。公晚

師寶覺。故云有新緣。白土長岡路。白土岡在建康城東，高十丈。南至秦淮
北連鍾山，其土白色。隋書：賀若弼屯兵蔣山之白土岡，擒陳將蕭摩訶，與
地志云：縣有白土坂，即此岡也。朱湖小洞天。金陵有赤山湖，又名絳巖湖，
又名朱湖，在上元句容二縣之間，茅山北。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
陵之北，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陶隱居云：小澤即今赤山湖也。句
曲既名洞天，前所謂朱湖當指此。望公時顧我，於此暢幽情。韓詩：傾寫暢
幽情。 示無外 又顯捫口語，推髻曲肱眠。列子黃帝篇：九年之後，橫心
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莊子：捫口而譚。 前漢南越王尉佗魋結箕踞。服虔曰：魋音椎。師古曰：椎髻
者，一撮之髻也，其形如椎。莫問誰賓主。傳燈錄：長慶和尚：有問無答，賓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長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安知汝
華年。晉書：卞華臣先□ 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韋應物詩：綠陰生晝寂
孤花表春餘。郝德東忘筆，蠻藤故宛然。 示蔡天啟集句 蔡子勇成癖，
能騎生馬駒。霜刀鑿君跡，債重百神軀。脫身事幽討，禪榻亦晏如，忽然變
軒昂，慎勿學哥舒。董循張先生集序中追和徽之韻。示唐次山 日近長
安遠，風高易水寒。長途君莫問，何日上天難。王安石臨川集卷上示吳憑

細書妨老眼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國朝楊基眉庵
集示揚水西　親老更家貧村歸未有因相逢難說與君是故鄉人　宋李
益詩示盧綸　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郡將悲與病強對朗陵翁　宋洪
龜父集示鴻父　隱几歲過盡銅爐夜未於北風度地積南斗繫天文愁
破傾春醆心清灶夕熏更憐小陸在吳作故離群朋賞斐然集示臨川曾
革　闕里三千歲參乎一唯傳古來宗德業誰復繼風獻晚派南豐衍貫
名內相光高文推大手異學控前修有美清江彦胡為嶂嶺陬宗盟棣姓
望海若窩源流使館甘魚食賓筵聽鹿呦會須題雁塔聊爾繫轄長美王
宜深程明珠瑚暗投自嗟為玷墜空美鶴庭猶三釜古云樂一簞兮謹是
但令心了了那畏力仇仇繁為竹雲淨流觴梅雪稠愧君相屬厚豹水部
勝舟輕流洞泉詩再示子文　佛弟其諱家惟然友于兄飲我一樽酒北
客交舊情涼雨清曉雲庭柯濃陰陰屏間長少集文獻各準繩是豈小故
我宜醉亦宜醒　主客就置散技因賦示尹子潛　魚蟹人人餌柑橙盍
盍詩醉芳鄰所借情於客能知城外黔山在門前巷陌平寒非欺木葉春
已報梅枝來大全文集孫親示長文　于公種陰德門大端可期無錢囊
更空有子家自肥哉哉樹九苑濯濯秀一枝主客鳴青眼餘子謾白眉盛

繁出妙語春華光夢思詩文木可量家學豈其師五車儲足用萬里到不
疑非無邵父賢且件濟叔癡芝蘭吳當戶桃李自成蹊他年一樽酒名與
少陵齋廣齋蓬萊館集示趙與猨弘叙章　天之蒼蒼而在山中大畜之
象驗之于躬六尺之微萬善畢貴往行前言浩浩無窮一以貫之何所不
容而間非大此之謂洪扎為之貞行地已疆古往今來其道有常是以資
生至我化光君子體之六二直方直內方外何用不藏守此之毅貴有非
刪泗亭之參以此任道躬行而後執其深造濂洛儒先知德之奧非爲知
之亦先几蹈與夫請書朝夕戴抱懋我懋我至于章皓元胡紫山集適來
復齋洹齋二學士集以五言相唱酬不鄙愚庸每成章即亦要示實欵謂
詠贊作六章時至元四年七月也　致力歸前古每墜詞語像眞心效前
意興寄不得新辭理捨前哲執況青中處家參入深思作氣時自振博學
以廣才一引思百伸欲彼言外意養我筆底春要當青出藍終恥隨效顰
英我杜少陵作語期驚人　太白固豪放不受義理拘誦詩想其人飛龍
叫天衢萬顧不敢鳴雷霆隨叱呼海江共一嗾我吸四溟枯谿霈為時雨
餘霏散喉咻甘潤著萬象英華散春腴王風久不振要接大雅緒俯覩建
安人委靡我嬰妹　況況杜少陵生笑太白豪作詩每持贈時亦示譏嘲

後人定陵另洶湧如風濤ゝ賢豈難辨口舌徒呶呶文章貴適用美惡不
可逃政教苟無補辭雖亦徒勞　發興如湯泉愈汲味愈清安用拔楮柏
虛無剽竊名百物來扣心脫口即成聲了不見奇合精粗聊稱情禾菊東
籬下何時值淵明　開口論時政位卑罪年高開口談今古是非九牛毛
開口說物理理徹足譏嘲開口議文章聽者厭呶呶百慮無營為冥心味
詩髓木落戀草稀雲清金氣豪得句時自娛長吟行樂郊　大哉風雅頌
用之亦非輕至情為物激宣樂即成聲民心見向背國政知微貞薦享拜
郊廟昭假歆百靈聽聰吳季札審樂知庶微所以孔聖訓詩詩於過庭可
憐千載後祇以寫閒情貴達無一言窮否恆伊嬰不為恋愁語即為寒乞
鳴遂令當路人聽之等蛙蠅雅樂不復作鍾鼓徒彭鏗碧梧先生玩芳集
示程介夫　流年何必共君春九續青山老一庵試撿譜天詩集看明年
年百又加三半腸路險百千轉雲夢胸吞八九寬豆飯芋羹纔足欲水邊
林下即心安謝邁幼槃飲酒示坐客　身前不吝作飢餓身後何須留豹
皮劬勞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兒經紀之才壽在乎彼為侍塊石支頭岳所
師偶逢名酒輒徑醉兒童拍手云公癡　示李周老弟兄　月夜宜披宮
錦袍定知公筆豈逢萬丈如倩水波瀾闊入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殺於三

虎愁凡兒何翅九牛毛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尊前持蟹螯宛陵群英集
附景臧示朱氏表姪兄弟　少壯馳驅意氣豪晉從場館接時髦故家文
獻逢聯璧奕世衣冠歎二毛政爾菅寧甘白帽不應范叔戀綈袍中山回
首皆陳迹痛飲惟須讀楚騷元遺山集示懷祖　憔悴經年卧澗阿喪中
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髮先潘岳人笑藍衫似來和狗盜雞鳴皆有用鷄長
兒短果如何未閑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姪孫伯安　伯安
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說字驚老師見汝扶書歸憶我青衿時
青衿昨日事鬢髮忽如絲讀書慎人多間珠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扶
桑枝何佛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謀欲何施幸此掌中珠未
粲如素絲執令好紙筆門戶誰當夫我有商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
樹木用城南詩伯秀方讀韓集符讀書城南　示程孫四首　并州望南
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鬱鬱心不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
倦出門況是涉長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為憔悴白兒應見笑此行亦區區
吾女在吾家先已安平時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薄財兼出仁讓語省
見端慈婦道化一州母女皆領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傳謂我六十翁
畫髮未衰落聳鮮日為具和氣動城郭為說婿女賢宅相知有託乃公私

有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今有為父樂。直孫年志學，王立無繈褓，蘭孫再勝衣，芳蘭並其茅。棐棐彩羊翔，鶵雛映朝霞。諸孫獻酬壽吾極，恨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靜無譁。敎勤教女孫，乃令成汝家。老我何足道，不令住侍跨。會聚樂不貲，言別使以惻。風雲動老懷，草為見行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聞白。惟當近酒醆，亦復拋書冊。提攜兩童子，跂跂下澤車。靈念吾孫，未覺千里隔。乘興徑一來，許婿當速客。示白誠甫之子吟爆竹。施公欣樹萱，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適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軒。元高齋詩示恒 數口無歸累，已深學不緩。拔有青衿瑳玭，歲月成何事。鍛鍊文章更用心，多病苦憐雙白髮。經真勝萬黃金，惡教憔悴衛門底，竊得虛名站士林。是日又示恒二首 緣倒吾何用，文章汝未成。過庭思父訓，擲地有家聲。烏有三年養，鵬搏萬里程。績紱膠不盡，無面見先兄。一作堂北情家聲，柱於家登情懽北。教也一作郡 年雖長，挑弓業已荒。獲年須改轍，作室望為堂。鶴髮仍多病，雞棲尚異鄉。遠期七十歲，能得我歸觴。元都文忠公陵川集示馬德璘 當年駐馬石床邊，老父相逢已結緣。須向東田尋佳處，掛冠神武不終焉。乙卯秋，食于廣平逆旅，老父扶方書數葉，與之論，道者令人使求其子德璘從行云，不偶然。於為未也。示孔甫 十五從戎已自奇，更當磊落振襟期。竟辛苦建中興業，本是汾陽帳下兒。元靜修先生集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脩脩盤煙靄。讀元子詩，岑然玉象出。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懷應㪍。當家髯翁虎耽耽，劉氏遺宅存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誰與詩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梗楠。孫郎後貴種，良璞須深函。芍藥慎培養，雲霄看品銜。野夫老矣亦何拙，平生只有歸休想。傳經訪道可無媒，為我早歸龍山庵。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魯齋傳。洗眼名家傑，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鑑，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須君拜我前。示省奇 向鄰新營址鄰結，莫忘蓮湖舊釣臺。根底自宜留故土，滔中真見有寒灰。短長無統相形看，清息當從既往推。遂想西城共登眺，求光山色亦悠哉。示彭麟 相思擬話百年情，燈火直須我徹明。繼志未論班氏史，陸師何用鄭公名。人間忠孝渾無貴，學術淵源先有聲。欲寄君詩仍感泣，野夫能有幾門生。元范德機詩 三月二十三日雨中示諸生 復圃借奇裹蘭，有蜀葵花好趣。今朝雨移來，向我家編籬。雖待夠引蔓蓋，藏瓜總在經營，力秋成莫浪誇。元王惲秋澗集座中偶得示齊舉高遊仲贊良譽 十載東州客，嵓嶇笑自淡。事隨時即故，老與病相兼。發杖遺森竹，蓑帷愧具瞻。君恩如許報，

白髮且休添。元汪澤詩示周郎 翹關負米儂無分，剖腹藏珠爾太狂。韓信何堪伍樊噲，相如曾解叱秦王。無用棋盤九尺長，曾交謬欲比文王。好花既不落靡幌，散木從教作棟梁。示兒子可權 出乎拔者入乎拔，一氣來除妙就施。見卯來鷄曾道，柔學叢作薦。始嫁遲焉之才，若不外見龍所憑依，乃自為質似阿翁。許此語君家癡叔恐非癡。示小友 靈光不學終無術，歐九猶云欠讀書。未放便期官大耐，却須真達腹空虛。元謝邁幼槃示何之忱 往年別君去，上馬愁凜冽。今年見君面，揮汗驚執熱。吾曹雲點黃，忽忽值晚節。云何會心侶，乃作如許別。昨朝聞扣門，梳髮不暇結。開門問無恙，欲語聲先咽。君家嬌小女，可念真玉雪。朝嬉繞君傍，忽作泡幻滅。念我溪堂老，誰能續此絕。嗟哉澗溪毛，鎮細不容擷。相逢頻未開，昔語心已折。吾人要解事，視世一蟻垤。共將煩惱緣，一付廣長舌。君歸款過我，不厭酒盞設。人生浪自苦，豈不愧前哲。廣道園學古錄示燗 憶我發庭闈，覲側足自跂跂。心惻惻，中乎祿廩不及養。人羨清華已篤傷。歸來老病五年餘，閉門謀食將畢組。逢萬雅主果衆異，妹網微細仍縈紆。里河江上音非遠，况與良朋過我頻。故人念我一相見，尋中尚慎旋接轉胡仲由集示順生詩四首 去日不可追，來日猶可期。耕耒六藉英，夕玩忘其癡。海是衆水積，聖亦達人為。扶舟自有得，焉用此辛夔。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予一去五百歲。我學如貫航未成，先誤身，誤身不淑，誤世心不仁。大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哉風興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琱琢，伐柯使伐柯。嚴霜十二月，鷄鳴思遠道。遠道方退退，客行何草草。竭從汴水來，徙戲秦淮棹。秦淮梅柳樹，物色今年早。元楊叔能小亨集重到碭山示白文卿。久不歸所寄家，故有是詩 不解營微利，元非市井人。參秋農事遠，花月客途貧。路隔魚山水，衣餘毫社塵。小兒無倚賴，夢裏塵臺春。示亨甫 靜退非今日，昧慵自昔年。平君心上地，全我性中天。文史閒來讀，形神困即眠。夢中歸故里，瑤草碧和煙。孟惟誠漫游集示騏 裹族八兄弟，眼中惟此兒。門闌無忝木，書種有新枝。易教心何切，遺安計不疑。提攜慰人意，暫解誦吾詩。黃潛詩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超遷，便腹先生醉欲眠。臣朔若來猶自可，後堂無處著彭宣。韓元吉南澗集滿江紅 丁未示龍治甫 梅欲開時，君欲去，花誰同折。應悵望，江津十樹，晚煙明雪。花似故人相見好，人如塞雁多離別。待留君重看水邊花，花邊月。臺城路，山如闕。追往事，傷時節。但春風春雨，古人愁絕。多少揚州詩興在，直須清夢翻胡蝶。問他年，誰記飲中仙，花應說。曹

過集西江月示彦忠　秋霽嫦娥二八。寒光通散浮雲。小山叢桂吐清芬。猶帶嬉言風韻。　因念兩登仙籙。恩霑雨露方新。汝今妙歲已能文。早折高枝榮晉。

家為丹陽詞錄丹砂不門入逸貫勝寅勝要通知。做遍便宜。三冬近大解寒威。九夏不涼無著。每符合禪機。趁了脎魔時。心應無為。不須打坐苦身肌。漸漸神精并氣。秀天地歸。

依酒邊集向子湮丿第子亦青華主　滕滕捷捷中。本體元來靜。一段澄明絕點。俟世事如泡影。歌即是等捷。此語須三省。故道無人看脚行。不忝秋風冷。　千古一靈根。本妙元明靜。道箇如如已是差。莫認風翻影。枯木夜堂深。默坐時觀看。月落鳥鷄出戶飛。萬里關河冷。

元富齋滿庭芳示劉子新　先祿池臺。將軍樓閣。十年一夢中間。柱衣尼馬。重見鎮州山。內翰當年醉墨。紗籠在高閣依然。今何夕燈前兒女。飄蕩昔生還。　衣冠初北渡。幾人能得對酒常開。算惟君日日陶寫餘歡。得隴且休望蜀。向山卧白穎黃斑。茅簷底男兒未老。熟業便

木

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二寘

諡

洪武正韻時至切。諡行立號以易名也。諡法自周公始。亦作謚。許慎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聲也。神至切。徐鍇通釋以行易其名也。鍇以為皿非聲。兮聲也。疑脫誤。吾衍續釋衍按。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故從皿。器之為物。天則所容大。小則所容小。从言从皿从兮聲。今人寫从益非。謚字猶笑言嗌嗌字。說文無兮字。又不可疑為諧聲。陸法言廣韻易名。又中字。說文作謹。張參五經文字謚謚。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為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司馬光類編謚謚或省。文並於賜切。謚又力遂切。毛晃禮部韻畧謚。漢書賜之令謚。戴侗六書故王公卿大夫沒迹其德行而為之稱曰謚。周道也。孫氏伊昔呼狄二切。唐本無謚。但有謚行之迹也。字林謚从益。按易笑言啞啞。笑貌。當作啞。不當从言。篆文从皿兮聲。亦非謚之聲。書傳謚號之謚皆從益。而經亦从益。為聲謚。蓋益聲。郭守正業雲韻生存之行。悉錄之曰謚。謚本从兮。或作謚。乃伊昔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謚俟。謚至。笑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謚。謚之言列也。五音類聚謚音謚。義同。孫氏字說謚。近謚音丞。楊桓六書統。謚加名於死者也。謚古者生有爵。死有謚。狀其生善惡之迹而為之。从言从兮从皿。兮言辭也。皿祭器也。祭以告之。謂誄也。黃鍾鼎太熊忠韻會舉要謚本作謚。次為酒言。周伯琦六書正譌謚。未詳。俗用謚。趙謙聲音文字通謚。凡謚據其所行之實誄之。故从言。誄而必祭。故从皿。為祭器也。兮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謚法自周公始。俗誤混書謚作謚非。韻會定正字切禪計禪神禪謚

篆書 謚 謚 韻並集 謚 唐古 謚 傢后 啓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謚 徐鉉篆韻 謚 謚 謚 並六書統 隸書 謚 侯成碑 謚 為緄碑並洪適漢隸分韻 謚 魯峻碑 謚 漢隸字源 婁先生碑並真書 謚 歐陽詢 謚 撫郷公 草 泛 張錦漢 泛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敘

儀禮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今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謚耳。又曰。死而謚之。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之始也。周禮春官小胥。大喪。師瞽而廞作匶謚。注。匶即柩也。古字通。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

稱其治功之詩。賦書家為法。鄭司農云：謚，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大史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謚，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往賜也。禮記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正義曰：謚謂謚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傳於後世。先生論行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惠猶善也，言聲譽雖衆，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也。又曰：以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子事父母，無貴賤等也。正義曰：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云云。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其號，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思為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故樂武王為雍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乎。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大戴禮：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樂記曰：聞其謚而知其行。禮記外傳：謚法，周公所為也。死葬為謚，皆從追議其功耳。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有太行受大名，謂之景行。景，大也。有大善若禹湯文武者，小善受小名，若宣若成，其德狀之文。經天地，其德傳也；武定禍亂，其功大也。汲冢周書：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叙法。謚者，行之迹也。

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有大功，則善號以為稱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注：名，號謚。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穀梁傳閔公元年：謚，所以成德也。　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謚，皆稱公，或因或革，前以貶不臣之諸侯，後以貶不孝之臣子。　胡氏隱公五年：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而垂勸戒也。隱公八年：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諸侯不生名。五經通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謚也。孔子世家補定公十四年，冉有曰：凶事不備，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韋昭解釋名曰：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蘇子由古史考謚：禮，將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為諱，所以勉為善。通鑑綱目除謚法　秦始皇帝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

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天以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欺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為愈矣。　集覽：謚法，史記謚法解：惟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　天以誅之。　記曾子問篇：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臣天子上者，惟天。年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東漢書隗囂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三國蜀志：謚所以叙元勳。論衡須頌篇云：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張子正蒙王禘篇：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韓淲澗泉日記：謚所以勸功錄，亦然。國家尚功之舉，非文治之所當為之。太平御覽晉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遵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傳謚，武官有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懲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熙德聚被，宜深体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遵始也。通鑑綱目路議省祖宗謚。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改，在官宣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敎。奉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以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　集覽：宮壼。壼，宮中巷路。傪，倉含反。玉冊，冊與策通，惟天子用玉為冊，王公皆用竹。錦綉萬花谷：唐制，舊三品傳謚，國初已奉正三品方得謚，其他兼贈則不得謚，界三品方許立家廟，事具唐會要。舊制，諸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便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內官議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也。玉堂紀事：春明退朝錄：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贈三品，皆不得謚，須曾任三品官乃得謚。　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卒，始輟朝贈尚書節

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朝野類要謚法自古有之。所以定生前之德行。每一字其義取用之端甚多。本朝立法。有卑無官而有德行者亦賜之。皆有擬文一道。太常博士撰。吏部考功奏行之。老學庵筆記楚語爲謚。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荊公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京爲翰林學士。議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冲奏史折之曰。此楚所載先帝書。必稱先帝令。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爲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爲名言。珩璜新論孔子爲文宣王。隋長孫覽祖雅爲大師。亦謂之文宣王。唐蘇珦白香易章溱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劉知柔盧從愿楊德與王起令狐楚崔融皆謚文。惟韓退之爲韓文公獨顯。爲李翺爲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謚者。唐丘和父子同謚者。唐劉子玄兄弟同謚曰文。晉王導謚文成。與張良同。本朝范希文謚文正。與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謚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顏真卿石晉盧質同。徐禧謚忠愍。與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謚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爲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間。固可以還就而爲之隱。孟子以爲卑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與夫自謚者異矣。晏元獻公類要謚號。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瞽史知天道。周禮云。太史表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歆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云云。疏云。禮記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瞽史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美使則稱謚變名言謚。尚書釋文曰。先弃皆名也。馬云皆謚也。死後皆臣卑之。臣子爲諱。故云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誄。後漢神高傳注云。周禮司勲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受謚於其君。列侯薨。大行奏謚誄冊。晉選五十六。潘岳楊荊州誄曰。堂玉嗟悼。寵贈袞襚。誄德策勲。考終定謚。注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冊。應劭曰。賜典謚。及哀冊誄文之。江少虞類苑賜誄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日讀誄。後世有司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世歲遂有既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寮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 贈官請謚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嘗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品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唯正三品方

得謚。兼官贈二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還詳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夫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宋張守毗陵集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謚號。有司不復省記。故於節朔祭享止稱廟號。既去徽稱。於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寮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謚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渡江後改謚 公卿謚號。王仲言揮麈錄有之。但殊脫略。今不能盡記。其更易者。韓師朴丞相初請謚。王剛中爲博士。謚曰文禮。謚法奉議順則曰禮。取其爲禮官時不主王荊公坐講之議也。而韓氏子謂自來未有以禮爲謚者。以白時相沈覺民。覺民語剛中。剛中不爲改。於是用吏部覆議改爲文定。左選侍郎李大民。京東帥曾孝序之死難也。博士錢棐謚曰剛愍。既改嫁之。乃改曰威愍。韓都尉嘉彥之請謚也。博士華權定爲夷節。而方庭實在考功。以端節易之。司馬侍郎朴之賜謚也。博士唐林宗定以忠肅。而狄敢夫在吏部。以忠潔易之。此四者皆於謚未定之前更易者也。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謚爲義節。而秦丞相以無忠字疑之。令別議。太常謂若以忠爲謚。則子孫諱之。非易名之義。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爲岳飛作謚。太常議定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孝宗以爲用愍字則於上皇爲未安。却之。乃改爲武穆。此二者皆於謚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却者也。劉革老丞相初謚正肅。嘗奏而正字犯丞相父名。乃改爲忠肅。趙宗公叔寓初謚敏簡。吳奏而敏字與光宗御名同音。其曾孫德老請于朝。改謚清簡。此二者皆出於謚號已下之後。然迫於名諱。不容不避者也。蓋自紹興至淳熙六十餘年之間。改謚纔六七。皆有所爲。非京丞相之比矣。張參政綱初謚文定。汪聖錫爲吏部尚書。駁之。乃改章簡。後其孫貴竟復謚文定焉。經世大典謚以易名。以定論平生也。而群臣之謚。善惡俱存。今善者多得謚。而惡者無與立謚焉。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庚戌。朝謚法。

謚法

皇。汲冢周書靖民則法曰皇。靖安春秋釋例同。 帝。汲冢周書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春秋釋例同。 王。汲冢周書仁義所在曰王。民從之也。春秋釋例仁義歸往曰王。民從之也。 君。汲冢周書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史紀從之成群曰君。民從之。春秋釋例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也。 神。汲冢周書一人無名曰神。不名一善。春秋釋例一名無爲曰神。以生無爲神道設教。史記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安仁立政。

曰神。經世大典君謚。一民無爲。劉熙曰。一民使有常不二其業是以刑措以至無爲神道設教之化。故曰神。神農以爲號也。應變無方。易曰。神無方。能妙萬物。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聖不可知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道化宜民。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顯仁藏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汲冢周書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敬祀享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春秋釋例莫大乎聖人。虛己從諫。書曰。后從諫則聖。經世大典君謚。極深研幾。易曰。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窮理盡性。易曰。聖人所易以窮理盡性。窮神知化。易曰。窮神知化。德之極也。能享上帝。禮記曰。惟聖人爲能享帝。叡聽善謀。六家謚法解。普之制字。以口謀之。耳聽之爲聖。裁成天地。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睿智天縱。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書曰。睿作聖。百姓與能。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備物成器。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備道全美。荀子曰。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文。汲冢周書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厚曰文。無不知。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愍民惠禮曰文。

惠而有禮能爲文也。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春秋釋例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唐會要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寡立不撓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曰文。陳思賜謚類篇修德來遠曰文。敏而好學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旋而中禮曰文。剛柔相濟曰文。經世大典君謚。經緯天地。春秋左氏傳曰。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六家謚法解。文之所該遠矣。道德足于己。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非專其所聞者。孰能光大如是哉。修德來遠。論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德洽四國。詩曰。夫其文德洽此四國。徽柔懿恭。書曰。文王徽柔懿恭。聖謨丕顯。書曰。丕顯哉。文王謨。化成天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純穆不已。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后妃謚。克嗣徽音。詩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又曰。大姒嗣徽音。慈惠愛民。劉熙曰。文德之治。以慈惠養民者也。故曰文。德美才秀。春秋左氏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臣謚。博聞多見。六家謚法解。博聞多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可以謂之文矣。敏直慈惠。六家謚法解。敏直以處己。慈惠以行之。剛而能柔者也。剛柔相助。所以爲文德也。勤學好問。易

曰。學以聚之。問之辯之。修治班制。禮記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與賢同升。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武。汲冢周書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也。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彊無撓。直正直理忠恕。威強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伐。能定除爲武也。誇志多窮曰武。大志兵行。多所窮極。史記刑民克服曰武。法正民能使服。陳思賜謚類編保大定功曰武。剛強以順曰武。闢土斥境曰武。折衝禦侮曰武。唐會要闢土拓境曰武。帥衆以順曰武。經世大典君謚。克定禍亂。劉熙曰。能定禍亂。使純清者。故曰武。禁暴戢兵。春秋左氏傳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克有天下。春秋左氏傳曰。克有天下。睿智不殺。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卹民除害。史記曰。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臣謚。除亂靖難。六家謚法解。除亂靖難者。人臣之大節也。帥衆以順。春秋左氏傳曰。晉趙鞅有言曰。帥衆以順爲武。折衝禦武。春秋左氏傳曰。折衝於尊俎之間。詩曰。予曰有禦侮。赴敵無避。春秋左氏傳曰。武不避敵。闢土斥境。六家謚法解。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孟子

曰。欲闢土地。朝秦楚。皆言武之事也。成。汲冢周書立民立政曰成。政以安之。春秋釋例刑民克服曰成。法以正民能使服也。陳思賜謚類篇禮樂明具曰成。持盈守滿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達強立曰成。經世大典君謚。經德秉哲。書曰。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民和神福。春秋左氏傳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政立民安。六家謚法解。立政安民事之序也。至於政立民安。斯可謂之成矣。持盈守成。詩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道兼聖智。文選四子講德論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其案之臣。后妃謚。夙夜警戒。詩曰。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曲直赴禮。春秋左氏傳曰。豁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仁化純被。詩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臣謚。通達強立。禮記曰。九年智慮通達。強力而不反謂之大成。不忘久要。論語曰。久要不忘。斯可謂成人矣。佐相克終。國語曰。佐相以忠。克成令名。德備禮樂。論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謂成人矣。德見於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康。汲冢周書溫年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

樂曰康（百而敬之）。春秋釋例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陳思賜謚類編撫民
安樂曰康。溫良好樂曰康。經世大典君謚。安樂撫民。六家謚法解：成
王之時，神祇祖考安樂之矣。至于康王，不忘保基之命。猶曰：欽若先王成
烈，以休於前政，所謂安樂撫民者歟。能安兆民。國語曰：自稷之始基
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俊民用章。書曰：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天膺多福。書曰：予小子天膺多福。后妃謚。溫良
好樂。劉熙曰：性能溫良，好樂不荒，所以安之也，故曰康。壽考且寧。詩
曰：壽考且寧，以保後生。保民耆吉。書曰：其惟民其康。務德不爭
春秋左氏傳曰：務德不爭，靖退而安民。臣謚。寬裕和平出廣謚。
敬而有禮。禮記曰：人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保衛社稷。孟子曰：有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造道自得。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動而無妄出蔡攸。獻　汲冢周書：聰
明睿哲曰獻。（有通知之德）。博聞多能曰獻。（非多能不至大道）。惠無內德曰
獻。（無內德，謂罪不成）。史記：智哲有聖曰獻。（有所通非於道）。陳思賜謚類
編：獨惠內德曰獻。鄉惠德元曰獻。智質有聖曰獻。經世大典君謚
聰明睿智。劉熙曰：獻，猶軒軒，在物之上之稱。取四德，可謂高在物上，曰

獻。獨惠德元。劉熙曰：獨，猶上也。元也，能思惠而有大德，軒然高顯，故
曰獻。智質有聖。六家謚法解：爾雅以獻為聖。劉熙曰：以智質有聖
為獻，蓋本諸爾雅。妃謚。賢德有成。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注：獻，賢也。徵，成也）。臣謚。博聞多能。六家謚法解：爾雅以
獻為聖，而語以獻為賢，然則博聞多能謂之賢之。智能翼君。書曰：民
獻有十夫予翼。學遵古訓。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懿　汲冢周書：溫柔
聖善曰懿。（性純和善）。春秋釋例：柔克為懿。溫柔聖善曰懿。陳思賜謚類編：
柔克有光曰懿。體和居中曰懿。經世大典君謚。愛民質淵。劉熙曰：
愛養下民，其質如淵之受物也，故曰懿。體和居中。六家謚法解：懿，
俊德之美也。體和居中，君子所以育德者如此。德浸光大。揚子曰：浸
以光大，不亦懿乎。后妃謚。溫柔聖善。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柔克有光。六家謚法解：烝民之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繼之曰：仲山
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蓋言仲山甫之有懿德也如此。臣謚。文
德充實。易曰：小畜，君子以懿文德。秉彝好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尚能不爭。春秋左氏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以讓其下，是以
上下有禮，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章　陳思賜謚類編：法度大明

曰章。敬慎高明曰章。出言有文曰章。經世大典君謚。法度大明。
揚子曰：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無為矣。后妃謚。其言有
文。大戴記曰：言有文章。春秋左氏傳曰：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
下，謂之有威儀也。上下無私。列女傳曰：仲尼聞敬姜之朝哭穆伯而
暮哭文伯也，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臣謚。溫
克令儀。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敬慎高
明。出周公謚法。穆　汲冢周書：布德執義曰穆。（故修行）。中情見貌曰穆。（性
公充）。經世大典君謚。布德執義。劉熙曰：穆，和也。德義人道之貴，能布
行之，以此致穆和之化，故曰穆。緝熙敬德。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德政應和。春秋左氏傳曰：德政應和曰穆。妃謚。德化肅和。
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臣謚。中情見貌。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和在位。前漢書曰：周文開基西郊，雜
衆賢，罔不肅和，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
容顯相。敬　汲冢周書：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夙夜警戒曰敬。（敬以
身息戒）。象方益平曰敬。（法事以知之以然）。春秋釋例：夙興恭事曰敬。（敬以
在事也）。唐會要：衆方克就曰敬。夙夜就事曰敬。夙興夜寐曰敬。康

直動正曰敬。難不忘君曰敬。陳善閉邪曰敬。受命不遷曰敬。經世大
典君謚。威儀悉備。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齋莊中正。禮記曰：
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令善典法。汲冢周書謚法解：非敬何以善之。
畏天愛民。家語：畏天而愛民。后妃謚。夙夜警戒。劉熙曰：早
夜警戒於君，敬之至也，故曰敬。戒尊師傅。詩曰：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戒懼無違。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臣謚。夙夜就事。劉熙曰：不敢怠慢，故
曰敬。陳善閉邪。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死不忘君。前漢書曰：
忠臣逐不違君，死不忘國。晉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尸達誠。
難而不危。涉約謚例：劉熙撰受命不遷。衆方克就。劉熙曰：多方策而
能使成功，皆敬其事功者也，故曰敬。元　汲冢周書：始建國都曰元。（非善
之長，何以始之）。能思辨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下）。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正也）。陳思賜
謚類編：體仁長民曰元。行義說民曰元。至善行德曰元。忠肅恭懿
曰元。宣慈布和曰元。經世大典君謚。主善行德。書曰：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行義悅民。劉熙曰：所

行合宜。是以民悅，亦善之長也，故曰元。萬邦以貞。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體仁長人。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后妃謚。體仁內恕，春秋左氏傳穆姜曰：元，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今我婦人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仁明道合。列女傳曰：大姒仁而明道。臣謚。宣慈惠和，春秋左氏傳曰：忠肅敬懋，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昭。春秋釋例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汲冢周書昭德有勞曰昭。能謀勞

聖聞周達曰昭。聖文通治之。史記聲聞宣遠曰昭。唐會要聖聞周達曰昭，明德有功曰昭。陳思賜謚類編聖聞達道曰昭。經世大典君謚。聖德嗣服。詩曰：武王有盛德，昭武嗣服。德業升聞。書曰：玄德升聞。智能察微。史記曰：明以察微。后妃謚。容儀翼美。周公注曰：有儀可象，行翼可美。德禮不愆。六家謚法解：婦人所謂德者，有見於言，德容功之美，而所謂禮者，又以自防而已。二者之不愆，則所以自昭者至矣。高朗令終。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臣謚。明德有功。劉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能任之，是以有功而昭顯，故曰昭。德音孔宣。詩曰：德音孔昭。景。汲冢周書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春秋耆意大慮曰景。耆，彊也。春秋釋例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儀禮景武之力也。史記致

志。大圖曰景。唐會要耆意大圖曰景。布義行剛曰景。繇義而濟曰景。經世大典君謚。耆意大圖。劉熙注曰：耆，老也，少而有老成之謀，能大其功，故曰景。布義行剛。劉熙曰：施義以割情，行剛以斷之，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故曰景。繇義而成。六家謚法解：以義斷恩，則事無不成，故其所謂者，必假於義也。劉熙取由義而成德。德行可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釐。汲冢周書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釐。業欲能受。春秋慈惠愛親曰釐。言用受親扶之。魏。汲冢周書克威惠禮曰魏。雖威曰不逆禮。春秋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孝。汲冢周書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協時肇享曰孝。協於肇始事如初。春秋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夫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春秋釋例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陳思賜謚類編能恭能養曰孝。繼志成事曰孝。唐會要從命不忿曰孝。微諫不倦曰孝。敬慎所安曰孝。善事父母而睦其黨曰孝。慈愛忘勞曰孝。博施備物曰孝。尊仁愛義曰孝。經世大典君謚。協時肇享。劉熙曰：供養合四時之宜，肇始也，物始出以獻其親，孝養之禮也。博施被物。禮記曰：孝有三，大孝不匱。博施被物，可謂不匱矣。繼志述事。禮記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教刑四海。孝經曰：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德通神明。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后妃謚。慈惠愛親。劉熙曰：以己所愛所慈之心，推以事親，孝之至也，故曰孝。尊仁安義。禮記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先意承志。禮記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能奉祭祀。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敬慎所安。禮記曰：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臣謚。秉德不回。劉熙曰：回，違也。事生養死，葬之以禮，樊遲問孝，子曰：無違，故曰孝。思愛忘勞。禮記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從命不忿。禮記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可謂孝矣。志不忘親。禮記曰：不忘父母，可謂孝矣。富貴不驕。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能守祭祀。孝經曰：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宣。汲冢周書聖善周聞曰宣。聞所謂聞善事也。春秋施而不私為宣。重行而施，日月無私。陳思賜謚類編誠意見外曰宣。唐會要施而不秘曰宣。善聞周達

曰宣。經世大典君謚。施而無私。劉熙曰：雲行雨施，日月無私，照天道宣著之大德，故曰宣。重光萁馨。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義問周達。詩曰：宣昭義問。秉心易智。詩曰：秉心宣猶。后妃謚。聖善周聞。劉熙曰：通於善道，覺教宣聞曰宣。能布令德。春秋左氏傳曰：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範也。臣謚。浚達有德。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力施四方。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平。汲冢周書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治而清眚曰平。無災異之。春秋釋例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唐會要理而無眚曰平。附不黨疏不遺曰平。經世大典君謚。布剛治紀。劉熙曰：治平綱紀，設張衆目，不失官職，有序化致平，故曰平。治而無眚。六家謚法解：目病曰眚，眚者所見不明之謂，治至無眚，則遠近小大無不其平。布德均殄。春秋左氏傳曰：布德于民，平而均其政事。無黨無偏。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治道如砥。詩曰：周道如砥。后妃謚。執事有制。劉熙曰：有常制則民心平矣，故曰平。分不求多。禮記曰：分無求多。註謂：儔平也。臣謚。政以行辟。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執事有制。註同后妃謚。分不求多。註同后妃謚。

桓。春秋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汲冢周書闢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視遠為桓。史記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啟土。經世大典君謚。闢土服遠。劉熙曰。桓武也。以武力出征四夷畏服而遠避故曰桓。能成武志。詩曰。桓武志也。臣謚。克敵服遠。蔡攸謚法。桓武志也。然克敵者未必能辟土所以兼國也。壯以有力出蔡攸謚法。莊。汲冢周書兵甲亟作曰莊。以敬征為嚴。敵通克服曰莊。春秋履正為莊。真心大度曰莊。心正而明。唐會要威而不猛曰莊。陳思賜謚類編嚴敬臨民曰莊。履正志和曰莊。經世大典君謚。威而不猛。六家謚法解纂記以孔子之德為莊謚。蓋孔子之所謂莊者如此。端恪臨民。論語曰臨之以莊則敬前漢書曰。正形嚴恪臨衆之儀。后妃謚。履正志和。六家謚法解履正志和。莊之德也。惟外之所履者正。內之所志者和。則發于聲音顏色之間者。人畏而愛之矣。此君子之所謂莊也。端一克誠。六家謚法解蓋取大任之性。端一誠莊。維德之行也。齊敬中禮。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不莊。臣謚。執德不矜。禮記曰。非禮不成曰莊。僖。春秋釋例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知罪而退。質淵受諫曰僖。深以能久。有過為僖。汲冢周書有過為僖。唐會要質衆受諫曰僖。小心恭慎曰僖。經世大典君謚。質淵受諫。六家謚法解。夫人君者。其質淵然而能受諫。非樂取諸人以為善者能之乎。后妃謚。小心畏忌。劉熙曰。小心翼翼也。畏懼大人之格言。至于纖大。故曰僖。見善用長。出周公謚法。臣謚。小心敬慎。六家謚法解。敬以事上。慎以持身。則侮慢縱恣之心不生。動無過舉。豈非僖而何。恭。汲冢周書淵源流通曰恭。從所志也。敬事供上曰恭。恭本也。尊賢貴義曰恭。尊賢以寵貴長者。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守文不移。安民長悌曰恭。順長接衆。執禮敬賓曰恭。迎待賓也。芘親之門曰恭。無德以益之也。尊長讓善曰恭。不尊己也。推於他人。唐會要尊賢貴義曰恭。愛人長悌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卑事以信曰恭。陳思賜謚類編卑以自牧曰恭。不懈為德曰恭。治典不易曰恭。責難於君曰恭。肅。汲冢周書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為忠。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陳思賜謚類編正己攝下曰肅。經世大典君謚。剛德克就。劉熙注曰。肅肅果己以威剛御下。下民畏而用命。肅然自然。故曰肅。后妃謚。執心決斷。六家謚法解居上者執心決斷。則民有肅心矣。能執父道。詩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臣謚。好德不怠。禮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貌敬

行敬。禮記曰。心肅則容敬。惠。春秋釋例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服孙悍加施惠。汲冢周書施勤無私曰惠。唐會要慈仁好與曰惠。柔質慈仁曰惠。柔質受諫曰惠。經世大典君謚。慈仁好與。六家謚法解周書曰慈民好與。劉熙曰。愛民好與。又曰。愛民好柔其長一也。周公謚法改慈民曰慈仁。義亦無異。以周公謚法為正。能綏四方。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子愛困窮。書曰。先王子惠困窮。儉以厚下。前漢五行志。節用儉服以惠百姓。揚子曰。惠以厚下。后妃謚。淑質受諫。六家謚法解。柔質然後能受諫。受諫然後能惠下。柔質受諫者君之惠。淑質受諫者后妃之惠。思能及下。詩曰。小星惠及下也。臣謚。寬裕不苛。六家謚法解。德性寬裕。而臨政不苛可謂惠矣。柔質慈民。劉熙注。體質既柔而又愛民。惠下之政也。故曰惠。遺愛在民。春秋左氏傳曰。子產死。孔子曰。古之遺愛也。又曰。子產惠人也。分人以財。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利而不費。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利而在政無費於財。安。汲冢周書好和不爭曰安。失在少斷。陳思賜謚類編兆民寧賴曰安。唐會要寬容平和曰安。經世大典君謚。寬裕和平。出廣謚。所保惟賢。書曰。所保惟賢。則邇人安。兆民賴慶。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永惟寧。中心宅仁。禮記曰。中心宅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脩己寧民。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后妃謚。務德不爭。春秋左氏傳曰。務德而不爭。靖退而安民莊敬盡禮。大戴禮曰。盡力有禮。莊敬而安之也。敬而有禮。禮記曰人有禮則安。史禮敬讓所以養安。明。春秋釋例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近於專。汲冢周書譖愬不行曰明。逆知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史記保民耆艾曰明。陳思賜謚類編任賢致遠曰明。招集殊異曰明。獨見先識曰明。能揚側陋曰明。察色見情曰明。經世大典君謚。照臨四方。春秋左氏傳曰。照臨四方曰明。譖愬不行。論語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聖能作則。書曰。明哲實作則。無幽不察。六家謚法解。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無幽不察。則微而見之。明其詩乎。任賢使能。六家謚法解。烝民之詩美先王任賢使能。而詩言明命使賦。蓋明命者。任賢使能命也。令聞不已。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奉若天道。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孝治天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奉養有節。詩曰。明王自奉養有節。遏惡揚善。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義曰。大是照耀之

物而在於天上。是光明之甚。無所不照。 視能致遠。 書曰。視遠惟明。
后妃謚。 獨見先識。 六家謚法解。劉熙曰。獨見先識。爲明於義爲當。
內治和理 禮記曰。后治內職。以明彰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臣謚
總集殊異。 六家謚法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非方主。則殊
方異慮。紛然殽亂。而莫知其辯。能總而集之。不惑於多岐。非明孰能與此
能視致遠。 書曰。視遠惟明。 誠身自知。 老子曰。自知者明。 守靜
知常。 老子曰。知常曰明。 定。汲冢周書大慮靜民曰定。思慮也。安民
大慮曰定。以慮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也。 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
僞。 唐會要大慮慈人曰定。 安人法古曰定。 追積前過曰定。 安人大
慮曰定。 純行不爽曰定。經世大典君謚。 安民法故。 劉熙曰。務要安
民。仍舊法故曰定。 安民大慮。 劉熙曰。安全其民人。慮其害而爲之使
得定。故曰定。 仁能一衆。 孟子曰。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注謂仁政爲一。 嗣成武功。 詩曰。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后
妃謚。 踐行不爽。出周公謚法。 審於事情。 列女傳曰君子謂衛定姜
可謂賢。知遠審於事情。 德操純固。出蔡攸謚法。 臣謚。 以勞定國
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 克綏邦家。 書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

定。案此解作豈注。無訾私曲。死多有之。 簡。汲冢周書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 平易不訾曰簡。誠謹通 陳思賜謚類編治典不殺曰簡。 正直無
邪曰簡。唐會要理典不殺曰簡。經世大典君謚。 易從有功。 易曰。簡則
易從。易從則有功。 平易無疵。 六家謚法解。書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平易近民。醇而無疵。可謂簡之善矣。 至德臨下。 書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 后妃謚。 一德不懈。 劉熙曰。簡易簡也。一心於德。不懈於上。則
上下有常。而不錯。燮易簡之理也。 臣謚。 仕不躁進。 易卦注曰。含其
靈龜之明兆。美我朶頤。而躁求其甚。 能行直道 六家謚法解。取大
戴禮記。直道必簡之意。 正。汲冢周書內外賓伏曰正。言以正服之。 唐會
要大慮克就曰正。 外內用情曰正。 清白守潔曰正。 圖國忘死曰正。
內外無懷曰正。 直道不撓曰正。經世大典后妃謚。 其儀不忒。 詩
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精爽齊肅 國語曰。精爽齊肅則忠正。 內外
賓伏。 劉熙曰。晴恭肅位正直是與。先謠不行。則內外咸服。公正故曰正。
誠心格非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莊以率下。出蔡攸謚法。 息邪距詖。 孟子曰。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隱。汲冢周書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拂故其世不

顯尸國曰隱。以閒主國。春秋釋例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唐會要不明
尸國曰隱。 懷情不盡曰隱。經世大典君謚。 不顯尸國。 劉熙曰。居主
也。若魯隱公不顯然爲國主。隱其志也。故曰隱。 后妃謚。 違拂不成。
劉熙曰。若魯隱公讓志未究。而爲讒所拂。使不得其美。故曰隱。 臣謚。
懷情不盡。 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翼。
汲冢周書剛克爲伐曰翼。以功伐也。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 陳思賜謚類
編愛民好治曰翼。經世大典君謚。 思慮深遠。 劉熙曰。思慮將來。或有
害者。能豫防以自翼衛。故曰翼。 小心事天。 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襄。汲冢周書闢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 甲胄有勞曰襄。言以征伐。唐會
要闢土有得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經世大典君謚。 闢土有德。 劉熙
曰。襄。除也。除殄四方夷狄。得其土地。故曰襄。 臣謚。 執心克剛。 六家
謚法解。用心不剛。不足與有成也。執心克剛。有襄之義。 協贊有成。 書
曰。贊贊襄哉。 哀。汲冢周書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
體恭質仁。功未施也。經世大典君謚。 德之不建。 春秋左氏傳曰。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后妃謚。 遭難已甚。 詩曰。衛莊姜傷己也。遭州
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 臣謚。 處死非義。 春秋左氏傳曰。死而

不義。非勇也。史記。人固有一死。死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烈。汲冢周書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遺德爲而
能尊。 經世大典君謚。 秉德尊業。 劉熙曰。烈。業也。以遺德爲業。而能尊
之也。 海外有截。 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業成無競。 詩曰。無競
惟烈。 丕承聖謨。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后妃謚。 光有大
功。 詩曰。烈文辟公。又曰。念茲戎功。烈光也。 安民有功。 劉熙曰。民安
功成。均然者也。故曰烈。 威。汲冢周書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
彊毅信正曰威。信正言無邪也。彊以剛果曰威。猛者於刑也。 陳思賜謚類
編賞勸刑懲曰威。 以刑服遠曰威。唐會要強毅執政曰威。 有威可畏
曰威。經世大典君謚。 讋夷率服。 春秋左氏傳曰。讋夷率服。可謂威也。
信賞必罰。 周禮太宰。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德威可畏。 書曰。德
威惟畏。 強毅執正。有威可畏。 毅。陳思賜謚類編致果殺敵曰毅。 強
而能斷曰毅。經世大典臣謚。 致果殺敵。 春秋左氏傳曰。殺敵爲果。致
果爲毅。 勇而近仁。 論語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曰。剛毅木
訥近仁。 勇。陳思賜謚類編率義共用曰勇。唐會要率義死用曰勇。 縣
命爲仁曰勇。 持身爲義曰勇。 持義不撓曰勇。 知死不避曰勇。 經

世大典臣謚。持義不撓。春秋左氏傳曰死而不義非勇也。以義死用。國語曰以義死用。臨事屢斷。禮記曰臨事屢斷勇也。勝敵壯志。汲冢周書注不撓故勝。臨難不懾。論語曰勇者不懼。壯。汲冢周書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春秋釋例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勝敵志強曰壯。敵國克服曰壯。通達周能使服。唐會要威德剛武曰壯　勝敵克亂曰壯　好力致勇曰壯。赫國克服曰壯。屢行征伐曰壯。敵國尅服曰壯。經世大典臣謚。勝敵克亂。劉熙曰勝敵故能尅亂。壯健之功也。故曰壯。死於原野。劉熙曰見危授命。野戰而死壯於勇義故曰壯。好力致勇。劉熙曰力行勇故能有功。壯健於自勵故曰壯。屢行征伐。劉熙曰數征伐不畏強禦故曰壯。武而不遂。劉熙曰志存節義事有窘迫功不得成而死者也。春秋原心故曰壯。武德剛毅。劉熙曰兼有此四者故曰壯。壯健也。非禮弗履。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克。汲冢周書愛民作刑曰克。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經世大典臣謚。愛民作刑。周書。愛民作刑曰克。勝敵得俊。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勝己之私。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縱唐會要謚法無縱字。勤。汲冢周書

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陳思勝謚類編能修其官曰勤。唐會要謚法無勤字。經世大典后妃謚。服勞無怨。詩曰勤而無怨。又曰遵勞而無怨。嬪亦自悔也。能修其官。書曰能舉其官。注所舉能修其官。禮記曰宣勤其官而死。廣業不怠。書曰業廣惟勤。勤行世業。春秋左氏傳曰季氏世修其勤。好學力行。禮記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貞。汲冢周書不隱無屈曰貞。恒然無私。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經世大典后妃謚。履正中饋。易曰在中饋貞吉。守教難犯。詩曰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出閫幸下。詩曰窈窕淑女。注出閫自幸之吉。女恒德從一。易曰恒其德貞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臣謚。大慮克就。劉熙曰幹事能正曰貞。大規慮斷國之事能正曰貞。直道不撓。沈約謚例劉熙撰。清白守節。劉熙曰居體以清正行明白所守得節是履正者也故曰貞。內外用情。沈約謚例劉熙撰。不隱幽屏。六家謚法解不隱幽屏蓋有尚不愧於屋漏之意非好是正直者曷足以與此。圖國忘死。揶子碑文圖國忘死。國之大者　名實不爽。沈約謚例劉熙撰。事君無猜。春秋左氏傳曰送往事居偶俱

無猜貞也。固節幹事。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愍。汲冢周書使民悲傷曰愍。苛政賊害。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春秋釋例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在國遭憂曰愍。兵寇之事。經世大典君謚。禍亂方作。六家謚法解禍亂方作時也無大過惡而所遇之時如此是可愍也。使民悲傷。六家謚法解道時禍亂不能戡定然惡不加于民悲傷之有閔之意。在國罹憂。出蔡攸謚法　臣謚。佐國逢難。劉熙曰志義未究遇難而死可閔惜者也故曰愍。危身奉上。六家謚法解士有勇而必於義而不得遂其志者君子悲之則危身忠上是乃所以為愍　靈。汲冢周書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死見鬼能曰靈。有鬼不為厲。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不致遠。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勤成名曰靈。本性不見賢思齊。春秋釋例死而志成曰靈。志士不忘喪。經世大典君謚。亂而不損。劉熙曰靈神靈也貧亂宜亡得神靈妖氣之助不損其君之尊故曰靈。好事鬼神。汲冢周書注瀆鬼神不致遠也。極知鬼事。劉熙曰能與鬼神交通先知未事如今巫也故曰靈。后妃謚。死見鬼能。汲冢周書有鬼為厲。不勤成名。六家謚法解不勤成名若衛靈公之為靈是也。儒學警悟謚法褒貶。謚之曰靈

蓋有二義。謚法曰德之精明曰靈。又曰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謚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謚也。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質曰靈帝之為靈也。侵亂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謚。幽。春秋釋例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汲冢周書壅遏不通曰幽。指損不通。早孤銷位曰幽。銷位即位而卒。經世大典君謚。壅遏不達。劉熙曰權臣擅命故令不達於國遂至幽故曰幽。違禮亂常。六家謚法解禮出于天之所秩。其尊卑貴賤小大先後理皆有常而不可易也。違而亂之則周幽王之為幽。暴民殘義。六家謚法解令取孟子暴其民甚之意。后妃謚。滛德滅國。詩曰赫赫姬周褒似滅之。注幽王惑褒姒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臣謚。暴民殘義。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厲。春秋釋例殺戮無辜曰厲。暴虐無親曰厲。經世大典君謚。殺戮不辜。六家謚法解周之厲王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所謂很愎遂過殺戮不辜者也。后妃謚。扶邪違正。出蔡攸謚法。長舌階禍。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節。汲冢周書好廉自克曰節。自節以惰欲也。不傷財不害民。陳思錫謚類編謹行制度曰節。唐會要巧而好度曰節。經世大典后妃謚。巧而好度。荀子

曰巧而好度者必節。能固所守。春秋左氏傳曰聖達節次守節。躬
儉中禮。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
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好廉自克。劉熙曰廉儉也慎修能勝
其欲也不傷財不害民故曰節汲冢周書諡法自節其情欲也。直道不撓
出蔡攸諡法。臨義不奪。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白。汲冢周書
內外貞復曰白正而復約者下經世大典臣諡。涅而不淄。論語曰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致虛忘機。莊子曰虛室生白。德。汲冢周書執義揚
善曰德稱人之善謀慮不威曰德不以威相非也春秋釋例純柔士民
曰德。安民以居安土以事。唐會要綏倈來人曰德忠和純備曰德強直溫
義曰德勤恤人隱曰德富貴好禮曰德忠誠正實曰德輔世長人曰德寬
衆優從曰德剛塞簡廉曰德經世大典君諡。修文來遠。論語曰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叡智日新。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書
曰德日新。善政養民。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尊賢親親。禮記
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曰仁不偏愛急親賢之為務。忠和純淑。
蔡攸諡法曰夫聖不至于聖則以義為忠以忠為和者賢德也然忠和之
德不能兼備者有泰未有忠足以直內和足以利用不能自信者矣后
妃諡。富貴好禮。禮記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仁而有化。
列女傳曰簡狄之性樂施惠德君子謂簡狄仁而有化。愛在進賢。詩
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又曰愛在進賢樂得淑女。勤恤民隱。國語曰穆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臣
諡。剛塞簡廉。書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栗擾毅注見上直溫彊義注見上輔世長民孟
子曰。輔世長民莫如德。富貴好禮。禮記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
匡。汲冢周書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明察也。經世大典臣諡。輔衡王
室。春秋左氏傳曰匡正王室。以法正國。周禮曰匡人掌法則以匡
邦國。彌縫災害。春秋左氏傳曰彌縫其闕匡救其災。正君之過。春
秋左氏傳曰過則匡之。質。汲冢周書名實不爽曰質不傷言相應。唐會
要章義掩過曰質忠臣無邪曰質。經世大典君諡。中正無邪。禮記曰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恬淡無為。出蔡攸諡法。后妃諡。直心靡佗。六
家諡法解婦人之質在守之以正而已直心靡佗則無私行以己無枉道
以事人。其德之正足以為質矣。臣諡。名實不爽。劉熙曰質實也名
實內外相應不爽故曰質。言行相應。禮記曰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靖。汲冢周書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柔德安衆曰靖成衆使
安。春秋釋例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唐會要柔德布衆曰靖
恭仁鮮言曰靖。經世大典君諡。虛己鮮言。家語曰舜德若天地而靜
虛。六家諡法解恭己鮮言君之靖。緝熙宥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式典安民。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后妃諡。柔德教衆。劉熙曰以柔順之化成其衆治而安故曰靖。
寬樂令終。劉熙注曰性寬好樂民善終其事治安者也故曰靖。臣諡
仁敬鮮言。劉熙曰性敬而仁少言敬行安而寬大故曰靖。順。汲冢
周書慈和徧服曰順。經世大典君諡。慈和徧服。春秋左氏傳曰慈和
徧服曰順德合帝則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受天百祿。禮記曰福
者百順之名是曰受天百福。后妃諡。和比於理。戴記曰比次於禮
柔德承天。易曰乃順承天。德性寬柔。禮記曰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也。淑慎其身。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德容如玉。詩曰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臣諡。慈仁和民。六家諡法解蔡伯喈獨斷以仁慈
和民為順蓋本周書。克將君美。孝經曰將順其美。思。汲冢周書追
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也。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也。不音兆民曰思
大親民而不務外內思索曰思求善也。疾思賜諡類編謀慮不僭曰思
念終如始曰思。唐會要道不矣顧曰思深慮通遠曰思。經世大典君諡。
追悔前過。劉熙曰過而知悔故曰思。憲。汲冢周書博聞多能曰憲雖
多能不至於大道聖善周達曰憲。陳思賜諡類編賞善罰姦曰憲行善可
記曰憲。經世大典君諡。賞善罰姦。國語中行穆子曰賞善罰姦國之
憲也。刑政四方。六家諡法解書曰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立法度存
焉曰憲。聖能法天。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后妃諡。行善可記。
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有善可記之。臣諡。文武可法。詩云文武
吉甫萬邦為憲。堅。汲冢周書彰義掩過曰堅堅其義以立言。經世大典磨
而不磷。論語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忠。汲冢周書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
難。唐會要危身惠上曰忠讓賢盡誠曰忠危身贈國曰忠慮國忘家曰
忠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國曰忠安居不念曰忠廉方公正曰忠。經世大
典后妃諡。讓賢盡誠。夫推賢盡誠所以報之也非忠而何。危身奉上。
劉熙曰危其身欲以安國忠之至也汲冢周書注險不辭勞之。中能
慮外出蔡攸諡法。臣諡。臨患不忘國。春秋左氏傳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慮國忘家。六家諡法解賈誼有言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主爾

忘身。然則慮國忘家。可謂忠矣。　殺身報國。　六家謚法解。人臣之節。或
殺身以報國。或危身以奉上。忠之義。莫大於此。　廉方公正。　六家謚法
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忠者。不欺之謂也。非廉方公正。其孰能
與於此。　世篤勤勞。　書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善則推君。　禮記曰。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忠也。　死衛社稷。　六家謚法解。今取左氏將死不
忘衛社稷之說。　以德使君。　荀子曰。以德調君而補之。以忠也。　以孝
事君。　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　安不擇事。　莊子曰。事其君者。不擇其
事以安之。忠之至也。　教人以善。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中能慮
外。出蔡攸　仁　經世大典君謚。　利澤萬世　莊子曰。利澤施於萬世。天
下莫知大德好生。　唐徐有功曰。聖人之大德。　率性安行。　論語曰。仁
者安仁。疏。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　后妃謚。　功施於民　前漢引禮
記。祀典曰。聖王制祭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　屈己逮下。　詩曰。樛木后
妃逮下也。　臣謚　蓄義豐功。　國語曰。蓄義豐功謂之仁。　厲功而行
春秋左氏傳曰。榮伍尚曰。厲功而行仁也。　殺身成志。　論語曰。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克己復禮　論語曰。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　寬信敏惠。　論語曰。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　功施於民

前漢引禮記。聖王之祭祀。功施於民則祀之。　愛仁利物。　莊子曰。
愛人利物之謂仁。　義　陳思賜謚類編。制事合宜曰義。先君後己曰義。取
向不貪曰義。除去天地之害曰義。　經世大典君謚。　除去天地之害。　禮
記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理財正辭。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　仁能制命。　春秋左氏傳曰。君能制命為義。　能成其志　禮記曰。
大義者所以成也。　道無不理義也。　臣謚　推功尚善。　六家謚法解。
周公以推功尚善為義。大邇所以為義也。　以禮節行。　論語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行之。　取而不貪。　春秋左氏傳曰。取而不貪。論語曰。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　行禮不疚　周書曰。行禮不疚義也。　見利能讓。
禮記曰。見利能讓義也。　以公滅私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制事
得宜　禮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揚子曰。事得其宜謂之義。　禮　陳思賜
謚類編。奉義順則曰禮。恭儉莊敬曰禮。　經世大典君謚。　奉義順則　春
秋外傳曰。奉義順則謂之禮。　善自防斷。　詩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臣謚　躬儉中節。　詩曰。儉而用禮。　後漢書曰。奢儉之中。節以禮為界。
奢節而和。　論語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著誠去偽
禮記曰。著誠去偽之謂禮。　智　經世大典君謚。　察言知人　禮記曰。

齊其大智也與。齊好問而好察邇言。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臣謚
敏而不忘。出賀琛謚法。　尊明勝患。　春秋左氏傳曰。尊明勝患智也。
推芒折廉。　六家謚法解。人之將皆推其芒銳。折其廉隅。雖鈍而利。雖
弱而強。　擇任而往　春秋左氏傳曰。擇任而往智也。　能治大官　晉
語。偉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　臨事不惑
論語曰。智者不惑。　知言知默。　荀子曰。言而當智也。默而亦當知也。
信　陳思賜謚類編。守命共時曰信。出言可復曰信。　經世大典臣謚。　思
難不越官。　春秋左氏傳曰。思難不越官信也。　周仁承命　春秋左氏
傳曰。周仁之謂信。又曰。臣能承命為信。　立言可復。　論語曰。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　守禮不違。　春秋左氏傳曰。禮以行義。信以守禮。　直　汲冢
周書。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　經世大典臣謚。　守道如矢
論語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言行不犯。　大戴記曰。君
子直言直行。不宛言以取富。不屈行而取貴。　質而中正　大戴禮曰。敢
直質而中正。正人之跡。　春秋左氏傳曰。正曲為直。　折獄在中。　書
曰。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孝弟成性。出蔡攸謚法。　小心敬事。出蘇洵謚
法。　欽　汲冢周書。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春秋釋例。威德悉

備曰欽。經世大典君謚。　克慎成憲。　書曰。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后妃謚。　威儀悉備。　書曰。享多儀。注。奉上之道多威儀。不及禮物。惟
曰不奉上。　臣謚。　肅敬而承上。出蔡攸謚法。　良　汲冢周書。溫良好樂
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也　陳思賜謚類編。小心敬事曰良。　經世大典后
妃謚。　順理習善。　六家謚法解。良善之仁。善為元。禮善為嘉。信善為鼓。
義善為賦。智善為淑。而良為甚善。所以為謚。　溫敬寡言。　禮記曰。為諸
子室于宮。擇諸母及可者。必求其溫良敬慎而寡言者。　孝悌成性。出
蔡攸。　小心敬畏。　賀琛謚法。注。曰。言有良士之勸。　臣謚。　謀猷歸美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
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類　汲冢周書。勤政無私曰類。無
私惟義所在　經世大典臣謚。　勤施無私。　春秋左氏傳曰。勤施無私曰
類。　不忝前哲。　史記曰。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度　汲冢周書。心能制義
曰度。制得事宜　經世大典臣謚。　心能制義。　春秋左氏傳曰。心能制義
為度。　進退可度。　孝經曰。進退可度。　守法緯民。　春秋左氏傳曰。晉
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民。　從容有常。　詩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　禮儀咨善　春秋左氏傳曰。咨禮為度。

詩曰禮儀卒度有所祇而供也 齊。汲冢周書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精栓供執曰齊術
溫唐會要德性寬柔曰溫 仁良好禮 大戴禮
曰溫良好禮 欹遜而文 禮記曰恭敬而溫文 和順可以論語曰
即之也溫 徽 經世大典后妃謚 元德克美出蔡攸 柔。經世大典后
妃謚 順德嚴貞 易曰柔順利貞 至順法坤 易曰乾至健也坤至
順也文曰乾剛坤柔 戴 汲冢周書典禮不塞曰戴 愛民好治曰戴 好民
治典禮不倦曰戴無遺史記典禮不愆曰戴唐會要愛人好禮曰戴 經世
大典君謚 典禮不愆 劉熙曰人所贍戴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故曰
戴 愛民好治 劉熙曰愛養其民親之以義使能感化而治天下戴仰
之故曰戴 臣謚 典禮不愆愛人好禮 懷 汲冢周書執義揚善曰懷
招人之音慈仁短折曰懷 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陳思賜謚類編夫短而死
曰懷 經世大典君謚 慈仁短折 六家謚法解 夫民之所懷者仁也慈
仁而短折宜懷而思之者也 民思其惠 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臣謚 仁執短折 六家謚法解周書謚法解 懷思也 蓋傷之則為哀思
之則為懷夫民之所懷者仁也慈仁而短折宜懷而思之者矣 執義去
位 劉熙曰此懷來之懷也所執者義善事曰彰人未歸之故曰懷 荒

汲冢周書外內從亂曰荒 官不治家不理好樂怠政曰荒 淫於聲色怠
於政事 春秋釋例凶年無穀曰荒 不務耕穫 唐會要昏亂紀度曰荒 縱樂
無饜曰荒內外淫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縱樂無饜曰荒從樂不返曰荒
經世大典君謚 好內怠政 六家謚法解 內作色荒好內怠政是也
內外淫亂 劉熙曰男女無別荒亂者也故曰荒 昏亂紀度 六家謚
法解 昏亂紀度所謂無綱紀文章者其荒可知也 狎侮五常 書曰狎
侮五常荒怠不敬 后妃謚 縱樂無度 劉熙曰意耽荒職事頗縱
故曰荒 臣謚 內外淫亂 劉熙曰男女無別荒亂者也故曰荒 惑
汲冢周書滿志多窮曰惑 自足者必不足也 經世大典君謚 以欲忘道
禮記曰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深溺於色 春秋左氏傳曰晉侯求
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以喪志 趙孟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婦言是用 書曰今商王受惟婦
言是用 后妃謚 喪志多窮 汲冢周書注曰自足者必不足也 詩曰
其君傲會稱惑而無德以將之 商 汲冢周書昭公穿民曰商 商度下至
所以去也 戾 汲冢周書不悔前過曰戾 知而不改 經世大典后妃謚
不悔前過 劉熙曰過非自舉好行狠戾故曰戾不思順 受注文關 夫

春秋釋例克殺秉政曰夷 秉政不任賢 汲冢周書克殺秉政曰夷 夷長吹不
任賢也安心好靜曰夷 不爽王也 經世大典君謚 夫禮甚亂出蔡攸謚
法 懋 汲冢周書行見中外曰懋 事未成如一 陳思賜謚類編
執德不惑曰懋 經世大典臣謚 誠以致志 出蔡攸謚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士　處士二

唐杜工部詩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云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陽關之後此詩為陽洙日昭元年傳高辛氏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古詩參商安可望

高適詩廣陵別鄭處士 落日知分手春風莫斷腸興來無不愜才在亦何傷溪水堪垂釣江田耐插秧人生秖為此猶足傲羲皇

李白詩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

耕種漢水濱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群井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姓列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列子賦是居而清傷如之何南浦謂其地唐萬州治南浦縣乃三巴之地非此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司馬氏李氏注槔桔槔也人曰孔子池於大澤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史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漢十二郡太守秩二千石後漢書郎官出宰百里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士贇曰陶潛詩卯生人田中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帙卧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疏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 齊賢曰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走俗狀楊惲書曰田家作苦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閑居賦綠葵含露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士贇曰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三卷又註山海經圖贊二卷謝靈運詩茨洞尋我室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石恥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 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毛詩俟我於城隅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三曰方壺唐樂志白紵吳舞丹陽湖律當塗縣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建康實錄殷裡與張祖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張景陽詩與天壤俱何敬祖詩戀象逐卷舒東都賦沉珠於淵士贇曰莊子華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之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陶潛詩曰雲無心而出岫獻玉卞和事見二卷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

徒皆世族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侮欺紿亡所不為因指河曲之淮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衆昉同疑子華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哀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迨中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而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可復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晉許邁傳曰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矣是詩造句殆而超青都杜牧樊川集送

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封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吾路酒旗誇酒美下馬此送君高歌為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鹿裘挂窓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為君起懸弓三百觔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常思掄群材一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麤十圍小者細一指捐撅與榱桷施之皆有位忽然豎

明堂一擇立能致于亦何為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豕常
恨兩手空不得一為蕃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刺史材常坐嚴廊
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寺踈煙臺臺秋獨酌
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哉德姓名為說都憔悴　贈宣州元
處士　陵陽北郡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樽酒對不酌
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遺逸寡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處士有
儒術走可挾舟檝壇宇寬帖帖符彩高酋酋不受事耕稼不祭于王侯四
十餘年中超超為浪遊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士意氣相淹
留劉濟願覩屨由興請建蒼處士拱兩手笑之但掉頭自此南走越尋山
入羅浮願學不死藥粗知其來由却於童頂上蕭蕭玄髮抽我作八品吏
洛中如繫囚忽遺冀處士豁若登高樓拂揖與之坐十日不語休論今星
纍纍考古來颷颺治亂掘根本蔓延去攀相牽鉤武事何駿壯文理何優
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橫戈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
為獻酬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羈求胡為去吳會欲浮滄海舟贈以蜀馬蕃
副之胡蜀蔡錢酒載三斗東郊黃葉捌我感有淚下君唱高謌酬嵩山高
萬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問天地空悠悠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
三里遺墻八九所高丘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謌闋辭攜去信非吾華
源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曾劉須在指揮中
薦衡昔日知文舉(今以祜公曾表薦處士)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
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謌辭滿六宮(處士詩曰故
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玉函怪牒鏁靈篆紫洞香風吹碧桃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
高靄靄祥雲隨步武纍纍秋塚漢蓬蒿三山朝去應非久姹女當窗繡羽
袍　庚亮詩和李少保遺傷周處士　宾漢爾遊岱凄涼余向泰雖言異生
死同是不歸人昔余仕冠蓋值子僻風塵望氣求真隱司關待逸民忽聞
泳石成楚柱不防身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
遂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羅隱詩寄實處士二首　蘭亭醉客獨知聞欲
門平安隔海雲不是公陵錢太守世間誰肯更容衰　龍背樓臺拂白榆
此中握客亦踟躕牢山道士無仙骨却向人間作酒徒　酬韋處士見寄
中原甲馬未曾安今日逢君萬事端亂後幾回鄉夢隔別來何處路行
難霜髯共落三門浪雲鬢同歸七里灘何必新詩更相戲小樓吟罷暮天
寒白居易詩送王處士　王門豈無酒侯門豈無肉主人貴且驕侍客禮

不是望塵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獨拂衣遐舉如雲鶴寧歸白雲外飲
水卧空谷不能隨衆人斂手低眉目扣門與我別沽酒留君宿好去采薇
人終南山正綠　招蕭處士　峽內豈無人所逢非所思門前亦有客相
對不相知仰望但雲樹俯顧惟妻兒寢食起居外端然無所為東郊蕭處
士聊可與開眉能飲滿杯酒善吟長句詩庭前吏散後江畔路乾時請君
攜竹杖一赴郡齋期　過鄭處士　聞道移居村塢間竹林多處獨開關
故來不是求他事暫借南亭一望山韓昌黎詩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長
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
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
可以起　儲光羲詩酬李處士山中見贈　厥初遊太學相與為周旋含采
共朝暮知言同古先孟陽題劍客士庚如石號有子雲獻甘泉斯須曠千
里婉娩將十年年來艷陽月好鳥鳴翩翩同聲既求友不肯亦懷賢引領
遲芳信果枉瑤華篇成須非其德高文徒自妍聲塵邈超越比興起孤絕
始信郢中人乃能歌白雪跂余北堂夜搦筆酬明哲綠竹動清風會軒靜
華月悠然想南山下悵然謝朝列猶恐趨趍鳴坐有芳草歌邀以青松色同
之白華紫水願登龍門甘心持此節侍李侍云青青九松栢　貽余處士
故國至新浦往復未百里北望是他邦紛吾即遊士潮來津門啓罷棹
信派水客意乃成歡舟人亦相喜遲遲菱芡上泛泛菰蒲裏漸聞商旅喧
猶見鳧鷺起市亭忽雲構方物如山峙吳王昔喪元隋帝又戕杞倚櫂一
以眺太息興亡理秋苑故池田宮門新柳杞我行苦夷月乃及情吳始此
地日運迎終思隱君子莫言異舒卷形音在心耳　賈島詩送耿處士　一
瓶離別酒未盡即言行萬水千山路孤舟幾月程川原秋色靜蘆葦晚風
鳴遥遥不歸客人傳虛隱名　憶吳處士　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孤
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何當折松葉拂石剡溪
陰　憶江上吳處士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
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張籍詩贈梅處士
早聞聲價滿京城頭白江湖放曠情講易自傳新注義題詩不著舊官
名近移馬跡山前住多向牛頭寺裏行天子如今議封禪應將束帛請先
生　寄梅處士　擾擾人間是與非官閑自覺省心機六行班裏身常下
九列符中事亦稀市客慣曾賒賤藥家僮驚見着新衣君今獨得居山樂
應笑多時未辨歸　許渾詩贈鄭處士　道傍年少莫矜誇心在重霄鬢未
華揚子可曾過百里魯人何必敬東家寒雲曉散千峯雪暖雨晴開一逕

花且貴湖田釀春酒與君書劍是生涯 寄陽陵處士 猶隱青山紫桂陰一書迢遞寄歸心謝公樓上晚花盛楊子宅前春草深吳岫雨來溪鳥浴楚江雲暗嶺猿吟野人寧憶滄洲畔會待吹盧定至音 灞上逢元處士東歸 瘦馬頻嘶灞水寒灞南高處望長安何人更結王生襪此客虛彈貢氏冠江上蟹螯沙渺渺塢中蝸殼雪漫漫舊交已變一作盡新知少却伴漁郎把釣竿 送林處士自閩中道越由霅抵兩川 書劍少青眼煙波初白頭鄉關背梨嶺客路轉蘋洲處困道難固乘時恩易酬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高枕海天暝落帆江雨秋鼉聲應遠鼓蜃氣學危樓智士役千慮達人經百憂喧閑陶靖節多在醉鄉浮經一作程 送湯處士反初卜居曲江 鴈門歸去遠垂老脫袈裟蕭寺休為客曹溪便寄家綠琪千歲樹黃槿四時花別怨應無限門前桂水斜 送魚思別處士歸有懷 辭罷衆賓散長歌携一枝溪亭相送遠山郭獨歸遲風檻夕雲散月軒寒路滋病來雙鬢白不是舊離時 別韋處士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晚雪霏霏 題韋處士山居 斷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砧杵動應解剪荷衣 贈高處

士 宅前雲水滿高興一書生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夜棋留客宿春酒勸僧傾未作干時計何人問姓名 贈王處士 歸臥養天真鹿裘烏角巾茂陵閑久病彭澤醉長貧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吟清渭曲一作上又老釣魚人 尋戴處士 車馬長安道誰知大隱心蠻僧留古鏡蜀客寄新琴晒藥竹齋暖搗茶松院深思君一相訪殘雪伊山陰 送宋處士 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落桂花枝世間甲子須臾過逢着仙翁莫看棊遇一作事 贈何處士 東別茅峯北去秦梅仙書裏說知人白頭主印青山下雖遇唐僧不杖親張祐詩贈處士 小徑上山山甚小每憐僧院笑僧禪人間莫道無難事二十年來已是玄 題贈崔權處士讀盡儒書鬢皓然身遊城市意林泉已因駿馬成三逕猶恨胡麻欠一廛真玉比來曾不磷直鈎從此更誰憐遺民莫恨無高躅陶令而今亦甚賢孟浩然詩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處士 所思在建業欲往大江濶日夕望京口煙波在我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夜吟 尋裴處士 涉水更登陸所向皆清真寒草不藏徑靈峯知有人悠哉錄金客獨與煙霞親曾是欲輕舉誰言空隱淪遠心寄白月一作日華髮迴青春對此欽勝事胡為勞我身 李商隱詩贈鄭讜處士 旅跡江湖

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寒歸山館隨暮局腹入汀洲逐釣輪越桂留烹張翰鱠蜀薑供煑陸機蓴相逢一笑憐疎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崔處士真人塞其內夫子入於機未肯投竿起惟歡負米歸雪中東郡履堂上老萊衣讀偏先賢傳如君事者稀司空曙詩過終南柳處士 雲起山蒼蒼林居薜蘿荒幽人老深境素髮與青霙雨滌莓苔綠風搖松桂香洞泉分溜淺巖笋出叢長敗屨安松腳餘棊在石床書名一為別還路已堪傷盧綸詩過終南柳處士 王老正相尋圍棊到夜分金石擢丹井閑月過洞門深猿鳥三時下藤蘿十里陰綠泉多草氣青壁少花林自愧非仙侶何言見遺心悠哉宿山口雷雨夜沉沉皮日休詩寄毗陵魏處士朴 文籍先生不肯官絮巾衝雪把魚竿一堆方冊為侯印三級幽巖是將壇醉少最因吟月冷瘦多偏為臥雲寒兎皮衾暖蓬舟穩欲共誰遊七里灘 陸龜蒙詩奉和 經苑初成墨沼開何人林下肯尋來若非宗測圖山後即是韓康賣藥迴溪籟自吟朱鷺曲沙雲還作白鷗媒惟應地主公田熟時送君家麴蘗材 韋應物詩寄裴處士 春風駐遊騎晚景澹山暉一問清泠子獨掩荒園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言歸 答裴處士 遺民愛精舍乘犢入青山來署高陽里不過日夜還禮賀方化

俗閒風自致開兄子逸群士栖息蓬蒿閒李群玉詩贈方處士 白衣方外人高閑溪中鶴無心戀稻粱但以林泉樂亦胥終得意天池俟魚躍歲晏入帝鄉期君在寥廓 送房處士閑遊 採藥陶貞白尋山許遠遊刀圭藏妙用巖洞契冥搜花月三江水琴樽一葉舟羨君隨野鶴長揖稻粱愁 贈方處士兼以寫別 天與雲鶴情人間恣詩酒龍宮奉林覓須洞一千首清如南薰絲韻若黃鍾吼喜於風騷地忽見陶謝手籍籍九江西篇篇在人口芙蓉為芳菲未落諸花後所知心眼大別自開戶牖才力似風鵬誰能弄升斗無營傲雲竹琴帙靜為友鸞鳳戢羽儀驊騮在郊藪鏡湖春水綠越客憶歸否白衣四十秋逍遥一何久此身無定跡又逐浮雲走離思書不窮殘陽落江柳 王建詩贈王處士 松對當街雪滿池青山捲帳一作障碧紗帷鼠來案下長偷水鶴在床前亦看春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詞世間有似君應少便乞從今作我師 雨中寄東溪韋處士 雨中溪破無乾地浸着床頭濕着書一箇月來山水隔不知茅屋若為居 劉文房詩送王處士歸州因寄林山人 陵陽不可見獨往復如何舊邑雲山裏扁舟來去過鳥聲春谷靜草色太湖多儻宿荊溪夜相思漁夜歌 送袁處士 閑田北川下靜者去躬耕萬里空江菼孤舟過

郢城種荷依野水移柳待山鶯出處安能閑浮雲豈有情宿懷仁縣南
湖寄東海荀處士 向夕斂微雨晴開湖上天靜人正調伕新月愁嬋娟
佇立白沙曲相思滄海邊浮雲自來去此意誰能傳一水不相見千峯隨
客船寒塘起孤雁夜色分鹽田時復一延首憶君如眼前杜荀鶴詩亂後
再逢江處士 如君真道者高世有閑情每別不知處見來長後生棄非
因病眼酒不為愁傾笑我與身苦吟髭白數莖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吾華道無窮寒山細雨中兒童書懶讀菓栗樹將空言論關時務篇章見
國風升平猶可用應不廢為公 寄寶處士 津水醉中別別來猶未醒
平生因酒廢大國幾時寧海畔將軍柳天邊處士星遊人不可見春入亂
山青項斯詩咸陽別李處士 古道自迢迢咸陽離別橋越人達水處秦
樹帶烟朝駐馬言難盡分程望豈遥秋來未相見此意各蕭條 寄言春
孫路處士 平生醉與吟誰是見君心上國一歸去滄江閑至今鍾繁秋
寺近岸闊晚濤深杖長如此何人更得尋朱餘慶詩酬李處士見贈
于上非無援才多却累身雲霄未得路江海作閑人久別唯謀道相逢不
話貧行藏一如此可使老風塵李頻詩送胡休處士歸湖南 見說荊湘
切長愁有去時江湖秋涉遠雷電夜眠遲植業多歸興空山盡老期天寒

一獻酒落日醉留誰李濤詩送淩處士赴連州遊 連山群書至來馬出
長安落日對酒別親闈衛雪寒霜飛湖草綠春近嶺梅殘知己雲霄在那
言欲掛冠趙嘏詩送韋處士歸朔方 映柳見秋色故山當落暉青雲數
知己白首一身歸滿岫蕭關路連沙塞鴈飛到家翻有淚惜取老萊衣孟
貫詩酬東溪史處士 咫尺東溪路年來偶訪遲泉聲迷夜雨花片落空
枝石徑僧遮出山床鶴見移貧齋有琴酒會許月圓期 寄李處士 僧
話磻溪叟平生重赤松夜堂悲蟋蟀秋水老芙蓉吟坐倦垂釣閑行多倚
笻聞名來已久未得一相逢 夏日寄史處士 掩關苔滿地終日坐騰
騰著氣吟衣薄尋雲催燭燈寂寥知得趣疎懶似無能還憶舊遊否何年
到杜陵鄭谷詩寄贈孫路處士 平生詩譽更誰過歸老東吳命若何知
己凋零垂白髮故園寥落近滄波酒醒蘚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深
入富春人不見閑門空掩半庭莎 蔡處士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愁
鶯疏貧淨業中酒病風流旨趣陶山相詩篇沈隱侯小齋江色裏籬柱繫
漁舟 寄題方干處士 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歸松篁調遠籟臺榭發
清輝野岫分閑徑漁家並掩扉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 梁燭處士辭
金陵相國杜公歸舊山因以寄贈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苔磯兩浙尋山

遍孤舟載鶴歸世間書讀盡身外客來稀祿看投賢急應難借布衣王貞白
靈溪詩贈彭蟾處士 不阻兵散亂穿楊已登笑文深李北海詩淨賈長
江退隱斷山藥醉眠兇酒缸年年投草澤未仗老書聰 贈劉台處士
擬落塵埃深處隱欲將秦鹿況高蹤兵機不課韓擒虎笑許微方陸士龍
月窟常留丹桂在家山貪卧白雲重聖朝有詔徵遺逸莫挂頭冠著澗松
曹松詩贈胡處士 年光離岳色帶疾卧南原白日與無事俗人嗔閉門
樵漁臨片水野鹿入荒園莫問榮華事清霜點髮根 浙右贈陸處士
靜節澹園餘侍非成隱居長當庚子日獨拜五經書白浪吹亡國秋霜洗
太廟門前是京口身外不營備韓偓詩贈易卜崔江處士袁州 白首窮
經通秘義青山養老度危時門傳組綬身能退家學樵漁跡更奇四海盡
聞龜巢妬九霄堪嘆鶴書遲壺中日月將何用借與閑人試一窺 贈湖
南李思齊處士 兩板船頭濁酒壺七絃琴畔白髭鬚三春日日黃梅雨
孤客年年青草湖燕伕冰霜難抑近楚狂鋒刃觸凡愚知余絕粒窺仙事
許到名山看藥爐呂和叔詩道州夏日郡內北橋新亭書懷贈何元二處
士 結搆池梁上登臨日幾廻晴空交密葉隱岸積蒼苔爽氣中央滿清
風四面來振衣生羽翰高枕出塵埃齊物魚何樂忘機鳥不猜閑銷夫晝

盡靜勝火雲閑僻遠宜孱性慢游頹廢材顧為長泛梗莫作重燃灰守道
窮非過先時動是災寄言徐孺子賓榻且徘徊 道州敬酬何處士書情
見贈 意氣曾傾四國豪偶來幽寺息塵勞嚴陵釣處江初滿梁甫吟時
月正高新識幾人知杞梓故園何歲長蓬蒿期君自致青雲上不用傷心
歎二毛 道州敬酬何處士懷郡樓月夜之作 清質悠悠素彩融長川
逈陸合為空佳人甚近山城閉一夜相望水鏡中 送戴處士謁楊侍郎
羸馬孤僮鳥道微三千客散獨南歸山公念舊偏知我今日因君淚滿
衣李洞詩送包處士 秋思枕月卧蕭湘寄宿慈恩竹裏房性急却於棊
上慢身閑未免樂中忙休拋手網驚龍睡會掛頭巾拂鳥行聞說石門君
舊隱寒風濺瀑壞書堂 送醉畫王處士 幾年乘興住南吳狂醉蘭舟
夜落湖別後鶴毛描轉細近來牛角飲還麤同餐夏果山何處共釣秋濤
石在無關下相逢怪于老篇章役思繞寰區 宿鄠郊贈羅處士 川靜
星高果已枯南山落石水聲麤白雲釣客牕中宿卧數嵩峯聽五湖伍喬
詩寄史處士 長羨閑居一水湄吟情高古有誰知石樓待月橫琴久漁
浦經風下釣遲幽園落花多掩徑舊山殘燒幾侵籬松門別後無消息早
晚重為清話期 寄落星史虛白處士 白雲峯下古溪頭曾與提壺爛

嫂遊登閣共看彭蠡浪圍爐同憶杜陵秋棋玄不厭通宵罷句妙多容隔
歲酬別後相思時一望暮山空碧水空流方玄英詩題王莆山孫處士
酒裏藏身岳裏居剛繫自是一家書世人呼爾為漁叟爾學釣璜非釣魚
贈中巖王處士　垂楊裊裊草芊芊氣象清虛學洞天援筆便成鸚鵡
賦洗花須用桔槔泉角於避世堪同日酒曲逢時必有年直恐剛腸閑未
得醉吟爭柰被才牽　贈黃處士　閉戶先生無是非竹灣松樹藕苗衣
愁吟容易思難盡醉倒殘花扶不歸若出薜蘿迎鶴簡應抛舴艋別漁磯
到頭苦節終何益空攺文星作少微　贈錢塘湖上唐處士　我愛君家
似洞庭衝灣潑岸夜波聲嶓翁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常共酒杯
為伴侶復聞紗帽見公卿莫言舉世無知己自有孤雲一作明月識此情
寺中詩訪蔡文慶處士留題　幽人棲息處一到滌塵心蘚色花陰闘暮
聲竹逕深蘿根眠野鹿池面戲江禽多謝相留宿開樽拂素琴　贈蒯亮
處士　著得新書義更幽貧琴何處不遨遊玄宮寄宿月華冷羽客伴吟
松韻秋滿户煙霞思紫閣一帆風雨憶滄洲吾君側席求賢切未可懸瓢
枕碧流　吉水春暮訪蔡文慶處士留題　無事無憂贊任蒼滿醪閑酌
送韶光溪濛雨過池塘暖很藉花飛硯席香好古未嘗疎典冊懸圖時要
有瀟湘戀君清話難留處歸路遲遲又夕陽高常侍詩廣陵別鄭處士
落日知分手春風莫斷腸興來無不愜才在亦何傷溪水堪垂釣江田耐
插秧人生只為此亦足傲羲皇　贈別晉三處士　有人家住清河源渡
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盧門十年見秋草此
心惆悵誰能道知己從來不易知慕君為人與君好別時九月桑葉踈出
門千里無行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秦韜玉詩寄李處士
呂望甘羅道已彰只憑時數為門張世塗必竟皆應定人事都來不在
忙要路豈千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因君指似封侯骨漸擬回頭別醉
鄉錯嗣宗詩知顧非熊題茅山處士閒居　歸耕地肺絕塵喧匣裏青萍
未捩恩漏酒自憐終日醉古風時待野人言鳥啼碧樹閑臨水花滿青山
靜掩門唯有階前芳草色年年惆悵憶王孫鄭谷詩贈鄭啟處士　善琴
不得聽嘉玉不得名知音既已死良匠亦未生退居一河湄山中物景清
漁沉池水碧鶴去松枝輕長材靡大用大廈失巨楹顏子不得祿誰謂天
道平吳融詩贈方干處士　把筆盡為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
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閑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
裳白雲坐臥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

水榭林蘿為岑寂拂旦捨我亦不辭攜琴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
中片鶴一隻屬霆詩訪僊源觀陳處士不值　名利本來踈閒慵兩有餘
閉門留野鹿帶葉卷殘書林下期何在人間事盡虛萬山青嶂底恨不有
吾廬許棠詩寄廬山貫處士　時泰亦高眠人皆謂不然窮經休望辟餌
朮止期仙彭蠡波涵月鑪峯雲照天常聞風雨夜到曉在漁船　贈處士
乾坤清氣藹山川盡入詩人舊簡編却羨厲生勤苦志集成佳句世相
傳李端詩暮春尋終南柳處士　麗眉一居士鶴服隱堯時種豆初成畝
還丹舊日師入溪花逕遠向嶺馬行遲紫葛垂苔壁青菰映柳絲偶來塵
外事暫與素心期終恨遊春客同為歲月悲王無功詩贈程處士　百年
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水勢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傳孔丘
不知高枕處時取醉銷愁　山中別李處士播　為向東溪道人來路更
賒山中春酒熟何處待僊家韋莊詩贈武處士　一身唯一室高靜若僧
家掃地留踈影穿池浸落霞綠蘿臨水合白道向村斜賣藥歸來醉吟詩
倚釣查張喬詩寄處士梁烟　賢哉君子風諷與古人同採藥楚雲裏移
家湘水東星霜秋埜闊雨雹夜山空早晚相招隱深耕老此中溫飛卿詩
贈鄭處士　飄然隨釣艇雲水是天涯紅葉下荒井碧梧侵古槎醉收陶
令菊貧賣邵平瓜更有相期處南籬一樹花周賀詩尋北嵩韓處士　相
過值早涼松幕掃山床坐石泉痕黑登城蘚色黃逆風沉寺磬初日晒鄰
桑幾處逢僧說翻來宿北嵩耿湋詩夜尋盧處士　月高雞犬靜門掩向
寒塘夜竹深茅宇秋庭冷石牀住山年已遠服藥壽偏長處處如吾者逢
君益自傷韓翃詩尋胡處士不過　到來心自足不見亦相親說法思居
士忘機憶丈人微風吹藥案晴日照茶巾幽興殊未盡東城飛暮塵戴
詩春日尋滻川王處士　碧草徑微斷白雲扉晚開罷琴松韻發鑒水月
光來宿鳥排花動樵童浣竹迴與君同露坐澗石拂青苔皇甫曾詩尋劉
處士　幾年人不見林下掩柴關留客當清夜逢君話舊山隔城寒杵急
帶月早鴻還南陌雖相近其如隱者閑李頎詩寄鏡湖朱處士　澄霽晚
流澗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峯見淡淡平湖春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
時可為樂夢裏東山人姚合詩夏日書事寄丘亢處士　暑天難可度盡
復更持觴樹裏鳴蟬困宮中午漏長病夫心益躁靜者室應涼幾欲相尋
去紅塵滿路傍　送王龜處士　送客客為誰朱門處士稀唯修曾子行
不着老萊衣古寺隨僧飰空林共鳥歸壺中駐年藥況得獻庭闈擇章蓮花
妓詩獻陳陶處士　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

夢虛勞神女下陽臺　子武陵詩送魏山韋處士　陰陰亭際闌相顧慘離
顏一片雲飛去嵯峨空魏山　僧齊己詩寄鏡湖方千處士　賀監舊山川
空來近百年閒君琴與鶴終日在魚船島露深秋石湖澂半夜天雲門幾
回去題徧好林泉　僧尚顏詩寄方千處士　抬外縱清詩詩名獨得之鬧
居公道日醉臥牡丹時海島和濤望山僧帶雪期仍聞稱處士聖主肯相
知　送獨孤處士　萬里去非忙惟擕貯藥囊山家消夜景酒肆過年光
立鶴洲伏浪喧蜂壁近床誰人臨上路乞得隻髭方　寄陳陶處士　鍾
陵門外住俯似王沉泥道真貧嫌殺神清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
題記得僧邀宿山茶又更擕　僧皎然詩訪陸羽處士不遇　太湖東西路
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鴻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
浪子悠悠一釣船　往丹陽尋陸處士不遇　遠客殊未歸我來幾惆悵
叩關一日不見人遶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過蕪阡柳色蕭蕭愁暮蟬
行人無數不相識獨立雲陽古木邊鳳翅山中思古寺魚竿村口望歸船
歸船不見見寒煙離心遠水共悠然他日相期那可定閑僧著處即經年
杼山禪居寄東谿吳處士　青雲何潤澤中有賢人隱路入茭湖深跡
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掛清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
秀詩曰家住青山下青下有吳均故宅後改為吳均山文體多野聲澄澈
湘水碧沉寥楚天清時人拾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教師友此道獨君行
既得虛寂趣乃高雷遠情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雲為君中夜起孤坐石
上月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性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答胡處士
田山禪隱比求閒長道唯應我與君書上無名心忘却人間聚散似浮雲
薛逢詩題獨孤處士村居　江上園廬菊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林巒當
戶蔦蘿暗桑柘繞村薑芋肥三畝稻田還謂業兩間茅舍亦言歸何如一
被風塵染到老云云相是非　陳圖南詩偶題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
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
歌聒醉人擕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溫庭筠詩題處士盧姑山
居　西溪問樵客遙識楚人家古封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峯隨雨暗一
徑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山蕎麥花　宋蔡端明詩送張處士　垂垂秋雨
汶鷁泥經畫門前無馬嘶來靜因題送行什江南歸思已淒迷梁園塵土
著人腥不似淮山照眼明愛君心迹會無繫一片孤雲去就輕　訪陳處
士　橋畔脩篁下碧溪君家尤在此橋西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
鳥啼　寇準詩贈魏野處士　人間名利走塵埃惟子高閑晦盛才散枕夜

風宣蘚蕊閑門春雨長莓苔　詩題遠岫經年得僧戀幽軒繼日來却恐明
君徵隱逸溪雲誰得共徘徊　寄贈笠澤處士　笠澤漁人高節奇白頭
猶自著蓑衣吟過竹院僧留宿釣罷煙江鶴伴歸花落硯邊春雨歇酒醒
林際夕陽微中朝名士皆知己多說東來信亦稀　宋元憲公集和凭才寄
林逋處士　白首江湖傳散人天弢解盡有天真漢家不惜青蒲貴終為
枚生一褁輪　蘇子美集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皇天捻臣懸羌虜猖獗幾載
廟算忽小醜王師數傾覆泰民著暴斂慘慘生意蹙賊氣愈張王鋒銳不
可觸惟恨監前敗降心問白屋尺詔下中天公車塞章牘求憑盡頗牧勇
決過賁育先生胃膽大經術內自足遶韻脫庠塵素節抱水玉獨恥論兵
戰因時射君祿不唯吾志乖亦使王道局放懷但文史散髮自溪谷近臣
上薦書天子滔高躅振弔三及門不免至京轂萬鍾非所好大議憂鈞軸
孤鸞入紫烟網罟安可束天風萬里長流澀朝滿腹更期下翔集以為蒼
生福　梅聖俞宛陵集同道損持國訪孔處士　高廬當大道節士不肯
過窮巷獨來遊車馬一何多勢力走詖諂禮義服委佗是以被褐人長甘
北山阿曰今豈有愧漁上有行歌　范文正公集訪陝郊魏跡處士　賢哉
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為隱君子有石礙其齒有泉洗其耳
下啾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為高士笑誓不捨
青紫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
耦長城倚求訪臥雲人而請益諸己得無長者言佩之玉非美　贈餘杭
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白髮思
歸易滿頭厭入市廛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故鄉知己方都督千騎春
濃擁樵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
扃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晚翠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潭共愛魚方
樂樵爨誰欺雁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寄贈林逋處
士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玉田耕小隱金
闕夢高真罷釣輪生蠹慵冠鑑積塵餌蓮攀岳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
祕丹靈綠髮新嶺霞明四望巖笋入諸隣幾姪簪裾盛諸生禮樂循朝廷
唯薦鶚鄉黨不傷麟兩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蒲駭山神
有客膾冥翼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
得親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
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
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遶家雲

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靜群峯滿眼春何當伴
閑逸宵酒過諸鄰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為千鍾下釣臺猶
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為雨出山來　寄安素高處士　叟隱南陽味日新
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送邢昂處士南
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憶江湖東南頻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
不孤　趙清獻公集贈蔡山王處士　蔡山深處隱林泉遠離塵紛僅十年
已得琴中平淡意有絃終日似無絃　送張處士　下峽孤舟快似飛西
江歸去一天涯鄉人故眼知君否功行如今無不為　贈濮陽高蒙處士
事了還家不記年三茅倚侶盡真僊恰如少華希夷士十度花殘一覺
眠　先祖太傅贈陳傅之句司馬溫公傳家集寄清逸魏處士　鄉樹三挂
落臨風歌式微徒嗟俗緣重端使素心違茅閣杉松合山園藥草肥不能
如海鷰歲歲一飛西　陸放翁詩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君復仲宣真隱
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閑中一句終難道何況市朝名利人　王黃州小畜集贈
种放處士　姝推不訪鳳由鹿不致麟終南有嘉士天子不得臣扳輿入
窮谷同隱之推親種木山之阿抹蘭澗之濱務本不務末求力不求人至
孝在盡懽飲水猶欣欣富貴不以道列鼎奚足云行是有餘力稽古且學
文稽古不為祿學問非飾身立言復垂教揚孟時有倫我生落世網碌碌
隨搢紳直躬多齟齬左官苦漂淪妻孥困斗粟親老無重茵入山非隱遁
去國頗悲辛猶願戴車褋廉藜丹河濱羨君脫羈鞅生計在水雲羨君遺
榮利居處絕萬塵躬耕方肯食恐為力穡民學優終不仕孰為觀國賓去
去謝桂籍行行避蒲輪巢由自高尚堯舜徒聖神況我蜉蝣輩敢希鸞鶴
群猶期不遠復一問迷途津他年解郡紱願許我為鄰　寄潘閬處士
爛醉狂歌出上都秋風時節憶鱸魚江城賣藥長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
一片野心雲出岫幾莖吟髮雪侵梳算應吟笑文場客歲歲求人薦子虛
贈郝處士　盡見閑人話息機唯君的箇默輕肥盤中藥菜真僧舍籬
裏烟霞舊道衣江渚鷗鷺情已狎洛陽櫻筍夢應稀縣齋書與書齋近公
服何妨扣竹扉　寄汝陽田告處士　汝水年來漲綠波先生居此興如
何門連別浦閑垂餌宅枕平沙好種莎治水共誰言縣禹嘗著禹元經大
言治水事著書空自繼丘軻可憐垂白無人問卻伴漁翁看釣蓑　寄郢
城蕭處士　收藏家譜恐人尋雨笠烟蓑自稱心夜踏月華三逕小曉耕
秋色一犁深庭闈縱有猶栽藥活計雖貧不賣琴應笑驅馳未名客九衢
塵土滿衣襟　張舜民畫墁集　庚辰歲仲夏冲照處士王筌子真自渭上游

三茅是時儻趍召京師分秩於永城聊寫長言用洗行色　君為天下都
散漢我是人間大丈夫君住茅山住巖嶺我乘汴水入京都翩翩雲鶴驚
飈馭汩汩塵埃滿客裾祇看此行宵可見不須開口說賢愚　宋景文公詩
李處士　江天退卧久沉冥秋入顛毛華茂驚原憲柔拒貧不病子真豈
石老歸耕標風挂席辰昏至展齒登山上下平都稍已狀霜橘熟深心寧
遂徵侯禁王沂伊濱集樂善處士　劉君陳誼竟何如蕭洒城南小隱居
傾蓋交通皆國士揮金振恤自鄉閭易名不愧群賢議潛德生輝太史書
他日相逢過姓字定應驚座斧簪裾　蘇頌濱集贈王復處士　候潮門外
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瀕本種杉松為老計晚將亭榭付鄰家為生有道
終安隱好事無遊空歎嗟猶有東坡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　王君嘗有
因李子雅兄君之日種德其李頂以資坟墓之夫　韋先生集贈項子復處
士　介然於陵可謂清老來志操益堅成肯肩傳會羞衰俗拌茹優游盡
此生祇以圖書養高性不縣林藪市虛名誰編野史防遺逸當為先生作
獨行　劉元城盡言集留別李子王守素處士　行藏由命不由身一
卧東山三十春誰謂他鄉各異縣與君相見即相親　故里心期奈別何
幾時回首一高歌鏡中絲髮悲來慣他日相逢應更多　詹敦仁詩寄劉乙
處士　昔聞相忘二十秋天教我輩到南州無窮風月隨宜樂有分溪山
取次收好語傳來如昨夢離情欲剖帶春愁何時載酒從東下細與劉君
叙昔遊　趙叔靈南陽集贈張處士　憑問秋雲學待閑飄然如不在人間
青藤匿裏詩多怪紫果枝邊藥更殷江客對棊曾賭鶴野僧分展借登山
仍聞昨日來城市又抱孤琴踏月還　張元幹歸來集次韻奉呈公澤處士
屏迹茗溪少往還時危尤覺故人歡相期醵盡屠蘇酒速享春來苜蓿
盤雪夜劇談金賊入風江絕歎識衣寒何年天上旄頭落併滅穹廬舊契
丹　趙蕃淳熙稿贈徐處士　南朝文士數徐陵騎省流風篆法存翰墨了
知無異道丹青今復見諸孫規摸要自胸中具繩尺嫌於筆下論太息藝
成頭已白誰能持使獻金門　吳仲孚詩贈任處士　故園不戀戀西湖貧
得民居作隱居開口不離仁義字閉門惟讀聖賢書老無子息偏憐鶴閑
有工夫儘釣魚酒熟自斟詩自和功名一念已消除　呂居仁詩贈歐陽處
士　愛君年少便知足今君雖老更一作特無欲閉門不出動經時保此
無窮清淨福黃衣弟子雜僧徒共守荒邪數椽屋門前山水各有態君但
踈籬對修竹直如李路恥有聞清似之推不言祿坐看世事雲變化一任
兒曹手翻覆上皇龍飛三十春臨軒亦嘗思異人詔書屢下廣搜索當時

幾人能識真君時聲名動天子高卧不起空逡巡漫收符蘇養丹火一旦
四海生風塵我來見君斛嶺下識君無營真靜者慇懃處我莫遽行尚肯
相從結茅舍時當喪亂足淹留豺狼恣横空山夜它年有意過匡廬一作
廬山更許淵明入蓮社陳造江湖長翁集急筆贈歐處士酒所歐家去舊
急作此送之歐善去山水南州江山昔所歷雨峰點綴晴江碧幾年思之
忽墮前跋得歐生醉時筆斯人歷覽山川奇得與落筆天露機不須十日
五日一水石已可王宰相攀追相逢便整南歸棹短章許君慵未果酒邊
抆句敢言工不解似君集礴贏鄭獬鄖溪集送李處士南歸　篤車跨馬
聲嘈嘈長紳濶佩横滿朝塵埃走趨顏髮老先生久客得無勞夜來氣味
有秋色歸心闕與秋風高揭竿跨浪好歸去扁舟觸醉眠雲濤力小不能
為天子遣詩有意徒嘵嘵撫州府羅山志樂史訪白陂陳處士　淞溪俊
踐雲雲邊訪道人水聲齊入耳山色來遶身聞君話經濟使我開精神少
微星在此飛鉊何因循　清風不見面白汗如波流走來君洞裏雲樹冷
颼颼更瀉蒲萄綠千杯沃側愁魂疑更回首殘熱又為鄰江湖復集安晚
堂送繼一郭處士　聖君如堯舜豈無巢與由訏然亦何慕五湖一扁舟
之人久不作側席思巖幽審聞鹿何君清芬徹凝旒重華錫嘉號見一光
林丘誰謂稚道息魏風日悠悠脫冠掛神武有士歸東州笑將金閨籍猛
侍處士奏鈞天為開顏曰此夷逸儔大書繼一字紅光射奎婁宸章軼麟
奏正聲出天球清名獎靜退下視古素侯賡謨廣先憲婷節追前脩况今
輯衆為丞弼登虞周明時樂閒暇出處自不侔赤城宅仙子登陸方蓬洲
君歸訪司馬坐忘春與秋方瞳照綠髮戲轉黃河流煙霧肅適客隱者應
緜綏駁乃輔行色春風生柁樓徐鉉騎省集和陳處士在雍丘見寄　衰
薄吾多幸逃公誰與閒高人衆興去相望兩程間巷消有微雪登樓無遠
山清談勝題贈何日秋蔡還江湖前賢小集李工侍贈周衡處士　湖南
高尚客處士道隨時地暖移花早天寒放鶴遲爐邊巖叟藥燈下羽人棊
自說生涯處新添卷上詩　贈張處士　聞爾閑於琴寢處未嘗輟抱之
京城來豈與工師列一奏流水聲落指鳴決決既曰林壑人安事塵土轍
張舜民詩贈隣居陳煥處士　福唐陳處士與我對門居生死一爐藥塵
埃數篋書但知尊有酒莫歎食無魚若論浮生事浮生事總虚韓維南陽
集送戴處士還廬州　早識浮生妄欣陪達士遊觀心非本有於法尚何
求賞茗林間寺題詩湖上舟還嗟別後夜風雪擁貂裘姚成一雪坡集贈
徐處士　紹津徐處士湖海盡知名術造勾庚妙書研進甲精寒齋留兩

久別驛君為情定赴秋風約西湖酒重傾翁靈舒詩贈滕處士　識君我
馬際今又十年餘環海繞安息先生便隱居清風三畝宅白日一床書長
是閉門掩隣僧亦不如李忠定公集漢處士禰衡　禰生抱逸韻乃是古
之狂負才頗傲物齒少氣方剛懷刺遊許下漫滅竟摧藏肯從屠沽兒借
面與弔喪偉哉孔文舉國寶惜路傍上書薦一鶚欲使翶翔振翼雲漢
間水盎虹蜺光飛兔與腰裹滅沒不可望觀其慰辭薦器識豈易量平生
輕魏祖縱口成否藏召令為鼓吏閱試當改裝蹀躞初散步摻撾作漁陽
聲節既悲壯容態隨低昂岑牟與單絞裸袒易故裳卻來坐軍門畫地聲
琅琅曹瞞黠如鬼嗜殺猶虎狼縮手不敢動送與劉及黃娛賓賦鸚鵡節
奏陵荃黃援筆不加點粲然已成章高才竟為累蘭麝空餘香至今鸚鵡
洲茯葦秋蒼蒼醜哉殺士名千古不可忘沈氏三先生集寄贈舒州徐處
士　昔愛灊川遊青林覆幽石道人攜手行蕭然名山客誰知隋世路譬
如羇飛翮林皐未脫去紛紛頭欲白輕負皇人經猶懷稚川業幸已棄章
帶遠謝功名迹聊布閑關士正苦身為役別來二千日還丹應有術毋忘
絳囊贈使我升僊籍將酬金鏤脫青綾三萬尺詩海繪章劉景文贈賈牧
處士十韻　君家雲溪上日食雲溪魚無錢買釣艇貌古常有餘過人者
談笑貫酒日不虛浩歌出塵表白馬來徐徐清風入牕牖散亂床頭書有
琴嬾撫弄淵明意何如我欲脫塵網築室鄰君居有地植松竹有水種芙
蕖作詩賦生理起居當和予相顧可忘老醉飽遺君諸　贈朱象先處士
十韻　前身應畫師摩詰初自許咫尺論萬里宰也少陵與朱翁趣豈凡
山水忘覉旅晴窗布風雲夏木迴炎暑生來權虎頭與畫充鷄柜况其塵
外懷出門皆勝侶一畫不輕付俗子吾避汝能令希世迹千載得處所斯
人定何如篋有東坡語畫以適其意能文不求譽　皇甫冉送蕭處士
惆悵烟郊晚依然此送君長河隔旅夢浮客伴孤雲淇上春山直黎陽大
道分西陵侯一弔應有士衛大　耿湋識華山王處士有書見及賦詩為
謝　昔別云當老石房伴身猶寄鹿皮囊十年無路陪君語一日飛書墮
我傍旅宿舊諳關月冷夢闌空想嶽蓮香終期共坐柯平石看瀉銀河萬
尺長劉敞詩將過孔處士莊聞處士往許昌不果往　鹿門隱士肯浪出
荷蓧丈人行不達朝陽畫雨霽復晴香山無路雲重重徐鉉騎省詩送汪
處士還黟歙　孤雲野鶴任天真乘興遊梁又適秦興盡卻歸南國去黄
山何謝武陵春許綸涉齋次韻長韻贈嚴處士　鳶在青天魚在川馬牛
誰絡更誰穿過求敢問君平卜只問皇家一統年潘逍遥詩贈林逋處士

雲翦烏紗霧翦衣存神養氣語還稀人人盡喚孫思邈只恐身輕白日
飛 劉後村詩 贈魏處士 曾藏王太尉亦諷寇萊公無端兩丞相有愧一
山翁 張景迂詩 節孝處士徐先生積字仲車 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外
物似浮雲房中除卻琴棊後更有門前鶴一群 贈華處士屠希 屠牛祖
是屠牛坦今日卻屠秋兔毫自識有心三副從可憐無副一心覺 再過
華屠處士 江頭再過華屠生共聽去年江水聲三副少多予自寄一毫
去取子能輕 贈華處士曾忠 筆管子何愛輕圓稱白毫圓知今獨妙
着數浙西曹三四十年前從予有曾用筆兒稱於世 智圓詩集 贈林逋處
士 深居猿鳥共忘機荀孟才華鶴氅衣滿砌落花春病起一湖明月夜
漁歸風搖野水青蒲短雨過閑園紫蕨肥壟土滿床書萬卷玄纁何日到
松扉 僧子勝詩 送曾處士歸舊隱 故鄉人別楚江湄高柳新蟬噪落暉
逆旅我慚歸計晚順風君羨去帆飛海門酒美思挪子天塹星寒認少微
還想到家秋未半水田禾熟鱖魚肥 僧惟鳳詩 送陳秀處士 草長閑路
微離思更依依家遠知琴在時清貿劍歸孤城迴短角獨樹隔殘暉別有
臨漁約相迎掃釣磯 寄劉處士 度月阻相尋應爲苦雨吟井渾茶味
失地濕屐痕深鳥背長湖色門閑古樹陰想君慵更甚華髮畫方簪 贈

維陽呂爲處士 爲儒師古道清苦少人知心散暫因酒鬢斑多爲詩著
書秋閑靜曬藥夕陽遲何必大明代垂鉤渭水湄 和張秘校贈吳處士
隱逸思無涯幽居似道家養真頻鍊藥徇俗亦栽花引鶴遊山寺看雲
側帽紗兒孫歌酒外誰更羨奢華 元王達梧溪集 哭呂真惠處士 南國
長林楚西崑片玉英周旋鄉里難終始歲寒盟甲第風塵合璜溪月露清
義聲驊勇弁私試集大衡慶散千金積還辭七品榮性中天爵重身外野
袍輕柳送浮春鷁花邀蟀驛鶯深期陪几杖俄報舉銘旌世亂嗟新俊秋
高哭老成 名公題翠石來喬照華纓錢塞臨安集 贈樵隱處士 樵者本
在山隱者亦在山雖言事不同並依林泉間晨興持斧出捫蘿與躋攀向
夕負薪歸落日同掩關流水石上至白雲山中還老樵亮何之我獨忘朝
餐 江湖續集 斯植 懷芳林處士 相思不可見江路正遲遲煙樹同登遠
關河入望遲晝長花影轉風定篆香銷還憶君居處鐘聲隔暮潮 連百正
詩 寄林處士景初 詩書歲月久到老未忘情一自文風變長憂雅道輕
時人空見忌聖主舊知名更有孤高節水霜無此清 二月晦日懷林處
士 相思忽成夢久不到茶窩飛去羽毛短別來風雨多杏花一夜發春
事二分過百尺龍潭上知君意若何 劉文簡公集 題燕處士劉賓從表基

銘後 一代耆年望千秋處士名眼中聊遺興身外久忘情有子迴清範
無人爭舊盟高風在家廟搔首愧平生其子壽伏康祐經歷不能 憶鄭
處士 隱者供承詔斯人獨避名文章成泪沒冠蓋絕逢迎食粥家人瘦
耽書弟子清經旬不見面相憶每愁生 豫章熊朋來集羽人以處士見招
不能從老氏而感其意 天上少微星人間處士名自非方外客誰共歲
寒盟何意丈其隱隨時素以行吾衰夢冠裼久矣厭餘生 楊仲弘詩 贈方
韶父處士二首 蜀郡蘇明允襄陽孟浩然成名兼二子傳句託群賢白
紀人間事身如物外仙卓然能有此未信獨無傳 古賢皆眇邈不意見
斯人傳趣時時好吟詩句句新芋舟來訪友覓勝繹經旬別業桐山下歸
歟顧北陽 東程處士 故人不見十年餘鴻雁南來得素書茶吐槍旗
迷碉石竹供編簡塞庭除詎容煉藥燒金鼎有待橫經校石渠江上繫舟
將發去黃山回首重躊躇 陳深源詩次韻謝處士 滄海一相見重來鬢
幾春青燈銷壯志白髮怨閑人野艇此生夢深雲幾處身楓橋漫携手詩
思動江濱 劉仁本詩 贈潛德處士 舉世趍榮進君能獨隱潛利名雙轉
轂風雨一掀髯書卷酬黃嬭琴床夢黑甜封侯託兵革談笑出閭閻任仕
林詩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處士猶處子聲光畏人聞政如

豹隱霧又似虬蟠雲乾坤照孤耿卓樹含幽薰虛名倘可乞何以娛斯文
陳了齋集 寄壽陽處士李子王 陶令琴中妙曲老萊袖裏春風爲問白
頭一嚴何如黑髮千鍾 吳萊類集 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永嘉古郡
控海陝東望萬里連蓬萊龍湫噴天作雪下隅蕩拔地穿雲開自宜達人
此遁跡表以青節無留埃吾知出處本一軌肯使物我長相猜昔人可仕
寂解隱主實不掃藏崔嵬醉聞騎驢武市過吟適於鶴中船迴今人可隱
獨顧仕篤馬並駕駘喧豗爾臺文章與世變梓澤賓客隨塵來就中好高
欲遠引否則希進將難媒路途九折是險惡巖壑千疊多風雷直從黃流
屹砥柱浮洗黑月枚炲煤道義宗筆呆異趣者春昕嚅徒鶩鏈於爲宾心
泥標鹿兒復驥眼窮紘核春秋栽花色擁砌伏臘釀黍香浮杯何山樵蘇
掛茂猗某水釣泳航灣洄平居苟求食飲遂至樂奚問容顏推伊予頗讀
隱逸傳恨不徑躡烟霞堆素行傳家即政令虛名掩實須根荄晴窗撫卷
畫達者先筆落紙誰詩材人生大節要礌礌慎勿枉柔懷清臺 劉文簡公
集 和王詳議處士詩韻 古人白首秋草枯巍然節義猶蓬廬龍淵化作
虵蟄窟乳稚重牙皆丈夫娃名聞說處士老口不敢詰心披虛新詩老筆
春入眼輕財示冠緩急趍乃知元氣本無間李末何曾殊厥初我期斯人

如鳳雛。百鳥失。避竹與梧。我期斯人作初月。光焰已射鄱星躔。　漕司知
事趙文甫。持杜止軒處士行卷。求諸君作詩。處士乃沼水儒者李誠甫思
忠也。其事則輕財赴難。笑劵御盜。乞類言之甚詳。姑摭其大槩而爲之。
男兒結髮事姬孔。沒世無聞蓋關覽。處心常在衆人先。凡馬馬知涯涘種。
盛州閭有豪傑士。不待文王業高建。財空鉏萬散胥肉。身起窮冤解紛亂。
爲嫂甘辭大夯名。實郎頗失扶綱勇。一身都是仁義氣。我始聞之驚且詠。
衰俗靡靡頹波遠。著手誰能爲障壅。豈期今日有斯人。使合岩廊佐垂拱。
更看盡展濟時具。風采一新天下聳。不應猶作處士詩。大筆動名有南董。
僧大偉詩贈青山處士　知命甘爲閒秀才。江湖彷彿似蓬萊。一囊秘訣
仙傳授。殘卷新詩錦剪裁。豈止胸中貯星斗。依還舌上捲風雷。青山若是
生西漢。未必君平出得來。陳深源詩寄錢塘白處士　千里吟聲動海湄
夢中曾折五雲芝。江山驚識元章字。兒女能傳白傅詩。古寺對僧楓落夜
斷橋停棹雪深時。美人天際情蕭瑟。聊剪芭蕉寄所思。楊鐵崖集金處士
歌并序。吳人金可父。賢智有才藝。而自埋於民家。賞然以處士稱之。擢貢
人以丘園科起處士。處士絕之曰。予幸有廬一區在市關。可以避風雨。田
一壟在郭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者。可以自樂。不願仕也。且仕榮利
祿隱樂貞素。苟以相易。彼此兩乖。幸而強合。吾不能已。嗟乎處士如可谷其
逸而貞者歟。故集賢舊老相與署牒。錫號曰貞逸。會稽楊維楨爲之賦詩
曰。　蘇州古隱君。實始虞仲。隱居放言。合乎清與權。次曰滄臺氏。言不枝
行不迂。未嘗匄走諸侯前。五噫之叔將其凡。聯㖞織爲業。不廢誦與弦。亦
有天隨仙。配鴟夷子理釣舡。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闔閭古城陰曰有
處士氏曰金。長身而美髯。一風局孤古。體貌瑰且沉。家不失藏。里不失
信。有餘推與人。㓜肯爵祿入我心。關下足終南一不貧賤易屈。富貴易淫。
故大隱在闤市。不在壑與林。鳳凰不能引高。神龍不能深沉。嗟乎爲
處士更加貞與逸號。焉知古不如來。今吾嗟今之士科隱丘。復事王侯。行
無稍闕。言無稗謀。惟祿食是媒。一牛詭貞而枉。詭逸而休。以爲吾人憂。放
而逸。潤。惠岳朧蓁。聞處士風。其不泚然在類。豈吾人儔。南遊寓興詩寄晚
香處士　送別南河上。西風九月初。逢人多問訊。奉德愈謙虛。賓客來扶
語。兒孫只讀書。斯文真眷戀。莫遣信音疎。　寄處士鄭明道　兒兒霞城
枕海隅。廣文說屋近河居。家貧不給廚中食。客至惟挾几上書。松徑雲關
時放鶴。柳塘波靜日觀魚。知君數學羅胸臆。欲問羲皇未畫初。馬處中茂
外集贈鶴來丁處士　海鶴傳書謁洞天。少微星已照林泉。步兵未合判

長醉執戟終懷草太玄。清笑一聲孤嶼外。飛流千仞亂雲邊。小山叢桂能
招隱。細把敲推問浪仙　次韻贈溦川潘君澤處士　鳶飛魚躍自高深
休影誰知在息陰。比似佩弦均緩急。何如抱冤絕機心。菊籬莫負黃金盞
梅塚曾嗟白玉簪。俛仰人間今古事。成虧久矣悟昭琴。王道士竹林清風
集錢竹坡處士其弟梅坡松坡皆處士號賦唐律寄之　先生心跡本雙
清。卜築林塘絕世塵。結友松梅三處士。放懷風月一詩人。琴尋竹靜閒居
日。篆嬝花香別院春。祇隔片雲不相見。何當採藥話情真。雲麓文華次韻
荅范處士見贈　江湖濡沫兩相忘。海上空聞姓字香。學富自能文郁郁。
量宏那在貌堂堂。短衣拂髯身何寠。瓣褐藏珍道逾光。避迹魚龍人海闊
忽驚群鳥見孤鳳。滕仲禮詩壯平薛處士不遇　古人已往不可見。得見
斯人尚典刑。禮讓雍容孤竹國。光明淵燿少微星。勝游誰與同三徑。推志
終期續六經。會待抽簪訪君去。共登熊岳看滄溟。　春官楊好禮爲雲中
處士周仲和徵詩　雲庵聞說慎許可。長句稱君臭味同。只道拔顛能革
聖。豈知東野坐詩窮。黃金誰買屠龍伎。白屋當期失馬翁。未識芝眉設援
革。令人回首望雲中。王元勃詩贈鄭處士　鄭君扶術同神巫。口談禍福
旁若無。有時過我論堪輿。百二十刻成須臾。少年傳食長豐腴。晚困白眼
遭揶揄。長身不識完袴襦。道傍攫飯無飢烏。我疑司命慈悚惡。鬼神不貸
行換除。天寒日莫尋長塗。問胡不歸始告予。還家歲晚無歡娛。堂有悉覩
雙鬢枯。試乞諸侯一宴餘。有以遺母終改圖。柯山幸有先人廬。出遊歲久
田菜蕪。歸斸青冥覩負鉏。一杯黃獨三日廚。不挾惟命神爲諸。我緣一失
準芋蔬。茅無一把斷妻孥。他年小擁歌吳歈。呼吸湖光飲芳腴。與子終老
同柴車。韓明善詩次姜如寄處士韻　六鰲屭贔負人寰。滄霧狂塵咫尺
間。試上蓬萊望雲氣。杏花多處海州山。元朝風雅陳岡秋寄陳處士　杏
桃落盡清明後。桃花開時數雨中。爲問西湖陳處士。青梅煑酒有誰同。釋
大訢詩寄西山李處士　每憶西山水竹居。秋風林影夕陽疎。江湖正自
無知己。底用嫌人索報書。劉秉忠詩訪處士不遇　鎖戶蒼烟結翠苔。青
松未老菊新開。問言處士採蘭去。更待迴時移竹來。　山水分明圖畫展
烟霞散處洞壺開。何須更見幽人面。覽此還家不浸萊。楊叔能小亨集贈
衛處士　甘石書存惜不知。老來更與世相違。夜涼天而清如水。嘗欲因
君識少微。熊朋來詩錢舜舉畫西湖處士并詩　一童一鶴隱孤山。能畫
能詩有老錢。湖上風流今已矣。梅邊香影想依然。程雪樓詩題召秀才孟
陽處士詩卷　孟陽處士入京師。身着山中舊補衣。生對王侯常極論。行

達水石忽如歸韓康賣藥逃名姓陶令休官覺是非何似行藏隨所遇無心處處可忘機 攸思康詩寄何九處士十韻　閒道遷新業濮家原上居連床秦珍玩素載東園書臘水春前釀晴泥雨後鋤琴清花院靜茶響竹窗虛紀曆忘秦漢徵租絕吏胥浮鷗孤艇捷健犢短轅車綠樹行吟扆黄庭坐對餘山林奚必問鐘鼎待何如情已甚皇上時方雜霸初觸蠻兩蝸角天地一蘧廬鄭善之詩挽周處士　籍籍唐朝故相孫曾聞華陣掃千軍驚龍未燒春魚尾宿霧空藏老豹文韓子無端遣鬼瘧樂城有誌作先墳壘渾烟水殷山月日斷清秋不見君國朝僧宗泐詩辛亥歲程處士見過常熟別墅臨別賦詩　獻歲春未回風雨連十日荒村少朋儔窮巷絕人迹程君泛扁舟茅齋破幽寂遠來見真情疑言忘永夕顧惟艱難際出處各有役世紛日相縈誰能念晴昔荷香竹外風蕙氣林間雨長歎不達人幽懷浩如許白雲不辭山流水常在壑冉冉木葉零紛紛桂花落因觀物華變始知秋氣薄留連白駒詩惆悵招隱作晴雲泛林光寒風振谷響逍遙亭上遊遂此幽居賞佳士期不來日日成獨往俛仰丘仲琴悠然起遐想

隱士

莊子外篇繕性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抱朴子逸民篇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宋史高宗紀紹興九年命周聿方庭實蒐訪隱士馬明叟實賓錄後漢許寂仕偽蜀王衍至平章事隨衍入洛為工部尚書致仕卒頗好吐納修鍊之術蜀人呼為黄扉隱士齊何點父鑠以風疾害點母王氏坐死點感家禍欲絕昏宦祖尚之強為娶琅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世稱孝隱士南史宋何點字子晳性率好狎人物遨遊人間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晉書董景道傳董景道弘農人也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菓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補筆談李後主常自號鍾山隱士故云凡畫中題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特晦其名非姓鍾人也開元天寶遺事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于亭下呼為嘆鐵　南康志唐元集虚河南人入五老峯臨相思澗居焉足不至城市元和中白居易訪之題其亭云怪君不喜仕又不遊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聲滿耳飲君螺杯酒醉卧不能起見君五老峯益悔居城市愛君三男兒始歎自無子余方爐峯下構室為居士山北與山南往來從此始自是數相往還　顧翊隱白鹿洞三十年孟賓于詩云園林蕭洒閒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峯重疊水長流為翊作也唐書田游巖隱嵩山頻詔不起高宗幸嵩山親訪巖家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盧藏用傳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乃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穀附太平公主始隱山時然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答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藏用慚後進尚書右丞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太平廣記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衛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隨駕隱士釣磯立談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人之材與呂恭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于宋齊丘為五可十必然之論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丘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見烈祖

曰江南之埒如覆甑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輿云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為朋使君顧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烈祖頗喜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遂擢為校書郎廉以群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以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于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嗣主賜以酒飲即徑醉溺於殿陛之下上笑曰真隱士也賜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錦繡萬花谷皮日休為鹿門隱士著書六十篇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生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黄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予

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居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
而能徙禄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禍
有趙希僑會心録隱士蘇雲卿廣漢人與張丞相德遠爲故交五路之
避地灌園於南昌東湖之上人稱之爲蘇公負鋤抱甕無頃刻息四時之
蔬無缺鬻之易售夜則織屨屨堅而良人競買之然莫知其爲士者一日張
公移書帥漕以訪求蘇雲卿爲祝且致書帶兩司物色久而未得一日聞
其所居微服過之與語頗欵延入其廬煮茶飲客索聞亦有西漢書一二
冊良久客吐實以張公書幣授之蘇色變愠見二公欲邀致授館辭以翌
日上謁明日候之不至令人造其廬廬空無人獨所委書幣緘封如故在
焉類說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乃隱士魏野居當遣使召之
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上嘆美江少虞類苑陳摶譙郡
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煉氣
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
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户以試之月餘始開
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仙黄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摶曰陛下爲
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獨全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

歲時存問訖太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爲
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内與語頗與之聯和詩什謂宰
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計
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
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黙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山野無用於世
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煉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擬如白日昇
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
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上其言
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室
成手書遺表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
峯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啓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
肢體猶温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見楊大公談苑陳摶周世宗嘗
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
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
草屨垂絛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與令寢於御
園兵還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

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
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臣
兩禁赴坐爲詩以寵其行見澠水燕談 真宗時陳摶被詔赴闕下聞有士
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
再往聞者以爲至言俱湘山野錄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
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
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
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吕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
於鄉閭張吕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園亭藝花
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
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
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闓明天下之
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
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樽果蔌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
既而吏報中僻府吏牙兵列中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
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

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延客之禮數杯盤無少加而談笑自
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來車茫然
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劉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絶
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一名亦去爲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岠
嵎山寇逾年不止遣使求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不就青
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劒之地山奇水清傍無人烟叢篠古木氣象幽
絶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
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
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書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
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
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慨想世事獻吁獨語
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温公
詩話所載者是也 田徵君告字象賢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
夷先生先生以詩 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
得異人詔諸公舉會寄父喪久之東遊過濮正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

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不果。已而得
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負鼎扣
角，頤養築龠，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計，發
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袞實其高第。二
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君赴闕，詣書入門而卒。其後
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崔書馳伯裒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為二卷。又次
其出處，為睽叟別傳云。　邢惇，雍丘人，以學術稱於鄉里，家居不仕。真宗
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
矣，臣復何言。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
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勑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涑水記聞　康定間
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
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渫然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
謂係佐言曰：斯人用之，使作正言司諫，不用之，則巖谷之病叟耳。有文三
十卷行於世。　韓丕少遊學嵩山間，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詩三
十篇，人多傳誦，後為翰林學士。太宗召問當時草澤頗有遺逸否，以萬適
楊朴田諮為對。上悉令召之，而諮詔下乃卒。朴至，召對，自言不願仕進，賜

束帛遣還，與一子出身。適寂後至闕門，拒之不得見，居京城半年，僅至寒
餒。丕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以為廬州慎縣主簿，命下數日卒。朴善歌
詩，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苦思為歌詩。
數年，得百餘篇。而田諮，歷城人，好著述，聚徒數百人，頗有進士舉顯達稱
其師名聞於朝。中宋維翰、許袞皆其弟子。諮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
率迂闊，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而出，則一篇成矣。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放吏部令史，調補長安簿，卒官。放七歲
能屬文，既長，父勗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卒，兄數人皆從賦
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為廬，以講習為業，後生多從之學，問得
其束脩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工為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為陝
西轉運使，表薦之。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其才收用。放詣府
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賀適自泰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詣賀謀其事。
賀曰：君今赴召，不過得一簿尉耳，不如稱疾，俟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
之，即託賀為奏草，稱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歲時存問，
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
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既辭疾，母悉取其筆

硯焚之，與放轉詣窮僻人迹罕至。後母卒，無以葬，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
家。浸若水浸罔上言，以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母，欲以私覲，是掠
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咸平末，張齊賢知京
兆府，表薦召為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品服。宋大事記講義　雍熙二年，召
隱士种放，不至。人言太極圖周濂溪得之种明逸，明逸得之穆伯長，伯長
得之陳希夷。先天之圖，邵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
陳希夷。愚謂希夷隱者，長於數學，而未必長於理學者也。濂溪之圖太極，
康節之圖先天，此皆二公自得之學，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咸平
五年九月，授种放官，先是詔赴闕，命為右司諫、直昭文館，明年後還山，有
譏放循然者，上曰：放為朕言事甚眾，但外庭未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
篇。　祥符五年六月，賜隱士林逋粟帛。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
而隱者也。當天下有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种放、林逋諸
公，其不當隱而隱者也。豈生於野者不願為公卿，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
然當人主求賢下士之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義槩，豈不動人主歆慕之
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以植東都節義之
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續通鑑長編　仁宗慶曆七年，汝州龍興縣孔子

四十六代孫孔旼隱居縣之龍山滍陽城，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
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
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
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歷閏生紫芝數十莖，州以行義聞，上賜粟
帛，又給復其家。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遇羸弱者為
盜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
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易、老、
淨華四書，他書不復讀，為太元圖張壁上，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
以異也。悅生隨抄　東坡至黃州，遊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
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挑錐妙，妄意稱
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挑錐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之，語不答，瞪目而去。
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
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巖下放言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
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
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
鄭，召朴，欲命之官，即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

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
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
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適野
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
地作神仙。魏公函袖以聞。遂得謝。仆充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
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聞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
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
捐嵩少為仕塗捷徑者異也。葉石林避暑錄。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
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
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
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所意所欲往則
從之。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
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
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
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按有黃庭尋有酒。少風波處便為
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澗泉日記。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恭

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當圍城時上書
論事甚衆。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為承務
郎。賜同進士出身。東南記聞。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蘇鶚弁任
茶庾。廵檢忽解官。棄妻子從廬山李麻鞋為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
偏。行道備為己士。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書片紙曰。七十餘年一
夢間。素名入道得安閑。隨緣日月街頭睡。閙市難居却入山。周草窓先生
記。鄞牧心名牧。葉本山。諱友林。字去文。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
山。鄞先生於古文尤精致。不苟作。承其學者吳興李道坦。字坦之。坦之詩
亦工。然傷
於巧云

詩文

文苑英華范頲擬招隱士賦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繽紛嚴嶷兮
下一作不交陰。古木巃嵸兮巍峩。川澤決漭兮雲霧多。悲猨鳴猱
兮嘯儔侶。攀條折芳兮聊延佇。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閑
一作閑草蟲鳴兮凄凄。蕭兮森兮玄硎深。悵儃佪兮沉吟。紛紛一作紛紜
兮菴藹一作嵸嶁窮巖穴兮熊羆。幽林杳冥兮可畏。嶔崟兮嶮巇。岌峩
兮傾欹。飛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翡翠兮儕萬。豆叢兮長枝。緣嶺兮被崖

隨風兮紛披。猛獸兮封狐。眈眈兮視余。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巔巇一作嶷
嶷霏霏兮欵欵。赤豹兮文貍。攀騰兮相追。思慕公子兮心邐迤。寒風勵兮
鳴泉吟。鳥悲鳴兮離其群。公子去兮誰與親。行寂厭迥兮似中人。唐庚閑
府詩 同王褒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
光集潁川。霸陵采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梨床坐欲穿。既稱雌長
嘯。稽康詩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野鳥
繁絃轉。山花焰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 李郢秋寄隱士 五
倪奉留歎禁溺。過長沮黎床。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來不凡。無名科斗
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徑治澀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
抱樹跡。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許渾詩題灞西駱隱士 磻溪連灞水。
商嶺接秦山。清漢不回駕。白雲長一作空掩關。雀喧知鶴靜。鳧戲識一作
鷗閑。却笑南昌尉。悠悠城市間。 李中詩寄廬山庄隱士 煙蘿擁竹關。
物外自求安。逼枕溪聲近。當簷岳色寒。藥苗應自採。琴調對誰彈。待了浮
名後。依君共掛冠。王無功詩廬新平宅賦古題得策杖隱士 策杖尋隱
士。行行路漸賒。石梁橫澗斷。土室映山斜。孝然纔有舍。威輦遂無家。置酒
燒枯葉。披書坐落花。新泉浸水釣。舊結茂陵罝。歲歲長如此。方知輕世華。

宋冠準巴東集和趙瀆監丞贈隱士 不愛簪裾陪盛列。終年深隱養天
機。静聞風雨眠魚艇。閑掃林泉掛道衣。門接水村多野色。鶴當莎徑立殘
暉。高吟幽賞無羈束。始覺超時事事非。 贈隱士 夫子住東野。經年不
到城。愛吟無俗趣。貧静得閑名。荒徑侵山影。虚堂出燕聲。我慙為俗吏。泉
石負幽情。 夫子才名重。貧居志未勞。吟當寒夜苦。閑到白頭高。心地通
禪寂。田園近海濤。不知千載後。誰更續離騷。 張詠詩送別祝隱士 龍鍾
塵滿衣。特特叩柴扉。暫憩經年別。人驚千里歸。山川秋末後。風雪鴈來稀。
莫便長休去。明時待發揮。 蔡九峯詩贈武夷熊聖功隱士 里閈皆華族。
雲山獨草廬。非求龍虎鼎。爰傍聖賢居。石聳千尋直。溪涵萬頃虚。文公精
舍在。風月夜何如。 王東年先生集紹興庚申解官廬陵留別歐陽隱士
梅雨翳江滿。我來初識君。俯仰寒暑移。幾親芝蘭群。芝蘭本何心。悠然蕩
清芬。不妨識度高。胖使静躁分。我從困飄泊。朋從少知聞。投足自失所。造
化本無根。妻兒俾遠寓。豈復辨猶薰。顧惟鄙野性。樂此川原尊。時觀前古
俗。家傳付兒孫。常疑百年餘。下流名尚存。慚非撥煩手。未能解紛紜。虚懷
飽暖戀。有媿民吏勤。無乃桐鄉夫。或可畢後昆。腕身亦由人。孤翥隨騫騰。
豈不伏宿願。誰能困籠樊。他年方外士。相期同策勲。李復潏水集詩隱士

訪庭　人生何多謀常苦飢寒侵衆究觀有坎於世濟無心築室青洞幽
窗窕幽徑深閉門長松下歲無車馬貴古書來高閣兀然遺履舄悠悠不
記年日月徒光陰兒童城市還得酒或自歸隱几望南山閑雲起孤岑
贈吳德秀隱士以來韻　不計無成與有成但能償足百年心喜誓美釀
多栽林廣蓄奇書畫散金三代遺文鍾鼎古五湖秋意畫圖深超然真趣
誰能識目送孤鴻撫素琴陸游劍南續藁寄隱士　孔實寒猶滿巖扉夜
不扃奇書窺鳥跡靈藥得人形浩浩天風積冥冥海氣青儻逢王內史更
為乞黃庭吳仲孚詩贈隱士　晦迹雲巖日久長唐人冠幘道衣裳草堂
夜月琴聲細花塢春風杖屨香飲酒旋尋狐作蓋架書高杏石為床客來
總是詩朋友一笑人間萬事忘潼川志曾叶隱士　深入煙霞谷峯巒是
四鄰夜唯養白石晝不識紅塵尼父許求志伯陽交養神生涯無別物萊
杖與紗巾　贈隱士　一室高山頂多年靜遠關乾坤鏡不老日月與長
閑庭鶴同興寢甾猿伴往還却因詩句累名姓落人間清源阮琦詩懷隱
士　春近曉寒峭携壺訪遠尋江山懷隱士風日淡高林白鹿已無迹清
泉猶見心倚梅誦佳句疑在碧雲深葉水心詩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
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云形不拘尺直須防尋有杠從來鐘鼎

無山林老去豈復少年心若言爵位許彤闕已早騰踏非埋沉李彭詩贈
王元道隱士　憶昨浩翁虎溪別隅來一字不曾收勞君為傳三月信遣
我少寬千斛愁煙艇方遊建業水玉人猶在仲宣樓何時掛席西湖去恭
伏青鞋鸚鵡洲元王沂寄王　顏隱士　南閩分首記當年東郭文星遠
避駐機事祇生鷗閣下徵書不到鹿門邊中園歲取禾三百美酒時傾斗
十千倘憶幽禽能喚客還家留取杖頭錢劉文貞公詩寄空山隱士　一
券雲霄哭陸沉誰能鐘鼎似山林渾金自入青青眼轉石難酬赤赤心彩
筆慚題鸚鵡賦朱絃閑奏鳳凰吟柳鶯啼破南窗夢桃李不言春又深王
惲秋澗集送姬仲實隱士北還　紛紛末術例從諛邂逅淇南論有餘冥
傳自怜多感慨東門何意泥孤虛雨連賓館留三宿天遣幽懷為一抒覺
我胸中開未有九峯新說屠家書九峯一作一為吳府舉詩贈宋隱士
詠芽見說向雲邊採上時鳴別鶴弦情嗜米芝秋梢梢晴軒酌酒月娟娟
閑門坤迎入歸孫坐掃塵清客去絲我政多情念鄉井可能無計戀林泉
丁繼道詩寄劉長卿隱士　梅花伴我吟身閑山中隱者時逢攀人生聚
散別離苦春風吹鶴歸鄉山僧盤谷遊山集隱士　新藥歸來山日斜芒
鞋竹杖綴雲霞靠窗一榻松風外石鼎寒泉自煑茶連百正詩贈隱士

不隱山林隱市塵半生活計此書田可憐世上無楊子誰識雄心在太玄
黃彥清集秋林隱士圖　巖扃半掩白雲深木葉蕭蕭秋滿林便欲操舟
過溪去一窗明月聽彈琴圖朝非空上人集贈陳自新隱士歸新安　十
月飛霜滿洞庭官河水上放船行山連廬阜雲屏疊江入新安雪練明萬
里寅為歸正遠九皋獨鶴夢頻驚人
生不是傷離別白髮何從頭上生

逸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左思為三都賦徵士皇甫謐為之
序陳留衛瓘文為思賦作解略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
物殊類棗之國猶辭義瑰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
籍樂道高尚其志覽斯文而慷慨為之東序晉伍朝少有雅操閑居樂道
不修世事性好學召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
衛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怠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士也晉
書孫惠傳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時穎將征
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
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惠又檀殺穎牙門將梁俊懼罪因改姓
名以遁俟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
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魏書列傳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修并本

姓蓋恭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
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
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
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
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
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今錄眭夸等為逸士傳新安續志張廷字公予
婺源人進朝請郎建炎三年從來弁使金還高廟優詔迎勞廷以病累章
乞歸世居漢之東環宅多竹其歸也上書竹溪逸士賜之一時名士推重
焉廉州府合浦志陳譜字書言邵才甫字卓夫德行為鄉推服以節操自
守不就科舉壽皆百餘歲淳熙十一年恩封迪功郎淳熙壬子郡守沈杞
下車優老待賢作詩延見自守倅以下皆郊迎之唐高僧詩尚顏寄劉逸
士　無愁無累者偶向市朝遊此後乘孤艇依然入亂流高眠歌聖日下
釣坐清秋道不離方寸而能混俗求宋陳郁詩贈東華老真鍾逸士　衣
冠原薄亦端嚴為對賓時解養廉京洛家風今尚在宗王恩禮舊曾沾談
高堅白囊無底詩縱題紅筆退尖自說學仙曾有遇欲歸巖壑理抽添詩
海繪章滕先生贈劉逸士歌　瀟烟霞卧酒家優哉游哉劉子華登樓笑

投鉏蝦蟇看水走却金老鵝一生落托行天涯鬅鬙不管霜葵花李白拜

稱銜傲嗔風吹落孟嘉帽漁村酒熟不待賒江亭花發長先到見說南昌

清景時遶石水旁登石梯雲峯頂觀華表幾教石木兒推倒石賢碑武揮

白雲曲冠掛高松枝數年聞我窮章句醉拖槲㯏來敲戶澆得新詩便言

去千留萬

留留不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二寘

士

庶士

書泰誓曰 越我御事庶士 注 庶士 衆士也 詳誓

多士

詩文王篇 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

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 清廟篇 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 書 昔周之方盛 多士盈朝 時靡有爭 用能俾乂 職官分紀 晉陶侃鎮武昌 羣䝉浩度異等 皆為佐吏 時武昌號為多士 宋蘇東坡集謝制科啓 羽翼盛時 冠冕多士 六一居士文集序 自歐陽子出 天下爭自濯磨 以通今學古為高 以救時行道為賢 以犯顏納諫為忠 長育成就 至嘉祐末號稱多士 張南軒集乞廣取士狀 國家設科以羅多士 雖曰考之以文辭 而真才實能 往往由此而得 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南監司書 國家監兩漢之制而廣之 其所以蒐獵多士 網羅英俊 上柯運使書 建家衆之制 以網羅蒐獵多士 三府光祿主其內 守領刺史主其外 上陸侍郎書 當先生貳春官 衡石多士 其復得奏薄伎 當藻鑒李曾伯可齋集回侯簿尉謝請舉啓 較藝一臺 猥冤伏生之擢 冠名多士 首推侯喜之文 方老眼之增明 辱好辭之委貺 洗與求龜溪集謝薦舉啓 某官提衡九流 推轂多士 不德從大德 毎蹈孟軻之言 先知覺後知 將成伊尹之志 曾彥約昌谷集答李湖口謝薦啓 當新天子訪落之時 詔求多士 若賢令尹鳴琴之化 代有幾人 兼金合璧 後漢蔡伯喈釋誨曰 君臣㒹務 守之以平 濟濟多士 端委縉紳 鴻漸盈階 振鷺充庭 譬鍾山之玉 泗濱之石 纍珪璧不為之盈 採浮磬不為之索 前漢多賢人 唐劉子玄求罷奏記於蕭至忠曰 當今朝號得人 國稱多士 蓬山之下 良直差肩 芸閣之中 英奇接武 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 崇臺非一幹 珍裘非一腋 多士成大業 羣賢濟弘績 注 幹 枚也 臺非一木之枝而就 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 賦偶 商民頼是 莫不咸化 文王周之衆 緜以寧 藹藹兮生此王國 濟濟兮屬于德心 峨峨為左右於辟王 濟濟焉羽儀於邦國 赳赳然顧立於王朝 濟濟焉使媚于天子 隆體貌於思皇之日 盡謙恭於師用之時 大而准牧也能以稱位 小而坊僕也亦皆効職 詩書禮樂而加役 虞琢棠序遂序而與之泳游 自朝來而藹藹咸彙進以彬彬 版築魚鹽皆有遺逸 山林草澤豈無

俊哲。俊乂並集於唐帝，雄豪霧集於齊王。而卿才於楚者何夫之拘指君子於衛者又幾乎哉。朋龜獻策為我經綸，振鷺充庭作予輔翼。多收奴虜不害於技士，清時應對亦務於育人。賦陽舛間四方之門，賢斯咸用。唐有衆科之目，士亦無餘。彼閭郡不為於一人設加詔責，雖上書自衒以千數，亦許言陳。清朝興歎，斯見以寧之效。春阿流詠，宜綦維使之功。若論睦婣，錄不愧族師之掌。如云德行，得無煩黨正之書。晉未可遽伐，于齊由晏子。秦不敢加兵于趙，蓋有相如。獨孔子而尚見遺，從閒日削。一范增而不能用，直謂天亡。漢貲汲黯之直，方淮南心憚。唐任晉公之威，重河北塵清。仲連卻秦於談笑，于木藩魏於偃息。楚王懼毛生之一至，文公憂子玉之猶在。大長小懷，威不施於入貢；遐安遠裔，延遠生於無鄰。川有龍而網罟不施，山有虎而樵蘇遠遁。迪德自華於朝廷，用儒無敵於天下。一人之慶，所以際邦；二夫之哲，乃能興國。宫奇仕虞而晉獻不寐，子玉在楚而文公側席。裴度佐國而河北賊屈膝於唐，汲黯在朝而淮南王寢謀於漢。湯正萬國，以伊尹之播熊政；周清四海，以呂望之歸于本。四方其訓，率自得人；萬邦之廟，亦由樂胥。秦室無人，輕若鴻毛之舉；漢朝隆俊，安猶太山之難。子玉在朝，晉俊為之退；令廉頗守國，秦人不敢窺兵。晉升羊祜，朱能屈于東吳；漢用班超，遂無憂于西域。

羣士 周禮秋官：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知士 呂氏春秋：知士 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枹待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之能也。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為薛君，號曰靜郭君。劑貌辨之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滅；而，汝也。揆吾家，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傔，足也。揆，度。吾家，哉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以館劑貌辨也。且暮然。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為王所善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偕。留無幾何，留於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止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劑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從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涿視，若是者倍反。頤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下仁甚於頤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劃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為太子也。靜郭君泫一作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答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為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辭難之故也。

拂士 孟子告子章：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注：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爪士 詩祈父：予王之爪士。注：爪牙之士也。

鼎士 西漢書鄒陽傳：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鼎士，舉鼎之士也。

虎士 馬明叟實賓錄：魏許褚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偶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皆畏憚之。後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

猛士 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儀鳳三年，召募關內河東及諸州驍勇以為猛士，不簡色役，亦有嘗仕文武官者召入殿庭賜宴，往擊吐蕃。

勁士 荀子儒效篇：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得士 史記闕文 滑稽傳：東

方朔客難、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宋史李稙、泗洲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將輦盜四起、餉道阻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稙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押糧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起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開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道加勞問、稙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元史高智耀傳、帝命循行郡縣、得士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

審士

亢倉子政衕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乃能

察士

韓非子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知士

莊子雜篇徐無鬼、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説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士

春秋左傳昭二十年、弓以招士。

致士

荀子致士篇、明致賢士之義、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横、横至、横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審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以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擧、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謂喪精也、孫卿子云、誕作僞、心勞、致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引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總名、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序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

以教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使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主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論。論讀盧困切。說。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滿。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聚士

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注。而多聚集心腹之士。盡其家貲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任士

莊子外篇秋水。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注。不出乎一域。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用士

孔叢子記義篇。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

欽士

抱朴子外篇。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衆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昭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腳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追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詈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

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聽。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求士

亢倉子。凡為天下之要。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昔賢王屢代明識裁擇所能用也。　國朝王禕華川集。衛君問於田饒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府庫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饒對曰。夫求士之道。誠以本之。禮以行之。爵祿其末也。為之求士也。一饋而七起。周公之求士也。一沐而三握。誠之至。禮之盡。如此有不至者乎。餌之爵祿而誠不主焉。禮不盡焉。譬猶竊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非愚且惑。其曷肯至哉。

親士

墨子親士篇。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才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愛士

呂氏春秋

愛士　五日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
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
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
而埜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兩馬在邊為驂又
云兩驂如舞是也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
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處一年
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
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
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甲鎧也扎之六扎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
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
惠公以歸克勝也獲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子則正以行其
德為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
詩也為賤人作君饒之以盡其力此繆公戰以勝晉人主其胡胡何也可
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
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
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

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欵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
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
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
就也謂就胥渠而形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
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
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
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利
而退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
善經也然以走為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
敵敵充故得生也已負為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
殺敵也皆輕敵既已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得勝
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
矣言非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勵士

吳子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
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
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
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座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
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
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
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
軍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
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
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
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
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
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
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
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天下士

戰國策魯仲連謂辛垣衍曰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
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
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
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士也吾請去不
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江州志宋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歷
仕合州判官有惡諸部使者趙抃者抃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後歎頤
通判虔州抃來守熟察其所為始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譽之終身
不衰宋名臣言行錄范公祖禹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而孤叔祖忠
文公撫育如己子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皆一時聞
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
忠文諸子為諸父行云

開濟士

宋史任希夷字伯起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

志尚士

蒙求後漢毛義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
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徵不至奉
嘆曰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獨行士

北史眭夸傳崔浩為司徒徵夸為中郎不受浩嘆曰眭夸獨行士不應以小職辱之

大雅士

新唐書蘇珦傳珦合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捉韓魯諸王付珦案驗按訊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挺

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

塵外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向秀與嵇康爲物外遊。既被誅。秀爲吏。白京司馬文王問曰。子常自云塵外之士。今安得來乎。答曰。臣爲巢許狂狷。不足慕故也。乃授之驃騎府從事。宋謝靈運嘗著一齒屐。以詣大宰公。曰此塵外之士也。

方外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阮籍雖不拘禮教。然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號一聲。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升。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典禮。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爲兩得。南史謝瀹字景恒。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

虎賁士 蒙求虎賁二字。出尚書周書牧誓篇。注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名言其猛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

同心士 東漢書陳俊傳。俊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降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敢死士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宋史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入寇汴京。攻西水門。以小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詔將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十人。列布于城下。待船至。即以長鉤搭就岸。投石碎之。

輕銳士 西漢書匈奴傳。烏孫爲匈奴侵削。上書求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輯濯士 西漢書劉屈氂傳。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

迹射士 西漢書閻王尊傳。校尉傳剛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南山羣盜。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蹤迹而射取之也。射食亦反。東漢書鄧晨傳。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

伏死士 陸游南唐書元宗光穆鍾皇后傳。后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諭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新顥於府。

汝作士 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性樂士 新唐書張建封傳。建封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好接士 新唐書柳璟傳。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

不禮士 唐語林。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騶所拘。紳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府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薦蜀士 宋史施師點傳。師點除知樞密院事。時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士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率用蜀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議未成。荊帥率用蜀士。 吳德夫自江陵使蜀。於是時虜寇荊襄甚急。朝士莫肯行。侂胄乃以宇文挺臣知江陵府兼權湖北京西宣撫使。蓋宣司在鄂渚。實君江南。而江陵則江北也。挺臣遷延未行。乃改命爲侍讀湖南北京西宣撫使兼權知江陵府。挺臣遂行。初德夫既去。總領官趙少卿善實攝帥事。得旨。俟挺臣交割。乃還

武昌。挺臣既入境。領宣帥二司印。趙卿即以軍餉急。關爲詞。委府事於通判而去。挺臣纔至武昌。趙卿亦上謁。挺臣大怒。謝不見。會李季允起廢爲湖北憲。即檄李允使權府事。且劾趙卿于朝。侂胄主之。第降旨令盡力餉軍。以責後効而已。李允用是亦復官。除帥。俄李允以李章累罷。亟命范仲壬季海自夔州代之。及和議成。李海召歸。旋以事被黜。蓋自邊事將興。即命楊端明守荊渚。輔逐寧人。楊公移峴首。乃用陳子長右司。隆州人。子長道卒。用范東叔給事。仲藝。雙流人。東叔卒。乃用宋伯嘉舍人。之瑞。台州人。伯嘉去。用劉師文侍郎。甲。嘉定人。師文卒。除吳德夫少監。獵。潼州人。德夫使蜀。乃用宇文挺臣。廣都人。挺臣宣威。用李季允。眉州人。季允罷。用范季海。成都人。自宋吳二人外。凡守荊渚者皆選蜀士。休兵後。始置京湖制閫。命趙從善尚書以直學士爲之。既爲蔡行之所數。乃改用李伯和尚書。皆江浙人云。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叶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侍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薰因避僞次之。大安軍學教授李國博興宗秦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總領所主管文字李道傳。遂州州學教授皆不受逆僞

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羅江縣丞鄧性善。擢為縣尉程遇孫。知丹稜縣宋之源。龍游縣令文俱。眉州司户參軍家子欽。全州都統司計議官劉端友。總領所措置糴買劉翊之。興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糧料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普州州縣教授家大酉。昭化縣主簿楊脩年。簡州州縣教授渠擇。隆州司理參軍詹久中。漢州州學教授晁子儀。知綿竹縣錢元儒。眉州司法參軍龐坤載。名山縣尉張攉。監德縣商稅鄧諫從。新知懷安軍袁桂。新知隆州楊鼎年。知萬州改差制置司參議官李莊。知梁山軍改差知雅州程公說。前功州州學教授避偽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以上五人。係乞致仕。張權以上十四人。係見任去官。袁桂以上二人。係不赴任。李莊以上二人。係不候替人。程公說係不到部。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埜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尚多有之。時曦覘以李允持異論。偽帥祿記。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登進蜀士 成都府志朝廷登進蜀士諭蜀編云。自為一隅。緩急易成間阻。祖宗守蜀者必朝廷心腹之臣。而登于朝者。則亦多西蜀之士。然蜀士之論。謂逆曦之變雖無叛兵。而有叛將。雖無叛民。而有叛吏。此必有其故也。蜀之貢士不赴禮部不對廷策皆可得官。蜀之文臣調官不到部。改官不班引。守臣到罷不奏事。甚而使節亦多就除。有終身足迹不至國門。蜀之武臣。居行伍則振拔之權在主帥。為將佐則陞差之權在主帥。甚而就偏裨為管軍。而保舉之恩亦在主帥。其心第知有主帥而已。古所謂示恩意重臨遣使臣下自結主知。以尊君親上為心者。恐不如是恝然也。平時既視為一隅。使之自為一隅。調度自賦斂自供億。自取士。自命官。朝廷若不相關。一旦有變。則何憚而不鼾鼾而自為一家耶。故當時監司郡守量力不及。脫身而歸命君父者多東南之士。薛九齡以敘州小壘能奮然倡義擊賊者。皆曾被臨遣故也。蜀士如陳咸削髮不屈。劉楊李諸人之去官。范劉費諸人之謀舉義。皆朝廷擢用之顯顯者也。三屯將帥非曦部曲則曦姻黨類。不勞順指。獨彭輅以其姻黨而能脫身歸朝。此無它。蓋輅嘗在環衛故也。豈非平素君臣之情親故緩急能盡君臣之義乎。明效亦可略見矣。

朝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諸侯之士 書林事類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化徹有五世。收入不同也。

天下之士 孟子公孫丑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類說周公曰。下屋之士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士。而天下之士亦至。戰國策孟嘗君譏坐請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勝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此臣之所以為君取矣。

四海之士 續後漢書龐統傳。顧邵就統宿。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明日邵與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

江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山林之士 韓詩外傳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山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田里之士 宋陳后山集擬御試武舉策。陛下不自賢聖。託于寡昧。迺見田里之士。

柱石之士 續後漢書蔣濟傳。曹叡立濟為中護軍。時中書監號為專任。濟上疏曰。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東京之士 玉海左雄傳。論順帝備纁束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於是處士拂巾社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黄瓊之政事。正固。王馬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凡二十人

構學延士 宋史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人。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建樓延士 宋史孝義傳。陳昉。江

州德安人。建書樓於别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好賢樂士** 燕語 李和文好賢樂士。以楊文公爲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游。**好施樂士** 資治通鑑 唐昭宗大順二年冬十月。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呼到翻。施式豉反。用人各盡其才。**尊禮儒士** 宋史郭瓊傳 瓊雖起辛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孜孜爲善。蓋武臣之賢者也。**崇儒重士** 溫州府志 帖木列思。字周賢。康里人。以亞中大夫來監于溫。撫治有方。吏莫敢犯。崇儒重士。是歲秋九月。檄四邑文士試于郡庠。聘進士蔡禹孔勝等考試。取何桐生林惟誠等一十五名。學者知勸焉。**以詩取士** 宋朝雜記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槩。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别。擺捭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寂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 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游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

旋糶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詩賦取士** 宋楊誠齋集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貴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名節取士** 宋朱晦庵大全集李公墓誌 且寮臣下有游近習之門者。屏棄絶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而士風振而人材出矣。**趙武舉士** 通鑑外紀 景王四年。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學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文藝之士** 韓流潤泉日記 明禮道者可任重。文藝之士心浮力量淺弱。**武舉之士** 通鑑續編 宋神宗熙寧六年。初置武舉之士。**有道之士** 王明清揮麈餘話 辛巳歲。虜犯淮浙。江表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思廉者。人稱爲有道之士。言事多驗。時李正之大正爲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片紙書云。愼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阜陵改名正儲登極。李正之云。通鑑 漢安帝建光元年。詔舉有道之士。禮記經解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孔穎達曰。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知道之士** 抱朴子內篇序 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得道之士** 類說 得道之士。嘗游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盛德之士** 孟子萬章篇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厚德之士** 張横渠清心傳錄 或問狄仁傑能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而不識婁師德。何也。曰此皆卓然可見之材。婁公厚德之士。未易窺測。雖仁傑亦在其度內。餘人可知矣。彼淺心隘量者。其不可以識君子。而多詐不情之徒。往往欲盜其近似。終不免於敗也。**豪傑之士** 孟子盡心篇 若夫豪傑之

士。雖無文王猶興。羣書足用 前漢賈山至言。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此周之所以興也。呂原明雜記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次不遇堯舜文王。而不盡其材多矣。雖有堯舜之政。堯舜之教。堯舜之化。或能變其心。易其慮。或止能革其面矣。聖人在上。革道已成。乃能使小人革面。非聖人之罪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有淺深也。朱子語略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元胡祗遹紫山集上平章書 忘血氣之私。循理義之正。顧其大而忘其小。憂喜以天下爲心者。是所謂豪傑之士也。宋曾忠恪公集乞樞密論豪傑之士劄子 某伏聞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以身任事者其效著。與人共事者其功大。方今聖主在御。國家多難。兼收天下之才智。共濟天下之變故。猶恐不足。而將相之間情未和協。使在朝之士不得以附。豫赴功之人。莫知所適從。觀望之徒。因資向背。持此道以佐人主。其欲撥亂興衰。不亦難乎。伏望樞密相公每於進對之時。數論豪傑之士。與之同德協心。以抗讐敵。不勝幸甚。**奇傑之士** 江少虞類苑 柳開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素聞來謁。遣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朞

願取為繼室。錢曰。僕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閑之材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父乞上殿面訴柳閑刼取臣女。仁宗問曰。卿識柳閑否。曰不識。上曰。真奇傑之士也。御家可謂得嘉婿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有智之士 隨因紀述。夫有智之士。安貧知足。足則近乎富。即動自靜。靜則近乎道。協用二法。抑亦能事。

有志之士 湘潭志。狄粟字仲莊。為人廉介有守。嘗為穀城令。時西北用兵。訛言欲遣民戍邊。衆懼。聚食于邑者數萬。會秋霖作沴。穀貴翔貴。粟即開常平倉以賑之。有司劾其擅發。聞于朝。上以其有志於民。特原之。暮年政大治。及歐陽文忠公脩作穀城文宣王廟碑。稱之以為有志之士。其廉名特後遷大理丞。尋出知新州。後詣京師。道病卒于宿州。葬于長沙。

志能之士 麈書。足用。漢中興二十八將。以為上應二十八宿。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公正之士 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

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方正之士 西漢書晁錯傳。錯對策曰。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歸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

廉正之士 周審澄懷錄。張子韶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氣洒洒襲人。觀之者已覺心目頓快。況處其間。豈不意愛心賞。

直言之士 宋范文正公集。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士。千古謂之佞。蘇穎濱集。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忠烈之士 資治通鑑。唐元和元年。劉闢將反。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池州府圖志。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熙寧中。西賊圍邇延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敢諾之。卒致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忠義之士 宋史。宋汝為奉國書使金。遇完顏宗弼軍。馳入其壁。持上國書。宗弼盛怒。刼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一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牟子才傳。子才所薦士若李芾。趙昴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為忠義之士。

徇義之士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陝東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此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志義之士 五代歐史和凝傳。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幼聰敏。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凝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腹心之士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禁。乃置腹心之士於公庭廡下。挾刀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及董晉代之。悉罷之。

兼濟之士 唐柳宗元集。兼濟之士。惟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

脩智之士 韓非子孤憤篇。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

質行之士 元王惲秋澗集。行尚書孫公碑。齊家教子。敦爲義方。循尚禮法。又似夫眷眷質行之士。

儒雅之士 宋史長編。左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意矣。

敦樸之士 通鑑。漢順帝陽嘉二年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風流之士 續世說。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牒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舊唐書李大亮傳：大亮族孫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

秉德之士 曾子制言下：昔者禹見耕者五偶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知幾之士 韓滉澗泉日記：蔡謨三年辭司徒，可謂知幾之士矣。雖殷深源亦於罪之苟羡一言。蔡謨獲全晉之諸賢遠矣。

高才之士 樂安語錄：高才之士易得，純德之士難得。

智術之士 韓非子孤憤篇：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

磏勇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

辯智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

立名之士 韓滉澗泉日記：樂毅戰國策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交結者，立名之士也。

特立之士 邵氏聞見錄：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明其家。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薦侍講禁中，以師道自居。後出判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遇赦得歸，不以為喜。長老道楷者，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一日賜方袍，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譖於上，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矣？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於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芙蓉湊。朝廷復命為僧，不從。嗚呼，二人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為儒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獨任之士 唐柳宗元集上李中丞啓：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為愛，故遁以自免。

名世之士 荀子注序：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

平世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端奇之士 元張西巖集祭樂御史先生文：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眞一代端奇之士。迥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

八能之士 書林事類後律志：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則召太史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請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後禮儀志云云。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以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

有能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

幹能之士 北史王世良傳：後論曰：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

異能之士 史記仲尼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通鑑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異能之士。

異常之士 史子朴語：天下有常道不可違也，違常者雖成必敗。秦得異常之士三，以是致強，亦以是致滅。或問三士，曰：始以由余，中以商鞅，末以李斯。

異等之士 通鑑續編宋太宗淳化五年冬十一月，契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

不賓之士 東漢書周黨傳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

不羣之士 抱朴子逸民篇：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

好古之士 張横浦心傳錄：或問好古之士，未嘗不欲行所學，一旦入仕，往往與所學背馳，多不合時宜，豈所學未到邪？抑文章政事兩塗也？先生曰：習俗使情，正理多礙，守道之士難施設耳。其間號為巧宦者，多非純正之士，世俗之論又何足恠。至如見理不到，務為乖僻以取異於人者，則又非眞好古之士也。古人行事又何常遠人情哉，此又不可不察。

自好之士 韓非子顯學篇：今有人於此，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鬭，不可得也。

魁奇智畧之士

容齋續筆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畧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豪傑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襲北海即降海州賊君相帥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才畧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撝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暀勸甫引兵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已師宣州秦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竊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士忠臣也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驟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殆非凡士

文中子中說後述太和末關朗為公府記室妙極占算許穆公知其賢厚禮焉引與共席對談易義終日竟夜各相歎許穆公謂朗曰足下今之奇士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昔嘗為朕言之朕以占算小道恐亂大經故不見穆公曰此人微法玄深殆非凡士詔見帝謂穆公真可謂知人

非今世士

宋朱晦庵大全集劉君墓誌 熹年十四五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將覲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江州志宋劉渙字疑之其先京兆人六世祖度為臨川令葬高安因家焉渙優詞學擢天聖八年第為小官有直氣數以事屈仕勢者不容於時年四十為潁上令以太常博士致仕入廬山聚書教子種蒔自給暇則與山僧野人往還蘇軾過廬山拜渙床下出謂人曰覩其容粹然聽其言藹然視其環堵蕭然飦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凜乎非今世士也自號西澗居士

側席幽士

宋史朱敦儒傳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槖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詔以為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為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

仁恕愛士

北史齊本紀神武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好才愛士

東漢書王龔傳 建光二年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後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虛襟愛士

晉書載記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

曉兵愛士

東漢書王霸傳霸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以宮俊為騎都尉

倒屣迎士

北史宋繇傳繇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和顏接士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接賢馭士

吳子圖國篇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智者伸而待之賢者推而用之勇

者賞以豐之。貪者禮以來之。愚者刑以威之。狠者過而戮之。此撥賢馭士之術也。

禄位馭士 周禮天官太宰。四曰禄位以馭其士。注。禄。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疏曰。士。謂學士。有賢行學業則詔之以爵位禄賞亦是歐之於善也。

旌賞諫士 唐陳拾遺集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版萬代有述。

輕財重士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

輕財敬士 續後漢書甘寧傳。寧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故樂為用。

傾資餽士 晉書烈女傳。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

罄財招士 宋史曹友聞少有大志。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料民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

私財募士 金史完顏伯嘉傳。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

賞格募士 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冬十月乙丑。詔諭河南官吏軍民。以賞格募立功之士。

解驂贖士 晏子內篇雜上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洒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塗。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賣女賞士 新唐書張伾傳。張伾者。本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

牛酒犒士 新唐書時溥傳。溥為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劫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為留後。

出財勞士 新唐書藩鎮劉玄佐傳。玄佐死。監軍侯俊代。帝亦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將還。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綳。墨其衣暴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府財分勞吏士。介以閒。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

陰養死士 史記春申君傳。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太宗即位。有告叔良陰養死士。交通境外。恐謀為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為都督。幷按其事。士及慮其為變。遂縊殺之。

厚養死士 戰國策蘇秦曰。厚養死士。注。敢死之士。

重賞死士 類說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謝將休士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戮將徇士 新唐書郭子儀傳。史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戰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鬭。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

輕車介士 西漢書元后傳。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輕車介士。

求方畧士 儒學警悟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異等中選。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論與宰相張鄧公妻黨連姻。報罷。後因元昊

叛語求方畧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權鄆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法蓋如此也。

千里求士

宋蘇東坡集 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廣求人以顯於世。固多矣。

閱軍募士

通鑑綱目 周世宗顯德元年。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畜。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潛募劒士

舊唐書 庶人祐傳 祐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劒士。

持戟之士

孟子公孫丑下。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注。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江淮弩士

新唐書 王栖曜傳 栖曜爲金吾大將軍。時李希烈陷汴州。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強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請爲猛士

舊唐書 婁師德傳 上元初。婁師德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

壺飡得士

類說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偏。子期怒。走楚。說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後。君顧曰。奚爲者。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君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畋獸得士

金樓子 雜記下 趙簡子出畋。令鄭龍射埜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晉文公伐衛。不僇一人。今君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也。荀子曰。人畋得獸。我畋得士。故緣木愈高者愈懼。人爵愈貴者愈危。可不慎乎。

大畋教士

新唐書 曹王明傳 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皋鎮山南東道。剸隋汝以益軍。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蒐狩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

田獵求士

通鑑外紀 周楚莊王好田獵。大夫諫曰。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榛藂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攫犀搏兕者。吾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射以論士

宋蘇東坡集 南安軍學記 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

瑞人神士

元王惲秋澗集 真人尹公道行碑 師儀觀秀偉。風度凝重。如瑞人神士。不可梯接。然即之。春風和氣。津溢眉宇間。

神化方士

廣州府南海志 清遠縣東三十里有延祚寺。梁武帝末。有二神人化爲遊方士。來寺叩正俊禪師曰。峽山據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槩。師居之乎。俊然之。俄中夜風雨暴作。遲明啓戶。寶像儼設。舊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爲黃鍾之管。與帝左右二臣同隱此山。化爲遊方士者。非二庶子即二臣也。有祠在寺東偏。靈應顯著。山與寺多異跡。

千里一士

數類 呂氏春秋曰。天下雖大。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所以短。亂世所以長也。

不戮一士

五代史 王晏球傳 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歌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懽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畧。

不戰一士

史記 婁敬傳 敬見沛公曰。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

未宿一士

宋曾鞏元豐類藁 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未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

少卿詬士

王明清揮麈錄 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罹坐微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操俚談詬曰。子奮失如此。誠奸人也。因罔辱之。已

而撐出奏名所犯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為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為代端初固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敘睞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事用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避逅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肯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素不喜士 東南記聞劉龍洲過太和令嘉定間客京師有輗到府趙尹師澤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案使王方巖王居安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平生違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曹手也趙忻然即釋其罪

重鳥輕士 晏子新書外篇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深忌殺士 張橫浦心傳錄或問曹操不忍殺禰衡而殺荀文若何也曰自古英雄將以大有為者深忌殺士曹操姦充有餘雖為禰衡慢侮終畏殺士之名而送之他人以嫁

其禍其言狐殺之如一狐鼠耳然此人浪得其名恐天下以為吾不能容此非其真情也至其殺荀文若而卒見譏於世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如衡之輕狂固無足道雖殺之議者必亦無議而操猶畏之至若文若之賢乃其所深忌者則其殺之也出於其本心此又其自欺之姦姑以欺人耳人其可欺哉

二桃殺三士 西溪叢語引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月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李白梁甫吟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

程門二士 宋名臣言行錄尹焞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伊川嘗言晚得二士

淮有三士 荃翁貴耳集章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交游豪放飄蕩不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眞之冠之也寄荊南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醞積柳幾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日見七士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齊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何顏見士 儀真志晉方為諸胡擾亂又陳敏割據江東晉望臣顧榮等僞從其用華譚遺榮書曰一旦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鋭鋒南據堂邑征東鷙卒耀威歷陽飛艣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厥塞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耶於是顧榮等斬敏江東平

都下人士 南史劉繪傳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富貴多士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

擢用羣士 東漢書董卓傳時卓為相國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保有厥士 詩周頌桓篇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注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也

綏多女士 大戴禮夏小正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釐爾女士 詩大雅既醉篇釐爾女士注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

有依其士 詩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注依愛士大也

作率慶士 禮記祭統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注作起也耆猶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

先王置士 鶡冠子道端篇先王之置士也舉賢用能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

戰國說士 識遺叢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歲賓興諸侯貢士士進得仕季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選士俊士造士等目屬王無道周法浸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驪主平王東遷京師之學先壞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高者傀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之無歸者降為

大夫家臣。孔門弟子皆爲之，獨顏閔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吞滅，日尋干戈，士遭離亂，爲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賢，亦千里見梁，且語句踐以遊，孟經曰，平原單資士以重其國，數數千人，士之變詐縱橫者至以口舌重輕人國，列國之王爲之擁篲先驅，側行撇席，特可知矣。至秦此習未改，於是坑焚之禍起焉，其實皆因於士之無師也。

釋不如士 宋楊誠齋集興崇院經藏記 子曰彼於師之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匭之矣。能如士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

不敢齒士 宋陳後山集黃魯直泰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汰乎。

無穢虐士 左傳哀公十五年，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注虐士謂死者無以死者爲穢惡。

未嘗薦士 宋蘇東坡集上曾丞相書 昔者漢高未嘗喜儒，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

壽命之士 韓滉澗泉日記 非有先生論云，養壽命之士，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擇鄉就士 閒見善善錄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游必就士 晏子內篇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

高居大士 能改齋漫錄 黃豫章贈鄭交詩，書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

附青雲士 史記伯夷傳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龍鳳姿士 馬明叟實賓錄 唐李揆字端卿，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十六年，載誅始拜禮部尚書。

錢穀委士 資治通鑑 唐劉晏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拘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

租庸腳士 新唐書王鉷傳 鉷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腳士，大抵貲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

管庫之士 韓滉澗泉日記 文子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名下無虛士 類說 隋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辛文房唐才子傳 初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版甚多，八元亦題有云，初惟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後元微之白樂天至塔下，遍覽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在吟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　清波雜志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實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線，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

任譽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游說之士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筱載甲士 宋史李煜世家 八年春，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

知爲近習所蔽，遂召米令贇於上江，令遣臣筏戴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爲劉遇所破。

車戲賤士 宋張文潛宛丘集 盧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推廣魯鈍，偶似大敦厚長者之形耳。

導引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貴生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碩畫之士 漢揚雄諫單于書 漢高祖困于平城，或七日不食，奇譎之謀，碩畫之士甚衆，卒其所脫者世莫得聞也。

養痾傲士 東漢書高彪傳 彪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毛詩曰，我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

閱衣冠士 隋書裴蘊傳 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

北陰來衆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閣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藴，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藴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藴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天遺朕士 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時，膠東王康后欲媚於上，乃遣宮人樂大入求見，言方。武帝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大，大說。遍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朕臨天下二十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

葆力之士 莊子雜篇，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卷卷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籠絡時士 百川學海韓忠獻遺事，公謂吕申公爲相，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俊收拔，夫終不受其籠絡云。

蚤知之士 史記樂毅傳，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傾覆之士 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注：吏工衛翻改也。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官，王鐸爲都統，濬爲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傾危之士 史記張儀傳，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佽飛射士 西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以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佽，便利也，便利增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決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弋鳧鴈事自使佽飛爲之，非取飛鳥爲名。瓚說失之。佽音次。

張晧推士 西漢蒙求，張晧字叔明，順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謝安論士 晉書褚裒傳，裒字弘茂，小字期生，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亭長斬士 容齋續筆，漢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辭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

梁欲得晉士 五代史歐史後晉李襲吉傳，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廟神周貧士 夷堅志，衡州安仁縣新渡石公廟，素靈。至元庚寅秋，有士人趣旅邸下，及寓宿于石公祠下，遂禱於神云：旅中困乏，冀神指迷。神予之夢曰：湖北有巨商，見在本縣城中，足瘡苦甚，已出五百千求醫，而醫者盡其伎不能效，汝往與醫。士人云：某素不善醫，奈何？神曰：此商嘗乘船在吾廟前，對吾廟屎，吾怒之，令小鬼以針刺其脛故爾。汝以吾殿上香爐灰與擦其瘡，即愈。若如所酬，儘可爲旅費，却望隱吾言，不然，汝所得隨費，而吾之香火亦不隆矣。士人俟天明前往彼處，如其言用之，巨商之瘡隨愈，而士人所得如數。巨商因此與士人爲刎頸交。一日叩其得醫藥之因，士人遂直言其所以，巨商不平，遂於城隍廟拜許水陸齋十筵，以訟石公。至四筵，石公又托夢與士人言：當初憫汝之貧，故以見告而周急，已嘗戒祝毋泄，今又言之，我亦遭禍，而汝所得亦喪。設齋至第五筵，雷轟其廟而焚之，而士人亦病喪焉。

興文杖士 夷堅志，南昌李知縣遷先聖殿於縣南，昇夫子像而不能動，縱人多亦如之。有一士人在側曰：是之謂仲尼。宰怒，正色責之。至夜，士人忽夢被二黃衣使攝至一所，有小殿，廡扁額曰興文。少項，一人坐中曰：汝爲士人，讀先聖之書，豈當戲言侮慢先聖？令左右決杖二十，勒罷爲儒。及覺，如癡，自後不識一字。令世之人好引聖語之言爲戲，亦當以爲戒。

猿請醫士 夷堅志，商州醫者負匱行醫，一日昏黑，爲數人擒去，如飛，醫者大呼求援，鄉人羣聚而不可奪。所擒之人懸崖絕險，醫者捫其身，皆毛，行數里到石

室中。見一老猿卧於石榻之上。侍立數婦人皆有姿色。二婦謂醫曰。將軍腹痛。醫者覺其傷食。遂以消食藥一服與之以服。老猿即能起坐。且爲婦人以一帕與之。令數人送其回歸抵家視之。盡黃白也。次日持貴有人認爲其家之物。欲寘之官。醫者直述其由。盡以其物還之。其事方釋。忽一夕數人又來請其去。見猿有愧色。其婦人又與一帕。且謂得之頗遠。貴之無妨。醫者持歸。遂至大富。

士之高致

西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

士不兼官 慎子威德篇。古者士不兼官。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

士氣不振 宋名臣言行錄張九成在南安。或問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公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衰。

士不可驕 通鑑外紀周公問伯禽於其傳對曰。其爲人寬而好自用以慎。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淺無教之。以魯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尹士 人名 孟子公孫丑。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注尹士。齊人也。

高力士 人名南郡新書柳芳上元中爲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爲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後著唐律。此書不復出。

青士 竹名雲仙雜記樊宗師園記。稱曰蒼官。竹曰青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二寘

智 詩文二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智若禹之行水賦 明智之大。如禹行水。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爲喻。蓋存心之自誠。淵然翔物之揉。斂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靈萬類而生。頴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汶戕於大僞。居惟適正。要美質之自然。舉若下瀉。措妥流於萬事。審利圖害。籌妥計定。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變此。不汨亂以行之。內蘊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俾疏鑿。適地勢以流平。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見於外。不滌源而滌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遠無間。成功亦大。可通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襄貢地中而滂沛。大抵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辯者溺於空虛。其奘明甚。惟人戒欺。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沉機而自知。心常恐其鑒也。勢若排而注諸。奔以是而審通。言聰明並決。光因之而急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徽猷於平土。德一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者。必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也。亦疏導其當。苟能此道。宜効乎陶之旗。一夫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蘇張之辯。勝莊老之道。嗚呼。其雖才者或托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滯川而逆行。亦猶戕柳以爲之棬。並非其質。揠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憲喻玉瑩。者是有辰乎。俾蓄龜者泰聞稗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以不知而爲聃。皆莫若淵其性以行禹。所謂智者樂水。童蒙詩訓。智者心無蔽。臨空一鏡明。事來方順應。物至總能名。漫游集仁智詩 仁者安理於。迂闊世所嗤。智者覺未然。論高爲時疑。仁智廢不用。姦雄始設施。跳踉舉未已。顛躋隨已隨。兩畢胡足恤。柰人家國爲。白氏六帖智 智者詐。爲用人之智。去其詐。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漢書。智者心之府。文子。于神者智之舍。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智不足稱。湯誓。又不決其考。去智不足稱。智光禍自智之智而不詐。狄老。智士無思慮之。史料不集。莊子。智計歸之。誠有謝自以爲太祖舊臣。而孫某深言。慢克清謙。閒門而自累。無私文。棟無不結高門。天下擲智計並歸貴氏也。宮之奇在虞。晉不加兵于吳。在隨是不爲謀。三仁未去。武王還師不伐殷。鄴陽。北游不同其稱。以質勇智。 杜預多智。人號智囊。大智者愚。不可以無涯之智。役有涯之才。莊子。智樣 如機者其神

手。易卦仲知權。公羊。宋人執鄭祭仲。不名賢也。為知權。宋人曰為我出忽
而立突。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可以存易死。古人有權者。祭仲
是反於經。然後有善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
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未可與權。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行中權。發中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嫂溺援之以
手權也。男女不親授受禮也。嫂溺不援豺狼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
乎蓍龜動乎四體。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
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先覺。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知微知章。叔向
母聞男聲。晉叔向母聞伯石生。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非此莫喪羊舌氏。遂不視之。子文欲殺越椒。楚子越椒。子文曰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贈策士會
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有先知
而無後慮。思鱸魚。晉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思見鱸魚。曰大丈夫所
貴適意耳。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敗。時人謂翰有先知之明。軍勝人已。鍾
會鄧艾伐蜀。劉寔字子真。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之。寔而不答。果如
其言。先見皆如此類也。虞不臘矣。晉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虞君不聽。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從其亡
矣。屈瑕伐羅。楚屈瑕伐羅。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果敗。穆叔見趙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偷苟且也。先識後艱。智者見於未萌。求知太早。周見謀以思艱。辯
事方遑。其在逆而獲寵。許負之識條侯。牛生白犢。孔父知其吉祥。位践
來輪。趙母知其必敗。敏則有功。黎氏敏德。不忘敏。叔向曰遂氏有後於楚
宜哉。子蕩來君命。不忘敏。加之以敏。季孫宿于東。傳。僕成而加之以敏。左
傳。告諸往而知來者。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於行。回也非助我者
於吾言無所不說。聞言即解。無所疑。發增益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
而觀之。無所請益。聞一知十。回也。聞一知二。賜也。聞敏。張敏以公主子開
敏。敏給。有語。雞肋。楊脩字德祖。為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之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
得。棄之可惜也。公歸計決矣。承意觀色。淳于髡以承意觀色為務。再見梁
惠王。終無言。惠王問之。曰前見王。王志在逐獲。後見王。王志在音。王曰誠聖
人也。識亡書。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唯張安世識之。寫得後購得本相
校。一無遺脫。市肆閱書。後漢王充字仲任。博學不為章句。家貧無書。游洛

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記賓人姓名。後漢賈傳說孫
仕郡戶曹。嘗藏人執。太守尹弗使於郡中校賓人物。抵名字畢。太守問曰
說六百人。姓名無差誤。張璘。博物強記。熟錄四海內。若指掌也。讀諸到吏
使淮陽王。祖榮淵第五子。七歲日誦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召之。時有本百
餘人。人奏刺。書鄉里姓名。亦之一徧。復使誦之。不錯一人。應奉讀書五行
俱下。為郡決曹吏。行郡錄囚數千人。太守問之。奉口說姓名罪狀輕重無
遺脫一人。博物君子。晉侯謂子產為博物君子。博物多識。王粲為仲宣識
竹簡。晉束皙傳。時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字。校書以不能
北漢文事師陵中某文也。驗之果然。讀碑覆棋。王仲宣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背而誦之。不失一字。又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蓋之。更以他
局為之。相較不失一路。識部曲妻子。吳朱桓字休穆。為前將軍。能識與人
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藝文類聚智　周書曰。智與衆
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書曰。愚
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　孫卿子曰
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　戰國策曰。令六國相從。適足以強秦。天下
為秦相害。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淮南子曰。表聖人之
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秤錘出鄭而智。　又曰。太公望
蒸曾子牧羊。猶為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人可學。知在天
無可奚。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孰知堯舜之非
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
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
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鄭書足用名者　顓帝疏通以智。家語五
帝德篇。黃帝先弈。黃帝有令名之聽。先有衛生之聞。弈有總章之博。大戴
于無天下之智。　文中問易。文王。王之文王之修業。修之曰。中涵尚其
賁山傳。成王弗逮。格建民康。注。成王行其德。而不能為智。通以安人。紀使
致光自責。　書大傳。齊威公。齊威公見管仲之足以托。乃定天下之大智之
前仲尼。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伸相傳言。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慮
同上。高祖任刀。智者之俊也。魏志。高貴鄉公紀。漢祖發迹徊秦。谷其智調
鞭驅天下。帝王世紀。夏少康漢高祖。曰頤問少康平傳。仁者之美。智高祖
任刀。智者之使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魏志。高貴鄉公紀。文帝。諸善上
書。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以智術故也。　前本傳。武帝。曹仲

行封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本傳 命陛下智周而貫大。稽
帝。知者貴其思。仁者明其施。鄭弘傳 廣覽兼聽。盡天下之智。同上。唐太
宗。勿恃我智而拒諫於己。唐狄仁傑傳 大賢處儒宗。陛下天錫勇智。賢忠
期剖平。陸贄奏議 名臣 太史公曰。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知有
過人者。史蘇秦傳 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
也。襄十三年 張良。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楊渊寒 周
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門而自斃。此皆合軍制勝。不戰而卻敵。
是知兵大將以智為本。唐蘇綽傳 吾丘壽王。上以皇帝時待王書子丘
狀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前本傳 東方朔。自以智能海內無
雙。漢東方朔不容親 韓安國。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
前本傳 伏湛。杜詩薦湛。智略謀慮。朝之淵藪。後本傳 李泌。賦方圓動靜。
圓者用智。唐本傳 其自全近智。上皆智慮致明。目修去。君子知則
明通而類。不苟。知而好謙必賢。仲尼。故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安則慮
危。同上。智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儒效。知有所合之謂智。正名。知
者明於事。達於數。大略。智者之知固多矣。王制。大智在所不慮。天論。並荀
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揚修者。智也者。知也。夫智周不周並不棄則不替虧

矣。問道。古之人曰。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子三十篇。智者藏其存物
之所為乎。文中子天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問易。諸文
齋。史者謂越王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用智如目見毫毛而
不見其睫也。史越世家。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越世家。李兄曰。智者備
禍於未形。同上。仲連為書謂燕將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魯仲連傳。智者
因機以發。後皇甫嵩傳。處事有疑非智。唐尉遲敬德傳。智權宜也。韓侯
大將臨戎。以智為本。蘇綽傳。文集 智者避危於未形。司馬相如諫獵
書。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阮元瑜與曹公書。傳記 智者處物。周播書謂
智丈之與也。國語。建事能知。同上。大智。諸子 小知不及大知。莊逍
遙。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列子黃帝篇。大智在所不慮。荀天論。文集 小
智自私。賤彼貴我。道貴祛賤。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養生。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王道。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以智養恬。
智與恬交相養。繕性。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刻意。心徹為智。齊物。至智不謀。
庚桑楚篇。一事能變曰智。管心術。智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
也。白心。疑滯者。智之蟊也。忿懺者。仁之螣也。文中子。魏相。白圭云。智不足
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

告也。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前貨殖傳。智慧出有大偽。老十八章。人不患
不智。患其為詐。前景帝紀詔云。秦焚書坑儒。自任私智。前地理志。公孫洪
汲黯。毀洪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汲黯傳。權題。知無容物。光見
不容。周物明燭。養恬賦擢賦偶。術足馭下。心光見人。光庸惻隱。拼
明是非。見其私於一真。未鑿之天。察此理於萬境俱融之地。静本天
性。動明物我。欽而立才。行己之常。散則接物。循人之事。孫存一念。本
自惻隱。酬酢萬變。公吾是非。賦偶。日吾一真。端由孔子之不昏。以是相傳。
執謂周公之未喜。記纂淵海子 魚鱉黿鼉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鷹鳶
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荀子法行篇。王人貪迷。柳蛇能
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弗斷也。淮南子。集 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
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
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遂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為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
唐文粹。裴炎猩猩銘。王見貪迷。宋朝 老狐足姦計。安居穴垣墉。窮冬聽
冰度。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引也中。將死猶跳踉。歐公集。虎終機械得。烏
亦彈丸隨。臨川集。經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禮記
學記。子 孔子欲以顏狀取人也。於滅明改之矣。欲以言辭取人也。於宰

我改之矣。欲以容貌取人也。於子張改之矣。家語。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孟子告子下。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威公
小白霸心生於莒。荀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
柱而知持後矣。淮南子繆稱訓。先有形而後有影。堯遣洪水而貴陰。湯
大旱而重水。傅子。兼金合璧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可謂
成人。賈誼書。人主者莫不欲強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要此
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至是矣。故智而不仁不可。
仁而不智不可。既智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君道。智不
能推。仁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非相。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
人。淮微真訓。詔其見王者之志乎。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
下乎。文中子問易。廣仁益智。莫善於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
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同上。智者藏其存物之所為乎。仁
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天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王
道。事對 作法。史高君傳。耿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深識。前叔傳。高祖起
然遠覽。淵然深識。精一道。前解嘲。才蓋其數則異。類不可兩也。故智者擇

一而一焉。注：凡事類皆不可兩，故智者精於一，進而精一焉，故其始不能敝也。觀危思變。後漢書：智者觀危思變。觀始知終。進士尉名月贊。上元弘長觀始知終。脩身以用。前賦篇。注：君子用智以得者，不勞而成功。文商君傳：甘龍曰：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規福於未萌。進：相如撤蜀文：智者規福於未萌。反題 狂夫之樂。史趙世家：狂夫之樂，知者哀焉。焉往而不窮。列子說符篇：狀隱於時，患事無方，屬乎智。智巧不足，使若儔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易貨易宗。稽淵籌篇：或問呂不韋其智安在？以人易貨，曰：非謂不韋智者耶？以國易宗。賦偶 明燭無外，然況未萌。 動欲皆譬，然非易想。 事至能慮，物來莫遁。 至由於隅也，乃能卒光春足於照也，自皆具矣。 爭賴之小，未見固萬索求之後，亦衰夫時。 玉界函子之如鑒，暴陋鈍莊之不底。 是非當辯也，何自炳若。間開異尚也，將安取斯。 播其制物，則卓爾獨出；規其紫事，則藐然甚高。 察深防於未見，腳無惑於狐疑。 絕彼自私之小，卓然先見之明。 以其知人也，知由是以尤庸；以其察物也，察由著而至顯。 固無投棲之慮，已達閒閒之地。 崇雁深戒於罷恩，孟子博言於照鑒。 虎彼未形思未自鑒。 喻以玉者，惟取於溫純；譬以燭者，但明其昧昧。 深識素有。

淵探賦賞。 德之大兮落天地，識之深兮前書惡。 可則可，否則否，但與心會；是則是，非則非，不為物累。 豈殊矢蛛之人，自異括囊之子。 搏呈為囊，揚燁明燭。 智者明予也，事至善應；智者周物也，物來能明。 但一心而不惑，應萬變以如神。 公理投應，重封禮之策；毛遂脫穎，決定縱之議。 情弗我蔽，我先物況。 明大議而不再其計，決疑謀而同狀乃心。 以浮于質乎哉，文稱矢蛛；以敎遠明乎幾，賦美紛雲。 應於多變，端日達人；蔽於一隅，所謂曲士。 有如楯果者，識倫於楚；有如擬土者，見罪於楚。 觿自宣尼，動尤見於不惑；大如虞舜，治亦本於何為。 境謀楊子，用深責於未洗；鑒戒孟軻，行益明於尤事。 小顏淵之語道，止達於形；嘉光武之況義，當先於物。 且殊首鼠之莫前，變能以慮；見有羝羊之後悔，志至於深。 但患少才，佳彼筆之博物；易知須事，笑李旼之無聞。 用以味講何積年詢之南，未能知道；宜堙深武之惡。 錫君成濟，彰信兆寬仁之先大如虞舜，執中存精一之惟。又仁知 事對 有益。家語：顏回、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知，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愛度。上：顏回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知，君子也。明達。後光武紀：仁知明達。三者。前公孫弘：仁知勇此三者，百

世不易之道也。莫貴莫急。淮南主術：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知。仁以為質，知以行之。不傷生，不害義。淮南人間：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不可為也。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賦偶 由彼見己，知於致知。 用之格物，豈賢者之獨有；見於愛親，雖孩提而亦知。 仁民愛物，何必聖人；明是辨非，豈惟上智。 燭理不惑，愛人以慈。 以去智為智者，莊生之智；以不仁為仁者，老子之仁。 塵垢為事，而自己無見；芻狗百姓，而天獸不親。 大夫謀墨，淵然患懣。 得於內也，宜閑閑之謂；發於外也，非擾擾之為。 仁育乎羣生，知周乎萬物。 仁而不知，則心自困於類愚；知而不仁，則害有甚於穿窬。 言其為本，則以動以靜；示其所用，則或壽或樂。 學不厭，教不倦，贊其慮明其施。 考馬遷之書，是見兩全於堯帝；觀陳生之問，尚疑未盡於周公。 只之太祖，稱其雄略；漢之光武，兼乎明達。賦偶 孔氏擇緣，推作常行之論；孫弘上疏，發為自治之辭。 考彼中庸之論，知所脩身；驗諸漢史之言，亦云通德。

書林事類

智

知者剏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冬官。智文之輿也。注：智所以載行文德，為成物。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並孟。智似陽子。伯宗朝以告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

謂我智似陽子。注：陽子，處父也。國語。以道正己。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子。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務生謝病以免楚狴鄒陽。北游不用兵機。智者決之斷。史：決者智之君。 知者順以成德。 智者識識。並後漢。探端。舉不察本，探端知緒。後漢。建事。能知因三。應物。智者應物。國語。用智不恃力。用智而不恃力。智者不重困。後六。智者不復恃。六十一。力智不力仁。管仲荀十九。趨時如響起。選二十。審輕重於衡石。後。飾詩書以驚愚。選二十。不飾表以括囊。七。智者以有餘為疑，朴者以不足取信。後八。有生不能參其智。選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四十九。安寬平而危險隘。智欲其利遠害。荀十八。其自全近智。新唐李泌贊。仁智 孔子不蔽仁智。荀子解蔽曰：孔子仁智但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云云。鮑叔寧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用，福祿與周公齊。並荀子。李靖智勝仁。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並文中問易。太平丹穴。以齊州乙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爾

雅徵諫託財郤成子爲晉聘於魯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
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
歡今侯過而弗辭郤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使樂而不樂告我憂
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
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
異之分祿而食其子及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其郤成子之謂乎呂氏春秋脩身者知之府愛施者仁之端見仁義
門愚智　作狂作聖善惡混　上品下品並見中人門逆順智者順以
成德愚者逆以取害後郤傳順時逆理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復
未浮知不知知者知之愚者不知管仲得道失道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
則智者不足淮南愚智相
懸蔡智者詐愚大智若愚

智州

太平寰宇記治英羅縣在宜州西一百三十五里領縣五英
羅管二鄉無廂郭富力西五十二里三鄉智本東三十里二鄉
蘭江西三里無鄉村廂郭平
林東南十三里無鄉村廂郭

智氏

千家姓徵音　河東氏族晉姬姓即荀氏荀首別食智邑又爲
智氏至荀瑤爲趙魏所滅故智氏亦謂荀氏望出河東天水陳
留氏族言行錄左傳云晉御荀林父之孫荀罃別食智邑又爲智氏姓氏
急就篇智氏晉荀氏有分族爲智氏其後罃盈躒瑤羅泌路史高辛氏紀
孫息食知
爲智氏

智罃

春秋荀林父孫智罃食采智邑智范韓魏趙中
行晉六卿罃字子羽生盈字伯夙又稱荀盈

智伯

通鑑外紀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
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
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
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
文爲輔氏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
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
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
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

無乃不可乎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
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康子使使者
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
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
叛意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
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
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以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浸者三版
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
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
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
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
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
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

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
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
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
智氏之族唯輔果在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
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
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
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
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
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
不至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
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
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
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
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
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通鑑答問　智趙立

後。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惟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于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由季氏。叔孫豹之卒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爲侍伍秩之服未除。即以銅科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爲。而無恤爲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絶。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爲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爲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爲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尚論古人而不切己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於吾身心莫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使

須充拓。惡念一萌。使須翦除。凡爲孝悌忠信。爲禮義廉恥。爲剛毅木訥。爲寬大樂易。爲喻義之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爲邪說詖行。爲貪婪忿類。爲巧言令色。爲操切刻薄。爲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福禍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趙智審好惡。方爲有益。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愎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奮爪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禍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綿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遂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爲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代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僭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唐之臣。有獻是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漲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救民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爲不仁者之戒。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智開

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

智嗣

元和姓纂。漢零陵太守。望出河東天水陳留。

智受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荊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載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明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漳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二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纂其墓之石以銘。敘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

縣治租賦有調度貉作茶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吏爲之名以自别於士識者閔焉未
孰知有用之材常趍所急以致用試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
固何可抑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筭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
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
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傅經說吏民誦焉數被省閱大獄累年不决
者至公皆情見無隱吏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
决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江持憲
臬者尤不建同幕顧爲動公曰禾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
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闢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輙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
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
有所何問吏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
數年津人素服其威信守津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津大郡
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
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往門入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晝時刻

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
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
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
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
請緣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芥近似可指會屬
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贓免罪者尉死不肯服
乃云公嘗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
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倅及治贛益
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准而
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决因
昰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慨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
爲户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
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撓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
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猶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
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
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患於需樸樕平輪優游無虞披耕薪槱朝服

于于名駟大車爾卑我變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頫
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
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
有成蹟刻石載文以慰以蔚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二寘

緻　洪武正韻知勢切密也許慎說文緻从糸致聲直利切徐鍇通釋直例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緻俗縺通緻正韓道昭五音類聚馳二切縺補紩衣也孫氏字說以緻根為致楊桓六書統知母緻統紩緻紩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潛溥義知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密也故从糸或轉用致或方音通俗記必工致為上考工記輪人注帙均致鄭司農注地官曰膏物膏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韻會定正字切澄計澄澄經緻

篆書 緻 見杜从古集 緻 篆古文韻海 緻 徐鉉篆韻 隸書 緻 六書統

制度精緻　書林廣記宋神宗留意於軍器設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庶史

致　洪武正韻知勢切極也送至也使之至也𨒫也从至从夊夊音綏俗作致大學致知許慎說文致送詣也从夊从至陟利切徐鍇通釋春秋左傳叔孫如宋致女又齊使來致邸皆送致之也會意陟利反爾雅畛底致也郭璞注皆見詩傳邢昺疏釋曰周頌武篇云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司馬光類篇株衛切積累也漢書致令辭為郭毛晃禮部韻略亦作底戴侗六書故推之底至也致日致月致命致女致身皆此義也引其義則約而至之亦曰致易曰致寇至工致其巧則器物堅精因謂之致俗作緻韓道昭五音集韻盡也五音類聚𦤶𦤺二音致楊桓六書統知母𦤺從至从文老人力及不能達所往而令人送之也扶老人於所至也𦤺从至从不人不能達所往送之也古文𤷔或从豢豢引也引於所向也古文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三蒼云到也又與也又禮記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注疏云圖書於板委曲言之而致之又前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言其文密整齊又後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謂人無罪文飾於法中周伯琦六書正譌推詣也从至从夊夊楚危切行遲曳夊夊會意俗作致緻並非字濬溥義知義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送詣也从夊而致為意借極也記致中和又息致風致韻會定正知計切推致也字切知計知真種致

篆 致 致 並天台經幢 致 絳碧落文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致 徐鉉篆韻 致 致 致

並六隸書 致 帝堯碑 致 孟郁碑 致 三公山碑 致 東海廟碑 致 老子碑 致 郙閣碑 致 西狹頌並洪遵漢隸分韻

致 倘光廟碑 致 靈臺碑 致 華嶽碑 致 李翕碑 致 樊安碑 致 費鳳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致 程邈 致 鍾繇

致 虞世南 致 顏真卿 致 柳公權 致 蔡襄 行書 致 王羲之 致 智永 致 黃庭堅

致 米芾 致 趙子昂 草書 致 王導 致 並王羲之 致 王獻之 致 智永

致 宋芾 致 致 並張錦漢 致 鮮于樞 致 趙子昂

敬致　書堯典敬致日永星火傳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拜

文致　西漢書董仲舒傳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酷吏傳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惜詳本傳

傳致　王尊傳致奏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休致　言行龜鑑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完壯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乎踰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名公典刑叢錄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倦遊錄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神道碑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渾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杜公衍不殖資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

宅平隱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皁綈絁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稱高士名耶。五朝言行錄言行龜鑑范蜀公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疏三上不行。即請致仕。蘇軾曰。賀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歛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名公典刑叢錄范公景仁既退居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舜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俾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

院。建大厦曰耆英堂。令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謹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題于牓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胡公宿。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有司以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至今行之。 時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

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待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畫乞休致表。冒惟慳之舊恩。久尸厚祿。追崦嵫之暮景。輒布悃誠。中謝。臣聞以道事君者必謹廉隅。故昧於始終之節。以禮使臣者不專寵利。務在其進退之宜。豈有位首三孤。齒踰七十。無復毫分之事。任坐糜滿溢之官榮。已嘗屢請於甫及之年。其忍自欺於大耋之日。伏況臣起由耕隴。嘗備鼎司。壯而欲行之。尚勳勞之茂著。老矣無能也。雖靡隕以何施。唯力丐於跧藏。可少安於涯分。伏望皇帝陛下。乾坤覆育。父母哀憐。察臣實悰殊過於聖時。念臣懼得貪饕於天下。亟須俞旨。俯徇私誠。歸印組於尚方。上旌旄於少府。克全體骨以

晃桑榆。鐘鳴漏盡夜行。僅守田生之戒。功成名遂身退。敢希老氏之言。第二表。羸老不支。猶上挂冠之請。眷憐未替。亟須出綍之音。禮當有陳。義弗敢止。中謝。伏念臣初無才術。偶幸遭逢。寵靈每愧於叨踰。俛仰遂侵於遲暮。年著金華之籍。七十有三。功登汗簡之書。萬分無一。惟堅故里休閑之志。或助清朝廉遜之風。若復貪戀恩榮。遷延歲月。或怵迫於杜門省愆之後。或蒼惶於易簀垂絕之時。雖陳進退之辭。不得已也。若取止足之義豈其然乎。仰惟廉鑒之昭然。忍使老臣之出此。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聽俯察危誠。念潛藩勸講之僚。與初政殲諂之列。凋零無幾。疲薾偶存。發於獨斷之明。畀以歸榮之命。庶令晚末。獲荷成全。錫曠地以廣蝸廬。已冀併懷之賜。垂安車而光梓里。更祈坱圠之仁。 再乞休致表。奏函上達。祈亟就於休閑。詔札下頒。猶未孚於懇款。輒伸再瀆。仰冀曲從。中謝。竊以國張廉恥之維。士明進退之義。出為委質。下有其身。歸曰乞骸。始致其事。苟昧夜行之鐘漏。曷全晚景之桑榆。伏念臣性識不明。材能無取。偶逢休運。躐寘華塗。當軸秉鈞。有類積薪而居上。建旄易鎮。初無偃草以論功。儀已視於公槐。班更聯於孤棘。向也知難而去國。茲焉被命以造朝。暨疊冒於寵光。復屢陪於閑燕。消塵未報。筋力先衰。悵來日之無多。苦沈痾之不赦。願

辭厚祿以遺餘災伏望皇帝陛下垂鑒由衷推仁從欲許上還於印組俾退伏於田廬敢希前輩之高蹤允崇清節實賴大君之隆施少駐頹齡

乞休致不允謝表桑榆景迫當自列以引年天地恩隆乞未容於謝事疊頒詔旨曲示眷私揣躬莫遂於循牆拜命實驚於惟谷中謝伏念臣起身孤遠遺世盛明識不足以察治亂之機才不足以應事物之變徒因末學誤簡聖知無文武之全才兼將相之重任爵高祿厚莫施橫草之功祿過災生遂得負薪之疾儻復不知於止足必將自速於顛隮訏因七十之年不避再三之瀆蓋期合禮實非矯情豈伊父母之懷尚軫蓋帷之念俾仍廪稍以養衰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日博臨仁天廣覆練群臣而覆名實治協孝宣濟大業而鑒推綱道侔光武特加記錄悉許歸休蓋將存老馬以問途莫肯縱冥鴻之舉翮恩施若此報稱謂何臣敢不仰體至懷務全晚節絲綸言出未蒙反汗於今朝丘壑志堅尚冀乞骸於異日

劉後村集庚申乞休致申省狀某閩嶠鄙生早由父任奔走州縣五十餘年歲在丙午由太府少卿賜對誤膺天獎賜第入館又使之執經為誥辛亥之入遂長蓬山嬀坳薰靡纂史勸講極儒臣清切之選然某其以鉛槧受知於明主終緣枘鑿不合於時賢三黜逐山十年掃軌追念頃綴班列兩求休致時方六十有五目今犬馬之齒七十加四鐘漏之期逼甚崦嵫之景幾何欲望公朝興憐遺老揆會辛亥二疏特賜敕奏舍某生前致仕庶幾保全晚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某死且不朽

李曾伯可齋集乞休致奏狀臣不避天威輒布忱悃上干聖聽臣一介疏庸絕微識略再蒙簡拔繆玷蕃宣既兼領於賦輿且復任於鄰援恩深寄重才薄報輕雖揆時度力倍費支吾而鞠躬盡瘁敢計私便竊緣臣自幼而侍先臣丙寅之難及仕而從諸閫幕府之遊垂五十年偏歷邊役近十餘載游領帥權血氣以病而耗齒髮以老而凋智慮以憂而衰筋力以勞而竭自知無能於世用奚益惟有早退則吏議可逃頃由受任於江淮固已休請於田里矧今忝竊愈更滿盈城襄已三載而粗可為後人相繼之規來荆跨五年而已過於連政在任之日此而不去幸豈可常兼臣爰自前春迄于去夏屢嘗抗疏乞致為臣屬上訓之諭留復許時而玩愒貪榮弗止招咎必然比閫治幾有延燎之虞而私家且貽畜病之撓賤軀亦疾踰月未瘳茲驚懼而靡寧殆退避之無所臣又竊思守淮堧之日歲丙午以前臣珙牧荆臣介鎮蜀今二臣皆已淪謝顧一息豈能久存儻非力祈閔憐俾義命之早安將恐上誤委令徒身名之俱喪用殫瀝切仰瀆聖明伏望睿慈曲垂淵鑒憐臣出入

艱難之久察臣前後祈退之真宣諭大臣亟諜新帥容臣以本官休致早得善去凡餘年之未盡皆大造之曲全

再乞休致奏狀臣比具奏陳乞合休致四月初三日恭準三月十九日詔書不允者臣祗誦訓辭感深涕隕竊惟三邊料境在臣于正合報國一介丐休此君父所未矜許然念義所當為者固不敢徇己力有所弗逮者又不敢隱情重惟衰朽之孤蹤早歷艱難之多故周旋兩閫跋涉十年所至公上必收其利權未嘗封內不有於狄難率奮空而葺廢勉扞侮以支危賴國威靈不至墳敗然臣精力則已殫窮若方之古人是詎能為役歟然何恃寧不自知茲顧為首丘之孤庶免類求野之馬抗疏蓋屢陳於兩夏辭嚴且又過於一春而況罔功叨榮積慮成疾事會無極天幸豈常物理忌盈人情浸玩亟去則可新上流之規畫儻留必將誤兩道之委令抑有過憂不容縷述用忘微於瀆睿聽伏望聖慈俯鑒真悃逮圖時毖受任之計曲遂微臣知止之私俾乞餘骸少休晚節實戴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造

三乞休致奏狀臣游承君命深惕愚衷退惟共二之罔功豈敢再三之有瀆第念本無智畧誤任蕃宣歲月于邁血氣浸衰事會方來精力已竭一春多病連月未瘳當羽檄倥偬之在前而藥裹扶持之奚暇賴國威之震耀底封境之肅清蒙恩勉留睿眷若此畢力報效臣職當然但以叢數責於己而益負荷弗勝閱五年於今而愈運掉不去兵以風寒之多備財非天雨以莫支儻若縷陳秪類棼紊雖虜茲水生而始去諜言將冰合而復來雖三入三敗亦幸而成而一勝一負何常之有將預圖於保固正宜示於作新臣伎倆淺而恐已為此虜所窺事力單而亦且為將士所玩頑然弗退決是可憂幸值目前當撤戍之時妥是閫外非養痾之地用殫寸悃疊冒尺威伏望聖慈俯憐危悃察其累歲丐休之真切早為上流圖任之選掄保全餘生俾倖善去仰戴天涵地育九殞莫酬

四乞休致奏狀厶微邊吏自揆罔功憑恃上恩所祈善去瀆至再三而未許講已滿百而奚逃固知多事之時殆非乞身之日然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力有所不能則當告情有所或隱則不忠臣本無它長僅知一樸出閫入從志滿於盈十數年前已願納祿四載于此累疏具陳乃出由衷非是文具今則齒髮衰頹之益甚骨肉零落以自憐百憂熏心一身是病雖動作常人之無異而纏綿厥證之愈深即事會之正殷何精力之可應亟勉弗去顛踣必然不足計犬馬之軀所當防虎狼之敵蓋兵家無常勝之理降患兼浸迫之憂有備則可以不慮無具則何以能禦天幸難恃日力無多此而弗圖患且將及有不容不歷數以

告者京湖頃年未復襄郢逺而江北大屯惟在江陵虜入約我已知朝廷以人為重有請必從無貰或吝今二三年間備禦廣責任重無歲虜不入而事多牴牾人有玩心舊比不可以舉援新制動有於牽礙將帥間有望望去者多此一也京湖生券錢米自孟珙總認始年科米三萬石繼而歲減十萬逓年以來添供均隨光郢等戍所科乃亦止是計約寶祐元年歲支至四十餘萬石除所科之外皆用鑿空倚辦將何以繼此一也而況今歲所科前項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之內朝廷又令以屯田存粟折支八萬石前比之所無此既不可支作軍食糴錢糴米則又不及況制司又有供給軍將物斛歲亦約用措辦二十餘萬小有不登果何所措此一也又如襄陽經理以來科撥生券錢米今歲本司添貼應接亦既罄竭連年來命移屯軍人老小抵自今歲已共移六千二百七十六戶優支起發般費錢米共該十八界會二十三萬餘貫米五萬五千石朝廷止科十八界會一十萬貫且準行下令接移屯萬人是亦無力可及此一也茲四者皆制司之事不可為者乃若上流茶稅往年藉以通融貼助歲收甚夥自臣到任歸之國用今江州分司歲收未暇計先來鄂岳置專官所收未暇計只以鄂岳兩場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餘萬而計之何翅

幾千萬是皆向來總所有也今無是矣此一也廣西經畧司權行截撥運司度司窠名錢充安邊軍券食前政任內屢狀申請科還雖未回降為數猶未多今計臣任內自淳祐十年至寶祐元年終已共截撥銅錢二十一萬三千五百餘貫控告科還前後已三十餘次迄未有區處此一也又如朝廷和糴司存每年常是陪貼為數浩瀚自前政已然近淳祐十一年分和糴已隔三載近因申請科還蜀糴銀兩都漕奮筆出給糴債則痛減銀價又支過增又支過本司銀兩不與理還顧令樁管二百五十一萬令何所從出此一也茲三者又總計之事不可為者至於某應建司向來幾類虛名今實欲備援嘗考舊事己亥督府調重兵援蜀非專藉荆旅自後六七年間歲調援入夔不滿三千人秋去春還未至越忠萬以上今蜀事非前比當此盛夏本司見調三千人在蜀又武定二千不預焉向去秋高深恐事出倉卒朝廷責令違援則本司自有邊面虜或東西俱急其何以應此一也又某應建司素無財賦逓年分上下半年科十七界會一百萬支遣無兵事則可去歲調發支犒所科幾不足以給所用最是支過援蜀備峽人兵生券米以三萬餘石計錢以十八界會十二萬貫計是皆通融制總兩司那借應副近屢科請未蒙體恤此去歲已支者猶所不問今歲萬

一有所調用此項生券錢米從何而辦此一也是二者又某司之事不可為者凡是數端皆關係大節如細俱不敢及載念臣才具既不足以經理言語又不足以感救一日恐誤朝廷則敗國事此荆楚重任又不容不更張而措置者臣聞昔人有憂及時事而謂曰吾曹貪名位所致臣嘗服其言不識當去其敢自恕必待狼狽大壞而言公朝雖欲保全之晚矣用敢瀝血忱以告膚聽伏望聖慈察其憂國之志恕其觸天之罪檢照臣連年累請特令守本官致仕別選髦雋亟濟艱難則臣死日生年戴恩罔極

乞休致奏狀臣不避天威輙有陳奏臣聞諸葛亮有曰凡事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自古人臣事君知盡瘁於大義之所當為而不敢必成功於天不敢務求全於己亮之經營王業耕戰渭上為久駐計豈計其身之不能久哉而食少事多卒墮賊料臣誦而至此每切惜之是雖至愚不肖無能為役而服習其言竊願企慕伏自綴名仕版踰三十年東西奔命奔走崎嶇險阻一不敢辭避茲蒙陛下拔拭再用待罪未及輙犯度德量力之戒以荆州一城之備自郢而襄樊諸城經理之幾若昔人所謂士維拜其一征西崇其四者重以連滄之後佃漁收薄鹺茗利去公家激勸征調百費繁興一毫不可損焉黽勉支吾兩載亦有天幸不至乏絕然黔

驢之技則竭矣捐軀以報國臣素心陳力不能豈臣敢請實緣憂思薰炙疾疢侵陵厥證外強而中乾大懼前跋而後疐臣去家整三載雖中間婦稺凋零身染炎瘴未嘗敢萌私計近揣心力弗逮政擬丐閑候聞人言傳謂臣死贋朋形之訪問都邑至於駭聞不知此聲何自而得臣所任者上流之重况其與勍敵為隣滲慮咎識先形幻身難保臨期誤事上貽顧憂載念臣素揆不才久願知止昨歲在己亥辭除淮西總領歲在壬寅辭兼淮西制使皆嘗具有公牘已致為臣皎然此心不在今日所幸目前春哨既退秋防尚賒正當新三軍之精采重兩道之事權用悉愚衷千凟淵聽伏望聖慈俯察負功宣諭輔臣改畀閫寄尊令臣以本官休致俾之退安微分厭勝浮言不勝公私之幸

再乞休致奏狀臣祇承明詔銜荷洪恩靖惟被命以護師誼合鞠躬而盡瘁實緣經營新復備多力寡而荆之事任愈難於昔酬酢多事才綿責重而臣之精力不逮於前以不逮之精力當愈艱之事任大則誤國小必殞軀或者見於未形正亦言之非過臣前年苦瘴去歲病劇固有憂其難瘳然自保於無他尚可以支不敢有請今則闕尺診而色證俱病方寸動而夢寐靡寧雖他人視之起處無異平日而中心惴惴若痛痒秖可自知不亟呼天必至墜地用敢不避再三之瀆瀆

布恩罔上觸天威。伏望睿慈。憐其衰朽。鑒此悃愊。許令謝事以歸田。別選
當才而分閫。豈特微臣之幸。實國事之幸。　乞休致奏狀。臣自去夏丐休
未遂。比者具奏。先乞兼總餉。伏準省劄。奉聖旨依降詔不允。不得更有
陳請。臣祗服聖恩。感激悉悃。誼當勉竭駑力。圖報鴻私。竊緣臣自幼而歷
險。及老而易衰。一紀索班。三仕閫寄。寵踰而量溢。績寡而罪浮。以一身則
憂慮成疾。寢食弗安。以一家則骨肉凋零。宗族淪落。每自傷於薄命。寧久
係於幻軀。此在微臣。尚是私計。適若膺疆場之責。未能寬宵旰之憂。蓋亞
酋蕃。新酋方張。雖南北氣運之將回。猶東西聲勢之未弭。揆勢而論。腹背
俱所當防。苟情不孚。首尾何以相應。況事力莫求其可繼。而物議多異乎
所聞。有能知微之哉。得不先事而懼。臣數有微幸。天實佑其衷。一或踈虞。
人待以恐。顧身何恤。誤國是憂。若非新建帥之謀。無以作三軍之氣。言之
至此。豈惟臣之餉權當免。而制權亦當更兼。臣願祈休致。不在今日乎時
自知賦才不類。恩狀惟有乎退為宜。用敢不避天威。再控前請。伏望聖慈。
憐臣懇切出於衷察。臣樸實非是避事。為國遠慮。及時改圖。宣諭大臣。檢
舉臣去夏所請。許令休致。授并寬閑。實拜隆天厚地保全之賜。　再乞休
致奏狀。臣乃者再具奏申。乞許休致。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
十二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一介遠臣。屢瀆穹聰
自知凌犯之罪。宜在誅斥之科。曲加海涵。未忍沙汰。顧念猥當於隆安。豈
敢自棄於明時。實緣臣共二閫餉以來。閱三暑寒于此。精慮已耗。事力已
殫。分劃已盡。伎倆已竭。近得痞脹之疾。未有醫療之方。荏苒而少瘥。怔忪
而多忘。察脈觀證。靡惶身計之恤。揆時度勢。實為職守之憂。與勍敵方相
應酬。如病軀其能撐拄。貪榮無已。固謂之安。挺災愈深。殆不自濟。夫此春
事休而弗去。陽然暴氣隨而莫支。再用祈衰。終冀得請。伏望回乾坤之大
造。圖疆場之新功。改畀當材。俾釋重負。俯從休致。退保餘齡。不勝感天荷
聖之至。　三乞休致并薦代狀。臣自去夏五月以來。三乞休致。兩丐免餉
未蒙俞允。近者四月二十八日。又嘗再具奏申。乞從休致。伏念臣么微遠
吏。前後累瀆天朝。只當跼蹐以俟斧鉞。未應再有陳請。竊緣荊閫與蜀相
連。利害相關。情狀不可扞格。臣自去冬。屢禀廟堂。乞遴差蜀閫相孚之人
來鎮荊襄。以通脈絡。從臣善替而去。今者逮睹邸報。余晦直華文閣。知鄂
州。兼湖北運判。朱申直煥章閣。湖北提刑。是二人者。昔皆與蜀閫同仕淮
堧。屢當煩使。見謂時才。如申則中外皆知。蜀閫久薦為代。晦嘗歷尹卿。貲
望已高。今蒙朝廷起家。持節當路。推不屬目。在臣知有協恭。第臣疎直無

能。切竊已過。杜心凋落。病體支離。前此抗章納祿。又恐朝廷擬代未定。倏
聞晦申之除。其才皆可當一面。者非特可使帥蜀。亦可帥荊。擇其一。俾代
臣去。必能辦王事。孚公論。俾日日中必熯。操刀必割。在朝廷不於此時早
為易帥之謀。他時倉卒始議更張。臣身不足恤。深恐上誤軍國。噬臍無及
謹不及雷霆之威。用再伸犬馬之悃。伏望聖慈。奮乾剛之斷。早賜處分。檢
舉臣近奏。特令守本官致仕。速與命代。朝廷若以臣不合辭職避罪。但得
上流閫寄得人。仰寬顧憂。臣雖獲譴。其甘如薺。　貼黃。　臣三年守荊。恭
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三城。幸望就緒。連年征築並舉。調兵攻擣。仰賴國威。
帥出必克。賊入輒敗。日前封守無虞。在臣本無規避。臣今來再疏之上。猶
恐朝廷以臣襄樊首尾。未欲更易。臣竊照往歲帥淮。甲辰復壽春。乙巳脩
泗洲。丙午罷歸。亦只是經理兩年。至今按堵。規模既定。豈用輸取輸守。必
待輸死耶。臣今雖告去。一日必葺見為措置。移屯催辦糧運。決不敢遺後
人之憂。實緣疾勢事勢至此。不容不去。伏乞早賜處分施行。併乞睿照。
又手奏。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滴危悰。上干睿聽。臣孤遠微蹤。踈陋寡識。自
淮歸里。已分與草木俱腐。獨賴聖明保護扶拭。使令己酉蒙恩入嶺。庚戌
改令來荊。去家五年。雖罹災患。報國一念。誓殫驅馳。僥倖憑藉皇威。保固
封守。中間實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之三城。粗皆就緒。輕兵出塞攻擣。前後
十有餘捷。虜五大入。輒為我師勦退。凡此天幸。是皆宗社之靈。將士之力。
豈臣無能之人所克致哉。今者士會方殷。消埃未效。詎敢自為明時棄物
所以瀝上乞身之請者。蓋緣臣積憂成疾。投老易衰。智慮已窮。力量當退。
近陳奏疏。已控悃忱。其有精微未盡。未容不密為君父告。蜀之情分。襄之
事勢。是也。所謂蜀之情分則既在隣閫。利害動皆相關。遇有邊隙緩急。其
可弗應。竊窺近事。殊切隱憂。凡所移文。務立畦畛。刻聞睿意之俯屬。豈不
形跡之愈疑。臣固謂朝廷須當擇所相孚。使之來荊共濟。無事則脈絡貫
通。有警則聲援聯接。不然彼此不相為謀。或至走入于腹之志則必以扞
格誤事矣。所謂襄之事勢。則昔未修築。猶可委之荊榛。今既經畫則當保
其壁壘。有功弗賞。誰復向前。無力乏供。何以善後。每聞廟論之所及。動以
耗費而為言。臣竊謂朝廷易若早謀易帥。使之往襄相度。當守則力加扶
植。當捨則別作規模。不然。中外不相協力。或至虜乘吾閒之虞。則必以猶
豫敗事矣。即此二說。有一焉而不可。況兼之乎。在臣去則皆可新圖回之
略。留則深恐貽倉卒之憂。此其控陳。不容但已。前雖屢申籲天之積。猶恐
未有疑代之人。今得當才。適稱斯選。臣已具奏公外。伏望陛下。俯鑒愚衷

特賜神斷早新上流之任曲全餘息之歸實則公家匪徇私計惟聖慈亟
裁處之罪犯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四乞休致申省狀
某近再奏申乞令守本官致仕六月一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某疊瀆宸威自應訢斥淬塵淵聽
恐重懲尤固不敢再有干犯竊緣蕃宣重寄非材莫勝玩愒罔功其役已
竭維此六月比及三年物理既盈人事當止孤蹤衰病證狀益深累疏控
陳悃愊具見載念平時稍自知分不特今日而始丐休實恐疲軟上貽誤
國之憂非欲退閑自爲全身之計矧閩隣閫之報實與年事之同人命脫
薄朝露其危獻情窺硯秋風不遠不及此從容而使去恐出於倉卒而莫
克用布由衷仰冀從欲伏望鈞慈更賜敷奏檢照自去年五月以來節次
奏牘特與曲從休致端拜生成引領化鈞跼蹐俟命李曾伯可齋集劄閫
中朝省乞休致公劄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
月十四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仰承君命俯揆臣衷
顧惟蹤跡之孤材略之短識慮之闇疾疢之侵事力之乏不易支持掄之
及此聞可駭聽自當知止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日力之坐玩
綢繆未雨翁忽已秋儻其委斯責而去之將誚遺其艱於來者是知身計

非爲國謀謹當盡力遠郵之驅馳聽命廟堂之進退惟是某此心已動其
跡愈危終顧謝事以歸實非飾情之語伏望鈞慈特賜敷奏疇咨文武之
望預爲藩閫之儲俟某纔畢秋防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賜史浩鄮
峯真隱漫錄乞休致劄子臣生本寒鄉仕逢休運三年依棲鶴禁由太上
收召之恩一旦遭際龍飛出陛下生成之賜叨塵次輔甫閱九旬以資淺
而望輕致身勤而事左既不合於輿議旋有激於臺評逮蒙保全免蹈罪
戾從閒半紀追省前非豈期軫記於孤蹤丕使制臨於全蜀力辭親疾改
畀藩符睿意愈隆寵靈疊至肅齋壇而授鉞視揆路以同儀胃于天地父
母之私茂有塵露毫毛之報頃既闕之假守偶疾眩之切身祇沐宸綸俾
尸祠祿雖負薪之疾今幸其去二三而過隙之年實已登於七十屬當吾
老敢用乞身伏望陛下鑒此輸誠許其謝事雖旋印綬儻獲上還香火林
泉敢忘祝頌　乞休致第二劄子蕪詞雖達睿旨未俞輒再瀆於宸嚴冀
少回於淵聽伏念臣登蹤末學誤玷隆知慮無一得之愚歲有九遷之寵
仕宦得兼將相疾病獲返鄉閭父母恩深乾坤施厚而臣報未殫於犬馬
景已迫於桑榆氣血俱衰精神弗逮有心戀德無力服勞既康衰之徒縻
旋面類而有靦乃遵禮法上冒聰明既未賜於矜從復恭承於褒諭捫心

至感揣分難安重念臣昔在康強尚無足取今茲衰茶又何能爲唯退縮
以引年可省循而補過固不敢以掛冠爲樂而辭秩爲高也伏望陛下察
此忱誠知非矯僞賜之哀憫許以歸休誓將遲暮之遠追仰荅成全之大
造　乞休致第三劄子荐蒙優詔之丁寧未遂休官之懇款撫躬銜戴拜
命凌兢臣聞虧盈益謙天道示戒知止不殆老氏垂規臣雖至愚心明此
理蓋臣祿以無功受固出貪饕爵以無德高亦爲僥濫老不知止天則虧
盈是以禍伏于中病攻其內若或終無悔悟必將自速顛隮故哀鳴扉陛
於再三而懇許有祈於萬一仰惟陛下包荒大度矜矜至仁以善降祥合
天心之化育無私造命鑒物理之永除赦臣業業之愆憫臣拳拳之義特
回聖斷俯遂危衷豈唯獲拜於哭殊抑使少延於視息此恩此德成始成
終生永效於傾葵汝猶期於結草王東牟先生集聞劉行簡給事休致作
詩寄之郡下一卷書云自郡藏來剝啄驚晝眠柴門手自開上有驪珠光
照耀分塵埃讀之未盡行喜頌生寒灰黃門白首郎上疏稱乞骸帝曰大
布衣錫汝陛文階天孫錦綵祛論撰須儒魁榮名不汝遺汝往時欲哉夕
即拜帝命雲泥何紛濩恩許歸舊廬徑卧南山齋此翁山澤仙不賦章綬
材誤因文彩露遂落天網恢一游三十年所得非不諧文名動青瑣筆力

幽黃能左省豈不榮珠庭重排佪粟父一掉頭百挽終不回吾意天地間
清風有根栽人心感拔拂達者分條枝二疎楊巨源同上百尺臺劉翁傅
其風耆舒次賓孰況復祖子孫此道同坏胎前劉脫功名養氣如嬰孩至
今一翦詩諷詠及陪僕翁今亦何有曠達忘悲哀清風既不死餅大無恥
壘歲晚春物動吳山發寒梅顧翁強賦之爲花吐瓊瑰林頭拂易傳林下
鳴新醅它時三徑達爲翁剪蒿萊宋晦菴集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大以
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首　閬千首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
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漢祚
中天那可料又年太歲又涒湯昆反灘建隆庚申距今乙未二百四十年
矣當記年十歲先君慨然顧謂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
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
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爲之盡然感涕云趙蕃淳熙藁賀向伯元通
判休致語鄭林再世企疎堂不但私榮國有光畢娶了知家法在耐官爰
自祖風長眼明圖史猶年少手種檜松今老蒼父客同時亦同盛成都卜
宅匪它揚項寺丞劉後村集休致　休致後欣榮念薄利名中伏禍機深
簡御反佳能全璧疎傅歸鏡有賜金福過安知銜鐵機朝回猶嘆貫香衾

山中孫鶴休猜怪。方表先生鐵石心。洪私監徐常丞有詩賀余休致次
韻四首。遂笏何須待拖紳。世間無價是元身。為渠父詠常存漢。累大玄
經生美新。朝露鏡他季子。鄉里有我典刑人。由來老幹禁霜雪。不問東
皇探借春。玉座分明念老臣。孤忠何路更前陳。無枯樹賦如開府。有病
梁篇似煞隣。掛鉢不愁饕餮鍾。蔬盤何用膾紛繪。儘教巷靜門羅爵。絕勝
山空冢卧麟。既衰戒得久書紳。所得毫毛所失身。跡傳畫圖傳不朽。胡
公糞土謗如新。古詢黃髮非無意。今業蒼生尚有人。吾老而休君未可。時
來偏與物為春。好語虛枯極主臣。未應公幹勝徐陳。爭三十里敢言智。
有萬萬錢難買隣。殘場可留終斷簡。瘦筇扶出拜新綸。德星若肯過田舍。
只膾溪鮮代脯麟。諸公載酒賀余休致。水村晨卿有詩。次韻二首。聖
世烏巢可俯窺。己身豈必避危機。半車徑駕丈傑出。麟筆曾嘉季友歸。迂
叟相邀入真率。垂崖安肯慕輕肥。山林深密雲天遠。存駒心寧不可磯。
明眉陳編懶更窺。博通似恐洩天機。大愚若要騎麟下。小黠猶能化鶴歸。
覓句瘦肩兩山聳。絕粮乾燕上池肥。平生慕用徐先輩。異世溪邊共一磯。
別無穴隙可鑽窺。常恐冥行蹈禍機。恰則賜環煩內引。俄然叟復已西
歸。都忘紫禁煙花繞。絕喜青山蓑蕨肥。應被水村翁冷笑。爭墩未了又爭
磯。覺海難將淺見窺。打包徑去契禪機。何曾胡蝶暫成夢。除却杜鵑誰
勸歸。江上風濤猶洶湧。盤中泉土頗甘肥。但當吃情勤耕野。不必然犀往
照磯。將書深遠絕難窺。止足書中向上機。但看杖扶 侍入。不如扇賜
曲江歸。年饑方慮溝中瘠。肝食欲令天下肥。念此令人生內熱。溪邊頻有
滌煩磯。先崖鴻飛士草堂用 時事渾如坐井窺。逢人不敢問違機。違營未
寄寒衣去。故里何心畫錦歸。笑斐鑠翁爲點墜。愛玄真子鱖魚肥。綠陰多
處宜垂釣。莫管欹花落滿磯。 戶外荒園久不窺。桔槔已息漢陰機。與鷄
窠老略相似。微鹿門翁誰與歸。訓儉家饒又伏臘。力農田不問磽肥。由來
位重多憂責。未必沙堤可勝磯。 指法金針不許窺。笑他貧女織寒機。譪
仙曲奏調羹賜之。間詩成奪錦歸。論定會跡銀信名。春濃漫拓玉環肥。梅
妃月太真為肥婢。溪邊浥鷺偷相語。只怕先生又下磯。張平崖有夫腳下
漁磯之句。陸海潘江莫測窺。手揮巧斵執神機。昔如曹野鮮初獲。今似
遼天鶴獨歸。外物何殊竿木戲。內丹不待藥苗肥。只愁外戶蒲輪至。去坐
狨鞴勿坐磯。 高屋從來有鬼窺。鐵門關枉費心機。逃堯欲去未忍去。捨
曾不歸何處歸。款段馬饒如狗大。堂廚羊不似塚肥。賜金未可都揮散。要
買荒山樸斷磯。曹勛松隱集有乞休致未遂得二詩呈之奇鄉友。 曉歲

歸心豈易收。掛冠已去復淹留。未方更倩多奇節。司馬相如故倦遊。林上
詩書供一笑。山中松桂入清愁。兒童怪我經春病。此意逡能捨得不。 祿
祿雖能早致老。中年來海與西秦。只宜桐栢山中老。不是麒麟閣上人。故
病未休新病起。黑頭應笑白頭新。天公早賜還山詔。懷抱紛紛倦俗塵。
休致後効樂天體。 從來定性豈其天。遇物常隨處處緣。未病遽為辭職
去。欲歸亟引掛冠年。有寒須放尋梅步。更窘常留買藥錢。恩許天台遂幽
築。清風一棹送歸船。 高九萬澗谷小藁賀楊東山休致。 莫言納祿尋常
事。試讀唐人夢得賦。騎驢徑上東山樹。九州四海風蕭蕭。大瓢貯雲杓斟
月。却跨陰崖聽冰拆。松蘿影薄寒花妍。白浥飛來亦欣然。江湖續集陳允
平賀伯父大資休致。 不戀清時白玉墀。使將身世寄滄浪。三朝元老黃
扉閣。四海閑人綠野堂。楚楚青蘭秋帶雨。蕭蕭寒菊晚宜霜。擬成耒甫耆
英社。樣樂壺天日月長。呂浄德先生集和陳長倩休致二首。 惜君有高
才。舒卷莫非道。趨時忽倦遊。謝事不待老。私謀惟恐晚。公論歎其早。平生
真所得。憂恨未嘗抱。白日由此閒。紅塵澈然少。鼓棹勿遲遲。湘川秋色好。
進取雖榮時。退藏亦在道。懷與志不會。須惜流年老。不知笑君拙。知者羨
君早。知與不知間。要在慍于抱。得無釣石重。失乃錙銖少。明鏡洗無心。向
誰論醜好。劉後村集和誠齋休致韻。念奴嬌。此翁雙手。頓開處且把香籌
龍神。西掖北門辭不要。肯要南柯太守。小小亭臺。些些竹木。何必雲和柳。
地行仙裏。合推儂做班首。 取次著絕文書。續歸田錄。誰挈先生肘。莫遣朝
衣梅膜了。留祝南山之壽。蒼妓上廳。老僧封院。得似樗庵叟。虛名身後。生
前且一杯酒。 夢中忘却已閑退。課草猶藏懷袖。文不會鋪張粉飾。武又
安能戰守。尤似葫蘆。縣於壁挂。衰颯於蒲柳。沒安頓處。不如歸老丘首。歲
晚筋力都非。任空花眩眼。枯楊生肘。容舉前修三數箇。待與劉君為壽。或
號愁郎楊朴。或稱鈍漢王川。或自呼聾叟。次山一篇。齊物請時燕以卮酒。
戲衫抛了。下棚去誰笑郭郎長袖。小小草庵無寶貝。何必神訶鬼守。黃
妳尋燈。青奴拂榻。莫要他挑抄。退之二妾。客來問字。此翁高卧搖首。彷彿
曾子當年。商歌滿屋。衣不完肘。時曾子捉衿而肘見。混沌若教休鑿竅。巧
曆安知其壽。文叔故人。仲華幾箇。輸與羊裘叟。浮生如寄。切身之物惟酒。
楊誠齋集上章乞休致。戲作念奴嬌詞以自賀。 老夫歸去有三徑足可
長拖衫袖。一道官銜清徹骨。別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我
花柳。登山臨水。作者佐詩二首兩首。休說白日昇天。莫誇金印斗大懸雙
肘。且說廬陵新歲事。三箇閑人眉壽。拺罷官身。歸來押録。致政誠齋叟。只

愁醉醱醅江門外私酒。拜仕**帝王高致。**朱文公封事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龜蒙高致。**辛文房唐才子傳陸龜蒙幼而聰悟。有高致。家藏書萬卷。無聲色之娛。舉進士不中。從張摶遊湖蘇又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論。**張喬高致。**辛文房唐才子傳張喬有高致。十年不窺園以苦學。詩句清雅。迥少其倫。當時南東才子。如許宗業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雅人深致。**晉書烈女傳。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世說新語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玄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吉。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山林清致。**太平廣記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融使過一日。多蓄古器。

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猨。名生。公嘗以之隨逐。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疏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一庶人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方得。**頗有野致。**北史茹皓傳。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令問標致。**續澄懷錄天國山人張令問幼有巢許之節。放意林泉。長於詩。行與杜光庭詩云。試問朝中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聲白晝眠。其標致如此。**夷險一致。**羣書足用。御輔相寰。祖述于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出唐劉禹錫裴相公授官第一表。忠孝兩全。夷險一致。紀綱列郡。節制戎師。勳揚休聲。靜著茂實。出白居易文。除陳執恭僕。念昔帝師。為國元勳。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出宋朱文公祭劉樞密文。中外洊更。夷險一致。西掖絲綸。妙皇猷之潤色。

東儲羽翼。惟正道之清明。宋王與鈞文。賀池州郭給事。**事理一致。**百川學海。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得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兵農一致。**袁起巖東塘集賀施元樞啓。竊以制威于周。合兵農而一致。世接於漢。判文武為二途。**終始一致。**袁絜齋集堂樓記。忠臣事君。終始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為念。無日不以豐登為期。**德無二致。**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南運使書。故古之人德無二致。而行無一途。或適門而不入。或單歌以自廣。**風騷極致。**師友法言。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寓居同谷七歌之類。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功名立致。**張南軒集答竹通判啓。義形辭色。識辯安危。惟阻險之備嘗。宜功名之立致。詳見啓**太平可致。**遼史太宗紀。大同元年夏四月。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上報曰。初以兵二十萬降杜仲威張彥澤下鎮州。及入汴。視其官屬具員者省之。當其才者任之。司屬雖存。官吏廢墮。猶雛飛之儀。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於此。所在盜賊屯結。土功不息。餽餉非

時。民不堪命。河東尚未歸命。西路酋帥亦相黨附。夙夜以思。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撫綏百姓。三者而已。今所歸順戶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熱。水土難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鎮州為中京。以備巡幸。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槩如此。**恩由上致。**韓昌黎集謝許受韓弘物狀。恩由上致。利則臣歸。**迫迮捆致。**經子法語毛詩集于苞栩。注苞稹也。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正義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根相迫迮梱致。亦謂叢生。**愔愔雅致。**顏氏家訓琴瑟愔愔雅致。有風味哉。**陶甄妙致。**歐陽詹集春盤賦。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為春。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覺皇宗致。**雪竇祖英集三寶讚序云。不沾不待。但遐仰覺皇宗致。**盛名不可力致。**類說陳虔兩萊科名。皆非正榜。嘗曰。吾必使子孫居之。其子九思舉進士亦以老榜。君子曰。大器不可以力致。盛名不可以力致。**像以誠致。**梁高僧傳晉慧遠傳云。陶侃鎮廣南海中得阿育王

所鑄佛像。送寒溪寺。佩移潯陽。以像有靈。遣使迎接。及上船。船遂覆沒。荊楚間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慧遠寺成。祈心奉請。像乃飄然自至。

萬彙不同致。歐陽詹集弔漢武帝文。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

六驥不致。荀子脩身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注。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飢鷹可以鼠兔致。尚意璧翰論。巢貪則害身。韋。飢鷹可以鼠兔致。

詩文。致齋古今鞋論致字義。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為世以致字為學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為語佐。似是訓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為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摸棱手耳。致自為甚。致爽自得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為語助。則大段乖剌矣。玉堂記事致字說。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

往指為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禮。于齊敖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贊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致。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母復反。陳旅安雅堂集致亭記。曹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曰亭曰致亭。蓋取曾論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弗獲。乃言曰。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甚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教人也。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求往行以迪其軌轍。身吾車也。載之不可不弘。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以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以不敬。夫如是。則庶乎重與遠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登歲屏棄俗事。聚書峄山之幽。晝誦而夜思。蓋欲約羣籍之浩然者而會通之。亦良勤矣。學成貢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景曰

先生為學。猶農夫之治穡事也。今其穫矣。吾不可不致力於學乎。致道聞之曰。吾之為學。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儻然日有孳孳。不敢半塗而自畫也。是故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處居峄山。實漢韋賢讀書之所也。因為誦韋氏之詩曰。誰為華高。企其齋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為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苑。其文又並著云。江湖後集宋謙父四時佳致。面勢東湖勝。翛然宅一區。靜惟仁者樂。善廼舜之徒歟。勁刷詩筆。春融熙易未。小牕梅竹瘦。不識世榮枯。

置

洪武正韻。知勢切。貢而立也。詩。置我鞉鼓。又驛也。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書有使宣。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又設也。安也。赦也。建也。措也。棄也。又音治。許慎說文。罒赦也。从网直。陟吏切。徐鍇通釋。直與罷同意。非聲亦會意。置之則去之也。竹記反。顧野王玉篇。竹利切。又安置。豬吏切。顏元孫干祿字。置寘。上通下正。丁度集韻。古作罝寘。文直吏切。樹也。周禮。凡試廢事置而掄之。戴侗六書故。按置之用於經傳者。一曰廢置。建也。周禮曰置以馭其行。廢以馭其罪。傳曰。建置豐氏。孟子曰。置君而後去之。二曰錯

置。舍也。與寘通。易曰。寘于叢棘。詩云。寘彼周行。傳曰。鑄並飧。置璧焉。又曰。置虞命僦。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值。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置。正作置。置新藏作寘。在高僧傳上帙中。韓道昭五音類聚。置。陟記切。古文置字。楊桓六書統。知母。圖。原聲。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赦也。直者不當罪而网之。知其直則置而不問。故从网直為置。與罷同意。因借安設也。詩。置我鞉鼓。俗音植。不出。又驛館也。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傳舍也。韻會定正字切知計知真穩置。

篆書 置 天台經幢 置 置 並雲臺碑 置 崔希裕纂古 置 置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置

徐鉉隸篆韻書 置 衡方碑見洪适隸韻 置 吳仲山碑 置 孫根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置 顏真卿 置 置 並蔡襄

草書 置 章草 置 置 並張錦溪 置 鮮于樞

五置。羅泌路史黃帝紀。黃帝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市。市有館。以侯朝聘之需。

先置。漢制叢錄。天子凡所行幸出入。有司先置供具於前。故揚雄校獵賦云。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謂此。燕王旦等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太官先置。蓋以備

擬之罪語之。**驛置** 漢書李陵傳。有使宜用驛置以聞。**郵置** 西漢博聞郭太傅注云。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步遞曰郵。馬遞曰置。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廄置** 史記田儋傳。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注。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傳置** 文紀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君命。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廣雅云。置驛也。師古曰。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疾置** 西漢博聞江充發兵入丞相府。是時上遊暑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疾謂所置驛也。**善置** 史記曹參世家。取碭狐父祈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祈。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縣有祈亭。劉氏音遠。又如字。善置置名。漢為驛置。**十里一置** 東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注。置驛也。海錄碎事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之害。無數於時。唐羌字伯游。為臨

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倒置** 莊子繕性篇。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吾憂而已矣。今寄去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物者。謂之倒置之民。韓元吉登對錄元吉對曰。祖宗朝選人上殿。多與改合入官。今乃於薦未改官者。陛下卻自擇退。則愚恐倒置矣。獻言者實不思也。設若上殿後皆放以則。一年之間。不知幾資。豈足為異恐哉。**拄置** 西漢書西域傳。宣帝時。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為拄置。注。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於拄為誤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拄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樹置** 世說新語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逖卑謝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天置** 海錄碎事沙鉢略上表。隋文帝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標置** 南史王融傳。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晉史揮塵劉惔字真長。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安置** 資治通鑑隋紀。開皇九年。帝以陳叔寶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之。近事會元後唐末帝清泰元年十月。罪興州刺史馮暉。坐乾渠。為蜀人來侵。奔歸鳳翔配同州衙前安置。自此始也。元一統志呂大防。宋元祐為相。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可謂賢明矣。紹聖初。宰相章惇。誣以罪責。居安州。大防之兄大忠。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入奏事。哲宗曰。大防朴。為人所賣。三二年。又當相見。惇聞之懼。乃諷言者詆斥。再責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循人敬慕大防。聞其謫居。皆爭以先覩為快。遠聞覺相與歎惜曰。山川不靈。此老不來為吾州重。 李綱宋建炎元年。自澧州安置。移萬安軍。十一月二十五日南渡至瓊州。後三日德音聽還。以十二

月五日北歸。題于遠華館。網來往踪波。初不以憂患熏心。作乘桴浮于海賦。 劉子羽宋紹興八年。漳州安置。子羽進論兵事。與新論不合故也。趙鼎宋紹興九年。與秦檜論和戎。及議宗子出閤不合。安置湖州。後移吉陽。又趙牲之遺史云。紹興十七年八月。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降朝旨。令吉陽軍月具存亡。申尚書省。鼎遣人呼其子汾至。委之曰。檜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必當誅及一家。死則汝曹無患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又容齋隨筆云。紹興中。趙忠簡公謫朱崖。士大夫畏秦禍。不敢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遣書持藥。及酒麵為餉。忠簡答書。令存於張氏。鼎自吉陽軍安置。時鼎子汾力請侍行。鼎不忍使之俱死瘴地。乃手書付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外。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去。將過嶺。呂顧其子謂曰。吾萬死何鄉。汝何辜欲俱死瘴鄉乎。我不若先死。猶有後也。呂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微仲意也。微仲大防字也。景定中。陳宗禮以提點廣南刑獄。巡按所至。皆唐宋名賢謫所。會聞吳潛安置循州。宗禮賦詩曰。六絲不枉行千里。多少流人謫籍香。語聞亦坐貶。 吳潛字毅夫。宋開慶己未十月。再相居左府。明年庚申。改元景定。潛以江上有大敵。先請下罪己詔。丁大全雖罷相。而朱熠之徒在樞府。密

請遷都潛嘗折之曰是無國也上欲議建儲潛請少緩孝挍上書排斥丁大全董宋臣潛奏令大全致其事宋臣送安吉州居止又上八切之疏所以規切人主病根深矣殿中侍御史沈炎知理宗不悅於潛即入疏劾潛罷政御批有謂吳潛力庇大全力搖國本力主遷幸以此罪之會賈似道自江上歸爲右揆而小人又間諜云斷橋之役諸將知有趙葵不知有公差吳左相以公上流懸隔賈公必死久矣幸而公亟至齋安始行右丞相事號召諸將遂成大功由是似道有慍色理宗語輔臣及經筵官曰吳潛秉時驚勝因其去也朕之疾十減七八或者謂奉天之乎追雖陸贄畫言無以異此炎等屢入奏劾潛因及大全自是黜謫潛必與大全並命楊棟謂江萬里曰吳毅夫得罪於陛下不得罪於天下大全得罪於天下不得罪於陛下萬里然之遂宣言於衆萬里坐罷政宗正少卿劉震孫在似道坐中起曰吳毅夫南行公當救止不然無以自白於天下似道勃然明日震孫罷去潛由建昌軍再責授潮州節度副使循州安置景定三年十一月也潛居貢院郡守劉宗申覲望廉內常不繼夜遣卒挙析傳呼其所以侵辱者至矣循士莫不啻焉宗申而數息於潛也景定末潛有詩曰生在雪川爲敫鎮死在循江貢院中這場雜劇真好笑來時無物去時空遂擲筆而逝年七十宗申走書至行在揚言吳潛之死實有功賈報甚至尋以臺疏重責公論快之咸淳五年春度宗夜夢潛白衣伏於殿下遂有復少保仍舊許國公謚莊愍之命賈似道謂出命太重封還之僅復宗金光祿大夫而已方輿勝覽劉安世宋紹聖初張子厚入相公謫知南安軍又貶英州從梅州先生謫南七年未嘗一日病問其故則曰絶慾斷酒以是無恙復北歸十年壽幾八十張致遠詩曾井有泉消毒瘴桯江無屋祀高覽

孔平仲坐黨籍英州安置輿地紀勝陸升之字仲高會稽人任浙西提舉紹興二十四年以言事忤時宰安置雷州三十二年詔許自便宋許景衡橫塘集宋勝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制 朕昭示好惡大判淑慝逸屏姦巧拔昇忠良不獨少清於仕籍庶幾大正於邦刑爾以浮薄之資席世家之舊夤從早宂依憑覲黨出守節藩入貳省省華除要職援笑得之比緣奏稟矯造語言敢爾面謾且陳已乃徇私背公嗟爾何至於此以無爲有聞者爲之憤然向覽彈章如從薄責而公論未允言者弗置其以散秩斥之荆蠻服我寬矜毋忘循省 李莊簡公集董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爲終老之期亟徙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恩深難報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賦性頑蒙天資狷淺孤忠自許獨立無朋通列胄居本求協濟稱前論事豈敢當罔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丞遣寺中卒蹈危機飄泊一身遠流萬里參賓雖衆魑魅爲羣二子俱亡全家隔絶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至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塗之有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實聰明不作而百度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管蒯之微均被雨露之潤臣敢不益堅晚節誓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之力壯心消隕雖陪惟恆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有銜環結草之報 瓊州安置謝表 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於當月二十日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訖所託者投窴崎南掾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掾罪戾以猶輕帳來日之無多望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中謝伏念臣寒苦立身間關出仕躬受聖神之眷屢叨要劇之除越自從班超預樸政而臣剛褊自任戇愚不移器小疾顛亟投閑而置散振孤易拔卒賁禦以招尤顧九死以猶甘雖三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沒齒何言空貽歲月之多難逭簡書之長尚全視息未即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仁覆物干戈戢戢敢傳百姓之歡心溫清不違以畫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咸被矜容而臣年僅七旬久拘冐於瘴地行踰萬里更冐涉於鯨波伏望憐臣奉事之有年憫臣歷黜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全大明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槁之再生永依熙牧之羣以卒桑榆之境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冀生還三黜念嚴未知死所驚魂失據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仕實慧愚老益頑鄙遭時遇主妄有意於功名抱槧懷鉛本無稱於翰墨年齡衰晚志氣凋零久雜處於蔡蠻唯歸依於佛祖每歸遠壞深悟己非敢效鄰人妄議朝政而臣子孟堅平居里巷不擇交游悠答植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聖神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重命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冐近班念臣頻更煩使年同絳老宜大辱於泥塗罪比虞翻素永拘於海島指軀無路沒齒何言趙忠正德文集謝到潮州安置表

省躬知過宜湯網之不遺屈法施仁荷堯雲之曲庇徒知幸免何以自容中謝伏念臣才不通方力難任重冐竊寵靈之久積成蒙戾之多屢揣狀以祈閑亦蒙愚而賜可而臣憂患躋至贏瘠日增始抱疾以還家即銜悲而天子齒髮凋悴於感傷之侵精神昏耗於驅馳之餘其誰爲之無足憐者載念百爲之俱拂寘之九死以冥逃自信直前安處危機之上孰迷不

遠。辛伏罪咎之中。幸沐洪私止流荒裔。聞命就道。寧辭險阻之備嘗。杜門省愆。更覺悔尤之自取。望橋莫及流涕何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并包。離明旁照。曲全體貌。獎勵臣工。憐臣晉履之餘。嘗叨顧遇。容臣桑榆之暮。不足誅夷。臣敢不上體不殺之仁。益勵自新之志。身留瘴海。分甘老於漁樵。目斷雲天。心永傾於葵藿。 謝到吉陽軍安置表。 一謫五年。咎將誰執。再投萬里。戚本自貽。罪大難名。恩深莫報。中謝 伏念臣起從孤遠。幸際休明。猥被眷知。叨逾寵數。既昧禍福之倚伏。不虞罪惡之貫盈。宜自省循。益蹈周慎。天其或者將必至於顛隮。臣猶知之。固難逃於譴罰。苟全腰領。有愧面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蘊堯仁。躬行舜孝。王者之法。雖犯。固有刑章。聖人之德。好生終歸善貸。如臣線戾。尚辱哀矜。白首何歸。長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之不移。 宋蘇東坡集謝惠州安置表。 仁聖曲全。大欲昇之民社。羣言交攻。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中謝 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全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憫。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砥隤之馬。猶獲蓋帷。斃牀之牛。得逭刀匕。臣敢不祇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為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措置

朱子語續錄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桓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桓溫要封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齊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來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蹉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苻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使生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正淳曰。必不能。卻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恁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纂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至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使不與辯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元顏亮。幸而雖得他死耳。伯恭問魏公濬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卻有措置。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宋李忠定公集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某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率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面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濺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處分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變塼甓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特及他州剗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壯夫。以助工役。日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為樓櫓一百二十餘坐。計七百餘間。為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併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文斂於民者。用新塼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窯燒變。及令窯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考也。本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新舊城以望濺沙。方見捍城利害之不淺。 一蓋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洪。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營外。造客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掠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工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某去歲到官。檢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勅。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迄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垾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恭發因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庫。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為之。難以檢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使院三十間。以居幕吏。卻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為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為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

為造新教八廳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閲之所為造新兵射廳及閲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處為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為置係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貫路分居止皆有數日在工處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過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豈非倒置乎某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回通判行縣妥之刻刷以此源源而來不絶官吏軍民請受並撥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樁辦不闕月樁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卷申世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樁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乃申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羸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裁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充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腳費此不可不知也某去歲初到官日大軍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

貫今錢貫米數顧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樁下二萬貫本取倉庫都曆及票支曆試閲視之 一積畜金穀 使司金穀顧有積畜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畜得此錢米者蓋緣每每乃申明朝廷若一切妥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猶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緡升十數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稽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絶少何以能給猶如安撫司漕司官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言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為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某自行在乞得申世景軍將帶前來纔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闕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賊盗

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教閲以申世景將本軍為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不隸將兵為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為中軍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為右軍後軍共六十餘人團結教閲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伏聲勢耳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處為袁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方人但聞達一前宰相為大使意謂統兵必多任往戮服其後度守孫逖功生事致虔寇已受招安者蠢起殺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所遣不過數百人羣盜窺見鮮少遂相教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杲直來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軍前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熊定李安艄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羣盜六十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江西民俗獷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廵尉得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為大害也要當使之伏業田畝而無科

須之擾通為上策耳 前件八事謹以逸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幸冀貽察 宗澤忠簡公集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建炎元年九月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洺州四向劉寨番戎屢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日統押人馬自滑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叶力以圖收復妥集流移為久遠利若賊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使宜畫一數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干失未易寧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由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為怪朝廷一言纔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今更沿襲不修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蕑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處置

識遺三大處置 漢初病於諸侯強大主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說諸侯遂弱唐衰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韓劉岳擁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說賈誼發之普之說馬重胤發之檜之策晁同言之但偃普忠誅檜則姦謀也 處置兩

傳。　處事有任理而行。成敗聽之自天者。有苟一時之安。成敗徐爲之圖者。有不擇利害。不量彼己。成敗付之幸不幸者。余謂付之幸不幸。無所處置者也。苟一時之安。强於處置者也。任理而聽其成敗。跻於處置者也。若姦雄睥睨之秋。反側危疑之際。跻則失於知變。强則不免遺禍。幸則存亡立判。欲我不失體。彼得無必詞。最難兩得。嘗讀史數事撫卷。歎以已見然後知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銳意除藩鎮。藩鎮俾其感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蓋嘗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見欺。不受又逆其來意。時崔祐甫爲相。請遣使犒慰淄青將士。因以正己獻錢賜之。使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正己大慚。宋真宗時。西夏納欵。因言國饑乞粮百萬。蓋借恤災覘朝廷也。時王旦爲相。請具粮京師。詔彼自遣人來取。夏去汴懸隔。自取得不補失矣。西夏得詔。謂朝廷有人。後元昊復叛。及將約降。先令責臣。野利以書通朝廷。朝廷復書。議所以稱。或請尊以太尉。龎莊敏爭之曰。太尉國之三公。待陪臣以此。待元昊將如何。今野利書來自稱軍令。此其國之官稱也。依此稱之足矣。宋初與契丹講和。或言稱北朝。王沂公曰只稱契丹。紹興中。韓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張俊部趙密一將爲助。俊疑世忠吞己。拒命不發。時趙鼎爲相。撥御前楊沂中一將助

世忠。而抽趙密入衛。俊延無辭。又時陳規守德安。盜李橫圍城不解。久則假乞糧覘規。規呼之。繼又指名索籍奴妓。雖末節。而大體辱矣。規命斬妓首付之。橫大沮。此於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意。雖不相侔。然執小義。妨大權。王通以爲皇之不極。則有捐一人活千萬人。亦權變之機也。近時孟無庵珙帥荊。房將某謀叛事頗彰著。會卒白某者。請帥府發其姦。無庵集佐屬議。或請發兵。或請招安。無庵聞發兵語一笑。問若何招安。又卒無善策。明日無庵自批斷云。白某敢誣守將。實犯階級。斬首送本軍號令。然房州激此。必錢糧不敷。幫給不時。令於制司支錢米若干。下本軍湾犒一次。卒首至房。叛將大安。湾犒既行。士皆富動。越數月。蜀有警。調房守赴援。因移其兵權置法馬。廟吉卒于房。追錄以官。檢賞其妻子。不煩干戈。坐消一城之變。時應山李庭芝。參其幕。言無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萬人之命。真是帥才。余聞之應山客劉清臣。

特置

韻府羣玉太宗省內外官爲七百三十員。然已有員外置。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後天布置

鄭滁係中天述致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言後天之布置也。

衡邪異置

羅泌路史發揮論帶所起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貧嶺遺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

彼此相鈍置

禪林僧寶傳。楊岐會禪師問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道者。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詳本傳

思而不置

元王惲總管王公碑。述政令之不便。時俗之未安。思而不置。憂形于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二寘

制 洪武正韻知𢬵切節也裁也斷也正也御也檢也法禁也造也顔師古注漢書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許慎說文剬从刀从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征例切剬古文制如此徐鍇通釋論語曰富矣教之故曰物成而裁斷也會意正或反吾衍續釋从未歷商書曰以義制事顧野王玉篇之世切作也古作制陸法言廣韻禁制又制作法制亦作利張參五經文字制从古未字具械韻補叶音之則切崔駰達旨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制云婚帝紀乃設毛晃禮部韻畧文中子續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者乎戴侗六書故裁制短長小大之齊也引之爲制作制度别作製又征列切莊周曰制河以東今作制浙釋行均龍龕手鑑制昔俗作制韓道昭五音集韻亦作利刹楊桓六書統知母制裁割以造物也从刀从未致思於未然已割而不能悔矣制棘剬或从𠂇手持木以刀修之也制或从彡从木既成飾之以彡也剬𠜺或从刀彡从未思而後割之成而後飾之也剬或从二在木中割木爲二也已上並古文制木斤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利隸作制

周伯琦六書正譌制與初字同意别作製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陟列切義同廣韻總征利切字滌傍義古作剬趙謙聲音文字通制照觀切節斷之義从刀所以裁利俗隸變作制凡从皆然借止也制古文韻會定正字切知計知真禮制

篆 制 古孝經 制 垂雲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制 古文 制 古孝經 制 古尚書 制 汗簡 制 制 並古文 制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 制 制 並碑 制 注水匯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制 制 並徐鉉篆韻 制 制 並六書統 制 隸 制 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制 堯母碑 制 夏承碑 制 禮器碑 制 石經公羊並漢隸字源 制 吳制王羲之 制 智永書 行書 制 蘇軾 草書 制 章草 制 王導 制 智永 制 黄庭堅 制 制 制 並張旭 制 趙子昂 漢

帝制 事物紀原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者止也禁也斷也言君上馭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漢書云太后稱制是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泰皇最貴臣等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叢錄自秦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等因請命爲制令爲詔蔡邕言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漢因之刑法志載文帝下令曰制詔御史云云之類是也鮑昱傳注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此漢制書之制也又秦并天下群臣上尊號于時始有制曰可之言漢制因之蔡邕言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荅之曰可蔡中郎獨斷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宮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北史周本紀靜帝大象二年二月乙丑改制詔爲天制敕爲天敕賛治通鑑唐則天天授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唐會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

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矣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賞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勅謂御畫發勅日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食祿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五曰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勅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勅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支度國用授六品已下官斷流已下罪及除免官當者並爲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爲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　又中書以黄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黄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並用黄麻紙唐書百官志中書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

大除授則用之三日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日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五日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日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日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　門下省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日奏鈔以度支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日奏彈三日露布四日議五日表六日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以授尚書省大宋類王洪日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省行駁正神龍元年九月一日敕門下及都省日判錄敕日三日一是尚書省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日制二日敕三日冊天子用之四日令皇太子用之五日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日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日表二日狀三日牋四日啓五日辭六日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日關二日刺三日移凡授內外百司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一日受二日報諸司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遣於省部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告宣之節歲終為斷唐六典冊書用簡制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敕錄用黃藤紙書用絹貞觀中十一年始用黃紙寫敕制上元三年詔尚書省頒下諸司州縣並用黃紙閏三月二十日詔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白麻一太藤紙雙日起草隻日宣郎細某紙字惟封王命相用白麻唐初將相官告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詞宰相及使相告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吐蕃宰相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官書用黃麻紙元和八年八月士實大部定官告紙軸之色物開元十六年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中書所出獨侍用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宋史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太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庭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敘贈典應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用之曰敕牓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

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雲谷雜紀詔制首以門下二字門下省掌管詔令令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傳亮修根于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珊瑚鈎詩話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朝野類要但是聖旨文字皆為制書江少虞類苑制書不可稱德音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宋哀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淮南子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注制令文子其有大章也文中子周公篇貫覆問讀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于制誥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注制命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也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注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志皆同制矣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如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注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　貫覆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注漢七主、本以是民而作制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注續書所以救化失也　薛生曰和陽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注以俟其復興也

太后稱制

西漢書高后紀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東漢書永元十四年夏陰后廢立鄧貴人為皇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沒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兩漢蒙求和熹鄧皇后傳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袵於虛器直生懷澹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孳黨進衰戮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焉心郵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逆諫來值其誠乎通鑑綱目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復稱制初魏有書子默子許少相見晉後許為相

州刺史叟睦為人所告戮於蔵之魏太上聞之怒卑職訴業驗當死將戮弟异侍中於鴻太后太上意已殊之有司以中旨諷訴告戮元弟陰事可以傳元訴頊其婚姻狀曰吾與戮族世雖遠思聯同主情所不忍且吾與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戮曰何為爲人元也有馮聞者先爲戮所啟今詢其弟戮陰事可得也訴從之令先劉列戮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怒逆誅戮叟訴得戚元論本戮復爲尚書鴻太后由此怨太上至是密行鴆害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唐中宗嗣聖三年太后歸政于豫王旦辱復稱制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郭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鐵圍山叢談曾公在北門為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即大位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後命御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願垂簾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今姑循聖意俟國事稍定則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曾公肇唯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歲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譸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宋史章獻太后傳太后遺誥尊楊淑妃爲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誥同議軍國事語第存后號奉賜錢二萬助湯沐復名其所居宮曰保慶皇太后元史太宗紀壬寅春六皇后乃馬真氏始稱制

草制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九月以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王佖責罷中書草制因爲例也　崔群傳崔群爲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汝旬授檢校兵部尚書　武元衡傳元衡從弟儒衡爲諫議大

夫知制誥義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元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亂興圖乘殆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爲人新唐書令狐楚列傳楚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他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吹劍錄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續世說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表章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唐書大中年間白敏中爲荊南節度使高璩試大理評事爲敏中掌書記尋入拜右拾遺閱一歲充翰林學士草敏中加太子太傅制乃賀敏中狀云去年草檄猶依劉表之門今日揮毫獲叙周公之德時人以爲盛事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唐語林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以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契大遲人閒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太平廣記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林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簡筆立成才藻縱横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
邦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濡學警悟明皇雜錄上相蘇頲命當直中
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說謂曰國之瓌琁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
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密恚曰蕭嵩虛有其表耳又嘗欲相
張齊丘夜對直宿為誤知其為中書侍郎草流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
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令為侯伯流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宮人持
燭流既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
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
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
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相同直泊草吉父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
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上則人在院中豈唐
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又文彥博對仁宗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
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樂史廣卓異記按五代
晉書范質為翰林學士時戎王將圖南寇少帝徵外諸侯用兵因是觀其
進退以去留之八月一日有制命一十五將以北京留守劉知遠為行營都
統等是夜質直金門帝以制多令召別學士共草公奏曰今戎夜關禁門
必恐漏泄機密臣之罪也不若臣獨草遂明已封進訖付外丞相於閤中
覽制咸異之曰昔草五王制者傳作美談今范公獨草十五將麻制其大
手筆也質周太祖朝拜相容齋四筆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
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史館相端
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
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部尚書拜乃為殊遷非黜責之義
若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其詞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
閑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
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
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
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
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昉詞云燮和陰陽輔於天地此宰相之
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敷朝旨
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
臺尚為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
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

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江南餘載嘗論李丞相昉以老而罵愈駭每下
朝使童子誦詩以資戲之張洎與錢若水俱直太宗夜開滋福殿召二人
使草制詞加昉左僕射班宜有優美之辭洎斷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
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先若水欲進解之
洎當帝前以昉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貴握重地難
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擢雁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江少
虞類苑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亡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為學士獨
記太祖朝書禮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好之制深體輕重朝論美之式禁
直垂簾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待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
宿方和進如發韻奇險難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復詔多
乞馬每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
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須剸之間雖續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直有不草一
詞者自可探賾性誥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為趙善獠自警編真宗既疾甚
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内侍雷允恭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
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望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僥
首鞠躬而已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未日
奏事上亦無語退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
傳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
為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奏事復退過學士院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
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
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
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及謂貶朱崖
宋備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
天下快之能改齋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
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
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石林燕語神宗欲用陽叔為中丞不以為嫌
乃召蘇子容就胄曹公第草制中云惟爾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
近用尚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豈以兄弟之嫌事而
廢朝廷之權才判在仁祖之時已草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御著上
意也四六談塵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為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
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綦叔厚草蜀將

制曰己失秦川之險致言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遷作譔文曰川木失之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任冠亦能任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内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晩金鑾草制詎無恨於周時狄遠明徽行余相罷節鉞俱觀文史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閲於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忠宣和間當外制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　康平仲秉權在揚州審當宗閔封制以寒似假云想望夷門未泯思忍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髣髴而久居漁隱叢話韓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爲言者今貼麻陳改云方服衰纏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剡君臣相與之際嘗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王荆公拜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家及觸人久行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閶道穹隆兩觀峯峙於實漢闕庭擬麗千戶開閫於陰陽將謂工則工矣但誤下句不采邵氏聞見録王荆公初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罪故相陽叔以爲不可次道但敘秦失實獲權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使殿之興對鄉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因記美須誤以爲申公也舊聞證誤王安石薦李定陳襄譔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損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贊不肖於此可見韓璜編蜀之語按李賓渠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王日嚴礙爲少蓬權直禁林秦會之加恩取熊叔雅啓一聯入制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日在前獨耆安劉之略翊日即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亦誤王公四六話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

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開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散騰固爲詩曰中使傳宣内翰審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燒殘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實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内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句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悅生隨抄神宗初召鄭獬夕對内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鄉侍奉渚紀聞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遣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澠水燕譚錄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敖一日草五王冊未足尚也清波雜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爲内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内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履藁耶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審跪錢勰批答鄭雍詔書有群邪共攻之語又聞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盡顧生再陳恭惟陛下以武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知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勰乃以臣等恭任風憲指爲群邪則未知勰之處心積慮仰視陛下爲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　左正言劉拯言伏覩士論籍籍謂翰林學士錢勰撰賜尚書右丞鄭雍詔有弗㳟群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雍反覆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雖出於勰傳之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群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前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詳察施行遂詔錢勰落職守本官池州仍放謝辭　初元祐間章惇罷知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反劉已而權翰林學士乃妄曾布數毀勰於上前上未聽也於

是蔡卞與黃覆同在經筵爲覆誦弗容群枉幾欲動搖等語覆問何故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紹所作覆等遂相繼論列雍既罷政紹亦貶絀而卞即爲右丞紹得罪初非悖意也紹熙儀真志吳敏字元忠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後遷給事中以言事落職退居惟揚遂歸白沙數年不以一事干人宣和五年復召還爲物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誦之蔡京罷相麻云再圖揆路之崇本乎德意三吉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德墨莊漫錄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文忠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甕牖閑評蘇東坡任翰林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致之乃爲呂臣非楚得臣也　蘇東坡作呂公著除司徒制云仁莫大於求舊且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王明清揮麈後錄靖康中東

坡先生退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擧而思溢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舍人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忘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曲洧舊聞陸宣公翰林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備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返類啓事稱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召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備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暨紹聖初章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主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予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浩然齋雅談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

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急晉元帝困於面縛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可謂善用事院吏隨抄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妻任頎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粥出與潘而沈守約萬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蒼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于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將勸勤周益公自右揆料首台而留仲至以參預爰立時李景山巘以鎖闥直禁林並草二制而於益公制中多所訓飭至有患失容身之語益公不自安三上章力辭又四章求去其辭免第二劄子有中外臣庶明知兩相制書抑揚不同在於人情寧免觀望蓋指此也奏入上召景山入對令貼麻改定又親批其奏云朕登庸元輔委任尤深遽上詞章實難從允既命載之荅詔益公復言所訓飭乃與蔣芾所草洪适制並同恐是一時遺詞備用前例芾子禮草洪景伯右僕射制畧云毋偏阿於親舊期公選於賢能毋朋比以徇私毋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心毋患容身必任其責景伯坐此遂即被劾居位僅七十日而去復兩月子禮自中書舍人除簽書樞密院事因以非才求去會胡子

遠侍御入對及景山事上曰朕何嘗令如此措辭遂從出李巘與郡明日將上已除職名上不許景山既去乃以倪正父著作兼翰林權直而尤延之侍郎兼直學士院尤延之益公所引也二月光宗受禪三月遺補二公並罷而黃枚仲謙自監察御史除左司諫枚仲論事不合指四月罷去而謝昌國諤自諫長遷中司何自然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胡子遠自南牀真除兵部侍郎自然本益公所厚馬司業二年不遷殊怏怏仲至既執政白用爲祭酒故德之於是自然攻益公益公求去再請而遂罷故益公第二狀中有右揆賢德中外具瞻之語蓋謂是也初罷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昌國以不論列之致改權工部尚書而范子由處義自新知滁州除殿中侍御史益公方懇辭除職典藩之命自然又論之處義亦助其說五月九日內批免朝辭在外宮觀六月延之罷去昌國亦以雜學士出守泉州黃掄自太府寺丞除右正言七月景山復入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踰年進本曹尚書三年春真拜學士五年七月趙子直以定策功拜樞密使景山草麻有大尉本兵柄之語子直以爲侮已銜之八月轉景山學士承旨黃子由特以左史暫兼鎖闥駁之乃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蓋景山兩在禁林皆由草制而去位自是不復起矣宋史張闡爲翰林

學士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 倪思傳光宗即位時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一夕命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 史彌遠拜相請改麻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類說曾布坐市易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往見曾曰始欲繳詞文忠之異隣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在翰林旦夕親密中秋赴公宴出妓賦詩翌日罷相宋草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酲尚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能改齋漫録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竄楊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是蹈别人脚迹當時傳以爲笑爾後舍人草制被點抹者則相謂曰又遣鞋底來原錄舊說草制誥每爲宰相閣却今改謂之喫鞋底四朝聞見錄陳東歐陽澈光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已陰風

上用手批寘二子極刑予嘗得東將臨刑家信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壘行整整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項即受戮畧無係戀戚東之慧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廷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益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馳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汙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蒐冤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靦顏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畧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用出處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枚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擲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卿庶人之議致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汙殺士之名仰視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寛於爾責益東澈書疏攻黃汪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扣頭請免二子上儻

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黃汪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復習駢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採罷詞賦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義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躬經其於雕鎸羅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直以陛下德意志慮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常用余嶸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鑄嘗試詞學有司亦僅與中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史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撓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陳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素潘文碁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門以候陳每餽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於粮料院之雲根云 公當制

除吳琚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佑親弟又號勲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劉中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函以劄繳入從之紙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光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憶文忠覩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茍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誥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傳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慢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侶奐盡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遂與附炎熱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也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即束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論褒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五六七且謂臣嘗學詞科於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藩臣

而議王制不愆無以示後文節逆不復啟再辨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與頌賛於文忠云　寧皇立皇子詢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以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鶴林玉露宋嘉定閒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氏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適詖失體勲德如韓魏公判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荊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劉後村集辛酉國史實錄院日曆會要玉牒經武要略勑令所進書太保右丞相賈某拜太傅加食邑時余兼儀直預備一制及宣鎖余適不當日遂藏藁不出朝士多見之惟洪仲魯侍郎錄副而去後失其藁不能追省猶彷彿記三數語首聯云總羣書奏七略載嘉汗竹之裝立太傅曰三公夏峻面櫛之拜中閒云昔夫子郤茉夷之後定古文之百篇周公跋商奄而歸作太平之六典向非天資學力之俱到安能文事武備之兩全尾聯云於戲倚相楚之良史豈惟讀上古之墳典索丘謝傅晉之偉人可以繫中國之衣冠禮樂語意稍着題與尋常進書加恩者不同　壬戌二月宣鎖草楊蕃孫建節皇姪乃裕檢校少保制三鼓盡進藁至

四鼓後宣諭閒蕃孫制所稱渭陽二字時將解衣就枕旋呼燭作回奏不禁學者有裹颯兎翁無八十四更燭下作蠅頭之句老學庵筆記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困學紀聞翰苑未嘗草退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愧郯錄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鎮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逆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狀行數十筆未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桼條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廼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兂然後中書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廼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凡禁近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劃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令所紀惟於便殿則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摘葉草制　北夢瑣言李璵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來渠時累爲翰林學士

據石草制　隋書薛道衡中書省有盤石常據以草制

卻馬草制　趙善璙自警編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常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恠也歸田錄

憑鼓草制　宋史列傳朱勝非試中書舍人兼權

直學士院時方草制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

依様草制　別釋常談宋朝陶穀久在詞禁太祖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舊本改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様畫葫蘆爾

代父草制　容齋三筆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也項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

弟草兄制　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癸丑翰林學士韓維知河陽維自以言不用懇求去會兄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人榮之宋史曾肇傳肇爲翰林學士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維與肇爲衣冠榮王明清揮麈錄兄符本曾文肅自知樞密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鎖宿禁中面對御筆草麻文昭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以檢兄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

兄草弟制　江少虞類苑錢希白於子爲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子黍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金坡遺事

幼能草制　宋史和㠓傳㠓好脩飾容儀自五鼓

然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學業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又甚寵待之

自矜草制

齋東埜語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誥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洪何之對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者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乏人草制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

迫趣草制

邵博編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敕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款諭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爲之立

馬卸坐一揮凡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爲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邃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希吉詞甚急意係之爲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爲一時之雄然文思遲澁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遲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不草制

[illegible]生隨抄貞元初盧杞遷饒州刺史袁高不肯草制且唐初中書議軍國事舍人各以己意論之謂之五花判事不特草制而已呂許公每事欲自專而使天子從臣行文書如胥吏過矣哉　諸世說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一官既丁母憂日爲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而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　頓說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偓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中人也語偓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偓不荅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請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爲貽範朕不拒偓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　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爲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但不自安託母疾而去　邵博編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爲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　石林燕語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王剛中居正獨員爲中書舍人時適當三制一其弟居脩改京官二甥婿劉立道除起居舍人三李身唐勘剛中引嫌自言乃命左司郎官周綱權舍人命詞行下其後李舍人誼兼直學士院屬李丞相伯紀辭免潭帥有詔不允而李嘗劾伯紀伯紀免章略曰當時言路公肆詆誣李亦以爲言乃命劉舍人正草制爲都司行制詞閱下草批荅人二事皆東都所未有也先是胡尚書交修直學士院其妹丞公請祠不許胡當爲荅詔引嫌于朝乃命胡明仲舍人爲之遂

爲故事　紹興初王剛中爲中書舍人其弟居脩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爲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舍人當弟兄除官制皆不憲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宣鎖豈爲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時爲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於何時

愧草制

宋史劉筠遷翰林院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列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過樞密院南行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

誤草制

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夏四月甲子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鄆州陳堯佐並爲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常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辟居正後初相無超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試制

翰林志學士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荅共三道詩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後增試賦一首

就宅視制

唐闕史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澹未嘗言市朝夕拜甦稽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爲非有制草制就宅視之夕拜未

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

御筆改制

劉後村續集上聖學尤高詞臣進小字本或用事稍僻或一兩字未安必反復詢究或御筆徑改定究顏氏喦滅李梅亭草其制用銷金字取漢人銷金石之語上改銷字為渫字程滄州草禋赦用皇靈字上改皇靈為國威余擬科舉詔草揚鎮建節呂文德加恩制進小字本上於中間疑一二字皆宣諭下閣即具出處回奏或再改進上或依改本或批不必改凡聖筆所定莫不曲當此類不能悉記

宣仁批制

石林燕語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撰文德故事為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為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夫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降制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軍竇文場監句當左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胄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節度使致仕謂之納節例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紹興中如前執政葉少蘊劉貴妃父懋淳熙中大將成閔輩皆然慶元中鄭惠蘭興裔除節度使致仕始降麻非舊典也近歲畢再遇死於廢斥身後除節鉞致仕亦降麻自是爲例

廐馬負制

新唐書代宗沈皇后傳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并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翠池飾以廐馬負載賜其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二寘

制

宣制

五代薛史後周太祖紀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帝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即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老學庵筆記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為故事放翁家世舊聞往時殿廷宣制皆曼延其聲若戰詠者故蘇黃門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今但平讀不復曼聲矣先君云政和初方如此游在都下時嘗以問閤門官無復知者政和五禮新儀文德殿宣制其日侯東上閤門官押制書到東上閤門外置於案上引贊官報宰臣催班知班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入殿庭就位次引望參官以次入左散騎常侍在橫街東南黃道之東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在其東起居郎左司諫符寶郎左正言又在其東御

史大夫在左散騎常侍之南中丞在其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又在其東特進在御史大夫之南六曹尚書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在其東與御史大夫班齊次六曹侍郎開封尹至大司成開封尹以下稍空次太常卿至中大夫次殿中少監至中散大夫次七寺少卿至奉直大夫次左右司員外郎至朝奉大夫次六曹員外郎至朝奉郎次太常丞至承議郎次開封知縣至奉議郎次太史局正至通直郎又在其東太子三師在特進之南三少在其東次賓客詹事次左右庶子以下又在其東每等各重行異位並西向北上右散騎常侍在橫街南西黃道之西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在其西起居舍人右司諫正言又在其西每等各重行異位並東向北上引贊官引門下省宰臣立於本省班南稍前如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入立於本省官之上東上閤門官引制案當殿北向揖訖稍西東向立引贊官引宰臣於制案前北向立搢笏跪閤門承受行首捧制授宰臣俛伏興執笏捧制歸位搢笏轉授通事舍人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受又不赴即通事舍人受並如宰臣之儀執笏捧制南向揖訖由東黃道赴宣制石位西向揖訖就位北向立搢笏宣讀若是書德音赦后妃親王皇子帝姬制書後舍人宣有制在位官各再拜宣訖再拜搢笏舞蹈再拜舍人

執笏捧制搢笏授宰臣宰臣付有司百官以次退如班內有官除授俟宣
姓名引贊官引本官北向立東班官於宣制石東西班官於宣制石西再
拜聽宣訖再拜搢笏舞蹈再拜加恩者引歸本班出鎮罷相者引赴朝堂
楊內翰談苑翰林規制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
制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
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綾紙待詔爲官告只用麻詞官告所署中書
三司官宣奉行並依告身體式常用閤長一人衛位玉堂雜記凡鎖院或
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即關閤門令月某日有鎖院事閤門得之即關報
御史臺集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
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閤門給御封而
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大聲讀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
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記知閤門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
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兩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文亦盡讀拜
舞然後退宋韓魏公安陽集袷享加恩押班宣制詩　大袷休成慶澤新
廣庭宣制寵臣鄰非煙薦瑞籠宮殿宣制時輕霧將出綺數言聳搢紳
風結冰層騈玉箸日融霜尾半魚鱗移時始放金吾仗鴛鷺齊飛出禁闈

同日宣制

宋史王昶世家　昶既降其子玄喆與昶同日宣制
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
百壺玄喆獻馬二百疋白玉水精鞍勒副之太平廣記武元衡與韋貫之
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爲萬年丞過堂日元
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
涕而退後數年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迎制

建安續志制書到太守率衆官具威儀就平政橋迎迓回至鎮
雅橋下轎率衆官步入宣詔頒春亭幕次小須出次率衆官就
香案再拜拈香司賓引案判行至制書亭左立司法右立案判搢笏就亭
捧制書回身於亭左轉位面南立司賓請太守行進左轉位面北與案判
對立案判跪進制書太守搢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搢笏捧制書趨右轉
位面北與司法對立跪進制書司法搢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歸香案前
少立司法捧制書上宣制臺面南立讀畢下臺捧制書奉安
綵亭內同案判復位太守率衆官再拜禮畢皆舊例所無也

還制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三月丁未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事
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不宜獎用上令宰臣諭植

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逆弃其子其制方行伊洛淵源朱光庭遺給事中以
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
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遺集賢院學士道學名
臣言行錄劉摯罷相守鄆州朱光庭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
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便鄭雍攻之公遂出知亳州元
史姚樞傳二年拜樞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
制還中書改任大司農

追制

唐元稹長慶集論追制表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
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寰內務切
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盡授苟或任使不可
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係慶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曹
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爲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
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
非以非爲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爲非者罪必反然後下
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
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
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況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案
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
而授之者不得無妄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下纂紹丕業敦化惟新詰
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忝居諫列稽
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款之至

應制

鄭氏譚綺應制謂人臣應天子言也唐書后妃列傳女學士尚宮宋氏
若昭父庭芬世爲儒學有詞藻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
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以
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
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歸田錄真宗朝歲歲
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
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爲不及也王
明清餘話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于私
第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應制就
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草公曰能代下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
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有所止舍群公大以聳服唐張說之集應
制奉和詩千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威息肯迴船有策擒吳

話無言讓范宣樸抓因勢屈功重萬境偏舊跡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
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夏氏階隋叱自言河朔雄王師進殺水兵氣臨山
東前佈成旱陣却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百年外虞典
一兕風戟龍思王業倚馬賦神功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
要留待聖明辰玄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用與太初隣靈廟
覩遺象仙歌入至真皇心齋萬物何處不同塵　西嶽鎮皇京中峯入太
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齋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
望光情舊廟清林古新碑綠字丈群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太原俗尚
武高皇初奮庸星軒三晉躍土樂二堯封北風逆舉鵬西河亦上龍王德
起王業繼明賴八雍六葉改昌期再興廣聖蹤像呼大駕來文物如雲從
連營火百里繼觀八千重翠華渡汾樓白日臨罕峯扮衛悉賞洽桑梓舊
情恭往運感不追清時惜難逢詩發尊祖心頌者盛德容願君及春事廻
輿綏萬邦　滴坂橫臨晉華芝曉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睽行
宮日堤合官樹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逐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山
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孔聖家鄒魯儒風諂典墳龍驂廻舊宅鳳德詠
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王法今日侍明君　周召嘗分陝

詩書空復傳何知萬乘睠追賞二南篇郡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
日近佳氣滿山川　上陽柳色喚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爲朝廷巡幸
去頓教京洛少光輝昨從分峽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投寒食
前還京遂落清明後路上天心重豫遊御前恩賜特風流便幕那能鏤雞
子行宮憚巧帖毛毬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日漢家行樹直新
豐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波光平預歎浴日照京城令歲隨宜過寒
食明年倍宴作清明唐陜恰遺集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　大君
忘自我應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謳歌且順人軒宮帝圖盛皇極禮容申
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陛旂裳滿天庭玉帛陳鐘石和睿思雷雨被
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早宮招夏德尊
老穉老親徵臣敢拜手歌舞頌惟新書社畫言詩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分野都畿列時乘六御均京師舊西幸洛道此東巡文物驅三統聲名走
百神龍旗縈漏夕鳳輦拂鉤陳撫迹地靈古游情皇鑒新山追散馬日水
憶釣魚人尚食傳中使先構遍下臣省方佇國阜問道識風淳歲晚天行
吉年豐景從親歡娛包歷代宇宙忽凝春沈雲御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漢宅規模壯周都景命隆西賓讓東主法駕幸天中太史占星應春官奏

日同雉門起長樂帳殿出新豐翁習黃山下紆餘清渭東金麾張畫月珠
憾戴相風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薄霜露上路殘雪繞離宮賜帛矜耆
老褰旒問小童復除恩載洽望秩禮新崇臣忝承明召多慙獻賦雄　唐李
翰林集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
自從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
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唐李君虞集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戲
贈蕭二策　洛水橋邊鴈影疎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
蕭郎寄內書　唐王維類詩重陽應制　四海方無事三秋有大年無窮菊
花節長奉柏梁篇　建章古遊正月十五日夜應制　洛城三五夜天子
萬年春綵仗移雙闕瓊筵會九賓舞成蒼頡字燈作法王輪不覺東方日
遂隨御藻新　古今詩統曹翰陽韻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
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
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園花舊戰袍　宋夏文莊公集觀唐明皇山水
字流杯石應制　開元留草刻昭代奉宸遊綠酒聯杯汎紅泉滿字流澄
清涵玉宇激灧轉銀鉤霄埒登傳布畫圖洛畫浮偃波分篆坐妻容直前
旒若許銘天德圖青豈易儔　趙孟頫松雪齋集應制月中仙　春滿皇州

光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花苑柳映仙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
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生聖人千載希有祥瑞電繞虹流宵雲成
五色芝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
生春酒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壽　應制萬年歡　閶闔初開正蒼蒼
曙色天上春廻絳幘雞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
珮鳴鞘靜萬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殊方異域畫來滿彤庭貢琛皇化無
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欣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
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　晁次膺集應制黃河清慢　晴景初升風細細雲
收天淡如洗望外鳳皇城闕蔥蔥佳氣朝羅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
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祥瑞
大晟奏功六樂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詔重
開宴未央宮裏能改齋謾錄王觀應制清平樂　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
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
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　中州樂府王內翰應制清平樂　瓊枝瑤月漾撲
黃金闕宮鸞蛾兒雙翠葉點綴韓南開雪東風扇影低還紅雲不隔天顏
夜夜華燈萬樹年年碧海三山　晏元獻公類要應制　呂公應制權居第

一獨荷殊極御札褒獎昌谷表云去年承陛下與太子諸王賦詩賜宴中書宣付遍示百寮凡在朝臣無不承和惟居第一唯臣一人獨荷殊旌仍家學賜光生御札榮溢天衢有虞之世百工實和於卿雲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之歌卿雲爛兮云云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貞元好文爾文士而應制貞元應制之篇特加考第仰和宸篇異太真李紓之上等蔽冀鮑防之次等劉太真尤長於詩句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則目羣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序曰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制詩序令賜卿等一本可令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由是百寮畢和上自考第其詩以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等又元龜曰鮑防于頎為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二人為下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卿仰昊天天注衆星也君雲者龍命呂者律例隆輝永歎遠豎必盈輝水中輝也處高輝而長歎遠豎之中盈而響應也凡五尋高而於隆輝六二半下同於遠豎唱和相應也命宮相應者通而遠至器例草樂府之新詞宜徵太白李白天寶初待詔翰

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賡緒賡揚爾雅曰賡揚續也唐帝御詩佇晉公之唱和唐紀曰裴度病文宗賜詩御札曰朕詩集中要有卿唱和詩疾恙未瘳固無心力詩及門而卒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後魏書曰南安王楨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於華林都亭詔左右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下臣某敢拜君命之辱而為之詞云前漢公主碑云詔內著司文之臣論次懿實云云枚皋子少拜為郎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也娸音欺醜也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骫音委骳音被故言屈曲也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柏梁臺詩太官令預焉太官令曰柤梁備栗桃李梅朝廷大手筆中勑以付崔融中宗實錄曰融字安成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以洛出寶圖頌天皇后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中勑付融撰之宗懍龍

川廟碑一夜便就三國典略曰梁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元帝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美之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柳惲為侍中高祖曲宴必被詔賦詩常來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華宰承漢遠彤巢延風滑深為高祖所美劉劭字孔才為散騎常侍審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第從臣之嘉頌王褒與張子僑等並進西都賦日云云注漢書曰宣帝頗好儒業云云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嚴忽奇漢藝文志常侍郎嚴忽奇賦十一篇注云枚皐同時或云助之昆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王筠梁書云筠字元禮為文能壓高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沈約常從容啟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趙充國文選云充國為將奏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為充國圖畫之頌令雄充國頌是也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曰云云其於光也不亦難乎至尊所改昔陸倕石闕銘曰豐石齊崖重軒寫陰邑流上自製撰十四字是云云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又曰倕字佐公云云梁絕當世賜以米帛朝野榮之韓安國作几賦不成西京雜記云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記遊士各使為賦云云鄒陽代宗安國鄒陽皆罰酒三斗

空鶒有以詩不成罰酒一斗南史蕭介傳曰梁武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有飲盡須已不變言笑曰若介染斷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賦有之飲有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矯制

漢制叢錄春秋之義大夫亡遂事漢因此意立為矯制之法曰矯詔者謂托言受詔也按功臣表注律矯制大害要斬有矯制害矯制不害武帝世浩侯王恢坐矯制害當死宜春侯衛抗坐矯制不害免侯而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以矯制大害法至死此其別也其後孫寶出廣漢群盜坐矯制免官馮奉世斬莎車王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坐矯制皆不得封觀是則知漢家矯制之法重矣西漢書高五王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矯西漢會要武帝即位汲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本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

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
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
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
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
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
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
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
其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
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
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
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
詔示御史大夫吟平準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功臣表宣帝元
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
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
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
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
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
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
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
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
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
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
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馮奉世傳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至支單于於康居始至支單于困辱使
者上書驕嫚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
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至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

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
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
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
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
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
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
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
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歙侯之旗斬至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
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
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
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
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
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
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至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
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於齊威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康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陳湯傳　兩漢蒙求宋均字叔庠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新唐書李勣傳勣孫敬業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求人忿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宋史衛膚敏傳靖康初高麗遣使來賀命膚敏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　程大昌傳孝宗銳意事功責近或預密議命令四出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入不復言詰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三省審奏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上然之

墨制

宋史西蜀孟昶世家　祖父知祥事後唐武皇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符墨制馬明叟實錄　五代劉守光據幽州諷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王率諸鎮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

遺制

舊唐書中宗上官昭容傳中宗崩昭容草遺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賞

改革制

文苑英華改尚書省中書門下省九寺十二衛名及官稱號改正朔改錢文字錢斤兩詳審刪定中理究屈獄大理丞發刑部獄制一作改元光宅赦鸞臺朕聞上皇建極體元氣以育萬生大聖承天法關陽而陶庶類與時舒卷叶三正而推移隨道汙隆應五鈴以通變故能牢籠宇宙埏埴人靈符景運而財成契休期以光宅昔有隋祿季率土淪胥豺狼肆吞噬之災億兆被虔劉之酷高祖神堯皇帝杖國汾水仗鉞參墟廓氛祲而安四維神攙而清六合太宗文武聖皇帝負日月而膺運啟雷霆而震威蕩海夷山功浹八荒之外教焚極溺仁霑萬域之表樂和禮洽天平地成茂績光於遂初鴻名冠於開闢高宗天皇大帝雲房誕曆虹渚降靈受綠錯之禎符應朱綈之景命飛車乘龍臣軒頊之不臣沒羽浮金責禹湯之未賓開邊服遠更闢寓於先基富國寧人重增輝於前烈撫臨當宁調五氣於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於日觀茫茫衆俗寧知覆燾之恩蠢蠢庶萌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啓旦三聖重光歷選前書無聞往載豈謂道隆金鏡運追鼎湖方延翠渚之祥遽託白雲之駕以社稷之大任屬菲眇之微躬欽奉遺言載深悲懼遂以玆菲德開導嗣皇式綜萬機載宣風化所以賴王公卿士各竭忠誠若濟

巨川實憑舟楫然自恭臨朝序已積炎涼教靡致於移風道尚慙於變俗良以衰迷在疚荼蓼纏身二作心陵廟未安匪遑寧處今者鳳京還蹕龍馭上升既因大禮之終宜更中區之始朕每臨赤縣求瘼之志每盈于胷蒼生恤隱之懷鎮切唯我勵精爲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寓致南風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報先恩冀上不負於尊靈下微申於至懇夫五行迭一作遞用列代相承欲崇其德先遵所尚故夏以金運乘驪而尚玄周以木行貴騂而尚赤將隆母德必欲子扶近者地不藏珍山無秘寶皇家土一作上德勝氣彌彰宜崇白青之象以輔黃中之運自今以後旗幟皆從金色仍飾之以紫畫以雜文其應合改者所司詳依典故供奉仗幔咸用紫色自餘麾衛所旗並改以皂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以碧其在京諸司文官職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並每日入朝之時常服袴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準此自餘官朔望朝參皆依舊其色皆依本品又鎮星之在太微已歷年載著土精之美應表坤祚之元符宜同成帝以時爲享又東都宜改爲神都宮名太初宮但列署分司各因時而立號建官置職咸適事以標名而今曹僚之中稱謂多爽宜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僕射爲文昌左相右僕射爲文昌右相吏部尚書爲天官尚

書戶部尚書爲地官尚書禮部尚書爲春官尚書兵部尚書爲夏官尚書刑部尚書爲秋官尚書工部尚書爲冬官尚書門下省改爲鸞臺中書省改爲鳳閣侍中改爲納言中書令改爲內史太常寺改爲司禮寺鴻臚寺改爲司賓寺宗正寺改爲司屬寺光祿寺改爲司膳寺太府寺改爲司府寺太僕寺改爲司僕寺衛尉寺改爲司衛寺大理寺改爲司刑寺司農寺依舊左右衛亦依舊左右驍衛爲左右武衛左右武衛爲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爲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爲左右玉鈐衛左右金吾衛依舊其餘曹司及官寮名未改者所司速制名奏聞又司隷之官監郡之職所以肅省風俗糾舉愆違今人物殷繁區寓遐曠而所在州縣未能澄肅可置右肅政御史臺一司其職負一準御史臺專知諸州按察其舊御史臺改爲左肅政御史臺專知在京百司及監諸軍旅并出使其諸州錄事參軍宜依舊仍令在京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顯福等門各一人侍詔朕當親訪正道詳求得失又玄元皇一無皇字帝者皇室之源韞道德而無爲秘靈仙而不測業光眾妙仁覃庶品豈使寶胤見御宸居先母竟無尊位可上尊號曰先天太后宜於老君廟所敬立尊像以申誠薦又洛州界內所有帝王之陵及自古清直之臣忠康之佐並令州縣就其塋域一中祭享又自武德已來元勳佐命或以忠勲事主或以道德匡君非身有犯緣子孫絕封者前詔雖已處分或恐尚有闕遺宜降霈澤重申前命又往日先朝聖武蕩定遐方日月照臨咸爲郡縣皆荷生成之惠無復遠近之殊朕矜撫之懷豈隔中外每念其珍嗣悠愴良深繼絕興亡寔惟本志宜各求其後胤立以承嗣一作享獻其諸都護漢官及鎮兵等並悉放還其營舉山陵使及鹵簿使等並依別勅處分又兩京之所傜賦寔繁亦令所司作優量法使勞逸得所靈駕所涉千里斯遥在路黎氓一作萌莫不衰奉念其勞弊情增感惻其緣供頓及山陵者並免今年課稅又比來諸道軍行敘勳多濫或端居不出以貨買勳真偽相蒙深爲巨蠹自今以後所司宜明爲條例務令禁斷賞成斯在可不勉歟如更有違必越法科處分又比命放出宮女已降詔書然以在內多時咸悲顧任但念其各有親屬豈可久致分離宜準前恩即令放出又陞平日久戶口滋多物務既繁歟隱斯眾其上州萬戶已上大縣萬戶已上各宜析出別置州縣惟雍洛二州不在此限又濟時之道求賢是務其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標瑚璉材堪棟幹或在職清慎或抱德幽棲或武藝馳聲或文藻流譽宜令京官九品已上及諸州長官各舉一人咸以名薦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吹之譏又

前者有詔具述內外官寮備陳行事以申勸沮仍恐百官在職尚有虧違令欲重降霈一作深恩更垂寬宥棄瑕錄用罔責於前非滌罪論功必期於後善若又不悛已過重挂踈羅當使寘以嚴刑倍加其罰思與士庶共此惟新可大赦天下改文明元年爲光宅元年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皆赦除之流人未達前所者放還其犯十惡官人枉法受財監臨主守自盜所監臨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及反逆緣坐并軍將臨戎挂威違律鎮遏失所虧損師徒及常赦所不原免者並不在赦例亡官失爵量加收敘諸年八十已上各賜粟二石綿帛二段九十已上賜粟三石綿帛三段百歲已上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依舊例板授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一作表門閭鰥寡惸獨篤疾之徒不能自存者並加賑恤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其詔書內事有未盡者仍令所司作條例處分　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

勑愛人者天地之德育物者陽和之氣朕立極行政體元順時期於緝熙致彼仁壽令永惟春令慶在發生當萬有之遂心慮一物之失所救人恤隱雖已著於成式施惠布德俾更弘於新令其天下百姓有灼然單貧不存濟者緣租庸先立長行每鄉量放十丁猶恐編戶之中懸磬者眾限數既少或未優洽若有此色尚軫于懷特宜每鄉前放三十丁仍準旨條處分待資產稍成任依恒式其所放丁委縣令對村鄉一一審定務須得實仍令太守子細案覆本道使察訪如有不當者本里正村正先決一百配入軍團縣令解太守本道使不舉者量貶降七德爲武必先禁暴五討並用詎能去兵自古蓋非獲已關山遠戍雖多戀本之情祿位高懸終有懋功之賞若能感激信可優矜其諸征行人家有兼丁如載限向滿情願自相替者宜聽其家內應合更差防及諸雜科一切放免古者黜陟幽明廉問風俗匪唯察吏亦以恤人今考績之期已過於三載求瘼之意欲觀於四方宜即選擇使臣分往諸道訪察官吏善惡問百姓疾苦兼太守縣令老耄者比聞諸郡或縣損處亭令賑恤猶慮艱辛須更優矜務使周濟其開元二十九載內外官所舉太守縣令等朕撫字之任急於用賢特令舉親務欲求賢翹車既至頓網無遺不限登科皆令効職既非心而無負期濟理而有成一自守官向已終秩思聞爲政之績以觀推薦之義先有處分必行賞罰尤須審察將復前言迴日並具狀聞奏且量地制邑大小雖殊置吏養人遠近如一比來中下縣令或非精選吏曹因循但務填

關天下大率小縣稍多至於蒼生詎免其弊若無優獎豈致循良既在得人革拘格限宜於選人內取中外清資是明經進士應制明法并資蔭出身有幹局書判者各於當邑內量減一兩選注擬赴任之日仍令引見朕當察審去就其老弱者吏不得瓤注考滿之後準叢官等例三選聽集在任有政績尤異者三考外委本道採訪使與通狀應是下縣仍並升為中下縣又令長字人不可蹔闕比來補授直至選時亦有縣在僻遠多不情願遂虛其位累載闕人既無本官爲政不一户口逃散莫不由茲自今已後宜令選司先量才注擬如非時有事故等闕具所由當月牒中書門下於內外官中簡擇進擬遣令在京負外人數稍衆既無職事頗亦滯才其高品者宜簡擇量授郡守六品已下堪理人者亦授縣令俾其効用兾有成績天下郡縣先有久公廨本處今既分稅錢並準式依本足例支給使厚其祿以瑒其心經國之制省官爲本況分司撿務既有常員授職任人須存定限若聯程式實紊紀綱其內外六品已下負外官至考滿後一切並停各依選例自今已後吏不得注擬其皇親諸親幼小及諸色承恩授官軍功技術內省左右龍武軍并諸蕃官等不在此限所司仍具作條件處分且禮經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先命四子所以授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苟分主之可言何拔望之足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爲時令但五方定位岳鎮總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宗西岳先以封崇其中岳等三方典禮猶闕朕以眇身紹膺鴻緒紫擭夙褋黃屋非尊屬天衢未亨王室多難載迫公卿之議遂歷數之重凜乎馭朽懍若涉泉自臨萬邦斯爲三載頃者居遏密之際莫議郊禋之禮霜露之思日月增深今三元告辰萬物伊始假于清廟昇彼圓丘躬耕祈穀率禮斯備太官視膳而牲絜奉常陳樂而邑和爰自降制之始迄于禮畢之際祥風候律瑞日揚光御雲紛集於壇場甘雨滂流於郊甸非常之慶豈獨在予宜因天地之心式章雷雨之澤可大赦天下

撫問制

宋胡寅斐然集撫問張浚制 卿心存社稷志殄寇讎初陪端揆之司來皇驟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紓思夙駕行次上流裝度勤勞允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尤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宜式遄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間令俾信使往諭朕懷

取應制

宋任希夷斯庵集取應宗子制 朕念屬籍之蕃衍開數路以參收設爲取應之科俾奉大廷之對其言可采爰命以官益厲爾脩欽承于渥

迎上皇制

舊唐書迎上皇制 我國家出震乾立極開統握歆曆數啓聖千齡文物聲名植圖六葉安祿山夷羯賊類祖立逆功遂肆光殘變起倉卒而毒流四海塗炭萬靈朕興言痛憤提戈問罪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清群孽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兼回紇葉護雲南子弟諸蕃兵馬力戰平凶勢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今復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敬當天地之心興皇在于實憑社稷之祐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取處分

進講尚書制

宋王東牟先生集亟佽進講尚書制 具官某講筵高三侍之選藏壁出四代之書克舜之治垂衣裳豐其稽古文武之政在方册可以驗今顧惟儒宗宜備晝訪以爾多見守約資深達原憲臺持糾察之公諫省有彌縫之益入侍經幄詳閑起辭琮學術之該通尤典謨之淹貫於五十八篇之定舉大義以數陳若十餘萬言之繁鑿空文之無補庶裨聖治日佇英猷

勞慰勳臣制

舊唐書穆宗紀勞慰勳臣制 朕聞帝王之宅四海子育群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乃睠冀方阻長戎帥念于三軍之士洎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而思用莫展或哭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令則昌運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疏顧赴闕庭永念父兄之忠克固君臣之義已加殊獎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謀向義丹欵載中萬欲效其器能各以列之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翼已超授寵榮令吏部加厚賜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貫王澤所洽天網方恢宥過釋冤與人休泰其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釋放朕以武俊之勳勞先于彝鼎士真之恭恪繼被節旄承宗感恩亦克立效永言十代之宥俾錫一門之榮承宗兄弟已授官爵其承宗葬事亦差官監視務令周厚

免租減罪制

五代蘇史免租稅課利減罪制 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以仁壽撫之以淳和而夷責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縱累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遏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册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呂兩徼

風甚尤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躄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戢兵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潁鄆齊　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泌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佃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特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掛於帳籍其有表私逐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兖州城內自然守進違背朝廷結連叢冦久勞攻討頃因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處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遞減一等左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使與復資云

巡察本管制

文苑英華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內制

上天降禍大行太上皇厭代升遐俾予一人煢煢在疚攀號荼毒痛向摧隋百辟卿士等上遵遺誥下徇群心寡匠任厥社稷務重資於聽斷不可暫缺遂立哀迷適從勤請恭作顧託之旨思致和平之化雖在荒瘵敢忘負荷是用泣血躬親表視事夫后王者代天理物師長者助朕理人物之所以茂育人之所以蕃庶蓋欲遂其性而安其業也朕每寘旌進善反席翹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無明駭之舉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爲得其何以廉底詔令作敗政恤寬刑問悍獎招茂異寬賦歛節征詔令作史從使天下爲無爲事無事也頃分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允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長史王志愔廣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博州都督詔令作滄州刺史程行諶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詔令作欽靈州都督隆循潤州刺史李濟荊州長史任昭理泰州都督張嘉貞洪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等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廻避宜令各廻本管內官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義文史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伴敵國者並精加訪擇具以名聞其官人有老弱及久病妨於政事并才用劣下全不稱職者上佐已下委使人便停務具官奏委者使簡清勤人權攝其京官及畿內州委御史大夫及吏部長官準此詳察錄奏諸道僻遠州及嶺南道委使人量差判官分道廻按其天下囚徒慮有冤滯宜令大理寺及本廻使所在按理流罪已詔令作以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受並聽減一等收贖即是非理均事可疑者并杖已下罪並宜放免緣山陵所料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無中男已上者容其侍養不須差遣其河南河北遭蝗虫州十分損二已上者差科雜役量事矜恤詔令作放百姓間有不穩便事委按察使與本州長官商度隨事處分奏聞布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宣諭大理制

元王惲秋澗集撰賀其宣諭大理國制

幼懷奇節空仕昌時及知遇於先朝遂撫綏于大理揚威絕域昔狀定遠之功服事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旌前效俾煥綸章汝其宣暢皇猷洋溢方外爰體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俾爲招徠式副所托

祠官毋有所祈制

史記孝文紀毋有所祈制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是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制

除官制

宋劉攽彭城集皇叔右武衛大將軍環州刺史叔滕可遂郡團練使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磻可授大將軍制　勅百官奉事由功實以為資級公族論恩在久次則當遂叙此朝廷治内外之法本忠厚之意也具官叔滕天潢之別漸漬德潤麟趾之世信孚有取俗官環衛兼刺名郡既積年勞宜加爵秩假稚稱於團結資感望於使領勉服光寵益勵名節仲磻備官環衛責視命御既積年勞宜加爵秩不移幕府之號姑假元帥之寵勉服休命益勵名節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仲歇可遂郡防禦使皇叔右監門率府率仲璪可右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某等公族之恩咸睎有叙序著賓廷之典汲隆郵之義以乃父遺懶而有言矜諸子薮露而為請並從加秩以尉泉下分駒過隙既就外除維祚踈榮肇推新命咸思恪慎以報義方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的可右武衛大將軍遂郡刺史皇叔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仲歲可小將軍制　勅具官某等朕纘嗣昌業車慶列位小大之臣莫不受賜矧其屬在公族可使後於庶姓而爾等皆以親憂弗俟成命既踰遠禮宜申前寵或進躋武衛而領郡符或升列環尹初備幕府敢服異數益修善行可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袁州刺史仲遠可遂郡團練使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叔羅可遂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吾以材能賦爵而宗室以戚屬處位吾以功事課吏而公族以年勞計最治親之禮異於外朝所以崇惇叙之典厚而勿薄雖然宗子之能畏慎無過其亦有信厚之風蒙被寵數不為濫矣仲遠備位環尹外領州符稍加團結之名以示遷擢之次叔羅備位環尹既開幕府稍假左符之重以示專城之責祇服休命毋忘恪居可蔡端明集皇親大將軍遂郡制　勅昔我祖宗聖神以有天下付畀於予惟是孝誠以克保乂親執篤見于郊廟宗籍群辟莫不齊明以奉祠事庶幾敦於善行成於美化況慶賚之行予何吝焉具官某天資信厚濟以學術肅雍助祭率繇禮度勲階井賦用觀親賢汝其念之無懈夙夜韓維南陽集皇兄右屯衛大將軍克愉可依前右屯衛大將軍照州刺史制　勅朕承祖宗之憲厚骨肉之親命官而不責以事所以全愛也計考而叙進其秩所以示寵也具官某叢是慶善挺然秀穎幼服仁義之訓遂為全人入脩孝悌之規靡有過事宜即衛軍之須進兼刺郡之榮當體渥恩益勤令德可鄭獬鄖溪集皇兄仲銳等服闋可舊官制　勅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遅纘衣苴杖寢苫于堊室豈特枚為無窮之哀乎文與情稱再期而後釋此人道之至隆也爾公族之秀執喪得禮祥祭既徹方委佩而登朝宜中嘉詔俾服舊次勉圖令名以盡顯親之美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克頎可遂郡刺史制　王者之於宗族尚恩而不責義所以睦其本派廣天下以愛也具官某生于王家有此爵號向以微累久能自脩其賜以郡刺史之秩往哉祗踐永服我光寵可宋文鑑除皇弟偲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制　朕奉承燕謀獲紹大統永懷先烈眷勝哀疚之情眷顧同生宜厚褒封之典孚我明命揚于治廷皇弟偲岐嶷得於自然溫文見於異稟挾天材之美質應帝武之嘉祥來戾射天之辰遂延號弓之慶踰年於此錫壤惟時矧周人尚親尤重本支之務漢廷左戚亦隆磁祿之封規我半楚之疆截徹濊河之域苴茅制社授鉞啟邦用建上公尹茲北國某勲加等衍邑實租於戲西望裕陵敢忘幼子之愛東朝長信進預諸孫之遊往服恩輝益延壽祉胡文恭公集皇姪宗懿可端州刺史皇姪宗述可右屯衛大將軍制　勅國家承軒祖之謀法陶唐之

敦族封爵周姓體乾大宗道在維寧恩宜加腆具官某孝恭履德信厚成風具官某性茂溫文體資英蘖並稟玉林之粹志含銀潢之和膺被寵章恭居環衛奉朝惟恪居邸有聞朕濬百世之遠源謹九宗之屬籍惟時賢亮司我本支宜疇營職之勞遂遷家子之秩特升藩刺對總戎除豈惟茲是似之美才蓋以褒乃親之有德惟欽擢敍勿替踐脩　皇姪宗樸可貴州刺史皇姪宗藝可左領衛大將軍制　勅分建宗屏叅睦本支環設衛官拱扆宸極號為要職举屬茂親以爾宗樸迥稟靈華居然信厚以爾宗藝夙成體哲樂善為猷並茲緜瓞之昌咸睦大宗之訓師言是率禮範攸循屬敦欽以樂風宜褒嘉而進秩列城遂刺大將超遷且光閒寄之碓兼衛嚴除之重宜懋遵於法度用對越於寵休許景衡橫塘集越王偲第八男已特賜名可除右驍衛將軍制　朕惟祖宗明帝克之俊德以親睦九族積周家之忠厚而本支百世慶流王邸克生多男肇頒爵命以為爾寵益有國之常典非近屬之私恩矧吾叔父見謂大雅之不群宜爾諸子咸知為善之最樂往服訓辭永綏福履可　越王偲第十二女可宗姬制　勅眷吾叔父為時賢王席餘慶於祖宗盛鍾愛於閨閫爰稽邦典載錫恩章爾性稟靜專習知淑慎服姆師之訓見於夙成閱圖史之規庶幾克踐

益崇懿德允協令名尚體眷倈永綏祉祿可蘇耀公集皇太后殿樊氏可
典賓馮氏可典贊吳氏可掌籍楊氏可掌記制　勑周官女史掌內官內
令之法則令兩宮給事之職是矣閱歲既久增秩其宜皇太后殿具官某
氏言德有聞閑和自飭早陞宮掖祗奉母儀嘉其積勤推以優渥俾進司
於典掌宜益務於欽承可　太皇太后殿典言吳氏可司設典言杜氏可
司正吳氏可典贊李氏可典記花氏可典珍張氏可典綵劉氏可典正王
氏可典計董氏可典設制　勑宮省有秩典司各殊列長信之置官事掖
庭而寖久宜頒渥命用獎能勤太皇太后殿具官某氏性稟閑和體資柔
婉自入承於靖御嘉薦歷於歲華適陞婦式之班俾重慈闈之侍往膺恩
渙無怠祗欽可鄭道鄉先生集宮人米氏可掌珍制　宮官由掌而上始
預品秩所以程名分而嚴勸獎也惟時寶貨之事尤貴贊助之勤眷求其
人肆以命爾往其祗欽以稱恩榮鄰　夏文莊公集甘州外甥細紇可汗王
夜落隔可特進懷寧順化可汗王制　勑王者孝治萬方益重展親之典
恩加群后務昭崇德之規矧在吾甥久綏遠略特舉褒俊之命用伸眷倚
之懷具官某茂烈傳家美威服眾智慮深邃詳練於武經志慎直方允敦
於臣節而自撫臨西夏屏翰中原允彰保塞之勳特茂勤王之業仍遠脩
於職貢是愈見於忠誠寔簡朕心特陞翔獎進褒功之懿號兼馭貴之榮
陞憂越等威用旌忠毅寔山河誓寵朕務在於推恩金石盟心爾無忘於
報國終始一志以保令名可　工部郎中張士遜可戶部郎中直昭文館
充壽春郡王府官制　勑朕以愛子膺封建之禮慎選端士以輔導之俾
其居處出入之際聞忠孝方正之言故朕久思其人未易輕受自非耆重
執剛東求以爾具官張某資性淑均理尚清簡粹輝憲府清規外臺端懿
之風碩茂斯允以爾具官崔某業文甚雅守道不迴引籍諫垣勵精史局
老成之德慰薦良多是用簡自朕心命之王府第進左氏之秩載兼上館
之榮爾其祗荷寵章協宣懿效規諷禮誼以臻于道予有望於汝也某可
劉攽彭城集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出士潚令括禎之士論可並遷郡刺史
右千牛衛將軍仲理可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勑具官某等詩云振振公
族夫能學問以知古文采以見志則可謂有信厚之風習為善之樂矣爾
等咸以經術持試有司然能程藝率有可取嘉其志膏粱之佚安儒素之
業宜有甄賞以示旌別進秩加等是謂休寵益勵操守毋怠初心可胡文
恭公集實保安可樞密承旨南班貫德明可樞密承旨帶南班小將軍制
勑具官某等夫樞宥惟重實總於我徽音音所承允資於篤慎以爾保

安村敏而濟以爾德明性諟且和並隸戎廷豫聞密政踏歲規而無忍習
事典而有餘歲勞自陳府奏來上差進右曹之事兼增武升之榮用獎恪
恭益思效也徐鉉騎省集保定郡公景迪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僕射賜紫
制　勑朕歷選列辟見其睦親名器之難必當慎簡信不可私於其屬也
故我眾寵務先推公保定郡公景迪靜惟端方動必孝敬佩師友之訓咸
信厚之風宗室之間聞望尤著屬我嗣服之始叶于立慶之恩爾其率循
令猷惠迪前烈勿驕勿惰以永乃成　王黃州小畜集授翰林學士承旨可
依前工部尚書平章事制　門下天道無為運五行而亨品物聖人有作
設四輔以參蒸民方隆大寶之基宜擇具瞻之位其有老于文學世事絲
綸貢昌言于顧問之間變古道于典謨之際宜從崇荒權在合司庶符命
說之篇式展致君之術具官某尼丘孕質昴宿垂精學有德而可稱風非
時而不下爰自優游丹禁輝映皇家驅三代之文章雲蒸筆下慎一人之
禁密羈立朝端諫吹徽以上書請登封而作頌步鼇頭而且久歷華樹以
攸宜未離喉舌之貴更受腹心之寄沙堤金印列光東閣之榮鈴索花磚
罷赴北門之召極人臣之位贊王佐之才勉思啓沃之謨勿忝崇高之任
於戲予為元首汝乃股肱推公共以為心常私名器事將諧之茂業用乂
邦家誠之易之期太平之可致也可依前件　授御史大夫可司徒門下
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坐霸臺而司憲振肅王綱踐黃閣以持衡擇熙帝
載恭惟重柄允屬純臣其有首冠鴛行位宗烏府弄印之名已著和羹之
命爰行具官某克敭神羊舜庭威鳳五色燦補天之石四方觀測景之表
儼威容而青女司霜厲祥瑞而黃人守日爰自位尊亞相道切致君挺屈
軼以當軒難能指佞賊餘離而在岸宜命濟川趙允已振於威稜郎吉佇
觀於調燮式耀三台之位仍加五教之資固敢汝私蓋從師錫於戲君之
命相惟過失是求相之愛君惟公忠是舉勿咈人欲勿依于違邇富壽而
和陰陽實有望于汝也往欽哉可依前件鄭獬鄖溪集知西山保州董允
仲可檢校戶部尚書制　朕之初踐祚德澤浸於無垠東漸乎日域西浹
乎月窟罔有不及而兇蜀土之徼摩我府號歲奉琛贄而來庭者我具官
某以才武之雄授節西土按撫族類不渝不衰胥附而面內適茲大賚思
被寵光將誇美于有眾朕甚嘉之夫賞藏金而賜龜紱益倣古焉宜用進
秩以榮我之休命可王珪公華陽集觀文殿大學士行戶部尚書知許州
宋祥可兵部尚書知河陽制　勑文昌本喉舌之司而總國之萬務盟津
兼關梁之阻而帶畿之一都維德重者秩益峻政穆者寄愈劇矧謨者詁

之望宜膺眷命之承其官某英粹誠于心文明貫序道入則統百工之序以照天之翼出則倡九州之牧以阜民之風朕居陳觀文之訪而浸留穎川之治歲聿踰閏寵未陞賢嗜夏官以進御暮河難之吏闢左陪西部之勝中峙三城之雄土樂而俗康訟清而教易方推良翰之倚猶洸舊鈞之勞優聲如還家闕云補可曾筆元量類藁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萬事所出丞相所以寬其要門下三省之首侍郎所以貳其長朕稽于古義以正官挽政舍是寵秩以命吾共政之臣非天下之材足以協朕之謀繫人之望者夫豈虛授某莊毅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使文昌左轄之任舉積闕參議之効明六官紀綱上之所以齊下者無所撓四方奏列下之所以通上者無所壅以捫于一人而亮成庶績尚懋厥志無忘訓詞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本天下之務而侍中令僕射為宰相之任舊矣自唐政不綱而失其守今朕董正治官使三省之長皆復其任而於尚書左右丞左右省侍郎秩有升降使貳吾任政之臣夫綱轄之地與御史吏相察舉所以警官邪明憲度而侍郎於左右省無不統理則其所繫於體尤重非總出之材不在茲選某官端方篤實學有本源預于政撥人望惟允某強毅忠厚通于古今謀謨廟堂休有令聞是用命爾以為選首其尚体余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使百工庶尹皆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而政令之自上出者罔不得宜以稱朕所以作則垂法始令行後之意爾可勉矣于有望焉胡文恭公集丁度可兵部侍郎張觀可尚書左丞制　勑具官某朕圖政綱之舊嘉老成之人進退無於聞言出處全於美節功奮前茂朝野式瞻特陞爵秩之崇益示儀形之峻具官丁某志經道德性合誠明典冊禮乎辭宗風業推於時匠具官張某材含厚棟體合大圭德好是民彝仁以為己任並歷吏衆職宣暢本朝承召皆於鑾坡備勸講於帷幄匪惟投遺多所納忠資其器略之賢實在樞鈞之地夙夜勞止功效炳然及解去於繁撥用優崇於禁職並延陞於列缺或倚仕於輔藩時望益隆朕心所簡不有殊異曷寵為臣天轄之崇雄正於八座夏卿之貳興幹於七兵並用褒優益彰峻重當體尚賢之意惟欽進律之恩時哉萬人豈須多訓唐杜牧樊川集崔璪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勑惟古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事三人為衆一舉得之

唯君知臣于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德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議不畏強禦分憂陝服尹茲東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推仕藻鑑旋職半龍村皆適宜官無遁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以中憲每歸遷擢常慕史魚秉彈之勇正當時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代忠欲之不行翱翔禁闈出入諷議汲黯為郡寧聞臥理下惠去國嘗以直道泊宣室思賢甘泉召對造膝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璵上知自得不器雖名既擅高文業通樸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拔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王以寧禮曰官倫天子為業皆爾璪等實端清時予為爾之德隣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夙敬提綱惟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躓近習各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孤官業璪可守刑部尚書散官勳如故滌可左丞散官勳如故璵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勑冉有仲由孔氏門人之高弟也尚曰虞於小國可為具臣況今總臨百官撫御四海綰半寵漕觀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超擢為吾大賚若非含諧豈敢輕授正議

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金魚袋裴休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為成人前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咨爾先父實著大勳天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高文學而浹洽卑精準履而清淨恭儉而審周歷華顯踐吏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成報自綸閣任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之筦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鉤校斡賦末滅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為準繩立作擇伏名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授之予亦何愧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受情勉答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諗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夏文莊公集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晁迥可刑部侍郎餘依舊制　勑國家頌次祖宗之典允資石茂之才既紬繹以成書宜精研之備至宜推異遇式獎名儒具官某局致淵通資氣淳素蘊深厚之學

藻潤於訓詞敦樸約之風靜一於流競表儀群士茂著明姿而自總緝舊
章編研史策歷年滋久宜刀居多冝擢貳於秋卿俾增輝於內禁勉膺寵
眷無忘欽承可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陳彭年可工部侍郎餘依舊
制　勑朕以頌次先猷總裁大典誕播無疆之美寔賓命世之才式慶成
書宜加茂寵具官某清徽挾世景行服人閑練典章周旋要近輯禮樂陛
降之數敦訓辭深厚之規明識遠猷藹於時望而自鋪觀注記紬繹信書
約五始之舊文宣兩制之鴻烈時乃之力朕甚嘉之宜擢貳於冬卿用增
榮於禁省服兹休命更竭乃誠可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晏殊可刑部侍
郎餘如故制　勑內樞之重密命是繫尤賴忠賢參綜兵要眷惟勳舊宜
峻等威具官某道藝該明資仕方格自懷名教之樂洊於榮進之塗爾自
先朝列於儲寀輔朕初載克暢於大猷登汝近司翕昭於懿德宜進天臺
之秩用增樸軸之崇更佇訏謨沓迪予志可　起居舍人知制誥判昭文
館盛度可工部郎中餘依舊制　勑國家均慶頌祇之宮多歷年所大校
群吏之治咸欽其勞在於侍臣宜有殊寵以爾具官某周才敏用奧學雄
文演潤之詞日彰深厚之美銓衡之任特推平允之材久次近班備膺令
望宜正名於郎位俾增美於掖垣更務誠明副兹甄奬可　刑部員外郎

知制誥新知揚州王隨可工部郎中餘依舊制　勑其朕躬雖草履多歷
歲年中外庶官已從考陟左右近職宜有褒優以爾早列綸闈出司留籥
能以寬政惠兹蒸人方刑寄於藩條宜特隆於郎選佇聞治迹以稱朕懷
可　翰林學士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可兵部郎中餘依舊制　勑均慶
隆雅歲時滋久陟明群吏甄奬居多眷惟清近之臣宜茂褒優之典具官
某韻宇宏遠資氣淑均槩已無暇早勵懷霜之志當官有守克彰匪石之
心自掞藻於禁林寔飛英於儁域平華屢改時譽彌芳宜進秩於中臺俾
增輝於內省佩服優寵更務夙宵可王珪華陽集樞密副使給事中王克
臣可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制　勑中階之貴元化鴻樞之幹萬兵難肢脉
之勢均然帷幄之體異匪圖峻德疇易近司以爾具官某毅文醇深器識
高正平推賢級之冠逐服禁塗之游訓辭肆於帝謨心計羨于邦賦望久
而遹美德劭而益冲鄉廷宥家之庭居重安危之倚而廟算多勝邊烽靡
驚屬進秩於地官尚同寅於宰路況智略可以斷國論經術可以緯皇猷
仕圖厥庸以底于治可唐白居易長慶集韋覬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
郎中知制誥同制　勑職之要莫先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
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

刺史上騎都尉韋覬精微專直通乎事典可使予奏議而生左曹朝散大
夫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詔命而專
右掖而輪鉄鑒柄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
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覬敬休不宜疎遠亦猶有攀之玉無
纇之珠不置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致謹無忝吾言覬可行
給事中敬官勳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勳如故宋劉攽
彭城集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可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葉祖洽可
禮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等六曹屬郎朝之精選号曰類司尤為重任眷
官之掌邦禮祈父之主戎事決非美材曷當遴柬以均祖洽器識宏茂文
彩贍麗或俗職風憲或妝舉臺妙宜有发遷以副衆望論其初試始被恩
蘭之寵銓此久次益見應星之貴勉脩職業毋負恩遇可　金部郎中范
錫可京東轉運副使京東轉運副使侯利建可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
等朝廷經費調度金穀為重內則文昌地官之屬外則漕臺使者之任非
其深思敏智不足以當吾慎選以某久更吏職緯著能譽惟此司存雖有
中外之別至其職業非復劇易之判易地而處陳力就列益圖善最以副
民望可　兵部郎中杜常可光祿少卿祠部郎中向宗旦可兵部郎中大常

丞賈易可祠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等六曹九寺所以挈提綱目歷舉庶
務朝廷資以為治者也屬郎卿貳是為妙選有以久次增秩或錄良材初
試吾所簡閱未嘗輕付常風格幹濟陳力雖舊宗旦樞機周密應務敏達
易儒學脩明士論稱述此其在官皆有休譽進而用之吾何愛焉式部掌
兵伍之符籍祠曹主中外之祀事光祿之任尤為繁劇非若漢代謹門戶
之禁而已其惟恪恭勤勵可以稱職汝其勉之可曾肇元豐類藁黃好謙
戶部員外郎劉瑆戶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田嗜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
法郎於省閣典領尤重邦之儁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簡稽於信
實可洪平齋集王子申落致仕除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韓厥既老而
稟政旨侯導引不食穀而扶起材足以為斯世用拒容得謝爾孫尚淳厚
風致簡遠郡國選表再召爾辭遜以安車蒲幅巾林壑獨立氣墟之表固
泊乎世味矣朕訪西南人物於朝謂爾年耆德明精神未衰懷香黨部題
為一來霜峽致舟使觀者知朕能致華髮於萬里顧不韙歟可徐鉉騎省
集水部郎中判刑部蕭儼可祠部郎中賜紫制　勑其官蕭儼夫王者之
為政也仕能舉直理刑懲功如斯而已矣今秋官卿佐皆闕爾儼實專其
司定法察情克舉攸職切言直氣屢聞於朝靡私厥躬何其忠朕之深也

方將圖效遠爲均恩是用就升名曹仍加命服俾耀省闥時予寵章爾其
念哉無易乃心無回乃行決獄以寬簡當官以公平一心先戮于慎嘉汝
可　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賜紫制　勑王者之建藩輔也必
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以佐之政成當还留而增秩古之制也高越以
儒學淹雅見稱于時頃自南宮直于東觀筆削之言方勵弓旌之禮是求
從事大邦率多婉畫有嘉令望屢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紆紫綬服我加等
之命無懈盡規之心元憲公集尚書司封員外郎知明州張奔可尚書祠
部郎中制　勑具官張奔資性淳愿操行廉素歸造郎選參案肆款心馬
首公善弟來賽嘉聞美課專寵臣藩而前比從司大比來上始延恩格吏
姓歲成亦既一周靡或佗吝宜真握蘭之秩無懋割符之績可王珪華陽
集河北都運使李參可諫議大夫江淮等路都大發運使高良夫可司勳
郎中制　勑邊方控朔蓋天下之要西峙兵師之雄神都即汲則邦中之
費南幹山澤之賦朕閲幹日於最籍將使節于外臺蓋委重則必傳之寵
賞先則思責于輔以爾具官李參風強而銳有世資之遵以爾具官高良
夫器敏而沈無吏文之害並擢首職之裕厲吏使煩之勞或提封百城以
經于大河之北或運粟千里以制于長淮之東促綠朱平氏力其敬維爾

參主澤之是宣邦計或遺歲漕不登維爾良夫心畫之是濟茲命列諫聯於
右掖進郎秩於中省率蹈台訓以承予休可夏文莊公集職方員外郎閻
仲卿可屯田郎中知耀州制　勑某資性矜嚴當官盡瘁薦更事任屢易
歲時將治近藩對於使坐俾正握蘭之秩用增分虎之榮善完吾民以荅
殊寵　刑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查道可右司郎中餘依舊制　勑朕自
祇厲坤靈荐歷年所考陟載行於庶位敦隆宜厚於通辰具官某性本溫
良識惟清達回翔近署克遵慎密之規典掌倣司允著公勤之績蔚有詞
藻頌其聲明久播茂恩未副朝論特進中臺之秩式增內閣之榮更勵誠
明表予眷待可彭汝礪鄱陽集韓晉卿大理少卿林英鴻臚少卿范子諒
倉部郎中制　勑某等大理掌治邦之刑獄以察冤枉以糾萬民鴻臚掌
治邦之賓客以詔朝貢以和遠人倉部掌治邦之倉庾以謹出納以足邦
用皆以佐朕經邦國安天下任責亦重矣爾等更踐中外頗聞惟舊敦聽
朕命尚克有成哉可元豪齋集劉炳除金部郎中李韶除都官郎中制
勑具官尚書郎高選也非有資望不輕授爾炳慮而和爾韶清而通審爲
朕牧民且登諸朝矣青綾入直班序寖崇非徒爲爾榮尚其懋勉異時稱
爲端平郎吏惟乃之休劉攽彭城集水部郎中王詡可知濟州都水監丞

錢耀可水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等臺郎重選郡守優寄朝廷待材用之
宅眷仕官之美是皆雍容內外之望用爲更互出入之地以詔效官文昌
既歷歲月俾分符竹往臨鉅野以耀領護都水丞事修舉進升省闥仍莅
起曹勉副茂恩力圖來效可　朝散郎守兵部郎中程博文可太府少卿
承議郎陳次升可兵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等太府主貨賄之藏司其出
納夏官主五兵之要掌其符籍貳卿副郎皆精選也以博文繇歷省闥肆
著士望以次升臨按淮甸克宣使指並用登進以據材略夫其兩惟月之
班聯應星之象爲寵多矣爾其勉之可周麟之海陵集莫伯虛除刑部郎
官制　朕恤念庶獄教寧嘉師其斷治既屬之理官例成又聽于司寇郎
曹所領責任匪輕爾以明允之資通法理之事嘗踐棘寺踐歷三官是必
能智察獄之麗知播刑之迪者俾升憲部用長爾長決讞則詳審其重輕
理冤則深求其情偽爾無佚訓尚勉之哉　路彬除刑部郎官制　朕擇
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惟時秋官實掌邦禁郎吏之選非才莫居以爾法
理詳明輔之文雅擢在棘路逾三十年自評而丞一再爲正又嘗五易憲
車于外繖環於湖廣江漢之郊旋圖老成入踐省戶使汝持議之際不減
平反之時斯爲祥刑朕不多告　胡■除兵部郎官制　朕耀德以爲威

安民以爲武任賢以爲折衝之具戎部雖設殆同清曹提綱者優游乎其
間非老成謹厚之士不畀也以爾素履純茂多所踐更自蜀趨朝贊事外
府久攝承于夏官之屬是嘉乃績就命爲眞惟立武之常規與除戎之大
戒載在古訓非儒者不能知之往思悉心以助而長　李庚除兵部郎官
制　文昌列曹雖受察于御史府然郎官著位實居六察之右或自臺而
升省或繇省以入臺二者均謂之遷惟才無所不可以爾器範清頴士之
譽髦歛於事爲果達而濟頃以公薦序于憲僚既非三院之聯攝掌一時
之望轂自我身畀之握蘭特方搢兵戎政簡矣若夫正邦之大法立武之
常經職在司存有不可廢昔之所察今之所爲委任不殊往其懋勉可
褚籍除工部郎官制　朕用人之方惟器是適謂賢者不可以一職拘也
苟才有餘地必使之踐更於臺省之間以爾質直而文心貌俱古蓋一鄉
之所謂善士在時論亦以爲通儒回翔臺僚既已久矣序于郎吏孰曰不
宜來三院之聯六曹之屬皆選也惟前日之察人與今日之察於人爲少
異耳其事雖異其理則同毋謂次遷不塵于績可　陳相除左司郎官制
中臺本天下之政六職治其繁而都司總其要典領至重在于得人以
爾邃雅而文達于世用司我輿駕舊爲望郎贊謀樞庭再踐厥屬識慮精

審備允於斯肆以汝遷升于宰掾惟慎密足以彌綸省闥惟詳整足以
糾正諸曹爾所優爲其俟予訓　王晞亮除左司郎官貫繼命除右司郎
官制　文昌天府庶務之淵分之以六官而總之於宰士允自部而上之
省者無不關焉蓋所以佐丞轄而理曹事自昔多以周材之敏識望實之
俱稱者爲之今吾尚書郎如晞亮之精詳審明如祖舜之爽達權濟皆宿
儒也或久與典選或歷於司儲爰嘉已試之能並正彌綸之任夫省闥乃
要地都官爲劇司惟得其要在於提綱之間則居其劇無不迎刃而解往
承厥叙蓋究汝心洪平齋集周操都察並除吏部郎官李南壽除考功郎
官張孝祥除禮部郎官制　中臺號政本六屬分郎闕吏禮二曹尤爲高
選朕屬精庶務思有實才官人之方先試其攝及此試可從而類升蓋操
也以積學師質閑潔也以通才武工監南壽辭林之秀孝祥擧首之英久
在石渠校讎秘籍今並以兼官之舊錫命而爲真典銓者當兩選之繁考
績者據七司之會肆南宮者有含人之目各踐厥次毋曠爾成可　工部
郎中鄭寶除尚左郎官制　勅具官某民以止爲體能時止則止然後能
時行則行爾簡粹而通亮爲郡當以治理劾聞顧將俗之流從又孰能無
變化懼荃蕙之俱茅也而怙然歸絜坐玩歲華狩化機之轉移偕衆正而
棠集其將有行于郎選甚高毋憚于劇朕方思所以進爾者可　考功員
外郎桂萬榮除尚右郎官制　勅具官某比歲倖門關而吏道雜武級猥
濫尤甚緣挾方嚴銓覈宜尤爾爲考功郎氣嚴詞屬吏莫敢欺推是以修
審官西院之法鑒揭而折釐分衡設而輕重判劇曹其澄乎來哉何日三
錫厥命用惟其材毋謂序進可袁蒙齋集趙汝過除軍器監趙必愿除户
部郎官制　勅具官除戎器戒不虞義著於革不傷財不害民訓垂於節
而吾聖門講明實學有勇知方于路能之治賦足民冉求能之皆雖然有
可用之實尔汝過之謹重職在繕戎爾必愿之明練職在理財一爲監長
一爲郎曹其足食足兵之所深賴乎治兵而毋佳兵治財而無竊民此則
聖門之所尚而宗臣之所以培植宗社者也懋哉服我休命唐白居易長
慶集奉天縣令崔郾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勅奉天縣令崔郾大
允南宮郎無非慎選者也況官之劇有堆案盈机之文有月計歲會之課
故員郎不可逾時闕不待滿歲遷事劇才難斷可知矣而郾自操白簡牢
赤縣繩擧違慝懲養罷擧皆有善聲著于官次豈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乎
爾宜率屬人佐計務決繁析滯期有可觀可依前件宋夏文莊公集三司鹽
鐵副使刑部員外郎段嶧可吏部員外郎餘如故　勅國家累慶汾脽于

益六檢庶官大校成用陟明業劇宣勞特宜疏寵具官某等操履端肅器
局淹通貳乃計臣度支邦賦籠山澤之利公家之用咸克積歲月之勤鈞
考之文未至用持進於賞典俾將勤於能臣祇荷寵章吏思況瘁可　王
旦弟度支員外郎判國子監旭可尚書司封員外郎依舊制　勅某有帝
降衷眷于良弼交脩封祀之典宜臻揖讓之治佑我鴻業格于皇穹褒哉
云亡追悼何已眷乃同氣素有令名道金穀之要司總膠庠之學館實延
之寵宜異于常勉繼前脩式光華緒可　屯田員外郎同判定州張揆可
都官員外郎餘如故制　勅某朕以郡縣之治責在庶官三年有成悉於
加賞故有就進爵秩以勸勤勞者也以爾業文中選屬節首公關決郡係
熟習吏事有司會課善最居多是禮增榮命數益重勉思幹裕以答寵靈
可　屯田員外郎監荊南鹽麴商稅務陳易從可都官員外郎餘如故制
勅某等有虞氏之制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朕擧而行之以勸臣下以爾
等服勤官次各有吏能校課最於攸司上聞於宰府宜進文昌之秩或
升中御之丞各荷寵靈更圖來効可　新差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太常博
士江嗣宗可屯田員外郎餘依舊制　勅勞臣不遺材臣不勸故朕宣明
考績叙序流品以爾具官某等服勤官次引籍朝闕緯有政能多歷年所
憲觀陟狀用錫寵章司與建書墾田列職臺郎之選於是爲優勉竭乃誠
無忝休命可　太常博士知廣德軍陳皐可屯田員外郎餘依舊制　勅
某等古者以尚書郎主屯田積穀之事以充經用國家頗重其選未易授
人今爾等辭藝該明吏事周敏在劾可紀會課居多以升厥官更佇來效
可　太常博士知眉州劉忠正可屯田員外郎等制　勅某等漢魏以
尚書郎主墾田度衡之事分曹建禮職亦甚重以爾等清潔奉志勤勞首
公威守郡坤維或詳刑猗表皆以吏課判於有司考殿以聞陟明斯在第
陞華序用勸朝倫欽踐厥官吏思況瘁可　太常博士充秘閣校理韓義
可祠部員外郎餘如故太常博士胡淳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文昌政化
之本臺郎要近之官儻非特材曷稱朝選以爾韓某抗文深學特惟推之
姿胡某吏理精詳悚青由之操並處尚臺之秩或忝松館之榮第課當遷
賞勞斯在宜分曹於建禮俾應宿於太微勉勵清修無忝朕命可胡文恭
公集關詠可屯田郎中趙東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等大治以得
人爲本而守長尤難官以稱職爲賢而名實須允咸疇吏伐第進省曹斉
獲美才咸進褒典以爾詠性度閑遠履尚清修以爾東識致通達志用閑
敏率自爲良之舊屢試劇煩之能進服臺聯外釐符寄度夜典刑之守濟

序登于朝爲者輟衆遠慶鍜領州祭鮮新莅未久而前課已周冝嗒三歲之績並允一臺之秤體余郎選勉爾吏勤可　國子博士郭長吉可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西京制　勅具官郭長吉業治儒經仕優官簿早陪郎署協布郡條夫於保任遂雍降序勗郎恩之簿擧加京守之薦能俾優典虞之曹仕參主綸之政悉心營職以稱所知可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衢州任旦尚書職方員外郎監衢州清酒務鄭昭者並可尚書屯田郎中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廬州陳執方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任旦等各以吏能參寘郡選或州藩爲政順迪息和或推酤示謹已淹時序並通前績偕集攸司正秩員外清曹劇選素名郎按尚勗官成可　尚書都官中郎知庭州黃尚昌可尚書職方郎中淮南路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黃尚昌等朕以較吏之法責于攸司官無內外三歲一考循課即按褒勸在焉以爾尚昌勤身蹈和白首無懈以爾廷小心槩矩清猷偶劭並累書閱簿參寘郎闈或華涂爲州稽叙條之熟或赤車案部副欽恤之懷率以年膺恆我朝奬陟司方志武度圜征仕服寵階尚結來最可　應賢良方正科太常博士蘇紳可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通判應茂才異等科張方平可秘書省校書郎充知縣制　勅具官蘇紳等國家振

復賢科岩求邦彥非以肖空文於無用蓋將佇進猷之斯者膺是選者不其難哉以爾等抗志經墳洗精道素或昌辰妄覽已刊於朝榆或別都論秀游偕於計物並能貫穿前載發揮大猷溢奏牘以獻文褐爲章而著行爰臨便坐躬覽著篇蜂異等之求亦齊洽閑而可錄當爲第實試協育才憲綸華牘以陟郎曹視野巾而登秘省贊條外閒宇俗通封併示寵章起永來譽可劉從彰城集朝散大夫權知曹州王彥韶可衛尉少卿朝奉大夫駕部郎中張傑可鴻臚少卿朝散郎蘇注可司封郎中承議郎太常丞周秩可駕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等中都列官皆有分職地崇望高者卿寺郎曹也非其美材未嘗輕授以某嘗持身端直臨事詳敏外典州郡內吏臺閣久次歲致皆有可紀是用遣加寵進以極智略或欽貳惟月或上應列星至于爾郎並爲茂選欽服寵光欽懋職業可曾舉允豐類豪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忠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曹宜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高渤求在廷國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范石湖大全集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周闢可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財賦制　國家權借軍之制猶金師所營必以王官持節護餉饋寄朕耳目分圖顯憂班序甚高舉在尺事使命大夫上以

于文雅之風或海沂以廉謹明之判或徼外無抱清遠爽之安列上年肅給於朝聽正以豐屯之秩職諸方貴之冝並覽名郎且推良輸益樹杼吏之課勿忘毀陟之思　承詢可都官郎中馮振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等朕設課吏之格較比民之績中唐虞之簡舊去漢魏之煩密均用一開參比衆功爾等體行清修夙力雄濟自服王官之序屢試吏賢之能分樞符書臨長藩服上計文而可紀歷考法以當遷冝正秩臺之聯進丞郎省之發取稱搬官之典勉修良輸之風　章倧可屯田郎中趙永裕提禹並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等寄重之治信賞而衆職理京房有言舉功而萬化成政平吏良蘇比物也朕率由舊典詳試庶工褒勸勤庸以風內外以爾修行義潔篤以爾蒞夙節清修以爾水務出舊德之門有名騎之質並奮跡士彥而揄服朝聯典城臨民淮官行政節以康著治用最聞列上年膚香膺考法中臺之選起草爲華右曹之煩豐田屬劇載進正貢之重或峻副郎之選並寵清流益爲戎與益圖報政膺對陟息　邢亨具連並可比部員外郎應洮李成熙並可國子博士張承悊可水部員外郎張景純可太常博士馮溫舒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等貫光以職而試臣漢用法而課吏咸責實以觀效亦累優而取陟

以爾等士理尤飭吏文滋習謹政條之賦則嚴而不苛義事向之繁則敏而能力績成所治章下有司較閱而信然揩功令而審若差進中臺之秩參服上庠之職資地本優儀品兼峻往踐乃職攜想爾勤宋元憲公集尚書屯田郎中知衢州胡旻可尚書都官郎中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慈州涉績可尚書虞部郎中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巴州陳甫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婺州田瑜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勅具官胡旻等故事南宮郎寺治臺務國朝均內外之任率真拜而煩使之亦既有還尚本其次以爾等咸服士操吾濟吏文薛蔵結芬登朝有著分掌州任來穆化條前勤著聞令治通聚合是課目恆予褒章都肆朕虞僕駕田部或正或貳勉即厥官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馬尋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張泌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勅具官馬尋等夫臺郎始於漢田省書總於鈞比皆一特之俊選也以爾尋効智肅給持法敏詳而錯守軍手有絲飾之政以爾泌屬辭辦麗秉操廉約而游勝縣組有撫字之勤並見考歲成來結官最冝陪承務之劇且勸叙才之規往服寵嘉毋忽祇飾可　太常博士通判定州馬僑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國子博士知濱州盧南金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馬僑等或役茂服官或淳固宿業各敏乃事

爾詳明練習籍有才擧来郡東部席圖未溫遷驛郎呈特我使事調度寮則軍不乏興甘苦均則士有奮志緊汝之職往其欽哉洪平齋集川秦都大茶馬挂如琥除戶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尚書郎非民庸恭白不挍剗地官之屬選高而制可經乎爾將潛于變就建帥閫不許意以年利不矯異以干名刀耕火種之民恣安之朕惟推救并節以示獎勵孰與入奏明光之爲寮式遄其歸贊我邦計潤窮若何而裕煩冗若何而節帶經物重若何而權推此類具言之用觀爾蘊可沈氏三先生集都官員外郎楊異等可並職方員外郎殿中丞李之純可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張宗雅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等朕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庶幾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如漢之全盛時故考百工之績而陟降之未嘗不詳且慎也今有司以爾等代闕之狀來上咸應于法而無罷者其可以不賞而陟之哉其各增秩一等尚書副郎秩宗博士皆清選也其悉懋之與我同底于治可鄭起潛立奉外制蓋朝奉大夫尚書考功郎中兼宗學博士胡泳除吏部郎中朝請大夫屯田郎中丘迪嘉除兵部郎中通直郎行都官員外郎陳昉除刑部員外郎承議郎權發遣處州葉秀發除屯田員外郎制　太微後一十五星尉然曰郎位尚書郎重矣雖事有繁簡而位望等也爾泳以宿學該深踐司績陞右銓爾迪嘉以長才練達踐司田晉戎部爾昉以雅望靖共踐司隸陟士師爾秀發以通儒理効踐郡最入農部惟茲四人一朝而並命之諸曹之事擧矣往欽哉思稱朕選擢之意蘇魏公集職方員外郎夏旻可屯田郎中駕部員外郎俞康直可虞部郎中散官如故虞部員外郎鄭譯可職方員外郎散官如故虞部員外郎姜正顏可比部員外郎國子博士傅共可虞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周之六廉唐之四善皆天官比吏之法令之考課參用其制視功賦祿厥惟舊哉以爾蚤躋閎臺稔服吏政一官恪次四載于茲治以最聞行無過事稽於有司之令歷被增秩之僚勉服忠規以對休命可　職方員外郎陳傳可屯田郎中虞部員外郎孫呈可比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考陟之典尚矣自有虞以來未之或廢蓋嘗能比吏勤功賞善有國之法不可闕焉以爾等委　賛某名居官仕職民政有拊循之效郡綱籍關決之明稽煕四期嘉事勞之可錄進班一等亦嘗勸之所存服我恩榮終其報稱可　駕部員外郎李茂先可虞部郎中屯田員外郎馮積可都官員外郎虞部員外郎蔣僅可比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昔有虞之熙衆功也九載而能否別周官之比羣吏也三年而治最陞夫授方任能挍功書過久則賞已廢達則賞

哉憯四歲过默我待其中以爾等夙以吏資仕于朝廷自登郎選屢試攻脩率職之勤訖無曠事議年之課且應功書並進等於右曹示時能於往效尚思勉懋無忘欽承可　遂山縣令貴祥母著作佐郎周倫母並年九十一歲封縣君南宮縣令董京父年九十一歲可守秘書省校書郎制　勑某向者已事奉壇均釐列位厥有親年之耄未登封賞之科特霈殊私式彰孝治以爾壽康之福寔應詔求慶善所終誠宜表顯寵以遷丘之列湯邑之號用爲子舍之榮益保餘齡無忘休渥可沈氏三先生集太常博士郭琪可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劉介可國子博士賛善大夫石弁可殿中丞國子博士王諤且可虞部員外郎制　勑某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堯舜之所難也然所以能使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者非有考績之典歟令夫外廷之士衆矣固未嘗人人而從容乎朕前也然則安得人人而辨之哉故祖述唐虞憲章三后所以損益審官之法甚備庶幾乎黜陟之明勸沮之信而在位者皆得其材今乃以爾等來上皆應其法而當遷者也朕甚嘉之其各遷一等往服新命毋忝我丕顯之訓可宋景文公集王球可工部郎中張叔詹盧安並比部員外郎制　勑王球等威風尚聞奕武理慷脩擧並宣力繁劇積用屢升陟狀鈞校年膺茲久格有成例朝嘉爾勞況吏二千石朕所倚辦就膺進秩之典皆竘報成之良正爾外曹官以差進可鄭獬鄖溪集職方郎中馮沆致仕一子可試校書郎制　爾之父以忠潔自脩白首不懈引章言老請佚其餘年詔書財及而奄已淪謝加賜一子廣示朕之茂恩可　敦達人韓孟可試校書郎知縣制　判史言爾行義甚高鄉里師之善積于家而實行于朝古之道也其以某試蘭臺校書爾其勉教不懈以師其民俾至於爲善而後已則於時豈小補也哉可袁蒙齋集蔡仲龍除秘丞兼屯田杜範除秘書郎制　勑具官十洲遂島號風月不到處職爲丞郎儒者高選也爾仲龍夷雅自持爾範端方有守蔚然今聞士論推之同時登瀛之榮豈汝私哉朕準屬群工治事于局木天雖無吏責經史皆實學也及茲暇日培植器業如或知爾擧而措之乃閣後縣劉行簡苕溪集劉才邵除秘書丞李百藥秘書郎制　勑具官某開府士之冀北追風汗血之駿在焉識者朝暮而取之無留良也爾等召自外服問以所知論議切理有當朕意丞郎之職其選甚高往屬爾脩以俟識拔可蔡端明集李評殿中丞宋敏脩太常博士楊愷奉禮部郎制

勑具官某等天下以文治而士人以詞進者爲日舊矣惟爾評生於貴戚早聞善訓嚴學屬文特然有立敏修豐健世以儒聞能名其家經術益

茂命試列等榮然可觀或近殿省之職或與奉常之列率爲恩渥勉務敦
修洪平喬集歸順人同鼎武翼郎王閒顯武翼大夫呼延實宋伯友修武
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推天覆之仁含逆取順宣以南北爲閒爾等執鷸
綫以從亡虜逺竄力屈來身歸命朕不汝棄也易畀武階之芳毋忘忠力
之報可呉泳鶴林集根文用授隨龍武經大夫王倫授保義郎董有恭授
武翼郎制　勑具官某阜陵之書如天球弘璧歷代寳之以爲大訓經筵
進讀今已終篇恩光所霑下逮而屬既優既渥矣爾其敬謹于綵仕祗厥
事毋曰一官可以幸得也可　楊鳳孫授中大夫楊蕃孫授朝奉大夫楊
衍孫授朝請郎楊纘授朝請郎制　勑具官某等昔我文母保佑朕躬有
大功於天下今升自閟宫祔于太室感恱内外嘉與推恩蓋報其親者不
敢弗盡也爾等生自高華素于富貴有敬謹威儀之度無康好佚豫之失
並升一秩宜懋厥官毋曰居寵而不思危也可　綦崈禮北海集西寧
州教授歛州進士黄庭贈可將仕郎樞密院闗黄庭牒吏部供到今年七
月内奉聖旨西寧州蕃學措置就緒其蕃族子弟甚有能書漢字通誦孝
經漸習論語皆知嚮方慕義化革獷俗所有蕃學教授黄庭贈與假將仕
郎以爲訓誘不倦之勸本部取家狀未到未曾給付身奉聖旨黄庭贈特
與將仕郎仍疾速出給付身制　勑具官某朕建蕃學于西寧既見就緒
爾以進士預講授之選訓誘爲勤令蕃族子弟能通書文誦習儒典嚮方
慕義俗由化革雖朝廷聲教所暨爾預有勞宜錫官榮昭示勸奬欽承恩
命尚其勉哉可宋元憲公集十二考人前明州録事參軍劉愿可大理寺
丞奉舉人前渭州司理參軍張京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愿各以雍
廉參于調補或郡綱督罰通績前勞或州獄首公見稱敏識閲其吏治嘉
乃官成宜從振滯之條兼懋舉知之格省僚寺屬勉服榮階可　十二考
人前權楚州團練判官高中正可大理寺丞奉舉人前江陵府節度推官
劉逴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逴等或錄吏資早介戎幕或風力清勁
見舉所知或勞考優深載符允令得于銓格嘉乃官成祕爾刑司各備其
屬可　十二考人前鎮國軍節度推官知鄧城縣宋扆可大理寺丞奉舉
人前權岳州軍事判官監納潭州茶米場陳選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
宋扆等比者作爲恩格差次使勤銓裒有條陞奬惟叙以爾等屢由選集
出補賓從或假以縣章積資於功狀或蒞乎茗稅見保於監司宜懋乃勞
致時優秩佐郎丞率分以命之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大軍節度推官張
從宜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張從宜久調中銓屢賓外府近援放格歸資

歲勤緊書考之滋多頗振淹而有序宜緣信賞俾陟榮塗勉非遴立之華
吏圖縣設之舉可　蘇魏公集奉舉人前陝州陝縣尉常景可光禄寺丞奉
舉人前晉州趙城縣令安壽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郎内閣丞蘭
臺遷佐皆京司之美官也繇選部而陞者非詞學之科與公卿之世不得
預焉以爾等仕於縣邑或令或尉皆有善狀稱於知己中銓考實使坐推
恩各用爾資進增厥秩既蒙奬擢之命宜盡公忠之心可　大理寺丞李
得臣可守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吴立禮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爾籍
隸京司職吏民政廉方之守既已效於官成累久之勤兹亦應乎功令宜
甄時於善最俾叙進於榮資爾其欽承以永來譽可　前虢州虢略縣令
錢公績可大理寺丞前代州軍事判官張佑前權知果州團練判官鄭士
衡可並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今之仕於郡縣者既限以積累之資
則其器能可見矣又難以保任之法則其操守可知矣會課來上閲實靡
差真之京司是謂慎選以爾等或起於門調或進自儒科典邑佐州咸有
善狀廷尉之屬蘭臺之職皆曰美官俾之並命偕此榮路益思後勤可
袁州分宜縣主簿前虔州受納板木場兼監排岸司劉最淮南節度推官
前知郢州中都縣事王仲安可並大理寺丞劍南西川節度推官前知梁
山軍梁山縣事趙清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或決科從仕或延賞
入官並有廉能之資綽吏縣邑之課臺章言狀銓覆條勞辨職者敏幹可
稱字民者拊循著效用擢京司之列兹爲責仕之階勉思從勤勿渝素守
可　前權潤州觀察推官方仲謀前山南西道節度推官邢子彦可並大
理寺丞前權虢州軍事推官韓仲衍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士之由
選部而陞京司者榮進之階漸也非計最如格未嘗輕授今爲者以爾有
幹蠱之譽而有司又言應陟明之典臨引使坐擢爲王官爾其益思登進
之艱終圖遠到之效副我甄任不亦休哉可張擴東窻集張闡范雩並除
秘書郎内張闡兼史院檢討官趙衛錢周材並除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
某等朕廣儲美髦實待器使石渠東觀咸以次陞譬猶合抱之材長養成
就豈一日之積哉以爾闡爾雩問學之審詞藝之工朕故使之典四庫之
書以資其傳以爾衛爾周材器識之遠行實之多朕故使秉太史之筆以
信其公雖尚周旋三館之游然亦曲盡一時之選乃若編摩之册教導之
勤各因爾能尚頗餘力許應龍東澗集徐雄除祕書丞史彌鞏除祕書郎
余元廣除著作佐郎制　蓬萊道山清華之選也非碩學鴻儒豈不輕畀
以爾雄剛毅有守公正亡私屢振職於成均宜進丞於中祕以爾彌鞏安

恬不競。悃愊無華。既爲模範於金紘。盡掌圖書於秘府。以爾元廣。身端行
治學廣聞多。允爲册府之英。派晉秉著庭之直筆。周非吉士。允稱師言。茂
對榮恩。益宏進業。胡文恭公集　周偕臧論道杜濟可並殿中丞陸蕃可著
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等。以才辯之華。升豫俊級。以力局之敏。進列京司
臨長遠服之民。賦宣邑之譜。劇治無壅。控帶有勞。吏民便焉。歲月勞止
因稽齋伐之實。並從進秩之科。丞盾省者洵且華。佐史觀者尉其美。咸自
修勅。勿忝褒嘉。　全余白祖或李秉可並大理寺丞周復張熙可並著作
佐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欲選清能。拔寒素。故保任之法。專施監司。而課
最之方。一歸銓審。參覈不謬。褒陟乃行。以爾或奮跡才章。或進以經藝。掾
壽大幕。領治一同。亦從尉察之司。往鑒究權之局。並委秉脩之士。宜敦渥
茂之恩。領著史筵。進丞法寺。悉近朝闥之陟。益宣公路之勤　杜諮可大
理寺丞張文吉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等或積資至幕。或被舉治縣。恭畫
有補。撫字弗苛。監司薦聞。銓覆應狀。秘丘領著。讞寺爲丞。尚勉來課之脩
以對陟恩之茂。　綦愿劉濟並可大理寺丞韓棣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
等。或刀文升科。或治經著第。習知爲吏之敏。舉遵行己之方。幕有婉畫。邑
無遺事。薦書交於公府。滿課集於銓臺。擢佐修書之筵。進丞治讞之署。益

恩勉勵。用對褒遷。　李琦可供備庫副使李瑊李瑶李球並可內殿承制
制。　勅具官某等。朕以泼泉在詠。懷聖氏之慈。渭水興嗟。增逝者之感。眷
言諸息。洽被遺恩。以爾等。妙年自修。沖規可尚。參從貴里。分籍禁庭。罹蓼
莪之在憂。服苴麻而居制。咸聞推慕。良足哀矜。覽遺表以泫然。稽舊章而
允若。擢升使介。進陟班聯。恩乃究於外家。義無嫌於前代。勉思樹立。姑務
顯揚。　李球可內殿崇班李玘可內殿承制制。　勅某等。內寢之聯。椒諸
朝秩。外家之貴。體自朕躬。主於拜除。宜在優異。爾等戚苑貴種。仙李真枝
被長君退讓之風。承鄧氏法度之教。咸自脩綜。莫不柔嘉。久從班籍之編
名未稱小侯之立學。宜峻近庭之秩。且光左相之賢。往服寵褒。益思淑慎
　孫用可左藏庫副使王日宣可禮賓副使王克讓仕守素毛永保可並
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某等。夫護營卒。遷邊警。式遏外海。通爲兵官。稽歲
勞。校軍最。差進茂秩。抑惟邦典。爾等膺材武之選。有力局之用。數更委使
見稱撞敏。齋伐自列。應書當遷。司幣列都。典客近局。或從著定之峻。而承
音制之重。率由功次。咸用詔除。尚緊拊循。以底綏靖。任弗更斯。庶集曾嬰
秘書丞李鳴鳳著作佐郎制。　三館儲材。均爲清職。六卿設屬。式重列曹
已試有聞。次遷惟允。爾瑛優于文學。久服周行。爾鳴鳳蔚有詞華。嘗冠蜀

選。或典圖書之府。或瑧著作之庭。兼假郎闈。深昌賢業。其服寵光之渥。勉
爲輔塞之圖。沈氏三先生集　內殿承制唐謔等並可供備庫副使內殿崇
班張宗納等並可內殿承制　勅某等。天下又安。方外無警。而兵之不試
者久矣。材武之臣。寧復有非常之功。而敢希不次之賞乎。然方鎮存屯。戍
邊圍有徼候。拊字譏禦察謀何之勞。亦不可遺也。爾等咸以勇選。而領
軍事。按籍以遣。或貳諸使。或承制二日。皆曰顯齊。其任祇服。益圖祈報。可
蘇魏公集　皇城使向寶可貴州刺史依舊皇城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段
克可內殿承制餘依舊制　勅具官某等。夫濟祿班等。所以待有勞之臣
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等咸以精悍之質。與于驅堠之衛。能我捍禦。稟信
威令。攬元臣之列。剖述戍效。以良多爰嘉。乃勤遂增爾秩。或視專城之守
或承內著之聯。俾以寵名。益重邊圉。並爲優異之典。更佇撫綏之謀。可。
左藏庫副使曹繼明可供備庫使西京左藏庫使雅規可文思使內殿崇
班閤門祇候王文郁可內殿承制依舊閤門祇候內殿崇班韓見素。可內
殿承制制。　勅具官某。夫仕者久而不遷。則才愚罔滯。進而不以其敍。則
流品弗甄。今有司所以限年而核功。循階而進秩者。蓋此道也。爾以材武
擢于治朝。內外煩使之勞。託無曠事。歲月薦更之比。已應陟書。稍陞等於

官聯。且嗜膺於伐閱。往承恩渥。無怠後勤。可。宋元憲公集　殿中丞知單州
碭山縣王文美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真定府馮日宣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王文美等。國家多出中朝臣。以宰百里。蓋欲寵厥仕。而急綏吾民
政句有成。賞不淹晷。既以勸善。亦俾久官。惟爾等。榮名儒家。效智公局。日
以謹飭。蹈于康隅。修方累勞。遂列閣籍。比荷璽詔。出撫縣封。並能審諭教
條。拜伏愁歎。均有善狀。列在攸司。因其大比之辰。且光即按之寵。經歷盾
省。分以命之。益勵乃誠。毋替來譽。可。　殿中丞新差知溫州平陽縣楊中
和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張子元。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楊中和等。夫考
課之法。所以明淑慝而敘功次也。馭厥群吏。存乎彝章。以爾等並服朝紳
薦更歲籥。或經明有法。克邵素猷。或問調累勞。頗書善狀。爰在大較。咸用
序遷。議禮曲臺。分曹盾省。各祇寵渙。無替令名。可　河東路轉運使尚書
兵部員外郎陳玦。可尚書工部郎中。殿中丞通判興元府李公謹可國子
博士。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知鄭州呂公綽。可太常丞。太子中舍知明州奉
化縣陳世長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陳玦等。夫冬部郎曹。胄筵師職。容臺
之卿屬。盾省之監聯。並爲華陟。以敘能吏。惟爾等。蘊文典學。完行幹材。或
持漕使軺。或刺符寨郡。或倅承於州事。或撫轄於縣封。並質歲成。克猷朝

貴宜就增於榮緩益究懋於乃勞成命罔私余訓無忽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益州楚經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越州蕭山縣王簡可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前知封州劉直溫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漢州綿竹縣趙壹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楚經等尚書曹有比司掌屯之員中朝臣有師庠盾省之屬各著官簿以陟吏資惟爾等智效事經藉引朝紱或勤於外補方貲郡條或績乃舊芳累走縣譜並齎閥來上貿歲有周宜序美賞文奬成績毋或懈位以忝懋功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晁遘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國子博士通判南安軍徐紹齡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集賢校理知復州王琪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知鬱林州查冲之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晁遘等課功之黜陟視勞之殿最我有彝法付之攸司以爾等早服仕階進班朝次或華顯郎署或領弁經庠或文雅游書林或廉端備儲家並緣外補參積歲勤然方奉眞祠倅軍壘守支郡撫遐陬宜即官成序進恩等今以駕曹度務莅野盾省之屬以命之其各無忽可　夏文莊公集　利州路轉運使工部郎中呂言可刑部郎中餘如故殿中丞同判鄧州朱正基殿中丞知華州華陰縣事楊政化並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越州餘姚縣事韋覺可殿中丞

餘如故制　勅國家引一代之材布四方之政肖銖勤吏日簡朕懷以爾其等性蹈謙雍治中寬猛往監司於郡國或撫養於黎蒸咸能首公究底成績建禮司刑之重來庠講學之榮治中御之屬丞皆上臺之清舉第勞而授惟政是繫無替厥官以忝予命可　都官郎中知邢州嚴頡可職方郎中餘如故荊湖南路轉運使職方員外郎康孝基可祠部郎中餘如故太常丞同判福州王瀆可太常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知鄆州平陰縣事陳保和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勅國家尊右文治重愛生民以臺省之要官暨郡國之衆務疾非敦善惟恐後馬以爾具官某等心識甚明材用尤備考其官閥各有事功宜舉成秩並增頒秩爾其除煩就約凋公滅私勉繼前修無替朕命可　祠部郎中知宣州江嗣宗可度支郎中餘如故屯田郎中知臨江軍熊同文可都官郎中餘如故太常博士知岳州張鎮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國子博士知榮州趙裔可虞部員外郎餘如故殿中丞知富順監朱良治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同判眉州文可觀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勅郡國朝廷之屏翰牧守生民之父母教化所自選授至艱勞之不圖吏將安勸以爾具官某等踐履方格文劃詳明或處千里之師或貳諸侯之治爰考官閥率如風謠宜郎所居第進榮秩夫清約

可以行己寬厚可以安人勉遵前良無替朕命可　金部郎中知洛州李文著可司勳郎中餘如故太常博士同判蘇州李意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殿中丞同判汾州馬掖可太常博士餘如故殿中丞同判菲州魏化基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洗馬知汝州襄城縣事來允恭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勅朕懋建郡吏分幹中區貲以及勞爵以序德以爾等年度修絜文禮精詳考閥閱之所更訖無痕殿量功次而差授並用褒陞勉圖後勳以永終譽可　太子中允知榮州公孫儀可太常丞餘依舊制　勅某等竭慮首公勤心幹裕有司較其課最宰府詳其閥閱名在貢格朝命是行或引藉曲臺或發長中御各欽茂遷更勵乃誠可　祕書丞同判延州劉訥可太常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知揚州天長縣事徐善實可殿中丞餘如故殿中丞楚繼芳可國子博士權御史臺推直官殿中丞戴融可太常博士餘如故著作佐郎充北宅諸院教授王式可祕書丞餘如故制　勅具官某等或詳贍攻經或兼該學術服勤官次第課可嘉進秩朝闈寵章斯允更圖來効以荅茂恩可　大理評事唐均可衛尉寺丞餘如故制　勅具官某等夙承無緒久踐仕塗吏課有成朝賞斯舉寰雖引藉寔擬於上臺周衛陛荣最親於中禁勉服休寵無怠厥官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

司封員外郎李適可工部郎中職方員外郎知鄂州高慎交可屯田郎中祕書丞知岳州臨湘縣事張惟諤可太常博士祕書丞知洪州豐城縣事孟虛舟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知信州上饒縣事貫守文可殿中丞太子中舍同判信州張同文可殿中丞殿中丞知白州劉宗諒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知宣州宣城縣事查慶之可太子中舍衛尉寺丞知湖州烏程縣事方仲弓可大理寺丞制　勅國家敦厚治本重惜生民以臺省要官長州縣衆職復東良儁式備監司勤之可圖寵爾珠等具官某等志尚清約事任煩繁往幹漕輓之權或分守宰之寄夙謀載舉善最有聞並書厥勞第增乃秩勉遵寬大之詔稱茲褒異之恩思齊古人以永休譽可　殿中丞田慶餘譚雍並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畢從善可殿中丞太常博士同判揚州吳待問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太子中舍知汾州平遥縣事李永世可殿中丞餘如故衛尉寺丞知淄州淄川縣事李延坐衛尉寺丞監溫州前倉鎮茶鹽酒稅務向約並可大理寺丞餘如故制　勅以祿詔爵以德懋官順考舊章無尚於此以爾具官某等政體勤稜風行絜清宜錄乃勳遴增爾秩式旌課最昭勸官師服此朝榮更當自竭可　胡文恭公集　田化愚可虞部員外郎鄭偕可太常博士張當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某等

夫守宰爲任最親斯民政伐有成宜時吾賞以爾等或仕緣鄉物或進籍世資累官次之累勤自朝縣而進序矧外班政迹著不前寘爾等民丈稱無害並用年勤之茂合于功懋之科升須澤虞典司儀範至于府省之贊並爲朝紱之華就祇臺憲尚阕官治　薛仲蘭可屯田員外郎蔣秘卜伸可並太常博士馬仲旦可殿中丞制　勑朕考內外吏職算計見效累優以成陟惠賞以申信故功懋者進而節廉者起具官某等或奮從造考或蔭自官華並服王官之箴或從朝籍之從更試政事參訪行能或典守列城流宣弟之化或長治劇邑宣覺利之風條上平書中校吏迹在狀甚白於法宜遷起欽右曹實歷乇戶口之字稍遷禮閣育贊尊尗典之榮至於府省之聯並號朝閣之美往祇渥茂勿廢操脩　丁宗臣可太常博士丁寶臣可太常丞制　勑具官某等國家試功之典參仕以職考課之法質成於間用就美效亦存至勸以爾宗臣吏質強敏器質莊重以爾寶臣文典而蔚才敏且精是惟天倫並入吾彀所試有迹厥脩弗懲或咆絃以宇人或剖符而守境並時上計揺法得遷入丞樂卿進掌儀範悉號朝閣之美足爲家閥之榮就服寵褒益思勉勵　路綸可虞部員外郎沒熙載可太常博士裴見素可國子博士馬璟可衛尉寺丞制　勑具等賓興以文入識吾彀或以家學之進亦資世賞之延総服吏能分從官使關掌郡佐參布縣條領筭商車通著最日有司覆實彝格應遷司訓虞興野叢至於經序之選均爲朝品之華當思力公勿爲官忝鄭獬鄖溪集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趙彥若可太常丞依前職制　金馬石渠是爲蓬山蔵室彈見洽聞之士於此而登公相者班班而出以爾之博學強記守之以醇固沈酣乎書林蓋已久矣丞貳奉常益爲次補摶風而翔則在爾之所勉焉可宋景文公集戚舜元可比部員外郎陸仲息可國子博士王逵吉郡承祚並可殿中丞李從夏侯錫並可秘書丞制　勑戚舜元等三歲之限天道小成朕課吏贊稽法於此以爾等文敏強濟業於官下經營旅力謹我詔條事無廢情文不謗上年比如令朝次遞遷省闈庠户益發宥局賞踐有等褒進則同各仍前役益貽來譽可唐元稹長慶集袁重光權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制　勑盧國郡實平羌江帶邛峽關西南蠻經畧之地也大理寺寺獄犴視刑書我國家生人之司命也任非其才爲患不細前鄜坊丹延等州觀察判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袁重光佐觀風於鄜畤聞有能名前湖南團練判官兼監察御史李踐方叅練卒於湘中號爲柔立宜當慈恵之選且盡衰敬之心姑務勝殘無或枉撓佇爾布政叶予好生

重光可使持節雅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踐方可大理寺丞宋元憲公集十二考人前權建雄軍節度推官張行成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南安軍錄事參軍慎晃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行成等國朝考吏雖黃綬一命皆責在銓書而覆于殿庭翊厥累勞圖用稽實以爾等亟參調補咸寡悔尤或年老應於赦條或保任列於公牘宜從信賞予以懋官秘省卿曹各備其屬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康軍節度推官田頎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陳州司理參軍孫準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田頎等間者詔書以吏久不遷始限考法才而可任恭責舉知蓋因方任人非可以一故也惟爾等或從事戎幕或訊獄輔州平勤應條薦狀存格覆自銓啓愜于余求省屬卿丞各服榮序可　前權清海軍節度掌書記林杞可著作佐郎前明州錄事參軍錢訪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林杞等或士類美材或王門遺緒並以官牒久服銓流杞以作記之工載華戎府訪以督郵之敏派聲藩掾薦能累績鉤課如書逮立佐貳秩路分來各踐榮次無忝爾知可大理寺丞通判邕州鄭史可太子中舍衛尉寺丞知益州成都縣王景良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鄭史等補吏有資施政惟敏比緣鄉屬之選分任遠州之選或協贊守條或懋成宰課並緣歲滿宜奨職勞儲案通閨法丞署局各祇榮次尚績來勤可　十二考人興元府觀察支使張蕭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真州錄事參軍張孝友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蕭等載名銓符展體官次或序才累績委公車之封或結課周星無祉陵之厥並列在奏籍應于賞科蘭臺佐郎秩位丞屬勉服並命思稱攸官可　十二考人前益州節度判官尚頌可殿中丞奏舉人前權商州軍事推官林高可著作佐郎前真定府錄事參軍張立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尚頌等夫中御之丞列朝品著書之佐參仕彥司刑之屬選吏文皆敘材之榮塗勸勞之優秩以爾等咸有成績調于中銓或年考寖深或保任狎至賞諸功狀符厥賞科宜並命於華聯俾陳力於來效可宋元憲公集集奏舉人前真定錄事參軍李及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青州錄事參軍趙億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州縣之吏以千數吾未始一登進於前而辨其賢不肖也故命有司考其推薦之多者參質其殿最以聞朕則親臨而推之夫豈不重且慎哉今汝等其選也或屬廷尉或佐東觀往悉乃心以服乃事毋俾有壞以負我重且慎之意可　奏舉人前同州郃陽縣令張子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權西京留守判官張宗說可大理寺丞制勑某等天下士大夫達於朝廷者吾既知之矣彼州縣之吏動以千數畢

且違矣朕亦何從而辨之乎故設爲薦任之法而取之一有污敗刑誅無
赦。然則薦而仕之者亦已難哉令擢爾于東觀宗說廷尉丞列于王官其
仕抵飭保爾一節毋辱于已知毋背我官訓可蘇魏公集前擢知雲安軍
判官馮越石前華州下邽縣令張某之可並著作佐郎集慶軍節度推官
前知磁州文城縣彭天麟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等士之由選調而
陞京司者如用外官之保任加復有司之視成最狀上聞使廷臨引皆稠
其質款納以言。然後命之良亦難矣惟爾閥閱之茂成應斯格有如辭章
之美並由科級而仕擢以臺秩俾爲王官漸陟通顯之塗益慎進退之守。
可。周益公大全集右朝奉郎陳唐禦主管官告院虞似良並除大理寺丞
主管右治獄制　勅具官陳唐禦等唐虞之時畫衣冠而民不犯然猶有
欽恤之戒況於後世何敢非刑爾唐禦彊明不私爾似良脩潔自好或賜
對使坐或拔尤聞行並丞士師時乃簡推惟良折獄尚忱念哉可依前件
鄭起潛主庵集　朝奉郎趙崇嫩除大理寺正朝請大夫趙師呂除大理寺
丞制　朕承列聖仁厚之餘於刑尤謹乃者勅銘以徽有位廷尉天下之
平也。其事重故其建官視他司爲詳爾崇嫩明習文法三入李廷宜爲正
爾師呂詳練民事擢錄或監宜爲丞欽哉偕佐而長求惟厥中以稱朕謹

刑之訓胡文恭公集　熊周物王鄰臣可並殿中丞周端李格可並太子中
舍崔宗旦可大理寺丞制　勅某等官令著最臺實有格定取三期之效
傳勸庶工之進爾等或得諸髦彥或奮自經術郵踐任吏之法擢以徽丞
之名蒸盛府之元僚宰象雷之大邑咸著善狀悉上計書鈞考信然褒進
爲九殿局之尚參掌名物官僚之貳通受令言乃自法卿之屬並爲官制
之華。往服茂恩益圖來績　前石州方山縣令王佐可著作佐郎前泗州
盱眙縣令吳天常睦州司法參軍前監溫州在城商稅務傅燮可並大理
寺丞制。　勅具官某等久從祿令之職咸有幹廉之稱使者交章攸司實
實言爾最狀肅應遷科朕親御便廷皆相其質可以才使因而致遷進爲
上臺之聯益思良吏之守可　陸緯可著作佐郎張靖聶充可並大理寺
丞制　勅具官某等邑大夫司百里之命郡督郵東一州之綱二者之任
則均三人之行各異以爾緯名有幹局待諸才彥舉將爲多治縣有迹以
爾靖通法家之學以爾充本經術之明更資並深官簿無缺終更赴集鈞
考應書參丞理官用信吾賞有以自效勿替厥修。　郭評可太子中舍李
偉可大理寺丞制　勅某春坊九僚。比東臺之封駁秋卿丞屬佐廷尉之
讞疑或顧用才流或參選吏幹以爾等修辭入第掾軍從事之招治禮得

科。慶鄉決滯之任。外章文薦滿課終更質諸銓條均有治狀宜寵承華之
秩任司寺法之書備勵來勤勿更前守　姜唐可殿中丞王登王廉王九
並可太子中舍王獻臣可大理寺丞制　勅某等或出曲猶之家而材實
自美。或佩滿篋之詩而術學素優。入踐王官之華參從吏職之試剸盤根
而振解甘蓴食以自清驛上計文臺中考法稍遷中尚之局退掾東某之
僚並通朝閣亦丞卿讞咸在修敘勿忝褒升　陳元可著作佐郎邢裕可
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等。漢之法。有最課而得遷晉之令。坐優舉而方
陟國家閑薦任之例委監司之官擢敘則精才否尤稱爾等或用材質之
美揚于王庭或以經藝之優察我人覽佩縣銅墨爲郡紀綱治有愛利之
風官無通慢之事需章辭薦選部修閱領著秘丘決平讞寺並爲豐陞之
漸勿忘夙夜之修。　周約可著作佐郎郭灝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
等。同升茂士。分踐俊科。比訟牒以肆勤識治庖之致習樹風遠邑肆務要
律。政脩以修。局事無壅監司之薦應法銓審之較中科。入著秘局進丞讞
寺。並屬美狀。咸膺茂恩　孫諤可著作佐郎王師旦王震可並大理寺丞
夏侯緯可衛尉寺丞。朱彭可大理寺丞制。　勅國家著定考法差進銓流
臺貴監司之官。參稽保任之法。省審既正。遷陟乃宜以爾等或州舉升科

或世資補吏。除軍從事爲郡決曹領莽商車典臨茗局職修課舉行敏節
廉按察之薦條閱鈞校之司覆實書省有佐卿屬置丞並從臺格之遷益
虔朝寵之茂無易而守更效其來　楚泰可大理寺丞依舊直講制・勅
具官某朕選通經義誦說有法者勸導胄子爾本學力自致俊等舉因祭
酒之薦置在詳議之員通敘外勞亦已久次雖中生細故而見稱大臣參
閱薦章足驗素行姑寵法卿之屬仍敎學省之經尚圖後行毋倦忠訓求
洪平齋集　葛遠除著作郎劉炳除司農寺丞制　勅具官某等漢良二千
石必選名渤海入爲水衡都尉穎川入爲太子太傅左馮翊入爲大鴻臚
美意猶在也。爾遠脩潔而寬厚守嚴能使其民咸樂於有生承明有庭進
爲之長爾炳詳明而通敏守徽能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司均有丞俾遂其
舊文學政事之科雖異表屬藩輔之意則同或汗竹之擒華或治粟之贊
計各攄素蘊用對殊獎可　趙疑除大理寺丞閻木司農寺丞趙崇亞太
府寺丞姚瑆國子監丞賈似道軍器監丞制　勅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
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群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
興朕甚慕之爾疑世業之華器能精敏爾木儒林之望議論堅明爾崇亞
公族之孝材猷通暢爾瑆決科之高講習有源爾似道克家之美趣尚不

爲廷尉大農太府有丞胄監戎監亦有丞任爲我分治之丞者承也所以承輔其長使無曠職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雖自令咸稱厥職則予以懌可。

權知信州史彌志除將作監丞制　勅具官某上饒閩于江浙頑悍辛軼紀律以駭吾民翦其萌可綏予甫優於應變勇於討惡尸二渠于市而群姦之魄褫千里底定朕甚材之召丞匠監用旌爾能繕修務簡益培雅望可

太社令李伟顏除大理司直制　勅具官某三尺法枉於舞文吏之手朕甚憫焉必得古之遺直而後可爲邦之司直爾詞藻有華業履有度所居官惟法守是謹以是議法於廷尉不撓不折不僭不濫而王道行皇極立矣枉已未有能直人則孟軻之戒可

趙淋除大理寺丞諸葛十朋除大理寺司直制　勅具官某等獄重事也鍛鍊以爲巧擿摭以爲察析律以爲密深文以爲公而民命近止國脉斲矣理官其可不選爾淋器涵渾璞薰然忠厚長者之風爾筆繩直於圜棘刑不失仁故就遷之丞爾十朋步中規矩藹然惻怛無華之美贊募畫於國節利不失義故俾繼淋司邦之直皆以達吾好生之德也欽之哉惟良折獄可

鄭起潛立庵集朝請郎直寶章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鄭仲之除大理寺丞朝奉大夫提舉福建市舶劉克遜除太府寺丞承議郎行軍器監主簿韋端子除司農寺丞

制　建尉刑獄之平大農天倉之總太府貢賦之府皆號劇繁丞實貳之爾仲之詳練世故宜贊廷尉爾端子明習吏事宜贊大農爾克遜敭歷外庸宜贊太府爲官擇人各佐而長以審輕重以稽委積以謹出納丞哉欽欽刑獄之政舉矣汝不負承朕有明陟

劉欽彭城集前河北提刑王端可將作少監新差通判瀛州李敦頤可軍器監丞制　勅具官某等百工之事萃於二監將作程於樸斲軍器嚴於補繕非有程不可以稽其勤惰非精心不可見其功監令官之重從可知矣以某剡洮特書以某會計明審推其有餘允宜繁使或丞或貳寔皆寵命勉力自強以副推擇可

汪藻浮溪集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皐陶爲大李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於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思欽慎以對寵休

林光朝艾軒集俞澂除大理丞徐存除大理丞王夢若除大理司直制　具官某等廷尉之屬所繫爲不輕惟康平近學者剸其所予奪無或差爽爾澂貫穿諸律於獄之成則聽之爾存練習古義於獄之疑則折之爾夢若敏隨漢使不避勞苦人情法意何嘗相遠爾其念哉爾惟胥訓告胥保忠各以其職舉厥無負朕同日命　之意可

任希夷斯庵集黃埏大理正趙愚夫大理丞袁萬頃大理司直制　正丞司直皆理官也朕致于刑非明審者不使之典治爾埏爾愚夫中外更踐已試有聞爾萬頃志行安恬不移所守或遴陞於廨次或特優於汝遴擢一特訟繫之不煩而四方奏讞之頻上精加閱實尚克勉哉

宋元憲公集大理寺丞知蘇州長洲縣薛絳監杭州糧料院杜植並可太子中舍光祿寺丞通判海州石延年可大理評事監徐州鹽稅務王譁可光祿寺丞監霸州鹽酒稅馬浸監潁州酒稅李熙政並可衛尉寺丞簽署鄭州節判官廳公事王政路可將作監丞太常寺奉禮郎監開封府陳留縣鹽稅務晁仲鉉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薛絳等胄緒之良材敏從政準階京署參服吏文或化協郡條或最聞縣普或幕籌甚婉或筍利蕺登並稽三歲之庸宜陞一等之秩踏案卿采各株乃官可

夏文莊公集太常寺奉禮郎監濱州鹽酒稅務陳崇德可大理評事餘依舊制　勅某等素擅藝文早籍熙蔭並登仕路各著史能勤勞有成考較惟允第加寵擢用示陟明勉摛厥官以永休養可

胡文恭公集武康可太常博士裴耕馬先張應符中書舍可並殿中丞史珍薛端可並守太子中舍李巽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某等朕日者右饗合宮咸澤庶位並就一等之秩用洽三神之和爾等類皆曲恩差遣茂叙而滿課已上於考格當遷史勞不可以外遺王澤當令

於下究並中復寵匪隔前恩往承朔綍之華勿替王官之守

張師中可太常博士游埜可秘書丞陳知德可大理評事制　勅朕用闓成之比計吏治之脩鎒官有大小之差而法無內外之異所以均朝寶畫壹制也以爾師中材資粹美風業脩舉以爾埜南土之秀以爾知德舊門之良經服朝聯升掾京劇中幹事職外擢縣條來上勤膺參慰褒典西京重於博士江左美於王官至於詳讞之聯並爲進陟之美欽祇無忽褒勸在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　二寘

制

除官制二

宋劉攽彭城集承議郎光祿寺丞王愈可太常博士宣德郎呂由庚可光祿寺丞承奉郎王蒔可太常寺大祝制　具官某等九卿之屬效職業繁皆朝廷之精選而養材待用之地也以愈學術通敏究知今古使為博士可以綜緣禮文以由庚持身謹飭紹其家世使丞光祿可以佽助卿事以蒔幼壯好學侍其父書使為祝官可以陳信正辭並承休命所思圖報可　胡文恭公集邢夢臣可秘書丞韓公彥徐總可並光祿寺丞杜子才可太常寺太祝制　勑具官某等朕分建庶工參濟群務謹黜陟之法示開勸之方討勞以升限年為得以爾等或拔自俊茂或蔭諸高華率用才資雜治邑局所至職辦乃今官成稽參歷書差次更秩進丞中秘掾屬內卿逮於祝史之聯晉服王官之次咸思自效勿廢率修　孫葉可大理寺丞軍鼎可太常寺太祝制　勑具官某等爰繇蔭格服在京聯臨宰右蜀之民典幹列都之帑越從官次列上手勤適敦泛勤之方爰用捐還之法徽丞進秩祝史陞名尚服箴言交修節素　寶彤王稃可並秘書丞俞希及可太常寺太祝制　勑某等或以才令之選策於時髦或以箴訓之修育自門子來試以事往服厥官列郡之政脩有司之職乗歲勞均著朝實懋推宜承本省之清往虔祝笑之告勉而端節服我褒恩　洪平齋集門下省撿正諸房公事辛克承除太府卿制　勑具官某朕閔班薄輔興才難之嘆得非比年以來把有用之才而爵於頓挫老於閑退者多乎爾純實無華廉靖不競越在外服治譽夙著頗善刀而藏之若將終身焉朕方收召四方俊乂以重周行起爾宰士又進爾治藏之長豈以貨賄出納為足以煩吾老成哉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尚求無媿於古可　直秘閣知溫州游九功除司農少卿制　勑具官某良二千石入為九卿漢法也北海未邑以治行第一掌周援之業蓋此其選爾膚敏而靜平易而立京蜀荊閩屢更名郡剛不至競柔不至狃民安其政而有去思可謂良矣朕懲吏道技紛之弊循名責實思用其良不佚東嘉上計以漢法選貳司均夫長於治民者必優於裕國信能為朕養其和節其流而時斟酌焉錢穀之問其奸乎可　秘書少監徐僑除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思變不兼命也而華秋陋巷之士夫子進以四代禮樂付之何哉爾好古學行古道騁彼漢與其容比於禮考槃在澗其節比於樂朕方網羅衆俊聚之本朝老成典刑思見如渴權貳蓬省翔而未集又擧奉常亞卿以進之時行則行循然一來講明王道於玉帛鍾鼓之外以善人心視獨善有間矣毋使朕有齊魯二生之歎可　唐白居易長慶集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勑前度支河北權鹽使朝議郎撿校尚書刑部郎中使持節貝州諸軍事兼權知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泰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辨其名物謹其出納常在外府統以上卿冝求幹敏之才以為之貳而弘泰頃分雜務兼撫郡民當軍興之時法行政立則受藏之府事繁物殷量其器能可以專委勉膺是任無替前勞可守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散官勲賜如故　周益公大全集戶部郎中李安國除太府少卿湖廣總領不候撥吉疾速朝辭訖起發前去制　勑具官某國家養兵百萬雲布於江淮荊蜀之間冝治粟使者四擇列寺介卿若尚書郎畀之其在武昌者總六道八十郡之賦仕隆事夥甲於三方以爾有肅給䟽通之才濟愛人利物之心是以明而不苛辯而不擾列屬版部有華厥聲擢佐司府往督餉道外計之重殆無復加夫衛民者兵也贍兵者民也用不可以不足力不可以不裕二者無濟則予汝嘉可　鄞道鄉先生集向訓降左朝議大夫除司農卿等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皇太后功存宗社與國無窮奄棄東朝遂終大事所以致孝養者不可得矣推恩外氏其敢後乎爾等乃慈德之諸父而中臺之高選也率職以事上撿身以齊家孜于公言咸有令問式昭異數用陟之階或冠卿列於司農或正郎位於司計往其祇恪茂對寵休　楊文公集除太常少卿分司制（大中祥符六年六月日左司諫知制誥派行仍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且令在陽翟縣將治疾瘥損日發赴西京）　勑朕以內署之職任重地親非賢才而莫居於待遇而尤異其有忽露章而引疾不俟命而遽行過群議之弗容由朕心之獨斷尚加寵命特示優恩翰林學士正奉大夫行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某早以清才入居丹禁雅容可尚博雅有聞名實相符久忝侍從之列文采是用充施演潤之功頗彰勤瘁之心遽罹寒暑之疾惟爾毋氏列狀具陳願解職於深嚴冀燕居而頤養達予聞聽良用惻然宜推從欲之仁式示優賢之命貳卿樂寺分務西都勉就便安無忘欽服可特授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散官勲封賜如故仍放朝謝　蘇東坡大全集杜訢鍾離景伯除少卿監制　勑朝議大夫

少府少監杜訢中散大夫鍾離景伯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數求偶良
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景伯
既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圖汝守將觀厥成
並可依前官訢守衛尉少卿景伯行少府少監夏文莊公集右諫議大夫
忝知政事魯宗道可給事中餘如故制　勑朕紹隆景業大庇中區實賴
股肱之臣燮和天地之道務在尊寵式表眷懷具官某神粟嶽靈嚴毅弦
直文章雅正道藴深明方重敦言忠厚無間爾自先聖輔予沖人不吐剛
而茹柔常疾非而勸善倡率群后翊贊正司洽兹重熙莫匪嘉績宜升勞
於瑣闥示嘉寵於黃扉更賴盡規奉若時命可　左諫議大夫充集賢院
學士孫僅可給事中餘如故制　勑國家章慶洽雕遠兹六稔庶官考績
咸叙其勞眷乃侍臣宜加寵異具官某懷行明識成於夙齡龍藻清規冠
我時彥而自諫垣引籍僊殿兼榮于彼藩宣奏課而連最審益邦憲處法
以甚平績用居多歲月滋久俾擢居於瑣闥用持贊於朝榮往踐諫官更
圖來効可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任中正可給事中餘依舊制　勑
汾雕均慶積有歲時考課最於官司已陟明於群吏眷繁劇於京府宜疏
寵於侍臣具官某學識該通器致宏遠積純粹之性懷幹裕之材而自入
直樞廷兼榮諫省藩宣巨屏患撫於黎蒸尹正中畿肅清於豪右集積勞
之滋久宜信賞之有加特進秩於瑣闥俾增崇於密侍荷兹寵渥無怠乃
誠可宋元憲公集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翰林學士尚書
刑部郎中知制誥晁宗慤並可尚書右司郎中依前充職翰林侍讀學士
諫議大夫梅詢可給事中依前充職制　勑中臺綱轄望冠郎闈左曹駁
正地崇瑣闥非我才悊疇參盛選以爾具官丁度懿文敏行謙而有守具
官晁宗慤美辭素節介實能通具官梅詢言履清規久而彌勵並願頗賢
路光華王國或玉堂視草宣潤色之勤或露門陪學副諮詠之益分莅新
局咸充歲勞寵秩應星崇聯拜夕宜因近侍之最交允序遷之舉率仍秘
職尚重榮林　可胡文恭公集富弼可資政殿大學士依前給事中制　勑
朕設別殿之職寵名儒之賢資其學優居乃詢於道術倚其名重出則殿
於翰垣惟吾體貌之臣適寄股肱之郡宜疇功次益峻儀刑以爾具官某
履正蹈方秉文經哲才周通於治體識迎照於幾先鄉復賢科首躋德舉
藉甚朝廷之望居然廊廟之姿直質弗流讜言罔伏殊擢出對扶無所憚
之心大節極臨有不可奪之色高其忠力嘉乃謀謨擢亞內樞憂寄前弼
慇勞久職歷寄二藩聽言表海之邦乾曰東秦之重教條班隸恩信施行

流膏自歸弄患不作厥勞甚茂乃勝方深忽覽來章始求便郡深惟舒懷
之俗方資控帶之才况德刑已孚節號移於宰相而士風可樂足奉侍於
蒸親爵進貳於禮卿復條陳於讓牘雖高已節終嚮朕心是用疑進大名
中昭異數斯協至公之典以將東顧之懷少煩撫臨益在綏靖惟當懋勉
以亮倚毗唐白居易長慶集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節
度行營兵馬使傅義等二十四人並破賊可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勑古者賞不逾時所以勸勳庸也爵有加等所以獻忠勇也而某官高從
政等以義武之師統晉陽之甲前蹈白刃中推赤心大摧賊徒連吉戎捷
超榮速賞稱實當之故視軍功遞遷憲秩破竹之勢其思有終可承前件
崔琯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勑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
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總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
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琯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
有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
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勳如故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
御史鹽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
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餘以詞藻執禮定議
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利某官崔植外和內直通知政典
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二三子之才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
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
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
永豐院制　勑虢州司户參軍盧昂前負瑕疵事多曉昧令聞修省善亦
昭彰況有大僚同知情狀且明非罪仍舉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爾思
自効無辱所知可依前件　除拾遺監察等制　渭南縣尉庾敬休等咸
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從吏列擢在朝行各隨才用分命以職司諫執憲
佇有可稱杜牧樊川集　皇甫鉟除右司員外郎鄭滌除侍御史內供奉
等制　勑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盡舉而關轄不寬啟提
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
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鉟鄉里秀人臺閣
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滌生於清
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蔽委之任憲司抨彈之職妥之捉
汝得不戒之夫為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產之言也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彼制懷法之

糾姦糺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鉦可尚書右司
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濠可侍御史内供奉散官封勲如故 韋退之除户
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頊除監察御史等制 勑仲尼見員
販者則必式之此言爲國根本不敢不敬况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按御
史多於立秋益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朝議郎行殿
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高冠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嘗
歴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延閣服膺群書美價廣
襃等遂遠暢頻佐賢侯名聲藉甚留滞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爲郎南臺持
斧皆有職業佇見風彩各思率勵以副甄昇並可依前件 宋夏文莊公集
監察御史知陝州軍府事李階可殿中侍御史餘依舊制 勑某分陝奥
區介於司雍控引川陸蕃輔京師共治之臣甚難其選苟得良牧何吝寵
章以爾文藝優深識度宏達頻繁事任淹歴歳時累已臨人在公正色清
鄭之治民甚便之宜進榮資俾臨劇郡必有嘉効以稱朕知可 王魏公集
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范鎮可依前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充監察御史裏
行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綱紀糾正之地舊制職務從簡官不必備令朝
廷方講明憲令增置佐屬所以飭庶政而廣言路也爾文章吏事有聞於

侍往副選掄苑祇厥載可 王安石臨川集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刑部侍
郎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勅古之仕者難進易退陵
夷至於後世而禮義廉恥衰乎息恬於勢利者鮮矣而苟得躁進者不乏
於朝教之未孚朕深患之顧吾左右親近之臣行義合於古之仕者宜從
其志使在位之貪者有愧而慕焉具官某名臣之子能自修敕出備藩翰
之任入爲侍從之官而乃力辭顯榮退就閑職別都執憲地清務簡待汝
秋官之秩仍通麗正之班吾惟爾嘉其往居息可 宋元憲公集尚書禮部
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除尚書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制 敕登賢于朝
所以贊樞務均逸于位所以優老成刲左户亞卿之聯西清別殿之職会
是寵數且解近司以爾具官石中立文雅兼資英素無競早階朝弁遂服
材林自書命於掖書旋升華於禁從藹然休問溢于公朝鼎藉瑾璋之姿
入參琨鼎之重左右大政勤勞厥躬平序商周道冲彌勝宜適終謙之槩
惻嬰賦政之煩特進寵名仍光祕秩往膺兼授尚對徽恩可 李沆集除趙
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閣散司功師馬遂
歴於周道爾張十力斷蛇因肇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推
忠協謀佐理功臣振容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

縣開國伯趙普功參缔造業茂經綸呆秉粹之淳精契風雲之良會酒貴
樞機之務屬陳帷幄之謀決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膺於大用俾兵台衡
之任仍兼書殿之榮爾其罄乃一心熙于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
夙夜在公勉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忝前修 鄭起潜玉堂集通奉大夫
華文閣待制淮南東路制置安撫使兼知揚州李曾伯除寶章閣直學士
制 淮海揚州久爲東土爾侯之重圖書秘府肆陞西清學士之華錫以
絲綸光于牙纛具官某中和而篤實彊厚而閎深密肩室上之兵當有胄
中之甲智慮況潜於書表算有成謀事業迎解於目前神無滯用入則綢
繆於為閫出則纏護於戎旃以十連之帥鎮呈紀之區如七尺之樞護風
寒之處北門之管鑰汝寄西州之藩籬汝兼城也高深事事皆有其備卒
乘雖人人咸得其心以守則持重而養威以戰則奮厲而倡勇寬予憂
顧嘉汝勤勞爾雖執辭賞之榮朕欣示勸功之信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爾
乘付事之切名一乃心力其充有熙迄保江淮之清晏祇承茂渥益厲壯猷
馬碧梧玩芳集朝請大夫試兵部侍郎兩淮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除
寶章閣直學士依舊制 元帥橐詩書之餘方而佐時學士備顧問之選
肆以褒勞進乎儒紀稱茂渥具官某經綸學富按御謀長材能空冀北

之良人物挺漢東之秀正封從軍之司參欲驅海若而逆天狼德裕等遣
之圖可以抵吐蕃而控南詔五年制閫兩道撫師齊人章章而歸曾種中
伯壘壘而雜周翰率彼淮滴賢於長城眷爾條案秋爾游場生善達民之
復業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睹非帥閫之成勞伊功伐之可稱屬侍毗之方
孚登華延閣增重榮途仍資圖國之謀嗣奮折衝之略惠寧人有指疆土
永言實宇之儲賢者能立邦家在閫金甌之業式寬憂顧益懋綏懷可
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兼侍讀牟子才持授試
禮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福建運使江萬里除資政殿學士依舊任制
漢褒循吏下郡國之璽書唐寵藩臣賜便殿之衣物刖我阜陵之潜邸
付之握晃之耆儒亮采有邦治理著惟良之效式序在位寵名高特置之
班具官某學自丘軻道陳充舜文章行世則江河萬古之流論諫憂時則
仁義百篇之奏積絲人望擢在政塗同寅協恭夙已聞兩社而補公室宣
德流化又頃偏九牧以阜兆民闊之奥握建爲藏府大條貫偏汝則平易
近民淳俗參會汝則清修苦節治有異等人無間言既奏最於雄藩合升
華於秘殿事權增重恩數又新意朕音如之無曰建州之云遠民之望也
姑爲韻川而借留益懋蕃宣嗣膺簡注可 張紫微先生集渠揚祖爲措置

掄捕虔吉州盜賊今已盡靜除顯謨閣學士制　勅漢池諸溪既狀方面之功備吏著稱宜用增秩之典戢之盟府行以賁書具官某蔭籍高華材資華綸初從行於天下居多負綫之勞逮法從於甘泉益振侍臣之譽深通明於吏理克紹續於家聲騰比江西火雜冠援吏唯憂於生謀但肆護言賊率用於文降未審自出爰資敏政輔以兵威取彼山渠破其巢窟里閭安堵抱鼓稀鳴曾無旬歲之間盡去積年之害載嘉猷狀宜賁恩章升華學士之班增重价藩之寄令行禁止既嚴連帥之威移俗易風務尚慕古人之條教益殫夙夜以惠黎烝可范石湖大全集起復新知廬州葉衡可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奪情之典實自從戎基命之司正關立武既可緣於古誼宜更錫於詔除具官某才猷應於時須風績恒於会論出分藩郡卑有能聲入領計曹緻無闕事慨閔時之在疚中變禮以邁歸弗與其辭妻韶乃至朕念北陸作牧國惟金革之虞而右府爲像亦總甲兵之閫爰進實備之直俾須密命之承授理弗殊留行惟允懷忠家而憂國當移孝以爲忠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沈度可秘閣修撰筆國府長史制　朕惟前代時若違遣親王爲國藩翰又稽天聖令甲立之參佐以贊理庶像紀綱衆務職有常吉非獨私于我家嚮咨時才往踐厥次以備闕見

有原儒雅飾吏公府卿寺服駿近密而徽環江闕治然難進故以論撰清班俾輔吾子昔之遴選此官者號稱天下第一惟清介正直者宜焉爾尚無愧其克欽承劉後村續集陳峙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制　古太尉掾均爲公府之像今承旨職實長樞廷之屬專自改元豐之新制類多處法從之名臣具官某智略輻湊於上前虎節徽環於天下心平氣定居然能見而雷聲事至物來善於蓍卜而燭照治賦鄙矛壽之瑣屑聽訟察論篇之隱微久勞頃以來鹽蕳書且周旋于事障壁我朕方修車備甚圖回復古之功孰能借箸運籌裨贊本兵之地與聞機密猶亞論思強本可以折衝直前可以論事憲在元祐則安世由風憲除在紹興則剛中以功名顯益懋賢業追企前修鄭起潛立庵集朝請郎守太常少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趙希垡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制　尼職機廷討謨密勿侍朝便殿導言禁嚴自熙寧以三館衆行遴紹興則兩制充選茲爲重任允屬清流爾才挺宗英學高儒望行已恭而事上敬知無不爲見善明而用心剛介然有守久躋論於省闥復陪輔於籌帷圖論預以主張遴異賞之裁決廻正寓府欽承之職貳陞通山論撰之名方四郊多壘之時出納朕命凡五兵六師之事敉寧圖功惟乃之休則予以懌洪平齋集趙主夫除秘

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勅具官某天下之勢猶衡朕既遣東近孝出長外服必博選民庸入治內服然後無輕重之偏爾項臻九列觀風近甸聲氣木柱而百爲戢盖吏師也孝宣屬精政事樞機周密周貴加詳密貴加謹維爾者於識而精於處式遄其歸以撰著中秘參宥廷之尊旨周密以濟中興其庶矣乎可　宗正少卿張嗣古除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制　勅具官某朕長驅中原樞掾皆得以與聞廟算絹導宣密命日與柱下史並直文物爲最近爾識照本然之機材擅有用之器業記言于朝國勢膺情論建甚悉恨不果用之白首重來識益定材益老其以中祕論撰參承宥密制勝之略保大之謀凡可以贊吾樞紐者毋懲毋忽可虞儔尊白堂集同知程松父凡萬持除集英殿修撰制　朕惟明有國善善之風謹古訓親親之義得人而用均知移孝之因推本而言益見教忠之效益有成命形于賛書具官父某蘊當今平治之才負邁往不羣之器頎頎仕路先豪俊以著觀際遇清朝視功名猶唾手分符典州則最課擢上技鉞分閫則威名遠聞幸觀賢嗣之飛騰力以親嫌而引避九華勝践暫駘歆於風雲萬里宏程自優游於歲月琳宮均逸錦里推尊蕃家學之有傳簡朕心而大用是爲有子方正位於樞廷豈不懷卿爰陞華於秘殿重爲

異數孰謂彝章念本朝曾不數人良深嘉歎在一門實云盛事宜有光華其亟欽承以永終譽明文恭公集宋祁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制　勅具官某國之大典莫尚於篆書世有史官實頗於華劇思立言於不朽用垂法於將來畺簡者美迺尸述作以爾學通今古文擅宗師職可貴於勤微才足經於治本卿代言於掖省復定草於禁林盤詰之風炳於三代訓辭之體厚篤二京歷近輔以政成曉通英之籍舊時咨勸講召從近嚴屬撰次之軼負冀選論之仕職紀諭爲碩參寄編摩制度文章用與一時之美才流職業史增二忠之華有若世官實惟家學尚倚數經之善勿忘書法之良　孫抃可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制　勅史官尚矣歷代有之述春秋五例之餘頗邦國四方之事必也書法使善惡昭於前其次立言用文采表於後惟是撰著之美則宜後碩之流其官某篤行直躬高文強學達表吾治體之要有臺遴君子之風叢從西臺服在禁署視準南報賜之草作伯禽封拜之書行於諸侯直惟謨訓之多置諸太史索緊職業之長加復同官之像率取一時之望對執南董之簡遴唐虞之文讃熙于猷往踐乃職　周琮李用晦可並司天中官正于淵野易簡可並司天監丞王士隆可守少府監主簿充翰林待詔制

勑某言天之學古有三家學若渾儀昭合乾體朕緬懷往範恐失舊傳因命究研且令制作通觀成績弟用賞勞爾等通石田之經深譁慎之術能奉吾詔咸竭乃精克正規模弗愆晷度並進清臺之秩并豫禁林之聯往服朝恩無替爾職 張紫微先生集 陳禰韓世忠奏爲與金牌郎君迎敵自淮陽城下差妻去湖陵千秋同共措置逐次獲捷欲乞除落過其元帶貼職詳察施行奉旨右朝請大夫參謀官依舊右文殿修撰制　勑澹威于境圖資閫外之良援筞于軍亦頼幙中之叅爾項詒吏議名在刑書荐歷歲時既從昭雪遂比偏師之出具宣贊畫之勞宜還論譔之華以示襃優之渥尚殫夙夜益茂遠圖可 唐杜牧樊川集 張幼彰程修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　勑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修己爲都奏伎巧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既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干丞相知實以謹良綰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寮皆爲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寺慎可依前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延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等制　勑將士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國家盪定齊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遷古俗其諸賓吏皆爲秀彥弘文館四部群書十八學士詳考理

亂蠲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國不與焉知退文行温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當戰伐之後切於供饋庠績自以清幹稱於有司予非能知咸衛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舉可依前件 宋夏文莊公集 翰林院藝學殿中丞同正蔡壽古可依前殿中丞同正充翰林院待詔制　勑漢金馬有待詔之臣倫清問侍從之職唐禁林有執藝之士陳太古雅正之聲朝廷因之並建其選以爾具官某早工絶技克隨治音宜書歲月之勞式獎均調之業往階顯秩無忝隆恩可 王珪華陽集 國子監直講胡瑗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制　勑前代稱治之世舍文章禮樂之作則何觀焉朕方游精太平思與儒賢以講劘道藝于禁中雖爾少而學古白首不懈其行義純正言論淵博蓋嘗攬于近臣之章發命爾通籍閱侍經幄其措聖人之言切于當世治亂之監者日極陳之夫達弃陳邪親禮端艾朕靡有意庠可 彭汝礪鄱陽集 鄭穆揚王府翊善直集賢院盛僑揚王府侍講制　勑某等雖朕叔父爲時賢王令德孝恭好善不倦朕東厥屬尤難其人以爾穆白首一節久而彌彰以爾僑秉心無邪見於已試並祇厥服用介厥成可　葉均試祕書監直龍圖閣制　勑夫爲祭圖籍周考古今養育人材以待任使俾長厥事其人爲難具官某莊重而有

文淳壹而不撓爲改太府之命使登大蓬之榮勉佀厥像以副朕意可 洪文安公小隱集 右承奉郎田公輔轉兩官除直祕閣賜紫章服制　女父董上流之寄今二十年矣爲國長城朕欲見而未能也故遂觀其子致朕意焉疊進文階寓榮中秘金章紫綬併華爾身式遍其歸無怠忠孝　左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偁除直顯謨閣制　國家府實之柄經重厥功功之所在雖微必録蓋以示勸也爾尹正天府以村請閭都城尨工時爾董其役不怠素史爲一新有司議勞實在最等西清遂直環級而升朕之所以寵爾者至矣其思勉懋以稱所蒙 周益公大全集 一省樞密院奏武鋒將收復鄧州其知房州司馬傳首違鄉兵二千人懸劄錢糧共濟國事閏二月十七日聖旨特除直祕閣制　勑具官某南陽販籍歸我職方莫府上功朕既以差而賞之矣惟汝填臨凋郡協比鄰邦悉其賦輿助闢境土寓直圖書之府豈獨爲汝勸哉表而出之所以使搢紳介冑問知吾文正公之有後也　直祕閣知盱眙軍龔鋈職事脩舉可除直徽猷閣制　勑具官某國家閒暇守邊城者雖徼扞禦之勞然久於其官使斯民按堵撫字無擾是亦能矣升華內閣寵以璽書毋替厥勤益觀來效可隨龍從義郎趙符依張增例除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祖宗之世凡

諱名上聞者皆書之冊其重如此近世用人衆矣朕欲稍遍其選而爾錄舉附得之非幸邪尚思共恪廉平以稱思渥毋使人謂朕爲私決可 劉後村續集 承奉郎貴德潤除直祕閣制　古之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況於宰相子乎爾生而穎異雖未勝衣冠而趨拜朕前有成人之風推之延閣示嘉獎奇童之意此日之拱把他日之擎竪吊實者也益勤于學以對寵光可　知漳州洪天錫除直寶謨閣依舊任制　昔汲黯在遠以嚴見憚及出爲右內史則職事不廢守二郡則閉閤卧治而政清視嚴助吾丘壽王數年不上計至勤璽書皆責者異矣爾由前御史牧清漳其未至也皆有薄淮陽之疑其既至也躬細務而不流於清談舉大綱而不事於小察士曰吾得嚴師矣民曰吾得慈母矣朕以爲有黯之風奎閣寓直雖嘗借留用漢故事以爲郡國二千石之勸可 高著齋藏垣類藁 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友直祕閣依舊制　觀近臣以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持是以爲審官之鑑人爲度哉爾天資疏明官業詳整以介潔而臨財故有餘積以撫字而臨民故有留愛越我一二邦以修爲海濱大老亟稱而明揚之肆觀所主進直蓬丘仍沱民膚祠賡顯陟可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 朝請郎同管勾成都府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龐寅孫可依前

官除直祕閣差遣依舊制　勑具官某爾以材力之優往按茶事收息既羨勞列可嘉芸閣寵名選授惟慎增華使指爲爾之榮往其欽承益圖効實可林光朝艾軒集知盧州王希呂除直寶文閣再任制　具官某西顧淮壖莫尙總戎之重北連邊徼蓋取折衝之選廼錫賛書是爲申命以爾受才明雋積慮正平百步生風獨養諫臣之氣一行繋日要從史氏之公眷雄閫而重臨表長才之已試並修耕築用係事功肆加因任之華莫厚寵名之賁尙迪明訓益振良圖可洪适盤洲集知盱眙軍郭淑直閣制　勑爵祿天下之砥石也有勞必賞能者斯勸爾材智閫敏遇事風生一障之衆弗憚險易視探虎穴如行坦途列職道山姓汝體國張紫微先生集宋萬年爲金賊使化糾集軍馬竭力保捍散減過官依舊給還仍差權知慶陽軍府兼主管經畧安撫司公事節制鄜延環慶路軍馬兵給仍陞除直顯謨閣制　朕惟狄虜入寇自非智者獻謀勇者出力以逆折其鋒蜀能有濟我爾奮身儒學擢任邊陲糾合義旅爲國保民大帥上功三復嘉歎陞華延閣用勸忠勤尙懋爾圖以底成績　小使臣帶閤門祗候制　朕惟陝服河外淪陷積年忠義之徒未嘗忘漢果侯可爲之會皆立昭明之功覽獻狀之咨求願畸膚之可復俾進秩於武列且庀職於九閫益厲爾圖嗣膺衆陟　韋建爲措置捍禦賊馬保守宿州備見宣力忠義可嘉特除閤門祗候兼殿前司選鋒軍將官依舊添差宿州兵馬鈐轄就制本州管內諸山寨鄉義民兵制　勑符離令最被邊寇通仇雠爲朝夕釋憾之地朕念其餘民不忘日夜爾能糾合義旅全父兄之親見忠勇之節可無寵獎以厲其餘俾庀職於九閫兼將屯於七萃益思奮發嗣有褒陞可。翟忠惠先生集汝州防禦使知客省事錢愕除樞密都承旨中亮大夫趙希古知客省事左武郎朱孝莊簽書東上閤門制　朕惟成周侍御之臣學虎賁小尹登于攜僕罔不秉德祗畏丞弼厥辟夙夜無斁戲急朕用昭德塞違以厥庶尹達御事用迹迹于文武以爾具官某將事歷年罔有違德朕嘉乃膚無斁乃事其陟前列往踐乃職曰愕爾承朕命曰希古爾典舊國曰孝莊其以爾蒞上閤咸聽朕言無忝爾成嗚呼戒哉弗慎厥初其艱有終汪藻浮溪集俞隨劉公彥知東上閤門事制　朕肇開四門延納多士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贊之案具官某秉德忠純堂材閑敏地處擯班之達秩升廉使之崇其服端閑就司謁者肅哉咸於表著之位傳臚句於陛靡之間祠有寵褒無忘祗恪夏文莊公集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懷忠可內殿崇班依舊閤門祗候制　勑某早列官常薦經事任歲時滋久勞効可嘉特疏寵於近班仍兼榮於上閤勉思勤瘁以荅褒明可　釣

容直製撰應奉文字孫遷可將仕郎守衛州參軍依舊祗應制　勑某環衛之師是有武樂汝早爲其屬述彼優辭頗積歲時未預官聯爰加擢拔以賞厥勞更務竭心膺資獻曲可周益公大全集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士暢女夫司公度除閤門祗候制　勑某人傳曰厚於仁者薄於義厚於義者薄於仁念我宗英者而無予閒因賜對爲擇求官本之人情寵以華職睦族固爲仁矣令宜獨非義乎厚薄之分朕所不取可　忠訓郎武學博士張德明除閤門祗候與副都監差遣制　勑具官某服采于朝以觀人之器識護兵于外以試人之事功凡用群才皆存深意爾脩身閎古多譽無疵右學案年褚生所信列之上閤許以外遷尙勉爾爲朕方有試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右班殿直梁誼可依前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朕念爾父被遇先朝服勤邊陲聲績兼茂宜推恩典寵錄其孤繼職閤門選授攸慎今以命爾惟以勸忠往務欽承無替厥紹可劉行簡苕溪集致嗣濮王仲湜壻承節郎孟思恭可閤門祗候見供職制　勑具官某上閤之職號稱華要選擇惟艱不以假人爾以王邸之親復膺是寵其思自飭以稱所蒙可王東牟先生集裴良琳轉秉義郎除閤門祗候制具官某朕以東朝之戚屬上閤之班聯膺示眷恩俾閑儀矩往當祇肅思副寵嘉胡文恭公集孟永寧可新州新興縣主簿充翰林待詔御書院祗候制　勑某恪奉嚴宸頗精楷法籍禁門而惟舊成實効而有勞特疏一命之榮且獎六書之善益專小學往服茂恩　錢彥遠可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制　勑具官某夫納忠之先莫若箴王闕興治之美無如任諫臣擭推漎茂之思用獎正方之士質之公論咸曰職脩以爾風識周才謀兼劭以富平之德器出太伯之世家紹休前人協比介弟聯對大策著聞本朝數奏其言咸有補於世務參試以政復無害於吏文嘉其行能任以言責議論慷慨退公委蛇獻納既勤𨔢陟宜及古史之任參記言動義正之學領挍典文舉用二職之華進增七諍之重爾其勿念後悔無廢前勞審思諸宜勤補不逮讜言切至朕罔咈且　李光可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制　勑具官某夫有言責者思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保氏之仕則主進諫右史之業則司書法均是二職皆拾遺補過之臣也自非忠正之士疇勝左右之選以爾莊修有素方介不撓比膺憲屬之選進處臺端之嚴糾肅朝聯切劘治體間陳得失頗見納用有嘉已試之効且疇久次之勞寵以記言委之諫職爾其往服休命數進苦言深圖爲替之動勿爲拱

黙之計周爰補察以圩釆忠王珪華陽集招前班殿侍學彥澤在班及十五年補承節郎仍舊存留在班祗應制　勅具官某方罷遣衛士而次第官使之爾以藝成令祇舊次宜益矜奮以須後恩可沈氏三先生集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可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餘如故制

勅某朕奉祖宗之成業以臨天下夙興夜寐而欲寡其過未能也故博延亮直之臣使得裨補警戒其不逮庶幾有益故察于群臣而得爾光惟爾光學有原本行有師法方而能通直而不撓可謂卓然特達者矣其正秩右史參職諫省往服乃位盡規毋隱務稱朕所以舉爾之意可唐白居易長慶集韋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韋丘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略忠讜之士置于左右而播子以石暨仍叔應詔言其爲人厚實謇直書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束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奬以勸其徒況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宋徐鉉騎省集侍御史王仲連可起居舍人監察米崇楷可右補闕制

勅朕審思古先哲王所以致理區中垂憲萬祀者蓋有史臣以記其過有諫官以糾其違或面諍于庭或舉書于冊故政令所及罔不化成而忠情之心无自入矣將振斯典必求其人某官王仲連愛藉才能並參秩序正已而率下盡節而向公某官米崇楷早負時名尋升閫籍佩筆以臨事慎獨以修身而並服豸冠或司綱憲或立朝多按劾之奏或典刑有欽恤之心叶我懋章宜升右掖勉修官業以副簡求直筆正言允有所諱可周益公大全集入內內侍省寄資拱衛大夫遂郡承宣使李寀與歸吏部持差幹辦內藏庫填見闕制

勅祗事宮闈既殫勤力易官銓部厥有故常具官某兢畏以自修溫純而寡過陪視橫班之崇職參留務之柔藩爾幹材司吾禁帑尚體儉勤之意毋忘出納之公可　劉敦義除武學博士填見闕奬仁達除武學學諭填復置闕制

勅某人春學秋射以考遊俟之藝列於夏官周制也右學蓋其遺意歟爾敦義得師友之淵原爾仁達慕功名而慷慨進趨科選寵以同升古者命將在公卿後世拔士於行伍用非所養議者病之爾其即藝業以求奇士使不待投筆而有自見者可韓維南陽集河北轉運使太常少卿沈立可依前太常少卿充集賢修撰知滄州填見闕制

勅徙兵要劇遣劇者必有加職之授所以示寵而重成也式圖俊良奚吝褒遷具官某敏於聞見推自約修內足辭書多明於義理文吏衆職並著於事功宜緩將漕之寄進

司論撰之筆宣我條詔為國翰垣憲惟寬惠可以得民和惟嚴莊可以正師律毋易乃事副朕所懲可　禮賓副使知忻州靳宗臣可崇儀副使知麟州填李投移起闕制

勅某雲中據代地之要以扼虜衛兵符所寄常慎其選以爾雅把武畧火宣忠力按御民俗條教不煩訓齊軍戎紀律甚設故超授使領往臨所部毋誅利以生患毋偷安而納侮惟靜而勝時乃之功可唐杜牧樊川集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櫟湯縣封集賢校理等制

勅在春秋時晉為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況今天慶盡得而為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族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敘進宣嘆之才匪使判官將士郎守國子監大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遺達知已皆後生可畏之士為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奧勉於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湯縣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當典一郡愈知為理承鼎增實等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內必從仕於清時皆為良邇大允為理之要先事拔擢譽諸草太無倦栽培仲連莊尊官邇歲月滋久象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宋王珪華陽集秘書郎湛京可直集賢院著作郎沈遘可集賢校理制

勅某等國家闢冊書之府圖書寵延天下豪英之士以典校序其中所以廣儒術而養國器也以爾京志識高邁文辭於時以爾遘業履純茂才裕諸用朕頃廷較多士爾等藻詞逸贍咸在異等之選今試剸呂選命給札于禁林而奏篇益麗並擢丞太常與游書殿其日思勉懋以稱于奬育之意可蘇魏公集祠部郎中充集賢校理丁諷可金部郎中依前集賢校理散官如故制

勅尚書郎皆謂之清望而左曹尤貴令雖限年序擢自非臺閣之選不得預遷焉以爾具官某地胄高華器質和厚榮踐世職綸緋省闥會課應條進書有典自列諱終之禮旦援換秩之科易以司金皆聯左戶往膺寵異之渥益懋公忠之為可王安石臨川集同尚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活寺秘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諶試秘校樞密使張昇奏親孫男戒守秘校參知政事歐陽修奏男辨大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槩奏孫男元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璟守太常寺太祝次男琮試秘校制

勑某朕受此服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厥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禄秩可無慎哉可胡文恭公集摛寀使王觀女孫廷年給事中參知政事劉觀孫男子推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孫男燾並可守秘校制　勑某男某國家誕辰啟事推恩通判法得任於門子禮特優於攷獮以爾年妙志美體安節和本諸忠訓之深稔於胄雅之肄宜有官簿周賓京司祗我恩章勉于學力　李元方可國子博士范家郄大同可並守殿中丞呂惟和宣象明可殿中丞黃延慶可右贊善大夫制　勑某等藉適王官名任宰士於現隨而尤姤亦幹固之兼資允膺三宮之文。追復九房之祀推行制度省閣繫文亦繫敬用之明不爽先庚之素勤屢試邊等宜優入典經序進丞府省遠儲坊之僚爲宮朝序之職華往服褒遷蓋思恭慎　冀鼎臣可秘書丞張瑀王鑑可並大理評事陳知常可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某等國家因先典之舊采周官之法率周一閏參比百工著爲成規況存大勤爾等早階文藝之選或資胄緒之華服在縣章格居判局書伐來上舉最當遷擢丞秘丘進陟儲采胥及列卿之屬對司理法之平往荷茂恩益圖敏政　陳藻可秘書丞梁谷可左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某等夏口帶江民俗善訟天水被塞風協尚武淮其屬邑尤資健令適有成治爰賦茂恩以爾或進自丞髦或仕以承學並華史局之選咸佩縣同之章齋伐自陳按書當陟丞清職於本省膺榮序於東朝並無寵頒益勵端操　周大象可秘書丞任利有可殿中丞陳之損可贊善大夫制　勑國家制法以檢官成計年而考吏治勞能者進否劣知勸具官某等或策名以文或籍資而仕並承風訓之益咸閒節行之修居已者簡忠而不苛領局者捷敏而能力以勞自白在法宜遷進承秘丘入掾庿省遠升僚於東禁並著籍於外朝往哉致承務乃修綜宋元憲公集著作佐郎監洪州酒稅鄭修可秘書丞監澧州稅務于可度可太子左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鄭修等藉法京司勤宣吏局或推財官釀或收算門征並循齋伐之規來滿計年之格宜時善狀擢寘外朝書省郎遷儲坊序拜姑仍績課尚謹終更可　大理寺丞監南劒州商稅張鑑可殿中丞簽書西京留守判官廳公事王珦瑜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張鑑等或席蔭敘官或緣儒補吏鼎縣卿屬參委事經都幕借壽部征書貨卑搜考法來諗歲成殿監有僚宮坊著藉宜乎賞典並服朝職可太子中舍劉德之可殿中丞大理寺丞溫嗣良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勑具官劉德之等或以吏勤恪于官次或縣章歷試多列最凡或訟牘見

摳近業澄雪並逃歲成之目宜偕朝漢之息庸省分職儲坊有籍各被榮序尚服攸箴可夏文莊公集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蜀州晉原縣事張錫可太子右贊善大夫餘依舊制　勑某等明經中選數學登科踐節効官本公擬績攸司大校賞典並行是用進秩上臺升華中御或飛榮於鵠禁或佐局於蘭臺各勵乃誠以答朝獎可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蜀州永康縣兼兵馬監押任文素可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勑某等國家考課績光善最所以辨百工之能求四方之政者也以爾等早中朝選恪居官次勤宣幹力情乘弄章歲月貫移職用備舉攸司大校信賞並行引藉木臺掾纓中御油春坊之書訪皆仕路之美遷吏務風宵無忝恩獎可唐白居易長慶集李肇可中散大夫耶州刺史王鎰朗州刺史溫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勑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郡守夲首坐者旣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其弊頗甚況閒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采章階敍並命而就加之蓋漢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勞良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得不勉哉　宋劉攽彭城集朝議大夫充集賢院校理諸王府翊善王洙可中散大夫直祕閣差遣依舊制。　勑具官某天夫以上皆高爵也至于中散品秩益崇祿賜益厚吾所以待材庸之士其能自致此者鮮焉以汝數學多聞內行兢兢歷調館文次王府有以自守事常裕如考課當遷俾從明陟昔于寔叔夜偕在此官睠是閒通直之選仍藩邸寘醴之舊祗服休寵益思恪居可　鄭獬鄖溪集左司郎中知制誥捉環可左諫議大夫依前職制　漢之諫大夫常選通才蹇正之士啟其忠言皷論以成悟世主之聰明後世鮮及焉今以汝明於古學高簡而有廉隅又次撰述修其詔令數處歇議抗而不撓於處當遷乃進以爲諫大夫代王者之訓言兼尹臣之美秩朕於惟盛之臣可謂德懋於賞矣可夏文莊公集起復雲麾將軍解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郭崇仁可落起復授金紫光祿大夫餘依舊制　勑某祭暮傳恩詩書業訓早判通侯之貴遂衛陟九之褒爰及外除宜加茂寵俾進階於三品仍視秩於六官益隆國綽之榮更勵夙宵之節可　翟忠惠先主集微猷閣待制知興仁府錢䟽可通議大夫舉行新法有勞制。　善爲國者因民所欲而利導之使神人百物皆得其極朕爲資帑以權重輕民既裕矣亦惟爾吏推原德意允底厥績具官某能以直弟不忽踐慕來承法令數進有衆夫肅旣推朕之良法能顯信于下而

朕可無必行之賞以取信於爾乎宋元憲公集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尚書
都官員外郎晁宗簡可尚書司封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鳳翔府
崔峄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太子中舍監兖州酒務王埜大理寺丞知南雄
州陳鑄並可殿中丞大理寺丞知福州長溪縣鄭戩可太子中舍制 敕
具官晁宗簡等並稱吉士參服具僚或使轂糾循迹承朝委或州符倅守
交輯政經或卿屬佩縣章或宮官掌醢剩雜馬會課歲充應條郎省分曹
殿廬贊府逮于儲寀莫匪朝榮即寵爾勞用信吾賞可 尚書比部員外
郎知房州徐弁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楚州沈周可
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博士陳宗襍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監台州
商税趙德亮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知[illegible]州滿河縣張利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徐弁等夫序官之方責實為効功賞所值審於平衡茲乃一邇
遐而均勤沮也爾等並緣仕牒參服累載或郡縣布條或關臺引籍或貳
藩有最或征旅載勤咸以歲成列在恩格星關郎選米廩胄師逮于儲坊
亦寵朝紱差次而授各竭乃衷可 大理寺丞知威州趙祐可殿中丞知
雲安軍李數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趙祐等各服吏責參補卿屬歸分
遐徼之守適嗣前勞之膚計最上聞恩典無廢階書甫省引籍禁坊有著
于朝且寵其任尚結終課思稱序遷可 殿中丞監在京豐濟稷米倉李
宗傑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尚正德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李宗傑等
或經生服官或蔭格延賞智効茲久歲成屢更而參掌倉儲之煩外司酒
利之筦通貿前課押惟舊章國胄清階宸坊華籍宜從並命且寵稍遷可
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登封縣李虞卿可太子右贊善大夫監河陽清酒
務鼎德一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李虞卿等並飭吏資掾參卿屬或已
折獄政或官釀尼司齎伐于朝覲勞滿歲訖無廢狀脣協寵階宜對践於
儲坊且通榮於閨籍益虔官守尚對恩褒可 太子中舍劉世寧可殿中
丞大理寺丞劉文正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劉世寧等醇謹服官綱紾
累課或序華儲禁或列寀刑卿率職殊勞比牒宜錄歲成之效予遷
朝著之榮可夏文莊公集大理寺丞李象之可太子中舍等詞制 敕某
等經術該通吏能幹敏掾謁理寺陟狀甚明結綬賓筵薦章交上或陞華
於鶴禁或佐職於棘卿各示甄明勉思自効可 大理寺丞充三門發運
判官錢智周可太子中舍餘依舊制 敕某等國家以功詔祿以能異食
申明善最之格旌辨勤勞之臣所以勸天下以至公也爾等各負吏能屢
分朝命竭心從政潔已在公美課有聞賞典斯在宜進銅扉之職或參棘
路之榮吏治聿脩以永終譽可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姜柃等可大
子中舍餘依舊制 敕某早踐官榮克彰幹力及有考最引對軒墀宜用陟
明以旌勤效或青蘭振藻蹇踐於朝閣或轢路陛華共評於李法勉膺甄
獎更勵夙宵可沈氏三先生集著作佐郎任捕可秘書丞大理寺丞劉長
年可太子中舍制 敕某等有百里之地斯可以為政矣耕桑有時也勿
奪焉貢賦有藝也勿擾焉衆之所利者導之衆之所害者去之先之則信
勞之則悅繼之以無倦如是而已今爾等所居皆大縣也亦嘗念於此乎
有司考績蓋用常法升位于朝我恩則厚爾其服我之訓夙夜以思無作
官羞無延民羞無廢我丕顯之命可 大理寺丞馬希元魏絳耿仲頴特
選陳安世可並太子中舍制 敕某等天下治安郡縣衆殖鉅細煩簡皆
有常法吾士大夫當其任者能導之而勿失順之而弗擾使官無廢事民
無病政吏無姦聞以至于朝者皆良吏也以爾等並有伐閱在於有司自
秩廷尉於茲二歲豈可不遷以勸之哉其升東宮之屬通籍于朝亦足以
顯矣其益自懋以進不已可 胡文恭公集呂湜可殿中丞楊極高良佐並
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某等或進繇經明或仕以蔭入歸從習效並用
法遷擢丞京司典治刑獄外顯出納之吝對宣宰宇之條局以幹聞政用
勤著參稽成課進掛陟恩優以中肩之聯據於儲禁之寀始陪朝拱尚服
官箴 王希顏可殿中丞威行甫大理寺丞王詢並可太子中舍制 敕
具官某等或憑籍蔭格或究研律學參承京局外撫縣條服在廉平訖無
玷缺最凡所上鈞校弗疑進陛肩尚之華擢據儲僚之選並班朝著仍奇
邑同勉思聿脩有以自效 晉朝宗可庫部員外郎徐嘆可太常博士董
奇范存並可殿中丞呂公垂可右贊善大夫李寓趙昌王執祐並可太子
中舍制 敕某等書代以期視成於閥考合功令差進秩次使在位者得
以勸仰而有力者無所怠遺爾等或擢自秀科或奮從力學亦階舊德之
食參賦治民之經安靜無華廉平有迹類上三年之計進稽六級之文據
法當遷在賞宜信司甲侍事把蓑相儀尚丞典名物之煩儲寀通表著之
籍並為朝選之美就服詔除之榮務推精誠勉思政術 牛拱辰可國子
博士吳樸周諧陳舍可並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某等並達於從政恪在
首公剸致法丞參服肩署或以按歌之最著廉縣同或以征算之鏡恩於
局次有司獻狀主計為言年膺有歲臺格恩賞經庠峻於儀品儲寀籍於
班聯並為茂恩益樹勤績 第熙可太常博士焦蓋王陳張九可並國子
博士馬直方王廷慶明梓歐陽炳張仲宣可並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某

等或修解干祿或治經服官亦藉舊門之資早承食德之美雅弁門序列寘京司參服吏勞協宣公力悉除陳滿採鉤扶陟書重有績勤訖無適事稱遷禮闈敘進經庠乃暨奉儲之僚並豫班朝之籍咸思祗節用慰遷恩未洽事隨並可虞部員外郎劉褧禮可太常博士貫溥未處均並可殿中丞張赴可太子中舍制 勅某等詳試則吏職修敘進則官治勤考擇之法若天下之砥石所以舉行義而激節廉也爾等或治經素明而食惟舊德或進以文雅而拔諸吠良參服王官分條民政歷三期而咸最用群吏之討治鈎覆中典差次命秩進山虞以承務浩野叢而相儀肩省入丞儲禁升箭且申吾賞搢勸爾勞 張述任伯傳並可殿中丞蘇藏相里周可並太子中舍制 勅某等或早中臨軒之選或嘗籍舊門之資次補吏員進丞京箭吏試刀為則宰金之利甚饒分寀縣同則鳴絃之政居最參稽來伐協應陟書對遷肩省之華並寵儲僚之秩益思自效無壓聿修 謝顧素可職方員外郎趙慎微可比部員外郎王得賢可虞部員外郎張擇仁可太常博士莫尚王日宣可並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某等奉吏績成於外實格著於中因闕閱之成勞進置郵而傳命就用遷秩以明丕賞爾等資承吏幹之敏參服王官之秉肅將朝命領刺州權或宣賦耕條或典幹事甫有覓乎變判之迹無須訐淺底之識判上計文優中遷法臺職之劇則有主方貢司勿訖惟山澤之大槩虞衡之掌至於奉常儀範承華僚選咸用流品之入差次名秩之除擢陟在茲欽祗無忽 張與可屯田員外郎艾保卿沈邁並可殿中丞李昭慶可太子中舍制 勅某等朕稽勞類能博考衆職限年增秩必勸庶工爾等用辭學之優或世資之舊進服王官之序屢試文吏之頃關延符書參布條教居官之迹可紀課吏之法當遷第用厥勞差進以秩塋田司庾末省承華並通文石之班往服治朝之寵益思自效無怠稍遷 李從善可殿中丞趙沐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某等承藉世資參服官使比更郡邑之任咸聞節素之修官下政成臺中課集參稽弗撲擢敘是宜用丞庸省之職參備儲坊之寀益思慎履無忝褒恩 韓緯南陽集殿中丞魏宏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陳太初可太子中舍制 勅某等三年之考非有顯勞而復陟也爾等並以幹力列于事守滿歲會課於法當遷益勤所為以圖其職可夏文莊公集翰林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李維可中書舍人餘依舊制 勅國家五壇布慶六載于茲庶位陟明久從於鈞技近臣凝績特舉於徽章以爾具官某瑞世明姿慶門華緒主言以道無外獎之勤虛己待人有不疲之鑒而自以華禁

幾州職中臺夙夜浚明得大夫之體訓詞深厚合王者之言而星火屢改於新陽東服靡登於舊數是用簡自朕意俾圖爾榮宜正秩於綸闈用增榮於密侍磨茲異選吏勵乃誠可周益公大全集武翼郎呈甫淵與轉三官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具官某淮漢以北燕劇以南民吾故民土吾故土淪陷雖久其父老子弟豈無戴宋而思自奮者乎今爾倡起東蔡之間力當一面以少擊衆屢收儁功朕甚嘉之進階三等參華上閤未足以滙汝也修爾車馬礪爾鋒刃朕將命將徂征而與偕行焉可 武經郎鄂昇元係致武郎閤門祗候緣特武翼郎依例除落閤職可持與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具官某介于諸使即解上閤之職者例也拔自衆人進掌贊導之儀者恩也例不可越公道存焉若未恩以馭幸則人主執其柄矣往思謹畏用稱所蒙可劉俊村續集武功大夫淮西副總管御前武勝左軍統制李貴為鄂城功賞除帶行閤門宣贊舍人制 鄂城之圍爾當東陽且戰且守不解甲者百餘日血衣猶在吝賞可乎既陞總戎兼領閤職以旌勞績以倡勇敢可 武功大夫淮東總管孫立柳世隆淮西總管全之才兩淮制司帳前都統制孫應武武略大夫淮西副總管吳思忠武義大夫淮西副總管朱世美為捷水戍役功賞並除帶行閤門宣贊舍人制

捷水之役吾將士暴露戰甚苦三年然後克之聞臣以爾六人者功狀來上吾尤重閤職今爾兼領益殫忠力以報國恩可張紫微先生集 正使帶圍練判史閤門宣贊舍人制 士夫所重者節義國家所恃者人心懷節義以立功名其何不濟因人心而圖恢復亦將底蕆質觀獻狀之來殊異于衷之素其敦贊命以勸勞勤爾等拔從行伍之中深明逆順之理衷心忠壯立義不侵遂騰良圖以有殊績其責扶於諸使仍進領於兵團祗服官榮嗣有褒陟翟忠惠先生集尚書右司員外郎馮熙載除起居郎陳邦光起居舍人制 朕惟先言布於天下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夫唐堯文武之世尚矣豈非當世史氏得其所託然歟朕躬御治朝日慎萬機凡君臣相與吁俞議論與夫國之大政事典禮咸書之爾策妄于爾近侍之臣豪言而不文則不足行遠事而不實則不足傳信爾等富於問學其為朕書法不隱以詔天下後世豈非汝國之良史乎周麟之海陵集唐文若除起居郎王剛中除起居舍人制 左右史雖以記言動為職而論思獻納實梘從臣也近扶清每加遴選故本朝用士多取於蘭臺之英苟非其人不輕授受以爾文若學贍而詞蔚似其先人以爾剛中行峻而才清業與爾列或於石渠有博覽之譽或於蓬觀有佐謀之勤肆茲同陞載筆入侍惟

守官以揩正。惟臨陛以直恭，朕於此除。龍汝遠罪，可。陳止齋集　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馹除起居舍人制　初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肇自嗣服，儀圖其人，皆舊學也。爾光祖、馹頃在儲寮，蔚為國士，而光祖歸豸臺，馹歸騎省，皆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懷之，蓋嘗歎息，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茲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螭，馹擢居右陛，豈徒以是為私予，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入不欽哉，令不賊，將懼思焉。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劉後村讀集　與聖除起居郎，徐復除起居舍人制　朕考累朝之記注，嘉光正之忠賢，裹擭臺端綱條永泠良貴，屹對班之久，臣銓攻和議之非，鐸異將各摭騰上之業，然萬世猶壯直前之舉。乃登雅望，以繼高風。爾聖，瑾璧其身，端介不容於惡貿；爾復，玉雪之操，清貞無改於神曜。亦既孑孑而來，未嘗沒沒於遠居。然為曲臺道山之重，進之侍玉階香案之傍，戢言出於思，當謹剪桐之際，大事書之，策可無執簡之人，妙躬有賴於論思。元子亦頻於輔導，噫，祈招詩未遠，良史不知之乎。起居注不書，天下亦記之矣。祗若予訓，益修爾官。可。胡文恭公集　徐宗況可兵部員外郎，陳旭兵奎可起居舍人制　初某等，朕永思孝道，儀刑前王，即路寢之秘嚴，修合宮之齋享，準義而尊配，典明德以薦馨香。神靈居歆，天人合況。因以手朝慶之典，特判手諫當之臣，以爾宗況，行義清脩，志力據正；以爾旭，風識經遠，學術研幽；以爾奎，方潔無渝，動正不撓。並以環望，而充本朝，式審冠忠，文論事有切，劇之益，式入對制策，納忠無回隱之私。置之諫垣，補我闕職，復能奮跡直道，數進苦言，遂齋被之陪祠，準嚴恭而脈禮，然成史社，肆施澤勞，入妙一臺，進聯二史，往承益遜，益思而忠。劉行簡苕溪集　程克俊起居郎，王鋘起居舍人制　初具官某，朕設左右柱史之職，簪筆殿坳，言動必書，實用自警，非但率循故事而已。選任之重，異於庶工，惟克俊、鋘博物能言，絕出倫類，鋘由識擢，克俊次遷，蔽自朕心，式昭寵遇，勉之無斁，將觀爾能。可。虞儔尊白堂集　王容起居郎，章良能起居舍人制　朕惟左右史之並建，所以記人君之言動，垂之萬世，以為信書，其責顧不重歟。爾容，萬言之策，嘗冠掄魁，學自典州，晉登郎省；爾良能，華國之文，見推士類，細書東觀，兼直北扉，即其識狀之優膺在選掄之數。爾其務存直筆，君舉必書，庶幾朕每臨期有以自警。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六　二寘

制　除官制九

宋高著齋薇垣類藁　直秘閣湖南運判項寅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制　重湖以南為重鎮久矣，南以五嶺為限，北以洞庭為封，前志大其地為為，違有帥，何擇非人。爾脩敏懿識，充以通庭之聞，兼民成以材明稱，固嘗命爾使于江漢，使于岷蜀，使于湖湘，賦輿漕將，官脩其職，茲從舊部，改畀中權，進直寶儲，兼華藩紱，毋謂長沙地褊，不稱爾長。　中奉大夫華文閣待制知潭州充荊湖南路安撫使楊恢特授知靜江府充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制　久勞于外，有嘉漢侍從之臣，不已于行，復畀唐經略之任，載頒渙號，書得坤朋。具官某，識洞敷，充材超衆，有習禮樂詩書之素，明甲兵錢穀之方。粤去周行，積膺重寄，何畏于楚氛之惡，何憂于蜀道之難。方從新府以上功，又聽重湖之謀帥。素風寒當備數處，所疾痛不止一方。是使撒環，當勞彙從其任，殿邦於桂，荒其仍俟對於松階，近侍妖懷，遠防窺闖，惟雄南服，雖貴臨長於列藩，日下西清，豈不興思於半夜，至祗顯命，佇奏膚公。　中奉大夫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恢特授知潭州充荊湖南路安撫使制　嶺嶠雄峙居其南，洞庭合流限其北，重湖之右，非重鎮乎，不擇材而畀之中權，罔攸濟。具官某，以儒術發身，以通材敏事，每欲為時展究，以自見乎，用以事任，剸屬不已于行，北顧則分楚憂，西望則授蜀寄，使于江介，方賴輯寧，行使止丘，裕如也，蠢彼韃豪，由蜀窺荊湖以南，遂當嚴為守備，肅命爾以藩符，兼華帥鉞，毋謂長沙地褊，不稱爾長，扞我于難，以永終譽。　吳泳鶴林集　趙彥吶授權兵部侍郎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制　朕倚天西顧，全畀予有家，謀帥坤維，莫如我同姓，比覽籌邊之奏，式嘉破虜之勳，帶瑞禁涂，昌重制府，具官某，望嚴而氣裕，志大而難沈，早從兵間，蔚有義聞，嚮嬰門討賊，其勇足以奪三軍之心，岷郡扞城，其謀足以制千里之難，中更蜀道之擾，慨想宗臣之忠，故拔之於積毀孤危之餘，而任之於敗軍訌潰之際，二矛置俾毋與用虓之嗟，專鉞出征，終畀為真之命，提虎旅於仙原之北，蕩羯胡於花峽之西，燕及鞏城，亦歸王土，肆盼春日之詔，俾亟夏卿之聯，毋狃於既勝而驕士心，毋恃其不來而弛邊備，更思長策，以勵後圖。徐樑埜集　必願授煥章閣學士知福州福建路安撫制　初統閫臣而授鉞，允資八座之賢，峻

鎬關以錫名，增重十連之寄。起家有命，咨衆無譁。具官趙必願，宗國勝英，相門濟美，多識於前言往行，所至有惠政，休聲臺閣，典章之司，皆其練習。不以簿書期會爲末務，惟以邦國周度爲素備。嘗盡瘁以忘疲，不見是而無悶。廟朝訏謨之地，賴以彌綸，偏歷于法從論思之班，周知乎戶版生齒之數。維時圖任，頻命承流。三山矛森之俱高，八郡綱維之兼總，必務保障而黔黎樂業，必流清淨而滄海無波。憲德足以稱隆名，其益懋圖書之袟政，有以慰遐嗁。當如在畿甸之間，惟爾之能，欽哉毋忽。可。鄭起皆立應外制

和州防禦使、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呂文德特授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捍禦邊面制。 護風寒之衛，非宿望隆名不足以奪敵人之氣；合雲屯之衆，非高爵厚祿不足以壯將軍之威。惟予傑臣，膺此褒律。具官某，神鋒勁捷，膽略沉雄，勇蓋三軍，久矣滅匈奴之志；身更百戰，殺然有良將之風。驅馳疆場之間，趨赴功名之會。命即就道，事不辭難。其正位於廉車，用提師於突騎。必可畏若合淝之虎，必相應如常山之蛇。禦侮折衝，雖千萬人吾往矣；論功行賞，豈萬戶侯足道哉。益肩乃心，毋替朕命。高著齋嚴垣類藁左武大夫、達州刺史、右衛大將軍、差權廬州駐劄御前淮西安撫司孫勇諸軍副都統制蕭斌，因難賊攻圍廬州，實率將士分任地分，極力戰禦，特轉三官。已轉特授忠州團練使，依前職事制。 商誥之賞，亦惟功懋；周誓之書，務厚功多。苟成月三捷之勛，何靳日九遷之寵。用頒鳳綍，式昇虎臣。具官某，蹈義忠純，賦姿傑特，徒御憚憚而不已，戎容暨暨而有威。歷年于茲，多績用茂。頃擢陞於邊敖，且超進於横階。志日益堅，功日益駿。乃者韃靼肆其猖獗，淮淝被其憑陵，賈餘勇以率先，一鼓作氣，與衆士而同力。九卻千城，用遂戎圖，式昭膺奬，勉圖奇勛，以稱異恩。文苑英華 授張濬特進、守右僕射，依前充諸道租庸使制。 勑：古者建官，取諸垂象，故左右執法，附于文昌，以總六卿，以提庶政，用人知本，邦國繫焉。一作興邦國焉。進賢既協於獨公，致理詎宜於虛位。具官張濬，剛而能斷，寬則有容，保和而實孕元精，索隱而若陳洪範。他山攻玉，鮮類尚珪；九牧貢金，自成周鼎。光皇帝爰立作相，朕小子圖任舊人，每觀大輔之材，且致勤行之道。必將準衆由己，化兵爲農，載胡越以同舟，混車書於外户。志所未就，我實盡知，經營向在於四方，覲變未遺於百姓。雖聚財之任不欲久煩大臣，而復圖所資，安可有稽征賦。存居端右，兼涉樂階，得名器之所歸，在典章而斯重。永期弘濟，更集前功。可依前件。出吳泳鶴林集 江顯授常州刺史，充親從第三指揮都指揮使制。 勑具官某，古者天子必有親軍，令之親事親從是也。爾沈勇忠實，夙夜有勞，比及三年，賞應遷秩，仍都使號，兼綰州符。勉竭飭勤，以報榮遇。可。 求晟授湖州刺史，充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依舊押行門祗應制。 勑具官某，朕有熊羆之士，掌先後王以虞度。朕侁侁爲騰，其選嚴矣。爾糾糾武夫之勇，畨畨良士之忠。比及三年，厥有成績，肆升華於州刺，仍祗事於行門。思懋厥脩，少寬于恤。可。 李大聲授武節郎、遊擊軍統制制。 勑具官某，結髮從軍，累能辦賊。戍濠備塞，以驚勇聞。今又追秩而陞於制府矣。沿江千里，使關如熊虎當道，朕何憂。可。 康守正授容州觀察使，特改差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臨安府駐劄，不釐務制。 勑朕脩文德以來遠人，稟細故而階大道。凡列藩衛，並爲王臣。具官某，主長殊鄰，扳援貴冑，截我淮壖，豈無嬰城拒守之私，歸于齎種，終有慕義來賓之意。昔從擁於屬國，今召趨於闕庭，涵濡華風，寖適皇化。既擢升於廉使，仍典總於戎旃。朕方弘孝廟之規模，爾宜効蕭巳之恭順，往祗明命，嗣有寵休。可。 李實授同州團練使、慶元府兵馬總管制。 勑漢虎賁宿衛，積久必遷；唐神策正官，依資改授。今之三衙，轉員尚其制也。具官某，以拳勇選，以忠實著。既掌先後王之旅，又兼左右廂之屯。比及三年，厥有勞勣，正兵屯之任，陞總府之華，茲蓋優恩，爾

尚迪果毅，以對休寵。可。 劉廷美授秉義郎、閤州刺史，充京西路兵鈐轄制。 勑具官某，襄州上流重鎮，適者叛賊竊兇，墮我金城，雖擁兵之將，貔虎熊羆之士，弗能扞。爾以樊城土豪，乃能奬率義旅，驅賊徒而殲之。昔人稱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百人，予之謂矣。捷書夜聞，朕用嘉嘆，陞華遂刺，俾總兵鈐，尚有功見知之意。可。 張天綱授武翼郎、添差隆興府兵馬鈐轄制。 勑某，春秋書潞子之爵，漢史紀陽侯之封。既曰來庭，詎無錫寵，矧爾仕於僞國，隔絕中華，天討所臨，竊而歸我。朕以天地爲心，靡不含覆，如守正者，挈屬內附，尚冠帶而臣妾之，則汝天綱何惜武爵戎鈐，不以畀汝。可。 顏順仲授直秘閣、兩浙運副制。 勑具官某，二浙素號劇部，凡領轉輸者，率爲戶京之儲，紹興舊典也。爾閱奭而智，敏懽而能。假守桐廬，蔚有善狀。嘗來滿歲，俾丞大農，昇之畿甸之漕，亦可謂越乗比矣。仲尼有言，敏則有功，公則說。毋恃其敏而首奉于公，朕深有望焉。可。洪[illegible]集 大尉、武泰軍節度使劉錡授威武軍節度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制。 門下：執干戈而衛社稷，文書方面之勳；具齋戒而設壇場，宜付扞城之寄。顧于耆將，爲國元功，茲越覲以鼎來，適成師之遴選。亟消剛旦，誕播明綸。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軍府事、充荆湖北路安撫使、荊南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劉
錡世濟英規天資義槩沉鷙有守跨山西六郡之良文武自將洞濟北一
編之要須晴宿望起鎮上流草木皆知其威蔡霍為之不采吳漢隱若敵
國忠烈蔑然李勣賢於長城名聲籍甚眷京口金湯之固據石頭形勢之
雄外控大江內護行闕謀三軍之元帥無易老成賜一札之細書遂膺號
召載稽輿誦即畀中權更節制於晉藩衍賦腴於多邑以諫在廷之聽以
增推轂之光於戲得猛士以守四方朕既寬於憂顧屬大事而當一面爾
益體於倚毗往恢壯猷以荅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依前太尉改差
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封如故
劄[illegible][illegible]某蘇劉義特轉十官得旨將六官作三官於右武大夫上轉行親
衛大夫三官作一官轉行遙郡防禦使餘一官給據可特授親衛大夫州
防禦使左衛大將軍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制　賞必賑功宜首及
軒昂赴敵之士時方多事焉可無奔走禦侮之臣迺進崇階以旌殊績具
官某古山西之氏族今江表之英雄傳一編書與孫吳之意合學萬人敵
笑荆聶之術疏下褁典之精甲如建瓴援漢邪之危城於累卵雖臬大臣
之妙算亦資羣帥之協心位亞廉車秩超橫列執干戈以衛而既宣勞聽
鼙鼓而思朕方注意益恢宏略庶荅隆知可　親衛大夫和州防禦使左
衛大將軍知安慶府池州都統制蘇劉義爲昨在重慶全城卻敵特授五
官制　褁騰戎捷坐收全取勝之功令獎戰多殊媿不踰時之義雖臬元
臣之方略亦資羣帥之忠勤具官某頃提師干往援井絡全城全壁數州
脫鬼薄之危氈帳隕星萬里戴帝䎼而去相既歸衮爾亦擁麾及茲踐信
賞之言示不忘前勞之意憲武爵重橫行之秩舊典可稽廉車視法從之
班中權增重可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類某寶謨閣直學士朝請郎賜紫金魚袋李
大同特授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制　英雄豪傑之才固
有消磨於一得一失之際剛猛堅忍之士乃或成就於幾獻幾刖之餘若
其閱理而歷年多則當遇事而衆理解用疇耆彥式畀中權具官某術業
孔脩材姿夙異秀發儒林之藻備更世道之難良玉自珍詎信終迷於鼠
璞方輪不斷莫能强飾以轔膏旦遂於朝不懈于位慶風雲之際會備朝
夕之論思彰彰去國之身輕疊疊毅邦之望重用分符於長樂仍兼梱於
全閩爾其循清淨為政之規達於從政爾其體平易近民之道律我有民
往哉惟欽行所無事　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何元壽特授
守太府卿仍舊淮西總領制　江淮號財賦之淵自離狄難征役不休經

用不足以奉戰士非通材習知本末源流何可使治其賦爾機猷膚敏識
略浚明備知戎情深識時務庀賦六路以殫濟稱移餉右淮士得宿飽觀
器知巧深所嘆嘉肆晴爾膺居卿司府仍申異命典領賦輿往服顯休以
永終譽　朝請大夫權發遣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
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兼提舉弓手賽兵黃自明特授直秘閣
權湖南轉運判官制　蜀氛不靜武陵澧浦當為先事之防湖以南接黔
則灌輸之職又非昔比不遴其選得乎爾以材猷端劭器業老成閱歷歲
深仕不擇地故備知軍戎情識當世務頃方使而陳臬廣右兼庀庾司官
脩其職風烈藹然易漕湖湘陞華延閣通道之餉況舟之役無敢不供往
敬厥官嗣有明陟　朝奉大夫新差知贑州提舉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
甲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陳登特授權湖北轉運判官專一提督措置
營屯田事專一措置提督脩城提領措置播管軍糧制　分路揚鑣以漕
引庀司則同湖右越居上游其占位曰督營屯曰供城築曰督播糧事比
諸道為劇不遴其選得乎爾以文彥早居異等嘗行天下半歸服王官素
位而行莫能枉己直也翱翔外服馳驅原華凡欲使而歷試雖時材難不
宜燕隊轂從大江以西易使于湖以北我任我棐往盡乃心　太府寺丞
四川宣參李之子特授直寶章閣成都運判制　予嘗以爾久游于蜀宣
閫之間用命爾以佐師治法征謀於爾乎咨蜀雖未瘳餉事滋急漕將之
任爾益諳知昔者荐使蜀右具有顯庸晉直寶儲使于益部往紓疚妹以
圖康功[illegible]集英殿脩撰江東運副兼淮西總領陸景思特授
權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　朕嘉與儒臣精求國計周官以小司徒掌敎
唯人民土地之稽本朝以四總領供軍有錢穀甲兵之問祗膺隆委允屬
通材具官某學該體用之源家擅文章之藪夙繇駿望早上通塗四禁代
言允茲潤色十連爲帥式倚藩宣察其器能政理之長不在言語文字之
末雖精筆妙墨揚雄寂其善鳴然晝笏籌邊劉晏本於道御既勤轉漕倂
總賦輿惟六官服采而版部寂寥四鄙宿兵而大農盖耗量入為出計臣
所以阜邦財自西徂東王人均於領餉事其升從槀仍篤使軺諒無乏興
庶幾宿飽憲振甘泉之珮既高獻納之通聯濟京口之航宜賡誓清之迹
略可洪平齋集　李江轉四官授武功大夫依舊淮東路兵馬鈐轄制　勑
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也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
而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總戎海陵報國赤心更觀來效可[illegible]集
黃自然授直秘閣廣西運判制　勑桂海距天遠遞一道部使者之寄甚

重臣輕閫扙循良之望陟隆名以寵其行盖知遣使臣以禮樂言遠有光
華者如此爾自然器姿宏拓志節婷脩治郡既以殊最聞征舶提綱非所
以庚卿者易節而南晋之奎職非但欲卿廣漕運而已凡吏治之能否士
風之媺惡民生之休戚咨惟觀采風謡而施政與教焉績用茲成不次圖
任欽哉其無斁可唐白居易天長殿集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勑朝散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姚元康儒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鄭懿等
蓋部洊陽皆大征鎮也文昌全略皆賢將相也而能以禮聘士以職任才
多聞得人咸樂為用況爾等籌謀文藻各負所長苟能賛察廉掌奏記孜
孜不急翩翩有聲慰薦𤼵升其則不遠元康可試左武衛倉曹參軍充劍
南西川觀察推官散官如故懿可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橫海軍節度
掌書記散官如故宋王黄州小畜集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
記制 勑將仕郎守大名府清平縣主簿王扶古人云知人實難而𥿄知
不易也爾以文學策名以廉平佐邑而忠武軍節度使潘美謂爾有折衝
樽俎之略縱横書檄之才爰上奏章命為記室且拜廷評之秩俾增戎幕
之榮彼知人而不疑爾𥿄知而何報勉思婉畫勿忝初筵文苑英華授實
回鳳翔節度副使崔澄觀察判官韓渥節度掌書記等制 勑具官崔澄

等漢詔子弟理郡國必擇諸儒有材行者以左右之故韓安國王尊之徒
皆能守法相導炯然可觀而顯位高名然亦自得今朕以汧岐奥壤而輔
京師推擇統理皆從其請憲以南越之雄富類東閣延之招延爾等豈直
陵金階一作臺躡珠履而已勉賛策畫無忝盃觴報恩一作國酬知於是
乎在可依前件洪适盤洲集湯思退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特授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依前特岐國公制
門下冢宰佐王治國意實注於安危大臣以道事君時其瞻於進退睠
惟雅望久翊繁機既殫上印之誠宜厚秉鈞之禮誕揚坦制亶告庫工具
官某踐守清明材猷超詣樂堯舜之道阿衡專美於有商品淵騫之篇揚
雄度越於諸子軒然俊域籍甚要津烜赫北門從絲綸於稚誥從容右府
運帷幄之良籌結慈陛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象尊予綦組復俾賛衰積懸
戴之忠規整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耳忘私應變守文常以令而
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甚堅選舉如皋陶任蓋尊於一相事親若
曾子養己洎於千鍾遂其嘗藥之懐失我和羹之助兹推渥典用賁歸途
鼎秘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禄式篤股肱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
以保其身靡失青氊之舊書恒不形於色可娛緑野之遊無起遐心斯能

終養高著齋銀垣稿姜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充
兩浙東路安撫使趙善湘依前資政殿大學士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制 飲截狡之兇屢觀應變之經綸繕解牛之刃深得保
身之明哲肆徇祝崖之請載隆增秩之恩爰錫明綸式昭異獎具官某機
猷敏邁識略閎深堂堂雄俊之寶臣振振信厚之公子材周於用功多于
時扙曰之冠成掄塵清淮浦持戟之士先伍日靖海邦為公姓祭酒而有
儀豈帝鄉近親而不問屢祈閑退異尤挽留用疏寵於文階仍儲神於道
館意大議自朝廷而就問尚惟同姓之咨忠臣在畎畝而不忘諒有嘉謀
之告其祇顯命以荷美名 集英殿脩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游九
功特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制 朝臣無有耆艾碩量之士論
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此鮑宣所歎朕三復斯言而有感焉具官某機
猷碩膚論議純實雅有經綸素志周游中外望實具孚既茂民膚復閑禮
宗屬時疾疢予欲得此者成人以憂國之心通古今之略共圖康濟顧乃
嘉遯以潔身抗志為懷寓直西清養閑真館不欲奪爾志也其圖永譽毋
有遐心 權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牛大年特授集英殿脩撰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制 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傳者以為誓不過君之朝

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也參以五軒三宿出晝之義當以
從挽為信爾材問老成居以廉謹自將歷官中外盡而不污執德固而制
行和由使蜀來歸留真郎位而不我屑起諸家食顧將引以自近逢省宗
星嫣嫐經帷冀捌乃后于彝憲甫登禁甬易為浩然而歸諒其嘉遯於焉
逍遥加昇祠庭仍陞論譔其深味詩人忠厚之旨無有遐心洪平齋集陳
壎授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宮觀制 勑具官某朕親攬八柄進退百辟以
成調瑟之化苟爵於先甲當其材則申命之爾濬乎無慾凝乎有度藹乎
聲稱江右繡斧之行難未竟乃功亦既勞止增秩進職於更化之前令不
與易也真祠均佚善刃而藏時方急材尚觀新硎之發可馬碧梧玩芳集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給事中兼脩史牟子才特授端明殿學士與宮觀制
朕惟哲宗元祐之初嘉范鎮老成之望陟延康之秘殿錫以恩華賦崇
福之真祠遂其安退用須漢制併獎蜀珍具官某人有典刑學深源委須
從劒棧來瑞朝廷忠言嘉謨偉論豈殊於軾轍精筆妙墨英詞未避於淵
雲被遇先皇父登法從叱犢鴻嗇之始貫傾黄髮之詢肆畤學士之真執
若禁林之老以疾求歸拜疏不休勞侍從而承明其殫懈切專精神而
輔贊藥宜聽優游超昇渙綸式稽故典入關而性多病已遂留侯之高風

在亂而忠不忘毋替吏生之直節可。吴泳鶴林集侯忠信授左武大夫依舊宮觀制。勑朕聞先王以立武為善經中國以除戎為大事儻能稱職何愛賞官其官某沈鷙而有謀朴忠而能勇秉麾海道馳驅戎馬之間嘆伏閑門服習禮文之內雖在祠庭之均佚毋思武庫之前勞咜緣控陳茲用獲擢因之以戎圍之任華之以左武之階往其欽承服此嘉命可。王安行可特授州防禦使依舊宮觀制。勑橫班序爵固存定法之常解帶還官式出特恩之異具官某韜藏武略曉暢戎情築定遠之城以身而護塞謂安豐之辛不踰月而擒胡右鞬之賞未酬左武之階猶舊爰念勤勞之久肆升捍禦之班仍佚祠庭式對宸渥可。蔡興授州團練使提舉宮觀制。勑祈父之詩曰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夫不轉于憂恤而轉于安佚者是固六軍之士所深望也具官某沈毅而勇淑均而良神策諸軍既共武衛濠梁大郡父帶戎圍令旅力既愆矣式正使名畀休禁務尚體閔勞之意可。帝諟授州防禦使依前皇叔提舉佑神觀制。勑具官某端肅嗣秀王於屬為近而爾於王為子於朕則父黨也王不幸即世遺奏一官閱十年而後陳請朕甚憫焉落環衛之階正軍防之任爾宜敬謹勿墜家聲可。與寡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勑具官某麟趾之詩作而周家盛鴻賓之書成而漢祚隆宗芋得人磐石增壯爾天潢之秀為宂之英令于容臺丞于隸寺既閑禮法矣國家換授有典故以盧陵進判命之俾奉會朝仍畀祠廩體予睦族之意懋乃維城之庸可。帝叁換授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高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充奉朝請制　勑具官某周封三叔而伯不獲是分唯不尚年蓋昭德也爾信厚世濟溫文性成於宗屬為親於榮邸為近於朕則父黨也而克自抑畏不期侈驕既多淑聲宜有異數於是以爾內領諸衛外牧方州佚以真祠充其朝請朕之展親至矣敬服王命益懋乃庸可。帝丞授蘄州防禦使仍提舉佑神觀制。勑朕紹帝統緒思皇本支凡隸親賢率躋尊顯具官某出高明之胄履忱恂之德於屬則近於文恭為兄於朕則父黨也叢分進判既廩祠官令秩軍防仍充朝請朕之所以待汝者亦厚矣汝其思祿位之難稱念燕安之易懷庶於宗盟可永終譽可。與芮換授楊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勑朕惟周隆母弟之親入為卿士唐篤諸王之愛迭處京師懿我熙朝秉此異數況申之以換文之典而優之以錫覲之恩非曰爾私寔惟予舅具官某出神明之胄躬儒素之風端介不撓于中甚德而度紛華無奪于外大盈若沖朕嘗追惟榮邸之主因篤親支之友故自大

宗而陞緒監録少理而擢西廟凡所屢遷亦云殊寵然仁人之於弟當循法度之公而君子之於親不以姑息之愛用易廉車之節仍共真館之祠若曰孟侯毋慢家人之訓其惟吉士永陪京室之朝可。與芮授武康軍承宣使依舊提舉佑神觀制。勑朕監觀烈祖厚穆宗盟謂濮王之屬當序遷雖矣英宗之識以皇弟之恩不可稽懿哉神考之謨宜于親支緩此縟典其官某氣韶而質美行介而知良有芳斯猷不倍于貴出則幹于侯方惟汝莫入則儀于朝序惟汝嘉遂超廉使之華徑典留臺之重仍祠真館日奉使朝朕其弟封既已篤廣親之愛命作冊畢尚其需疏爵之榮毋遂有邪毋懈于位可。謝采伯換授蘄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充奉朝請制。勑東漢后族不過九卿國朝戚里不除侍從雖服文雅必換武資蓋公法也具官某履行孝謹稟資溫純出王謝之故家為鄧陰之尊屬而不有貴寵蔚然儒風進女誠以奉坤儀紓聖謨而裨乙覽肆予嘉歎示以優恩擢從戎監之班對授兵防之任非特私於名器亦屬寵于才良益茂光猷以俟甄擢可。謝采伯授州觀察使仍舊提舉佑神觀充奉朝請制　勑朕惟先王建國親諸侯何分異姓伯舅加勞賜一級當有殊恩矧伊近戚之尊宜受懋官之寵具官某器懷耽奧儒雅好脩雖胄出相門而不以相門自高雖婣連掖庭而不以掖庭致貴每說學於搢紳之圍曾爭名於俊造之場固曰汝能當為朕屈昔野王以德顯尚難陪與於列卿而樊侯以經名不過從封於東國爰覽攜章之上既知故典之詳仍啓男邦進升廉察毋曰爾身之在外尚思忠德之復君往承之休以輔予治可。高耆齋薇垣類藁朝奉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喬通孫特授直華文閣主管佑神觀制。不懈于位有耆壽俊能世其家有賢子孫彰德旌賢孰先斯者爾材姿醇亮術業脩明聽祖訓所逮聞薰陶成性留東閣以觀士淑艾得師畏名進以不居恬榮利而弗顧昔者震有傳家之賜導有踵德之珣人以是期爾世家朕因之嘗欲王汝肆陞嬀閑仍領京祠往敬爾官式光厥紹

朝請郎羅愚特授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父能勵相我國家肆用登爾于朝屬吏化裁為民選侯爾以見大夫在行實從臨遣詔以清勤典聽朕言咸能稱塞屢更麾節率以最聞式遒其歸乃辭以疾肇陞延閣仍畀真祠其服顯休圖濟世美馬碧梧玩芳集謝堂特授華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充奉朝請制。十連為帥方預謀顓閫之英三命益恭莫遏循墻之請嬀閑特陞於俟對珍臺仍領於內祠謙柄有光渙敷示寵具官某風猷明浚材術疏通生重侯累將之門宜軒

見之為貴。俾經生學士之趣。有詩書以自娛。察其理人御衆之長。付以開府作牧之事。南閣之寄甚重。豈輕選掄。東山之志不渝。疊形沖遜。吾汗為反。汝志良嘉。得非高才大纛之榮。不易綵服班衣之樂。松陪峻陟。仰瞻虞帝之華。藥館自怡。獨抱浮丘之袂。併覊朝請。膺表寵嘉。憲其理而無愁恨之民。朕方採漢循吏之績。遷職而有懸慰之疏。爾乃希晉賢戚之風。益勉令猷。嗣膺殊渥。可。斯應任希夷集吳琰特授太尉前提舉萬壽觀制。朕祗膺皇圖之重。仰懷祖后之慈。崇四姓之小侯。聿稽漢制。王五兵之大柄。式躔泰宮。念厥秋之久虛。惟其人而後畀。肆揚詔冊。誕告臣工。具官某。和易而端良。誠恍而通敏。人咸稱其長者。己尤篤於小心。進列朝廷。抑抑威儀之度。退安里第。温温孝友之風。富貴無驕侈之思。言行絕悔尤之累。顯被累朝之遇。夙分大纛之光。比者宗祀之熙成。既以户封而申命。載惟憲聖之盛烈。保佑實深。有加申伯之良翰。疑賞宜厚。賜非常之渥。升于掌武之階。蕩節琱戈。仍領雄藩之寄。珍臺琳館。更從均佚之游。併衍真腴。增陪多邑。於戲。右賢左戚。固應異數之並隆。忌滿好謙。則乃平時之素履。其服寵光之茂。宗宣眷處之休。繄爾老成。美煩訓誥。王珪華陽集文彥博授依前檢校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使判太原府

制。　門下眷大河之東。領太原之道。西析畔羌之侮。左制撞胡之衝。每析寄於閫符。必圖良於邦翰。適疇廊廟之舊。往殿股肱之匪。命告剛辰。譽孚羣聽。具官某。氣嚴而中裕。道粹而外融。達古今治亂之原。洞文武弛張之略。自振藻於昌會。亟揚聲於通塗。參疑九德之忱。進履大僚之服。居則斡天元化。靡萬類之弗熙。出則道國寬條。罔幽情之不達。兩踐中階之寵。比均留籥之司。勤勞邦事之圖。荏苒歲陰之隔。按常山而徙節。即撫路以陞聯。雅懷仄席之思。終賴撫邊之寄。别叔虞之舊壤。有全晉之遺風。道術松阡。應待舜瓏之駐。朝期竹馬。式先縣弩之驅。兹茂常恩。亦華素志。於戲。槐庭貴道。既高儒者之榮。玉帳論兵。尺極元戎之貴。惟忠蓋可以圖永。非威惠不足服人。尚勗老成。詎煩深訓。可。劉後村集右武大夫徐安民作知峽州。半年間運米三十六萬石上塹特授左武大夫。依前帶行御器械知江陵府制。　漕粟於邊。從古通患。況舟之役。泝江尤難。既能體國以服勤。焉可踰時而吝賞。具官某。爲將則頗牧。牧民則龔黄。頃守夷陵。有勞餉道。三峽倒流之險。跬步莫前。萬艘連檣而來。銜尾不絕。馬騰士飽。師克凱還。雖旌麾移於諸宮。然功狀上於幕府。憲進之左廣。峻品秩於横行。畀以中權。托藩宣於連率。可。馬碧梧玩芳集洪勛特授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制。

雙溪疊嶂之清。古多賢守。一札十行之寵。今用詞人。睠予太常伯之尊。列在東諸侯之上。假侍從清華之職。為近臣出處之光。具官某。行有宮庭。文諧律呂。家學克承於堂攜。父教之忠。詞垣繼掌於絲綸。世濟其美。踐歌既久。聲實具孚。每嘉贊襄之論思。有味履甄之啓沃。屢勇辭於豹尾。俄深遊於弋鴻。諒其進退之宜。副以藩宣之寄。憲聽尚書履暫違。嚴徐近侍之班。懷太守章。往續眺白詩人之賦。歌襦孔邇。召履斯還。可。　宣奉大夫楊棟特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制。　執政吾股肱。嘗共一堂之寅協。郡守民師帥。尚資九牧之阜成。陟秘殿之穹班。捐儒書之舊國。具官某。鈞深致遠。實大聲弘。君子多識前言。茂明古學。儒者在朝美政。屢告宸猷。自秉事樞。晉陪機務。本精神之相得。亦禮貌之未衰。有政其與聞之。吾方倚重。責言不可償也。人或求全。升之隆名。付以鉅鎮。蓋曲全於進退。仍允賴於藩宣。憲考亭教理之源。上泝關洛。建安文物之郡。遠比泗洙。平時既熟於講明。今日遂施於教化。卿優為矣。朕有望焉。可。吳泳鶴林集張可大授顯大夫除差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依舊知壽春府制。　勑具官某。壽陽前控陳潁。後蔽光豐。寔今南北重鎮。爾忠忱果毅。為諸將所推。往來其障。於諸叛逆衝之衝。乃能脩築城堡。調壹歸附。俗隱若一敵國焉。亦可嘉矣。何惜

一階。不以旌汝。益壯爾猷。嗣有褒用。可。　李虎授左武大夫。依舊達州刺史知淮安州制。　勑趙范對陣之語。孰如徐庶之思。念其親温嶠絕裾之風。豈若馮勤之貴顯其母。不圖薄俗。復見斯人。具官某。胄出山西。聲馳漢北。既槍而刺兀惡。頃清淮海之塵。尺箠而鞭犀兇。盡拔高郵之職。功雖高於李愬。義弗皆於張飛。姥言設草之懷。用有翟茀之請。載披柔牘。特晉崇階。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既膺妙簡。令刺史居牧伯之位。仍懋顯庸。多而戢功。充我休命。可。高着齋蔵垣類稿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楼治特授知嘉興府節制澉浦金山水軍制。　親承音旨。切於諷遺。言式贍儀刑。優於習禮度。此以薰天言也。朕於論世。以是得人。爲爾父以駿假輔我元后。時為世儒宗學者仰之。爾得諸庭授。博所見聞。用能出入中外。咸有績聲。再奉計最。以歸方從卿聯。以光厥紹。止武尼之恬如也。嘉禾輔藩。匪賢不畀。往宅乃牧。式表衆賢。　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郭仲璉特授權發遣紹熙府制。　三榮望郡也。千里宅生之寄。在守臣寧得不遴其選。爾以伐閱故家。歷官所至。醒醲醇厚之風。陶如也。崇陵末郎。厥寄匪輕。分錫藩符。往其卧治。懋敬哉。毋謂天遠。　司封員外郎邢凱特授直秘閣與州郡差遣制。　予惟耆壽俊在厥服。乃足以重本朝

肆用錄爾民膺舍于主爵潛華郎省未展厥猷顧爾少有四方志恬守一
官復惟錦炯自持力訖一麾思以治理效自見用嘉雅尚進直蓬丘往服
恩煒益圖報稱 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呂午特授權知泉州軍州事制 清源爲郡風土淳而民物阜與我共
理其惟良二千石乎爾業履端邵材猷浚明嘗挈外膺來游王所知而不
責茹柔吐剛也則寘諸糾察以邀官邪以疏政秕以詰軍慝咸能敏事稱
職宗籍史筵方將頼汝顧欲訖一麾以行其志肆膺作命宅是南邦往即
康功庶有迄命肆維 南陽集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傅求可特授依前給事
中充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勑唐臣有言曰輦轂之政務先彈壓
盖大衆之所居方國之是則浩穰難治威愛是兼爰咨尹正之明以首風
化之地以爾具官某質厚有守和易不流還闕外條屢觀能於煩便禁塗
營職久進寵於邇聯向進拔於時才嘗播治於京劇權衡不撓枹鼓沈聲
爰加甄擢之私式佇肅清之效召自翔鑾委之神徽錄樞斗之華資陟河
龍之秘序無替前效膺稱茂恩可 劉後村集 況思聰援蜀之功賞未酬勞
鄂渚水陸戰禦獲捷非一特轉十官授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知黄州制
予斧走禦侮賴其張耀於國威賞輕重眡功將以激昂於士氣延超武

爵以獎戰多具官某沈鷙善謀梟雄健闘磔石賈余餘勇擣衆膽落而失
驚魏文爲王前驅白刃身輕而可蹈推鋒而已哄枕莫之迮師而漢江鏡清
佩專城之左符亞廉車之一等威棱遠憚有漢家飛將之名位望寖崇加
卿子冠軍之號其祗新渥益勉壯圖可 馬碧梧玩芳集 太中大夫常挺授
寶章閣學士知漳州制 勑朕參稽師言如持衡尺愛惜臣子如護珪璋
苟能守道守官允藉爲綱爲紀雖責言不可償也然有過人皆見之斷
上恩優之外服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進退之光具官某蚤擢高科浚
登華貫自論思獻納峻升文石之班絲綸潤色討論遂陟黃扉之秩既優居
於二省爰寵畀於一麾王道無黨無偏本乎至正君子或出或處初亦何
常憲爾漳名藩西清妙選及瓜而代尚覩千里之歌襦與環則還何待三
年之奉計增而諒節體我眷懷可 胡文恭公集 賜梁適特授依前行尚書
禮部侍郎知鄭州仍改賜功臣制 門下總機政之煩均屏翰之逸左右
僨輔蓋陟恪之久勞内外肆勤在眷眦之一體爰正庭號用告朝倫具官
梁適局致夷通性業閑爽入我毅英之選參于橐從之華召自複門侍于
通閤掾贊書於明命備進讀於丘墳嘉話納於論思敏用彰於猷濟掞圖
制閫之效擢貳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參聞於政道遥數奏於

展階出入五年周旋二府荷慝叱作變異重仍賁有煩言達於予聽曾汝
聲之莫達在清議之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全進退之體務崇始
卒之恩參録舊勤尚仍前秩以春官亞旅之重涖黃圖右壤之雄臨長鄭
人班録漢詔於戲台宰之職任國之綱維寅輔之邦陪京之襟帶往服茲
命尚體至恩 唐白居易長慶集 知渭橋院官蘇潮授員外郎依前職前進
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巡官制 勑某官蘇潮嘗以幹良分領劇務受任
稱職主者上聞績既有成賞安可闕前進士王績亦以藝學籍名太常著
其令聞及此慰薦一以課進一以才升咸加班榮同以褒奬臺官校職爾
各欽承可依前件 衛佐崔蕃授樓煩監校使判官校書郎李景讓授東
畿防禦巡官制 勑某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衛蘭錡或典
校蓬山各從所知將展其用夫司牧垌野備禦都畿所以班馬政而還寇
虞也茲皆重務爾勉賛之可依前件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鄭滑節度推
巡制 勑試太子司議郎柳傑等古者公府得自選吏屬令仍古制亦命
領征鎮者必先禮聘而後升聞矧鄭滑帥承元輸忠仗順炳焉有大節於
國奉上涖下實藉參寀以左右之而傑等或緣飾詞華或貯畜才行揣摩
思誠以待已知宜展壽謀用光慰薦傑可某官充鄭滑節度推官 楊于

留後啟庞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
長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啟庞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
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求上率下者州長
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泰
之郡也參告專達得行異政以庞清平信恵臨事能守小大之職率著名
績故仍憲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帥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
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而絳爲名藩弁實良士命之貳亦
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裴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
姪女婿等制 勑某官某等謁廟郊天改元肆眚是爲大慶與衆共之矧
股肱心膂之臣與吾同體延賞任子其可廢乎爾等或以文華或以吏職
有所修立業於義方自當發升況靄慶澤俾舉展親之典用叶推恩之道
猶子愛婿各命以官爾其敬承無忝朝奬可依前件 崔植一子官廻授
姪某制 勑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右我躬
以底于道況屬郊祀補賛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已用推
恩既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蕭俛一子廻授三從弟仲制
勑吏部尚書蕭俛頃在台庭時逢郊禮大行慶澤充及輔臣當延賞於胤

嗣。顧推恩於友愛，厥有典例，因而從之。咨爾弟仲，可恭成命，可河中府參軍。 李懋、李顧、薛平、王潜、馬總、孔戢、崔傲、李鄘、李文悅，咸賜爵一級，並廻授男同制。 勑：封爵之設，在乎賞勸，有以褒德，有以序勤，賞善與功，實由茲道。而某官李懋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爰及藩條，共分憂寄，有勞於事，無怠于心，宜疏爵以啓封，許推恩而及嗣，祗受厥命，永于于休，可依前件。 入廻紇使下軍將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御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勑：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鄭𢥠之入廻紇也，爾等參護使車，用祗王命，悉心盡力，有恪恭跋滯之勤焉。宜以省寺軍衛之班、宮坊府部之列，舉爲賓典，分以寵之，拜等旌勞，於是乎在，可依前件。 西川大將賀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殿中監察及諸州司馬制。 勑：丞相鎮蜀，忠在憂邊，俾靜蕃變，實資將校，故加寵任，以責成功。某官某等若干人，類例勲勞，進登班秩，憲官名重，郡佐祿優，參以命之，足爲榮獎，爾宜恭承主帥，慎守封疆，戮力一心，無落戎事，可依前件。 烏行初授衛佐制。 勑：烏行初，重胤之子，早禀義方，詩禮弓裘，式聞不墜，賞延之典，本勸忠勲，環衛之官，兼資慎擇，非唯父任，亦以才升，可左衛冑參軍。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前待詔制。 勑：某官李景亮，夫執藝事上者，必授日

時計勞績，而後進爵秩，以旌服勤，況待詔宮闈，飭躬晨夜，比於他職，宜有加恩，宮坊衛官，以示優獎，可依前件。文苑英華 授虞岫常州別駕、羅溫漵州長史制。 勑：虞岫等，凡別駕長史，務簡俸優，故在京百司、諸侯留邸，所以勸勤事之吏，邸聊奉職之勞，今以命爾等，即循例也，可依前件。 授侯蘊賢善大夫、李仁誨■州長史、蘇汾坊州長史制。 勑：某官某等，或以忠勤彰於侯正，或以奏獻著彼勞能，況侯蘊、李仁誨，親奉禁營，始陪輦路，不有遠命，將何勸人，可。 授鄜州判官王堅檢校兵部尚書、王彥環翟州長史、程佩恩州司馬制。 勑：通眷雕陰，仍歲征討，厥土既瘠，薄上也秦昔切其人用勞，誠節是圖，貢輸無怠，而堅等能奉達帥，來爲使臣，不有超昇，孰旌優異。五兵重秩，式擢賓階，與夫進典干丞郡之榮者，皆拔矛達茹之謂也，可依前件。 湖州烏程縣尉李忠等授官，仍量留等制。 勑：具官某苕青社雲溪之守臣，各脩職貢，俾爾來朝，賈冑險難，所宜酬獎，有以兼廷評之命，而許留於官，有以秒掌庾之秩，而與夫祿臨海者，皆遂爾晝錦之榮也，可依前件。 授張基端陵丞、李頊虹縣主簿、裴昇新井縣尉等制。 勑：張基等，或園陵攝官，勞積吉士，宗正以其事跡貢表，薦揚裴昇等，各以去任在官，勞績深自論列，情有可依，丞簿陵邑，各從資序，可依前件。 授宋

郁廣都尉、王去惑臨安縣尉、主簿顏熉鳳翔文學等制。 勑：太宗文皇帝論學書，冑丸踰政化根源，朕既違徽言，則思觀真蹟，又欲廣書籍之府，以正是非，存忠烈之家，以勵風俗，三者皆吾寤想也。而宋郁等進獻論列，有以副焉，丞簿文學，用酬其意，可依前件。韓雄南陽集 守溫州瑞金縣尉文勛可特授虔州縉雲縣令制。 勑：某盜發不得，有常罰，獲者顧可以不賞歟？縣令朕之所重也，爾以勞應，其知自勉，可。唐元稹長慶集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勑：宣議郎內侍省宮闈局令賜緋魚袋劉惠通，顧吾愛之，俾在左右，將我家命，達于四方，去盡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復，言必忠信，事無尤違，使朕不出户而知三軍之意者，爾有力焉，深念其勤，將以爲報，階秩兼進，用示恩榮，各依前件。 諸使收淄青叙錄將士等授官爵勲制。 某等，能執干戈，討定逋孽，功懋懋賞，厥惟舊哉，分命庶官，秩建五等，次用于十有二勲，式示等威，蓋以勞之小大爲上下也。杜牧樊川集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勑：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于著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隣，慎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壽院

等制。 勑：權知鹽鐵廬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內供奉韋宗立等，近者妖復河湟，訓定羌虜，江湖之間，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匱，實由管榷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處己，勤謹奉公，予安敢知無不可者。暨頊與潛，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爲爾己知，守職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勑：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以此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陲隙開，寇戎恚結，豈無萬人之敵，蓄於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拊髀，並可依前件。李衛公集 授鄭畬、韓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勑：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鄭畬，韓。昔漢武帝云，有社稷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況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去佞，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早服儒訓，黃金不遺，惟守於一經，白璟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令名，俾從丹地之游，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弘文館，散官勲如故。宋蔡端明集 李士隆授濟州任城尉、與萬戶請受制。 勑：具官某尉，能除盜，特乃備官，格有叙勞，茲用推賞，易居近邑，增畀奉祿，勉圖敎職之勤，益副懋功之美。 李絢男柜特授太常寺太祝、男柾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官某男某等

朕念乃父早中科選以文華深厚而居詞命之職以材智敏明而付浩穰之治方膺外補奄爾淪逝錄其嗣子以仲子懷武進與禮臺武舉名匠寺並爲優寵勉自進脩宋景文公集吃咩扶軍主吃埋將授銀酒監武制

勑吃咩先奮忠勇禽破亡叛赤心保塞見効可嘉俾煥寵靈還主屯部可

曾鞏元豐類藁知制誥授中司制 與掌明命總持憲綱非博學有文援毅忠篤曷可以兼斯任哉某志行清夷材資敏達更踐內外試用惟允論思禁掖爾政朝端蔽自朕知拔於不次惟明於體要可以先於訓辭惟公於是非可以抱於判暫尚懋厥守方觀爾猷韓駒陵陽集用僅等授官制

勑具官某職文之責遠自禹時念汝服勞賜之爵秩可李壁雁湖集沈高黃杞關辰之陳孟堅制 禮成泰時思洽綿區爾等善積于身齡衍十袠貴老之誼特命以官華髮青衫往教閭里 朱那光制 紫壇竣事澤逮高年爾身見六朝齡衍十袠因其子請特命以官推我至恩俾民知孝

劉後村集承議郎諸軍計院充江州分司檢閱文字成公萊爲拘榷茶課及數特授太府寺主簿依舊任制 事非才不集而有才者或過用其才朕甚患之爾宰邑監郡有治辦聲使之治賦未嘗施纖巧事操切而歲計之有餘庶乎善用其才者簿正外府以旌爾猷毋廢前功對越新渥可

李璮發順本朝請贖父過既歸漣海之境土復獻山東之版圖義槩忠忱古今鮮儷節鎮王爵恩寵宜優可特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其故父全特與追復官爵改正日曆令所屬討論施行 門下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華而外夷載加蓋世之豪首決歸朝之策凜義槩英風之鮮儷超勲階爵級之常彝誕播絲綸肆盼印節李璮闢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而捐金招徠遺軼開難聲而起舞寤寐功名感卒有爲戎之言抱曹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之踈虞致勲臣之跋疐朕述舊事諒丹赤之初心爾效膚公欲雪清於前垢既舉漣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朔相承之論勿晉爲圖馬援知帝王有真而來於漢專意英雄所見今古略同是用加兩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珍草地之遺虜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並擁於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丘孰若徑跳於王爵永肩忠蓋式對寵褒可 口宣 有勑卿擇主之誼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勵英豪以獎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圖汴應龍東澗集何李朋將一官回授與父何璞制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至願也爾子李朋擢第來常通籍宰邑欲以慶恩一秩增封其父特從所請俾遂榮親之志允爲異渥尚克欽承馬碧梧玩芳集

新除秘閣脩撰洪天錫特授侍御史制 朕以眇躬丕膺大統元祐嗣服用劉摯居臺端隆興初年擢十朋長御史爰考兩朝之成憲特招先帝之直臣具官某學問淵深風采凝峻秋霜始擊嘗勵志於鷹鸇歲寒後凋不改柯於松栢迪惟烈考嘉獎端良外治禮樂之光華內典圖書之清重翔而後集盍歸乎來肆朕纂承首加號召惟初政之得失關言路之重輕今無大夫中丞合峻躋於橫欄古有法家拂士宜密侍於細氈君德緝熙朝網爾稀唐介論事蓋無避於重來蘇軾陳言真有聞於入侍增而諫節對我寵光可文苑英華授崔義進侍御史趙光裔鄭祁殿中丞李皎監察等制

勑崔義進等善近以風憲之任委諸名卿中外肅然佇其振舉果於掄選獻擬青英且言澄濬秉彝進退由禮句義進之脩整也無忌句墻岸山立句時情蕩然句光裔之峭稍疑也不黨句英華發外句清勁積中句祁之蘊蓄也無多謝於前脩句聞善若驚句履貴不止句皎之砥礪也頗自彊於遠槩皆克荷告訓求爲閑人俾之整肅周行懋父風裁一作教曾可從廝邪指佞庶有可觀爾當其才朕俞其請各揚厥職懋對天休可依

前件高著齋藏垣類藁朝奉大夫權通判黃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高衍孫特授行藉田令差遣如故制 黃爲淮壖重地謹護風寒非良遂妥之臣周與共守爾出名閥爲郡別乘當國荒民流之衝其宜勞勸豈惟千里嘉賴長江傳波爾與有力焉擢司帝藉式華乎判尚懋績以承天休

潼川路運判李文子行太府寺丞西川宣撫司參議制 蜀離狄難予假蜀耆舊以樞莞往宣國威雖簡乃僚難愛其助爾材猷敏劭游蜀道有年夷地勢之險夷人物之細大兵力之堅脆財計之虧盈咸所練習司宣求助惟爾爲良進丞司府往其參謀式遏齊謀俾民康共則爾主賓尚有辭于蜀 吳甲授軍器監丞四川宣參制 蜀離狄難故假鄉老以樞庭之重就宣國威簡僚爲助予望其盡擇賢焉爾學問醇正氣稟剛明辛卯宰涪寇至不去備更險難一節弗渝宣幕聚英而長表閫以爾參謀望府予稽于衆僉云是足以鎮庠輕矣進丞武監式表朝掄宜疾爾驅往從其長鄉國之難未紓丕圖叶濟衛後樂先生集太中大夫集英殿脩撰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王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施康年特授寶謨閣待制依前官職制 五材誰能去兵方飭臨邊之備八柄爵以馭貴爰疏進律之恩矧侯對之清班緩內朝之近侍式敉書

贊。膺示眷懷。具官某德宇粹温。器資方重。憲臺諫省。風采凜然。農扈軍傜。聲稱藉甚。比厭承明之直。往分阡陌之雄。屬疆場之多虞。選戎旋於諸道。簡稽有法。期會靡遺。茲畯陟於華聯。示寵褒於良翰。雖義存體國。初何意於論功。然賞不踰時。庶聞風而知勸。祗承新渥。益懋遠猷。可。吳泳鶴林集

齋仲甫授額外翰林醫官制。勅具官某人等。禮曰。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爾等國醫官也。給事東朝。歲月滋久。近以柑于太室。各進一階。階可升也。官不可移也。往其懋承之。可。刁起授宗學諭景獻府教授奉議郎戴杰授武學諭制。勅具官某等。古者師氏教人以事而諭諸德。國家之學校置諭。稽古意也。爾起年青器邵。爾杰才老意新。俱有聞于時。朕謂起宜教外宗。故命之訓迪宗屋。謂杰常分教天府。故命之誘誨右序。爾其茂明嘉學。招諸生而教之。俾屬籍之英。樂為善而不係于貴驕。冠之士。業詩書而不專于武。則予汝嘉。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

涇州廣銳第三十一指揮都虞候李言秦鳳路教捕廣銳都虞候齋貴可並特授左侍禁制。勅具官某爾久服戎行。積有勞勤。帥司條奏。宜易前班。命爾官榮。往其懋勉。可。王材因捉逆賊王開郭布賊馬立功授進義校尉制。勅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中錫書命。祗服官榮。可。虞儔尊白堂集

曾炎林楠並右司制。朕惟文昌乃政事之本。有一日萬幾之繁。中臺分左右之聯。掌二十四司之事。猶振領而裘挈。殆舉綱而目張。必得其人。乃勝厥任。爾炎有當世之志。遇錯節盤根。始見其長。爾楠推古人所為。真璞玉渾金。莫名其器。俱懋經綸之業。備殫中外之勞。而用之未盡其才。惟悵乎必有餘地。久回翔於省戶。宜序進於都公。事唯糾厥稽違。毋俾庶官之曠。要使熟於聞見。以為待用之資。既簡深知。何庸多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七　二寘

制

兼官制

唐元稹長慶集韓皋吏部尚書趙宗儒兼太常卿制　勅令天下官人之道。式叙乎息矣。禮樂之用。又安能施設於俗化哉。是以選賢與能之柄。或礙於胥徒。冠婚喪祭之儀。不行於鄉士。盡理害教。斯孰甚焉。改而更張。我則未暇。就為之制。其在於選任素重之望以鎮之乎。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韓皋。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趙宗儒等。任宦臺閣。周環大僚。或三四朝。或五十載。新進趨風之士更王迭處於將相間。而皐等精義不渝。物務尤勤。事朕小子。猶吾祖宗肆予冲人。庭實寵柄。夫銓鏡萬品。不無劬勤。蕭韶九成。頗延頤養。更用老舊以均勞逸。至於官業。非予敢知。祗聽法儀。庶用咨稟。撰保傅之重。仍端揆之榮。唯恐不多。無以優異。皐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宗儒可守太子少傅兼太常卿事。散官勳封如故。文鑑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丕平之景運。遐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事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明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觀舜旌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親敭。瞻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略。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疑重見廟堂之器。眷茲大體。又勢具瞻。宜宣作礪之功。允懋秉鈞之績。烈錫發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隋熙藉增榮。井田加賦。預列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畫。顧優恩之在茲。謀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汝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緩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劉後村集

陳防除戶部侍郎兼權刑部尚書制　積多而有餘。是天下之大命。刑成而不變。宜君子之盡心。招徠一代之英賢。登拜六卿之長貳。具官某有仁者之勇。得聖人之清。孤竹風標。坐使懦頑之志立。紫芝眉宇。能令鄙吝之意消。眾競為於南。緣爾勤求於易牧。仁聲載路。東欲留而西欲歸。遺愛在人。社而稷尸而祝。屬群賢之彙進。豈宿望之獨遺。以小司徒兼太常伯。雖予環之已晚。然

聽履之益寬。版曹有待於阜通，憲部尤資於欽恤。噫，無三年之蓄，非國楨
主計之才；有一夫之泣向隅，亦司刑之責。對揚眷簡，愈罄忠嘉。可徐銓騎
省集右揆嚴續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
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粤予眇質，荷景靈不
有時；贊皇戡多難，殆若先意。疇茲舊臣，其純粹炳靈，忠和成性，襲台鼎之
慶，連肺腑之親，歷奉累朝，亟更庶尹。憂國家之事，知無不爲；經夷險之間，
誠忠，任以腹心，頃當巡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盡規竭慮，夜思晝行，京輔
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必自於誠明，勞而弗矜，謙以自牧。先朝鑒其
以寧。時乃之力，及奉揚末命，以佑沖人，送往事居，禮無違者。忠勲茂績，人
無間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理，予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爲
左相，兼國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貲。豈曰寵章，是同憂責。嗚呼，受遺
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
滿假自賢，則其智益蔽；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于道，可彰
汝礪。鄱陽集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朕
若稽先王，思迪高后，咸有明德，施于邦家。上達日月星辰，下逮草木鳥獸，
夷狄蠻貊，罔不來王；山川鬼神，亦克用乂。爰及厥后，畢宇于休，蓋惟一二

之臣。朕建長久之策，我求于輔，僉曰汝賢。丕造治廷，誕揚乎號。具官某，直
方而惇裕，莊毅而靜深，獨兼文武之資，更典始終之學。其才爲山川之大，
其器爲規矩之嚴。仁人以之爲己歸，懦夫聞之有立志。殿邦于外，威行上
將之壇；開府以居，服視三公之衮。敏自朕志，詢于師言，用登左揆之崇，仍
治東臺之務。嗚呼，民爲邦本，惟汝其承；食爲民天，惟汝其義。君子難進，汝
其無違；小人亂邦，汝其必察。朕有過，汝惟告，朕不敢不改。朕之德，汝惟楨，
朕不敢忘。朕有攸行，汝爲大輿；朕有攸濟，汝爲舟楫。克正其本，乃能齊其
末；克成其始，蓋圖厥終哉。在堯舜之時，有若大禹、皐陶，克熙于帝載；在商
周之時，有若周公、伊尹，惟亮天工。其有成名，見于來世。汝比靡悔，時惟朕
休。翟忠惠先生集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格于皇天。迪
我高后，嗟爾萬方之有衆，聽予一人之作猷。具官某，爲國世臣，若時元老，
有中伯柔惠之德，操此萬邦；有山甫將明之忠，式是百辟。勲在盟府，紀于
太常。淑祈紱章，莊十乘元戎之寄；編裘赤舄，兼三事大夫之儀。疇諮道經
邦之遠猷，對代天理物之元宰。眷茲屏翰，作朕股肱，遹命衮衣之歸，爰整
介圭之覲。賚予良弼，維簡在上帝之心；建爾上公，以欽若先王之烈。具瞻

四海，師表萬民。其正左輔之名，往總西臺之務。朕欲四方其訓，無競得人。
汝惟庶績咸熙，克釐在位，命乃保乂，格于丕平。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致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於戲，欲治已久，得將爲難。由成湯而至文王，若伊尹、
萊朱之親見，乃齊宣之知孟，啓曾管仲、晏子之不爲。往肩乃心，以輔台德。
許應龍東澗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昔孫伏伽言三
事當時之務，嘉其對切，不次擢用，以厲群臣。朕甚慕之。以爾特立無朋，至
剛以直，經帷勸講，屢進嘉猷，擢寘副端，愈彈鯁論，俾予畀以奉常之職，仍
補貳卿。庶陪言語侍從之班，日有獻納論思之益。忠德所蘊，以副予知。范
石湖大全集知臨安府姚憲可司農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昔少皥列
九農正之官，成周有小司徒之職。今吾設卿以治粟，立貳于司元，惟裕民
足國之是圖，故稽古建官而惟謹。以爾疏通而知體，精敏而用和，義節可
符，轂環殆徧。邦儲民力，目擊固存，才索許於辦多，職何憂於共二。矧顧雖
圖後，則天不能貧；散滯取贏，則國有餘蓄。戒宗求之不參，雖拾瀋以何庸。
朕選惟艱，爾功其懋。僕不孤於委任，尤望後於褒陞。新知通州許克昌
可秘書省秘書郎兼權司封郎官制　朕惟人才實難，世道所惜，罔恐有
遐遺之歎。故弗忘留落之餘，爾負以藝文，克予俊造，一跌不振，十稔于茲。

比得覲於清閒，能吿猷於闕遠。擢其之郡，留以在廷，與領於書林，且攝
丞於郎位。晉用之亟，否頓則然。睠卑良辰，發朝英軌。洪平齋集軍器監丞
謝奕禮除大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丞郎，朕所重，非其人
不輕畀。爾韋平之裔，有詩禮之傳；陰馬之族，無富貴之累，可謂推恩矣。丞
我太宗，攝組郎省，豈特用爲爾榮。恭儉惟德，恪勤匪事，朕將以是觀爾之
致遠。可。　太府寺簿趙汝謀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兵部郎官制　敕具
官某，刪潤置官，隸樞屬爲最，在紹興有若直臣銓，在乾道有若名儒熹，能
大其官。爾拔于公族，名在甲科，歟掌州縣，坐閱群飛之刺天，而無競心，不
既賢乎。朕蒐英攬雋，肯在選中，擢椽宥廷，攝郎武部，以貫穿馳騁之材，與
聞廟畫，從容援古，誼以訂邦國之若否，所居官大矣，毋安於畢而不之勉。
可。　太常寺簿朱揚祖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刑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
八陵隔於涯塭，踰百年雖虜燼滅，伻來以圖，朕灑涕恭覽，慨懷朝謁，謀及
卿寺，爾銳於行，犯暑披榛，祗款陵下，橋山弓劍，儼乎猶昔，而嵩洛之王氣
可挹也。呈言歸奏，良慰朕心，進編摩於宥府，乃攝事於郎曹，姑樊忠勤，實
隋選授，可。任希夷斯庵集趙懸夫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司宗設屬，實
班高列，寺之閒，讞刑有郎，必書中三尺之選，以爾才業甚茂，狀歷已深，冉

履周行。罙暢華問。宜晉丞於瑶籍。兼攝事於蘭闈。伏序本支。叶贊維城之
固。欽卹典憲。追臻空圄之風。汝往欽哉。思以領此。 吳格宗正丞兼刑部
郎官制。 勑具官某。朕於輪對之班。蓄以選材之意。苟條陳之剴切。知抱
負之淵深。至加不次之除。膺厲敢言之氣。爾唄陳時弊。確契于衷。甙九扈
於周行。於時未久。嗣三丞於屬籍。茲選尤高。晉攝郎闈。使稗憲部。惟寵榮
之稗至。宜稱塞之是圖。 陳孔石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制 朕籍寐才
傑。求之惟恐不及。矧周行之舊。久勞于外。可不式遄其歸。以爲表著之重
乎。爾風以器能之茂。異加之師友之淵源。獲自見於事功。每克加於底績。
間有星華之兩畀。卓然風采之有聞。茲膺晉列清途。特示褒顯。奉常典禮
允資儒學之英。起部程古素庭老成之彥。其欽于渥。益邁爾猷。 鄧仁勇
太常丞兼工部郎官制 奉常之典三禮。必屬儒英。起部之總百工。亦資
才彥。爾於二者。豈謂兼長。自爲州縣之官。已力公上之事。暨登朝著。尤効
賢勞。宜貳於容臺。仍攝承於郎省。其體朕知之異。益思奮厲之圖。 曾
煥秘書郎兼權禮部郎官制 蓬山實華於英游。郎選尤宜於文士。矗閩
妾香之胄。益昌麗藻之華。爾學世其家。名副于實。早潛心於墳籍。素劌意
於詞章。館下之誨諸生。已嘉教育。中秘之書四部。宜俾典司。益圖爾業之
充。以副峙峪之選。 劉後村集程元鳳除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制 三館
惟丞職最高。六曹之郎選尤遴。若一朝而併授。必當代之勝流。爾操度之
清。文行之粹。居役遠之前列。有士林之美名。掌教辟雍。師道可法。議經宮
郎。古誼與稽。朕固知爾之學矣。涉筆秘丘。發舒英華。讞刑省戶。昭雪幽枉。
又將試爾之材焉。可。 劉良貴除宗正丞兼金部郎官制 三丞惟瑶牒宸
清。二十四司惟珍部尤劇。朕環顧在廷。得其人焉。爾博洽可以專筆削。精
明可以燭姦欺。優游共二。既清且要。必極鋪張揚厲。以成一代之鉅典。必
究本末源流。以足大農之經費。則爾爲有勞於國。丞郎而上。進進未已也。
劉良貴除秘書丞兼金部郎官制 自六朝以秘書丞爲第一官。瀛洲
諸學士莫敢望。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爾通倫類。而明體用。前由丞郎拜
教守。擁麾而不果行。時方急材。起家衛府。遂亞長貳。士林之高選也。疊組
珍部。實掌出納。郎舍之劇曹也。人效一官而不足。爾兼二者而有餘。可。許
應龍東澗集遂辰除宗正丞兼金部郎官制 入門兼用。布列班行。所
以崇德象賢也。以爾謙和通敏。克紹家聲。辰亀爲丞。恪勤匪懈。推贊宗邸
仍攝珍曹。其思睦族之方。益究理財之策。克稱厥職。則予汝嘉。 方大琮
除著作郎兼侍左郎官制 承明著作之庭。昔人以爲文學之清選。非史

才不居。必得名流。始稱厥職。以爾氣温而和。詞嚴以則。登省闥之前列。馳
宦路之休聲。眾足周行。晉丞外府。克心職守。見謂公勤。方擢寘於蓬山。復
晉司於論譔。仍兼銓選。庸示簡知。往服厥官。益宏遠業。洪平齋集大宗正
丞蔣峴除軍器少監仍兼權侍左郎官制 勑具官某。武騎戎部之附庸。
官閒無事少也。占位涉筆無裁牘。然綳用之材於此乎儲。爾學問醇茂。義
理融暢。恬夷而莊。舒眷阿吉士其人歟。丞我麟宗。攝郎銓省。凡案文書填
委不動聲氣。隨手冰泮。而九品無遺鑒。體用具矣。試材以劇。養望以暇。鶴
膝犀渠。姑貳程作。朕方圖所以進爾者。可。 秘書丞彭方除著作佐郎兼
權侍左郎官制 勑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錀
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者也。丞于秘丘。攝組畫省。銓綜餘隙。盡讀未見之書。鞱涵日富
進之佐著。蓋將閎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爲時佳史部哉。可。 劉
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制 勑具官某。時政記者。國史之
椎輪。經武要略。則先朝勝制典刑之囊括。其書纂次於樞屬。自昔必名儒
文士。爾家傳儒藝。蚤著文聲。韞抱不凡。脫餌科級。諸老先生。多之薄正屬
籍。進什删潤。維汗青之稱也。與閱廟畫。攝事郎潛。精斆簡通。對我殊擢。可。
陶木除秘書丞兼右司郎官制 勑具官某。中書之務清品後獄爾節
疏目以經綸天下之大務。實掾不可不謹也。爾襄夷表著。言寡理中。蔚爲
通達國體之器。粹丞道山。脫氣埴而凌沉瀣。俾得以悉心於省闥。坐紛疏
埜。剸煩撮要。中書之務。其清乎。神宗聖訓有云。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爾
肆兼官。尚師志毋怠。可。 劉後村集吳君擢除將作監兼侍左郎官制 爾
自雲守召還郎舍也。朕命大臣。擇職業可以自見者。試爾之才。乃掾公府
甚宜。其官屬夏享原廟。序進群像。朕惟大臣家清。左選尤劇。爾以有餘之
材。治甚清之職。宜易易耳。銓曹持衡。尺寸裁量天下。選人官夫其柄。使主令
得以施其伯州犁之手。賢愚同滯。孤寒失職者病之。所爲選擇而使予也。
以清局兼劇曹。庶乎益有以自見矣。可。 鄭起潛主簿外制藁朝請郎太常
丞兼權侍右郎官劉蒧除秘書丞兼侍左郎官奉議郎守秘書丞張霆振
除秘書省著作郎兼權侍右郎官制 冊府著庭。最爲清選。文銓武選。俱
號劇曹。爾蒧經術該通。爾霆振詞華蔚贍。或丞冊府。而文銓共二。或長著
庭。而武選得無。相輝群玉之堂。交映積星之舍。既清且要。各懋乃膺。佇市
夷斯。履集丁矯大宗正丞兼權尚書左郎官制 尚書郎昔高選。而天官
之屬實爲諸曹之冠。使之晉丞宗正。兼典吏銓。斯亦不次之舉。爾學行醇

茂然度弘深舉早著於立朝政有聞於貳郡來歸未久官次屢遷式昭厥
眷之深豈謂使蕃之遲其欽于命益懋爾能　京邸著作郎兼左司郎官
制　著庭設官必備三長之美中臺有屬實贊萬事之機並得其人僉言
惟允以爾風猷敏邵識慮通明由戴邑以登朝貳達山而既久宜仲歐洛
膺表爾能文觀優游固不勞於著撰鼎司要會其式理於綱綸克對寵光
嗣膺甄拔高著霽厥垣頻業承議郎徐厥卿特授守尚書度支郎官兼尚
書右司郎官制　郎選其勞於支度者務其劇於都曹非有清通材明之
考其孰以一身兼二任者爾積學深醇賦材亮茂能以儒術飾吏故歷官
率著良稱實周行列于樞掖多所裨益乃至論奏剴切有犯無隱則雖
忤世犯患不悔也朕久不見有懷其人肆用延登俾共二事欽哉君子務
朝散大夫試太府卿兼勑令所刪修官顏頤仲特授試司農卿兼勑令
所刪修官兼尚書左司郎中制　大農外府庫庾氏長子孫其間方當國
用單乏之秋不擇材明者為之長孰與參稽而卑通之爾以批郤導窾之
材更迭中外職業具修內而刪司要會成所周歷自使嶺右以歸即勞爾
以治藏之長顧念橋臣亦惟爾宜肆用序遷兼稗省務錢穀間至廟堂將
忠於爾乎咨不劉俊材集振耦孫除將作少監兼右曹郎官制　人材各
有所長若其儒雅足與士大夫相頡頏使之右案牘而左鞭弭用違其
材矣爾以潘邸之姻有士林之譽屢上春官鐵研欲穿而壯心未已豈與
會伍者哉少匠尚書郎皆高選也可以展究爾之才學矣往其欽哉可
何式除軍器少監兼權度支郎官制　非歷郡不為郎先朝病其法之拘
也或錄二監徑通要津於以越故常而待奇傑爾起蜀道來漢廷凜然寒
露之潔溫然春風之和大夫國人皆稱其賢丞宗正郎版曹蔑顯榮矣擢
貳武監仍兼計省夫工技之精出納之吝非所以煩儒者也姑養資望朕
將不次進汝矣可　家坤翁除樞密院編修官兼度支郎官制　方今急
政要務非兵與財乎朕委任宰輔提其綱又謹簡乃僚治其目西府之有
編摩計省之有度支凡邊防軍國計盈虛皆與聞焉非止責以纂修經
武之書出納有司之事爾名法從之子材而賢縣譜亢高登載有美譽實
聞有銳畫其以太尉掾兼尚書郎惟爾職業必有以稗科瓚紓經費者汝
往欽哉可　蔡抗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制　朕甚重宋氏之
學誦其詩讀其書有尊寵之況於其門人高弟之後乎蓋早從孜亭深
入閫奧晚坐鈞黨以終爾主父也隱居立園不求聞達獨抱遺經以老
肯爾嚴考也爾源委如是故試玉堂則陳正大之議掾公府則有忠益之

言及討使朝則宣聽祀積無所回隱非師之傳人家之範乎擢爲其
郎僭共二于不吝褒嘉之寵爾益思嗣守之難可　吳泳鶴林集　東中儒授
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制　勑具官某漢有著作庭晉有著作
省元豐間始置佐著作而郎於是選有非淹洽之才不以輕畀爾耆儒之
裔既傳既文鮮書西崑涉筆東觀不著月之間一命再命於汝亦華矣榮
名上於一時直筆定於萬世往佐而長無忝方來可　陳上虞集　朝散大夫
尚書戶部員外郎趙證除軍器監兼權兵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戎監之
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
已以爾舊弼之孫克自抑畏又在郎省能寡悔尤序進爲長仍攝氏曹往
其祇欽無替于舊可　韓雄南陽集　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尚書都官郎
中母淳可兼尚書司封郎中差遣如故制　勑某河東外控攔場之阻內
總郡邑之廣吏雜文武俗兼夷漢爾以才選受使者之任而能底慎庶獄
澄清列城可謂有勞矣進官一等以示褒勸益懋嘉最且有優陞可　唐元
鎮長慶集　崔既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制　勑崔既等自元和以來
有大勳烈於天下先帝賞于以保衛者惟司空度度亦齊慄祇畏不自滿
大慎簡其屬眦于厥政惟既及沭咸在茲選是用報我亂察副其勤求惟
爾敬玄舊佐藩服効誠于長議以序遷我褒致冠晶晶銀印受之以任其
嫌所從可依前件　裴溫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制　勑
前洛陽縣尉裴溫等南極北向户北至于桂林旁帶邑客分置征鎮而南
海尤居劇地舊制許得辟莅諸管參酌庶務並惟郡察溫等受知於人爲
報不易勤盡檢白可以無瑕可依前件　白居易長慶集　李彤授檢校工部
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
御史賜緋紫制　勑萬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昇以五長族四國若
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國家合為一柄付有功諸
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報朝籍授簡書者往往而有況承元有大忠于
國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莅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令以彤宰
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
發硎割之無滯一可以倅戎事一可以佐輈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郎
憲史金印銀章加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宋元憲公集　起居舍人知
諫院姚仲孫可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勑漢家以丈中
御史參選自唐制以郎知雜事雖官儀明其緣飾風采濟于幹用然後能
振綱紀而澄姦伏也我有公選屬之名材以爾具官姚仲孫肅給自持和

王無徒早服賢勞亟結史勳爾推朝闈之華入光諫署之列重以言責涉
于歲期當時厥勞逮序清秩而遠勝靡懈視履有方善非近名直不爲訐
達其推尚宜渥寵褒俾惛左戸之榮改率南臺之屬樹聲錯在茲有望焉
可 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可尚書主客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裏行制
勅具官高若訥志操清潔風宇韶令早踐辭筆擢在雋科自繇中於仕
塗遂引籍於朝賦曾靡它吝休有厥聲比緣慰薦之章寓行察視之列屬
攸司大較舊課有成適茲歲期當懋恩典俾陞郎位之寵且參殿中之憲
往服無命無懈廸誠可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元
隨表宗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
制 敕某下元隨表宗早率隸勤載懷忠事屬吾元弼均逸近藩嘉其執
侍之良協乃補除之次紋綰庫秩憲職武勳併示寵私勉懷秖恪可 贈
太保中書令王曙元隨高青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
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敕某下元隨高青早錄家隸事于台臣屬茲終
位之哀矜以服勞之舊正名才職橫寵朝階勉荷遺恩以忠初志可 環
州洪德寨熟戸白馬族廵檢殿侍勑𢷬男嵬環州洪德寨熟戸白馬族軍
主你埋男彰俅並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充本族軍主制 敕故具官勃𢷬男嵬彰等世欸邊關義秉主略惟乃親
之盡瘁因所屬以上聞宜襲寵名且綏舊族文階庠職憲秩武勳併示恩
褒勉繼忠恪可 溪洞彭師忠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
御史武騎尉制 敕具官彭師忠荊土邊酋武谿舊姓舉承王略式遏夷
獞比參邏察之權且有捕擒之效騰章來上疏寵爾宜文散胄官憲僚勳
級往祇優渥益勵忠勤可 慶州蕃部羅泥男障羅可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慶州東谷寨界熟戸外尸族蕃
部羅泥男障羅乃考以扞塞之酋主幢仍世羈縻外禦弗及身防殞命獞
陲書忠幕府眷言嗣嫡宜襲官榮勉撫族人尚於光構可 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硤州軍州事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舒通旻可加
雲騎尉制 敕具官舒通旻邊獞推豪世官内屬父祇獞事能稟朝規屢
坐出徼之俘獮顯來王之節騰章自達疏賞攸宜俾進勳名用光忠效可
熟戸俞龍潘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泰州永寧寨熟戸俞龍潘乃父以祇服世勞奉承邊略發遺諸業屬
爾後昆纘紹綸亡次須紹襲宜擢陞於軍籌俾保訓於族人仍視官榮且
謹吾圉可 唐白居易長慶集王智興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

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本道兵馬副行營制 勑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
興李愿李愬之鎮武寧也汝爲裨將勵節忘身濟成大功汝實有以獎其
誠效擢授郡符海沂之間又著聲績宜加新命以寵舊勞仍徙銳師往副
戎律夫將之撫衆如子弟則衆之視將如父兄苟推赤心而無疑必陷白
刃而不悔勉親士卒傳剪寇戎可依前件王魏公集太常博士充集賢校
理丁執禮可依前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兼監察御史制 勑具官某御史
府朝廷綱紀所在以糾正官邪王平邦憲爲職非忠厚端諒明於治體者
孰能勝其任哉爾文學行義該洽敏明内外踐揚號爲稱職監察之選實
爾故官其往欽承愈思懋勉可 夏文莊公集故知古州向光瑨男守玢可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古州軍州事制 勑某
汝世荷朝榮夙懷忠節特允邊臣之請俾分列郡之權寵數有加國章斯
重益輸丹款以答隆恩可 西蕃魏埋族首領潘般可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本族軍主制 勑某性稟忠純志懷剛
果來歸德化達朕聰聞宜霈殊恩旌忠効可 洪文安公小隱集溪洞夷人
首領龔萬堯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寧
遠州溪洞巡檢制 樞密院奏兵部申夔州路鈐轄安撫司奏黔州申相

陽寨管下溪洞夷人首領龔萬堯狀故父龔士禘係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寧遠州溪洞巡檢身故乞承襲尋行下
勘會龔士禘於紹興二十四年七月身故龔萬堯係第二親男合該承襲
爾世篤恭勤惠綏獞落父死子繼厥有舊章峻升崇祿之階分界五溪之
寄益有忠孝永保光榮 知富州田洪昉長男思富授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富州軍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夔州路安撫司
中據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富州軍州兼監察御史武騎
尉田洪昉狀見年八十餘歲在邊行履不前所有上件州額告印生前乞
令長男田思富依溪洞久來體例承代承襲奉聖旨依爾世篤恭勤惠綏
獞落父老子繼厥有故常峻升崇祿之階分界五溪之寄惟忠與孝永保
光榮 張廣東憲集田彥宣承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京賜州
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東路都誓首制 勑具官某朕踩厚典以懷遠人
爵秩土疆聽其世襲以爾父久於撫御備罄忠勤遂以疾辭請延其嗣參
稽故事昭錫寶書王靈所加獞落自竹益恭臣職毋墜前修 洪适盤洲集
莫延甚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刺史兼御
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制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靡私涵覆尤州

之外謂之藩國所貴懷柔眷惟介服之英能慕華風之美承祧有慶錫壤
爲榮茶浴義決仁實忠履信心傾葵藿道輸就日之誠世受綠綸不閒將
山之貢既庚天倫之長宜稱海嶠之雄當茲似續之初賁以使藩之渥璘
錄文稀臣之秩兼風霜憲府之官服備郎之元寮陟熟階之華品併新徽
數爲我遐藩審尊君之道無它主于恭順撫儂之方有要務在溫慈祇服
訓言益綏福祉高者齋薇垣類藁廣西經畧司奏宜州申知南丹州莫光
熙子白身莫異德照舊例承襲故父莫光熙元賴官資揮壓諸洞蕃衆可
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制　朕丕冒海隅仁同一視允而内
屬咸用寵綏爾世篤忠勤侯于要服考終于郡厥有故常貴仕承階兼官
勳級悉所不靳以重州權益務孝恭長綏種落　知溪洞奉化州故田洪
萬男思越華聖青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奉化州
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勑具官某帥臣言爾當襲父恩宜錫官榮俾嗣
厥服循勲職秩併示寵嘉往務欽承無忘忠孝可　劉才邵杉溪居士集蔡
安撫直秘閣知襄陽府兼安撫制　勑具官蔡安撫延閣預英俊之游大
府任兵民之寄併爲異數宜屬賢官以爾性識精明材猷通敏既備吏於
事任昔茂著於聲稱爰推出守之恩肆錫分符之寵往臨一路總按列城
宜先務於綏懷其勿忘於報稱可　洪平齋集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
元府兼利州路安撫制　勑具官某諸葛亮壯駐漢中以圖中原以木牛
流馬爲未足又雜耕于渭上食足兵強而後國勢振遺蹟可尋也爾材猷
卓犖忠義軒昂健驅桑梓驚順風於長川詐餘衆之獲軒建藩職雍蔽益
威名一震膚公亟奏朕知其當一面有餘也惟逵閒難靖田萊尚荒鐇原
堡濟溝洫貧十種以耕最令急務咨爾良牧郎于司田以莅之墾屯積穀
銳狝宿飽恭隴在吾目中矣往哉圖稱簡拔可　趙彥霍除直寶謨閣權
知廣州兼廣東路經畧安撫制　勑具官某自唐以來殿南服者繇使海
嶺之陬既足既濡幾何人哉宅牧必擇爾嚴於治己而不絶物切於愛民
而不近名公族之英吏之良也起來蜀傳界治使節刀布之利方興番禺課
帥又報以往爲官擇人莫嫌數易夫貪泉不能汙夷齊之操固也以身爲
表州縣吏聞風皆趨於精白則遵海而南斯民安必樂業如中州矣朕益
以廉碩立懦而望汝可　何琮依舊直徽猷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制
勑具官某君子而有才國之寶臣也故孔子以爲難爾爲臺諫清而不
隘和而有立質直而知體教對詳雅藹然君子之風輟自版曹出將漕推

不苛不弛威愛胥濟豺虎興於前而色不動迓鼓笑而藏之才之稱也閫
中謀帥弁印益大就爲朕往以詩書禮樂陶其民於豐暇使朕無方面之
才之歎顧不美歟可　金部郎中黃壯猷除直秘閣權知紹興府兼浙東
安撫制　勑具官某會稽東南鉅鎮中興百年之馮翊朕之豐沛也吏治
剛則競柔則墮故牧守以識體爲良爾輕姿敏明應事精審閒者攬轡左
溯政得寬猛之中朕深知之報自望郎出殿帥閫中秘寓直擁高才大纛
而來宣特以華舊部之觀哉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又曰康濟小
民率自中德禮刑政導齊有序而上下相安於和樂體斯得矣重循帶而
輕和買抑思乃言之踐可　陳隆之除直華文閣知興元府兼安撫制
勑具官某西顧之憂朕未嘗一日忘也制蜀既分置使副兵又以謀帥請
得非原堡失其險難於方面之勲歟爾出入兵間而勝畧雄往來塞下而
機籌熟汚難重執與渠重進直文奎建屏作牧民生之未殖者爾集之軍
政之未蒐者爾飭之邊防之未密者爾繕之聲援合而彼己無異情志應
公而内外有實政守固而戰克矣往勿替朕命可　李安國轉武功郎依
舊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　勑具官某爾忠烈有傳材勇自奮入庀八屯
之列備宣十捻之勞既應賞科宜升華級往任蕃宣之寄力圖控禦之勲
可　馮田改差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　勑具官某襄沔上流爲安康以
守行帥事左符每艱其選爾守洋川有治行制閫謂才周應變績著籌邊
宜易鎮要藩信知其言吾得良牧矣郡據秦楚蜀之會距商號孔通非識
常山蛇勢不足以圖攻守而撫軍字民其本也毋急毋易可　張宗微先生
集閣祺爲論獲順蕃人張宗轉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陞充永興軍路兵
馬都監權知耀州兼管内安撫依前統領忠義軍馬換給制　屬者熙虜
犯順方華原之被圍有併二心欲幡城而應賊乃因變告已即大刑封畛
無虞忠勤是賴具官某出入行陳勇敢無前撫轄邑警恩威有護國姦謀
之竊發爰武斷以知名事已殆而復安賊將成而卒敗載觀獻狀良用歎
嘉俾進横列之階兼妾郡符之寄益堅勤略以稱恩榮高著齋薇垣類藁
朝散郎朱銓可依前朝散郎權知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仍借紫制
邕蒐周索也趣居嶠南之外則鐘以戎索非疏通譜濟者臨之則民夷
交相爲瘠矣爾祖以大儒繼絶學私淑諸人登其門者咸能推所得以善
世爾猶逮聞祖訓歷官有年嘗觀爾于周行矣邕非易治之地用勞爾以
硤隘往紹先聞刺意綏御其按風興夜寐之節敬爾有官可　洪平齋集董
頤除直秘閣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夔子

之國楚蜀扼吭時平急於拊綏有遽嚴於控扼牧民御衆必惟其材蜀氣岸瑰偉風釆英發曩守齋安能不撓于權衡陽又以節用愛人著推之坐鎮三峽拏護十連不惟刀耕火種之民懷生而樂業乎少八陣歷歷無復折衝應變之略盡在目中矣往哉毋憚叱馭可　尤爚除直祕閣權知江陵府兼主管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荊州用武之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而北控京洛經理中原之秋宅乃牧尤難其人爾涉深而養之固蓄厚而發之閎太阿龍泉之出匣斷蛟剸犀忽若蔞汜豈安陸專城足以展其材寓直中祕全護荊楚覩三國必爭之形勢考羊陸守禦之規摹然臥虎視精神折衝上流之顧寬則朕可安意而圖中原矣往懋厥功用副推擇可　劉後村集魏克愚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制　六飛都杭以來尹漕皆治輦下皆以名卿為之尹闕則漕次攝或就拜列聖相承皆然爾岷峨之英文靖之子得於天者高故心通而神悟講於家庭者熟故見廣而聞多使之陳臬事漕計無擊斷之迹有治辦之實朕察其才有餘而用未究者京兆弄印無以易克其以卿少行大尹事先朝多命儒臣領開封所以示表倡而厚根本也豈必若趙廣漢輩設缿筩鉤距以察為明乎哉謂令之京邑至難者有二曰權債曰物價蓋昔之長於心計者推劉晏史稱其能權萬貨重輕使無甚貴賤而物常平然則平其未成之價下其甚高之估爾必有以處此孟子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子矣爾其勉之可　李鏞除陞直煥章閣依舊知紹興府兼主管兩浙東路安撫司公事制　漢黃霸有言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霸為西京循吏之冠其論如此可謂天下之名言矣朕以爾帥越有治理效以大臣召昔人選表於郡國之意也然未再歲三調守送故迎新得無費耗公私乎吏得無緣絕簿書為姦乎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乎夫為寺監擇長官易為一路擇守帥難是用進律奎閣姑為越人少留庶幾吏守成規民拜終惠參之兩峰禾之同穎者可食棠之蔽芾者可勿翦且以慰鄞人歌僑河內借恂之意　鄭起潛立庵外制集朝請大夫太府少卿謝達除直敷文閣知靜江府兼經略安撫司公事制　朕懋長吏數易之弊法累朝因任之規務在安民尤不忘遠有上聞其治行輒申命以璽書矧惟十國以為連不但千里之家橘爾才猷敏邵正術疏通頃從郡最以召環復自郎潛而分土縣麾而節旨廣與湘載畸八柱之膺已播五儲之詠嘗以卿召旋為朕留爰陞內閣之班就畀帥垣之鉞揩麾部屬多至二

十五州綏撫蠻獠不知幾百餘種庶有上下相安之便而無新故更代之勞共理惟良端足分於憂顧災咸在各尚毋替於初然惟暨厥心將選所表　修武郎左屯衛郎將俞興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　夔當全蜀之口據荊楚上游委寄莫重焉爾奮身忠勇有志功名茲用分虎符而畀之實兼一道藩垣之任爾其控三峽以保我荊蜀之間上寬顧憂嗣有褒陞　吳泳鶴林集尤焴授淮南路運判兼權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朕愛護人才如護嘉木長短小大各裁其偏而器使之蓋欲以待材用之完也爾乾道淳熙名臣之孫浚明而文淹洽而辨一擯七載才益老氣益堅悍抵掌談功名益不衰朕嘗試之樞掾矣[illegible]重鎮帥事又虛是用毅汝將輸共貳其事爾其念食者生民之命兵者不祥之器謹之重之毋使佳兵而食不足則惟汝嘉可　綦崇禮北海集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西路提刑馬識遠可除右武大夫知壽春府兼淮南西路安撫使制　勑監司帥守為職不同然於恤民禦寇平亭獄訟經略所部逆待不虞方時艱難其責任均也具官某學究韜鈐治游盤錯委縣累武擢寘倫魁更事任之既多出材能而自見其還使節往殿要藩進升橫列之榮以重中權之寄維淮右當水陸舟衛之會而壽春承兵火傷殘之餘屏翰長江輔車近甸乃眷扶臨之舊當知緩急之宜必內安閭里之居漸消姦宄而外謹關梁之備深戒侵凌務足食而足兵俾且耕而且戰當爾報政寬予顧憂可　知徐州趙立治郡忠勞顯著可特轉武德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充管內安撫使制　勑具官某彭門當淮楚要衝之會承兵火傷殘之餘并邑丘墟閭閻埃燼爾能收合離散保守城隍經畫有方忠勞顯著載嘉乃績褒進厥官兼儐贊之榮名領撫綏之重寄益殫爾力以稱朕恩可　劉後村集馬光祖依舊觀文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制　朕考祖宗之典故重省府之事權元豐以前專任三司之使領嘉定之際或由兩地而尹菱況當大弊極壞之餘又非承平無事之比孰膺隆委茲得全才具官某英世鉅儒中朝宿望磊磊落落伏波章句士乎巍巍堂堂北平傑魁人也氣吞北來飛渡之虜躬提下流赴援之師安社稷見御之心全江淮繫誰之力南仲于方之命久矣寔勤吉甫自鎬而歸茲焉飲至屬主計告大農之乏絕而都人思舊尹之神明官無紅腐之宿儲民或赤窮而貴糴常情處此憂憂乎其難哉老手為之綽綽然餘裕矣眡政塗之異數仍書殿之隆名如武侯之集衆思如畢公之勤小物上副朕心之注倚下慰國人之瞻儀噫周官九府之

藏。予欲阜通於財貨。商邑四方之極。予思培植於本根。乃眷耆庬。奚煩訓
告。可。馬光祖除同知樞密院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制。　修介圭之覲。方安寧以浩繁。借前箸而籌。遂延登於宥密。廼敷播告
以示褒崇。具官某挺傑魁間出之材。秉光嶽未分之氣。出而召畀。入則變
龍。全江淮濟中興。既勞運於天塹。尤京師後諸夏。重尹正於日觀。然張其
目必先舉其綱。作而行孰若坐而論。時咨公議。推副本兵。朕欲周密樞機
爾叶心於郎覲。朕欲彈壓羣欽。爾接踵於敵專。智略之所經綸。威稜之所
震疊。內今浩清中之癢。外掃清塞下之塵。運堂上之兵。類有若人。扣囊底
之智。足辦此事。至於本鹽決雜。又其土苴緒餘。民貧宜把已張之弓。政弊
宜調大膠之瑟。噫。韓富同升樞府。皆練習於邊情。歐蔡兼領開封。尤精勤
於吏事。顧如舊德。莫愧前脩。可。北盟錄中書侍郎徐處仁大宰兼門下侍
郎。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制。　勑門下。國猶置
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盍圖任於老
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壇固。守道端
方。器恃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匪黃霸之功名。尚猷黃髮之
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
周封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二千條。期盡遵於執述。欲興聖緒。無踰
近臣。膺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待。並增爵秩。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
在强勉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為。毋貽天下之憂。
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胡寅斐然集。仇愈知明
州兼沿海制置制。　忠智之士。立國所資。險阨之邦。雖人無競。時克堪於
重寄。有試可之近臣。具官某政擅吏師。材通世務。輔以敢為之氣。截然不
撓之忠。眷東海之冠。擅通鄞江之濬輔。猊虎星羅於要害。舳艫鱗次於渺
茫。施置隨時。惟敵果足以應變。形聲格敵。非明略夷能折衝。付爾裁制之
權。委爾術循之政。欽若予訓。勉圖乃功。許應龍東澗集。趙與懃知慶元府
兼沿海制置則。　四明兼海道之寄。任重責專。非通敏有謀長於撫御者
朕不輕畀。以爾望重宗英。才周世用。所居而治。既馳輔郡之聲。何施不宜
復奏計臺之最。時咨聞寄。僉曰汝諧。爰升邇間之華。增重制垣之任。講求
民瘼。訓練舟師。控扼要衝。阜通擊柏。往修厥職。以副予知。馬碧梧玩芳集
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特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軍府事兼沿
海制置使制。　勅朕臨御初元。優禮近弼。閒兩社而踰公室。不果為王留
行。倡九牧以阜兆民。庶幾與我共理。用敷涣號。尤務師虞。具官某厚德鎮

淳明謨。經遠被遇。昭考登進。大僚贊帝鄉之雲。愴陳末命。升暘谷之日。協
贊重明。卜遠攸先。送終為大。躬復吉之役。肅吉因山之成。陳賀新之憂。怨
勇惠流之退。遐不謂矣。乃從雄之。朕念大臣為股肱之良。人主有體貌之
敬。訪于落止。不能遺朝。外而治之。猶可仕郡。睠言瀛海。實邇天台。姑令近
甸之建才。何異故鄉之衣錦。升班視殿。申衍祖龕。憲儒以道得民。任布維
新之澤。王任人共政。敢忘求舊之圖。倘海表之懷仁。則京師之蒙福。可。吳
泳鶴林集。趙葵降授中奉大夫依舊兵侍兼淮東制置使制。　勅。諸衰指
泗口以出征。咸謂中原之可復。孰之得河南而不守。坐隳成業以空還。每
思古人。深惜事會。具官某志非不勇。才亦長雄。戰蘇觀於淮甸之東。共推
忠壯。將犀虎於渙河之北。自許馳驅。既收應天。復擣清汴。所宜撫新附弔
遺黎。時糗糧而足軍。撫士馬以待用。而貪功向洛。值虜突防。九戰之籍既
歸。旋關再失。兩軍之士未慭。亦復俱弃。總我若斯為國何賴。姑正二階之
罰。以符衆論之公。懷能思過於箕谷不戒之初。尚可圖功於予敵既敗之
後。可。許應龍東澗集。別之傑除樞撰兼制置副使制。　朕惟荆襄傷殘之
餘。兵力單弱。民生凋瘵。捍防經理。實難其人。非資已試之才。曷任維藩之
寄。以爾身兼數器。望冠群公。蕞跡荆南。寬明精練。理內禦外。克壯其猶。兵
恍民懷遺塵。不墜。今茲謀帥。僉曰汝宜。特升秘殿之華。俾貳制垣之任。使
得君重。勉為朕行。不惟慰舊治去思之心。抑以成具儒無敵之效。勉圖康
濟。寬顧憂。高著齋薇垣類藁。朝散郎寶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何琮依舊寶章閣待制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制。　工用不相習則
有扞格之虞。人馬不相得則有蹄跙之憂。嘗從事此州者。未為邦伯。不亦
宜乎。具官某學識醇明。氣姿篤厚。儒術飾吏事。溫溫維德之基。諤諤諫當帝
心。蹇蹇匪躬之故。不趨邇利而積外虞。維今海邦非昔樂國。士一日而三
大五。嘗病於師律之否臧。民三力而二入公。復苦於歲輸之不入。以爾嘗
託南昌之隱。又歌海沂之康。既諳習於民風。宜殿臨於邦土。用勞從橐兼
貳制垣。爾其壓滄海以傳波。將冀并京師而蒙福。亟祇成命。勉即康功。劉
後村集。朱熠仍舊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大使制。　農業首
八政。方將治青州之饑。大臣慮四方。其可安綠野之趣。起摲諸之舊德。總
牧饌之重權。具官某學貫九流。材周萬變。伏青蒲而焚諫藁。忠愛之誼深
持邑賤而補帝裳。獮縫之功大。輔政於國家多虞之際。乞身於中外庶定
之餘。出處付之無心。進退綽乎有裕。雖燕燕居息。與造物而共遊。然巖巖
具瞻。遍生民而未可。屬時兵會。積困涝傷。近則鴻鴈之謀稻粱。遠則貔貅

之侍蜀東兼此二任畀之全材節戟來迎臺府並建必集思廣益罷行務合於群情必安富恤貧扶抑悉歸於公是使四境咸無損瘠而連營不至乏興昔伊尹之澤被於匹夫蕭何之功及於萬世賴卿區畫寬朕顧憂憲荒政探飢民之窮諒多椒負仁人後天下而樂行以家歸可馬碧梧玩芳集朝散大夫曾孝慶特授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使制　襟江帶湖之府重於洪都飛翼戟秉之權付之大漕孰堪守刺之隆委我有侍從之舊臣具官某賦質温醇受材明敏翱翔班路蓋嘗攬轡登車慨然言坡以至簪筆持橐進退有裕寵辱不驚茲予纘服之初畀汝起家之命聰言就府威重潛藩大森高才控上流而鎮守木千流馬護江右之轉輸匪藉通材蜀共二任其升華於熱撰爰申錫於温綸還表公卿朕欲稽漢循吏之故事令修庭户爾其遵唐觀察之宏規可彰汝鴻部陽集彭次雲擢發遣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楊國寶權發遣陝西運判制　勅某等何以聚人曰財故國計莫敢或緩蜀惟從義允利則民命或有不堪惟能均節不失其亡然後公私各得其所俾克厥任每難其人爾等皆實不苛攟斂有濟吏職中外令聞惟休惟成都財用之饒惟陝右兵食之聚使典漕事咸曰汝宜調視盈虛懲察貪墨時乃汝職往罕厥心可劉後村集曹穎茂依前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路轉運副使制　朕慨念江鄉簡求尹瀆願聞會府思廣平陽春之未爰及列城顧于騤福星之照選於已試誰不曰然具官某識足以語九流智足以應萬變論思禁路並遊東馬之間彈壓神皋不在鼓鼙之下噴拂衣而勇去爵解琴而載調深為翼幹之區適值兵戈之後蹀血戕數州之境生聚殲馬援來餉萬竈之屯本根撥矣孰可任楚於凋瘵爾嘗游擁於節麾必推挾焚拯溺之心必體被髮纓冠之義必獲五善必寬一分使落霞孤鶩之觀復還而木牛流馬之運不絕民有生意軍無乏興憲章丹之路立碑難忘於遺愛魏年之心存闕內古於遠猷可　何達吉叙朝散大夫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四川制參制　自蜀有狄難士大夫避地東南者衆戡定鄉國於度外矣爾由茱名解褐至擁麾持節蓋登載之日淺而仕蜀之時多中罣史議縮手袖閒朕惟人材實難扞宜以一青捲德猶復鷹門之跨付以飛輓之任制垣初建就命爾參其軍事昔人被髮纓冠以救鄉鄰之鬬爾其投袂而起叱馭而行以寬朕西顧之憂可　何夢然除中大夫同知樞密事兼參知政事制　朕任罝鄉臣圖回國事遣戍役以衛中國既叶成道德之威選英俊以致本朝遂兼斡鈞樞之柄誕修播告昭示倚毗具官某材全而德不形

器特而用無迹首膺親擢見謂敢言故驩兜流共工壯矣去凶之舉沮廷齡叱義府發於嫉惡之心為朝廷振頹壞之紀綱為君上肅陵夷之廉陛洎登宥密益罄忠勤屬者水齧淮下而横流雷已收聲而游震遠則四郊帶甲之士城寫之期賒近則三州不粒之民內溝之慮切誦釆薇之詩有愧念發棠之惠未周必精神折衝必飢溺由己惟籌制勝爰晉貳於本兵鼎味主和其與聞於大政仍陟文階之峻以昭寵命之新眷知愈隆憂責亦重憲舉明主建長策有如王吉所云為良臣荷美名毋負魏公之志顧惟賢輔寔佚訓言可劉行簡苕溪集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除右文殿修撰張深除直徽猷閣並兼陝西路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制　勅具官某書殿延閣寓直之名所以勸功而懋德授受之際朕不敢私　爾遠猷智識之明爾深聲實之茂增隆寄委茲用序遷夫秦蜀之饒有無相足乘朕十稔始還其舊民物利疾兩地惟均爾等所宜知也轉輸之事其為朕并任之取諸濟而已尚勉之哉可高著齋藏垣類稿趙汝捍依舊直敷文閣持授淮南轉運判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制　北邊有興淮以南蕭然耗矣戎成不退飢歲不遂漕引不既艱乎爾器姿閎達政術疏通昔漕于畿繼潛郎省頻年家食于不汝忘我任我輩在今淮浦為急肆詩已試擢領方輸督府征行往兼貴送使事有措其達爾驅　林宋偉特授權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兼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行府隨軍轉運制　荊楚地控上游為今風寒要處漕輸之勞視昔加倍漕引之寄何擇非人爾術業敏明機猷肅括以儒飾吏靡政不修迷入周行存陪督議錢穀甲兵之事咸以諮稟肆用起家擢將使指我任我輩無我不供詩應龍東澗集奚攏除軍器監丞兼權淮西提刑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制　領內職而攝外臺蓋異遇也以爾疏通無壅沉靜有謀俾蔵齊安協力捍禦寵以戎監勻稽之職俾綰郡符復轉為參兼持使節仍飛輓於蜀褒以贍給於兵戎其展壯猷以須異擢可　曹穎茂直寶章閣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判制　麾節之任其事俱繁兼而領之允為重寄以爾望隆喬木光眹　毒性資則溫乎其和才具則施無不可出奏使節州麾之最入騰郎闈省闥之聲雖久勞於遠猷俾再恢於游刃特升遠閣擢鎮帥藩兼司將漕之權膺展澄清之志其思報稱以俟展遷　兵部員外郎成都運判楊履正除軍器監兼四川宣撫判官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制　宣威總四道之權責專任重必立其貳庶相與協贊以成制勝之功儻匪宏才曷膺茲寄以爾忠烈名家熟知兵略昨任綿守適值擾攘應變隨機卒安反側領計臺而參幕府益

長壯闕肆陞武監之華。仍貳元戎之職。并謀合賀。禦侮折衝。勉立勲庸。以寬憂顧。　廣貴除直寶章閣知夔州主管安撫司公事兼運判制。　夔門當荆蜀之衝。任分閫之寄者。其責尤重。非才高通變長於綏馭者。曷稱其職。以爾量宏識遠。心正氣和。見諸歷試之間。蔚有可稱之實。六轡如組。方賴咨諏。十圍爲建。尤資鎮撫。肆陞延閣。兼領漕臺。整師以修我戎。給餉不匱粮道。皆汝所優爲者。勉圖偉績。嗣有異恩。　朱鑑依舊將作監參淮西制參兼運判制。　朕理内御外。爲官擇人。討畫轄輸。皆爲重寄。兼斯二者必賴通才。以爾入門兼美。内外具宜。班行緯著於聲稱。藩屏屢宣於勞績。載念西淮之境。實當要路之衝。稗贊制垣。斡旋漕計。采之公論。咸曰汝宜。以匠丞而兼領之。其委任蓋不輕矣。勉圖來效。以副予知。　一參知政事李鳴復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立政惟人。既克勝於重任。定位以德。宜晉總於洪樞。渙號維新。師言允穆。具官某。德全而才鉅。識遠而量宏。中不倚。和不流。每務愛君而憂國。告于内。順于外。未嘗揚己以取名。晉陞參預之司。益厲忠嘉之節。以經綸自任。而志安社稷。雖聲色不動。而勢尊朝廷。肆陞宥密之班。兼領疑丞之職。仍加多邑。併衍真畬。憲允武允文。已足爲萬邦之憲。善謀善斷。豈難折千里之衝。其體至懷。共圖丕乂。高著齋蔽垣類藁陳隆之依舊起復將作監兼知利州兼利州路安撫司公事兼運判制。　我無良遣陸之臣。故使韃豢歲爲蜀患。民之度劉無幾。每一西顧。朕心惻然。爾以材畧自負。足使而掌握中權。以制西事。我師不支。虜復深入。爾志久而未酬。衆亦獻望。肆用奪情起之晉經。仍司匠監。復守益昌。允帥垣漕孔。爾恭兼之。往紓鄉國之難。毋復逗遛。洪适盤洲集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制。　朕仰承慈訓。尤紹慶基。經武整軍。莫重本兵之寄。移風易俗。當懷修政之難。時有異材。助吾上治。具官某。學周貫變。識蘊經綸。運堂上之奇兵。方顯兼資之畧。揮舟中之敵國。遂成無競之功。茲陟宥庭。仍裨政路。已見贊襄之効。庸知密勿之長。雖要燭千里之陽物。情難隱於下蕃。百世之上。時望浸高。宜副平樞。併參天辟。所賴股肱之助。無復毫釐之差。憲衆賢和於朝。當法皋夔之迹。一相處于内。非周邵之權。益展天規。用隆華問。徐林整先生集李性傳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勅尚書代候吉風簡在於帝心。執政猶股肱爰亟躋於宥府。兼二台衡之秩。併隆書殿之名。渙號甫頒。師言允穆。具官李性傳。請共而正直。博厚而疏通。世衍斯文。祖父兄之並美。家擅良史。才學識之三長。爲今儒雅之宗。有古典刑之懿。登膺簡注。偏陟高華。從容于記注

之司。溫潤于炳然之玉。澄不清而撓不濁。用則行而舍則藏。嘗自詭於一麾。已孚惠於千里。還甘泉之故步。陟司馬之穹班。緬懷去國之餘。每甚見賢之渴。茲默調於政瑟。善求益於朋簪。維時科瑣之事放。載念樞機之寄重。夙夜基命宥密。爾相維朝夕執事溫恭。期于于治。俾進陪於政路。仍申錫於主腹。惪折千里。退衝當使寒狄人之心。勝建萬世長策。尤資大王室之勲。勞式克欽。參往求攸濟。可。馬碧梧玩芳集書樞密院事姚希得除同知兼參政制。　朕未有艾。辜貽考以纘猶。王用丕欽圖舊人而共政晉貳三軍五兵之本。併參一日萬機之繁。乃播綸言。式彰枋用。具官某德全方大。望著顯昂。參帷幄之謀。先帝早加於大用。俾衍冠之侍。沖人尚及於從游。悵杞國之悲。推偉周家之降割。散保元于克酬。弘濟之言。敬求哲人。不負惟艱之託。迪惟初服。式仰丕成。還尚宿師。朝方蒞政。微彼赤土。孰先事以綢繆。莫予荓蜂。後患之懲。宜資賢者。周頌化戩。臣人顯哉。必嘉謀嘉猷之入告。孺子王矣。惟立政立事以自令。可。洪平齋集陳一薦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制。　勅具官某掾以王官兼之。朕親政適乎未嘗輕假人也。爾抱駿拔之材。贊襄閫之畫。積勞著矣。令嚴内柔以淮右爲要。思得識機達體有本外閫之謀。宜莫如汝。武監有簿。以榮其行。朕不得而吝也。繁務之弓。閫筆之甲。尚精思古制以告。可。　淮西安撫司機宜兼通判廬州劉子澄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勅具官某。邊閫上介之寡。非内地比。中原事機之集。非他時比。故擇材尤謹。爾氣粟爽邁。論議英發。興閒經畧西事之機籌。亦既熟矣。班王朝而長莫府。厥任道重。深沉者無踈謀。老成者多遠慮。爾能贊乃牧。圖全而制勝。功懋懋賞。朕所不吝也。可。許應龍東澗集陳一薦除司農寺丞兼京湖制置司參議官制。　贊畫制垣。必兼内職。所以重其選也。爾自擢儒科。存更邊任。典藩將漕。所至見稱。俾晉丞於大農。仍復參於議幕。隨機應變。爾所素明。益展壯猷。以須顯用。高著齋蔽垣類藁兵部郎中兼知江州喬似孫特授直秘閣江西運判兼都督府參議官制。　大江以西。昔爲樂土。漕臣有澄按之權。無灌輸之責。比邊有興。循名而責實矣。爾材猷浚明。閱歷滋久。郡縣三組。善狀升聞。擢領郎潛。仍司州牧。未足以究爾長。選諸所表。丞昇漕將。兼佐征謀。以埋督府。往濟汎舟之役。益興攬轡之風。叱馭驅之。使事有精。　朝散郎賜緋魚袋趙希衎特授行軍器監主簿兼京西湖北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蜀道爲虜所衝。荆襄遂爲要衝。制閫謹簡乃僚以自從。匪材不以。爾材猷亮茂。蔚爲擗宗之英。久居上游。佐閫宣勞。以肅給敏明。肆

夷陵底績督府制垣咸用名聞于嘉乃績肆命勾稽戎監仍參閫謨往汔
爾膺嗣膺明陟　黄夢桂行軍器監主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歲
在閫茂膚騎迭我合肥爾名家子能戮力以佐其長扼膚而奪之氣于城
底績爾實共功肆命爾以勾稽武監參典征謀往汔爾膺嗣有顯命　鄧
泳試將作監兼都督府參議官制　都督府之建事任不輕非謹簡乃僚
罔克有濟爾以儒級發身周游江漢之域習知軍戎情乃者榮而郎潛弗
而閫蔵未報朞月之政而幕府聚彦招汝來前肆膺命爾以匠監貳畫壽
惟往服厥官以圖來効　丁仁行軍器監兼知太平州兼都督行府參議
官制　當塗爲風寒處以江之北四面受敵不足恃也賢城之託何擇非
人爾學富材膽方爲諸生已志事功暨以儒科自奮則身行天下半治法
征謀號爲列閫所咨叱由郎選佐師往赴淮援人服儒勇督府重閫肆命
爾以武監往分左符仍參籌幄釆石翦茵其有紹興遺烈勉之哉　李曾
伯特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兼江東轉運判官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淮
浦圍荒民流而江左以灌輸供億使乎使乎產今非劇寄乎爾以世臣之
家而能深自刻厲博文好修馳驅裹蜀周游江淮甲兵錢穀之事咸所周
知頻年佐師亦惟閫命引道于城赴援屢奏膚公肆命郎于武部兼典漕

將仍從督帳參籌焉祇若茲其往　將作監丞兼知江州兼督視府參議
官喬似孫特授尚書兵部郎中兼知江州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漢宣
帝以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
次用之漢吏治之盛朕慨慕焉爾以通材偉畧乂我受民中國江防其嚴
師律侯度亦既修矣郎于武部仍撫舊封督帳參謀兼得君重選表之命
尚敬共以須　承議郎守軍器監丞兼浙西制置使司參議官洪夢炎特
授知大宗正丞兼浙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材不周於用焉器學不通
於政焉藝士而知此可與語經綸矣爾儒獻其美材分風高抵難理棼顯
有丕績始登汝於右庠因將以淑後生浙右肇新制閫以爾表閫丞武監
佐籌帷則又上功矣肆嘉爾勞進丞璉藉仍陪議幙往汔爾膺以歸　武
學博士洪夢炎特授守軍器監丞兼兩浙西路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朕
迪遵紹興成憲命重臣開制閫于浙右兼治南徐聰擇廷臣自從爾附學
醇明材猷敏邁故府膠庠休有榮聞講征謀識時務又莫汝若幕府遴材
以羅致表閫轉丞武監陪議籌帷盍既厥心往從其長劉行簡若溪集楊
應誠落致仕差充提舉京城四壁檢察諸門兼節制軍馬司參議官制
勑大夫年至則告老于朝不以官職之事累焉古之制也至於精爽未衰

忠義内激於國休戚獨能慨然如秦越人之相視哉其官其智識不群親
賢好義廉靖之操有如冰霜服在近班見稱忠謹桂冠神武亦復淹時屬
中都之既寧安近臣而居守眷爾耆哲之丈起於得謝之餘俾贊軍謀往
固封守衛公雖老尚堪以行馬援據鞍故應矍鑠體朕至意益恢遠圖可劉
後村集李伯玉除淮西運判兼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制　朕前以尚書郎
召汝向用矣而閫臣有謀議之辟宰臣有將輸之擬以緩急難易言之則
遣籌急漕務緩錢穀甲兵雖簿書期會易然則轂首戶而建計臺駕軺車
而秉檄筆木牛之餉不乏興玉麟之畫無遺算在此行矣今正路宏開羣
賢畢集獨倫魁勝流文淹外服爾雖無違茹之心朕寧
免積薪之愧行且歌四牡之詩以勞使臣之來矣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七

王傳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
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背叛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南府而
楚以王稱者亦罕有豈亦萬之一二也學者捨諸家之小說而信經可也
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未言其爲文王之十一年作書者於泰
誓上篇只言文孫爾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
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既受命朝諸侯始追封爲文王故稱曰我文考
文王自是而下舜禹相繼爲而文王之名不絶其事迹甚明白楊子雲曰
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殽亂折諸聖烏觀聖而折諸曰庶則人云則書其
統一也胡士行詳解異錯從伏生受書時未有泰誓壁書出以巫蠱未別
學官張霸僞書與伏生書並行至晉世古書出僞泰誓始廢陳大猷集傳
易大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論
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春秋傳曰
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國
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殷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
餓而死）孟子武王伐紂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孫氏曰夫子言大武盡
美未盡者爲善無闕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唐孔氏曰經云大會孟津
故名泰誓（新安王氏曰古文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易大　顧氏曰見
王義）陳大猷或問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爲四夷交侵之時文
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德與其稟命恐所謂大勳者初未嘗有意
也至武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試奉
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其敘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
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廣文王之
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蓋許謙叢說讀
泰誓者有三大條目其先辨其一舊說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至
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冒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蓋因書

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文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
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孔氏謂序十一年爲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爲經誤
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泰氏以爲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
武知天命已去桀紂而歸己改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舊名則
是諸侯而伐天子豈足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
由爲之說試反有津曆鎮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禮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
六師天子之六軍也豈特此哉如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若
當時未稱王史何敢破碎本語一一改之書釋題林氏曰晏殺說高祖云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書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
書也董仲舒所引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等語皆用僞太誓中文
（餘見雜卷全解）董鼎輯錄纂註輯錄（見雜卷書說）纂註吳氏曰按帝辛本
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湯六數桀罪武十數紂罪未
嘗不呼爲受（餘見傳　王氏說見陳大猷集傳　顧氏見上　夏亨怨音訓）
新安王氏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孔
安國言周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年九年而文王卒武王即位三年觀兵

以卜諸侯之心退而示弱十三年更與諸侯伐紂歐陽脩著論非之曰文
王未嘗改元而誣其改元武王宜改元而反不改元皆妄也蓋經書十三
年即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序言十一年序文偶誤新安王氏曰序
言一月即武成一月壬辰之月也戊午即中爲戊午次河朔之日也惟十

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書傳會選）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
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
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
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
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
以計其在位之久道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
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
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
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
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之受命改元武王冒先君
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亦惑於書叙十
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蔡氏傳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

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謬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致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除允會選鄒季友音釋傳允形甸反下同虞芮如銳反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翊覲去聲下旣改如字大音泰下同并去聲長上聲數雙遇反下同無藝左傳註藝法制也會平聲諸侯於音烏治平聲陳師凱旁通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或問伯夷叩馬之諫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說則於蔡傳不能無疑曰有十三年而不葬其父者乎是固不然太史公之妄耳伯夷聞西伯善養老又與太公同歸之聖人違事不說伯夷獨不能決之於平日而乃卒然發於事不可已之時乎孟津之會文王之喪久矣豈知叩馬之諫

必無此事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合爲十有三年疏云如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八十四即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如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爲孟春之月但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用十二月卯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卯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然謂之不改月數則皆有據且此以證改月者如左氏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夫南至即建子月也而左氏見之正月二月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凡此皆足以爲改月數之驗其不改者則如春秋之所引然七月篇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曰爲改歲朱子引東

萊呂氏云三王之道因民俗而變周特舉而迭用之故朱子每隨文解之於改月不改月迄無定說非蔡氏止說者謬又按古周書周月篇云雖一月日南至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又云四時成歲歲有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謂正月則以寅起數所謂百王所同也其正朔則各不同惟朝覲會同用之其農事自依夏正也考之經傳又似東周以來始有以子月起數者恐末世周王改之所爲在東周之前固無之請是古者自當以蔡傳爲正不必爲他書所惑也晦菴書說顧通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者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卻是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又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人傑問子丑寅之書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按古孔安國傳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陸德明釋文孟津地名也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從人妄看序文輒改之孔穎達正義惟十土孟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群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晏義十有三年春謂周之孟春以三統曆知之見孔傳及正義史浩講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化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亦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後世惑於太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爲受命又有修德以傾商政之說漢儒傳疑和爲一談惟唐韓愈作文王操敘羑里之拘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足以白文王之志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九年連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已而復至誅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卒於九年之前受天命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紂之不道不忍伐之將其自焚抑又厚誣文王者殊不知武王為此說蓋有意驅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文王之德豈惟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者豈為武王哉為文王之德在人而不厭也武王雖為此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武王之功或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之詳也若果然與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為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真有道化及民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為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受命作周之詩武王卒伐功之詩何耶二篇者後世稱美之詩也若以為當時所作西伯爾安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既事柴上帝率諸侯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吾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安可引之以傳會太誓之辭哉貴度書說稱春則序一月為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書王書正月則為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為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

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會孟津未濟誓衆諸侯大會故名泰誓拙齋林之奇全解一月戊午王大會于孟津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顧氏以為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其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為一月者則顧氏之說未敢以為然也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之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錄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蓋以謂三篇之作皆在渡河之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已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蓋古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為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故此

以建子之月而為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泰誓作時周之正朔猶未改也而得以用周之時繫月者此蓋出於史記泰誓之時所追錄之時月也漢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顏師古曰此謂建寅之月據未正曆以前用建亥之月為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為歲首史官追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正者則皆改為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同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津將共濟師陳大猷集傳呂氏曰大會所謂不期而至者八百國也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又天與纂傳漢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選按朱子云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觀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獨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今詳周禮與詩其不改月時並有明證惟此所書春大會孟津即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會考之漢唐志實為建子之月與夫春秋傳日南至之云豈惟改月乃併時改之然則改者意時王以是新時人之耳目而不改者乃其理之一定故朱子又

謂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此說為得之陳櫟纂疏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之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俱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月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紀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illegible]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也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而於卯辰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

巻于北濟亦然也。陳寵傳說尤明，的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注云：今十二月。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注云：今正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暖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正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以十三年春，為孟春建寅之月，其失同上。詳辨見武成。凡人名孔氏見正義林氏見於泰誓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書傳會選：蔡氏傳：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類于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禮也。周禮：王六軍。泰誓謂大巡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乃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鄒季友音釋：傳王曰者，史臣追稱。治平聲。程伯圭曰：見會選。孔安國傳：冢，大，御，治也。各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重言嗟我友邦冢君，又牧誓。孔穎達正義：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總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御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之也。要義：友邦親之，冢君尊之。凡孔穿黃度書說：王者於諸侯為友，詩亦曰邦人諸友。冢，大。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御事，治事，自其卿大夫下至庶士。拙齋林之奇全解：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皆與之同志，有友之義焉，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御事之臣，以至庶士之賤，皆明聽我誓誥之言。蓋將言我所以伐罪弔民之意也。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武王豈逆天下之大

順而樂為此慭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於其間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紂之為君，既失夫為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於其君也。蓋以紂失為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為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論其所以弔伐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絕于天也。胡士行詳解：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八伯諸侯于孟津。此未渡河以前。王曰：嗟我友順邦冢大君，越及我御治事庶衆士明聽誓。嗟之一辭，武王豈得已哉。陳大猷集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說見湯誓。冢，說見伊訓。新安王氏曰：諸侯為一國之長，故曰冢。庶，如衆字之類。愚曰：見會選。孔氏曰：見孔傳。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傳會選：蔡氏傳：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聚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鄒季友音釋：傳強上聲人、青狀、大上聲、之為去聲。朱晦菴書說：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人傳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陳又曰：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孔安國傳：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陸德明釋文：亶，丁但切。重意元后作民父母。洪範：天子作民父母。孔穎達正義：傳生之至為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

神也。惟運而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要其人兼氣性。故爲貴爲靈。元五義。黄度書說。人與萬物俱生。而人爲靈。聰明出類。爲君父母斯民。董誠元青。天子稱元后。棐蔡衣雲書鈔。惟十有三年春。王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既渡河。紂都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尚未爲主。故謂諸侯爲友邦。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君之職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爲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爲其知此道理也。萬物並於宇宙之間。皆天地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爲人。稟氣之偏者則爲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夫賤隷。所謂靈者固自存。然盡得這靈。方喚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盡之。豈能至於聰明也。惟亶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爲民父母。蓋吾之德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衆人等。其何以爲民父母乎。

聰明二字不可不看。目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視聽之審。然至於爲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乎。此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育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拳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蘖。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何爲而兢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何爲而不邇不殖也。懼其昏此聰明也。故親近端人正士。疏遠讒佞小人。不敢有邪思妄念。不敢有嗜慾宴遊。皆所以養其聰明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以欲與聰明對言。有欲則不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明。是察慧也。非聰明也。且漢明宣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何所不知。然至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豈可加誅。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嘗具參酷褊急

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亶聰明者也。亶之爲言信也。實也。雖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亶。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爲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拙齋林之奇全解。惟天地萬物父母。王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於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父母之於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育也。非自然而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賴於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於萬物。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於萬物者。而爲之元后。彼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性之好惡。以爲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爲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爲用。以成其化育也。今紂之爲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父母之德。以至於荼毒天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其性者。則是負上天之所寄託。而獲罪於天矣。武王將欲興兵以爲民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爲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柯山夏僎詳解。惟

十有三年春。王元后作天父母。　此十三年春。即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必傳寫之誤。前辯之詳矣。周建子。一月戊午即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以夏正言之。則十一月也。十一月而言春者。蓋既改正朔。則必以所建之月爲春。故春秋書春正月。亦以建子之月也。武王以子月啓行。丑月伐紂。則改正朔乃在丑月。子月未有正朔。而即以春言者。史官追錄之也。此蓋史官欲錄泰誓。故推本其欲作泰誓之年月。謂武王以即位之十一年。建子之孟春。大會同盟之諸侯於孟津。欲共伐紂。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與諸侯在河南。今既大會。欲渡師孟津。故誓衆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即武王誓師之言也。說見拙齋全解。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化生萬物。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然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或有生無知。有知無義。而各得其偏。而無其全。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而爲萬物之最靈。則天地生萬物。於人爲最厚。故既予以善性。又恐其汩於嗜欲。迫於利害。而淺夫其性。故又於人之中。求其誠有聰明之德者。使之居元后之位。既居其位。則輔相其宜。裁成其道。皆付之於元后。使之全天地之全

之功則父母斯民之任又在人君矣惟天之愛民也厚既使之靈於物人爲之擇君而司牧之則爲人君者教之安之養之使無負上天之意可也而紂乃荼毒斯民使不得其所而負上天之託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爲民立君以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則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 黄氏淵尚書精義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至元后作民父母 無垢曰史記云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則是武王與八百國之諸侯及八百國卿士大夫之心皆一而無貳皆誠而非偽故同爲此舉也天下之心如此武王特因天下之心而倡之耳使其間有一夫異心則是武王之舉乃盜賊而非天意也 又曰人惟萬物之靈在萬物中爲最靈者耳至此元后則大不相似是元后又於萬物之中又超然聰明出乎萬靈之上靈謂靈於萬物耳至於聰明又豈止於靈而已哉惟聰則所聞者遠惟明則所見者深聰明安可強作耶惟天生聰明實異於衆人者乃能合天而爲君耳元后聰明在萬靈中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惟其聰明如此故其所聞所見高出乎四海九州之上而爲天下父母其政教法制無非保護斯民有同赤子蓋民比萬物曰靈比聰明之君則爲至愚矣儻非聰明之君保護之其蹈害而貽禍必矣紂爲元后而以淫酗倡率天下使皆爲淫酗之民爲其父母當如是乎嗚呼元后之任亦大矣天地爲萬物父母耳而元后乃爲萬靈父母可不自重哉武王將以數紂之罪故先立此四句以見人主之任其重如此也 張氏曰友邦者親之也冢君者尊之也 又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此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也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則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此人所以獨靈於萬物矣靈者神之降而在人者也人爲萬物之靈非亶聰明不足以治之仲虺之誥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亶聰明而後作元后者亶聰明者言其聰明之德充實乎內理然而行之者也與所謂作聰明者異矣元后之於民治之以義所以制其強撫之以慈所以恤其弱有以制之則民必尊之有以撫之則民必親之尊之親之父母之道也紂之無道喪其聰明殘害乎爾萬姓不足以作民父母此天之所以震怒而命武王以伐之也 呂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有形有氣皆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惟最靈天地以一元之氣丕冒天下本無厚薄惟得其精與粹者爲人得其偏與凡者爲萬物皆自然而然莫知爲而爲者亶者言其誠實也聰明非靈之外別有一箇聰明不過得精粹清徹便作元后此言人君之職分作民

父母此見與天地同功處此數句雖然武王因伐紂而言然百聖之相傳六經之總會皆不過此道理此最精處學者能含味此四句則可以通貫六經觀見百聖 孔氏曰見上義林氏曰見任本今解 陳經詳解惟十有三年春立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即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至十有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即萬一史臣聞見之誤前後傳寫之訛或遠春皇熾烈之後補綴拾遺蓋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師與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嗟者有惻惻之意友邦者武王爲西伯與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即諸侯尊之也御事者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宜諄諄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爲不義則雖一國猶且不得而據況八百國乎明聽我之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爲此言蓋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觀之人與萬物同此稟受然氣質之情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獨靈於物蓋其入孝出悌蹈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性之靈善者也然人雖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爲之君以受養之父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善亶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亦靈也非於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高乎天下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之愛人又如何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爲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 胡士行詳解惟天地萬物父母至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稱父母元氣生始初無厚薄得其全者爲人得其偏者爲物性之神靈人皆有之而能性其性者不皆然也故天必擇其誠聰明者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此又元后之所以稱父母者也聰明不失此靈耳非靈外別有聰明也 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曰天地萬物父母 廣韻曰靈神也善也妙也 孝經曰見正義 愚曰人心備萬物之理才備萬物之能御物而不御於物是爲萬物之靈 康節邵氏曰人目收萬物之色耳收萬物之聲鼻收萬物之臭口收萬物之味 聰明說見堯典 新安王氏曰誠聰明者生知之聖也 元后說見禹謨 愚曰天地雖萬物之父母而不能自全其愛人雖萬物之靈而不能自保其靈亶聰

明之聖人則人之靈者也故俾之作元后以父母斯民裁成輔相使民物各得以盡其性然後天地之愛始全而三才之道始備此言天地立君之本意也易曰見孔會選孔氏曰見孔傳曰氏曰見精義仁山金履祥表注首明為君之道王天與纂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主元后作民父母　嗟說見甘誓　朱子曰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君元后則於人類之中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育之所謂作民父母也然自古聖賢惟堯舜生知安行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湯武聰明之質固不如堯舜之全矣惟能學知利行是以能復其聰明之全體亦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不及而及之之至則未嘗不同也林氏曰見仕參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書釋題惟天地萬物父母主元后作民父母　陳氏曰天地產萬物而人於萬物之中為得天地中和之氣人君宰治人民其聰明必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天亶其聰明者無他是欲使之代天以子愛人民爾林氏曰見仕參全釋董鼎輯錄纂注輯錄見梅菴書說纂註新安胡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一大父母也　孫氏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　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泰言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　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東氏曰元後旺作耕曰入見精義駁堂錢時書解惟十有三年春主元后作民父母　經書十有三年春而序以一月書之明其為周之春正月也序不書春而特書曰一月抑亦行夏時之本旨歟王充耘讀書管見亶聰明作元后　聰明作元后蓋合萬國而聽於一人其舉直而錯枉是是而非非必無纖毫過差而後足以服天下非極聰明者不能故商書亦言惟天生聰明時乂人言明哲實作則邪說道斷法惟天地萬物父母主元后作民父母　破合萬物而並育者天地之至德統萬民而首出者聖人之至誠　此理一分殊之說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之所以生成孰有外於天地者故以天地總言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聖人亦物也此以理之一言之也靈萬物者人之所以異於物亶聰明者聖人所以異於人其位為元后亦不過為民父母不能偏及於物也此以分殊言之也天地無為故理一聖人有迹故分殊能備其聰明之實以幾於天地之仁其仁民愛物安知不與

天地同功特本其初而論之則理一分殊之辨不可以不明而君天下者之仁不偏愛當以愛為先務耳張幸書義惟天地萬物父母冒造化之所生固有異類造化之所愛而無異心蓋類雖異而愛之之心同也是以萬物生成天地之間然有所不同而父母之愛未嘗有彼此之間也惟天地萬物父母見予泰誓之書原嘗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萬物蓋物者兩儀之所生也能生於未有之初不能養於既生之後如是而天徒積氣地徒積塊而已豈萬物感戴之意哉此父母之愛所以爲造化之心也講今夫高明悠久有形而無不覆者天也博厚廣大有形而無不載者地也根荄之微芽甲之細草木同一生也而天地之心無分於草木也鱗介之羽飛潛之形禽獸同一生也而天地之心亦無分於禽獸也萬物同此生則天地亦同此愛也謂之萬物父母信乎其為父母矣詮人之言曰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生焉而無不自遂形焉而無不自成若彼此各任其自然而已今必謂從其天地之養育然後得以生成者何哉蓋四時之差行雖生而不榮寒暑之錯繆雖長而不茂如此可與言天地之為萬物父母矣元后作民父母　人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蠶焉而無不自衣耕焉而無不自食無彼此各任其自然而已今必謂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者何哉蓋擾亂之不平雖有粟烏得而食之逸居而無教雖有衣則近於禽獸知此可與語元后之為民父母矣結昔有商之季世天物暴殄使無以遂其生於是武王誓師之際有及于此者亦欲體天心之公而去其害物者也宜乎濟河之舉群師爭奮戎衣不再而天下大定也歟　元后作民父母冒人君有以臨天下之民致必有以愛天下之民蓋臨之而不能愛之非所以為人君之道也是以古之聖人出而為元后之尊其愛民之心殆猶父母之於赤子也夫如是可以為天下之主矣元后作民父母武王所以言之也原夫民生於天地之間有形焉不能以自保有生焉不能以自遂夫使為人君者苟不知所以愛恤之道而草間禽獸以視之牛羊以用之如是則豈天置君之意哉蓋天之意必以父母之心而愛於民可也講今夫尊而若神明威而若雷霆領萬方以爲之主奄九有以爲之師人君之尊如此而仁愛惻怛之不加則天下之民莫賴焉則必飢焉而與之以食寒焉而與之以衣隨其所以而處之從其所欲而予之如是而已詮抑嘗聞之君之於民可近也而不可下也可親也而不可疎也譬之路傍之草尚惜乎芳苞釁鐘之牛猶閔其無罪而況民貴於物反不以親而愛之豈為民父母之意哉結武王當有商之季世而天下之民荼毒之不忍三

欲仗黃鉞以誅之恐軍之心有所未諭故於誓師之際有及于此宜其兵不血刃一戎衣天下大定也歟陳復陽謀義惟天地萬物父母生元后作民父母　天賦聖人以不世出之資者所以使之君長斯民代天而理物者也且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作民父母萬姓賴之以生萬物賴之以育始能無愧於天德聰明之實無負於天心付托之重也聖君知之暴君昧之武王發此以誓師豈非百王之標準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者歟嘗謂萬物莫不稟氣於天而賦形於地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一大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故其一性之內具四端備萬善為物之靈而知覺獨異於物聖人則得其最秀而最靈者故氣稟清明本原澄澈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天德聰明真實無妄不待勉強故能為億兆之君師於天下之民撫之字之保之養之察其利病順其好惡使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無一不得其所元后者萬姓之一大父母也夫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理物能生萬民而不能治民聖人者出既有天德又居天位則財成輔相之職父母君長之任捨聖人其誰哉是故受天地父母斯民之任者則當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則必盡天地父母斯民之道故其仁

民與物無然則隱無一民非我所生之赤子在我所當撫無一物非我所司生而異類在我所當育然後能承天之命為天之子答天之休也當商之季紂為昏虐失其作民父母之道於是上天為生武王以代之孟津之會誓師之初首發此語示天下以天德之大天命之為所以體天為民者本無一毫利之之心也嗚呼非聖人其孰能知惟天愛民之理惟辟奉天之道若是乎柳又論之成湯於伐夏之初誥于萬方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即武王誓師之旨也然而湯之誥首以君師自任武之誓首以父母自處父母所以生之君師所以教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義一而已矣不然何以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書傳會選蔡氏傳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鄒季友音釋經受是內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為民云受請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為紂陸氏政以立政為受德為紂之字此如北是立政自以其德與受德對稱耳　仁山金履祥表註受失為君之道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書傳會選蔡氏傳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了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害無道如一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於虐大勳未集而文王薨焉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於文王之肆不得不為者當於言外得之陳氏大猷曰天命文考何自而見觀民心歸文王而然紂此即天命三山陳氏曰人王所謂大勳惟在化紂攻過自新天下之民各得其安此文王之勳也鄒季友音釋經酒湎冒色反○攻○城稟反○天○之白反○剖空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傳障之亮反炮音包烙音洛人音殷亦梅音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

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徐元杰又因說文王事商先生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蘇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先生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自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　徐元杰孔安國傳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　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

而崩。陸德明釋文：冒莫報切，注下同。嗜市志切，韻常利切。酷苦毒切。榭音謝，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切。障之亮切。遺其規切。刳口胡切。剔他歷切。孕以證切，徐養證切。重意皇天震怒。洪範：帝乃震怒。爾將天威。君奭：誕將天威。孔穎達正義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虐，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爾。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辨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曰：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侈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illegible]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要義官人以世不以賢才。見正義闍謂之臺榭是臺上至今之廳是也。見正義黃氏書說今

商王受至殘害于爾萬姓　弗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爲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爲民父母哉。沈湎嗜酒，冒亂女色，心志內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行暴虐，無所畏忌。天討有罪，而濫其族；天敘有德，而私其世。天覆無生育，而朘削之以崇飾，非度皆爲弗克敬天也。崇土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紂滅天理至此極矣。放殺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言也，而人歷數其罪如此，凉薄殆甚歟？非也。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爲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爲惡不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諸口哉。　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　史記：紂作炮烙之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西伯出羑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經自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以上，其事皆在文王專征伐之前。文王既賜弓矢斧鉞，於是伐密伐崇，大勳未集，而文王歿。紂使文王爲西伯專征伐，是則紂猶可輔也。真西山大學衍義：今商王受至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沈湎爲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沈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迩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沈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黃倫尚書精義：今商王受至爾將天威。　無垢曰：昏庸之君，以謂蚩蚩之民耳，而不知民心即天心也。民喜即天喜，民怒即天怒。不以民爲心，如此是不以天爲心也。然則降災下民者，豈非不敬上天乎？夫有天下者所戒，莫過酒色。殺人有一於此，未嘗不敗亡者也。豈有爲人君者，君不肖子弟而耽酒濫色，若此惡盜賊而酷暴虐殺乎？顧此姿質，在下則天子誅之，在上則天下誅之，此宇宙中所不容者也。又曰：舜罰弗及嗣，而紂乃罪人以族；舜賞延于世，而紂乃官人以世。是其所爲每與舜相反矣。由舜之道足以得天下，由紂之道足以亡天下。人主當自擇焉。賞與官人有別乎？曰：有賞以祿耳，而官人乃不問賢不肖，皆使在位。當紂之時，受紂之私恩者，決非賢者也。然則湯有孥戮之刑，則如之何？曰：戮辱也，非族之謂也。湯肯族誅人乎？決不然也。　又曰：自義理而行，則以民爲重；自人欲而行，則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爲重。以民爲重，則如漢文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以宮室侈服爲重，所以殘害萬姓

營此不急之舉而不恤也吁人欲其可畏哉然人欲不行於茅屋衡門之間而每行於四海九州之主茅衡之下衣與履羹藿飯藜人欲何自而行乎尊臨四海雄霸九州號之則聽禁之則止人欲恣行無所忌憚不足怪也此桀跖所以告禹而曰兢兢業業湯得天下所以言慄慄危懼唯恐人欲之起也為天下君者常以民為心則發一號出一令與一事發一法唯恐有害於民安得至此極耶　又曰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責亡天下自有亡天下之責不可逭也觀紂姿稟乃盜賊之雄者耳天欲亡商必生此人良可痛也夫忠良而焚炙之孕婦而刳剔之此何等法度亦將何所不至哉當時商家在廷賢者為多不知忠良為誰也　皇甫謐云紂刳比干妻而視其胎嗚呼殺諫臣而刳其妻及殺其未產之子此書如此此所以能亡商家之社稷歟　又曰紂之凶暴如此此豈天心也哉天下之心皆怨是乃皇天震怒也紂兇暴臨於四海而文王忠厚亦臨於四海四海之人皆憤怨紂而歸心於文王欲文王舉湯故事而征之民心如此是乃天命文考肅將天威也西伯戡黎則文王嘗行天威以警紂矣使文王不死豈止戡黎而已哉此非文王私意也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天之心也自堯舜以來積至于商凡千七百有餘國而文王聖德獨卓然出乎諸國之上則天之生文王正所以伐紂也　呂曰聖人雖相去千百里之遠求其端則不過公私而已惟其公則天地萬物都如一體上則翼翼小心順帝之則下則慄慄危懼保小民惟其私則限七尺之軀此外皆難至敬焉絶以天為蒼蒼空虛之物而不知敬以民為蚩蚩無知之物而不知愛又沉湎冒色只是一箇昏昧知七尺之軀養其體所以冒於聲色無所忌憚元初之聰明已自斲喪殆盡或幾乎熄矣　又曰人誰無好惡好惡出於公心便有節出於私意便無節惟紂出於私意故惡一人不已必至於族好一人不已必及其世　又曰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天之於人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此見天人一體處紂之所以為惡只是一箇昏弗敬上天文王之所以為聖只是一箇肅將天威若是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　孔氏曰見上義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胡士行詳解今商王受至剝剔孕婦　天所以作元后者何為而乃如是耶天安得不怒陳大猷集傳愚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惡孰不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況於他乎宜其不知體天愛民而為惡日深也　酒說見嗣征　愚曰以無所敬愛之心又昏於酒荒于色新安王氏曰[illegible]明安在人欲愈熾則凶惡愈肆故行言呆於暴虐也　新安王氏曰罪人以族則濫

及無辜官人以世則濫及無德　東陽馬氏曰傷服謂九服用傷靡不止衣服耗匱民財以殘害萬姓　陳氏曰此言紂殘虐不能作民父母也新安王氏曰刳剖也剔去肉也孕婦懷子者　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　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　呂氏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至此天理盡滅紂之心即天之心天本無怒紂之惡極故天之怒與之俱極　又曰天威非敬則不能將毫髮怠慢即是人欲非天威矣　愚曰見會選　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天命周伐受文王未伐武王未遂伐受終不悛許謙叢說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作一句謂皇天命文考使敬將天威以定天下或考字絶句則謂皇天既怒紂則命我文考矣文王於是敬將其天威欲有為而未集董鼎輯錄纂註沈湎冒色至大勳未集　輯錄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illegible]齋見輯纂書說纂註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七句曲為文王文飾不若語錄盡之陳氏曰見陳大猷集傳陳櫟纂疏陳氏經曰泰誓只言文考至武成始追王稱文考文王語錄見輯纂書王充耘問斷泰誓書言文王大勳未集而武成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何歟至穆王言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則以烈歸武王而文王僅及其謨又何歟而周公亦以受有殷命為文王與穆王之言不其戾乎答有追稱前王之功而言者有直指前王之事而言者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此直指其事而言者也書言文王克成厥勳此追稱其功而言者也文王非無烈也而謨顯於文武王非無謨也而烈盛於武文顯於商武承於後父作之子述之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下自歸于文王之德武王非欲伐紂而上帝臨汝不得不致其伐且其曰文謨武烈者各指其盛者而言也且當商之季而三分有二則天命之歸文王可知已周公言文王受有殷命豈欺我哉文王雖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然其伐崇伐密以至於侵阮戡黎大功未集而文王崩則泰誓言大勳未集豈不信哉至於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尚迪有祿無非率文王之伐功而已克成厥勳不歸之文王可乎雖然伐商者非文武之本心也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之而後已使商罪貫盈於文王之時則牧野之師固有所不容已使受惡悛於武王之日則君臣之分又奚啻有所不盡哉然則言文王之謨則功可見言武王之烈則謨可知前聖後聖其揆一而已矣豈容異觀　又答周之王業垂成於文王之世而大定於武王之時武

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也不過纘文王之緒而已故以伐紂之事言之則在於武王之時雖謂文王爲大勳未集可也以積累創造言之則太王基王迹王季勤王家至文王受命爲西伯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商已岌岌乎爲周矣雖謂文考克成厥勳可也雖謂文考受有殷命可也此專論文王者如此若以文武並言則文王造周有安天下之謨武王除暴有定天下之烈一顯於前一承於後父作子述此則有不可掩者言既各有因而發則亦奚相悖之有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二寘

誓　書泰誓二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illegible]傳蔡氏集傳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矣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悛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於凶盜賊之人即其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鄒季友音釋經悛且緣反粢音咨盛時征反○秦撰曰朱○在[illegible]口義傳長上聲觀兵上去聲背音佩下同朱晦庵書說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illegible]孔安國書肆予小子發至觀政于商　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至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陸德明釋文悛七全切粢音咨盛音成在器曰盛懲直承切不爭爭鬭之爭孔穎達正義傳悛改至之甚　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

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嘗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史浩講義曰嗟我友邦冢君至觀政于商　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冢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獎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爾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于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為君君之大德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尚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中敢行暴虐民豈有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宦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尚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私爾紂乃於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為戒所以奉天地也今紂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為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遏惡揚善毋夭胎為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為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族也殘害也焚炙也刳剔也皆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是時有一人以生民為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為人父母乎則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　黃度書說肆予小子發至同懲其侮　豈惟無逸心而反甚焉孰能懲其侮哉敢民漢稱慎怯捨用乃能責命于天皆秉黎之後觀祖伊某子之言則乖黎為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皆以紂為當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我熟為武王六年又五年會孟津為十一年先儒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皆事合十一年十三年與須暇五年又史記文王伐飢（一作耆）祖伊乃告紂皆非泰誓文王武王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飢所謂衆言殽亂折諸聖當一以經為證只參長書所云商王受至同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禍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為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為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乎不賢乎皆不問也人

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沈湎冒色累之而不知一則是怠情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為罪也詳觀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沈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紂亦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曉得紂所以不可為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崇黎之類皆貫紂為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其勢甚迫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為吾有民有命略不懲哉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誠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社稷之祭至祥祭統曰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餕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為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為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紂之事命於文考而大勳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勳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所以至於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於紂之猶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為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為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為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釋後學之疑也故其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為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之政以冀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居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於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地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於宗廟神祇之祀於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於此

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恬然自肆於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蓋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於是蓋所謂謂己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伐侮之心者此其罔有悛心之實也夫紂之罔有悛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爲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之也至於殺餉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而伐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矣故武王遂言其所以欽討而卒其伐功之意也柯山夏僎詳解 武王上既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爲乃如彼故知其得罪於天也夫天之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沉湎于酒貪冒貨色酒謂之沉湎者蓋被酒所困若沉于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者酒謂之沉湎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晝夜冒進不知廉恥也惟其沉湎冒色惛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於必行曾無忌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虞舜之法也大臣有功子孫世禄未嘗官世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一怒其人則不論輕重誅及其族一喜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宮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掘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爲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既害民矣於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即加以炮烙之刑也於有孕之婦則刳剔之刳割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刳剔則是刳剔其腹以視其胎也皇甫謐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惟是震動而怒其所爲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文考之功既未能有成則成其所未成者實武王責也故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邦之諸侯共觀商政邇而至十有一年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於善也林少穎謂武王即位十一年而後往伐者豈謂

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庶幾紂惕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柰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則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謂觀政轉爲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謂周師再舉殊不知此說考於經而不合揆於理而不通惟程氏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絕則紂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若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君乎此說大可規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方且夷倨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無禮故於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紂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以爲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宗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粢盛爲凶盜所以侵侮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掩然自肆於上以謂吾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曾不知所以懲戒則其罔有悛心也可知矣宜武王所以必伐無赦也林少穎謂紂之罔有悛心其事衆矣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則遺之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也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伐之今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矣文王尤未忍伐至于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故率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黄彝卿尚書精義大勳未集至罔懲其侮 無垢曰西伯戡黎而紂改過與夫紂不改過而文王卒有天下則是大勳已集也自戡黎之後紂雖不改過而文王不幸死矣是文王之所以受天之付託者未成其功也文王既死紂之凶惡不改武王繼父之志述父之事豈得恝然坐視而不顧哉故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起伐紂之師至孟津而不渡所以伺察商之政事冀紂之邪心使之遷善改過退而不伐蓋以俟紂之改過也則周家忠厚之意可謂深矣 又曰嗚呼弗畏天地百神祖先宗廟豈畏武王之兵哉事至於此無可爲矣想紂之心寧嬉身懸首以取快終不肯改過自新以遷善也 又曰古之祭祀於犧牲粢盛甚嚴且

謹祀五帝。則曷之三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有事於耕藉以供天地祖宗之粢盛。其所以如此者。上以荷天地之付託。下以承祖宗之基業。示不敢輕之意也。今祀天地犧牲粢盛之物。盡爲凶盜所攘竊而烹食之。紂乃縱而不問其罪。是與凶盜同心也。是不有天地宗廟也。是以天地之付託祖宗之基業。委之於凶盜也。不祥莫大焉。犧牲粢盛爲凶盜所攘。或以爲不可。乃曰吾有民。以謂天下之民死生在我。吾有命。以謂吾既爲君天命在我。何所不可哉。凶盜攘竊犧牲粢盛。人以謂當殺。我以謂無害。忠良諫輔。人以爲當殺。我以謂當殺在我意耳。有何不可哉。其侮慢之心滋甚。上至天帝。下至后土。旁至百神。親至祖考。略無分毫懲創改悔之心。不堵身懸首則不已。小人無賴爲凶盜者類如是。乃以置四海九州之上。商緒何其不幸哉。 東坡曰。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北面事之。暇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一王後也。余切以謂不然。武王誅紂。尚使武庚微子爲商後。使紂改過。安得僅同武庚微子哉。此非所以論武王也。聖賢所爲。豈至於此。第未深思之耳。惟其罔有悛心。儼然如舊。略不知警。此武王所以決意伐之。而無退志也。 劉氏曰。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

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彙之明矣。 張氏曰。人君者。神民之主也。今紂弗事神祇。遺厥宗廟。大則自絶于天地。遠則自絶于先王。則其爲惡無過於此。然其昏迷曾不自悟。乃曰吾有民有命。言有民可以守邦。有命可以享國。此其惡之有加而無已也。惟其如此。故罔懲其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紂之罔懲其侮。則有自侮之道。此武王之所以伐之也。 陳氏曰。聖人之舉事。其圖於也甚審。其發端也甚謹。充其之不爲惡。與其紂之不爲善。如水之不可使熱。如炭之不可使寒。安有改過之理。武王觀兵。猶或庶幾紂有悛心者仁厚之辭也。君臣之分不敢以遽潰也。故武王退守臣節。遲以數年。紂死而諸侯歸周。亦無不可。然紂惡極矣。民窮久矣。天怒甚矣。武王不得已而再駕。亦武王之所甚病也。 呂氏曰。先儒以大勲未集。謂文王不能定天下。故勲未集。以此觀文王。却是以利心窺文王。蓋天下以舉修人紀。豈頓天下。付與文王。當其天命未絶。人心未離時。文王能定。亦是大勲既集。若使紂一旦惕然改悔。率天下諸侯以朝王。雖謂之大勲既集亦可。文王既不能滅紂。又不能化紂。此大勲所以未集。陳經詳解。今商王受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於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於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爲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畏天矣。故降災下民也。冐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爲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沉湎于酒。則貪冐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者爲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以爲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於其身可也。罪其人而反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食祿可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賞而僭。則所賞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罰而濫。則所罰者乃不與紂同其惡者也。安有至公之理哉。宮室之是修。臺榭之是營。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以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刳剔而視之。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於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處是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已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即文王之肅將處便爲

天威。此天人所以爲一理也。大勲未集者。文王豈於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勲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勲也。如使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勲乎。惟其不然。所以爲大勲未集。言其未得遂文王之志。豈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於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就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柰何紂無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戒。上帝神祇。愈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爲凶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爲吾有民之可託。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託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託。人君之所恃者命也。而紂則取怒於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已哉。陳大猷集傳。肆予小子發至罔懲其侮 犧牲 說見微子

愚曰既于山海而紂不顧方曰吾有民有命恃其民命不懲止其侮慢然紂所謂有民徒見天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絕林氏程氏曰見拙齋全解孔氏曰見孔傳黃震日鈔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為觀兵者非矣蔡氏以商嘗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為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註為徑王天與纂傳今商王受至罔懲其侮 呂氏曰推原紂惡之本也紂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致降災虐而不恤也秋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 蘇氏曰孳孳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為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為紂惡者湯之孳孳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于世非官人也 宮室說見伊訓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選朱子曰見晦菴書說陸氏曰見釋文陳氏曰見大猷集傳許謙叢說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武王率諸侯事殷以觀殷之政事觀其能悛惡與否非謂有所窺伺也融堂錢時書解沉湎冒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書傳會選蔡氏傳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乎天而已鄒季友音釋經相去聲傳長上聲左右音佐佑夫音扶朱晦菴書說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交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交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卻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的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工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漢孔安國傳天佑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陸德明釋文為立于偽反相息亮反否方有反重意寵綏四方盤庚底綏四方孔穎達正義天佑至厥志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 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 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

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要義君與民為師非別置師見正義黃度書說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遷善遠罪則為越厥志矣絜齋袁燮書鈔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救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為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也此心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為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漢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伐高麗疲中國之力以事遠夷皆越厥志者也魏晉而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初心如此而所為則不然是為越厥志也拙齋林之奇全解 前言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矣於是遂言已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紂既失其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
爲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絶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
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帝之所以立
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愛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
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爲之君師。大勲未
集。而武王繼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蓋紂
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於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
忘赦。無罪不忘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蓋有罪於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
之所恥也。此說得之矣。柯山夏僎詳解。武王上既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
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上所言暴虐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
忍下民被害。於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
此。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
即今日伐紂之事。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
帝安四方。故有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紂有
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而赦之。或伐或赦。視上帝
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
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言上天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
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爲君師。所爲乃如此。是謂
得罪於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
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黄彛卿尚書精義　無垢曰。天之
愛民如父母之愛赤子。豈容殘害。如紂者在民上。志爲苛政暴刑以殺斯
民哉。所以作君師以救民也。夫桀無道。則天生聰明如湯者以乂之。紂爲
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王者以救之。有桀必有湯。有紂必有武王。此自然
之理也。天道茫然不可測知。使有一人其德足以爲天下君。其道足以爲
天下師。此豈偶然哉。君師之所在。乃天所在也。上帝愛民。爲君師者能寵
綏四方。是乃所相上帝也。寵謂使之如意。綏謂使之得所。紂在上。四方不
如意。不得所者多矣。是大失上帝之心也。上帝無心。以民爲心。民如意則
上帝如意。民得所則上帝亦得所。爲人主者欲尊敬上帝。宜尊敬斯民而
已矣。故孟子曰民爲貴。夫知武王之心者。則以爲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
也。論武王之迹者。則以爲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若武王之志。志在救
民。以謂有罪者不敢恕也。以謂無罪者不敢喜也。不以有罪無罪之說戚

其心唯暴。敎民之志。直之無前。雖死生不適此志也。　張氏曰。民之有欲。
無主乃亂。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者。所以治之也。民之有常性。而克綏厥
猷者惟后。故天佑下民作之師者。所以教之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則君師之任。有罪而不妄赦。無罪而不妄誅。其志在於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非可越也。　王日休曰。武王於此遂以天子自任矣。以文王爲受命。則
己當爲天子也。林氏王氏日見拙齋全解。胡士行詳解。紂之伐天也。武王
何心哉。陳大猷集傳曰。君師皆一人之責。漢唐賢君但知有爲君之責。
不知有爲師之責。故刑政徒尚。教化不立。抑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
君道也。爲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愛綏安四方。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
任君師者獨不在我乎。　又曰。有罪者所當伐。指紂也。無罪者所當救。指
當時之民。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予何敢踰越也。　孟子其
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陳氏曰見陳經
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天命爲君。代天之責不可違。陳櫟纂疏。陳氏經曰
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責。則任
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
得而私也。語錄見海巻書說。融堂錢時書解。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
事。王充耘主意。天佑下民至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
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鄒悦道斷法。天相民。聖人相天。皆
不過爲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
所加。而深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之域耳。蓋
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即綏而安之。以厚其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
所望於君。而正天之所托於君也。爲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
爲之理者哉。陳雅言卓躍。此武王誓師之言。在作之師。截武王言天之愛
民至矣。天能子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饑飲求餘之患。故立
之君養之。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
立之師以教之。爲君者。當曰天之所以命我爲君者。其意爲何。如蓋四方
之民。天欲養之。而吾必伐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而寵綏四方之民
使無一之不得其養也。是豈徒以君位而責我哉。天之所以命我爲師者
其意爲安在。蓋四方之民。天欲教之。而吾必任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
及。而寵綏四方之民。使無一之不由於教也。是豈徒以師位而尊我哉。蓋
是時。獨夫作亂。君師之道。固蔑明矣。武王誓
師之際。首及乎此。深以君師之責。舍我其誰。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公三十一年晉務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十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此章傳文俗本有得於心多作有得於身十萬曰億多誤寫作百萬曰億今正之 鄒季友音釋經 度達各反下同 傳 量平聲 身當從朱子晚年所定改爲心 子朝左傳 陸音如字 一音紀 通考 百萬曰億 按應劭風俗通云十萬曰億 詩毛氏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孔疏云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國語韋昭註云十萬爲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蔡傳云百萬爲億不知何所據然洛誥傳又言十萬曰億則於此不應異釋也豈傳寫者之誤耶 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衆則有甲士三千人然七萬五千人分爲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六軍矣 陳師凱考證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 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故爲之度也度義故由直也 百萬曰億 纂引余氏言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孔安國傳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人執異心不和諧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三千一心言同欲 陸德明釋文度徒洛切下注同億十萬曰億 正誤勝負可見負作負誤負從側人從貝非從力也 孔穎達正義傳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在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黃度書說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兼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協之雖三仁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千惟一心德尊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然伯夷叔齊猶自以爲求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 仁山金履祥表

註勢不難伐理不可不伐武王恐有違天之罪書釋題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 石林葉氏曰同有是力足以相抗則度其德之可勝與否均爲是德而不可勝矣則度其義之孰輕孰重事君以存臣道亦德也事天以救民亦德也與其存一己之臣道不若救民之大患此之謂度義董鼎輯錄纂註纂註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按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稱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爲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爲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己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余氏曰見奇通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按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介軒董氏曰見纂註杞山趙友聞主意光儒於同德度義則訓之曰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及於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則又釋之曰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何其說之不同與且德足以該義矣而必兼義以配德又何耶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書傳會選蔡氏傳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鄒季友音釋傳長上聲孔安國傳商罪貫盈至厥罪惟鈞 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陸德明釋文貫工亂切孔穎達正義傳紂之至同罪 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黃度書說貫如繩貫物之貫紂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如繩之貫物聖人之察天審矣天命在武王不能順天而討之存其罪與爲惡者鈞是故此義爲屬梁齊表發書鈔同力度德至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衆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

誅之則義又所當為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處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令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為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武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能使人心之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為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為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毀之求其一心得乎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曰行兵之道度彼度己蓋非一事也而其大體最在力德義而已力不同則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矣豈敢言兵哉或曰漢光武以八千破王莽百萬晉謝石亦以五千破苻堅百萬何力之有乎曰先王之兵不論幸而論必力雖若強而理則甚弱是可必而非幸也此又不可不知使力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又當度彼己之德也彼德為盛則陸抗不敢犯羊祜矣使德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又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為勝則晉文不敢犯楚衆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而義又勝則有前無後有進無退一戰決矣論紂之力則億萬異心而武王乃三千一心論紂之德則淫酗肆虐而武王乃聰明齊聖論紂之義則侮慢天地而武王乃救民水火以彼己度之武王之勝久矣不待牧野之戰而後為勝也必矣 心存於利則人各有心心存於義則古今一心紂率天下於利人人快己所欲故雖有臣億萬如此之多然惟億萬心以其趨於利也武王率天下以義故雖有臣三千耳如此之少然惟一心以其趨於義也趨於利則唯知一己安知君父此紂自賊其躬也趨於義則惟知公義所在安知一己此武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人心即天心也武王之心未欲誅紂是天意猶須暇之也武王之心今誓師必往是天意必欲誅紂也武王儻起絲毫私意以俟之是弗順此心也弗順此心是弗順天心也弗順天心是同紂為惡也聞實其罪與紂鈞耳可不畏哉 張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力之有彊弱者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德之有吉凶者也相時之宜師出有名此義有可否者也力不同未可以論德以強弱之勢有所不侔也德不同未可以言義以吉凶之理有所未辨也故力同然後可以度德德同然後可以度義武王以一心之三千當紂之億萬心之衆則周之力為強矣武王以世世修德比紂之貫盈之惡則周之德為吉矣奉將天命以誅無道則周之義為可知矣雖然武王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私意實天命而已天命之不從則弗順天者也弗順天則其罪與紂等矣 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今紂三者皆無 呂氏曰天下事本是心人心離便是獨夫人心合便是天子民心離合都不干民事人君有以統屬之武王能統宗會元自然一心紂不能統屬自然為獨夫只是一箇心到紂之衆如何會有許多呈紂私心不敢天下衆心皆無一箇總攝去處宜乎人人自有一心也 孔氏曰見孔傳 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陳經詳解天佑下民立厥罪惟鈞 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有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為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也綏安也天之所以望於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為民而已紂之惡如彼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己是以有必往之志以我為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為無罪者謂其當拯民於塗炭乎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於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

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生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於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紂惡之貫亦已滿矣言其極於此矣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此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渺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畀之紂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畀之武吾武王於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移其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寓也非於德義之外別有天也黃衷曰抄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也古註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為通恐貫通與貫滿各是一義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書傳會選蔡氏傳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繼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

慎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叙。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郭李反音釋傳造七到反。祭名。陳師凱旁通冢土太社也。祭社曰宜。冢訓大。社土神也。故知冢土爲大社。孫炎爾雅注云。宜者宜求見福佑也。孔安國傳予小子夙夜祇懼。至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陸德明釋文類即祭名。冢中勇切。底之履切。重言類于上帝舜典。重意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胤征。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湯誓不尚輔予一人。敬天之罰。下爲奉予一人行天之罰。孔穎達正義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己親若言家内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

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要義受命文考。告廟于冢土。祭社。見正義。黃度書說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祝。太師。造于廟。宜于社。類上帝。代商王事也。故師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絜齋袁燮書鈔武王伐紂。豈輕易哉。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懼。武王曰。夙夜祇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爲此征伐之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易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即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時。紂未甚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爲武王觀兵孟津而歸。紂若改立君。武王之待紂。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甚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尚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篡弑之名。而爲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

上帝。而又類於上帝矣。祭冢土。而又宜于冢土矣。於是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蓋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陳大猷集傳同。力度德至致天之伐。惡曰。惟億萬心。則其力不敵矣。商罪貫盈。則其德不敵矣。天命誅之。則其義不敵矣。　唐孔氏曰。天命我誅紂。至與同罪也。見正義。呂氏曰。天理與人欲。只一箇當爲與不當爲。蓋紂之惡。不過爲其所不當爲。此即逆天。今日天既命武王伐紂。是當爲也。若不往伐。則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爲逆天。其罪與紂同耳。　新安王氏曰。弗順天。則罪鈞。故早夜祇懼。　類說見舜典。釋文。類。師祭也。毛詩傳曰。冢土。大社也。呂氏曰。此與湯誥予上天神后同。　林氏曰。并釋文。見拙齋全解。新安王氏曰。見考通。張氏曰。見精義。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孔氏曰。見孔傳。孫氏曰。見正義。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書傳會選蔡氏傳。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郭李反音釋傳穢於廢反。孔安國傳天矜于民。至天必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

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撥惡除則四海長清　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陸德明釋文從之。上才容切。重意爾尚弼予一人。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周官弼予一人。史浩講義。惟受罔有悛心。王時哉弗可失。　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能轉禍爲福。至於列國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以閑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坐致其亡也。况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爲重。傳曰。商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奈何不肖之嗣。一切廢敗犧牲粢盛。盡于凶盜。恬弗之問。其於外侮又弗之懼。第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民而已。紂既反是。而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佑民。使之爲君以立政。爲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爲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於晏粲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曲直形焉。宜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于幽明。盈溢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

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亢居君紂乎。則夙夜祇懼。武王之心非爲己也。古者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衆。而行天罰。天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綏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務乎。貴度書說天矜于民。至時哉弗可失。觀民情向背。可以占天意矣。天且亡兼然而獨于一人。非心力之一。莫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又如此。一失此時。四海又至何時而能清邪。案泰衣樊書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即民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必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一時間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蓋永永清靜。以至於無窮。時哉弗可失。非曰及紂無道。乘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爲吳人致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爲而爲。即時也。理當爲而不爲。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不先時。不後時。時乎未至。雖欲爲之不可得。時乎已至。雖欲不爲亦不可得。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爲此征伐之舉。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拙齋林之奇全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爲天命之所誅。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於是遂言我國家之所以得是三者。紂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爲證也。紂聚群不逞之人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我周有臣三千。皆有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強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強而弱。武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於紂矣。以其永有一心。故雖弱而強。商周之不敵。既以明甚。而况紂之惡貫

積盈溢。見絕於天人。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爲上天之所命。其於義不可不誅紂。則我之所以爲此孟津之舉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於貫盈。而無悛革之心。故天命我國家往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其於湯誥。夏王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既詳論矣。夫紂之所以罔懲其侮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偃然自肆罔有悛心。無有懲其侮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適當天人之所歸。則其所廢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於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祇懼。敬天之命。而不敢自專。於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是造于禰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爲之。舜受堯之禪。類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類上帝爲依郊祀而爲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既弗祀。夷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告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於紂也。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爲民而已。民欲以爲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爲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爲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爲君亦已久矣。宜其爲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於此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育之功成。於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爲父母。泰既論不足以爲民父母者。於是又論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既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於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

所以伐紂者皆本之於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
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為天下逋逃主以致四
海之濁亂者誅一獨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哉
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可違失此言是也大
抵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孟
子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
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
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
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於取人之天下
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
紂雖為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為知時及武王之時
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為知時苟使文王先
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為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

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為表裏柯山夏僎詳解武王
既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
是語論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
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眾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
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焉
可言哉若夫武王則異是矣雖臣三千不若億萬之眾然一心一德與億
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
則德義又可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而今
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況紂之罪惡今已盈溢如繩之貫穿於物
而繩以盈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誅乃命我以誅惡弔民也
我其敢赦我若赦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
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
紂同武王言此所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於天故
遂以予小子夙夜祗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早夜祗敬恐懼不敢
安居遂受命於文考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於文王文王九年大勳未

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於文王既受命
於文王於是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宜于冢土冢大也謂大地也則告
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祭名也類則事類告之也宜則以
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於是遂與爾有眾之諸侯致天罰於紂然
則天之所以致罰於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於是因民
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
日之事非己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因
民欲使我奉行故爾有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
以永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
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哉不可失黃氏御尚書精
義予小子夙夜祗懼主時哉弗可失無垢曰以弗順天誅紂則武王之
罪與紂同所以武王夙夜祗懼而不敢已是以以此意告于皇神皇天后
土而以爾有眾致天罰於紂也致天之罰以言非出私己也夫天之伐紂
豈諄諄然命武王哉視民之所欲而已民不堪紂之暴虐如在湯火中日
夜欲去紂之心如決疣潰癰民之心如此武王之心亦如此天以民為心
民心如此則天之心可知矣何以知天之心如此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豈有不從乎於是武王告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以天意如此弗可已
也予一人意已決矣爾等庶幾尹助我以成此大功蓋凡舉事莫不有時
欲四海永清顧難得其時耳今天意將清四海此時豈可失也蓋紂之所
為實腥臊宇宙穢濁天地去紂一人則四海永清矣 張氏曰紂為無道
之甚武王以天命行天討可以無畏矣猶曰夙夜祗懼者蓋人之所畏不得
不畏不畏者已也畏之者所以同於人也 呂氏曰天於民甚親得天人
之際處源清則流清紂是源頭去得紂便是永清四海時不可失是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之意米氏韓獻子曰孟見批春令料陳經詳解夙夜祗懼
所以見武王之心即敬心也紂之惡在於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於肅將
天威武王之德在於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於此知天
命人心之歸己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為武王哉惟祗懼之心有加無已
故受命文考者受伐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
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眾
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矣觀三篇之書大率以天為言且以武王之
聖紂之不肖不待殺而天潤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告諭而影響矣今
也天之一辭丁寧告戒置之於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

王非過慮者歟。余於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即其言而默思之，其精嚴肅敬，溫清淳粹，謂之夙夜祗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為二理，故以天為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為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即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若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潔之風，清也。無盜竊潛僭之風，非清乎。有推辭揖遜之心，清也。無貪婪鬬奪之心，非清乎。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聞其風者，亦莫不清然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為時措之宜而已。此即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為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蓋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胡士行詳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　時哉，見武王見天時均然不可失，所謂勅天之命也。時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陳大猷集傳天矜于民，至時哉弗可失。　愚曰，矜與天亦哀于四方民之意同。　葉氏曰，紂獲德湯亂天下，故伐紂為清四海。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呂氏曰。仝胡士行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終承天為君之責，至天與秦傳天佑下民，至時哉弗可失。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以下，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　張氏曰，知武王者，以為體天牧民，是武王無罪也。畢武王者，以為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武王志在牧民，不以有罪無罪二其心，惟牧民之志不過也。　呂氏曰，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　鄭氏曰，鈞與均同，平也。真氏曰，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湯武所處，乃君臣之變也。桀紂之暴，使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將靡滅而後已。又豈湯武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　呂氏曰，此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　陳氏曰，武王伐紂，不崇朝而會朝清明，蓋汰其濁則清者自見。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朱子曰。見晦庵書說。唐孔氏曰。見正義。呂氏曰。見胡士行詳解。禮運

曰。見拙齋全解。融堂錢時書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　紂之罪如繩之穿牧，其貫已滿，不可復加。薛季宣古文訓惟十ナ弎年旾，大會亐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兲墬万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者謂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大統未集，為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為通數文王之年。按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為有臣，謂之欺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賓天地之性，人為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以長人而為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于酒色，恣為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賞，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于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刳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徼以天之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犧牲粢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海為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為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秩有德為天命，誅有罪為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德不義，雖有天下之眾，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皆無二志，力之不專，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

人也商周之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應武王大勇如是亨有意於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誅而同所以為伐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一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罪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彝為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温縣界求祖義句解泰誓舊商探厥惟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午即是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二此言十三蓋傳寫之誤也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月言春者蓋紀政正朔以所建之月為春也大會于孟津大會諸侯於孟津而將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嗟嘆我周志之邦大君諸侯越我御事庶士及我周治事之臣與衆士之賤者明聽誓明聽我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天地化生萬物為之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為萬物之最靈亶

聰明天地於人之中又擇誠有此聰明之資者作元后使為大君司牧生民元后作民父母大君又為民之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武王數紂之罪以先上天之意紂不敬上天之付托降灾下民降灾罪於下民沉湎冒色淪溺于酒貪冒于色敢行暴虐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以罪加人誅及族類官人以世以官使人延及于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所居宮室臺則積土為之榭又臺上有屋者陂則障水使不流池則掘地以停水侈服則華其形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以為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以此殘害于爾萬民焚炙忠良忠良加以炮烙之刑刳剔孕婦孕婦則刳剔其腹刳去內生胃以視其胎皇天震怒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天怒其所為命我文考乃命我文德之父文王肅將天威敬行天威命以伐之大勳未集大功未有所成肆予小子發武王自稱小子發武王名故我於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與爾同志曰友長君諸侯觀政于商共觀商政欲紂改過而歸於善惟紂罔有悛心惟受逞志十一年之久無復改之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乃平居不祀天地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又遺棄先世宗廟而不祀犧牷粢盛凡國家所畜色純之犧十牛象之牷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既于凶盜盡為凶人所盜乃曰方且自

謂而言吾有民有命我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罔懲其侮更不懲創侮慢之心天佑下民武王既數紂罪故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於是上天佑助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命我作君以治之作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惟我今日能相助上天寵綏四方寵愛綏安四方之民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當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當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但視上天之志如何予曷敢有越厥志我何敢有違上帝之志而妄行哉同力度德大抵征戰之事力同則料度其德而有德者勝同德度義德同則料度其義而有義者勝受有臣億萬今受有臣十千十萬惟億萬心其心不一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一所以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也商罪貫盈紂罪惡如絲之貫物絲亦盈滿天命誅之致天命我誅之予弗順天我若不順天誅之厥罪惟鈞其得罪於天與紂同予小子夙夜祗懼我於是早夜祗敬畏懼不敢安居受命文考受命于我文德之父文王類于上帝以物之類人者祀天也宜于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神也以爾有衆遂以爾有衆之諸侯底天之罰致天之罰於紂天矜于民上天事矜憐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罰紂天必從而罰之爾尚弼予一人爾有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輔我一人俾除紂之暴虐永清四海以永清四海如源清則流清今欲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時哉弗可失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　二寘

世　皇極經世書三十

皇極經世

辰日聲入闢

舌○○岳日

○○●●●

辰日用音一聲七百五十下唱二之是　闢唱入音一聲闢十六十音入四聲

觀物篇之四十七

石水音闢清

癸血一飛必▮

▮▮▮▮▮▮

石水用聲十一百一上和二之是　闢唱音清聲五百七十六

辰月聲入闢

入○○霍骨

十●●●

辰月用音一聲七百五十下唱二之是　翕唱入音一聲翕十六十音入四聲

觀物篇之四十八

石火音闢濁

揆賢寅吹阜▮

▮▮▮▮▮▮

石火用聲二百一十上和二之是　闢唱音濁聲五百七十六

辰星聲入闢

○○○六德

○○●●●

辰星用音一聲七百五十下唱二之是　闢唱入音一聲闢十六十音入四聲

觀物篇之四十九

石土音闢清

弃口米尾匹▮

▮▮▮▮▮▮

石土用聲二百一十上和二之是　闢唱音清聲五百七十六

辰辰聲入翕

○○○王北

○妾●●○

辰辰用音一聲七百五十下唱二之是　翕唱入音一聲翕十六十音入四聲

觀物篇之五十

石石音闢濁

𡉉光民米䙸▮

▮▮▮▮▮▮

石石用聲一百一十上和二之是　闢唱音濁聲五百七十六

辰日聲入之一闢

闢音清和律一之一

一音一聲

多發　可發　个發　舌發

禾發　大發　化發　八發

開發　宰發　愛發　○發

回發　每發　退發　○發

一音三聲

良發　兩發　向發　○發

光發　廣發　况發　○發

丁發　井發　亘發　○發

兄發　永發　瑩發　○發

一音三聲

千發　典發　旦發　○發

元發　犬發　半發　○發

臣發　引發　艮發　○發

君發　允發　巽發　○發

一音四聲

刀發　早發　孝發　岳發

毛發　寶發　報發　霍發

牛發　斗發　奏發　六發

○發　○發　○發　玉發

石水音闢之一清

入聲闢唱呂一之一

一音一聲

古古　古甲　古九　古癸

古□　古□　古近　古揆

古坤　古巧　古丘　古弃

古□　古□　古乾　古虯

二音一聲

古黑　古花　古香　古血

古黃　古華　古雄　古賢

古五　古瓦　古仰　古□

古吾　古牙　古月　古堯

三音一聲

古安　古亞　古乙　古一

古□　古爻　古王　古寅

古母　古馬　古美　古米

古目　古兒　古眉　古民

四音一聲

古夫　古法　古□　古飛

古父　古凡　古□　古吠

古武　古晚　古□　古尾

古文　古万　古□　古未

一音 五聲

龜發	○發	衰發	妻發
水發	○發	○發	子發
貴發	○發	帥發	四發
北發	德發	骨發	日發

一音 六聲

烏發	魚發	龍發	宮發
虎發	鼠發	甬發	孔發
兔發	去發	用發	眾發
○發	○發	○發	○發

五音 一聲

古旁	古普	古步	古卜
古排	古朴	古白	古百
古平	古品	古備	古丙
古瓶	古匹	古鼻	古必

六音 一聲

古同	古土	古兑	古東
古覃	古貪	古大	古丹
古田	古天	古弟	古帝
古■	古■	古■	古■

一音 七聲

○發	男發	○發	心發
○發	坎發	○發	審發
○發	欠發	○發	禁發
妾發	○發	十發	○發

一音 八聲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七音 一聲

古鹿	古老	古内	古乃
古犖	古冷	古南	古妳
古离	古呂	古年	古女
古■	古■	古■	古■

八音 一聲

古曹	古草	古自	古走
古才	古采	古在	古哉
古全	古七	古匠	古足
古■	古■	古■	古■

一音 九聲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一音 十聲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九音 一聲

古□	古□	古寺	古思
古□	古□	古□	古三
古□	古□	古象	古星
古■	古■	古■	古■

十音 一聲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士	古山
古二	古耳	古石	古手
古■	古■	古■	古■

閉音清和律一之二

二音 一聲

回血	開血	禾血	多血
每血	宰血	大血	可血
退血	愛血	化血	个血
○血	○血	八血	古血

二音 二聲

兄血	丁血	光血	良血
永血	井血	廣血	兩血
瑩血	亘血	況血	向血
○血	○血	○血	○血

十一音 一聲

古■	古■	古■	古■
古崇	古叉	古乍	古莊
古辰	古赤	古□	古震
古■	古■	古■	古■

十二音 二聲

古■	古■	古■	古■
古茶	古坼	古宅	古卓
古呈	古丑	古直	古中
古■	古■	古■	古■

入聲闢唱呂一之四

七音四聲

心飛 審飛 禁飛 ○飛
○飛 ○飛 ○飛 十飛
男飛 坎飛 大飛 ○飛
○飛 ○飛 ○飛 妾飛

八音四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一音四聲

岳古 岳甲 岳九 岳癸
岳□ 岳□ 岳近 岳揆
岳坤 岳巧 岳丘 岳弃
岳□ 岳□ 岳乾 岳蚪

二音四聲

岳黑 岳花 岳香 岳血
岳黃 岳華 岳雄 岳賢
岳五 岳瓦 岳仰 岳□
岳吾 岳牙 岳月 岳堯

九音四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十音四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三音四聲

岳安 岳亞 岳乙 岳一
岳□ 岳爻 岳王 岳寅
岳母 岳馬 岳美 岳米
岳目 岳皃 岳眉 岳民

四音四聲

岳夫 岳法 岳□ 岳飛
岳父 岳凡 岳□ 岳吠
岳武 岳晚 岳□ 岳尾
岳文 岳万 岳□ 岳未

闢音清和律一之五

五音一聲

多必 可必 个必 舌必
禾必 大必 化必 八必
開必 宰必 愛必 ○必
回必 每必 退必 ○必

五音二聲

良必 兩必 向必 ○必
光必 廣必 況必 ○必
丁必 井必 亘必 ○必
兄必 永必 瑩必 ○必

五音四聲

岳卜 岳百 岳丙 岳必
岳步 岳白 岳備 岳鼻
岳普 岳朴 岳品 岳匹
岳旁 岳排 岳平 岳瓶

六音四聲

岳東 岳丹 岳帝 岳■
岳兌 岳大 岳弟 岳■
岳土 岳貪 岳天 岳■
岳同 岳覃 岳田 岳■

五音三聲

千必 典必 旦必 ○必
元必 犬必 半必 ○必
臣必 引必 艮必 ○必
君必 允必 巽必 ○必

五音四聲

刀必 早必 孝必 岳必
毛必 寶必 報必 霍必
牛必 斗必 奏必 六必
○必 ○必 ○必 玉必

七音四聲

岳乃 岳妳 岳女 岳■
岳內 岳南 岳年 岳■
岳老 岳冷 岳呂 岳■
岳鹿 岳拳 岳离 岳■

八音四聲

岳走 岳哉 岳足 岳■
岳自 岳在 岳匠 岳■
岳草 岳采 岳七 岳■
岳曹 岳才 岳全 岳■

六音三聲

君■	臣■	元■	十■
允■	引■	犬■	典■
巽■	艮■	半■	旦■
○■	○■	○■	○■

六音四聲

○■	牛■	七■	刀■
○■	午■	寶■	早■
○■	奏■	報■	孝■
玉■	六■	霍■	岳■

五音五聲

日旁	日普	日步	日卜
日排	日朴	日白	日百
日平	日品	日備	日丙
日瓶	日匹	日鼻	日必

六音五聲

日同	日土	日乇	日東
日覃	日貪	日大	日丹
日田	日天	日弟	日帝
日■	日■	日■	日■

六音五聲

龜■	○■	衰■	妥■
水■	○■	○■	子■
貴■	○■	帥■	四■
北■	德■	骨■	日■

六音六聲

烏■	魚■	龍■	宮■
虎■	鼠■	甬■	孔■
兔■	去■	用■	眾■
○■	○■	○■	○■

七音五聲

日鹿	日老	日內	日乃
日犖	日冷	日南	日妳
日离	日吕	日年	日女
日■	日■	日■	日■

八音五聲

日曹	日草	日自	日走
日才	日采	日在	日哉
日全	日七	日匠	日足
日■	日■	日■	日■

六音七聲

○■	男■	○■	心■
○■	坎■	○■	審■
○■	欠■	○■	禁■
妾■	○■	十■	○■

六音八聲

●■	●■	●■	●■
●■	●■	●■	●■
●■	●■	●■	●■
●■	●■	●■	●■

九音五聲

日■	日■	日寺	日思
日■	日■	日□	日三
日■	日■	日象	日星
日■	日■	日■	日■

十音五聲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土	日山
日二	日耳	日石	日手
日■	日■	日■	日■

六音九聲

●■	●■	●■	●■
●■	●■	●■	●■
●■	●■	●■	●■
●■	●■	●■	●■

六音十聲

●■	●■	●■	●■
●■	●■	●■	●■
●■	●■	●■	●■
●■	●■	●■	●■

十一音五聲

日■	日■	日■	日■
日崇	日叉	日乍	日莊
日辰	日赤	日□	日震
日■	日■	日■	日■

十二音五聲

日■	日■	日■	日■
日茶	日坼	日宅	日卓
日呈	日丑	日直	日中
日■	日■	日■	日■

十二音 七聲

心■ ○■ 男■ ○■
審■ ○■ 坎■ ○■
禁■ 十■ 欠■ ○■
○■ 十■ ○■ 妾■

十二音 八聲

●■ ●■ ●■ ●■
●■ ●■ ●■ ●■
●■ ●■ ●■ ●■
●■ ●■ ●■ ●■

九音 十聲

●思 ●寺 ●□ ●□
●三 ●□ ●□ ●□
●星 ●象 ●□ ●□
●■ ●■ ●■ ●■

十音 十聲

● ● ● ●
●山 ●土 ●□ ●□
●寺 ●石 ●耳 ●二
●■ ●■ ●■ ●■

十二音 九聲

●■ ●■ ●■ ●■
●■ ●■ ●■ ●■
●■ ●■ ●■ ●■
●■ ●■ ●■ ●■

十二音 十聲

●■ ●■ ●■ ●■
●■ ●■ ●■ ●■
●■ ●■ ●■ ●■
●■ ●■ ●■ ●■

十一音 十聲

●■ ●■ ●■ ●■
●莊 ●乍 ●叉 ●崇
●震 ●□ ●赤 ●辰
●■ ●■ ●■ ●■

十二音 十聲

●■ ●■ ●■ ●■
●卓 ●宅 ●坼 ●茶
●中 ●直 ●丑 ●呈
●■ ●■ ●■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二　二寘

寺

相國寺

汴梁志：寺在開封府開封縣。唐延和元年立額。本北齊大建國寺，後廢，唐為歙州司馬鄭審之宅，因氏捨為福從坊。復置寺。睿宗以舊封相王，改曰相國寺。見汴州記。一云鄭景之宅。至道中增修。修寺記，宋白撰。太宗御題額。寺額記，呂夷簡撰。正殿北資聖閣，按寺舊有重閣，高三百尺，斂揚州西靈塔。唐大順初災，後唐長興二年復修。撰成。平中改曰資聖。又重樓三門，至道元年造。其南仁濟寶奎二殿，東曰仁濟，立銅人，式并刻鍼灸圖經于石。有仁宗御篆，夏竦撰序。西曰寶奎，有仁宗飛白書章，得象篆額，晏殊撰記。寶奎北有經藏，天聖初降真宗御集。其西法華院，有佛牙碑，太宗真宗仁宗御製頌偈贊。按佛牙碑，寶元朝書御製碑，併立石，趙䆳篆額，王德用撰序并書。又寺之東廊有真宗御製法音集頌。又辟題石記，晁文莊公撰。東南隅普滿塔，按普滿塔，唐至德中建。寺舊有僧惠雲鑄彌勒像，睿宗書寺額，王溫裝佛並善神，吳道子畫文殊維摩，李

秀刻障日，邊思順建排雲閣，石抱玉畫變相，車政道畫天王，環師畫梵王帝釋，僧智儼造位次圖，世以此為十絕。又有上階石鑑李邕書，釋幹畫皆絕倫。又據汴州記，有田神功李坤輿令夫其所塔，旁羅漢院有桂籍堂，宋新賜第進士多集於此，呂平仲書并題名云云。寺中人有詠閣院記，宋綬撰；資聖閣新院記，李淑撰；浴堂記，吳育撰。開封志：寺在祥符縣大寧坊，見存。覓端閑評：舊傳相國寺有十絕，余攷能改齋漫錄所載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此十絕之一也。又攷談叢所載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不能及也。寺之十絕，此其二耳，是與太宗御書為三絕也。第未知彼七絕為何物耶？然本朝名畫人氏云：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大殿內彌勒聖容，乃唐中宗朝僧惠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睿宗親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為相國寺，為大相國寺御題牌額，為二絕；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門外善神，為為三絕；大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為四絕；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五絕；明皇天寶四載，令邊思順修建排雲寶閣，為六絕；石抱玉畫護國除災患變相，為七絕；明皇敕車道政往于闐國傳樣畫北方毗沙門天王，為八絕；環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

為九絕西廡北壁僧智儼畫三乘國因果入道位次圖為十絕又却引此
為十絕何也周草窓先生記樓閣最高而見者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
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彥涌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皆翰所取者
也朝元宮閣舊上清諸祥宮移至崑崙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
稱謂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鉅璫譚楨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
南所有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爐二製作高雅閣熙春閣前元有十餘座
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
也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團花極工巧舊
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
鳳雲霞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禦時徽宗立於中林靈素
王文卿居兩傍也又云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
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
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 [illegible] 十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
坡翁草書哨過石色皆如玄玉清波別志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
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菑乃分東西各為兩禪兩律自污腥羶來
知今存幾院燁出撞日往逆經寺門遙望浮屠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景德
院也匆匆攬轡徑過所可見者棟宇宏麗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
故老閒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曾元寵甚時得歸京裏去十小闋聽之
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說着蓋耆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
悒事物紀原唐房像石幢扎丁　寺肇自中宗叶夢始置于益宋會要
云開寶六年太祖修西塔曰廣願元祐元年僧中慾立又云咸平五年名
後閣曰資聖東京記則云景德五年賜名也神宗熙寧間重修飭之併諸
院為八東曰寶嚴寶梵寶覺惠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東京記又曰
仁濟殿天聖八年建後與寶奎殿同賜名也百川學海燕翼詒謀東京相
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
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
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
之魏泰東軒筆錄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陵
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于近東寺基舊極
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卷即寺之講院戒身即寺之戒壇也能改齋
漫錄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絕之一政和中改為宮御書賜額
舊榜遂為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為寺御書仍賜今額舊唐書五行志

大順二年十月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晚微風震雷寺僧見赤塊在三
門樓藤網中周遶一帀而火作良久赤塊北飛越前殿飛入佛閣網中如
三門周遶轉帀火作如是三日不息說為灰燼文苑英華唐李邕大相國
寺碑夫聖不徒作作必有因化不徒開開必有攝故大事所會一法所傳
若天若人或賢或達雖萬才出地而三獸度河使不聞者聞未悟者悟豈
虛也哉此寺伽藍古魏建國有濮州之像自安業而來及逝將復歸堅守
常住人至萬且千飛聲啟靈用壯厥國坐如請忝安如須攝有若部人鄭
賓者生心起諍便目失明有若部人陳報者興言謗徒喉腫及舌皆追悔
自晉瘞年在今武汶身為奴或鑄鐘依佛廷和初載奉詔改為大相國寺
復置額焉先天中內府降財御書題額一作所睿宗通夢靈應擎聲臨遣
碩德僧真諦載馳載驅乃慰乃止昭宣涯命寵錫神幡吏人俟迎法侶圍
繞銘臺里羅郊原者不可勝計夫以金仙聖容之表光主應之代邸嘉名
之舊先主操之筆精泓水 [illegible] 上躬之故能鍾乾坤激日月景光逝燭
德寓弘覆曷云叱也我開元神武皇帝受元禧祚國傳寶睦九族叶萬邦
功濟而業成道光而孝理慈康父子義結華戎震瀛之濱大興之上顯顯
而戴欣欣而懷遠纖路于兹一作意萬目于兹一作慈者莫不瞻大名欽
聖札仰天性而泣遺澤何意氏而數堅林刹刀者閒吉勞檀施者閒靜費
莊嚴不獨於示相功德何止於無為碁布黃金圖擬碧絡雲廊八景雨散
四花國土威神塔廟崇麗此其極也雖五香紫府太息芳馨千燈赤城永懷
照灼人間天上物外異鄉　四言也上坐知隱寺主元琛都維那上
智儼皆妙覺圓常對境正境徧入後地因如德如合之不离混以相濟咸
以為他方所至廣法界惟三虛空所至弘度門惟一況乎實相感通之應
聖跡飛動之神安可默頌聲闕題記者已乃作頌曰佛法住持正教弘益
真容見寺先帝書額藩邸鴻名建國前跡我皇孝理我人光澤日月明明
家邦赫赫觀妙追遠懷恩惟昔八部莊嚴四天感激以式永代是紀豐石
國朝清理冊寺在開封府　宋白銘曰良供職業林伏膺典素伽藍故
事細素頂間按大相國寺本北齊建國寺也唐睿宗改賜今額大凡有土
地然後置國城有國城然後興棟宇恭承制旨願畢其辭謹再拜而颺言
曰天生烝民樹之司牧創業垂統建邦設都上古已還弗常厥所堯都平
陽舜都蒲坂周都酆鎬漢都長安咸以為天下之君係域中之大乃睠梁
國古屬豫州主于斗極之三度入房星之五無名山大川之阻衝四通五
達之郊梁開平中昇為京闕晉漢有周三代因之嗚天道玄遠有開必先

惟周之興爲宋經始遷宗社于斯築新城于斯太祖皇帝潛陽在下玄德昇聞百姓與能三靈改卜爰尊樸渫方陟元后以爲必躬必親所以康世難破澤潞惟揚之妖不壯不麗何以威外是闢皇居應門之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增潑禮上帝之壇大禁衛遷營之制由是荆湖內附吳蜀一統嚮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齊日月肇膺顧命一妥長君泯張四維奮迅獨斷盛我吳越享國百齡我以尺一而致之最尒并汾不庭二紀我以一戎而下之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新集仙祕閣之著草藉田東封之儀既而麟鳳効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祀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之應運也紫氣充庭黃雲作蓋壽邸通三之貴震宮明兩之朝膺數在躬大寶曰位以至誠奉六廟以純孝尊萬安接盤維以雍睦御臣民以公正禮無違者文思化成六合無不雍之夫四海多奉賀之國皇猷既已彰矣昌期亦已隆矣一旦負黼扆語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纂二聖丕基寅畏奉行弗敢失[illegible] 有慶時洽小康行大中之道吾無間然存方外之教意無所闕太祖革封禪爲開寶之號太宗錫龍興以太平之名別開啓聖之梵宮寶作上帝之社觀唯相國寺勅建三門御書賜額餘未成就我當備之乃宣內臣飭大匠百工麏至衆材山積岳立正殿巽舒長廊左鐘曰樓右經曰藏後拔層閣北通便門廣庭之內花木羅生中無之外僧居鱗次大殿胖容即悲雲師所鑄彌勒瑞像也前樓衣聖即穎川郡所迎五百羅漢也其形勢之雄制度之廣刹剎之妙丹青之美呈繁高于雲華名工外國之希音[illegible]氏巧聚精會神爭能角勝極思而成之也俾夫獻梭烏玫梅梁虹伸繡栭文楣璇題玉砌金碧輝映雲霞失容箏鐸玲瓏威韶合奏森善法於目前飄樂音於耳界若龍華春日然燈月夕都人士女百億如雲綺羅繽紛花髮瓔珞巡禮圍繞旃檀衆香仰而駭之涓兜率廣嚴攝歸于人世又若天仗還都鳳樓肆赦千乘萬騎流水如龍旌旗蔽空歌吹沸渭憩攔四顧佳氣葱光俯而望之疑蓋珠闕風神化于海上倚宏麗也殊勝也皆不可稱不可量大矣哉雖大雄氏真大聖人也佐佑大君興隆大化史記付囑爲世外護故將以法王能仁業帝王要道參而行之經言廣大則無思不服經言慈悲則視民如傷經言忍辱則國君含垢經言利益則我澤如春德惟日新精進也畏于天命持戒也如是知見如是信解然由遠有相之功德廣無邊之福田固皇圖如泰山增蒼生於壽域冀災沴不作偕賊不生風雨咸若寰區謐寧者歟古云登高能賦作器能銘彼皆小者尚以文爲昔簡栖杼頭陀之碑江總記栖霞之

述庾信述鳳林之景王勃演牛頭之詞鴻筆遺妍范跡盡在矧夫寺門異仕汴水陽縱步遠北斗之城近對蒼龍之闕構此大壯宜揚頌聲臣久玷鰲山榮膺鳳康學微覩奧文愧非工捧詔惕然抽毫銘曰地象爲輿天形如笠四序循環三辰出入吁嗟五代日不暇給祖宗耿光神祇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崛起大宋作瑜皇唐赫赫太祖聰明神武櫛風沐雨拔攘九土撻檄鉏矩炳文如虎明明太宗寬仁肅恭務材訓農萬方來同顯帝祖宗神德猶龍重熙累洽慶流三葉玉塞罷兵銅梁獻捷文物葳蕤禎符雜遝信及豚魚混一車書儒道墳索道講玄虛動行二教歸奉真如隋是之側寺名相國琴鼎天宮光華日域下福烝人上延聖曆輪焉奐焉立邑相宣春陵寶馬許史雲軿爭起勝地如含諸天不可思議嘆未曾有悅懌群心歡呼萬口千剎交座一時林擻換日占星揚于紫庭黃麻錫詔華玦刊銘金田寶剎焉祀千齡 元王惲秋澗集汴梁路相國寺化工疏 汴梁路大相國寺住持僧崇其多年 一旨修葺前殿所有化緣疏文合行開具者伏以梵宮鏊鬱無踰相國宏規傑閣巋存猶是李唐遺構浩劫積浮雲之衛秋風動喬木之悲顧二三之殘僧將脩完而何力幸蒙府眷尚賴人謀況有生超斷而訊非善心在稽首歸依者當體上意能傾心而樂施哉分困以捐金同新殿若清光與後天人俾觀風鈴如語響延朝青天女散花有來衆士祝延聖壽載緒異業之香翊贊皇圖永比循廬之固謹疏宋梅聖俞文陵集劉元甫觀相國寺淨土揚惠之塑像吳道子畫又越僧鼓琴閱僧寫真予縣其說 八角 都下持瑜三十春不聞此畫塑想子侍亦新慈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設如前日手晦昧已甚人易分今與古易辨偽與真閱繪圓鳳姿越緯律龍唇但知五彩爛徒謂五音淳孰識萬春高孰驚胖子神不張評譜品索玉鍘得珉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將今壽常工千歲傳不泯范石湖大全集相國寺詩 寺綠衲少陵如寺寸中排寶肯胡仙再須向人傾蓋鉄吻護金文金碧浮圖暗古塵閣既今朝却開寺羊裘胡僧趁時新劉放彭城集秋雪過相國寺詩 六花飛舞滿長安古寺樓臺白玉攢長眉老僧見客語兩年秋雪訖中寒劉公是先生集雪中諸相國寺詩 西風卷雪白如沙宗漢空林開白花病僧迎客興不淺自啓軒牕煎越茶

慈孝寺

汴梁志寺在開封府祥符縣天聖五年置本榮國公主宅有業花殿以奉真宗聖容又有章獻太后彰德殿寸坪見休撰宋史書事物紀原寺故駙馬都尉吳元扆宅也天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詔建寺奉真宗神御初議名慈聖時太后號有

此二字改賜今名東京記曰戒壇院本寺園寶元初僧文旦詣朔戒壇慶
曆五年賜額也宋夏文莊公集慈孝寺銘并序維天聖四載冬十二月洛
苑副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江德明被旨治故燕國英惠長公主第為佛寺
資福于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始聖上以皇太后潛發鴻誓祇迪
淨因國創美名永昭慈訓三事之臣相與進曰陛下以聰哲廣運承燕翼
之謀太后以寬仁勤儉膺顧託之重垂簾訪對齋居聽政兩露均澤榮悴
畢霑日月並明忠邪洞判陽郊再卜歲歷五頒六幕晏清百嘉楙育此太
后至慈以佑祠聖景貺峙臨陛下至孝以事母儀黎苗歡脉在昔名寺方
冊具焉或以紀年或以盛德今願以慈孝為名庶稱道於無窮輝映於前
代有制可之仍命近臣銘於樂石臣聞東漢已還有天下者纘體承基尊
祖親禰黃流玉瓚觀盥之享嚴禱清壇外脩之容備為象之餘烈碩蕃
遺愚奉先之典有終欲報之衷然極威以佛國追福或以釋像薦靈旁行
不流厥惟舊矣唐氏中微上下作寇劇搖亂群雄紛擾戕祀瑜於二百
歷世幾乎三十文輝昏棧山川圮裂宣廬生荊棘郛郭成墟歷大壞之戴
欲空下民之命委盡我國家天人合應祖宗重光並翦鯨鯢再造夏勝
殘去殺解百王之與紐翹期立象擁五精之王氣寔洪範順乾則宜國以
建永圖剗霸執拓皇衢納民以達大道功有震疊坤維格天光表而太山
之高未增德有孝思更昊蒸雲潤海而梁父之基未附上帝儲釐祉而有
待先聖膺寶命而惟新其宅藩房殘儲邸則三鷄問寢四時省膳周文之
孝德也尹正京畿寵綏都畿有虞之歷試也其步天階御神器則攸縱多
能宣精道藪陶唐之文思也躬秉六師外撲夷狄成湯之聖武也大哉以
日躋之美承天貲之業仁經之義緯之根本於道德粉飾乎禮樂信以來
遠念驚之兵寢虛以受人鋮亮之臣進萬景以之昭晰元化以之絪緼包
舉大寧恭仲逆始故能延欵駕庠籬圖革坤珍輯天瑞紀官立制克稱乎
神物升中降祥不顯於上儀鄧丘頌祇曲里尊道秩無文以昇既蒙名山
而紀述均大賚賜明宥稜太素宣至和于祀庶之恩豊實萬靈之禮洽方
將被靖館齋大庭而思帝所以甚歡厥天下之為累徹琴瑟而弗憚倦與
馬而罷遊聖人入侍興居冠帶不褫太后親嘗藥石夙夜必躬靡愛牲牷
偏走群望載啟圭璧並植三壇肩瓔藥而無功碎玉靈而罔效於是祈竺
乾之祕教捨沁水之名園行冀有瘳即程庶役靡獲夢齡之感終摺彤日
之耿弓遺髯斷荊山之鼎空成鏽沸涌清釣天之遊不返宇宙悽怛人神
震動六宮攀號萬國縞素皇帝起初載臨宸極章明百度優德包元以儀

形乎風烈皇太后恭遵制保重熙平決萬機博照兼覽以對越乎威神以
為能類帝者聖人善饗親者孝子乃緣先朝之意寢講肥事之文以真皇
之受元符膺祕記膺宙之碩休也始嚴安聖之殿于玉清之廷奉詩誨迪
璿源六羽之監觀也繼作奉真之殿于景靈之館又以洛師吉壤藏祖降
靈有應天之院睢陽與區王業資始有鴻慶之宮四範睟容並安寶宇畫
漢祖龍顏之妙增開元玉石之華皆衣冠是術旒扆如在薦櫻獻鮪馳傳
相望濡露履霜因時增愴又以為禴祀極乎禮異幽贊之宜哀成竭乎情
無名助之禮乃從疇近職命有司中述緒言繼成襄志即鳳臺之餘址建
麻苑之精廬因舊垣而不廣應民居也鳩庶工而惟簡形人力也祇
植之圖設像兼碩成之廟嚴洞隱飾疑堂邑之山林讚唄傳聞變平陽之
歌舞回廊四注飛觀相臨落斯干之雅章成春秋之遂事以五年冬十月
詔擇緇僧三十以奉重修置淨人二十有五以給灑掃設官守之句伻德
明以董之議等奉之制命太常以恭之先旨禁中肖像文考是月壬中乃
卒適且戒宗室導自天章之閣至于會慶之殿紫陛奏香空歌建旦翌日
群后表揭百靈備從中命工公奉安于寺之崇真殿緇黃先道儀衛清路
幡華旗旆左右相望鐘磬笙簧前後間作帷帝設次幕綵在廷太史候辰
攸司錯事言體殿膀出於宸翰飛走舉風拂素騰龍孝德聖能並煥詮曰
甲戌上運法駕公卿以奉警為越翌日太后御珮與總嫡侍以獻今芳都
人隨塗鮮車擊轂氣致舞蹈德感威泣懷思望帝鄉之雲慘凄共色聽魚
山之梵唄歎相趨先帝付受之道允矣後聖恭事之禮至矣書所云克篤
前烈詩所云聿追來孝者也史官奉詔謹為銘曰有宋赫赫兩宮明明慈
昭神育孝總天經思文真皇悲哀罔極曾館方虛給園斯闢斗城北望廣
路東披米樞叢倚紺瓦暈飛寶網羅空金繩夾道滿月光明青蓮相好有
殿中峙寔奉先朝彫雲叢帳綺棟陵駭除鼎如主清輝若在祇薦馨香綏
閒磬欵供帳咸具肸御畢陳優素雖遠手澤猶新閒館旁建藻局相屬庭
有寓龍山多疊玉巖衛齊寂靈游往來雨華紛擭颯馭徘徊日監孝思永
賜純嘏時萬斯年在宥天下 黃庭堅豫章集慈孝寺餞子敦席上奉同孔
經父八韻 日永如槐夏雲黃吾參秋 歐陽公詩話載延師民詩云參秋
晨氣潤槐夏午陰清王介甫詩懷成日雪參世珠玉貴雲來正青
月令參秋之 同朝國事集賜沐史功休 玉于日得傳同朝吾喜漢言彌室
佛日日至文以今休 紙園冠蓋地請與耳目謀 梵云祇園此言勝氏號云
僧伽藍摩此云衆園由祇陀太子園造佛精舍因以為名挪于孚小無祀

日有今之狀與日譯浩浩之勢與耳課晴雲浮若挽飛電落文楸陵杜茶絲日浓修者浩之羊已如情大奏明有浮雲殞鮮然若挽見上注飛電掃泰發文楸須泰的北參墳言日本國王子入貢出本國如楸山的公賦泰子在上之若者如楸日已一客衆主人醉山頓虎頭虎頸特龍節排河使東流後記言于河四衆主人卿大夫士居中皆笑不滿此借用其字司樓掌邢曰澤國用龍節五十日排淮泗而注之江厥田惟上上桑麻十數州封功不汗馬可封萬戶侯為貢雍州厥田惟上上王傳曰諸侯言特計功漢蕭何傳曰上以何功最盛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上何也李廣傳曰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青岡寺 開封府志 青岡寺在本府通許縣東南

善護寺 開封府志 善護寺在陽武縣治東郭外廢壞不存

歐陽寺 開封府志 歐陽寺在新鄭縣

城皋寺 開封府志 城皋寺在新鄭縣東北崴豐都

自然山寺 開封府志 自然山寺在新鄭縣西南永安都

香峪寺 開封府志 香峪寺在密縣西北三十里已廢舊基尚見存

洪濟寺 開封府志 洪濟寺在許州城內東北一里基址尚見存

王孟寺 開封府志 王孟寺在襄城縣虔河保 一在縣南二十里

洪村寺 開封府志 洪村寺在襄城縣穎務保

屈村寺 開封府志 屈村寺在襄城縣東北三十里世傳屈平子孫所居之地後人因以其宅為寺焉

駝口寺 開封府志 駝口寺在襄城縣東南四十里

善村寺 開封府志 善村寺在鈞州城西北隅

紫雲寺 元一統志 紫雲寺在襄城縣紫雲山楚莊王姿妙須公主證果因地古塔今存

彼岸寺 開封府志 彼岸寺在郾城縣西北一里六十步有古塔存焉 元一統志 寺在郾城縣蘇穎濱有詩詠文殊院古柏云曾有大柏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高稱于行它山只可作孫枝梁棟知是誰家用舟楫惟應海水宜春暮飛鶴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華臺寺 開封府志 華臺寺在陳州北關新建

靈通寺 元一統志 靈通寺在陳州宛丘先生張耒字文潛嘗寓於此植雙棠于借舍作問雙棠賦

建中寺 洛陽伽藍記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

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謂延年里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壻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權上太后拜乂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堂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洛陽寺在孝義里

長秋寺 洛陽伽藍記 長秋寺在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 一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氾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剎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 洛陽伽藍記 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攻之妙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珍嚴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尒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胡騎數十人入瑤光寺婬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壻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既久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

極門人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

洛陽伽藍記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閶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業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蘂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摠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

洛陽伽藍記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大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閹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民譽見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云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為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願會寺

洛陽伽藍記寺中書侍郎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為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光明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願會寺南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洛陽伽藍記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

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窗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徒無比也

修梵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嵩明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修梵寺西高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

景林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綉桷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稱難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飡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丘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景明寺

洛陽伽藍記宣武皇帝景明年中所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卻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鴈沉浮於綠水碾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為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烟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

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吳規勝範陵許鄴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湊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德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布遐邇正光末解褐為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室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勑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制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相臺志寺在彰德府

彰縣按鄴中記在鄴城東北三臺東今之景明村是也

大統寺

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利民里

秦太師公二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景明寺南一里西寺大后所立東寺皇姨所造並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並門佚隣洛水林木齊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雖頹猶高五丈餘即是漢光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闥汝南王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夜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胄之士號明堂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而來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切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慇懃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高陽王寺

洛陽伽藍記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傍為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與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亙飛簷反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伎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竹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高陽宅地有中甘里里內隷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齋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里館子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舉學皆笑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二

寺

崇虛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城西，即漢之濯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園，設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明懸尼寺

洛陽伽藍記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橋南。穀水周廻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案：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為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瓔珞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中朝時白社地，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聖利養，百姓所供也。洛陽志云：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

魏昌尼寺

洛陽伽藍記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

景興尼寺

洛陽伽藍記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丈，上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推。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太康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為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塼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子休遂舍宅為靈應寺，所得之塼，造為三層浮圖。好事者尋逸之，問晉朝京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自翻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不窮天地之人，得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制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之而異，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年遐。逸云：吾不聞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

熙平寺

洛陽志熙平寺在建陽里，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

秦太上君寺

洛陽伽藍記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東有脩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為秦太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脩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卉，遍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又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勅，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塼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塼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懷塼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儀內懷鄙，容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泗。譬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世子為慕勢諸郎。臨淄官徒有在

一醉此山門别有王孫公子遊遁客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峯岑突曲直
石陵歌庭為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烟孤松既
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生卧兮於其側春
夏兮其遊陟白骨兮徙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景寧寺

洛陽伽藍記景寧寺

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
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
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
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介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為建中寺出清陽門
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
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馬
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寅歸化拜羽林監
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
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貨口味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鱉市也
景仁住此以為恥遂徙居孝義里焉肅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
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
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
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
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眴是中原士族慶之因
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湖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
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僻居一隅地多濕蟄攢育虫蟻壇土瘴癘蛙黽
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
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言復閩楚難
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
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明諧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
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
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
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為不遜以至於此慶之
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合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
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慶
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
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蓴羮唼嗍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
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

京邑聞懷恃暴勢咸共恥之唯崔孝思一人不以為意問其故孝忠曰嘗
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為天下模楷苟濟人
非許郢不識東家雖復
芻言自口豈榮辱也

正始寺

洛陽伽藍記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在東陽門

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廨宇精淨美於景林衆僧房前
高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
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
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
史尉李彪七兵尚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
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為豪侈齋宇光麗服翫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
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
深蹊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烟出入
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
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倫愛之如不能已遂造
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千童者昔童昔先民之重由朴由純然則純
朴之體與造化而津勉衰上之客柱下之吏卧無為以明心託自然以圖
志輒以山水為富不以章甫為貴任性浮沉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
鍾其人巨量換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
托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上卜居動靜之間不
以山水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為隱放今
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與危與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
滄海之遠烟纖列之狀一如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蹭蹬蹉
蛇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
未蓬萊如何其中烟花露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
滿堦墀然目之綺裂鼻之馨既共綠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
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人鬼爲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
頰好翠連房白鶴生於異縣丹丘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翔
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不俗
之所務入有神惟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歟往者無不賦或就免封之地
或入多雲之處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神仙所賞近為朝士所知求
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岳于莫遊魚於玉質王喬繫鶴叔松枝歌方丈
不足以妙詠此處想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出

蹲羹稿据拾鷄頭蛙羹蚌臛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浪遡浪噞喁沉浮白苧起舞揚波發嘔急手速去還尔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蕭衍用其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日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可業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竟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為上洛太守七年備背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梁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為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情尚卑遜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貴為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聖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弃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城陽令其後有功封城陽元慎群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周宣及尔朱兆入洛陽即弃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煞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

寶明寺

洛陽志寺在孝義里之西北

歸覺寺

洛陽志歸覺寺在城東里民劉胡以屠為業永安中豬忽人言胡即以所居建寺舉家度為僧云

冲覺寺

洛陽伽藍記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躰道居政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延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民後至於清晨美景騁望高臺珍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慚雀臺之讌正光初元义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為黃門侍郎從王國三卿為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

洛陽伽藍記宣忠寺侍中司州牧陽城王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尔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後十月念始九月可尔已不徽曰婦人產主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馳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無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尔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如聞尔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賚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金兩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一百斤馬五十疋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

入客告望風疑眠云嘗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
仁諸房索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兆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
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衒之云崇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必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徵澂即託夢增
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伎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
雖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王典御寺 洛陽志寺在宣忠寺東閹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唯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寂為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靈覺寺 洛陽志靈覺寺在城西

禪靈寺 洛陽志禪靈寺在大夏門御道東南史書廢帝梅陵恭王紀先是武帝立於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也武帝晏駕而為業傾移也金樓子箴戒篇齊武帝時內人出家為異衣住禪靈寺者猶定帶之如初

隱靈寺 金樓子箴戒篇齊武帝時隱靈寺雕飾炫麗四月八日皆往往以宮門坊門有礼拜者男女不得同日至也僧尼並皆妍少俗少心不盡戒以箱篋貯姦人而進之後為覘伺所得並皆誅死

荷澤寺 洛陽志荷澤寺在宜人坊西南隅唐神龍二年睿宗在藩為武太后追福建慈澤寺景雲三年改荷澤會昌中廢後重建

洪巖寺 洛陽志寺在三門津西五里有石室水澤無名氏秋睿詩云四野雲收無點翳依巖古剎秋晴齋山色帶露細貞香溪樹横烟濃滴秋喧喧幽鳥語聲和漲漲西風拂面過石逕蘚苔増紫翠空餘木落紅黃多寒艾性夫剡語宿洪巖寺詩寺貧秋甚而僧物味可掬形枯面冷住山人彷彿錢塘老惠勤寺宴不充黃粱飯佛寒添綉碧苔紋秋聲茆屋三間雨野色松巖幾樹雲嚼菜熏香清語久一燈明滅夜將分

秦國寺 洛陽志秦國寺在修行坊本唐張易之宅

靈仙寺 洛陽志靈仙寺在皇女臺上景明中僧道恒建

河間寺 洛陽志河間寺在壽丘里河間王琛以宅建

追光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壽丘里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群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為黃門侍郎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畧弟兄四人並羅塗炭唯畧一身逃命江石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

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畧對曰臣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鷺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畧為中山王食邑千户位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劒卒千人畧為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畧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綉錦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親比畧始濟淮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户畧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蕃華門勲風著內潤外朗兄弟倖如既見義亡家捐生徇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為梁今使言旋闕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既邊地寓食它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比德均風逐芳葉然可改封東平王户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為此寺

融覺寺 洛陽伽藍記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釋學講涅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

波斯胡寺 洛陽志波斯胡寺在修善坊長安志寺在義寧坊街東之北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所立一在醴泉坊街南之東儀鳳二年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龍中幸臣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西溪叢語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改為大秦寺矣

脩竹尼寺 洛陽志寺在思順坊

本後魏臣妻王寺在故城之西隋大業三年改修竹寺從閭化坊唐武德
元年徙偃師縣顯慶二年從於此寺雲三年改昭成寺韋述記云尋復舊
圖經云晉天福四年改復舊名脩行寺洛陽志脩行寺隋建隋圓行寺洛陽志隋圓行寺在
淳風坊太原寺洛陽志寺在積德坊唐有武后母榮國夫人宅從立寺武后登上陽宮遙見之輒悽感乃徙于積德坊
唐昭成寺洛陽志唐昭成寺在清化坊花嚴寺洛陽志寺在唐邦善累宅其南即拜洛壇
太府寺賜坊之地長安志寺在本縣有會聖院真如塔在縣南三十里貞
觀中建唐會要寺在景行坊景龍三年立開元二十一年改為同德唐與
寺唐嚴維詩和皇甫大夫夏日遊花嚴寺時人人丢手同行初弟華嚴會
王家少長行到言龍節駐禮塔雁行成運界千峯靜梅天一雨清禪庭木
可戀聖主寄蒼生衛國寺洛陽志寺在填業坊唐神龍二年節愍太子建以本封為之會昌中發光化中復建有小院十
一所天女尼寺洛陽志寺在河南錫當坊唐貞觀九年建景福寺武后改天女寺會昌中發從唐同光二年重建宋

有小院二十九唐會要寺在敦化坊唐麟趾尼寺洛陽志唐麟趾尼寺在興藝坊聖善
寺唐會要寺在章善坊神龍元年二月立為中興寺二年中宗為武太后追福改為聖善寺寺內有報慈閣中宗為武后所立景龍二年正
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改造聖善寺支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房計破百姓
數十家監察以慈德名之太平廣記唐東都聖善寺締構壯麗甲於天下
修寺記云殿基極地及泉以餐灰蕪土錯雜實之蓋所以備其傾墊也巢
賊陷洛陽之前年寺僧嘗見殿東鴟吻上有青碧霏烟衝達天漢如簡如
煙其圓合抱是日天無纖雲斯氣也自卯至酉而後銷歇烟中隱隱然如
有物上下於其間觀者堵列竟不可諭至明年盡滅於賊燧出唐史闕洛
陽志李華無畏三藏碑 惟和尚輪王先歌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
露飯王之後其先自中天 廼因難分八王烏茶父曰佛手王以和尚生有
聖姿逢識早能兼備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賭諸兄舉兵構
亂不得已而從征之矮刄中體拜輪傷項罪以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
音群臣曰向者親征義斷恩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
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傳珠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

塔寺一萬區黑地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船往中印度客備碑誦口放白
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群盜咕於併命和尚愍怙徒侶然
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盜果為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捐縱受除
越窮荒渝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和尚服同
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護其內恙稱不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
雲布陰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統
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伸名振五天尊為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
衆聖之都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瑞晝如月魄夜則光耀僧有達摩掬多
掌定門之秘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實八百年也和尚從體而足
奉為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除援悟而歎
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而
和尚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吾適受供而反汝能不
言真可學也乃授以總持密教龍神圍繞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
即日灌頂為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
陀羅尼而統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之輪下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
於此門大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殊異燈亦無遷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

昧善提金剛總攝於諸定向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位降於大覺此其旨
也和尚適禮聖跡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為迦葉剃髮受觀音摩
頂嘗結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山穴穴明如晝有牟尼立像左右
侍者色相如生中印大旱求和尚請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
水於地中感咽於嬰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為者不言十問其一鍛金
為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波等佛身拍母后謂和尚已化淚竭喪明
及寄跡問安朗然如故犬雖殲從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
隨所執柔渝破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均澤定水
方圓而滿器什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全制狂即身觀佛大
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藻彌國中夜次
河河無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而登
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授以名衣乃升空而去至烏腸國有白鼠馴遶
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可敦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為金
字列在空中突厥之妻有以手按其乳乳為三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掌
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供舉刄三斫支體無所傷斫者唯聞鋼聲而已
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

久離諸相寧有病耶言畢而冲天則洸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寄為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中州禮足而滅以驗蜀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驗足沒千泉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宮而化之韋駝出岸經無霑濕睿宗道尊德盛立契無為詔僧若耶及將軍史猷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紹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真僧見其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與夢合符天子光寵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為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皆跪席捧器為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為盛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効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秘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勑諸寺迎迎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賤如一奉依形者蓮華開於眼界業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操唯尊奉長老寶思惟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慧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儀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而顧刀俱圓有來畢應觸應無礙故服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

同于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呼為模範妙極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處風至大盛災延寶坊哭而言曰無可為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瑞花飄席前後奏詔褒異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繫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泥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涼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峴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以其月日葬於龍門山滯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禪師榮陽鄭氏明畏禪師瑯琊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為樂說之辯妙用即禪部之宗入和尚之室唯茲二人而乾元之歲再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梵扈蹕天龍薦師山檝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興行二禪師更以偈頌刻諸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慧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歎其文曰釋宮尊德龍伏出池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微塵衆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辯洸群疑法本不我今于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后承迎天花滿械懈善國花惟開蜀百千萬億調伏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澤因於是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石室金棺此閟式贈無日雙寶昭典

教尊言容歸我者因因明悟實　白居易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岡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咒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爲累而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華經於釋嚴既具戒學四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得伽俱舍百法經根論彼閱罔不通焉殊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為道粹偶為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涖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後祖業若貴若賤若賢若愚小中大乘人造我門坐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大勤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者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德繼居大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請藏周常貴懷嵩圓照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治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閑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文苑

英華宋務光諫開拓聖善寺表　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拯人為務節用為先故唐堯至化彩椽不斲漢文深仁露臺罷構西方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擾匹夫獨歡豈菩薩無相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孝思罔極崇建明園（段作因）土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寺道場經行已足若更開拓奪人使利貧者有擠坠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事非急切何至於斯況陽和發生播殖伊始興役丁匠廢業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餒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夫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夫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夫父母之心不可辭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欲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覊戰士老於邊事後車屯於塞下編戶流散府藏空虛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業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唐堯父母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傷邊卒艱勤之弊察下人勞悴之聲量適逸休力役實倉廩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正尚耻之路請不急務一切總停應須拓寺請俟豐隙如此則國用克給黎元乂安　韓維南陽集聖善寺詩（有盤泉石）陟遲凡幾盤坐堂聊一息龍去空舊巖崖崩有遺石不見林下僧烏啼山寂寂

福光寺

元一統志寺在河南府唐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為從事

裴公討淮西，賞賜巨萬，盡捐以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在坐
怒曰，近捨皇甫湜，公撰之，因請湜作。唐鮑姚萊十事曰，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糜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洛陽志，寺在積德
坊，本隋楊素宅之半也。唐大帝時為武后母楊氏，上元二年立為太后寺。
垂拱中改報福寺，又改衛國寺，天授中改福先寺，後門臨上東門街，重樓
徃傍門內有博浮圖，大定中建，四向石壁多唐宋名人刻名，寺後門有唐
應天皇帝撰三藏聖教序碑，相王旦書，武后修浮圖記，武三思書，寺中小
院十一，宋有太祖太宗真宗三帝影殿，今惟塔及二碑及一二殿舍存，餘
皆卑小。　福先塔題名　元和二年十月九日，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
王仲舒弘中，洛陽縣令濬高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右衛胄曹
李濆廣文，前錢塘縣尉鄭鼓文明同遊。　又太常博士通判留守司隴西
李及之公達，秘書丞通判永興軍濟南張洪叔文，留推官趙郡李師錫堯
夫同觀昌黎文公名，刻慶曆云云。天聖二年，樞密直學士知留府陳堯佐
觀昌黎題名詩云，唐儒抱村者，森森高若林，賢哉韓退之，秀出千萬尋，文
參元化淳，道激滄溟深，清名終古存，豈止浮圖陰。　禮部尚書集賢院學
士判留臺晁迥，因而更唱，少助推賢。　英英唐韓公，雷動詞文雄，伊昔矜
力，誅真能勁直，躬刻石名，益光尊儒道更隆，對此欽垂躁伏哉，如清燉。　龍圖
閣直學士給事中知留府事王隨，尚書都官員外郎同判府事麻溫舒，太
常博士同判留守司事王濱，國子博士前知平陽郡事張緯，太子中舍知
府司錄事樂沂，知府推官廉公事張汝止，天聖七年閏十一月九日同遊
此。　王德叔潛，呂言問若谷，尹孝彥明，宣和四年八月晦日遊。　工部尚
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兼群牧制置使陳堯叟，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
知制誥同修玉清昭應宮使李宗諤，大中祥符三年仲秋十月二日，汾
塗之寄過是寺，命大理丞王尹題。給事中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同群牧
管內勸農事薛映，同通判王好古、王拯，推官陳汝礪，大中祥符三年孟夏
二十九日題。　張敍弟毅，貞祐四年清明後三日遊。唐劉賓客外集福先
寺雪中訓別樂天詩　龍門賓客會龍宮，東去旌旗駐上東，二八笙歌雲
幕下，三千世界雪花中，離堂未暗排紅燭，別曲含淒颭曉風，才子從今一
分散，便將詩詠向吳儂。

御題寺

洛陽志，寺在靈寶南門裏，唐寶應元年，德宗以皇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統兵征史朝義，過
之題詩壁間，歲後十七年即位，寺僧玄覺詣長安求寺額，詔以御題名之。
唐德宗御題詩云，高僧居淨域，客子戀皇宮，試訪毗耶室，施遊方丈中。

禪林吹梵響，忍草散青風，妙說三玄義，能詮不二宗，色空雙已泯，內外兩
緣同，識盡無生理，乃覺出梵籠。　無名氏詩　解鞍投宿待禪宮，識破浮
生萬境空，夜靜猶聞磨外雨，朝來知是葉間風。

五張寺

洛陽志，寺在陝州。　弘農郡庾信經藏碑云，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
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然達禪河，
質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不勝，龍藏
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景遠傳，竺蘭私記，譬猶將海水之
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若夫人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
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
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竟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派也。
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然辭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
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共捨為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為名，是知城居
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悋，衣裘是捨，
春園柳路，變入禪林，晝日桑津，廻成定水，平與鄭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
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已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
法理，身心鑒湯，無化鄉邑道俗數千，致造一切德輪，凡成三百餘部，雲書
金絕金縢，副之蒸栗之簡，紫之酸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梓閣，出空伏檻
苞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宇西望長河，北臨翡氣，常浮
爐烟，咸起戶牖，琴廊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客河源之樹，僧徒雲集，
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賓基王化，二陵全阻，
翻地羽檄，虞公壓虛，交亂風塵，邪伯甘宗，彫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遑
凌河之歎，烽拆是警，賈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
周圓五佈，故能調伏悲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橄迹，
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煖，繞臨都尉之境，
即有樓船之役，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
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為銘云爾。舍衛之國，祇洹之園，
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辯爭論，波提東渡，祇夜南翻，非空即色，
離有無言，遠人上足，獨悟重昏，身雖繫為，心避騰猿，禪樓却日，義殿翔鵾，
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河鳴陽峽，山繞蘇門，翔禽馭轄，
流潤茲宜，渡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為鷟服，今成塞垣，城臨廣武，地似樓煩，
嵯峯並照，象馬平奔，無鍾藂苔，有兩園原，不資十力，詎釋三悲，風傾地拄，
火及天元，銀鈎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藩，言從揚僕，請謝劉昆。

支提寺洛陽志支提寺在靈寶東門裏唐貞元四年正月奉勅建 延林寺洛陽志延林寺在靈寶南六十里皇祐二年建 龍北寺洛陽志龍北寺在靈寶東南二十五里嘉祐八年建 勝善寺洛陽志本名敬愛寺在石道間兼三龍石像其地甚廣開元二十七年建有上方中方世傳武后避暑之地山下有泉沸湧成小池號真珠泉南有石井其深通丈水出井上與真珠泉會流作小碹于道右會宋改今名 成嘐登勝善寺閣望龍門詩 高閣聊登望遙分禹鑿門刹連多寶塔樹滿給孤園香曉超三界清流振陸渾秋慈弘孝理行道行真源空淨祥烟霽時明定日溫領從初地赴長奉下土尊 追聖寺洛陽志追聖寺北海王建在報德寺東 旌孝寺洛陽志旌孝寺在洛陽南八十里府店西二里故伊闕西北七里二程先生有墳寺也 褒賢寺洛陽志褒賢寺在洛陽南七十里彭婆店東范文正公有墳寺也 石舊堂寺洛陽志石舊堂寺在石舊谷中三里吳融詩云石舊臺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近樵俗客知蹤跡幾向中方斷石層 光寶寺洛陽伽藍記 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石塔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果菜蔥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崖芙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傍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晉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介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宗聖寺洛陽伽藍記 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 二寘

寺

禪虛寺洛陽伽藍記 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角觝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三人對為角觝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於此出焉 凝玄寺洛陽伽藍記 寺廻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皇廣處遷京之初創居北里值母亡捨以為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來遊觀為五言者不可勝數 竹閣寺河南府圖經志寺在宜陽縣治西九十里中州元氣集雷希顏竹閣寺記 自虞人水衡之官廢天壤之間出林佳處皆為佛老者流之所專然其徒有勤惰其法從而喧寂其居之興廢隨之洛邑天下之中西走有函山川雖隘關而河之特用武之地稍折而南不三數舍

至女几山下崇岡限其陰洛水貫之川原衍沃脩竹奇木彌望象行竹澗泠泠有聲出其途者頓忘塵土登涉之勞而恍然如行畫圖異境也其封域苦寒介於周秦之間民力穡而能勞苦迄今猶然厥土宜稻與麻極水陸之饒道連昌宮抵三鄉而西得浮圖之居曰竹閣負崇岡而面女几萬竹森然為之衛自門而陟漸而至其堂有二泉出其腹珠璣冰玉噴射為斛泉脩以清竹仰以茂故曰竹非出石間物性殊喜水凡山之有水者竹之所在也塔級而升有閣之象合是二物浮圖所以得名與其年初予與文士陵川劉景元嘗一游焉時秋冬之交風澄氣肅南望女几千巖萬壑秀峙於風塵之表西睨烏啄白馬諸峯皆嶄然柱天玉色連延無有間斷計四時之景倏忽變化而無窮也俛視洛川縈紆如繞其灌溉之利不知其幾千百畝慨然念神禹之功乎猗竹君嚴寒之節凜然可畏降而酌泉鍾乳流牙頰間終席有餘味予嘗竊嘆曰茲禪天下之美浮屠然日享之不既幸矣乎蓋十年于今而念不置也否陪京一日有僧福辯來謁袖出數詩有烏可之風試與之語劇談山林之勝而驟及竹閣且避席曰此寺僧德鑒實主張之顧丐文以為之記茲但僂扣門之意也則應之曰吾儒者之談一浮圖居之勝不若考其山川風俗之所以然記一夫之勤惰不若

推本道術發興之由三代以降獨虞人水衡之官廢田亦不復井夷吾氏之貧者數口之家至無措足之地雖石田犖确下田斥鹵盻盻然終身不能有尺寸者而浮屠氏方鼓其師之説擅其膏腴占其名勝飽食煖衣若子若孫夫手付畀夫道之不行吾徒實任其責而君等實享其利且任其責者欲負負而無可言至於享其利者亦當求其所以然庶幾不自愧云

宋姚成一雪坡集題西湖竹閣寺詩　入門纔見方琅玕使覺玲瓏日影寒峯勢近環蒼外立湖光更好竹中看烟霞古淡僧容瘦風露清高鶴夢殘乙占兩亭涼坐足再須登閣倚欄干　人　千古清風白樂天昔時曾此飽扶裨自從西閣無吟跡惟有東坡嗣舊傳來往祇應湖上寺聽聞説説海中仙我來再拜祠堂下笑摘巖花薦井泉江湖續集周獬題西湖竹閣寺詩　精舍蕭疎近水涼分明一徑綠泥滄鼈移山近湖皆隱故出樓高寺倒藏春透露稍齋曲檻曉翻風薜過修墻長堤花盡人稀少未聽蟬聲伴夕陽

梁周寺 河南府圖經志寺在孟津縣西二十五里唐開元二十三年建有碑銘記可考

洪教寺 河南府圖經志寺在新安縣治東北二十五里

遍覺寺 河南府圖經志遍覺寺在宜陽縣治南四十里

原光寺 河南府圖經志原光寺在宜陽縣治西北六十里

紫蓋寺 河南府圖經志紫蓋寺在永寧縣西五十里

月山寺 河南府圖經志月山寺在永寧縣東北五十里元一統志寺在懷慶府郡城東北四十里在太行之巔巖巒之上樓閣參差下視黃流川平如掌楊西庵詩有川連水竹人家近山倚金銀佛寺開之句

十方淨土寺 河南府圖經志十方淨土寺在鞏縣西北五里大力山之陽寺廢遺址尚存

會善戒壇寺 河南府圖經志會善戒壇寺在登封縣西十里按唐宋舊碑云後魏孝文帝避暑之宮也有恭陵王者施禪僧澄覺為精舍至隋開皇中賜名會善至唐重修後廢梁宋復興今寺宇即僧全審之所搆也內有受戒石壇故又名寺曰戒壇唐宋間天下僧尼受戒於此元末兵革碑宇廊房已廢佛殿尚存

佛光寺 河南府志寺在緱氏山西南谷內唐玄奘三藏譯論之處寺有甘泉三藏乞出之大原志寺在本府代州五臺縣長安志寺在神龍殿之東[illegible]孝錫詩集題佛光寺詩　臧叙鄰珠光兩亡倚欄終日念行藏已忻境寂洗塵慮更覺心清聞妙香孤鳥帶烟來遠樹斷雲收雨下斜陽人間本卜蝸牛

舍逸日横秋益自傷

少林寺 河南府圖經志寺在登封縣西北二十里少室山北麓按大藏弘明集及唐碑後魏孝文帝興高僧跋陀之所翻也至梁普通中有達磨禪師自西域航海而來至於金陵感風臺與武帝對問不契即折蘆渡江來居此面壁九年有僧神光立雪齊腰求安心法即斯處也今有面壁石洞存焉又有立雪庵面壁庵皆是遺跡也前山曰少室寺有名城峯其頂有二祖庵院有四井傳為二祖卓錫泉此人隱居之所周武納元嵩之説禁釋氏之教寺因而廢隋文啓祚復興改為陟岵至唐復名曰少林歷五代金宋興廢不一廊宇尚存河南府志寺在緱氏縣西南二十里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為西域僧跋陀建跋陀有道業深為高祖敬信於少室山立寺居之公給衣食有羅漢臺中有志公和尚十二環錫常夜降甘露一名甘露臺後周武帝廢隋文帝開皇中再置唐玄宗御書寺額有鄯羅延神僕大顯作功巧寺妙神彩號人武后曾迎入宮還神劫碑大寶十四年立人有三品松五品槐當武后所封武后封藏留寶奉在寺有少峽畫像又奉祭祭甘壇開寺東草路又有達磨翻經臺梁達磨於此面壁九年跋陀止水瀾止水錫綢禪師伏虎跪床解虎錫文志公青玉簪寺西有一祖蘭若是傳志可斷臂求法於達磨達磨付法之處國朝清理册寺在開封府　吏部尚書裴漼文記曰京夫皇帝梵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王宮神跡蘊三靈之始已至虛以光世象教久傳於曠劫龍群有以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慧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鳳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大室西偏正氣屈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嵩山北跨亘宛洛之天門穎水南流連荆河之雲澤信帝戚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玄解息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中緇林之狀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廣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師遂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翻經堂香水成塗金爐為約苦心精力伴夜作晝多寶全身之地不日就現如來金口之説建靈可庇西緣長澗夾松之蕭森北極深層疊為置之宜萃烟花濃露嘆下天香衆籟清音既傳空樂跋陀息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證寂寥之際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長四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閣漢使之談浮于洞濱從入夏王之貢嘗茲風夜金清響於中天羅梵霜晨增妙音於上刹時有三藏法師勒那譯經論遺集[illegible]利土獨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比齋不居

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幸玉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遵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延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爲名其洛中陟岵即此寺也隋高祖受禪正邪既改徽號已升唯此寺名特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歸依者衆其柏谷此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群盜攻剽無限真俗此寺爲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巋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本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柏谷墅群峯合沓深谷逶迤複壁緣雲滄觀龍界高頂佛日傳燈烏道居晉成塢在齊爲郡王充潛號署曰轅州乘其地險以立峯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五運之休期千齡之景命神長蛇薦食之患極主人塗炭之災太祖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賡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睠之所往辯謳歌有屬率衆以拒僞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既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卅頃水碾一具即柏谷莊是也迨海寓既平思章云始僞主寺觀盡令發除僧眾護凋曉二門遠談三行錯關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建造塔之辰白雀復示見瑞圖華啓初欽呈祥寶殿繞與遂聞相賀高宗天皇大帝光紹鴻業欽明至理嘗因豫遊每延聖敬咸亨中乘輿庚止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牆象及施物永淳中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領鶴電博遊龍神草既秀於椒塗雲泉永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壁分輝似懸秋露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爲先聖造功德垂拱中有冬竹抽芛塔院後復有藤生登聖中中使送錢於藤生處修理階陛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隨日修造日是飛鳥莫敢翔集此寺跋陀殊置業遂神微皇家尊崇事光幽秘珍符薦臻於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累聖屬心每頒渙澤王言宸翰既疊咲於雞峯寶像珠幡亦交馳於龍砦皇上曆圖廣運神用多能猶明臺之化清輝天池之墨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構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爰降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鎸勒梵天宮殿懸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烟霞之氣色漢元魏武徒衛奇於篆素鍾繇蔡邕虛致美於緗簡日者明勅令天下者觀田莊一切括責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錫多歷年所襟帶名山延袤靈跡群山是宅遇羅閦之金峯上德居之掩育王之石室特還寺衆不入官收曾是國土崇絶天人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理殊恒刹矣高僧跋陀朋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稠

禪師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號十夫從有達磨禪師深入恵門津梁是寄弟子惠可禪師等言悟法寶嘗託嵩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二十人惠遠法師洪遵律師即其數也皇唐貞觀之後有明遵惠雲玄素智勤律師虛求一義洞真諦之源復有大師諱法如爲定門之首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遠契玄蹤文翰煥然宗塗易境景龍中勅中岳少林寺置大德十人數內有闕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崖無虛枝澄什聯芳林遠接武星霜紿周於二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主都維那等牢籠法藏遊息禪林德致神珠戒成甘露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道場茲爲勝殿二崖廻合八谷溝澄地匝貝花門建石柱妙樓香閣循喉喬林金刹寶林之室壓徽執記鉄圍之會精求貞石傳訪良工將因墨客之詞式頌金仙之德聿宣了義遠論真空其詞曰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巍植昏途莫曉淨根將墜樂於蓋纏若安夢寐丞哉大聖降跡閻浮潛廻寶軸廣運慈舟貫滅度示處有降柔紺宮西開白馬東流達因慢生悟爲信起王刹斯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清泉妙水靜唯真相湛然依止巖巖萬嶺河洛巨鎮下屬九溪上千千仞天壁重阻仙都清峽式創招提是資訪道城彼上彼上德戴誕者聞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申敬恩錫仍如經營安室迥出雲霞中岳北陡萬高西據斜界玉池洞開柏谷紆餘崗巒連延永木贊　起　云誰卜室吾師若行清修道場勵精像宇專力經營金界純直楸坐水香散花有地樓禪侍方群空應真默識開士乘盃遐集振錫戾止飄譯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周隨劫火遘起廣風梵吹法身咸翳淨國同黎或聞興復詎振崩離神光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六大弘福慶式遄醒徒聿扶興聖累降恩旨無教錫命高宗時豫光后卜征亟廻雕輦屢倚虹旌巖題玉札地振金聲珍符薦委在物斯呈我皇龍興有典咸秩懿茲上界式儲神筆雲搖大圓鸞迴少室草蒼仙露林昇佛日擾持八正每俟能仁跋陀降德稠公有儕厥後真侶史傳了因辯才高行無替清塵偉焉梵衆代有明哲今我諸公蘊彼禪悅芳越蘭杜淨瑜冰雪遠締津梁無非苦節頻上靈岳山間寶殿秀出梵天孤標神縣芥城可竭桑田有變真石永刊靈花常遍唐宋之間詩來和遇少林寺應制　紺宇橫天室迴鑾指帝川擺陰迎日蓋春色袍巖流空樂繁行漏香烟薄綠油玉膏從此把仙馭接浮丘沈雲卿集遊少林寺詩　長歌遊

寶地徒倚對珠林。屬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澂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宋文潞公集宿少林寺詩　六六仙峯緑，靜居俗塵王此暫消。除西來杳悟禪師意，北去還馳使者車。于方使今移守北都五品封槐今尚在，九年面壁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蕊重尋貝葉書。梅聖俞宛陵集少林寺詩　紅旌過翠岑，林際牓蓮宇。門對幾千巖，花開第一祖。禪庭松色寒，石室苔痕古。寂寂不逢人，空簷鶯方乳。司馬溫公傳家集和君貺少林寺詩　達磨自云傳佛心，緒言述世到于今。既勞隻履歸西域，安得遺靈在少林。孤月正明高殿冷，清風不繼老松深。謝公自愛山泉美，盲為幽禪此訪尋。李方叔濟南集少林寺詩　禪老家風古，少林道場遺跡蔽烟岑。山通石脚斜陽早，雲鎖鐘聲出谷深。隻履度關天杳杳，九年面壁海沉沉。欲知苗裔能傳法，栢樹猶明祖佛心。乾坤清氣盧處道少林寺詩　古刹東風裏，逢僧一解顏。收經出深竹，披衲下空山。未要天花墜，聊看石影閒。何妨病居士，明日到田間。中州集趙元宿少林寺詩　雙輪走離棲，下嶺分閒道。行行得精舍，翠崦作廻抱。諸峯如客來，故故賴色好。征衫滿塵土，慚愧方丈老。慇懃一瓣香，為我除熱惱。世緣如落花，離網球俱掃。箇中有佳處，行脚恨不早。一庵祖師傳，異日親結草。

嵩岳寺

河南府志：寺在登封縣東南九里。今俗人但曰岳寺。後魏孝文帝避暑宮，孝明正光元年建為西閑居寺，後易為觀，隋文帝仁壽二年改曰嵩岳寺。唐大帝復改避暑宮，後再為寺。舊傳有事，後者李老師身服勤圖未訪其凡今五得通者也引一大師一朝盧通人有疾即施藥眠之背念一日堂前食齋背食二分日子食其一僧曰富頻至可與人同食後掛其大笑云身悲頭變犬化為黑龍雷電隨作衆堂驚逃故為破山號至隋為寺云。其殿額大帝御書，相傳為疏書。今之寺前石門為天下之冠。武后造浮圖，案十八級。在石門，忘隋時建傳云昔有二人造塔功巧將具既成不知所本塚內多古畫筆極精妙。殿石基上佛像一鋪，其左武后真容，皆神妙忌乃非人力所能佛座前有武后時佛文武后有鎧子在內今之金銅像，在殿內武后鑄又有武后石室，在經藏院又云寺堂其後則六祖禪師影於壁俗云石影堂今見佛像其下外壁忽刊諸詩其前有開元中名人之書石瑞像在東南院傳云其像昔浮於河達於洛萬人不能致寺僧以香花迎請遂致之。其南有逍遥臺，後魏孝明帝此釋經大帝武后常避暑焉由唐其宮殿為寺臺上有吾盖戒碑。三花臺在臺東後魏孝明建。元一統志：寺在河南府，有武則天遊幸御路文。抄其華唐李邕嵩岳寺碑

凡人以塔廟者，敬田也；執於有為，得我者，慧門也；待於無物，今之作者居然异乎？至若智常不生，妙用不動，心滅法滅，性空色空，喻是化成，竟非住處。所以平等之觀，一塵於有無；自在之心，大道於權實。導師假其方便，法雨任其根莖。流水盡納於海，壞聚沙俱成於佛道。大矣廣矣，不可得而談也。嵩岳寺者，後魏孝明帝之離宮也。正光元年，牓閑居寺。廣大佛刹，殫極國財，濟濟僧徒，彌七百衆，落落堂宇，逾一千間。藩戚近臣，逝將依止，碩德圓戒，作為宗師。及後周不祥，正法無緒，宣皇悔禍，道譯中興，明詔兩京，光復二所。議以此寺為觀，古塔為壇，八部扶持，一時靈變，物將未可，事故獲全。隋開皇五年，隸僧三一作二百人。仁壽一一作二載，改題嵩岳寺，又度僧一百五十人。逮豺狼恣睢，龍象凋落，天宮墜構，劫火潛燒。一作切洗潛然唯寺主明藏等八人，莫敢為尸，不暇匡補。且王充西拒，蟻聚洛師，文武東遷，鳳翔岩邑，風承羽檄，先應義旗，既粟供軍，悉心事主。及詩奏遐討以元嵩為師，尼曰僧坊盡為除刹，獨兹寶地，尤一作大見褒崇。賫一作賞與為稀。科明勅洛，及不依廢省，有蘇熙虞持賜田碾四所。代有都維那惠果等，勤宣法要，大壯經行，追思前人，勢爭舊貫。十五層塔者，後魏之所立也。發地四鋪而聳，陵空八相而圓，方丈十二，戶牖數百，加之六代禪祖，同示法牙，重寶妙莊，就成偉麗。星徒帝力，固以化開。其東七佛殿者，亦曩時之鳳陽殿也。其西定光佛堂者，瑞像之廣，止昔有石像，故應現身浮于河，達于洛，離京較也，萬革延請，天柱不廻，唯此寺也，一僧花香，日輪戒轉。其南古塔者，隋仁壽二年置舍利於群岳，以撫天下，兹為極焉。其始也，亭亭孤興，規制一絶；今兹也，巖巖對出，形影雙美。後有無量壽殿者，諸師禮懺誦念之場也，則天太后護送鎮國金銅像置焉。今知福利所資，演成其廣，珠幡寶帳，當陽之鋪有三，金絡花鬘，備物之儀不一。皆光一作相滿刹。一作伏圖月邑陵遲，丹青海縣之國工，得人天之神妙。逍遥樓者，魏主之所構也，引流插竹，上激登樓，葵鏡滾於玉池，金虬飛於布水。食堂前古鐵鐘者，重千斤，函二十石，正光年中寺僧之所造也。昔兵戈孔熾，寇攘偕作，私邑竊而為寶，公府論而作伏。後有都維那惠登發夕一作夕通夢，遂明搗姓，以一己之力，抗分衆之徒，轉戴而行，蹈虛而至，雖神靈及是，風雨移山，莫之徒也。西方禪院者，魏八極殿之餘址也。時有遠禪師，坐必居山，行不出俗，四國是仰，百福攸歸，明平帝廣光落象設。南有輔山者，古之靈臺也，中宗孝和皇帝詔於其頂，造為大通秀禪師造十三級浮圖，及有提靈廟，極地之峻，因山之雄，華夷一作戎聞傳時序，瞻仰每至獻春仲月，諱日齋

辰爲降長空雲臨唐肩妾贊負相接秩天掄逺一作也逺實隨騰余且闕作禮者使登一作登師子國遠者更攝峰王其所由焉所以然矣者不以達唐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嬰嬰受於信信咨於忍忍進於秀秀鑒於令和上一作而寂皆吳史林間猶淵萬内共挽仰也陰陽所恭居四徽之宗其津梁也蓋意所傳積十方之育莫不佛前受記法中出家湛然觀心乎照見性學無學自有證明因非一作無因本末一乃本清淨聞頓漸者欲依其根設戒律者將攝於亂然後微妙之義深入一飲廣大之功遍滿三界則知和推所訓皆前法衆慈悲所加寔爲佛子是以無言之教響之於山不舍之擾列之如市則有和上姪寺主堅意者追信之力既傳之綱紫硯前之因鳩最後之施相與上座崇泰都維那貴慶等立矣廣更紘之誓之身田底平福河流注今昔紛擾雜事移多是以功累四朝法崇七代盛化可以函靈感緣起所以貫玄河一作成故傳尊客赫曦光聯日月履屋弘敞𡸁巇山川迴向有足廣四生鎮里有足安萬國豈伊一丘一壑之異一水一石之奇。祥林玲瓏曾深隱見祥河皎潔舟艭澄明而已哉咸以爲表於代者業以成形藏於客者法亦無相非文焉以陳大略非石焉以示將來乃命道吳禪師千里求家一言書事寫情既作精每愧踈紙遺宣媿達摩之冬惜朝法主之可通其詞曰西域傳者聞山世尊盛道於其間南部州嵩岳寺達磨傳法於茲地天之柱帝之宮赫奕奕乎飛九空禪之門覺之經容微微乎通衆聖鎮四國定有力開十方慧有光立豐碑之隱隱表大福之穰穰

長興土德寺

河南府志寺在登封縣歸患鄉本鎮星寺後唐改今額統內古塔九所其㮣壁木塔畫天王出遊像

般舟尼寺

河南府志般舟尼寺在登封縣北一十五里後魏建唐元和四年重修後唐用寫名舟立山寺

芳桂寺

河南府志芳桂寺在澠池縣西五里唐大帝儀鳳四年造紫桂宮宮有九玄殿永淳元年改芳桂宮弘道元年廢之後立爲芳桂寺會昌中廢

善意寺

河南府志善意寺在壽安縣西一百步

衆香寺

河南府志衆香寺在伊闕縣西北一百三十步元一統志唐史遺事云牡丹前史無述惟謝康樂集中云竹間水際多牡丹唐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歸植於第名公嘗有詩詠臨功記張公裕書衆香寺壁　土馬鶴來暖便倚香林遊迴頭市壓隔迷步衆石幽林酒起高興祿字涵清秋勞生多苦事不得且逆留

京兆王

寺

河南府志寺在永泰寺東嶺之西頂上寺前有池池內出青白蓮花九所皆藏其於常有傳古甘京九主志大風被來吞西頂人謂曰池中九所皆隋唐之可念蓮志心欲所一年而廢舍日精修今以居焉

迴鸞寺

洛陽志寺在陝州南二里後國禮求咸平三年建張琳製碑文家張平崖集陝府迴鸞寺記　粤若我佛之教也以大慈憫援無量苦厄大智慧破一切邪見巳想本空文字派行滋法雨之惠施清火宅之烟焰茫茫兹蒭資精進以成果悠悠先修歲罰善以家福存於中國者正由是歟周天王書懸象之變漢天子夢金人之囊其源濫觴蔓以成海其魏之后盛興仲之廣於晉宋盛於齊梁也王城郡縣想象於祇園名山大川半同於鷲嶺靈因聖果碑與傳存焉迴鸞寺者唐代宗造正之所建也天綱珠珠胡羯罪帷陝之休鑾與至正上德斷而復續有黃帝所以吉常休也育天製而無補者尚父所以哉巨難也大明始更常其念哉大曆二年括陝牧節東諸侯歲貢之貸爲朕寺之所以表殊蹟而謝玄聖也寶應元年爲賜名號所以誌聖感而示無窮也緇徒雲趨歎善奔有海唐祚吉萩內表作杖業尊容孟揭竿而趣流奉於陝猶蓋未修撞爐靈刹資爲峰喉之輿清營鴻鍾隸成鼙鼓之響休功勝事一旦委地者我降及有梁蜡天錫帝宋臣吳王允崖斯上精六度可以參五常存善所以增孝德眷彼遺墟遂發誠願我路既以雲發四衆因而影隨民力不匱功用斯集猗乎大像中寧欲示有為之教三門外施國嚴象帝之居高閣層樓若峯之峙長廊正殿如翼相附妥堂食靈同不無備天福二年夏四月門史告成王命我光師曾忘大德主爲師姓郭氏當郡少子人也幼嬰精舍。因成習性之漸長悟塵累卓有擺落之志謂心可傳禮長都於成鶴歎聖將遠參文殊於五臺我殊不餘。慧燈增照既兆其叔之厲終動王侯之請登堂之後默言善哉靜節可以勵俗。有作所以成住室與發機行亦求立領緣蕭如瓦餅隨意刻落爲坎焰雖心地與之平埋日明月徹以立休哉言念蒸人遠達真覺故和其容以附衆正其詞而行化惟和與正其斷民之叙歟於是登師堂者須必易慮誕必守邪督而開梲悉歲帑豈徒妃玄達空獨利學者亦使忠義仁孝由自是生今上院未應本立根心隨昭通事師如父禮師如佛三十年內一物不遺實情國之能實而玄門之宗主也某爲其光萬觀此盛國暴助捷走同存實錄含埋亦法楓引喻於無窮石柱既銅其存功於不朽　汾州志　寺在介休縣一名興國寺在縣西南四十里唐景龍三年建

萬回寺

河南府圖經志

寺在闅鄉縣南二里。即萬回禪師之故宅也。復爲寺兵燹惟基存焉

石龕靈崖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通鑑梁紀魏世宗在洛陽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巖寺於伊闕口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入中國以來塔廟之盛。未之有也。今寺中尚存龍顔龍門諸龕

盧巖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范蜀公有詩。宋張舜民畫墁集有盧巖寺詩[illegible]先生事業老空谷。弟子幾多依舜紗。鶴板當年來上國。碧巖今日屬僧家。松風立隱逃塵室。漆水噴珠綴蘚花。我有故山歸未得。年年塵夢繞天涯

嵩崇福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北有峯孤杯寺在焉。雲笈云第六中岳嵩山。高七千丈。週迴一千里。名上帝司真之天。即聖祖爲黃帝治中岳主德分精。黃帝軌驛上有仙人具多之樹。玉女織錦之臺。石髓瓊漿。玉人金像。上應柳星之精。下應周地之分野。在洛河登封縣仙人鄧雲山理之初。學記云嵩山者五嶽之中嶽也。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也。中嶽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宋大中祥符四年於嵩山置鴻慶宮。最後嵩山置崇福宮

三鄉寺

元一統志 三鄉寺在河南府。張文潛渡洛水遊三鄉入寺中有留題。人有題崇化寺詩

熊耳寺

元一統志 熊耳寺在永寧縣東北有熊耳山有寺。

懸泉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履登臺有張文潛留題秋山晚氣涼。幽路轉石壁。稍如步武峻。漸深巖轄客。歸息羲安下。山來潺潺。馬蹄側重門。啟幽寺臺殿。互關闘。野僧與雞犬隨。層崖峙我西。懸瀑會百尺。巔騰椅畫泓。晝夜碎珪璧。天寒行已三四人。披衣出迎客。陰陰修竹靜。下有神龍宅。泓澄一欲來。照賸萬古色。脩然改瞻視。異物如不隔。蕭蕭毛髮踈。佇立動神魄。雲低秋天陰。木落山入名。房寒燈火青。夜久人語寂。道實清無夢。起望曉天白。山川擁周蕃。清洛去不極。我無軒冕志。野性自夙昔。壓峽阻幽好。奔走愧謀食。偷閒到丘壑。使欲老泉石。君看在籠鶴。豈願滑六翮。將歸且復止。既去復吾累。奇踏山中人。行當嘆雙屐。一在山西介休縣東南二十里。南巖下有石室。

定智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新安縣。隋開皇八年建

薦佛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嵩山。范蜀公有題詠

智力寺

元一統志 寺在磁州武安縣。齊高歡薨於太原。默置於鼓山天宮之傍。即此滏陽乃虛陵也。太平廣記唐相州有智力寺。僧慧永居之。

善才寺

元一統志 寺在鈞州陽翟縣。漢張良有故宅。

酺池寺

元一統志 寺在汴梁路。號鐵佛寺。今舊碑尚存。前賢多題詠。

婆臺寺

元一統志 婆臺寺在汴梁路在陳州門內。

踴佛寺

元一統志 踴佛寺在汴梁路府西草場巷街南十方

八關寺

元一統志 寺在汴梁路東留縣隋齋陳與義有詩云 閑門繪通泰。出門綠滿城。八關池上柳。絮罷征歲鶯世故劇千嗔君玉實侍。背群室如何也而會來劇老易手孫翁說書是也世元今朝此閑行。杜牧之步后重滇舞詩景物登臨閑始見。願為閑客此閑行草木隨時好。客恨終難平。杜甫杜佐詩吹了為家恨又不歸時終不平寺有石壁勝。詩無康樂辭。扶鞍不得上。新月水中生。對雪運集封康樂公有石壁精舍詩女今工史武饒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 又 放鎮易爲客。了身一益與食。遊八關寺。志卻于公書見八卷觀氣詩。青青天氣繭。澹澹春意微。來風經古池。滿面星封餘。明代有碑再拜紆餘世曲直觀而教迫學群紆餘為析卯中綺壯士。八世信少妖。戶本法平入晚出壯文千背目出晚指中時時來照廿水照捨蓄與蹟月春登古原。微白光遶壟。念我遠初賦。排徊月立穩。又見劇飲為胡兒大息以夷出為五來太守。作遠初賦以寺意。其新有書。守遠如之翻幾多。遠閑國之間道。世說祿薛冀亟狀。川目言止。足之於。作遠初賦。千言碑凡錄祖移鄉陽派不悅。回顧意興公何不專君遠相賦。如人吳同事耶。度有會詩梓工部細月聽中居殺人。悠悠不閑抱情情說歸途寂風得懲懲衣忘相寺詩。愛心情情。韋應物林爛晚舞詩。同也不聞言。歎秋偶傷見

法行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鎮東南。隋開皇十年置。大業十年廢。正元二年於鎮西北重置。

顧力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鎮西一十里。本名致因寺。唐神龍元年置。後改此名

聖寨寺

相臺志 聖寨寺在彰德府鎮東二十四里。

古路寺

相臺志 古路寺在彰德府鎮南一十五里。唐上元十四年建。

妙福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東一百步。北齊時置於鄴縣東城公子坊內。本名廣法寺。後移置於此。隋開皇七年改今額

太原公主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都故事云。太原公主齊高祖之女。爲東魏孝靜帝后。文宣禪位。以后爲太原公主。天保六年公主爲尼。因置此寺

於苑後周平齊寺今廢

陸居士寺

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鄴城東南十七里按王紹齊志云文宣天保六年

梁司徒陸法和以江南有侯景之亂乃以梁益湘為支度十州諸軍事來降。工書不稱臣自號荊州居士帝深禮異之。又鄴中記云其徒七百餘人悉作禪法帝令使住觀其舊隱處乃為作禪窟各立乘堵波于其巖上法和洗伏世跡不與俗交帝嘗賜以牛馬駱駝等法和悉驅諸野繼之曰欲爾隨緣勿以食主為意嘗書壁曰十年天子猶作可。周平天子急如火後文宣登帝驗其言寺今廢

文昌寺

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中記後魏興和二年以魏文昌殿名加為寺號寺僧二百餘人常官供給齋食齊亡寺廢

修定寺

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鎮西七十里合水山下本名合水寺北齊大統法上所建後有釋僧猛脩道於此寺齊帝嘗獵于西山失一虎搜逐甚急虎馳入寺若投僧猛僧猛以衣覆之虎遂獲免眾以其修道堅定故改名修定寺內有龍花浮圖又山之極頂有彌勒堂眾物莊嚴備絕華麗按續高僧傳亦法上所作也隋大業十一年寺廢唐正觀十年重建

清行寺

相臺志清行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鎮南一里唐正觀十年置。

天樂寺

太平寰宇記寺在相州鄴縣有石虎因佛圖澄造寺內有文石青猛即澄所取餘養者又有烏鵲飛準赤烏飛龍等舟

因明寺

相臺志因名寺在相州長興二年建。

聖道尼寺

相臺志聖道尼寺在相州周顯德二年建

光天寺

相臺志光天寺在相州隋開皇元年建。

慈閏寺

相臺志慈閏寺在彰德府湯陰縣南門內街東唐天壽二年置。

陀彌寺

相臺志陀彌寺在彰德府湯陰縣。城東北隅。

北陳王寺

相臺志北陳王寺在湯陰縣東北五里前梁大同五年置。

緣感寺

相臺志緣感寺在湯陰縣東北十七里唐上元二年置。

超俗寺

相臺志超俗寺在湯陰縣西南三十里唐上元二年置。

釋林寺

相臺志釋林寺在湯陰縣西北三十里隋開皇四年置。

寂淨寺

相臺志寂淨寺在彰德府林慮縣城外西南唐正觀十三年置今廢

崇曠寺

相臺志崇曠寺在林慮縣城內西南隅唐上元二年置今廢。

定覺寺

相臺志定覺寺在林慮縣北三十里唐上元二年置今廢

覆護寺

相臺志覆護寺在林慮縣東一里。不獲其置時今廢

洪峪寶嵓寺

相臺志寺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南三十里寶積已廢碑存

鉷谷寺

相臺志僧道姓姜上谷人齊文宣受禪特加殊禮遣住好林泉不樂居都城文宣乃於林慮山造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杜仁傑遊鉷峪寺詩與峪之分猶將屬乎鉷山有關荊何物今寶巖已將水作佛更以珠為巖金門豈不極光依然得幾向來得朋地故人先有石壺遺畫偶然窮覽草數厭此景復此客取東聯事泰初登。指下梁稍遲差愈甜隨步盡量寸歎及入修纖中潭闊秋色落葉即鏡奩。老木山毛形拉與舍蒼髯其根路惟石聲彼千載殘路窮攀把合萬古龍乘潛最安西北峽為我絲滞滄驚濤急噴薄白日飛雨霧。吼坐來滄茫衣袖翠已積。居者去不近清福乃爾廉通客欣久留世故紫京天飲餘蓬尋飲酬來誰與參

善應寺

元一統志寺在彰德路師拓字無忌有白鶴壁遊善應泊山詩今湯陰縣有鶴壁鎮。一在依慶府山陽元道山有村相臺志杜仁傑善應寺道中詩日谷之風樹縣紅雞嶺山呈綠玉脉清漾一流水獨木幾橫橋老病自知止隱居誰見招

中途遇知己相從共辭進　元好問善應寺詩　平岡回合盡桑麻百汲清泉兩岸花更有青山作重複武陵何處覓仙家　石澤高樹映寒藤閣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未了史非曾　夕陽人影卧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遊魚亂歸宿爭教白鷺遠風標　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請舊題還自笑七年猿鳥只紅塵　百題手尾十生有如登仙乃真時休之可乙七年又　因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沙底杜費潺湲落枕聲　張正倫遊善應寺詩　黃壚涨眼厭城居明秀山川別一區形勢大綱盤谷序與形小撲輞川圖柴荊敢寂卧辭火革岸紛紛兆屬兆戎欲幽棲煙月底明年准擬結茅廬元許有壬至正集遊善應寺詞沈沒沙　崖工留題破紫烟巖前瀹茗挹清泉獵將三日酒如川有水有山高士宅無風無雨小春天人間真見地行仙

定國寺

續相臺志溫子昇撰陵山定國寺碑　昔晉文尋周靖宣於踐土齊桓霸世盛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勲高天下永家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遺迹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尒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

出私門鋼馬龍駒金虎亂噬元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毀垣人物既盡頭
會其飲竹軸共空大水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揉格千仞崖岸萬
里運鼎阿於襟袍納山嶽於胸懷擁玄雲以上騰冒青天而高引建鼓嘈
贊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凛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
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如激水之
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柏舉
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勵金
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
靈仙總萃鳴玉鑾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而俱躍
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梁
爾趙記　韓陵山定國寺碑文後魏溫子昇所撰也陳尚書徐陵當奉使
至鄴道過韓陵因覽斯文心愛其才兼手自錄之事見前史大定戊戌之
歲予出鎮相臺下車之日首訪此碑寺僧云經五代之亂寺遭大焚碑亦
毀裂無復遺跡存焉予恐後世泯滅乃尋討舊文命工刊之於石庶使傳
之不朽　王庭筠詩　蕭寺殘僧不出門我來弔古黯消魂故都非鎮河里
甲戟塵猶知賀六渾長空澹澹沒飛鳥春草年年生古原田翁穉置知許

事日在醉歸山下村　太原志寺在本府令天龍寺石崖銘云齊皇建中并州定國寺僧所造

長廣公寺

相臺志　陸翽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及代還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翽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因名長廣公寺後為太保平

花藏寺

續相臺志杜瑛花藏寺詩　僧吟唄踏晃運驚城外僧居亦地靈雪壓龍蟠松有塔風翻樹頂栢無鈴事多妄動看栽藥心未能安聽誦經但恐歸來業緣在塵埃昧眼畫冥冥　武商遊花藏寺詩　遠院移移長柏稿遠壓起欲祖瞿曇上人趺坐禪初定門掩著苔不設奈　平激顥風撼老柯春深流水漲新波有形有跡為天運紫衲禪心不動何　入門不及拜堂皇會看西山僧趕墻到此使如閒靜境洗除熱惱覺清涼　跡暴曳曳拂斜槎凡素風翻貝葉書地僻日長人跡少滿庭芳草雜春蔬　落花寂寂撲窗扉幽鳥忘機棲坐飛靜聽老僧談妙理道留終日不思歸　小松雖寒擁簷低側相陰森夾路齊長欲主僧能作務旋開渠水灌疏畦

墨竈寺

續相臺志杜瑛墨竈寺詩　真性空明月在潭僧看人世何蚕函水通石竇溪無底地入山門路半斷見說朝衣趁東市擬將野服老西崙夢中盡是詩中趣笑撫

閑雲倚碧杉

澤陽寺

相臺志澤陽寺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南二十里義蘭井村已廢

元符禪寺

元一統志寺在廣平路磁州滏陽縣境內二祖慧可說法之地唐開元中建妙常塔真元中賜號普覺禪寺宋元符中賜今額

蓋墳寺

衛輝府志蓋墳寺在獲嘉縣東南二十里程曹村西自五代晉漢有之元丙寅間重修兵興廢毀惟有一塔

白茅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山陽鎮西北太行之麓有金沙銀沙二泉其味甘潔可烹元王惲秋澗集遊白茅寺詩　為愛西山欲徧經春風吹馬上枝層千章古木依崖寺一派清光守津燈石罅題名留故事松陰移榻對殘僧婆娑最樂雙泉水潤入高峯露氣凝

玄極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西七十里太行山前俗傳齊魏間有之元朝重修

劉固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獲嘉縣劉固村東茉本中宿此寺有詩云劉伶墳上土（今佛殿下即劉伶墓之）佛殿古崔嵬生久野僧出天寒飢鳥來千年醉裏魂一事死前灰未盡先生意空留數子回

六度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壇山陳君村中元王惲秋澗集六度寺十絕　荒村到寺才三里古屋懸崖

塵幾間從此里經題品過衛人方識有壇山　山下石田百畝餘子孫耕戀祖來居向人爭說新官好二統輸來雜還無　縈紆一水繞深澗對叟何知說太公壇下古碑堪踏踏大書深刻太康中　太行東麓太公泉喬木蒼烟擁槐坐千載祇應尊有德不須深泥竹書言　老鶴銜雛百丈崖羽毛方鶴攫人來孤懷宰落風埃底何處呼鷹是故臺　聖泉溪澗遶南村共說來年雨水匀山若有靈能假手六花光壓壠頭塵　杖撐佛宇老風烟歲月仍題聖曆年零落亂山終悵望摩挲鼻息入青泉　先子能詩以史聞生平游戲見詩文遺書忽入孤兒眼淚灑西山日暮雲　鷹摘禾自鶴幽西草本荒山壁聖佛貴食解牛真妄說斷碑明猜是設漢　山中有參苦無多喜見園科際雨披歇未痛收終有望入城容易揭差科

沐澗寺

元一統志沐澗寺在懷慶去都城四十里在太行之巖下有石竇狀若天成流泉潺潺出於石竇修竹叢蔽翠壁峭立多有宋金名人詩刻

仙霞寺

元一統志寺在南陽路南陽縣丹霞山東北去縣二百里萬山重複至此坦平故天然禪師於此地建庵後剎僧寺不絕華徽繼而有成寧至正暮彩霞藏蹤起自山谷故得仙霞之名也必賢聖之所居俗呼曰留山唐進士王東撰

遼天然禪師入丹霞山詩碑，鄧州守鄭誠作。咸通十年立。

豐山寺 元一統志寺在南陽路南陽縣豐山之絶頂。有院存焉。上有僧伽塑像。邑人祈雨綠有靈應。蓋因下有仲淵號曰清冷湖，且爭人之歸仰也。

葛藩寺 元一統志寺在南陽路南陽縣東南七十里葛新野縣有此寺。魏典略云。孝文皇帝南巡狩至新野。臨湍水而見葛藩，執而歎曰兩葛藩。新野樂道建西葛藩寺以美之。今謂之興國天王院。

登禪寺 南陽志登禪寺在鎮平縣西一十五里。

鄂城寺 南陽志鄂城寺在鎮平縣北四十五里。有磚塔稜層至今尚存。

潤國寺 南陽志潤國寺在鎮平縣東三十里。

興佛寺 南陽志興佛寺在鎮平縣西一十三里。

弘德寺 南陽志弘德寺在鎮平縣西北一十五里。

塔亭寺 南陽志塔亭寺在郟縣西四十里。

嵢峪寺 南陽志嵢峪寺在郟縣西四十里。

壽峯寺 南陽志壽峯寺在郟縣西四十里。

尼摩寺 南陽志尼摩寺在裕州西北五十里。

熊古寺 南陽志寺在舞陽縣西南四十里。

丈八寺 南陽志丈八寺在舞陽縣西北二十里。

寧剎寺 南陽志寺在舞陽縣西北。

璋環寺 南陽志璋環寺在舞陽縣東北五十里。

風穴寺 南陽志風穴寺在汝州北二十里。

杏華寺 元一統志寺在順陽縣西南三里，有杏華山。其山皆杏華繁盛，有水出於其間。里俗相傳謂之香水。山上有僧寺舍數十間，周帀環合。石壁盤紆。又有石壁泉清澈如鑑。邑人休石以占祥咎。

馬引山寺 元一統志寺在淅水縣南聚名馬引者，民居不百步。有山不甚高。峯卯邑中僧剏龍果下院也。歐陽文正公修少依舅鄭生為學于此。書堂在僧舍後，有修竹萬竿環合，下有江水縈廻。西北一望，萬山重複，夷叔援人山之側。鄭生居舍院有文正公祠堂。鄭主有塲曰識，少亦讀書。秦補選調至左拾遺。院有龍圖庵，忠國禪師舊隱也。陳堯咨守鄧日，與住僧友善，為奏院額，賜名龍圖庵。時堯咨以龍圖守鄧，故名之。

師王寺 元一統志師王寺在汝州梁縣。

鶴山寺 元一統志鶴山寺在汝寧府信陽縣羅山。

卓斧山寺 元一統志卓斧山寺在汝寧府信陽縣舊州北五十里。

高祖寺 元一統志寺在光州固始縣東北。俗傳漢高祖固陵之敗，自此城龍墻而遁。距固陵三十里而憩，又五十里而止。止之地曰龍窠，宿之地曰高祖寺。

德勝寺 元一統志德勝寺在汝寧府新蔡縣西二十五里，地名平信。寺壞塔存。

金佛寺 元一統志金佛寺在汝寧府遂平縣南塔下巷。寺壞塔存。

秦紫寺 鳳陽府圖經志秦紫寺在光州息縣東。兵廢，遺址尚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

賁

洪武正韻必忌切卦名飾也又刪真二韻許慎說文賁从貝卉聲彼義切
徐鍇通釋尚書賁若草木卉草也傳寫多聲字房文反又部切反顧野王
玉篇彼寄切又布門切虎賁勇士扶非切人姓陸法言廣韻又肥墳奔三
音郭忠恕佩觿集賁賁上扶云翻三尺龜又保昆翻又音秘下尸㕦神含
二翻宋重脩廣韻亦姓漢有賁赫戴侗六書故𡙕卉木華炳也書云賁若
草木引之為賁飾易曰賁者飾也又扶云切與僨通詩云賁鼓維鏞也大
曰大也又補𠕇切古有虎賁言其勇趨與奔通又扶粉切記曰畜朩廣賁
之音作而民剛毅又方問切與僨通記曰賁軍之將楊桓六書統菩毋賁
从貝从卉卉木之總名飾物者莫若卉貝之飾禮亦若是也余見異頤奉
毋熊忠明會舉要宫清音䫉柔充正字韻綱又逋昆切勇而疾走曰虎賁
又地名符分切大也字從侍義彼𤕤切趣禮聲音文字通賁以貝飾器物
也又卉木華炳也从卉意貝聲是為同音並義借卦名轉注見異韻韻會
定正字切韻　篆書 賁 集韻見杜从古 賁 集篆古文韻海 賁 高勉齋學

賁 六書統　草書 賁 皇象 賁賁 並張鋳漢 賁 鮮于樞註 草書集韻

白賁 易賁上九白賁無咎本義賁極反本復於無色經子法語周易
白賁經任質素不文飾年撒陵陽集白賁為惠子王照甫作
致飾雖云賁則亨含章内照乃為真離明外附天光發艮止中存道體純
王質未琱虹貫日素功後繪物生春也應笑我玄猶白不比黑手正直人

處身白賁 宋陸子靜祭呂祖謙文玩心黄中
處身白賁傳澄衍溢不見涯涘

上下為賁 為令南唐書儒者傳徐鍇著賁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
後主文集復命鍇為序君臣上下互為賁飾儒者榮之

元賁 借名壹實語錄送小師元賁　愧爾求師為吾弟子學難無聞道亦幾乎
飛斛月照復流水斯意斯言手如不忘行行踠踠兮步蘭芷子慈眯求子
不知也
思之

良賁 借名宋高僧傳唐釋良賁姓郭氏河中虞卿人識鑑淵
曠風表峻越善經論議解之性入乎加爲審預不空譯
場勅令撰仁王護國經疏大
膚中無疾而終 詳義解借

寧賁 借名宋高僧傳釋寧賁姓李隴西
人善提直幹挺秀七尺村衆里宿
猶其異狀歸依瞻仰同味醍醐
大扣中洁然化威 詳雜什借

曇賁 借名五燈會元曇賁禪師四明
人四明太守以 雪竇命師主之
師辭以偈曰闇嚚方喜得抽頭退鼓于今打未休莫把
亂麻千丈雪重來拱我一雙眸嗣育王琏禪師 詳禪借

䷕ 離下艮上　程子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
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
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
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李誠齋詳解卦氣八月峯以飾满村鮮
注坤之一陰自上而来二以文乾成離之明乾之一陽自二而往上以文
坤成艮之止故離下艮上成卦曰賁易䘏總義䷕賁之成
卦離下艮上以六爻比應剛柔相文而已攷其爻義初以陽剛應四則言
賁其趾不以不義而行也二之陰柔比於上下二陽而五不應焉則言賁
其須必有所待而後行也三離陽剛无應而比於上下之二柔故言賁如
濡如必以正而後行也比下三爻離體皆有不進之意至上三爻艮體則
全以止為義四應初比三言賁如皤如則白而不受飾也五无正應而比

於上言束帛戔戔則白而不過於飾也上无正應而比於言言白賁无咎
則白而終歸於无所飾也然豈徒飾哉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
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離明艮止之義云爾楊瀛四尚易通三變自
泰来與噬嗑為反對逆次孫䡴闡於卦變為艮重離於爻變為三陽爻卦

䷊ 九二與上六互易而變合兩卦則剛上賁乎柔柔下賁乎
剛折六爻則初賁四為正三賁四而疑二在下无與賁故須三以同與五
二皆柔故五反而賁上以君賁臣亦下賁也四與上則交賁者也陳渼讀
易編卦艮上離下山下有火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
象又剛上柔下交而成文賁之義吳澄纂言三之七上之十二肆三陽泰
變主六二郭㬎解伏羲之賁經无大離宫第七卦後人唯五卦之反對

賁亨小利有攸往　程子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
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
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朱子本義賁飾也卦自損来者柔自三来
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剛自五上而
文上又内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来文
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内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

攸往孔穎達正義賁飾也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賁亨者以柔來文剛而得亨通故曰賁亨也小利有攸往者以剛上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也要義賁以剛上文柔不得中位故小利見有王義李鼎祚集解賁亨　虞翻曰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陰陽交故亨也　小利有攸往　虞翻曰小謂五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鄭玄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艮止於上坎險於下夫象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陳了齋說物相雜天文也文不可以已无明以止者見之明以上亦文也郭雍解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也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於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雖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李光讀易詳說賁飾之事固非聖賢之所尚也然質勝文則野文物之際文亦不可已有其質而加賁飾焉所以能亨通也譬之車服器械適用而已加以雕鏤文采徒為觀美雖不可已亦不可過也故小利而已若涉險難非文飾所能濟也朱漢上叢說賁王弼注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此即卦變也而鄭力詆卦變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賁自泰來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剛柔相文故曰賁天玄地黃玄黃者天

地之雜也夫子筮賁愀然其色不平曰以其雜乎所謂雜者即乾上坤下相文之义也李衡義海撮要雜自外來而柔得正故亨艮反於上而剛失中故小利有攸往　小當作不郛所引孔穎達正義凡有鄭玄凡有李鼎祚集解項安世玩辭賁之卦辭微夫子之彖則從之說者其難通之賁亨謂內卦也小利有攸往謂外卦也二剛為質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也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卦之發用如此豈其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無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內卦為主事外卦為發用故夫子釋之如此　總論卦義　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將無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昏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為偽晏子不知而以為煩戰國之君以為迂闊西晉之士以為鄙吝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為此所以奉天命之變敘人倫之化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觀賁之六爻無一爻凶吝者雖疑者亦終於无尤雖吝者亦終於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之何其以簡人之不便而遂管經世之大防也哉　蔡節齋訓解賁飾也剛上柔下交而成文賁之義也　亨剛也乾剛得柔故剛則亨也　小利有攸往柔也坤柔得剛故柔利有所往也馮椅輯註賁彼為反夫飾也或肩寄待文反或謂古班字並非　亨小象因其質而賁文之无其質則文无所施故所亨者小小謂六二文乾也　利有攸往占天下有自然之文不容但已故以有攸往為利往謂上九往文坤也馮椅輯傳賁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義曰賁飾也以剛柔二象相文飾也張敬夫曰三陰三陽相雜而成文劉氏曰有質為主故文以飾之程可久曰賁所以飾質也上艮為質下離為飾不以所賁辭賁也郭子和曰柔來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剛上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林黃中曰噬嗑與賁皆為頤中有物之象一為噬嗑一為賁者噬嗑得頤之下動賁得頤之上止動故為噬止故為賁也程正叔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賁本以飾質也飾取其文故亦為文非謂賁為文也而成卦之義凡三陰三陽則以乾坤之純體言之觀其陰陽所雜升降往來而取義焉此卦上二陰則本坤也下二陽則

本乾也今坤之六自上來居乾之二則是柔來而文乾之剛而成離之文明也乾之九二往居坤之上則是剛上而文坤之柔而成艮之止也以陰陽往來相文言之則文之在天者如此以文明以止言之則文之在人者如此在天之文天之所以為飾在人之文人之所以為飾也孔子之言可考不誣如此諸說多就坤上乾下謂自泰生攻之者併與其說卦變而非之因一泰字之誤而遂使文王名卦之義不明亦攻之者之過也　離卦曰賁无色也　有色則為未非文矣故六爻皆無其色不過曰白賁而已

右明卦義　象賁曰山下有大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庶政治道之文也明取大象不敢折獄止其明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程正叔曰物之合必有文乃飾也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賁之所以次噬嗑也李子思曰上離下震雷之震動所以示威也故為噬嗑擾攘之象上艮下離離顯其光而艮止不動則是與噬嗑相反矣反威刑之事是為文教故聖人因觀其剛柔相錯之文而得其與文止武之象為頭巽之間

右明卦序　亨小利有攸往　賁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　此象以贊文傳寫意改以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上諸儒无一人能正之者傳會其說象理舛謬不可以據今一正之則理與彖義燦然如白黑之易辨矣夫三陰三陽之卦以純體之變爻為義今坤之上九自二分之而成艮乾之六二自上來而成離艮離相過然後成賁夫陰為小則賁所謂柔來者小也自內之外為往則賁所謂剛上者往也柔不能自亨麗於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能皆利分於上則利故有攸往曰利蓋柔本陰滯今六居陰窮自坤之上來麗乾之二則成剛之文而小者得亨矣剛本居上今九居下體分乾之二上居坤之上則成柔之文而往者為利矣亨小以柔來言利有攸往以分剛上言也其象與理豈不昭乎若揭日月也哉

右明卦象　占田晴學易蹊徑　離為文明之會蓋謂陽明之氣會於離方而為文者也賁卦離下艮上坎震互之是坎艮震之陽皆會於離而合為文明者也賁之象夫自乾至觀為卦九二十而三男三女相過之卦有四焉屯蒙隨蠱是也震坎艮巽兌皆已出而相過獨離未之見今離配震而為噬嗑配艮而為賁易卦三男三女相過之象始偏矣所以天地開闢以來文止於周而不可復加其義已具於此[illegible]盡

上互卦震　下互卦坎　震在互卦離在下卦皆有亨之德亨之象離之陰為小附麗於坎之陰乃震動而上為艮又止之則所往不能大矣小利有攸往之象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者飾也離卦曰賁无色者何耶蓋賁者因其无色而飾之以色故曰无色禮器曰无文不行賁是文而行之則為賁之亨故曰賁亨然文王亨通不當過有施為恐以文滅質惟小利有攸往而已豈堪大事哉所謂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樂記曰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樂記所謂禮樂之文其賁卦之義乎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藏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有於禮社稷之謂也敬知賁之小利有攸往請以是觀之　魏了翁集義　藍田呂氏曰賁致飾以文也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合而從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者小亨難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楊瀛四尚易通悉曰賁文飾也物相雜故曰文離中陰艮上陽二象相須陰陽交雜之文也上卦本坤而上六來文九二之剛下卦本乾而九二上文上六之柔剛柔交錯之文也按郭氏舉正云小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蓋外卦為艮艮止在前不利有所往也分剛上而文柔主上九言居賁極而反白賁艮以止之又何往之有云　趙汝楳輯聞　物相雜故曰文剛柔交文故卦名賁　文華飾物然後物可適行禮樂飾治然後治可旁達賁則亨也如文質不稱則小利有攸往　徐相直說　山下有大草木衆品皆被光采故為賁物有賁然後能亨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賁則有文故小利有攸往　姑汾遺吏證類指龜　賁來自泰上六降來于二故彖曰柔來而文剛賁飾也非泰則不能分剛上而文柔乾之九二分于上九為天文天象也人文則詩書禮樂故曰觀乎天文以察其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文飾之義也　張應珍解賁　文飾也山為質離為文飾賁之義也亦如泰之上六來文乾剛而為離故亨九二上文坤柔而為艮故小利有所往剛往文柔所侍非大故大事非所利也　蘇起翁讀易紀　賁飾之道非徒加文彩而已天文人文其賁甚大柔來文剛則上文柔賁也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曰賁亨坤三來居乾之二柔得中位故小利有攸往往行也陰為小也　陳深讀易編　賁飾也乾剛為質於內六二以柔來文之本剛而得柔助離明於內大者通矣六二主文明之道既得位无往不適故亨　坤柔為質於外上九以剛往文之而艮止於外本柔得剛小者利而有所進也　又上九雖變非主卦之爻剛而不得中是以但小利　陳普解　賁文飾也自泰來柔來文剛剛往文柔也亨二居內為主而中正　小利有攸往二來居內而柔剛往居外而成小實之體故可行而不能大有所用卦有小大此類是也　丁易東象義　賁亨

小利有攸往賁三陽之卦自泰來二上相易也又爲三陰之卦自否來初三易四五也然以自泰取義賁離下艮上之卦也賁文飾也柔自上而來二文乾以爲離剛自二而往上文坤以爲艮上下相文故成賁離明而艮止明有文明之象止則各止其所有截然不紊之象柔來文剛居中得正可以亨矣然剛上文柔文上而不文五五仍柔也柔則小矣故雖有往所利者小也或謂艮爲小故言小利有攸往亦通　或曰當以小字絕句利有攸往一句但以彖傳質之未通　此卦以柔文剛有以文治化天下之象吳澄纂言賁此義皇離下艮上之卦而文王名之曰賁賁文飾也字從貝諸介聚貝水蟲背有文如錦故爲文飾之義卦自泰變二之剛往上文外二柔上之柔來下文內二剛　亨占也內卦文明衆美之會　小利有攸往占也小謂陰也外卦剛止於上四五二柔宜往上以求其文俞琰集說賁亨小利有攸往賁文飾也此卦下離上艮離本乾體而剛而文以柔也艮本坤體質柔而文以剛也剛柔上下交相文飾故爲賁也亨通也小字依郭京作不字往進也賁既亨矣而又加進則文滅質矣豈宜往哉內文明而外止文明故亨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攸往李杞易訓賁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然文飾之道特可增其光彩故小利於進保八原耆賁

賁文飾也陰陽交錯則成文賁自泰來上之柔來二而文剛分二之剛上而文柔　亨柔來而文剛爲離居中得正无不亨矣　小利有攸往陰小陽大分剛上而文柔上卦俱陰本柔而得剛故小利有攸往張清子集註悉謂賁飾也因其質而加文曰賁凡賁之道能爲之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卦體三剛三柔往來交錯而成文賁之象也亨剛也乾本剛而得柔以文之故剛者亨也小柔也坤本柔而得剛以文之故小利有攸往胡一桂纂註徐氏曰有質必有文質者本也文者所以賁飾之也賁以剛柔往來交錯爲文而成卦而剛大柔小乾剛爲質於內而柔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又六二中正得位无往不通故亨坤柔爲質於外而剛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趙珪解卦艮上離下山下有大明照山木有光故爲賁賁文飾也夫事與物必加文飾乃可行是以亨然必有其質而後可加以文質美而有文則所謂文質彬彬者矣若徒尚賁飾於外但可小利有攸往也胡炳文通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賁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何者本爲大文爲小也至彖乃分上下體言亨與小利往亦謂有本而後有文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小利有攸往文王卦變例也孔

子彖傳分明以賁自泰變來謂泰上六來文九二之剛泰九二上文上六之柔成能賁卦朱子又推及損與既濟變來亦有相文之義若謂自噬嗑變賁則小正指噬嗑六三言六自三往居四九自四來居三謂之小利有攸往可也況賁乃噬嗑之反其象尤近意文王所取或在此所謂小往是也夫子自發柔來剛上相文之義朱子又自彖傳推廣之大抵卦變一可變六十四由人是取通焉止矣但謂夫子即文王之說朱子即文王夫子之說則有所未可也　郭氏京曰不利有攸往與彖傳並誤作小利　余氏曰本義說卦變專取兩爻相比而相易故多失正意賁與渙其最著者要當隨地而觀耳至於損益亦是卦變以其不可用相比相易之例逆止曰卦體皆未然也所引徐氏曰見前例一往纂註陳應潤爻變易縕賁飾也文彩之著於外也山下有大草木皆被其光人有文采天下皆賁其飾亨通也小利有攸往如山下之火未能光照天下故所往則小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噬嗑以明刑賁以明禮禮刑相爲表裏故其序如此　蒙謂加物以飾而不能變其質故雖可以致亨而但利小進也梁寅參義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攉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於文也文則无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能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甚非所利也恃此以進爲非所利也但小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妄得而亨乎涂溍生易疑擬題卦言利有攸往者凡賁則言小利有攸往又言利有攸往者三而无妄六二獨言則何歟卦言无攸利者二爻言无攸利者八有攸之與无攸其旨何如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程子傳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相交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

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必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朱子本義賁亨亨字疑衍柔來止天文也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朱子語類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淵賁彖辭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賁卦天文也之上。先儒多言脫剛柔交錯四字。看來合有四字。僩王弼註彖曰賁亨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剛柔交錯而成文爲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陸德明音義賁彼僞反徐甫寄反李軌府蒐反傅氏云賁古班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符文反云有文飾黄白色艮宮一世卦剛上時掌反注剛上皆同孔穎達正義彖曰賁亨小利有攸往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者此釋賁亨之義不直言賁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若大哉乾元以元連乾者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剛以文相飾是賁義也相飾即有爲亨故云賁亨亨之下不重以賁字結之者以亨之與賁相連而釋所以亨下不得重結賁字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釋小利有攸往義乾體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向文飾坤之上六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棄此九二之中往居无位之地棄善從惡往无大利故小利有攸往也　注剛柔不分至小利有攸往　坤之上六何以來居二位不居於初三乾之九二何以分居上位不居於五者乾性剛亢故以己九二上居坤極坤性柔順不爲順首故以己上六下居乾之二位也且若柔不分居乾二剛不分居坤極則不得文明以止故也又陽本在上陰本在下應分剛而下分柔而上何因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者今謂此本泰卦故也若天地交泰則剛柔得交若乾上坤下

則是天地否閉剛柔不得交故分剛而上分柔而下也　天文也天之爲體二象剛柔剛柔交錯成文是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賁卦之象旣有天文人文欲廣美天文人文之義聖人用之以治於物也要義賁柔來文剛謂坤上六來居二剛柔不分文何由生天文剛柔交錯人文詩書禮樂坤柔居二乾剛居上此本泰卦。凡前王長李鼎祚集解彖曰賁亨止利有攸往　荀爽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於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　天文也　虞翻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爲星離日坎月巽爲高五天位離爲文明日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虞翻曰人謂三乾爲人文明離止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二五分則止文三故以三爲人文也蘇軾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文明以止人文也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乾之爲離坤之爲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艮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爲人。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也故學者訟是　推其所從變曰　此大患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違行訟之類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順中有物曰噬嗑之類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遇其所取是則言其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歟馮椅輯註賁忘卦　亨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小以六二一[illegible]變明卦象二之柔自上而來文乾之剛柔陰小也所謂亨小指六二也　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以上九一爻之變明卦占分二之剛上於上而文坤

之柔所謂利有攸往指上九也今本誤於卦下使添一亨字却於亨字下移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上錯亂文義今正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此明卦義就以柔來文剛明象分剛文柔明占故併入在賁下上上擊 天文也又併以剛柔往來相文推廣卦義以此為文之在天者 文明以止人文也以卦性明文之在人者又以二文字明卦義鄭汝諧翼傳象曰賁亨止小利有攸往剛柔相文而為賁賁飾也凡致飾之道能文其質不能加乎其質柔來而文剛以剛為質質勝於文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以柔為質文勝於質也故小利有攸往三代之忠質文雖各有失而夫子之欲從者則先進之禮樂也張應珍解象曰賁亨止天文也止於上而明於下者星宿也星宿天之文也陳深讀易編象曰柔來而文剛故亨釋賁義柔來文剛謂內卦也二剛為質而柔來文中傳中傳正故有能亨之道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朱子曰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剛上文柔謂外卦也內之一剛分而上往以居于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非正之位豈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剛往柔來謂之天文則天文以二爻變卦而言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以止謂之人文以離艮成卦而言也陳普解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陰陽剛柔相求相待者也故柔來文剛而剛受之安之亨者受之安之不相疑也剛大柔小剛常號柔柔常事剛而陰道常虛常乏分剛往以益柔亦理之所宜也 天文也剛柔相交日月四時寒暑之出入往來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則為人道止則不過於文而得其中吳澄纂言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以卦變釋彖辭項氏曰二剛為質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而已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无所施也澄按項說小字雖未合文義然亦一義張清子附錄象曰賁亨止天文也古註說賁卦自泰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各王洽胡一桂纂註蔡氏曰柔來而文剛二也坤下交乾而為離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也乾上交坤而為艮也剛柔往來自然之文故曰天文胡炳文通柔來而文剛止天文也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則謂剛往而文柔可也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文柔不曰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

陰之主而止於外象傳以陰為小者此意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董真卿會通柔來而文剛止天文也 馮氏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麗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則理與象不舛謬矣又曰柔不能自亨於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肯利分於上則利故利有攸往其下文則因上文以推廣卦義 郭氏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此夫子廣美賁卦有天文之象欲人君取義以理化人審詳天文及人文誤脫略然所引彖氏曰又偽又特曰柔自上以下凡有朋一往纂註為特稱注齊履謙本說賁飾也事致飾則可亨然又慮其飾之或過故復曰小利有攸往往謂往致其飾與其史也寧野之意解蒙精蘊大義象曰賁亨止人文也自陰陽之交錯而先天象之自然耶上下之定分而知人道之當然蓋因其質而加文非有所增飾也觀此則知賁飾之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順天象之燦然而見陰陽有序而不乖觀人道之當然而知上下有文以相接蓋天以變為文人以止為文天人之用既異則聖人之用亦異矣 先儒曰剛柔不分文何由生然天下之人須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之飾耳非能變其質也五星日月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之次舍此天之文即卦中之往來交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文以相接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文之止也是則即卦之離明而艮止者也天人之文雖同而其用則異變與所謂異也何則使天之文无變則二氣無所推移四時不能代謝天道幾乎熄矣故天之文必有變而後其文久使人之文不止則名分不知有定貴賤或至相凌人道幾於紊矣故人之道必明而止然後其文成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星辰之次與夫盈虛消息之理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而審其休咎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道之以禮樂風之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以化天下而成禮俗也 家鉉陰陽无停機而上下有定分聖人安得不因其文之異而致其用之殊哉梁寅參義賁亨柔來而文剛止天文也謂之天文者其剛柔交錯一往一來更相賁飾皆自然而成文如天之文也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物相雜者剛柔交錯之謂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內離為文明外艮而止於其所文明而各得其分此人道有倫序之象也故謂之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子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

之遲疾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日月星辰為天文也泰震春兌秋賁坎冬離夏巽為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朓側朒也歷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張應珍解古者民皆觀天之文以察時變且如九月中日躔大火之次昏見營室在東以知東寒將至天示營室使我經營居室以庇冬寒是亦觀天文之一也以至五緯失經彗孛出見以告時君之禎祥以明時政之得失洞察今來之變異不可勝言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子傳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也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

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無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為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成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也朱子本義極言賁道之大者卜子夏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剛下而柔來文之天降氣於地而為文也柔上而分剛象分地懸象於天而為文也天降氣於地周而通也故亨地懸象於上可以觀文而則時中柔而非實應未足以濟也故小利有攸往皆成文於天也剛尊卑之序別同異之道建上治於下下繫治於上止而待其治也觀其天文可以敎授人時察其人文可以自己而化成天下治也王弼註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 解音蟹下同 重言 利有攸往二十一本卦後无妄大畜大過常損夬革各二巽一 重意 革君子以治歷明時觀觀乎天文以化成天下離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恒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孔穎達正義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言聖人當觀視天文剛柔交錯相飾成文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薺麥生也是觀剛柔而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李鼎祚集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虞翻曰泰乾為人五二動體旣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也 干寶曰四時之變懸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楊龜山經說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賁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為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為賁也凡賁之道能為之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矣故亨剛上而文柔則其質弱矣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夫剛柔相文天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故觀此足以察時變傳曰器以藏禮禮藏於器則文止矣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成天下張棨巖傳致飾聖人不得已夫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惡夫文勝質而日趨於禮文之末流也積禮運書聖人之心可見矣序卦曰致飾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賁非聖人本心固將之宜有不得不用其飾耳賁何以亨且利有攸往蓋曰聖人象辭釋之固詳聖人以賁之亨利直本之天文蓋天道自然其剛

柔之相飾亦出於自然運動四時主成萬物始始終終莫知窮已非若人之弱文強質莫知返焉者惟文明以止則文不滅質得賁之正而同於天矣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本致飾之道於天不徒為也夫日月星辰相錯以成歲時天文之序蓋本於自然若人文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剛柔之宜上下之分內外之別亦各有一定不易之理聖人明夫文本於質其質固有其文因之不可違不可過也違則悖過則逆曰文明以止人文之化成于下夫文之動順于上上下相應其道通矣柔來文剛謂坤上來居乾中分剛上而文柔謂乾二從居坤上柔來則剛得中而浸以盛故亨剛上文柔其利在柔柔利剛往以止其窮故利有攸往剛大柔小卦辭首曰賁亨小利有攸往見聖人與質不與文心也嗚呼質宜勝文也尚矣治天下者曷可不明其止止則化成離下為文明艮上為止艮一變為賁賁賁止郭雍解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王氏有言至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夫其原巧愈獨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釋賁之彖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

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盡筮嗑賁之彖皆以
卦變為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為旅亦
可為諸卦蓋諸卦皆自乾坤索而成今獨言於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
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
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以剛為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
也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
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
六二上九二爻為主是為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則是地來
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為主地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
之則上體為艮下體為離自為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天
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故觀乎天文者可察時變觀乎人文者
能化成天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相文而獨歸
之天蓋已攝盡乾之道也艮離因變而得人文蓋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
之分見矣李光讀易詳說乾坤純陰純陽之卦有父母之象乾施一陽於
坤而成震坎艮故謂之男坤施一陰於乾而成巽離兌故謂之女六十四
卦皆因乾坤而成非獨六子而已離下艮上為賁離體本乾坤以一柔來

居其中以文二剛故剛不至於泰而物無不通也艮體本坤乾以一剛分
處於上以文二柔剛柔相雜而相濟陰陽異位而相成此卦之所以為賁
也二在下卦之中故言來來者來居於內也來居於內變而為離則文明
矣九處上卦之極故言分分處於外也分處於外變而為艮則止靜矣陰
柔無近柔來居中而文剛則可以通物矣故亨陽剛至健剛上而文柔則
可以涉難矣故小利有攸往也日月之往來星辰之布列剛柔錯綜陰陽
相交自然而成理者天文也陰麗於下而文明其上陽止乎上而節制其
下禮樂政刑必做於人為者人文也觀乎天文則四時之代謝可察矣觀
乎人文則天下之風俗可變矣聖人推廣賁飾之意豈徒為觀美而已仰
觀天文俯察人理必歸於有用所以成孝敬而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
者用此道也此賁飾之大者也朱漢上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
賁本泰也坤之上六來居於二以一柔而文二剛則柔得中而亨文柔德
也故曰賁亨九二分而往於上以一剛而文二柔剛不得中而柔得中小
者之利也然不往則小者无以濟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柔來文
剛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者亦得中上下相文而不失乎中則賁也非過
飾也故曰賁賁者文飾之道曰往曰來者往來相錯因其質而文之易傳

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
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以天文言之光非剛柔交錯陰陽之
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為離月陰也而為坎緯
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為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鶉首為陽北斗
揆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以人文言之坤來文乾而成離坤文而離明
文明也艮止也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婦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
剛柔之序至者交錯粲然成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
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矣文明以止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故日月
執五星順序萬物自遂天文人文其理一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此合
乾坤剛柔艮離兩體而言賁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
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兌泰之時也夏
離冬坎賁之時也太易為賁四時五變之象也觀乎人文知天下之情必
麗乎中正中正者理之所當得者也故彰之卑服明之縣色天下自化矣
柔麗乎中正者化成天下之道也乾天也二變艮成也二柔麗乎中正也
仰觀天文俯觀人文不順乎天則反乎人文而已矣此推原卦變以盡賁
之道也在卦氣為八月故太玄準之以飾曾穜易粹言彖曰賁亨止化成

天下 伊川先生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
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
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燕山郭氏曰
王輔嗣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
甚哉斯言之過也互體卦變其來尚矣將一切而去之不可也且賁之成
卦變自泰來上六之柔下文於九二之剛九二之剛上文於上六之柔故
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是則剛柔上下相錯
而相文天文人文備於此矣此言不可誣也而鄭康成之徒又謂離為日
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為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无一物不相文今嬈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
土率由是也惟人也內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
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和
上行之以成教下化之以成俗豈出於或使之然哉蓋本於上下相文自
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有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薄
蝕之異精祲之祥而知吉凶水旱之變則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

之道解趾暘虞之慮則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侍也斗振天而進日退天而退者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易説 所引龜山楊人曰曲書郭人曰允肅楊龜山經説郭雍所鄭剛中窺餘柔來而文剛謂泰之上六下爲六二所謂柔來而文剛也柔而得中是以亨分剛上而文柔謂泰之九二往爲上九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往而太過是以有利有攸往諸家之義皆同天之文則剛柔是也謂往來二爻也人之文亦剛柔也而其著見者則文明以止謂上下二體也天人之文雖同而其用則異變與止所謂異也何則使天之文无變則二氣无所推遷四序不能代謝天道幾乎息矣故天之文必有變然後其文久使人之文不止則名分不知有定貴賤或至相踰人道幾於乘矣故人之文必明而止然後其文成雖然變爻則不能无差獨綸輔相天以是道付之聖人故聖人當觀其文以察其變觀其文察其變所以相天也止則緣於无變精神心術之運動聖人又必有作而成之者故當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所以成其文也聖人之用賁大率存乎離離爲目所以觀天觀人者皆離也離爲火以神道設教化成天下者亦離也天人之文備乎離艮聖人成能乎兩間而敍飾萬物之道

盡是矣或問言天人之文而不及地者何也曰艮爲山互體有震木坎水地之文不過乎山川草木言天人而離艮居其上下地之文在其中矣李衡義海撮要陰陽之氣與政通政失於下則二氣乖於上聖人察時變脩政和民以消其變也右天文也上脱剛柔交錯四字徐人 所引王弼注孔穎達正義朱張上傳五元前楊萬里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爲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交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焰彰積光華而成文故爲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賁者物之辨文者物之雜周官畫繢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赤山青林木集解下離上艮成卦曰賁者初爲離二爲坎三爲震四爲艮離爲赤坎爲黑震爲青艮爲黄夫賁之言文也文也者五色是也賁之四象而无其白何也曰白者金之色也兌爲白者金盛於酉也巽爲白者金生於巳也金歸於丑其在坎艮之間乎是以上卦三爻六四體乎艮坎而有皤如白馬

之象六五上九皆待艮之一體而有束帛白賁之辭也然則五色者四象具之矣不言餘色而三稱白者所以發明之歟或曰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而賁无其象可謂備乎曰乾坤者天地也天地也者五行之所自生五色之所自成五色備而天地之色在其中矣離南方也坎北方也離坎也者天地之中也震東方也艮東北也震艮也者天地之終始也日月星辰經緯於天山川草木森羅於地是以謂之賁也賁亨小利有攸往何謂也曰賁之下卦爲離離柔也麗也柔而麗者不能以自亨也今以相賁爲義則上卦之柔來文乎剛其象爲坎是以亨也上卦爲艮艮止也少也少而止者不能有所往也今以相賁爲義則下卦之剛上而文柔其象爲震是以利有攸往也亨者通也往者行也坎爲通震爲行故也故子曰柔來而文剛故亨明離之不能亨亨者坎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明艮之不能往往者震也先儒不究厥旨乃謂泰變爲賁故有柔來剛上之義近世易家病其无據乃取而圓之由泰否而變者十有八由復姤而變者十二由臨遯而變者二十有八善哉其推也惡常者論以闢其失並列其説舉其夫子既釋彖辭又總而言之曰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蓋以四象言之則天文粲然矣以二象言之則人文煥然矣言天而不及地者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形質流於地而文彩彰乎天言天而地可知矣是故日月代明離坎之象五星錯緯五形之象此則所謂粲然者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也至於文明以止則專取離艮以明人事非明无以燭天下之幽非止无以制天下之動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此則所謂煥然者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上不偪下下不僭上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賁之六位一剛一柔一動一靜坎離天地之中艮震天地之終始離明而坎幽艮止而震動陰陽迭用質文交錯而三才之義備矣楊慈湖傳先儒以爲此卦本下乾上坤坤之上爻來爲六二而文乾分乾之中爻上爲上九而文坤靜觀六爻誠有斯象偏剛偏柔不可獨用必資相濟相賁以成章舜命禹征有苗剛德也伯益贊禹而班師以柔文之也成王質之柔者也周公以大聖輔之剛上文柔也本質剛大柔來文之則亨其功大本質大故也本質陰柔雖剛往文之惟小利有攸往而已本質小故也舜之得益禹周公之遇成王非人之所待爲也天也其君臣相遇剛柔相違相文功業小大皆天然之文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於文明以止一定不易之文則人文也人倫是也尊

有常尊卑有常卑禮有常序其文甚明而萬古不易夫君臣剛柔之所遇時變之形不可不觀而察之也人文人心之所自有自善自正順而導之左之右之使无失其所有而自化自成矣人文如此天文如彼其事不同而文則一也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則一也學者至此卦往往不能不疑而轉於事惟觀其事不省其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可為不知之百姓也項安世玩辭文明以止人文也　獨陰不文獨陽不文一陰一陽而後成文故惟賁為不嫌於異有文之者有止之者而後人文成矣禮以節文二字為訓蓋謂是也賁音異嗟嗟好同二卦正相反　天文　人文

　剛往柔來謂之天文則天文以二爻變卦言也故曰以察時變文明以止謂之人文則人文以離艮成卦言也故曰以化成天下李謙齋詳解賁亨小利有攸往上化成天下賁者泰之變也天下之至文常生於太平極治之世故禮樂之興由于王道之盛而典禮之行亦自于會通之觀泰之極而至於賁則賁者所以飭治之具也坤上六之柔來而文乾九二之剛故亨乾九二之剛上而文坤上六之柔故小利有攸往一剛一柔相錯而成此天之所以為文也艮上而離下離之文而艮止之故文不至於勝質而无浮虛之弊此人之所以為文也夫天下有自然之文在天則剛柔相

錯在人則文明以止聖人之於天下何為哉不過觀之而已觀乎天文則知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陰陽之來往有至變存焉故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則知君臣上下之間父子兄弟夫婦之際粲然有文以相接故以之化成天下聖人之觀非好察也蓋所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之也故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蔡節齋訓解彖曰賁亨上化成天下釋賁彖辭柔來而文剛二也坤下交乾而為離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也乾上交坤而為艮也剛柔往來自然之文故曰天文文明以止合二卦德言文明德也以上德止于業也典禮治具粲然可舉故曰人文以察時變考寒著代謝也以化成天下致風俗醇厚也馮椅輯註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上文以推廣卦義楊廷秀曰天文之著者三辰五星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

田疇學易蹊徑　泰變賁圖

乾下　坤上　賁卦自泰來九二與上六相易也故有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離下　艮上　之象　離為日坎為月艮為星辰為辰日月星辰天文之象

彖曰賁亨上化成天下王輔嗣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剛上文柔不得中位故小利有攸往其說甚當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蓋因卦變而得之而略例之辭乃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源巧愈彌甚是何反譏卦變耶蓋泰者雖是世已通泰然上下純剛純柔儀非有以文之則禮樂未著法度未彰抑亦國家之闕典故聖人以泰變而為賁故賁亨則是謂內卦也小利有攸往則是謂外卦也二剛為質而以柔文之則是剛為質而柔為文是柔得乎剛而遂至於亨通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則是柔為質而剛為文也卦之發用如此豈堪大事哉止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无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內卦為主事外卦為發用故夫子之釋如此天文也三字正是接上文之辭或者以為其上闕剛柔相錯四字安有此理蓋天為剛德星是陰柔之氣以星陰柔之氣來文天之剛德則星行而施而品物咸亨矣日為陽宗陽剛也月為陰宗陰柔也月受日光以為明是日分其剛陽而文飾乎月之陰柔惟月受日之明而呈乎夜是以亦利乎宵征故曰小利有攸往宵征非人之所常行故曰小利此天文之為賁也

文明以止者下卦離離為文明上卦艮艮為止故曰文明以止大凡文至於彰明則文已盛矣須當止而不可復過於文乃人文也若文明之後不能抑止而愈欲從事於文飾則浮華勝而質朴消乃虛文耳虛文日長正性日剝則人道絕矣此賁之後繼之以剝者此也禮之所謂節文亦是文明以止之義夫日月星辰往來運行天文也而時變繫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相接之禮人文也而教化繫焉或者多以為晝夜寒暑春秋冬夏可以觀天之文而究察四時之更變然此特其一耳殊弗思古今之殊帝興王成其變何可以一二數此之謂時變雖聖人立為百世可知之論要之其變有漸其成有兆豈可不察況于時變欲開則先見于天文是以羲和馮相保章之官帝王不敢廢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蓋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文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昏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為偽妄于不知而以為勞獨孔子知古之帝王觀此以成就天下人倫之化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意蓋有見於此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剛柔相錯自然之文文明以止人為之文文明不止則文必勝質名存實喪不可以化成天下　漢上朱氏曰星月之

光皆離之陽也故坎離以中相易而賁分剛上而文柔蓋說　又天文圖
右圖徐氏云天文也上說剛柔交錯四字故彖總而釋之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王昭素胡安定皆用此義石徂徠不然之曰彖辭亨小利有攸往中間更无異文即言天文者言剛柔也者天之文也天之文即剛柔二氣也二氣交錯成天之文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者天文也臣曰日為陽月為陰歲熒惑鎮為陽太白辰為陰斗魁為陽尾為陰天南為陽北為陰東為陽西為陰日月東行天西轉日自牽牛至東井分剛上而文柔也月自角至壁柔來而文剛也五星東行有遲有速北斗西行昏明迭建二十八宿分配五行各有陰陽四時隱見至於中外之官无名之星河漢之精皆發乎陰陽者也則二氣交錯成天之文信矣　東萊呂氏曰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之飾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君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爾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

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所引艮山楊氏曰賁上九六曰見前易艮山經說未修上倂鄭汝諧翼傳見經人趙以夫易通賁亨小利有攸往上以化成天下賁自泰來以二為主柔本在上降而居二柔來而文剛故亨亨者指來卦而言賁之本體也剛本在二升而居上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陰為小二用六小往則大來上與五應何利如之於卦為大畜賁之變體也方其為賁離自乾來及為大畜離復成乾乾天之上互震與兌日生於東朝彩煥發日沒於西夜光陸離所謂天文者如此通晝夜之道知幽明之故時變之所由察也不變而但為賁離以麗之艮以止之君臣尊卑男女內外粲然有文禮為之節所謂人文者如此聖人嚮明而治天下之所由化成也天人皆有自然之文聖人觀象所以通變而神化也易祓總義賁之為義離在下為文之盛艮在上為文之節卦本泰體二上相易為艮與離離之上下二剛得一柔以文其中故曰柔來而文剛艮之三柔在下得一剛以文其上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柔來而文剛則內卦之中為離之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外卦之上為艮之止故小利有攸往剛柔相錯所以為天文也離明艮止亦所以為人文也參天理人而任斯文之責者又在乎觀文之主而已惟能觀天文以察四時之

變斯能觀人文以成天下之化由是君臣上下禮樂教化粲然有文以相接豈徒文而已哉楊瀛四尚易通楊彬夫曰純乎陰者謂之陰純乎陽者謂之陽陰陽交錯者謂之文使離而本乾則乾自乾爾艮而本坤則坤自坤爾俱何取於文哉坤以三陰以上一柔而置諸乾中而後為離乾以三陽以中一陽分而置之坤上而後為艮柔或來而文剛剛或上而文柔經緯交錯森然可觀茲其所以為文也揚雄作太玄以經緯為文得乾坤離之象也柔來文剛謂之亨剛上文柔謂之小利其才不同也是文也仰觀於天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俯察諸人仁義禮樂人之文也聖人觀天以察時變以日月有長短盈虧星辰有昏旦伏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仁義有興衰禮樂有因革損益　愚得之師曰賁所以文其質而不能加其質二本乾質剛也故柔來文之則亨上本坤質柔也故分剛上而文之則小利有攸往　愚按郭京舉正云古本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一句以彖辭次序之柔來文剛釋賁亨剛上文柔釋小利有攸往而後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辭義明順始無欠缺朱子之說亦然所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文變之說於此卦最明也卦

非稱也義各有攸當豈不得盡然學者當參錯以觀之卦自䷊來未變之先純剛純柔質而已耳既變則上六之柔來為九二以文下卦之剛是以亨也九二本在純剛之中分而為上九以文上卦之柔宜亦可言亨乃推以為小利有攸往之由蓋柔來文剛者剛為質柔為文猶之君之內爲剛正外示謙和雖蠻貊可行也剛上文柔者柔為質剛為文猶之羊質虎皮外強中餒庸可大有為於天下耶上九有天之象五四二爻有靈日星之象天文於是可觀故曰天文也郭京謂天文也上欠四字遂取註文剛柔交錯之語足之蓋未知此義文明以止言艮人文粲然儀不止於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極文之弊有不勝言觀乎天文日月往來星辰經緯四時以之變遷聖人從而察之不察則變者莫昧无所考觀乎人文典章秩叙文物備具而人情未免不同聖人從而化之不化則風俗不成推言天人之賁其大如此徐相直說彖言賁之所以為賁者下體本坤柔來文其剛為離剛得柔文之故亨上體本由剛往文其上為艮柔得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言剛柔相文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日月星辰之錯列則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人理之倫序使之截然不亂所以化成天

下也張應珍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樂制度文章政事人文也當觀盛代以為則斟酌時宜以為用庶幾化成於天下也蘇起翁讀易記彖曰賁亨止以化成天下剛柔相錯而成文賁自泰來坤之上六來居二柔來文乾之剛也居位得中故亨乾之九二分居上剛往文坤之柔也剛往文柔則柔來文剛陽居上極陰來居二而二居中得正且為大臣之位是小利有攸往往行也不必曰自上來下也離為日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指離艮二體言天文為離日人文為艮止何故天文為艮止何故天文反居下而人文反居上耶蓋離本乾天而艮本坤地故也天地之位不易乾坤之氣相通耳日在天循行無窮四時迭運因此以察時變也觀賁飾之人文以化成天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化成天下之人文也賁豈徒飾而已哉天文主乎變人文主乎止不變則四時何取乎運行不止則文過滅質故天文以察時變言人文以文明以止言也離為目故以觀言陳深讀易編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月往來星辰經緯天文也觀之以察四時之變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人倫之序。觀之而制度品節教化天下以成其俗此言聖人觀賁之卦。廣賁之道也陳普解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時

變寒暑治亂盛衰皆是以人文化天下而成者亦惟得其中而不過爲觀之則得其理而能爲之裁制持守丁易東象義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以化成天下此釋賁之彖辭也賁自泰來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謂上六之柔下來二爲文剛九二之剛分而之上爲文柔也天文指上文剛文柔而言離文明而艮止其道光明天文也日月運行而經星各止其次舍離艮之象也離文明而艮止文明以止人文也明德止善之謂止仁止敬止忠止孝粲然有文此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倫以正則化成於天下也郭居正曰石經天文也之上有剛柔相錯四字理或然也　或曰以象變言之泰下體本天故曰天文離爲日互坎爲月艮爲石星隕于石石在天則星也日月星辰天文也下離互坎冬夏之象互震伏兌春秋之象故曰察時變離爲見故言觀艮爲物之成故化成天下　馮氏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小以柔言也傳寫之誤亦通鄭鍔圖說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先天自立春明夷賁至立冬艮謙凡四十八卦否至坤无妄至復凡十六卦四十八卦者乃天地人四分而用三也十六卦者天地人四分而用一也夫四十八卦乃是八卦四十八爻之盡數也明

夷與否天地之交數也故自明夷以下明入地中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蓋取諸此也明夷者先天之立春也賁卦次之故先天自賁以上天之用數也明夷以下地有无之數也否以下地有无之數也艮以上天之用數也故自賁之文明順行四十八卦至艮而止矣以入文觀之自立春至立冬天下萬物皆化而成也以天文觀之自立春之寅至于立冬戌盡亥初三時之變而盡入於地聖人於此明察之矣賁自泰變二六相之也坤之上六下易乾之九二也彖曰賁亨以坤上六之柔下來文乾九二之剛柔又得中故亨乾分九二之剛上文坤六之柔剛不得中故小利有攸往雖曰小利然乾陽居於最上者天文也。復天之離至夏午位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者天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人文也柔麗乎中正故亨也文明以止離下艮上也故聖人觀賁之天文以察四時之變觀賁之人文以化成天下萬物也吳澄纂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廣賁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以卦德言文明者文采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敘

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觀之以察四時之遷改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之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賁下舊本有亨字朱子曰宜衍今刪去天文也上舊本无剛柔交錯四字胡氏曰蓋遺脫朱子曰或然也澄按王弼註天文也三字自爲一節不與上文連而註云剛柔交錯而成天文則疑若當時此四字未遺脫然今從胡氏說補之俞琰集說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賁乃噬嗑之倒體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初九之剛上爲賁之上九即非自泰來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復姤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皆自泰否來非也或又謂彖傳凡言剛來柔來皆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夫乾坤者衆卦之父母三百八十四爻无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爻爲然哉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可以言小也柔來而文剛則文在內而內文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而止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攸往　郭京曰天上上脫剛柔交錯一句　紫陽朱子曰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天文謂七政之錯行列宿之森布人文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序

文明謂尊卑貴賤上下大小粲然有文以相接也止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分之所止也文貴乎明不明則無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明以止則無過與不及之患然後不害其為文禮以節文為義者此也夫賁人文也而兼言天文天人同一理也聖人仰觀天文以審察四時之變並觀夫賁之剛柔交錯也俯觀人文而為之移風易俗以化成天下蓋觀夫賁之文明以止也剛上之上上發李簡學易記賁亨小利有攸往亠化成天下伊川曰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謂成卦中升降也如訟無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白雲曰賁飾也交相飾之謂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以剛為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為

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 天文者指上爻剛柔相文而言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謂也文明以止人之文尊別上下禮文之謂也止謂各止其所止也文明以止謂明乎尊卑上下之分而不亂也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東作西成時變可知矣觀乎人文則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則麟趾騶虞化成可知矣 朱李杞易訓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以卦才言上下二體剛柔交相文飾而成賁下體本乾坤以一陰來文於乾之剛以成離故亨分乾之中爻往文於坤之柔以成艮故小利有攸往剛柔相文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觀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以察四時之遷改觀人理之倫序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綱常衍義[illegible] 陽剛而無柔以文之則獨陽不生不能成其大陰柔而無剛以文之則獨陰不成不能成其小夫乾為陽剛待坤陰以承之則能廣其始物之功日為陽剛有月陰以終之則能延其旦晝之光造化之間其剛所以亨者柔來文之也君為臣剛陽剛之屬也必群臣相輔始足以致天下之治夫為妻剛陽剛之屬也必內助相成始足以成一家之慶人倫之際所以亨者柔來文剛也今夫坤為陰柔而无成固不可丞夫乾之大生亦必承乾之施然後有終焉月為陰柔而无光固不可配日之大明亦必借日之光然後能昱夜焉則造化之間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來文之也臣綱在君柔順而不敢專命固不能運大權矣然必天其君而後能行臣職焉妻綱在夫柔順而无攸遂固不足與大政矣然必天其夫而後能行婦道焉是人倫之際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之與柔以分言之則有尊卑以位言之則有貴賤以德言之則有健順分雖不同而理則相須此一不獨立而二則為文也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以卦變言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剛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此剛得柔之助而亨也卦自損來者剛自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剛自五而文上此柔得剛之助而小利有攸往也剛柔交錯即卦體可以觀天之文文明以止艮為止離為明即卦德可以觀人之文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柔來文剛其質本剛故亨剛上文柔其質本柔故所利者小吾觀唐虞之際唐堯以羲和而正天文日中星鳥知其為仲春日永星

火知其為仲夏宵中星虛知其為仲秋日短星昴知其為仲冬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置曆象以授人時則觀天文而察時變者在是敷五典而五典從制禮樂以合天地之化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觀人文而化成天下者在是故曰重華曰文明後世論賁文之盛舍唐虞其誰與此卦其變為困卦其象大明山下有賁飾之象其占則小利有攸往也張清子集註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丘行可曰柔自上而下曰來剛自下而上曰上 愚謂純乎陽者謂之乾純乎陰者謂之坤陰陽交錯者謂之文夫賁本乾坤之變也乾剛為質於內以坤之上六來居乎二文之而成離二得中位故亨坤柔為質於外以乾之九二往居乎上文之而成艮上不當位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者日月星辰麗乎天是也觀天文則可以察四時之變遷矣人文者三綱五常粲然有文是也觀人文則可以成天下之化矣此是聖人用賁之道也所引白雲曰項氏曰先有郭雍解項安世說解趙註解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柔交來文乾之剛為六二其文在中故亨分剛爻上文坤之柔為上九上外也但文飾於外故小利有攸往剛往上柔來下相交成文天之文也離明艮止是文明以止乃人之文也文極言天人之文觀乎

天之文可以察四時運行之變化觀乎人之文可以教化成天下之禮俗胡炳文通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分九二之剛居上九三畫卦上本天位也有天文時變之象上六之柔來居九二三畫卦二本人位也有人文成化之象董真卿會通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胡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雙湖先生曰文王曰賁卦彖辭惟曰賁亨小利有攸往蓋指卦中一陰先往而後剛來以成卦小指陰柔言也今夫子彖傳則曰柔來而後剛上是論卦變不同於文王矣且其曰剛柔相文曰天人之文是又全發已意彖辭所未有也若是者不謂之夫子不盡同於先聖可乎以三畫卦論柔來文剛而在離中有人文之象則上文柔而在艮上有天文之象至震為春至坎為冬而包夏秋於其間有察時變之象因六二之來而離文明之卦已成又有化成天下之象焉細玩其辭而卦象昭然可見矣陳應潤爻變易縕彖曰賁亨上化成天下柔來而文剛下卦

一離柔來也而文飾上卦之剛故能亨通分剛上而文柔分上卦艮之剛而文飾下卦之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日月星辰也人文詩書禮樂也文明而止離艮之交也觀天之文以察時變日月或有薄蝕水旱或至災異以驗人之休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有盛衰天運有消長治天下者盍於天文人文致之度能轉禍為福使災異變為禎祥而天下大治郭雍解一本天文也之上有剛柔交錯四字義或正也時變如四時晝夜之異氣其為天之文安能得而知之乎人文如禮樂刑政之屬其文豈不美哉梁寅參義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者觀之於卦也夫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此天之文也而卦之剛柔交錯有似焉故聖人觀之於卦以察四時之遷改則曆以治矣君臣上下之位序制度儀章之品節此人之文也而卦之文明以止有似焉故聖人觀之於卦以革天下之風俗則化以成矣所謂參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其聖人用賁之道歟易纂胡氏曰賁乃噬嗑之反卦自噬嗑來六自三往居四九自四來居三來居三謂之小往疑文王所取出此 饒氏曰天文是日月星辰月之盈虧日之贏縮星虛星昴之象可以見四時之變人文即三千三百之禮彖文剛文柔本義只取卦變不如程傳謂上下二體交相為

文蓋以坤之柔下交乾之中文陽是簡剛底以柔文之故可行而亨以乾之剛上交坤之上文陰是簡柔底以剛文之但能小利有攸往 馮氏曰柔自上而來文乾之剛柔陰小也所謂亨小指六二也分二之剛上於上而文坤之柔所謂利有攸往指上九也 所引徐氏曰胡氏雲峰曰郭氏曰余氏曰朱氏曰胡氏曆齋曰俞氏曰張氏曰見前胡一桂纂註胡炳文通董真卿會通項安世玩辭張清子集註龔琦經義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論人之所由立既不外乎理之自然推理之所至著自可數其效之必然一至著之理煥然於斯人日用之間者皆聖人建觀得致以措之於用者也如使人之理未著則文明之義微矣聖人何所推之以成天人變化之效哉此彖賁者所以發明之也謂人之為人所以立於天地之間者非有他也不過一自然之文耳聖人之為治非能外此文而增益之也以此文而觀天則時可察以此文而觀人則天下化成一人文之著而用之於天人者如此則文豈苟云乎哉云云意哉然也自有天地則有此人自有此人則有此文凡其為是紀綱萬化凡其為是顯設萬事凡其為是品節萬務至賾而不亂至雜而不紊皆文之為也人而非文則不得為人天地非文則不得為天地文之為言求曰為物之

各得其理云耳然則位天人之兩間成變化之極治顧可舍人文而外求之哉今夫父子之有恩以相愛君臣之有義以相敬朋友之相信也兄弟之反夫婦之別也孰為是者豈非自然之文寓乎其間歟吾今而後知人之為人獨異於鳥獸者以其有此文也人之文如此聖人而欲順天治人捨此何適矣是故仰而觀乎天則雲漢之昭垂日星之炳耀所謂時變者可於此乎察俯而觀乎人則綱常之不亂物采之畢著所謂政化者可於此乎成吾故曰論人之所由立既不外乎理之自然推理之所至著自可致其效於必然非此歟離下艮上是之謂賁以離之大過艮之山山下有火取其光明炤晰之義大過於山取其止即不行之義此文明以止聖人獨指之以為人文也由人文以往則察時變化天下無施而不可此聖人所以有攸往之利也賁豈苟文乎哉雖然天文一理也幽顯一致也林林而在下即其昭昭而在上者也根塵而托處即其垂象而著明者也人道一亂於下則天道必亂於上在人之文一有顛錯而不齊則日星之軌度必有不得其常者矣論至於此則人文其可忽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三未

賁　賁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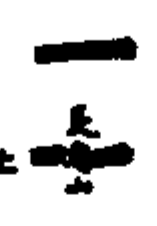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朱子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朱子語類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尋是說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說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說離上說无折獄是說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

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而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學象　問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而言之如今州郡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然董銖集說朱氏附錄山下有火賁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艮下離上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无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過著此象底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椿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卜子夏傳及其未也雖君子奈之何哉王弼註處賁之時上物

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陸德明音義以明蜀才本作令折之舌反註同鄭云斷也斷音丁亂反孔穎達正義山下有火賁者欲見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飾也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有火賁也以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李鼎祚集解象曰山下有火賁王廙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峯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虞翻曰君子謂乾離為明坤為庶政故明庶政坎為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張横渠說象曰山下有火賁止无敢折獄无敢折獄者明不暴於下民求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蘇軾傳觀乎天文止无敢折獄明庶政明也無敢折獄止也楊龜山經說象曰山下有火賁止无敢折獄文明以止賁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可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陳了翁說明庶政无敢折獄人文也張紫巖傳凡明於政而不用於獄必使无訟也明而能止故於獄不敢折不止則必恃明而察察用之豈无政教復刑罰賁飾之道所宜然也離明為庶政互體坎坎險為獄艮止為无敢折獄夫庶政明而獄訟息君子於賁不敢折獄汲汲惟庶

政之明蓋得其本矣山下有火山止於上火傳於下其明之著旁燭萬物者庶政交脩治道有光云自非德止於身而明加於下其孰能體此象哉郭雍解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庶政然無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皆有頤中有物之象而賁无除間之義者蓋動則間當除而止則不能除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亦猶為間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李光讀易詳說山者鳥獸草木之所生出也山下有火則光景所燭物無不然者故有賁之象君子體此以明庶政則凡見於政事者無不加賁焉獨獄訟之間當用其誠實而以法令為師擧不及於古人其敢以片言折之乎獄者性命所係聖人於此有畏懼之心焉故曰无敢折獄也朱漢上傳山下有火託物以明異乎晉之自昭明德也賁飾之象君子體之以明庶政者初二三四正坤為衆政者正也无敢折獄者折獄之道在於用常人吉士衰矜獄情不恃明察也不尚文飾也或曰噬嗑亦明也明罰何也曰噬嗑六三九四六五上

九不正不正者罰之賁无敢折獄下四爻正也庶政明而後折獄乃无枉濫鄭剛中窺餘上艮下離為賁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者以賁為文飾之象折獄者不以飾為能也上離下艮為旅君子明慎用刑不留獄者以旅為矣所之象山上之火難以久照也非特如此繫止於下而上以明臨之為人所治者也旅則如之靜止於上而明見於外自治者也賁則如之大抵政者正也將以正物也臧武仲曰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君子以自明庶政為急故於折獄有所不敢又賁自泰卦中來用是知賁飾之文生乎天地交泰上下志同之後彼革劇者安得有是乎雖然泰而賁矣聖人而訓以明庶政者與除戎器必於萃聚之時同義李衡義海撮要庶政夫而至於獄訟必也使无訟乎故獄訟至幽隱有剛明之德則可賁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詳諸卦有離象者多以刑獄言之此象文明化治之卦聖人戒之恐人惑也代居上而咸且明則下病於太察當先照其本原。拜經 所引王弼註見前楊萬里傳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文言政不及獄明用於跡則文不敝明不及獄則明不務明庶峻離也无敢折獄艮也林栗集解山者艮也火者離也山上有火則散而緣原是以為旅也山下有火則止而有耀是以為賁也山有草木火炎其下光華燦爛而成五采之文賁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謹庶獄亦猶是爾明庶政則取諸離毋敢折獄則取諸艮也敢讀如老子勇于敢之敢獄者人命所繫情偽萬端其可任一己之聰明而以果敢折之哉山上有火其明著矣獄之不留固其宜也山下有火其明未著无敢於折不亦宜乎楊慈湖傳山者生育之所其下有火焉而明昧无用刑之象賁文也文柔德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在庶政而已不在乎刑也在養之而已未有庶政咸得其道而民不化者刑獄武德也武文之反也使以折獄為本務无不得已之意焉則刑益繁民益亂失本末之叙故也秦漢而下罕明斯旨項安世玩辭山有質火文之火在山下而不在山上者文可以表質不可以滅質也故賁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折獄用文以脩明庶政則周之禮樂庶事備也不亦可乎用文以折獄則張湯杜周賢於皋陶矣豈所以求民情哉明庶政屬離无敢折獄屬艮李謙齋詳解政者所以化民之本也刑者所以輔治之具也庶政既明則民自化刑可設而不用矣故无敢折獄无敢者非不敢也不忍也治至於用獄君子之不得已而況敢乎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山下有火賁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明庶政離明象敢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有文飾矣馮椅輯註山下有火賁止无敢折獄　王景孟曰明有所止之象君子之於庶政則欲致其明此明也於庶獄則无敢折之此止也諸說惟此可通鄱曰法離之明而明庶政法艮之止而无敢折獄程可久曰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遜於用明故離象稱火豐噬嗑稱電者雙明於幽闇之間不以為常也竊謂庶政飾治者也故於賁言也

田疇孚易璵經賁大象

離下艮上　離為明艮為光明震為著離為政明庶政之象坎為獄艮止之无敢折獄之象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或者解賁卦之象皆不得賁之義蓋以火為爻上之物火在山下則草木皆被其輝光故曰賁然山上有火草木亦能被其輝光何聖人反回旅耶況乎山之有童者于此非通論也愚嘗研索而得賁之說蓋賁者飾也以文為飾賁无色也固无色而飾之以色故曰賁舜之作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實取諸賁周服九章尊日月星辰升之於旂而山在火上之象其在未案也如散山在上火在下則互為山下有火也豈非賁之象乎君子在賁之時閩當脩明庶政以為文飾之美觀若獄之一事則尊務情實又不當尊文飾之辭以折之也孔子稱子路以片言折獄者蓋取其不以文辭而勝其情實也然在易卦內外一或有離則多言刑獄之事如豐旅噬嗑皆是以離為至明可以燭其幽隱故也賁亦有之況獄者亦庶政之一端聖人慮人之惑其明於政而察於政故特戒之曰无敢折獄毅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山下有火可以燭乎細微而不可以及遠庶政之間細微不遺獄情遠而難知也　東萊呂氏曰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稱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柢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遲緩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獄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田侯上木九曰見用張橫渠說楊龜山雖說木侯上傳鄭汝諧巽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艮為山山下有火互震於中日將出之時也東方未明光華已爛賁之象也聖人南面聽政用其明也離為獄折獄非明不可而曰无敢者離明於內艮止於外所宜審充不敢輕於用其明也

剛柔得中所以爲貴易損總義山下有大明不及遠所明者庶政而已是
以明其小而不及乎大獄者民命所係大政也書言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庸可忽哉是以君子盡心焉无敢折獄懼其明不及遠而過於察君子用
賁之道也易象龜鑑單曰人君用此不敢恃一己之光傷天下之生也民
爲山有華木賁於上離爲火有光彩賁於下然民止也離明也離明於下
而民止於上明不伐之過也人君知賁之有文而又明焉不恚乎無文恚
乎文之枝蔓生也不恚乎無明恚乎明之淵察也畢明乎庶政昭德塞
違以臨照百官周不可欺然於折獄則云無敢恐一己之光或差斷者不
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吾何敢用明以折獄乎或者曰片言可以折獄吾
夫子何取於由不知吾夫子乃所以譏由之好勇故曰其由也獄唯由之
過於好勇則可以片言折獄雖夫子亦不敢觀賁之象曰無敢拆之象曰
明獄中孚之象曰議獄緩死夫子微由之意深矣復世三覆奏至五覆奏
不害爲明君以是知由也敢於折獄何敢望夫子楊濂回尚易通廬陵楊
民曰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　楊彬夫曰艮篤實離文明　吾得之
師曰賁噬嗑之反也噬嗑動而明故明罰勅法修刑也賁明而止故明庶
政无敢折獄修政也周公去三監之間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庶諸之書

猶孳孳於無辜刑人殺人之際益見噬嗑者非聖人之得已而賁者聖人
之盛治也明庶政體離无敢折獄體艮火可以窮山之幽而君子不以明
而窮獄之隱明而止其无擾獄市之意也故曰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
旅不留於用明故離象稱大豐噬嗑稱電雷者皆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爲
常也　愚曰山下有火火赤山青賁文之象庶政者大綱小紀井井有條
體離之明以修明之折獄者獄者乎也若用文以折獄則舞文弄法深文
巧詆不得天下之平矣故曰无敢非不敢也聖人戒用刑者之知止不輕
於用刑也趙汝楳鮮聞民爲山離爲火山之下巖谷隱晦之所也有火賁
之則明矣明庶政者體離之德政事庶多不明則淆亂折獄者斷獄論罪
也必如大明當天照臨燭幽隱无遺然後可得其情山下之火所燭有
限哉明於此闇於彼哉文致其罪誣致以是折獄哉徐相直說火在山下
其照甚廣庶類皆被光明此賁之象也君子法象脩明庶政成文明之治
而无果敢於折獄也臨政固貴文明而折獄不可遍用其明姑汾遺史証
類推龜山下有大止以文明不以威刑也君子法之无敢折獄張應珍解
山下有火動植萬狀一一照見君子體此以明庶政也離爲獄互震爲豐
有折獄致刑象而民止之是以无敢折獄蘇起翁讀易記艮山之下有離

大大夫上而山爲火照無物不見君子觀此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至於
折獄斷訟則有無敢之心何也離明固足以折獄艮止則不敢輕於折獄
也折獄豈尚文哉文之過則不實又文明之特非以刑爲急以文治化成
天下不尚刑也陳深讀易編火在山下莫不輝映雖文彩暎著而明不逸
君子觀象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庶政事之小者用文以修明之則庶事備
折獄事之大者用文以折之豈所求於民情哉卦內雖明而外艮止故取
此象明庶政就離上說无敢折獄就艮上說陳普解明者一一皆理離以
剛夫柔爲獄之象文明則用獄之利也故言獄之卦五皆離中孚无離亦
互離也離明可以折獄矣而山止之於外又爲衆人議審而重之遲之不
敢以輕之象折獄事之大故也丁易東象義此釋賁卦畫離下艮上四字
也山下有火以離艮二象言明庶政取離之明无敢折獄取艮之止　或
曰互坎爲獄自泰來上本坤坤爲事庶政也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賁三
在獄中得正故无敢折獄又豐九居四震動故折獄賁九居上艮止故无
敢折獄鄧錡圖說君子以賁之全象用觀乎人文化成天下以此明用庶
政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无敢折獄也蓋人文之離爾方萬物皆相見君
子以之明用庶政天文之艮乃先天之艮也萬物至此西北先天之艮盡

殺而收之矣夫噬嗑六五利于用獄今反爲賁之六二柔來文其剛也豈
以人之獄情如剛光天之民盡殺而收之矣謂柔既文剛而又得中无將
噬嗑之果敢剛明盡折其獄之情爲盡法則无民矣故曰无敢折獄謂
上矣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吳澄纂言山下有火此釋
離下艮上也麗於物而其映夫熱者有體之火木麗於物而其氣溫暖者
无體之火山下有火者山服之內有此无體之火也冒書六氣論火分爲
二有君火有相火而以溫暖之氣爲君火炎暑之氣爲相火邵子謂火半
隱半見蓋隱而无體者君火見而有體者相火也易之以火爲象者十卦
惟賁卦之火是以君火言　賁此重卦之名華木暢茂而光華爲賁古文
書曰賁若草木火者溫暖之氣能養萬物山下有此火氣蘊藏於內則山
上之草木暢茂賁然有光華故卦名爲賁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朱子曰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項氏曰賁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
可以折獄澄謂明者離之明无敢者艮之止庶政又艮象猶山中之多庶
物也折獄又離象猶火光之能照見也交互取象其明但可用於艮之庶
政止而不敢用於離之折獄也俞琰集說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
政无敢折獄艮山靜而止質也離火動而明文也火明於山下則質而以

文故曰山下有大賁夫山下安得有大所以有大者有人於此居之也人居於山下則烟火輳集與荒山寂寥之境不同矣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　秀巖李氏曰政與獄皆有大小不當執庶字以為小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者脩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書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謂口才也口才且不以斷獄則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持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沒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君子而如是則非君子矣豐卦明於內而動於外故其象曰折獄致刑賁則明於內而止於外故其象曰明庶政无敢折獄　深居馮氏曰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又曰先之以臨觀之教養後之以噬嗑賁之刑政刑特以輔教而已係八原吉君子體而用之以離明而脩庶政以艮止而省刑罰乃成文明之治也胡震衍義山止於上大明於下山下有大明有所止之象又大在山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君子體離明之象而昭明庶政則大綱小紀秩然有序本數末度昭然畢示而文明之治達諸天下體艮止之象而无敢折獄則无敢有折獄之心明不肆用情實不沒使民无訟好生之意常達於天下明庶政養民之心急也无敢折獄害民之心輕也洪氏曰政事尚顯

設文以飾治可也獄事尚貞實飾辭以文致不可也郁乎噬嗑強梗當去則以用獄為利待乎賁治文教既明則以折獄為後此又時措之宜也張清子集註沙隨曰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下據於用明故稱大豐噬嗑稱電者塑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　愚謂艮山之下有離大焉故照凡山下草木之光輝君子觀山下之大用之以為斯世之貴者也然離為獄折獄非明不可而曰无敢者離明於內艮止於外所宜審克故不敢輕用其明也蓋明在內者但可脩其庶政以著典章文物之盛獄為大事則止而不敢折折獄乃刑之已斷者也若輕於折獄則恐賁飾之文勝而不得其情實宜明以止之象乎此大象但言明而不言文蓋文飾非折獄之道也明庶政離象无敢折獄艮象趙珪解君子觀山大賁之象以文飾之道明其庶政无敢用文飾以折獄程子曰折獄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胡炳文通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也明離象无敢折艮象陳應潤爻變易縕折獄之君子明而又明者也山下也火其光未大明庶政則可折獄則未可无他量力之未遠也陳納易彖本義賁者飾也故卦以山下有火為象謂以大之明麗乎山之下其輝光發越而草木之文燦然在目有不容掩者君子觀賁之象用其明於庶

政可也用其明於折獄可乎用其明於庶政則不狐疑以無決不猶豫以難行紀綱未整者吾整之使有目者皆可見號令未肅者吾肅之使有耳者皆可聞不止於一事為之末凡繫乎民生之休戚者皆欲其理不止於一施設之暫凡關乎國家之利害者皆欲其舉用其明而无敢折獄則推哀矜之心勝仁恤之念不以得其情為喜而處其麗於法而不无不以當其罪為能而覺其入於刑而雖有是故大舜以刑期無刑而用皐陶文王以庶獄庶謹而任牧夫而吾夫子亦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彼昧於庶政者乃尊以刑法繩天下是以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安得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而吾之乎。吁深實齋義山下有大則能照乎山上見其草木之生各止其所故君子法之以明照臨下而思不出位其明於庶政者以離明在內而必致其察也无敢折獄者以艮止於外而各有職司也周書言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蓋亦无敢折獄之意然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山下有大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自根柢中來庶賁之時上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明庶政而无敢折獄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賁則有文飾矣以文折獄則近於舞文而巧詆以明折獄則傷於過明而苛察山上有火旅其明在外遇事速而

果決故利用刑不可為獄山下有大賁其明在內遇事詳而審察也故无敢折獄然无敢折獄非謂延淹迯緩也乃周詳審察也離為刑獄四卦賁旅豐噬嗑也　蒙謂君子觀文明以止之象故雖欲成乎文而不敢果於斷也賁清之撮要賁象餘意曰艮山之下而有離火照明庶物故為賁之象君子用離之明以明其政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用艮之止以无敢折獄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文飾而沒其情也此與山上有大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相反者賁止在外明在內旅止在內明在外也所引則并二象以下六條見前孔穎達正義朱漢上傳馮椅輯傳李衡義海撮要易纂饒氏曰賁是明而止有所礙不敢自以為明所以无敢折獄不如噬嗑威明並行之利用也本義山下之大明不及遠於諸爻才德上可說於君子不應明不及遠只是明而止不過於用所引饒氏曰参氏曰見前說清子集註泰卯齋州解莫倬經義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大賁　因人事以察自然之文聖人所以教天下之治合物理以論自然之文聖人所以示大易之象蓋文之為文其著於人事物理之間者皆非強其所本无也不過因其自然而加之飾耳人徒知聖人娱文治於天下有以極其文明之盛而不知聖人宗主斯文亦惟因人情而為之品節此易

之所以有賁之象焉夫自有斯世以來固未嘗一日而无文也彼其君臣
父子之間兄弟朋友之際本秩然而有序惟夫聖人者作獨觀化原即其
自然之文還以導之變化人心陶成風俗使天下日趨於文則聖人之化
於斯成矣然聖人之所以化天下者曷嘗以私意為之哉觀之易象則可
見矣彼其山於至高之勢止於其上草木生焉昆蟲出焉本紛然而不齊
惟其下有至明之火為之旁燭則輝光炳耀相雜成文昭著而不可掩合
二物而象之以賁則賁之所謂文明者寧復有外於自然者乎是故不觀
諸象則无以見天下之治實因人事之自然不觀諸象則无以見大易之
象實合物理之自然然則天下之理凡其出於自然而然者蓋无往而不
然者也賁之彖曰云云其意以此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世之善論文者亦
有過於斯言矣嗚呼亦孰知夫以止而為文者乎何者文不可以不用亦
不可以過用蓋厭惡簡陋人之情也崇高緣飾亦人情也身加之會足以
合禮觀其會通與禮以行文不可以不用信矣然而華藻之盛忠信之衰
也文彩之勝器質之壞也數度之制貴乎能節上下之辨在乎定志文其
可過乎噫夫天下之理有質有文質无文則野文勝質則流凡其相資而
後顯相待而後行何莫非出於自然而然有不得不然初不容加毫末於

其間也如使聖人不觀人文而達之教化必欲納天下於希夷淡泊之鄉
則禮樂之具刑政之施或缺略而不周周无以措生民於理或者藻飾徒
侈而其實不存文為具舉而詐偽求勝蕩然相與日流於无所止之域則
風俗浮靡而治效日以隳矣胡不驗於易之象乎方賁之未為賁也離自
為明艮自為止於賁何有也迨夫止為而麗之以明則止之不可易者得
以隨所寓而見明焉而得所止則明之不可掩者得以有所麗而久隨寓
而見此賁之所以為文得麗而久此文之所以為賁飾於此則知聖人必
察人事自然之文而飾治大易必合於物理自然之文而成卦寧不以文
之為文固不可以不用亦不可以過用乎合彖象而求之一本諸自然而
已矣况夫人不能无生有生斯有父子人不能无長幼有長幼必有兄弟
以其不能无匹偶也是以有夫婦焉以其不能无上下也是以有君臣焉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之大倫是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由外鑠者也
曷嘗有一人之可廢乎是文哉文而可廢則人道不立矣然習矣而不知
行之而不察必有聖人者出而任斯文之責達觀乎此故為之朝覲之禮
以尊之則朝廷之上粲然有文以相接也為之定省之禮以導之則閨門
之內驩然有恩以相與也教之以婚姻之禮則男女之別明而淫僻之罪

消教之以鄉飲酒之禮則長幼之序定而爭鬭之獄息章其物采而悅之
者易趣順其情性而節之者不過陶萬方於和平之域宅四表於文明之
下化而成之粹然一歸於正吾故曰因人事以察自然之文聖人所以致
天下之治此也雖然人有是事物有是理以人之事揆物之理未始或異
也賁之為卦其所以成體者非山與火之相須乎使山下有風則但見其
振動盪擊而未見其為文明故其象為蠱而不為賁山下有雷則但見其
蘊蓄含洪而未見其為文明故其象為頤而不為賁惟夫艮於物為山而
居上離於物為火而在下以艮而乘乎離則止之有所而明无不燭以火
而麗於山則輝光內著而安靜外峙故為草木其為華為色者无一而不
著也微之為昆虫其或飛或躍者无一而能遁况夫生息之蕃萌蘖之叢
形象之多物物昭明粲不可掩在在呈露洞无所蔽合其所立之象定其
所稱之名則賁者然也數飾而章其文明有若此者不謂之賁而何吾故
曰合物理以論自然之文聖人所以示大易之象此也大哉賁之用自有
天地以至于今无一日而不存也隆古盛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民物阜
安為化畢理无滿溺翳乎兩間蕩乎莫之能名何者為質何者非質何者
為文何者非文世不古矣文盛而質泯其所謂文者趨於華而過其實徇

於文而滅其質肆恩其故呈妊不足而斯人真以偽鑿性愛情遷於是夫
其所以為文矣聖人於賁安得不動夫惓惓之憂哉非憂夫賁也憂夫文
勝而質不稱也以卦考之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
文其上而為艮此賁之成卦也理之所在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必
有下有彼必有此有質必有文自然而然也故前乎此曰文明以上則是
文寓於實可也馴至於徇其文不可也後乎此曰无敢折獄則是實稱其
文也文泯其實不可也聖人忠厚之意隱然於辭意之表此吾所以知聖
人於賁蓋有憂焉在昔唐虞成周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敷五典而五典克
從與夫五禮六樂之防民則化之被于天下者无跡厥成矣曰煥乎有文
曰郁郁乎文賁之為盛於斯可考然而夫子之言先進後進則欲從野人
論文質史野則欲為君子又君惡夫文者何耶蓋人之尚質本然之質也
聖人之賁文自然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文理禮之文也甘受和白
受采苟无忠信不可虛拘者此也卦之上九所以有取於白賁者其亦憂
天下後世徒尚其文而先事於觀美則大者驕奢淫佚於其上小者放僻
邪侈於其下雖欲化之則難矣然則白賁无咎其敢儉之道歟知此始可
與言易也已矣始可與論文也已矣吳說之易疑問賁與旅象皆離艮何

故火在山下則爲旅火在山下則爲賁　適遠公曰火者文明之物火在山下人皆得而用之燦然而可觀故爲賁賁者文明之象也觀彖爲旅火在山上失其所居如人之失所則爲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程子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朱子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王弼註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故飾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之謂也　趾一本作止鄭云趾足舍音捨下及註同車音居鄭張本作輿從漢時始有居音犬音符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之地乃棄於不義之車而從有義之徒步故云舍車而徒以其志行高絜不苟就輿乘是以義不肯乘故象云義弗乘也要義車字漢以來始有居音見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初九賁其趾虞翻曰應在震震爲足故賁其趾也　舍車而徒　虞翻曰應在艮艮爲舍坎爲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陳了翁說以舍爲初剛以爲義都絜易變體義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此賁之艮也而又辭云爾者蓋君子於辭受趣舍之際未嘗苟也與其苟得於勢榮不若辭之以義則用義榮以致飾而美於勢榮多矣賁其趾者義榮也舍車者辭勢榮而不受也其象則初九舍比已之二以從正應之四也舍車則得艮之止矣徒行則所謂時行也艮以止爲主而時行則行故賁其趾舍車而徒而變體爲艮然因以義榮致飾於行止之際則與艮之本體異焉乃爲賁之艮而已王華叟音訓其趾陸氏曰一本作止晁氏曰按止古文車晁氏曰按車古文蔡節齋訓解初九賁其趾趾在體之下人所用以步者在卦之下故取以爲象　舍車而徒車乘載者也徒步行也所飾者趾則所重在趾故有舍車而徒之象馮椅輯註初九賁其趾致飾於其初之象止同噬嗑初九舍車而徒占舍今捨車今輿古居與余二聲通用鄭張作輿徒徒行也趙汝楳輯聞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趾下之象書言車服以庸車所以賁吾

行舍車不以車行爲趾之義　居卦之下賁其趾者也初欲上賁乎四故舍其賁我者以賁人以車賁四甘心徒行可謂得賁之正姑汾遯叟証類指龜以剛處下居於无位賁飾其趾義不乘輿舍車徒也方之古人如疊之陶潛不折腰於小人棄秩發而歸太守王弘屢謁不肯見因俟於道就坐弘見潛履弊言之潛舒足使易之此不謂賁其趾義弗乘也陳深讀易編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在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趾在下人所用以行者初在下趾之象車所以賁其行義弗當乘辱也非賁也故寧守義舍車而徒行而自以爲賁也謂自賁于下也蓋所賁者在趾而不在車也陳普解初九賁其趾剛於下而文明飾其賤役者也　舍車而徒二陽皆居上乘柔初獨處下無所乘蓋不處不義之富貴而甘於貧賤者也正義不謀利故不言吉丁易東象義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初在下爲足故爲賁其趾車所乘者也徒步行也下无所乘故爲舍車用足徒行之象乘車所以賁其趾徒行則勞其趾矣　以象言之初九應四而四互震震爲足故爲賁其趾二互坎坎爲輿舍二之車而從四正應也問四亦互坎何以知車之爲二曰二互坎不互震故二專爲車也故釋象言義弗乘於義當從正應不當非義而從二耳　此爻剛而得正介然自守素賁賤行乎貧賤不爲時之貴飾所動也吳澄纂言初九初之畫得九爲賁之艮　賁其趾象也初畫在下爲趾賁其趾者非履之屬以飾其趾爲行計也　舍車而徒象也二三四互坎爲車徒步行也二之柔乘飾初之剛初剛不受其飾而惟自飾故舍二之車而自飾其趾以步行內飾於己而不資外飾於人剛正而明者能之俞琰集說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在下而能自脩飾故曰賁其趾徒謂徒步而行也車指二捨六三之車而自徒行故曰舍車而徒初九剛正而不苟合故其象如此舍音捨張清子附錄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此也胡炳文通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剛豈不見自互坎之車也舍之而徒步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趾象見噬嗑初爻下卦有互坎象初未入坎體故有舍車徒行象齊履謙本說趾止也初剛在下不賴其賁者梁寅參義初以陽在下而與四爲應四近君之大臣而柔弱之甚又有閒

陽不能引而進之如初者將何為哉亦自賁飾其所行而无藉於駟馬之貴斯可也賁其趾自飾其行也舍車而徒以賤為貴也人所為貴於軒冕者尚貴飾而已然有命焉而不可數則有吾身之富貴者在焉而何羨於其外也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豈非賁趾舍車之義歟易纂張氏曰車二也徒初也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二之車則寧徒步而行往以從四也車何足以賁吾趾哉　先儒曰舍車以二三四坎體有車輿之象徒者初爻陽而陽剛居下也禁在趾大夫去位之象此是以去位為榮者　胡氏雲峰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於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得位為榮而自以去位在下為榮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程子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朱子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乎子夏傳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剛而未位獨立其志不趨其應不苟乎乘也故飾其趾將徒行也其義豈乘哉明其時之不可也李鼎祚集解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者也今近四弃於二比故曰舍車

車士大夫所乘謂二也四乘於剛艮止其應初全其義故曰而徒徒塵賤之事也自飾其行故曰賁其趾趾謂初也　王肅曰在下故稱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張横渠說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文明之德以貴居賤脩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蘇軾傳文剛者六二也初九九三无文者也自六二言之則初九其趾九三其須也初九之應在四六二之文初九之所不受也車者所以養趾為行文也初九為趾則六二之所以文初九者為車夫初九自絜以吝六四之好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也楊龜山經說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不為臣不見諸侯義也故召之則不往往役義也故庶人召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賁其行豈有待于外哉守義不踰而已故軒車不容巷于貴以為俔仁義之慝與馬之飾原憲不為也比舍車而徒之稱歟張棠巖傳自脩廉隅義不苟從曰賁其趾陽在下為趾至坎為車二在前有載而行之之意曰舍車避寵從義不苟以趨正應傳賁之貞不然更為比周求安榮祗足辱何所望於賁飾哉郭雍解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平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虞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王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无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李光讀易詳說九居於初此陽剛君子隱而未見者也發跡之初尤當自重原憲之貧捉襟肘見納屨踵決及歌商頌之聲若出金石高車駟馬者蓋有愧焉車固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君子於辭受進退之際惟義之從耳顏蠋緩行以當車君子不以為辱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者君子不以為榮貴之初九能自貴重寧徒行而舍軒車之益其為光華貴飾之道莫大焉初比於二而正應在四不比於近而遠從正應故有舍車徒行之象伊尹耕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君子居窮隱約能自重如此豈以徒行為辱乘軒車為榮哉朱漢上傳艮為指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坤為輿二坎為輪車也四震為大塗為足足趾行于大塗者徒行也初九於六二為近於六四為遠舍二車弗乘寧徒行而弗辭者六二非正應義弗乘也夫車所以

貴其行義弗當乘而乘之辱也非貴也是以寧徒行雖跣足貴也古之人有弗肯乘人之車緩步以當車者守義故也鄭剛中窺餘有德无位君子在下固窮之時也固窮之道无他脩飾其所行而已矣此貴之初九所以貴其趾舍車而徒也貴其趾者脩飾其所行之謂舍車而徒者義不屑就之謂雖然初豈終窮者哉往无所應則白馬翰如矣其不徒行孰大於是彼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素履與貴其趾易地皆然故皆无於初九由是知脩飾操履當觀其窮賤之特集傳謂坎為輪車也四震為大塗又為足徒行也二於初非正應故初不肯乘其、、李衡義海撮要初在四軒車之象四德不順故義不來舍四處下徒步之象陸居下无位乘則僭矣素貧賤行于貧賤行而宜之之義也故處貴之時六爻須交相貴飾初本應四忌九三為寇二近而无應從二是乘車近而安應四是徒行遠而勞苟非其義寧就勞而舍安石氏之象舍車不乘得居下之理亦貴之道所引王弼注无有楊萬里傳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操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貴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

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特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强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强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况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佚覇非順猜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救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林栗集解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坎故曰賁其趾初九與六四相賁者也下卦之下趾之象也故曰舍車而徒初近於二而配於四二四皆坎也坎為車而四有艮體艮止也六四之車止於上而六二之車當其前舍二而從四不得不徒行矣以剛明之才而居最下之地安於徒行者也夫乘車安也徒行勞也初九遇六二之車斯可乘矣可乘而不乘者以為物不可以苟合也吾之所應者四也其可過二之車而遂乘之歟夫所為設車者將以賁其趾也苟為義不當乘而乘之則夫賁者祗所以為趾歟是故君子寧舍車而徒行不見利而忘義乃所以賁其趾也故子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夫豈終於徒行而已哉六四之馬翰如矣

楊慈湖傳初九在下義不乘車君子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賁在趾入建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

王莘叟音訓義弗乘晁氏曰鄭王作不李鼎祚詳解車服身之章也受之非其道則非以為榮而反以為辱初九居卦之下賁乎其趾者也既无其位又无其功而有車輿之錫則受之為非宜故不若舍車徒行之為安何者以其義不可乘而弗乘之也是故義之所在則孔子之不徒行不以為過義之所不可則王蠋之徐行當車不以為辱君子之辭受取舍亦惟其義而已矣

蔡節齋訓解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處卦最下亦理无可乘之者

馮椅輯註舍車而徒初九占義弗義乘也弗不肯也乘平聲於義當以趾徒行故不肯乘車

馮椅輯傳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賁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石守道曰初與四為正應故剛柔相賁而陽九三六二近初而无應可以相賁然初志于本應舍六二之車且趣正應者義當然也不可舍本應而從非正也

程正叔曰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以車徒為象者因止以與行為義

楊中立曰一卦之下止之象也賁其止徒行之象也

劉長民曰居下无位乘則僭矣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義也

郭子和曰止在下徒行賤者之事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為辱是以古之人繫馬千駟不受唯義所在而已初之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

耿師道曰六二虛中車之象也

都聖與曰无所乘而涉謂之徒涉无所乘而行謂之徒行頗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也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承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則无所乘之象也　賁其趾不賁其車則是舍車而徒者也初應四而剛柔相賁情相得者也自初至四凡歷三位則行之而往也中隔九三則四不我即近比六二則可以相賁然一卦之中唯初九六四獨為正應義不可舍之而即近也六二欲載初以往初九寧賁其趾以行而不賁六二之車故六四亦有匪寇昏媾之義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初九其

趙虞齋于居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賁初九　賁之艮

☲ 離下　艮為指在下卦之下足之趾也賁其
　 艮上　趾之象　離中虛車之象艮為徑路

☶ 艮下　變離之中虛而足趾止於徑路之下
　 艮上　舍車而徒之象　艮止之義弗乘之

象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周官典命所載自上公至于士其命有九而車之等亦有九庶人未命所以无車持雖以役車為衆人之車而非可以乘者是以負而且乘必為招寇之媒而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初九處无位之地剛而為柔婚夷上而反退止是未命者也固當脩飾賤履不行非義故曰賁其趾正窮觀其所不為之時也然徒行趾之勞乘車趾之安惟其未命則不可乘車故寧舍乘車之安而就徒行之勞非好勞而惡逸也以其義弗可乘則不以車為安而以義為安爾孟子後車數十乘遊於諸侯而不以為泰蓋可乘弗乘適為非義故也卦變重艮艮者止其所也賁飾也初而能止其所是脩飾於賤履而合義者也所以艮之初爻亦有艮其趾之辭

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居賁之時以剛居下其體文明致飾于其足者也致飾其足不可污以不義不義之車不若行之潔也

五峯胡氏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為吏烈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東萊呂氏曰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夫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蓋王公故又曰義弗乘旦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

以光華此足以光君子不有外物之意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所引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趾稱而在下以剛居之賁其趾也離為車艮為徑路初用而柔變離為艮舍車而徒也初剛四柔當位有應而又言變何也蓋四雖應初而乘三之剛於義未安不若初變為柔為艮其趾則各止其所而无咎夫易祓總義初在卦下未交于上自賁而已故言賁其趾趾所以行也二三四互坎體為車車在前而初棄之固足以賁其行然可車而車則以車為榮剝之上九君子得輿是也不可車而車則以車為辱解之六三負且乘是也初比二而應四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義弗克乘則寧舍車而徒自賁在下亦惟其義而已楊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孟子曰昔彭更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孟子所謂非其道則初九所謂義弗乘也以爻應言之則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舍易而即難此舍車而徒之象　楊彬夫曰六二虛中有車之象　愚得之聞曰初爻賁之艮艮其止止其所也初居下無位舍徒未乘恐出其位矣惟以文明之道而自賁其所行素貧賤行乎貧賤雖繫馬千駟而弗受也此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一斷之以義也艮為徑路有車徒趾行之象或曰二三四互體坎坎車在前初可乘之　愚曰初以陽居下君子之抱道而在下者當文明之世蘊剛明之德但自賁飾毋乃獨善其身耶蓋仕止久速必當其可用舍行藏惟義所在義者立身行己之大閑也若枉道徇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哉初爻為足故曰趾初雖文飾故曰賁趾因趾之象曰車徒顏蠋曰緩步以當車其初九舍二從四之意于夫子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初九義弗乘之旨也此當賁之初而稱守義之君子也不然子雲從莽子厚從叔文人見其賁也吾見其不賁也義安在哉所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至里趙汝楳輯聞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乘軒雖榮審義為重初之弗乘全義故也徐相直說初九賁其趾上義弗乘也剛明九位惟自賁其所行而已義不當乘寧舍車輿而徒行象曰舍車而徒者於義不當乘也張應珍解初九趾也六二車也賁其趾文在下也賁卦剛上文柔柔來文剛以近言之則初九宜賁六二今寧舍六二之車而徒行蓋應在六四其義弗當乘也蘇起翁讀易記初九在下為趾之義初比二應四二近而四遠初寧舍二而應四是猶舍車而徒行義弗乘車

車本以賁其趾也二為初之車以義不可舍正應而乘之乘之適足為辱不足為賁寧可徒步而行安於分義從其正應豈不光明二三四互坎為輿多眚此初之不敢乘也陳深讀易編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取舍以義為尚不義則反為汙何足為賁也陳普解義者亦理之當然而已丁易東象義此以下釋賁六爻象辭也初九與四為應於義當從正應不當非義從二故舍車而徒也鄱鍔圖說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艮之初六艮其趾也賁艮之變也既濟離初曳其輪也賁者飾也初與四應賁其艮之趾也六二賁主有車者也坎為輪是也既濟初與四應坎亦為輪今賁初九舍二之車賁四之趾故曰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謂二雖有車而下比初九終非其義四雖徒行上下正應此其義也寧守義以徒行弗乘非義之車也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吳澄纂言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義弗乘六二之車者蓋以就賁於所比之陰柔為非義也俞琰集說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其在下者二在己上豈可乘也義弗可乘故寧舍安而就勞哉李恕易訓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以剛明居下文无所施惟自賁其所行而已趾所以行者也行或不正則舍車輿之安寧就徒行之苦蓋初近二而正應在四二雖近而安於義不正不可乘也保八原吉初九初居離下賁之始也　賁其趾文明在下為趾　舍車而徒前互坎為輪為車下卦震震為足為大途徒行也舍車而徒行者棄利而就義也初九近於六二正應於六四不從六二之近而從六四之遠舍易從難舍車而徒行也守節倚貴而行正道二雖有車而不乘寧徒行而從於六四乃文明之君子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體而用之舍車而徒從其正也二非不正為非己之應也守節處義故弗乘也胡震衍義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君子斯文之所在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无位之地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今居賁飾文明之時二吾近而非吾應四吾應而與吾遠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往從何也義也此舍車而徒行之象也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諫武王伐霸非順猶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于夫君子所以設飾其身在於節義之賁不在於祿位之賁在於天爵之賁不在於人爵之貴賁之初九有志信以為輿有禮義以為器其出言有章其行有枝葉今聞廣譽施於身致飾於下位者自得也故大車檻檻

不足以榮其身以義不當乘寧舍之而徒行也象曰義弗乘也君子取舍在於義而已知其義則誅王斷國亦不可以徒行也如其非義則守身猶善亦不可以苟取也初九之行乎貧賤豈悖義以爲高哉若夫出車彭彭旗旐央央南仲之承王命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山甫之城東方也此則義之當乘而不徒賁其趾也程氏曰舍二從四舍易從難如舍車而徒行守節義君子之飾賁也張清子集註愚謂初九居下體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者乃自賁飾其所行而已初與四爲正應而九三陽之未能遠舍雖比於二則非正也車二也徒初也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二之車則寧徒步而行往以從四也車何足以賁吾趾哉古之人有係馬千駟而不顧者初九有之所引鄱氏曰見前馮椅輯傳趙琏解 初九賁其趾以義弗乘也初九之君子在下九位當文賁之世趾足也文飾其趾所以行也初切近二文明之大臣二下比初之賢而與賁初九守正弗從以有六四正應在上求已相賁舍近以從遠者從正也象車謂從二也徒行謂從四也舍乘車而徒行者不敢不從正也象云義弗乘君子之道非正不從二非己應故舍其車以義弗當乘也胡炳文通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初九以徒爲義不以乘爲義歸玉子所謂往從義也往是不義也 陳應潤爻變易縕 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九變艮艮之初六亦曰艮其趾此爻曰賁其趾爻變之立文也艮爲少男文采賁于趾未能著于外未仕者也車公卿大夫所乘之器也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者以此如漢呂中公教秦皆以安車而聘舍車而徒義弗乘者此必隱德之士遭時不平不肯應聘甘爲徒行如漢韓康被召不起郡縣強之而行至半途求乘車而避此則舍車而徒安行其志也解蒙精蘊大義 先儒曰義弗乘則非以富貴車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 蒙謂大寧舍易而從難君子所以賁其行而不苟也鄱易解 義者守節之意初居下未仕未車可乎賁清之操安初本應四恐九三爲惡二近而无應從二是乘車近而安應四是徒行遠而勞苟非其義寧就勞而舍安也 六二虛中車之象也凡易之義所未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无所乘之象所引居下无位以下見前馮椅輯傳董真卿會通程氏曰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嫌於用明故稱大豐噬嗑稱電者皆明於斷暗之間不以爲常也所引䕫氏曰見前蔡節齋訓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賁

賁卦三

六二賁其須

程子傳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實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朱子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王弼註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爲物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故曰賁其須也 須如字字從彡水邊者非比毗志反下同上附時掌反循似遵反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 賁其須者須是上須於面六二當上附於三若似賁飾其須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與上同爲興起故象云與上興也鄱陽易變體義 六二賁其須比賁之大畜也而文辭云爾者蓋六以柔附剛自下附上而飾之以中正之德若須比上體以生而九三近而相得則猶上體之於須焉須之爲物雖柔而下垂然陽氣外發而上達猶六二以柔順從上而有中正之德也首至陽之體若无首之尊而須之所比以生猶九三之剛正而與六二近而相得也大畜之義君以剛而止健臣以健而受畜不待止之而已又有養賢之理焉須比上體以生而能發生以滋養之之象也故六二言賁其須而變爲大畜然因柔順比上飾以中正而在上之剛正者兼收并畜與之同升故爲賁之大畜而與其本體異矣王莘叟音訓 其須陸氏曰如字字從彡從水邊作非鼂氏曰[illegible]須與歸妹六三同今文作嬬賤妾也趙復齋說 六二賁其須與三皆无應相須成賁蔡節齋訓解 在頤曰須須者附上之物二與上爲剛柔往來之交故附上爲賁而取須爲象或曰須者附頤而生自然之賁上四爻有頤象故以須爲義馮椅輯註 致飾於其上之象占在象中須令獲遵淦操輯聞須待也 以卦言則二本下賁乎剛者也以爻言則身處乎下无可賁者未免少須以待九三是給不能賁人亦无所受賁者也陳深讀易編 二離體文明而中正爲賁之主在頤曰須附上之物上四爻有頤象三即頤下頷也二猶須附頤而生自然之賁也二陰柔三陽剛俱无應故二附三而動剛柔相賁賁其須也陳普解 自三至上頤象二須象也處下守位動止

隨上而已，不在己，蓋守分量能安靜而不自用者也。丁易東象義 隨賤妾之猶夫文須女是也。六二在下，无應妾之象，當賁之時，受賁于上，為賁其須 以變象言之，二變互兌，兌為妾，須女之象。卦自泰來，二本互兌，兌亦妾也，待六自上而來，遂成離，是妾之受賁于上者也。上苟不動，二豈受賁哉。故釋象曰與上興也。然二既成離，守中居下，雖受上賁而不遇，為綠衣黃裳之飾，則能不失其分，而文在其中矣。先儒多因賁其趾而謂賁其須為順下之須，以三至五有順之象，非不可通，但於歸妹不合，且以須賁順非賁其須，故不敢武斷，順下之須與趾為類，何以不取，曰賁于丘園亦與趾顛于 此又取自上而來賁下之義。吳澄纂言 六二，六居第二，畫為賁之大畜 賁其須象也。三四五上肖頤，六二在頤下，須之象。須之美者，生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如須之賁，非有待於外物而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六二卦之主也。以一柔來文下卦之二剛，初九自賁而不變，六二之賁象，六二既自賁，又附麗於九三，而為九三之賁也。吳澄纂言外翼 須賁二，賁其須。 賁三四五上，有順之象。六二在順下，須之象也。俞琰集說 六二賁其須。二无應而比三，三亦无應而比二，故與之相賁。賁以柔來文剛，故亨。文當從質，非質則不能自行，陰必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既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賁其須。須待也。六二蓋待文明以止之義象。胡一桂纂註 程子曰：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所附，猶飾文通 文自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有須象。本義以二與三皆无應，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中正，三剛正，得而附矣。董真卿會通 朱子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血盛則須滋，血衰則減耗。林氏曰：須所以賁其頤也。齊履謙本說 須待也。三柔在內，有待而賁者。梁寅參義 陰麗於陽而成章者也。六二自坤之上六來居離之中，固為文明之主者。然其賁飾也，必附三而動，故曰賁其須。須附頤而生者也。賁上四爻，非賁中虛有頤之象，故三取象於須也。或曰：須需也。六二文明中正之質，能賁飾其行，以需六五求賢之聘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程子傳 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卜子夏傳 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得其三而為文，若須之附頤也。柔而位卑，依剛以為文也。李鼎祚集解 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也。

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上无其應，三亦无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張橫渠說 賁其須，起意在上也。蘇軾傳 六二施陰於二陽之間，初九有應而不受，九三无應而內之，无應而內之者，正也。是以仰賁其須。須者附上而與之興也。楊龜山經說 離，麗也，陰麗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為賁也，不能為有，不能為无，有須之象也。須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陳了翁說 須需也，中而與上，故興從紫嚴待文本於質，質良文安施，聖人著此象，後世猶有顛沛未流者。夫須譬文采威儀，是以緣飾治具，而才德俱弱，不能自立以有為于天下者。九三猶乾剛德，且變三有頤體，二待以興，曰賁其須。先王用人，先道德後文藝謂其待人而興，不能卓然自立于當世也。二自坤來，文乾之剛，且位居離中，有附麗象，而其麗正，曰與上興。作柔中，是以得所麗而興，第非剛德，其質不足以自為耳。嗟，不有剛健為實之君子，其何以行于世而救文勝之弊耶！郭雍解 元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數術，龐雍曰：以王輔嗣之清淡，猶以須為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為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實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賁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須九三剛為之助，則可與於君矣。李元諱易詳說 須附於頤，頤一身之中為最顯，此賁飾之出於自然者。二比於三，同體者，賁須不能自立，隨質而動，得所麗則相待而成，蓋文質之相須，非能有所加損也。其動作皆因其所附之質耳。故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朱漢上傳 二言賁飾之道也。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有頤體，二柔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資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譬之須生於頤，血盛則鬃滋，血衰則減耗，非增益為之飾。與上興也，與相與也。二三相資而成，衰起也。柔道上行，有興之象。是故君弁衣裳，黼黻文章，雖聚判雖玄黃之飾，因其有尊卑貴賤之當而明之，實既不同，其文亦異，不豈不授？惟其稱也。林子成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不知文待質而後興也。曹檀易粹言 兼山郭氏曰：六二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矣。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以初无失待故也。易說 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兄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 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胡 須待也。三與己從，俱得其賁，故曰賁其須也。或 賁

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此所引王弼注、卜子夏傳見前揚萬里傳士有待而後發。來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求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滲吾道。而況賤吾道者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者也。遠自坤之上六。慝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輕就之哉。故曰賁其須。須來也。亦待也。意興於上。吾興於下而已。其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謨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無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拙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諸漢。秉惜也。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林栗集解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無其應。而承九三之離。故曰賁其須。須。血之餘也。坎為血。故有須象。六二與九三相賁者也。上附於三。有須附頤之象也。須也者。所以賁其頤也。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無九三之質。則六二之文無所施矣。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無六二之文。則九三之質亦奚為矣。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賁其須。與上興也。須附於頤。隨上而興。六二九三之象矣。楊慈湖傳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剛而立。亦猶須不能自興。從頤而興。九三一陽在上。有頤之象。六二編而附于下。有須之象。六二離體。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賁。其有不度德不量力。妄欲以將才獨任。有覆餗之凶矣。六二雖無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李謙齋詳解。須待也。二為離之主。文明之至者也。二有文明之德。而自居於陰柔之地。含章不露。有所待而後發。上之人有以致之。而後為之興起。夫豈肯浮躁暴露以苟求於人哉。伯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聞文王作興。而逝有盍歸乎來之嘆。此與上興之義也。蔡節齋訓解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上謂上爻也。或謂上四爻。為椅輔註賁其須。六二象占。　與上興也。上去聲。謂九三興起也。如須傳頤而動。為椅輔傳。六二賁其須。又從水邊者非。或謂今文嬬賤妾也。然文義難通。或引歸妹以須為身。須之義謂離之二陽。待二來賁於文。象雖通而孔子與上興之意。又不相合。妄之一字而二義。不必遷就歸妹以為之說也。賁曰。與上興也。　王輔嗣曰。待其位而無應。三亦無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傅上者也。程可久曰。來初為逆。王景孟曰。初舍二以赴五無應。近傅於九三。可以相賁自三至上。有頤象。林黃中曰。上傳於三。須傅頤之象也。須也者。所以賁其頤也。離中立曰。離。麗也。陰麗乎陽者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

已有須傳頤之象焉。李氏曰。陰之麗陽。正在於二。唯六二重陰而善麗。必上傳於九三之陽。以致其飾。須者柔而上傳於頤。以為飾文。有身之義者。以其有待而後興也。　古人用字。往往雁同。則義通此說。無身待為義。然則引歸妹以須為難者。可以解其惑矣。　卜子夏曰。柔依剛以成文。衣氏曰。陰不自能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陰麗乎陽。二是依三而興。然柔來而文剛。則二乃賁三者也。須傳於頤。而所賁在須。須所以賁頤。頤非能賁須也。大抵一陰麗二陽為文明之象。交相賁者也。然離性炎上。故初舍車而徒。亦舍初而賁三。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賁六二　賁之大畜

䷕（下互卦坎　上互卦震）　離下　艮上　二居互卦變兌之下。兌為妾須之象。上互卦

䷙（下互卦兌　上互卦震）　乾下　艮上　震為動。二附乎震而動為與上興之象。

六二。賁其須。象與上興也。或者因王輔嗣以須為鬚。皆從其說。不知賁其須。即歸妹以須之須也。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虛震曰。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為賤妾可知。賁其須。是賁飾其賤妾者也。歸妹六五又辭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蓋君尚德。娣尚飾。賁其須。以容飾為尚者也。故摩小星之詩者曰。惠及賤妾。進御於君。其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鄭氏箋云。謂諸妾肅肅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此又以六居二。居坎之下。乃陰之得位而在下者也。變為乾。兌乾君也。兌說也。說於君者也。是以夫子釋其象曰。與上興也。夫夙謂之興。夜謂之寐。御於君而不當夕。則興而不寐矣。所以六二變坎之夜為兌之夕。故曰賁其須與上興者。以此卦變大畜。賁飾其須。君之所畜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須以柔附其上。為上之賁者也。　五峰胡氏曰。六二文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　東萊呂氏曰。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文生於本。元本之文則不足貴。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程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二以一柔而處二剛之間。二剛皆賴其賁。然陰柔而貳其貴。則非義矣。故二當賁其須。須與上興。謂賁三也。柔之文剛。不能加乎其質。故以取義。其不賁初而賁三何也。初已應四。二不必賁

之矣。三則上无其應，二所當賁也。趙以夫易通：初爲趾，二反曰須，何也？蓋五乃輔頰之位，以柔居之，須之象也。二用而剛往合乎五，賁其須也。動而得應，與上興也。彖言小利有攸往，此爻也。壯于頄，解而拇，皆以應爻取義。易被總義：下卦離體，離之言麗者，正在六二。蓋二以一柔退處二陽之中，有待於上而後行，故言賁其須。易之言須者，皆須待之義。蓋九三之陽剛在上，有相賁相需之象，故曰與上興也。與上興，則剛柔相濟，不輕於所麗，庸可忽也。孔揚瀛四向易通：潘氏曰：須，需也。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特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 愚得之師曰：二爻賁之大畜，六二爲文明之主，自上而来，麗於二陽之中，已有蓄止畜積之象。所畜大，則所賁者愈大矣。然我待賁者也，上興則我與之興。上興有不家食吉之義。

愚曰：二爲文明賁之主也。五方賁丘園之束帛，有意於下，聘二之賁須求也待也。惟有莘於待聘而已。此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必待成湯三聘而後幡然而起者。二自坤上六来，爲一代文明之佐，是欲與上興起文明之治，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按諸儒須有二義：初九爲趾，以人身推之，則須爲頤之須隨者；但三四五皆无近取諸身之象，不若須需之義爲優。蓋須有君臣相須之意，與者君臣上下之相與也。所引廬陵楊

氏曰見前楊萬里傳 趙汝楳輯聞：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剛柔交賁者，爻之情也。剛必上賁，柔必下賁者，卦之義也。二雖須三，而三終不下賁，亦姑與上同興而已。爻不以正，故不言賁而言興。 徐相直說：六二賁其須，上興上興也。須，待也。上无應，切近於三，不肯有就，但以道義賁飾其身，待時而動也。象言興上興者，猶待文王而興也。 始汾遺史証類指義：賁飾之時，獨不能也。六二中正而應九三，而无應，近而志同，相得也。二附於三，飾上也，故曰賁其須也。方之古人，如嵇康結任安，志同位異，千里相思，時一往焉，古之耕賢也。 張應珍解：須，鬚也。卦有頤象，六二處頤之下，爲鬚。六二所賁者九三，鬚之所附者頤下，故云與上興也。興，動也。九三互震爲動，鬚起。翁讀易記：六二主文明之大臣，而六五非應，由是賁其眉焉。眉，待也。脩飾吾身以待時，時至則與上作興；時之未至，則卑眉以待之。卦變兌，與上興也。二三四互坎，坎險不可行，須也。卦變大畜，畜止也，亦須也。或謂須宜小利有攸往之義，不知往蓋速往，須待而興，上皆興往則利矣。陳深讀易編：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柔无應，附其上三剛而興，則剛柔相文也。丁易東象義：六二爻賁於上，以卦變言，六自三而来者也。上前不動，二生爻賁於故，曰與上興也。鄭綺閣說：六二賁其須，上與上興也。天文所麗日月眼目，

地文所麗百穀草木，人文所麗眉睫須髮。夫人之須髮，亦猶地之草木也。六二賁主柔文，順下坎爲髮，附于頤下，須也，故曰賁其須。賁之上九，乃天文也。分剛上而文柔也，故上九止之，我亦止之；上九興之，我亦興之。人文隨天，剛柔相與，故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吴澄纂言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程子曰：須隨頤而動者，繫於所附，與上同興也。俞琰集說：上謂九三在其上也。九三，質也。文待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也。興，起也。李簡學易記：六二賁其須，上與上興也。六二以文明中正，爲一卦之主，將以文明之道賁天下者也。五居君位而不應，不應則不可以有爲，求須待也。有待而興，皆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爲賁歟？與上興者，謂與三相賁而起也。来安定白雲侯庵諸 李恕易訓：二，賁之主，故言賁道。凡賁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如人須然，動止係順，不係於須。蓋須不自起，隨上而起也。係八原旨：六二陰柔，處於離中，文明之君子，下卦之主也。賁其須，須即此需待也。脩飾賁道，待時而行也。二雖當位而无應，故以文明脩其道，待上求而進之，共成治賁之功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君子體而用之，隱居待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耳。胡震衍義：六二賁其須，上與上興也。須隨順而動者也。六二當賁飾之時，居離明之位，柔順中正，

三以陽剛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是二有文明之德，以賁飾其從人之道也。二之從剛而動，猶須從頤而動也。從剛而動，必以賁言者，二之從三，非邪言邪說，而又其徇物之過也；非令色足恭，而又其悅人之容也。有仁賢以爲汲引則從之，有尊貴以爲應援則從之。不然，子敖之從道，以爲樂正子之辱；猶子之主雖得衛卿，猶以自污焉。象曰：與上興也。六二爲離之主，有中正之德，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有離明之質，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六二君子，其得賁道之盛歟！安定曰：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相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得失故也。潘氏曰：柔不能自奮，正也；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特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張清子集註：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潘氏曰：須，需也。二居文明之中，而上无應援，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 進齋曰：須附頤而生者也。賁上四爻求賁中虛，有頤之象。六二柔順无應，而上比九三，故依附九三之陽以爲之善，乃賁飾其頤下之須者也。二才柔不能自興，隨三而興，亦猶須之附頤而動者也，故曰與上興也。 愚謂六二自坤上六而来，居離之中，爲賁之主，

能位與文明之治者也。須者待也。與者許也。二與五本无應義，亦必須待六五柔順之君，下求六二文明之臣。如以束帛之聘，然後許其君。以作興賁治之功。此六二以待聘而為光賁也。所引子夏曰、龜山曰，見前卜子夏傳、楊龜山、趙旃、趙註解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二中正文明之盛，所以賁者，皆是自然而然。譬須生於頤，自主之飾，不假為也。傳曰：美須長太則貫須為身飾之美，然二之文飾出於自然，必待五位之君舉而興之，則貴道得行。象云與上興，是須不自興，隨順而興之。陳應潤大變易經：男子與婦人異者，惟須與髯耳。六二變大畜，下卦為乾，乾為首，須文來之，賁于首。年之壯矣。二居臣位，有大畜之才，必有威嚴勇敢以畜君。如唐封丈張延之怒須髮俱張，忠勇之氣見於須髮。諸葛亮稱關羽之才曰：孟起黥彭之徒，尚不及髯之絕倫超群也。蓋羽之須髯美而勇敢，是以羨稱之。唐中宗時，宦官用事，雍州刺史盧從一見无須者必曲加承接。噫，將至于此，天下可羞也。君子文來之見于須者，年之壯春時之可以仕，為與上興者，得上之聘召而興。人君聘賢，孟求其大丈夫者。孟起馬超字，黥英布，彭彭越。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柔依剛而成文也。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頷，文生於本也。无本之文，則不足賁。　蒙頤動止，惟係於所附，此賁之

所以不能變其賁也。聖人以二為賁主，故主言賁道。鄭滿解六二賁其須，止須有待而後可行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與上興者，反須之義也。上可與之興之以興，何須之有。賁清之楊安貴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所引自三至上以下二條見前李鼎祚集解、馮椅輯傳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程子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朱子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王弼註：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飾，又得其潤，故曰賁如濡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也。　濡，如兗反。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重言永貞吉三本卦並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賁如濡如者，賁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居得其位，與二相比，和

合文飾而有潤澤，故曰賁如濡如。其美如此，長保貞吉，物莫之陵，故象云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陳了齋說：用六之吉，終不適陰離也。故曰：濡如良也。故曰：黔如用六也，故終无尤，而吝皆有終者，亦以用六故也。郭東易變體義：此賁之頤也。而又辭云：貞者，頤之象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蓋頤義訓養，而養貴乎正。自養正則有以成己矣；所養正則有以成物矣。賁之九三，以陽居陽，自飾正也。六二柔正來比，而我以剛正成之，所飾正也。人之德性本固自正，惟誠其意則自飾正，而无以害吾之性矣。惟賁以善則飾人以正，而有以全彼之性矣。故賁飾以正，而有養正之義。於是變體為頤，而物我兩全，道而相得，非但文之所能預也。然因致飾以正，而有自養所養皆正之義，故為賁之頤，而與頤之本體異矣。趙復齋說：永貞，捨四取二也。而柔交賁，文之過潤，捨其一焉。剛上柔下，故永貞吉。蔡節齋訓解：九三賁如濡如。濡，沾濡也。陷二柔之中，故賁而濡。　永貞吉，有坎象。坎維心亨，故永貞吉。　馮椅輯注：九三賁如濡如，故飾潤澤之象。如歸妹濡履傳。　永貞吉，占。趙汝楳輯聞：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賁六四如濡，鮮澤之貌。履封敵車於李斌子美澤可以鑑。九三重剛，又居離明之極。以此施賁，宜乎光澤之盛如此。然三與上，位應而

德，故兩剛不胥賁。彼舍上而賁四，賁不以正，疑於為邪，故聖人以永貞戒之，欲其長守正道，乃始得吉。不然，是正復邪，卑不招上九之怒，適之。初九不適六二，故必正而後吉。此卦三不賁上，故亦以正為戒也。又皆然姑汾遺叟証類指龜：六二居離之中，附上以文，故曰賁其須。九三居坎之中，附其下，故曰濡如，潤澤也。相比和合，人莫之陵。此又復如任安及怯廉中正衆道，罪復被鉄會拯害志不變。蓋賁者无應也。陳深讀易編：濡，沾濡也。九三剛陷二柔之中，故賁而濡。言文明而潤也。三居互坎之中，故曰濡如。賁飾之盛，為二陰所濡。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梁寅音解：九三賁如濡如，處衆陰中，若有濡染。　永貞吉，能久其所居之正，則所守固而陰邪終莫之陵。丁易東象義：處二陰之中，故濡如。又位得正，故永貞吉。與二同體，上九既非正應，終不能陵之也。　以象言之，九三本體為離，離為文，故賁如。互坎之中，坎為水，故濡如。文而光澤者也。　此爻剛正而能自飾者也。吳澄纂言：九三，九居弟三畫，為賁之頤。　賁如濡如，象也。九三者，互坎之中畫。坎水有濡象。韓詩言：六四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處文明之極，一剛在二柔之間，錯雜成文，故賁如。又六二之柔飾之於下，賁之最盛者也。故濡如。　永貞，吉占也。得二之飾而不溺於二，故長

永正主其事則吉也。俞琰集說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濡潤也九三處六二六三之間相與潤色而成文故曰賁如濡如然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此亦文明以止之意也胡炳文通至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陷之濡矣齊復據本說三賁于五者三為遠故不賁而反濡濡沈没也永貞者守在己梁寅參義九三處文明之極而上下之陰皆附麗焉故曰賁如言賁之盛也三在二陰之中有坎之象故曰濡如言賁之盛而潤澤也如三之所處固正矣然陽在陰中則易於溺溺則失其正故又戒以長永其貞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子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卜子夏傳九三賁如止終莫之陵也則以得位而柔輔之賁然而有客濡如而然其潤雖阻但應復位相保可以長守其正則物不能陵而義其吉。李鼎祚集解虞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也體剛復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也張橫渠說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侮蘇軾傳初九之正配四也而九三近之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見近而不義則失其正故九三不貞於二而貳於四則其配亦見陵於初九矣初九亦然何則无以相賁也曰九三言之賁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兩獲焉然而以永貞於二為吉也楊龜山雜說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于二陰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為二陰所濡非貞固而移其質則山之道也故作永貞乃吉永貞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則孰能陵之張紫巖傳九三以陽居二陰間有互坎體坎水也濡也上下二陰柔也小人也其賁也懼或濡之厥正不永則陵浸焉將相率為不善陵孰大焉君子之於貞不使一日忘於心周貞守道小人不敢以非義相欺誤濡其遠矣三處離上而獲吉于賁永貞功也三有剛德用能永貞位不中故先有濡如憂郭雍解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於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交須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致得而陵之哉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李光讀易詳說賁飾之道常失之華侈而无其實若有德以潤其身而飾以粲然之文如玉之韞于石珠之媚于川其潤

澤光未有不可掩者故曰賁如濡如也永貞吉者九三以陽剛而居陽位處離分之極賁之盛者賁飾之盛則流而為奢淫故戒以永貞則吉也永貞者長守正道不為群陰之所誘則小人終莫敢陵之也朱漢上傳六二以柔賁剛賁如也九三坎體以剛賁柔坎水濡之澤潤而有光耀濡如也剛柔相賁文飾之盛禮之致隆者也然二非正應以近相得故相賁相濡以成文九三守正不動二亦柔慕乎中正故吉三賁將變動而失正則上且自外而陵之禮者法之大分去爭奪之道也永正誰能陵之今夫冨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不提革着過于朝而不敢者知禮法之不可以干也苟失其正乘其間者有窺心焉安能自免於陵轢乎故終莫之陵者永貞之吉三下卦之終三不動永貞之象李衡義海撮要三據上體始相賁飾故曰賁如濡變也上下交相賁飾則能變其體而成文故物相飾不固則散永貞則吉收　二三非應而相親惟不犯非禮能守正道則物莫之陵戶　賁如自飾濡如六二飾之剛上柔下各得其正柔之正者又嚴而柔為二得上而興不足以稱吉介　荀爽王弼註卜子夏傳朱漢上傳先前鄭剛中窺餘六二賁其須止終莫之陵也徐果曰自三以上有順之象二在順下須之象也須以賁順亦得順而後動此序卦所謂

物不可以苟合受之以賁者也何則二與三皆无正應獨以近比而相飾有潤澤之理故九三曰賁如濡如雖然此出於正則為潤澤之美故二得與之偕興苟近比相餙不出於正則謟諛和悅將有濡沫之嫌濡如之云蓋有深戒六二一爻所以不言凶言悔尤而於九三見之也與初爻不言吉凶而初六四見之同意或問六二九三頊之正常曰兩爻皆居得其位聖人獨慮其或渝也則為之文曰永貞吉惟永貞則莫之陵集傳謂三以坎水潤澤於二故曰濡如楊萬里傳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極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於物无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沃若又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欲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一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者夫何為哉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禮去則魯衰林栗集解九三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

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九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故曰賁如濡如。九三與六二相賁者也，而承於六四，爲四所濡。四，坎也，坎爲谷，故有濡如之象。今有繪帛於此，既有其質，又有其文，盛者濡之，而不爲染污者希矣。夫子其害不已，白乎理而不緇，故曰永貞吉。三既受賁於二，惟當永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爲害矣。凡賁之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初應於四，五附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受四之濡，然後位定而不爭矣。故子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高陵也，自上陵下。指六四也。楊蓋淵傳賁卦雖以剛柔相濟爲賁，而柔以得剛爲美，剛以比柔爲醜。卦分剛上而文柔，臣之事君不得已也。比肩而居，非所善也。而九三居二陰之間，乃有小人之濡汙。君子之象天下之變，固有不得已居于小人之間而不失其體，若爲小人所濡而實不濡也。賁如濡如，此君子與小人相應之道。孔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者，以其有濡如之迹也。而孔子

正

之陵可也。此聖人教君子之吉。當如是哉也。九三與上九皆陽，无相應之象，故有與上下二陰相濡之象。趙復齋說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二異乎三，四則來之，取二捨四，則有順无陵。李謙齋詳解九三賁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賁如濡如者，潤色之至爲者也。聖人以文治天下，制度脩身而紀綱具舉，君臣上下之分爲於禮文之表，歷千萬世而不可紊，故天下永守其貞，而莫敢爲犯陵之習。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當是之時，周室之衰亦已久矣，而猶足以憑藉維持而永其天命，故齊晉雖強，而亦知有尊王之義，而不敢萌犯上之心，所謂終莫之陵者，於周見之。蔡節齋訓解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侮也。能永貞則二柔終不能濡陷。馮椅輯注永貞之吉九三占。　終莫之陵也。陵，相加也。謂四據上陵下，能永貞則四雖欲陵，已終莫之能也。馮椅輯傳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賁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劉長民曰，三據上體，上下交相賁而成文。李去非曰，互體爲坎，有離明之文，有坎水之潤，日月雨露滋潤明顯，无非文也。馮當可曰，剛適之陽，二陰夾輔之，其賁飾之道顯矣。以陰陽相賁而言，則九三得二四而賁，然一陽陷二陰之中，終於濡溺。非三能永久貞固自守，以義則長已矣。林賁

中曰，上九其應，以陽剛介於二陰之間，本爻與六二相賁者也，而承於六四，兼四成坎水，爲四所濡。本爻既受賁於二，惟當永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爲吉矣。賁之爲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四應於初，三傅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染四之濡，然後位定而不爭矣。　間于二陰，故有賁如之象，互體有坎水，故有濡如之象。然已處下體，四處上體，本不相屬也。惟其雜住夾上，故上屬於四，而成坎水之濡。能永貞固自守，下體與二自足，相比成文，不涉於四，則得之矣。此作易者教人處此之方也。右明象占　張舜文曰，文滅質則弊，末勝本則衰。苟无剛實之德而文飾爲，其能久乎。楊廷秀曰，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爲禮樂法度之文，濡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一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禮去則魯衰。右明文義

田疇學易蹊徑

賁九三　賁之順

（卦圖：下互卦坎　上互卦震）離下艮上　三居離下，文明之極，賁如之象。離爲乾卦，互坎之水，潤爲濡如之象。互變

（卦圖：下互卦變坤　上互卦變坤）震下艮上　重坤永貞吉之象。三爲下卦之終，乃是互震之動，又下卦雖復爲動，然上下互卦皆變爲坤靜，終莫之陵之象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三爲內之侯位，變剛爲柔，故不事武勇而事文飾，賁如濡如，是以文相接而粉澤潤色。流傳而不朽者也。春秋書諸侯外相見朝曰如，是比如等若一，向文柔失之懦，弱則文獻日已，國勢日削。九三體剛用柔，故能守文不失而人莫敢陵之。蓋周魯之已，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貞言，勸之。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迓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觀論語左氏稱子產之事，正此爻之賁也。夫曰爲命，曰修飾，曰潤色，曰辭令，曰禮，豈非賁如濡如乎。曰數世之福，豈非永貞之吉乎。曰无大國之討，豈非終莫之陵乎。卦變爲頤，賁飾其頤，善辭令者也。魏了翁集義　藍田

呂氏曰賁如濡如賁之盛也居文明之極處二陰之間交錯成文至于潤
澤可謂盛矣上陵下替文不明也知文明之盛則燦明微等威以辨守是
不變至于悠久物莫之陵也　五峰胡氏曰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陽
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俱洽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
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大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
而賁澤下於斯民賁如濡如也文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
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義意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
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寶之投沒冶趙遣之
牧孝牧袁紹之投田豐是也終為人所陵辱矣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內
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
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
者此蓋有餘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
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
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
上朱氏曰見前復卦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　鄭汝諧翼傳一陰不可
以賁二陽一陽則可賁二陰之賁三處二陰之間二陰交賁之故濡如濡

潤澤也　蔡文二陰之賁惟久於正則吉否則為二陰之所陵柔善陰之夫
賁易以陵柔于陽故告之趣以大易通　三用而柔應上之剛剛柔相錯賁
如也以柔變剛濡如也居失其位是為順之貞也永貞者以剛自守雖與
上為敵而三當其位上終不得而陵之所以吉也易中言濡皆指陰爻易
核覩義　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陰陽相文謂之賁如然以陽居陽又離體
炎上為炎必待上下二陰而後濟蓋互坎為水有濡如之象然陽剛不中
惟待二陰相濡則其勢易以陵象以為終莫之陵者九三剛之正者也六
二六四柔之正者也剛柔相比永守其正故曰永貞之吉楊瀛四尚易通
潛氏曰陵勝也文終不能勝質也　愚得之師曰三爻賁之順賁飾於外
者然无濡潤澤非賁沐所能如者則必其中之有養也三之順順養也故
有賁如濡如之象飪羸之人強飾而出顏色枯槁望无晶光无所養也賁
豈能濡如哉然順養正也養得正則吉三惟永貞此所以吉而終莫之陵
也或曰二三四互體坎坎水有濡象　愚曰三居文明之極介乎二陰而
文飾之賁之至也濡如言鮮明光澤如雨露之沾濡者　所引龜山楊氏曰
誠齋楊氏曰見前楊龜山經說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象曰永貞之吉終
莫之陵也三舍上而賁四上九宜不能乎于中三能永守其正則上九終

不能使陵於我徐相直說居文明之極賁如也為二四二陰所濡濡如也
詩曰六轡濡如言光潤之至也如詩助也須常永正固則吉象言能永正
固誰其陵之莫之陵不敢侮也張應弥解濡之為言潤色也永貞言久其
正也九三至剛互坎為水水潤下如有文華而復加之潤色也夫文過其
實人或非之能久居其正則吉且人莫之敢陵也九三下同六二上親六
四其志不一故有永貞之戒蘇起翁讀易記九三亦无應與自為賁飾以
為潤澤故曰賁如濡如離明為賁互坎為濡然三處離之極為賁之極極
則賁易過於文上九白賁者又將陵我矣必永久貞正其為賁永出於正
則得其吉而上九之白賁不相侵陵矣非應故也弟恐九三以離明之資
處不中之位不能持久貞正以為賁故戒之文變實實有侵陵實勉之忍
永貞則非所慮矣陳深讀易編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三守永貞雖在二
柔之間莫之陵侮也　易衷表義九三雖與二同體為二所濡然上非正
應亦不為上所陵侮也鄭斷圖說九三賁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三與上
九不應下比六二賁主如者往來之謂也如非助辭至于大有六五交如
威如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晉之六二晉如愁如之類俱
是大義理不可直作語助也六二賁主乃柔來而文剛當无來如者也故

曰賁如分剛上而文柔當无往如者也九三乃坎中之陽能以潤澤之濡
如於上九上九不應下九賁如之主故止濡如於六二也又況既濟之離
素有戈輪濡尾之象故曰賁如濡如九三得位以陽乘陰利於永貞乃可
為吉故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苟謂九三之吉不守永貞之道夫六
二之柔上九之剛相與為文其志止歸上九之終今九三雖為下卦之終
亦莫之陵也故曰終莫之陵也陵烏陵也吳澄纂言象曰永貞之吉終莫
之陵也陵謂漸平近九三與上九同位山之高也若降在六二則與六五
同位陵之平也俞琰集說陵勝也終莫之陵者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
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雖文終莫能勝之也李簡學易記九三賁
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　伊川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
賁之盛者也光彩之盛則有潤澤故云賁如濡如　當氏曰賁如濡如以
禮文潤飾之謂也貞而不永則非有終者也故曰永貞吉夫國家无禮文
以潤飾之則貴賤尊卑失其正而相陵矣身无禮文以潤飾之則人侮之
矣故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李恕易訓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
間處相賁故其賁飾之盛光彩潤澤如濡濡然永常貞正則吉賁飾之時
常而且正則人終不能陵侮也保八原旨九三居離上剛明之極也賁

如明極而大盛。濡如互體見坎，易中坎稱濡。言以剛文與柔文相間。下卦俱得其正，與二四互相光飾，有潤澤之義也。 永貞吉，二與四非己之應，賁在久常正固，則得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迫也。君子體而用之，處事當以雍容和緩，從容而不迫也。胡震衍義：九三賁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也。然三與二四非正應，故戒以常永貞正則吉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君子於正道无少移擬，則雖欺侮之夫，美華之絢爛，而本根之不搖，則其美華不能移也。丹青之錯味。素地之不充，則其丹青无所施也。文彩之相賁，而正道之不常，則其相賁也易至於陵侵。今九三文飾之盛，至於濡如，不徒威儀容範得其宜而潤澤也，雖言辭議論，皆有潤色之文焉。不徒立身行己得其賁而潤澤也，雖應事接物，皆有潤澤之文焉。不惟施之一身得其潤澤而施之，天下國家皆得其賁而潤澤也。然有儀文之美然者，必有正理之儀則，則不過乎正也。象曰：終莫之陵也。大抵有華无實，人所侮也。有聲无情，人之侮也。有濡如之文，又有永貞之道，則雖欲陵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所以為文章者，是亦性與天道之發爾。鼓謂文可以威其質者，三居文明之極，為二陰所濡，非正固則將其質亡之道也。正固則二陰孰能陵之。楊氏曰：賁如，自飾也。濡如，待物而後飾者也。待人而飾，易為人所犯，必得永貞則吉。張清子集註：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童溪曰：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吉於賁矣。 愚謂九三處文明之極，上无正應，而下比六二，與之相賁，故曰賁如。陰陽和洽，自然潤澤，故曰濡如。詩云六轡沃若，亦取光潤之義。然三與六二自足相賁以潤色之，若更溺於六四，則柔勝於剛，文過於質，不可以久，惟永久其貞，斯為吉也。陵者，以上陵下也。三能以剛貞自守，則六四終莫之侵陵也。所引誠齋曰漢氏曰郭雍曰先儒傷焉里傳揚瀕四而言通明一性兼註朔 一程纂註：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己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趙娃解：九三賁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三處二四之間，為二柔所賁，濡如潤澤，有光輝之貌。然二與四皆非正應，以相比而相賁，其賁不繼，不能行矣。戒以永久貞固，如此則吉。象云終莫之陵。若所賁有質而不繼，則為人所陵侵。如永貞得吉，是終莫有陵之者矣。陳應潤爻變易縕：九三賁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濡，滯也。孟子曰：是何濡

滯也之濡。三不當位，遁將而不仕，故曰賁如濡如。何以知其然耶？以上下文義孜之：初九賁其趾，年之少也。六二賁其須，年之壯也。至于六四賁如皤如，年已老矣。是則六三之濡如，過於強仕之年而未能進，身濡滯之說明矣。然人有文采，隱于田野，人君肯未徵聘，當永守貞正則吉。九三變順，幸能順養，苟不永貞，則有妄進之失。能守永貞，雖欲陵犯於我也。如漢公孫弘年六十始應詔對策，朱買臣近五十，尚然薪以自給，是皆濡如之久者信矣。解蒙精縕大義家謂處有餘而止，不足望人所深戒也。郭昌解：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上乘下之意。陵之以失其永貞，今也永其貞而得吉，上欲陵之，其能之乎？陵指互之九也。賁循之張要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離則履正，故永貞言。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 三賁將變，動而失正，則上自外陵之。所引上與四相賁以下四條見前李衡義海撮要丙村程傳 易纂饒氏曰：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互二三四坎體，須守其貞則吉，不沒於濡如也。所引蔡氏曰胡人曰見前胡一桂纂註明明文選

六四。賁如皤如。

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程子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朱子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爾。故其象如此。朱子語類：賁六四白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學蒙 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拘，各自說一義。州 王弼註：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己寇難，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鮮絜其馬，翰如以待，雖履正位，未能果其志也。三為剛猛，未可輕犯，匪寇乃婚，終无尤也。 皤，白波反。說文云：老人貌。董音槃，云馬作足橫行曰皤。鄭陸作蹯，音煩。荀作波。翰，戶旦反。董黃云：馬舉頭高卬也。馬荀云高也。鄭云：白也。亦作韓，寒案反。媾，古豆反。閡，五代反。難，乃旦反，下同。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義 孔穎達正義：象曰永貞之吉，止匪寇婚媾，賁如皤如者，皤是素白之色。六四有應在初，欲往從之，三為己難，故己猶豫，或以文飾，故賁如也。或守質素，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者，但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

之未敢擀進也匪寇婚媾者若非九三爲已慝言乃得與初爲婚媾也要
義四應初而三寇㪅鮮潔其馬以待 見前王弼注李鼎祚集解 六四賁如
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陸績曰震爲馬爲白故曰白馬翰如。薦皤亦
白素之貌也。所引王弼曰 見前王弼注 郁累易變體義 以賁之離也而文
辭云月者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㬎然相接所謂人文也。而有
天合者焉有人合者焉莊子曰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
則已矣然則五者雖皆人文而兄弟之親但人致飾簡矣而父子尤簡其
致飾皆不足道而六四之於初九其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致飾之文不可
苟也則其相應也離之文明於是爲至盖離者萬物相見之時文以交之
有附麗之義而必於六四言之者初與四爲正應而爲六二所間故言白
馬盖致飾之未成也然六二終不能間初而初九終應乎四故言翰如言
其未至之速也其爲文明附麗之義尤可賁矣故變離之體爲然因致飾
而復有文明附麗之義故爲賁之離而與離之本體異矣且賁具文明以
止之義而復成卦初九在內卦之下舍車而徒則非車服以彰之而文
明之義爲不足以其舍車而徒則其時止時行之義而已是以獨爲艮之
體焉六四之於初有皤如之疑矣有白馬之疑矣有寇至之疑矣則艮止
之義爲不足以其受翰如之應蓋比已之親則其文明附麗之義而已是
以獨爲離之體焉 項安世玩辭 賁如皤如白賁。 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
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賁者以白文之如斷綱爲璜狀貌尚忠也
翰如 姚小彭氏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與皤皆白色也 綠郎齋訓解
六四賁如皤如皤白而不飾也遠近乎三故賁而復止也 白馬翰如白
馬无飾也翰乘也雖不敢賁而求應于初至急也 匪寇婚媾寇三也婚
媾初也非迫於寇則已婚媾矣 馮椅輯註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來致
飾而人求之之象皤白波反或蒲頗反白貌或作皤波皆非翰户旦反叶
鞶寒並音曰馬舉頭高卬貌謂所賁與白而猶未加飾有來白馬翰乘而
來賁之者謂初九也 匪寇婚媾占同上六二寇謂迫於九三婚媾初九
正應也 趙汝楳輯聞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肯也馬以
駕車初之所舍也翰如董遇云馬舉頭高卬爲翰當音寒疾乘之義婚遘
陰陽胥求也寇婚遘猶云怨耦曰仇盖指九三 四爲賁之最盛而曰皤
如曰白馬皆以白爲賁者賁文也文則易流聖人戒之謂不必文飾絢爛
而復爲賁也初以正應賁四在四受之可以无嫌第三以位比亦復來賁
有公孫黑强委禽焉之事三之來以求婚遘由四視之則寇也四不受三

之賁猶不與寇爲婚遘也 枯分適變延頤指龜 有應於初飾而待之三當
其路不得其志又欲潔其馬而往就之懼三不果進也彼各守正匪寇害
之終成婚媾方之古人如劉備關羽徐州事夫羽歸曹操復如備欲往不
能欲待不可爲操所寇終必相會象曰終無尤也 陳深讀易編 四與初正
應相賁者也適近乎三爲其所隔故不成賁皤白也白而不飾也四无所
賁飾其馬亦白翰飛也求應於初至急也有立寨攻取馬之象然非迫於
九三之寇則與初婚媾矣四當賁道之變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 陳普解
六四賁如皤如皤白也切近於三疑若受其文而能潔正自守終无所染
白馬翰如陰情陽爲馬皤如故爲白爲翰如志在從初何之如欲飛也
關羽身在曹營而心在劉備類此 匪寇婚媾非三爲寇則與初合矣 丁
易東象義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四應初初體離賁如也皤
白也无飾之義翰如疾飛貌位正而有正應欲下從初隔於三則三寇也
匪隔於三則可以之婚媾之初矣盖六四純白之質非九三所能間也
以象變言之四變則互巽巽爲白皤如也本體互震震爲馬馬而變白白
馬也離爲飛翰如也進來九三互坎爲寇 此又當位有應乘剛而
无尤也 吳澄纂言 六四六居第四畫爲賁之離 賁如皤如象也九三居
文明之極六四有釋九之疑。二文當上下剛柔相雜之際故皆曰賁如賁
之成卦以六二自外來而文二剛上九自內往而文二柔也九三與六二
九近而得其賁故濡如六四與上九隔遠而不得其賁故皤如言白而未
受采也 白馬翰如象也。六四震馬之中畫坎馬之上畫。變爲剛則成巽
爲白翰如言其走之疾如羽翰也六四弗得上九文柔之賁故疾走以就
正應而求賁於初九之陽 匪寇婚媾象也四與初正應然初九孤潔自
守近不比二遠不交四二九文也不就之者義也四應文也就之者正也
初不比二而并疑四因六四之下求初九之疑始釋而知六四非寇也乃
已之婚媾也象同也六二 吳澄纂言外翼 白 賁四白馬 工白賁 大過
初白茅 白西方之色巽爲白兌亦爲白巽兌同體也賁二三四互坎三
四五互震馬也六四變爲剛成巽白也故曰白馬泰上六下二文剛九三
上上文柔而成賁文極反質賁復爲泰則二三四成兌兌得西方之白上
與兌之中畫應故曰白賁凡八卦之色乾坎赤坤離黑震艮蒼巽兌白 俞
琰集說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爲皤馬白爲翰禮記云
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平聲鄭氏註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變文反於
質故其象如此四之應在初初賁其趾而徒行四乃皤其與而來白馬其

情不相合如此匪媾如何然而賁不可以无文文不可以无賁賁六爻唯六四初九兩爻相應蓋剛柔相配文質相合匪寇也乃婚媾也韻一注附録此爻元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苹未　愚謂為震坎象皆取互體指九三言也翰如言九三求六四之心如飛翰之疾也胡炳文通二五與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初之應為賁而為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皤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曰四德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為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己為寇乃欲與己為婚媾爾此與屯六二相似也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董真卿會通王氏大寶曰皤髮白柔飾於乘陰盛陽衰皤如之象　呂氏曰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己寇　張子曰六四以柔居陰性為艮止志堅行潔終无尤也　雙湖先生曰皤如四之自飾也白馬翰如恐是指三言三之求非寇乃是求婚媾耳馬取互坎震象亦皆以九三感坎震則馬九三象矣皤翰皆白色凡物之潔者日乾則白至坎得離故取白象上九白賁亦繫此義寇亦然象不言言者四守正以待正應可如矣所引姚氏曰毛肖質安也凡鶉鶉履操本說四亦賁于五者四亦柔故不賁而反皤皤質素也白馬者承以白郭爲解寇三也婚媾初也朱資本義六四在離明之外為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舍車為在下而无所求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求矣故云白馬翰如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然四本與初為應而三乃逼近故疑其為寇而三實非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耳四之與三雖非正應然三得正而四亦得正以正而合又何尤邪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子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朱子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卜子夏傳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得位有應賁而成文故絜其儀白其馬欲翰如而速往也懼三為寇而不敢進退當位正應疑何久哉寇矣則合矣王弼注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重書匪寇婚媾四本卦二也聯各一　終无尤也五本

卦剝蹇鼎旅孔穎達正義六四當位疑者以其當位得與初為應但礙於三故遲疑也若不當位則與初非應何須欲往而致遲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者釋匪寇婚媾之義若待匪有寇難乃為婚媾則終无尤過若犯寇難而為婚媾則終有尤也李鼎祚集解象曰六四當位疑也案坎為盜故疑當位乘三悖禮難飾應初遠陽故曰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崔憬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張橫渠說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以陰居陰位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蘇軾傳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逼三也六二以其賁賁初九而初九全其潔皤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潔者凡以為四也四可不以潔答之乎是以潔其車而翼然而往從之以三為寇而莫之媾也此四者危疑之間交爭之際也然卒免於侵陵之禍者以四者之无不貞也楊龜山經說剛上文柔而為艮艮止也剛止于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賁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雖未獲賁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分剛分柔剛止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獲賁矣故无尤也陳了翁說當位疑也故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要其終也終无尤應初也其義云何命而已矣張紫巖傳四近臣潔白其德以自守初自下從之猶馬疾馳者然初四皆未受飾質之美者惟四以柔居柔體道守静義不苟從始以乘剛疑初卒知其同己應之賢以類同志同道行終可以无尤於賁盛矣互坎居四為皤如為白馬剛阻為寇且氣之清者為賢賢德以清潔為本清潔而後利澤及天下中庸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賁之交飾无忝夫德濁而偽故初四有皤如白馬象若上九白賁德大成矣艮變巽為皤如初本乾體乾為金為馬為白馬初與四正應為婚媾郭雍解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立因之賁皆立己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後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己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姻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李光讀易詳說四與初為正應初以陽剛在下守節義而輕富貴者四欲往從亦當以潔白之操應之故賁如皤如也皤潔白也白馬翰如者聘賢必以車馬馬取其色白者詩人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亦取潔白之義翰如飛翔而往也聘既以其道則賢者然而來矣匪寇婚媾者古之聘賢猶嫁娶之用媒聘故以婚媾為喻四之

應初初之從四乃正應也而九三以陽剛間乎其間四又乘之故與三爲仇所以遲疑而不敢遽進也非三爲難則四與初合久矣夫陰陽之相求剛柔之相賁乃理之常六四下應初九位固當矣人乘九三之剛此當位適所以致疑也初與四既以正道相應小人爲間者終莫能善之欤於无尤也朱漢上傳六四初九以正相賁也六四之柔下賁初九賁如也初九之剛上賁六四成巽六二爲須巽爲白皤如也言初之賁四純白相賁飾也六四當位伏巽爲不果有疑志也四所以疑者初間於三坎爲盜爲寇內外之際四有乘剛之險初四未獲賁也雖未獲賁而應之志其疾如白馬翰如飛騰而赴之匪九三之寇則遂婚媾矣初雖爲難之四巽爲雞翰如也翰剛爻也震爲作足之馬震變巽故曰白馬翰如震長男巽中女男女合故曰婚媾純白无偶雖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四之所尤者三也三下卦之終。李衡義海撮要初九爲應義不參卑四慕之愈切初高其潔白之道欲飛翔而來也陸所引王弼註見初九頭連正義下十是傳朱漢上傳並見前。鄭剛中窺餘李鼎祚謂坎爲盜初與四相應而三間乎其中坎盜阻之也故六四雖當位不能无疑夫初不肯乘二之車徒行以求四四知初獨已亦心馳而下赴之寇雖處中其不疾而速固有若白馬之翰如也必曰白馬者蓋初與中阻於寇未遂婚媾之義所以相賁飾者未相反故馬取其白董遇謂馬舉頭高卬爲翰此不疾而速之意也集傳謂震男離女婚媾之象震爲作足之馬有伏巽馬巽爲白陸績謂震爲馬爲白楊萬里傳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覯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顧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居間而憂疑然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覯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其相覯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覯也林栗集解六四下體爲坎上體爲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懸乎初九之乾故曰賁如皤如皤猶白也坎艮之間其位在丑丑金之所歸其色白故有皤如之象六四與初九相賁者也物相雜故曰文未有一色而成文者也今曰賁如又曰皤如何謂也曰六四體是艮止隔於二又未遇其配雖與初九有賁如之象而皤如之質猶在也故曰白馬翰如坎艮皆馬也謂之白馬猶皤如之義也翰馬翼也馬以足而言翰者謂其從初之志如馬之將翰飛也故

曰匪寇婚媾初近於二三體坎坎爲盜故有寇象然二與三相賁非其應者也二三合則四於初爲婚媾矣故子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九三六四皆當其位故其去就不能无疑然終與初合則可以无尤矣聖人之爲賁也所以飾天下之物不可以苟合也賁之道行而君臣父子夫婦各安其分而保其合爭鬬不興禍亂不作故六二與上同與而三九濡如永貞則終莫之陵也初九舍車而徒而六四與之婚媾則終无尤也不既明甚矣乎。楊慈湖傳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陰陽相比疑有相與之情故曰當位疑也而六四正應於初應於初則不比於三矣三之於四非正應也四之於初乃正應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故四以三爲寇皤白也六四賁如皤如言其潔白不爲小人所汙染也如白馬之翰往應乎初九之陽志尊應乎正一无敢雜斷不與九三之寇爲婚媾則人雖始疑之終不尤之也項安世玩辭九三六四。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處離之上賁之發揚而明麗者也。其文光澤可鑑。故曰賁如濡如詩所謂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處艮之下。賁之陰靜而篤實者也。其文淳白而无華故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人與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靜也兩爻相遠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剛正之質非徒文也以正守之孰能傾之又何慮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變四當爻位之變與三相反誠有可疑之迹然而四亦居正非相呼之人也文明之與篤實純剛之與純柔濡如之與皤如非相爲寇實相爲婚剛柔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於四何尤焉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在賁之時以相雜爲文而兩爻體性雖異終歸於文故兩象皆以終爲言李謙齋詳解皤如以其潔也翰如以其速也四有應於初欲往而從之故以皤如之賁而乘翰如之馬其從初之志亦堅矣然以其迫近於三而爲三所間故初不能无疑焉夫初之所以疑我者豈非謂我爲寇讎也哉而不知匪寇也乃婚娶也吾以潔白自守而反招爲寇之疑疑釋則可以有合尚何過尤之有馮衍守節於更始亦可謂能絜其志者也及其歸光武也而光武猶以前日之憾疑之夫守道自潔者乃君子之常而懷疑待物者非人君之量光武於此則失之矣而衍何罪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六四當位疑也當乘剛之位故疑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邪不能害正終得遂其志也馮椅輯注六四當位疑也以當位明爻義謂疑於所與有初與三之婚寇陰善疑凡言疑皆陰爻也　匪寇婚媾占　然无尤

也謂雖不從寇而以婚媾則終无怨尤三四兩爻皆言終蓋本不如是處得其道然後如是故曰終无尤叶韻怡為待悄傳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贊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正叔曰四與初為正應本相賁者也為三所隔故皤如而未獲者也林黃中曰物相雜故曰文柔有一已而成文者也本爻艮體而止艮於九三柔遇其配雖有賁如之象而皤如之質猶在也郭子和曰初以剛後之飾其上而柔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陸希聲曰初九義不乘車欲乘翔而來也王介父曰馬者不動以進之象積初九不從二而來應已也翰如其志疾也離體而陽爻故疾王輔嗣曰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已寇難二志相感不獲通亨呂與叔曰九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已寇 與五同體又以臣承君本相賁者也而皆陰爲不成文也則下比九三宜相賁者也三性雖上趨而本爻性靜止以異體而不受賁也唯初九正應也而閡於三之飛故遇期而不遂婚媾疑已皤如初九以二柔文剛不專所賁而舍之如馬之飛來賁於已而其馬尚白則亦未受賁之象也九三雖欲寇已已不從之以初為正配婚媾故也右明象占 潙當可曰四應初理也以隔三故賁初未感自首先達在上之君

子欲引其類以自輔而為非類所隔不獲在下之用者亦多矣程可久曰三與四陰陽相比然近而不相得不受賁者也張子厚曰以柔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也李子思曰六四六陰處當其位與九三重剛不中者強弱靜躁之不侔蓋天下有自然之文要各有當然之分而不容於苟合也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賁六四 賁之離

離下 艮上

離下 離上

四居上卦變離文明之始賁如之象 皤素色也兌西方其色白皤如之象 震為作足之馬坎為美脊之馬 變兌為白白馬之象離為飛翰如之象 坎為盜寇之象變巽為順匪寇之象 六爻唯初與四為有應四坎為中男初離為中女離禮也坎法也 以六二爻以禮法相賁婚媾之象 居四以陰居陰當位之象 巽為進退為不果疑之象 艮是成終之卦變離之吉兌之說巽之順終无尤之象

六四賁如皤如上終无尤也四為外諸侯位居震之中而變兌動而歡悅是亦以文相接而相朝者也故亦曰賁如皤雖是素色說文亦訓老人貌其來者既年高所來之馬又且色白而如翰飛之速非是與我為敵者乃是我之婚媾也初婚曰婚重婚曰媾是有一遇再遇不一遇之意有客之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追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即此爻之故實也蓋微子作誥而去殷成王作微子之命歷文王武王而至於成王之時其年亦必耄矣故曰賁如皤如殷尚白微子乘白馬而來見於周廟禮引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氏注翰白色也又引易曰白馬翰如正謂此也頌言有萋有且追琢其旅皆賁如之實也鄭氏所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頌所謂淫威書所謂備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此爻所以言匪寇婚媾也初婚曰婚是微子歸周之初也重婚曰媾是周殺武庚而立微子也夫在周之時而行殷家天子之禮樂其來見也又乘戎事之翰此象所以言當位疑也頌之終曰降福孔夷而微子之命亦終之曰往哉惟休此象所以言終无尤也卦變為離離者麗也賁之離始離而終附麗者也其微

子去殷歸周之象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當乎位宵也以四應初剛柔相錯文也雖與初應而近比九三迫而不相得以為已寇賁如者欲應初也皤如者安於當位以辟寇也有是疑也故或文或質然素白其行以待之寇卒不可得而犯則婚媾諧矣 東萊呂氏曰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求婚媾初四離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復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所引損齋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快伸集說 楊氏一姓孫木于上本鄭汝諧意傳文體七趙以夫易通曰四之柔遇乎初之剛賁如也以柔居陰其質本白皤如也震為大塗於馬為馬足為的顙馰顙康莊如飛如翰白馬翰如之象四與初應婚媾也乘三之剛寇也若不為三所間則與初親矣匪寇婚媾也居雖當位下乘乎剛未見可疑待三之變竟配乎初何尤之有此爻亦以不變言變則為離之突如矣易祓總義皤白也六四陰居陰位未獲為賁且艮體為止故言白四互三五震體為動在下為左白之馬足在上為白顙之的顙白馬也正應在初畏於有行是謂白馬翰如九三以互坎阻之故以寇言能无疑乎然乃三亦以

陽剛上行與初同德與四相比非為寇而害我乃為婚媾而親我也六終无
應相賁上承乎六五而終无尤於我賁道之善者也楊瀛四尚易通惡得
之師曰四文賁之離離旋賁者也艮受賁者也四居艮體以陰居陰不能
往而受賁離亦不來賁之故當賁之世而其首皤如而所來之馬亦白也
皤髮白覩白受采而四求賁之心故乘馬翰如疾往以就之也始焉不得
離之賁其覩之加寇難令往就之而艮男離女自相配合乃婚媾也蓋四
以陰居陰而在艮所當之位固可疑其不得以受賁令之於離則匪寇婚
媾而始之怨尤終可无矣離為飛鳥故有翰如之象或曰四互三五震體
動下為左白之馬足在上為白顙之的顙白馬也　愚曰賁主文明三為
賁之極矣四與上九无異故皤白也馬亦白也如上之白賁也未受賁者
馬為人所乘指初九之剛也初四正應陽於九三其相賁之心疾如飛鳥
之翰也匪寇婚媾有二義若非九三之寇難間之則可以成初九婚媾之
親又九三非欲為寇難也欲與四為婚媾以奪初九耳其義俱通然諸說
或以四為五所隔不受上九之賁或以四自處絜白不欲受飾於三終不
若初四之為正應所引鄭子和曰見前鄭東卿趙汝楳輯聞象曰六四當
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當位未有疑者至此不能无疑蓋我雖當位

而初九九三皆以陽上賁一正一否其情适然是以疑也四能謹嘉耦怨
耦之別非三而不受則始雖有疑終无尤悔徐相直說六四賁如皤如上
終无尤也四應初相賁者也為三所隔不獲賁故曰皤如皤白也爲在下
而動未獲相賁又云白馬其從應之志如飛故曰翰如然匪為三所寇隔
則已與初為婚媾矣象言四雖當位疑三而未敢動也然義直理勝終得
相賁无怨尤也張應亦解為賁者離也受賁者艮也故六四賁如皤如上
九白賁是皆文飾之美皤然成章猶繪事後素也六四之志下應初九其
應若白馬翰然勇於前來以當位之柔或疑九三為阻然三非寇我是親
我者也九三既非我寇則其終有應於初九而无尤也蘇起翁諸易記六
四以白為賁其身皤如而白馬如飛翰之迅與初為應迨於杌之匪寇婚
媾也六四之飾但以白素何也六四自當其位然有疑心所疑何事疑初
迨於二而不應已也知初舍車而徒不好紛華故以白素之飾而迎迨也
賁飾爾淡終无適尤而況初與己匪寇而乃陰陽之婚媾式艮少男離中
女婚媾也離伏坎坎為盜寇也伏坎匪寇也三四五互震為馬四變陽則
二三四互巽巽為白宜其皤如又以白馬為飾也又變重離賁飾文明之
盛歟陳深讀易編六四當位疑也以六居四當位也雖應位而以重陰乘

三之重剛欲與初應而介乎其間故不得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始疑三之寇終與初正應而合故无怨尤又得以相賁也陳音解六四當
位疑也賁當位而疑柔於三丁易東象義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
終无尤也六四與初各當其位雖有九三之寇可疑終與初為婚媾也鄭
剛圖說六四賁如皤如上終无尤也雜卦言賁无色也夫太素色之始也
故上九之剛曰白賁无咎賁之主也初與四應舍車而徒二上賁主賁其
須也四今應初亦曰賁如皤如蓋賁為白賁坎為髮故曰賁如皤如坎震
為馬賁已本白下應離初之剛如馬之飛翰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之陰下
應初剛中有坎剛間之雖曰坎寇寔匪寇也初四正應婚即媾矣與已匪
寇婚媾雖同而意異故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
雖曰坎寇寔匪其寇六四當位下來應初雖不為九三之間亦未免有所
疑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寇匪其寇婚已媾矣九三雖為下卦之終何所尤
乎故曰終无尤也吳澄纂言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
四居當其位非有可疑者也其始也初九疑之而不親其終也知其匪寇
乃婚媾也則无尤之之意而與之為應矣俞琰集說郭京曰六四下有皤
如二字節齋蔡氏曰所當之位可疑也蓋以當字作平聲四當賁道變

革之際與初正應四止而初文體性各異而不相得彼此皆不能无疑
然體性雖異合之則成章始以我為寇而見疑終則與我為婚媾而疑釋
故无尤也終无尤此與判卷鼎族凡五言之皆一意李開學易記六四賁
如皤如上終无尤也　雷氏曰六四自飾以正故曰賁如本受飾于初故
曰皤如初九體乾馬也義而不行白馬也舍二之車而弗乘專志於四翰
而起上疾若飛然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以陰居陰正而不足於明是以初
九之來本以親己疑其為寇也始雖疑而終能以正相賁復何尤哉李恕
易訓皤白也未獲賁也四與初應相賁者也本欲賁如而為三所隔乃不
獲相賁而皤如然從初之志如翰飛然故白馬翰如非為三之寇所隔則
遂其初之婚媾矣四與初遠而三介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
所隔而正應必合終无適尤也保八原晉六四賁如皤如皤者白也初與
四剛柔相易為畢巽為白或飾或素四應初未獲相賁白之象也　白為
翰如震坎為馬變巽為白馬離為雉有飛象翰如也四欲往賁初疑三所
隔以其相賁之志不舍或飾或素蓋進之志如飛終莫能止白馬翰如也
匪寇婚媾既進而得與初合三亦與二互相无飾前疑俱釋匪寇難乃
婚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君子體而用之六四

當位已下三又當擬之而復言議之而後動從議以成其變化蓋言不可
爲疑而欺謀也故曰无尤矣胡震衍義六四賁如皤如上終无尤也四與
初爲正應相賁者也而爲九三所隔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
馬在下而動者也初以正應而居正曰馬之象也其初四求應之至如馬
之翰飛而至也使六四匪爲九三寇讎之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夫一
不獨立二則爲文應與之相接而邪妄之可間者勢之變也邪妄之既去
而應與之必合者理之常也賁六四與初爲應而相賁者也賁以皤言馬
以曰言是爲三所隔未獲相賁也然道義之交莫如初九三則妄求者也
應與之正莫如初九三則枉道者也雖四爲三所間而其從政從剛之志
始如馬之翰如也貞妄不兩立有特而妄去則自者合賢與不肖不兩成
有特賢者親則不肖者疎矣六四與初既以正道而相賁九三何終能間
之哉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謂正應在初而三間之是所當之位爲可疑懼
此所以從初之志如飛翰也又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不能爲寇
而終獲相親亦无尤也白賁曰賁雖剛柔相客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
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亦之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
之須丘園之賁■虛已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

之爲已爲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文相
文此其所以爲賁也凡剛自內進人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
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
尤哉朱子曰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賁如皤如其質可受初九之賁白
馬翰如其志欲從初之急也張清子集註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
道之變也　愚謂賁至六四已過中矣由離入艮漸反於賁凡文明以止
之時也四與初剛柔相應故曰賁如四爲九三所隔不能遽合未受初九
之賁者也故曰皤如皤白也馬在下而動者謂初九翰如飛也馬以白言
亦未受六四之賁者也凡言初九欲求六四之正應飾其趾而來疾如飛
翰之馬白馬即稱書白馬之白是已翰如即詩云如飛如翰是已寇三也
婚媾初也匪爲九三之寇所隔則四與初爲婚媾矣象言當位者以六居
四也疑者疑三也言六四當位得正不惑於邪故有疑三之心況四本多
懼以柔而下乘九三之剛豈不懷疑乎然初四正應終必相賁亦无怨尤
也趙雖閑六四賁如皤如上終无尤也四得賁之正處賁飾之世其皆皤
然必待正應初九之剛賢來與相賁初乃爲三所隔塞不獲相應塞久必
通初乃得如白馬翰飛之疾而來獨匪三爲寇隔乃婚媾相親相賁久矣

象云當位疑也初九以六四所當之位比三爲賁疑而不柔終无尤令則
正應相賁如婚媾相親是終无適尤矣胡炳文通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
寇婚媾終无尤也三欲與四爲婚媾可疑者三也守正而不與亦不與三
也董真卿會通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潘氏曰初四正應
始雖疑慮終必自合復何尤哉陳應潤爻變易縕六四賁如皤如上終无
尤也皤如須髮之白者翰如馬之行如飛者四居不當之位上不與五應
下不與二接而象曰六四當位疑也何哉士君子有文米之賁未遇于時
隱而在下至于須髮皤然之白无意進用忽有白馬之來如飛翰之急初
疑其爲寇不疑人君聘召之來禮如婚媾使之居大臣之任至此當位无
疑矣六四變離文明之時人君之求賢之急也如此終无尤者老而得君
以行其志不負平生之所學何怨之有如文王之聘呂望漢武之徵申公
皆當德之高者古者求賢多求老成與刑應事之深者非若後世限以定
期而常用解衆精經大義先儒曰三當其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　蒙謂
有相賁之道而未獲其賁者由其有間也而吾夫子又言其始之離而終
之合也賁消之樞要初九爲應義不乘四慕之愈切初高其潔白之道
欲飛翔而來也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所引四與初正應以下二條見

前四象衍義初頤進王氏易纂鐘氏曰四以初應爲賁爲九三所間白馬
借九三陽爲白翰如則求我之急然其心初非爲寇乃求婚媾緣九三得
正非強暴者所謂終莫之尤九三无正應而求四四又乘剛誠有可疑六
四所處者正故始雖疑而終莫之尤也所引柔人曰須人曰見前柔柏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未

賁　賁卦四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程子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於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翦紛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受戔戔謂受人裁制而成用也其賁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朱子本義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

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朱子語類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淵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上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是不好須是收歛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卻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是鄙吝然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砥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曰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尚然也僩　先生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具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居尊位卻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卻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當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吝曰具之意正要如此說或以戔戔為盛多之貌先生曰非

也戔戔者淺小之義凡淺字戔字皆從戔字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卻吉人傑　程[illegible]賁于丘園者是務農尚本之義學蒙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人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翦之象尤艱曲說不出又八字只平白在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為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說又近但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翦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學蒙　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翦裁恐无此理且如今將束帛示人人決不思量從翦裁上去義剛　趙與迪易遺說朱子語錄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戔則為淺從人從戔則為俴從具從戔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翦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卻似與吝終吉文義

稍協又問曰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錄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卻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曰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童溪王氏註處得尊位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陸德明音義賁于黃本賁作世束帛子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戔在千反馬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文音殘黃云猜貌一云顯見貌子夏傳作殘殘孔穎達正義賁于丘園者丘園是質素之處六五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若能施飾在於質素之處不華侈費用則所束之帛戔戔衆多也吝終吉者初時儉約故是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也　注處得尊位至乃得終吉也　為飾之主飾之盛者若宮室輿服之屬五為飾主若施設華飾在於輿服宮館之物則大道損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者丘謂丘墟園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質素之處非華美之所若能施飾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者束帛財物也舉束帛言之則

金銀珠玉之等皆是也若賁飾於此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故云丘園乃落也賁于丘園帛乃戔戔者設飾在於丘園質素之所則不靡賁財物束帛乃戔戔衆多也諸儒以為若賁飾束帛不用聘士則丘園之士乃落也若賁飾丘園之士與之故束帛乃戔戔也諸家注見多為此解但今案輔嗣之注全无聘賢之意且又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師唯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所以漢聘隱士或乃用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之間而云儉約之事今觀注意故為此解耳要義注以儉約釋賁于丘園无聘賢意　漢聘士用玄纁

見前王弼注孔穎達正義李鼎祚集解虞翻曰艮為山五半山故稱丘木

果曰園故賁于丘園也六五失正動之成巽巽為帛為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失位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矣郭架易變體義此賁之家人也而文辭云爾者夫賢者隱于丘園也家居而未立朝家食而未受祿人君或未敢召也將欲起之於其家而恭欽不可以无費必以幣先焉而將其意所謂賢者亦未嘗拜賜於庭也受之於其家而已湯之於伊尹聘諸畎畝之中魯君之於顔闔使者亦至其家焉而曰此闔之家也

去就雖殊而賁于丘園變體為家人之義則一矣若乃束帛戔戔亦克儉于家之道夫儉于家可也用儉以聘賢者則猶出納之吝矣然君子唯不可虛拘苟有恭欽之實則不以厚薄為之去就故終能得賢而有慶賀之吉若齊國之聚三賀於其君是已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雖然此周幣聘於賢者而欲起之於其家且束帛戔戔有克儉于家之義故為賁之家人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六五賁上聘于隱者上九賁五柔受聘命項安世玩辭六五艮中爻也艮上爻為山故中爻為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也戔戔者委積之貌自賁之時言之不賁其宮室而用力於丘園之中植桑柘績絲帛可謂吝矣要其終則束帛委積而百禮可行黼黻文章之用祭祀賓客婚姻之義皆由之成貴孰盛於是故雖吝而終吉也吝屬艮終吉屬離艮與離合故有吝凡諸卦言有吝有悔者皆取金湯相合之義蔡節齋訓解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丘園郊外之地束帛三玄三纁象陰陽為束也戔戔文從二戈蓋相次不一之義言禮文被乎國外聘賢之多也　吝終吉吝又柔也終吉位正也求賢尊以束帛為事不求者豈能盡至哉故亦可吝然得位重禮亦賢者之所喜來故終吉馮椅輯注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致飾於幽隱而以物將之之象丘園隱逸者之所

居束帛聘幣戔戔委積貌虞翻云積之多也在千反或靡殘或作殘殘者非　吝終吉占趙汝楳輯聞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隱者所居詩梁彼之園上九卦外之象六五之柔當下賁於二而二亦柔乃舍二而賁上故曰賁于丘園束帛禮之文也詩幣帛以將其厚意五匹為束不用玄纁者賁貴質素也戔戔盛多貌　二五君臣之正位材爵所當與靡令不以賁在位之賢而賁于丘園之士可謂吝矣人文明盛之時隱約窮居者易於厭弃五能移以賁之庶幾丘園廉貪遜華為樸以化天下始雖吝終則吉也臨汾道叟征類指龜處賁之時陰居尊位謙遜儉約不為華飾于田園廣其桑麻也故將束帛戔戔之多道雖吝而終吉方之古人如七月之詩稱大王居邠之德惟農是務教民稼穡宜其王也陳深讀易編艮為山六五居體之中山之半為丘又艮為果蓏丘園之象五柔中履尊位能賁于丘園之賢者所飾遠矣遠且不遺况邇者乎賁于丘園乃所以賁飾天下非特賁飾下士而已束帛戔戔聘幣之禮束帛三玄二纁也戔戔淺小之意謂儉而用禮也如此亦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漸生賁之上有反本之義六五坤體為吝嗇故曰吝終吉陳普解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丘上象園三四象晉近己之地也束帛陰柔象本義六

五柔中弱不尚實故有丘園之象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邵辭小字已有此意　吝不廣也　終吉本實丁易東象義艮為山為果蓏丘園之象謂上九也三爻委積貌又為宮室當賁之時以柔居剛不賁于宮室而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蓋不事乎果蓏之末而以蠶桑之事為先也務本而不事其末似乎吝矣要其終而束帛委積百禮可行是謂終吉亦可喜也　以象變言之自泰來上又本坤變又為坤坤為帛艮手承之束帛也坤為吝嗇又為有終故吝終吉或以互震為玄黄匪厥玄黄幣帛也故以束帛言亦通　此文言賁于丘園而終致束帛之積始吝而終吉也黄氏日抄古說以為聘賢圖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為上九以束帛戔戔為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雞山忌微有此意鄧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吳澄纂言六五六居第五畫為賁之家人　賁于丘園象也六五柔中艮體有德之賢止而不仕者也艮之中畫山之半也為丘園丘之有草木者互震草也程艮木也丘園賢者隱處之地上九一剛為二柔之君賁二柔者也六四陽遠不受其賁所賁者六五而已以上九賁六五為上之人禮聘賢者思无下逮賁于丘園之象　束帛戔戔象也五兩為束坤為帛而坤之上畫連

束之於外之象戔戔委積貌多也賁者隱處而受聘幣之禮其光顯榮耀被于丘園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湯以幣聘之也　吝占也柔雖得中而不當位故吝　終吉占也受君賜之榮故終吉矣澄纂言外翼丘　賁五賁于丘園　頤二拂經于丘頤　渙四渙有丘　丘之高得山之半故艮之中畫為丘賁六五渙六四皆艮之中畫頤六五艮中畫也二與五之位相應拂者工學之義六二仰拂以求養於上九必經過六五之丘故曰拂經于丘頤經如陶淵明所云崎嶇而經丘之經　帛　賁五束帛戔戔坤為帛坤之上畫連束之於外也俞琰集說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賁于丘園謂敦本務實矯天下之文而歸之質也帛以十端為束戔音殘戔戔淺小不足貌六五柔順得中亦非儉不中禮者但聘賢而為禮淺小是乃吝嗇也然禮奢寧儉而以此化成天下故亦終吉胡一桂附録纂疏子夏傳云束帛五疋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胡炳文通諸家多言賁于丘園之質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質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為吉又於上九賁極反本之為无咎也董真卿會通項氏曰艮上爻為山敘中爻為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　孔子曰諸儒以為賁飾丘園之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則晉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雙湖先生曰坤為帛三陰地體五艮為手九三一陽間之有艮手束帛之象齋復逸本說賁于丘園與困于酒食語意正相似酒食非困人之具丘園豈多文之地大抵而賁反此類他書有之束帛禮幣多戔委積貌言虛而不用梁寅參義六五當賁飾之時居至尊之位宜徵其丘園之賢以共成文明之治者也然陰性吝嗇其賁飾於丘園之賢者止於束帛之戔戔而已束帛薄物也戔戔淺小之意也將招致賢才而物薄如是可羞吝矣然賢人者不以幣帛為悅而以恭敬為悅也如六五之虛中待賢則幣帛雖微而賢者亦進矣凡其所以終吉歟董文子經義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賢者之德著於下致人君之禮隆於上夫高尚之士人君所當尊尚者也使其清規遁德釋狀於泉野之間而業文綸典已責於朝廷之上果何以風厲天下哉賁之君子隱居以求志王侯之不事高蹈一世傲睨物表丘園之賁无非隱逸之德也是豈不足加尚哉下有遁才則上有殊禮即戔戔之束帛而寫其渠渠之厚意焉則尊尚之禮既見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於天下矣賁之九五

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以此蓋嘗論廉頑立懦固繫於賢者之節操而激昂奮勵尤關於人主之禮貌寬閑之野寂寞之濱獨寐寤歌牢關固距視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世未嘗乏人然而湯之聘幣不加則莘野之夫人不以為貴文之稍蓮不勤則渭濱之老人亦不知其為高也嗟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志於尊榮而肆為驕矜之習頗視岩居穴處之士莫不嚬蹙嘔噦而不卑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直天下皆棄貌之士而曾无恬退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蒲輪束帛不加於守道棲隱之賢何以激天下之高風而厲天下之清節哉且夫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蓋真賢豈能羈伏海頫封祿之念輕而待養之心重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塵滓慮一歸而空超逸高遠一世莫及巖間草野之人皆能聞而敬道之其清輝之炫耀高義之發揚丘園頓為之增光而草木亦為之改觀矣作而興之使天下聞風而慕其操顧不在上之人歟一介行李銜命丘園早辭重幣以隆其禮束帛加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璀璨溢目隆寵殊光感激其心以義諭而強委重焉於以旌其逸德而表其素履於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寧有不為之興起者哉嗟夫衣繡縕袍華於佩玉玄衮赤舄弁猶敝屣君子固不可以貨取也而人主矯世厲鈍之具非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何加哉古之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平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後之君子貪榮慕祿患得患失履富貴而蹈危機有所不恤也居乎奔奔競之中而見超逸清高之舉崇尚獎厲厲故復乎帶帛匪循廉恥各乎難然天下固有逸高而心平形清而神濁者矣山之巔水之涯忍過者而人焉則林麓未必非急繫之網淵瀆未必非忍激之餘也否則逃名者所以求名无譽者所以千譽萬世之下猶有公論固毋庸歟世而盜名也是必有賁于丘園之君子而後可湯望之經義束帛戔戔　惟其有高尚之質故必隆其尊尚之禮禮非文則不行也使其清規遯德之士而不能以業文綸興之幣而采之彼終於歸棄其身而已矣賁之君子高蹈一世傲睨物表利祿之念輕待養之心重吾將何以致其在野而列之在朝者乎今也即戔戔之束帛而寫其渠渠之厚意則尊尚之禮既見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見於天下矣賁之六五有曰云云夫衣繡縕袍華於佩玉玄衮赤舄弁猶敝屣君子固不可以貨取也而人主矯世厲鈍之具舍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何加哉古之君子委身於

寬閑之野肆志於寂寞之濱視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後之君子
貪榮慕祿患得患失顧當貴而蹈危機有所不恤也居寵辱之中而見枯
退之士崇高獎厲敦後乎幣帛箱篚屬散各乎有人於此隱居以求志
王侯之不事篤屢滯慮一掃而空超邁高遠一世莫及清輝煌耀表而出
之高義發揚作而興之其機鍵不在上之人歟使其一介行李銜命丘園
早辭重幣以隆其禮束帛加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璀璨溢目隆寵榮光
感激其心以義諭而綏安重焉嗟夫湯之聘幣不加則草野之耕夫人不
以為賁文之箱篚不動則渭濱之老人不以為高後世之士進則輕就人
之爵祿退則不能自甘於窮寂之歸達者尊榮貴者權柄豈天下皆爭奔
奔競之習而曾无超邁清高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
蒲輪束帛不加於守道肥遁之賢果何以風厲天下者哉雖然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彼其特立獨行是非不顧忠肝義膽終古不磨不過以一
時之辱而易萬世之榮又奚必戔戔束帛而後為
崇獎之具哉嗚呼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子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卜子夏傳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不在於彩賁之佳也柔以居陽獨
保儉德不困則以為飾守中黃以為賁化之首也故賁丘園之儉為納當
用約故戔戔其束帛盈也過儉不飾雖可惜也致理於文終獲其志故吉
有者喜也王弼註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喜如字徐許意反无妄大畜
卦放此　重意大畜豐六五之吉有慶也餘見噬嗑陸德明音義見前三
附註李鼎祚集解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有飾丘陵以
為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
于丘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虞氏曰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束帛戔戔委積之貌　程
六五離爻離為中女于為蠶絲束帛之象張橫渠說六五賁于丘園上有
喜也陰陽相閱物所以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固可倚而致當
舉為悔吝然後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一作園蘇軾傳丘園者僻
陋無人之地也五無應於下而上九之所賁也故曰賁于丘園而上九亦
无應者也夫兩窮而無歸則薄禮可以相縻而長久也是以雖吝而有終
可不謂吉乎彼苟有以相喜則吝而吉可也戔戔小也楊繪山經說先生
備禮廣樂繁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
小矣束帛戔戔用禮薄矣非人君所貴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之所自

也六二正應之象也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賁矣故終吉而有
喜陳了翁說初九之舍行乾也六五之吝用坤也君子之文天與而天司
果而已安用飾賁飾也故終乃有喜張紫巖傳為賁飾主非得嚴野賢則
无以反素樸而復其治安張无垢飾之吝邪以塗豪尊位下乘坎險為吝
艮為山為丘園丘園指上九五本坤位坤為帛為眾為束帛戔戔得賢而
治道立喜之大也九五柔中得艮之止故能屈身禮賢以成離明之治離
南方其性喜離位乎內為有喜郭雍解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速
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慮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遐遺之
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賁之賁也及於
耕莘釣渭之賁也及於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
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箱篚之意也子
夏傳云三玄二纁象陰陽為束帛數以戔戔為多何哉馬氏云戔戔委積
貌許叔重以戔從二戈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
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取而
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
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能育材之際未嘗不以喜樂
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
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詩有
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窮處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
遺賢之意為國之道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賁
之特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陸于陵之類皆誠為郊野
陸陵何獨假丘園以為質素也況質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
之時言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為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賁
飾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若設飾於丘園質素之所則束帛乃
戔戔眾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墨吝利之學鄙小道豈足以充賁之
六五之義乎在節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
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苟有意於束
帛戔戔之多又安足以為聖人之道故非好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
王氏之言害義孔氏牒於爻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復聞矣李光
讀易詳說六五當全盛之世為賁之主固可以崇臺榭廣苑囿之觀六五
居中正之位雖賁于丘園而束帛戔戔不為侈也故雖吝而終獲其吉象
言六五之吉有喜者吝道宜有憂虞當賁之世能以儉約自處後必獲福

故有喜也又丘園隱者所寓如初九之賢舍車而徒守其節義而安於賁
約者人主所當聘用也三玄二纁謂之束帛物薄而禮厚當賁飾全盛之
世菲薄如此以禮為主而非吝也故終獲其吉以卦體言之六五一爻聖
人示奢淫之戒其意深矣然以丘園為隱者所寓其從來亦遠矣姑存二
說不敢決也朱漢上傳艮為山為果蓏山半為丘而有果蓏丘園也五尊
位柔中外賁上九之賢故曰賁于丘園坤為帛艮手束之束帛五兩坤數
也三玄二纁天地奇耦之文上五相賁之象戔戔委積貌坤為衆束帛其
上多而委積用之外聘故曰束帛戔戔夫五得尊位當賁天下六二不應
近比上九吝道也然柔中享禮上九自外賁之始吝而終吉上則吉也陰
陽得位曰喜上來賁五陽得位而正喜豈偽為之哉好賢樂善有得于誠
心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曾種易釋言兼山郭氏曰六五丘園以地言之
則生財之本也以人言之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之基亦
至治之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來有不盛者乎尚且束帛以養之不嫌
於損少亦儉而用禮之意也險而用禮則生物不匱而賢者不以沒禮傷
廉而遺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侈極奢與夫得賢於畎畝之
中幡然改是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者可同言之哉易說 所引俱朱先

生曰龜山楊氏曰白賁非六四九所得俱朱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
義海撮要上九有止靜篤實之德五能以戔戔之帛致而聘之也 二有
文明之德待聘而行雖進欲吝束帛非豐以聘丘園之士故為盛多 牧
居賁之時須一陰一陽交相賁飾六五下无應與六四相近四亦陰爻故
比於上九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束帛將禮之中但賁于所近
吝狹之道也 丘園致賢之地使天下之務農重穀之事則國用豐阜又
當吝嗇節用故終獲吉 胡 戔戔損少儉而用禮乃失中也介立隱淪林
質素之見此卦有孚盈缶亦著信於質素之事也 代 所引孔祖述上古
旅叙律文實上等五見前鄭司中羽綵周官豐劉埜郭司農謂國在祖
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邑為丘之類丘園蓋在野之地也賁于
國則城堞宮室之屬皆在所飾侈則害力為多賁于野不過乎山林溝洫
溝澮之事必无事於雕飾之侈初雖若吝而束帛戔戔終吉之道也蓋更
用家裁賁則於將不得不然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過飾而過
者故先於六五推明節用終吉之理又於上九見白賁反質无咎之意讀
賁者宜知此也或謂五无應上比九以求賁焉又謂艮為山五半山故稱
丘太果曰園蓄如是則五當為丘園不患以束帛自賁也謂賁上九則上

非丘園矣獨王弼无聘賢之意爻在十切又言殘于夏傳作殘皆委積貌
揚為聖傳六五文明以止之君無群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
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
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全
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
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崇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
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鄭喜吉孰大焉然賁之將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
六五之恥乎且隱丘園者誰哉初六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
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賢於
高祖可以為六二歟而為六五賢矣六五何恥焉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
六五坤體坤為吝嗇故曰吝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
巖文王之渭乎林栗集解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
而承上九之震故曰賁于丘園六五與上九相賁者也上九艮之極反而
成震者也艮為山故有丘園之象丘園者賢人君子遁藏之所在也艮反
而成震始隱而終見矣故曰束帛戔戔束帛者聘賢之物戔戔者鮮少之
貌賢者不可以虛拘不可以貨取是故束帛以將其誠戔戔以表其衷也

故曰吝終吉夫宗廟之禮朝廷之儀賁之盛也不施於此而施於丘園其
為賁也可謂吝矣錦繡纂組黼黻文章賁之盛也不施於此而施於束帛
其為賁也可謂吝矣然而終吉者有得賢之喜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
平之基矣不亦吉乎上在一卦之終故有終吉之象子曰六五之吉有喜
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用能致君於堯舜之塗其斯
以為喜乎楊慈湖傳半山曰丘六五居艮中爻艮為山有丘園之象六五
以丘園為賁賁飾之世六五能反本善矣束帛戔戔然儉陋雖於賁之時
為吝嗇而終於吉象曰有喜者六五之所為雖人情之所不快而實可喜
也六五有丘園之象故有戔戔之象爻辭季謙齋詳解丘園者山林隱
逸之地也天下文明之世必至於野无遺賢而後為至治之極故雖賢者
之遯于丘園高蹈不屈而束帛戔戔有以增草木煙鳥之光物雖菲薄而
恭敬以將之在我者雖若可吝而終以獲吉何者以其有得賢之喜也成
湯之幣聘三至於有莘之野而光武之安車玄纁亦屢往反於嚴光之室
賁于丘園其謂是耶馮椅輯註六五之吉占 有喜也喜去聲凡吉凶去
聲讀也上聲用也有喜君臣相得之辭馮恃埵傳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
戔吝終吉贊曰六五之吉吉在喜也 程可久曰乎得尊位而承應皆陰不

足相賁也上九无位可以賁之丘園逸民之所居也張舜元曰艮為山有丘園之象蘭惠卿曰凡言丘者皆指在上之文如丘隴溪有丘之類是也石守道曰一陰一陽交相賁之乃成賁之道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也束帛戔戔者大凡人相親必有物以為禮交相文飾五居君位如聘草茅之賢禮不可薄必有物以將其厚意如古之玄纁玉帛羔鴈之類也卜子夏曰五疋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蘭惠卿曰非其正應故謂之吝然二不相應而上九陽剛之賢我能賁之是以終吉鄒舜舉曰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郭子和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聖人不遺遺之義也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商之貴也及於耕莘周之貴也及於漁釣束帛聘幣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其幣帛筐篚之意也　賢者高蹈丘園蓋有堅持其操聘之而不至者矣故曰吝然豈无以湯之聘幣幡然而改者哉故終吉說者多惑於吝謂陰為吝嗇故以戔戔為狹少象帛為薄禮丘園為質素皆不明易中悔吝之指者也石明泉占田畸學易蹊徑　賁六五　賁之家人

賁上一爻變家人　上五卦變

離下　五居艮山之中震塗之上山中而有

艮上　塗為丘園之象。艮手巽繩為束震為玄黃束帛戔戔之象　巽為蓋吝之象　艮為成終之卦變巽之順離之吉終吉之象

賁變家人　上五卦變離

離下

巽上

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五為賁主以柔居中變艮為巽是能靜止柔巽不務文華於无用之中乃推賁飾之心而賁飾於蠶桑之地使天下不興无衣无褐之嘆故束帛戔戔而委積也雖然人无號寒之憂則民富而國亦富矣不可更務奢侈无當吝嗇矜儉節用然後能終富盛而獲吉豈非人君有喜慶之事故當為之說吝援稻粱曾孫之福束帛戔戔六五之喜葛覃七月之詩即此爻之實也或謂丘園指上九之賢六五之君以聘幣之禮招之光賁于丘園之間恐失易辭之意卦變家人賁飾於家者尚儉儉者家人之道吝終吉之象魏了翁集義　藍田呂氏曰六五賁飾之時以柔尊位致乎文者也以柔居中其體則止文極知反能止乎中矣飾乎丘園樹藝而已家給人足束帛所以戔戔既知反本則不妄費雖知吝而終吉者也文多滅質反飾其本以止乎中而保吉故可喜也　新安朱氏語錄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奢寧儉故得終吉　又曰賁于丘園是務農為本之意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

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又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先生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賁彖辭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是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　東萊呂氏曰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以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趙以夫易通二居地之上艮山震木之下丘園也五用而剛下應六二之臣陳匪幣帛以禮聘之賁于丘園也變艮為巽巽為繩互離為絲下體復離束帛戔戔之象吝者不復還其柔也終吉者當位有慶其喜宜也易被總義朱文公易本傳曰戔戔淺小之意今按字義水之小者曰淺貝之小者曰賤錢殘俴賤皆小貌　六五賁之主也宜若人文大備為賁今丘園為野外束帛乃素質戔戔非盛禮則所賁亦小矣何以為六五之象蓋五以柔中在上陰道常之加以艮體為止用儉為賁其德固以吝而吉。象以六五之吉為有喜者陰陽相得為喜五比四而四與離體三爻相順是以上承乎五雖吝而以賁終吉之道也陽瀛四尚易通郭子和曰子夏傳云三玄二纁象陰陽為束帛馬氏曰戔戔委積貌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弼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若設於丘園質素之所束帛乃戔戔衆多此管晏富利之學貪鄙小道豈足以充賁六五之義乎　愚得之師曰五爻賁之家人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賁丘園之士雖戔戔之束帛見於聘幣之勞乎凡上下相交求之道也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若將富家人之時居王假有家之位則男女之相求而相愛其道亦猶是也大抵齊家治國其所以賁飾相須者一理古者男女非聘幣不交不親況五以賁治之主而下賁於巖穴之士則六五之有喜亦猶家人之相愛而有喜也或曰五變巽巽為利市三倍有束帛戔戔之象　愚曰五以柔中為賢之君而下賁丘園出應時須之士此賁之盛世野无遺賢之象也或曰五艮體為山坤中為地有丘園象自近而賁遠也所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六五之吉有喜也賁飾衰頹之恩或施於嬖倖國事寧不可憂今丘園之賁宜有足喜者徐相直說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上以剛德在外丘園之賢也五能以幣帛聘飾之故曰賁于丘園戔戔吉其多

且近已得已皆小人不得已舉逸民用之可謂吝矣然終成其治所以吉
也象言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也張應珍解戔戔微小貌丘園民
也六五賁于丘園之隱者上九也陰為不當故束帛戔戔禮雖吝以其尚
賢故吉而有喜也古者天子舉賢必以安車束帛為聘。于夏傳云五足為
束三玄二纁蘇起翁讀易記六五人君之貴異乎常人矣是為賁于丘園
賢者在下舉舍車而徒步則高蹈丘園惟志可想六五之君以束帛而光
賁其丘園戔戔淺小之稱雖一束之帛極為淺少似乎吝嗇然竟以好賢
樂士而得終吉好賢樂士而賢士咸為之用其喜樂為何如故其吉不自
他求而皆六五足以自致之故曰六五之吉文變陽則三四五互離賢者
來歸文明之運也艮伏兌喜悅也六五本坤體為帛為吝嗇戔戔吝也初
九變陰亦為艮艮為山為果蓏丘園也陳深讀易編六五之吉有喜也易
中諸卦言有喜有慶皆取陰陽相合之義艮與離中德合而成文故曰有
喜丁易東象義六五賁于丘園雖无華飾終成束帛故有喜也　或曰六
五艮體伏兌為說故以喜言鄧錡圖說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張文饒
皇極通變言帝堯生唐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艮之中二千一百五十七卦
得賁之六五夏至甲己孟日起積初九乃會之元月。會午皆自升蒙蠱井

而生矣觀涵以已意非之何足道哉。夫賁之六五。近乎
皆相見天下嚮明而治者也。下觀乎六二人文以
文以察時變為丘盛鄭圖。萬物相見明
草木盤乎上也。故自正月天地交泰
以五右氏。至此賁之六五天下之功　人文化
成天下食貨聚多也。六五无應故有吝道恐玩物喪志也終吉者謂近上
九天文之剛也。故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謂物之飲戚疏言乎兌也故曰
有喜也。吳澄纂言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聘幣之至可喜之事也俞琰集
說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有喜此與大畜升
凡三言之皆一意李恕易訓束帛聘幣也戔戔委積貌五為賁之主天下
之治由我而賁者也然求以賁飾天下莫先於賁飾賢者丘園賢者窮處
之地也聘以束帛雖為賁道然終得吉聘禮賢者粉飾治平故有喜也保
八原旨六五陰居尊位柔順之君也　賁于丘園艮為山為果蓏有丘園
之象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阪丘園謂在外而近高者園圃之地
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蓋言丘園中所隱之賢士即指上九也　束帛
戔戔吝終吉喻六五如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剪而成之自度以柔弱

之質而處尊位才德不足不能為變事者剪裁紛裂之狀蓋言必當屈身
降志求比於丘園中所隱之賢能輔助成功耳雖少蓋吝終亨其功誠吉
而且喜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君子體而用之居上不驕所以功成
名遂矣胡震衍義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旌賢以隆賁之禮故得賢以
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得文明以止之德兼群賢藻飾之業不以列于朝著
佩玉鳴珂者為已足又加賁于巖谷捶褕懷埋之儒厚意之將有筐篚焉
委積之貌有玄纁焉吝於非其人施之於惟其人則賢才之來工而賁君
則光昭君德啟沃王心一人之吉也次而賁國家則潤色皇猷黼黻政化
國家之吉也大而賁天下則宣明禮樂發揮綱常天下之吉也象曰有喜
也謂其加禮賢臣轉吝為吉故其可憂者祇可喜也賁于丘園乃所以飾
天下國家非特飾丘園窮士而已束帛戔戔馬氏曰戔戔委積貌許慎以
戔從二戈非謂有相須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
所也程氏曰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受人裁剬而成六五陰柔之質客於
上九陽剛之賢又賁於上九者也。丘園在外而近且高者指上九也。六五
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受其裁製成賁之功終獲其吉。孝
其吉美。是可喜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愚謂六五為賁

之主。丘在外而高者園圃也。上九居艮山之上故曰丘園。丘園者其伊之
莘傅之巖乎。五以柔居尊。必須禮貌上九在外高尚之賢。而光賁於丘園
之隱者加以一束戔戔之帛。而往聘之。聘賢之幣雖吝嗇。而求賢之意則
隆厚故始若吝而終必吉六五坤體坤為吝嗇象言六五之吉而有喜者
蓋人主以為天下得人而喜亦猶詩云君子樂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
也所引于夏日見前鄭東卿趙珪解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六五皇猷
文飾之盛主當世有位之臣皆受賁飾相輝相映懷德之士未有位者或
處于丘園之地盛文之主不能致之為可羞吝戔戔剪裁端正之狀誠能
以束帛戔戔之厚幣禮而聘之則丘園之士亦被國家光賁之飾至此則
天下之賢无不受賁者矣是始吝而終吉也。象云有喜謂丘園之士皆為
盛文之主出而為用是國家有喜也丘者上九是也園者初九是也涂貞
汝文定易縕丘園山林之隱逸也不肯苟進人君所當禮聘五居尊位為
賁之主豈可令有德之士隱于丘園而不用六五變陽上卦為巽通卦為
家人士君子有巽順之德又能齊家才美外見人君以束帛聘之禮也戔
戔淺薄貌人君聘賢不能豐厚而用戔戔之束帛吝之甚也然束帛之禮
堅求賢之意切終至吉而有慶也如伊尹耕于莘野湯使人幣聘之尹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囂然而起卒至相湯代桀吉而有喜可勝言哉解蒙犢經大義先儒曰艮體有丘園之象蒙謂不能自賁而受制於人雖之君人之才終能成賁之功亦聖人所喜也易集鮑氏曰乃賁之主以朴為賁雖曰吝嗇然禮之奢也寧儉所以朋友日見有悔文過

九白賁无咎 上

程子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朱子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趙與迴易遺說朱子語錄白賁无咎據則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夏刑張王衡註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以白為飾而无志憂得志者也孔穎達正義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故曰白賁无咎也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乘五陰變而得位故无咎矣陳了齋說上九應而志上白而非色習讀宜熟賁文都絜易變體義此賁之明夷也而文辭云爾者蓋君子非不明而常自晦故能致樂告之善猶白非无色而同於无色故能致五采之所施也自晦猶之白也致樂告之善則猶致五采之彰施焉蓋賁之義也何則素乃可作繪質乃能生文此白賁之旨也上九在一卦之外而居六位之上則以之矣尝處之賁陽自蒙之遯曰此白賁之象也明夷務晦而君子用晦而明則以之矣向使君子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則安可樂告以善者哉故不自以為明則人皆獻明矣不自以為聰則人皆獻啟聰矣此用晦而明之道而白賁之義如之故為明夷之變體焉然此特用白賁有用晦而明之象故為賁之明夷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賁之極反質也艮止故靜自文之極得白乃所以為賁也須安世玩辭賁如皤如 白賁 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賁者以白文之如斷瑚為璞伏貌尚忠也項安世家說賁六二柔來文則為賁其須賁之末也上九剛上而文柔為白賁文之本也李鼎祚解上九白賁无咎白素也至賁无文當文柔之位賁之至者也不事外飾何咎之有馮椅輯註上九白賁終於致飾成文之象白賁即繪畫之事後素功也无咎占謂能以白賁五采則无咎趙汝楳輯聞上九白賁无咎五色之甘白亦色也素練白華取其質素非无色者特不使文勝質耳上九當文賁之世而能不競於紛華盛麗是處丘園之間斯固絜已清脩之士人君不以錦繡之光衣被巖谷而以質素賁之何咎之有始汾進叟証顯指麾賁極則反素任真守志抱朴見素故无咎也方之古人如隋之時天下騷飾奢華逐逸長亂惟彼王績隱迹韜光不累于位不務虛名常失光文中子以文耀世績其隱者也陳深讀易編上九處賁之極白素也賁飾太甚則有咎惟能反本而尚質素為成德之終故无咎亦夫子從先進之意也陳普解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則為善補過矣于易東象義上九處賁之極反文歸質者也體艮所以止其文白賁則无事於文矣故雜卦曰賁无色也色且尚无何咎之有 以象言之伏兌則西方之色白賁也 此爻反文歸質之象吳澄纂言上九上之畫得九為賁之明夷 白賁象也賁自泰變者也泰之九二升在上而文二柔泰之上六降在二而文二剛然初九不肯受二之賁受二之賁者惟九三一剛六四不能受上之賁受上之賁者惟六五一柔濡如之賁丘園之賁虛文之飾雖有之不為甚益无之不為大損二爻成賁之功亦幾鮮矣賁極當變變而復于泰則善不變而受之剝則壞矣文將反質賁復為泰以還其初上九復于二六二復于上則三剛三柔皆守其質而不相文所謂白也泰二三四互兌為白故曰白賁於卦終總言賁極而反質者通全卦而言非專指上九一爻言也

无咎占也文極必弊復反于質則不至於弊矣故无咎 六畫俱九六為賁之困俞琰集說上九白賁无咎上九白賁非无飾也以質素為飾耳賁極而返本如此故无過飾之咎胡一桂附錄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大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胡炳文通初取上下之義賁其趾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為質白賁終象也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歟童真卿會通朱氏附錄白賁无咎據則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胡 龍氏仁夫曰艮上九居靜止之極此有道之賢遁去紛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為賁飾者故為无咎之占 徐氏之祥曰易上九三十二爻惟八艮體无凶咎 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賁 項氏曰離主飾艮主白 李氏舜臣曰雜卦賁无色也其白賁之謂乎夫卦以賁飾為義而初九舍車而徒以示素履於一步之初六五束帛戔戔而躬行素儉之禮於九重之上諸爻所以相賁大率皆清脩潔白而非浮靡之事至於上九白賁則凡世間之色无可觀矣大哉賁无色也非知未始有易之初者不足以語此齋頌抽本說白然後賁上

剛在上受下之賁者渠寅㳟義上九白賁无咎以陽剛而在艮上剛而不屈上而不動是賢人之高尚而不屑於世用者也故云白賁无咎六五之君方以束帛徵賢者而上九无歆羨之心甘澹泊之守所謂白賁也居於治世而不能有爲雖若可恥然量能揣分不躐其節亦善矣其何咎之有易纂楊氏曰惟白之爲物可以青黄赤黑者以其質而受飾者衆也此白賁所以爲无咎　饒氏曰此是文極而反質上取終之義故終則反質所引徐氏曰李氏曰項氏曰胡氏曰見前董真卿會通胡炳文通涂潛生易從擬題賁初九何以有舍車而徒之象六二在下體何以取象於須六四陰柔得位何以有匪寇婚媾之占六五君位何以有丘園束帛之吝賁者飾也上九何以白賁而无咎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程子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修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卜子夏傳上九白賁无咎止止得志也剛居柔上其尚質也知存之而不能保終始而得治者自得其文也人之所尚也宜在於柔而復飾哉超然以素物无累矣又何咎乎上而達世獲乎志也李鼎祚集解虞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干寶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　虞翻曰上之正得位體成既濟故曰得志坎爲志也張橫渠說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賁故曰上得志也上一作止蘇軾濬夫柔之文剛也往附於剛以賁從人者也剛之文柔也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之則賁存乎人以人從賁則賁存乎己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莫若白楊龜山經說賁无色也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惟无色爲能賁有質爲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志張紫巖傳變文復質惟以身化者能之上九體剛止之德以乾剛飾坤柔而已不受飾爲白賁夫脩身至於反樸還質道德之化文可變也上剛止而明行誠志潔无媿天人得志於身國已亭推而大之且將得志于天下六五之君盡誠禮于束帛之賁蓋知夫文久必弊天下將受其害得白賁如上者而後風俗可淳治道可復聖人之意遠矣夫艮其道光明曰白賁郭雍解先人曰賁之文塗陽上下之

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殆不若白賁之爲得也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曰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卒歸之僞可乎詩云緡蠻黄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僞矣雖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之謂性也聖人體其質而近於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教无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僿夫大者驕奢淫泆於其上小者放僻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僿以忠于以纓瀾雖百世可以此三代之治所以復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流湎淫泆御亡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象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方來賁之時則白賁爲非既賁之後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李光讀易詳說賁之道雖尚乎賁飾然舜用漆器群臣諫焉孟添器不已必用犀象犀象不已必用金玉觀賁之六爻雖本乎賁飾而常以質素爲先上九賢人處尊位而衆所視効者故以質素爲飾則其所自奉者无華侈之過奢靡之失也故曰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所志在於儉約今己處顯位而能行其所願則平昔之志遂矣故曰上得志也朱漢上傳上九賁之極有不賁者焉聖人因天地自然之文立王制爲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分之所起也其志在於著誠去僞使人各由其情不失其本真矣末流之弊尚文滅質而本真喪焉豈賁飾之初志哉志者動於中之謂也上九變動反三三有伏巽以離體離者乾再索而成巽之變也巽爲白離爲文有色生於无色故曰白賁曰質也賁文也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上九變動而反本則文何由勝質何由有我志得矣故曰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質賁本之謂文縟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故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而蒲越蒿鞂之尚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尚荀子曰禮始於脫而於文終於悅夫終則有始賁者

文之始上九之白賁文在其中矣變而通之三代損益之道是以无咎而得志不然事生送死而无敬文墨子之道焉得為无咎賁四至上其發皆以巽入文相賁以禮讓為本曾種易粹言兼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樸成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色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文何如此之相戾也曰聖人之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之賁文當文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義理禮之文也苟无忠信不可以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恭无文父黨无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為貴也然後知質者。自然之質文者當文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閒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將之弊也方賁之上下相文則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卒歸之偽乎。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至於偽何可尚也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恭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至曰白宜正白黑宜正黑其有取而言之哉易說 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賁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易龜山楊氏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居于卦外不與內交交相賁飾脩誠不事外飾者也石 以君言之自有為以至无為明 所引王弼注孔穎達正義蘇軾傳見前予貨見前李鼎祚集解鄭剛中窺餘賁以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察而文生然至於上九則賁極矣極則向之分而上者必復其位向之下而來者亦運其所剛柔各歸其真尚安得有文乎此上九之賁所以為白也雖然白者本也不得已化而為文文不得質復反其本以此居上其志得矣上九在伏巽之上巽為白楊萬里傳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賁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翟奢之時者未為矯而齊詐非其人危罢於見新之俗者未為適而閑仕非

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林栗集解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來六五之艮故曰白賁无咎上九與六五相賁者也六居五而九在上屈己尊賢之義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詩曰素以為絢兮子曰繪事後素皆損其質者不可有其文也今六五上九皆文質彬彬相合以成賁者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宜是以為无咎也世之君子德非純白而託於丘園以豪賁飾者蓋有之矣求譽而致至希寵而辱來能无咎者亦已鮮矣樊英李渤之流是也如伊尹太公望四皓諸葛孔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後議者无所容其喙故于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九將行其志見於有為斯為无咎矣楊慈湖傳賁飾至於此極矣上九超然於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賁一以白為賁焉一用質實疑人情之所不悅聖人於是是之曰无咎无也人心不主於不悅也忠誠相與人必不咎象曰上得志者人心本善本純誠而不雜禮文之興人心未必不流而入於偽故禮貴乎去偽又曰防民之偽今也白賁則一由中心行之无意娶致飾之偽。故曰上得志也正人心之本然也周文之敝。繼周者當用忠質亦人心之所厭也故无咎。項安世玩辭六二 上九 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為文。故曰賁其須須麗於身最為虛文也然陽數不盛不足以賁其須則須附陽而其盛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與上交而成卦二以上為主猶須以陽為主也聖人言此所以深明文之與質未嘗相離也故不言吉凶明吉凶之繫於質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為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為賁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則白故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以艮之白遇賁之飾本非得志之時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聖人言此所以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也故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上三爻 賁之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故其初皆不為人所明因以為疑致疑終以婚媾而无尤五以務實見吝終以成功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咎終以在卦之終而得志蓋朴素為厚之人其初常若悖時而難合及其久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見其事理之當然始足以見尤而致喜蓋必至於終而後得志也 六爻 初最在下為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行之則天下之至榮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二以陰麗陽而成離蓋附人而得飾者也故為須須不能自賁附頤而得賁然而无譏焉者凡物之相依自外至者為邪由中出者為正須由

中出者也六二柔麗乎中正故其象如此三居離之極文盛而溢故為濡如猜狎者居之則文敝日已國勢日削九三剛正有餘但能守文不失則人莫敢陵周書之已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貞勸之三當賁道之陰四當賁道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下三爻皆以文為賁自四以上屬艮艮為篤實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賁四與三切鄰三以純陽用文四以純陰止之三方濡如四一變而畫白故有相應之疑然賁之時義正欲以異為文如異姓相交而為婚姻非四之過舉也五為柔尊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為用其賁于丘園治束帛以為文章此婦人之文也上為成賁之主有能止之勢又居至極之時其義當止故用其淳白而得志於上此人君之文也諸爻皆自賁者也故以賁字冠句首上九為賁之主賁人者也故賁字在下君以淳白賁外治后以淳白賁內治四為大臣又以淳白自賁君臣家國共行篤孝之化以正天下之文彖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謂乎○李瑛齋詳解上九白賁无咎上上得志也虞夏之質不勝其文商周之文不勝其弊夫文而至於不勝其弊則其文亦靡矣。上九居賁之極患其至於靡也故以白賁无咎。白賁无咎者以其質而反之也。天下方趨於極文之世而吾能以素白之質戢其過而使之不

至於流蕩雖為賁之極而无浮靡之風此所謂文明以止者尚何咎之有昔董仲舒謂漢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夫漢承周秦之後文之弊亦已極矣救文者莫若忠孰謂仲舒為迂而不切哉○馮椅輯註白賁无咎上九象曰上得志也居上故曰上得志謂得賁飾之如其志也馮椅體傳上九白賁无咎賁曰上得志也 劉長民曰繪事後素居上而能正五爻也呂與叔曰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繪畫之事後素功衆色清亂非白无以別之繪事至於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德也 六五居尊位總下之四爻衆色相錯以文者也上居其終以白而成之故无衆色混淆之咎考功曰雜五色以章之之謂功繪事後素所以章之也諸儒說於賦皆不足據 右明其占 馮當可曰六爻皆取陰陽相雜以為賁初比四二比三二四與三以為賁五比上上終之之事皆无吉凶者文飾之事業也非賁也束也非本也其得失有間矣林黃中曰初九六四相應而成文組織也六二九三相傳而成文繡繪也六五上九相合而成文綢繆也或曰六五上九不亦相傳而成文乎曰六二純柔也不傳於九三則不能以成文九三純剛也不傳於柔則亦不能以成文六五以柔居陽上九以剛居陰既成文矣而皆无應得非相合以成者乎李氏曰卦以剛柔相文為賁則六爻

宜各有賁之義惟以文明人事則所寓之意各不同也右明六爻

田疇學易蹊徑賁上九 賁之明爻

離下 上卦艮變為坤坤為白白賁之象

艮上 艮止而坤靜无咎之象艮之上爻

離下 剛上而文柔者也雖在外无位而實

坤上 尸賁者也上得志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或者解此爻多作白受采說大槩以時方尚文能以純白之質而受衆采斯可以得志於天下非也蓋賁之上九剛爻為柔艮止而為坤靜是文明以止還淳反朴之時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必欲彰之以章服明之以采色揚之以聲音光之以詩書顯設以是潤飾以是者豈故為是虛文也哉誠慣民性之易流風俗之不如古用其繁然之文而俾之相接庶幾得以見君臣父子三綱五常自然之理以維持天下之文相與處於久安而不至於變詐撓械之生耳故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者此也賁自初六至于六五皆以賁乎冠句首而以其之字體之是賁其物之賁則其用力於文飾可謂至矣然自下至上皆從事於賁則誠為太過過則虛文勝而

質質表裏人於此其憂愈甚於先文不行之際也是以周公當賁之上文欲因其文盛而反其質朴之性故曰白賁白賁者風俗質素何所事乎外飾也則知前日之以文治者乃所以為今日白賁之地也歟尚文既極此可以補其過矣故曰无咎為人上者以文反質而治至於斯豈非得行其志者乎故曰上得志也卦變明夷晦其明也白賁之象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畫繪之事後素功極乎藻絢必尚素功者衆色清亂非白无以別之也蓋會至于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得矣 東萊呂氏曰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已前後據來說據山經說朱漢上 鄭汝諧翼傳六五賁于丘園上上得志也五比四而應二以柔遇柔无所賁也剛陽在上可以為賁故五當賁于丘園丘園在外而近指上九而言也束帛戔戔盛其禮以賁之然後得九之賁已如高祖之賁四皓光武之賁嚴光是也在內无所賁而賁於在外之賢固吝矣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禮賢而賢不就何傷於人君之盛德上九高潔處外不與物賁故曰白賁无咎使四皓而受高祖之爵嚴光而應光武之聘猷蕭曹冠恂等耳何以遂其高尚之節哉故上之白賁乃得志也矩

以夫易適上九白賁无咎上上得志也卦本泰塗為白則上文柔曰而賁之也雖无三之應而有五之孚其志得行何咎之有易祓總義上九分剛而上以離明居艮止之極飾於反素謂之白賁雜卦言賁无色者是也蓋下三爻言賁四與五則言賁與白至上九无言白而復言賁則反文而歸之於无色澹泊在上自得其志而超出乎憂患之外是以无咎楊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賁飾之極則嫌於失實必曰白賁而後可所謂白賁云者非不受賁也去其偽落其華使无勝質之文如所謂先進禮樂之野是也夫所謂先進禮樂之野何也曰古者非不知酒醴之美也而玄酒明水之尚非不知黼黻文繡之美也而疏布之尚非不知莞簟之安也而蒲越稾秸之尚先進之禮樂如此曾何足以動為人之侈心故其意在於著誠而去偽而不失其本真爾大壯必窮至致无大賁極反本飾无過咎然後上九之志得矣　愚得之師曰上爻賁之明夷離為火主明明入地中是晃其明也賁主文飾賁而白質是返其素也賁之上變為明夷故有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象　愚曰傳曰繪畫之事後素功不曰甘受和白受采今賁盛之極反曰白賁何哉蓋易窮則變文窮則質艮止為賁由其質也此文明黝黲之世有還淳反朴之風也在上而安於文義故曰上得志也

鄭氏賁天之圖

鄭氏賁艮離說離為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艮為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賁重離艮以為象而孔子獨曰天文者象有天文之理而无地文之理也　坤亦為文說說卦坤為文文者質之衍也坤得乾質衍以三數其文乎　天文論象有日月遞明之象也日月因遞明而合朔朔晦相循而四時成矣此所以察時變也離有繼明之意而賁變離之四爻日月相抱持也此所以為天之要道焉所引賁大揚以日比可揚為王侯趙汝楳輯聞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九蓋隱居求志之賢君以質素為賁可以得所志矣光武不強嚴光之留得志也德宗強李泌以金紫豈其志哉徐相直說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白素也賁之極惟尚質素故无過飾之咎象言在上而剛成賁之功而得志也張惠行解以白為飾則文章備矣剛在上而无咎乃賁之成也九二之剛上而文柔且為艮卦之主是以得志也蘇起翁讀易記上九居賁之終為文飾之極文極則過於華偽故以反質為賁況上九下无應與以白素自飾賁飾爾淡有何過咎曰賁而无咎以其居上安於无與无位而自得幽雅之志也雜卦曰賁无色也亦以賁極而

反質歟賁自六四來以賁如皤如白馬翰如為言上九以白賁言皆有取於白何也艮伏兌兌為西方白色故為皤為白馬為白賁陳深讀易編曰賁无咎上得志也上處事之外居艮止之上賁極而反乎朴素不事文飾優游自如故曰上得志也丁易東象義上九守其質素而不為文所變亦自得其素志者也　或曰上得三者也三互坎為志右賁象鄭綺圖說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賁无色也繪事後素是也謂上九乃當柔分剛上而文柔者也下无九三之應本有咎以其天文賁主乃得无咎故曰白賁无咎夫人與萬物皆從天之賁飾天道本素賁无色也故乾兌之金下生坎水乾知太始自白而黑也黑主青青生紅紅主黃黃復入白原始反終四時之功成矣故聖人觀乎上九天文以察時變觀乎六二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天時之變既成萬物非上九之得志乎驗其時則德功相交之初也吳澄纂言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復反為泰之九二故得志俞琰集說上亦以位言上之所以得志蓋以六五之志同李簡學易記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　上九以剛文柔而居无位之地有功成不居之象故曰白賁功成不居何咎之有李恕易訓賁于丘園諸家解多不同惟白雲郭氏解明白正大今特取之上賁之極文之

敝也惟質白其賁不使華沒其實則无咎居无位之地而得遂其質素之志也保八泉首上九陽居艮上賁極而知止者也　白賁飾終而反素也反賁為素反文為質知止矣　无咎反其質則不過於文明守其素則不失其本是以无咎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君子體而用之凡事但能原始反終故得志耳胡震衍義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失其本真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曰上得志也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既在上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真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夫質勝文固不可文勝質亦不可宮室而文勝質則為瑤臺瓊室飲食而文勝質則為酒池肉林衣服而文勝質則為倚文鬻服大圭不琢不必雕刻以為文大羹不和不必八珍以為文大路越席不必金玉之飾也犧樽疏布不必綺靛也以質去為飾而不以華美為飾凡白賁之所以无咎然上九之白賁非曰儉不中禮也賁極而本之以質乃所以為文質之中也象曰上得志也敦本尚實中道不失可以得其志願也使華而失實則流弊之極必有欲為而不遂其心者矣云于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張清子集註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潘氏曰處賁之極文變爲素衆白自守其志得矣　楊氏曰五已一之飾徇
於青者青而不能黄徇於赤者赤而不能黑惟白之爲物可以青黄赤黑者
以其質而受飾者衆也此白賁所以爲无咎上九之白賁聖人取之者以其
處賁之極而能白可謂既彫既琢還反於朴之謂也賁極而不朴則酒池
肉林瓊臺瑤室无所不至矣　愚謂上九處賁之極飾反於素有白受采
之質故曰白賁雜卦云賁无色也无色卽白也夫賁有天玄地黄火赤山
青之色於上九賁反而白則无色矣无色則无文又安有過飾之咎上九
始得遂其志矣所引誠齋曰見前楊萬里傳趙埕解上乃賁之終賁極矯
弊之時也九以德居之宜矯弊如反手之易耳然以言矯弊不若身行之
爲愈白素質也九在上衆所共瞻之地以白素爲質表率其下于以矯賁
之弊是則无咎矣象曰上得志蓋上行則下效在上者尚質下皆效之是
在上者得志也陳應潤爻變易縕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上九變明
夷君子用晦時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士君子隱德于中文
采不欲外見况用晦之時乎如子路衣敝縕袍子夏衣若懸鶉以至王章
牛衣梁鴻隱居之服皆白賁也才美内韞不尚外飾何咎之有如鄒子臧
武鷸冠隋辛亶衣緋褌皆禍之招也唐楊炯呼朝士无才德而朱紫者謂

之麒麟楦有愧於白賁多矣非上之得志也解蒙精𧮪大義无儒曰易窮
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之極文之窮也既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
无咎大抵内三爻離明以文明爲賁外三爻艮止以篤實爲賁易上卦三
爻惟入艮體而无凶咎　家謂處文盛之極而以質素爲賁則无過飾之
咎而能成賁之功矣郭雍解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白者不尚文也以不尚
文爲上之得志賁淸之操要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
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所引居于卦外以下二條見前李斷義海撮要
王佩拙史徵口訣義賁亨小利有攸往賁飾也以剛柔交雜而相文飾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王廙云山下有火文明相照夫山之爲體層峰峻嶺巖
巒峭嶮參差被日光照耀如似雕飾顯見文章賁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
无敢折獄庶衆也敢果也折斷也君子以明鑒之德必須審察爲衆庶之
政无直果敢折斷獄訟當審愼用刑也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者趾足也
處无位之地不尚華侈所飾在於足趾故曰賁其趾以其執志耿介不乘
不義之車而從有義徒步故曰舍車而徒也六二賁其須須鬚也與三相
近情意相得以下親上猶如鬚之附面而倚其所理隨三興動故小象云與
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者與二相得以飾以潤故曰賁如濡如也

以其非應相親永保其正物莫能犯故曰永貞吉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
翰如匪寇婚媾者四應在初被三隔礙志惟猶豫或文或素故曰賁如皤
如質素也既不得前進但鮮潔其馬翰如徘徊以待之矣故曰白馬翰如
也若非九三與已爲寇難卽與初已爲婚媾故曰匪寇婚媾也六五賁于
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者處得尊位爲飾之主不尚華飾所貴質素故其
施飾如似丘園所生草木質素而已則不靡費國之盈盛乃束帛珍
質戔戔衆多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也若能儉約得宜處儉
約之吝乃得終吉故曰吝終吉也上九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終乃反素
矣他人以已爲飾而我以素爲飾守志任眞得其本性何咎之有哉蔡節
齋卦爻辭指賁飾也飾之之道易過于實初之賁趾至于舍車而徒三之
賁至于濡如四之賁至懼而皤如五之賁至及于丘園是皆有心爲賁者
也有心爲賁則未免過實唯上以剛爲艮主能以止爲賁者也以止爲賁
賁之至也二與上爲往來之交故亦能從上爲賁故取須爲象須者自然
之賁也賁之六爻唯上爲善最而二次之趙善譽易說賁隨自否變故隨
則无故既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爲噬嗑噬嗑自泰變故蠱
則必飾既飾矣不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爲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

之中而爲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爲艮剛柔交相以爲文也然柔
文剛則曰亨剛文柔則曰小利有攸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剛
進而居外又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
應而後足以爲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
所行苟非其義寧舍車而徒爾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柔麗乎中
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爲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
必有待而後興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
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賴二陰之相濡以爲賁者也然處乎陰柔
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正吉能永正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
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寇已而不復陽剛之賁曰賁如皤
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寇婚媾言當賁之時剛柔相比以爲文雖
乘剛亦婚媾而非寇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于上九之陽有賁于在外之
賢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非謂帑賄當吝也謂其獨賁於
上九則吝而未廣也然不失爲好賢下士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
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於
文也此離卦所謂賁无色者也无定色也陽瀛馮尚易通賁卦總說古先

聖王繼天立道爲民物主鴻荒太素之初未識所謂賁也十三卦之聖人
自取諸乾坤以下亦未見所謂賁也人文肇開王度黼藻夏尚忠殷尚質
周尚文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斯
時也其文盛之時乎然聖人設卦名之曰賁乃取於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旨所貴乎六五主賁之君尚文明以止之賁下
則乃旌旁招俊乂之賢雖高蹈丘園者有明揚側陋之風上則身履儉質
之德示理朴爲天下先而使民心有還淳返朴之俗仰以觀於天文而日
月星辰之順軌俯以察於時變而禮樂刑政之脩明夫如是則乾清坤夷
日光玉粲文浮而上也山川草木自形自色文形而下也在理則文理密
察在事則文物昭而上宣明下治辨識然文質彬彬之盛際則賁治之世
稱爲文明之君不可尚已否則上之化下者非雲漢爲章之文下之賁上
者无風行水上之文情偽相朋矯飾日偷上以虛文示下下以繁文事上
以樸愿爲迂闊以質實爲陳腐以耳目發擿爲能以苛察鉤距爲明而風
俗大壞不可救藥者皆文之流禍也此賁之聖人於彖則取天文人文之
觀於爻則取白賁无咎之旨古文之主可以觀矣張清子總論丘行可曰
賁之一卦以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二十七

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賁而爲賁然陰陽二物
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來賁於初故初賁趾
而四皤如也三比二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
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
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節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賁初賁其
趾二賁其須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賁四皤如五丘
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味示重子問賁亨小利有
攸往何謂也曰賁者文飾之謂凡易之道剛柔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易中三陰三陽之卦皆自泰來賁分泰卦九二之剛而文於下文
分泰卦上六之柔而文於上剛柔往來相雜曰文故謂之賁陰陽往來故
日月運行星辰昭回爲天之文文明以止功成治定制禮作樂爲人之文
上觀天文下觀人文則天人之文各得其當賁道亨矣何所往而不利焉
六爻獨初與四應而二與五三與上皆非正應未能大通故謂之亨小者
此也邵氏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張鋪鏘千百主出規制億萬
千年成猾楔此言天文人文之相賁也止齋陳氏曰圭璧髹樸猶山龍飾
衣裳不聞遂古初而興自虞唐從車崇騎財隸作衣縮藏至今人使之恭

亦忽以亡此言賁飾不可以大過故象曰文明以止上九曰白賁序卦曰
賁之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是也又問山下有火何以爲
賁曰火在山下輝光燭賁及草木叢然有文君子觀是象也以明庶政
无敢折獄立文一也以之脩明庶政則爲成周禮樂備庶事舉朱氏曰夫
子所以陳人文亦泰聞是也以之折獄則爲獄斯趙張深文之士止齋陳
氏曰法令如牛毛斷獄信乎成湯書精丘山趙張眼愈明萬人立下風幽
勢尊且榮未有三代前誰獨有此名正謂是也又問初九賁其趾舍車而
徒何謂也曰初九以陽居一卦之下賁其趾也六二在上以虛受人如車
可乘以行然初與四應二非己應寧舍二之車徒行以應四義不可乘故
也顏蠋曰徒行可以當車杜氏曰出門无所待徒步覺自由邵氏曰惟其
義所在安知利與名是也又問六二賁其須何謂也曰須者待也又有上
下相須之義威儀三百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六二中正之臣上待六
五之君以興文明之治然六五非其正應故下有所待上不能興如漢賈
誼方欲定制度興禮樂而絳灌少文之人是害之故文帝有謙遜未遑之
說其視周公制禮作樂於成周盛治之時者不同矣長樂季氏曰彼戒絳
灌曷妨賢草具饒成誼已遠想是驗增并纖薄不便三百與三千是也又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二十八

問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何謂也曰九三與六二相得以相飾濡如者澤
於二而非應於上以此而永貞故吉上九雖剛而終莫之陵我也邵氏曰
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陵是也又問六四賁如
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何謂也曰賁者飾也皤者白也白馬者其質素
也翰者羽有五色是其文也六四與九三各當其位疑若相飾以相賁今
也賁如皤如似飾而非飾白馬翰如似素而非素似是而非者疑也匪寇
婚媾者待初九正應而後往九三近而非正應故不苟合九三雖匪寇而
初九則吾之婚媾也待其正應而後合何尤之有諺曰有緣千里能相合
无緣對面不相逢是也又問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何謂也曰
居賁之時須一陰一陽交相賁飾五居尊位二非正應四與上相近四亦
陰爻上居卦外无位之地皆不可比獨初九之賢舍車而徒守其素分安
於貧約丘園隱者之所寓此人主所當聘者也三玄二纁謂之束帛淺小
謂之戔戔物薄而禮厚當賁飾全盛之世非薄如此以禮爲主非吝也故
終獲其吉此商湯三使以幣往聘伊尹於有莘之野之象邵氏曰賁于丘
園束帛戔戔義既在前利在其間又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既能圖大小
在其前梅溪王氏曰家居樂道自躬耕耶育要君事割烹湯後不加三聘

禮未應攺志爲蒼生是也。又問上九曰賁无咎何謂也曰上處賁極逐淳返朴无所飾以視下在上而得志莫盛於此邵氏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又曰莫因不和方知淡樂爲无聲始識希此曰賁无文之謂也曾貫易學變通或問賁以剛柔相文而成體離卦乃曰賁无色何也曰賁自泰而來内體本乾而柔來文之是斵其本然之天也及上九之變爲泰則内體復爲乾是賁極反本反其本然之天也聖人以无色爲賁其所感深矣曰剛柔交錯非一卦也獨取柔文剛剛文柔而爲賁何也曰賁之所以爲賁者以卦象而言則取山下有火之象以卦德而言則取離明艮止之義至於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乃夫子於成卦之後而得剛柔相文之義非文王名卦係辭之本旨也曰柔來何以而能文剛剛上何以而能文柔乎曰内本乾體因柔來而成離此離以文明而賁於内也外本坤體因剛上而成艮此艮亦以光輝而賁於外也内外交賁此所以爲文也曰彖傳獨取天文人文何也曰離之明也由下而成成則下體之人位也故有取人文之象艮之光輝由上而成上則外體之天位故有取天文之象也曰卦之取義蓋柔來剛上屬而文之取義柔爲相賁之義乎柔爲自賁之義乎曰卦惟初九之與六四陰陽各正。上下相賁故初九則弗乘二之非道之乘

乃所以爲賁德之正四則弗從三之不正之婚媾終无守正之尤此則正應之相賁者也二五俱應不能相賁而二附而動近賁於三五致本於上賁不及於下至於三上俱陽亦不能相賁故三則近比於二而有賁濡之悅上則極於反本而有白賁之象此雖非正應之賁然剛柔交錯亦不害其爲賁之象也總倒會要賁離下艮上柔來文剛剛往文柔剛柔相文賁飾之象故爲賁又山下有火文明以止故爲賁以六爻論初爲賁之始安於素履故曰賁其止舍車而徒上爲賁之極復於无飾故曰白賁无咎此二爻各以本爻而爲賁也二比三附三而動故曰賁其須三居二四兩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故曰濡如四應初求賁於初故曰皤如五比上志從於上故曰賁于丘園此四爻以爻位剛柔相應而爲賁者也但内卦離體以文明爲賁故下三爻辭多文飾之義外艮體以篤實爲賁故上三爻辭多質素之義然質无體不立无文不行甚矣不可一日以无文也若文勝賊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此彖傳言文明以止乃所以救文勝之弊上爻言白賁又所以示賁極反本之意也今觀賁六爻剛柔相文離艮成體占辭无一爻凶咎者吉者終莫之陵疑者終无尤悠吝者終於有喜而无咎者又待之賁之道其盛矣哉朱相長句解賁卦名賁文飾

也剛柔相間雜而成文賁質亨事物待賁飾而亨通小利有攸往文書但就其質而飾之非大變之也故小利於有所往而加進彖曰總斷賁卦賁亨聚卦辭柔來而文剛上六之柔來爲六二而文飾其下卦之剛故亨文辭柔而質本剛又得中居正故亨通分剛上而文柔分九二之剛上進爲上九而文飾其上卦之柔故小利有攸往文雖剛而質本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於有所往天文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文明以止離文明而艮止人文也制度有節乃人之文觀乎天文觀天文之剛柔以察時變則可以考察四時陰陽之變動觀乎人文觀人文之明於所止以化成天下則剛常昭著可以化民而成就天下之美俗象曰卦之體象山下有火賁艮山之下有離火而明照庶物故卦名曰賁君子以明庶政君子用此離明之治以明著其庶多之政事无敢折獄用艮之止其飾不敢決以斷刑且獄貴得其真情不可加以文飾初九離下陽爻賁其趾陽明居下而无位但賁飾其所行之趾舍車而徒不當以乘賁自飾則寧舍其車輿而徒步以行舍貴捨象曰舍車而徒舍其車輿之飾而徒行義弗乘也居下位者義不當乘也六二下卦中爻陰爻賁其須柔而上附於九三之陽乃賁飾其頤下之鬚者象曰賁其須賁飾而於其須與上興也與上之陽而其興進九

三下卦之上陽爻賁如濡如陽居陽位而上下爻皆以陰文之故其賁飾如水之濡沃永貞吉永久正固而獲吉象曰永貞之吉有永久貞正之吉者終莫之陵也居群陰之中終久莫敢陵犯之六四上卦之下陰爻賁如皤如與初九陰陽正應資之以賁飾又爲九三所隔故或賁以飾或皤以素縞素也白馬翰如背素故爲白已乘爲則欲進而相求爲翰則擧頭而有待如初者也喻十匪寇婚媾匪九三所能寇則與初九爲婚媾而常相矣媾古立反象曰六四指從其以六而居四當位疑也然四乘雖當位而下乘三剛與初未應故有疑匪寇婚媾非爲寇者也乃求爲婚也終无尤也終竟相得而无尤怨六五上卦中爻陰爻賁于丘園以柔居尊必崇高尚剛德之質故所賁飾者上九在外丘園之隱士束帛戔戔忘柔而物故得中而禮或從以一束受之帛而往將賀人交者慢吝終吉謹威其帛而不輕用於人則若吝嗇而然得其吉象曰六五之吉以陰居尊而乃吉者有喜也有喜在相遇之喜上九最高陽爻白賁居賁飾之極反於華泰則尚質素以爲賁无過飾之咎象曰白賁无咎質素而无咎者上得志也居上位而得其志故不待於虛飾蔡氏易林賁致下恭虔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註威鳳靈鳥太平之世則見黃帝時來于阿閣

光時來上于庭得時來伏文王時鳴于岐山 責之乾 八口九頸長舌
破家帝辛沉湎商城其墟注帝辛紂也書泰誓武王數紂曰沉湎冒色
坤 鬼守我門呼伯入山去其室家舍其兆墓無注 屯 日出阜東山
蔽其明章甫薦履箕子佯狂注章甫冠也商紂無道箕子佯狂而為奴
蒙 載金望天不見星辰顧小失大福逃牆外無注 需 兩輪並轉南
上大阪四馬共轅無有重難與語笑言無注 訟 羊驚狼虎慄耳群聚
行旅稽難留連愁苦一云從風群聚無注 師 攫生荊山命制輸班袍
衣剝脫夏熱冬寒立餓枯槁衆人莫憐注荊山多產異材班公輸子魯班
也 比 烏飛無翼兔走折足不常其德自為羞辱無注 小畜 條風
制我萬物生出明庶長養花葉茂榮無注 履 坤厚地德庶物蓄息平
康正直以綏大福注易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泰 昴畢附耳將軍來
怒任路陽塞燕雀驚駭注昴畢附耳皆星名 否 東風啓戶黜豕翻舞
各樂其類咸得生處無注 同人 兩足四翼飛入家國寧我伯姊與母
相得無注 大有 歲暮花落陽入陰室萬物伏匿藏不可得無注 謙
釋然遠咎避患害早田獲三狐以貝為寶注周易解九二田獲三狐狐
者邪媚之獸三狐猶易之三陰晦之小人也獲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

獲狐也 豫 鵲巡部宿不見頭目日以困急不能自復無注 隨 秋
草冬朔數被嚴霜鵲大夜鳴家擾不寧注草鳥名鷄屬即鶡也 蠱 班
馬還師以息勞罷役夫嘉喜入戶見妻注春秋餘師夜遁有班馬之聲
臨 老陽日衰喙多枯枝爵級不進遂下推潰注陽當作楊 觀 順風
吹火牽騎驥尾易為功力因懼受福無注 噬嗑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
黃鵠失珠无以為明無注 剝 依叔墻隅志下勞苦楚相辰食韓子低
頭注淮陰人韓信家貧常寄食於南昌亭長升堂尊於榻下并見本內
復 三牛生狗以戍為母荊夷工侵姬伯出走注三牛一作三羊見坤之
家一作三馬生駒見否之姤 頤 鴻鵠高飛鳴求其雌雌來在戶雉喃
嗒嗒甚獨勞苦無鱉鱠鯉注來音思 大過 褰衣涉河水深漬衣賴幸
舟子濟脫无他無注 坎 虎齧龍指太山之崖天命不祐不見其雄無
注 離 明不處暗智不復危終日卒歲樂以笑歌無注 咸 三足俱
行傾危善僵六指不便悉累弟兄樹柱閉車失其正當注閉音礙 恒
舍車而徒亡其駮牛雖畏白頭酒以療憂無注 无妄 鵲盜我珠逃於
東都鵠怒追求郭氏之墟不見蹤跡反為患災注未詳 大畜 升輿中
進舉事不遂哺槖毀盎失其道理無注 遯 折薪熾酒使媒求婦和合

齊宋姜子悅喜注詩何以何為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又何門為其娶妻必
齊之姜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大壯 夜視无明不利賈商于反笑歎與
市為仇無注 晉 徒行離車不肖泥塗刺以休居無注 明夷 作室
山根人以為安一昔崩顛破我壺飧無注 家人 山東山西各自言安
雖相登望竟未同堂無注 睽 君子在朝凶言去消驚駭逐狼不見其
雄無注 蹇 鷚鷚嘖嘖犬吠山根不澗我鄰獨不蒙恩注鷚音隱 解
南山之蹊真人所在德配唐虞天命為子保祐歆享身受大慶注唐虞
堯舜有天下之號也 損 龍蛇所聚大水來處泱泱濡濡淡淡瞌瞌使
我无賴注淡音笑瞌音盍 益 禍衰苦盖慕德獻服邊鄙不聳以安王
國無注 夬 光體春成陳倉鷄鳴陽明失道不能自守消亡為咎注秦
秦紀索隱注曰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
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以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
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祭于此者也 姤 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
伯遇時憂念周京注荀當作郇下泉詩云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又云四國
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 萃 仁德
不暴五精就舍四牧九鷹民安其居無注 升 隨和重寶衆多會有相

如覩珠趙王危殆注隨侯見蛇傷救藥封之後蛇銜珠以報卞和得玉璞
獻於楚懷王藺相如奉璧于秦曰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遂全璧歸趙
困 鳳生五雛長於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無注 井 二人為侶俱
歸北海入門上堂拜謁王母勞賜我酒女功悅喜無注 革 逐憂去殃
涉泥生梁下田為王無注 鼎 東門之墠茹藘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
反注詩東門之墠茹藘在坂言城東門之外有墠墠之外有坂坂之上有
華也 震 危過稻盧甘樂趯趯雖騖不去無注 艮 清人高子久屯
外野逍遙不歸思我君母公子奉請王孫嘉許注高子高克也詩云清人
在彭駟介旁旁注云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
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作此詩也 漸 境人所言語不成全
虎狼之患不為我殘無注 歸妹 張羅捕鳩鳥麗其災雌雄俱得為圍
所賊無注 豐 安仁尚德東鄰慕義來安吾國無注 旅 猾邏如誠
前後相違言如鱉咳語不可知無注 巽 懷望越鄉不可遠行蔡侯兩
裘久苦流離注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
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兌 伯氏歸國多所恨惑車傾盖亡身常驚
惶乃得其願雌雄相從無注 渙 火石相得乾无潤澤利少囊縮枕益

從追無註 耶 君知聖哲嗚呼其反鎮德之徒可以禮仕無註 中孚
騎豚逐羊不見所望煙涉虎廬亡豚失羊無註 小過 玄黃瘣隤行者勞
罷役夫憔悴處于長哀註持甚丹篇涉從高岡我高玄黃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人云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既濟 石手捻目不見長叔失其所得
悔吝相仍無註 未濟 兑冠進賢步出朝門儀體不正臧孽為患註漢書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見責免冠謝料服志道貿古瑞布益文儒者之服京房易傳註
賁泰取象上六柔來文剛九二剛上文柔成賁之體止於文明賁者飾也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山下有火取象文明火上分象與離為飛伏己卯木丙辰土世立元士六四諸侯在應陰柔居尊丈柔當世素尚居高侯王元眾易云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建始辛卯至丙申金入立秋積算起丙申至乙未周而復始金土入卦起算五星從位起鎮星鎮星入卦用宿從位降己卯用宿配賁卦初九陽位起算分氣候二十八起六位五行昇吉凶土大壯分陰陽相應為敵體上九積陽素尚全身遠害貴其正道起於潛至於用九極乾初上為終也陰陽升降通變隨時離入乾將之大畜次降六二中虛為三連入大畜卦當消陽長

鬼谷卦影

山火賁

艮上 離下

丙寅木 官鬼 ▅▅▅
丙子水 妻才 ▅ ▅ 應
丙戌土 兄弟 ▅ ▅
己亥水 妻才 ▅▅▅
己丑土 兄弟 ▅ ▅ 世
己卯木 官鬼 ▅▅▅

斷曰 賁者飾也文章交錯兩相交易變惡為善多是交關財物嬰商求官家宅田蠶皆吉行人至病安婚姻成官事吉防孕女 詩曰 錦文光彩象多擢也利修文也利官作事得人相賁飾只防公事起多端甲辰到世空亡鬼空亡甲子甲寅日才空 全動 修飾自新明庶政戔戔束帛兄沉淪波深穩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全靜 跨鹿天星至虎駝雙復行衣冠躍上立賢榮坪高平 甲日 問望未成心未穩戔戔束帛悉沉淪波深急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乙日 花開逢夜雨笑盡有憂生只怕貪迷者仍防患與驚 丙日 花殘人散後滿樹又花開不望功名事功名望外來 丁日 可疑可疑有奇有奇花殘人散爾來我西 戊日 喜又喜飛生孚非常喜只恐无終始 己日 有遇有遇金馬玉兒酒正濃將花殘日暮 庚日 金文莫開前程事望外生暮入戶來休將閑事空惆悵懂頭獲樹一枝開 辛日 大斧破鼠背鵲兒反見惕一場惜陰事无故有災殃 壬日 夢有仙官降素雲覺來依舊是黃昏欲知驚處前程事莫忘當初舊路人 癸日 小徑被蛇驚駭門不作

聲冠刀長在手人語不堪聽 世動 見夫在女奴問公知得元自來主商者海老莫差吁 應動 內蘊光華德家門破籠折文章如錦秀榮蝴飾諸身

郭璞洞林影

丙寅木 官鬼 ▅▅▅
丙子水 妻財 ▅ ▅
丙戌土 兄弟 ▅ ▅ 應
己亥水 妻才 ▅▅▅
己丑土 兄弟 ▅ ▅
己卯木 官鬼 ▅▅▅ 世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土 北

詩曰山火賁卦看出入非災橫禍事留連春後殘花狀皮草岩頭病馬浪頭船求財辛苦得便失作事艱難破又負惟有求名人占此文章萬選中青錢 折字 賁者飾也賁字上有世字濟世之兆上有十字中有廿字此為卅初十廿日皆有朋望下有具去八成目添口成賵貴添口成嘖添土成墳有卅字无一口乃是音中不喜 鬼谷云 喜來无口災擾內一枝倍 承陽 車行無險阻丹泛可通津雨露從天降門庭又一新 承陰 一条雲路兩重門光到西園未遇春非晚紫薇花欲滿此時方得遇東君 初文己卯木 有分攀龍角昇天自有撈月中一仙女捧桂待多時 二文己丑土 汨沒塵埃幾度秋平生志意未能舒春來方得施張處試整衣冠吾出頭 三文己亥水 五百仙中始綴名天展君寵一時榮歸來正好花開後勝賞何妨壟玉均 四文丙戌土 莫怪奄留久遠春快利多求名無有利遇喜見清和 五文丙子水 祿從上天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是愁事逢羊見治周 六文丙寅木 官資早已到朝階金紫榮身必自踏一日沾恩榮與子始知餘慶不沉埋 占風水 祖代羅城降氣推等殊前後情奇奉待奴羊馬三春遇木土兒孫活計豐寒揭帳集形宜高下又為唯龍呈石形玉兒出休形長房得意次房昭顯人丁重立復可若見大來繞山便是魁應一丙壬兩宮水旺財一艮坤一離山癸向一公訟利止一妻憂少丁一重立人丁一稅鬼龍無人識賁飾加增土作墳財山卯庫却相違兩宮秀水真奇特才若湧泉從此生永皆朝比派派嗔為才溫何日止墳前庫卯攔路六丑山未向生雙角向雙角常人不葬丑未墳前便接貪狠水來山坐定巨門星源派悠悠能富貴紫袍貫馬佩金章果是富貴無相應更加除隔相扶助進益人丁旺子芳水流去急无用出雙生于落地无氣一發即倒冷筆逃囚牛盤公事人丁却旺冤兔水朝主女人産厄不怕三房四皆敗古云山飛水走急投場 占求官遷職求財百事吉婚姻成六甲生男占行人至官事主有貴人提携田蠶興旺失物難尋病不死留連東南上傷亡占家宅不安

海底眼　六親　傍文

官鬼丙寅木　妻財丙子水　兄弟丙戌土　妻財己亥水　兄弟己丑土　官鬼己卯木 世　外卦　出現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康節卦影

虎出深林課　此卦占宅不和宜禳謝婚姻吉求財吉田蠶興王公訟出孕生男葬吉出貴子　解曰　賁飾也鬼爻持世人宅不和犬爲有難羊猴　佛工求福才祿光亭有火得刀保佑合家　昔管仲叔牙卜得此卦後得金彼此相讓也　詩　堀墻毬挂竹竿頭鼠耗貲才不用憂門內迍遭逢犬馬日丑福氣不須求　病　病人不死最留連山神野鬼急頭求更宜急謝公婆鬼東方社有廟鬼侻　斷曰　山火光明四海清此卦有光明通泰之異所卜之人必不通之事皆破除蓋之象占爲平下之人則當吳若女上人則暗昧其卦課必求事可也如能內方上下求注相課光榮達利百事皆成化得復卦更好夫賁卦與大有乾離并順六卦皆有異己之人提拔如意武龍驚者子生離此卦最奇者巳亥水爲妻才臨於身宅達　甲申旬卜而宅爻兪有孕也　甲午旬卜宅爻與四爻動而相應不日而生其諸旬中卜若子孫在外此子孫妻才者爭歸憂疑也更能於益卦求恪恚訣爲吉之也勾陳偏出家人患眼曰如見勾陳白虎臨於宅爻動女人有惡家人患婦也白虎多因戶主盲白虎勝蛇臨宅爻動及見三爻動亦不怕日虎動眼目耳鼻疾化得大爻者有頭痛病風家長有病家宅有哭三位暗見宅爻是才化爲鬼勾陳動白虎入臨是宅精妹求才望事忌此爻化鬼則難成易敗求官之人若五六位中有天喜青龍子孫者大吉塚墳光禍六爻明六爻爲墓有　甲寅旬之丙寅動有墓圍之吾化青龍者有天喜之榮門神被犯兼壇鬼良在外損之門離在內擇之壇初爻戍爻官木神官鬼也餘見剝卦中朱雀刑人丑艮主此卦元金爻是子孫見朱雀臨宅爻動及化戍午大刑於人口公訟忿刑責也

雙林影

寅木 鬼　子水 才　戍土 兄 卯　亥水 才　丑土 兄　卯木 鬼 世

詩曰　錦文光彩衆多惟大利修文光職貢作事得人光貴飾只防官病是非連　山下有火賁家庭事稱情有謀謀未遂何嘆是非纔過了重山嶮而今始展顏貲才從此順商羽恐凋殘　謀爲求才吉田蠶七分貴順打合用事吉但二五七月官非相撓宜忌自然散人口狀刑陰小不安宜

卯福　功名　未帛交氣花殘再鮮高人指處明月團圓遇商音人可就　六甲　喜事臨門弄章鹿存一枝花綻馬狀可分 有已宜甲協應中十辰日特　婚姻　貴飾家道泰因緣乃成華閑吉莫惆悵鴛侶好生涯宜問前　占病　默卯者攢眉災星正會時宜求鐘鼓福雲散月光輝應亥卯未　公事　碌碌勞心兄關愁耳伴未爲鴟未又去官唐又傷懷訟元大山有貴人來兄悠悠宜和　出行　特地東風起嚮桃花正開重山宜進步口物且和諧　在外安貴人合事如意打合有成口舌宜忌應亥卯未甲子辰日　行人　出入行人至何須苦苦憂門前聞喜鵲從此事方周　行人吉應亥卯巳申日有音　交易　因喜達大月缺重負事定臨難方見憂煎事成但防人破喜有貴人應申子辰日可成　失物　蛟月被烏雲掩不明只因牛二尾惹得是非釁應亥卯未日時　失物難見可向東南竹木人家問見貴　不爲人情合惟期事再新團圓　真蛟月散卻許多也　貴人順宜向前應亥卯未日　求財　金谷漸團圓花殘又再鮮凡謀才得遂一任近尋前求才並遂不宜遠通有貴

大珠林　丙寅 官鬼　丙子 妻財　丙戌 兄弟 應　己亥 妻財　己丑 兄弟　己卯 官鬼 世　七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此卦是管鮑卜得此卦後獲金彼此相遜終顯義名　賛曰　貴者飾也光彩顯爲火已舍丹文章交錯應非真閒逸禮榮益末帶氣氣　頌曰　貴卦元來花錦生居官食祿甚欽崇初從望嗟相挽攜且是安全保利貞　歌曰　貴見山中火光明照物華拜官離玉案起婦見金車是縮天生好吳綾本自佳芳菲呈五色爭似白蓮花客人尋進退必得舊還家

卜巫元龜

丙寅木 官鬼　丙子水 妻才　丙戌土 兄弟 應　己亥水 妻才　己丑土 兄弟　己卯木 官鬼 世

十一月卦　飛乙卯木　伏丙辰土

猛虎靠岩之課　光明通泰之象　春敎事重新　夏主疾病留連　秋百事吉　冬公訟口舌　解曰　貴者飾也如日在山萬物光彩文章交錯自然裝飾古者遇之如人受富貴自然光亨亦同天祐不可慢易　象曰喜慶交加門庭增飾暗昧發明災除福集祿進不矜榮亨元極今日光亨皆由積德　象曰　衆惡皆消滅吉喜自然生如人行暗路今卻見光明　此卦求官遷職見貴相喜宅不和身災宜禳謝婚姻成田蠶熟求財遂意公訟出孕生男病人不死難安犯家先及東方神廟祭之吉　六甲旬斷　子旬求財吉　戍旬平家宅安　申旬　身吉財吉父母空亡

午旬　官病不妨　辰旬　世空訟病吉　寅旬　官病留連　日六神斷　初爻己卯木官鬼持世　甲乙　青龍世喜至玄武鬼合門戶主驚恐不妨　丙丁　朱雀世祿䙷憂至　戊己　勾陳木世病犯伏戶傷己不妨　庚辛　白虎損才　壬癸　門戶不寧　十干詩斷　甲丙戊庚壬　行身元阻險丹泛自通津雨露從天降求謀事漸新　乙丁己辛癸祿從天上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憂然事達羊始見用　六爻詩斷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吉去偽從誠實徒行卻舍車不煩增賁飾簡儉是良圖　六二　賁其須吉攀龍元有分獨用竟難成遇巢達斗日因人為發明　九三　賁如濡如永貞吉上吉門庭多喜慶潤色更增光待到蛇迎虎金闕姓字香　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中吉中心雖欲逵其奈卻邅延守正元休慼居安福自天　六五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大吉福祿從天降門中喜氣新去奢從儉約終保大光亨　上九　白賁元咎吉務本歸誠實何須更飾非春風依舊到花發去年枝

諸家斷易奇書

土

⚊ 丙寅木　官鬼
⚋ 丙子水　妻財
⚋ 丙戌土　兄弟　應
⚊ 己亥水　妻財
⚋ 己丑土　兄弟
⚊ 己卯木　官鬼　世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此是管輅卜得發金相遇終顯名義　贊曰　賁者飾也光彩煙雜火色含丹文章交錯應難其間進退榮益束帛戔戔　解曰　雨下潤澤也車行路有進精也丹張帆在江中進順風也官人著公服登梯乃足躡雲梯也仙女在雲中執桂乃嬋娥執桂枝也　梅庵斷例　賁亨小利有攸往　梅庵曰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梅庵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六二賁其須　梅庵曰陽剛而得正首元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梅庵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梅庵曰人白馬亦白矣四初相賁為九三隔而不逐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　六五賁如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梅庵曰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陰吝故有束帛之象戔戔小意雖可吝然禮奢寧儉也　上九白賁无咎　梅庵曰賁極反本復於無色善補過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賁 賁卦五

鬼谷卦影

丙寅木丙子水丙戌土己亥水己丑土己卯木

山火賁 艮上離下

⚊ 官鬼
⚋ 妻財
⚋ 兄弟 應
⚊ 妻財
⚋ 兄弟
⚊ 官鬼 世

斷曰賁者飾也文章交錯兩相交易變惡為善多是交關財物契書求官家宅田蠶皆吉行人至病安婚姻成官事吉孕生女　詩曰　錦文光彩象多雜也利脩文也利官作事得人相資飾只防公事起多端　甲辰旬世空亡鬼空亡甲子甲寅旬財空　全動脩飾自新明庶政變變束帛免沉淪波深穩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全靜務鹿天星至虎駝哭獲行永冠鞍上立實跡稱高平　甲日用望未成心未穩變變束帛恐沉淪波深急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乙日花開遭夜雨笑盡有憂生只怕

貪迷着仍防恚與驁　丙日花殘人散後滿樹又開花不望功名事功名望外來　丁日可疑可疑有奇不奇花殘人散爾東我西　戊日喜又喜疵生孛非常喜只恐無終始　己日有遇有遇金烏玉兔酒正濃時花殘日暮　庚日金戈莫問前程事望外佳聲入戶來休將閑事空惆悵搔頭瓊樹一枝開　辛日大斧破鼠背雞兒反見傷一場晴陰事無故有災殃　壬日夢有仙官降紫雲覺來依舊是黃昏欲知驚起前程事莫忘當初指路人　癸日小徑被蛇驚敲門不作聲逕刀長在手人語不堪聽　世動見失在女奴問公知得無自來生竊者捲老莫嗟吁　應動內蘊光華德家門被寵折文章如錦繡燦爛飾諸身

邦璞洞林影

丙寅木丙子水丙戌土己亥水己丑土己卯木

⚊ 官鬼
⚋ 妻財
⚋ 兄弟
⚊ 妻財
⚋ 兄弟
⚊ 官鬼 世

十一月卦　十一兆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詩曰山火賁卦省出入非災橫禍事留連春後殘花秋後草巖頭病馬浪頭船求財辛苦得便失作事艱難破又圓惟有求名人占此文章萬選中青錢　拆字賁者飾也賁字上有世字滿世之兆上有十字中有廿字此為卅初十廿日皆有期望下有具去八成目添曾成贈賁添口成噴添土成墳有卅字無一口乃是喜中不喜鬼谷云喜來無口笑攞內一枝擔象陽車行無險阻舟泛可通津兩露從天降門庭又一新　象陰一條雲路兩重門先到西園未遇春非晚紫薇花欲滿此時方得遇東君　初爻己卯木　有分攀龍角昇天自有梯月中一仙女捧桂待多時　二爻己丑土　汨沒塵埃幾度秋平生志意未能酧春來方得施張處試整衣冠再出頭　三爻己亥水　五百仙中始擬名天恩君寵一時榮歸來正好花開後勝賞何妨踵玉均　四爻丙戌土　莫怪淹留久逢春快利多求名兼有利遇喜見清和　五爻丙子水　祿從天上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憂愁事逢羊見始周　六爻丙寅木　官資早已到朝堦金紫榮身必是諸一日沾恩孫與子始知餘慶不塵埋　占風水　祖代羅城降氣雄穿珠前後揖奇峯待數羊馬三眷還木土兒孫活計豐寒鴉聚集形宜高下又為雌龍望石形玉兔出林形長房得意次房照顧人丁重立後可若見火來燒山便是魁應一丙壬兩宮水旺財一艮坤一離山癸向一公訟利正一妻憂少丁一重立人丁一枝鬼龍無人識賁飾如增土作墳財山

印庫卸相逢兩宮秀水異奇特財若潮泉從此生水皆朝北汎汎奔為財溫溫何日止墳前庫印排後六丑山未向坐哭角向哭角常人不葬丑未墳前便接會張水來山坐定巨門星源汎悠悠能富貴紫袍寶馬佩金章果是富貴無相應更加陰陽相扶助進益人丁桂子芳水流去急無用出哭生子落地無氣一發即倒冷筆退困牛豐公事人丁卸旺寃鬼水朝主女人產厄不怕三房四皆敗古云山飛水走急移場　占求官遷職求財百事吉婚姻成六甲生男占行人至官事凶有貴人提攜田蠶興旺失物難尋病不死留連東南上傷亡占家宅不安

海底眼

六親

⚊ 官鬼 丙寅 木
⚋ 妻財 丙子 水
⚋ 兄弟 丙戌 土 應
⚊ 子孫 丙申 金
⚋ 父母 丙午 火
⚊ 兄弟 丙辰 土 世

傍爻 外卦出現

康節卦影

丙寅木　丙子水　丙戌土　己亥水　己丑土　己卯木

飛己卯木

應　世　十一月卦正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伏丙辰土

虎出深林課　此卦占宅不和宜禳謝婚姻吉求財吉田蠶興旺公訟凶孕生男葬吉出貴子　解曰貴飾也鬼爻持世人宅不和犬馬有難羊猴米筆佛上求福財祿光亨香火得力保佑合家　昔管仲叔牙卜得此卦後得金彼此相讓也　詩　琉璃毬掛竹竿頭鼠耗資財不用憂門內迍邅逢犬馬自生福氣不須求　病　病人不死最留連山神野鬼急須求更宜急謝公婆鬼東方社有廟宄雌　斷曰山火光明四海青此卦有光明通泰之卦所卜之人久不通之事曾被掩塞之乎若爲平下之人則當失若長上人則晴昧其卦謀望求事可已如能四方上下來往相謀光榮遠利百事皆成化得後卦更好夫賁卦與大有紀雅弁頭六卦皆有異色之人提挾如意　武龍驚者子生難此卦亥奇者已亥水爲妻財臨於身宅迍甲申句卜而宅爻動有孕也甲干旬卜宅爻與四爻動而相應不日而主其諸旬中卜者子孫在外化子孫妻財者孕婦憂疑也更能於並卦求胎息訣看吉之也　勾陳偏出家人患訣曰如見勾陳白虎臨於宅爻動女人有患家人息婦也　白虎多因户主盲白虎臨蛇臨宅爻動及見三爻動亦不拘白虎動眼目耳鼻疾化得火爻者有頭風長有疾　家宅有災三位晴見宅爻是財化爲鬼勾陳動白虎又臨是宅晴昧求財望事忌此爻化鬼則雖成易敗求官之人若五六位中有天喜青龍子孫者大吉　塚墳無禍六爻明六爻爲墓園甲寅旬之丙寅動有墓園之喜化青龍者有天齊之榮　門神被犯兼壇鬼艮在外謂之門離在內謂之壇神初爻戌爻皆木神官鬼也餘見刑卦中　朱雀刑人丑艮生此卦無金爻是子孫見朱雀臨宅爻動及化戌午火刑於人口公訟恐刑責也

雙林影

寅木　子水　戌土　亥水　丑土　卯木

鬼　財　兄　財　兄　鬼世

詩曰錦文光彩象多惟大利脩文見職員作事得人光貴飾只妨官病是非連山下有火貴家庭事稱情有謀謀未遂何嘆是非釁過了重山險而今始展顏資財從此順商羽恐凋殘謀爲求財吉田蠶七分貴順打合用事吉但二五七月官非相撓宜忌自然散人口啾唧陰小不安宜叩福功名來帛交交花殘再鮮高人指蹤明月團圓　遇商音人可就　六甲

喜事臨門弄璋鹿存一枝花缺馬歡可分　有厄宜叩福應申子辰日時占婚姻貴飾家道本因緣此歲華閑言莫惆悵鴛侶好生涯　宜向前　病　啾唧苦攢眉災星正會時宜求鍾馗福雲散月光輝　應亥卯木　公事　碌碌勞心冗閑愁耳伴來烏鴉來又去官府又傷懷　訟無大凶有貴人未免悠悠宜和　出行特地東風起蟠毳花正開重山宜進步口吻且和諧　在外安貴人和事如意打合有成口舌宜忌應亥卯未申子辰日　行人出入行人至何須苦苦憂門前聞喜鵲從此事方周　行人吉應亥卯巳申日有音　交易因喜逢犬月缺重圓事定臨難方免憂煎　事成但防人破喜有貴人應申子辰日可成　失物皎月被烏雲掩不明只因牛二尾惹得是非釁　應亥卯未日時失物難見可向東南竹木人家門　見貴不爾人情合惟期事再新團圓眞皎月散卻許多乜貴人順宜向前應亥卯未日　求財金谷漸團圓花殘又再鮮凡謀財得遂一任近尊前　求財並遂不宜遲遲有貴人

火珠林

丙寅　丙子　丙戌　己亥　己丑　己卯　飛己卯木

官鬼　妻財　兄弟應　妻財　兄弟　官鬼世　七月卦　伏丙辰土

此卦是管鮑卜得此卦後獲金彼此相遜終顯義名　贊曰貴者飾也光彩類馬火色含丹文章交錯應離其間進躍榮益束帛戔戔　頌曰賁卦元來花錦生居官食祿甚欽榮初從嗟嗟相拋擲且是安全保利貞　歌曰賁見山中火元明照物華拜官離王朵起婦見金車楚焰天生好異姝本自佳芳菲呈五色爭似白蓮花客人尋進退必得舊還家

卜筮元龜艮上　離下　艮宮一世

丙寅水　丙子水　丙戌土　己亥水　己丑土　己卯木　飛己卯木

應　世　十二月卦　伏丙辰土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猛虎靠巖之課光明通泰之象　春故事重新　夏主病疾留連　秋百事吉　冬公訟口舌　解曰賁者飾也如日在山萬物光彩文章交錯自然紫飾占者遇之如人受富貴自然光亨亦同天祐不可慢易　彖曰喜慶交加門庭增飾晴昧發明災除福集謙退不矜榮亨無極今日光亨皆由積德　象曰衆惡皆消滅吉喜自然生如人行暗路今却見天明　此卦求官遷職見貴相喜宅不和身災宜禳謝婚姻成田蠶熟求財遂意公

訟凶孕生男病人不死難安化家先及東方神廟祭之吉　六甲旬斷
子旬　求財吉　戌旬　平家宅安　申旬　身吉財吉父母空亡　午
旬　官病不妨　辰旬　世空訟病吉　寅旬　官病留連　日六神斷
初爻己卯木官鬼持世　甲乙　青龍世喜至玄武鬼合門戶主驚恐不
妨　丙丁　朱雀世謀親憂至　戊己　勾陳木世病化伏尸傷亡不妨
庚辛　白虎損財　壬癸　門戶不寧　十干詩斷　甲丙戊寅壬　行
舟無阻險舟泛自通津雨露從天降求謀事漸新　乙丁己辛癸　祿從
天上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憂愁事逢羊始見周　六爻詩斷　初九　賁
其趾舍車而徒吉去僞從誠實徒行却舍車不煩增賁飾簡儉是良圖
六二賁其須吉攀龍元有分獨用竟難成遇鼠逢牛日因人爲發明　九
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上吉門庭多喜慶潤色更增光待到蛇逢兎金閨娃
字香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平中心雖欲速其柰却遲延
守正無休恙居安福自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大吉福祿
從天降門中喜氣新去奢從儉約終保大光亨　上九白賁無咎吉務本
歸誠實何須更飾非春風依舊到花發去年枝

諸家斷易奇書

丙寅木	丙子水	丙戌土	己亥水	己丑土	己卯木
⚊	⚋	⚋ 應	⚋	⚋	⚊ 世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此是管輅卜得伏獲金相逢終顯名義　贊曰賁者飾也光彩煇赫火色
含丹文章交錯應雖其間進退禁益束帛戔戔　解曰雨下潤澤也　車
行路有遲轉也　舟張帆在江中遇順風也　官人着公服登梯乃是躡
雲梯也　仙女在雲中執桂乃嫦娥親付桂枝也　晦庵斷例　賁亨
小利有攸往　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内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
外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
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六二　賁其須
陽剛而得正皆無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
而動也　九三　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
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
寇婚媾　人白馬亦白矣四初相賁爲九三隔而不遂故皤如而其往求
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　六五　賁于丘
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陰吝故有束帛之象戔
戔小意雖可吝然禮奢寧儉也　上九　白賁無咎　賁極　反本復於
無色善補過矣

晦庵語續錄賁彖辭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是有之方與
下文相似且得分曉　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本義云
明庶政是之小者無折獄是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
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折獄是就
艮上說離明在内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
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内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他大凡就象中說則意
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問賁君子以明庶政無
敢折獄先生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内外故其說相
反止在外明在内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内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
不留獄又曰麄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復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
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云要囚至于旬時他自
是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
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

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
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又問敦本務實莫是
反朴還淳之義否先生曰　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
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賁于丘
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
爲淺從貝則爲賤從金則爲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款
本尚儉便以吝嗇如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逆本之到
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
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
曰如何圍丘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剪裁之象尤難曲說不去這八
字平白在這裏若如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
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
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賁于丘園
者是務農尚本之義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
感陰氣多者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潛齋文集賁亨小利有攸
往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地之物未嘗不成於兩有上則有下有

此則有彼有文則有質一不獨立待兩而行兩雖別也一則主之所以爲兩動於情也主之於一侯於性也今夫賁之爲卦山上火下以火燭山物物陳露文所由生是兩月之相爲用也然火爲能燭山則所燭能燭後也所燭先也先者定矣屹不移矣後者憧憧徒往來矣故賁之主在艮其兩在離離反其光艮固自知艮在焉離則失照觀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夫剛未嘗往也文來柔之來者有缺然不足屈而下之之意然剛柜而不接則恐於不和而無以致亨於是特分焉上而文分者有裕然有餘施而與之之意故柔文剛也足以亨剛文柔也小利有攸往小謂柔也謂柔得所附而不能有攸往也由是觀之剛本無文柔之心亦無有心求柔之文已也柔自託焉而剛亦因以致用故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彼之說固一曲然亦識獨見乎此也至子夏論詩則曰繪事後素其亦知繪素之俱而繪必後於素乎然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則曰天文也人文以止則曰人文也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也蓋天其質也剛也日月辰緯之錯行四時六氣之推遷柔也所以文之也錯行者明晦之不同推遷者寒暑之自異而爲天者常亨然臨之聽其自爾而莫之或爲故觀之者特曰察時變而不曰天變蓋變在

時而不在天此蓋柔來分剛之說也至於人文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是矣夫林然而生孰非人也方其萃聚之衆則若不可齊趣操之異若不可合然爲君臣則志同也爲父子則情親也爲夫婦則好合也爲長幼則悌順也是皆懽然相通繄然相接繫縛而可觀其文明蓋如此雖文明矣然志同者有分也情親者有等也好合者有別也悌順者有倫也則其止又如此聖人於是因其文明也發揮之以飾其外因其止也維綱之以制其內纖緘默運使由而不知不曰化成之乎雖然二者固並行而不悖然文明必曰以止何哉蓋文明固待止而後能託以顯也若止則缺無待於文明姑亦勉而應焉此又柔來文剛之說也天以天文人文觀者各異至於以剛爲本而柔從之則一而已吾於是論天下之文必先乎天下之質不孝而通亨質無文故艮至於上九猶曰敦艮而離之過則有焚如死如之凶不然夫子何以筮而得此愀然而悲而莊周氏悼戰國之教亦有滅質之嘆董仲舒察武帝之浮虛亦有損周用夏之對卦之上六曰白賁而大傳曰賁無色古之聖賢其皆如此乎嚴澤論賁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彖曰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則本強也文之以柔故無不亨柔本弱也文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爲大爾此一段當看觀乎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柢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夫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先敢折大抵先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者若不明者之所爲故曰無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爲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蓋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頷文生於本無本

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大士雖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大名終爲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爲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爲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爲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乎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爲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無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易遽曉今釋其可圖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爲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巽上震下 益 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為陰，初變成陽。

艮上兌下 損 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上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兌上乾下 夬 夬，五陽決上之陰，是剛決柔。

乾上巽下 姤 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離上巽下 鼎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艮上震下 頤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

又頤頷之象

離上震下 噬嗑 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又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無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乾上坎下 訟 彖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二之爻為坎也，剛爻只是從外而坤卦來，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動，豈自上體來乎。

乾上震下 無妄 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初之一爻為震，此剛爻亦非從上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坤上乾下 泰

此爻本泰九二之剛，分此爻上於此而文其柔

艮上離下 賁

此爻本泰上六之柔，來此文其剛

伊川程氏說

中爻變成艮

上爻變成離

艮上離下 賁

又曰乾坤變而為六子

乾 為父

坤一索 坤初求於乾而得長女，曰巽，第一爻變，故曰長

坤再索 坤再求於乾而得中女，曰離，第二爻變，故曰中

坤三索 坤三求於乾而得少女，曰兌，第三爻變，故曰少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坤 為母

乾一索 乾初求於坤而得長男，曰震

乾再索 乾再求於坤而得中男，曰坎

乾三求於坤而得少男曰艮

此三卦是坤體乾來變之也

五峯胡宏大集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李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爲吏烈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大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　六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悅澤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膏澤下於斯民賁如濡如也方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義意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霊之殺洩冶趙遷之殺李牧袁紹之殺田豐是也終爲人所陵辱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陳埴木鍾集賁之彖論人文則曰文明以止論天文而不言其所謂文王弼註曰剛柔交錯而成文不如其所謂剛柔者抑上文所謂剛柔耶還意上文之所謂剛柔者以上下二体而言恐非所謂天之文也　此作欽文看亦得只就上文說亦得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則柔相錯只此便是自然之天文剛柔交錯即日月代明非天文而何志筌書白賁　賁之上九白賁無咎上得志也養素故得志也上九無位處賁之極白賁者也夫文所以設衆而白則質素是萬理畢具存乎其間而不彰也惟白受彩而色備焉色之本也天性命有理道德有義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窮則義存聖人之學終於存義義存則無義矣成性存存性存則無性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身存則無身矣身存於白賁色之至也皆所以探其本上九處艮之上艮止而不獲其身則其身存也文柔而至於白賁其色存也凡有色者皆從太素中出無不具此者意在不見耳知其義者特通理而已見素斯能養素斯得志矣大五色皆所以養無色者五味皆所以養無味者五聲皆所以養無聲者五臭皆所以養無臭者內外相應未嘗有精粗輕重之差而不見其本斯爲末之所勝乃始歸咎而思屏去之非達本者也孔子於禮樂從先進而繪事後素則以爲起予深論此也中之以賁無色所以咎後人者至矣宋文天祥文集

經筵講義熙明殿進講　敬天圖周易賁卦䷕離下艮上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係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意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之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殊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即則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歷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銷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以此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圖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脩省爲聖明之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蜀其柰何不致方舟先生後集

䷕ 離下艮上　賁震坎

右賁上下體震坎互體震足趾動而艮止之爲趾坎爲輿而止險故舍車六五艮山爲丘坤土爲圃束帛資素五數曰束群書足用聖賢孔子嘗筮卦得賁愀然不平子張曰師聞卜者得賁吉也而色有不平何也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之卦矣質也黑白宜正今則賁非吾兆也吾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也質有餘不足飾故也家語好生篇

必卪

必忌切許慎說文卪宰之也从卪必聲兵媚切陸法言廣韻好貌徐鍇通釋彼至切楊桓六書統帮毋卹統聲邲非倪鏜六書類釋又毗至切春秋晉楚戰于邲在鄭州管城縣李燾傳義彼義切音祕趙謙聲音文字通从卪所以制也

篆張仲晉姜鼎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書臣

貱

必忌切，許慎說文：貱，逆予也。从貝皮聲。彼義切。徐鍇通釋：春秋傳楚蓮啓彊言曰：寡興晉敗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傳，媚反。顧野王玉篇：悲偽切，益也。司馬光類篇：一曰貱，比次第也。又兵媚切。楊桓六書統：聲母貱，說見實韻統聲，貱隸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逆予也。从貝，所予物也。今俚用畀。韻會定正字：賓遺貱。

篆 六書統 書

粊

必忌切，許慎說文：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兵媚切。徐鍇通釋：按古文尚書費誓如此。春秋作費。費，地名，今沂州費縣。筆媚反。顧野王玉篇：音祕，地名。粊同上。文。鄙冀切。陸法言廣韻：魯東郊地名。丁度集韻：亦作糒。司馬光類篇：蒲昧切，又補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粊糒音祕，二同。楊桓六書統：聲母粊，从米比聲，粊統；糒隸，糒从米非聲，糒隸。

篆 古論語 籀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書

粊 糒

並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三未

痹

必忌切，許慎說文：痹，溼病也。从疒畀聲。必至切。司馬光類篇：則營衛氣不至而頑痹也。彼二反。顧野王玉篇：畀利切。陸法言廣韻：吡意切，脚冷。司馬光類篇：或作疪、疪、吡，至切。戴侗六書故：病肌肉麻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必寐切。楊桓六書統：聲母痹，亦聲，痹隸，痹或从比聲，疪隸。韻會定正字切：計賓遺痹。

篆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書 並六書統

行書 痹之 王羲

諸痹證治

素問痹論篇：黃帝問曰：痹之安生？王冰注：安猶何也，言何以生。岐伯對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雖合而為痹，發起亦殊矣。其風氣勝者為行痹，寒氣勝者為痛痹，溼氣勝者為著痹也。風則陽受之，故為痹行；寒則陰受之，故為痹痛；溼則皮肉筋脈受之，故為痹著而不去也。故凡痹從風寒溼之所生也。帝曰：其有五者何也？言風寒溼氣各異，則三痹生，有五，而何氣之勝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痹，以春遇此者為筋痹，以夏遇此者為脈痹，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痹，以秋遇此者為皮痹。冬主骨，春主筋，夏主脈，秋主皮，至陰主肌肉，故各為其痹也。至陰為戊己月，及土寄三月也。帝曰：內舍五臟六腑，何氣使然？言皮肉筋骨脈痹，以五時之外偶然內居臟腑，何以致之。岐伯曰：五臟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肝合筋，心合脈，脾合肉，肺合皮，腎合骨。久病不去，則入於是。故骨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痹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溼之氣也。時謂氣王之月也。肝王春，心王夏，肺王秋，腎王冬，脾王四季之月。感謂感應也。凡痹之客五臟者，肺痹者煩滿喘而嘔。以藏氣應息，又其脈還循胃口，故使煩滿喘而嘔。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心合脈，受邪則脈不通利也。邪氣內擾，故煩也。手心主心包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手少陰心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故煩則心下鼓滿，暴上氣而喘，嗌乾也。心主為噫，以下鼓滿，故噫之以出氣也。若是逆氣上乘於心，則恐畏也，神懼凌弱故爾。肝痹者夜臥則驚，多飲數

小便上為引如懷肝主驚駭氣相應故中夜臥則驚也肝之脉循陰股入毛
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
故多飲水數小便上引少腹痛如懷妊之狀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
代頭腎者胃之關關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也尻以代踵謂足攣急也
脊以代頭謂身踡屈也踵足跟也腎之脉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
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
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氣不足而受邪故不伸
展林億新校正云詳然骨一作然谷脾痺者四肢解墮發欬嘔汁上為大
塞土王四季外主四肢故四肢解墮又以其脉起於足循腨胻上膝股也
然脾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發欬嘔汁脾氣養肺胃復連咽故上
為大塞也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大腸之脉入缺盆
絡肺下鬲屬大腸小腸之脉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今小
腸有邪則脉不下鬲脉不下鬲則腸不行化而胃氣蓄熱故多飲水而不得
下出也腸胃中陽氣與邪氣奔喘交爭得時通利以陽氣不化故時或得
通則為飧泄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濇於小便上為清涕
膀胱為津液之府胞內居之少腹處關元之中內藏胞器然膀胱之脉起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二

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
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今胞受風寒濕氣則膀
胱太陽之脉不得下流於足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濇於小便
也小便既濇太陽之脉不得下行故上爍其腦而為清涕出於鼻竅矣沃
猶灌也林億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內痛二字作兩髀陰氣者靜則神藏
躁則消亡陰謂五神藏也所以說神藏與消亡者言人安靜不涉邪氣則
神氣寧以內藏人躁動觸冒邪氣則神被害而離散藏無所守故曰消亡
此言五藏受邪之為痺也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藏以躁動致傷府以食飲
見損皆謂過用越性則受其邪此言六府受邪之為痺也淫氣喘息痺聚
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
飢絕痺聚在脾淫氣謂氣之妄行者各隨藏之所主而入為痺也林億新
校正云詳從上凡痺之客五藏者至此全元起本在陰陽別論中此王氏
之所移也諸痺不已亦益內也從外不去則益深至於身內其風氣勝者
其人易已也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
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入藏者死以神
去也筋骨疼久以其深也皮膚易已以浮淺也由斯深淺故有是不同帝

曰其客於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四方雖土
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飡居亦異但動過其分則六府致傷陰陽應
象大論曰水穀之寒熱感則害六府林億新校正云按傷寒論曰物性剛
柔飡居亦異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
舍其府也六府俞亦謂背俞也膽俞在十椎之傍胃俞在十二椎之傍三
焦俞在十三椎之傍大腸俞在十六椎之傍小腸俞在十八椎之傍膀胱
俞在十九椎之傍各隨形分長短而取之如是各去脊同身寸之一寸五分
並足太陽脉氣之所發也林億新校正云詳六府俞並在本椎下兩傍此
注言在椎之傍者文略也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
合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林億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隨作治則病
瘳也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
俞曰太谿皆經脉之所注也太衝在足大指間本節後二寸陷者中林億
新校正云按刺腰痛注云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間二寸陷者中動脉
應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大陵在手掌後骨
兩筋間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白在
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三

大淵在手掌後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大
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
可灸三壯胃合入于三里膽合入于陽陵泉大腸合入于曲池小腸合入于
小海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三里在膝下三寸䯒外廉兩筋
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陵泉在膝下一寸䯒外廉
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少海在肘內大骨
外去肘端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
可灸五壯曲池在肘外輔屈肘曲骨之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
若灸者可灸三壯委陽在足膕中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
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屈伸而取之委中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脉刺可入同
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林億新校正云按刺熱注委中在
足膝後屈處餘並同此故經言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
過謂脉所經過處林億新校正云詳王氏以委陽為三焦合按甲乙經云
委陽三焦下輔俞也足太陽之別絡三焦之合自在手少陽經天井穴為
少陽脉之所入為合詳此六府之合俱引本經所入之穴獨三焦不引本
經所入之穴者王氏之誤也王氏但見甲乙經云三焦合于委陽彼說自

其彼又以大腸合于巨虛上廉小腸合于下廉此以由沘少溺焉之故知
當以天井九爲合也帝曰榮衛之氣亦令人痹乎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
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又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内穀爲寶林億新校正云
氣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脉也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脉道
按别本寶作實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此故水穀精氣
合榮氣運行而入於脉也故循脉上下貫五臟絡六府也榮行脉内故無
所不至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脉也悍氣謂浮盛
之氣也以其浮盛之氣故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脉中也故循皮膚之中分
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胷腹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謂脉外也肓膜謂五臟
之間鬲中膜也以其浮盛故能布散於胷腹之中空虛之處熏其肓膜令
氣宣通也肓音荒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爲痹
帝曰善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岐伯曰痛
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風寒濕氣客於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得寒則
聚聚則排分肉肉裂則痛故有寒則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榮衛
之行濇經絡時疎故不通林億新校正按甲乙經不通作不痛詳甲乙經
比喻論不痛與不仁兩事後言不痛是戴明不痛之爲重也皮膚不營故
爲不仁不仁者皮頑不知有無也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
也病本生於風寒濕氣故陰氣益之也其熱者陽氣多陰 少病氣勝陽
遭陰故爲痹熱遭遇也言遇於陰氣陰氣不勝故爲熱林億新校正云按
甲乙經遭作乘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
故汗出而濡也中表相應則相感也帝曰夫痹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
痹在於骨則重在於脉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而不伸在於肉則不
仁在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痹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
善蟲謂皮中如蟲行縱謂縱緩不相就林億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蟲作急
總論宣明五氣篇邪入於陰則痹　五臟生成篇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
膚者爲痹　異法方宜論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
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腐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痹
至真要大論篇少陰在泉主勝則鬲中衆痹皆作發於胠脇靈樞壽夭
剛柔篇病在陰者命曰痹　刺節真邪篇虛邪留而不去則痹　五變篇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痹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痹黃帝
曰痹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九針篇岐伯
曰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内舍於骨解腰脊節腠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四

理之間爲深痹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痹也華佗
中藏經痹者風寒暑濕之氣中於人臟腑之爲也入腑則病淺易治入臟
則病深難治而有風痹寒痹濕痹熱痹氣痹又有筋骨血肉氣之五痹也
大凡風寒暑濕之邪入於心則名血痹入於脾則名肉痹入於肝則名筋
痹入於肺則名氣痹入於腎則名骨痹感病則一其治乃異痹者閉也五
臟六腑感於邪氣亂於真氣閉而不仁故曰閉也又痹病或痛或癢或淋
或急或緩而不能收持或拳而不能舒張或行力艱難或言語蹇澁或半
身不遂或四肢拳縮或口眼偏邪或手足欹側或行步而不能言語或不
能行步而左偏枯或右壅滯或上不通於下或下不通於上或大腑閉塞
或左右手疼痛或即疾而即死或感而未亡或喘滿不寐或昏冒而不
醒種種諸證皆出於痹也痹者風寒暑濕之氣中於人則使之然其於脉
候形證治療之法各亦不同焉孫思邈千金要方諸痹由風寒濕三氣併
客於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肉裂則痛痛則神歸
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痹發發則如是此内不在藏
而外未發於皮膚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爲痹也其風最多者不仁
則腫爲行痹走無常處其寒多者則爲痛痹其濕多者則爲著痹冷汗濡
但隨血脉上下不能左右去者則爲周痹也痹在肌中更發更止左以應
左右以應右者爲偏痹也夫痹其陽氣少而陰氣多者故令身寒從中出
其陽氣多而陰氣少者則痹且熱也諸痹風勝者則易愈在皮間亦易愈
在筋骨則難痊也久痹入深令榮衛濇經絡時疎則不知痛風痹濕痹周
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骨痹胞痹各有證候形如風狀得脉別也脉微濇
其證身體不仁索矩傷寒新書治痹投大熱藥因而大便結口乾舌燥者
在以潤利湯劑時間疎解腹中諸痹疾當如形體諸痹病狀常以風寒濕
方爲治不可一理投升降氣藥而已聖濟總録論曰飲天和食地德皆陰
陽也然陽爲氣陰爲血氣爲衛血爲榮氣衛血榮通貫一身周而復會如
環無端豈靜閉而不流哉夫惟動靜居處失其常邪氣乘間曾不知覺此
風寒濕三氣所以雜至合而爲痹淺則客於肌膚深則留於骨髓陽多者
行流散徙而靡常陰多者凝泣滯礙而有著雖異狀殊態然即三氣以求
之則所謂痹者可得而察矣且痹害於身其爲疾也初若無足治至其蔓
而難圖則偏廢弗舉四體不隨皆自詒伊戚者也可不慎哉　論曰痹雖
異狀然皆本於三氣寒氣多者謂之冷痹其證令人脚膝痠疼行履艱難
四肢痺麻身體俱痛甚則有一身不隨者王貺濟世全生指迷方若始覺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五

以肉不仁久而變生他證病名曰痹此由風寒濕三氣客於經絡含於血脉搏於榮衛故令皮膚痹而不仁有熱則肌肉骨節煩疼有寒則冷痛以春得之在筋夏得之在脉秋得之在皮冬得之在骨四季得之在肌肉又久而不去各傳其臟筋痹不已舍之於肝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上為引如懷脉痹不已舍之於心其脉不通煩滿心下鼓暴上氣肌痹不已舍之於脾其狀四肢懈墮發渴嘔汁上為大塞皮痹不已舍之於肺其狀煩滿而喘嘔骨痹不已舍之於腎其狀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右此諸證雖多必先肌肉不仁其始治當以增損小續命湯證狀小不同者當依本法病久入深則以曾公酒方見後陳無擇三因方夫風濕寒三氣雜至合而為痹雖曰合痹其用自殊風勝則為行痹寒勝則為痛痹濕勝則為著痹三氣襲人經絡入於筋脉皮肉肌骨久而不已則入五臟凡使人煩滿喘而吐者是痹客於肺煩心上氣嗌乾恐噫厥脹滿者是痹客於心多飲數小便小腹痛如懷妊夜卧則驚者是痹客於肝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者是痹客於腎四肢懈墮發咳嘔沫上為大塞者是痹客於脾又有腸痹者數飲而小便不利中氣喘急時發飧泄又胞痹者小便按

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為清涕入六府各有俞風寒濕中其俞而食飲應之故循俞而入各舍其府治之隨其府俞以施針灸之法仍服逐風濕寒發散等藥則病自愈大抵痹之為病寒多則痛風多則行濕多則著在骨則重而不舉在脉則血凝而不流在筋則屈而不伸在肉則不仁在皮則寒逢寒則急逢熱則縱又有血痹以類相從附于此門外有支飲作痹見痰飲門嚴用和濟生方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皆因體虛腠理空疎受風寒濕氣而成痹也大率痹病總而言之凡有五種筋痹脉痹皮痹骨痹肌痹是也筋痹之為病應乎肝其狀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脉痹之為病應乎心其狀血脉不流令人痿黄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嗌乾善噫肌痹之為病應乎脾其狀四肢懈怠發欬嘔吐皮痹之為病應乎肺其狀皮膚無所知覺氣奔喘滿骨痹之為病應乎腎其狀骨重不可舉不遂而痛喜脹診其脉大而濇為痹脉來急者亦為痹脉濇而緊者亦為痹又有風血痹陰邪入於血經故也外有支飲亦令人痹當隨證施治劉守真宣明論方痹逐風寒濕三氣相合而為痹風者百疾之長善行數變當汗惡風自悶腸痛或走注四肢皮膚不仁屈伸

不使張子和儒門事親夫痹之為狀麻木不仁以風濕寒三氣合而成之故內經曰風氣勝者為行痹風則陽受之故其痹行旦劇而夜靜世俗莫知反呼為走注疼痛虎咬之疾寒氣勝者為痛痹寒則陰受之故其痹痛旦靜而夜劇世俗不知反呼為鬼忤濕氣勝者為著痹濕勝則傷筋脉皮肉故其痹著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世俗不知反呼為偏枯此病之作多在四時陰雨之時及三月九月太陽寒水用事之月故草枯水寒之為甚或瀕水之地勞力之人辛苦失度觸冒風雨寢處津濕痹從外入況五方土地寒暑殊氣剛柔異稟食飲起居莫不相戾故所受之邪各有淺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能縮寒則蟲行熱則縮緩不相亂也皮痹不已而成肉痹肉痹不已而成脉痹脉痹不已而成筋痹筋痹不已而成骨痹久而不已內舍其合若臟腑俱病雖有智者不能善圖也凡病痹之人其脉沉濇今人論方者見諸痹證遽作脚氣治之豈知內經中本無脚氣之說或曰諸方亦有脚氣統論又有脚氣方藥若止取素問則諸方皆非耶曰痹病以濕熱為源風寒為兼三氣合而為痹柰何治此者不問經絡不分臟腑不辨表裏便作寒濕脚氣烏之附之乳之沒之種種燥熱攻之中脘灸之臍下燒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湯之炕

之以至便旋澀滯前後俱閉虛燥轉甚肌膚日削食飲不入邪氣外侵雖遇扁華亦難措手若此者何哉胃膈間有寒痰不去故也痹病本不死死者醫之誤也雖亦用蒸之法必先涌去其寒痰然後諸法皆効內經曰五臟有俞穴六府有合穴循脉之本分各有所發之源以砭石補之則痹病瘳此在內經中明白具載如之何不讀也陳下酒監魏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真氣元衰加之坐卧冷濕食飲失節以冬遇此遂作骨痹骨屬腎也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胯似折面黑如炭前後臁痛痿厥嗜卧徧問諸醫皆作腎虛治之余先以玲瓏竈熨蒸數日次以苦劑上涌訖寒痰三二升下虛上實明可見矣次以淡劑使白术除脾濕令茯苓養腎水責官桂伐風木寒氣偏勝則加薑附否則不加又刺腎俞大谿二穴二日一刺前後一月平復如故僕嘗用治傷寒汗下吐三法移為治風痹痿厥之法愈者多矣王好古醫壘元戎四時之正氣八節之風來朝太乙也風氣安靜乃可利經脉調血氣故曆志忌之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灸刺風朝太乙與見天元玉冊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　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之氣所在以時調之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逢天地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故曰天忌君子不可不

知已　海藏云豈八節風而已凡七十二候中諸節之氣寒暑温凉應尔
其變異常者皆可避忌之　酒濕之為病亦能作痺證口眼喎斜。解𡁅半
身不遂。渾似中風。舌語不正。當泄濕毒不可作風病治之而皆汗已。衍義
所論甚當易簡所論與相同孫允賢醫方集成凡痺疾自有五種。筋痺脉
痺骨痺皮痺肌痺是也多由體虚之人。腠理空疎為風寒濕三氣所侵不
能隨時驅散流注經絡久而為痺其為病也寒多則掣痛。風多則引注濕
多則重著其病在筋者則屈而不能伸應乎肝其證夜卧多驚飲食少小
便數其病在脉者則血凝而不流應乎心其證令人痿黄心下鼓氣卒然
逆喘不通嗌乾善噫其病在骨者則重而不能舉應乎腎其證手足不遂
而多痛心腹脹滿其病在皮者多寒遇寒則急逢熱則縱應乎肺其證皮
膚無所知覺氣奔喘滿其病在肌肉者多不仁應乎脾其證四肢懈怠發
咳嘔吐診其脉大而濇或來急而緊俱為痺之候也治之當辨其所感風寒
濕三氣注于何部分其表裏須從偏勝者主以藥餌又有停蓄水飲亦令
人痺又當隨證治之至如白虎歷節遍身痛者無非風寒濕三氣乘之巢
氏云飲酒多風汗出入水遂成斯疾久而不愈令人骨節蹉跌恐為癲病
之病如有此證治之宜早為貴表當時大方論曰原痺之為病乃風寒濕

毒之氣共合而成痺也其狀肌肉頑厚或則疼痛或先搔木漸變他疾又
而不治變生異證。盛疾之由多因酒色之後坐卧當風汗出入水遇襲冷
濕衣潤衣穿漬履。日漸月漬積成此疾皆緣腠理先虚膚腠不密外邪之
氣得以從客先中經絡後之五臟其以春遇痺者為筋痺筋痺不已又遇
邪者則移入於肝肝痺之狀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夏遇痺者為脉痺
脉痺之狀血脉不流令人痿黄脉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心心痺之
狀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咽乾善噫仲夏遇痺為肌痺肌痺之狀皮肉
麤厚膚理胼胝或役重體肌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脾脾痺之狀四
肢懈惰發欬作嘔秋遇痺為皮痺皮痺之狀皮膚都無所知覺皮痺不已
則移入於肺肺痺之狀氣奔喘痛。冬遇痺者為骨痺骨痺之狀骨重不可
舉四肢不遂而痛骨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腎腎痺之狀善脹腰重
診其脉大濇者為痺脉急濇而緊者皆為痺凡病不仁痿厥脉虚者生緊
者死。治驗𧼈素風科集驗方史記齊王故為陽虚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
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
以為蹷足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
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

內診之時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
所以味甘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
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
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
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
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瘥愈　盛弘之荆州記云酈縣菊水太尉胡廣久
患風羸常飲此水後疾遂瘳　真誥云李整採服石腦療風痺虚損而得
長生　甄權治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能挽弓權使彀矢向垛立鍼其肩
髃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其言　類用方藥靈樞壽夭剛柔篇黃帝曰寒痺
之為病奈何伯高答曰寒痺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黃帝曰
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黃
帝曰藥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升蜀椒一斤乾薑一斤桂心一斤。
凡四種皆㕮咀漬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并內酒中置酒馬矢煴
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
晬其日乃出乾之并用滓與綿絮複布為複巾長六七尺為六七巾則用
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令熱入至于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

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
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熱也張子和儒門事親凡大人小兒風濕寒三氣
合而為痺及手足麻痺不仁內經曰榮虚衛實皮膚不仁痺而不知痒痛
可用蔚金散吐之次服導水丸經寒之藥泄之泄訖次以辛温之藥發散
汗出後常服當歸芍藥烏附行經和血之藥則愈矣　凡男子婦人小兒
手足麻痺肌肉不仁者風寒濕三氣相雜至合為痺先用黃芩芍藥湯吐
之吐訖次用通解丸通經而瀉之瀉訖更用辛甘之劑汗之汗瀉之後可
用當歸清凉飲子烏荆丸除濕丹和血行經之藥則愈矣張子和活法
心要痺謂坐濕當風客經絡淺則皮膚深則骨髓其文謂濕去濕甘遂牽
牛為主。

脉

素問脉要精微論胃脉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耎而散者當病食
痺　按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　平人氣象論脉濇曰痺靈
樞論疾診尺篇血脉多黑為久痺　王叔和脉經尺脉虚小者痿痺脚疼
尺脉細而急者筋攣痺不能行　寸口中直為者傷氣氣不足大如桃李
實者痺也　肝脉微緩為水瘕痺　左手關前寸口陽實者小腸實也苦

心下急痺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脉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痺髀脉
沉之而濡浮之而虛苦脛脹煩滿胃中有熱不嗜食食而不化四肢苦痺
時不仁巢元方病源診其脉尺中虛小者是脛寒痿痺也崇永平高鶴脉
髓診脉大而濇者爲痺脉來急者爲痺

方

楊子建萬全護命方治冷痺風其病狀腰膝間疼痛冷痺行履艱阻精神
不足忽時疼痛兩足厥冷此病蓋因久坐濕地忽曾經冷處睡卧得但臨
病發時覺少困力精神不守渾身筋骨沉重無力然後發作宜服此方

石斛去根　五味子　茯苓　當歸
續斷　芎　木瓜　萆薢各半兩
官桂去皮　附子炮去皮　防風　羌活
獨活　細辛各一分　川椒去目子　木香各三銖
牛膝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早晨空心鹽湯酒任下四十丸

和劑局方加減三五七散治八風五痺癱瘓嚲曳口眼喎斜眉角牽引項
背拘強牙關緊急心中憒悶神色如醉遍身發熱骨節煩疼肌肉麻木腰
膝不仁皮膚瞤動或如蟲行又治陽虛頭痛風寒入腦目旋運轉有似舟
船之上耳內蟬鳴或如風雨之聲應風寒濕痺脚氣緩弱等疾並能治之
即係大三五七散

山茱萸　乾薑炮　茯苓去皮各三斤
附子炮去皮臍三十五箇　細辛一斤八兩　防風去蘆四斤

右爲細末每服貳錢溫酒調下食前

聖濟總錄天麻散治諸痺身體瘰麻或多癢痺筋脉拘急言語謇澀手足
不隨方

天麻　白附子炮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芎藭　獨活去蘆頭　當歸切焙　桂去麤皮各半兩
白僵蠶炒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萆薢各三分
乾蠍去土炒　麻黃去根節各一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煖竹瀝半盞酒半盞調下不計時

巴戟天湯治冷痺脚膝疼痛行履艱難方

巴戟天去心三兩　五加皮二兩　萆薢
牛膝酒浸切焙　石斛去根　甘草炙各一兩半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
二兩

右九味㕮咀如麻豆每服五錢匕生薑三片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
滓空心溫服

牛膝散治冷痺脚膝疼痛無力

牛膝酒浸切焙一兩　桂去麤皮半兩　山茱萸一兩

右三味擣羅爲散每服空心溫酒調二錢匕日再服

萆薢丸治風冷痺遊走無定處亦名血痺方

萆薢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焙
澤瀉各一兩　熟乾地黃焙二兩半　地膚子
乾漆炒煙出　狗脊去毛各三分　白朮半兩
茵芋一分

右一十味擣羅爲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二
十丸日再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烏頭丸治宿患風癬遍身黑色肌體如木皮膚麁澀
及四肢麻痺宜服

草烏頭一斤入竹蘿子內以水浸用瓦子於蘿內就水中瀧洗如打
菱角法直候瀧洗去大皮及尖控起令乾用麻油四兩鹽四兩入銚
內炒令深黃色傾出油只留鹽并烏頭再炒令黑色煙出爲度取一
枚劈破心內如米一點白恰好也如白多再炒趁熱杵羅爲末用醋
糊丸如梧桐子大乾之每服三十丸空心晚食前溫酒下　眞州資福
文雅白老元祐間有此疾服數年肌體黑默頓除脚力強健視聽不
衰有一宗人遍身紫癜風身如墨服踰年體悅澤教予服之亦得一
年許諸風疹瘡瘍皆除然性差熱難制去毒要之五七日作烏頭粥
啜之爲佳粥法用預章集中者

王貺濟世全生指迷方魯公酒

茵芋　川烏頭炮去皮臍　躑躅花各一兩一分
天雄炮去皮臍　防己　石斛去根各一兩
細辛去苗　柏子仁　牛膝去苗　甘草炙
通草　桂去皮取心　山茱萸　秦艽去苗土
黃芩　茵蔯蒿　瞿麥　附子炮去皮臍
杜仲去皮　澤瀉　王不留行　石南

防風　遠志去心　生乾地黃各半兩

右㕮咀，酒四斗漬十日，每服一合，常令酒氣相續。

魏八家藏方五痺湯治風痺、寒痺、氣痺、濕痺、血痺等五疾，并支膂頑麻，肌肉皺痛，手足不隨，一臂無力，腰脊強硬，筋脉拘急，發熱惡風，不時汗出，或飲酒當風，肌肉頑麻，臂痛，擧物艱難。紹興求戴一丞相前後以錢數千緡并指使恩澤與國醫共考瑞死，得於其子丞相之子元忠少卿以傳余云：前後治人無一不立驗。元忠家一閽人因夏月大雨中治閣中濕，四肢發熱如火，腰膝痛楚如刀刺，直聲號叫，祈死不能。投之三服即安。元忠總領淮東軍馬錢粮，屯軍鎮江，凡軍士及婦人病風寒濕血氣痺五者，服之無不効驗，前後合此藥幾千餘斤濟人，其愈疾萬全神方也。

片子薑黃四兩　白[illegible]四兩炙三錢半炒　川羌活二兩

甘草一兩炙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薑十片，煎至七分，去滓，稍熱，食前服。

陳曄家藏方治腰脚冷痺，風麻，肢節疼痛，不思飲食。服芎桂散。

牛膝二兩，去苗，酒浸　白茯苓一兩，去皮

桂心去麁皮，不見火　川芎　防風去蘆

人參去蘆　附子炮，去皮臍　當歸去蘆，剉，微炒

川烏頭炮，去皮臍，各一兩　羌活各三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

白术各半兩，炒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棗子三枚，煎至七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黎民壽簡易方芎附散治五積痺，腿并臂閃發作不定，此脾胃虛，衛氣不溫，分肉為風寒濕所著。

川芎　附子　黃耆　白术

防風　當歸　桂心　柴胡

甘草　熟地黃各等分

右為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三片，棗一箇，同煎至八分，去滓，食前，日三服。常服不生壅熱，兼消積冷。

嚴用和濟生方茯苓湯治支飲，手足麻痺，多睡眩冒。

半夏湯泡七次　赤茯苓去皮　橘紅各一兩　枳實去瓤，麩炒

桔梗去蘆　甘草炙，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七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蠲痺湯治身體煩疼，項背拘急，或痛或重，擧動艱難，及手足冷痺，腰腿沉重，筋脉無力。

當歸去蘆，酒浸　赤芍藥　黃耆去蘆　片子薑黃

羌活各一兩半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御藥院方熏蒸方治腎氣衰少，脾腎肝三經受於寒濕，停於腿膝，使經絡凝而不行，變成脚痺，故發疼痛。此藥能和榮衛，通經絡。

小麥麩四五斤　小椒一把　酒一盞

葱白三大莖，寸切　醋不計多少，攪拌上件麩子濕潤為度

鹽一把

右件以銀器炒令極熱，攤卧褥下，將所患腿脚就卧熏蒸，衣被蓋得汗出，勻遍，約半箇時辰，撤去炒麩，止就鋪褥中卧，待一兩時辰，以來覺汗稍解，再用壯陽粉撲傅汗孔，然後出鋪卧中，勿見風。

淋渫烏頭散治一切頑痺不仁，及筋骨疼痛攣急。

澤烏頭生用，不去皮　木鱉子去殼　白芥子

鱉甲去裙襴，各一兩　杏仁生用，不去皮，一伯箇

右為麁末，都作一次，用水三大椀，煎數沸，去滓，乘熱淋渫患處，冷即再煖熱，依前淋渫三五遍，其藥無力不用。

柳森可用方大風引湯治痺滿上氣，遍身脹，膝痛，去風濕痛。

大豆三升　附子三兩　枳實　澤瀉

陳皮三味各四兩　甘草　茯苓

防風三味各二兩

右為麁末，酒二斗，水二斗，煮大豆，取一斗，內藥煑，取三升，分三服。三劑，腫消，去豆、澤瀉，更服三劑。

趙素風科集驗細辛湯治諸痺

細辛去苗　枳實麩炒，去瓤　白朮去蘆　瓜蔞

乾薑各三兩，炮　桂心　赤茯苓各五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溫酒調下，日進二服，不拘時候。

蒼耳散治諸風百痺

蒼耳葉五月初五日午時摘，不拘多少，洗淨，曬乾

右爲末以酒調服方寸匕日三夜一服若吐逆痰壅爲丸服之風
輕則易治若身體有風處皆如粟顆或如麻豆大此爲風毒氣出也
以針刺潰之出黄汁乃止量病輕重服之此藥能辟百惡巫家可服
救蟲痔道食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亦可修合

善應膏治諸寒痺骨節酸痛並宜服之

兩頭尖　浮萍草　良薑各二兩　芸薹子
川烏各一兩炮去皮臍　當歸半兩去蘆　乳香另研
没藥各少許另研

右爲細末醋糊調成膏貼於患處

芸薹子散

芸薹子　白芥子各二兩　陳皮去白一兩

右爲細末釅醋調成膏敷貼患處數次覺熱便去其藥疼痛即止大
有成効

危亦林得效方烏頭湯治寒冷濕痺流於經絡攣縮不得轉側

大烏頭　細辛　川椒　甘草
秦艽　附子　官桂　白芍藥各七分

川獨活一兩三錢半

右㕮咀散每服三錢水一盞半棗二枚同煎至八分去滓空心食前服

三痺湯治血氣凝滯手足拘攣痛風痺氣痺等疾

川續斷　杜仲去皮切薑汁炒　防風
桂心　華陰細辛　人參　白茯苓
當歸　白芍藥　甘草各一兩　秦艽
生地黄　川芎　川獨活各半兩　黄耆
川牛膝各一兩

右㕮咀散每服五錢水二盞薑三片棗一枚煎至一盞去滓熱服不拘
時但腰稍空服

袁當時大方魯公酒治諸痺諸風風眩心亂耳目聾暗淚出鼻不聞香臭
口爛生瘡風腫瘰癧喉下生瘡煩熱厥逆上氣胸脇肩胛痛手疲不自帶
衣腰脊不能俛仰脚疲不仁難以久立八風十二痺五緩六急半身不遂
四肢偏枯筋攣不可屈伸賊風咽喉閉塞哽哽不利或如錐刀所刺行皮
膚中無有常處久久不治入人五臟中或在心下或在膏肓遊走四肢偏
有冷處如風所吹或覺肌膚不仁凥以代踵脊以代頭名曰痺病及一應

久寒積聚風濕五勞七傷虛損百疾並皆治之

山芋　躑躅花　烏頭各五分　茵芋
天雄生　防己　石斛各四分　細辛
柏子仁　牛膝　山茱萸　甘草炒
通草　秦艽　黄耆　附子生
瞿麥　杜仲炒去絲　天門冬去心　澤瀉
石楠葉　防風去叉　遠志去心　熟地黄
乾薑炮　桂心三兩

右件爲粗末酒五十大盞漬之十日每服一盞加至四盞可爲末服
亦可爲丸酒下

沉香天麻煎治風氣不順骨痛或生赤黯癮疹熱腫久久不治則如癱筋
骨緩弱

五靈脂　赤小豆　附子　白术各四兩
天麻二兩　玄參　乾蝎去毒　羌活
防風各一兩　地榆一兩　沉香一兩酒一升熬成膏

右以沉香膏和丸如梧桐子大荆芥酒服二十丸春末夏初發生赤

根白頭瘡加當歸僵蠶各半兩尤宜服之

心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陽明有餘病脉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靈樞邪氣藏
府病形篇心脉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巢元方病源思慮煩多則損心
心虛故邪乘之邪積而不去則時害飲食心中愊愊如滿蘊蘊而痛是謂
之心痺

脉

素問五藏生成篇赤脉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
心痺王叔和經脉夫脉當取太過與不及陽微陰弦則胷痺而痛所以然
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胷痺心痛者以其脉陰弦故也
胷痺之病喘息欬唾胷背痛短氣寸口脉沉而遲關上小緊數者栝樓薤
白白酒湯主之巢元方病源診其脉沉而弦者心痺之候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治心痺心痛蜀椒一兩熬令黄末之以狗心血丸之如
梧桐子大每服五丸生薑湯下日五服

太平聖惠方治心痹心中愊塞而痛不能下食木香散

木香三分 青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半夏三分湯洗七遍去滑

桂心三分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訶梨勒皮一兩

前胡一兩去蘆頭 五味子三分

右件藥搗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治心痹胷中滿塞心中微痛煩悶不能食赤茯苓湯

赤茯苓三分 人參三分去蘆頭 半夏三分湯洗七遍去滑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紫胡三分去苗 前胡三分去蘆頭 桂心三分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人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治心痹滿急刺痛不可俛仰氣促欬唾不利宜服此方

前胡三分去蘆頭 木香三分 五味子三分

赤芍藥三分 桔梗三分去蘆頭 當歸三分

檳榔三分 青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搗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治心痹胷中氣堅急心微痛氣短促欬唾亦痛不能食方

枳實三分麩炒微黃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桂心三分 細辛二分 桔梗三分去蘆頭

右件藥搗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心氣虛損邪冷所乘胷膈否塞心中痹痛食飲不得青橘皮丸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桂心一兩 當歸三分

細辛半兩 訶梨勒皮一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白术三分 赤茯苓三分 枳殼半兩麩炒微黃去瓤

蘿蔔子半兩微炒 木香三分 蓬莪术三分

檳榔三分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搗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溫酒下三十丸日三四服

肝痹

論

素問玉機眞藏論曰肺傳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脇痛出食。四時刺逆從論曰少陽有餘病筋痹脇滿不足病肝痹。聖濟總錄論曰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又曰以春遇此者爲筋痹又曰筋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蓋五臟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肝之合筋也。故筋痹不已復感於邪則舍於肝也其證夜臥則驚多飲小便數上爲引懷者是也

脉

素問五藏生成篇青脉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脉緊。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肝脉微大爲肝痹陰縮欬引少腹

聖濟總錄茯神湯治心痹神思昏塞四肢不利胷中煩悶時復恐悸

茯神去木 羌活去蘆頭 龍齒 麥門冬去心焙

麻黃去根節各一兩 蔓荊實 人參

薏苡仁 防風去叉 遠志去心 犀角屑各三分

赤芍藥 甘草微炙各半兩

右一十三味麁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生薑五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治心痹秦艽湯邪氣未盡恍惚不樂身體強直面目變色

秦艽去苗土 菖蒲 桂去麤皮 當歸切焙

蔓荊實 人參 附子炮裂去皮臍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 遠志去心 防風去叉各半兩

龍骨 赤石脂 白茯苓去黑皮 白芍藥

芎藭 防己各三分

右一十七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犀角散治心痹精神恍惚恐畏悶亂不得睡臥志氣不定言語錯誤

犀角屑 牛黃別研 麝香別研 羚羊角屑各一兩

丹砂別研半兩 防風 天麻 獨活去蘆頭

人參 茯神去木 沙參去蘆頭 天竺黃別研

升麻 龍齒各一分 麥門冬去心焙半兩

白鮮皮一分 遠志去心一分 龍腦別研半分 甘草微炙一分
右一十九味除別研者外擣羅爲散同研藥一處拌勻再研細每服
二錢匕煎麥門冬湯調下不計時候
薏苡仁湯治肝痺筋脉不利拘攣急痛夜卧多驚上氣煩滿方
薏苡仁 羌活去蘆頭 蔓荊實 荊芥穗各二兩
白朮 木瓜去核 防風去叉 牛膝酒浸切焙
甘草炙各一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
滓稍熱服
人參散治肝痺氣逆胷脇引痛眠卧多驚筋脉攣急鎮肝去邪方
人參二兩 酸棗人微炒 杜仲去皮剉微炒 五味子
黄耆蜜炙剉 茯神去木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丹砂飛研 芎藭 細辛去苗葉
秦艽去苗土 熟乾地黄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除丹砂外同擣羅爲散入丹砂研勻每服一錢匕溫酒
調下不拘時候日三

萆薢丸治肝痺緩筋脉去邪毒調榮衛
萆薢 羌活去蘆頭 天麻酒浸一宿切焙各一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半兩 沒藥研 乳香研各一分
右六味將四味擣羅爲末入沒藥乳香同研勻煉蜜和丸如彈丸大
每服一丸空心溫酒化下日再
補肝湯治肝痺兩脇下滿筋急不得太息疝瘕四逆搶心腹痛目不明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二錢 烏頭四枚炮裂去皮臍
薏苡仁 獨活各一兩 附子兩枚炮裂去皮臍
柏子仁研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山茱萸 桂去麁皮各三兩 甘草炙剉半兩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入研藥拌勻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大棗二
枚擘破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服不計時候
細辛湯治肝虛氣痺兩脇脹滿筋脉拘不得喘息四肢少力眼目不明
細辛去苗葉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 柏子仁研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麸炒微黄 山茱萸
甘草炙剉各三分 蔓荊實 木瓜去核

枳殻去瓤麸炒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大棗三枚擘破同煎數
沸去滓取七分溫服不計時候
防風湯治肝痺頭目昏塞四肢不利胷脇虛煩
防風去叉一兩 芎藭 黄耆剉 五味子
人參 茯神去木 活去蘆頭 羚羊角鎊屑
前胡去蘆頭各三分 細辛去苗葉 酸棗仁微炒
甘草炙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大棗三枚擘破同煎取七
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牛膝湯治肝痺筋攣肢體不隨方
牛膝剉焙 防風去叉 丹參 前胡去蘆頭各二兩
石斛去根二兩半 杜仲去麁皮塗酥炙剉
秦艽去苗土 續斷各一兩半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大麻仁研一合
右一十味除大麻仁外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五七沸別

下麻仁少許煎至一盞去滓空腹服日二
茯神散治肝痺多驚悸神思不安方
茯神去木 酸棗仁微炒 黄耆剉 人參各一兩
熟乾地黄焙 遠志去心 五味子各半兩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
丹砂別研半兩
右九味除丹砂外擣羅爲散入丹砂再研勻每服一錢匕以溫酒
調下不計時候
趙素風科集驗白斂散治肝痺體痛筋脉長縮並宜服之
白斂半兩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溫酒調下不拘時候日二夜一服之以熱行爲
度若不覺者加至一錢服

脾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不足病脾痺聖濟總録論曰
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又曰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肌痺不已復感
於邪內舍於痺是爲脾痺其狀四肢解惰發欬嘔汁上爲大塞經所謂諸

痹不已亦益内者如此

方

聖濟總録治脾痹。肌肉消瘦。心腹脹滿。水穀不化。食即欲嘔。飲食無味。四肢怠惰。或時自利。黄耆丸

黄耆剉 石斛去根 附子炮裂去皮臍
肉蓯蓉酒浸切焙 益智去皮 白术
人參各一兩 桂去麤皮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各一兩半
訶梨勒煨去核二兩 五味子 當歸切焙
白豆蔻去皮 沉香剉 高良薑 枳實去瓤麩炒各三分
吳茱萸湯浸焙炒 丁香各半兩

右一十八味。為細末。麥棗肉和擣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温酒下

白术湯治脾痹。心腹脹滿。不欲飲食。食則氣滯。體重。四肢無力

白术 人參 蓽澄茄各二兩 訶梨勒煨去核二兩
草豆蔻去皮 丁香 黄耆 附子炮裂去皮臍
白茯苓 麥糵微炒 沉香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木香各三分 枳實去瓤麩炒 甘草炙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生薑五片。棗二枚擘破。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拘時

黄耆酒。治脾痹。肉極虚寒。體重怠惰。四肢不欲舉動。關節疼痛。不嗜飲食

黄耆 桂去麤皮 巴戟天去心 石斛去根
澤瀉 白茯苓去黑皮 柏子仁 乾薑炮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三兩 防風去叉 獨活去蘆頭
人參各二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 芍藥 附子炮裂去皮臍
茵芋 烏頭炮裂去皮臍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
細辛去苗葉 白术 黄芩去黑心 栝樓根
山茱萸各一兩

右二十三味。㕮咀。絹袋盛。以清酒三斗漬之。秋冬七日。春夏三日。初服三合。漸加之。以微麻木為効。日再

大半夏湯治脾痹。四肢急惰。發欬

半夏為末。生薑汁和作餅。暴乾。伍兩 白术
白茯苓去黑皮 人參 甘草炙 附子炮裂去皮臍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二兩 桂去麤皮三兩

右八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温服。日三

麻黄湯治脾痹。四肢解惰。肉極肌熱方

麻黄去根節 枳實去瓤麩炒 防風去叉 白术
細辛去苗葉各三兩 石膏碎八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四兩 甘草炙 桂去麤皮各二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温服。日三

治脾痹。四肢解惰。皮膚不通。外不得泄。風引湯

獨活去蘆頭四兩 當歸切焙 白茯苓去黑皮各三兩 乾薑炮 甘草炙 人參
黄耆 防風去叉各二兩 桂去麤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大豆二升熬去皮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酒半盞。煎一盞。去滓温服。日三夜一

法麴丸治脾痹。發欬嘔汁。温中

法麴炒 吳茱萸湯浸焙炒 小麥糵微炒各五合
甘草炙 枳實去瓤麩炒 桂去麤皮 厚朴去麤皮薑汁炙
當歸切焙 白茯苓去黑皮各三兩 細辛去苗葉
乾薑炮 麥門冬去心焙 人參 桔梗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右一十五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食前熱水下。日三

肺痹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少陰有餘。病皮痹隱疹。不足。病肺痹。聖濟總録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以秋遇此者為皮痹。皮痹不已。復感於邪。内舍於肺。是為肺痹。其候胷背痛甚。上氣煩滿。喘而嘔是也。治肺痹

脉

素問五藏生成篇曰。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實。驚。有積氣在胷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熱。得之醉而使内也。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肺脉微大。為肺痹。引胷背。起惡日光

方
聖濟總錄橘皮丸治上下否塞不能息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桔梗剉炒 乾薑炮裂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 枳實去瓤麩炒 細辛去苗葉各三分
胡椒 蜀椒去閉口及目炒汗出 烏頭炮裂去皮尖
各二兩 華撥二兩半 人參 桂去麤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白茯苓去黑皮 前胡去蘆頭
防葵 芎藭各一兩 甘草炙 當歸切焙各二兩
白朮 吳茱萸湯洗焙乾炒各一兩半 大黃濕紙裹煨香
熟半兩 檳榔剉一兩 葶藶隔紙炒一分
紫蘇子炒二兩
右二十五味擣羅為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溫酒下日三覺
有熱者空腹服之
杏仁丸治肺痺後感風冷胸脇滿急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赤茯苓去黑皮 防葵各二兩
吳茱萸湯洗焙乾炒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桂去麤皮 防風去叉 澤瀉各一兩 白朮
射干 芍藥 紫蘇子微炒 桔梗剉炒
枳實去瓤麩炒微黃各一兩半
右一十四味擣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食前溫酒下
漸加至三十丸日再
當歸湯治肺痺上氣閉塞胷中脇下支滿乍作乍止不得飲食唇乾口燥
手足冷痛
當歸切焙 防風去叉 黃耆細剉各二兩
柴胡去苗八兩 細辛去苗葉 麻黃去根節煑一二沸掠去沫焙乾
人參各一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黃五十枚 桂去麤皮三兩
半夏湯洗去滑七遍五兩 黃芩去黑心一兩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七片棗二枚擘破
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日三夜二
五味子湯治肺痺上氣發欬
五味子三兩 紫蘇子炒八兩 麻黃去根節 細辛去苗葉
紫菀去苗土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各二兩 人參

當歸焙各一兩 半夏湯洗去滑七遍三兩 杏仁一兩去皮尖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六分
去滓溫服不計時候上氣病亦單煑紫蘇子及生紫蘇葉冬月煑乾
枝莖葉服
紫蘇子湯治肺痺胷心滿塞上氣不下
紫蘇子炒八兩 半夏湯洗去滑七遍五兩 陳橘皮湯洗去白焙
桂去麤皮各三兩 甘草炙 人參
白朮各二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棗二枚擘破同煎
至六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腎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腎痺。聖濟總錄論曰
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又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痺骨痺不已
復感於邪內舍於腎是為腎痺其證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蓋腎者胃
之關關閉不利則胃氣不行所以善脹筋骨拘迫故其下攣急其上踡屈

所以言代踵代頭足治驗係果醫說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
淳于意諸客坐未上食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腰
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
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腰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
氏諸倩倩者女婿也見建家京下方石京者倉廩之屬即弄之建亦欲效
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腰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
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腰以下者枯四分所
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即以柔湯使服十八日所以病愈

脉

素問五藏生成篇黑脉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

方

聖濟總錄遠志丸治腎臟虛乏久感寒濕因而成痺補損益氣
遠志去心 山芋 肉蓯蓉去皴皮酒浸切焙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各一兩 石斛去根 天雄炮裂去皮臍
巴戟天去心 人參 山茱萸 澤瀉
菟絲子酒浸一宿別搗 茯神去木 覆盆子

續斷　生乾地黃焙　桂去麤皮　鹿茸酒浸去毛
甘草炙剉　附子炮裂去皮臍　牡丹皮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　杜仲去麤皮炙剉各一兩
蛇牀子　楮實微炒　黃耆各一兩
右二十六味擣羅為末煉蜜和擣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
溫酒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防風丸治腎臟虛冷邪氣乘虛身體冷痺不仁手足牽強攣動艱難或肌
肉瞤動引腰脊及左右偏及不能飲食或因房室發動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　細辛去苗葉　白朮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麤皮　澤瀉各半兩
甘草炙剉　紫菀去苗　芍藥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栝樓根各三分　山茱萸　熟乾地黃焙　半夏湯洗七遍去
滑焙
獨活去蘆頭　山芋各一分　黃耆三兩剉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腹溫酒下十
丸日再服未差更加丸數此藥宜久服
茵芋散治腎臟中風濕腰痛腳膝偏枯皮膚瘰痺語聲蹇澀兩耳虛鳴舉
體之力面無顏色志意不樂骨節痠疼
茵芋去莖　杜仲去麤皮炙剉　石斛
石龍芮　羊躑躅微炒　麝香研　狗脊去毛
當歸剉炒　乾蠍微炒　桑螵蛸微炒　菖蒲各半兩
赤箭　獨活去蘆頭　附子炮裂去皮臍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天雄炮裂去皮臍　甘菊花　芎藭各三分
木香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
萆薢剉一兩
右二十一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前溫酒調下日再服
白附子丸治腎臟中風腳膝麻痺腰背強直疼痛言語不利面色萎黑肌
體麤疺
白附子炮裂　乾蠍微炒　防風去叉　天麻
天雄炮裂去皮臍　黃耆剉　萆薢
獨活去蘆頭　丹參　當歸剉炒　海桐皮剉
肉蓯蓉去皺皮酒一宿焙　補骨脂　仙靈脾各三分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　桂去麤皮　安息香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各一兩　雄黃研水飛過　麝香研各半兩
右二十味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
丸空心溫酒下日再服
石龍芮湯治腎經藏氣虛外邪難至腳膝緩弱腰脊不可轉側日加疼痺
石龍芮　獨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茯神去木
杜仲去麤皮炙剉　萆薢　丹參
羌活去蘆頭　五味子　細辛去苗葉　牛膝酒浸切焙
當歸剉炒　人參各三分　天雄炮裂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　桂去麤皮各一兩
枳殼去瓤麩炒半兩
右一十七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六
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麻黃湯治腎虛中風濕腰腳緩弱頑痺不仁顏色蒼黑語音渾濁志意不
定頭目昏腰背強痛四肢拘急體重無力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　羌活去蘆頭　桂去麤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側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防己　當歸剉炒　海桐皮　牛膝酒浸切焙
甘菊花　羚羊角鎊　茵芋去莖　五加皮各三分
甘草炙剉半兩　防風去叉　白朮各三兩
右一十六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七
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牛膝酒治腎氣虛冷復感寒濕為痺
牛膝　秦艽去苗土　芎藭　防風去叉
桂去麤皮　獨活去蘆頭　丹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
二兩　杜仲去麤皮剉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石斛去根　麥門冬去心　乾薑炮　地骨皮各一兩半
五加皮五兩　薏苡仁一兩　大麻仁炒半兩
右一十七味剉切如麻豆以生絹袋盛酒一斗浸春夏三日秋冬五
日每服半盞空心溫服日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痺 諸痺證治二

痛痺

論

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切循其經絡之凝澀，結而不通者，在於身皆為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澀。凝澀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聖濟總錄論曰：寒氣勝者為痛痺。夫宜通而塞則為痛，痺之有痛，以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也。痛本於寒氣偏勝，寒氣偏勝則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治宜通引榮衛，溫潤經絡，血氣得溫則宣流，自無壅閼矣。

脉

靈樞邪客篇：脉大以澀者為痛痺。　禁服篇：寸口緊則痛痺。　入迎緊則為痛痺。

方

聖濟總錄茯苓湯治風濕痺四肢疼痺拘攣胕腫

赤茯苓去黑皮　桑根白皮各二兩　防己

桂去麄皮　芎藭　芍藥　麻黃去根節各一兩半

右八味，麄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棗一枚去核，煎取一盞，去滓溫服，連三服，後以熱薑粥投之，汗出為度。劉守真宣明論方有防風，無防己，驗龍合有甘草二兩，無芎藭一味

天雄丸治風濕痺皮肉不仁，骨髓疼痛不可忍者

天雄炮裂去皮臍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桂去麄皮一兩半　乾薑炮三兩　防風去叉三兩

右五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酒下，日三夜一。

去毒丸治風濕痺腰脚疼痛不可忍，久不差者

天雄炮裂去皮臍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麄皮各一兩　白僵蠶直者炒三兩

防風去叉三分

右五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酒下，日三夜一。

當歸摩膏治諸風寒濕骨肉痺痛

當歸切焙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半　桂去麄皮一兩

生地黃一斤切研絞取汁　天雄十枚去皮臍生用

乾薑炮三分　白芷三分留一塊不剉全用　芎藭半兩

丹砂研一兩　烏頭去皮臍生用一兩三分

豬脂五斤別煉去滓　松脂四兩

右一十二味，先將八味剉如大豆粒，以地黃汁浸一宿，與豬脂、松脂同慢火煎，候前留者一塊白芷黃色，以厚綿濾去滓，瓷合盛，入丹砂末，不住攪至凝即止。每用藥，用火炙手，摩病處千徧。

茵芋浸酒治風寒濕痺皮肉不仁，骨髓疼痛不可忍方

茵芋去麄莖　萆薢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狗脊去毛　桂去麄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石斛去根　生薑各一兩

右九味㕮咀，以生絹袋貯，以酒一斗浸經三兩宿，每服一盞或二盞，溫服。服盡酒一半，更可添新酒浸之，覺藥味淡即再合。

著痺

論

素問痺論篇：濕氣勝者為著痺。聖濟總錄論曰：內經謂濕氣勝者為著痺。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蓋濕土也，土性重緩，榮衛之氣與濕俱留，所以濕勝則著而不移也。其證多汗而濡者，以陰其盛也。治宜除寒濕，通行經絡則差。

方

聖濟總錄石斛散治寒濕痺著而不散，四肢不仁，脚弱拘攣，或疼痛不能行，趺腫上膝，少腹堅，不欲食。

石斛去根二兩　天門冬去心一兩半炒剉　附子炮裂去皮臍三分

獨活去蘆頭三分　桂去麄皮半兩　桔梗炒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　細辛去苗葉各半兩

麻黃去根節三分　山茱萸　五味子

白芷各半兩　前胡去蘆頭　秦艽去土各三分

烏頭炮裂去皮臍　人參　天雄炮裂去皮臍各半兩

當歸切焙　防風去叉　莽草微炙各三分

白术半兩　杜仲去麄皮炙剉三分　乾薑炮半兩

右二十三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匕，溫酒調下，未知稍稍加之，不拘時候。

側子湯治寒濕痺留著不去，皮膚不仁，手足無力

側子炮去皮臍　五加皮各一兩　磁石煆醋淬七遍

羚羊角鎊　防風去叉　薏苡仁　麻黃去根節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各一兩　甘菊花

防己　葛根　赤芍藥　芎藭

秦艽去苗土　甘草炙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七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附子丸治寒濕痺留著不去，四肢緩弱，皮膚不仁，精神昏塞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莽草微炙半兩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二兩

天南星炮三分　烏頭炮裂去皮臍半兩

天麻三分　乾蠍炒半兩　桂去麤皮三分　防風去叉半兩

薏苡仁　楓香脂各一兩　芎藭三分　萆薢一兩

仙靈脾一兩　羌活去蘆頭三分

右一十五味搗羅為末，以糯米粥和搗數百杵，丸菉豆大，每服十丸，荊芥湯或溫酒下，不拘時

天雄浸酒治寒濕著痺，皮肉不仁，至骨髓疼痛者

天雄炮裂去皮臍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防風去叉　獨活去蘆頭　當歸切焙　白朮各二兩

五加皮　芎藭　桂去麤皮　乾薑炮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剉如麻豆，以夾絹囊盛，用無灰清酒一斗浸，春夏五日，秋冬七日，每溫飲一盞，任性加減，以知為度

白花蛇丸治寒濕著痺，皮膚不仁，或肢節疼痛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　仙靈脾　乾蠍炒各一兩

茵芋　烏頭炮裂去皮臍　天南星炮各半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　天麻　桂去麤皮

麻黃去根節　鹿角鎊　萆薢各一兩　桑螵蛸炒半兩

雄黃研　麝香研各一分

右一十五味搗研為末，拌和令勻，別用天麻末三兩，以無灰酒一大椀，慢火熬成膏，和前藥末，更搗五七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服薄荷酒下二十丸，不拘時

茯苓湯治風濕痺留著不去，四肢痺麻，拘攣浮腫

赤茯苓去黑皮　桑根白皮各二兩　防己

桂去麤皮　芎藭各一兩半　甘草炙三兩　芍藥

當歸切焙　麻黃去根節先煑掠去沫焙乾各一兩半

右九味麤搗篩，每服六錢匕，以水二盞，棗三枚擘破，同煎去滓，取一盞，溫服，空心臨卧時，如欲出汗，服藥了，以生薑熱粥投之，汗出慎外風。宣明方無防己，有防風。

乾蠍散治寒濕痺留著不去，四肢不仁

乾蠍炒　側子炮裂去皮臍　獨活去蘆頭

桑螵蛸炒各一兩　躑躅花醋拌炒　天南星炮各半兩

萆薢剉　天麻　桂去麤皮各一兩

右九味搗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溫酒下，不拘時

側子浸酒治寒濕著痺，四肢皮膚不仁，以至脚弱不能行

側子炮裂去皮臍　牛膝去苗　丹參去苗土

山茱萸　杜仲去麤皮　石斛去根　蒴藋根各二兩

防風去叉　蜀椒去合口者并目炒出汗　細辛去苗葉

獨活去蘆頭　秦艽去苗土　桂去麤皮　芎藭

當歸切焙　白朮　茵芋去麤莖各一兩半

乾薑炮一兩　五加皮二兩半　薏苡仁炒半升

右二十味細剉如麻豆，以夾生絹囊盛，貯清酒二斗，春夏浸三日，秋冬五日，初服溫半盞，日再，未知稍加服

摩風膏治風濕著痺，服藥雖多，肌肉猶痺痺，摩之

防風去叉　羌活去蘆頭　芎藭　細辛去苗葉

蜀椒去目并閉口者炒出汗　當歸　躑躅花各半兩

白斂　白及　丹參　苦參

黑參　桂去麤皮　附子去皮臍　烏頭去皮臍

皂莢去皮　莽草各一分　杏仁去皮尖并雙人半兩

右一十八味細剉如麻豆，以米醋二升拌勻，浸三宿，熬乾，用臘月豬脂二斤，以文武火煎一日，綿濾去滓，瓷缾貯，每用少許，點摩痺痺處，兼治一切風毒，其膏千歲深久者尤佳

龍虎膏治風濕著痺，肌肉痺厚，不知痛痒方

龍骨二兩　虎骨三兩酥塗炙　當歸切焙

桂去麤皮各一兩　皂莢半斤肥者去子

右五味擣羅爲末先剉用好肥皂莢十挺以苦酒三升挼取汁去滓入鐺中煎減半即入前藥同煎稀餳入瓷合盛每用少許揩摩痛痹處

行痹

論

素問痹論篇其風氣勝者爲行痹聖濟總錄論曰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其風氣勝者爲行痹夫氣之在人本自流通所以痹者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病然三氣之中各有陰陽風爲陽氣善行數變故風氣勝則爲行痹其證上下左右無所留止隨其所至氣血不通是也治法雖通行血氣宜多以治風之劑

方

聖濟總錄防風湯治行痹行走無定方

防風去叉 甘草炙剉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三分
當歸切焙 赤茯苓去黑皮各一兩 秦艽去苗土
葛根剉各三分 桂去粗皮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半兩

右一十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酒一盞水一盞棗三枚擘破生薑五片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風科集驗方云一方加杏仁桂心休本方加半兩

羚羊角丸治行痹頭面四肢龍著筋脉攣急手足不隨痰涎膠黏語澀昏濁口眼偏喎

羚羊角鎊一兩 木香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半夏湯洗同生薑擣麴焙乾 羌活去蘆頭 獨活去蘆頭
芎藭 藿香葉 乾蠍去土炒 白花蛇酒炙去皮骨
白附子炮 天麻酒浸切焙各半兩 檳榔剉
丹砂研各一兩 麝香研 牛黃研 龍腦研各一兩

右一十七味除研藥外爲細末再和勻用皂莢薄荷餅裂汁各一椀同熬成膏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七丸溫酒或薄荷湯下不計時服

萆薢丸治風痹行走無定處亦治血痹

萆薢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焙乾
澤瀉各一兩 生乾地黃焙二兩半 白术半兩
茵芋 蠐螬微炒 乾漆炒煙出 狗脊去毛
車前子 天雄炮裂去皮臍各一分

右一十二味爲細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日三

趙素風科集驗方玄參湯治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痹常汗惡風目瞤而動走注四肢皮膚不仁屈伸不便是厥陰風木之所致也

玄參去蘆 地骨皮各一兩 升麻 前胡各一兩半去蘆
酸棗仁二錢 羚羊角屑二兩

右爲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半去滓食後溫服日進二服

皮痹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少陰有餘病皮痹聖濟總錄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以秋遇此者爲皮痹蓋肺主皮毛於五行爲金於四時爲秋當秋之時感於三氣則爲皮痹蓋正言其時之所感者爾固有非秋時而得之者皮膚不禁而爲不仁則其證然也

方

聖濟總錄防風湯治肺中風寒濕項強頭昏胷滿短氣嘘吸顫掉言語聲嘶四肢緩弱皮膚痹痒

防風去叉 芎藭 麻黃去根節各一兩
獨活去蘆頭 桂去粗皮 前胡去蘆頭 五味子
附子炮裂去皮臍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人參 茯神去木炙三分 細辛去苗葉
甘菊花 黃耆 山茱萸 甘草炙剉各半兩

右一十六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八分去滓稍熱服不拘時

赤箭丸治肺感外邪皮膚瘴痹項強背痛四肢緩弱胃昧昏塞心胷短氣

赤箭 羌活去蘆頭 細辛去苗葉 桂去粗皮
當歸剉炒 甘菊花 防風去叉 天雄炮裂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 蔓荊實去皮 白术 杏仁湯浸去皮尖
雙仁炒研 萆薢剉 茯神去木 山茱萸
羚羊角鎊 芎藭 犀角鎊 五加皮剉
五味子 阿膠炙令燥 人參 楓香脂研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各半兩 龍腦研
牛黃研各一錢 麝香研一錢

右二十八味擣羅二十三味極細與研者五味拌匀煉蜜和擣三二
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荆芥湯下不拘時
羌活湯治皮痺皮中如蟲行腹脅脹滿大腸不利語聲不出
羌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沙參 丹參
麻黄去根節 白朮 羚羊角鎊 細辛去苗葉
萆薢 五加皮 五味子 生乾地黄焙
赤茯苓去黑皮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菖蒲去毛
枳殼去瓤麩炒 郁李仁湯浸去皮尖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麁皮各三分 木通 檳榔各半兩
右二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七分
去滓溫服不拘時
天麻散治皮痺肌肉不仁心胷氣促項背鞕強
天麻 附子炮裂去皮臍 麻黄去根節
白花蛇肉酒浸酥拌炒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
芎藭 菖蒲 荆芥穗 黄耆剉
桑根白皮剉 蒺藜子炒去角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研各三分

牛黄研 麝香研各一分
右一十五味擣羅十二味為散與研者三味拌匀再羅每服一錢匕
溫酒調下不拘時
蒴藋蒸湯治皮痺方
蒴藋根并葉 桃皮并葉 菖蒲葉各剉三升
細糠一斗 秫米五升
右五味以水一石五斗煑取米熟為度以大盆盛作小竹牀子罩盆
人坐牀上四面將席蔦障風別以被衣蓋覆身上覺氣急即旋開孔
取氣如兩食久通身汗出凡經三蒸非惟治風寒濕痺但是皮膚中
一切冷氣皆能去之
麻黄湯治風寒濕之氣感於肺經皮膚頑痺不仁
麻黄去根節 桂去麁皮 人參 芎藭
附子炮裂去皮臍 防風去叉 芍藥
黄芩去黑心 白朮 甘草炙剉各一兩
茯苓去黑皮三分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一

盞去滓稍熱服蓋覆出汗愈
蔓荆實丸治皮痺不仁
蔓荆實去浮皮三分 防風去叉 羌活去蘆頭
桔梗炒 白附子炮 枳殼去瓤麩炒 蒺藜炒去角各半兩
皂莢半斤不蚛者新水浸一宿揉熟絹濾去滓入麪少許同煎成膏
右八味擣羅七味為末入膏中和擣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
後熟水下
天麻丸治皮膚頑痺
天麻酒浸切焙二兩 玄參 沒藥研
地榆 烏頭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麝香研一分
右六味擣羅四味為末與二味研者和匀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
十丸空心食前溫酒下
來當時大方大露宿丸治氣極虛寒皮痺不已內舍於肺寒氣入客於六
腑腹脹虛滿寒冷百病
礬石 乾薑炮 桂心 皂莢炙
桔梗炒 附子生去皮臍

右等分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酒服先只十丸日三漸加慎熱
物及近火

肌痺

論

素問痺論篇夫經空虛發為肌痺聖濟總錄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
為痺以至陰遇此者則為肌痺其狀皮膚弗營肌肉頑厚而不仁是也

方

聖濟總錄治肌肉頑痺肢體怠惰緩弱惡風頭疼舌本強言語蹇澁天麻
丸方
天麻 獨活去蘆頭各一兩 人參
防風去叉各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麁皮 麻黄去根節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當歸切焙 白朮 羚羊角鎊屑 芎藭
薏苡仁 乾蠍去土微炒 牛膝去苗酒浸焙
茯神去木 天南星剉臘拌炒令黄 白僵蠶微炒各三分
牛黄研 麝香研各一分 烏蛇肉酒浸去骨皮炒令黄一兩

丹砂別研半兩 龍腦別研一分
右二十三味除四味別研外擣羅為末入所研藥拌勻再羅煉蜜和
杵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十丸至十五丸不拘時服
麻黃湯治肌痺淫淫如鼠走四體津液脫腠理開汗大泄為脾風風氣藏
於皮膚肉色敗鼻見黃色止汗通肉解痺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乾 枳實去瓤麸炒微黃
細辛去苗葉 白朮 防風去叉各三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四兩 甘草炙剉二兩 桂去麁皮二兩
石膏碎研一兩 當歸切焙 芍藥各二兩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半分切煎至
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西州續命湯治肌痺津液開泄時復不仁或四肢急痛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乾 當歸切焙 石膏碎各二兩
芎藭 桂去麁皮 甘草炙 黃芩去黑心
防風去叉 芍藥各一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四十枚
右一十味麁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一棗大切煎至六分

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細辛湯治肌痺淫淫如蟲行或腠理開疎汗出皮膚肉色不澤唇鼻黃
細辛去苗葉 防風去叉 白朮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麁皮各一兩 石膏碎 麻黃去根節煎掠
去沫焙乾各二兩 枳實去瓤麸炒微黃
甘草炙剉各半兩 黃耆 當歸切焙各一兩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煎至七分
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脉痺

論

聖濟總錄論曰血性得溫則宣流得寒則凝濇凝濇不行則皮毛萎悴肌
肉痺痺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又曰夏遇此者為脉痺痺則
血凝不流可知已

方

聖濟總錄導痺湯治脉痺血道壅濇
黃耆剉四兩 當歸切焙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龍齒 遠志去心
半夏湯洗七遍焙各五兩 甘草炙各三兩 桂去麁皮
茯神去木各二兩 枳實去瓤麸炒 桔梗去蘆頭剉炒
右一十二味麁擣篩每服先以水二盞煑秔米半合米熟去米即入
藥五錢匕生薑五片大棗二枚擘破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溫服不
計時候
人參丸治脉痺通行血脉
人參 麥門冬去心焙 茯神去木 龍齒
遠志去心 黃耆剉 菖蒲 赤石脂各一兩
熟乾地黃焙二兩
右九味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服食後良久
以清粥飲下三十丸
黃耆湯治脉痺身體不仁
黃耆剉 芍藥 桂去麁皮各三兩
當歸切焙 菖蒲 白茯苓去黑皮 人參各二兩
右七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大棗二枚擘破同

煎去滓取一盞溫服不計時
升麻湯治脉痺面顏脫色脉空虛口唇色赤乾燥消痺觸熱潤悅顏色
升麻 射干 芎藭 人參各三兩
赤小豆五合 生薑二兩半 麥門冬去心焙 萎蕤各四兩
生地黃二兩半 甘草炙二兩 竹葉切一升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不計時日三
防風湯治風濕脉痺皮膚不仁
防風去叉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赤茯苓去黑皮
芎藭去麁皮 甘草炙 杏仁去皮尖雙仁麸炒
桂去麁皮 獨活去蘆頭各一兩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以酒水各半盞入生薑半分切煎取八
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芍藥湯治脉痺榮衛不通四肢疼痺
芍藥 熟乾地黃焙 當歸切焙各二兩
防風去叉 秦艽去苗土 羌活去蘆頭 防已

芎藭 白朮各一兩 桂去粗皮 甘草炙各三分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二服

筋痺

論

華佗中藏經筋痺者由怒叫無時行便奔急淫邪傷肝。肝失其氣因而寒熱所客久而不去流入筋會則使人筋急而不能舒緩也故名曰筋痺。宜活血以補肝溫氣以養腎然後服餌湯丸治得其合自瘥已不然則害人矣聖濟總錄論曰內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又曰以春遇此者為筋痺其狀拘急屈而不伸是也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是為肝痺其狀夜卧則驚飲多數小便上為引如懷蓋淫氣之謁痺聚在肝治法以筋痺為先筋痺既平則邪弗入於肝矣

脈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肝脈微濇為瘈攣筋痺華佗中藏經筋痺者其脈左關中弦急而數浮沉而有力是也

方

聖濟總錄天麻丸治筋風四肢攣痺

天麻二兩 苦參三兩 細辛去苗葉二兩

菖蒲二兩 牛膝去苗酒浸焙二兩 赤箭二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地榆二兩 人參二兩

芎藭一兩 桂去粗皮一兩 木香一兩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乾一兩半 當歸切焙 赤芍藥

酸棗仁微炒 威靈仙去土 藁本去苗土 防風去叉剉

獨活去蘆頭各二兩

右二十味擣羅為細末煉蜜和杵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二十丸日二服加至三十丸

牛膝湯治筋痺以筋虛為風所傷故筋攣縮腰背不伸強直時痛

牛膝去苗酒浸剉焙 防風去叉 丹參

前胡去蘆頭各二兩 石斛去根二兩半

杜仲去粗皮塗酥炙剉 秦艽去苗土 續斷各一兩半

陳橘皮湯去白焙一兩 大麻仁研一合

右一十味除大麻仁外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五七沸剉下麻仁末一錢匕。煎至一盞去滓空腹服。日二

獨活散治筋痺肢體拘急不得伸展

獨活去蘆頭三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

薏苡仁 蒼耳 防風去叉 蔓荊實

芎藭 細辛去苗葉 秦艽去苗土 菖蒲各二兩

右一十味擣羅為細散每服一錢匕空腹以溫酒調下。日二不計時候

補肝湯治肝痺兩脅下滿筋急不得太息疝瘕四逆搶心腹痛目不明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二錢 烏頭四枚炮裂去皮臍

蕤仁研 柏子仁研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山茱萸去核 桂去粗皮各三分 甘草炙剉半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入研藥拌勻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大棗二枚擘開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服不計時

五加皮酒治筋痺多悲思顏色蒼白四肢不營諸筋拘攣伸動縮急腹中轉痛

五加皮 枳剌炒 豬椒根皮各八兩

丹砂八兩 桂去粗皮三兩 當歸切焙三兩 甘草炙

天雄炮裂去皮臍 白鮮皮 秦椒去閉口及目炒出汗

木通剉各四兩 芎藭 乾薑炮各五兩

薏苡仁半升 大麻仁三升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大以夾絹囊盛貯清酒三斗漬之。春夏三四宿秋冬六七宿初服三二合稍加之以知為度

楊仁齋直指方腳筋冷縮頑痺方

大川椒去目二分炒出汗 蓽撥 辣桂

川白薑 華陰細辛各一分

右為末酒麪糊丸桐子大每七十丸食前溫酒下

危亦林得効方羚羊角湯治筋痺肢節束痛

羚羊角 薄桂 附子 獨活各一兩三錢半

白芍藥 防風 芎藭各一兩

右剉散每服三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同煎至八分取清汁服日可一二服

骨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太陽有餘病骨痺靈樞刺節真邪虛邪內搏於骨則為骨痺華佗中藏經骨痺者乃嗜慾不節傷於腎也氣內消則不能關禁不能關禁則中上俱亂中上亂則三焦之氣痞而不通三焦痞則飲食不糟粕飲食不糟粕則精氣日衰精氣日衰則邪氣妄入邪氣妄入則上衝心舌上衝心舌則為不語中犯脾胃則為不充下流腰膝則為不遂傍攻四肢則為不仁其證不一要在詳明治療之法列在後章聖濟總錄論曰內經謂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温然不凍慄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榮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夫骨者腎之餘髓者精之所充也腎水流行則髓滿而骨強迨夫天癸虧而凝澀則腎脂不長腎脂不長則髓涸而氣不行骨乃痺而其證內寒也外雖寒不為凍慄則以肝心二氣為陽火一水不能勝之特為骨寒而已外證當攣節則以髓少而筋燥故攣縮而急也

脈

華佗中藏經骨痺者寒在中則脈遲熱在中則脈數風在中則脈浮濕在中則脈濡虛在中則脈滑

方

聖濟總錄蓯蓉丸補骨髓治寒濕內濡

肉蓯蓉酒浸切焙一兩　獺肝一具塗酥炙切
柴胡去苗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巴戟天去心
黃耆剉各一兩　人參半兩　白茯苓去黑皮三分
熟乾地黃切焙半兩　澤瀉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三分
遠志去心一兩　山芋　蒺藜子炒去角各半兩
石斛去根三分　五味子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別研
厚朴去粗皮薑汁炙　桂去粗皮
丁香　木香各半兩　當歸切焙三分　芍藥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赤石脂　檳榔
白朮　乾薑炮　郁李仁湯浸去皮尖炒研
甘草炙剉　牡丹皮　蜀椒去目并閉口者炒出汗
山茱萸　芎藭　牡蠣炒各半兩

右三十五味搗研為末再和勻煉蜜和杵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三十丸不拘時日三服

石斛丸治腎虛骨痺肌體羸瘦腰脚痠疼飲食無味小便滑數方

石斛去根　牛膝酒浸切焙　續斷各三分　菟絲子酒浸別搗
石龍芮炒　桂去粗皮各一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三分
鹿茸去毛酥炙一兩　杜仲去粗皮炙剉
白茯苓去黑皮　熟乾地黃切焙各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巴戟天去心半兩　防風去叉三分
桑螵蛸炙　芎藭各半兩　山茱萸三分　覆盆子半兩
補骨脂微炒　蓽澄茄各三分　五味子半兩　澤瀉一兩
沉香　蘹香子微炒各三分　薏苡仁炒一兩

右二十五味搗羅為末煉蜜和杵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三十丸日二服

熟乾地黃丸治腎虛骨痺面色萎黑足冷耳鳴四肢羸瘦脚膝緩弱小便滑數補腎

熟乾地黃切焙　肉蓯蓉酒浸切焙　磁石煅醋淬各二兩
山茱萸三分　桂去粗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山芋三分　牛膝酒浸切焙一兩　石南

白茯苓去黑皮　澤瀉　黃耆剉各三分　鹿茸去毛酥炙二兩
五味子三分　石斛去根剉一兩　覆盆子
遠志去心各三兩　補骨脂微炒一兩　杜仲去粗皮炙剉
萆薢剉一兩　巴戟天去心各三分　白龍骨一兩
菟絲子二兩酒浸別搗

右二十三味搗羅為末煉蜜和杵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三十丸日三服

附子獨活湯治腎藏中風寒濕成骨痺腰脊疼痛不得俛仰兩脚冷痺緩弱不遂頭昏耳聾語音渾濁四肢沉重

附子炮裂去皮臍　獨活去蘆頭各一兩
防風去叉　芎藭　丹參　萆薢
菖蒲各半兩　天麻　桂去粗皮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黃耆半兩　當歸切焙一兩　牛膝酒浸切焙
山茱萸　白朮　甘菊花
枳殼去瓤麩炒　甘草炙剉各半兩

右一十八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以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鹿茸天麻丸治腎藏氣虛骨痺緩弱腰脊疼痛脚膝虛冷顏色不澤志意昏憒方

鹿茸去毛酥炙二兩　天麻一兩半　附子炮裂去皮臍

巴戟天去心　菖蒲各一兩　石斛去根剉一兩半

乾漆去土炒　萆薢剉　桂去麤皮　牛膝酒浸切焙

天雄炮裂去皮臍　獨活去蘆頭　丹參

當歸切焙　杜仲去麤皮炙剉各一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一兩半　磁石煅醋淬細研水飛過一兩

右一十七味搗羅為末煉蜜和勻搗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

腎瀝湯治腎臟久虛骨疼腰痛足冷少食無力

磁石煅醋淬二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黃耆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芎藭

桂去麤皮　菖蒲　當歸切焙　熟乾地黃切焙

石斛去根　覆盆子　乾薑炮　附子炮裂去皮臍

五味子各一兩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用羊腎一隻去脂膜先用水二盞煑腎取汁一盞去腎入藥末煎至七分去滓溫服空心日午夜卧共三服

肉痺

論

華佗中藏經肉痺者飲食不節膏粱肥美之所為也痺者肉之本氣以食則肉不榮肌膚不澤則紋理踈凡風寒暑濕之邪易為入故久不治則為肉痺也肉痺之狀其先能食而不能充悅四肢而不持者是也宜節飲食以調其臟常起居以安其導然後依經補瀉以求於愈也

脉

華佗中藏經肉痺者其右關脉挼舉無力而往來澀也

腸痺

論

聖濟總錄論曰內經曰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飱泄夫大

腸者傳導之官其所以傳導者皆冲和之氣今風寒濕三氣乘虛客於腸間則邪留而和氣閉矣故其證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飱泄大小腸氣痺水道不通故雖多飲而不得洩便并氣於大腸使糟粕不化故中氣喘爭時發飱泄也

方

聖濟總錄治腸痺寒濕內搏腹滿氣急大便飱泄吳茱萸散

吳茱萸湯浸焙乾炒半兩　肉豆蔻仁　乾薑炮

甘草炙各半兩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

高良薑各二兩　縮砂仁　陳麴炒

白朮各一兩

右一十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粥飲調下食前服

草豆蔻散治腸虛寒濕內攻腹痛飱泄

草豆蔻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一兩　桂去麤皮

木香　白朮　當歸切焙　白豆蔻仁

丁香　肉豆蔻仁　高良薑各半兩

右一十味搗羅為散每服一錢匕煎生薑棗湯調下食前服

赤茯苓丸治腸痺腹滿喘爭小便不利大便飱泄

赤茯苓去黑皮　白朮　桂去麤皮各二兩

木香　訶梨勒煨去核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各一兩　草豆蔻五枚

右八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空心食前日二服

訶梨勒湯治腸痺飱泄腹脹氣痛飲食不化

訶梨勒煨用皮一兩半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當歸切焙三分　桔梗炒半兩　肉豆蔻去殼三分

木香半兩　吳茱萸湯浸七遍焙乾微炒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甘草炙剉一分

右九味麤搗篩每服三錢匕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二枚煎至七分去滓食前稍熱服

木香丸治腸痺腹脹疞痛時復飱泄食不消

木香一兩　訶梨勒煨用皮一兩半　白朮一兩

桂去麤皮一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　蕪荑微炒一兩

高良薑剉一兩 肉豆蔻去殼半兩 厚朴去麤皮生薑
汁炙通二兩 乾薑炮三分 甘草炙剉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爲末以麵末煑作糊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子大
食前生薑棗湯下二十丸
訶梨勒丸治腸澼飧泄腹脇脹滿
訶梨勒煨用皮一兩 乾薑炮三分 當歸剉微炒一兩
黃連去須一兩 白朮一兩 木香三分 厚朴去麤皮生薑
汁炙一兩
右七味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
粥飲下不拘時候
木香散治腸澼腹脹飧泄小便不利
木香三兩 訶梨勒煨用皮半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
一兩 乾薑炮一兩 厚朴去麤皮塗生薑汁炙二兩
枳實去瓤麩炒一兩 赤茯苓去黑皮一兩
甘草炙剉半兩 當歸剉微炒一兩
右九味擣羅爲細末每服二錢匕粥飲調下食前

周痺
論
靈樞周痺篇黃帝問于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
右相應間不容空願聞此痛在血脈之中邪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
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鍼其慉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
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眾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眾痺岐伯對曰此
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
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
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岐伯對曰周痺者在于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
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
其下以過一作遏下同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
之後刺其下以脫之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濕
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
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
如是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
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故刺痺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

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瘛堅轉引而
行之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巽之理經脈陰陽之
病也聖濟總録論曰夫風寒濕之爲痺本痺而不通今乃能周身上下者
以其邪中於血脈之間與脈流通隨其上下升降無礙也故痛從上下者
先刺其下以遏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遏之後刺
其下以脫之刺法附于鍼灸卷外宜餘以藥治之
方
聖濟總録巴戟天散治周痺肢體痿弱不能行履方
巴戟天去心半兩 芎藭一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
三分 白斂一分 黃耆炙剉 桂去麤皮
細辛去苗葉炒各半兩 桔梗炒一兩 人參半兩
芍藥一分 牡荊實 天雄炮裂去皮臍各半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一分 萆薢炒半兩 赤茯苓去黑皮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各一兩 山芋 菊花未開者微炒
秦艽去苗土各半兩 烏喙炮裂去皮臍
遠志去心各一兩 山茱萸 黃芩去黑心

白朮微炒 石斛去根剉 白礬研如粉各半兩
五味子三分 龍膽去苗土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一分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剉半兩 菖蒲九節者去須節先用米泔浸
後切焙用一兩
右三十一味除白礬別研外將三十味擣羅爲末次入白礬末拌勻
每服半錢匕漸加至一錢匕溫酒調下日三夜一未覺身脣口
痺熱即漸加至一錢半匕如覺尤痺心煩以少許豉湯解之
遠志散治周痺不仁
遠志去心 黃耆炙剉各半兩 芍藥一兩
五味子 黃芩去黑心各一分 赤茯苓去黑皮
牡荊實微炒三分 秦艽去苗土一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 天雄炮裂去皮臍
細辛去苗葉微炒 山茱萸 菊花未開者炒各
半兩 防風去叉三分 狗脊去毛 桂去麤皮
芎藭 萆薢微炒半兩 菖蒲用米泔浸去節皮曝
萎蕤去土及漬焙各三分 白斂生用 山芋

附子炮裂去皮臍　龍膽去蘆土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剉各半兩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巴戟天去心各一分

右二十七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空心温酒調下漸加至二錢匕日二夜一

黄芩湯治周痺身體不仁

黄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防風去叉各半兩
秦艽去苗土　葛根剉　杏仁去皮尖雙仁麩炒各一分
桂去麤皮　當歸切焙　赤茯苓去黑皮各半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六錢匕以水酒各一盞棗二枚擘破生薑一棗大切同煎至一盞去滓温服日二夜一

白术散治積年周痺頭髪禿落瘾胗生瘡氣脉不通搔之不覺痛痒

白术微炒三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　石斛去根剉半兩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乾薑炮　天雄炮裂去皮臍
細辛去苗葉輕炒各三分　羊躑躅微炒半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一兩　石南用葉濕酣微炒三分
桂去麤皮一兩　防風去叉二兩半

右一十二味擣羅爲散每服半錢至一錢匕漸加至一錢半温豆淋酒三合調下空心臨卧各一服每服藥後宜以少白羊腩臛汁下藥續更用三合温豆淋酒衝滌令接藥力常令有酒氣其藥以帛袋貯勿泄其氣初服身與髀膝有汗宜避外風

金牙散治周痺脚脛細瘦痿弱不能行立

金牙別研細一兩　防風去叉　側子炮裂去皮臍
當歸切焙　石膏別研細　桂去麤皮各二兩
芎藭一兩半　白术微炒三兩　澤瀉　細辛去苗葉輕炒
黄芩去黑心　赤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石南葉濕酒炒
人參二兩

右一十四味除金牙石膏別研外將十二味擣羅爲散方入金牙石膏末拌勻重羅每服一盞半匕漸加至二錢匕空心温酒調下日二夜一未覺更增藥至二錢半

附子散治周痺肢體脚膝無力

附子炮裂去皮臍　狗脊去毛各一分
山芋　熟乾地黄焙　王孫去土生用　桂去麤皮

天雄炮裂去皮臍　山茱萸　秦艽去苗土
乾漆酒炒令煙出　防風去叉　甘草炙各半兩
白歛一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空心温酒調下日二夜一漸加至一錢半匕服之一月愈

六生散治周痺身體拘痛腰脚痺痛方

生菖蒲九節者去毛節切焙　生乾地黄焙　生枸杞根
生商陸根淨洗切焙各一斤　生烏頭剉去皮臍四兩
生薑去皮切焙二斤

右六味先焙了各秤及本方分兩使以醇酒一斗五升淹浸一宿漉出暴乾後内酒中令酒盡再暴乾擣羅爲散每服半錢匕以清酒一盞調下漸加至一錢匕空心臨卧各一

續命湯治八風十二痺

羌活去蘆頭三兩　茯神去木　薏苡仁炒各一兩

右三味麤擣篩每服六錢匕水二盞煎取一盞別入竹瀝一匙許更煎數沸去滓温服日二夜一

白石英浸酒方治風濕周痺肢節中痛不可持物行動無力耳聾及腎藏虚損益精髓保神守中

白石英碎如大麻粒　磁石火煅令赤醋淬如此五遍搗各五兩

右二味麤擣篩生絹囊貯以酒一升浸經五六日每服不計時隨性温服服將盡可更添酒浸之

醍醐方治寒濕周痺

醍醐一兩

右一味每日空心以温酒五合和一匙許服之

大豆蘗治周痺除五藏留滯胃中結聚益氣止毒潤皮毛補腎藏方

大豆蘗一升炒令香熟

右一味擣爲末每空腹温酒調下半匙漸加至一匙

野駝脂治周痺方

野駝脂鍊了濾過一斤

右一味別入好酥四兩同鍊攪勻每服半匙以熱酒半盞和化服之漸加至一匙空心食前各一

氣痹

論

素問逆調論篇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華陀中藏經氣痹者愁思喜怒過則氣結於上久而不消則傷肺傷肺則生氣漸衰而邪氣愈勝留於上則青腹痹而不能食注於下則腰脚重而不能行攻於左則左不遂衝於右則右不仁貫於舌則不能言遺於腸則不能溺壅而不散則痛流而不聚則麻真經既損難以醫治邪氣不勝易為痊愈宜節思憂以養氣戒怒以全真最為良矣聖濟總錄夫陽虛生外寒陰盛生內寒人身陰陽偏勝則自生寒熱不必外傷於邪氣也痹氣內寒者以氣痹而血不能運陽虛而陰自勝也血凝泣而脈不通故其證身寒如從水中出也

脈

華陀中藏經氣痹者其脈右手寸口沉而遲澀者是也

方

聖濟總錄溫補鹿茸丸治陽氣虛陰氣盛痹氣內寒如從水中出

鹿茸去毛酥炙四兩 人參 天雄炮裂去皮臍
五加皮剉 五味子 牛膝酒浸切焙 防風去叉
遠志去心 石斛去根 山芋 狗脊去毛各一兩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熟乾地黃焙各三兩
白茯苓去黑皮 菟絲子酒浸別搗各一兩一分 覆盆子
石龍芮各二兩 萆薢 石南 蛇牀子炒去皮
白朮各三分 巴戟天去心酒浸焙 天門冬去心焙
杜仲剉炒各一兩半 乾薑炮裂 桂去麤皮
吳茱萸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細辛去苗葉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各三分

右三十味除菟絲子別搗外搗羅為末再拌勻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二十丸稍加至三十丸空心食前日三

補益巴戟天丸治陽衰陰盛痹氣身寒

巴戟天去心酒浸焙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白龍骨 五味子 鹿茸去毛酥炙 白茯苓去黑皮
續斷 山芋
天雄炮裂去皮臍 覆盆子 熟乾地黃焙二兩
白石英各二兩半

菟絲子酒浸別搗各三兩 蛇牀子炒去皮一兩
遠志去心 乾薑炮裂各一兩半

右一十六味除菟絲子別搗外同搗羅為末入菟絲子拌勻再羅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日再

補益黃耆丸治陰盛陽虛痹氣身寒如從水中出

黃耆剉 鹿茸去毛酥炙 白茯苓去黑皮 烏頭炮裂去皮臍
乾薑炮裂各三分 桂去麤皮 芎藭
當歸切焙 熟乾地黃焙各一兩 白朮
菟絲子酒浸一宿別搗 五味子 栢子仁
枸杞根皮剉各一兩半 大棗去核二十枚焙

右一十五味除菟絲子別搗外同搗羅再拌勻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十五丸日三

蓯蓉丸治陽虛陰盛痹氣身寒如從水中出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天雄炮裂去皮臍
石斛剉 當歸切焙 桂去麤皮各一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 牛膝剉酒浸焙 陳橘皮湯浸去白
乾薑炮裂各一兩半

右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溫酒下日三服

天雄丸治陽虛陰盛痹氣身寒如從水中出

天雄炮裂去皮臍 烏頭炮裂去皮臍
石龍芮 王不留行 王孫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各一兩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當歸切焙 天麻剉各二兩 蛇牀子炒半兩

右一十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三十丸日再

附子丸治痹氣中寒陽虛陰盛身寒如水中出

附子炮裂去皮臍 烏頭炮裂去皮臍
桂去麤皮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 菖蒲去須剉
甘草炙各一兩 天麻 補骨脂炒 白朮各二兩

右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三十丸日再

袁當時大方萬勝散治一切風四肢皮膚疼痛或憂愁氣痹肢體不遂及榮衛不和皮膚急痛

虎脛骨酒炙　梅桐皮　烏藥　附子各八錢
松節三兩碎剉以酒半盞煎赤色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熱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厥陰有餘病陰痺不足病生熱痺聖濟總録論曰内經於痺論有云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陽遭陰故爲痺熱蓋腑臟壅熱復遇風寒濕之雜至客搏經絡留而不行陽遭其陰故㾦痺熻熱而悶也

方

聖濟總録石南散治熱痺肌肉熱極體上如鼠走唇口反壞皮膚色變兼治諸風

石南葉瀝醋微炒　山芋各一兩　黄耆剉三分
天雄炮裂去皮臍一兩　山茱萸一兩半　桃花生用
菊花未開者炒各三分　真珠剉研一分　石膏剉研
升麻各一兩　甘草炙剉三分　萎蕤剉一兩　丹砂一分剉研仍與真珠石膏末一處同研極細

右一十三味剉研外將十味擣羅爲末次入所研者藥拌匀每服一錢匕空心温酒調下日二夜一漸加至二錢匕

升麻湯治熱痺

升麻　射干　甘草炙剉　芎藭
人參各二兩　赤小豆炒三合　生薑薄切焙　麥門冬去心焙
萎蕤各三兩

右九味麄擣篩每服四錢匕以水二盞生地黄汁半合青竹葉十五片同煎至一盞半去滓温服不計時候

防風丸治熱痺

防風去叉　羌活去蘆頭　茯神去木　牛膝酒浸切焙
桂去麄皮　人參　枳殻去瓤麩炒　五加皮剉
芍藥　丹參　薏苡仁　玄參
麥門冬去心焙　生乾地黄焙以上各一兩　磁石煅醋淬四兩
檳榔剉二兩　松子仁　大黄剉炒　木香各半兩

右一十九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温酒下三十丸加至四十丸空心食前

升麻湯治熱痺宣明論云治熱痺肌肉熱極體上如鼠走唇口反壞皮色變兼諸風皆治

升麻三兩　茯神去木　人參　防風去叉
犀角鎊　羚羊角鎊　羌活去蘆頭以上各二兩
桂去麄皮半兩

右八味麄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一塊拍碎竹瀝少許同煎取一盞去滓温服不拘時候

生地黄湯治熱痺方

生地黄研取汁　竹瀝　荆瀝各一升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三兩　附子一枚重者炮去皮臍八破之

右六味除前三味外餘三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地黄汁竹瀝荆瀝各少許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温服不計時候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　三未

痺

諸痺證治三

風痺

論

素問移精變氣論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靈樞壽夭剛柔篇陰陽俱病命曰風痺　厥病篇風痺淫濼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湯中股脛淫濼煩心頭痛時嘔時悗眩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也　九針篇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之治針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　張仲景金匱方論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　巢元方病源痺候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其狀肌肉頑厚或疼痛由人體虛腠理開故受風邪也疾采醫說云其邪先中經絡後入於五臟病在陽曰風在陰曰痺陰陽俱病曰風痺其以春遇痺者

為筋痺則筋屈筋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肝其狀夜臥則驚飲食多少便數夏遇痺者為脈痺則血凝不流令人痿黃脈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心其狀心下鼓氣暴上逆喘不通嗌乾喜噫仲夏遇痺為肌痺肌痺不已復遇邪者則移入脾其狀四支懈惰發咳嘔汁秋遇痺者為皮痺則皮膚無所知皮痺不已又遇邪則移入於肺其狀氣奔痛冬遇痺者為骨痺則骨重不可舉不隨而痛骨痺不已又遇邪則移入於腎其狀喜脹診其脈大而澀者為痺脈來急者為痺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法云一曰以右踵拘左足拇指除風痺二曰以左踵拘右足拇指除厥痺三曰兩手更引足趺置膝上除體痺　又曰因汗入水即成骨痺　又曰偃臥合兩膝頭翻兩足生腰坐口內氣脹腹自極七息除痺痛熱痛兩脛不隨　又云踞坐生腰以兩手引兩踵以鼻內氣自極七息布兩膝頭除痺嘔引兩手　又云忍尿不便膝冷成痺　又云偃臥端展兩手足臂以鼻內氣自極七息搖足三十而止除胃足寒周身痺厥逆　又云正倚壁不息行氣從頭至足止愈大風偏枯諸痺　又云左右手夾祿地以仰引腰五息止去痿痺利九竅　又云仰兩足指引五息止腰背痺枯令人耳聞聲久行眼耳諸根無有罣礙　又云踞伸右腳兩手抱左膝頭生腰以鼻內氣自極七息除難屈伸拜起脛中痛疼痺　又云左右拱兩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勞倦風痺不隨　又云凡人常覺脊強而悶仰面努膊井向上頭左右兩向挼之左右三七一住待血行氣動定然始更用初緩後急不得先急後緩若無病人常欲得旦起午時日沒三辰如用辰別二七除寒熱病脊腰頸項痛風痺兩膝頭痛以鼻內氣自極七息除腰痺背痛口內生瘡牙齒風頭眩盡除　又云大汗勿偏脫衣喜偏風半身不遂　養生經要集云大汗急傅粉著汗濕衣令人得瘡大小便不利　風痺手足不隨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風多者為風痺風痺之狀肌膚盡痛諸陽之經盡起於手足而循行於身體風寒之客肌膚初始為痺後傷陽經隨其虛處而停滯與血氣相搏血氣行則遲緩使機關弛縱故風痺而復手足不隨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養生方導引法云左右拱手兩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勞倦風痺不隨　王鏡醫學證類　血虛生風氣痺之狀亦類中風世人呼曰中風或入呼云中氣所謂熱則生風蓋大綱之論其實疼痛痺瘓瘛瘲攣躄痺之證因於血虛氣不流行者多聞有起居失節為賊風所中亦必因虛而侵故治風者必先順氣活血固護主本乃佐以宣疎之藥為宜其疾多者乃精液不守尤

忌於吐吐甚疾脫則精竭而斃矣其法當用好丹鎮墜以主氣用南星附子以發痰歸經乃為善治　類用方龔氏家藏方治風痺方訣大凡風痺真氣昏亂故有偏緩軟弱喎斜涎流不隨之候切不可便服風藥吐瀉因此有損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緣常人多忽事機先有目瞤腰痹腳疼香澀面赤貪食等候並謂等閑無慮一旦俟作昏沉舉疾驚惶止務速安須劑之間藥餌妄進不知性命之存亡在須臾其俗庸醫不明此理偶遇人家倉卒詢請討無所出便據方書用藥或吐或利或便用針灸拙矜醫施遂致不救最下者求速效急近利不顧害之在後也凡如此者未有能已人之疾苦也惟明哲之士審觀要理萬一失於衛生遂至此疾切不可當驚憂之際任人妄攻以自取斃止用正氣藥便是救性命之要策也莫若用附子木香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木香炮過二錢半為細末每服四錢薑十片水二椀煎令溫服有熱則候藥冷服之凡喫正氣者蓋有聞矣氣正則精神漸定數日之後服風藥末晚也小續命湯之類併前藥劝服自可取差風藥如居霞金虎靈寶之類最不可服切戾世論之甚詳蘇沈方所用藥丸令人情令錄此方以為後來之戒

脉

靈樞論狹診尺尺膚濇者風痺也巢元方病源診其脉大而澀者爲痺脉來急者爲痺太平聖惠方脉澀而緊者爲痺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大續命散治八風十二痺偏枯不仁手足拘急疼痛不得伸屈頭眩不能自舉起止顛倒或卧苦驚如墮地狀盜汗臨事不起婦人帶下無子風入五臟甚者恐怖見鬼來收攝或與鬼神交通悲愁哭泣忽忽欲走方

麻黃　烏頭　防風　桂心
甘草　人參　杏仁　石膏
蜀椒　芎藭　當歸　蔄茹莫作芎藭
黃芩　茯苓　乾薑各一兩

右十五味治下篩以酒服方寸匕日再後加以知爲度

續命煑散治風無輕重皆主之方

麻黃　芎藭　獨活　防風
甘草　杏仁各三兩　桂心　附子
茯苓　升麻　細辛　人參

防風各二兩　石膏五兩　白朮四兩

右十五味麤篩下以五方寸匕內小絹袋子中以水四升和生薑三兩煑取二升半分三服日日勿絕慎風冷大良吾嘗中風言語謇澀四肢痑曳處此方日服四服十日十夜服之不絕得愈

白斂散治風痺腫筋急展轉易常處方

白斂半兩　附子六銖

右二味治下篩酒服半刀圭日三不知增至一刀圭身中熱行爲候十日便覺

治風痺遊走無定處名曰血痺大易方

萆薢　薯蕷　牛膝　澤瀉各二兩
地膚子　白朮各半兩　乾漆　蠐螬
狗脊　車前子　天雄各十銖　茵芋六銖
山茱萸三十銖　乾地黃二兩半

右十四味爲末蜜和丸如梧桐大酒下十丸日三後稍加

治諸風痺方

防風　甘草　黃芩　桂心
當歸　茯苓各一兩　秦艽　葛根各二兩
生薑五兩　大棗三十枚　杏仁五十枚

右十一味㕮咀以酒水各四升煑取三升分三服取汁

附子酒治大風冷痰癖脹滿諸痺方

大附子一枚重二兩者亦云二枚

右用酒五升漬春五日每服一合日再以瘥爲度聖濟總錄三枚以脣口麻痺爲度日再

孫思邈千金翼方黃耆湯主八風十二痺手脚疼痛氣不和不能食飲方

黃耆　當歸　桂心　甘草炙各三兩
白朮　烏頭炮去皮　芎藭　防風
乾地黃各二兩　生薑四兩切　前胡一兩半

右一十一味㕮咀以水一斗一升煑取三升半分四服此湯和而補有氣者加半夏四兩

大八風湯主毒風頑痺嚲曳或手脚不隨身躰偏枯或毒弱不任或風入五臟恍恍惚惚多語喜忘有時恐怖或肢節疼痛頭眩煩悶或腰脊強直不得俛仰腹滿不食咳嗽或始遇病時卒倒悶絕即不能語便失瘖半身

不隨不仁沈重皆由體虛恃少不避風冷所致方

烏頭熬去皮　黃芩　芍藥　遠志去心
獨活　防風　芎藭　麻黃去節
秦艽　石斛　人參　茯苓
石膏碎　黃耆　紫菀各二兩　當歸二兩半
升麻一兩半　大豆二合　五味子五分　乾薑
桂心　甘草炙各二兩半　杏仁四十枚去皮尖雙仁

右二十三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酒二升合煑取四升強人分四服少力人分五六服

王燾外臺秘要方六生散古今錄驗療急風痺身體拘痛

生菖蒲一斤切　生地黃一斤切　枸杞根一斤切　生商陸根一斤切
生烏頭半斤切　生姜二斤切

右六味以淳酒漬之一宿出暴乾復內酒中令酒盡暴令燥擣下篩以酒一升服一錢匕日再服之忌豬羊肉冷水蕪荑餳

太平聖惠方細辛散治中風痺頭目昏悶肢節疼痛宜服

細辛一兩　赤茯苓一兩　白朮一兩　芎藭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當歸一兩剉微炒　麻黃二兩去根節
石膏二兩　乾薑一兩半炮裂剉　附子一兩炮裂去
皮臍　獨活一兩半　防風一兩半去蘆頭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麻黃散治風痺四肢懈惰。不能自舉。宜服方。
麻黃一兩去根節　防風一兩去蘆頭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芎藭一兩　桂心一兩
黃芩一兩　赤芍藥一兩　人參一兩去蘆頭
秦艽一兩去苗　茵芋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白花蛇散。治風痺關節不利。手足頑麻。宜服
白花蛇二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　白附子一兩炮裂
磁石一兩燒醋淬七遍細研　側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麻半兩　狗脊半兩去毛　萆薢半兩剉　細辛半兩
白僵蠶半兩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白芷半兩　芎藭半兩　白蘚皮半兩　羌活半兩
蔓荊子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磁石同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
一錢。
羌活散治風痺手腳不仁宜服
羌活一兩　漢防己一兩　荊芥一握　薏苡仁二兩
酸棗仁一兩　黃松節二兩　天麻一兩半　附子一兩半炮裂
去皮臍　防風一兩去蘆頭　麻黃一兩去根節
道人頭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二錢。
獨活散。治風痺身體不遂。常多無力。宜服
獨活三分　萆薢一兩　細辛一兩　丹參三分

防風一兩去蘆頭　人參一兩去蘆頭　乾薑一兩炮裂剉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牛膝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二錢
天麻丸。治虛損傷風。手足無力。肢體乾燥。風痺不仁。宜服
天麻一兩　木香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赤茯苓半兩　白芷半兩　羌活半兩　天蓼木半兩
芎藭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麻黃一兩去根節
烏蛇二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　白附子半兩炮裂
龍骨一分　鹿角膠半兩擣碎炒令黃燥　甘菊花半兩
生乾地黃半兩　細辛半兩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
候。以溫酒下十丸。
蛜蝌丸。治風寒入於肌肉。氣血不宣。肢體不仁。牽引腰背。風痺疼痛。宜服
蛜蝌一兩炒去足　虎脛骨三分酒浸炙黃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　白蒺藜一兩微炒去刺
安息香三分　檳榔三分　麻黃一兩去根節
芎藭三分　狗脊三分去毛　赤茯苓三分　白花蛇二兩酒浸
炙令黃去皮骨　肉桂三分去皴皮　赤箭三分
枳實三分麩炒微黃　防風三分去蘆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
候。以薄荷酒下十丸。
烏蛇丸。治風痺手足緩弱。不能伸舉。宜服方
烏蛇三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　天南星一兩炮裂
乾蝎一兩微炒　白附子一兩炮裂　羌活二兩
白僵蠶一兩微炒　麻黃二兩去根節
防風三分去蘆頭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
時候。以熱豆淋酒下十丸。
羌活丸。治風痺榮衛不行。四肢疼痛。宜服
羌活一兩　天麻一兩　附子一兩半炮裂去皮臍
麻黃一兩去根節　蛜蝌三分微炒　桂心一兩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十丸

又方

麻黃(五兩去根節丁杵)　桂心(二兩)

右擣細羅為散以酒二升慢火煎如餳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茶匙頻服以汗出為度

又方

川烏頭(二兩去皮切碎以大豆同炒候豆汗出即住)

乾蝎(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醁醅一中盞熬成膏可丸即丸如菉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七丸

五加皮酒治風痺不仁四肢攣急疼痛方

五加皮細剉一升以清酒一斗漬十日溫服一中盞三服亦可與术地黃各二十斤細剉以水一石五斗煑取一石以漬細麴十斤黍米一石淨淘炊熟都拌和入瓮蓋覆如法候熟任性飲之不令至醉

菖蒲酒主大風十二痺通血脈調榮衛治骨立痿黃醫所不治者服一劑服經百日顏色豐足氣力倍常耳目聰明行及奔馬髮白更黑齒落再生晝夜有光延年益壽久服得與神通

菖蒲(剉治淨切曝乾一斤以生絹袋盛之)

右以好酒一石入不津瓮中安樂囊在酒中密封泥之百日發視之如綠葉色復炊一斗秫米內酒中復封四十日便漉去滓溫飲一盞日三其藥滓曝乾擣細羅為散酒調一錢服之尤妙

又方

菖蒲擣絞取汁五斗糯米五斗炊熟細麴五斤擣碎相拌令勻入瓮密蓋三七日即開每溫飲一中盞日三服之

又方

菖蒲(一斗細剉蒸熟)　生术(一斗去皮細剉)

右二味都入絹袋盛用清酒五斗入不津瓮中盛密封春冬二七日秋夏一七日取開每溫飲一盞日三令人不老強健面色光澤神效

松葉浸酒除一切風攣跛躄疼悶手不上頭腰脊強直兩脚疼疼頑痺不能久立半身不隨頭風耳聾目暗見風淚出鼻不聞香臭脣口生瘡惡疰流轉如錐刀所刺皆悉主之

松葉(七斤)　獨活(十兩)　麻黃(十兩去根節)

右都細剉入生絹袋盛以酒五斗入瓮密封漬之春秋七日冬十日夏五日候日足每溫飲一小盞日三

松葉浸酒去大風治骨節疼痛方

五粒松葉(二十斤剉碎淨洗漉乾)　清酒(一石)

右二味都入於不津瓮中密封七七日熟量力飲之

松節酒治百節風虛脚痺疼痛方

松節(十斤碎以水一石煑取汁五斗去滓)　糯米(五斗炊熟)

細麴(五斤擣碎)

右三味拌和入瓮密封三七日開取酒可溫飲一盞日三

和劑局方麝香天麻丸治風痺手足不隨或少力顫掉血脈凝濇肌肉頑痺遍身疼痛轉側不利筋脈拘攣不得屈伸

獸背乾浮萍草(去土四兩)　麻黃(去根節二兩)

防風(去蘆叉)　天麻(去蘆酒浸者焙各一兩已上四味依法事持了服為細末)　沒藥(別研極細)　朱砂(研飛各二兩)

安息香(別研細)　乳香(研)　麝香(研各一兩)　血竭(別研極細三兩)

挖膠(剉研細一兩半)

右件藥除所藥外將服出藥同研拌勻煉濾白沙蜜與安息香同熬過使或剉入臼擣杵熟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以溫酒或荊芥湯化下空心服患處微汗為效如不欲化服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依前湯使下

聖濟總錄虎骨散治中諸風毒冷痺偏枯不隨骨節疼痛手足攣拳方

虎骨(酥炙)　敗龜(酥炙各一兩)　何首烏(酒蒸去黑皮)

羌活(去蘆頭各半兩)　當歸(細切焙)　芎藭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半兩)　威靈仙(洗焙)　原蠶沙(炒各三分)

延胡索(與糯米同炒米赤為度半兩)　皂莢(去黑皮并子)

天貫(一兩)　檳榔(煨三分)　生乾地黃(焙一兩)

右一十五味擣羅為散每服溫酒調下三錢匕不拘時

菖蒲散治風冷痺身體俱痛方

菖蒲(剉)　生地黃(去土切)　枸杞根(去心各四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二兩剉)　生商陸根(去土切四兩)

生薑薄切八兩
右六味以清酒三升漬一宿暴乾復內酒中以酒盡乾爲度杵乾擣
篩爲細末每服空心溫酒調一錢匕日再服
羌活飲治風冷痹膝冷痛頗覺無力方
羌活去蘆頭一兩半　防風去叉二兩　五加皮剉一兩
赤芍藥二兩　薏苡仁一兩　羚羊角鎊三分　檳榔一枚雞心者煨
磁石火煆醋淬五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
空心溫服。
楮實丸治風冷痹下焦虛寒腰脚不隨方。
楮實微炒三兩　桂去麤皮二分　枳殼去瓤麩炒三分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檳榔煨剉　乾薑炮各一兩半
右六味擣羅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晚食前溫酒下二十丸
山茱萸丸治風痹遊走無常處亦治血痹方。
山茱萸炒一兩一分　生乾地黃焙二兩半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焙　澤瀉

萆薢各一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　蠐螬微炒
車前子　乾漆炒烟出　狗脊去毛　白朮
地膚子各三分　茵芋去麤莖半兩
右一十四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二十丸加至
三十丸日三
乾地黃丸治諸風痹走移無定方。
生乾地黃焙　澤瀉　山茱萸炒各一兩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白朮剉各半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一分　蠐螬微炒　乾漆炒烟出
狗脊去毛　車前子　茵芋各三錢　萆薢炒半兩
右一十三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用溫酒下二十丸
日二夜一
楊倓家藏方虎骨酒治八風五痹手足無力步履艱難腿膝緩弱骨節疼
痛久服補肝經養水臟調暢氣血通行榮衛補虛排邪大益真氣
虎脛骨酥炙黃二兩半　附子炮去皮臍一兩半
川芎　當歸洗焙　川烏頭炮去皮臍尖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赤芍藥　獨活去蘆頭　杜仲去麤皮細剉
炒斷絲　萆薢　白朮　防風去蘆頭
肉蓯蓉洗焙　牛膝酒浸一宿焙　金毛狗脊火燎去毛
黃耆　肉桂去粗皮　白茯苓去皮　白蒺藜微炒去刺
人參去蘆頭　天麻去苗　續斷已上一十九味各一兩
右件剉如麻豆大以生絹袋子盛用無灰酒二斗浸之密封瓶口春
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每服一觥湯盪溫空心食前臨臥飲盡
酒其滓焙乾爲細末每服二大錢熱酒調下孫氏仁存活法秘方內
無肉蓯蓉牛膝金毛狗脊肉桂四味
循絡丸治風痹氣滯血脉凝澀筋脉拘攣肢節腰膝強痛行履艱難
沒藥別研　乳香別研　虎骨酥炙　敗龜酥炙
當歸洗焙　五靈脂已上六味各二兩　白附子炮
天麻去苗酒浸焙　斷續　全蝎去毒炒　天南星炮
附子炮去皮臍　川烏頭炮去皮臍尖　杜仲去麤皮炒
地龍去土炒　威靈仙去苗　牛膝去苗酒浸一宿　烏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
肉蓯蓉酒浸　天朱砂別研已上一十四味各一兩

右件並爲細末酒煮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溫服
吞下
王璆百一選方三聖散大治手足風痹口眼喎斜左癱右瘓骨節痠疼脚
弱無力行步不正一切風疾又名舒筋散
當歸洗焙　肉桂去皮　玄胡索
右等分爲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空心臨臥日進三服除孕婦外
者悉皆可服。
十便良方川芎煎治風痹骨節痛方單味方
老大芎不計多少
右一味磨汁煎服一盞二盞即安。
浸藥酒治風腰脚疼痛冷痹宜服
虎脛骨一斤　側子五兩　當歸五兩
右件藥細剉以生絹袋盛以清酒一斗五升浸之春夏三日秋冬七
日每服煖一小盞服之不耐酒人隨性飲之常令醺醺
附香散治十風偏痹經絡不通手足攣弱臂膝痠疼其證始作脉息不洪
數者尤宜服此藥。

附子二枚　木香二錢

右件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生薑十片煎至一盞溫服食前

楊仁齋直指方人參順氣散治諸風戰掉拳攣眩暈喎邪麻痺疼痛

川芎　桔梗　白术　白芷

陳皮　枳殼炒　甘草各一兩炒　麻黃去節

天台烏藥去心各一兩半　人參　白薑炮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二錢薑棗煎服。

烏藥順氣散。證治同前亦主脚氣。

烏藥去心　麻黃去節　陳皮各二兩　川芎

枳殼炒　桔梗　白芷　直僵蠶炒去絲

甘草炒各一兩　白薑炮半兩

右為末每二錢薑棗煎服。

類集本草諸方治主風痺偏枯。筋骨攣縮癱皮膚不仁。疼冷等。取笑音天枝葉搗碎大甑中蒸令熱鋪床上展卧其中冷更易。骨節間風盡出。當得大汗。以補藥及羹粥食之。慎風冷勞復。生江南深山葉長厚。冬月不凋。山人總識之。

治大風冷疾痹脹滿諸痺等病。

用大附子一枚重半兩者。二枚亦得。炮之酒漬。春冬五日。夏秋三日服一合。以差為度。日再服。無所不治。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沒藥散治遍身百節風虛麻痺晝夜不止。走注疼痛

虎骨四兩酥炙黃色　沒藥二兩

右二味為細末。每服三五錢酒調下

又方

水蛭半兩炒　麝香二錢半

右為末酒一中盞調下二錢立減

王好古醫壘元戎八風散治八風十二痺。猥退病半身不遂。節痛皮肉筋緩急痛不在一處目眩失神恍惚妄言身上瘡癢面上皰起黃汗染衣燥濕不等顏色作赤乍白乍青乍黑乍寒乍熱。身反張一切等證入風當證

麻黃　白术各一斤　栝蔞根　甘草

蔓荊　天雄　白芷　防風

芍藥　石膏　天門冬各十兩　羌活二斤

黃芩一斤五兩　附子三十枚　山茱萸　食茱萸

躑躅花各五升　茵蔯十四兩　大黃半斤　細辛

乾薑　桂心各五兩　丹參　雄黃

朱砂各一兩另研

右二十五味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一月後再五日十日知百日差一歲可常服先食。

一法治風此箇風字非傷風自汗即中風痺而無汗故用麻黃後越脾中有風痺字入太陽證麻黃湯例

麻黃一兩　川山甲二錢　人參二錢

右水酒各一椀同煎服

柳森可用方牛膝丸治風痺腰脚疼痛冷痺筋骨無力

牛膝　萆薢　杜仲　附子

乳香　安息香　石斛七味各一兩

酸棗仁　防風　丹參　川芎

當歸　桂心　羌活　白茯苓八味各三錢

右擣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腹酒下。

龍虎丹治腰脚風痛如神。

草烏　白膠香　五靈脂三味各半兩

木鱉　地龍二味各一兩　乳香半兩

右各洗日乾。秤研為末。井花水丸如一彈大。每一丸。令酒磨下。先嚼胡桃半枚。呷藥送下。仍先於地面磨薑貼痛處。後方喫藥。仍先盡量飲酒令醉。乃服藥。凡丸此藥可陰乾三日方爆極乾。以布袋盛懸當風處。年深轉穩。不得見火便無力。乳香唯多佳。丸時以賫熏掌中緩丸。令覺香氣出即止。

萆薢散治風痺腰脚疼痛及冷痺不仁

萆薢二兩　防風　羌活　附子

薏苡仁　石斛　牛膝　赤芍藥

杜仲八味各一兩　桂心　當歸

酸棗仁三味各三分

右擣為散每服四錢水酒各半中盞煎六分食前服袁氏大方亦可作丸酒下忌生冷油膩諸滑物也尤居帖木兒達魯花赤方

白蛇浸酒治風痺骨髓及腰脚疼痛行步稍難兼風毒走注皮膚痒痛不知方

白花蛇一條半斤重者　虎脛骨一條　當歸
川芎二味各一兩半　附子　桂心
熟地黃　山茱萸　萆薢
石斛　細辛　黃芪
天麻十一味各二兩　獨活三兩　枳殼一兩
肉蓯蓉二兩半
右細剉，以生絹袋盛，好酒三斗於瓷甕子內密封，浸七日後開，隨性煖飲，常令醺醺，勿令大醉。其酒旋添酒，味薄即換藥。

治風痹腰腳疼痛
杜仲二兩　石南　羌活　防風
附子　牛膝五味各三兩
右細剉，生絹袋盛，好酒三斗，瓷壜中浸七日後開，取每日三四度，飲一盞。

松節散，治風寒冷濕搏於筋骨，使筋骨攣急，行步艱難，但是諸筋攣疼痛，悉主之方。
茯苓中心木一兩剉如米　乳香一錢別研末
右入銀石器中炒，留三分性，研為細末。每服二錢，木瓜酒下。

循絡丹，治風痹氣滯，血脈凝澀，筋脈拘急，肢節腰膝強痛，行步艱難
沒藥　乳香　虎骨　敗龜
當歸　五靈脂六味各二兩　白附子
天麻　全蝎　南星　附子
川烏　杜仲　地龍　威靈仙
牛膝　續斷　烏蛇肉　肉蓯蓉
朱砂十四味各一兩
右擣末，酒煮麪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下，空心食前。

白石英磁石及諸草藥浸酒，能除風虛痹濕，筋攣腳弱，陰痿膝寒，視聽不明
白石英　磁石二味各五兩生打研　石斛
牛膝　附子二味各三兩　萆薢
丹參　防風　山茱萸　黃芪
羌活　羚羊角　酸棗仁八味各一兩
生乾地黃　官桂　白茯苓三味各二兩
杜仲一兩半
右細剉，以絹袋盛，用酒二斗，入瓷瓶密封，浸二七日後，每日空心及晚食前煖一小盞服之。其酒服五七日，旋添一二升，至酒味薄即止。

鍾乳酒，治風虛勞損，腳疼冷痹，羸瘦攣弱不能行
鍾乳石八兩生研末　丹參　石斛
杜仲　天門冬四味各五兩　牛膝
防風　黃芪　芎藭　當歸五味各四兩
附子　桂心　秦艽　乾薑四味各三兩
山茱萸　薏苡仁二味各一升
右㕮咀，清酒三斗漬之三日，初服三合，日再，稍稍加之。

趙素風科集驗附子獨活湯，治風痹，並宜服之
附子炮去皮臍　獨活去蘆　防風去蘆　芎藭
丹參去蘆　萆薢酒浸　菖蒲　細辛去苗
黃耆去蘆　山茱萸　白朮去蘆　甘菊花
牛膝酒浸　枳殼麩炒去瓤　甘草各半兩炙　桂心
當歸去蘆　天麻各一兩
右為㕮咀。每服四錢，水二盞，生薑五片，同煎至一盞半，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防風湯，治風痹，並宜服之。
防風去蘆　甘草炙　黃芩　當歸去蘆
赤茯苓去皮　桂心各一兩　秦艽去土　葛根
杏仁五十枚麩炒去皮尖
右為㕮咀。每服五錢，酒水各一盞，生薑五片，棗二枚，同煎至一盞半，去柤，熱服，不拘時候，汗出為度。

靈烏丹，治風氣及一切冷氣疼痛麻痹，並宜服之
川烏頭二兩河水浸七日去皮臍切片子乾用　何首烏一兩同上法製
牛膝一兩酒浸焙乾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以硃砂為衣。每服七丸，漸加至二十丸，空心溫酒送下，病瘥即止。

解風痹湯，治肉熱極，肌痹淫淫，身上如鼠行，津液脫色，腠理開，汗大泄，為脾風，風氣藏於皮膚，肉色黃，鼻上見黃色，麻黃根止汗通肉
麻黃根　防己去皮一作防風　枳實麩炒去瓤
細辛去苗　白朮去蘆　生薑　附子炮去皮臍
甘草炙　桂心各一兩　石膏二兩

右十味爲㕮咀，以水九升煑麻黄去沫，下諸藥煎取三升，去柤，分作三服，不拘時候。

亳州太清宮龍麝紫芝煎，治諸中風痺，瘫痪癱瘓，語言蹇澁，痰涎壅塞，亦可常服。

附子重一兩，炮，去皮臍　川烏炮，去皮臍　草烏頭剉炒

桂心　細辛去苗　乾薑各一兩，炮　白芷

桑皮炙　藿香葉　白茯苓去皮　香附子炒

桂花　白附子炮　丁香　木香各一兩半

甘草炙　細墨各二兩，燒去烟　麻黄八兩，去節

胡椒二錢　腦子另研　麝香各一錢，研　甘松二兩半，去土

米粉四兩，炒黄色　糯米一升

右爲細末，用糯米粥爲膏，搗千餘下，捏爲錠，約筯様大，每服一寸，細嚼，好酒送下，茶清亦得，每日進二服，病重者二寸，忌食豬魚雜肉動風之物。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七烏丸，治風痺之疾，遍身走疰，諸藥不效。素問論痺云：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痺，風氣勝者爲行痺，上下左右無留，隨所至耳，惟服此藥不終劑而愈，亦治風濕腰痛，脚氣之疾，有風氣人大宜服此。

大川烏　草烏各去皮尖　何首烏　牙皂各二兩

烏藥二兩　黑豆半升　烏梅五十箇

右用酒二升，米醋二升，用砂瓶浸一宿，煑乾取出，焙乾爲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病在上食後，病在下食前，酒吞，脚氣木瓜湯下，或小鹽湯數服見效。

證治：治男子婦人手足風痺，或麻痺手不能動。

草烏炒　當歸　芍藥　烏豆炒似火燒七八分，四件各二兩半　忍冬三兩

右四件同豆乘熱置酒内，用酒二十升浸兩日，後逐日溫酒，酒盡晒乾爲丸，亦治婦人雞爪風。

袁當時大方薏苡仁散，治風寒客滯經絡，手臂麻木，筋脉拘攣，通經入絡，活血行氣。

薏苡仁　當歸　白芍藥　天麻各四錢

獨活　白术　虎骨炙　杜仲炒

麻黄　乳香　桂心各二錢　甘草炙

麝香　没藥各一錢　檳榔真者，已上者六錢

右件爲細末，每服一錢，酒調，荆芥湯任下，食後。

祛風散，理氣祛風，治手足肢體麻痺。

白附子　白术　白芷　薄荷葉

藁本　防風去叉　芎藭　羌活

天麻　山藥　細辛　全蝎去毒，各一兩

甘草炙　藿香各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煎七分，去滓服。

仙授續斷方黑虎丹，治男子婦人手足麻痺。

川烏一斤　木鱉一斤　地龍十兩　黑豆半升

五靈脂二兩　松墨二兩，醋炒

右四味爲末，五靈脂醋研，碎煑麪糊爲丸，龍眼大，每一丸或二丸，細嚼，酒下，薄荷茶亦可，不拘時。

首烏丸，治風損寛筋。

何首烏十斤，黑豆半升同蒸熟　牽牛子十兩，炒　牛膝二十兩

薄荷二十兩　川烏二兩　青木　皂角二斤，一斤燒存性，一斤蚕天用

右爲末，酒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葱湯或薄荷湯不拘時下。

血痺

論

張仲景金匱方論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卧不時動揺，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針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華佗中藏經：血痺者，飲酒過多，懷熱太盛，或寒折於經絡，或濕犯於榮衛，因而血搏，遂成其咎，故使人血不能榮外，氣不能養内，内外已失，漸漸消削，左先枯則右不能舉，右先枯則左不能伸，上先枯則上不能制於下，下先枯則下不能尅於上，中先枯則中不能通疏，百證千狀，皆失血也。巢元方病源：血痺者，由體虛邪入於陰經故也。血爲陰，邪入於血而痺，故爲血痺也。其狀形體如被微風所吹，此由憂樂之人骨弱肌膚充盛，因勞疲汗出，卧不時動揺，膚腠開，爲風邪所侵也。診其脉自微濇，在寸口，而關上小緊，血痺也。宜可針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聖濟總錄云：後以藥治之，令脉和緊去則愈。

脉

華佗中藏經診其脉左手寸口脉結而不流利或斷絶者是也巢元方病源診其脉自微澀在寸口而關上小緊血痺也

方

張仲景金匱方論黄耆桂枝五物湯治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

黄耆三兩　芍藥三兩　桂枝二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孫思邈千金要方名黄耆湯内有人參二錢

許孫二真人方芎藭散治風血痺者是風血相傳客於皮膚内故風與痺氣不得運故非時發腫猶不定疑腫來日却消更於別處又腫消長不定此之證也

芎藭二錢半用葱　萆薢　山芋

牛膝　山茱萸微炒各一兩　熟地黄一兩半

地膚子半兩去土　澤瀉半兩　白术七錢半

金毛狗脊七錢半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不計時候

太平聖惠方防風散治風血痺皮膚不仁宜服方

防風二兩去蘆頭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獨活三分

當歸一兩　赤茯苓一兩　秦艽一兩去苗

芎藭半兩　桂心三分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激黄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酒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側子散治風血痺身體不仁宜服方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赤芍藥一兩　桂心一兩

萆薢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麻黄一兩去根節

當歸一兩　丹參一兩　細辛半兩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麻黄散治風血痺肌膚不仁四肢緩弱宜服

麻黄三分去根節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黄去皮骨

白术三分　芎藭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蛜蝌一分微炒去足　桂心三分　附子一兩炮裂去

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豆淋酒調下一錢

芎藭散治風血痺體虛風邪入血肌膚頑痺方

芎藭一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雄一兩炮裂去

皮臍　石南一兩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躑躅花半兩醋拌勻炒乾　秦艽一兩去苗　防風一兩去蘆頭

桂心一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

地黄丸治血氣痺走無定處及諸風痺宜服方

生乾地黄一兩　澤瀉一兩　山茱萸一兩　萆薢一兩剉

薯蕷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白术三分　天雄三分炮裂去

皮臍　蠐螬三分炙微黄　乾漆三分搗碎炒

令煙出　狗脊三分去毛　車前子三分　芎藭三分

右件藥搗羅為末煉蜜和搗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

候以溫酒下二十丸趙素風科集驗内一方有地膚子半兩加減也

黄丸内無地膚子山茱萸二味

董汲脚氣治法總要木瓜丸木瓜約及四兩者四枚先爆熱去皮核搗與熟艾四兩相合蒸爛研勻以備和後藥

木香　白附子　羌活　沒藥

白术已上各半兩　船上茴香炒　川楝肉炒

白牽牛炒熟已上各七錢半　威靈仙析之内有白黑者即不用

檳榔净秤一兩

右為細末先以前木瓜艾和搜候少乾徐入少熱蜜和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飲空時以木瓜湯或酒吞下地道積秘滯即空心服有小壅亦可空心服

聖濟總錄乾地黄丸治血痺去邪益心悅顏色壯筋力

生乾地黄焙二兩半　五味子　桂去麁皮

秦艽去黄土　獨活去蘆頭　附子炮裂去皮臍

石斛去根各一兩半　遠志去心一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萆薢炒　兔絲子酒浸別搗　蛇床子炒

牛膝酒浸切焙　狗脊去毛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半
訶梨勒皮　檳榔各三兩半剉
右一十七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食前溫服
下二十丸
萆薢丸治血痺手足痹麻不仁遊走無定方
萆薢炒　山芋　牛膝酒浸切焙各一兩
白朮半兩　澤瀉一兩　地膚子炒半兩　乾漆炒令烟出
蠐螬生研　天雄炮裂去皮臍各三分　熟乾地黃焙一兩
狗脊去毛半兩　茵芋去麁莖一分　山茱萸一兩
車前子炒三分
右一十四味除蠐螬研入外擣羅為末和令勻煉蜜和丸如梧桐子
大空心食前溫酒下十丸至十五丸日二夜一
芍藥湯治風血痺身體不仁肉冷方
赤芍藥　側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麁皮
麻黃去根節　萆薢炒　當歸切焙　丹砂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甘草炙剉各半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六分去
滓溫服不計時候
黃耆酒治血痺及諸痺甚者四肢不隨方
黃耆　獨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甘草
蜀椒去目并閉口者炒出汗　附子炮裂去皮臍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白朮　牛膝　芎藭
乾薑炮三兩半　當歸切焙　桂去麁皮各三兩半
葛根　秦艽去苗土　烏頭炮裂去皮臍
生茱萸各二兩　大黃一兩生剉
右一十八味剉如麻豆用夾絹囊盛貯以清酒一斗浸之春夏五日
秋冬七日初服一合日再夜一漸增之以知為度虛弱者加蓯蓉二
兩下利者加女萎三兩心下有水加茯苓二兩一方加石斛菖蒲各
二兩
萆薢酒治痺及五臟六腑皮膚骨髓肌肉筋脈等疾不問新久方
萆薢　防風去叉　兔絲子　杜仲去麁皮剉炒
黃耆　菊花　天雄炮裂去皮臍

石斛去根　生乾地黃焙　地骨皮　續斷
金牙燒醋淬　石南　肉蓯蓉酒浸切焙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各一兩
右一十五味㕮咀如麻豆夾絹囊盛貯以無灰酒五升浸二七日每
日任性服候減一升即旋添酒一升藥力薄即別製平老者亦可服
茵芋酒治風血痺肌體手足痿弱四肢拘攣
茵芋去麁莖　附子炮裂去皮臍　天雄炮裂去皮臍
秦艽去苗土　烏頭炮裂去皮臍　女萎
防風去叉　羊躑躅　防己　石南
細辛去苗葉　桂去麁皮各一兩
右一十二味㕮咀如麻豆夾絹囊盛貯以清酒五升浸之冬七日夏
三日春秋五日初服一合日三漸增之
萆薢丸治風邪遊走無定處名曰血痺
萆薢剉炒令黃　山芋　牛膝切焙　澤瀉各一兩
白朮三分　地膚子半兩　山茱萸炒一兩一分
狗脊細剉去毛三分　茵芋用葉炙過一分

熟乾地黃焙二兩半
右一十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溫酒下不拘
時稍加至十五丸。便總錄有乾漆。無山茱萸。
陳無擇三因方黃芪五物湯治尊樂人骨弱肌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
搖加以微風遂作血痺脈當陰陽俱微尺中小緊身體如風痺狀方見本
門金匱
嚴用和濟生方防風湯治血痺皮膚不仁
防風去蘆二兩　川獨活去蘆洗　川當歸去蘆洗　赤茯苓去皮
秦艽去蘆洗　赤芍藥　黃芩各一兩　桂心不見火
杏仁去皮尖　甘草炙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袁當時大方靈寵散治血風偏注筋骨痛
敗龜炙　漏蘆去蘆炙　威靈仙　延胡索
牛膝酒浸　虎骨酥炙　桂心　地龍去土
自然銅燒醋淬　當歸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酒調下

風濕痺

論

巢元方病源風濕痺病之狀或皮膚頑厚或肌肉酸痛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其風濕氣多而寒氣少者為風濕痺也由血氣虛則受風濕而成此病久不差入於經絡搏於陽經亦變令身體手足不隨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養生方導引法云任臂不息十二通愈足濕痺不任行腰脊痺痛又正卧疊兩手着背下伸兩脚不息十二通愈足濕痺不任行腰脊痛痺有偏患者患左壓右足患右壓左足久行手亦如足用行滿十方止又云以手摩腹從足至頭正卧蜷臂導引以手持引足住任臂閉氣不息十二通以治痺濕不可任腰脊痛　聖濟總錄論風濕痺者以風濕之氣傷人經絡而為痺也其狀皮膚痺厚肌肉酸痛蓋由真氣虛弱為風濕所勝久不差入於經絡搏於陽經致關機縱緩不能維持故令身體手足不隨也。治驗　張子和儒門事親載常仲明病濕痺五七年矣戴人令上涌之後可瀉五七次其藥則舟車濬川通經神祐益腎自春及秋必十餘次方能愈公之疾不必鍼灸與令嗣皆宜涌但臘月非其時也欲俟春時恐于東邁令姑屏病之大勢至春和時人氣在上可再涌之以去其根卒如所論。又一衲子因陰雨卧濕地一半手足皆不隨若遇陰雨其病轉加諸醫皆作中風偏枯治之用當歸芍藥乳香沒藥自然銅之類久反大便濕風爆生經歲不已戴人以舟車丸下三十余行去青黄沫水五升次以淡劑滲泄之數日手足皆舉戴人曰夫風濕寒三氣合而成痺水痺得寒而浮畜於皮腠之間久而不去內舍其合曰用去水之藥可也水濕者人身中之寒物也寒去則血行血行則氣和氣和則愈矣頻用方藥。潛思敢加減藥證腿膝濕痺平胃兎絲子。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風痺散主三十年惡風濕痺髮禿落隱疹生瘡氣脉不通抓搔不覺痛痒

附子炮去皮　乾薑　白术各四兩　石斛半兩
蜀椒去目一分汗及閉口者　天雄炮去皮　細辛
躑躅　白斂　烏頭炮去皮　石南
桂心各三分

右一十二味擣篩為散酒服五分匕以少羊髓下藥日再勿大飽食肌即更服常令有酒勢先服吐下藥後乃服之以韋袋貯藥勿泄忘

冷水房室百日。

淮南八公石斛散主風濕痺疼腰脚不遂。

石斛　防風　茯苓　乾薑
細辛　雲母　杜仲炙　遠志去心
兎絲子　天雄炮去皮　人參　蓯蓉
萆薢　桂心　乾地黄　牛膝
蛇床子　薯蕷　巴戟天　續斷
山茱萸　白术各一兩　菊花　附子炮去皮
蜀椒去目閉口者汗　五味子各二兩

右二十六味擣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

太平聖惠方麻黄散治風濕痺面如針刺身體不仁汗出短氣不能飲食宜服。

麻黄三兩去根節　芎藭一兩
桂心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皮臍　五加皮一兩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黄　白术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姜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側子散治風濕痺皮膚不仁手足無力。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五加皮一兩　磁石二兩燒醋淬
七遍細研　甘菊花半兩　漢防已半兩　葛根半兩剉
羚羊角屑一兩　防風一兩去蘆頭　杏仁一兩湯浸去
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薏苡仁一兩　赤芍藥半兩
芎藭半兩　芎芃半兩去苗　麻黄一兩去根節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狗脊散治風濕痺四肢不仁肌肉瞤動舉體無力宜服。

狗脊半兩去毛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薯蕷三分
王孫三分　熟乾地黄三分　天雄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三分　山茱萸三分　秦艽三分去苗　白斂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酒各一中盞煎至一盞去滓不

計特候分溫二服。

茵芋散治風濕痺不仁身體汗出惡風宜服聖濟總錄作防己湯

茵芋一兩　白术一兩半　漢防己二兩　桂心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丹參一兩　細辛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五加皮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大盞入生薑半分煎至七分去滓不計時候分溫二服。

麻黃散治風濕痺肌膚不仁宜服聖濟總錄作海桐皮湯亦云肢體疼痛

麻黃二兩去根節　天門冬三兩去心焙
漢防己一兩　海桐皮一兩剉　丹參一兩　桂心一兩
側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甘草二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大盞入生薑半分煎至七分去滓不計時候分溫二服。

石斛散治風濕痺脚弱拘攣疼痛不能行趺理上膝小腹堅不能食宜服

石斛二兩去根剉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獨活三分　天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桂心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出汗
細辛半兩　麻黃三分去根節　山茱萸半兩
五味子半兩　前胡三分去蘆頭　白芷半兩
秦艽三分去苗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人參半兩去蘆頭
天雄半兩炮裂去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防風三分去蘆頭　莽草三分微炙　白术半兩
杜仲三分去麁皮炙令微黃剉　乾薑半兩炮裂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未效稍稍加之

側子散治氣血虛風邪濕痺皮膚不仁宜服。

側子一兩以酒浸過炮裂去皮臍　牛膝一兩去苗
白僵蠶一兩生用　天南星一兩生用
海桐皮一兩剉　狼毒半兩以醋煑半日細切暴乾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麝香都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熱豆淋酒調下二錢

蛜蝌散治風濕痺身軆四肢不仁宜服

蛜蝌一兩微炒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獨活一兩
天麻一兩　桑螵蛸一兩微炒令乾　躑躅花半兩醋拌
天南星半兩炮　萆薢一兩剉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

白花蛇丸治風濕痺皮膚不仁肢節疼痛宜服

白花蛇一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　乾蝎一兩微炒
仙靈脾一兩　茵芋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南星半兩炮裂　天麻一兩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桂心一兩　麻黃一兩去根節
鹿角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　萆薢一兩剉　桑螵蛸
雄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研入

右件藥擣羅為散都研令勻用天麻三兩擣羅為末以無灰酒一大捥慢火熬成膏用和藥末更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用溫酒下二十丸。

天雄丸治風痺濕手足攣急皮膚不仁宜服。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麻黃一兩去根節
天麻一兩　桂心一兩　天南星三分炮裂
羌活一兩　雄黃半兩細研水飛過　膩粉半兩
乾蝎一兩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牛黃一分細研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豆淋酒下十丸

附子丸治風濕痺精神昏沉四肢緩弱皮膚不仁宜服

附子一兩炮裂去臍　莽草半兩微炙　白花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天南星三分炮裂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麻三分　乾蝎半兩微炒　桂心三分
防風半兩去蘆頭　薏苡仁一兩　楓香一兩
芎藭三分　萆薢一兩　羌活三分　仙靈脾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糯米粥和擣三二百杵丸如菉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荊芥湯下十丸煖酒下亦得

天蓼木丸治風濕痺脚膝緩弱宜服

天蓼木一兩　天麻半兩　芎藭半兩　獨活半兩
細辛半兩　防風半兩去蘆頭　藁本半兩
白附子半兩炮裂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巴戟半兩　石斛半兩去根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蛇床子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晚蠶蛾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二十丸

萆薢丸治風冷濕痹五緩六急宜服堅骨益筋養血固髮方
萆薢八兩剉　牛膝三兩去苗　丹參二兩　附子二兩炮裂去皮臍
白朮二兩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三十丸聖濟總錄云狀脉疼痛不能行步

當歸散治風濕痺釋曳或手脚不遂或風入五藏恍恍惚惚多語喜忘又時恐怖或肢節疼痛頭眩煩悶或腰脊強直腹滿不食宜服
當歸一兩剉微炒　川升麻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門冬一兩去心焙　五味子半兩
赤芍藥半兩　遠志半兩去心　獨活半兩　麻黃一兩去根節
防風半兩去蘆頭　芎藭半兩　乾薑半兩炮裂剉
秦艽一兩去苗　桂心半兩　大豆一合炒熟　石斛半兩去根剉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人參半兩去蘆頭　白茯苓
紫菀半兩洗去苗土　石膏一兩　黃耆半兩剉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入酒一合更煎一兩沸不計時候溫服

防風散治風濕痺及偏風身體手足不遂筋脉攣急宜服
防風一兩去蘆頭　白朮一兩　芎藭一兩
細辛一兩　羌活一兩　茵芋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狗脊一兩去毛　萆薢一兩　薏苡仁二兩　麻黃四兩去根節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赤箭一兩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仰森可用方同無防風

天麻散治風濕痺身體頑麻皮膚瘙痒筋脉拘急言語蹇澀手足不遂宜服方
天麻半兩　白附子半兩炮裂　羌活半兩
防風半兩去蘆頭　牛膝三分去苗　麻黃一兩去根節
芎藭半兩　萆薢三分剉　獨活半兩　當歸半兩剉
桂心半兩　乾蝎一分微炒　白僵蠶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煖竹瀝酒調下二錢

仙靈脾丸治風濕痺肢節疼痛身體手足不遂宜服
仙靈脾三分　防風半兩去蘆頭　羌活三分
白附子三分炮裂　天麻一兩　天南星半兩炮裂
犀角屑三分　木香半兩　檳榔半兩　羚羊角三分
乳香三分細研　虎脛骨三分塗酥炙令黃　桂心半兩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牛膝三分去苗　白僵蠶半兩微炒　鹿茸三分塗酥炙令黃去毛
石斛三分去根節　麝香一分細研
海桐皮三分剉　乾蝎半兩微炒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萆薢丸治風濕痺身體手足收攝不遂肢節疼痛言語蹇澀宜服
萆薢一兩剉　薏苡仁一兩　芎藭半兩　海桐皮三分
羌活三分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莽草半兩微炙
天麻半兩　乾蝎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裂
白附子半兩炮裂　躑躅花三分醋拌炒令乾
當歸半兩剉微炒　牛膝一兩去苗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溫豆淋酒下二十丸

又方　東當時大方名金花散
躑躅花不限多少以酒拌蒸一炊久取出曬乾
右搗羅為末用牛乳一合酒二合煖令熱調下一錢

聖濟總錄白花蛇丸治風濕痺四肢緩弱皮膚不仁精神昏憒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二兩　薏苡仁　附子炮裂去皮臍

草薢 仙靈脾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天南星炮
天麻 桂去麤皮 芎藭各三分 莽草微炙
乾蝎去土炒 烏頭炮裂去皮臍 防風去叉
楓香脂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爲細末，糯米粥和擣三百杵，丸如小豆大，每服十丸，荊
芥湯或溫酒下。
防己湯，治風濕痹，脉浮身重，汗出惡風。
防己二兩 甘草炙 黃耆薄切 麻黃去根節先煎
掠去沫焙各一兩 白朮一兩半
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棗二枚擘破，生薑三片，煎
至一盞，去滓溫服，空心一服，夜卧併二服，服訖用椒蔥湯小浴，嚥以
生薑酒，衝投之，汗出慎外風，皮膚中當如蟲行。
大甲丸，治男女惡風濕痹，周身不仁，小腹拘急，繞臍疞痛，頭目昏眩，時吐
涎沫，欬㰤背強，難以俛仰，心下懊憹，面目脫色，咽喉不利，耳聾惡寒，飲食
失味，膀胱忽滿，大小便不利，兩脛疼痛，手足厥逆，欬吸短氣，時復失精，白
汗自出，夢寐不安，心神恍惚，肌膚癮胗。

五味子炒 䗪蟲熬 芎藭 肉蓯蓉酒浸切焙
白薇 黃連去鬚 牡丹皮各三分 阿膠炒燥
麥門冬去心焙 續斷 石斛去根 甘草炙剉
吳茱萸湯洗焙炒 商陸根炒 芒硝
細辛去苗葉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剉 黃芩去黑心各半兩
桂去麤皮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乾薑炮裂
當歸切焙各一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
生乾地黃焙各一兩一分 大黃二兩半 附子炮裂去皮臍
一分
右二十六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日三夜再，
溫水下，漸加至十丸，以知爲度。
菖蒲散，治風濕痹，身體手足不隨。
菖蒲九節者去鬚節米泔浸細切焙乾 生乾地黃焙
枸杞根各一兩半剉 烏頭炮裂去皮臍一兩
商陸一兩半剉 生薑切焙四兩
右六味，㕮咀如麻豆，清酒二升浸一宿，暴乾，復内酒中，以酒盡爲度。

暴乾，擣羅爲散，空心溫酒調下一錢匕，日再。
芍藥飲，治風濕痹，身體疼痛，惡風微腫。
赤芍藥 麻黃去根節先煮掠去沫焙 天門冬去心焙各
三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黃五十枚
右四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一棗大切，煎至八分，
去滓溫服。
芍藥飲，治風濕痹，皮膚痺厚，肌肉疼痛，不可屈伸。
赤芍藥 芎藭各四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
甘草炙三兩
右四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側子浸酒，治風濕痹不仁，脚弱不能行。
側子炮裂去皮臍 牛膝酒浸切焙 丹參
山茱萸并子用 杜仲去麤皮炙剉 石斛
蒴藋根各二兩 防風去叉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細辛去苗葉 獨活去蘆頭 秦艽去苗土 桂去麤皮
芎藭 當歸 白朮 茵芋去麤莖各一
兩半 乾薑炮一兩 五加皮二兩半 薏苡仁炒半升
右二十味剉如麻豆大，以生絹囊貯，用清酒三斗浸，春夏三四宿，秋
冬六七宿，初服三合，日再，稍加之，以知爲度。

巨勝浸酒，治風濕痹，脚膝無力，筋攣急痛。
巨勝炒一升半 薏苡仁炒半升 生乾地黃二兩
右三味剉令勻，細生絹囊貯，以酒二斗浸，春夏三五日，秋冬六七日，
每服五合，空心臨卧溫服。
牛膝大豆浸酒，治久患風濕痹，筋攣膝痛，兼理胃氣結聚，止毒熱，去黑䵟，
面䵴，潤皮毛。
牛膝酒浸切焙一斤 大豆緊小者炒熟一升
生地黃洗切一斤
右三味拌勻，同蒸一餴頃，出絹囊貯，以酒三斗浸經宿，每服三合至
五合，空心日午夜卧溫服。
治風濕痹，脚膝痹厥，腰脚不隨，兼治一切風脚膝之疾。
麥麴末一升 鹽三升
右二味，蒸令氣餾，氈袋盛之，以足踏氈袋上，冷則易之。

陳氏膏。治風濕痹方。趙素風科集驗云。倉吉道士。治一切風濕。骨肉疼痛。

當歸生　附子生去皮臍　天雄生去皮臍　烏頭生去皮臍一兩半

生地黃一斤擣取汁　細辛去苗葉

乾薑生　芎藭各一兩　桂去麁皮　白芷生用留一塊不剉

丹砂剉研各半兩　雄黃剉研一兩一分

醋一升半　松脂四兩　豬肪不中水者去筋膜剉煉五斤

右一十五味。除二味研者并地黃汁豬肪松脂醋等。相次入外。餘剉切如豆粒。先將地黃汁與醋拌勻浸一宿。取豬肪松脂同於淨器中煎。常令小沸。候白芷色黃。停溫用厚綿濾去滓。更合盛。入雄黃丹砂末熟攪至凝止。每用塗摩病處。凡修合無令婦人小兒。及雞犬見。

塗摩膏。治風濕痹。肌肉痹痺。四肢攣急。疼痛日久不差。令拘關緊緩。不能舉持。身體手足不隨。

牛膝去苗　芍藥　芎藭　當歸

白朮　白芷　蜀椒去目并合口

厚朴　雷丸　半夏湯浸七遍去滑

桔梗炒　細辛去苗葉　吳茱萸　桂去麁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木香　大腹

檳榔各一兩　酥二兩　駞脂三兩　臘月豬脂三斤

右二十一味。除後三味外。並細切量藥多少。以酒漬一宿。先煉豬脂成膏去滓。後盡入眾藥。以慢火從旦煎至晚。其膏成。以綿裹濾去滓再入鐺中。投酥并駞脂。候消攪勻。以瓷器盛。每不拘多少。以藥摩之。經七日即歇。三兩日再摩之。

羌活湯。治風濕痹。身體手足不隨。冷痛痹痺。

羌活去蘆頭三分　防風去叉一兩　五加皮剉半兩

赤芍藥一兩　薏苡仁炒半兩　羚羊角鎊半兩　檳榔二枚煨剉

磁石煅醋淬二兩半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六錢匕。水二盞。入生薑五片。煎取一盞。去滓空心溫服。日二夜一。並食前。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續斷丸。治風濕四肢浮腫。肌肉麻痺。甚則手足無力。筋脉緩急。

川續斷　萆薢　當歸切微炒　附子

防風　天麻各一兩　乳香　沒藥各半兩　川芎三分

右細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酒或飲下。空心食前。

王貺濟世全生指迷方麻黃朮湯

麻黃去根節三兩　桂取心二兩　甘草炙一兩

白朮四兩　杏仁湯洗去皮尖半兩

右為麁散。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薏苡仁湯

麻黃去根節三兩　杏仁去皮尖半兩

甘草炙　薏苡仁各一兩

右為麁散。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甘草附子湯

甘草炙二兩　附子炮去皮臍一兩　桂取心四兩

右為麁散。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瓜蔕散

瓜蔕　細辛去苗　藜蘆去苗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用半字許。內鼻中。以氣通為度。

防己湯

防己四兩　黃耆四兩　甘草炙二兩　蒼朮去皮三兩

右為麁散。每服五錢。水二盞。薑三片。棗一箇擘破。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楊倓家藏方牛膝丸。治諸風濕痹。四肢拘攣。腳膝疼痛。腳氣等疾。

牛膝酒浸一宿焙乾　肉蓯蓉酒浸一宿焙乾

川芎　羌活去蘆頭　當歸洗焙　杜仲去麁皮生薑汁浸剉炒

赤芍藥　麻黃不去根節　木香

沒藥別研　乳香別研　木瓜　附子炮去皮臍

萆薢　大腹皮　五加皮　薏苡仁炒

續斷

右件等分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用溫酒送下。空心食前。

陳無擇三因方附子湯。治風濕寒痹。骨節疼痛。皮膚不仁。肌肉重著。四肢緩縱。鄉人可用方云。身體疼痛。如欲折肉。如錐刀刺。

附子生去皮臍　白芍藥　桂心　甘草

白茯苓　人參各三分　白朮一兩

右爲剉散每服四錢水三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仍森可用方內有
生薑三兩危亦林得效方云忌豺者減甘草一半兼治瘦極筋脈氣
虛倦怠偏身酸疼。王好古醫壘元戎入厥陰證。附子例
十便良方薏苡粥治筋脈拘攣久風濕痺下氣除胸中邪氣利腸胃消水
腫久服輕身益氣。
右用薏苡仁一升擣末以水一升煮三兩匙已作粥。日三兩頓食之
魏氏家藏方油炒烏頭丸去風氣建脾煖水臟。
草烏二兩水浸軟去黑皮每箇剉作兩三塊候乾揀去黑心者不用
蒼朮四兩剉作骰子塊
右用銀銚以麻油一兩鹽半兩先入烏頭慢火炒微轉色次下蒼朮
同炒。候烏頭褐色乘熱入碾以細絹羅。用白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
服二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
蠲痛湯治濕痺腰脚疼痛。
金毛狗脊先用火燎去黃毛令淨剉碎再炒以香爲度　大附子炮去皮臍
川萆薢剉微炒　天麻溫水洗淨剉　人參去蘆各二兩
薏苡仁炒香　酸棗仁溫湯浴過

杜仲去粗皮剉以文武火炒令絲斷爲度各一兩半　白朮
梔子仁生　甘草炙各三分　羌活生　川續斷去苗焙
當歸溫水洗淨切片焙各一兩
右㕮咀。每服四大錢水一盞半生薑十片或七片。煎至七分。去滓通
口服。食前日進二服。
黎民壽簡易方蠲痺湯治風濕搏身體煩痛項臂痛重舉動艱難及手足
冷痺腰腿沉重筋骨無力。
羌活　赤芍藥　薑黃　當歸酒浸
黃耆蜜炙　甘草炙半兩　防風去蘆各二兩半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五片。煎至半盞。去滓溫服。
嚴用和濟生方黃耆湯治風濕痺。身体頑麻皮膚瘙痒筋脉攣急言語蹇
澀手足不遂時覺不仁。
黃耆去蘆　防風去蘆　官桂不見火　天麻
萆薢　石斛去根　虎骨酥炙　白芍藥
當歸去蘆　雲母粉　白朮　茵芋葉
木香不見火　仙靈脾　甘草　川續斷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以生絹袋盛以好酒一斗浸之春五日夏三日秋七
日冬十日。每服一盞溫煖服之。不拘時候常令酒氣相續爲佳危亦
林得効方內無石斛虎骨二朮
衛生家寳越婢湯治風濕疼痺。脚弱不能行立。
麻黃六兩去根節　白朮四兩　石膏半兩
甘草二兩炙　大附子一箇炮去皮臍
右爲麄散。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七片棗子三箇同煎至一盞。去
滓溫服。取汗。此藥大能散風濕。風盛麻痺者可服。王好古醫壘元戎
入太陽證麻黃湯例。
類集本草諸方食醫心鏡治積虛風濕痺方。
膃肭二大兩煖酒一盞。和膃肭一匙服之。
趙素風科集驗方逐濕湯治風濕痺脉浮身重汗不得出並宜服之。
漢防己五兩去皮　白朮三兩去蘆　黃耆去蘆
甘草各二兩炙
右爲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入生薑五片。棗二枚。同煎至一盞半。去
滓食後熱服。須臾汗出。如蟲行於皮膚之中。是其效也。

三五七散。治風濕寒痺。頭目眩暈。並宜服之。
附子三兩炮去皮臍　山茱萸五兩　乾山藥七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食後溫酒調下。
海桐皮酒。治濕痺手足弱。筋脉攣。肢節疼痒無力。不能行履。並宜服之。
海桐皮　牛膝酒浸　枳殼麩炒去瓤　杜仲去皮絲剉炒
防風去蘆　獨活去蘆　五加皮各二兩　生地黃二兩半
白朮半兩去蘆　薏苡仁一兩
右爲㕮咀。以生絹袋二箇兩停盛藥。以好酒一斗五升。亦合兩瓷器
內浸酒。每服一盞。日三夜二服之。常使酒力醺醺。百日行履如故
曲魚膏。治風濕疼痺四肢軃弱偏攻不仁。并治癰腫惡瘡。
大黃煨　黃芩　莽草　巴豆去皮心膜油
野葛　牡丹　躑躅　芫花
川椒　皂角去皮弦子　藜蘆　附子各一兩炮去
皮臍
右十二味爲㕮咀。以苦酒藥浸一宿以成煎猪肪脂三斤。微火煎
五七沸。另入白芷一斤亦下。煎其白芷色黃藥成去滓微火炙手

痺病七日三夜五用之。

山居備用補腎地黃酒治老人久風濕痺筋攣骨痛。潤皮毛益氣力補虛止毒除面䵟。

生地黃一升切 大豆二升熬之 生牛蒡根一升切

右以絹袋盛之。以酒二斗浸之五六日。任性空心溫服三二盞。恒作之尤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八十 三未

痺 諸痺證治四

風寒濕痺身體手足不隨

論

靈樞賊風篇曰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 壽夭剛柔篇寒痺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巢元方病源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其三氣時來亦有偏多偏少而風濕之氣偏多者名風濕痺也人腠理虛者則由風濕氣傷之搏於血氣血氣不行則不宣真邪相擊在於肌肉之間故其肌膚盡痛 聖濟總錄云皮膚痺者則邪氣深入於諸陽之經諸陽之經宣行陽氣通於身體風濕之氣客在肌膚初始為痺若傷諸陽之經陽氣行則通暢而撩關弛緩筋脉不收攝故風濕痺而使身體手足不隨也。類用方藥 施氏續易簡方論附子湯本治風寒濕痺已未盡善須是引以藥治痰攄筋力氣虛倦怠適體酸疼然此皆非風寒濕合病應有之證況用生附為君高其分兩於氣虛倦怠今非所宜投一誤也。又云去生附用熟附加乾薑名八物湯卻亦可治肩背氣虛倦怠等證二誤也。既用熟附卻不能療歷節風四肢疼痛如錐鍛不可忍反主用之三誤也。忠寧不與剛脩卻於方後續云大率風濕為患邇用麻黃發表之藥汗出既多則腠理空虛便有偏廢之疾篇評風濕為患惟是風濕相搏發為肢體重疼難以轉側等證亦濕性重着故也初無發熱頭痛惡寒等證兼見難醫之責亦未必無端輕用麻黃何其以己度人繆作言從其謬古書亦有汗多風去濕不去肢體浸重痛之言耳烏得便有偏廢之患主風濕相搏身疼煩不能自轉側若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有桂枝附子湯例桂枝二兩附子一枚生炮去皮甘草一兩剉每服五錢以水盞半薑四片棗一箇煎八分去滓溫服若有前項桂枝附子湯證惡其或其人大便堅小便自利者有朮附湯例白朮二兩附子一箇甘草一兩炙剉每服五錢以生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日三服若有前項病證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有甘草附子湯例甘草一兩附子一枚炮白朮一兩桂枝二兩身腫者加防風二兩悸氣小便

不利者，加茯苓一兩半，剉碎，每服五錢匕，水盞半，煮七分，去滓溫服，微汗而解。以其證汗出惡風，故以桂枝為主病也。其藥未純，宜以局方防己黃耆湯先進一二服，其病亦解。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以防己為利小便之主病耳。志寧之說，驗人聽覺，觀者審之。附子湯治風寒濕合痺，骨節疼痛，固然其中芍藥一味，獨不利於失血虛寒之人，服之反足增劇。古人云：減芍藥以避中寒，誠不誣也。此方所以用芍藥者，以其能去風止痛耳。然既有官桂減之，亦無害。不然，以獨活代之，獨活可以療風寒所擊手足攣痛，如此則無問失血之人，凡有是病者，皆可服矣。

方

和劑局方五痺湯，治風寒濕邪客留肌體，手足緩弱，痛痺不仁，或氣血失順，痺滯不仁，並皆治之。

羌活　防己　薑黃片子底洗去皮

白朮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五片，煎至八分，去滓服。病在上食後服，病在下食前服。

聖濟總錄防風散，治風寒濕痺，半身不隨，不能語言，四肢麻木，或不知痛痒方。

防風去叉一兩　麻黃去節湯煮掠去沫焙一兩七

石膏　黃芩去黑心　芎藭　當歸切焙各半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二十枚　桂去麤皮一兩　熟乾地黃焙

甘草炙各半兩　防己一兩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二盞，煎取一盞，去滓，空心食前溫服，日二夜一。

巴戟湯，治風寒濕痺，腳膝疼痛，行履不得方。

巴戟天去心一兩半　五加皮一兩　萆薢微炒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石斛去根各三兩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各九錢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甘草微炙三分

右九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二盞，煎取一盞，去滓，空心食前溫服，日二夜一。

防己飲，治風寒濕痺，四肢攣急，或身體浮腫。

防己　桑根白皮剉　桂去麤皮　麻黃去根節各三兩

白茯苓去黑皮四兩

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

牛膝散，治風寒濕痺，肢體腰膝冷疼，痲痺動不相隨。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半兩　桂去麤皮一分　山茱萸半兩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溫酒調下，空心食前，日再。

蒼耳飲，治風寒濕痺，四肢拘攣。

蒼耳微炒三兩

右一味，為末，每服二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乳香丸，治風寒濕氣留於血脈，痲痺不仁。

乳香研　沒藥研　五靈脂研各一分

烏頭炮裂去皮臍　草烏頭炮　白僵蠶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自然銅醋炒各半兩

黑牽牛半兩上炒　天麻酒浸切焙各一兩

右一十味，擣羅為末，酒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至十五丸，薄荷酒下。

楮實丸，治風冷濕痺，腰腳不利。

楮實六兩　桂去麤皮　乾薑炮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半

牛膝酒浸切焙三兩　檳榔剉二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酒下，日三。

菖蒲散，治風濕冷痺，身體俱痛。方見風濕痺門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烏頭湯，治寒冷濕痺，留於筋脈，攣縮不得轉側。

大烏頭　細辛　川椒　甘草

秦艽　附子　官桂　白芍藥各七分

乾薑　白茯苓　防風　當歸各一兩

川獨活一兩三錢半

右為麤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棗二枚，同煎至八分，去滓，空心食前服。　凡中風用續命、排風、風引、竹瀝諸湯，及神精丹、茵芋酒之類，更加以灸，無不愈者。然此疾積習之久，非一日所能攻，皆大劑久而取效。唐書載王太后中風，喑啞不語，醫者蒸黃耆數斛以薰之，則差，蓋此類也。今人服三五盞求效，責醫也亦速矣。孟子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久而後知爾。

增損續斷丸，治榮衛澀少，寒濕從之，痺滯關節不利而痛者。出易老方

川續斷　薏苡仁　牡丹皮　桂心
山芋　白茯苓　黃芪　山茱萸
石斛　麥門冬各一兩　乾地黃三兩　人參
防風叉　白朮　鹿角膠各七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溫酒下，空心食前。

術法治風寒濕痺。麻木不仁。
川烏生為末
右用香熟白米作粥半椀，藥末四錢同米用慢火熬熟，稀薄不要稠，下薑汁一茶腳許，蜜三大匙，攪勻，空心啜之，溫為佳。如是中濕，更入薏苡仁末二錢，增米作一中椀服。此粥大治手足四肢不隨，痛重不能舉者，有此證預服防之。左氏云。風淫末疾。謂四肢為四末也。脾主四肢。風邪客於肝則淫脾，脾為肝剋，故疾在末。穀氣引風溫之藥徑入脾經。故四肢得安。此湯劑極有力，予嘗製此方。以授人服者良驗。

楊倓家藏方神力丸。治風寒濕痺。客搏經絡。四肢拘攣。及癱緩痺軟腳膝無力。筋骨疼痛。並皆治之。
牛膝去蘆頭酒浸一宿焙乾　肉蓯蓉酒浸一宿焙乾

何首烏　川椒去黑子閉口者炒已上四味各二兩
木鱉子去殼　天南星炮　茴香炒　防風去蘆頭
草薢　附子炮去皮臍　地龍去土微炒　羌活去蘆頭
烏藥　白蒺藜炒去刺　骨碎補去首　金毛狗脊去毛
黃耆　赤小豆　覆盆子　白附子已上一十
六味各一兩
右件為細末，酒煮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空心溫酒或鹽湯下。

增味五痺湯。治風寒濕。合而為痺。肌體麻痺不仁。
羌活　防己　片子薑黃　白朮
海桐皮　當歸　白芍藥各一兩　甘草炒七錢半
右剉。每服三錢。薑十厚片煎服。病在上食後。病在下食前。

爪蒂散吐法　用爪蒂末一錢。熟水調下。若風癲證。須以爪蒂散吐痰。

衛生家寶蠲痛丸。治風寒濕痺。筋骨重疼。走疰攻刺。腰腳無力。並宜服之。
草烏頭四兩去皮大豆炒烟出　天南星二兩生　京墨半兩燒
破故紙三兩炒浸藥一兩研　地龍二兩炒去土

五靈脂二兩炒　乳香半兩研　白膠香二兩線間選淨石上冷研
右為末。醋煮麪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溫酒下。漸加丸數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四斤丸。治風虛寒濕合成冷痺。腳重或疼或不仁。腳氣腎衰。久冷四肢腫。
天麻去苗　牛膝　乾木爪各半斤　川烏頭生
乾蝎各一兩半
右五味酒浸三日。焙乾為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服。酒下。

張潔古註脉訣朮附湯
白朮　附子炮去皮臍各一兩　乾薑炮
桂各一兩
右㕮咀如法煎一兩。食前服。運在上焦。

香附湯
白朮一兩　附子炮半兩　甘草炙三錢
右㕮咀。每服半兩。水一大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食前。

衛生寶鑑木爪虎骨丸。治風寒濕合而成痺。腳重不仁。疼痛少力。足下隱痛不能踏地。腳膝筋攣。不能屈伸。項背拘急。手臂無力。耳內蟬鳴。頭眩目運。及腰腳行步艱難。並宜服之。

木爪　麒麟竭研　虎脛骨酒炙　木香
自然銅醋淬七次　楓香脂　敗龜版
骨碎補去毛　甜爪子　桂　當歸焙各一兩
乳香研半兩　地龍　安息香重湯酒煮各二兩
右各研和勻。酒麪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或木爪湯送下。空心食前。加至五十丸。

御藥院方五加皮丸。治風寒濕氣。合而成痺。遍身疼痛。難以轉側。筋脉拘攣。不能屈伸。及頭目旋運。心腹脹悶。小便赤澀。大便秘滞。
五加皮　芍藥　當歸　芎
大腹子連皮　牛膝　陳皮　麻黃去節
石南葉　薏苡仁　赤小豆　杏仁各半兩
木爪　獨活　杜仲炒　草薢各一兩
牽牛頭末二兩
右為細末。酒浸蒸餅為丸如豆大。每服三四十丸。木爪湯下。不拘時候。

換骨丹。療血滯而不流，衛氣遏而不通，風寒濕氣相搏筋血之間，內含偏
虛，發爲不遂之病，氣感入風血凝五痺，筋攣骨痛癉疾偏枯，一切風證並
皆治之。服之神妙，難以言宣。

槐角子炒黃熟　桑白皮去麤皮　天川芎　蒼朮去皮
白芷　蔓荊子去萼　人參　威靈仙
何首烏　防風各二兩　五味子　朱砂
香附子　苦參各一兩　麝香半兩別研
麻黃一十斤

右將麻黃去皮根，不去節，用河水三石三斗三升，小斗七升是也，熬
六斗，濾去麻黃，澄清再熬至二升半，入其餘藥末，每一兩三錢作一
十丸，朱砂爲衣，每服一丸，用酒一盞浸至晚，溶化開，臨卧服之。

茵芋散，治風寒濕痺，皮肉不仁，骨髓疼痛，不可忍者，宜服茵芋酒。

茵芋　萆薢　蜀椒去汗　狗脊去毛
桂去麤皮　附子炮各一兩　牛膝去苗酒浸
石斛去根　生薑各一兩半

右件九味㕮咀，以生絹袋貯，以酒一斗浸經三兩宿，每服一盞，或二
盞，酒服至半，再旋添新酒，覺藥味淡，再合。

韓義和煙霞聖効方，治寒濕冷痺

封萍一兩醋炒七遍　白芥末四兩

右同爲細末，醋調貼。

趙素風科集驗方烏朮丸，治風寒濕痺，四肢疼痛，拘攣不能行履，並宜服之。

川烏頭炮去皮臍　蒼朮　五靈脂
自然銅各一兩火燒醋淬

右爲細末，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溫酒送下，漸加丸數服，
可麻不加丸數，二方加當歸。

萬靈丹，治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腿腳沉重，手足麻木，久則偏枯，腳氣不
能行履，腰胯不能動移，大治瘓風濕痺麻中者，手足便皆大有神效。極濟
方名靈龜丹

敗龜殼七錢半醋炙　五靈脂微炒　虎脛骨醋浸火燒
春桂　自然銅煅醋淬　生地黃酒浸焙乾
麻黃去節各一兩　川烏生用　草烏剉加土鹽炒
各半兩不用鹽　乳香別研　木香各五錢半　乾木瓜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如小彈子大，每兩作十丸，每丸分作二服，用生
薑自然汁，同溫酒化開服，更飲好酒一二盞投之，空心臨卧各一服，
初服覺口唇吻微麻，勿怪，忌食油膩熱物。

響骨膏，治風寒濕痺，筋骨腰脥走注疼痛，並宜服之。

生地黃炒　骨碎補炒　敗薑各半斤炒　蒲黃四兩炒

右爲細末，每服用藥三匙，入麪半匙，米醋熬成膏，熱貼患處，一二十
遍訖，然後再敷上芸薹子散。方見背痺方後

艾元英如宜方五痺湯，治風寒濕氣客留肌體，四肢頑麻不仁。

羌活　防己　白朮　片子薑黃
海桐皮　當歸　白芍藥各一兩　甘草

右㕮咀，薑十片，煎，病在上食後服，病在下食前服。

危亦林得効方理中湯，治寒濕痺，加附子、天麻四分之一。

袁當時大方海桐皮煎，治男子風寒濕痺，氣血凝滯，筋骨疼痛，手足麻木。

烏頭生　海桐皮　牛膝　骨碎補
虎骨酥　當歸各四兩　木鼈子　白膠香別研
乳香各二兩別研　自然銅　沒藥各一兩別研

右件爲末，醋麪糊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七丸至十五丸，茶湯酒
鹽湯下。

身體麻木 附

論

李東垣試効方：丁未年九月間，李正臣夫人病，診得六脈俱中得弦洪緩
相合，按之無力，弦在其上，是風熱下陷入陰中，陽道不行，是證合目則渾
身麻，晝減而夜甚，開目則麻木漸退，久則絕止，常開其目，此證不作，懼其
麻木，不敢合眼，致不得眠，身體皆重，時有痰嗽，覺胸中常似有痰而不利，
時有躁作，氣短促而時喘，肌膚充盛，飲食大小便如常，惟是其麻木不敢
合眼爲最苦，觀其色脈，形病相應而不逆。黃帝鍼經寒熱病第三陽盛瞋
目而動，輕；陰盛閉目而靜，重。又云：諸脈皆屬於目。鍼經又云：開目則陽道
行，陽氣遍布周身，閉目則陽道閉而不行，如晝夜之分，知陽衰而陰旺也。
且麻木爲風，三尺之童皆以爲然，從之有屈，剔耳久坐而起，亦有麻木，譬
如繩縛之人，釋之覺麻作而不敢動，良久則自已。以此驗之，非有風邪，乃
氣不行也。何可治風，惟補其肺中之氣，則麻木自去矣。知經脈中陰火乘
其陽分，火動於中，麻木也。當兼去其陰火，則痰嗽者亦在外在上而作

也。當以溫劑實其皮毛。身重脉緩者，濕氣伏匿而作也。時見躁，當升陽助氣益血。微瀉陰火與濕，通行經脉，調其陰陽則已矣。非五藏六腑之本有邪也。補氣升陽和中湯主之。

方

李東垣試効方芍藥補氣湯。治皮膚間麻木。此肺氣不行也。潔古老人立此方神效

黃芪一兩　白芍藥一兩半　橘皮不去白一兩

澤瀉半兩　甘草炙一兩

右件㕮咀。每服秤半兩，水二醆，煎至一醆，去滓溫服。如肌肉麻木，必待瀉營而愈。如濕熱相合，肢體沉疼，當瀉濕熱。

導氣湯。治兩腿麻木沉重。

黃芪八錢　甘草六錢　五味子一百二十箇

升麻二錢　柴胡二錢　當歸尾　澤瀉各二錢

紅花半錢　陳皮一錢　青皮四錢

右件㕮咀，分作四服。每服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熱服，食前。

䀣 必忌切。許慎說文：䀣，直視也。从目，必聲。讀若詩云泌彼泉水。兵媚切。顧野王玉篇：鄙利、莫八二切。陸法言廣韻：直視貌。徐鍇通釋：筆媚反。司馬光類篇：一曰。目恨恨回眎。又莫筆切。方言怒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楊桓六書統筆母䀣說篆䀣隸趙謙聲音文字通方會兒韻

篆 䀣 徐鉉篆韻　隸 䀣 六書統

㚷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必娟切。女名也。司馬光類篇：兵媚切。楊桓六書統筆母㚷原篆。㚷隸字潔博義彼義切

篆 㚷 六書統　隸 㚷 六書統

〔木閟〕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布計切。木名。宋重修廣韻：蒲計切。司馬光類篇：必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杙也。楊桓六書統筆母〔木閟〕从木閉聲〔木閟〕隸

篆 〔木閟〕 六書統　隸 〔木閟〕 六書統

〔彳畢〕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方亦切。使也。與律字同。丁度集韻：趩，止行也。或从足，从彳，作蹕〔彳畢〕。司馬光類篇：必至切。又壁吉切。楊桓六書統筆母〔彳畢〕與蹕蹕並同。从彳，畢聲。〔彳畢〕原篆。蹕隸。蹕或从足。蹕隸字潔博義音：止行人也。漢書：出稱警，入言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人。霍光傳：道上稱蹕。漢儀法：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蹕同上。又質韻。

篆 蹕 蹕 並杜从古集　書 蹕 篆古文韻海 蹕 蹕

蹕 並六書統　隸 蹕 蹕 蹕 並六書統

〔革必〕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音秘。張參五經文字：弓紲也。楊桓六書統筆母〔革必〕从革必聲。〔革必〕，蘇熊忠韻會舉要：吉清貴。考工記注：紲，弓〔革必〕。引詩竹〔革必〕緄縢。今文詩作竹閉。詩話云：竹閉，〔革必〕也。〔革必〕，弓檠也。通作柲。詩注：弓檠曰柲。祕則縛於弓裏，備頓傷，以竹為之。

篆 〔革必〕 六書統　隸 〔革必〕 六書統

庳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必至切。椑，箄切。芀竹也。陸法言廣韻：蔽芀，可為廦張。參五經文字：必寐反。司馬光類篇：草名。又禮部切。楊桓六書統筆母廦原篆。廦，韓道昭五音類聚：蔽音閉，草為廦也。又甲異切。又廦，補位、補妖二切。冤芜也。織細於龍須。

篆 庳 六書統

〔礻比〕 必忌切。陸法言廣韻：以豚祠司命也。宋重修廣韻：必至切。又毗至切。丁度集韻：祠也。或作毗。祠司命謂之〔礻比〕。韓道昭五音類聚：必利切。楊桓六書統筆母〔礻比〕說篆。〔礻比〕隸。或从肉，作〔肉比〕隸。

篆 〔礻比〕 見杜从古集　書 〔礻比〕 篆古文韻海 〔礻比〕 〔礻比〕 並六書統　隸 〔礻比〕 六書統

鞸 必忌切。張參五經文字：字早坪反。人必鼎反

〔米畢〕 必忌切。張參五經文字：米之精者

〔骨辟〕 必忌切。丁度集韻：博雅：獼猴，〔骨辟〕也。平義切。司馬光類篇：必益切。弓弭。又毗亦切。楊桓六書統筆母〔骨辟〕从骨，辟聲。〔骨辟〕隸

篆 〔骨辟〕 六書統

秘 必忌切。丁度集韻：密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兵媚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通作祕。五音類聚：清結切。香也。楊桓六書統筆母〔禾必〕从禾必聲。秘隸字潔博義彼義切

篆 秘 唐古 秘 鮮碧落文並杜从古集 篆古文韻海 秘 六書統　隸 秘 六書統

覕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暫見也。楊桓六書統並筆母覕原篆。覕隸

篆 覕 六書統　隸 覕 六書統

歟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畫也。一曰召使疾行。楊桓六書統：聲母歟，原聲歟，隷。篆書 歟 六書統　隷書 歟 六書統

佖 必忌切。丁度集韻：及也。武作俾。司馬光類篇：必至切。篆書 佖 𠈐 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聁 必忌切。丁度集韻：方言：憨。趙魏之間謂之聁。司馬光類篇：兵媚切。又莫必切。楊桓六書統：聲母。聁从耳，必聲。聁，隷。篆書 聁 六書統　隷書 聁 六書統

箄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籓落也。楊桓六書統：聲母箄。又必吉切。統聲箄，隷。篆書 箄 六書統　隷書 箄 六書統

彃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射也。楊桓六書統：聲母彃。又必志切。統聲彃，隷。篆書 彃 六書統　隷書 彃 六書統

坡 必忌切。丁度集韻：陂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彼義也。楊桓六書統：聲母。坡說見陂韻。汸母　篆書 坡 六書統

疪 必忌切。丁度集韻：病也。司馬光類篇：兵媚切。楊桓六書統：聲母疪，原聲疪，隷。字潒傳義：彼義切，音貫。篆書 疪 六書統

濞 必忌切。丁度集韻：闕人名。史記鄭俾公濞。司馬光類篇：兵媚切。又方未切，泉涌出貌。又匹沸切，濞渭水溢貌。又怖拜切，水聲。楊桓六書統：聲母濞，義闕。篆書 濞 六書統　隷書 濞 六書統

蚍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蚍衃，艸名，似葵，紫色。楊桓六書統：聲母。蚍余見支韻並母。篆書 蚍 六書統

皕 必忌切。丁度集韻：二百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秘。楊桓六書統：聲母皕，說注。皕，隷。字潒傳義：彼義切。篆 皕 唯叔鼎　皕 汗簡並杜从古　皕 集篆古文韻海　皕 六書統　隷書 皕 六書統

妣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母名。楊桓六書統：聲母。妣余見紙韻。篆書 妣 六書統　隷書 妣 六書統

波 必忌切。丁度集韻：彼義切，循水行也。楊桓六書統：聲母。波見歌韻。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前諸侯王表：波漢之陽。西域傳：傍南山北波河。韻會定正字切：幫計。幫廣逸波。篆書 波 六書統　隷書 波 六書統

㦒 必忌切。丁度集韻：彼義切，帬也。楊桓六書統：聲母。㦒从巾，罷聲。㦒，隷。篆書 㦒 㦒 並六書統　隷書 㦒 六書統

[龍乇] 必忌切。丁度集韻：彼義切。廣雅：龍頭厲也。楊桓六書統：聲母。說見真韻。本字潒傳義又刜韻，布選切。篆書 [龍乇] 六書統

[竹敝] 必忌切。丁度集韻：箄，衣車戶也。一曰薄篝。司馬光類篇：必秘切。楊桓六書統：聲母。从竹，敝聲。隷。篆書 [竹敝] 六書統

稗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縣名，在琅邪。楊桓六書統：聲母稗，原聲稗，隷。篆書 稗 六書統　隷書 稗 六書統

綼 必忌切。丁度集韻：綼也。司馬光類篇：必計切。楊桓六書統：聲母。綼从糸，卑聲。綼，隷。字潒傳義：將計切，音閉。篆書 綼 六書統

柴 必忌切。司馬光類篇：兵媚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秘。曾東邦地名也。楊桓六書統：聲母柴，原聲柴，隷。字潒傳義：彼義切。篆書 柴 六書統　隷書 柴 六書統

畀 必忌切。毛晃禮部韻：鄱陽傳：舜封象於有畀。又支紙二韻。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見平聲。此特注。指南見畀平聲下也。下之曰畀，去聲。

[目必] 必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秘。

詖 必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彼義切。

背 必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臂。

[木必阝] 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木必阝]。

怭 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必迷切。褻也。又匹比、傳計二切，慎也。

疕 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必至切。脚冷濕病也。

[大甬] 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鈔。

[奈斤] 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梦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柴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泌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比秘二音

憤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賁

⿰舟畀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畀

閟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閉 習也。法也

佖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犀庇二音

鄙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道記切

⿱林月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髟巾 必忌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未切。女大髻也

婎 必忌切 孛豫傳 義必至切。醜也 篆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三未

戲

戲文二十七

小孫屠古杭書會編撰題目 李瓊梅設計嚴春園 孫必貴相會成夫婦 朱邦傑識法明犯法 遭盆吊沒興小孫屠【末白】滿庭芳 白髮相催青春不再勸君莫羡精神 賞心樂事乘興莫因循 浮世落花流水鎮長是會少離頻須知道 轉頭吉夢誰是百年人 雍容絃誦罷試追搜古傳往事閑憑想像 梨園格範編撰出樂府新聲 喧譁靜 竚看歡笑和氣藹陽春【後行子弟不知敢演甚傳奇】【衆應】遭盆吊沒興小孫屠【末白】滿庭芳 昔日孫家雙名必達花朝行樂春風瓊梅 李氏賣酒亭上 幸相逢從此娉為夫婦 兄弟諫苦不相從 因外往瓊梅水性 再續舊情濃暗去梅香 皆緣潛奔它處 夫主勞籠 惱兄弟必貴 盆吊死郊中 幸得天教再活 逢嫂婦說破狂蹤 三兒鬼一齊擒住 迢斷在開封【末下】【生唱】粉蝶兒 生長開封 詩書畫皆歷遍 奈功名五行薄淺 論榮華隨分有 稱吾心愿 且開懷共詩朋酒侶歡宴【白】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朝不負男兒志 嫦娥為伴一枝春 鳳閣下頒詔禮 豹光牒中奮此身 自歎緣尅雖掛體 漫金衣紫是何人 自家姓孫雙名必達 祖居開封 不幸家父先亡 堂上止有萱親 年紀高邁 有兄弟孫必貴 至親者止有三人 謝賀老天 可以安居 幸遇時豐歲稔 日霽風和 曾約幾箇朋友 因時行樂 如何不見來【淨末二相見介 淨唱】【生唱】借奴嬌 媚偏宜兩兩三三 穿花去 獲佯乳鶯枝上 一聲啼起 縈情惹恨 恰似報人明 對花沈醉【合】歡聚草 嫩蛙黃 弄綠綠 指纖纖素腸 千縷天桃 張錦 無煙禁火 燒枝凝觀 萬卉爭鬧春 羅綺步芳郊 真得趣【和】我共你 趁此青春日日宴酌 子閑遊 戲并踏質閑遊戲都趁王勒金鞍 共尋佳致小橋芳草【和合前】【淨唱】錦衣香 見浪沸 笙歌 隨營遣 耳 說江山景 致 此身在畫圖裏【合】馬嘶芳草地 粉蝶交飛 雙雙往來 遊人如蟻【生】傍柳邊 鶯飛度 小橋臨綠水 一簇魏紫姚黃 競舒羅綺 海棠枝上 染胭脂 是誰家院宇 燕子來去 引青春浪子 小蒼頭 鬭草 鬭壘【和】看雙雙鞦韆架起 粉墻陰 笑聲鼎沸【淨唱】漿水令 四時中春光最美 共遊賞 更莫待遲 暖風逐日 好天氣 莫蹉跎過了 謾自傷悲 花深處 酒望垂 可惜解貂留佩 同歡會 同歡會 同歡醉歸 扶歸去 扶歸去 帶好花枝【生】莫負媚景艷陽天【淨】拚卻西郊使萬錢【末】花謝尚有重開日【合】人老

終無再少年〔旦下〕〔旦上〕破陣子 自憐生來薄命一身誤落風塵多想前緣慳福分今世夫妻少至誠何時得拼心〔白〕妾身是開封府上廳角妓李瓊梅的便是自恨身如柳絮無情狂嫁東風貌若春花空吁白晝幾度沉吟彈粉淚對人空滴悲多情對此三春好景就西郊遠覽春園內沽買香醪一來趁時翫賞二來恐遇得箇情人亦是天假其便奴家身畔只有一使喚梅香在此就教它整頓酒器正是鶯花尤怕春光老不肯教人枉度春〔旦唱〕破陣子 天香渰人孤苦今搏前遇箇良人〔梅香唱〕滿目春光堪遣興莫恣東風淚似傾當壚自遣情〔旦〕此身不幸墮煙花〔梅〕最苦春來越嘆嗟〔合〕柳陌桑芳人似蟻粉牆題恨子如鵑〔旦唱〕漁家傲 長吁嗟辜負未顏狂竟春愁聽得別苑垂楊黃鸝數聲兩眉特鎖新愁恨自燭臨鸞鏡奈天不早從人鎮常是淚雨愁雲對東風淚滴新愁間舊愁〔梅唱〕剔銀燈 春山映秋波暗動情何須慮孤衾閒枕香醪路遠人沽飲嬌貌美風流漸拼日日同歡共飲尤强似嫦娥不嫁人〔旦唱〕從錦花 懶能臨掠烏雲鬢慵點絳唇對說當壚倣學文君暗想文君何時遇得知音一片至誠心奈何天也不由人〔同唱〕麻婆子 對景對景空題恨贏得悶上心止愁愁青春過半華暗逐人愁愁回首問東君桃花開謝遣春怕奴容顏老何時遇箇人〔旦白〕梅香怕有賞春佳客來買酒你與我安排了酒器整頓則个〔梅下〕〔上〕〔末上〕水底魚兒 柳綠花紅名園裏風景多杏胡如錦綉夭桃如當火王孫仕女笑嬉嬉同宴樂尋芳拾翠拼傾盃沉醉呵〔生末〕相見行令介〔末〕喬合笙 羣花破蕊蕊紅白競粧無恨春光明媚香醪韻悠奇不須推〔辭〕〔和〕共陪笑語君還有意作畫欄為花主〔梅〕官人看取看取蜂蝶對對相逐花間遊戲何妨對此時猛拼沉醉〔和〕〔合〕〔前〕〔生唱〕惑惑令 燕兒南雕梁上對語未知它訴着何意料應說着衷腸如是兩箇鎮雙飛雙來雙雙去弄何時似你〔末〕弄人生百年有幾不歡樂更待何時大都三萬六千日何不遇花遇酒花前飲花下醉且開懷自舒〔旦唱〕紅綉鞋 謝得東君留意特來買醉霞疵賞芳菲惜花意〔和〕不妨傚錦屏圍莫令人亂攀折〔生〕幸得花相會好似夜生雹水怕別後憶年時桃花面兩東西甚時節再相會〔和〕〔旦〕〔前〕〔生唱〕刮鼓令 花影漸移紅日相將墜對花一悉拼沉醉共插着花幾枝花藍轎兒香韻奇花陰柳下人漸稀當歌對酒醺醺地教人道醉扶歸〔生〕酒錢多少〔旦〕這箇不妨看官人與多少〔生〕略有些小銀子權當酒錢〔旦〕〔梅〕謝得官人〔生〕娘子酒闌人散醉扶歸細柳輕輕拂地垂何時連理枝〔旦〕官人桃艷美杏艷美若得闌干遮蓋圍方宜結果時〔生〕娘子

不須憂慮如家不外待小生多將些金珠去官司上下使了與娘子落籍從良不知意下如何〔旦〕只怕奴家無此福分若得官人如此周庇之時待奴托與終身未為晚矣〔生〕早來乍別〔生〕醉扶介〔同唱〕粉蝶兒 一飲千鍾醺醺瞞人扶路醉醄醄怎生移步〔旦〕愛花心須仗托闌杆遮護〔生〕惱柔腸教人九回千顧〔丑下〕〔婆唱〕金雞叫 老景催人去年華事暗隨流水願家道無慮縈心緒晨夕清香一炷謝天地〔白〕家道蕭疎未足憂且隨緣分度春秋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身是開封夫主姓孫亡過數載只有兩箇孩兒大的必達自亡夫主自曾讀數行詩書之禮乃是箇儒人小的必貴為人聰慧性氣剛强只要提刀弄斧如今在街坊做箇屠戶養育老身日來所得孫二要出外打旋不知如何等它來時把幾句勸它則个〔末上〕〔白〕買賣歸來汗濕衫弄來方覺養家難自家姓孫排行第二在這街坊市上屠宰為生人口順只叫做小孫屠數日來不得買賣意下要買些人事投鄉外幾箇相識行打旋一遭免不得說與我母親知道〔末見〕〔婆〕孩兒我聽得道你要出外打旋怕家中得過且過出去做甚的〔末〕告得媽媽常言道坐喫箱空孩兒去尋得些少盤纏便回母親放心〔婆〕孩兒心去意難留留着是冤仇去則不妨只是早回便了〔末〕孩兒便回〔婆唱〕鏵鍬兒 從來你行慣曾途中歷過今日此行須是意莫留連遣我朝夕憑是煎望得孩兒眼穿子母心兩處懸〔和〕鴻飛不到處總被利名牽〔末〕孩兒告娘休得憂悲人言小富由命大富由天但得安樂是前緣坐享不能自然暫離家即便轉〔和〕去處處莫逆娘親望眼穿鴻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丑下〕〔生唱〕天下樂 一種相思猶兩眉因嬌貌可人意只得拼却千金買把花名籍字除〔白〕天涯海角不窮時惟有相思無盡處早人每常在家觀書堂又侍奉萱親只因那一日西郊眾春園內遊春杏花深處得遇李瓊梅當壚賣酒此婦人生得肌瑩瓊臺片雪撿如紅杏鮮妍見它不覺惹起鶯鳳之恨欲求鸞鳳之歡說道若得落籍除名願為夫婦如今不免多將些金帛前往衙前尋那舊契張面前去那本官根前說則个〔末上〕〔白〕昨晚那孫必達所托之事已自從本官根前覆過了今日特來這裏說與那人知道〔末見〕〔生〕〔介〕〔生〕張面前昨日所托之事如何〔末〕昨晚已曾本官根前說過了當請哥哥來〔生〕小生不多先有銀子兩錠上下使用哥根前小生當自重重拜謝〔末〕不須如此〔生唱〕光光乍 仁兄聽我言千萬與周全若得一刀維持感恩即非淺〔末〕夫妻是宿緣當與你作究牌放下心腸休憂慮常數你成姻眷〔白〕眼望旌捷門施耳聽好音消息〔丑〕〔下〕〔生唱〕西地錦

下官心平公正早職掌開封但民歌千里明忠正報和氣春風(旦)下官權行千里職掌開封肯次澄清但絕非公之援希奇政事判絕有理之權真箇沾恩皆樂業一朝朝家庇喜安康此心如蘭之馨如秤之平真箇行處莫敢高唱道恐驚林外野人家當日的令史過來(淨扮末令史上介白)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自家姓未名傑見在充本府正名司吏滿街都吽我做未外郎夜來有張面前說李瓊梅一事今日本官坐廳與此人完備此勾當(見夫了外旦介旦上唱)風馬兒 閑得提携寸心喜來廳下聽台旨(梅梅唱)娘行離脫風塵去從今且免得人折柳捎枝(旦夫除名介旦唱)鵝鴨滿渡船 謝得恩官且免妾為娼妓這些恩德處怎忘之甚時能結學韓珠(和)從今係籍名字除付憑據從此去免嗟琉璃井幸脫離(外)自來平心地為你多嬌媚墮落烟花內本無禮快疾速移改遲便追(和前)(旦)令日除名字皆是我恩德(見)人非土木的不敢忘恩義(和)幸然脫得花門去心歡喜鶯鶯倩免沉迷如花貌絕風雨(末)本官心地事由公理踢脫天這些兒果有陰德處(和全梅)念奴娘子本是良人女早晚辦名香答謝天和地(和淨)莫忘當初共把盃(外)除卻花名李瓊梅(令)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金山空手回(旦下)北曲(末唱)一枝花(打拽上)山遥江水長人遠天涯近

(公)驗登紫陌遥還殘紅塵自離家鄉寂寞無人問朝朝愁悶損然雖路上堪行倦則是心中未穩驀驀地古道西風峻嶺過了夕陽流水孤村如今塵隨馬足何年盡常就勞落不必艱辛幾番回首幾度忘魂只為家中年老慈親朝夕侍奉無人明知孝悌人之大本想着受區勞育我痊身不能勾落業安平自喚付臨行曾把哥哥稟常付奉莫因循只怕哥哥把話不準迷戀着紅裙如今未遭際漢風雷信有一日得到家鄉挑李春打旋回來分參拜了母親答謝了眾神使受了奔波正的本(下 妾唱)鳳春時得夫榮枯在命夫妻事豈非天為我的孩兒今成夫婦論此因緣事皆前定(白)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身大的孩兒必達不曾婚娶半月前有媒婆來曾說親不擬三言兩句便說成就選令朝好日子便取將歸來只一件小的孩兒必貴出外打旋來回況是屠宰之家他歸來必有言語這的不妨今朝這早晚不見媒婆來(淨扮媒婆出白)開口成匹配舉口合鳳凰(丑唱)迎仙客 謝娘子憑提携料想前生曾會伊燕雙飛一對兒(和)算來因契闔合合非容易(和旦)念奴家好人女幸遇君家才貌奇似鸞鳳一對兒(和)(妾)我孩兒憑聰慧娶得媳婦百事宜鄭州梨一對兒(和梅)我娘子果嬌媚幸遇官人俊貌美似鸞鴦一對兒(和生)天生一對共諧和(旦)便覺門闌喜

氣多(妾)遇飲酒時須飲酒(合)得高歌處且高歌(淨先下妾唱)繡帶兒 娘言語兒聽取如今景傍桑榆男畢結女正當笄年娘心免得憂慮快喜願得諧老百歲期得榮貴我心歡喜(和)真奇異一雙兩美排宴飲雙雙做于飛(生)必達吉娘行聽啓因緣事非容易今日裏情分和諧媽媽免得憂慮難比艷妝嬌貌多俊美論西施則如是(和全前旦)奴自小良人女謝君家提携到這裏不棄取甘為箕帚只願盡老違理和你共諧百歲直到底更無二心三意(和全前 妹)聽取梅香拜啓幸今日到此豈非容易今日裏借分和諧謝恩家不惜千金買斷花為主應是此生緣分天際會願百歲求同魚水(和全前末上白)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似今日相逢必貴多謝得眾家行院相識賁發幸喜向來恰才城外見二三箇伴當喫了兩三盃酒須索到家着母親見(妾丹介)孫二你回來了歡喜咱(末)歡喜甚的(妾 你的)(哥哥妾嫂嫂末見生旦介末唱)朱奴兒 哥哥聽兄弟拜啓它須烟花潑妓水性從來怎由已緣何會做得人頭妻伊不聽兄弟勸時也須看前人例(生)我兄弟說得自是它如今須脫了名籍我見它真實娶它歸娘親老待它看侍(和)令日裏成親受喜休口快胡言語(旦)叔叔好不傍道理奴元是好人兒女墮落烟花怎由已將奴罵淚珠偷滴(和全前妾)勸孩兒休得要

恁地你嫂嫂看來也賢德自令一家要和氣改(日)與你娶房妻兒(和全前)(梅)休得聽閑說是非勸娘行也休得嘔氣這般鬧爭甚已背傍人聽是何張志(和公前生)兄弟心性太躁狂(末)那堪門戶不相當(妾)今日夭成妻大禮(合)一齊攀送入蘭房(並下淨扮末令史上)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自家褚相末氏在先我在它家中來往多使了些錢後來因些閑言語上不曾踏上它門如今孫大娶它為妻見說孫大每日攢一盞酒此婦人奈其心不定又和孫二爭义我待去它家走一遭又無因由真箇是眉頭一點愁終是不能消在先這婦女和我做伴時曾借我三錠鈔休昧心說這錢還我了爭奈我文書不曾把還它我如今只把這文書做索錢為由去它家裏走一遭恐怕它是因緣未斷三言兩句成合了正是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頷下珠(下旦上唱)梁州令 一對鸞鳳共宴樂恨連日拋撣這冤家莫景信渦咬把奴家悬和受盡寞落(白)鴛鴦本是飛禽性拳鼓終須不戀家自嫁孫家將謂如魚似水做學鸞鳳誰知把我新婚客受如同白木違日不見回來知它是爭名奪利知它是戀酒迷花使奴無情無緒因倚繡床如何消遣(旦唱)梧桐樹 思量悶上心人去無蹤影悄似隨風柳絮無憑准卻與舊日心不應誤我良宵寂寞守孤燈數盡更籌夜長人

初靜數人恨殺活短命無情弄綉針鎮日心不足落得恓惶為它成孤冷
終日黙約何情興雖到黃昏月上小窻明淚眼通宵揾濕鴛鴦枕曉來時
懶對孤鸞鏡末次上外門介旦開門介生做叫佳介旦唱北曲新水
令　却踏過滿庭芳草看花因悲王孫不思折桂每日上小樓沽美酒銷
金帳裏共傳盃與酒沉醉扶歸不由我不傷情若縈繫之唱南曲風入松
記前日箭上迎絲纊傚夫妻永同連理誰知每日貪歡會醼燕池不思
量歸計你那裏誰人共美教奴自守孤幃又唱北曲折桂令　與回傳守
定香閨鎮無聊情緒如癡直哭得絳燭烟消銀蟾影墜寶篆香微才聽得
促織兒聲沉四壁又聽得叫殘星鼓繞譙樓更影孤悽心下焦悵一弄兒
淒涼總在愁眉又唱南曲風入松　我一心指望你攻書要改換門閭
如今把奴衣拋棄朝朝望朝朝不至好教人驚衾裏冷落須煞了我一箇
枕頭兒又唱北曲水仙子　好因緣間阻武陵溪辜負花前月下期綵雲
易散琉璃脆兮心底不似你擔閣了少年夫妻不枉了真心真誠意不把
我却寒知暖要不能勾步步相隨又唱南曲風入松　想伊聽惠伊怜悧
伊伶俐今日裏怎如是念奴嬌媚奴風韻奴佔俵誰知我手同攜又唱北
曲鴈兒落　誰同鶯燕誰展鴛鴦被誰雙對鸂鶒誰匹配鸞鳳對又唱

南曲風入松　細思量教我淚雙垂使奴虛度良時綉房懶入拈針指終
朝裏泛清泛緒枕屏邊聲聲叫你清脉脉轉無語又唱北曲德勝令　别
笑卓氏女忒心凝它被這睡魔王厮禁持剔想乾坤大全不想花閨
雲雨期身靠着屏圍魂夢誰根底酒病好難醫今朝醒覺遲又唱南曲風
入松　看劉伶酒自半醒時不似你沉醉如泥當初李白曾題記它得遇
唐朝皇帝白李太白醉時楊妃捧硯力士脫靴也被御手調羹今日
也是醉枉教人千般告你别尋箇解條底淨上白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到
得徠大門首外門介旦誰叫我小名淨是朱邦傑旦元來是朱外郎開門
外郎怎生稀行淨我今日特來與娘子賀喜則个旦外郎你說這話如今
奴家不比在先門戶淨介你在先借我三錠鈔不曾還我旦在先鈔都還
外郎了淨介我不曾得旦背介外郎莫是把為名故意來此淨介這睡的
是誰旦介是丈夫淨怎中旦不妨醉也淨介旦外郎休戀故鄉生處好受
恩深處便為家旦唱石榴花　奴家從小流落在風塵幾番和你共枕同
衾如今跳脫做良人誰知到此倍覺傷情幸君家殷勤到這裏想因緣已
曾結定和花前宴樂同攜會伊和我兩同心娘子兒美鉛華鬓堆雲梳粧
巧煞精神金蓮三寸太輕盈言談舉止多風韻咱麗兒青春青春俏勤教

人道果然厮稱和同前末上白野花不種年年有煩惱無根日日生自家
當朝一日和那婦人叫了一和兩下都有言語我早起晚西看它有些小
破今朝聽得我哥出去和相識每喫酒我投家裏去走一遭佐聽科介投
人可恕無理難容我哥哥不在家誰在家喫酒末趕開門淨走下末行役
介生旦駐馬聽　酒困沉沉睡裏聽得人鬧爭是我荒驚惱覺自覺一身
戰戰兢兢方知欲問這元因忽然見弟兄持刀刃連叫兩三聲莫不是嫂
嫂不欽敬末聽說元因它元是娼家一婦人瞞着哥哥濃睡自與傍人並
枕同衾我欲持刀一發捕奸情幾乎殺害我哥哥命旦我有奸夫你不曾
任它末你言語恐生嗔一場公事驚人聽旦哀告君聽奴在房兒裏欲睡
寢怎知叔叔來此巧言花語扯奴衣襟末將二通不是也服拜人旦因奴
家不肯使生嗔將刀欲害伊家命末哥哥休聽它家抵賴二不肯四只得
叫鄰人將奴趕得沒投奔九此事難憑兩下左他人怎明末哥哥也不明
出奔有叫叔叔丁叔叔聲聲只道養着奸夫奸夫你說是何人末門奔着奸
夫二叔叔你咸怒把人怪末你通沒有明旦唱是命旦青青須有天為
證末你敢道一箇沒旦我末你休得恨惺惺惜花水性無憑準九家醜揚
來不外揚旦誰知骨肉此際商末大家休上梧桐樹令自有傍人說短長

旦唱精山子　因甚家中鬧攘攘聽言語差訛心下探自覺猜疑還未知
何般由吉到堂前探取免心下多慮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夜來家
中為甚喧鬧待老娘婦叫過小孫偖出來問它則个孫偖在那里末上白
當言不言謂之訥不當言謂之借夜來只為哪幾人顛些不做出一場
事來這事只得自相減學親叫只得走一遭見婆孩兒夜來為甚鬧教
我知道末媽媽說甚底媽媽只是當日聞信哥哥說娶了這婦人有許多債
事淋母親休問哭孩兒休要大驚小怪單覓事以成了它是箇這般人把
這言語都休說我從你爺爺在日已曾許下東岳三年香願以還兩年了
今年一年使還足孩兒你如今與我收拾行李和我一同去還心願也免
在家閑爭合口末母親也說得是孩兒如今便收拾行李母親和哥哥說
一聲就教送出路上去使回婆如今你也解行裝去不憚重重疊疊山狀
元婆唱掛具兒　東岳靈祠幾程路迷心焖只得前去只慮家中無人
看覷叫出孩兒說與生上唱撰斷新婚正歡聚何曾暫離一步旦上唱
驚訝問何堂親有旨同何堂前施禮婆你孫子拜　相將岳帝生乾日欲
同去燒香獻紙小使理會行裝前去但家務深慮之旦為家處恐難脫離
須叫取叔叔前去和只定必責辦行裝相同去使同鄉婆如今即便登途

家緣事分付汝生告媽媽寬心行路兩下里休慮憶旦媽媽須是早早回
歸路途上自宜小心和同前末唱換聽娘有旨目今要往東岳去旦恨分
離家中無人管顧奴生我如今相送娘行出外去側耳先回故里末史莫
待遲吽梅香安排數盃梅聽娘呼至梅唱紅芍藥　今去東岳一盃助和
悉婆梅香媳婦在房悻須是照管家計旦三人路途須仔細不妨早作歸
計和名香一炷吉神祇合家保無危酌酒東郊已先辭門前早已排轎兒
兩月三朝望你歸白東峯東岳甚威靈名香一炷辨虔誠萬事勸人休碌
碌舉頭三尺有神明生又婆也一生三梅白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
戀落花梅香我當初指望共它同行同坐一步不離誰知今日隨風倒保
飄然而去空使鸞衾閑半壁何日是歸期梅娘子不須憂慮旦唱梧葉兒
欲說破有誰聽不記暗叮嚀飄然去悄如水上萍盡把恩情悄似梧葉
兒一片輕梅娘休慮且寬心何必自傷情雖然出去便回程房兒裏好淒
清長嘆兩三聲它熱如大我冷如冰旦休只管戀它每入眼便為愁不須
急性有日歸心莫把恩情悄似水白梅香它既然去去我鎮日沒情沒緒
你入去安排三兩盃酒來待我自消遣則个梅理會得三盃和萬事一醉
解千愁梅先下净扮末令史上白靜中檢點平生事閑裏搜尋自所為前

日不是我走得疾奔些个遭小孫屠脚手我如今見說它家裏婆婆和孫
大孫二一同出去燒香只有那婦人在家不免去走一遭旦上介旦末令
史你今日來得恰好我正安排幾盃和你對飲净前日我好奔旦不是你
眼快奔做下來今日它門出去燒香使田來也三朝兩日如今不免吽過
梅香將酒過來梅酒逢知已飲詩向會人吟酒在此你去小介旦梅香這
官人是我的兄弟你去安排些食物一就與我關了外門待我和官人喫
幾盃酒梅天上人間方便第一梅先下旦唱淘金令　燈前銀盞鶯喉囀
前喜今日見你果是非容易淺斟低唱放些嬌癡怕甚花梢風雨難墜着
意一盃勸君須記取和同攜素手並着香肌共入羅幃倒連理净因緣契
合算來非容易一雙兩美我也成忔戲幾曾閑阻兩下分離和同前净白
而今使吽梅香過來正好下手旦說得是梅香過來梅上唱桃李爭放
聽得吽梅香只得堂前聽取使梅白姐姐這箇人是甚麼人你只管留它
在家喫酒做甚底旦不干你事净扮梅香作旦兇尸科除梅香頭
个旦净白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項下珠並下外上梅子黃時雨清
正當推公明無倦民無枉閑閑無飛白麈下十錠五錠墨寫下千枝萬枝
樹引得林禽粉到來踏枝不着空歸去下官職判開封一郡黎民今日早

衙門前鬧鬧不知甚事左右過來净扮末令史上介跳鬧鼓人寧可林神
祇不可失道理廳上官人喚只是孫殺人事走一遭見外說門个令這的
是人命事非通小道不打不招净打了押生上介生唱錦天樂　且停威
吉息官怒慈念昨日我當親去燒香畢人送到半途回轉誰把我妻謀騙
首級無有鮮血染望息官乞賜明驗回心轉言念無辜怎生屈受刑憲又
唱上小樓。公吏人排列兩邊不由我心驚膽戰怎推這鐵鎖沉枷麻搥
撒子受盡傲煎假若使心似鐵這官法如爐燒燥休悲我枉屈後死而無
怨到今日怎知道番成罪愆畧畧望哀憐常言道公門可行方便人易號
天須見拷打千般神魂亂空有日月須明不照覆盆下面便招作君死也
埋冤又唱紅綉鞋　拷的我魂飛鬼散打的我肉爛皮穿告你个有鑒察
曹司望週全你是一番教天赦飛下九重天殺人罪愆怎地免生招了介
末令史既招成了枷收在牢裏待首級完備決斷令唱四邊靜　將它
短招請一適把詞因好生看休要順人情依法自行遣和這場罪愆怎生
揮免一一與招成三年待決斷生誰知命運遭辛塞今朝受刑憲免教受
棚扒感恩即非淺和同前净分明是你把妻兒騙今日怎胡言拷打吏拼
扒如今怎釋免和同前生唱一撮棹。　喫黃連心苦向誰言無處語莫得

苦督天外枷收了明日要歸勘將就理實說早週全生甚禁枷和鎖鐵心
腸淚漣漣情眾苦身落在羅网禁外白朝朝朝取吴延延但要公平不要
說末兄弟未歸誰寧領娘親誰把信音傳旦當初只道文查貴到比方知
獄史𠍑末下旦上望遠行　離了故鄉跋涉崎嶇勞猿水宿風餐旅況怎
消遣末那日方離家鄉回首家鄉怎想且緩步徐徐行上旦四犯獺梅花
高山疊疊遠路長何時得到東嶽殿賽還心願一爐香也人寂寂奴悽
惶相隨只有兒共娘奔波在旅邸滿眼是山花夾岸倘和路上逢花酒自
倘佯一程管數分作兩程行末暮宿村店朝又往寬心放懷休惆悵拜還
心願一爐香也身康健回故鄉朝行暮止兒共娘一心願得學拜舞綵衣
堂上和同前婆白孩兒我身已自覺有些不快你可早尋箇安歇處末媽
媽消面便是草橋茅店且歇了明日早上殺還願孩兒早尋旅店且安宿
身安便是無量福賽還香願早回家並下旦上唱夜行船　百歲夫妻重
會面由天付豈非人與净接唱不入深淵驚人波浪爭得大海明珠旦不
入驚人浪净難逢得意魚旦來外郎不是奴家說此一計今日怎得和君
家相會净謝得娘子旦官人休聽世上相思曲且畫樽前不老盃旦唱綉
停針　自從那日打散鸞鳳似鎮長嘆吁袖羅紅濕𤍞指泪愁到那人提

起謝老天開方便眼施小計恰早拔楔自今一步不斷離在天只願做于
飛在地同為連理（合）雨約雲期最苦情濃處變成間離寸心豈樂鴛鴦枕
爭奈咫尺千里今難學莊周夢蝶須飛到伊行根底同坐同行同衾睡（旦）
望伊做主莫待傍人的誤是論非綉衾香暖羅幃裏思情願似當時論陽
臺朝雲暮雨爭如我憐惜歡娛共伊終久不斷離（合）看伊貌美最苦秋波
溜人似凝臉桃紅露鶯啟媚淡掃娥眉傍人怎比宛然似春光結蓋幸然
折在屏幃裏從今契合非容易把閑愁從此勾除辦堅心休提是共非（旦）
（合旦）在天同鴛碧落入地共泛黃泉（生下末上白）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過
死別與生離苦也去時同着母親去歸時只有獨自誰知母親還了香願
在房店中已自死了如今卻只帶得它骸骨歸來且喜到得家鄉思量着
起來心如刀痛淚似珠傾（唱北曲端正好） 當日重意離京城誰想今日
說愁悶（末白）不（合）悶的獨自箇和淚而行去時節喜送親母登山嶺
（小末）背着箇棕可可骨匣相隨定（唱南曲錦纏道） 奔行程哀哀不曾
住脚各不定住淚如傾挑着箇紙幡兒招展痛苦傷情這骨匣一回價又
輕一回價又覺還沉莫不是親母顯威靈娘相扶相隨相佑到帝京到得
家中後見哥哥訴元因（唱北曲脫布衫） 白日裏泣雨愁雲到晚西促亭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十一

勞魂多則是傳嫂嫂估迫我小名必右在交二也有甚名分（唱南曲刷子
序） 心中自忖想親娘可煞孤命（末苦哀哀之其）使累七遠高不免請幾
箇僧人止不過做兩三夜道場看幾卷懺文心經稍自省也落得花草出
殯在西城（白）慚愧且喜到得城外則這般不敢家去把這骨匣兒在門外
具德寺裏前到家去說與哥哥知道請幾箇僧人取去（末寄王介回家介）
（開門介）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家怎地喫官司封了門不免去隔
壁潑舍王婆叫一聲（末叫中扮王婆出）來來誰（末上相見科淨）孫二你母
親不曾回來（末）好教婆婆得知一言難盡孫二同母親一路裏去到草橋
店母親身已不快還了香願到得店裏已自死了婆婆不知我家裏怎地
喫官司封了門（淨）你哥哥不聽人說話取了這箇婦女不知做了不良事
濟你哥哥把它殺了如今官司拏去問成關在大牢裏（末唱鎖南枝） 婆
婆聽我拜啟隨娘往東岳去誰信道得中途驀忽娘傾棄將死骨親帶歸
到家中因何把門閉（淨）聽我訴因依不覺淚暗滴你自和娘還願爭奈你
哥哥與妻閑爭氣殺死它喫控持到如今禁在牢內（末白）你如今怎生教
我見哥哥一面也好（淨）你如今只把送飯為由見得它（末）孫二回來婆是
沒分文（淨科末）孩兒我與你若見哥哥不要大驚小怪（末）理會得見時不

敢高聲哭恐怕人聞也斷腸（生下末上唱金瓏璁外扮上）清平天地裏是我
屈死難當哽咽淚汪汪親娘無信息共我兄弟何妨不道我落在牢房（末
上白）不信好人言果有今朝難今日果然如此來到牢門前只得叫送飯
（扣門科介見生送飯與飯介末唱孝順哥） 我哥不是恐自誰癡迷那得
人似你兄弟好言語佯佯總不理如風過耳它是風塵烟花潑妓你娶為
妻不思量有今日（生）你卻說得是教人淚暗滴我當初取它歸將謂好行
止誰知甚的事到頭來全無些處災盡淩遲如今悔之無極（生白娘料不
好教哥哥得知一言難盡孫二和母親去到草橋店母親身已不快還了
香願已自死了（生苦也生唱憶多嬌） 心痛悲珠淚暗滴不知我娘為下
鬼兒在囚牢誰看覷禍不單行苦也娘親怎知（末）作事濟不點實如今怎
生來救你早晚粥食休憂憶（淨推末抑生下）假饒人心似鐵怎逃官法如
爐（生下末下場見淨許物料）今日得君提拔起免教身在污泥中（生下旦
上唱臨江仙） 假意成謀居此處分明中我圈圍（淨）今生得遂我心期歡
娛嫌夜短快樂少人知（旦）奴家當脫得花門柳戶與孫官人為夫妻止望
盡老今生百年誰知它朝殢酒不是奴家設此一計把這梅香殺了和末
外郎共同一處多少是好（淨說婆兒介淨）今日我便把這孫大殺了我與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十二

你同諧鸞鳳之歡永享百年之樂（旦）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旦下末上計物件見面介淨拏末下）渾身是口不能言遍體排牙說不
得（旦下外上唱惜奴嬌） 推判開封寃枉人心碩如鐵枉然官法如爐自滅
（淨上說聞介外）孫必達那殺人正賊已自拏獲得了如今將你省會寧家
聽候（末謝物上見生介生苦也末生唱紅衲襖） 我當初不三思撞着寃
家如醉凝最苦娘親又傾棄家私壞了懊恨遲今日遭橫死痛苦人怎知
情願拚死在黃泉陰府去理（末）望停息狼虎威害良民來今史屈壞平人
怎為例下民易欺天怎欺落在羅網裏殺人還是誰我情願替哥哥做箇
刀下鬼盆吊殺（末介淮下梅唱高陽臺作鬼上）一點幽魂滿懷寃苦冥冥
杳杳鮮悲鮮血流紅痛和淚滴交垂無端怨衝天地恨那人無語長吁寃
讐須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唱山坡羊） 怨氣衝天盈地怨魂冥冥何處
滴滴底鮮血沾衣袂李瓊梅和你假意兒將人殺了諧連理萬劫寃仇難
如你寃家終須會見你（又唱後亭花） 教奴怨恨你魂靈兒無所歸寃枉
難伸訴蒼天不可期你不與外人知施呈巧計使這般狠兒識眼將咱一
命傾（又唱水紅花） 銜寃痛恨苦難追被伊虧悲風動處藏形無倚更無
依最難悲黃昏微雨盡在芭蕉葉底怨魂飛鹹人淚珠垂也羅（又唱折桂

令。休想我死心惼地有一朝天地輪迴我那從前已往冤仇記你好忘
恩義李瓊梅到陰司萬剮淩持。净扮禁子開枷末上中下外畱少年心
扮東嶽泰山府君上瞬目一觀霎時已列凡世。白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
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過了福星臨小聖乃是東嶽泰山府
君勸君莫作虧心事東嶽新添速報司。切見李瓊梅淫婦謀殺人命孫必
貴屈死郊中此人平日孝心可重。今日有此之難上帝勑旨令差下小聖
降數點甘雨其甦醒此人。孫必貴甘雨沾身魂夢醒醒來冤枉自分明從
空伸出拏雲手捏起天羅地網人。水下末淋醒了介末唱北新水令介夢
魂中只聽得雨滋滋元來是死生別處渾身上都破損疼痛怎支吾。末拜
保於你有何辜天憐念小孫屠鎖南枝神魂亂手脚麻争些弄霎時身亡
化。若不是老天周全甘雨從空下魂夢中把我頭面洒醒覺來自嗟呀。見
梅介北甜水令。拄杖身邊誰人撇下手顫怎生拿東倒西歪我怎生提
拔戰兢兢氣力難加。香柳娘 想哥哥那里你還知麼兄弟在此身亡
化。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一命掩黃沙我如今挣閻將拄杖按拿。魂飛
鬼討。末持枷鎖上介見鬼介有鬼。末白哥哥兄弟不是鬼在牢中遭
盆弔死把我撇在郊外。謝天降幾點兒甘雨把我救醒哥哥兄弟不是鬼
是人。生兄弟你端的是來兄弟款款地起來扶着杖子行闊闊到家卻作
區處。旦上唱花兒 荒郊傍晚星月相將漸生日沉西車馬遊人盡稀散
潛步兩情廝縮。丑生末介有鬼。生末白你是鬼是人。旦奴家不是鬼是人
生末你不是鬼那死的卻是誰。旦那死的卻是梅香你兩箇出去我和朱
令史商量把梅香殺了切去了頭假作我的尸首誣賴你兩箇殺了奴家把你
兄弟因禁牢中謀害你兩箇性命這的是我和朱令史同謀來。生末元來
是你這賊人和朱令史謀壞我弟兄來朱令史如今在那里。旦在五里外
庄子上。末生你引我到那里去。只數從前作過事没興一齊來。兵下淨上
白吁息自家今日眼跳有些箇不好李瓊梅緣何到如今不來知它是怎
生。生末旦上擒淨介生唱念佛子 聽此語方知是把梅香殺死逃避假
尸形陷我落在圇圄。旦聽取可笑伊忒不是為我每廝像伊妻無辜把人
一纜擒住因為經過這里驀見伊形如鬼逐驚荒寸心如水。生末你分明
說此就理怎地胡推拒到今日更難分理李瓊梅料造惡貫滿當誅如今
怎生饒你。旦是前日不合恁的一時同設計到今日自伏不是。生末幸逢
你誰知三見鬼。一齊都擒住千般受險危幸得天天周濟兩人怎插翅口
過身如何分理是共非到龍圖堦下聽取台旨。生末梅擒住旦淨白今日

一齊擒去龍圖聽下分理便了。正是休言長釣秋江上也有狀輪罷釣時。
生下外唱七娘子 判斷甚嚴明受人間陰府幽冥負屈銜冤從公決斷
心無私曲明如鏡。白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包拯便是奉勑命雲間下勑判
斷閒封。日判陽間夜判陰管取人人無屈。定數箇箇無冤速速望見一簇
人來。恐有騶虞不當穩便左右過來。生末梅擒旦淨上介生末唱紫蘇丸
誰知假意將人害李瓊梅見今擒在。梅在陰間衙冤怨痛傷悲。淨旦誰
知冤報冤和債。外白你算有何冤抑各各從頭供狀一遍。生唱縷縷金
它元賣酒樓住賓花牌上除姓名做良人娶它為夫婦水性無準把梅香
殺死私奔教我枉受刑禁龍圖聽元因。旦奴家從幼小在風塵為它娶歸
為夫婦心兒不定共朱邦傑一意私奔把梅香殺死一命。末哥哥底娶為
親誰知心走蜫便忘恩共着朱邦傑同謀鴛枕把梅香殺死苦平人教我
枉喪幽冥。外朱邦傑李瓊梅把梅香殺死了共私淫誣賴它兄弟在牢中
因禁謀夫殺叔罪非輕你兩箇合償它命。外白判朱邦傑是把法犯法李
瓊梅是謀殺故殺同謀殺死梅香誣賴孫大殺死妻室即係因奸謀殺其
夫淩陷其弟事干惡逆除將朱邦傑妻小家産給償孫大兄弟將朱邦傑
李瓊梅二人押赴市曹償還梅香性命。生唱山花子 今朝謝得高明主
賜黃金與作周庇李瓊梅瞞心昧己和它情約共同謀計。和感龍圖今朝
斷理生離死別心痛梅香免得為怨鬼冤報冤家幸從今脫離。末賤人你
自為娼妓哥哥把伊提攜豈知揚花怎拘作事更不存理。和同前旦心寒
膽碎悔之作不是不合共它設計都是一時情意。和同前梅不念梅香當
初事你指望共諧令世誰信驀生狂意共奸夫故殺奴身已。和同前外李
瓊梅感蒸忘恩朱邦傑不仁不義依公斷並押街頭受凌遲。和同前淨是
當初不合同謀告公相周全寬恕。外休要狂口胡言便押去。和同驛程上
拏獲兄弟 房店中亡過尊靈。前 無半點夫妻恩義懷一片狠毒心腸
張協狀元題目 張秀才應舉往長安王貧女古廟受飢寒呆小二村調
風月。莽強人大鬧五鷄山。末白水調歌頭
生浮世渾如萍梗逐東西陌上爭紅鬪紫窗外鶯啼燕語花落滿庭空世
態只如此。何用苦匆匆。 但咱門雖宮商總皆通彈絲品竹那堪詠月與
嘲風苦會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滿堂中。一似長江千尺浪別是
一家風。末白暫息諠嘩略停笑語試看別樣門庭教坊格範緋綠可全聲
酹酢詞源諢砌聽談論四座皆驚渾不比乍生後學謾自逞虛名狀元張
叶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

出來因廝羅響哲門稚靜仔細說教聽（唱）鳳時春　張叶詩書遍歷困故
鄉功名未遂欲占春闈登科舉暫別爹娘獨自離鄉里（白）看的世上萬般
俱下品思量惟有讀書高若論張叶家住西川城都府乞誰不識此人乞
誰不敬重此人真箇此人朝經暮史晝覽夜習口不絕吟手不停披正是
煉藥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忽一日堂前啓覆爹媽今年大比之
年你兒欲待上朝應舉覓些盤費之資前路支用爹娘不聽這句話萬事
俱休才聽此一句話托地兩行淚下孩兒道十載學成文武藝今年貨與
帝王家欲改換門閭報答雙親何須下淚（唱）小重山　前時一夢斷人腸
教我暗思量平日不曾為官旅憂患怎生當（白）孩兒覆爹媽自古道一更
思二更想三更是夢大凡情性不拘夢幻非實大底死生由命富貴在天
何苦憂慮爹娘見兒苦苦要去不免與它數兩金銀以作盤纏再三叮囑
孩兒道未晚先投宿雞鳴始過關逢橋須下馬有渡莫爭先孩兒領爹娘慈
旨目即離去（唱）浪淘沙　迤運離鄉關回首望家白雲直下把淚偷彈極
目荒郊無旅店只聽得流水潺潺（白）話休絮煩那一日正行之次自覺心
兒里悶在家春不知耕秋不知收真箇嬌妳妳也每日詩書為伴侶筆硯
作生涯在路平地尚可那堪頓着一座高山名做五磯山怎見得山高巍

巍侵碧漢望望入青天鴻鵠飛不過猿猱怕扳緣稜稜層層奈人行鳥道
齁齁鴿鴿為藤杖須尖人皆平地上我獨出云登雖然未赴瑤池宴也教
人道教神仙野猿啼子遠聞咽咽鳴鳴落葉鮮柯近覷得撲撲簌簌前無
旅店後無人家（唱）犯思園　刮地朔風柳絮飄山高無旅店景蕭條猛陡
何處過今宵思量只憑地路迢遙（白）道尤未了只見恠風漸漸蘆葉飄飄
野鳥驚呼山猿爭叫只見一个猛獸金睛閃爍尤如兩顆銅鈴錦體斑斕
好若半團霞綺一副牙如排利刃十八爪密布鋼鉤跳出林浪之中直奔
草徑之上唬得張叶三魂不付體七魄漸離身仆然倒地霎時間只聽得
鞋履響御步鳴張叶擡頭一看不是猛獸是个人如何打扮虎皮磕腦虎
皮袍兩眼光輝志氣號使留下金珠饒你命你還不肯不相饒（末介）（唱）遶
池游　張叶拜啓念是讀書輩往長安擬欲應舉些少裹足路途里欲得
支費望周全不須劫去（白）強人不管它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左手
捽住張叶頭稍右手扯住一把光霍霍冷搜搜鼠尾樣刀番過刀背去張
叶左肋上劈右肋上打打得它大痛無聲奪去查果金珠那時張叶性分
如何慈悲共喜鵲司枝吉凶事全然未保似憑唱說諸宮調何如把此話
文數演後行御色刀齊鼓兒饒个攛掇末泥色饒个踏場（生上）（白）訛末（末）

（喏）（生）勞得謝送道呵。（眾）相煩那子弟。（生）後行子弟饒箇燭影搖紅斷送。（眾）
動樂器（生踏場調數）（生白）望江南　多忙戲本事實風騷使拍超烘非樂
事築毬打彈鞭徒勞沒意品笙簫諸諢砌酢酢仗歌謠出入須還詩斷送
中間惟有笑偏饒教看眾樂騶騶（唱）適來聽得一孤樂聲不知誰家調弄
（眾）燭影搖紅（生）暫借軋色（眾有生唱）羅學箇張狀元似像（眾）謝了（生）畫堂
悄最堪宴樂綉簾垂隔斷春風波艷艷盃行泛綠夜深深燭影搖紅（眾應）
（生去）燭影搖紅　燭影搖紅最宜浮浪多忙戲精奇古恠事堪觀編撰於
中美真箇梨園院體論詼諧除師怎比九山書會近目翻騰別是風味一
箇（去）抹上搽灰趁鎗出沒人皆喜況兼滿坐盡明公曾見從來底此沒新
奇差異更詞源移宮換羽大家雅靜人眼難瞞與我分箇令利（白）祖來張
叶居西川數年書卷雞牕前有意皇朝鋪明主風雲未際何懶懶一寸筆
頭攔今古時復壁上飛雲煙功名富貴人之欲信智萬事由蒼天張叶夜
來一夢不祥試尋幾箇朋友扣它則个（末淨）喋咀出（淨有个白丑排末）一
出來便開放大口尊兄先行（生）仁兄先行（淨）契兄先行（生末）依次而行（生）
嘜休訝男兒未際時困龍必有到天期十年牕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
知小子亂談（末嘜淨）尊兄也嘜（末）可知是件人之所欲（末嘜）（末）這嘜却與

貪字不同（末嘜淨人嘜末）也得詩書未必困男兒飽學應須折桂枝一舉
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小子亂談（淨）尊兄開談了（末）亂道（淨）尊兄
也開談了（生）亂道（淨）小子正是潭正是潭（末）到來這里打杖鼓（淨嘜末）嘜
得多少便飽了（淨）昨夜燈前正讀書（末）奇哉（淨）讀書直讀到雞鳴（末）一夜
睡不着（淨）外面囉嗹（末）莫是撒捷來（淨）不是外面囉嗹開門看（末）見甚底
（淨）老鼠拖箇猒猫兒（末）只見猫兒拖老鼠（淨）老鼠拖猫兒（三合末淨）笑
韻脚難押胡亂使了（末）杜工部後代（生）尊兄高經（淨）小子詩賦（末）默記得
一部韻略（淨）韻略有甚難一東二冬（末）三和四（淨）三文醬四文蔥（末）那得
是市賣帳（生）畀人夜來俄得一夢（淨）小子最快說夢又會解夢（末）不知尊
兄夢見甚底（生）夜來夢見兩山之間俄逢一虎傷却左肱又傷外肢似虎
又如人如人又似虎（淨）惜乎尊兄正夢之間獨自了（末）如何（淨）若與子路
同行一拳一踢打末着介（末）我却不是大虫你也不是子路（淨）這夢小子
負不得（末）法糊消食藥（淨）見說府衙前有箇負夢先生只是請它過來問
它仔細（生）尊兄說得是（淨）明朝請過李巡來（生）造物何常困秀才（末）萬事
不由人計較（合）算來都是命安排（末淨下）（生唱）粉蝶兒　徐步花衢只得
回家扣嬰親看如何（丑介）作公出接草堂中聽得鞋履響是孩兒來至你

讀書莫學浪兒門一䈞白爹爹共惟萬福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道
亨則光濟天下道不亨則獨善一身汝朝經暮史晝讀夜習然後可言其
命時日未至曲珠無係𤱶之能運限通時直鈎有耴魚之望生唱千秋歲
論詩書綫視微吟處真箇得趣外黃榜將傳欲待我兒榮擢門閭生兒
特啓令欲去未得耴爹慈旨合願得身康健待明年那時唱道狀元歸外
我間伊夜來得一夢你使說箇詳細生兩山之間枚一非虎擒捶外人之
夢不足信且一面裝行李合願得身榮貴管挑花浪暖三躍雲衢外白孩
兒業節先生說得好斷以決疑不可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我却說與你
媽媽教逼遲些行李畧足之資你交副末底耴負夢先生來貢這夢看生
大人說得極是這箇謂之決疑外孩兒要去莫蹉跎生夢若奇哉善更多
外過飲酒時須飲酒合得高歌處且高歌生下丑唱大聖樂　村落無人
要厮笑這愁悶有誰知道閑來徐步桑麻徑裏獨自煩惱又唱叨叨令
貧則雖貧每恁地嬌這兩眉兒掃有時瞻憾妾爹娘珠淚墮潤濕芳容甚
人知道妾又無人要兼自執卓做人除非自若懷抱妾又無倚靠付分緣
與人緝麻夜間獨自一箇宿在古廟幾番焦燥命直不好埋冤知是幾宵
受萬千愁悶千種寂寞虛度奴年少每甘分粗衣布裙辱恩令般格調若

要奴家好遇得一箇意中人共作結髮夫妻相與諧老白古廟荒蕪怕見
歸幾番獨自淚雙垂黃河尚有澄清日崖可人無得運時下末上白南人
不爭馳北人不夢象若論夜間底夢皆從自己心生那張介元教請過負
夢先生兀底一間小屋四扇舊門青布簾大寫着負夢如神紙招子持書
个聽聲揣骨且待男女叫一聲丑生在丑在內應誰誰末有少事相煩歇
子日慚愧二十四箇月日沒一人上門末又道千家貨丑出僧見佛住把
大燒香末先生拜揖丑無禮君子還是合婚選日揣骨聽聲打兀鎖龜發
課算命末又道不曾學得本事那張介元特遣男女請先生員一夢丑成
都府自家喚做毋對手末怎地了不去爭交丑相隨一道去盤街末如何
丑兩年脚不會出門末恰好是二十四箇月日丑唱唱陳聽聲渾家賽末
侍我說你丑權請六文做䖏價賣末你也忒䖏丑負夢人呼我做陸地仙
幾番說中人喝采生先生少待男女請出那辟兀來底鞋履響早來生唱
西地錦　見說道會聽聲冠朝野達帝城佳名是則聞久矣有一夢說與
聽丑觀末白丈丈拜揖末閑叙死眼介兀在這里丑在那里有群不枉做
陳聽聲生單人要負一夢丑未說負夢先鐃一箇聽聲生也好丑門下其
聲甚清其韻又美先世以來不屬人類生末是甚事物丑別人不說你兀

居烏衣國中前生是燕末把人作何看待丑兩句卦象說得好生如何說
丑先世如何不是燕如何唱出遶梁聲末且打交你壓薮薮一道與男女
揣个骨看丑你要揣骨末相煩先生丑拗末手好一副骨頭末是何看待
丑主門下不是正房生末是庶出丑不是庶出末如何丑你箇爹和娘數
千年渾沒孩兒千方百計覓得你歸來養末奇哉如何見得丑莫怪說你
箇骨是乞骨末且打你那骷髏丑令番負夢門下幾歲生十八歲丑四十
八歲末只願度眾生十八歲丑甚莫時生子時丑子時是三更正有賊末
防着你丑君子還得甚夢生唱西地錦　夢時節却未四更些身兩山上
行瞥見箇人如虎類被它傷却肬肨丑唱川鮑老　君在兩山兩山成出
字末白兩箇山是出字遇一人假虎衣白虎算來只在西方肚末白西方
却是川地君出去向北儘得不免有些跌撲膿血疾千里外豹變一時掀
焰歸來賀喜末從來見說見說君負夢果不知似恁底奇生張叶離家二
千里外無夾厄免得致疑丑先凶後吉身在清霄外君休慮末喏也負男
女一夢續得謝伊丑白你也要負夢還是夢見甚底末夜來夢見一條蛇
兒都是龍底頭角丑奇哉蛇身龍頭喚做蛇入龍窠格來來你把我箇緋
當龍頭這箇當龍尾仰看頭閑看脚末如何丑廊緋末草莽過丑有四句

卦象說得好末願遇丑道是蛇夢成龍莫等閑不平安家也平安末慚愧
丑如今却在青草內忽日成龍也未難辣辣辣末青霄有路生謝荷先生
丑負夢錢末六文丑聽聲錢末又要也丈六文丑揣骨錢末也與你六文
丑看命合婚選日末你住休生得訪先生意始通丑令朝負夢遇明公末
世間多少迷途者合一指咸歸大道中丑下外唱行香子　欲改門閭須
教孩兒除非是攻着詩書淨接門兒咫尺不出多時為孩兒欲出去淚偷
垂淨白歎叫副末底過來末出觔來勿與說事通心清涼來做得事先自
歎將來只莫管它便了末背淨生淨歎莫管它莫管它扯末耳你說誰末
不曾說甚底淨有介外媽媽為何恁地發怒末䏷君每常恁地淨孩兒要
出路又是我苦你道焦燥不焦燥末教我如何淨叫與我叫過孩兒來末
休休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淨不聽自然無家中沒悶婆末你也忒炒
下生唱武陵春　獨離西川無伴侶一路想悃惶淨接今日孩兒乍離娘
外合一心在我兒行淨白野鳥同林宿天明各自飛孩兒去則猶閑且是
無人照管我門戶這老乞兒只會喫飯偷我錢去布施念佛那一箇是人
外布施布施休休閑落處淨學生孩兒拜辭淨孩兒你去了有人少我錢
時教誰去討外善哉善哉淨學你只會喫死飯生媽媽息怒淨叫副末底

過來。末拖雨傘上五里單脾十里雙堠。只憑這些子。淨叫輕放。怕跌折了
末說話一似當門犬。淨哭孩兒你去有人少我錢千萬與娘下狀論。外
孩兒要揀好時出去只管閑說。外唱把櫻桃花。 孩兒去奚聞或傳消息
合莫教兩頭顛成縈繫犬家將息取試了即便歸。外每日焚香禱告惟願
我孩兒得遂平生志。合但願此去名標金榜折取月中桂。淨白孩兒你去
千萬有好金帶花。生金帶花。淨似門前棹樹樣大底買一朶歸來與娘插
在肩頭上。末你好辛苦。生唱同前張叶去奚怕路里無支費。外淨爹娘與
你許多金珠你莫將容易怕人欺我兒。生謝得爹娘慈肯須是每日裏禱
告天和地。合同前淨白孩兒有好棹篦似扁擔樣大底買一个歸來把與
娘帶。末怎地帶。淨唱同前孩兒去奚媽媽憂憶你。合須還是馱家自能將
息。兩下休憂慮頻頻寄書歸。淨只被當直萬惱日夜罵着伊。末你好沒巴
臂。合同前末唱同前早請去離。又要尋宿處。淨臘臈打聳。同兩當直着得
隨它去路上偷飯喫。末這夢得說破查褁與琴書兩具牢收記。合同前生
白孩兒拜辭爹媽便行。外將息孩兒。淨未好去。叫妹妹出來拜辭哥哥。末
苦一日又不說。淨你去教它出來。末月是會。叫小娘子出來拜辭群兄。丑
走出唱同前哥哥去也。妹妹來辭你。京都有甚土宜則劇買些歸家里。妹

妹須待歸哥哥狗臈椒兒花朶鞋面頭鬚。末休要閑理會。合同前生白亞
哥亞哥狗臈椒千萬買歸頭鬚千萬買歸亞哥。末孫你嬌臉兒。丑亞哥有
好膏藥買一箇歸。生作甚用。丑與妹妹貼箇龜胸駝背。末再生箇花佗。淨
都送作城外去。外試畢孩兒及早歸。丑哥哥須記買頭鬚。淨願兒一舉登
科日。合正是雙親未老時。丑下旦唱風馬兒 父母俱亡許多時知它受
幾多災危獨自一身依古廟花朝月夜多是淚偷垂。白奴家幼失恃怙又
沒弟兄遠親房族更無一人諸姊妹又絶一箇祖無世業全沒衣裝白日
三飡勤苦村庄機織黃昏一覺斃古廟荒蕪天色又寒雪兒欲下一盞
明燈照神道買油背自少三丈。又唱借黃花 奴家命恁窮此身無所用
織絹更績麻得人知重感得諸天打供又遭遇李大公柴米有時無教小
二頻賫送今夜起朔風苦也如何恁凍。末上荒村景寂寥地僻人行少公
公教喚你門特來古廟。旦萬福君來則甚想必是來路杳。末東畔李三公
有少事欲廝央靠特遣我門來你明日須早到。旦白謝荷大公奴還不得
大公廝提攜如何過得一箇時辰奴家知了不是裝綿便是織絹明早奴
家自來。末娘子懶惰爲人只見貧勤苦强去求人。旦曉得了貧居閙市無
相問。末富在深山有遠親。丑下生挑金褁出唱望遠行 鄉關漸遠劬閭

崢嶸巔險不慣行程愁悶怎消遣時聽峭壁猿啼何日得臨帝輦步雲衢
稱人心願。白詩書飽學經歲時此來指望登雲梯草屨行纏被泥土遇觀
劬閭山巍巍嘉江有渡波浩渺蘆花荻荻風凄凄獨立沙頭見梢子村庄
破曉忽鷄啼。下丑做強人出但自家不務農桑不忻斫代嫌殺拽犁使擂
懶能負重擔輕又要賭錢專欣喫酒別無運智風高時放火燒山欲邏難
容月黑夜偷牛過水販私鹽賣私茶是我時常道業剎人牛殺人犬是我
日逐營生一條扁擔敵得塞幕里官兵一柄朴刀敢敵當巡底弓手假使
官程擔仗結隊大刼了均分縱饒挑販客家獨自箇擔來做已有沒道路
杖五七隻獵犬生擒底是麋鹿猱獐有來時捉一兩箇大虫且落得做袍
搵腦林浪裏假粧做猛獸山徑上潛等着客人今日天寒圖箇大帳懦弱
底與它幾下刀背頑猾底與它一頓鐵查十頭羅剎不相饒八臂那吒渾
不怕教你會使天上無窮計難免目前眼下憂。丑下末做客出唱生查子
重重疊疊山渺渺茫茫水。行貨已賫排獨自離鄉處。白但小客肩擔五
十秤背負五十斤通得諸路鄉談辨得川廣行貨衝烟披霧不辭千里之
迢遥帶雨冒風何惜此身之跋涉欲經過五𥐻山上小客獨自不敢向前
等待官程不然卑仗廝趕過去正是養家千百口只恐獨自失便宜。淨作

客出喏客長相待過嶺歇子。喏末喏客長。淨末相喏末甚人遠觀不審近
觀分明誰。淨喏不相見多時。末我門不認得你。淨不認得我一番成都府
提刑衙前打賣金駝駝底。末是了我略記得半姿。淨我是甚麼人我是客
家行南走北有聲價人它來買金駝駝與我。末我門約莫記得客長到被
它打。淨你說錯了。末客長在下頭它在上頭打拳。淨它都我不着打我在
下面兩拳如飛。有末你如何叫。淨我不叫甚年會叫。末恁地不叫。淨大痛
無聲都叫不出。末依然喫拳場。淨時耐賣金駝駝底走來抱我腰被它把
一拳打。末腦。末是我。淨它打我一拳被我閃過踢了一脚。末鬼亂一和。淨
我是誰。末有眼不識太山如今要過五𥐻山怕有剪徑底刼掠人廝赶去
淨好好好你撞着我是你有采客長是那里人。末是梓州人客長仙鄉那
里。淨我是浙東路處州人相摝相打剎鎗使棒天下有名人。末慚愧拖帶
一道行。淨你命快撞着我一道行。淨唱復襄陽 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
步擔兒擔不起怎赶得程路氣力全無汗出悄如雨尚有三千里怎生行
路。末白扶也我上又不得下又不得且歇一歇了去坐地。末唱同前一步
遠一步一步遠一步你與我同出路也被人欺負遇着強人你門怎區處
把擔杖錢和本使與它將去。淨白我物事到強人來刼去你自放心我使

幾路棒與你看。末願聞。淨使棒介這个山上棒這个山下棒這个船上棒
這个水底棒這个你喫底。末甚棒地地頭棒。末甚罪過。淨棒來與它使棒
鎗來與它刺鎗有路上鎗馬上鎗海船上鎗如何使棒有南棒南北棒有
大關門有小關門賊若來時我便關了門。末且是穩當。淨棒更山東棒有
草棒我是徽州婺源縣祠山廣德軍鎗棒部署四山五岳刺鎗使棒有名
人。末只怕你說得一丈。淨我怕誰。丑走出下唯不得要去末尉遲閒着單
雄信。淨來你喚做劫賊。末莫要道着丑叫林浪裏五十箇大漢不得出來
我獨自一箇奈何它。末好一對兒。淨你要對付誰。丑對付你你來抵敵我
淨你來劫我物事。末我也知得。丑你要好時留下金珠買路我便饒你去
淨你抵得我一條棒過時便把與你去。丑莫要走。淨我不走一箇來我不
怕你丑兩箇來我也不怕你。淨三箇來我也不怕你。丑四箇來我也不怕
你淨五箇來我也不怕你。末都說得一合。淨要打是便打。丑這里狹且打
短棒。淨丑呆鬼。末客長怎地不動慚愧。我且擒擒走了。丑猜你那里去。末
卻又會說咩。丑我思量鎗法。淨我思量棒法。末了得孫子。淨丑打有介淨
倒告壯士乞條性命。丑打末告乞留性命。丑你也贓大它要來抵敵我我
把你擒杖去畧略地高聲。我便殺了你。經過此山者分明是你冤從前作

過事沒與一齊來。丑下淨在地做末客長你相悞。淨挨也相敝。末好你說
一和大開門都使不得。淨我只會使當棒。末又胥自說合兩人查婁都把
去了。淨查婁由閑可惜一條短棒。末隨身之寶你且起來。淨唱福州歌
伊奪擒去我底行貨都是川裏買來底我要我兒家裏望消息。合雪兒又
飛令夜兩人在那里睡。末它來打你你不肯和順好言告它去使鎗使棒
一心逞雄威。合擒兒把去令夜兩人在那里睡。淨朔風又起擒兒裹紙被
楔兒盡劫去手兒腳兒渾身悄如水。合雪兒又飛令夜兩人在那里睡。末
你莫打渠若必苦厮打你每早先輸你腰我腰沒錢又無米。合擒兒把去
令夜兩人在那里睡末白下山轉去休。淨上山去。末上山做甚麼。淨沒擒
空手人最好上山。末卻來打渾下山去。淨下山也好。末如何。淨下山去借
一條棒更相打一合。末你使不得。淨顧你長做小要羅自有傍人奈汝何
末百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並下生唱七娘子 朔風四野雲
垂地向長空六花飛墜獨上高山全無力氣奔名奔利直如是。白一陣風
來一陣沙千山萬里沒人家可憐回首鄉關路極目陰陰天一涯。上山下
山山復上古木森森迷疊嶂山陰經月雪難消恰值今宵雪又降前山高
處有人烟喜得今宵一夜眠苦也更無存宿處此身寄在阿誰邊。又唱普

天樂。張叶告蒼天憐孤苦從小裏蒙嚴父教六藝通武通文直欲更換
門戶令應舉天欲暮大雪紛紛登山路兩頭望更無宿處令夜若在此山
莫教叶此身遭遇狼虎。丑作強人出伏在地上。生白怯風一陣有如裂帛
之聲唯猛獸業畜不得無禮吾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丑起身唯漢子吾
乃一方壯士此處強人便是官裡不放它下山若是卑伏豈容它空過汝
生得貌如秀士料想不是客家我且饒你一下鐵𦆮留金珠買路。生叫壯
士唱凉草蟲 姓張名叶是川里居本是讀書輩意着科舉有些路遝
我旦逐要支望憐念心全取饒張叶爰足一路來去。丑白理會得飛蛾投
火送過死來林浪裏五十箇大漢休得要出來。生苦苦。丑這是甚底。生是
刀。丑這是甚底。生是查。丑這底生是棒。丑看你要那个喫。生唱胡搗練
張叶有些子盤費錢怕一路欲支遣家又遠望周全望周全莫將去念身
上寒兒無又無旅店時運蹇望君令善眼相看。丑白你到軟頑剝了衣裳
生告壯士善眼相看天色又寒。丑金珠與我萬事俱休稍稍遲遲一查打
殺了你。生唱聞有金珠有些子做盤纏返西川若要平分把一半與望周
全。丑白一半回過一壁打。生倒一半金珠便放行此山喚做萬人坑閻王
註定三更死不許留人到四更。丑下末作土地唱臨江仙 裂帛一聲人

吽喚強人打倒公侯當山土地泪雙流張解元不合在它煙焰裏爭敢不
低頭 生作死醒土地唱糖多令 劫去我盤纏皮肉打傷穿一身如水沒
些綿令夜更無存宿處我拚一命赴黃泉。末唱油核桃 君令勉強起試
聽呵獨自怎生經過此成災禍。生我怎知初托大兩查一擊渾身破令宵
大雪寒殺我。合命蹇時乖撞着它冤家要脫如何脫。生令忽逢老者下山
呵宅居那里周全歇宿一夜。末聞我時須說破當山土地吾親做憐伊現
身說些介話。合同前。末君令轉下山有一家來門兩扇屋雖破是驚鶩兒
生又怎知它着我謝得尊呵周全我令宵免得心腸挂。外有上只得扶
病起下山呵尊神恁說叶心下略托大。末草繫門君解破靠歇須有人溫
顧不消慮及道如何過。合同前。末白唯面來底甚人。生轉身看末見子冤
危扶取君依然是下起祥雲從空伸出拏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末下生
感得聖道去也只得山根試扣門滿空飛雪正紛紛洛陽無限花如錦特
我來時不遇春。生下淨仮神出唱出隊子 特降祥雲為強人劫那路人
路人是張叶有佳名桂籍之中有姓名令宵定沒宿處來扣門。白吾住五
鷄山下遠近俱聞聲價顯聖八百餘年三度有些希錢來燒化專嘗虎豺
狼又掌豆麥禾稼雖氣味知它如何豬羊肉那曾繫挂祭吾時多是豆粽

粧糕陰空裏一箇鄉霸似泥神又似生神唱得曲説得些話張叶運蹇被賊来驚吒當山土地無可奈何借此之處與它宿過一夜貧女回来必不容它憑小聖説教希吒吾殿下善惡判官顯一員到吾部下末作判官出唱五方鬼　呼喝一聲情如雷鳴聽得元来是吾尊神未知説着緣底事召語直恁惡猙獰有何事嚇人驚净五雞山下有一强人把張叶盡刼更没分文又打一查皮肉破此人有一舉登科分料汝革怎安穩末白吉尊神如何商量净移我供床與它打睡末又遣錦被堆净教它與貧女睡及弗穩便末也骨自曉人事净奈爐裏又腌臢它来供床下睡小神思量外面門破弗好看叫小鬼来你兩箇權化作兩片門末判官如何做門净且叫小鬼来商量末小鬼在疾速過来丑做小鬼出唱同前吾是直日小鬼甲頭也弗識肉也弗識酒净唯汝口應是没量手末它喫了甚麼净滿殿裏箇箇都是口臭末告你莫説自家醜净白狀元張叶因被賊刼忽到此来我心快快外面門兒破得蹺蹊差你變作不得稽遲丑獨自只作得一片門那一片教誰做净判官在左汝在右各家縛了一隻手有人到此忽扣門兩人不得要開口末好似呆底丑吉尊神做殿門由閙只怕人撥去做東司門末甚般薰頭净来依貧女縛住廟門閙時要響閙時要逑稍稍

有違各人十下鐵槌丑草是鐵槌又着打釘末釘殺了你净演一番看末丑做門有介生出唱五供養　五雞山下更没人知我行蔵衣裳剥去露痕傷雪兒又下朱戶閑景物慚惶来古廟試開眼投宿又何妨又唱同前尊神恁試聽念是成都府裏才人張叶往往宸京取功名經過此山强人把我金珠都刼盡又被傷皮肉欲投眠是故特特啓朱門净張丈我最靈末會話如何不靈生摟謝得尊神特顯聽明丑朱門兩扇開了又還扃末問如何使會作聲净張丈你胡亂去供床下睡一宵生謝得尊神幸然解得廟門閑痛苦飢寒塞滿懷今夜閑門屋裏坐應没禍從天上来生下丑你到無事我到禍從天上来净低聲門也會説話丑低聲神也會唱曲末兩箇都合着口丑兩箇和你莫是三人末必有我師净怕貧女歸来才説話貧女使驚了若還轉去李大公家又武判害都與我閉口深蔵舌安身處處牢末貧女歸来稚静着净拄了門待貧女歸来自皷婷末低言丑都低聲旦唱新水令　朔風凛冽雲垂地見長空六花飛墜踏雪歸来也仗一點燈兒伴岑寂白作事不取知必定没前程甚人来攧閑我廟門今日不是牙盤日裏頭都拄了叫開門打旦背旦蓬蓬蓬末恰好打着二更旦叫開門重打丑背丑叫換手打那一邊也得末令丑旦唱江兒水　甚人

入奴廟裏把門到拄丑串大過拄末撻你天主倒旦數奴獨立在雪兒裏淅淅朔風似刀割體渾身如脱在那江兒水甚人来投此處早早開門莫數奴家立地旦打丑背旦叫開門旦與怀末如何旦也要丑叫旗攏生路人無眠也投此處宿開門怕風透了人難睡移拄門背丑扯又人来丑婆此是刼賊刼它去末不干你事丑道我是門神也不知生撲衣裳剥盡身如水净判官和着小鬼收拾威光且来此處立地末白都由你丑大王曉事外面寒冷教来裏面立地末不似騷閙生吉尊神奴家要開它仔細望收拾威光净上頭便不要我在它面前立地末且尊重歌子丑令夜兮人一邊使竹拄一邊大拳搥末强似去爭交净兩片門兒入廟堂丑閑它仔細不相妨末勸君自掃門前雪合休管它人屋上霜末净丑下旦唱擣練子　君還是往何方不知怎地有痕傷見着伊妄斷腸生唱鎮南枝　張叶本是秀才成都府人因鄉薦貴褱足欲往宸京奈何程途遠旦莫是登此處山號五雞被人騙生因登此山上强人衣虎皮把叶刼掠薄賤一查打得皮肉破損鮮血滿令到此忽遇伊未審誰望憐念旦奴家世本冨室只因水大家不易年幼間父母俱亡又没兄和弟居此廟五七年又遇君恁狠惧生平日在家裏須讀古聖書這般雪兒才下多是飲着羊羔淺

斟緑蟻或試詩或探梅又怎知這滋味旦君休要舉那持月前是物不如意衣又没被席全無盡出不得已君口食奴自供要睡時光自睡生張叶且安置明朝定未起遍身虚浮赤腫今夜奈爐裏彎跧䠥它風雨至旦奴進君些子粥更與君舊奈被生白衣食全無眼下憂誰知今日禍臨頭旦愁人莫向愁人説合説與愁人展轉愁丑下末作李大公出唱豆葉黄　瑞雪紛紛使覺豐登感得吾皇一人有慶净作李大婆扮唱亞公早辰燒香謝神明惟願兩口兒夫妻頭白牙黄免得短寧末命字末没一个是净亞公我住立礁山下七八十年見了幾家成敗不知我屋裏長長亢大麥飯長長喫个羊羹末又道珍羞百味我且問你你見誰家成敗净且如那貧女屋裏姓王喚做王有錢只因父母喪亡水火盗賊害了宽計如令只留得箇女孩兒在古廟中做揰你箇老賊全不知慚羞末你有甚慚愧净我屋裏也有錢末你又幾錢净我如何没錢我前日賣一箇猪又賣三隻雞又賣八斤芋一藍大荸薺末是你有錢珠子王負外净可知我屋裏有錢屋外有田屋後有園屋傍有船屋上有天末巧筭净手裏有拳末我有模樣兒你適来説貧女則甚净唱忒忒令　每常間緝麻做布那貧女趕得些工夫幾日来雪下你全不相顧叫小二来送一瓶酒一方米一塊

豆腐末白莫與它莫與它净老畜生你怎地了不得末我怕它喫了口腥
臭净肚饑來做飯渴把腐煮菱寒使喫酒那得會口腥臭末我也知得了
你叫小二過來净叫小二小二丑作小二出唱喏你閑時叫小二使走
末如何丑今日是事卻都休末你好會懶丑嫩雞一隻二瓶濁酒我也不
貫油不擔水不討菜也不去看牛末白休休你今日也不須喫飯丑不容
我喫飯我自去煮羊粥喫净孩兒也把一碗與娘末道一對不亏了口末
净分唱付云大雪下渾身都似米我雙雙底早尋思貧女有時央靠它縛
麻苧有些豆腐些兒酒些兒來數孩兒送與丑白送與个貧女殘人我不
去末净你罵它則甚丑我怪它末净因甚怪它丑我一番見它在廟前立
地我便閒它貧女姐姐你又恁地孤孤單單我恁地白白淨淨底只是嘴
烏丑你不然胡亂嫁與我那个丫頭到罵我欺我是小孩兒末明年恰好
四十歲丑四十一歲末我知得了净也好也好它若有這一項我自與孩
兒討个新婦末甚物事净它須未打得滴水末你且與我斟酌净孩兒看
娘面送與它丑我只是不去末亞婆我有道禮你只說道改日娘自討與
你做老婆它使擔去净說得是叫孩兒你且送與它改日娘做衣服打扮
你自討與你做老婆丑亞娘定定與小二討做老婆末不嫁你田庄净來

來我去討米和酒并豆腐斷送你去丑我得老婆使去末且是快當你去
再三傳語教娘心丑只怕前村雪又深净此米應須還得下合果然勝似
岳陽金下生唱酷相思　父母家鄉知幾遠怎知道兒狼狽旦接早聽得
君家長吁氣亦帶累奴垂淚生唱獅子序　張叶恨時未至居家出路長
是不利旦不在躲狂惟在自守已看造物何如生張叶只伏托詩書旦奴
家惟憑針指合逆來順受須有通時旦愚意誰無禍當自遣將息身上沒
事商議生眼下裹衣單又值雪兒肚中飢餒旦粥食奴旦夕供些生衣裳
身上藍縷合胡亂度日別有區處生聽啓自來不識恁底平日我衣冠濟
濟旦沒奈何風雲際會特應是勝如今日生沒盤纏怎生得去旦休煩惱
須待時至合常言道好事不在忙哩旦奴覷着君家貌美須有个荷衣看
着旦深謝得娘子恁地說卻又怎恁悉義旦奴供備糲食粗衣生叶意叢
此心此意合前生料得曾共結會旦白甚人來丑作小二扒擔出唱字字
雙　一石兩石米和穀也一擔擔兩桶三桶臭物事也一擔擔四把五把
大擺柴也一擔擔豆腐一頭酒一頭也一擔擔旦白小二哥大雪下你來
則甚丑唱雙勸酒　阿爹阿娘教我傳語些兒酒來擔來與你要時你便
留住不要我便將去旦白甚感大公大婆見這般雪兒下教你送來與我

我如何不要丑[illegible]貧女姐婼旦小二哥解元在此着个拜揖丑揖生小
哥是誰家令嗣丑小哥我是大哥今年四十一歲了旦這是李大公令嗣
丑貧女姐這貧哥那里住旦小二哥莫恁地說生娘子張叶身上疼且入
裏面去旦解元你去西廊胡亂喫些子飯了睡休丑兩人說話恁和同正
是天生窮合窮生今日得君提撥起免教身在污泥中生下丑這貧哥是
誰旦小二哥它是好人莫要傷觸它丑你叫做貧女它叫做貧哥旦它是
秀才因過五磯山被強人劫了如今特來我廟中安下一來雪兒正下二
來身上查痕未好好時自來叫取大公大婆丑我有些好事向你說天旦
小二哥有甚事丑我有笑旦笑且說有介旦有甚事如何不說丑天我要
說又怕你打我旦我不打你你自說丑我便說旦你說丑我爹和娘要教
你與我做老婆旦教你來與我丑教你來與我做老婆旦唾打脊不曉事
底呆子來傷觸人打个貧胎打丑丑叫好也保甲打老公老婆打老公旦
作怪我嫁你看牛骨自不中二分像人七分像鬼丑我像鬼鬼頭鬢須紅
旦口邊乳腥未斷頭上胎髮由存到來出言道語丑唾丫頭兒胎髮恁地
長你沒我屋中自餓殺了你旦我去說與你爹娘丑扯旦莫去說饒我老
婆旦你卻又驚末上劒誅無義漢金贈有恩人我教孩兒送些物事來怎

地不見歸自在這里厮炒如何旦唱末奴兒　奴感謝公婆恁地大雪下
托物來想惠又感哥哥冒雪至出言語話忒無知你只道沒這樣兒怎教
要與奴為夫婿末小妹子適來它不擔那酒米我婆婆撩撥它說與改日
娘行與你娶貧女它歡喜冒雪擔至你莫道沒這樣兒苦欺它道沒張志
丑爹爹它欺我我說與你旦你說甚底丑我適來擔到廟前見一个苦胎
與它厮纏口裏唱个囉嗹囉嗹把小二便來薄賤你只道沒這樣兒甚
人做得人宅眷末白回光返照歇子叫娘子這是甚人旦雪還不下大公
憐處也自知了成都府有一秀才欲往京城赴試到這五磯山被賊打一
識查劫了盤盡身上沒衣口中沒食瘡痕沒藥醫歸去沒盤纏夜間又無
被蓋廟裏又難安歇恰才問它仔細令嗣送酒米來丑个丫頭到官司直
是會供狀我便是着響个末你只是沒道理孩兒你先歸去丑我歸去說
與亞娘不要你做老婆末它不煩惱丑你莫欺我第一會讀蒙求第二會
看水牛末照管喫跌丑自有釣魚處不在淺灘頭旦叫張解元大公在此
扶痛出來相叫則介生唱夏雲峰　展愁眉舒病眼兜強徐步廊西旦張
丈秀才且與大公施禮末久聞清德不採知不及前諳生正雪張叶在病
中那值逆旅末唱賀筵開　老夫年老腳衰近日不出外故不採知旦那

更雨雪紛紛怎作威此處不曾得暫離。生 張叶因被狂人胡打一查長泪垂。丑末 君想是少些箇衣自覺寒多形怎底。生 娘行老丈怎底言語光世曾結會似親故知。丑 我公休與婆知種些善基有舊底衣服把贈與。末 兀底老漢有粗道服贈君家須着取。生 丑 深感謝我公怎底且得遮卻血污衣。末 白 老漢然雖是箇村肐落里人稍通得些个人事平日裏終不成驍拜底與它一貫唱喏底與它五百沒這般話頭只是架上沒你衣我衣懷中沒你錢我錢。生 足知公公大度。丑 奴家在此廟中將傍六七年不得公公叫喚誰來管你。生 謝荷公公張叶人非土木必有報謝之期。末 老漢且歸衣裳着取抵寒威。丑 不靠公公又靠誰。生 萬事到頭終有報。合 只爭來速與來遲。下 後作勝花出唱 金錢子 桃杏儀容不覺又年荏歲盡堂中隨它伴侶聽這別院笙歌管絃聲沸。驀忽心閑小樓東欄杆鎮倚。又 日 賞宮花序 勝花女四時中心下沒事縈繫除非上苑隨趂度芳菲歡會思之論梳粧和針指怎曉得仗托雲鬟粉面使婢隨侍臨鸞照時那飾容都是它輩承直白日笑語長是樂春臺則劃情和富豪家人中最貴最第一感得吾皇時召身赴瑶池春去夏月芙荷香鎮拂鼻小舟時泛和菱歌遊戲秋至綵樓高龍山聳月正輝宴着紅裙終夜一任眠遲冬季賞雪臙脂

簪梅數枝煖閣圍坐飲羊羔風味須知富貴自然嬌艷有不搽紅粉也相宜。白 自古道判人不貴王蛟人不貴珠出乎富貴之家皆不知此身之樂奴家爹爹王德用身為宰執名號黑王媽媽兩國夫人劉氏知它享了多少榮華受了多少富貴家父當朝號赫王幾番宣喚也宮粧莫教轉面一四顧真个三十六宮無粉光。下 生唱 薄媚令 愁多悶極歷盡萬千滋味幸幾日身安免慮。旦 聽得傍來無事使奴瞻喜。合 又那值雪晴雨霽。生唱 紅衫兒 獨步廊西魂欲斷自覺孤恓奈眼前盡成悲愴。旦 此處村僻荒羞那人煙最稀早曉奴獨坐獨行 使過得。生 才到黃昏至虎嘯猿啼起論娘行怎嬌婿何不嫁箇良壻執敢凝迷貌醜尤過一壁奈身無寸縷況兼親戚俱無誰來管你。生 算來張叶滴相將漸効可然怎地歸尤未得娘子無夫叶無婿共我比翼飽學在肚裏異日風雲濟身定到鳳凰池一舉登科强在廟裏帶汝歸到吾鄉真箇好哩。生 你好不度己你好忒容易道言語甚張志還嫁汝好猜人疑惹人非奴似水徹底澄清沒纖毫點髒請君目即出門休在這裏下。末出勝 我且問伊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淨 我貧女緣何搵痰走出去。生 告婆知念叶歸鄉尤未得它又無夫叶獨自底我着言語扣它它搵着淚將人罵詈。末 我婆扯住。淨 秀才說話驍驤不要時

我做箇說合底請它歸着些言語說化儞。末 我婆要與你說作一對兒。生 仗托公公做主議。淨 叶 旦 出 且休要怒起你歸來說箇仔細。旦 聽奴咨啓 旦唱 金蓮子 廟門閑个閑留此處你沒活計我周全你好不傍道理。末 淨 淨 驀忽地怎說它便漾出去。生 單人此住無所倚幸然娘子沒夫壻。末 淨 你說得是我公婆看時精神怎磊落一對好夫妻。旦 唱 醉太平 明日怎地神前拜跪神還許妾嫁君時覓一箇聖杯。生 娘行怎說有些兒意。末 不消得我每為媒氏。淨 公公你出个猪頭祭土地。合 有緣時賀喜。末 尾聲 只此一言是的實。淨 婆婆勸你休走智。生 我異日風雲濟會時。淨 白 明日公公辨些禮物笑婆婆辨一張口兒。笑 末 只會嚾相你笑甚底。淨 做媒須着辨幾面笑。末 你也忒笑。淨 莫怪說好對夫妻只是窮媒人盡在不言中 生 有緣千里能相會。合 無緣對面不相逢。下 外扮夫人出唱 女冠子 位遷極品簪纓軌象板泒家傳詩禮門排朱紫更兼親戚盡皆豪邁當朝為宰執一女笄年未及婚嫁這些兒愁悶鎮在心頭無緣可解。又唱 鶴沖天 況吟一和猛省孩兒事未負媄娜巧身材桃腮和杏臉每日把珠翠。若神女貌玉女面百事盡皆能試看它能寫深強一京好宅春年當笄歲感得吾皇數次宣着个好賞緣除非是狀元若招駙馬也不辱親不偏槍榮

耀兩俱全試看今歲裏必有个好姻眷。白 我底女孩兒它爹爹是當朝宰執媽媽是兩國夫人終不成不求得一个好因緣除非嫁个詩書人不問簪纓不問貧但願五湖風月在不愁無處下絲綸。下 淨扮神上唱 剔銀燈 吾血食一方卻最靈百餘歲都說吾感應年年祭戶見沒節病猷四五楪芝蔴糖餅一陌兩陌紙錢如何會道靈顯聖。白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聞張叶乃清朝舉子帝國相儒欲要貧女作結髮夫妻。笑 有小聖底萬事俱休沒小聖底我日多年五雞山上一个大王劃地與人做鴨到叶作鴨精大王。末出唱 大影戲 今日設个几案喏些兒事要相干 淨 相干莫是空口來。末 我來且聽下。又唱 搽靠敬子有个猪頭至。淨 笑猪 末 白 鐵老鴨吞歎。淨 斟些酒食須教滿。末 怕張叶貧女討校枉是它夫妻是它賽緣千萬宛轉。淨 有猪頭看猪面看狗面。丑 作小二出唱 纏纏金 亞爹不曾見一个大猪頭移時還祭了我便搶將走。末 靠歇兩个成親後須要喫酒。淨 尊神等候許多時如何怎生。末 白 你好惡生請解元和娘子 出來。淨 斟酒 末 丑 末 好 生 唱 上 思園春 你要休時我未休。淨 早來吾殿下喫猪頭。旦 出靈杯不許後教我怎生留。生 漾人葫蘆水上遊葫蘆兒況後我共伊休。淨 白 你與小聖都一般又弗是飽又弗是煖。末 門里有君

子。鮮元和娘子欲神如神在聽老漢請神。丑亞爹我瀉酒。末旦末好，待我
請神了。淨胡亂早瀉酒。末合着口。丑亞爹早請神，我要肉喫。末不虧了口
末我那神道處。淨睜眼作處。末怎比馬明王。末若香烟才起，淨酒瀉在盞
裏。末小二聽得。丑神要斟酒。淨應末香煙馥都。淨盡中火燒肉丑衝喫一
末如何小二。丑神道不喫肥个。淨唱肥个我不嫌，精个我最快，從頭至
脚板件件味都甜。末我个神道靈。淨可知道靈。末廟祝甚年會肥。淨衝酒
旦有介末請介元禱祝。生唱菊花新　靈神聽啓，成都府住，奈張叶自幼
次書因住宦京路途裏被劫，取有羈是之費盡劫將去，一查打倒胃瑞雪
投入神祠裏睡。不穩牽惹無限不如意，忽逢貧女又沒夫，叶無妻，見欲成
姻契，獻神緣醲。末白下馬當風，酒當初獻。小二瀉酒。丑瀉酒了。末未曾瀉
如何說瀉酒了。你直恁不志誠。打丑介亞爹我瀉酒了。末低聲再瀉酒。旦
哭末甚聲頻。淨沒肉。丑展末沒肉也應。丑瀉酒。淨又衝喫末請娘子禱祝
生唱後袞　妾身年少裏，父母俱傾棄，在神廟六七年長，獨睡論雲說雨。
怎曉得這言語，偶遇它張叶，要為夫婿，神還靈異，賜照拯，許妾同連理。若
不是匆匆分散，無終始，不知如何？但默默意如癡，更滿斟一盞獻神緣醲。
末白一盞既斟，酒當亞獻。酒又不瀉，打這厮兩。丑亞爹酒瀉了，你莫打我

口邊不濕，畢竟是神喫了。這回主張看。末也好，你更瀉酒。丑唱歇拍　便
咽無言淚揩拭，瀉酒時又沒人喫。鷄甌盃深，漸漸斷滴滴。淨衝酒末從
唱見得神靈異，兩頭都是。淨殷勤來獻，謝你門三獻都不喫。末兄胃不喫
淨條張叶是貧女因緣，皆宿契，今生重會，向綉幄效魚水，許綰同心結永
諧連理。生旦合唱終袞　似鸞鳳和鳴相應，青雲際效鶼鶼比翼，鸞鴦雙
雙戲相憐相愛，挤盡老與偎隨，待把伊托在心兒裏。末神歌兒舞，況我門
村落皆歡喜，願廝守終久于飛。合身赴月宫，折桂枝，已兩兩同歡會。這些
滋味美。淨白兩个已成姻眷。末是也。淨土地宜歸後殿。末大王回雲也。淨
我去討那夫人。末則甚底。淨各自排个筵席。末又要喫。淨三獻三獻酒肉
不曾見面。末只說喫底。淨下丑我去切肉來。末我討你娘來。生旦謝得全
取兩成雙。丑我討盤來，你討娘。末今日歡娛嫌夜短。合閑時寂寞恨更長。
末丑下旦唱添字賽紅娘　先來是奴心兒裏悶，驀撞見伊，貴緣怎知君
家共成連理枝，共成鸞鳳飛。合願得百歲鎮同諧，渾不暫離。生榮辱算來
是前生定，只得守己。儒冠未必將人悞，我直恁底悞我百事虧。合願得一
躍過龍門，榮歸故里。旦貧窮困苦，誰知道雙眉暫舒。君須異日休得要忘
却奴厚期，忘却來廟裏。合願得相看，鎮長恁如魚似水。生詩書禮樂曾請

歷我救貧伊。伊家放心，不須要憂及辜，我妻憂及辜負伊。合願得前慈鎮
如初團圓到底。生旦白相煩李大公兄底早來。丑上唱賽紅娘　先來小
生心兒悶，見貧女又嫁。末接三分似人，休得要言語詐。丑靠歇，喫教醉醺
醺。我方才罵它。末白你罵它甚，賞我打你。生大姿來。丑大姿來了。旦大
婆亦聊來。淨穿鞋出唱　先來是我脚兒小，步三寸蓮。末白一尺三寸。淨搽
一个水尺闊三尺，横在廟前。末白是有一个水穴。淨被我脫下綉鞋兒，自
作度船。末白教誰來撑住你。淨着了鞋，頂禮神道萬福。生凡事仰賴婆婆
主盟，周全我夫妻兩口。淨賀喜拜拜。旦謝得公公婆婆。丑我自歸去。末怎
地歸去。丑討耐它添兩字也得。生甚字。旦謝得公公婆婆哥哥多少是好
末你好生受。淨亞公今日慶煖酒也，不問清也不問濁，坐須要凳，盤須要
桌。末這裏有甚凳桌。淨特特喚做慶煖，如何無凳桌。叫小二來它做桌。末
也好。淨孩兒想你好似。丑好似甚麼。好似个新郎。末甚般飲道你好似一
隻桌子。丑我是人，教我做桌子。淨我討果子與你喫。末我討酒與你喫。丑
我做。末慷慨。丑喫酒便討酒來。末可知。丑喫肉便討肉來。末可知。丑我才
叫你，便是我肚飢。末我知了，只管分付你做桌。丑帶身，生公公去那里討
桌來了。丑是我做。末你低聲。安盤在丑背上。淨飲盃。旦飲歇。丑衝也。有介

生唱排歌　張叶謝公婆，至感疊疊蒙周庇。旦從年少得濟惠，到今日成
姻契。丑亞爹末丑與我低聲。丑肚飢腰又疼。末椅兒船風無與你喫。淨條
五百年前已曾注記，我今日來攛掇你。丑又衝喫末淨合勸君一盞莫辭
推，願你夫妻諧百歲。旦到口旦唱奴家勸婆緣醲也，挤个醺醺醉。生叶多
謝蒙賜惠，怎忘得恩和義。末兩口從今日自當愛惜，詩書自當記得。淨你
對夫妻且恁底，奇哉對夫妻直恁底。末白知已知彼。丑做卓底腰屈又頭
低。有酒把一盞與卓子喫。末你低聲。旦唱紅綉鞋　小二在何處說話。丑
在卓下。淨婆婆討卓來看甚希姹。丑起身。淨問卓那里去了。丑吉我娘那
卓子人借去了。末問借去做甚麼。丑做功果道禦。淨使着它。末那些个禦
淨生旦唱刮鼓令　今夜盡歡。淨我喫酒須教滿。丑我每喫得十來挽，敢
一掃喫盡盤。末娘兒兩个忒熱亂。生旦一封只有君過門。合前生已結今
生分，通宵裏飲芳樽，通宵裏飲芳樽。生旦白謝荷公婆又成拈提。末淨且
圖安樂，胡亂度時。生相看幾日去京華。淨未好尋思，漾了它。末休戀故鄉
生處好。合受恩深處便為家。旦下外唱風入松　東風習習破宫桃殘雪
才消，柳芽窣地拖金色。後接余深沉庭院，蕭條遶遍，燒燈過後園林一景
如描。外唱祝英臺近　畫堂深人悄悄，春入杏花梢，青雨弄晴，蝶粉蜂黃

相傍養花時候(旦)碧藻翠荇水底牽風魚遊池沼(合)畫闌邊來往遊人嬉笑(外)時到粉墻低曲徑窈一跤景偏好小院遼亭一簇神仙珠翠鎮相圍遶(旦)聽道賣花聲過橋西奇葩爭巧(合)亂鶯啼遶着喬林聲鬧(外)清曉侍婢不惜千金相呼鬧百草遺珥墮簪(合)蹙着鞦韆不禁笑語聲高(旦)夭桃過鬧渾若燒空離禽時味觀景處覺得奴心煩惱(外)夫笑我女休得閑愁寬取汝懷抱好事怎匆今歲賢良須是選个年少(旦)焦悴此心非爲求親容奴咨告(?)爲傷取容光將老(外)白男便當婚女便當嫁今年卻是春選之年妈妈與你選个有才有貌底官人共成姻契(旦)深感妈妈(外)止圖才學有佳名(旦)不擇貧寒事便成(外)無限來門生餓莩(合)幾多白屋出公卿

(丑下生上白)水調歌頭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前程事業並期中路慧究迍近日須諸貧女未是吾儒活計依舊困其身爭如投上國赴舉奪魁名(旦唱)荷葉鋪水面 才郎到此處時奴家正生憐念心雪若晴君家定看出廟門(合)誰知先世已曾結定恁困窮何時免得日繁榮(生)張叶到感我妻同諧已約百歲期困此間不若上國奪桂枝(合)身榮那時也爭得氣沒裹足如何便得身會起(旦唱)孝順歌 奴愁悶又遇君恩之兩口直恁貧君家又無人奴家又無親全沒救兵去則依然奴還孤冷(合)怎得盤纏

盤纏到得宸京(生)叶令去也何時遂此情亦欲耀家庭亦欲要身榮亦欲顧你顧你時來大得一命(合)共樂歡諧歡諧共樂平生(旦)奴只得往廟前借取大公些个典與奴做盤纏又欲買些絹粧些舊綿又恐春寒衣衫不辦辦與衣衫一路免得身寒(生)望娘子借與娘子便去說前途怕錢欠中途怕錢慳錢誰與添更望娘行多方宛轉(合)宛轉些添回來自當償還(旦)(白)大樹之下草不沾霜奴家求庇於李大公大婆庄家有甚出豁(生)還借得些子與多則濟事少則不濟事(旦)奴曉得李大婆每常閒快要頭髮做頭髻只怕吾家割捨不得若去頂上團團剪些兒子與它看奴家要幾錢不到不得(生)如此卻好(旦)庄家本性自來慳(生)不算盤纏要往還(旦)信道上山擒虎易(合)方知開口告人難(丑下末出白)久雨初晴朧麥肥大公新洗白麻衣梧桐角響炊烟起染柘茅長戴勝飛老夫聞得那張解元濯了渾家要去赴試是和不是問取我婆則个(净唱)麻婆子 二月春光好秋針細細抽有時移步出田頭蛇蚪兒無數水中遊婆婆偏前撈一碗急忙去買油(末白)買油作甚麼用(净)買三十錢麻油把蛇蚪兒煎了喫大麥飯(末)且是惡心(净)惡心便喫白梅未能喫能解婆婆你知件事那張解元要去赴試(净)貧女終不成也去(末)它如何去得兀底早來(旦唱)尹令 它命

又合孤令奴命又合孤令方得兩月安靜教奴又成愁悶(末)(净)聞伊丈夫令直欲到帝京(末)它又更沒活路你又更沒親故盤纏怎生區處(净白)看(別處末相)轉你也轉來廝覷(旦)如今去時沒裹足怎對付(净)欲去在伊兩个不去在伊兩个說與我每一和又說與我公一和(末旦)如今來只得又靠我婆(净)它說靠我尤鬧你也說靠我(末)不似像底交椅(旦)河狹水緊人急計生張解元是讀書人既得婆婆周全望所賜周全求人須求大丈夫(末)濟人須濟急時無(净)夭你鬧一切人我搽些抹粉着裙繫衫我是大丈夫怕那老畜生有錢(末)人來投人鳥來投林你有甚錢把些子借它(净)明人不作暗事你要得幾錢(旦)要得百來貫錢(净)吉和你爹娘七代都貴與(末)胡亂搜尋看得幾錢把借它那張解元還得个綠衫上身時終不成忘了貧女(旦)貧女終不成忘了大公大婆(净)亞公你去措置十貫五貫借它(旦)(末)說得是(净)不是我自誇我那箱裏真个強你个老畜生(末)使是我沒(旦)(唱)添字尹令 奴家拜告聽取奴家道得婆周庇直欲靠婆到老張叶要好出路宜及早(合)歸來後攜懷抱除非異時歸古廟掛綠袍(净)婆婆有寶不與公公道(末)不知底(净)公公知道應是問婆借了(末)莫是夜明珠(旦)婆婆借與托取公公保(合同前末)長安古道盤費知多少婆婆早與它便起

程又早(旦)今朝倚靠非外來相援(合女前旦白)世間成人者少婆婆有甚物借些子遂解得三五貫錢相添出去(净)婆婆只有兩領物事(末)莫是番維道服(旦)(净)你有(旦)大婆莫是革子衣裳(净)它屋裏有(末)只亏了我不是番羅革子便是大綾(净)(末)甚底你便說(净)我嫁你許多時身邊別無物事只有兩領兩領(末)甚底(净)水牛皮(末)只好鞔鼓(净)也好做鞋(末)可知(旦)奴家見婆說多時鬧來割捨不得而今剪一捻頭髮在此怕婆要做頭髻若得些錢使十分好(净)好好我正要只是顏色不好(末)顏色恁地黑了(净)不干紅色(末)你要粧鬼(净)婆婆與你三五兩白金後去做得好時便還我你與我討半盞兒酒來(末)好好我也着得些个(净)(舉)(旦)謝得公婆(净)(執)(酒)(出)(唱)添字尹令 一盃杜酒感你把頭髮剪婆婆頭髻看得許多償添(旦)程途怕遠只要錢支遣(丈)(净)(合)(旦)伊歸去定說與我公婆望它今年去做狀元(旦)對謝荷公婆非不知感奴家量淺一盞桃花臉前生姻春結得我婆底緣(净)婆婆懶出不得來相錢(合)(全)(旦)(白)謝荷公婆妾且歸(净)明朝依舊守孤幃(末)夫妻本是同林鳥(合)大限來時各自飛(丑下生出發怒白)討耐殺人可恕無禮難容貧女那賤人十人打底九人沒下自家不固宍禍誰肯近傍你每正是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從早上出去整日不見

歸来不道我每要出路莫管尋條柴棒在這里去教你雖無韓信難也有
屈原愁旦二唱懶畫眉 早辰臨鸞此情傷我不爲爹来不爲娘頭髮剪
了終須再長使奴心悒怏不是奴家又誰管你行生白噯賤人行不動裙
笑不露唇這是婦女體態休整日價去臉兒又紅那里去喫酒来打那賤
人打介旦屈丈夫有天可表有神可鑒待我自說生你快說若不直說從
今日打至明日旦唱獅子序 你忒急性且聽我言你出路日子在眼前
我一夜思之怕沒盤纏往大公家急忙去借典婆婆也沒金也沒典亦沒
錢我每把頭髮便来剪得些錢若把盃酒来相勸生沒瞞過我實是你哭
隱僻處直是會打乖誰頭髮剪落便有人買這雙眼人說你㬌呆如今那
得錢那得銀爲得酒你說不實是少恠把廟門閉勘問你何處歸来生打旦
旦旦唱臨江仙 一堂神道你須知我門非別底你不是男兒生打旦旦
叫李大公叫李大公相救生叫甚麽李大公末出讀萬卷書知千古事解
元你兩人廝炒則甚生張叶淹留在此出自我公周庇非不知感時耐那
賤人知張叶要出去特地出去一日不歸来末便去生張叶要去便去又
無行李初爲功名造物畧賜周全得叶叶終不成忘了公公婆婆我今日
見它整日出去喫得臉兒酒歸来我且問你那里去来旦唱奈子花公公

我婆婆說要頭髻奴不得只剪下些兒婆婆喜歡數斟綠驥沒巳臂使来
打起想是奴家害了你家計末婆婆八年坎要頭髻才暫見一地歡喜銀
和酒是家裏底休閑爭休得唱氣聽啓你那个害了家計生唱早人欲往
京畿從早閒等到今時婦人愛酒貪歡喜終久後又成何濟想起這婦人
害了我家計旦出科介生白元来如此公公恁地說幾乎錯認了定盤星
旦丈夫汝是圖功名底人莫便恁地做作末休閑說我婆再三傳語不及
相送生張叶頂剌且来拜辭末不須得生剃婦九百仰賴鄰庇稍獲寸進
自當修謝末惶恐旦去時奴又長思懷生欲寄音書山路僻末我每眼望
旌捷旗合大家耳聽好消息末下旦唱醉落魄 冤家做作好直恁把心
不定生張叶去心不安穩不見歸来尋你那臉節病旦唱四換頭 初入
我廟門你不曾發這般嗔今日裏既定把奴家直恁地輕生伊不說一日
價不見恁從早晨閒只管價等合水一似清月一似明怎若發時惡氣使
生旦知是君家直恁地去得緊奴不貴這髮君須去不成生此行必是好
佳讖旦邊功名莫来適来反面沒前程生神須聽叶語會喜恩我喜汝恩
旦君須記那時合在紙爐中血污衣旦你莫學王魁薄倖種把下書人打
離聽合這般樣人這般樣心我時間傳耗音生我門去後伊自行料不到

動春心旦月黑夜昏江奴一度惺惺幾年在孤廟冷清清合又還今夜覆
單衾依舊泪盈盈末出唱掛婆子方知知道君家往帝京農事冗特来此
處送君行爭你須聽本不欲只管相親近有一事相煩靠煩君打從胡州
過鏡兒買面與婆搽粉末好不思忖生旦我婆且自寬心張叶爲人恁底
村婆要鏡沒時豈敢上婆門爭拜辭君我和伊今夜有人相請隅岸村庄
祭土神末只爲喫爭你道婆婆怎地了脚頭緊末好不安分末爭下旦又
唱絳羅裙 君今去時奴阿好悶有些錢怎知奴便摟来助恁生落得一
个瘦猜阿好悶合各家把這泪偷揾生一回上心阿好悶底伊有許多村
價至誠旦你不分奴皂白阿好悶合瓦底須有神明旦又唱呼喚子堅心
耐煩等須有日見人奴待見得情人了依然講舊情生眼下阿好悶悶直
欲到宸京旦只恐我夫榮貴也嫌奴身畔貧生唱尾聲 這般人活短命
合擧頭三尺有神明兩兩分飛阿好悶生白今夜枕頭都是泪旦望君此
去登高第生馬前喝道狀元来合這回好个風流婿旦下末出職遣一品
名號黑王身居八位之尊班立羣僚之上畫堂静情華屋森嚴綉簾垂隔
春風寶堦香遠沒人迹公相升廳着个祗候丑上相公出唱謁黑麻 帝
德廣過堯喜會太平我是清朝第一大臣丑所爲直是英俊論梗直最怕

人好底毅酷娶得五幾丑白下官王德用官至樞密使相黑王名字誰人
不知别無兒男只有一女小字勝花年方及笄未曾嫁聘今年是國家大
比之年意下欲招一个狀元爲東床不知賓緣若何待夫人出来與它商
議則个左右將坐物来末覆相公畫堂又遠書院又遠討来不迭丑唱快
討来末公相最忍耐得事丑我近日不會忍耐撥末倒沒交椅且把你做
交椅丑坐末叫末唱丑莫要叫昔日馮丞相行至後花園入那容膝庵中
歛恁地打坐三五日我不坐得一日一夜末介了我丑堂后官末扮丑你
如今要我周全你末乞賜相公周全丑五貫十貫也喚做周全末却是丑
倚程道三教中都有周全你做秀才便教你做官人筭起来你做不得末
如何丑秀才家須看讀書識之乎者也畧高梢頭巾着皮靴劈劈朴朴你
不會却做不得末是做不得丑你做道士使做知宮筭起来你做不得末
如何做不得丑道士家須尋真訪道飛符走蘇末是做不得你做和尚使
做長老住持大禪剎筭来你也做不得長老你只做得常僧末如何比得
常僧丑不是常僧如何在這裏學禮拜末你教我恁地末起身丑擲末這
回鏡个跌大丑来来與我請過夫人與勝花小娘子出来末領鈞旨轉堦
頭便陛廳上屏風後回廊深杳畫堂前簾幕低垂着个小心專當祗候丑

你也行入裏面去傳語只在這裏立地末教我做那里去外出介粉孃兒
庭院深深春色惱人天氣后接句幽閒更無情味步芳徑上花使貪
遊戲丑我孩兒聰耿亞爹說你丑白孩兒你有罪過外孟告爹爹孩兒沒
罪過丑你沒罪過有旦把亞爹襪子上許多蟣虱都捏殺了末從來不庚
已丑唱駐馬聽・伊看我孩兒似這月裏嫦娥到孫似它亞爹孩兒全沒
老來惟憑看你們一个外白未知爹爹那雅意要如何早言一句說交破
丑你休得誤人可莫教我女青春過外兒您嬌癡須要个讀書人為女婿
我家裏公侯累代小可底蒼生怎為姻契丑五百名中有多少好才人與
我女撲个一般美外白爹爹甚言語若非是狀元怎成匹配后末紫斯斯
不若荷衣一狀乙況兼奴家是豪貴若非高甲怎生攀羨外我王擇賢單
竟是今年與我兒選个福非淺合出得幾多錢招捉那狀元為姻眷末白
覆相公共得幾錢招捉尉馬丑與它路湯錢十萬貫末應丑下馬錢十萬
貫末應丑湯風錢接靴錢遊街錢各十萬貫末覆相公許多錢那裏支丑
城隍廟裏支末卻是甚錢丑來你今年選个小小富貴有狀元年紀未滿
三十者將我勝花娘子招為東床女婿末領鈞旨丑正是讀書可用覓良
媒書中有女顏如玉末莫是有女丑是末奉就一个撥手合爹爹年紀相

當不到無外育才莫問是寒儒丑文章士得文章士合大丈夫投大丈夫
生下生唱女冠子　那日是滄灘古廟步步迤邐步步見喬林芳樹上
雛鶯叫酒旗掛杏花梢風偷水宿怕暮過晚尋思自覺心悲猿猴回首家
山遠路遠杜鵑你休得叫透遙宵生白水調歌頭　一心離故里隻影欲
朝天京迤邐難豈期貧女又留連長記珠衣堂上臨別便親囑付細想是
良言教遣楊須下馬過夜莫行那近日來經古廟畫悲悲爹娘又應料它
貧女泪漣漣是事一齊管樣把取被色兩具度歲涉長川正是馬飛不到
處人被利名牽生下旦唱福清歌　自離故鄉尋思斷腸兩个月得共鸞
鳳許多時守空房到如今休攜悲似我不嫁郎無術泥尋舊畫青旬成雙
白村南村北梧桐角山後山前白菓花這般天氣情人不見神思又不快
錢又沒撩丁未又沒半升只得往大公家去歸麻歸苧胡亂討些飯喫若
若欲買春衣與夏衣特成衣看又過將恰才撰得春衫看是麂山頭哄子
現又唱廣美人　績麻績苧收針指亦是不得已時常眼淚不曾乾只恐
別郎容易見郎難淨在戲房作犬吠介淨白小二去洋頭看怕有人來偷雞
作雞叫小二短命鄭不見了雞走叫苦張小娘子二大婆萬福不見婆婆
七八日你怎地不來我家末出古人道得好命裏合無路煮飯忘了淚一

世怎地孤孤單單嫁得个人不及兩月又出去了卒它也相將到你眼如
何恁地撻旦自孩婿元出去之後真个桃花臉上汪汪淚拭盡千行及萬
行淨便是我亞公有時出去幹事五朝七日不見歸來我在屋裏心煩渾
身都燥痒了你張介元出去渾身燥痒否末好皂角煎丸旦那得這話奴
身只是眼泪出淨我亞公在屋裏我便無事旦如何無事淨它在屋裏夜
夜燒湯與我洗脚擦便不痒末打着痒處旦唱上馬踢　眉兒那曾開花
兒不快常尋思淚滿腮這些緣分乖才與同諧鸞忽成妨礙下淨我每爭
柔亡做得它時我兩口也得它拖帶淨丐婆婆稱自喜得你嫁夫婿國它
比去時早攀月桂枝金冠霞帔有分粧束你我稱孺人丑末我底公公定
着呼做保人末白我如何呼做保人淨你公是挨風爹是僕射你如何不
是保人末人道三代相門末當朝相不是我自誇它自定及第着數衣錦
歸使是榮貴時合我做婆婆你做當直底末又白又好處合那時賞喜買
炷明香大家答謝天地丑白怕它一舉登科未見歸末你安心定志數歸
期淨黃河尚有澄清日合豈有人無得運時丑下生上唱望吾鄉　家住西
川回首淚揩垂中途怎知人劫去要它貧女是不得已幸然脫此處都城
在眼下裏盡總是繁華地白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遭逢毒害手去住

不由身尋思雪中路無眠扣朝門得它貧女顧不免議姻親宿食圖溫飽
詩書暫淹滯重登京闕路盤費幾辛勤到得龍城裏身心一象新釣鰲施
大手敢勸聖明君末丑見丐窄地錦襠　青雲有志作儒流螢下翩翩知
幾秋若得一舉占鰲頭方表詩書勤乃有生白拜揖丑拜揖尊兄高姓生
小子姓張丑是彡邊長是立下早生卻是彡邊長丑彡邊長蔚遲敬德罷
械末單雄信見你斛寒生尊兄盛表子禄末只好着着名帝丑子禄因前
番不第改作禄子末甚年得你兩肖崢嶸生高姓丑姓華便換做華禄子
末華禄子只會污人門戶丑尊兄討行館了未生未討丑同逆相識一道
共店安泊末有采近大賁生尊兄行館在那里丑只在前面茶坊裏尊兄
在樓上禄子在樓下末才說話便分高低丑尊兄若會欠賃錢方可與禄
子做朋友末是結朋須勝己丑此處龍床廊下若江中之水非一源之流
這裏便是行館生奇哉末尊兄你看茶坊瀟楚樓上寬疎門前有食店酒
樓來壁有浴堂來鋪才出門前便是試院要鬧卻是棚欄左壁廂角奴鶯
鶯樓右壁廂散妓花柳市此處安泊儘自不妨生謝荷諸公乍然抵此未
及請禮丑惶恐惶恐自家賃這般店得便宜處有四生詩數看丑第一官
司奈何自家不得生如何丑一萬年只喚做窮秀才末它教不如自殺丑

第二歎出吹風吹都奈何自家不得生末如何丑祿子一身都是頑皮末
又道香肌似玉丑第三肚飢奈何自家不得生如何末想必出路打款慣
了丑不是小子忍餓得法才肚飢時緊縛了腰一番腰緊使喽一喽喽末
又道酒肉皮袋丑第四店主人奈何自家不得末如何丑秀才家怕甚店
主人淨作台婆出好也好也店主人奈何你不得也須有店主婆少我房
錢不還指丑我奈何你不得打丑有个丑饒我店主婆大娘子末有許多
稱呼淨丑少我三十个房錢丑只二十九个淨丑淨末少你幾錢淨三十个
丑二十九个末算兄住得幾時小子方住一月末那一月是大是小丑是
大末卻是三十个淨你討房錢還我丑你來劫我末嫂嫂住休不看我面
也看這官人面須是它引至生娘子寧耐淨賴我房錢丑它劫我錢淨唱
麻郎 打脊蕃蕃賴秀丑打脊蕃蕃賴狗末兩个不須動手生各請住休
得要應口淨賊獼猴丑虛獼猴生末看我面一齊住休丑我只是不還賃
錢淨赶出去橋亭上眠生看取同人勸您末休要出言恁偏丑你弄拳淨
我弄拳生末合看口休得要鬧煎淨少我那房錢到嗔丑罵得我教人怎
忍末你兩箇八兩半斤生好一對人客和主人淨我去論丑我去論生末
大都來能久幾文丑要你須着這秀才淨我着它伊休要來末你兩个貧

胎苦胎生沒緊要休得要縈懷淨我討柴丑我討柴生末要廝打只得請
退淨白解元萬福只在媳婦家安歇末卻又荒丑不干尊兄事在這里安
歇矣旦使入試院末兩个早發退生些子房錢忍耐休末秀才相罵猶人
羞丑我近來學得烏龜法合得縮頭時且縮頭並下外唱探春令 三年
一度選英賢論學業非淺后接又未知誰氏登鰲首甚日滿奴心願后白
媽媽萬福外孩兒見鞍思馬覩物思人今年乃大比之年不招箇狀元為
駙馬史侍幾時叫堂后官過來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亘古及今知
它見了幾箇狀元唱覆夫人娘子有甚懿旨外幾載學成文武藝今年貨
與帝王家我意下欲赴取个勝花小娘子年正嬌凝好求匹配不知相公
曾有鈞旨分付你排辦采樓招納駙馬也末神伏兒 欲待取覆欲待取
覆怕萊鈞旨非不整肅采樓如法價結束合秀才明日赴闈侶爭着天祿狀
只未知甚題目甚題目合唱滴漏子 豪家貴戚渾無數合定必欲嫁狀
元白奴家分福前生定合嫁一个應少年末因緣因緣心堅管教石也穿
合馬前馬前合人情度鞭外前日不須看入院合看遊街看執鞭旦紅樓
數里簾兒捲合定應是看狀元末近年近年多應是狀元都少年合馬前
馬前合人情度鞭外白脫卻白襴身掛綠合因緣相合奴家福末那時一

子受皇恩合正是滿家食天祿並下旦唱黃鶯兒 一去更無音耗使雙
雙孫令未知甚日掛綠袍使奴家稱心它恁地我英俊定必占魁名早得
个人往江陵問及第是甚人丑作小二出唱吳小四 一箇大貧胎稱秀
才教我阿娘來做媒一去京城更不回算它老婆真是呆指望平地一聲
雷旦白小二哥丑呆應旦小二哥你唱甚底丑我弗曾唱旦我門道有耳
朵你更唱與我聽丑笑你也有耳朵我唱你莫道是我做別人做十跌我
只記得兩跌旦你唱我聽丑唱一个大貧胎稱秀才旦白這狗使我張个
元教我阿娘來做媒旦白分明你做了丑一去京城更不回算它老婆真
是呆白這你爭它是丑指望平地一聲雷笑旦唱引亦自從去京奴淚鎮
零難禁離別情日夜我尋思沒耗音我門怎知你笑人唱隻曲教奴仔細
聽丑白我弗做是我書院中雙老哥做又有一跌旦你更唱丑唱兩相底
逢窮合窮一去不見蹤腳踏浮萍手拏空歡你莫圖它做老公它畢竟是
个鬼頭風旦白自從嫁它奴辦至誠不成它負心一舉登科有姓名果然
負奴絕耗音萬水千山奴也去尋旦小二哥你幾時去江陵府納稅丑小
二便去怕知縣點追才點着定喫十五大棒旦休鬧說你去街上有登科
記買一本歸江陵府也有登科記賣旦可知丑我見應須自買歸旦登科

且免淚珠垂丑十年窗下無人問旦一舉成名天下知並下外唱卜算子
百尺采樓高十里人挨鬧后接狀元今日欲遊街合一跌風光好外白
孩兒人無率爾事非偶然我聞得今年狀元是西川人不知是姓甚名誰
叫過堂後官問它則个叫堂後官過來末出一封天子詔四海狀元心覆
夫人男女生長京華三年一度五歲卻是兩番每見着狀元都不似今年
底聰慧見說那狀元祖居西蜀家住城都三歲上讀得書五歲上屬得對
文過李杜才並二程歛兒魁偉精神磊落揣管行雲似雷面君對荅如流
一面旗不寫着甚人天下狀元張叶後唱福馬郎 知道是成都一秀才
五百名中占天下魁今日裏定遊街合十里小紅樓人爭看喝道狀元來
后公相當朝何用媒仗托我絲鞭去選大才當筵宴早安排合凝望采樓
高簾兒捲等取狀元來末旗幟交加樂器催快子行如電簇着大魁接鞭
後勸三盃合管取洞房開姮娥貌捧擁狀元來外白我與勝花小娘子登
百尺采樓你祇候狀元來教相公親遞絲鞭多少好末自古及今是府春
揭起采樓剌起絲鞭才不接明日相公別作道理外也說得是我女今番
嫁狀元末馬前喝道剌絲鞭后時人莫訝登科早合月裏姮娥常少年下
末狀元何用覓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赫王相公勝花小娘子招狀元為

駙馬正與做少女少郎情色相當狀元元底早來 生扮狀元出唱卜算子
張叶受皇恩乍着荷衣綠回首爹娘萬里遥料已沾天祿 白引領羣仙
上紫微雲間相逐步相隨桃花已透三層浪桂子高攀第一枝閬苑更無
前去馬杏園惟有後題詩男兒志氣當如此滿袖馨香天下知 白做覷唱
同前 嘈雜歡聲沸棒擁風流婿果與奴家有宿緣接取絲鞭去 末唱大聖
樂 采樓高處有嬌媚赫王府求女婿 生唱 翱鸞儘有梧桐樹又何苦殢
高枝 旦 是奴行三世督嬰爲奴今與望英賢雖玉壘 末旦 最風流處似神
仙娛入蓮壺影裏 生 求名我不在求妻歡諧事心未喜豪家謾把絲鞭剌
甚嬌媚又入人意 旦 料想君家多是不曾娶君且接取絲鞭又妨甚底 末
旦 似相嫌棄五百年未知道緣分何如 外出 我兒又得要凝迷夫妻事前
定矣 又合 何須苦把絲鞭剌且說與相公知 生 是則無妻我身自不由己
須有爹媽在家鄉尤未知 合 且遊街去五百年註定不在一時 末白 畫堂
案及相公知 生 不爲求妻只爲名 旦 且自與人無舊分 合 非干人與我無
情 旦 丑出 請請 末 赫王相公請狀元相見 丑 請狀元卸了幞頭只帶个
蓋帽 末 錯了卸了蓋帽只裹幞頭 丑 不只帶蓋帽且來學个鍾馗捉小鬼
末 與我魆地里休說 丑 拜揖 生 即日共惟 丑 即日恭惟愿我捉得一片牛
皮一串靴皷一串做鞋兒 末 做鞋兒則甚底 丑 兩文楪一綱 末 只做一文
道路 生 即日共惟先生公相 丑 先生公相顧我捉得一个和尚下一截把
來洗䠊上一截把來擂醬 末 相公尊重 生 即日共惟先生公相鈞候萬福
丑 鈞候萬福願我捉得一盞粉一鋌墨把墨來畫烏觜把粉去門上畫个
白鹿 末 好不尊重 末 徘徊 丑應 不要你開甚口 生唱 十五郎 綉叶花在
洪福令叨肎身掛綠 丑 念女子生得絕妙似我樣肌瑩玉 末 那些个采樓
下已剌絲鞭狀元又此心不足 丑 敢欺人弗要我孩兒它無分你無福 生
張叶家住在西川隨爹媽心意轉 丑 看我女如花嬌面嫁不得一狀元 末
這般事兩家情願又何須定邵絲鞭 丑 料貧胎不是我因緣不遂妄請逐
便 丑白 絲鞭不接忒相欺 生 只爲求名不爲妻 丑 娛我洞房花燭夜 合 從
教金榜掛名時 生下 丑 討耐你道是狀元了我女千金之體嫁你个窮个
窮 末 聽得不好看 丑 討耐我不把女孩兒嫁與它 末 它也不要 丑 才着綠
衫出東華門外便是破荷葉 末 只好裹着鶏頭 丑 我不把女孩兒嫁它才
裹幞頭出東華門外多是多年堦級 末 只難爲上下 丑 我弗把 末合 女孩
兒嫁它 丑 才繫腰帶出東華門外便是烏梢蛇 末 說話好毒 丑唱 江頭送
別 才及第才及第我女使嫁你張家府王家府怎不如是忒作惟不接

絲鞭去想它都蹺蹊 末 因緣事因緣事五百年該已它不肯它不肯怕沒
別底 旦 怕沒別底須不是狀元 末 鈞旨得是 丑 催它門既然相欺負夫人
請出來商議 末白 夫人和勝花小娘子早來 外唱 金蕉葉 脫白掛綠苦
不肯共成眷屬 旦接 驀忽地思量藏是奴沒分福 丑白 作怍作怍教人可
怒無禮難容 外 相公它怎地不接絲鞭 丑 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精
忌多則骨肉不免成仇敵它明分欺負下官 外唱 鬪蛇麻 幾年東床要
納狀元怎知道新來底枝它棄嫌不肯與接絲鞭使孩兒淚漣漣 合 因緣
怎斗致使福緣分淺枉教姮娥謾受少年 旦 自古道東床女婿有萬千怎
知它一緊使做着狀元奴只道永團圓必來接那絲鞭 合同前 丑 你不是
初來莫要度鞭我粧做孩兒欽袂傍前 末 莫忍尺有神仙 丑 不接鞭且一
拳 合同前 末 五百位官員何可向前又何若持骨底要嫁狀元 丑 伊着我
此心堅石頭須定教它穿 合同前 丑白 孩兒且放心看它那里去受差遣
爹爹已判此一州不到不對付得張叶 外 我兒休要意悶吟 丑 這段因緣
抵萬金 旦 好似和鈎吞卻線 合 剌人腸肚繫人心 下 丑 賣登科記賣登科
記 唱 花兒 三文買着狀元五百姓名及州縣兩本直你六文錢要千本
交五貫文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只道張叶做狀元不知榜眼探花是那里
人買一本看 旦 上 買登科記 末 二買登科記 淨上 旦 小后從里買 末 這里
賣 淨 那里 末 回過頭 淨 轉 末 三打不回頭狀元那里人姓甚名誰 淨 姓成
名都 末 住在那里 淨 住在狹州叶縣 末 你胡說莫是成都府人姓張名
叶 淨 正是了 末 得我力氣第二名 淨 周子快 末 水漲船行速第三名 淨 表
得夢 末 你也揣骨 淨 把三文來我要赶脚頭 末 踢得好戲毬 淨 千登科買
記登科買記 丑 赶買記 末 這條路且認得熟 淨 村蠻漢買甚底 末 你且來
好去 丑 買記 末 買記 丑 氣揣我是鄉下人都說不出 末 啞兒得夢 丑 我有
个無緣老婆有个老公去赴試寄我三文買个記 淨 買登科記 丑 買登科
記已了个登 末 借條蠟燭來 丑 買料記 末 登科記 丑 天又忘个料 末 失路
狗兒 丑 把一本走 淨 把錢還我 丑 錢還你了 淨 錢還我 丑 記把還我 淨丑
相婆有个 末 你兩个住休 淨 買我一本不還我錢 丑 把我錢不還我記 末
兩个要如何你也不須出錢你也不須把登科記我贈你一本善眼相看
各家開去休 淨白 千騙了我三文 丑 保正傍前下狀 淨 歸去看牛休 丑 見
我打扮便欺付 末 兩个半斤八兩各家歸去不須嗔 淨 虧心折盡平生福
丑 行短天教一世貧 並下 外唱 搏山子 天不從人這些願使子毋懸懸
旦 誰信道不接絲鞭畢竟是非奴姻眷 合 這些兒分福早晝作憂悉 合唱

醉太平　從來我意鎮有心使欲求伊姻契后誰知到此情一似鳳孤鸞
隻外嗟吁傷懷謾留得那絲鞭職蓮向畫堂空俻后料奴容貌不入那人
眼目些兒外傷悲孩兒泪眼是怎生揾了還又重滴后紅樓數里不道有
人感感思之它門道請得數行書始及第把人嫌棄合算來時耐除非睡
着忘得霎時外終日擂擂搠搠莫風教我如醉如癡后摟頭那日不相逢
怎有這場憂憶無緒相思做得病成也這一命拚歸泉世外被它欺貧含
羞忍耻是甚活計外爹意必欲與伊報它張叶今日仇隙后奴今自覺心
如絮飯又那曾喫得心事除非我自知鎮愁地淚垂外白不接絲鞭親可
淋后這場酎耐猶人羞外眼含四海三江泪合腹納乾坤天地愁丑下旦
唱山坡裏羊　知它你是及第知它你是不第知它在上國知它歸來未
鎮使奴終日淚暗垂莫非不第了羞歸鄉里又恐嫌奴貧窮恁地別也別
來斷信息斷信息淨阿公也恁歡喜阿婆恁歡喜我阿兒歸報與娘行知
會小二出江陵幹事歸道娘行交倩買登科記見說張郎作狀元特也特
來拜賀喜拜賀喜旦白合掌慚愧罪過婆婆末上山到岳根低水到大海
淺天下有多少讀書人惟我張解元做狀元也難得旦公公萬福末知是
也不是末娘子賀喜淨我小二才歸那畜生骨甘者了麩我眼識人末辨
貨者不貨旦合也孩叶做狀元又是成都府人淨我當初分付買鏡路合
香十面也有末要賣多則甚淨唱哭妓婆　得兩面鏡兒我每好笑雙手
把了時特來照左手照了右手又照右手照了左手又照末白淡娃漢娃
也不好旦教小二哥來待問它仔細末娘子問它則甚淨小二便做東村
店頭去旦買甚底淨買五百錢粉五百錢臙脂怕張狀元寄鏡來末你也
買忒多淨忒多我搽个搽了光光搽光光搽末離不得一个鏡鈸旦公公
婆婆便是奴家父母一般方敢說這話那張解元未有信之前奴家便有
此念選及第奴竟往京都討它看如何怕它兩行真个泪一片脫空心恐
怕它自去接了別人絲鞭不然歸鄉里去奴家一點氣如何淨也說得是
末去則兀鬧只怕沒錢作盤纏旦唱沉醉東風　與張叶相別往常都我
沒公婆後有誰相顧它既然掛綠立見豪富末你不去後謾留此處合爹
娘又無弟兄又無不如上國追尋着丈夫淨你不曾着那道途怕一路後
怎熬得寒暑是沒衾是婆婆相助旦要歸來後斷不敢有負合囊篋又無
故人又無不如上國追尋丈夫末不留伊是它不要汝你須是早尋着歸
路你不早省教伊孤苦淨教直恁底負它貧女合箱兒又無籠兒又無不
如上國追尋丈夫淨白奎得兒夫作狀元末頭你尋見莫埋寃旦罵埋丁

住鷺鷥脚合你上天時我上天旦下生唱似娘兒　張叶感皇恩折桂枝
平步青雲望斷鄉關家山遠修書倩取專人預先通報雙親白養子不教
父之過有書不學子之愚一朝名字掛金榜此身端若無價珠書中果有
黃金屋書中果有千鍾粟書中果有福如山書中果有女如玉馬前唱道
狀元來正是林中選大才跳過禹門三尺浪儀然平地一聲雷下外唱賣
花聲　那日紅樓數里要納夫婿誰知道苦相嫌棄丑扶旦上孩兒欽氣
盡日沒情沒緒阿娘怎知瀲瀲害自覺着瘦淨白覆夫人勝花娘子病得
利害服藥一似水潑石中湯澆雪上似病非病如醉如癡棄長長價吁泪
冷冷價落飯又不喫睡又不着扶將出來消遣那情懷歌子后作病人上
外孩兒你且放下心依媽媽勸則个后唱鷹過沙　那一日遞絲鞭道十
分是好因緣前遮後擁一少年綠袍掩映桃花臉把奴家直苦成拋悶后
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外大凡事是因緣
我孩兒莫憂煎侯門相府知有萬千讀書人怕沒為姻眷料它每福緣淺
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淨請娘子看娋
請娘子看娋笑一面休得要兩眉蹙遠山喫此个飯食渾莫管好因緣怕
沒為方便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丑孩
兒你休要泪漣漣我與你報仇冤終不怕它一狀元張叶受梓州為僉判
后去聽爹爹恁說腸欲斷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敢人笑嫁不得一狀元
后外做淨伏丑白苦孩兒快把大艾九炙脚後根外扶入蘭房看我兒丑
急忙須早去求醫淨入門休問榮枯事合觀着容顏便得知淨伏后下外
相公你莫說張叶受梓州僉判帶累我女孩兒丑不干我事教堂后官請
个名醫討些藥與它喫外相公醫沒一个敢揩手淨七二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夫人那勝花娘子才過屏風脚兒又軟方歸綉閣手兒
便伸摸秋波一似定志真仙飲雙眉一似捧心西子鬆口氣微微似喘唉
朧裏瀼瀼有痰紫胡牙關都不省人事外我孩兒如何丑要救須是及早
淨青龍神共白虎同行合吉凶事全然未保丁末看底莫道水性從來無
定準這頭方了那頭因那勝花娘子一意要嫁狀元那張狀元心下好不
活落赫王相公是當朝宰相娘子有些不周你道如何怕你貪觀天上中
秋月失却盤中照殿珠丑堂后官末若丑我勝花娘子不濟事了尼个末
相公且寬心丑討交椅來我孩兒三魂離素體七魄別陽臺你一面與我
幹辦末領鈞旨丑生唱台州歌　亞奴是人道相公女子好做嬌弗比小
人子女窮合窮我个勝花娘子生得白蓮蓮一个頭髮長長似盤龍巧小

身才子常着个好千紅東華門外傍在小樓東當初只道个狀元迎出似喜相逢剗起綠鞭兩不管誰知道狀元似鬼頭風日日炒得亞爹耳朶聾兩三日飯也不喫一口誰知你今日死了一場空丑衆唱喇末收相公咽倒快討些冷水来外相公相公勝花娘子省了丑省了旦離哩連末唱得快活丑莫管我底女孩兒爲你爭先不見了性命末大凡壽夭也是天命末唱末不敢説甚年渭水斷橋丑我明日上表乞判梓州直待報它仇須末相公要判梓州這事儘得丑吾得吾皇賜梓州我每必欲報冤仇末狀元異日重相見應是它羞我不羞丑下末做二唱五方神 庇一方爲神道鎮焦憔要好空口休檮告非酒非肉莫拋照白望江南吾顯聖八百有餘年每歲村公稱作主曾與貧女做場慶又喜又埋冤張叶去今已奪魁元薄倖冤家成間阻癡心女子望團圓小聖不能言末唱烏夜啼聽得你鷄鳴起旦撲簌簌淚兩下末你郎今挂綠在京華旦音書斷没成虛假旦不免辭廟去京里試尋它淨唱貧女你高門不求低門不就嫁个狹叶意一場臭末跌在溝渠裏旦末唱五方神 告尊神令貧女上國去怕它張叶相拋棄望聖手遮攔奴到京里淨唱亭前柳 張叶自到京都及第也没音書阿須得問神道已成虛旦告神奴今只得去合近日来

怕迤逗見人疑旦它還是把奴辜實是記不得苦到京里果不管下死工夫淨下梢頭有團圓日旦既爲它怕迤逗向人疑神道念它孤平昔未[illegible]出路今日裏辭廟去望相扶淨見它莫丁分出言語怒伊時旦怕迤逗見人疑淨白汝去由閒我个廟裏誰與我關門閉戶旦它不是孫較旦作別公公將息奴家拜辭婆婆已畢淨不須去我便是亞婆末休說破淨生梁園雖好非汝久戀之鄉旦謝得尊神淨若不容留急便回末久留准恐惹迤宂旦白雲本是無心物合又被清風引出來下生上唱青玉案 綠袍乍着皇恩重對答如流聖顏動讀書經數載成何用思之貧女要成鸞鳳近日渾如夢白寒窗苦志知幾秋忽登桂籍莫鰲頭己表平生大丈夫志身名端與居金號樓頭有女顏如玉自度此生慳分福不如歸去奉雙親侍奉雙親食天祿當頭莫有人吏末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覆相公有何台旨生吾今受梓州僉判路遠不消通書走馬上任與我分付廳前人從還有官員往來儘自不妨還有村夫并婦人不得放入須容她前來通報如犯約束重行治罪末領台旨生仕宦但垂訪無心惹外非末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生下末淨作門子出唱趙皮鞋 狀元真大才衙門面向兩扇開你透不曾會讀書若生還相見休要来末白慈不主兵義不主財狀

元台旨除是朝士官員你便通報其次村里漢外方人及婦女莫容它来淨曉得了還是賣珠婆牙婆看生婆不要它来末怕傷觸了別人淨我最没面目爹来也不相識旦上唱喜遷鶯 喜到京涉山川萬狀愁悶兒天見兒索奴方寸未知是何處深藏見在身邊尋覓渾不見故人白萬福借問些小事末娘子有甚事但說不妨旦新及第狀元何處安歇末元底便是行衙里問那門子便知端的旦萬福淨末且是假大人旦聞新及第狀元在此安歇淨便是如今呼作府僉来作甚麼是討珠錢末待它自說旦奴家特来見狀元淨要見狀元便着緊衫我便傳名姓旦奴家是婦人淨婦人如何不札御末你須看它上面淨又看上頭上面末養我狗兒淨唱逗三旺 狀元是誰狀覆連它發怒直是要你還欲要見它持知法度高叫奴萬福旦奴家萬福萬福生在廳上唱甚麼婦女直入廳前門子當頭何不上狗淨領台旨你聽得否快去快去旦容奴取稟狀元奴非別人淨你說教我知旦唱五更傳 這狀元是奴夫婿奴是它親娶妻才得兩箇月餘日苦相別特来京里買登科記試看時是奴夫及第不辭路遠来相尋覓你不知便教我出去淨說得好孤栖末唱趙皮鞋 我的狀元分付它官員相見便没奈何還是婦女庄家到廳下三十小杖把門子

打淨打出去出去 奴家是狀元渾家慢行慢行怕頭上珠䍐挩下来末又道路無拾遺生在廳上唱甚人聲喚何不打出去末狀元奴不是別人是五鷄山上貧女淨貧女是乞婆打个乞婆末休要莽鹵性生唱五更傳 我丈夫張叶是淨白這有我本官台旦在路逢值雪王[illegible]被劫得没分文打一查血瀝瀝没投奔在廟中寧睡我尋你救你得成人你及第便没思没義生出白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數你莫去[illegible]入来又放婦女入廳堂淨非干男女事它自走入来末推得没[illegible]生門子打十三淨打介旦狀元萬福且息怒奴家不具榜子参謁生貧女尋婿文中子曰尋莫大於不知恥尋貌陋身卑家貧世薄不曉詩書之禮豈諧箕帚之婚吾乃貴家女名貧女敢來冒瀆稱是我妻閒上衙門不去打出生下外旦末若是夫妻只得休旦奴家怎洗這場羞生不如及早歸山去合免事惡官不到頭淨扯閉門介末淨下旦有這般事旦唱五更轉 是我夫不相認見着我忙閉了門我當初開門不留伊你及第應是無分千餘里到此来望你厮存問目下要歸没盤纏我今宵更無投奔 你記得要來京里賣頭髮把錢與伊當初道嫁雞便逐雞飛好言語教奴出去没盤費教化歸回鄉里買狂好香祝蒼天願你懃心長長榮貴白剪頭[illegible]

子将奴打後来却把奴家罵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下生唱
太師引　余去載窮途里被強人劫泼那寸縷張叶遂投荒廟貧女驀然
留住說化我結為姻契唱名了故来尋覓都不道未紫滿朝還知後與阿
誰白古詩云濁水難蔽許氏龍汝身無寸縷褁泼分文縱有鸞膠危弦怎
續張叶走馬上任五雞山必須經過剪草除根與它燒了古廟貧女相逢
未拄伊喫拳須記打拳特龍逢淺水遭蝦弄鳳入深林被雀欺下旦淨扮
守二唱一枝花　奴住江陵府家内多豪貴幼年失恃怙鎮孤苦因往皇
都詩詩天弄親欲奔奈相喜貧衰是全無怎生底回歸鄉里白寂寞荒廟
守清貧穿破家緣世務縈因為个人来被難遂為姻契指望相成三秋桂
子郎曾折萬里萍蕪奴獨行今日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又唱金錢花
一街兩岸英賢相憐忍辱不敢埋冤薄賤故鄉有路泼盤纏今衰告望
憐念全取我兩文錢　一街兩岸官員宅眷念奴夫婦不團圓拆散赶奴
出去怎留連千里遠泼盤纏全取我兩文錢白尋取兒夫到此来奈何薄
命此情乖朝朝只好濃霜打才見春風眼便開又唱滿江紅　望大賢周
濟我兩文錢歸鄉去下末作公公出唱綿搭絮狀元娘子去許多時應
是到京里兩口兒一對美淨記得我買将歸末白亞婆甚物事淨許我青
銅鏡末照你它泼與土宜須有別丟淨恁似它得来畫眉末了得張敉
淨亞公五雞山頭小路裏前面是个婦女後面一个人挑擔定是張小娘
歸来末不是淨正是把个團圓底末我都望不見淨是个青銅鏡兒末不
是鏡只是扇淨也不是鏡也不是扇只是个招風末你好忒風末唱仝前
去時春暮子規正啼如今柳岸前枯見嫩菊開數枝料張狀元見它喜如
魚投水如膠投漆淨兩个不記得當初賣鏡歸作土宜末白亞婆且放心
它自記得賞将歸淨我命非親却是親末你門得鏡我無因淨自家骨肉
尚如此合何況區區陌路人並下旦上唱哭梧桐　誰人誰人信道奴得恁
時乖蹇一路里奔波到京輦山路到處多巔險去時園空柳飄綿歸後梧
桐更葉亂慚愧見得家鄉面白自古道花對花柳對柳奴家貌既醜家既
貧如何招得狀元如今謝天地得歸故里只說與公婆道尋不見張狀元
便了正是一朝波浪起剗地鴛鴦各自飛又唱泣秦娥　似啞子喫了黃
柏救我苦在肚皮裏吞吐不下如魚遭餌末張小娘子你歸来了旦大婆
萬福淨萬福旦不見婆婆多時公公在那里淨亞公張小娘子歸末但願
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旦大公萬福末娘子歸了旦方才到此淨小娘子有
錢携歸旦奴家獨自歸淨呆張狀元也不留你旦一言難盡淨你說旦唱

哭梧桐　一路自去時是奴喫薄賤水遠山高甚艱價險誰知見我先拋
閃到得宸京討得眼兒穿三十六條巷尋得遍都不見那情人面淨婆婆
望你歸道你為宅眷裙破衣穿瘦着臉一似乍出畢田院旦教化歸鄉為
泼錢指望你菱花又不見你便悮我多嬌面末它還有意時與你必相見
旦怕日遠日疎負奴恩愿末尋思那人情忒淺往復相將是一年淨記不
得伊時須記得俺我要照着多嬌面末白君子為義小人為利它為狀元
終不成揮避你淨亞公待我說它又未上任又未歸鄉又未入朝只是胡
州去末買鏡歸淨可知末照你个臉兒淨張小娘子你如今莫煩惱胡亂
在我家中埵日裏織些布夜裏緝些麻秋間收些炭春到採些茶冬天依
舊忍凍夏月去釣黑麻末不說你本事淨別選个日子移在廟中去旦唱
望梅花　謝得我尊神也被張叶直恁底悮呵一似啞子喫了苦瓜到如
今教我吞吐不下旦拜淨當面立末白它拜神你過去淨我過去神須是
我做末休道本来面目旦多少辛勤不見郎淨歎兒一似土瓜黃末一年
好意顏如玉合半載飄蓬鬢若霜並下生出唱河傳　瓜期到矣離征鞍
着鞭遄邅前去春到柳塘水釋魚遊春水山嵯峨驀山溪玩佳致白宸京
不得過窮冬人在風前雪月中酒債黃昏為事業詩情白日鎮相逢此身
雖入桂枝叢平步須乘驀春風更得个人離挨家早帳無意不從容占一
擧登科日雙親未老時丑思官今日要離京占便是我登科之後尋思歸
鄉路途遙遠一面乇馬上任到得任所却作區處末領台旨呼御夫占將
丑扮末凍吉淨丑扮李旺占扮末又是你思官台旨今日要離京你各人
肩着擔杖淨挑擔允聞丑工頭錢淨一日各支三兩淨賞錢末一日各二
貫丑酒錢末一日各一貫淨草鞋錢末各支十文丑搞勞錢末到一方占
各五貫淨過山錢末甚麼喚做過山錢淨平地上行容易過山過嶺便難
末休要閑指望占唱上望水陸　衣錦歸故鄉我們得意丑休得望我歸
合雙親歡喜生各人為我快行合須台旨生日即便離城丑不覺過一里
又一里末唱回首望帝京水村隅住長亭共短亭休斟綠蟻末思官教你
快行合領台旨末目即便離城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丑行得氣喘合肚
中飢餒丑都不見打火合歇歇了去生不行時我打你合領台旨丑涉溪
東渡水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淨江陵在眼前合五鷄山至淨如扶着地
脉合不辭迢遞生快行我賞你合領台旨淨回馬不用鞭合不覺過一里
又一里丑白今番行不得了淨不見酒不見飯末那些个生前面是那里
末五鷄山這山高便手扌跨東南自東扶東去西連西向到此一里全無村

店行半日不見人烟但見得狼虎之蹤悲風颼颼時聞得猿猱之韻夜月
蟬蟬打火使行 諸脚夫各支二百 謝酒 且寧耐 喫罷酒各
發梓過五鷄山方許討店不許窮宇寺觀止宿 左右討觔與我隨身
領台旨 哥哥喫十錢酒面使紅 那曾恩官徐步自尚徉 辛苦須
数醉一場 此處野花攢地出 一般村酒透瓶香 恨消非
君子無毒不丈夫 那貧女來京里不問情由罪犯下官今日到比我
還見它後說一兩句好話尤自庶幾稍更無知一般教死和那神廟一時
打碎孩叶為人非好討言語相換撥這回剗草不除根惟恐萌芽春再
發 天下樂 春到郊原日遲遲館旗展山谷裏幽居古廟渾無侶
採些茶為活計 郊原春到不知時霹靂一聲驚曉枝枝頭蓓蕾吐雀舌
帶霧和烟折取歸幽居古廟無人管倩取大婆來廝伴奴家此道不辭勞
小籃不覺春風滿奴家緝麻才罷採桑稍閑不免喚過大婆廝伴去採茶
叫婆婆 在我房内 誰誰 相伴去採茶 張小娘子我忙我忙 甚
底忙 我扎脚忙 扎脚片時間奴家相等 你先去我喫飯了來 婆
婆早來採取社前春 昨日婆婆採一斤 有客莫教容易點 點茶須
是喫茶人 秋江送別 徐徐步野逐曉痕青柳弄金東風尚料峭嚴

日升寒漸輕 記得年時枝上圖早一年珠淚洽此山又登此身漸亨
是你否極還泰生 山高處个人好似奴家猿解元 山脚下个人似貧
女[illegible]天憐得兒夫廝撞見閃冤家心懸懸偏 是貧女來 是張
介元我今日[illegible]重見面 張狀元莫是尋思舊念再覩仙鄉 貧女
大底既焚不可洒之以泪黄河既決不可障之以手吾今與汝不是因緣
如何不是因緣 還是因緣何故到京罵吾 划鼓令 君子恁少
停且容奴說與你聽大雪下被强人刼去到古廟奴救你我為你幾點辛
[illegible]到專歡奴到京 緣何一句便生嗔你門且是淚前程 伊前日到
京我不成留住你敢說道我渾家來至我紫貨伊怎貿我不道你凝心別
[illegible]不討結[illegible]開門 何連理至誠我許多恩情望伴你青頭髮得
[illegible]為[illegible]買[illegible]上題姓名旋步到[illegible]京數門子打得身上疼 一
心要離京是州城不暫停我與伊家歡笑罵得我惡氣生說一和你惺惺
才相見剪頭來罵人 貧女你自採茶有誰廝伴 大婆喫飯
隨後來 一劍教伊死了休黄泉路上必知奉是非只為多
問口煩惱皆因綠出頭 步步嬌 仙井叢叢春來早蓓蕾在枝
頭少公公去採樵小二往田頭看扶當見說嫩茶偏 吾日還要一到

老鴉來着棍棒被着張小娘子來叫廝伴去採茶且是不知它在那里去
張小娘子 婆婆相救 你在那里 奴家跌在深坑裏 有个苦
苦我老人怎奈何得你公公快來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婆婆你則
甚底 亞公張小娘子跌在深坑裏 甚麼坑裏 在都坑裏 好惹一
場臭我與你扶它起來 打毬場 論娘行見茶便折緣何到搠了
喫跌莫是有人來陰害你渾身盡都是鮮血 香過滿 公婆且住待
奴家款款輕口惡說須立宕頭攀茶來亍豈知道失脚似刀斫臂折 遣
一跌千搊千百结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款 [illegible] 繞不算 [illegible] 這
[illegible] 丈下 [illegible] 得 [illegible] 都是血 [illegible] 將伊脚
[illegible] 扶折 採茶人無數你門直是拙 亞公亞公討門扇來扛
將歸去 它不驗傷 煩公婆扶奴家款款歸去 金牌郎
我扶你門歸去 我扶你門歸去勉强且行着山路 我門直是孤苦
先自被人欺負你下得直是淋漓 我門幾時得好得好 只得去
[illegible]藥草 我兒休要煩惱 款款回歸古廟只得靠着神道 半載當
常泪滿腮 思之是你五行乖 莫算來莫怪君無禮 這跌分明是你災
薄倖 春日融和江山秀麗記孩兒貪愛這般天氣名園裏壓

[illegible]鬢草[illegible]你神魂在那里 張解元早知今日悔不當初相府之家有
一女求汝為東床女婿你只不肯帶累我女一息不来早歸泉世你如今
赴梓州任所我相公判梓州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元底
脚下 轉身 你莫要應 堂後官 與我請夫人出來 相公赴
夫人在此 我不道是夫人只道是賣香藥底婆婆
任赴今日子好 堂後官與我叫過野方養娘來隨侍夫人上任 領
鈞旨叫野方養娘早出畫堂 相公有事與你商量末背是抑句
臨江仙 庭院深沉日正永 梅花點點沾襟 許多侍婢
汝知音 梓州今一任你去直夫人 野方久居深院長守幽閨吾得
這天人到任多少是好 得夫人 得那女兒在元真遍心滿息之
媽媽莫要提起 照管頭[illegible] 你與我請府尊騎先去我一面備馬
來 領鈞旨 馬鞍兒 唱徽陽關斟別酒這一景最清佳火坪兒這
山巒翠盡間簇山花野花 聽得丁寧祝付小心伏事恩家 都乘轎兒
先去僱侍踏馬匆匆去也 唱徽陽關人悽慘路途里景瀟洒綠水遶人
家細柳拂波心嫩荷 去意渾如奔 時日即早離京華 唱徽陽關雜款
里梓州路在天涯諸徽仗都叙發了請早乘香車寶馬 二妾同今先

去少歇時等取恩家（合）（小）（外）（白）小轎先行數十乘（丑）彤鞍隨後奔前程（占）鶯啼驛樹綿蠻語（占）馬過溪橋蹀躞行（下）（旦）（唱）錦纏道　苦天天幾年來勞籠着萬千尋思自埋寃少它張叶債負是奴前緣大雪下身無寸縷投古廟汨珠漣漣奴家便相憐與它身衣口食教人說化我共它成因眷只圖它共百年（旦）（過）綠襴踢　心勝變投京汴泛盤纏我把頭髮剪伊去赴魁選絕音書將奴要拋閃到京華何曾見伊面叶門子特骨恁薄賤到如今依舊把奴斯我命乖你清淺劈鎮疾每禦寃朝夕淚偷搵（占）長吹元你今日喜奴身不記當初做官寄又道劒詇無義漢全諍有恩人（下）（末）二一聲鼓打琴琴一棒鑼聲（丑）騎馬也匆匆（末）相公馬上意悠揚看馬王二齊和着（丑）馬啼照（末）自炒自賣（合）幇幇八幇幇八八幇（丑）申報申報隨軍如何只有一面撘皷（末）覆相公一面塔皷却有兩片史（丑）兩片皮便如我口唇皮（末）眼前便見（末）（唱）林裏鷄　過山又渡水（合）渡水小橋禪褋去馬蹄蹀躞底（丑）只怕馬劣路崎嶇踢殺你我不知蹺殺你我不知（末）（白）覆相公這是五雞山山下有一古廟可以少歇（丑）怕府春不要入去（末）相公看日多蹺兒都在廟前（丑）我眼弗曾如何不見（末）好隨風倒拖（丑）如何不討旅店不借寺觀終不成教相公倒廟（末）莫是去求夢覆相公這一帶都無旅店又無寺觀此間雖無初類且是成靈比看宮房到有寺廣闊少歇（丑）也說得是（末）村落人家不足諭不如古廟且安存（丑）聞鍾始覺山藏寺到岸方知水隱村（下）（外）（唱）川撥棹　爲孩兒特特來蜀地滿目萍蕪見古廟教人轉悲我尋思珠泪垂（白）長相思　好因緣惡因緣兒又青春正少年那堪遇狀元兒分慳子分慳馬上徘徊不接鞭濃婚結厚寃（末）（白）覆夫人前無旅店後絕茅簷村市人家難以安泊古廟中可以少歇（外）相公來未（末）相公下馬來（丑）幇幇八幇幇（外）具報（末）具報甚人（丑）下官下馬多時馬後樂只管八幇幇幇（末）好具報你（丑）天人你看一堂神道塑得精神（末）也是精神（丑）你看小鬼到長大二（末）是成長了（丑）夫人便做我眼見鬼你也見鬼（末）使得我恁地（占）（出）眼觀奇異物令人壽命長夫人在那里（外）野方有事款款說大驚小怪則甚（後）（唱）桃紅菊　野方直入廟中見一佳人困窮似勝花娘子無異血深得衣衫熟紅（丑）（白）（生）你莫眼見背（末）見鬼（丑）見背（末）你好胖撒（外）廟中那得婦女我入裏面去看（末）覆夫人它既困窮卧房必不潔（净）只教養娘扶出来看便了（外）野方你去扶它出来（占）野方使去活脫似勝花娘子（外）（丑）生得如何（占）一似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姮娥（占）（下）（丑）夫人生得好稍討我早晨間侍奉我們湯藥黄昏侍奉我們上東司（末）你

好薰循混雜（占）（外）（旦）（唱）香柳娘　數十年廟中少人存問獨自做人了渾沒投奔（占）你出来勉强作惺叶夫人堂索你方寸（旦）奴家萬福萬福尋思斷魂（合）你緣何愁悶（丑）（唱）同前　眉兒和那眼兒與我兒無二身材裊娜腰肢細（外）我瞥見你門心下便憐伊因甚臉憔悴（占）不知怎底怎底鮮血污衣（合）緣何如是（旦）念妾自幼來清貧守己只因去採茶跌却一臂（外）你獨自那得粥食與藥草將息你容儀（旦）前村自有大公相憐愛惜（合）是前生宿契（丑）（白）亞奴你恁地孤單何不隨我去任所直東司養娘子也快活（末）甚般差使（外）祖公有相無相但看面上它恁地精神磊落如何教它恁地只是討做養女使了（丑）你割捨隨我去任所與你醫教手好教你嫁个官人去（旦）奴家去則不妨一来怕沒福二来要問村前李大婆它肯時奴便去（丑）野方去討些粥食與它喫堂后官你竟往村前叫李大婆来（末）領鈞旨（占）誰知今日動王侯割捨娘行便去休（末）大抵須還規格好不搽紅粉也風流（下）（丑）亞奴實說元是甚人（旦）（唱）太子遊四門　奴本世豪奢爹娘憐妾多年幼兩俱亡是奴貧苦多織素與緝麻春来採茶怎知一跌了那臂有誰人管呵（丑）（白）我勝花娘子見郭街道者唱太子遊四門撞見馬八六（净）（出）劈劈扑扑（末）（出）（净）（唱）同前　媳婦建官人官人莫是貧女親（净）在古廟五六春有誰人采您山上採茶芽跌一臂肆損吉夫人周全此身又何須去施貧（丑）（白）（唱）吾乃赫王相公今判梓州郡貧女身上狠狽我女近才喪亡臉兒相類恁精神夫人要為養女汝若故主阻節堂後宮縛在馬前別有施行（净）（丑）媳婦便得便得（末）你敢道不得（旦）（唱）鵝鴨滿渡船　論妾家豪貴又豈得隨人去（外）既然沒寂淚淚依倚（末）婆婆向前不須跪來拜啓（净）媳婦拜吉相公知這貧女底（合）從幼來在廟中旦夕裏是我周濟（丑）細想吾一女比它儀容美（外）所為及張叶悄無二（占）奴家煮些粥食伊去喫（丑）少住我要說仔細與醫教可（合）隨侍去做女兒改粧飾看珠翠（占）勸你休審約隨去你福至（合）最好俱豐足衣共食隨汝意（净）從小我惜伊伊去婆亦去（合）病尤未可（净）婆一路當直你厮繫綰免憂慮成伴侶幾風味（净）我公休去你門家裏好好看孩兒（末）一味閑言語（外）我討你去當孩兒面（丑）親嫡女看養你臉兒美（合）隨後去嫁良婿（外）大婆辭已邂逅行李（合）添个嬌兒撞（净）我自行將去（末）步三寸蓮（合）分明是前世裏曾契（合）到今世重會面做兒女（後）（白）娘行莫慮路途遠（外）媽媽終朝怕寂寞（旦）不擬今朝重再會（丑）亞爹撞轎不辭勞（末）相公尊重休閑說婆子無心管我曹（净）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末）到你作波濤曾駕小舟遊大海（合）

至今不怕浪頭高丑下生唱醬牌令 一意要讀詩書一身望跋撰門閫一路到京里交鎖鏈一查打得渾身破損一妻濟不得吾儒一舉早題鴈塔第一是張叶方表勤渠白韓文公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且如張叶獨占魁名狀元及第一來仰荅天地二來感謝聖恩三來荷蒙慈父令日已成大器幸然得到梓州擇吉日禮上十年聽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丑下末唱金蓮花 謾然回首望京城外瑞烟平晟爾靜旦吳江一泒水冷冷后蜀山青侵碧漢合但見連雲棧聽得野猿聲真个是嘩昇也羅后新來似娘子貌妖嬈合臉桃花櫻口小外今朝揀最勝兒曹夕夜合花料揷帶金為鳳翠為翹莫道勝花嬌也羅旦乍然梳洗嬋人羞合捨閑愁眉杜皺丑閑隨爹媽恣遨遊合好因緣來輻湊把你擇掇嫁一个好兒夫那更匆綢繆也羅外孩兒瘡疾幸然乾合自今番常打扮后沉香亭畔倚闌干合夜合花紅杜丹姚黃閬滿這太湖山真个最堪觀也羅丑白孩兒放心亞爹今判梓州一郡兩年過依舊入朝有好因緣與你選一个自當我孩兒面旦只怕奴家福分微外相公休要憶孩兒丑歸家不見紅粉面合出去無人叫早歸下丑堂後官過來末出長江後浪催前浪一替新人趲舊人唐覆相公有何鈞旨丑吾今已到梓州諸衙人從並未放叅只

接見任文武官員看張狀元如何作區處末覆相公外面響纓滿路朱紫盈街喧喝聲咽咽鳴鳴車馬聲蹀蹀躞躞寄居安有五府八位見任官有六部三司文員有幕職官監當官見有觀察使防禦使人從來款放叅且點請兩位官員相見丑也說得好淨出脚下轉身末請請丑請淨柳屯田來相見末鈞旨教請末唱夜遊湖合那官員有萬千丑甚人才先來拜見丑小子名為柳屯田合揖揖兩个通寒粒淨白即日共惟萬福丑未及叅先有辱淨曾共烏門上畫个白鹿青霄有路淨丑揖揖兩个似代谷末甚時去得趓性丑請坐淨淡坐物 虛坐丑介末你好不尊重丑記得小年騎竹馬淨看看又做白頭翁丑吏人這官人曾做三百單八隻詞博得个屯田員外郎淨者御也吟得詩做得詞超得烘兒品得樂器射得弩踢得氣毬末那些个浪子班頭丑記得那一年射弩子好淨最知節措佐弩須要看前後塔箭不要犯它人戳番花範逐依得十場賭賽九場贏丑那得一年踢氣毬尊官記得淨相公踢得流星隨步轉明月逐人來記得者御踢个左簾淨相公踢个右簾淨者御踢个左拐丑當職踢个右拐淨丑相踢倒个末相公尊重淨丑說話忘裏末忘忘裏淨丑揚有介末者御告退丑容送淨納步下丑今番這浮浪官人末好請見且請老成官員末如何

丑我聞梓州風物如何末領鈞旨淨上末請請淨關西老將諱節使來相見末武職各當街埠丑是吾親契特免街埠淨洒伏事丑五韻美 洒家即日共惟丑聞聞不見你多時淨洒家一句關西究迫不及通書丑下車未及叅侍淨降接不勝欣喜丑首辱光訪甚得罪淨洒家自出鈞旨相揖丑白請坐淨丑坐丑末看介淨虞末又來淨丑呆丑是故是故次有介丑小子乍然至此更不知風物如何淨有問即對無問不荅此間在都一路梓州諸行百萬戶錦綉珠璣數十里層樓華屋只一件榜示若飲酒是嚴禁廝打緊白前日兩个小人一个道欠錢一个道不欠錢十八般武藝都不會只會白廝打這个打一拳這个也打一拳淨這个踢一腳丑這个也踢一脚淨丑相踢倒末不尚庄身打扮喝湯淨虞末你又來淨洒家告退丑容送淨納步下生唱生查子 不見去年人心事誰知得末白請請丑誰末僉判張狀元丑在那里末見在客位丑唱趕出去末朝廷衆官男女不敢丑且說相公歇息要相見待三年過末你不是陳處士。丑看生不要我女兒便是你末相公尊重丑教它明日來末三日衙賀禮所當然丑不然它立地待鞋破方相見末八年過也見不得丑請請我自有道禮末領鈞旨請請生唱纏枝花 張叶是我不接見末領鈞旨教逕便生揖長官

既蒙天眷望特賜相薦末告恩官免叱譴丑到把那驢騎轉永不見這畜生面生張叶也無顏犯怕禮數供不慣丑你不接絲鞭後哭損我一雙眼生叶後知悔已晚丑我女那神魂亂一世都喫不得飯末白可知丑汝是我無緣女婿從今不請末領鈞旨丑我女為妻抵萬金生分明張叶不知音末早知今日成閑管合悔不當初莫用心丑下外唱一枝花 孩兒遇來試出幽閨徐步花街旦喜奴今日會開懷是這花如錦柳垂帶後淨合穿紅度綠折朶奇葩帶奇葩帶后名園郡圃是處鞦韆花板爭鬭淨鬭些百草唱些曲外戲蜂兒趁粉蝶兒舞合芳郊綉陌稚觀金蓮步金蓮步末掬下轉身相公特特教請夫人旦狀元張叶到堦庭是我不接見也弗請合不記為它害了孩兒命孩兒命旦明日坐廳狀元來時教立到天明末你毒得大驚人外還重相見也弗請合教它自省不樓綠鞭病綠鞭病外白相公它來時依舊莫與它相見旦教它直立到三更淨從三更直立到日頭出末兩个一對好心腸丑時耐不要見它面末相公不必苦憂煎外須是禁持張狀元丑直待勞心千百度合那時方識貴人憐下生唱桃柳爭放 綠蹤判起選英賢苦不肯秋採令朝奈何都來接郡相逢有誰人可介叫左右過來末白只因差一念見出萬般形覆府僉那赫王相公乞

判梓州只爲府僉一人大凡病須早醫作个道理生我鬥似長江水消消
不斷流譚節使爲相公說得合與我將一小簡做狀元傳語請過來末男
女使去請來生說合一人不可無末如今正好下工夫生水將杖探知深
淺合人看語話辯賢愚生下末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府僉是
快活底人如今被那赫王相公恁地禁持教男女去請那譚節使作和議
見底府門高聳僕從縱横不敢直入畫堂只在廳下祗候淨戲房出丑放
轎子旦末節使方歸畫堂裏放轎子淨甚人直入裏面來末男女非別人
張僉判有簡子中呈淨在那里末簡子在這里淨接作唱山坡羊叶惶
恐再拜常侍眷愛苦屈大才少憇下懷不沐勸介必成構貽專等左右過
來不宜張叶惶恐再拜中白你府僉來請酒酒不去不得這後生必會長
進末甚年曉得相法淨酒是厮殺漢只步砌去末也沒人來撞轎穿長街
中驀短巷末過茶坊淨扶酒庫末兀底便是府廳中與你一貫酒錢末不
須得淨你伏事酒辛苦末那此个請請生上揖中唱紅衲襖酒伏辱雲
汗至生荷足下特步砌淨即刻共惟台候萬福生有小事冒瀆節使大尉
淨說甚底容一刀爲君作措置生相公是叶故人爲及第不議它親遂持
來判此一郡今日見叶胃恁嗔來命君來命君欲要介和渾沒个因淨酒

出自相庇論人情常是美見說一女已傾棄人道却有一女奇若是時
若是時却當與君作个道理末那綵鞭判右馬前再三教接不接那鞭勝
花娘子早赴黃泉若得再合出自大賢合缺又圓缺又圓却與後人作个
話傳淨白因緣因緣事非偶然谷洒一面稟及相公不到不得生若沐周
全不勝萬幸末夫人公相絕埋冤淨得女人番嫁狀元生花若有情花不
謝合月如無限月重圓丑下丑出白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梓州郡官
員吾所重者只譚使一人末不知相公說甚底丑我說譚節使末如何丑
郡關西人最直淨上末請請丑誰末譚節使丑請來淨唱引番子即刻
共惟判府相公有少事特欲來相議見夫人只怕失禮丑喚我兒和夫人
至出來這里休要致疑合既是親戚親戚不妨對席外聞道是關西老將
太尉淨本不敢直入來謁見托在同官又是親戚請郡主出來這里聽酒
拜啓休要致疑合同前旦徐步金蓮款款步砌外丑這老將却是吾親契
旦萬福不罪未及參侍淨這郡主酒不曾見生得恁奇休要致疑合同前
淨白三關四角場沿邊地十八寨人頭厮釘熱血厮潑是酒所知之事這
事不當酒說既托親契只得冒犯丑請坐淨不須坐丑不知節使有何事
件淨只說張狀元有杞鈞嚴持委酒來介和外唱紫水令吉莫說張狀

元才說後泪漣漣丑自古及今招駙馬合沒妻底定接鞭丑敢來將我女
兒嫌欸令半載病厭厭合忒福薄緣分慳外誰信我女心腸斐日夜日夜
憂更煎驀忽驀忽命赴黃泉淨酒特特來拜侍外丑方知道是不弃淨望
君息取雷霆威丑外公不妨自說取淨狀元張叶望鈞庇酒欲冒瀆敢乞
不罪外丑公有命不敢違淨酒豈知公有女情願情願甘做媒丑公意公
意要與和議丑細尋思常恁起合因它後喪一女兒外丑這一女吾最喜
溫柔中更兼說美丑狀元張叶改前非敢將此女與作夫妻淨蒙恩許丑
外不敢違淨不枉教它成一對丑我女我女還恁底汝意汝意有甚言語
旦怕奴家分福慳合夭妻事是前緣旦看爹媽心意轉合只此是良言旦
感得提携謝英賢狀元註定與奴團圓深拜蒙愛憐前世已曾成姻眷奴
荷奴荷公意堅合兒日兒日與效鵝鵝丑白三盃合大道且通自然郡齋
少歎片時淨深援夫人與相公丑盡歡何苦恁匆匆外直待舞低揚柳樓
心月合歌罷桃花扇底風並下生出唱紅芍藥才宴罷瓊林出東華門
外影摟直下判綵鞭將謂喜歡接取張叶此心不在彼只欲要耀吾閭里
豈知接取相公冤今日尚不已末出白一手不能拍兩手鳴獲獲覆僉判
今日得譚節使生相公有甚言語末譚太尉三盃已罷兀底便來淨作馬

嘶淨看官底各人兩貫酒錢謝頒賜生唱生唱生唱末都是你一个請請末都是
你一个請淨即日共惟台候萬福末甚般寒䁖生不必講禮凡事得沐周
庇淨好个青銅鏡分明不會磨末這是你本事生相公女兒尊官怎地不
要酒又見相公女孩兒生得好生得好又有一女生得如何淨有脚有手
也會行也會走也有鼻頭也有口末沒它須不成人淨說後項親事料想
必成汝去選日使匹偶末領鈞旨淨這回選日事周全末都主依然嫁狀
元生正是酒中曾得道合尤如花裏遇神仙下淨唱生美子酒覷曾見
謾致疑目下免得相輕視目下料得沒言語孩兒甚般價多珠麗合五百
年前是因緣君今打合成一對生初不道事恁地一心自欲榮閭里一心
又欲多珠翠誰知公相成嗔諱合同前淨這孩兒出步恁逐天生似玉肌
膚臓天生又得爲夫婿今番且免爭鬧氣合同前生非公如是事怎底今
番定做風流婿今番且免鸞鸞拆使教選日成匹配合同前淨白相公今
日笑顏開生非是尊官事未諧淨萬事不由人計較合算來都是命安
排丑下末把傘出白取大和烟得攜泉帶月歸誰知赫王相公又有一个
女兒今日日子好相公出百萬貫粧奩嫁取張狀元卑覓是有福有分正
是羅綺相逍羅綺去布衣逐着布衣流丑搥花漢頭繂開開花漢頭來末

好花撲頭輕紅蔟蔟嫣紫閑粧姚黃閑蕋排白天香韻如雪兒引得遊蜂和粉蝶雙雙飛過粉墻來（丑）你是幹辦不當撞傘你把着花撲頭我與你撞傘（末）方才是弟兄（末撞撲頭丑撞傘末）正是打鼓弄琵琶合着兩會家（丑撞傘介唱）鬪雙鶵　撲頭兒撲頭兒甚般價好花兒鬧佐得恁巧傘兒蔟得絕妙刺起恁地高風兒又飄（末）好似傀儡棚前一個鮑老（末白）撲頭稱面蔟奇葩（丑）試看荷衣貌愈佳（末）萬綠枝頭紅一點（合）動人春色不須多（下）（卜扒喧花與生上）遙觀孔雀畫屏開無限姮娥擁大才一派笙簫嘹喨處神仙誤入小蓬萊（唱）繹開繹開天下狀元來兩行紅袖列來門便是神仙未足論彩絲織成花世界香花吹散錦乾坤（旦下生中要出唱）紫蘇丸　蓬萊路不遠兩情休恁貪緣淺只聽得絲竹管絃聲料今宵得遂鸞鸞願（末）請請赫王相公請狀元相見（丑上生唱）迎仙客　誰信道是因緣即日蒙恩賀萬全（丑）記年時不接那鞭怎知今日又還為姻眷（生）叶有情望周全到此誰知月再圓（外）我女復嫁張狀元這番輻揍兩情福非淺（后唱）迎仙客（旦大座上外唱）幽花子　蓋頭試待都揭起（后）春勝也不須留住（合）天生緣分先定好一對夫妻（旦）張叶記得斬却奴一臂如今怎得成匹配（丑）（嘆住外）爹爹息怒聽取我兒拜啓（生）雄威暫息聽取張叶稟許多

詳細（外）孩兒你說破它何虧負（生）啓初張叶被賊劫盡廟中來扶起一查擎揹奴供乃衣乃食續得遂成姻契及第怎挨絲鞭娶別底（合）既當初已得做夫妻今日天教重會休得要恁說目前事不是（旦）青頭髮相助到京畿一舉鰲頭及第教門子打出臨了斬一臂（外唱）和佛兒　賢既境文墨不當恁地合沒道理（丑）它是你妻兒怎拋棄（合）娶別底（生）張叶本意無心娶你在窮途身自不由己況天寒衆目又無親亂與伊家相娶（合）聽着你恁說諳喜人甚張志（中作手大女上唱）紅綉鞋　狀元與婆婆施禮（了）不易（生）婆婆忘了你容儀（合）誰氏（了）李大公那婆婆隨娘子去棄了兒女施粉夫來到此處如何認不得（旦唱）越恁好　大公家裏有萬千恩共義（合）都休要恁說交權處飲三盃（丑）從今兩情如魚似水目前那恁語（合）如今盡撇在東流水如今盡撇在東流水（外）好兒好女兩情廝綰繫（合）如鸞鳳對雙飛都誇道鄭州梨當初許我青銅鏡兒今番定有一面也買歸家裏百面也得歸家裏（生旦）古廟相逢結契姻（丑夫）纔登甲第沒前程（北）梓州重合鸞鳳偶（末合）一段因緣冠古今

宦門子弟錯立身（古杭才人新編題目）衛州撞府粧旦色走南投北俏郎君戾家行院學踏爨宦門子弟錯立身（末白）鷓鴣天　完顏壽馬住西京風流慷慨熟惺惺有迷散樂王金榜致使爹爹捍離門為路岐戀佳人金珠使盡沒分文賢每雅靜看敷演宦門子弟錯立身（生唱）粉蝶兒　積世簪纓家傳宦門之裔更那堪富豪之後看詩書觀文記無心雅閑樂聲平無非四時佳致（白）自家一生豪放半世疎狂翰苑文章萬斛珠璣停腕下詞林風月一叢花錦聚胸中神儀似霽月清風雅貌如碧梧翠竹拈花摘草風流不讓柳耆卿詠月嘲風文賦敢欺杜牧之自家延壽馬的便是父親是女直人氏見任河南府同知前日有東平散樂王金榜來這里做場看了這婦人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中仙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鵝飛頂上尤如仙子下瑤池兔走身邊不若姮娥離月殿近日來與小生有一班半點之事爭奈撇不下此婦人如今瞞着我爹爹叫左右請它來書院中再整前歡多少是好左右過來（末應）上一呼塢下百諾（下生公付嗷去介末介上唱）一封書　伊且住試聽喚取多嬌金榜來書房內等待休道侯門深似海說與婆婆休慮猜只道衙中管待客展華筵已安排是必教它疾快來（末）哥哥聽拜稟它是伶倫一婦人何須恁用心說終朝愁悶傾苦要和它同共枕恐怕你爹行生嗔那時節悔無因玷辱家門豪富人（生白）你不去時與我叫過狗兒都管過來（末叫淨

介淨唱）七精令　相公不在家裏老漢心下數（淨白）看管不認是阿誰我是一箇佗背烏龜（白）從小在府裏合家見我喜相公常使喚凡事知就里如今年紀大又來伏事你若論我做皮條真个是無比若是說不肯一頓打出屎（末）都管舍人喚你（淨介去介見介生白）你如今和我去勾闌內打喚王金榜來書院中與它說話（淨）去不妨只怕相公得知連累我（生介淨）我有言語（生介淨白）自家是老都管喫飯便要滿要我做皮條酒肉要你管舍人使喚我請甚王金榜相公若知道打你娘箇本婦人剜了別舍人剜了卯（末状介生）你且急去莫遲疑我每等候在書幃（淨）小姐若還不來後你在床上弄寮兒（丑下外唱）梁州令（扮同知上）深感吾皇賜重職官名播西京但一心中政煞公平清如水明如鏡亮如水（白）但老夫生居女直掌判西京父為宰執當朝累代簪纓之裔說家法過如司馬掌王條勝似龐涓解使吏如秋夜月人在鏡中行老夫見任西京河南府完顏同知家中有一子延壽每日教它攻書這幾日老漢不曾到它書院中早上已曾分付狗兒監着孩兒不教它胡走若有些不到處不當穩便如今不免親去分付一遭却去坐衙正是行處莫教馬喝道恐驚林外野人家（下）（生唱）紫蘇丸　伶倫門戶曾經歷早不覺鬢髮霜侵孩兒一箇輸家門算來

總是前生定（白）老身幼習伶倫生居散樂曲按宮商知格調詞通大道入梓㭨老身趙茜梅如今年紀老大只靠一女王金榜作場為活本是東平府人氏如今將孩兒到河南府作場多日今早挂了招子不免叫出孩兒來商量明日雜劇孩兒過來（旦）（唱）紫蘇丸　奴家年少正青春占州城憋有聲名把梨園格範盡番騰當場數演人欽敬（白）娘萬福（旦）孩兒叫你去來別無甚事只為衣飯明日做甚雜劇（旦）奴家今日身已不快懶去勾闌裏去（旦）你爹爹去說拾去了（旦）我身已不快去不得（旦）（唱）桂枝香　孩兒聽啓疾忙收拾便早已挂了招子你卻百般推抵又不知你每生着何意生着何意教娘嘔氣靠着你這的是求衣飯不成悞了看的（旦）娘行聽啓孩兒說與如今病深着身豈是奴家推抵你只管苦苦將人催逼教奴怎地娘儘教它任取紅輪墜尤它悞看的（末）（上）勾闌收拾家中怎地莫是我的孩兒想是官身出去你娘兒兩箇休閑爭氣婆婆且住聽說與陣馬挨樓滿不成悞看的（淨）適蒙台旨教咱來至如今到得它家相公安排筵席勾闌罷卻勾闌罷卻休得收拾疾忙前去莫遲疑你莫胡言語我和你也辣赤（虔）（末）（白）真箇是相公喚不是（淨）終不成我胡說（旦）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末）孩兒與老都管先去我收拾砌末恰來（淨）不要砌末只要小唱（末）（旦）恁地孩兒先去我去勾闌裏散了看的卻來望你孩兒此去莫從容相公排宴畫堂中（旦）情到不堪回首處（白）一齊分付與東風（旦）（下）（生）（唱）醉落魄　令八去久傳音耗至今不到（生）心忙意急歸來報（旦）得見情人心下稍懷抱（生）（見）（介）（生）（白）（介）你一似蕭何不趁安你好難請（旦）害聒的去尋羊小哥你好難得見（淨）悲秋生在眷梁上你好難入（生）小姐兩日不見你（旦）我要來你處又怕相公知道（生）我瞞了相公教它來請你來書院中說些話（旦）（唱）賞時花　憔悴容顏只為你每日在書房攻甚詩書（生）閑話且休提你把這時行的傳奇（旦）看掌記你從頭與我再溫習（旦）（白）你直待要唱曲相公知道不是耍處（生）不妨你帶得掌記來敷演一番（旦）這里有分付（淨）（有）（門）（介）（旦）（唱）排歌　聽說因依其中就裏一箇負心王魁孟姜女千里送寒衣脫像雲卿鬼做媒鴛鴦會卓氏女郭華因為買臙脂瓊蓮女船浪舉臨江驛內再相會（又）哪吒令　這一本傳奇周孛太尉這一本傳奇是崔護覓水這一本傳奇是秋胡戲妻這一本是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這一本是馬踐楊妃（又）排歌　柳耆卿欒城驛張珙西廂記殺狗勸夫婿京娘四不知張叶斬貧女樂昌公主墻頭馬上擲青梅錦香亭上賦新詩契合皆因手帕兒洪和尚錯下書呂蒙正風雪破窰記楊寔遇韓瓊兒冤冤相

報趙氏孤兒（又）鵲踏枝　劉先主跳檀溪雷轟子薦福碑丙吉殺子立起宣帝老萊子班衣包待制上陳州糶米這一本是孟母三移（生）（唱）樂神安　一從當日心中指望燕鶯期功名不戀待何如拚卻和伊拋故里不圖身富貴不去苦攻書但只教兩眉舒（又）六么令　一意隨它去情願為路岐管甚麼抹土搽灰折莫擂鼓吹笛點拗收拾更溫習幾本雜劇聞甚麼粧孤扮末諸般會更那堪會跳索撲旂只得同歡共樂同鶯被沖州撞府求衣覓食　尾聲　我和你同心意願得百歲鎮相隨盡老今生不暫離（末）（介）（外）（上）（白）隔墻猶有耳窗外豈無人老夫幾日不曾到書院中（介）（不）（看）（外）（害）（生）（中）（見）（淨）（介）（旦）（閃）（介）（丸）（見）（旦）（介）（焉）（介）（外）（唱）瑣南枝　潑禽獸沒道理書院中怎不攻文藝指望你背紫腰金怎知你不成器因甚底來這里便與我捍出去（生）爹爹聽咨啓孩兒又怎知正在書房中獨坐忽見狗兒都管與它同來至我問它只因甚的它說道是爹爹喚它至（旦）相公聽奴拜啓它說道相公排宴會特地喚取奴來到這書房裏誰信道都是計智賺奴望容恕（淨）思量老奴婢只是怨恨你兩箇將咱連累如今打得我渾身上下都麻庇要把刀割下腿告相公沙八赤（外）（白）當初望你攻書已後為官今日剗地如此做作左右那里（末）有福之人人伏事無福之人伏事人（介）你遠去喚散樂王恩深來（末）理會得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末）（下）（淨）（末）（收）（介）（二）（淨）聲如霹靂人命若塵埃不知相公那里有甚事去走一遭（旦）（入）（見）（介）（淨）（付）（介）你今夜快與我收拾去不許在此住明日早若見你在此那時節別有施行老都管如今這小畜生鎖在家中不許順情明日慢慢閑遣斷（生）（下）（旦）（吊）（介）（下）（見）（介）（生）（介）你明日若不去時教你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外）（下）（末）（下）（淨）（介）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下）（淨）（生）（上）（白）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老都管我爹爹把我如此禁持我那婦人昨夜捍將去了我要性命何用不如尋箇死去（介）舍人自古道千日在泥不如一日在世不如收拾些金銀為路費往別處去住幾時別作商量等相公氣息再回來不遲不強如死了（生）（介）（生）（唱）五交枝　只因癡迷與王金榜同諧比翼誰知被我爹把住拆散了鴛侶情人去也不見蹤我如今在此無依倚免不得尋箇死處尋箇死處（淨）（唱）罟聽說與喪殘生一命可惜若還放得伊家去恐把我每連累尋思你去真慘悽只得與你執着罪到前途作箇道理到前途作箇道理（生）惟有感恩并積恨惟有感恩并積恨（下）（介）（唱）西地錦　當撥心懷公正更名播朝廷從官判斷無私曲管民樂昇平（白）但存公道正何必問前程（後）（先）（子）（介）左右過來（淨）

上外 末上外 一封天子詔四海狀元心聖旨宣喚疾速來朝老都管如
令孩兒不知去向又蒙聖旨宣喚河南採訪一回打聽孩兒消息 外 相公
放心小人在家管看一就打聽舍人消息 末 請外快去 外 路上有花并有
酒一程分作兩程行 下 外 唱 上 提行路 白 八聲甘州 子規兩三聲
勸道不如歸去觸旅傷情花殘鶯老虛度幾多芳春家鄉萬里煙水萬重
奈隔斷鄉鴻無處尋一身似雪裏楊花飛輕 旦 艱辛登山渡水見夕陽西
下玉兔東生牧童吹笛驚動暮鴉投林殘霞散綺新月漸明望隱隱奇峯
鎖暮雲冷冷見溪水圍遶孤村 末 奈行程路途勞頓到黃昏轉添愁悶山
回路僻人絕影不覺長嘆兩三聲 旦 望斷天涯無故人便做鐵打心腸珠
淚傾只傷着蝸頭微利蝸角虛名 下 向村莊上借宿安此身只見孤館蕭
條扃 旦 想村醪易醒愁難醒猜思昔情人臨風對月歡娛頻宴飲轉教我
添愁離恨悠今宵裏孤衾展轉誰與安存 尾聲 且寬心休憂悶放懷
歎欽慢登程借宿今宵安此身 地 姐介 生 唱 江兒水 離了家鄉里奔路
途不知它在何州位使我心中添愁悶悶得我今日成孤冷渡水登山勞
頓未知何日再與多情歡會 白 一似和針呑卻線剌人腸肚繫人心 下 末
白 賣貢歸來汗未消賣貢歸來汗未消老漢在河南府做場只為宛顏同

知舍人廷壽馬與我孩兒有些 外 拜 末 介 說收拾 介 不將辛苦藝不將
辛苦藝 下 生 唱 越調 被父母禁持投東摸西將一箇表子依隨走南跳
北典了衣服賣了馬疋夫撈兒兩頭脫閃得我孤身三不歸空濫溜下老
大小荷包猛鉸了錁丁錁底 人 紫花兒序 似這般失業 似這般逐浪隨
波忍冷耽飢來到這闈墻直下柳樹週迴向這河中掏的長流水洗了面
皮掠得我鬃髮伶俐着些箇吐津兒潤了撥浪使入城池 者 淨 子 介 白 且
入茶坊裏閑箇端的茶博士過來 淨 白 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 見 生 介
生 白 作場分付請旦 介 旦 唱 四國朝 聽得人呼喚特特來此處 見 生 不
忘 介 莊家調判難看區老 生 老鼠咬了葫蘆 孫小姐好快背 旦 鸚鵡回言
道鳥敢來應口 生 耐打鼓兒我較得你兩 片 旦 你課牙比不得杜善甫串
仗卻似鄭元和 生 姐姐使錢不問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 旦 唱 駐雲飛
你歎步難撞便做天仙難見你來我把你相看待宅把我相撈壞稍緣
何在花街共人歡愛說又不徹罵又佯不保正是本性難移山河易改山
河易改 旦 便做真龍我也難從你逐浪波訊口胡應和譯話喫不過嗏一
魏是舊特科我把它樵破誰慣得如今騰似天來大你向咱行說箇甚麼
你向咱行說箇甚麼 淨 仔細思之你是何人它是誰姐姐多嬌媚你卻身

藍縷嗏模樣似乞的蓋紙被日裏去街頭教他求衣食夜裏譬跧樓下睡
夜裏譬跧樓下睡 生 覆水難收一度思量珠淚流指望長相守誰信不成
就 生 茶一筆畫都勾免喫傷悠剪髮拈香共你同說咒 生 只恐你心中不
應口只恐你心中不應口 末 上 白 鷹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合才勾欄
散罷對門茶店中叫孩兒去不知甚人在那里如今走一遭 見 生 旦 介 生
借 末 介 生 問 介 末 不爭你要來我家我孩兒要招箇做雜劇的 生 唱 金
焦葉 子這搬末區老縣我學那劉要和行𨁏步跡敢一箇小梢兒喉咽
韻美我說散嗽咳呵如瓶貯水 末 白 你會甚雜劇 生 唱 鬼三台 我做米
砂糖浮漚記關大王單刀會做管寧割席破體兒相府院扮張飛三脫槊
扮尉遲敬德做陳驢兒風雪包待制喫推勘柳成錯背要扮宰相做伊尹
扶湯學子弟做羅師末泥 末 白 不嫁做雜劇的只嫁箇做院本的 生 唱 調
笑令 我這爨體不番梨格樣全學賈校尉趁搶背臉天生會偏宜抹土
搽灰打一聲哨上響半日一會道牙牙小來來胡為 末 白 你會做甚院本
生 唱 聖藥王 更做四不知雙鬪醫更做風流浪子兩相宜黃魯直打得
底馬明王村里會佳期更做搬運太湖石 末 白 都不招別的只招寫掌記
的 生 唱 麻郎 我能添插更疾一管筆如飛真字能抄掌記更壓着御京

書會 末 白 我要招箇擂鼓吹笛的 生 唱 我舞得𢹂得唱得折莫大擂鼓吹
笛折莫大裝神弄鬼折莫特調當撲旂我是宦門子弟也做得恁行院人
家女婿做院本生點箇水母砌栓一箇少年遊喫幾箇拄心攧背 末 白 當
初它也曾好來使了幾錠鈔又是好人家兒郎既然胡亂且招它在家繞
後又別作道理廷壽馬我招你自招你只怕你提不得杖鼓行頭 生 唱 尾
聲 正不過沿村轉莊擡工耕地我若得粧旦色如魚似水背杖鼓有何
羞提行頭怕甚的 末 白 既然如此且教它回去後日別作道理正是萬事
不由人計較筭來都是命安排 下 淨 末 丑 并 場 下 生 白 在家牙𥡴子出
路路岐人 介 唱 菊花新 路岐路兩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這的是子
弟下場頭 旦 挑行李怎禁生受 生 跪 科 子 介 唱 泣顏回 撞府共沖州遍
走江湖之遊身為女婿只得忍恥含羞 旦 伊家奈守有衷腸時伊難分剖
怕爹娘拌逐前來將奴家共君僝僽 生 休休提起淚交流那更撈兒說重
心憂我親朋知道真箇笑破人口 旦 男兒到頭管終須和你得成就那時
節有月登樓無花永不酌酒 末 唱 撲燈蛾 你門不三思紅日漸西流兩
人從來由只管此迤逼 生 爹行聽分剖奈撈兒難撈生受更𦆭兒不肯快
走 旦 致令得兩人逆路悽滄留 末 孩兒離家去久公公悲不覺已潑畜生

因甚底緣何尚然落後末娶娶住休又何用啣啣啾啾料不是冤家不就
頭且擔着檐兒疾速向前走生唱尾聲　終須共你同鴛偶事到頭如今
不自由那時節簡男兒得志秋白路上有花并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下外
淨上菊花新　深感當今聖主恩賜金紫雙魚公心正直遍採訪治國安
民但願得國泰歲時豐富外白老夫蒼顏皓首身為重職深感吾皇賜金
紫雙魚托賴洪福採訪五湖四海真箇能教官吏如水潔解使民心似水
清六兒我如今在此間倦你與我去叫大行院來做些院本解悶淨叫介
生旦上末上　見外介　外執關　末念院本　外打認說問子孤合介
外唱排歌　自從當日不見我兒心下鎮長憂慮兩眼長是淚雙垂怎地
孩兒為路岐　合今日裏得見你莫香子父謝神祇定鄉里重會遇夫妻百
歲偽子飛生那日孩兒私奔該里歷盡萬山烟水迷中寂寞痛傷悲到了
東平得見伊　合同前旦告恩官聽拜啓當日書房裏一意會佳期爲忽撞
着伊公相一時見却怒起令人星夜拜分離怎
知道今日做夫妻謝得恩官作主識　合同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二　三未

憙

洪武正韻許意切。好也。悅也。亦作喜。又尾韻。許慎說文䜴从心。从喜。喜亦聲。許記切。徐鍇通釋喜在心。喜見爲此事。是悅爲此事也。會意。忻記反。顧野王玉篇樂也。丁度集韻憙或作憘。婁機廣干祿字憙喜上正下通。郭守正紫雲韻貫彔群臣自憙注。好也。好爲志氣。揚桓六書統曉母䜴喜爲也。見注憘書或如此着同上余見尾韻曉母熙忠韻會舉要憙羽次清音。或省作喜。封禪書天子心獨喜其事。爲鵲傳書方者。並許既切。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畧校梁陳佚憙獵好也。趙撝謙聲音文字通曉近切。見上聲。尊以此爲方音。本作喜。作嬉非。

篆書 䜴 徐鉉篆韻 䜴 憘 憙 並六書統 隸書 憙 楊震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憙 劉寬碑陰 憘 石門頌並見漢隸字源 草書 憙 章草 憙 憙 憙 並張錦溪 憙 並鮮于樞

嬉

洪武正韻許意切。可嬉。美姿頗也。又微尾二韻。宋重修廣韻又許記切。又音熙。揚桓六書統曉母嬉余見微尾二韻。曉母熙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昇泰傳義又虛宜切。侍戲也。游也。美也。通作娭。相如賦。吾欲往乎南。娭韻會定正字切曉紐。曉興欣嬉。

篆書 嬉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嬉 六書統 草書 嬉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欷

洪武正韻許意切。泣餘聲。亦作唏。又微韻。許慎說文欷歔也。从欠稀省聲。香衣切。孫愐唐韻許既切。徐鍇通釋忻衍反。丁度集韻虛器切。悲也。楊桓六書統曉母欷余見微韻曉母熙忠韻會舉要於既切。羽次清音。字潔博義香義切。積撫聲音文字通曉近切。見平聲。比方音。或用唏。漢史丹噓唏而起。

篆書 欷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欷 六書統 隸書 欷 景君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草書 欷 欷 並張錦溪 欷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唏

洪武正韻許意切。漢史丹噓唏而起。廣韻唏也。又微韻。宋重修廣韻許既切。丁度集韻許利切。痛聲。釋行均龍龕手鑑唏唏二俗。唏正。揚桓六書統

曉母。喺余見徽韻。曉 篆 六書
母。字潔傳義帝為也。 書 統

餼

洪武正韻許意切。饋客生食及芻米。詩傳注任曰餼。亦作氣。既。許慎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乞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許既切。餼氣或从食。槩氣或从既。徐鍇通釋。古云乞字直乞而已。張參五經文字。許記反。司馬光類篇。氣許氣切。或作槩氣。又丘既切。雲气也。戴侗六書故。氣以米饋也。引作餼。釋行均龍龕手鑑。槩餼餼並俗。餼正。餉也。又生牲曰餼也。玉篇人許乞反。餽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虛氣切。餉也。楊桓六書統。曉母。晁旁加食者。閩文。先聲。餼居乞切。饋食生也。从食既聲。與氣同。槩或从既。槩。谷熊忠韻會舉要。餼羽以酒音。說文本作氣。从米气聲。徐曰。气古雲气字。今文作餼。詩注。牢餼饔云。牛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疏云。牲可牽行。餼是已殺。語餼羊注。牲生曰餼。是已殺未烹。倪鏜六書類釋。氣又作餼。餘並見乞下。周伯琦六書正偽。氣於既切。又牲腥曰氣。去氣羊是也。俗作餼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氣曉迄切。或用既。中庸既康稱事。借芝草曉之曰氣。作餼非。又稱氣雲說。作餼非。亦上聲。讀轉注見路音。餼亦加食。槩亦从既。既亦聲。韻會定正字切 曉 計。曉與欷饞。

篆書 並古論語 並大篆 義雲章 淮南子升仙記 繹岩

落文 並說文 並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

韻 並六書統 隸書 魏受禪表見洪適漢隸分韻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饔餼

周禮秋官司儀致饔餼。疏曰。君使卿歸饔餼。又曰。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書林事類。禮聘義。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疏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注。殺曰饔。生曰餼。又曰。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詩瓠葉注。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大行人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注。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牢。又賓之拜禮也。拜饔餼。國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反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公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搢宰致饔。秦人獻餼。儀禮聘禮。上介饔三牢。致饔無儐。賜饔唯羹餼。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又士無饔。無饔者無儐。注。謂歸餼也。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覲。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聘義注。聘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左傳曰。餼牽竭矣。服虔云。牝曰餼。詩曰。牲牢饔餼。鄭氏注云。腥曰餼。禮記聘義疏曰。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腥曰餼者。以牲牢饔餼相對。牲既為生。饔又為熟。故以餼為腥。又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稍餼

周禮冬官以致稍餼。注。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疏曰。謂賓客在館。主君使人遺賓客納稟。今稟食則稟米也。以其經云稍餼稍稍致之。是米曰稟者也。

常餼

禮記王制。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陳澔集說。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館餼

鄭氏譯綺館餼。謂館給熟食也。

餼羊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注。羊存猶得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齊人饋餼

左傳桓公六年。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曹人致餼

左傳桓公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百人之餼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之亂。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地主歸餼

左傳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漢祀皆餼

羅泌路史九頭紀。太史公書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漢祀皆餼。漢舊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

禮食之。

耕者餘饟

羅泌路史因提紀來戶氏之無饑也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顛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饟宿之隴首。

帥置生饟

唐綱史李廖子高彥休述　冦陷鍾陵毒痛逾歲都會諸侯之師討之未拾苗間統兵者帶繞於賊壘。王人督軍。日月而至。宴犒迎餞。司無虛時。先是自九江至于敦淺辰實視肥狩。及大軍加境。帳飲為羞。不示厭未。帽犴鼠肝。亦登於俎。是以二物也。猶微價於霧布。逾月復燮。一日上命內臣之崇扶者。慰撫於柳營。有軍帥置生饟於皇華。緣西伸幅以肉腳冠其首。皇華喜為珍貺。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饌之字也。則命啓諸乃刖削一足。屈於積中。繼柳麻鬼。亦不割去。皇華大熾。終日不食。參寥子曰。鈎爪鋸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戮梟鏡。猶能分善惡於毫釐之間哉。

賓至之饟

太平御覽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四乘馬於子思曰。不以此求交於先生。父降郰土為賓至之饟耳。

賜以酒饟

三槐王氏雜錄宋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饟。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持命賜之。非例也。

文

宋余謙一文安家集謝技饟表代李山南安晚作　六蓮紀旦。主無補於明時。一犁自天。賫特加於通日。吳辭弗獲。洪淮難勝。臣少本單微。老猶鼎鼐。驅徒言秣。以病見容。媿僅自濡。幷高已倦。政用抱素。餐之愧。無以分炭食之憂。乃且託西崦之頹齡。踢工方之亦品。雖孟耳玉。承傳餅餌之奮。錯落量珠。飫飽裕擾之味。實祖旁莧於周燕。賜身無奉於漢儀。豈此寵榮。慰其衰暮。故必有主由之炅方。稱隆寵然。既屢當返之恩。敢不重拜。陛下仁先養老。禮謹侍賢。謂明主翠美之間。靡杜賜予。而執政股肱之美。安使康強。異數鼎來。孤生有穢。臣謝思一。飽瞥欣萬分。於念由飢。竊自期於為提興。懷當饋頹。他致於蕭費。

辭生饟表　不避斧誅。仰干衰聽。伏念臣早緣遭遇。晚業安閑。老而不見。琢張站中書之榜。任薄而厚。饗深經巧者之言。謂宜得謝於衰齡。而乃叙華其初度。既加大惠。牢侍鵝鶴。與其田漠汗於既出之餘。孰若戒鼎於未頒之始。進循息分。領抑眷私。

再辭表　為股肱而壽。無記初生。幣刀之慰。特加善禽。亦既損除於去歲。蓋將自逭於空饗。請看說無功。又冒麁旗之傳。而蒿佃有禮。難當曹鼎之思。顧天聽之未回。擬寡忱而申禱。縱鄭饟粒之憚。毋重耻老夙之羞。厚味實毒。高位實瘵。俱不容於踰分。晚食當肉。無罪當貴。祠當請於投閑。猛

祠部集謝生饟表　載誕丁辰。方集已孤之感。臣頒列呂。俾供式宴之私。出拜王人之命於庭。入聞宗族之慶於室。恩榮相照。喜幸交深。中謝伏念臣偶以樸忠。驟當審選。智小不足以慕大體。才近不足以經遠猷。自生論於中脊。殆空餐於厚祿。第憚煩言之起。敢希厭賜之臨。豈謂尊號皇帝陛下。分為君臣。禮優丞弼。記其生日。將以惟恩。均肥旨之膠牽。加精甘之覲繁。仰對寵雲之施。愈慚鼎食之浮。飽上德以何酧。醉皇慈而難酖。惟瘗夙夜。稱今日之所蒙。稍立事功。庶酬生之無忝。云云

代謝生饟表　載育丁辰。方集已孤之感。匪頒列呂。俾供式宴之私。出拜君父之命於庭。入聞宗族之慶於室。寵榮相照。魂幸交深。中謝伏念臣夙刀不強。時才甚陋。萬鍾厚祿。十年已負於空餐。六印重權。半歲頻慙於假器。身逃戎旃之遠。心存王室之間。厥生之初。在秋云暮。遽荷擢恩之浹。仍蒙飫賜之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優遲老臣。始終舊物。記其誕日。亦乃丁時。均飽繁之精甘。輟膠章之肥膏。既醉既飽。愈防鼎食之浮。有猷有為。畢望豐功之立。庶竭塵露。少荅雲天。

衛侯樂先生集謝賜生饟表　紀桑蓬而興感。俯念親恩。捧綸綍以知榮。仰勤君賜。出太官之蕃滋。為私室之寵光。臣某中謝伏念臣愛惠餘生。遭逢昭代。因心盡孝。莫酬父母之劬勞。委質移忠。惟負聖明之任

使。自塵通列。適踵多虞。體旰食之憂。方務揮於揖遜。積素餐之愧。敢更冒於犀頒。寧謂徽聽。亦關睿聰。貴紹旨之溫潤。華蕃輿之豐穠。既醲孔嘉。禀炰有饌。抵戴珠私之厚。豈云故實之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祿謹詔功。錫光于善。敘數五福。均符欲壽之情。體貌群工。優示共賢之意。臣謹當職思歸養。食戒過浮。履餘預憂。罔辜大有之禮。扱酹罔報。期終既醉之詩。臣無任

宋景文公集代賜生饟表　臣某伏蒙聖慈。以臣生旦。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帝仁垂寵。命賜紛頒。奉承于茲。感慶兼并。臣某中謝竊念臣智裁守器。學淺于膚。達聖重懸。陶文善化。無為無遠。厥生適於詩今有之。似之所志期乎先構。遂陪幾筅。趨備弄咨。仰類丕覆之容陰。弛孰何之月。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懋明舊體。延及孤生。記六物之有初。賚多儀而尤備。饎膠珠等。鍵稻枨珍。助宴喜之炮燔。溢家陪之醑酌。而臣叨榮踰分。囷貺有私。父怙早違。雖永懷於鍾慕。母慈胥慶。適親及於君羨。緣載育之丁辰。荷惟明之善養。敢志風慕。以報消分。臣無任

汔石湖大全集謝賜生日生饟表　伏奉詔書。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麵者。初度載逢。方矜孤介戮之感。中天晉錫。遽叨柔飫之恩。拜賜暝恩。撫躬震惕。中謝伏念臣少孤多難。幼學無荒。嗟漫叶於熊祥。悵莫償於烏哺。偶逢聖擇。遽預政機。貲瀆

抑以先務村樸梼而疎散設業臥於門庭雖粗効於馳驅實撞轄於河濆終難逃於尸素罹突然之疾久已臺鼎之下膂懸其劬勞之恩寵以無喜之具特這致使光賁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壽躋民恩勤逮下中興弗違於服食大亨獨謹於養賢在厥初生親之大禮至若斗筲之隱亦污體貌之隆臣敢不戒驕佚之心勉捄速之慮矜以馭其事雖弗洎於親榮忠可移於孝尚永肩於國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生日謝賜牲餼表　戸列乘蓬方慨光親之顧後驅馳綸綍遂聆內府之旨麻驚異數之從蕃重微衰之蹝蹟中謝伏念臣猥緣攀附嶺冒寵榮去國僅十五年忽當收召來朝已三數月茂著功勢每愧空餐徒煩亟錫敢意賤生之日大賜養賢之事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育無偏生成有素式循舊典下逮具臣生增私室之光共侈盈庭之賜捫心知幸荷眷益隆臣敢不砥礪孤忠要期厚報劬勞在念悵無路以遺羹銘刻不忘敢有心於食志　弧矢聞祥已負四方之壯志酒醴亟饋忽殊九陛之隆恩祗服寵章彌增愧汗中謝伏念臣自依光於日月荐承乏於鈞衡報蔑涓塵恩深海嶽曾未知於死所偶及見於生朝方懷顧復之光親敢覬旨嘉之厚禮醵頒拜賜雪涕知榮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過臣播明效事不問衰殘之晚暮持盼飲食之芬

馨遂令尸祿素餐之人拜受醉酒飽德之賜臣敢不虔恭嚴命滋味至珍甘旨益豐愧無復南陔之養升常圖報願載歌天保之詩衛博定菴類藁謝賜生日生餼表　劬勞興念載臨六射之辰錫予兢恩遂拜九重之命祇然是懼厚矣不貲中謝伏念臣舊迹疏單逢時隆盛陛九級而遠地久叨擭於嚴除鼎三足以承君實濫陪於公揆自知遇泰已幸丐閑既開異姓之封復陟而槐之位所慚朽質莫報大恩敢云初度之期猶軫不遺之念珍兼飲餼欽承厚意之將膳沃饢益重匪頒之式茲蓋皇帝陛下普臨庶類優寵舊臣頤此衰遲特示饔餐之腆眷言耆昔尚加體貌之隆臣敢不內揣侥踰仰懷德惠賜尊惟禽豈惟醉飽之私銘骨鏤肌誓竭涓埃之報呂東萊集為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餼表　問初度於耆人尚記攜提之次傳溫言於詔使有朱橐飫之頒雖曰常彝實惟渥澤伏念臣久膺謬屬之後迫衰遲勳業無成惜流年之尺璧劬勞莫報慨厚廩之千鍾每於載育之辰愧此多儀之錫繼粟繼肉雖屢省於使蕃食志食功送兩無於稱塞退而自揆莫知所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應物以仁馭臣以禮備宣王之考牧庶物既蕃體義功之養賢舊章用舉光華異數蕃飾始生臣敢不追繹教忠益肩移孝無復遺羹之嘆永負親恩惟令含哺之民共均君賜餘

魏公安陽集謝生日賜牲餼狀　旌節就館方展於聘儀牢積在庭更豐於餼禮仰銜恩意伏積銘趙忠正德文集謝生日賜牲餼表時年六十　垂弧既遠方感於劬勞賜品有加遂霑於慶賚荷分頒之甚腆思稱效以稱藉中謝伏念臣偶緣晉求君恩固陋職叨師傅莫施措著之籌位忝台司久負作霖之命惟期罷黜少弭煩言伏蒙皇帝陛下茂舉彝儀優隆近輔俯紀始生之日曲推乃聖之仁錫以稻粱申之牢醴備蒲柳之弱質俾續於年齡均庖廩之餘曲用賁於無善仰銜覆育誓堅桑指衛後樂先生集謝牲餼狀　餉餽相望府無虛日餼牢甚腆官用彝章行慕有禮禮循考牧致大亨於鼎象侈備物於魚麗割肉以歸莫取訊諧之辨賜生必薦敢怨鄉黨之儀

旣

洪武正韻許意切禮記中庸既廩稱事又齊韻許慎說文旣小食也从皀从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旣居未切揚桓六書統旣毋槩又食已也从皀从旡

篆書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鐘鼎文　上同　大篆以上並六書統

隸書　旣 梁休碑　既 馮緄碑

既 石經 洪邁漢隸分韻　既 華山廟 並隸韻

草書　並張錦溪　鮮于樞 見草書集韻

黖

洪武正韻許意切物生貌吳都賦萬物蠢生芒芒黖黖陸法言廣韻黖黑也司馬光類篇許既切不明貌揚桓六書統黖毋槩从黑旡聲黖稗省熊忠韻會擧要羽次清音字漭博義於既切音塈韻會定正字切曉許曉與擨黖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黖 六書統

愾

洪武正韻許意切大息詩愾我寤歎又至也禮記愾乎天下矣又見泰韻許慎說文愾从心从氣氣亦聲許既切陸法言廣韻又苦愛切張參五經文字慨愾大記反又空蓋反見詩風司馬光類篇又丘蓋切博雅滿也又口既切又許訖切爾雅至也鄭樵六書略聲兼意悅喜也恖轉注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公試都魁翁宏周道如砥賦八押謂字云可為永愾在此如左傳敵王所愾此非揚桓六書統曉毋槩既聲愾隸熊忠韻會擧要羽次

清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許迄切又怒也左傳敵王所愾而獻其功雙音見泰韻

篆 熂 熂 杜从古集篆 熂 徐鉉 熂 高勉齋學 熂 六書
書 古文韻海 篆韻 書韻總 統
隸 熂 六書
書 統
草 熂 鮮于樞見
書 草書集韻

熂

洪武正韻許意切芟草燒之顧野王玉篇許氣切燎除旁草也陸法言廣韻燹火也宋重修廣韻許既切司馬光類篇雖草燒之曰熂又許塌切火焚山草也楊桓六書統曉母熂从火氣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曉訖興掀

篆 熂 杜从古集篆 熂 並六
書 古文韻海 熂 書統
草 熂 鮮于樞見
書 熂 草書集韻

䨴

洪武正韻許意切雲貌又泰韻顧野王玉篇又虛豈切陸法言廣韻𩃯䨴雲狀也宋重修廣韻許既切司馬光類篇又尾切毛晃禮部韻畧又䨴䨴不明貌見海賦䨴音倚妻櫟廣千祿字又許豈切楊桓六書統曉母䨴从雲氣聲讀若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魏求克正字韻綱又於既切義同

篆 䨴 䨴 並杜从古集 篆古文韻海 䨴 䨴 並六 書統
隸 䨴 䨴 並六 書統
書 䨴
草 䨴 䨴 並張錦溪 䨴 䨴 鮮于樞並 草書集韻
書

摡

洪武正韻許意切取也一曰拭也又泰韻宋重修廣韻許既切丁度集韻摡或作抚妻櫟廣千祿字又音概韓道昭五音類聚許氣切詩云傾筐摡之本亦作墍又古代切滌也楊桓六書統曉母摡省抚或从既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潘博義於既切音戲趙謙聲音文字通摡曉迄切或借溉作墍非令詩頃筐墍之作抚非又物主聲作既非吳都賦萬物蠢生芒芒䀹䀹俗字雙音見泰韻

篆 摡 六書
書 統

抚 徐鉉 篆韻
隸 抚 摡 六書
書 統
草 抚 鮮于樞見
書 草書集韻

墍

洪武正韻許意切仰塗書惟其塗墍茨又取也詩頃筐墍之又息也詩伊余來墍民之攸墍墍有依附之義下之附上若仰塗然又作概許慎說文墍𣂠从土既聲又其冀切徐鍇通釋許義反劉熙釋名墍猶𤑔𤑔細澤貌也顧野王玉篇虛既切又音洎張參五經文字許器反塗也宋重修廣韻

許既切司馬光類篇墍古作𡋯又並居代切丁度集韻墍或書作墍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惟其塗墍茨注許既反在此如詩民之攸墍在此非釋行均龍龕手鑑墍作墍通墍正楊桓六書統曉母从聲墍或書如此墍或从无聲墍省墍籀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仰塗也師古曰即今仰泥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墍許迄切作墍墍非又止息也从土與坐同意既聲令文詩伊余來墍合正俗隱韻會定正字切鮮詰鮮擊虔墍

塈

洪武正韻許意切同上又音忌義同

篆 墍 大篆 墍 集韻 墍 古尚書 墍 籀文 墍 集韻並見杜从古
書 墍 篆 墍 韻 墍 書 墍 文 墍 集篆古文韻海

塈 徐鉉篆韻 塈 塈 塈 並六書統

隸 墍 范式碑見洪 墍 六書
書 适漢隸分韻 統

草 墍 鮮于樞見
書 草書集韻

齂

洪武正韻許意切臥息許慎說文齂从鼻隶聲讀若𧻚許介切陸法言廣韻鼻息孫愐唐韻虛器切徐鍇通釋虛致反丁度集韻又于貴切孫奕讀鄭樵六書畧眉从自自即鼻又許介切聲兼意釋行均龍龕手鑑許器許戒二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許貴切又況偽切又許偉切又許介切又火怪莫八呼八三切楊桓六書統曉母齂聲齂臥息也从自自鼻也从尸尸主也書坐作息恐誤熊忠韻會舉要齂羽次清音兩稚齂息也說文或作呬東夷謂息曰呬選息玄賦呬河林之萃萃亦作嚊㧞㨝賦吸嚊瀟率師古曰吸嚊開張也前志音惧公敕立嚊韻會定正字切曉計曉興掀齂

篆 齂 集韻見杜从古 齂 徐鉉 齂 六書
書 齂 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統

隸 齂 六書
書 統

草 齂 鮮于樞見
書 草書集韻

咥

洪武正韻許意切笑聲詩咥其笑矣又質屑二韻許慎說文咥大笑也从口至聲又直結切顧野王玉篇虛記虛吉二切又音迭徐鍇通釋忻記反

丁度集韻咥虛器切或作㕦戲侗六書故又許訖切亦笑聲也或作忔
又徒結切易曰履虎尾咥人凶咥也陸氏直結切直用音韓道昭五音類
聚又大結切易曰不咥人亨咥齧也又許其切喜笑又喜夷切又許既切
啟欷又許四切息也又脂利切又丑利切又陟利切止也又丑栗切又許
吉切又丁結切蛇咥氏又蕃姓楊桓六書統嘵毋咥㕧見知毋說聲熊忠
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滲傳義又知義切音知寘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
嘵迥切嘵音見屑韻方音質韻韻
會定正笑貌字切嘵討嘵興掀咥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口咥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屓

洪武正韻許意切屭屓作力貌魏都賦巨靈屭屓亦作屓見廣韻內顧野王
玉篇屓虛器切屭屓丁度集韻亦作屓贔屓壯大貌司馬光類篇屓又于
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屓壯士作力貌屭許器反與贔同韓道昭五音篇
海憶戲二書楊桓六書統嘵毋屓屓或从丁屭聲屭熊忠韻會舉
要羽次清音屓伯琦六書正偽屓鼇也从尸自聲
俗作屭屭並非韻會定正字切嘵討嘵興掀屭

屓

洪武正韻許意切同上韓愈月蝕詩寒
氣奰屓頑無風吳都賦巨鼇贔屭韻

篆書 集韻 同上並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隸書 屓 屭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豷

洪武正韻許意切豕息又寒浞少子澆之弟也封於戈少康使其子后杼
誘而殺之見左傳史記从豕从壹聲本从𡔷誤許慎說文豷豕息也从豕壹
聲春秋傳曰生敖及豷許利切徐鍇通釋息喘息也許位反陸法言廣韻夏后
氏有澆豷寒浞子名張參五經文字又燬利反又許器反見春秋丁度集
韻虛器切國人名或从犬作𤢖司馬光類篇又壹計切戲侗六書故又曰豕
駭痛聲左氏傳寒浞生澆及豷別作㱆楊桓六書統嘵毋豷从豕壹聲

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滲傳義音義切音戲趙謙聲音文字通豷豕
之喘息故以豕壹聲左傳后杼滅豷于戈作㹓非韻會定正字切嘵討嘵
興掀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呬

許意切許慎說文呬東夷謂息為呬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呬矣虛器切顧
野王玉篇火利切息也陸法言廣韻又丑致切陰知也徐鍇通釋手娟反
丁度集韻許四切又默知也又衆聲也从四口司馬光類篇呬又丑二切
又火季切亦作㕧又匹備切喘息也涼是字說今作咴楊桓六書統嘵毋
呬見聲呬隸嘒或从鼻聲字滲傳義又丑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呬許迄
切東夷謂息曰呬謂鮹張鼻臥息也隸亦从鼻隶聲滷稚隸呬息也作嘒
非狡獵賦吸嘒瀟率俗字也屓亦从尸自為意人鼻臥息也借爲屓壯大
貌一曰作力貌作屭屓非吳都賦巨鼇贔屭巨靈贔屭俗字二字
方音見
泰韻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六書類釋

隸書 呬 六書統

霼

許意切許慎說文霼見雨而止息从雨从覞讀若欷虛器切徐鍇通釋雨
也周普故並視皆見此會意虛致反顧野王玉篇火利切釋行均龍龕手
鑑王篇又許爾苦顏二反雨雪貌楊桓六書統嘵毋霼从二見衆
見也說見徹韻嘵毋趙謙聲音文字通嘵迥切从覞視雨為意

篆書 徐鉉篆韻 六書統

滊

許意切許慎說文滊水涸也或曰泣下从水气聲詩曰汔可小康許訖切
徐鍇通釋希氣反丁度集韻又許竭切字林鹽池一曰以甘水和鹹水為
鹽曰滊司馬光類篇許旣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許
氣反水也郭遼又音深楊桓六書統嘵毋滊

篆書 六書統

忥

許意切許慎說文忥癡皃从心气聲許旣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癡也陸
法言廣韻又氣靜也丁度集韻虛器切博雅忥忥喜也鄭樵六書略忔精

注釋行均龍龕手鑑忥或作愾息也靜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忥
訖見曉母東注忥韻趙謙聲音文字通曉迄切方音見質韻

篆書（篆）徐鉉篆韻（篆）（篆）並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鎎 許意切許慎說文鎎怒戰也从金氣聲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鎎許既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丁度集韻鎎通作愾司馬光類篇又口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鎎俗許氣反正作愾戰也又聚鎎戰也怒也揚桓六書統曉母鎎也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鎎隸

篆書（篆）徐鉉篆韻（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食忥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餼許氣切亦作餼又去訖切食怒也司馬光類篇許既切飽也又許訖切揚桓六書統曉母餼去既切从食气聲東餼隸字滏博義

篆（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草書（草）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餼同上

⿰馬希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音騃馬走宋重修廣韻許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騃或作騺正揚桓六書統曉母騺从馬希聲東聲騺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豕氣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豕壯大也陸法言廣韻豕息也宋重修廣韻許既切揚桓六書統曉母豙从豕氣聲 篆書（篆）六書統

⿰角氣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記切好角也字滏博義香義切音戲餙同上

⿱既心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古文悉字陸法言廣韻息也丁度集韻悉忘也亦書作慨司馬光類篇許既切又於代切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悉俗許既反正作悉息也揚桓六書統曉母悉从心既聲或从旡聲悉隸省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通作塈詩伊余來塈氏之攸塈

篆書（篆）（篆）（篆）並高勉齋學書韻總（篆）（篆）並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世欠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呼世切欲歎笑意也孫愐唐韻呼計切氣越名丁度集韻气聲韓道昭五音類聚許計切氣越貌

⿰亻氣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怒僟也司馬光類篇許既切揚桓六書統曉母僟怒也从人氣聲僟隸

篆書（篆）（篆）並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燹 許意切陸法言廣韻野火也又音銑上聲揚桓六書統曉母燹火氣切說見銑韻心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吾衍續釋說文曰火也从火豩聲衍曰豩音邠非聲丈焚野而豕群奔也从二豕在火前指事蘇典反未明作吁位反趙謙聲音文字通見銑韻此方音

篆書（篆）徐鉉篆韻（篆）六書統

⿰牛氣 許意切陸法言廣韻牛病也宋重修廣韻許既切丁度集韻牛揰埔之猿一曰牛餉揚桓六書統曉母犕从牛气聲

篆書（篆）六書統

⿰口尸 許意切陸法言廣韻呻也又火尸切丁度集韻虛器切或作𦟝揚桓六書統曉母𠯆詳見支韻曉母𦟝或从肉戾聲字滏博義香義切

篆書（篆）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篆）（篆）並六書統

⿰口戲 許意切丁度集韻香義切聲也戲聲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嚱說見支韻曉母 篆書（篆）六書統

⿰口豈 許意切丁度集韻許記切聲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嚱東聲字滏博義香義切音戲 篆書（篆）六書統

⿱既木 許意切丁度集韻平木司馬光類篇許既切又古對切平斗斛又居代切又古忽切衰亂貌莊子猶何餘無槩鄙樵六書略概轉注揚桓六書統曉母槩東聲槩隸

篆書（篆）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隸）六書統

嘻 許意切丁度集韻許記切笑也或从憙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於記切揚桓六書統曉母嘻余見之韻曉母憙字滏博義噫香義切音戲

篆書（篆）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篆）六書統

⿹气虫 許意切丁度集韻蟲名或从既作蟿司馬光類篇許既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蟿蝨名又音氣五音類聚亦作蟿音氣虫似蛩也揚桓六書統曉母蟿从虫气聲蟿或

从旣 篆書 䜣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䜣 並六書統

諦 許意切，丁度集韻虛器切，語聲也，又語氣。揚桓六書統曉母諦，余見尾韻曉母，字潫博義香戲切音戲。 篆書 諦 六書統

㾙 許意切，丁度集韻痛也。揚桓六書統曉母㾙，余見紟韻曉母，字潫博義許旣切。 㾙 六書統

核 許意切，丁度集韻動搖貌。揚桓六書統曉母核許旣切，从木亥聲，又下革切，果中核。原聲 核 隸 字潫博義核音欬。 篆書 核 六書統 隸書 核 六書統

㚓 許意切，丁度集韻虛器切，疾也。揚桓六書統曉母㚓 原聲 㚓 隸 篆書 㚓 六書統

𢷾 許意切，丁度集韻擊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奇切。揚桓六書統曉母𢷾，旣見支韻曉母，字潫博義香義切。 篆書 𢷾 六書統

呬 許意切，丁度集韻許四切，呻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呬，从口尹聲 原聲 呬 隸 篆書 呬 六書統 隸書 呬 六書統

𧾛 許意切，丁度集韻虛器切，走也。揚桓六書統曉母𧾛 旣見微韻 篆書 𧾛 六書統

爔 許意切，丁度集韻香義切，燒也。揚桓六書統曉母爔 原聲 爔 隸 篆書 爔 六書統 隸書 爔 六書統

娎 許意切，丁度集韻顯計切，喜貌。揚桓六書統曉母娎，又詳別切 原聲 字潫博義呼計切 篆書 娎

忚 許意切，丁度集韻顯計切，懼也，歎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忚 原聲 忚 隸 字潫博義呼計切，又齊韻歎憬之貌。 篆書 忚 六書統 隸書 忚 六書統

佪 許意切，司馬光類篇火季切，靜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詩云閟宮有侐，又火遶切。揚桓六書統曉母佪，从人四聲 原聲 佪 隸 侐 或从人血聲 侐 隸 克正字韻綱 又忽㖃切 又寂也。 篆書 佪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佪 侐 並六書統 隸書 佪 侐 並六書統

韢 許意切，司馬光類篇許罽切，纏也。揚桓六書統曉母韢，从韋叀聲 韢 隸 字潫博義虛又切 書 篆 韢 六書統 隸書 韢 六書統

𢗌 許意切，司馬光類篇許異切，忻也。揚桓六書統徹母𢗌許㣻切，从心四聲，字潫博義火季切。 篆書 𢗌 六書統

騞 許意切，司馬光類篇顯計切，解牛聲，莊子奏刀騞然，徐邈讀，又呼惠切，又霍虢切，又莫獲切，又士益切，又他歷切。揚桓六書統曉母騞 原聲 篆書 騞 六書統

𢸁 許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許旣反。

𧫥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語氣，字潫博義許旣切音欬。

𦢊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餼，塊病。

䭬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許氣切，馬走也。

屖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反義切，伯名。

聀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呼未切，視高貌也。

戲 𢧵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香記切。

欷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欷虛，字潫博義香義切音戲，虛也。

閄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呼異切，門㒰，又胡介切。揚桓六書統閄曉母，閄古文閒，从外門，開而見外也。

醯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呼帝切，酸味也。

𢓭 許意切，字潫博義許未切，瘵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二

○系　洪武正韻胡戲切，緒也，繼也，聯屬也。亦作繫係。許慎説文：系，繫也。从糸丿聲。凡系之屬皆从系。胡計切。䌛籒文从爪絲。䌛或从𣪠處。徐鍇通釋：丿音曳。異契反。劉熙釋名：相連繫也。顧野王玉篇：下計切。陸法言廣韻：又姓。郭忠恕佩觿集：系系，上胡計翻，緒也；下莫狄翻，細絲。宋重修廣韻：又姓，楚有系益。丁度集韻：分肆切，著也。或作𦃃，籒作䌛，亦作結。鄭樵六書略：从糸而有所著焉。象形。婁機廣干祿字：亦作絜系也。戴侗六書故：亦作䌛。又作係，帶也。郭守正紫雲韻：亦作繫。繫又本韻。此字與下係字，及繫音計者，似不同，然意義有相犯者，宜審。易繫辭，胡詣反，本系也。又音繫，續也。繫辭焉而明吉凶，音系。孟繫周易，本亦作系，胡計反。姤卦繫於金柅。詩繫一人之本。繫之周公召公。孟繫馬千駟。蕭何械繫，並無音。詩車服不繫其夫。注：本或作繼。周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之民，音計。注：係聯綴也。注又此係字。凡序繫日繫月，工帝反，並音計。坎卦係用徽纆，隨卦拘係之，並無音。賈誼係縲之。注：請以長纓係之。孟序係志於翰墨。係累其子弟。晉繫光武系唐統，接漢緒，單系字。然則系、繫、係、繫四字音相近，義略同，恐不可遽抑，宜審。李肩吾字通：乎計切。孫縣等字从此。韓道昭五音類聚：𢇁係，長二音。䖍子孫相繫也。與系同。孫氏字說：系近系。音揚桓六書統：匣母。象系系。上用丿以指之，言用其末以連之也。系𢇁，上既借事，下轉注。系𢇁，並古繫字。繫有从處，系繫處也。繫同上，說見母。結同上。本古肩切。二文並假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溈音。說文从糸丿聲。便古編云：系莫狄切，細絲。五忠。或作繫。周禮瞽矇奠世繫，小史辨昭穆。注：世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周伯琦說文字原：从糸，上有所連，會意。字潘傳義筋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系，匣蘭切，係聯屬也。从系，上指所連。或曰从爪省，用手聯系之意。或丿聲。並通。俗混係，因譌讀屬，世本曰係。或混繫。韻會定正字切：匣計。匣形質系。

篆書　籒文　並籒　汗簡

吉𦃃　並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並徐鉉隸書　夏堪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張表

碑　張平子碑　並漢隸字源　書草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三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五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夏　商　周

周十二諸侯國　周末七國分據　秦　前漢

漢　後漢　更始　蜀　魏　吳　西晉　東晉　宋　齊　後劉

梁

武帝 蕭衍都建康傳世四主五十六年禪位于陳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後梁

宣帝
明帝
莒國公 三主共三十有二年

陳

陳霸先都建康傳五主
武皇帝
文皇帝
臨海王
孝宣帝
長城公 共三十二年為隋所滅

隋

楊堅都長安傳代三主混一南北共三十八年遜位于唐
文帝
煬帝
恭帝

北朝

魏

拓跋珪魏之先 傳代十五主
道武 明元
太武 文成
獻文 孝文
宣武 孝明
孝武 節閔
廢帝 共一百七十一年

東魏

元善見高歡奉 今即位于鄴
孝靜帝 一主十七年遜位于高洋

西魏

元寶炬據長安 傳三
廢帝
恭帝 主共二十三年

北齊

文宣帝
廢帝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高洋都鄴 [illegible]

後周

宇文覺據長安傳五主共二十五年遜于隋
孝閔帝
明皇帝
武皇帝
宣皇帝
靜皇帝

唐

唐高祖姓李名淵都長安 [illegible] 二十帝一十主
高祖 在位九年
太宗 在位二十三年
高宗 在位三十四年
武后 在位二十一年
中宗 在位六年
睿宗 在位七年
玄宗 在位四十四年
肅宗 在位七年
代宗 在位十七年
德宗 在位二十六年
順宗 在位一年
憲宗 在位十五年
穆宗 在位四年
敬宗 在位二年
文宗 在位十四年
武宗 在位六年
宣宗 在位十三年
懿宗 在位十四年
僖宗 在位十五年
昭宗 在位十三年
哀宗 在位四年

朱溫篡唐 名全忠 受唐禪 都汴梁

後梁

太祖
末帝 [illegible] 共二主凡十七年為唐所滅

五代僭偽

吳 楊行密據淮南
淮南五王 六主四十七年

吳越國王 錢鏐據兩浙
吳越國王 五主共八十四年

福建閩王 王審知據福建
福建閩王 七主共六十年

湖南楚王 馬殷據湖南
湖南楚王 六主五十七年

荊南秦王 高季興據荊南
荊南秦王 五主五十七年

西川蜀王 王建據西川
西川蜀王 二主五十三年

廣南漢王 劉隱據廣南
廣南漢王 四主五十五年

江南唐王 李昇據江南
江南唐王 三主三十九年

北漢 劉知遠弟劉崇據晉陽
河南晉王 四主二十八年

北 幽王 劉守光鎮幽州
僭稱帝十四年

後唐

李存勗先世本沙陀 [illegible] 子滅梁都洛陽
莊帝
明帝 本胡人 姓邈佶烈 晉王養子
閔帝
潞王 潞王明帝養子 二姓四主凡一十四年石敬瑭引兵至而王自焚

後晉

石敬瑭 引契丹兵滅唐 契丹立敬瑭為帝 都于汴梁
高祖
出帝 出帝高祖從子 二主在位十一年 耶律德光舉兵入汴據為大遼

後晉天福元年割幽薊等十六州路遼以報

後漢

劉知遠 仕晉 因晉亂即位 太原入都于汴梁
高祖
隱帝 隱帝高祖子 四主為郭威所滅 二主凡四年

後周

郭威 仕漢 隱帝 [illegible] 即位都于汴梁
太祖
世宗 世宗太祖養子 柴榮
恭帝 恭帝世宗子 七歲即位 三主凡十年 禪位於宋 封鄭王 奉周祀

宋

宋太祖姓趙名匡胤 以周顯德七年庚申正月四日受周禪
太祖 庚申至丙子 在位十七年
太宗 丙子至丁酉 在位二十二年
真宗 戊戌至壬戌 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 癸亥至癸卯 在位四十二年
英宗 甲辰至丁未 在位四年
神宗 戊申至乙丑 在位一十八年
哲宗 丙寅至庚辰 在位一十五年
徽宗 辛巳至乙巳 在位二十五年
欽宗 丙午 在位一年 金兵入汴

遼

太祖 在位二十年
太宗 在位十二年
世宗 在位五年
穆宗 在位十九年
景宗 在位十三年
聖宗 在位四十九年
興宗 在位二十五年
道宗 在位四十六年
天祚 在位二十年
金 共一百二十年為 [illegible] 所滅

宋徽宗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illegible]
共九主一百六十年

其後立之帝建國號大遼凡九主共二百一十九年

南宋

高宗 丁未至 在位三十六年 高宗乃徽宗第九子傳位七主凡一百五十年
孝宗 癸未至 在位二十七年
光宗 庚戌至 在位五年
寧宗 乙卯至 在位三十年
理宗 乙酉至 在位四十年
度宗 乙丑至 在位十年
瀛國公 在位三年 大元滅之 合大宋十六主共三百一十七年為大元所滅

元

太祖 鐵木真 [illegible] 在位二十二年
太宗 窩闊台 在位十三年
睿宗 拖雷
定宗 貴由 在位三年
憲宗 蒙哥 在位九年
大宗 [illegible]
世祖 忽必烈 在位三十五年
裕宗 真金
順宗 答剌麻八剌
成宗 鐵穆耳 在位十三年
武宗 海山 在位四年
仁宗 愛育黎拔力八達 在位九年
英宗 碩德八剌 在位三年
顯宗 甘麻剌
明宗 和世剌 在位一年
文宗 圖帖睦爾 在位五年
寧宗 懿璘質班 在位一月
順帝 妥歡帖睦爾 在位三十六年

胡氏致知編伏羲之後有神農神農之後有黃帝是古三皇傳統也三皇之後有少昊少昊之後有顓頊顓頊之後有高辛高辛之後有唐堯唐堯之後有虞舜是古五帝傳統也五帝之後有大禹是為夏后氏傳十七君歷四百餘年而敗亡於桀故湯承之是為商王傳三十君歷六百年而敗亡於紂故武王承之是為周王傳三十七君歷八百餘年而陵夷於赧由夏而商由商而周是為三代自平王東遷之後雖春秋戰國之爭僭皆宗主於周也周衰秦昭王承之至始皇遂滅六國併一天下傳三世至子嬰而亡故高祖繼之是為西漢傳十二帝歷二百餘年而敗亡於孺子故王莽得以篡之莽酷烈天下思漢光武中興而誅莽是為東漢傳十二帝歷一百九十餘年而失於獻帝兩漢之君前後二十四帝而所稱者七制之主也漢之後三國承之以鼎峙有曹丕之魏劉備之蜀孫權之吳而天下三分矣三國之後有司馬炎立為西晉西晉之後繼而為東晉晉自惠帝以來五胡亂華群雄並起而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共十六國迭興迭滅於兩晉之間至劉裕取晉而為宋蕭道成取宋而為齊蕭衍取齊而為梁霸先滅梁而為陳是為南朝在東晉孝武之際而有拓跋珪立而為後魏魏後有寶炬而為西魏善見繼而為東魏東魏禪位故高洋起

而爲北齊西魏禪位故宇文覺起而爲後周其後北齊乃爲周所併在西
魏恭帝之際又有蕭詧附庸立而爲後梁是謂北朝周後禪位故楊堅繼
而爲隋而南朝陳氏北朝後梁亦從而滅天下一統矣隋後禪位故李淵
起而爲唐傳二十一君而所稱者三宗歷二百九十年而衰於哀帝故朱
全忠繼之而爲後梁梁敗後故李存勗繼之而爲後唐唐敗後故石敬瑭
繼之而爲後晉晉敗後故劉知遠繼之而爲後漢漢敗後故郭威繼之而
爲後周是爲五代唐末之亂諸節度有兵力者各據土僭號若吳楚荊秦
閩蜀吳越南唐南平二漢二蜀十有餘國承襲於五代之季而後滅周敗
後故趙太祖繼之是爲大宋傳一十六君歷三百一十七年而天下歸之
大元傳位八君歷八十餘年而
大明繼之嗚呼自三皇訖于五季上下三千八百餘年而三代居其半信夫
有道之長也後之君天下者能以三代之心爲心則是亦三代而已將見
國祚固如泰山天下安如盤石億萬斯年以承天休傳無窮而垂罔極也
猗歟休哉　包羲炎帝及黃帝是謂三皇掌天地少昊顓頊及高辛兼以
唐虞號五帝夏商周號曰三代戰國七雄侯十二秦惟二世有楚王西漢
後爲莽篡位東漢誅莽復中興三國魏蜀吳繼至西晉承魏都洛陽東晉

起於司馬唐南朝宋齊及梁陳北號後魏東西魏北齊後周同一隅隋帝
興時乃楊氏李唐之後有五代梁唐晉漢周相繼宋被周禪撫乾符忠厚
傳家十六世帝王神器已有歸大元接統八十載
大明繼之又從新一統乾坤千萬春　詳各本字

通宗系　金史列傳景祖時直離海使部人邀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邀孫歲餘厚其館廩飲食善遇之又還以幣帛數篚爲贐結其學意

明譜系　程氏遺書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俗與表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詩文　容齋隨筆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
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爲晉所
滅沈子生逞字脩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戌戌生諸梁諸
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爲齊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爲驃騎將軍者
有爲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叙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
年爲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願與唐表同業騁李所封自
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初二十三年吳
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
季字子揖戌八年爲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歲矣逞爲吳所殺而
表云奔楚家書云秦召爲丞相沈尹戌爲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
同時而以爲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子又
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
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
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姒
蓐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爲一豈
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爲可恨也元趙孟頫松雪齋集闕里譜系
序　魯國孔君父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其世家
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
弈弈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
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爲文昇皇考始家于
杭宋德祐末歲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家焉至元廿

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櫬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
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表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攜諸孤就
外氏以居遂爲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
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
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
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
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脩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
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
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
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脩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爲事雖
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之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子退之今
爲浙西廉訪掾云孔濤闕里譜系序吾家有譜舊矣自綠墉洪先生取我
四十六代刑部侍郎舊譜及歷代史諸家書前世石刻參考成書先伯祖
資政樞密退學公通守桐汭日復自四十七代之後續成之是本之正主
無玷矣金宋之亡又復數世聖元混一車書會同五十三代祕書朝城宰

徽。五十四代崇安軍判旣訂定宗支圖本，分藏于家。翰城仲子太常院判
思遠，皇慶間亦嘗進徽乙覽，藏之祕府，獨譜系未有全書為可憾。濤暇日
不揆，祖牒增退學所譜，據以舊本，祖庭廣記及朝城、崇安二軍所訂圖，參
合隨世次，增入欽錄，國朝褒崇之典，續于前紀，手寫成帙，鋟梓以傳永久。
嗚呼，廣記雖存，改刻多戾，闕里通載，獨不及世次，顏氏外紀所載略而不
備。中亦不免有差互之失。所賴者朝城、崇安所定宗圖，前若其他近日刊
行諸書，各以私意而成者，俱無取焉。濤學淺分卑，僭踰罪大，然繼述之責
有不容緩者。知我罪我，惟祖聖之靈在天，惟公論在萬世矣。天曆二年歲
次己巳五月一日，五十三代孫承事郎平江路吳江州判官濤拜手謹書。

元韓性五雲漫稾十七史帝王世系序 歷代之史，見於諸史藝文志，曆
四庫書目，亡慮數十百家。近代先儒取其持著者，定為十七史，太常鈞公
錄其書之卷帙，與作書者之名氏，謂之十七史纂，行於世。憲使何公壯治
會稽，以其書授鄉傳士劉君復纂輯世系紀年，以增益之。上下數千年，禪
讓征伐，興亡治亂，可考見其大略，誠史籍之樞要也。按先儒定十七史之
名，不詳著其凡。學者各以意說，求合其數，故其記論往往不齊。嘗以春秋
而析三國五代為八，參館閣書目所著也。以史記為首，而合梁陳二史為
一。又益以崔鴻、蕭方武之書，容齋洪公所定也。首以史記，終以五代，上不
及春秋，下不取崔蕭二氏之書，舒公所評也。愚謂春秋聖人之書，不當下
儕諸史，崔蕭所記列國之事，不得與正史比，舒公所評固不易之論。至若
南北朝各有正史，李延壽因其文而刪定焉，今七史既具，而復列李氏之
書，則重複矣。誠以陳壽所著魏吳蜀為三書，而除南北史之複出者，十七
史之目，固昭然可見也。或謂三國志為三書，則五代史亦可為五書矣。是
不然。三國志各自為書，故可析；五代史之為書，八姓之君紀於前，五代之
臣傳於後，是固一書也，安可強而析哉。顧惟淺學謏聞，豈敢折衷諸儒之
論，姑述管見，以俟博學君子是正焉。

虞文靖公集世系狀 大元故平州
路達魯花赤、行省萬戶、贈推誠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營國公、謚忠武塔本世系狀。延祐三年十二月，宥密官奏事殿中，
有旨曰：汝樞密臣迭里威貢，曾祖塔本，行省昔在太祖皇帝朝，勞烈居多，
人罕能比。及其子若孫，累世勠勤於吾家，其封勳贈謚，未賁之行，敕中書
錫之制。下中書，以禮部、翰林、太常議，贈其高祖行省塔本推誠定遠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忠武；夫人阿撒八烏遂
追封營國夫人。今祖阿里乞失帖木兒，贈宣忠輔義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營國公，謚武襄；夫人李羅真，追封營國夫人。父阿台，贈宣力
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永平郡公，謚忠亮；兩夫人阿台、阿
迷氏，並封永平郡夫人。今既拜受詔，明年仲春吉，告祭于塋域。已事而還，
秋七月，遣河間路總管將行書於其友人麻博，曰：僕之三世，既被錫命褒
嘉，所以立德于家、積勞於人、承休于國者，欲拜名文之，古表之墓道，以示
於衆，永於傳，若跡行之實，必求瑞而不華，信于遠以述之，唯子是託，不我
拒也。予惟晚生，不獲接前烈緒餘，是僕謹按長官程恭撰忠武碑、翰林待
制揚恕撰三代惠政記而序之，曰：公諱塔本，唐之北庭都護別失八里畏
吾人也。父送吾擁沱沱生五子，公最幼，方童時，作止異于同業，形貌瑞整，
音容清潔，性純粹聰敏，出人意表。及冠，或聞於國太母，既見，察其儀度，委以
事皆集。謂堪器重，遂俾從事行宮，付人二十領之，以試。後隨軍征進，每建
勛績，主財出納，獲息亦加。自是謨謀恭謹，為多，不數年大蒙倚任。太祖皇
帝命使河西，又取金氏城邑，行陣有功。歲壬申，扈從太駕入中都。奉旨從
合撒兒大王收撫北京諸城郡，凡遇降民，明全活之，同行有害殺人者，公
曰：攻城掠地，本為生民，今殺之，徒得空地何用為也。太祖聞之，甚然其言。
是年授金虎符，鎮撫北京，行省都元帥，便宜行事，其首內北際沙漠，西南
接趙地，以及鐵司，而東至於高麗縣已。長吏悉命公委之，未幾，持政致即
耆。會來京師，平州總管王詰、監軍程泰、判史畢仲吉掌兵議，令人轉達於
公曰：昔癸酉歲，天兵分帥東來，本州軍民固有歸附之意，為主帥者所遏，
不克如志。今天下既一，同民素心，領請屬麾下。公曰：今爾曹欲若是，上意
如何。遂俾人以事聞。朝廷遣使與公至平州，以公為行省都元帥。歲庚辰
九月也，至則詢民間有所惡即去之，所欲之未行者即先之，戶定額，人知
程課，免於刑責。又郡中每歲出金四百定，比他郡特重，公力言於朝，得
減五十定。世祖皇帝即位，中統元年八月，復授平灤路達魯花赤。三年，諸
王駙馬道由平灤，供餉者計以銀數百五十定，省部欲罷不給，公赴朝廷，
保言辯析，凡數月始獲永授，遂以畀民。又念豪右權貴與編民徵收不齊，
乃通為文簿，以甲乙次之，而咸得均一。至於軍丁匠役皆然。至元十年，加
懷遠大將軍、平灤路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值年谷不登，民飢，
公與僚佐議欲發官廩以濟，曰：脫不蒙聽，願自償之。同僚皆從其言，恃以
活者甚衆。後言于上司，然之。以郡地古孤竹國，伯夷叔齊之風，萬世起慕，
奏請于朝，立廟封公。又出己財，立祠於小河堡，歲時致祭，像屬遣至，則先
令家人備飲食供器，且曰所須並在，幸無及民。視戚鄉鄰貧者，月給米麵

以周邮之。死不能葬者為出棺槨衣衾斂葬焉。至於聽訟必溫言詳讞貢
進抑不能自伸雪者殘察審究得其情而上讞。屬有違令者必據法論不
少假貸。或事緣日久格而未便，皆舉行之。至歷事府無府模亭榭有歌悲與
無廢弛。至元二十一年，加昭武大將軍平灤路達魯花赤，餘如初。二十三
年，乃膺厥職。朝廷遣使謂公曰：汝守東北久矣，畜馬蕃息，今當出馬以貢，迴
日倍汝酬也。公乃擇良馬五百匹以上，帝嘉之，將軍中得頒厩大鈌璽一
即召公以賜。上曰：與汝為據。二十五年元日宴殿庭，上命丞旨撒里蠻傳
旨，謂尚書省臣桑哥阿台事，汝曾母議朕自度之。未再承命，以疾卒于京
師。壽六十一。歸葬于永平之先塋。公夫人二人，阿台阿掌古氏，生女一。祖
氏樂亭縣儒士之女，主子男三人，女一人。長曰也先不花，嗣列大夫僉將
作院事。次迭里威實，端莊明敏，由廉訪僉司為御史，裏行揚歷中外，將為
時聞。前振宏院判，今嘉議大夫河間路總管，次八十奉直大夫賀鈔提舉
側室所生男二人，答蘭帖木兒、李寬，壻則阿判答津丞相，及納綿付總管
家也。先帖木兒孫男某人，女某人。公孝友寬慈，忠信易直，繼祖先之志，而
政迹最勤。先述其美。鄉之士民書之，迄今頌其三世政化，好惡所將是角
縣長之目也。謹錄事狀，以備太史氏採擇。吳澂支言集題河南世系後

大程先王仕金，及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
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眷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
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周極之恩
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已既沛溢，盛謂洛學盛行。嗚
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若何達道之已續
而又絕也。事不重可嘆矣夫。唐王勃兄勵序倬彼我系一首　倬彼我系
會弟虢州參軍勃所作也。傷遭乎家貧，道未成而受祿，不得如古之君子
四十強而仕也。故本其情性，源其事業，因陳先人之迹，以議出處，致天爵
之艱難也。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衛仕晉，臣盡相
劉，遁武更姦，或公或侯。　晉曆崩坼，衣冠遷避，與自太原播徂江漢，禮長
賢隱。時屯道閉，王室如燬，生人多殍。　伊我有器，思達其主，自東旋西，揮
木開宇。回彼河曲，家于汾濱。天未厭亂，吾將誰輔。　伊我祖德，思濟九埏，
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天豈顧焉。其位雖屈，其言則傳。　爰述帝
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貽厥孫謀，永為家
寶。　伊余小子，信懋明哲，彼網有條，彼車有轍。思弄人事，克終前烈，于嗟
代網，卒余未哉。　未哉伊何，謂余曰仕，我將先達，三十方起，未豈不懷，高

山仰止，顧言雖德，瑕茲飲水。　有馬反嘶，其聲哀哀，言念舊德，憂心切切
今我不養，歲月其滔。僶俛從役，豈敢告勞。　從役伊何，薄求早位，告勞伊
何，來參卿事。名存實喪，頁信慙義，靜言遐思，中心是愧。家曾子傳薪集觀
政中書舍人張公所書時氏家系。　百年中表未陳定，十世婚姻妹娶圖，
詞翰所形高祖激，子孫其思舊盟渝。徐家二先生湘行叢題高蔡事世系
圖。高九世祖孚建為太師，初其母夢吞禾穗而娠，遂生太師。　食為氏命
殺之功，累出師臣周更豈一。粒濟飢能有幾，天教均施飲區中。　循世視
孫知祖德，按圖觀祖見孫賢。相門出相從來事，又到梁宋欲大年。　求庵滕
仲禮東庵集題樊氏世系詩卷樊生會天會中，賜科第科，任至昭陽府尹，子大中，仕至汾陽丞。　再賓根株鮮復荄，周知達物新才華，臨濱料是
多陰德，還見
兒孫積故家。

繫

洪武正韻胡戲切。周禮瞽矇奠世繫，小史掌世繫，辨昭穆。注：世繫謂帝繫
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又掌繫聯絡也，亦作係。又齊韻：許偵說文繫繫繞
也。一曰惡絮，从系毄聲。又古詣切，陸法言廣韻易之繫辭，顏元孫干祿字
繫繫上通下正。丁度集韻又吉棄切，聯也。王指正始音屬也，古詣切，屬而
有所著，胡計切。郭守正紫雲韻：繫，締也。又本韻，禮：秋人為三年為一繫。三
十六匹。又群系字注。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口奚切，約束留也。楊桓六書統
臣母繫。又古季切，見楚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一曰縛也。或作毄。周禮司
門注：毄馬。景帝紀農桑毄畜。注：師古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亦作係。易係
遯有疾厲。左傳係與人。孫子致經史字源韻畧縛繫，易繫於金柅。趙謙聲
音文字通匣嗣切。本音義在見音，俗與系係通用。韻會定正字切匣計匣
形賢篆 繫 王雍恭 繫 集韻見杜从古 繫 六書統 隸 繫 石經
繫。 書 繫 黃庭經 繫 集篆古文韻海 繫 書 繫 公羊

毄 孔宽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繫 六書統

衛逃鮦繫 溫公潛虛綱畜而散，衛逃鮦曰：繫不如其葉否，解曰：衛逃鮦繫，制小失大也。注：小過必治，則細民不容。大罪弗誅，則姦豪不畏，立法之意本以扶微韻，則孫樂今而反之，不如其無。

頌繫 西漢書惠帝紀：帝即位，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注云：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

休遣徒繫 西漢蒙求度遣子子

大除細陽令。每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年掾史䐉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枉繫 唐沈雲卿集枉繫詩二首 吾怜曾家子。昔有投杼疑。吾怜姬公旦。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君親惑讒欺。萋斐離骨肉。含悲與此辭。 昔日公冶長。非罪遇縲絏。聖人降其子。古來歎獨絕。我無毫髮瑕。苦心懷冰雪。今世多秀士。誰欲繫明哲。

休戚所繫 宋王之道相山集江北禁侵掠判子云。千里一守。休戚所繫。

風化所繫 元王惲秋澗集李寶臣神道碑云。一日釋菜廟學。顧禮殿傾圮。公曰。泮宮風化所繫。今若此。興善心於民。即完治一新。

紀綱所繫 宋袁燮絜齋集黃學士行狀云。大臣被劾。雖人主恩意隆盛。終不敢留。以言者紀綱所繫。利害非輕。

係 洪武正韻胡戲切。同上。又聯絡也。挈束也。纍也。賈誼賦。使騏驥不可係羈兮。賈誼傳。係單于頸而制其命。蘇武傳。鴈足有係帛書。孟子係累其子弟。又吉詣切。結也。縛也。許慎說文係及人从系。系亦聲。胡計切。顧野王玉篇何計切。繼也。又音計。陸法言廣韻連係。五經文字又工第反。綰束也。徐鍇通釋巳恚反。司馬光類篇乃計切。又吉棄切。揚桓六書統匣母係及人从系。束之以系也。系聲係。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或作繫。前張揖之傳。結繫。漢師古讀曰係。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蔚切。从人受系為意。通用繫。又祓除惡穢。禁上巳。臨水祓除不祥。作禊非。蘭亭記。修禊事也。俗字韻會定正字切匣計。匣形質係。

篆書 係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係 徐鉉篆韻 隸書 係 六書統

章草 係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盻 洪武正韻胡戲切。恨視。說文一曰下視。與盼字不同。佩觿集曰。流俗以盻恨之盻。為盼睞之盼。莫以為非。廣韻作研計切。說文作胡計切。恨視也。孟子使民盻盻然。陸德明引說文作五禮切。亦誤。許慎說文盻从目兮聲。徐鍇通釋。漢西京有盻消殷。異契反。陸法言廣韻又下戾切。郭忠恕佩觿集。盻盻。上五計下火二翻。深視。中正。莫美人盼目。下許乙翻。目佛盻古今。司馬光類篇。又吾禮切。盻盻勤苦不休息貌。毛晃禮部韻略。又音匸見反。又匸㵎切。二韻可以通押。釋行均龍龕手鑑。諸系二音。揚桓六書統。匣母盻。又旁視。恨視。盻恨。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周伯琦六書正譌。盻俗用盼。顧視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蔚切。俗音五禮研計二切。非。誤以為匸蒐切者尤非。

篆書 盻 徐鉉篆韻 盻 六書統

隸書 盻 張平子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盻 六書統

禊 洪武正韻胡戲切。祓禊除惡祭名。三月上巳臨水祓除不祥。顧野王玉篇胡契切。史記漢武禊霸上。顧元孫千孫字禊。禊上遠下王。宋重修廣韻胡計切。司馬光類篇乃計切。又乞黠切。戴侗六書故。禊祓也。後漢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謂之禊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蔡邕曰。論語。莫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上巳祓禊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上。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霸水。亦此義也。郭守正紫雲韻。又蘭亭修禊。此是孫是字。說以禊為契。楊桓六書統。匣母。禊从示契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陰時夫韻府羣玉。水上盟絜也。字滌博義。又古鍇切。趙謙聲音文字通。禊本音義在見音。俗與系係累其子弟。蘇武傳鴈足有係帛書。通用繫。楔非。蘭亭記脩禊事也。俗字又見錫切。韻會定正字切匣計。匣形質禊。

篆書 禊 集韻 禊 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禊 六書統

草書 禊 張錦溪 禊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祓禊 杜佑通典。祓禊。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之。通志禮略。漢高后八月祓於灞上。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魏氏以來。但用三月三日。不用上巳也。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纂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日。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凡言祓者。祉也。以為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以祈豐年也。一說郭虞三月上辰日上巳日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 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何足驚彼

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玄黃本作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蜿蟺吐瀉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杜祐通典凡言祓者祉者也以其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齊三月晦日奏祓除年暮春擇吉日諧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云洛陽志晉汝南王亮母伏妃伏氏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晉朝賢士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語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南齊書史臣曰按禊與其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灌之也已者祉也言祈介祉也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潔濯浮酌清流後遂為曲水按高后祓灞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蜿蟺吐瀉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為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為當藝文類聚後漢杜篤祓禊賦曰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於是旨酒嘉殽方丈盈前浮棗絳水酹酒醲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豔姝戴翡翠珥明珠曳離袿立水涯微風掩壒纖縠低徊蘭蘇肸蠁感動情魂若乃隱逸未用鴻生俊儒冠高冕曳長裾坐沙渚談詩書詠伊呂歌唐虞　晉成公綏洛水祓禊賦曰考吉日簡良辰祓除解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罍尊飛羽觴　張協祓禊賦曰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以布暢百卉曄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蔥翠以龍鱗游魚瀺灂於綠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群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祈祈車駕岬嵑充溢中逵粉葩翕習緣阿被湄振袖生風接袵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浮雲彩車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羅

幬列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精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痾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晉褚爽祓禊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沒元巳之清晨迴微風之冷然川迴瀾以澄映嶺插崿以霏煙輕霞舒於翠崖白雲映乎青天　夏侯湛祓禊賦曰美暮春之嘉辰美靈氣之和柔結方軌之參於數令節而宣遊爾乃鳴和鈴擢翠旗垂繁纓微雲象軒清風卷旌飛輪焱起良馬電馳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煥羅縠翠翡連蓋縈香致於素襟結九齡乎時外繁欄施韡煒發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背綠柯雲幕高援丹組四羅

詩

唐沈雲卿集奉和祓禊　寶馬香車清渭濱紅桃綠柳禊堂春皇情尚憶垂竿佐天作先呈捧劍人　歲時雜詠韋嗣立詩奉和三日祓禊渭濱

來風祓禊逐風光巳暮驛陪鑾渭渚傍還笑當時水濱老衰年八十待文王

徐彥伯　晴風麗日滿芳洲柳色春筵祓錦流皆言侍蹕橫溪上暫似乘槎天漢遊　劉憲　桃花欲落柳條長沙頭水上足風光此時御蹕來遊處願奉年年祓禊觴　李乂　上林花鳥暮春時上巳陪遊樂在茲此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詞　沈石湖大全集祓禊破陣子詞　深泊天隅佳節近隨花下羣賢只欠山陰修禊帖卻比蘭亭有管絃舞裙香未漸淚竹斑中宵雨折楊雪裏煙興起杜陵餞客恨人在長安曲水邊碧雲千疊山

修禊

事類要永山陰修禊 并見蘭亭流觴

注韓流觴泉日記蘭亭之修禊晉擅溫殷浩之時人以羲之此文比金谷序新語以為羲之甚喜嗟名臣言行錄程于武帝之時齊王攸死諸賢痛必慨然矣　顯元豐二年諸賢修禊洛園先生席上賦詩未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欲其溫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會稽撥英集王勃修禊于雲門王獻之山亭序　觀夫天下四海以宇宙為城池人生百年用林泉為窟宅維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煙霞披薜蘿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郊許玄度之風月琴臺寥落猶傳隱逸之賓蘭渚荒涼尚有逍遥之客儻舟湯漾若海上之槎來羽蓋參差似遼東之鶴起或昂昂騁驥或泛泛飛鳧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遥之地而上屬無為之地下稱玄遊之風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禊於獻之山亭也遂逢風景出汝媚於郊原片片仙雲遠近生於林薄雜花爭發非止桃蹊遷鳥亂飛有于鶯谷王孫春草處處皆青仲統芳園家家並翠於是携旨酒列芳筵先祓禊于長洲卻申文於促席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漢爭流清歌遶梁白雲將紅塵並落他鄉易感自傷很於茲辰羈客何情更騷

娛於此日。加以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懽，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人之
情也，能不應乎。置題姓字，以傾懷抱，使夫會稽竹箭，則惟我於東南見早
琳琅，亦歸予於西北。樓攻媿先生集：題汪季路所藏脩禊序。永和歲癸
丑，群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軍草禊序，文采粲日星。選文
乃見遺，至今恨昭明。予畫寂能意，自言勝平生。七傳到永師，甚藏逾金籯。
辨才尤祕重，名已徹天庭。褒詔不肯獻，託言墮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
陰行。論說殆萬狀，徑取歸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刼六丁。文皇好已甚，丁
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
善，遂以鐫瑾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扃。耶律殘石晉，輝煌不知名。意必
希世寶，褻載輜軿帝。已既北去，棄與朽壤并。久乃遇知者，龕置太守廳。
或云政宣間，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寶取恐遠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
不停。薑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僉難見，得者輒取矜。見我十數本，對
之心欲醒。汪侯端明子，耆古自弱齡。錦囊衍傾倒，快覩喜失聲。帶流及右
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攬傳稚，意論誰與評。硬黃
極摹寫，唐人苦無稱。優本滿東南，瑣瑣不足呈。猶有姿與撫，碔砆近璜珩。
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慕且手追，安能效筆精。響搨圓近似，形似神
不清。不如泰其音，對手隨縱橫。況我筆素拙，何由望群英。近亦得舊物，庶
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風邈難攀，悵望冥鴻征。葛勝仲丹
陽集：癸丑重三日，與客泛溪脩禊，甚樂。客曰：永和蘭亭之集，乃癸丑歲。今
不知幾何年，相與推算，自是歲甲子一周爲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爲宋元
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八
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
丑，凡七百八十年矣。相與感歲月之易得，而賦詩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
春妍。鄒由饒勝士，共開浮象筵。中流恣觴詠，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水，捧
敘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
齊，頗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笙絃。尺六細腰舞，女袖輕回旋。且舉
今日懽，不問來者傳。宛陵群英集：張師曾暮春懷蘭亭脩禊。 春序忽已
晏，閑齋悄沉沉。林樾含清晝，時禽變流音。景賸文墨會，感慨還盈襟。昔人
遺迹後，嘉會在山陰。高風邈頹俗，奇藻照斯今。我願追往躅，誰來同賞心。
袁起巖東塘集：題汪順伯秘書所藏蘭亭脩禊。 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
脩禊群賢集。含毫欲下意已先，媚日暄風佐揮筆。當時一筆三百字，但說
斯文感今昔。誰知已作尤物看，流傳人間天上得。天高地遠閟不示，僅扞

一二翻摹敕，忽然飛上白雲俱，徑入昭陵陪玉骨。識真之士已絕少，真者
一去嗟難覓。紛紛好事非空眩，只把殘碑摹真迹。蕭郎袖去明真贗，定武
傳來差甲乙。如丁如爪辨形似，不量不露分肥瘠。人亡無復見風流，搜貴
精神疲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說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
欲飲饑欲食。有時瞥眼遇傳見，倒屣迎之如不及。牙籤軸已逾三萬，集古
錄多千卷快平生。著意右軍處，並蓄兼收一何刃。貫音本在筆墨外，何必
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渾一照，明月一輪雲半入。是中元不礙真趣，亂象
典刑尤歷歷。知我罪我春秋乎，政爾未容言語直。我方隨群學其宮門戶
弗鑒繞僅立。幾年冥搜政無邪，剝欲流涎分半席。隨公善本三四五，不覺
長歎書卷側。羲之死矣空貴公家，凡萬籤安得斯人寫金石。李少陵集：蘭
亭脩禊 蘭亭修禊永和中，群賢高會俱雍容。右軍作序亦寫耳，叢草乃
致傳無窮。自言疑若有神助，他日屢書終不同。歷代待寶在秘府，尤其甚
者唐太宗。當時搜取極心力，摸本一一致群公。惟此真蹟最奇絕，蕭梁開
皇有遺蹤。親御奎文賜元鼎，龍鳴鳳舞何其工。辨才所取秘昭陵，此本一
洗凡馬空。崔家兄弟列清要，海子況復搨龜龍。圖書四部資校讎，當時尚
有貞觀風。自謂此爲欣善本，冰衙良流題甚恭。李王深得撥鐙法，筆力絕
勁雄江東。右軍以來皆妙筆，名勝異代如相從。病餘扶憊行拂拭，李君攜
來爲發蒙。平生多看舊墨本，一見使我開心胸。摩挲數息不自已，至寶盡
入明光宮。隱居懷寶政不惡，異亂或能干斗衝。叩門有客勿傾倒，恐有御
史來乘驄。曹彥約昌谷集：曹彥約陪韓蕃叟秋解暨脩禊事，即席中所有
賦菜粲彙，分韻得蝦字。 雨餘春水壓堤沙，柳未飛花滿茁芽。清流激湍
石佛寺，崇山峻嶺野人家。大酉之仙擅溪壑，奈俗未改書成卑。居夷聊得
群賢集，惠風鼓動主精華。去年可疑張進士，市人物色予矜誇。今年賦排
無所適，主簿孤鶩齊落霞。長官敬者唐吏部，八龍更擅今淹注。兩年分韻
得此老，未覺景物捐寵嘉。世向弄筆好商確，宴客自許窮珍鮭。萬金鼎至
我亦喜，使欲染指魚與蝦。漢司綠後寂靜者，家有白璧無纖瑕。扣之清越
聲韻響，滿座失喜相歎呀。惟予窮陋一不有，冠者八九乃獨髽。歸而謀婦
得斗酒，夜悲可剪魚可叉。偶欲占射酒似闕，自覺筆晚無角差。暗中曾劉
不易得，屈宋未死甘押衙。自從修禊卜師友，一洗萬古況雨蝸。但恐朝家
用賢急，去我使立丈石花。泮宮先生坐官舍，意此四子窮騎奢。年前共待
石居士，留客嵌空到日斜。廣文去年共飲水竹人家，坐石上至晚。是日偶不至。方秋崖集：上巳脩禊杜謝兩園。 海棠過後只垂揚，令興良辰卜醉

鄉定勝永和三月禊。併遊杜謝兩流觴。定州刻石猶具奠。晉世衣冠今在亡。陶寫豈無絲竹在。不酬酒渴與詩狂。程明道集陳公廙園脩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座中有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王漢濱先生集皇華館以上巳落成因脩禊事。題詩紀之。 泉上新臺紫翠環。暮春脩禊俯潺湲。溪流尚帶桃花水。雲氣初披杏子山。柳絮輕飄晴日暖。竹光不動午陰閑。時和歲稔遊人樂。一醉聊開病守顏。杏子在軍之西。天久欲雨。則此山出雲。收則雨止。姚鏞行湘叢羅憑北林預脩禊事。 王節先翔泛禊川。携壺與客上樓船。江亭野寺山山好。梅子櫻桃樹樹圓。看竹靜行松下道。瀹茶寒汲石根泉。清遊盡日惟觴詠。不學蘭亭悅管絃。元程端禮畏齋集上巳陪東袁赤山蘭泉脩禊分韻。 祓禊記佳節。浴此蘭泉清。芳潰不待擬。水止元無聲。悟悅竟忘言。一振華語輕。未真飄爲妄。至樂無違生。回朝顧祿詩。觀晉人脩禊圖。 聞抆臨禊閣。令我思古人。一時晉名士。曠達任天真。春陽正和煦。逍遙蘭渚濱。羽觴逐輕流。陶然飲其醇。吟眺窮有象。冥搜入無垠。奇才互馳騁。藻思俱清新。家後待遠少。白紵方綸巾。風神自散朗。揮毫著雄文。高情獨超絕。誰能追後塵。

觀禊

晉書王導傳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導與王敦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唐王維集奉和聖製上巳日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中。畫鷁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

禊事

容齋隨筆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詩一章。四座繼和。樂天爲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巳。鮮有用其事。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大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卻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元貢泰甫閩南集跋王右軍禊事圖。 右禊事圖一卷。晉王羲之與孫統等四十一人。會山陰

蘭亭祓事也。蘭亭之會。實當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去今千有餘年。其人才之賢否。詩詞之高下。皆得並傳而不廢者。徒以右軍書法妙絕當世故也。右軍書法之妙。人固知之。其亦有能誦其卓行高節者乎。光是時江左雖小安。而中州陸沉日久。不識諸公觴詠之餘。亦嘗傷然興故都之慨否乎。覽古思今。寧無愴然。

禊飲

唐蕭穎士集禊飲序 禊遊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衆和獨潔。用微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求齊。又間以大祓。風流遂遠。齊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衆之降也。蘭亭激湍。壽城之賤也。而方伯之儀。未始前聞。於侯于今。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鎮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史二三賓客。快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梁有蓬池上矣。前迤數頃。石匯郭邑。瀰瀰淪漣。望日澄天。舟檝是臨。泛波景從。其右則逶原叢薄。同條綠林。嘉穀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屬乃郡曹類鑠以給貴。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軟。乃擁車徒。甚推擠。卯出乎北牖。展濟于南川。匯疾匯。閔莫翼閑以抗。駕于東爲。然後降春流。曦綠舒羽觴芳醴。緩舞清歌。襟青頻駭紫。縈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于巳。酣于永歎。樂只醉。既醉。生閑而靡息。日入而未闌。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闕於前哉。曰天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文苑英華楊炯三月三日奉使京宮。雨中禊飲序。 三月上巳。有祓除禊飲者。成俗久矣。擊虞對而不經。東晳言而有禮。漢廷故事。衣冠就玄灞之橋。晉國遺風。輜軿雜萃洛之浦。興泰宮者。我大周之建也。境連伊塞。岸隔河都。清景必在於三休。浮寒不踰於十里。占星已畢。擢仙闕而臧百神。匯日將成。宜聖皇而福四海。吾儕忝與露寢。初忝雲軺。違北京之宴樂。生南山之霧雨。相與命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曲水。是日也。雜英初發。群物半榮。春遊逸而止山。雪嶺登而藏谷。高人一坐。把抃交陰。作者肆筵。芝蘭同氣。遠襲歌詠。不望管絃。嵇叔夜之鳴琴。偏依綠竹。郭子期之春酒。本出青山。諭史可聽。捉玄愈默。不覺齊萬品。溢九圍。愛流波。惜遊景。顧眄相謂。雖非巢許之間。左右同簪盍。谷嚴泉之勒。藻翰綵繢。賦詩言志。人探一言。具題四韻。 詩宋元憲公集 去年三月。禊飲池上。歲月易得。忽復暮春。因再宴。條爲作一首。 前詮屬元巳。置酒荅煙臺。芳序忽復周。春風正徘徊。惜言建條夜。並使具執盃。長渠溢芳溜。列坐浮香埃。靈萬集。隱若南山嵩。舞袂紛雜遝。賓冠儼差嵳。美人前爲壽。積色如瓊瑰。祝我千萬日。行樂

無疑猜新歎。呈天衢興視行雲。四我時語四座。茲責誠難哉。妙循無再來。
白髮堆相催。珎騎蓋聖智孔顏雁塞擁區區百世後美惡同塵灰。吾欲挈
理斗。踏海為金壘。把茲忘憂物。與爾同朝暮。天地為一朝。長短何足哀。曾
陽久不作。白日任西頹。韓流徇衆非上鏡禊飲　流芳報花信。暢叙記來
晉。何知昫崔嵬。未覺景忽峻。泛觴河陽春。雁且雅俗鎮。挈憩齊扣金初薰
鹿湖以禊飲載酒見過。有詩次韻。　浮生聚散水雲身。平日迎逢況今辰。
君採蘭亭千古意。我添節屋十分春。圍香生怕風撩幔。拾翠翻宜雨洗塵。
老去尺眈詩酒樂。心情那到水邊人。江湖續集建安朱繼芳季實次韻稽
亭禊飲　北上遂成集禊亭。杉松自古草仍新。彩虹卧飲液盃水。白鷺飛
迎入座賓。俛仰已成今古事。東西更看往來人。聚蚊金谷皆安在。若見吾
徒合
主臣。

妎

洪武正韻胡戲切。苛妎也。又心不了也。妒也。又泰韻。顧野王玉篇胡計切。
又音害。嫉。同上。戴侗六書故。妎又胡戒切。楚語曰。妎其讒慝。韋昭曰。覆也。
釋行均龍龕手鑑。妎俗。妎或作。妎正。字林云疾妎妒也。楊桓六書統匣母
妎又胡蓋切。兒皆嫉妒。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蔚切
見本韻。一此方音爾。稚苛妎也。如此音。
篆書 妎 六書統　隸書 妎 六書統

䫂

胡戲切。許慎說文。䫂司人也。一曰恐也。从頁契聲。讀若楔。胡計切。顧野王
玉篇下計切。又音挈。徐鍇通釋。異契反。司馬光類篇又結計切。又乙黠切
恐䫂。又詰結切。顧䫂。短䫂。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苦結切。
又乙割切。楊桓六書統匣母。䫂从頁契聲。說見谿母。
篆書 䫂 六書統

楔

胡戲切。顧野王玉篇先計切。木桿也。陸法言廣韻。楔事祓除。顏元孫干祿
字楔。禊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胡計切。楔事換祀。司馬光類篇吳人謂楔
稻曰楔。又詰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口列
切。禾穫。楊桓六書統匣母。楔从禾契聲。
篆書 楔 六書統　真書 楔 王羲之

⿵門介

胡戲切。顧野王玉篇門扇。又胡介切。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扇扉
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閉閉二俗。閉今。閉正。楊桓六書統匣母。閉統聲。閉隸
篆書 閉 六書統　隸書 閉 六書統

蒵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胡計切。蒵菜也。丁度集韻覆
盆。一曰草名。楊桓六書統匣母。蒵奚見齊韻匣母
篆書 蒵 六書統

⿰月絜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㬠脥脥。上同。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㬠脈也。
一曰腹也。或作脥。司馬光類篇又奚結切。博雅。䐡肪膜也。釋行均龍龕手鑑
又胡結反。膜䐡。楊桓六書統匣母
脥从月契聲。䐡隸。䐡或从絜聲。䐡隸
篆書 䐡 集韻見杜从古　篆古文韻海 䐡 六書統　䐡 同上　隸書 䐡 脥 並六書統

㥛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恨兒。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恨也。韓道昭
五音類聚。戶佳切。憤憤。心不平也。楊桓六書統匣母。㥛从心奚聲。
篆書 㥛 六書統

㨙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㨙換。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抗越之間謂換
曰㨙。或作搽。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佳反。㨙物。楊桓六書統匣母。㨙奚見
齊韻匣母。㨙或从系聲。搽隸
篆書 㨙 搽 並六書統　隸書 搽 六書統

韢

胡戲切。丁度集韻。說文。橐紐也。一曰盛。
賊橐。楊桓六書統匣母。韢从韋惠聲。韢隸
篆書 韢 六書統　隸書 韢

榽

胡戲切。丁度集韻。木名。爾雅。榽醯。摸攝。細葉似檀。楊桓六書
統匣母。榽說見齊韻匣母。字滲傳義胡計切。又胡雞切
篆書 榽 六書統

嫨

胡戲切。丁度集韻。怯也。一曰妬女。楊桓六書
統匣母。嫨本見齊韻匣母。字滲傳義胡計切
篆書 嫨 六書統

⿰衤奚

胡戲切。丁度集韻。帶也。或作𧝒。司馬光類篇胡計切。楊桓六書
統匣母。⿰衤奚从衣奚聲。⿰衤奚或从系。⿰衤奚或从紗从絲。字滲傳義音係
篆書 ⿰衤奚 ⿰衤奚 ⿰衤奚 並六書統

郋

胡戲切。丁度集韻。亭名。在召陵。
楊桓六書統匣母。郋从邑吾聲。郋隸
篆書 郋 六書統　隸書 郋 六書統

闟闟 胡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二俗。下記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闟。

嗘嗘嗘 胡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三俗。胡計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嗘音係字。

蹊 胡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胡計胡禮二反。

鵗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手利切。鳥也。

㱆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係。

謑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系。

𧙃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係。

彖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胡計反。

閱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繫門也。

劙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胡圭切。滅也。剝也。字滌悙義音攜劙同上。

㜎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繫。心不平也。

繫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刑計切。

憭 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胡弟切。恚也。

徯 胡戲切。揚雄六書統匡母。篆書 徯 六書統 徯胡計切。待也。从彳奚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六　四霽

祭 祭文四

樞使揚誠齋膏薇 祭王樞使謙仲文 嗚呼淳熙作垂我守荆溪公職壁水二見異知厥後八載公爲小宰我入郎署刮目相待自此投分以漆傳膠。顧我莫私。爲公定交。厥在淮瀕。我以雙出。公尹豫章。館我勤卹來歲之冬我長道卭。公持鈞樞。再見解頹我既歹主。公亦孤峙寒栖獨業孱存脊附其後一年我使江東公歸淮埂尊酒再同夜闌秉燭進歡不足一揮而別日月轉轂誰謂此別遂千其秋忽聞公薨我淚滂流孝宗季年丕文八極。遂作正觀。近瞳慶曆。儀儀衆賢。金海玉淵。孰爲之宗。未哉公先有訏其議有發其已伯夷之清史魚之直作帝耳目作帝股肱上所深知下所深惜帝有合宮。公其梁棟。帝有靈囿。公其麟鳳。曉叶霞外。風嗷月嘯手折若木。雅樓咸池。身潛名起。人望靡已。盍歸于來。衆我明世。赴告驛聞善人失贊。王折簡推萬擯城傾嗟我老矣。淚痛奏死。云胡不吝。人哭知己。千里命駕。已負此期。一來生芻弔敘之酒淚漬墨。以寫哀步一簡行李挈諸靈

宋。鳴呼哀哉尚饗 周益公大全集 祭王謙仲樞使文 嘉泰四年惟公儲慶華宗。炳靈淮壖。徙行文學。游夏淵騫。自儀周行。氣節凜然。被遇孝宗。它人莫肩。出宰入臺。持法甚堅。反砍用公。獨起拘攣。上所倚信。或尸要權。公一糾之。惰然搖旃。宰臣建議。上武遂延。公一萬之。隨以超遷。言聽計從。易若轉圜。進幹鈞樞。將持化鈞。龍去鼎湖。公居帥連。晚歸故鄉。導引節宣。謂當期頤。胡不永年。聖皇震悼。異數推賢。我昔同朝。心親貌疏。慶江淮相望。音驛間傳。執云計來。遂訣於天。遂寄奠觴。泣涕漣漣。

兩府宋唐仲友說齋集 代張丞相祭劉兩府文 嗚呼。古有名將。如公近之。天方滅胡。奪公何爲。公生山西。雄姿傑出。文武無備。忠誠獨立。干戈衛社。險夷三紀。公嘗忘私。卒勤以死。虜昔亂華。萬億犬羊。豢情寔擊。百爲一當。醜類喪膽。國威遂振。勝落虎黃。謂吾有人。挾閒猾虜。作鎮惟良。拔銳准左。軍聲用張。狂胡大入。出師以律。與疾啟行。推鋒制敵。偏將違令。虜張莫推。封豕在前。長蛇後來。人爲寒心。公方勇鬪。乘勝而捉。江津是守。病既有加。吾休于都。謂宜勿藥。收之桑榆。天道難知。忽焉川逝。有識痛心。凡民隕涕。匈奴未滅。家靡餘財。結草圖報。遺言可哀。邺興隆孝。國恩始於。用而不早。恨亦何窮。靈車遄還。有旐有翩。致奠水濱。酒淚潸然。

密學宋張祠部集代祭張密學文。　嗚呼。厥有木焉。材堪棟梁而他宜是用。不克構于明堂。與夫寶公器已經綸而官止近侍不及秉于大鈞。可用患而失幸遇明堂之不搆。豈木之愆。實論材之弗偶。大鈞之不秉。豈賢之病。實有生之弗虞。惟公素履純正。材諒偉奇。羼司家章。陰定與公期宜而弗為。其命也歟。使惟屛孫姻婭是託。泣邇西風。銷淚涵濤。聊一薦於由衷。慨哉人之不作。尚饗。張方平樂全集祭張密學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八月癸酉朔四日丙子。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敬祭于故京東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張公之靈。在坤六二。臣道之美。日直方大。維德之體。公仕初縣。實勤素履。爾以直內。有動如矢。義以方外。其平如砥。守長郡邑。忠恕謹惕。我介臺省。清規遠意。陟降侍從。周密在屬。幹輸餽運。總戎在鄙。寬國之憂。惠民之事。知無不為。于公之利。聞無不革。于政之弊。惟日不足。竭精畫慮。竟彫中齒。以遘疾疹。靡究志用。遠淪智氣。比者秣陵。書理風軌。悵鈹津館。徽音在耳。洛師汶上。瓜時接置。悟言未訖。素車俠至。直狀在廬。阻從予位。悼怛盈衷。寄茲一酹。尚饗。司馬溫公傳家集祭張密學文。　惟公幼而孝長而謹。以文學從仕。以勤力當官。入侍禁嚴。春庭臺省。出敷惠化。用疏藩宣。將漕則蓄積豐衍。監邊則民夷懷服。應無微而不

臻。職無頃而不舉。朝侍罷歸。將務力壽考而終。福祿流厚。今茲自宋還周。捨舟就塗。卜宅得吉。柩載及期。受弔早側賓客之末。睨陪嗣子之遵式陳酹羞。用薦哀素。尚饗。　武宣懿臣祭故秦帥蔡密學文。　惟靈德涵深淳。學貫根柢。頭顱儒館。陟倚侍陛。在昔英廟。身遇潛邸。龍飛九天。首被褎擢。乃底柴旗。書詔有體。乃董樞府。出帥邊垠。行有前轟。居有列旂。秦庭蕭關。相望兄弟。兵威陣形。破竹聚米。朝夕大用。物論所俟。如何彼蒼。不相愷悌。笑語猶在。手足已啓。爾氏爾兵。一聲萬涕。旅櫬東逆。雨沐煙洗。矢哀以詞。是為有體。尚享

御史大夫獨孤及謹使某祭揚州韋大夫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嘉蔬柔毛之奠。敬祭于故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道節度觀察處置使韋公之靈。王命九伯。底綏四方。惟公剖符。作藩于揚。往歲斯民。匪迪匪康。自公戾止。視之如傷。飾吏以儒。出言有章。羊刺頌奇。截戮暴強。將吏奉君。君綱在綱。罔或作威。以柔與剛。民斯輯睦。政亦允臧。和氣秋物。豐年降祥。天之輔仁。公宜熾昌。奈何不淑。景命遽夾。百城悼心。萬民何望。及參列城。備守封壃。捷宥罪戾。戾身餘光。德字所獲。今之則亡。偏思

遺愛。追焰餘芳。使卯與懷。望慕悽愴。拘限所職。路阻且長。遣抒下情。清酒一觴中丞文苑英華符載為杜相公祭崔中丞文。　嗚呼。于有四教。文行忠信。維公佩服。終身不殆。恵慈敦厚。温恭淑慎。趣善如流。唯賢是進。公方可與利用無朕。騄驥絕塵。青萍泮刃。累參戎府。九牧大郡。教化訏謨。作程垂訓不躋高位。了此巨業。茫茫上天。殲我賢俊。嗚呼。佑自務齡。實奉周旋。綢繆出處。四十餘年。昔佐此府。同行接聯。佑忝末介。公總中權。朝整金鞭。夕同綺筵。揮動酸筆。沉吟風煙。封博千場。春日秋天。氣振耳熱。勝負爭前。今也冥冥。音容邈然。泥思永痛。涕泣連綿。嗚呼。世且多故。權定茲地。苟安其宅。豈靈之意。悠悠贏疾。浩浩官吏。無因執紼。遠送幽隧。天寒景淡。雲愁鳥思。傾一卮以寫哀。試痛百年之永異。　為劉尚書。祭張中丞文二首。　維年月日。祭于某官之靈。惟靈和粹在躬。行方而通。瀟灑寰塵之外。翱翔禮樂之中。與物大信。推之至公。落落賢人之度。汲汲長者之風。學有餘力。備攻眾藝。璞壁文章。龍蛇草隸。江湖之地。東西無際。獨有高名。聞乎早歲。赫赫太師。光鎮此州。太尉幕府。盡心招延。運籌帷幄之內。折衝樽俎之前。鬱然特操。謂寫得賢。某也不才。接武隨肩。綢繆三益。周旋十年。或朝遊古寺。或夜接華筵。歡呼醆斝。嘯傲風煙。神理無狀。忽鍾沉疾。顧侶無悰。懷仁若失

陰深府禽。穷落煙日。雖道義不間於同心。而語笑每乖乎促席。何士林之凋瘵。碎金相與玉質。某以懦劣。謬司戎律。方屬理兵。未遑造室。薦言襟契何啻膠漆。一而有知。百齡餞我。舊鄉遐邈。素帷蕭瑟。望精爽以申哀。誠不知涕淚之所出。　又　惟靈總四科之要。推六藝之先。襟懷瀟散。文翰聯翩。寄情琴酒。長嘯風煙。有名當世。三十餘年。誠謂羽翼中朝。潤色王度。翔鸞彩鳳。翥翼雲路。從容江海。蹉跎晚暮。道乃光華。疾成沉痼。崇辰絕暮作丹壑。松摧桂蠹。衰益下泉。永寐不寤。某頃同舍。周旋從虞。肺腑見許。筆硯相親。顧以孱庸。每慕仁人。實冀鄙志。於茲大申。奈何昭時。奄落窮塵。永懷道義。臨風酸辛。盡萋柳車。白日青春。鄉關樹老。岷蜀壑新。戎事見羈。執紼無因。具瑀奠以寫意。聊寄恨於江濱。張守毗陵集祭辛中丞文。　嗚呼。猛獸在山。志反藜藿。朝廷重輕。實係臺閣。來表辛公。勁節清標。登副臺端。以直去朝。晚從祠館。拂衣高蹈。屢詔不回。望實猶邵。天子注想。起公南床。念時多艱。剖無未翔。崇論讜議。革古遺直。信道而行。不詭不激。吾皇從善。疾如轉圜。虛懷聽納。公亦盡言。擢長御史。謂即大用。被病乞身。春禮猶重。臨津使郡。延問清班。楚頻卧治。跂佇言旋。屣步里門。告老稱焉。奄即長夜。百身何贖。某晚守公鄉。始獲從公。聚散忘殘。露電一空。觴酒寫哀。倩以奠詞。

公亦無憾惟衍之悲嗚呼哀哉尚享元胡祇遹紫山集祭王中丞子勉文
哉年十七君冠而婚君來自東識我先人今我以兄事君我於是時總
角未巾雖曰為學罔有見聞觀君落筆端水飛雲觀君立言天葩奇芬從
君切磋脉理始分從君琢磨精粗有倫如醉如醒如夜而晨日往月來越
十冬春秦王開府招賢禮賓明年渡江智勇獲伸君以才學升首綸恩中
統龍飛官制一新熏德幕望立朝名臣揚歷中外應瑞昌辰官三十年雍
雍中中優遊耆舊謂掌絲綸豈其一疾絕筆獲麟四海知君莫如我真摩
賢愛君莫如我親有犯不較量海無垠萬事無心性天安仁不加不損貴
富賤貧與君交游如酒飲醇將朝暮年林下水濱一觴一詠不厭頻頻談
天人學精義入神觀萬物變閱人易門言不虛立聖經莫輸行無妄動高
風絕塵嗚呼天奪我鑑鈞衡地吁天哀怨終身英靈在天聽我斯文元
許有壬至正集祭珊竹居仁中丞文　惟公生於貴胄稟有淑質濟以華
學中以定力氷釋豪習身心鄒魯從容道義周旋規矩孝能養志忠則致
身一代牧卜如公幾人持書南臺憲亦冠多寡知之深實異儕輩來司淮
漕重任為勝公懸而教予將有稱焉兄康贖復切起鉄喜見顏色謂言不
食憧憧于後路寔過門公不憚煩禮意益敦江瑞送迎風雨飛粒一室偶
倒百壺資進繼開親法來嗚南紀將朝德政兼善均被彼蒼者天良殲哲
美易名隱年恩尚不拖扃舟此來念昔送迎莊莊公送踽踽予行豈無公
貴厭飽甫肆踴印主曄夢裁暫侍絮酒奠何炎俄澄心公手格思監此哀
忱王惲秋澗集中丞王公祭文　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二月辛亥朔
越八日戊午友生王惲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正議大夫中丞王兄之靈
嗚呼朋友之重義列天倫切切偲偲嗚非弟昆惟君顧我而我宗君以志
則一以外則親如漆斯固如蘭斯馨而欲而愛久而益新交自垂齠以及
於冠授業蘇門各伸志願智悉雖殊道則一貫君秉淵塞浩無涯岸脫略
辭華好謀能斷牽論士心酬酢萬變如鹿中立群不禁亂此予少君餘何
足算我將念君大器已見我敢鄙薄歉我愚惰治任將歸而予獨奉羈紛
使符有承無厭在昔柄度有若呂秦辟佐戎幕大為己知及論國計莫之
與現裴非少韓有崖其間隱忍就事材為實難拶拶忠武曰伊曰呂能李
孟門多士如雨同升諸公曰傑是與初拜中令謂輕所宜長在六曹是為
之所自後騰揚又知所主曰史曰狄曰姚曰許夾口為輸嘖嘖羨者望君
廟堂致主先為其經綸國業固足以見君之器宇鼓我無知莫我韶齡宜
海歸來道在心小角中私兆日事憒討周防有餘叱磁韞撤獲火旋誠善

於原燎伊鬱積中不無熱惱寧切諗予憂世心情觀閱何多笑傲不忘每
見懸寬外物一樣債量沖融致養孫孺死非所憚此何足擾如金在鎔百
鍊不撓白首窮達亦足枯槁留使當謀為世儀表此天下之公論非一己
之私猗云何不叔不憖遺此一老吾乃知蒼蒼報施於為有未曉者念君
問學天人理徹臨終永訣援我腹藁語何琅琅狀空日杲淚酒行閒茂陵
遺草哀哀二子趙玉隨寶賢而有大道進來孝所存者長況不為大鍾鼎
一事古人雖了嗚呼事至蓋棺夫復何尚精爽不昧而來者是保我奠兩
楹腹痛如攪與公平生相期遠到昔樂行違知者惟鮑悠悠常情異心同
貌老夫知賁自深痛悼我過執褰哀哉執紼有慟無聞從阡而操淚下河
傾寄茲一抱嗚呼哀哉尚享　路祭中丞王兄永訣文　維君平處安達
內明而外闊以予交將之久頗勢冪其一二其所以斯疾而至於斯者而
皆今之所致耶豈用有餘而嗇於行耶物或犯而隱不校耶欲求合而反
得牽耶剪所愛而戕老據耶不然何氣運衰謝業一新而菑耶方諦之與
予適在燕寧表裏乎西溪致一言於諸公之間力殫微而莫餠慶某友義
盡予心之拳拳用足生有以書慰之沒有以文詠之又同以不敏復銘而
責之辭固吳然思膺罩無愧而已今者執紼使送永隔東路然古人神交
罔間存殁臨岐贈言敢不憚其再瀆伏惟明靈鑒茲微悃尚享王沂伊濱
集祭馬中丞文　嗚呼惟公河嶽之英智足以周物而養之以氣質之厚
才足以經世而輔之以學術之精發為大章山峙川行春陽滿野萬物滋
榮溫然如圭璧之潤澤炯然如河漢之清明其超逸如輕車駿馬之馳其
窈妙如幽蘭白芷之馨信足以高視一世以鳴其聲昔在延祐始以辭鳴
天球神鼎璘於王廷一震音聞非雷非霆横飛直翦不挾臺閣公事大憲
達時務清公簡上知守而不名于有于臺大猷是經何以邇上雖時典刑
何以格下示之權衡其在樞機施及含生野有儲峙外無甲兵引疾言歸
若將滿盈胡不三事胡不百齡諒自立之卓偉夫何懺乎東向淮水逶迤
淮山嵯峨想倘佯兮為履舄鳴呼而驚侍像友之好繾綣之情哀由感觸
孰知淨零聊寓為於巵酒慕斯言以見誠
殿丞宋蘇魏公集祭韓殿丞文　夫以萬石承家累葉濟美能用儒學仕
于明朝振驚在庭登通於闕簡在知為郡已試於吏能方將凌厲亨衢顯
揚先世才用既適志業巨量胡年弗長中道而殞稍君勗猶子之戚士友
傷秀林之摧精挑將歸旦勝為奠米歆菲薄用表信誠
侍御大元英華梁肅為杜尚書祭劉侍御文　唯公天挺貞淳肅恭溫仁

以禮立志，以道藩身。惟靜惟動，克儉克勤。正直自立，家邦必聞。大任兼閑，嘉名益振。上曰爾才，監哉予聞。考許九重，禮建三軍。軍中協睦，罔或不親。來賦煌煌，映于銀章。方期奏報，歸侍天王。外迎夷虜，內拯青盲。不永斯年，命也則亡。浮江涉淮，逮定書疆。丹旐翩翩，言過維揚。某早接公游，乃爲公喪。逮懷留意，感涕沾裳。秋日淒淒，浮雲無光。敬陳薄奠，惠塞中腸。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蘇觀公集祭王侍御文。 惟公德業之茂，資歷之美，蓋有朝廷辭令，諸公狀誌，贊之詳矣。固非晚生末學所能稱述其彷彿也。重念某以世契，獲拜座隅，復得與公諸子交游，又同子姓，是以蒙顧之厚，不與他比。今茲守郡，見公松楸，感舊悽懷，不能無慟。奉奠薄醴，以爲丹誠。

許有壬圭塘集祭劉侍御文。 維年月日，具位許有壬謹以清酌柔毛之奠，致祭于亡友贈通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蜀郡劉文肅公之墓。惟公業精於勤，學本於儒，淵乎泓渟，温其璠璵。昔玷南臺，公實論薦。群議聚訟，懦守或攻。暴室遺謀，公獨我同。中書兩貳，機務是膺，公右我左。二日罔失，副憲淮南，秋之作潰。睽離合并，一笑傾倒。升堂拜親，握手論文。脫落流俗，尚論古人。雲萍之蹤，又復南北。公位雖隆，半則未及。俄聞引疾，請老賦歸。我高其行，馳書賀之。山林歲時，松柏遽萎，慨臨哭之無由，幸託名於豐碑。竭來淞江，有先子之手植。遼彼巖叢，拜佳城之崔嵬。雖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而平生三仕之合，始終二家之契，詎能止涕泗之交頤。一觴墓前，公其格思而饗。

御史劉靜脩集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邁之材，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方德麟集祭御史劉公文。 嗚呼噫嘻。天之生才，爲天下也。稟才於天，而使其不得施耶。施之未遂，而奪亡已亟，豈造物者亦有靳於才，而不使得盡展其所爲耶。嗚呼噫嘻。公廉足以律貪墨，而不傷於和。仁足以活枯羸，而不期於知。發姦摘伏，凜乎明也，而行之以欽恤。尊賢容衆，粹乎溫也，而攝之以威儀。乃鳴斯琴，我麗畫熹，乃雨我旱，乃穀我飢。庭無留訟，野無突隸，恍真窮山之鴻鳥，振貝牒瓊之輝。蒙虔至於洋洋泮宮之頌，藉藉菁莪之詩，撫惠澤之而新，忍復觀夫墮淚之碑。悉貴畫於黃堂，假廉車而來思。父母近尺，田野熙熙，殆懸馬之重來，屬江南之薦饑。我饑我羸，公則飲之。我流我離，公則集之。有僵于途，公則埋之。有瘵于室，公則起之。嗚呼。天之所以降才於公，公之所以扶植於我，與我之所以有望於公者，豈皆遂止於斯。彼庸庸吁吁而生者皆是，以公才德，獨去此而爲歸，豈造物果有靳於才，而不慭遺耶。是則如之何而不悲。嗚呼噫嘻。悵來者之誰繼，撫逝水而莫追。陳薄奠於桐鄉，望輀車於天涯。清風休休，霖蔭遲遲。儼音容之如在，尚諒然其監茲。嗚呼噫嘻。

張西岩集祭樂御史先生文。 嗚呼。天士見稱於世者，上乃爲材德，次乃爲文章。獨公大德二者皆具，此所以馳聲聞而騰光輝。其持身也正，其處心也良，其立志也大，其養氣也剛。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其一代瑞奇之士，過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昔者獻長楊之賦，分仙桂之香。小試一邑，德澤雨滂。佳氣百里，熙熙洋洋。牛刀武城，就稱其治，而能暴於河陽。及其入爲御史，落落堂堂。豸冠巍峩，怒露鋒鋩。秋鷹寒鶚，立峭竹昂。神姦鬼驚，惡伏姦藏。是以肅清於京都，振動於巖廊。觀其持守，聆其議論，謂將進而大用，式當執國政而提國綱者矣。君之何忽時乖而運左，值地老而天荒。乃流寓於燕趙，棄從世而徜徉。箴王侯，輕富貴。嬉詒諛，慷剛腸。以經傳而自娛，雖老釋而不忘。方潛心乎戲易，等萬物於秋毫。遽寥寥其一病，竟莫愈於膏肓。嗚呼。時命不臧，天道冥茫。胡爲乎使公不壽而康也哉。嗟嗟公之逝兮，塊遺氣而不絕。蒼生爲之望絕兮，士林爲之悲傷。捐余生奉鄉梓兮，亦嘗盞青衿之行。失趙長以祖道兮，礙陽邪之襄。痛幽明之遂異兮，涕霑其衣。酹篤水之悠悠兮，鶴山蒼蒼。何英靈而莫覩兮，徒無中以彷徨。噫嘻吁，尚享。

詹事汪王山集祭王詹事文。 嗚呼。在漢武宣，得人雖盛，獨仲舒、黯，表裏純正。茲二人者，公實兼之。春秋之學，諸儒宗師；勁直之節，本朝表儀。言有不合，奉身以退。歷守四郡，治行皆最。輿論藉藉，冀其久外，造茲召還，則既病悴。賀者在門，弔已相繼。斯民所賴，斯文所繫。何才之難，而奪之易。列其設施，百未一二。慨念平昔，道義相契。今其已矣，潸然出涕。生芻一束，惟以見意。嗚呼哀哉。

陳止齋集祭王詹事文。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厖，是以爲俗。中更搖民，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侶之。惟公嗣響，砥立堂堂，萬夫與刑。梅溪之居，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之下，梅溪之居。公休于廬，巷無遺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忍爲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很，不如我同里。

祭王詹事文。 惟公天與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奸邪所憚。其於當今大義，胸中見之甚明，非苟然假竊者比也。蓋自發策大廷，至於沒齒，凡十五年，凜如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雖已病，愛君彌篤。惟昔先人，雅器重公。乾然孤生，晚蒙公知。去違朝路，曾未幾日，遽聞來訃。越在道途，迄今定止。始克遣一觴之奠，蓋爲茲世痛公之亡，而非獨下交

之私情也。真西山集祭王屋事。謹是泉山為一都會。牧守相望。多時名臣。惟梅溪公遺愛尤盛。蓋其所以修身治人者。一出於誠。故邦人思之愈大不替。某自少小。即常誦公中和安靜之詩。仰心高山。于茲有日。敢圖使倅。獲繼賢踵於四十七年之間。方將朝夕勉焉。以師慕其萬一。茲誠炯炯。公其鑒之。

給事唐韓昌黎集祭張給事文。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作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業。卿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非不盡能。乃生給事。松貞玉剛。斡父之業。纂大有光。屢辟侯府。亦佐評師。羽人是儀。臺吏是咨。御史闕人。每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碩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笏。惟義之趍。豈利之践。懋財發粟。國府屠割。(或作剥)償其很犯。君獨高睨。露刃成林。方矢攢攢。(刃或作夕)千萬為徒。採譟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罪恐何如。懸屈哭泣。君義不辱。救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倚葬 輿或作與)誅以贈之。

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劉攽彭城集為人祭唐給事文。 惟公之生。志氣潔修。清不可渝。如川之流。博學潭鯨。既以周用。尺牘之跡。又衆所共。金華深嚴。多聞是貴。出入兩朝。天子器之。胡天降毒。福不告德。修途方騁。脫軸頓軛。嗚呼哀哉。某夙以姻婭。得從儒游。哲人之萎。使我心憂。觴豆雖陳。公宜來臨。尚以叙悲。公知此心。尚享。歐陽公集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侍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逃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積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幾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吝者光。不可吝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君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達乎幽微。方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未疾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嗟。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何澹小山雜著祭王給事文。 嗚呼。人孰無朋。朋宜以心。與君定交。莫逆至今。君歸自鄞。我始忝第。里閭從游。肝膽洞視。自此朝蹟。亦相先後。君入我從。我步君驟。君去頃閒。我始就知。

建居言席。君擁雲鹿。自西而東。聲聞洛邦。我以疾歸。君亦倦息。猶尋舊盟。以詩以奕。君卜南園。以閒華系。園山之勝。天設奇偉。軒豁呈露。如君心胷。君老據此。其樂豈窮。武昌銀還。有詔趣行。君辭再三。踏雪遠征。南樓北榭。仿君品題。大書深刻。筆雄句奇。一代風流。三郡治最。青宾家家。君獨太俗。易鎮。稍近鄉枝。少留。有施尚閒。何恙不瘳。惟君生平。不立城府。高談傾座。勇義自負。巧手遷斥。渾然天成。累昌斯文。鳳池有聲。風生批敕。回天有力。跬步政塗。其止或屈。謂君事業。尚觴千里。用則在人。年胡亦止。君捐舍館。又有奇䘮。靈輛甫歸。中壺繼亡。嗚呼八世。如一大夢。廣廈告成。兩楹已拱。始與君約。晚歲婆娑。重以姻盟。百世不磨。何期一朝。君先我去。雖將之恙。思君千古。嗚呼已矣。往莫贖矣。我懷抑鬱。誰與語矣。斗酒之酹。簡書是畀。鑒兮有知。歆我茲誄。

宋閣宋陳耆卿篔窻集祭王察閣文。 世失東萊。士樸不樸。不見其人。思見其徒。公受心印。不激不迂。積實落華。剸劇解盾。鏗然名家。俗學可奴。人曰東萊。其生如初。昔我鄉序。廢不支吾。自公至止。先行齊趨。不巧為穴。不峻為拔。身帥以正。碩勁風枝。二年故里。一日中都。諸老改顏。爭挽為車。冀異故府。英良之臣。信胄一瓶。全為石渠。大乜茫茫。朝榮夕枯。公踣中道。人

孰天歟。載念往昔。總角趨隅。不鄙謂我。千里之駒。別日已遠。居然故恙。誦公之言。既媿且吁。亦謂暇日。載馳載驅。豈熟公誨。而哭公殂。炯炯此懷。嗚呼復鑒余。懷公兮清癯。問公兮今安歸。一酹兮公來徐徐。秋風兮為我欷歔。

舍人宋景文公集王偉祭文三道。 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正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張茂則。致祭于故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偉之靈。 𢬵日既良。祖載惟始。方從憬柳。言閟泉塗。俾即私庭。聿陳嘉奠。尚享。 褒隧既周。龜筮茲吉。體魄則降。魂無不之。永念宦實。特崇芳酹。 惟爾代家。群英公姓。方休厥問。遽摩茲榮。不淑于身。未如與嘆。殯階云具。厚夕無辰。特致祖羞。用崇哀禮。尚享。華鎮雲溪居士集祭高郵縣中書孫舍人文。 惟靈某昔初仕。在公之里。待公然閒。識公眉宇。渙然往還。相與如水。南北一別。寒暑八遷。門闌迎送。嘗問鈌然。戴至相忘。如江湖閒。某進選曹。公在西掖。見公言貌。不異疇昔。矜其蹭蹬。勞公剪拂。伊何人斯。不厚於義。熟視其囷。忍不見譽。公鄙其為。形於辭氣。翻雲之上。慷慨興言。俾其心愧。拱手汗顏。倉黄出力。為之羽翰。乃知大人。惟義惟忠。然否之際。球威不容。矯然特操。古之遺風。巖巖太山。介如其守。于時鰲鄉。不可攜揉。妍媸必分。寧悔塵垢。念此寒鄙。自

公次濮每思書局產嗣春秋公既去誰知後來爲出不錢行葬不執紼愧此駘業歲月忽忽豈惟宿草隴木其旅斬墨長在緒言莫祈隻鷄綿酒昔有成規未試斯施歆此菲儀尚饗唐權載之集祭故唐舍人文 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正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户部侍郎權德輿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故禮部郎中知制誥唐君之靈嗚呼丈倫行茂才全特挺知名時推偶賢含章振藻金石在懸緣情敘言朱組相鮮德昔雅湖與君覩止忘形合志逍遙道理爪步抃濤吳山楚水芝蘭之室三十年矣君自左史遷居臺郎予叨禮官亦忝周行煕春至正休沐相狎纔盡習於上閣俄出守於遐方盛山雲安風水迢遞屈此二郡俄然半世文章煥發書札相繼年醜若言款曲嘉會頼我忝犧悝君淹滯屢封萬章報以人廢每與公範交修宿昔不進不止中心自誓大君纘明元凱持衡方聞宣室以待賢生哉成訓今所謂文柄詔君居之士友相慶遲遲征軒來自荊門凡我周人戚勞夢魂屈指蹕日俟君西垣不及百里俄歸九原嗚呼文柄此痛難言壽堂野上二劉松古昔風姿杳無處所樽酒薄奠淨零如雨冥寞之間神其聽否尚饗周益公大全集祭莫子齊舍人文同學士沈揆直在大郡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二月庚寅朔四日癸巳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太子詹事兼脩國史賞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周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昭告于近故直院中書舍人莫公之靈惟公行飭文敏內剛外和名重月評秀發儒科入爲王官退食逶迤恂恂寡言辭或諷詞見義則爲勇敵橫戈介卿列監禁掖鑾坡再至三至人歎蹉跎乃心怡然守道無頗往稗王藩挙問孔多于溫于泉中和可歌召登從班進賢我我匡薄之故嬰此微痾賜告於家裡殊蒙何禺中草制大尚傾河甫息在林邃遽逝波搢紳駭聞争以爲訛謂仁必壽豈知其他刻伊史贊亦云未墻每思如斯天理則那吾徒爲傺方賴切磋髓酯之奠胡爲騂騮驛賜再升有淚滂沱嗚呼哀哉尚享 祭紫微韓舍人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一日甲戌具官某謹以清酌果蔬之薦致奠于亡友紫微韓君仲文之靈維夏季月晚魄隅出明發不寐悲纏心骨念毋氏之劬勞復褈衣於啟日辰有使來致君慰札驗函號讀悵非手筆云感外寒方假諸室占書辭意殊詳盡我非以憂誰不有疾蹶報章而未遣傳出門于奄忽怛人事之無常何變故之倉卒也嗚呼哀哉惟我與君義則友生情猶天倫忘形莫逆寫照存真音遺墳蓬之和氣襲芷蘭之薰在明道之癸酉始傾蓋于京華洎寶元之庚辰並飛綏于大苑歛才致之間斂

把風雨之道蕑景行業之英實味辭義之旼篤何吳越之不同諒趨舍之無間曾決日以駕游朝吳班而恨遠歲因欸以南譜周江淮之往寒微叨命於林陵君來守兮漕軺及春物之未闌見畫艦於津館揮醉袂以相屬覽遊景之遽短悵江山兮清曠澹懷抱之攄展嘉名兮暮秋悵石城兮飲餞久相望兮中流君之舟兮已叙第余馬以拐歸賦鵩嘿兮落晚悵年華之未保莫雍容之多歎亦孰謂于夫君遽終天于此旦嗚呼哀哉人倫貴義嗟我不明謂君器業實時之英必當執柄而立功名此蓋公議匪私交情甫慶披垣之擢方參法從之榮曾毫髮之未售列靈府之從衡誰鵩莫於頓威憤騏御於修程世大艱兮多難天挫化兮靡平惟才彥之不可多得余哀君兮乃爲聖朝與蒼生天之慟兮寢門重余憂兮嗚嗟指幻泡之起滅伏真諦之論精紛物我兮異同亦達觀之壽寞惟延佇兮妄立緬明爲兮場彭寄余誠於一酹時無恕兮友聲尚饗歐陽公集祭謝希深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刑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于性明於誠篤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吾昔而慰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未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惜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源望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遷一作去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容公邦歡言未幾遽聞于林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室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殃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嗣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爽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大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未迎脩焉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王安石臨川集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賛賻蓋 祭沈舍人文 惟公之德孔潔且碩淡泊超然更無忤逆德實不類不容如石逆托其行年不克馳謂天慈賢我不敢知果好之耶今又何其惟公於我義兼師友何以爲誠有醬惟酒物則微矣其誠則有彭汝礪鄱陽集祭顏舍人文 在昔充公具體而微遺周

之李歙不克莅赫赫閩孫令聞孔特積載安行不昧不遲乃侍勸講乃典訓詞乃治膠庠學者是依當途而顛其孰扼之翩翩其旒既然于歸寧輀在途夫邦涕洟集從公游公甚好之遠屏于徐公致不衰乃哭公柩亦孔之悲祇爲酒觴請以我辭公則不忘其或知之嗚呼哀哉　祭顏舍人文　惟精之歸我方告病祭不能躬則非不敬有岌公依是不可忘陳辭薦酒亦孔之傷嗚呼哀哉　李彌遜竹溪集祭林時旉舍人文　維紹興九年歲次己未八月癸酉朔初一日戊申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宋故舍人林公親家之靈惟公抱英特不世之材負閎遠有爲之志皇皇華國之文詞諤濟時之義俾擢秀於辭林寔斐英於藝苑方擢蘭於華省繼簪筆於清陛爰待命而剖邊假分符而開衛惟嘵嘵與皓皓宜入朝而見忌難喜慍之不加而薦紳惜君子之居外謂將躡青雲而坐廟堂扶聖神之至治何不慭此一老奄衣冠而永棄嗚呼哀哉嗟賤子之登門忝頻遇之特異推永汝水之生斂板蓬山之吏接磬欬於三餘獲周旋於兩紀依契闊之十年絕音書於萬里何一訣而終天悵臨風而酸鼻念舊盟之可尋幸庶幾公之有子予託姻好於松蘿俾蘋蘩之是祀茲有事於宅兆屬諸辰之將至雖女子之有奪顧婦儀之未備生不能勤於翼卑葬不

致恭於明禋敢陳奠於撤饗寫餘哀於一誄噫德何藏而年胡不長才何大而仕胡不遂意餘芳而勝馥派後昆與來裔冀精誠其有知永毋忘於下庭嗚呼哀哉尚饗　張擴浦先生集祭呂居仁舍人文　嗚呼聖學不傳何啻千載吟哦風月組繡文字將相祖述謂此極致正心脩身不復掛齒孰如我公歸反淵源又以宣之詩以詠之天下之士誦公之文服公之詩者多矣而得公之意者蓋未見其一二也若乃勸講露門直筆太史代言西掖視草北門所公之忠正恭儉躬行履歷至死不亂者槩之於英華而注之於筆削國我之識公最晚而公知我最深周旋于朝而不相往來同好此學而未嘗談論神交默契不欺不誑其亦庶幾焉嗚呼萬事已矣夫復何言觴酒豆肉千里寓哀惟英靈其享之　許景衡橫塘集祭宣州劉舍人文　公將太學我亦諸生我家君還公在朝廷僦舍園南門巷相望杞酒遣舊其喜洋洋嗟我暴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款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月會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汲縣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串火涂發軔寸里伊誰柩之而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吉于今雖後之貽公葬荆川千夫臨穴而我何爲薄祿羈縻寄酒寓辭以寫與哀瞻杖大江日夜東注　張南軒集祭

安國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某率某官某就城北祓禊亭爲位致祭于亡友宮使顯學舍人張公之靈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今茲哭公夾膺英英在目交情不忘遂不復見我涕以濟惟公天資邁偉發越而不壽考以昌王國今茲之哭豈吾黨私醴有匪多公其臨之　祭安國舍人文　嗟乎如君而止斯邪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邪其如長江大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溟渤之時邪又如驊騮綠耳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昃稅駕之所邪此某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布衣被簡逮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章之煒燁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某之贊歎惟其孝友恂恂朝允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荆州歸某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專意承志實進德脩業之要君深以爲然就謂曾未數月乃有此聞某傾蓋荷知久而彌篤言有勁切不以爲迕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洪文安公小隱集祭張安國舍人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十月丁未朔十七日癸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經略徽學直院舍人張公之靈維公書發妙齡獨冠儒林之選出遭興運蔚爲禁闥之英六翮能騫兩朝并遇紹曲江之風度允有京兆之威儀伯英善書

咸推草聖燕公大手風撻詞宗某姿以孤殊獲陪俊游猶叨之所接瓊琚聞我於同升嗇水經行尚想高談之家家湘江問訊真勤尺牘之翩翩悵把別之滋深已燬悲於長訣九原不閔誰爲黃絹之辭三舍相望姑致生芻之奠臨風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韓元吉南澗集祭張舍人文　嗚呼安國之才一日千里信朝燕而暮越歷萬險而不躓非方皐與造父孰得搏其術聲蚤嘉於兒童首英名於多士脫蛟鯨之無涯排鸞鷟而接槩奮天纓於册府見諸老之戢枝出擁六州之麾八載兩院之制擲珠璧於文詞捷風雨于政事灑妙墨之淋漓傾高談於意氣遺隱望其威聲黎民歌其遺惠馳騁十有五年時不謂之已試亦足以方駕群豪扶步當世矣嗟人生之多艱固靡限于富貴春昔賢之有言無八九之如意況歷吾安國之指十不滿其一二上則請於父母下則樹于兄弟委淵藻之莫收乞附蘭之或待膈臾獻而遽疾卧空舟而倏逝諒蓋棺於朋友付弱女於諸婿功名未就壽志沒地它人不能一日行路爲之隕涕尚何三事之可希百齡之足計我方衡要公訃奄至死生契闊俯仰則異僅餘豐碑絕筆千字緯惻天之云阻寓斗酒而往酹望孤墳於鍾山尤仿像於一醉也　祭江舍人文　嗚呼蕃元抱器博學濟以道學寬裕有守其立不倚其合不

前。其仕于時。涅而不緇。其言于朝。論夕奏。義可則可。義否則否。上亦謂
爲。可以大受。寘之諫垣。試之江右。直日而歸。春賞益辨。繁徼高閣。威鳳來
道。群飛則翔。體若手從。誠實之發。用則未究。遽以疾辭。其人誰答。意其少
遣。何天不祐。嗚呼哀哉。古亦有言。善人是富。予如養原。而不俾壽。邦國之
悲。儕莫能榦。嗟我識公。歲云未久。爲僚省曹。倘益如舊。不鄙謂我。宜下以
友。壽集于朝。盛德日就。契闊數月。我實在疚。書來諄諄。攜來去手。謂當一
見。慰我奔走。豈期我行。乃遇公柩。冥難之觴。失此以侑。孰知我衰。有淚如
酒。 代祭謝舍人文。 惟公。負抱才猷。業不得施。出贊戎機。僅踰歲時。云
于一疾。遽爾淪喪。天不憖遺。而止於斯乎。嗚呼哀哉。公從予遊。十年于茲。
壤役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詠。相與追隨。琳琅金薤之書。璀璨瓊琚之辭。
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君記王棧。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
日月有期。將將葬矣。冀以生芻。薦之芳醴。至陽下招。冤兮徠只。 祭許舍
人幹養文。 嗚呼。士有文學。行義信於朋友。忠信爲欺。行乎蠻貊。而坎壈
一世。若有以厄之者。其爲人耶。其將歸之天耶。嗟嗟幹養。恬靜不競。强志
好修。同官奉常。閱歲再周。文史相從。有唱必酬。胥道天步。日近光旂。既遷
郎署。持節萬里。使不失詞。語皆稱贊。及在靖康。秉筆立論。增徽既張。鴻鵠
高飛。江湖放浪。瀛推追隨。落落難合。秋秋自奇。公隱于荼。我守雲川。公來
訪我。一笑憮然。曾未幾日。名對嶽宸。偉哉三策。有屈有伸。將大用公。試以
親民。赴官上饒。公無惛喜。行未再騂。遇疾不起。嗚呼幹養。宜享壽祉。胡不
百年。而止於此。十載空山。真可逃死。嗚呼哀哉。仁者必壽。壽者必仁。人孰
無子。反妻其親。孰如幹養。脩然反真。巨海一漚。太空浮雲。音容渺矣。欲見
無因。聊致薄奠。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惟
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爲。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觀。觀色無
違。雖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甚達。須筆媒姻。戴成帝謨。載持漢節。命于丹
陀。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蘭騂。乃逢讒忌。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
仁。仁人不壽。以予小舊。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寔升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
云。顧惟寡學。尚其未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摧。丈人以行。誰歟來
者。從子我後。生莫寧之。訣匪清匪膏。於呼哀哉。君其歆我誠
諫議汪藻浮溪集祭盧諫議文。 惟公。奮于南服。以學發身。篤信所得。務
爲貴孫。始仕學者。可達可備。力請補外。心無屈伸。天子嗣服。數求正人。有
以公告。當膺邊輪。遂應召節。來朝帝宸。初副臺屬。旋升諫臣。當宁傾侍。有疑
必詢。公亦展盡。彙類遺議。坐使初政。朝綱一新。衆謂朝夕。登公要津。孰云

小春。隨以大電。如木合抱。摧之半辰。訃牘來上。天顏爲戚。褒贈絕等。從中
出綸。惟數儕類。誰進大鈞。公獨非命。天乎不仁。旅櫬千里。孝無孩姻。銘旌
所過。見者酸辛。矧我同宥。餘光幸覩。川塗契闊。笑語未頻。茲焉已矣。擇涕
滿巾。有酒既酌。有殽既陳。公來一訣。永反其真。尚饗。林艾軒集祭范諫議
西叔文。 年月日同年進士具位林某等。敢致祭于故諫議蜀郡范公之
靈。嗚呼。客去峨峨。欲見何時。況復危酒。從此長辭。公下瞿塘。萬里孤蓬。一
步臺省。百步生風。公在時輩。于雲相如。不得而親。焉得而疎。通州有道。高
或棄去。公當泉流。截然砥柱。其位愈高。其貌愈下。曾謂逝者。乃如晝夜。題
名上層。十年猶新。一夕視公。公爲古人。雖是餘韻。若撞巨鐘。擬有宿某蜀
山萬重。我尊來天。嶽百維揚。莫聞行舟。痛連心肓。嗚呼悲哉。尚饗。周益公
大全集祭劉汝一度諫議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二月丙寅朔。十日
乙亥。具位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諫議殿撰劉公之靈。惟
公學博而醇。氣和而剛。文擇泉俊。行高一鄉。石林之業。龍溪之汪。謂公鳳
凰。交飛爲章。迨其仕矣。或抑或揚。晚登諫垣。膺寨孔彰。飛龍在天。進佩水
蒼。主聖臣直。璽皁囊雖分。左符宸眷未忘。論諫之華。儒林以光。于津于
梁。蘇枯綏犇。上欲用公。公是弗良。心快肖聞。奄兮淪亡。位非不顯。年非不
長有。蘊莫施。寧隱且瘁。士夫太息。我涕用滂。念昔瀛洲。分校鈆黃。直廬則並
舍。歸則連牆。今焉百里。莫奠公喪。無窮之恨。寓此一觴。嗚呼哀哉。尚享。真
西山集故諫議真國正祭文。 新天子有事于合宮。推恩宇內。凡忠臣義
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吏二千石致祠焉。所以風勸臣節也。惟公昌言直
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嘻出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
命于墓下。而不敢詭之有司焉。嗚呼。公之南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角乞
錢之日。實彼秉鈞顓國之時。崇忤休運。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
芳遺臭。兩俱亡窮。幽彼冗渠。埋骨茲土。樵蘇猶悲。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
莫不徘徊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爲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
而葬于此。又不使蔡見于異邦。而竟于北。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爲
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公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蔡氏亦免於大戮。是
公之論蔡也。不特忠於蔡氏。而蔡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祗以自禍也歟。歆
卯之餘。併陳捉槧。公之英烈。尚聞斯言。尚享。沈存中長興集祭張諫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沈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南京留守右諫
議大夫張公丈人之靈。嗚呼。公果逝耶。某適睢陽。是時見公。神與氣並。顧
瞻有輝。嚴昂自喜。歡如同饮。我時病羸。受心感强。恨不公如。去今四月。蓋

君宿昔何哭之違。奄然即夕。某始官揚州以吏事公。公以見我。摑人之忠
執手把扶待以友朋。並論于朝。藉于公卿。不我泯湮。繄公之明。後歲數四
婿公門下。從公之遊。歲月一紀。知公譽公。在理則然。不知公者。亦謂公賢
行則公完。性則公仁。謂多有年。宜不爾艱。彼不有相。亦克難老。我如公倫
而不壽考。誰實靳公。遺此厄暴。公享聽我。忘公何時。公之面目。宛宛我思
邈然終天。無復後期。寫哀無從。羞此單疏。聞乎無聞。冥冥去途。嗚呼哀哉
尚饗。

補闕唐黃滔御史集祭崔補闕文。　故右補闕博陵崔府君之靈。惟靈大
唐有進士科。無岩穴詔。故鵲板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也。則有陽諫議
城凜凜清風。其不起也。則盧諫議仝照照高道。一以擇家之忌。空福道感
一以光舜之世。但樂箕潁。其後陸君洿以中執應召。惠君寔以中諫赴徵
未委起草伏蒲何如人也。泊博陵崔君之生也。抱稟高奇。兼之文學。近則
繼李飛之蹤。隨貢。遠則同毛義之志。奉親東浮。謝公舊州。式避戈戟。遁於
仙岩濟谷。克業經綸。而以酒美肉羶。澤鬱川媚。五辟三願。懸榻閉樽。不辭
小國之權。蓋切高堂之養。既而大君之思夢說。四輔之急萬雄。繄三詔而
就門。忝七人而列職。仲舒詞帝。必演春秋。呂望投竿。定為師傅。奈何龍蛇

起陸。烏兔無光。莫扶劉氏之宗。桃空泣袁安之涕。泗頗中越絕。養素守蒙
賢王之結。嘉姻時議之期良輔。豈意皇天不祐。白日無憑。清濁之至茂陵
尸微之入。瑤桂芝焚。蘭蘗梁壞山頹。雖人生之有定期。實上德之為不壽。
嗚呼。閏中二月。煙光秀絕。膺樒起關。飄風嘈嘖其猶南浦。魂斷涕咽而況
昨日軒車。今朝塗芻。唱薤露以出門。飛柳旌而我逝。五離擇日。九泉卜居
其在熊蘇其在博浩。懸蚍結壘。閟蟻成妖。迥生之祖洲之草。續斷無荊本
之賸。陳屍重來而何望楚魂。一散而難招。嗚呼。神道甚微。天理難究。桂齒
蘭畝。彭年鶴壽。在長短而且然。於妍醜而何有。某等早承餘眷。晚獲聯姻
或感極外家。迴自出之念。或恩深猶子。多引進之仁。或欽屬丈人之行。或
情兼內妹之親。有美吾姨。處靈攸屬。尊公則師表庶僚。丈人則儀形六族
門高再世之侯。家享萬鍾之祿。經過歎狎。出入游浩。朕人玉潤。覆水蓮開
春歸刻里。月滿高臺。鍾山傾側。謝雪徘徊。潛景而持縺。欲繄迎散而乘媽
相儀中數年離合。多主止伊叔。靜辟而方迓梅福罷官。而未幾一則歸從
四屬之恭。一則至自跕鳶之水。將為簡栽竹。緣爭新梓駘。并射鴻。招何鈞
紐。谿與闕於屯夷。極平生之宴喜。良覩碑盛深。懷未從三贊。莫效一拳。儀
終。露先寒而頂葉漏。未盡而聞鍾。今則列樹開封。謀著得吉。綍旐前引。桐

棺後出。隱黔原野。凄蒼雲且。將歸宿芳之庭。欲閉青松之室。然勤質偶。莫
望諸孤。未歸下國。且寓皇都。江遠唯天。天高但哭。必有餘慶。非無徒圖。嗚
呼哀哉。壹有芳醪。且多肥羜。叶嘆不聞。精靈何處。鬱憤扶搖。含辭莫叙。莫
有鑒於酸嘶。庶無辛於酬飲。

學士宋王安石臨川集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無
聲。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休國門之凜峭。始造君
之執鞭。屢顧我而回轅。遠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深。遂有通家之好。終
無扶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
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年隔
之幾何。怒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業餘日於一朝。雖知君之日久。怙
智進而才趨。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象照。釋眾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
潰。眾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哭人之已矣。斤欲書而誰要。想明靈
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為君兮邦之特。日揚君
兮頹發。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
出當官兮發論。使權捷兮束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啻。具壺觴兮
酹尊拳。表辛兮搭名。蓋獨愁兮吾儕。懷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某來

吾兮魂魄。

猿方平樂全集祭王龍圖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五月丁
巳朔。二十二日戊寅。太子太保致仕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王公之靈。先正文康。仁朝推崇。有顯事功。圖業
攸載。公起世家。學優而仕。直哉惟清。風類是似。惟公之賢。信厚為質。顧僻
之萌。不接心術。致其立朝。克秉常德。施於政事。允蹈清則。天地之理。見於
簡易。君子之道。本於愷悌。陪京二年。治用誠恕。民悅無苛。先本其去。方謀
借留。言上未及。忽驚鍾簴。父老相泣。雖未上壽。星紀六周。乘其積善。邀輿
天游。有子克孝。白華之潔。逝莫能從。一覽三絕。我閉傷之。爰作斯誄。著其
至性。以彰于世。嗚呼尚饗。

劉敞彭城集祭張龍圖文。　維 公亮直自彰。儒
術肤特。緣飾彬彬。動為吏師。大邦維屏。天子是賦。所居耕耨。去而見思。金
陵都會。宋邸始封。大新賊字。百堵穹隆。落師汝陽。周書遺風。二邦美化。於
古比崇。龍馬近臣。柄輔儲俦。將我相我。故事多矣。天不憖遺。公胡不俟。殲
我良碩。奪兹重器。嗚呼哀哉。恭昔以庸虛。預居下僚。從事別郡。匪夕匪朝
親降軌範。躬服教條。熏而炙之。德音孔昭。奄承訃問。震悼焉已。守官小邦
去公千里。欲奔不能。疚心如燬。酒肴匪馨。恭致常禮。嗚呼哀哉。尚饗。

烏象人祭王十八學士文。　君以文章奮志。蠶老施於為政。寬而利人。凡出

從事，傳古則迂，使大自勞，又非達。國居實精心，虔躬不疑，所居可紀，去而
見思，南雹之都，全吳之疆，鐵鍾存臻，尺寸流亡，田萊既闢，百堵還定，閭誰
之勞，復此完盛，上嘉成功，至降命書，東暨海邦，比維券壤，觭刀方削，經營
是宜，金印載服，懶其有輝，傳車在門，捐節詠日，豈不能朝，君忽卧疾，賓未
閒君，笑言自怡，援此吉人，何慮何疑，沴疹發中，變若翻水，晨夕俛仰，君遂
已矣，福善之說，古或不信，事引而壽，君後自慎，葬然臻此，不可推測，豈天
有命，雖聖不釋，君齋所懷，不得盡施，以生者恢，重君之悲，某等辱從，君游
交契攸久，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哭君之傷，情釣意周，丹旐有翩，君表逆東
觀，然語言，習然眉宇，不見不聞，廼若寘古，潔饌豐盛，清酒在罇，一別長紀，
寫心此文，嗚呼哀哉，尚饗。范文正公集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
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
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
播于群靈，惟純惟粹，哲人乃生，厥生不易，厥道不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
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事莫我悲，魂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范忠宣公集祭陳龍圖文。紹聖元年七月唯公材猷，膚敏學術淵通，榜登
龍虎，先垂觀虹，踐履要路，華外煇中，所至可述，名高實充，宣力累朝，朕休
四紀，臨劇而簡，視難如易，屢領使權，十年近侍，晚請琳宮，告歸故里，昔我
先君，已把風規，同年賜第，竝升彤墀，仕宦相望，鮮合多離，公居河橋，我忝
并帥，假道來之，再陪高讌，別未幾年，訃音遽至，我病辭位，聞公遠逝，往寄
奠觴，哀情曷窮，竭來許下，公兆將封，敬陳薄奠，聊寫初終，尚饗。彭汝礪鄱
陽集祭謝龍圖文。　惟南謝氏，厥世有聞，公少名聞，不顯不承，橫飛直翔，
不挾黨朋，睥睨公卿，不屑毫芒，博觀治聞，該括後先，譬如大江，吞納百川，
不見其原，亦無畔邊，作為辭章，氣象簡嚴，譬如南山，峯巒英岩，其實伊何，
松檜根楠，與命曷訛，匪公匪佚，乃即收斂，殯埋一丘，惟其輝光，則不可收，
吾惟萬物，並寓一氣，一憤一起，實如已戲，成者為首，不成為足，用者為虎，
不用為鼠，為首為先，為足為後，為虎非猛，為鼠非狗，公既不疑，予以何悔，
惟才之難，振古如茲，游從雖晚，友益可思，祀祭孔哀，文以昭之。祭張孝
素龍圖文。　嗚呼，山川之靈，在人為英，或者得之，恃才而矜，惟仁惟孚，惟
正惟和，本立既固，所取洪多，嗚呼張公，兼此衆美，有浮而彰，哲不屑以人，
亦有言，仁者宜壽，胡為是公，不耄而夭，伊昔宣和，某士于庭，我實與公，聯
芳而升，契闊再見，十有二年，古佛之廬，徑山之巔，規模宏豪，骨秘豐偉，意
公達期，吾徒之喜，自入十載，僕官番陽，公來持節，實治是邦，相得之樂，吐

誠以果，我惟公尊，公亦我可，惟兵與刑，國柄之武，仁者居之，士歌以舞，東
人之子，坐復公來，惟是南國，合去以衰，如何無忘，愴然莫懷，公之初筮，無
意於祿，人晏其遊，公病其速，十年掾中，早接佐縣，輔車偶來，貫論以薦，既
升于朝，士論興起，重車折軸，莫究其負，顧作哀康，漸德既豐，翩翩一旐，順
江而東，莫遂執紼，悲懷何窮，謹致薄奠，姑明其哀，悉夫游之無從。王東
牟先生集祭程伯禹龍圖文。　嗚呼，天生哲人，為後學師，公稟于天，實允
蹈之，名冠多士，位升要途，三十六載，道泰形腴，暮惟前哲，歐王蘇公，六十
六年，咸以令終，公之反真，亦極惟此，豈其名儒，先後同軌，惟我於公，實聯
姻婭，津亭一別，音容未謝，不能越境，白馬素車，寫哀一奠，有愧古人。早西
臺先生集祭宋龍圖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
戌，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信陽軍羅山縣令畢某，謹遣人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修史龍圖諫議宋公之靈，惟公渾厚恬澹，柔嘉粹純，天
與其質，相之以文，白玉鎮栗，芳華氣芬，不望不賞，惟中是循，世有儒服，閉
書不觀，游談恣縱，苟偷目前，卷挺之當，視人偃然，公獨萬卷，汪洋武瀾，執
為國典，郊丘廟祧，辟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綱條，而公之頌，牢
籠并包，惟宋有書，金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
士大夫忠言偉績，為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椽，而公第一，判公字畫，有
法而妍，虞薛歐褚，聲稱後先，始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
記表頌，公書乃宜，石半天下，皆公之碑，是自宣獻，其門煒煒，公大厥後，而
又有子，天胡不弔，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
聞公聲，公書在目，儼然叮嚀，自我先世，姻婭嬋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
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顯而盛，吾門之光，公殞而替，吾
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尚
饗。孫莊簡公集祭張龍圖柔直文。　維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丁巳朔二十
七日癸未，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虔州府君龍圖張
公柔直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材，夫豈偶然，或負其器，業可為世用，而年
於不試，或已試不盡，而中道夭閼者，古人皆歸之天，嗟嗟柔直，忠信孝友，
雖武夫悍卒，皆知其賢，曷豐其德，而嗇以年，嗚呼哀哉，我初識子，傾蓋握
手，惟其純誠，持以悠久，故雖猰狙可行，虎豹可馴，廉廉可友，其臨民馭衆，
雖教條不設，而民之愛之，如父如母，嗟嗟世人，厭常好奇，生人之詐，謂人
莫知，謂民可罔，謂君可欺，孰如柔直，質懷坦夷，純如其心，婷温莫稷，嗚呼
柔直，早刷英輝，中遭放逐，既跌復振，晚剖符竹，綏時休聲，如漢龔遂，化被

犢偽弄兵黃池賁刀買犢子之云亡邦失良牧如骨竿枯齊民卷眾行者望碑墮淚濡目嗚呼哀哉我來江西實總甲兵入境之初書來歡迎孰謂奄忽遂隔幽明雙親在堂二孤惸惸我亦老矣朋舊凋零寓詞千里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王切齋先生集祭宋龍圖文代希仲作　昔元凱公登其仲氏鴻筆大典炳照一世伯兮嘐嘐遂都相位勳書太常事載太史攙雲餘風王謝高致挺子子孫隱然國器維公英特絕類離倫忠孝天挺名聲日新庖丁解牛奏刀如神飛黃騰雲萬里騰振降十之珠會遇聖辰崇寧親政肯正帝哉筆毫四輔內尊京師公持漕節知無不為經營中貴帑丞弟遷帝用是嘉龍注眷施既登華路遂長天府筆數事劇紛王如兩公舉有綱風行指顧聲威整整誰敢予侮決遠如流備形上語趙張三王不見比歎公俄外遷除夷一德斡治淮陽來繼汲直發輒嚴近宜在朝夕奄忽訃聞中外嗟惻大階極品內翰秘職贈賻加等中貴宅穸念我宗家元寡筆流實緣及我早從公游姻婭通家情大相投別日幾何六見素秋公令胤從逝去莫留生存華屋零落山丘惟公衙業未及經濟流慶所鍾當在後嗣法從之貴德實有徵相門崇華有隆無替我獨懷公撫舊涕泗為國惜才豈但存義遠詞往莫必歆比意尚饗

曾鞏元豐類藁祭王達龍圖文。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羈之材揚旌閩楚扶節江淮止如山淵動若風雷眾皆異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急難於水火下爲條於萬莫廷拘攣而不惑豈淺狹之能術至於稱物引類與言寓懷遠參騷雅近雜朝諸眾美祖藻美軼瓊瑰皆是以聲篤多士望隆九陛然而位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遠迩一壑豈人事之當然信命存於冥漠昏愚不肖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楚獻欷載德莫酬寓薦以辭

祭宋龍圖文。嗟呼次道公之一無之字於古今典章治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爲蓍龜公在太史維修與屬正謬辨訛公爲耳目令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況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退之風愈老而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尚舊以義親仁進任烈而競逆豈庸態之能隳然而晏蹈屬於儒館晚遠跡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弼綸何鸞儀而鵠峙忽飈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仗相望於道路雖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素泪淋浪而莫收情切怛而美悲嗚呼唐李五君史驥其録公蒐亡而集實盡李羅而遠爲至於帝

宅神州祖功宗德咸存筆削具存方冊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大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宜得公之毫芒筆餘哀而以此聊寓爲於一觴

攜芳大全集趙承之祭宋龍圖文。逝川何往尚餘不懃之悲新數再升俄及既除之篤悵青容之莫見紛涕淚以無從慕此三川之峨素業五德之惠經過峴首忍看叔子之碑悵望桐鄉爭哭仲卿之墓列惟晚進獲嗣前塵遠躬昧以有初荷顧存之甚涯高山景行敢忘舊尹之規羞斗酒隻鷄見我邦人之悰愴禮則陋矣公其吐諸尚饗。

汪藻浮溪集祭張徽猷文。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公出西蜀大儒之家遂將中興大振厥華餘闖利器深藏莫能揚于丹墀天子嗟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噓手可致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吳民父兄聲聞通邇徐公有常不隨不奢晚從靜退紬書五車理章粹溫無可指瑕游戲翰墨如雖畫沙業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默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還從靡他云何鵬飛庚子日斜童到甚治歲方及瓜士方宗師誰惜盍歸行哭相弔堂空蜂紗恭久吻將從散並等差二觴永訣哀豈有涯尚饗。一云至竹堂於纡

人所補見定說聞而折衷稽諸商略中古其書五車

韓元吉南澗集祭資政殿大學士賀公文。嗟世重輕無鏡惟人匪人司之世從而紛徇世則違美人之云猗歟我公挺然不群自其少時氣槩凌雲視世所趨眇如埃塵威去而來或屈而伸不可生致剡能珠積偉其暮年出逢聖神寵以獻納付之陶鈞如梓傳斤如車得輪世則大驚望其經綸狂虜初殄公使其屬遠公將老復歸其庭秉禮不折勇且有仁歸則掛冠卧于海濱帝實念公當龍飛春起執事惟以靖我民公不可留是謀是詢惟公平生見于話言士有一善罔不薦論曰此報國晚而彌敦嗟我兄弟亦出公門公不我私我其公恩奄不見矣慟哭聲吞嗚呼哀哉死生在公視猶朝暮羊惟上壽德惟達尊哀榮幾何無愧九原公昔既丸義不免奔皇公之堂惸然諸孫公其知我歎欲之文矣詞俱勝公寧不聞

馮大師集祭孫學士文。公之文章貴於治平嘉祐之際公之出處見於熙寧元豐之間銘雖平生其詞尤難嗚呼公之亡寧孰不悲而公之道悲者未必能盡知公之嗚呼某雖至愚公實厚之公主文場收子棄遺公在選曹力爲維持京師雪寒温我旅羈飲酒擁爐側傾肝脾談經試誡語世咲嘻謂予勿留我當西歸公歸嘉陽我官在梓爲賀爲諱相去千里居喪得病安以名理或文或發郵守

相示顧我未老期公後死人事變化如斯而已嗚呼公之逝不知所之公之墓另從將依公子公弟契好不衰侑奠斯文聊以致哀貢庶伐檀集代祭提刑陸學士文　祭于故提刑陸君學士之靈曰早擢科第以才藻聞不振于進積日以遷晋其途到冀始度量既伸既知爲臺之選乃官書林乃判于泉事爲益着石能日會再試于外乃司邦刑攬轡所至訊讞有條待移之來墨蓋未乾曾不疾云而以訃告善也殲殞其誰莫嗟子葬勿控室欲勿見觀容于道觀亦忌邪虎符所繫手奠莫前失意以言侑此者觴尚饗李綱遂竹溪集祭蔡子强學士文　嗚呼哀哉惟余于强挺拔諸彥才兼百能學妙一貫容德淵止高義雲颺英特之氣特然見面承家孝友移及誅賊陽城居晉人以遷蒼四十專城抑强扶儒黄霸治潁民以除患竭來故廬築室其畔超然遠俗以道出處君將終身蛻視纓弁人曰不然國欲戡難君出而仕喻手可拊圖功凌煙拭目斯見云何盍棺在此一旦永决　茲理疑判念我結友爰自髫冠聯姻于門並案漢殿二人同心蘭臭金斷一行參商歲月奔電我歸自北訪我鄉縣晧然兩鬢驚顧三嘆夜語更仆書序錯累共追一笑牢結米津方將塞壚百竭不憚訃音遽來疑駭亀亂頻年友朋彫喪過半奪我良盛天亦可恐百里拊帷瀕藻自薦永宴在寢簡編在案想君音容零淚若淉尚期九原鑒此觴奠嗚呼哀哉尚享。李大隱先生集祭王無競學士文　嗚呼壽夭數也全其生者蓋寡富貴天也兼而有者戲希惟君少不惑於貨利能力學於文辭名譽光乎朋友登策扶乎天墀豈村獻之自勵與英俊而並馳揖游榮於儒館竟坎壈而弗施洞庭之野震澤之涯泛扁舟而嘯傲追漁父以同嬉酌三具之醇酎對十栘之峨眉擷甫里之杞菊詠笠澤之書詩邀三賢之高蹈羨夫子其兼之何疾恙之倉猝與一世而長違昔壬辰之賜第識夫子於京師託同年之末契亦會少而多睽通婚姻而未久覩翰墨之勤斯遽成凶於不救心慘怛其猶疑嗟日月之于邁卜宅兆之有期聊摛辭於一奠望姜柳兮增悲嗚呼哀哉安熙默庵集祭劉先生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六月庚辰朔四日癸未後學鎮州安熙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集賢學士泥翁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天不憖遺生榮死哀孰不推慕嗚呼哀哉熙也晚學無知幸蒙私淑黽勉勤勵于茲七年顧以鈍駑鞭絁罔及學不加進頹惰無成尚企宮墻灑掃函丈親承謦欬大啓愚衷孰謂難期不就此志俾茲凡陋抱恨終天嗚呼痛哉刭惟先生至誠樂育擩熙之愚欲收教之謂我當來攻此闕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今其已矣將

安放矣先生此恩何日忘之茲焉奔赴奉奠以贄奉觴以侑爲此哀誠嗚呼痛哉仰止前修精思力進親賢取友進德修業熙雖不肖敢負初心伏惟先生寔鑒臨之嗚呼痛哉尚饗元虞伯生道園學古錄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與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爾爾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負直平步趨準程縷折條分朱之治經既耶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想其英欽而諸今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樂作屢聘益尊辭從鳳岩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詳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其成及門之徒景附響合天不憖遺窮哭交怛昔我先君未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朝每瞻先覺承之滯留誰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狼狼寄詩意速我還屬雁多故待歸孔後辛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頹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華鎮雲溪居士集代高郵縣祭故運使蔡學士文　惟靈萃江山之佳氣兮質洵美而且仁由道義之良衢兮學既富而允文擢長書登彼仕路兮歎默許以相與整修翮而乘北嘉時兮方翱翔乎要津擒仙殿之蘭蓀兮肅秋霜於烏臺贊天府之獄市兮轉金粟於淮清引脩途尚千里兮驥駿飄忽於奔茲指帝鄉爲歸路兮夕駕言税乎九原偉淵泉之靈長兮羌挹酌而未既顧荆棘之細碎兮方託庇於卿雲聆始聞兮怛處想清標兮錯亀邈北馭之遄來兮疑因時以按行念南斗之不返兮零涕淚而沾巾惟故吏之共悼兮誠肅將於菲物悵茲辰之云邁兮望永絶於清塵尚享蘇天爵滋溪集祭王國華學士文　嗚呼公乎東魯碩儒溫恭自虛和裕而舒嗚昔嚴侯奮興田里崇學延師以養多士遭時清明爲士爲卿優游周行羽儀大廷維茲卿士鄉人是好撫較俊良振拔枯槁公秉其時亦起於家婞木中紫歷游清華歲易時遷進居内相作爲大章雖世所尚其文伊何創令册書騈四儷六華榮業敦主治天子肅恭廟祀公於其時適官禮寺作新制度屢屬小心第擢弗騰天威式既公之平生無忤無競不巧爲撫廉慎以靜既彼鄉曹群士景從存者幾何而公遽終凡我同僚情何有極恭陳醪羞以告哀惻尚享王沂伊濱集翰林院祭蔡學士文　惟公儒

林師表王室典刑。忠嘉屢見於謀猷，夷險不移於操履，仔肩一德，佐佑三朝。强識博聞，兼通當世之務，高文大册，遠追作者之風，故得天下仰之為著龜，朝廷倚之為柱幹，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是國。方且問明公之故事，倚方叔之壯猷，尊事五更，是舉辟雍之對，追蹤四皓，遽忍商洛之歸。人境云亡，泰山安仰。允聖驚嗟於上，群賢相弔於家。矧此常僚，久覩高誼，輒陳薄奠，以訣於天。綦崇禮北海某王教授祭內翰先生文。唐叔雄紹興十二年歲次癸亥月日門生左從政郎充兗州州學教授王之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昭告于內翰寶學先生綦公之靈。古今所難，莫如文難。文辭之中，體重而施遠者，又莫難乎書命之為，使世當承平，從容翰墨，則中人可以任職。及夫艱難之際，呼吸變故，而發為號令，以宣導上意，則貴於切中於事機。如三鎮詔書，使姦雄不敢顧望，奉天赦令，雖武夫悍卒亦流涕而嗟咨，是皆繫成敗，關盛衰，非高世之才不能善之。故代王言者，尤難乎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文德廣被，與武功而並馳。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策，振英聲於翰苑者凡五年于茲。其深厚爾雅，渾渾噩噩，以鼓動乎一世者，固無愧乎兩漢之奇。隱順體勢，摩揣輕重，錙銖必較，當一字而莫移，制詔之出，海內傳誦，雖呫呫然好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稱為真學士者，皆曰非我公而誰。其學問之富，上探六經之淵奧，旁攝子史之浩博，而尤熟於國朝一代之儀，凡典章故實，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若指諸掌而無遺。此皆搢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嘉謀碩畫，密陳於中禁而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則不可得而周知。上方倚以為輔，而民之無祿，忽一卧而不起，雖世夫名臣之老宿，所以識與不識，皆興殄瘁之悲。矧惟小子，出入門下，從容父執蓋一紀，以推本公不以為不肖，慰薦獎掖，矜憐撫養之意，最篤厚於等夷。訃音忽聞，驚涕失聲，而廩於斗食，不得伸一動於靈帷，饋奠之微，遠寓千里，以效一哀而已。若乃感念舊德，而像儀刑，則不知其何日而忘之也。尚饗。張南軒集祭汪端明文。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年，有如黃鍾大呂，鏘然在懸，使未攷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為眾樂之先。惟平日之所履，每務斂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驚，不絕俗而孤騫，獨好義以款款，而懷忠之拳拳。苟片善之足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趨之有違，款妄似於色言。顧規摹之若是，當斯世之其然。昔樓遲於下僚，窮師友之淵源，逮顯用於王朝，論據經而不偏，實眾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擷荃。屢賦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静觀其旋，方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益虔。隱聲實之逾隆，竚側席

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簀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邈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悲涕，公所知憐。羲篇金石，人而朝聖，書猶在手。人隔九泉，屬拘印紱，弗克奠楹，孰知予悲，涕泗而漣洏。尚饗。　祭姚端明文。　惟公早試劇煩，見才猷之敏。晚登廊廟，覩龍猷之便蕃。方新十國之贈，遽作九原之隔。凡茲民吏，孰不傷嗟。某昔歲朝班，密承笑言之歡，如今官守，牽逭規畫之餘，念託契於交承，敢異情於生死。遠將一奠，少見鄙誠。尚饗。呂東萊集祭汪端明文。　嗚呼！聞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倚眾篤之弗壽，公取數其獨贏。啗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以澗瀍之清明。其任重則軼材絕識不能足其志，道其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實，又束其會。蓋南渡群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牆而徧歷，躋堂奧而備請，合諸老之規模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節之弗渝，慮先謀本，則或以為緩，動擇寒章，則或以為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痛論藏用，則或咎其侈。少而論和，既不能隨於小人之實；晚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翰藩，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知兼條屬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審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鎮撫經遠，不求歲月之效，惆悵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擇協而矜持，迄靡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眾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媢或攻。以身存法，獨厭其衝。與則不匯，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施設有時。其用其捨，我不敢知。至於獲落叢祠之秋，所取者甚狹，羈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其覃象之淡泊，嬋簡編之閑適，於造物其何覺，乃一夕而奪之，然則聞之大者竟亦何意，聚之粹者，蓋亦朔焉，豈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聞。甞蒼昊而上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保輕重者，不復覩矣！敷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邈不復而究其實矣！群雍未辨之真質，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斯民將安所保矣！其風猷邈隔，不行兩周，歸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然，泯然相投。夫何理之不謀，小何事之不訴，幸三邦之接畛，謂事書之可晦。聞訃疑其未然，忽赴車之停轍，函宿舂而驰伏，淚淋浪而莫收，將話言之如在，業塞步而孰踰，凋此心而明厲。夫何有乎驟蓋，尚享。衛宗武秋聲集祭常端明文。嗚呼！允固形於溪津兮，等浮漚於生死，前乎名世之既往，後乎方來而未

巳。往者寥寥不可見兮，猶逝川之莫回；來者紛紛於目睫兮，孰若皓月華星之有煒。惟公克繩其祖武兮，考世家則實中興御史之名宗；克肆其儒業兮，於先祠而集香郡宣公之芳趾。紆紐揚英兮，乃魁列者而擢巍科；裴膺勝實兮，乃登華途而歷膴仕。漢符方剸而司六察兮，信近代之罕聞；魏笏有光而捨前賢兮，視先烈而愈偉。嗟直道之難行兮，志莫伸於權臣；曹執時而左遷兮，班退列於卿寺。豈君子之不見執兮，固弓去之甚勤。惟我朝之專有德兮，夫豈容於易退；爰予節而兼兩道兮，儼然臨於福星。惟正身而肅百吏兮，自澄清於浙水；其論思禁近兮，則有異其臣；其彌縫者闕兮，則無忝宰士。擬呂黎以尹京兆兮，乃力辭彈壓之尊；出望之而守馮翊兮，莫不謂輔佐之器。登升貲殿而次四府之聯，將入廟堂而宅百揆之位。何運序兮推移，儀陵谷兮易置。遊與世而相違兮，傚淵明之閒闊；至決盡而絕交兮，為漢人之稱執。公之德兮，大圭片玉之不瑕；公之行兮，寒冰蔥疑之難擬。文如行雲流水之閑雅兮，不為時花美女之纖妍；政如熙陽瑞露之胸濡兮，不為繁霜烈日之嚴厲。內臺外節，出藩入從之踐歷九覆兮，田惟洛陽之二頃，居惟河汾之數廬。其高風廉尚之足以障頹瀾而挽薄俗兮又如此。曰壽曰考而又老兮，夢奠楹而若先有知；全名節而以終兮，

事益榨而迄無所愧。觀近世之尊崇顯貴者，固繫如先生之光明俊偉者能幾。某雖匪聚廬，幸同州里，顧以德而以年，盍師從而兄事。記宦轍之周流兮，逆良覿於汜紅依綠之外；涉歲月其幾何兮，慨俯仰有愚龍鳴鷁之異趣。嗟賤之復升兮，甫獲綴班於文鴛；喜膺光之密邇兮，豈特希榮於附驥。藥石之箴其熏炙兮，庶增益其未能；輪雲之倏其紛綸兮，竟莫酬於素志。聞公兮脫脫剃棒，喜公兮復還桑梓；念杭苇而往兮，擬造請於文堂；奈出門若礙兮，年莫至乎閭里。訃積遣兮，方僕夫之載馳；訃書至兮，歎哲人之俄逝。登門墻之為日淺兮，每悵恨其納交未深；慕風節之與人殊兮，爰發歎之不能自已。遠致未易，而寓誠莫奉，一觴而覲，酹哀哉已而。靈兮鑒止。侍讀蔡端明某祭王侍讀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侍讀原叔八丈之靈：惟靈學通貫愽，文紹高古，華林勸導，獻明帝所某容顏，何闕戲斯，稱善與物同世，固有推當其議論，方心自慶，智力未究，更于夷路，孰不永年？公何壽而不興，孰不持養？公何役而不寐。念哲人之逝矣，豈外累之足數。信閒來門，官惟守土，悵天涯之弔酹，異西軒之笑語，易書牘之且存，於已為其無覿。哀哀商丘，新阡其下，一奠仲哀，幽泉莫叙。尚饗。司馬溫公傳家集祭郭侍讀文。　維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書屯田員外郎孫琳，殿中丞司馬

光，太子左諭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李累卿，前通州推官姚措，謹致祭于故侍讀學士郭公之靈。嗚呼！惟公之德，清爽純白，恪慎匪懈，勤劬朝夕，文為國華，行為士則。抱牘拱編，雍容帝側，胥錫之金，坐命之席，絕衆邁倫，恩釋備極。如何不淑，奄從窀穸！某等膺藏，久沐公恩，承之下僚，從公外藩，庇其闕遺，誨之話言，如妖如昵，心何敢諼！今茲相顧，失涕來門，瞻望靈帷，萬其蘋蘩，凄風肅然，髣髴如存，嗚呼哀哉！摛芳大全集王介甫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匡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千辰之逢，發我文績。公實家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為世臣，況耀家邦，方騫方翥，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侄，於公之殯，祇薦醊羞。嗚呼尚饗。　呂伯恭祭張侍讀。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函講書詩，匡匡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資溫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膽，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而然歟？我行天下，受而忘其愚，亦有

不識公者，為內反諸心，豈敢責之？乃獨勇於此而怯彼，抑有由也。蓋公學學求益，歎篤懇惻，有以發其實，稍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胸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嘗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庶吏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為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蓋其志於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殁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太息之莫報，谷誠未畢，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惟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它，至於參觀偏考，公而且溥，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得晚娩姝姝，不獲廣求其學之力，不以在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聞者存，亦安知不能進申徒而謝子產耶？耿哀豈能文，直寫胸中之誠，以告公而已。申徒事見莊子內篇。王、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山無趾。並見上。陳古靈集祭張侍讀文。　嗚呼！天之生物，必篤其材，傾者使覆，栽者使培。惟公之生，實富材良，器渾以厚，德博而方，早踐書林，晚登華近，入論思忠，危言屢進，左官江表，歷典刑符，安恬養素，耽樂詩書，謂公元老，帝不遐遺

置諸左右以卒其施自聞公喪痛悼嗟惜如何哲人天畜其澤公之好善乎昔相知公今逝矣知我其誰過公之廬不見靈輀衡哀尊罍以祈諸孫嗚呼哀哉周益公大全集經筵同僚祭范西叔仲芑侍講文祖侍郎大昌祖少卿衣遠蕭舍人逵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中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講諫議范公之靈共惟本朝世納諫諍有若范氏直臣相望在仁祖時忠文著節熙寧啟隆崇國有聞聖太史公顯於元祐請視直道謚議正辭紀于信書播在眾口三宗致治三賢與焉中閒寂寥既八十載源深流同公興翩之萬里來朝結知真主烏臺騎有言聽諫行風采凜然聲徽藉甚得時與位綽有祖風惟祿及年云胡不遂上心震悼朝論嗟咨某等並侍經帷年躡條與聞講爲貢服公淹該音吐琅然今猶在耳豈期逾月遽哭喪車酒發雖微情則不已嗚呼哀哉尚饗

侍制孫祠部集祭青州劉侍制文元喻學有淵源志存寥廓憲府橫飛霜秋一鶚正論所擊姦邪膽落其佐大農慮精器博金穀出計毫釐鉞差屢典劇州憲乎俗變本來師青自有方略勸其民人載釐耕鑿來其吏兵無

敢驕畏惟厥任寬海違諱度始緣中綏於止廷閒用不及竟胥蕨衣寂書人哭之聲動城郭士林之嗟才豈根約進惟昔游慈恩安職三紀于茲年與所託逆波頹風寄哀冥漠慮獻獻靡亦有有酌滿良貴默成居士某祭王待制文　惟公孝行著于閭里清節聞於士夫學深入於聖域心獨專於易書登八十之上壽陟西清之禁塗布衣疏食而樂夫晚歲坐脫立亡而視此幻軀可謂俯仰無愧而始卒有餘其少執經以問道晚知遇而獨殊茲封符而至龍謂絳棨以如初豈意死生之永隔曾不留於須臾贈高封於馬鬣溢行哭以過車用恭陳於一奠致悼念之區區周益公大全集祭宋待制文　惟公以絕人之才膺象賢之報年甫四十固已游供奉之班總六路之漕矣於斯時也雖銓利兩人皆知之而孤忠贍智猶闇然其未暴也逮靖康之初元駭群小之媚寵挽慈孝於兩宮紛是非而顛倒敬公篤志於君親竭誠於傳導則輔國之謀遂成而保冀之責可肩矣嗟時事之天知謂豈第之神勞矣多言之不宥嘗未拜乎憎好明明元后日臨天盍因永念夫先烈爰追揚於特恩復通顯於遠清加異數於朝廷想精神之折衝均謀猷之入告胡厥薄於斯世乃歸全於高蹈既一介之猶膠慰宗禱之屢進從容乎潁水之上款密乎鍾陵之奧示元寒之遺書期安

庸以遠到忱十年其一夢倏終天之是慟寓寸誠於豆觴寫至哀於誄禱惟令名其不朽則稽參乎手誥可也　祭汪養原待制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正月丙子朔十六日辛卯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敷文閣待制汪公之墓人孰無才考德或非位孰不顯得君者稀嗟惟我公克實光輝性有宮庭言無脂韋厥初漸于久始登藏上一見之決付致機升之諫省試之某扉正論攸興繫公是依民之無祿公則病歸遺書繼聞皇心啟欷惟愚不肖世所訶譏公獨何取乃與眾違章江十日論析精微我升既發公蓋猶飛儻知永訣別袖忍揮念言及茲痛賛屢讀人生幾何朝露易晞惟有賢子不朽庶幾天報可必豈待禱祈遣陳奠觴已矣音徽嗚呼哀哉尚享　沈文通西溪集祭唐待制文　惟靈有直清之德立乎本朝而身致顯榮有慶善之祥施于後嗣而代益昌茂固搢紳之所高行而鄉閭之所尊慕也某既爲里人又適世契復幸守土得申所懷方時清明陳奠菲薄尚享　吳清金溪集祭劉待制文　敬祭于真定經略安撫待制劉公之靈嗚呼士患無時才不高世或困幽遠不能自致公由相門出偶盛際遂編斷簡博覽强記摭取其華刻劃藻織其富隸隸以服爲司見於大辭精緻盛麗易於決科擢屆伸臂遂陞儒館徊翔累歲典領

庶務所至稱治吳公免喪贈告失龍公許于朝誓將死之率其家人追寧相爲妻御不遺至于闕下相不獲已爲點詞臣公亦奪職駁闕搢紳公及免除將老丘墓手植萬松衰盛行路近臣謂公甚勇且孝當陛而默何所示勸上意未回言者不已還公舊物公徐乃起出佐偏州適在同列公默不辨聞者歎悅熙寧之初抗疏論事指斥時宰恬不避忌天子駭之簡其姓氏擢居右史斷自上志替華西掖謂且伊匪而廢故常出將使指遂帥高陽職則近侍兵畜不驕士女泄泄復以先歸法通然爾上照其情亟放煩使坐令淮壖永無遺利爲遷樞臣籌伐交趾昇公當罪以副經紀公有所陳至于數四朝廷難之免以易地度拒嶺表東接乎閩鹽鐵之利剝奪相因無事交趾循艱與人視莫如公終輯擢循大江之西鈐轄在洪守兼安撫乃隸于公盜賊屏息威行如冬是允于危懼不見容誣公片言隳於不恭聽者媢興意有伙此公耻自辨引咎在己退安州廬不見慍喜英宗之立雖自天意推拒吳公實倡其議元豐賞功畢及厥後待制天章公首所有進罷海陽遂鎮長樂悍山冦義善良自若戍將叛去百辛與俱聚徒海上將指東吳公遷號鋭以斬其後曾未春月老稚投首上命宜尹以總西師開府泰廷義臨一時出殿帥府多昔近司不則從官拈膺下之事無

當在有倡必隨旣公之未不附厥常泥泥其正矯矯其剛坐不暖席乃徙
非陽公則不就士論翕然易節真定尚覲九遷當軸衷中以澤敷天孰云
盛强而不永年渾渾河流唯其所適物莫能回有如公直維公之直冥心
險夷群枉乘間屢以抵巇扶材不售其將吝誰以旣於死天實爲之遂其
在我公又何悲蓋今之人離合靡常朝銳其方莫究其亢公獨秉義不易
于俗善於交際久而彌篤或以窮歸唯其所欲宜若金帛不能權情進客
其私叔綿悉來賻窮不偶衆所遐棄晚登公門以後爲媿公獨憐之情均
昆弟據非閩州復望步履公聞其來蹙然以喜未及抵攬勞問洽歪館之
累月屢往都第坐郵吏謀實駭瞻視加蓮致禮無日而無使者選集亦置
坐隅追其西歸又屏之路樂飲觴等忘日之莫芳年少休並稱笑語棄置
形骸客相爾汝以詩叙情豪邁甚遽臨分慷然久乃能去嗚呼詎知此別
遂隔幽明承訃之嬉顛什失聲德大莫酬恩勉餘生日遠南來獲望銘旌
有羞孔時酒冽而清薦以斯文庶昭鄙誠 汪玉山集祭陳待制 在昔忠
肅穀論危言辨別正邪雖窮益堅世變紛更是非可知而彼異說猶或並
馳公於家學周旋是奉遭徊一生晚乃進用再拜上前撫慨陳義非臣之
私洽恩所寄帝覽遺書臨朝欸息布告天下發揚潛德寘公禁塗引以自
近亦使世人之視此標準斯文廣興繫諸老成惟其似之尚有典刑公辭出
藩謂當還歸如何不淑乃止於斯念我平生道誼是親建溪語離意氣勤
勤曾未三月聞公訃音而我飄泊遠在西南生芻一束萬一此心 公豈云
亡儼其降臨嗚呼哀哉 張南軒集祭唐立夫待制文 惟公清夷粹溫抗
志千古文辭深厚精致工度獻納雍容有感無忤遇民如子伊教匪恕及
臨事會不吹平素人方急怒已獨有裕嗚呼惟公之賢世或知之而鮮克
窺其微蓋據搢隱几獨得志言之妙故飢食渴飲俱不外乎天機發則恒
化則亦其宜先君與公道義之交豈獨賓客之敬藐然孤生早辱遇聽推
其所抜於公莫隱方抱畢痛公復云亡東望鄱水有涕淋浪見衰之初念
篤先友敢遣蕪詞倩此卮酒 許景衡橫塘集祭張顒謨文 昔我試吏兩
河之間人笑迂愚亦疾其頑公獨憐之遂見前輩從容函丈飲食教誨幕
府多賢聞于四方我實何人亦玷褕揚惟公强學英果敏明折獄忠厚治
邊威名今也則亡邈焉誰繼聞者涕泗別門下士絮酒十里倩辭匪他永
言報功疾賊柰何 庾刪高峯集代祭林顯謨文 惟公德厚而方神和以
清自其先世爲時名卿公實似之騰茂飛英鷹揚飛騫■蓼聯芬亦既有
子作帝股肱東府西樞華于一門公其謂如安富尊榮壽考而疾匪養則

慭天子聞之遣賻十全寵錫弗虧命也何言期公百年柰國之鈞吁嗟已
矣天胡不仁雪秀一木往哭無因恭羞菲奠薪格微禋
修撰 范太史集爲范相祭鮮于修撰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
白首好學耽耽玩易見於事業發爲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强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邪則吾仇正則吾與余昔使蜀封部實鄰聞其風聲愛慕其人
同分西臺晚益相親茂林脩竹美景良辰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
往事空陳年將頹心乃補衮職拳拳朴忠偲偲正色病不克施終古遺直
吉滿三月退卧淮陽山訃遽來我心傷傷歸于其丘實踐吾邦涕灑秋風
酹此一觴尚享 葛勝仲丹陽集祭王修撰文 嗚呼三季以後士大所暴
以顧爲是趨營提携以巧爲得導吾勿問衰已山崖得止涂而竭竭我公
介特耽耽志尚恬夷情塗坦蕩二十餘年州縣疲秩聊不與競以道自廣
上日薦之始被識賞天府事業擢佐其長游兩有餘舉訟無枉召對在前
帝方虛想曰汝有子天才英異中詔內務是職是掌淵謀嘉猷于所倚伏
能教之忠惟予汝奬卿大鴻臚汝諧汝往父子要津紳紱所仰萬鍾百年
謂當安享遽茲不淑善人誰傚訃音上聞帝爲悵惘贈朋之厚詔發內帑
右文袞章有光泉壤孝子拜恩僕僕踣頓寒族通姻行實稱丈精車遺路
戴聆遺像一觴寄哀文隆親賞尚享 劉行簡苕溪集祭孫兄無言修撰文
嗚呼天之生才豈曰無意旣授之以能爲之質必庇之以可爲之地苟
異於是膺其必有謂矣夫天地之秀在人爲賢才在物爲山嶽彼山嶽者
亦貴夫爲群物之利是故丹砂金玉之寶楩柟栝柏之材取之而不窮用
之而不匱至於奇峯峭壁無所依而獨立不借土以發生則世不求其用
而以爲瑰偉絕特之觀蓋造物者之戲也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
可尚之氣旣沈涵乎六藉又剝貫夫百氏其雄辭妙思沮金石而感鬼神
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敭冥當其抵掌而劇談操筆而論著是師宿儒引
避太息而後輩初學袖手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夜半奉宣室之問曹何
有夫賈生代言內相參戲雜之功而使武夫悍卒感泣思奮亦何取夫陸
贄顧四紀之迴翔窜跌叓乎中外雖復賂蓬山之上游贊明堂之坐治與
夫爲使者牧守所至有絕人之稱而用違所長故識者以爲公之才未試
也嗚呼今則已矣豈非造物者用公爲戲劇且自夸其神聖耶僕又悲夫
人誰不達而公獨弗遇其如是也僕等於公有兄弟宗族之親而兼師友
之義曾閱歷之幾何乃睽違而隔世感知遇於疇昔心悵焉而增媿念彼
夜之莫追邈西風而寓涕獨緘詞以寓哀尚平生之不昧嗚呼詞有窮矣

而家未既也公其聞知之乎尚享
毅撰滿芳大全集吴元及祭王毅撰文　江海炳靈為公之氣而萬衡孚
粹為公之神鋒妙齡秀發藉籍時譽壯歲從宦塞壘匪躬若乃作尹赤邑
轉漕戢東吏術之高權貴斂手心計之妙天府日充即是之令河南士安
領鹽鐵高蹈古人之跡名實播於衆口姓字達於帝聽謂當膺不次非常
之選羽儀臺閣獻納殿陛究其學而慕白其事功進不由道公寧固窮嗚
呼大觀政和之間柄臣專政呼吸雷風仰公之從德顧出我門人心則同
公若必敗則鶩放王堂荷橐簪筆固在公之眷中直道而行不早小官綉
永金節海回於外臺者蓋將二星搢紳歎息而公曾不略芥蒂於心胷次
人御天風虎雲龍挾章請老均逸祠宮伏履逍遙黑髮方瞳子孫玉立絲
衣家舊春王家之杞梓芬謝砌之芝蘭知公陰德之有後羡公流慶之甚
豐宜齊齡於造鶴比秀於莊椿哲人其萎莫量彼穹某以小女之無似獲
奉巾櫛於公之叔嗣愧女蘿之短弱幸休託於長松念蕭寺之言離陪樽
俎之從容挽一別之七年徒書問之時通忽丹旐之來歸痛涕泗之無從
有懷在運有酒在鐘冀公情好之如生魂彷彿而鑒其衷尚享
左史林艾軒集祭劉左史少裴文　維乾道九年春正月既望越五日中
禮部尚書太子詹事兼兵部尚書胡沂吏部侍郎太子詹事李彥穎起
居郎太子諭德留正國子司業太子侍讀林某祕書少監太子侍講陳騤
以清酌殺薦之奠致祭于故庶子左史舍人劉公之靈嗚呼朝回並轡
亦既累日雲斷雨散此生長畢公如鴻鵠為時一出其聲遠揚可以儀
身在翰臺名高石室言動所記靖頭抆筆來步鑾扉相聞裒卷貌若拘抱
氣平而遠有決其華宜落其實何為可弔三月枕疾滿然對我服光如漆
無遽出戶恨為君失炤欲揮斥熟為此質古法所書大夫日卒五十之年
未耆何遽于嗟松州獨立無匹春晝一號滿拌蕭瑟尚饗　度正性善堂
藁劉左史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五月戊申朔二十有九日丙
子具位度某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近故顯謨閣學士從溪先生劉公之
靈公以諸生入對臨軒遣選孝宗搜羅直言遂以芻蕘擢居于前屏居自
於遠外遂入綴于班聯粹跡嚴之清修儼容止之可觀被妙選於王府實
先肩於講官慶四友之得人盛一時之羽翰會孝廟之倦勤佐光宗之初
元方肅清於朝網乃遴選於臺端念不負於耳目當吐出其肺肝首選俾
倖小人之進而力進仁明君子之退不顧一身之危辱但欲朝廷之尊安
遂去國於當年而推節於東川雖召旨之屢頒竟無旅之莫贈值真人之

龍飛概舊學于甘盤幸衆賢之並進而群邪之莫干何天意之難知乃包
藏於帷幄既黨論之横興又學禁之加嚴宜向之所謂仁人君子皆已斥
棄於遠外而公亦屏居于家又恚謫于荊襄之間既摽背以無忌遂妄意
於中原戰駭危於宗社而天下有識莫不為之心寒幸天意之早悟而人
心之同然雖根節之已深然誅鋤之不難曾遺老之幾何皆載起而驟奔
勉白首以趨朝將單車而及門何屹屹而莫前抱耿耿而回轅然九重之
念公欲再起之者未嘗不切悅而天下善類視公以為出處者未嘗不拳
拳也公雖在外天下有事公未嘗不寄跡以進及退而在家天下善類未
嘗不仰公以為北斗而倚公以為泰山今其云亡朝廷之大政令大因革
何所考問後生小子將欲講磨詩書論習禮義者又何所歸依而思慕為
念昔袖書以謁公公不以為狂狷既入謁於梅翁亦復蒙其愛憐念此生
之已晚幸及見於大賢自始迄今三十餘年悼梅翁之永已如公精神壽
考若將未艾亦復歸於黃泉嗚呼哀哉無窮在後萬世在先將孰覺其精
積將孰扶其奄奄歟竊辭於一觴不知涕泗之潸然伏惟尚饗
祭酒國朝蘇平仲太史集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
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
入豈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主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
賢亦歸之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材敏博聞强記涿筆無梵切承家學力追
先正蘊為德行發為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挨其威儀孰不駭
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閑縱者以靜放者
以斂情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惓然於
幣聘立談之間稱鳴頻應諧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校斯文之
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閒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
訓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為質禮以自約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不朋而比不詭以徇雖易所謂蹇蹇而媢嫉者覆以為悻悻吠
毛求其瘢瑕中傷成於讒頃位有正於辟雍車忽道夫庚嶺尚賴鴻澤之
滂沛遂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游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
肖咸謂方今之特右文之運宜搜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
永舊之眷而冠群公以進據胸中之大蓄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
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隕將善類之是瘁抑吾
道之莫償於戲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夙知亦先生之所自信
壽幽明於一塗兮尚吾奉乎冥訣而況先生之耿耿者當不隨異物而斯

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爲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悼契分於平生感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眇然鄉學之厌泠環視餘子譬則蛙黽念先生不可復作鄙大道之孔光而吾其誰與馳騁

司業陳山齋集學官同祭王司業文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爲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爲器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狎間以諧戲俄而肅斂記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望若夫派離虜團其年方稚南望君親生以爲媿間關萬里辛仲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免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詠短數月毖縕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北而學是師用有第次士論方屬乃銜不施某等於官爲僚有嚴位置公忘等衰家人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悼我獨切至寓衆斯文百紙莫既吳泳鶴林大集祭陳司業文　罔之生而無所樹立則爲凡民溘然死而無覺知則爲偶人予少敏悟八窻洞明或諗其夢爲物中之象或指其項爲天上之解所以悲根含海衆之秀高第揭斗杓之明墳下玉几徑參慈湖磨礲明德之鏡深渾靈淵之珠紹聞徽言密受正印心之精神只此謂聖大無理之不竭細無疑之不瑩術以習于鄉仰以儀于朝凜冰柱之屹立懿玉音之孔昭道則甚高特不吾以俗學薰胥足言入髓鳴丹鳳於燕雀之叢奏黃鍾於箏笛之耳豈一意以孤行蒐衆兆之所棄紹定不合端平不容至嘉熙而三黜信吾道之冥窮非不知塞塞之爲患容容之多福然妾厭夭以挑容兮人非君之所欲捐挑轉而屈子乘鷺單閼從而賈生賦鵩雖遭會之偶然抑生民之無祿夫執袂撫棟兮吉晏晏別子苕溪是臥聚散昭昭白日杳杳長夜祭于寶幢是其代謝胡家山之婣孫不兩載其枕萎廣微已矣予又繼之予既爲天下痛又於兩家庭之私而哭之悲大道之行老老幼幼母不哭子老不哭少夫何鶴癸之親連送二男之柩此予所以長嗟而永悼也雖然朋友之誼死生不分昔之所欲攝爲而未定者今說子子不知昔之所欲辦爲而不力者今呼子子不聞嗚呼天乎盍起之死而細與商論乎斯文尚饗元文類滕安上祭硯司業先生文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朔日門生周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古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適

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倚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未表乎忠孝之教其趣之篤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膚膚之可效公之歸老猶振頹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棠稀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九　四霽

祭

祭文七

知縣　宋蘇潁濱集祭王子䟽知縣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縣奉議王君子䟽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緣以婚姻既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于政患于上官民亦不病嬌然衆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芨孤嫠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陵臺十日說駕為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願君笑自若奚為隙駒逝矣為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決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尚饗　楊誠齋集祭九叔知縣文　嗚呼惟我與公豈如他人族則小疎情則至親名則二人實則一身自幼至壯于學于仕我有公隨公無我棄公唱我和晴同晴昃我少也賤無屋于鄉流離之悲我豈無腸公曰予歸于主我里也邪之人何得留予卜鄰接屋此心嗚知竹林之遊老以為期別公三年此豈曰久如何

公歸乃在于㮶我思無公如廋失梁如篤失軌如涉失航天乎痛哉爲用吁天天曰天與善公胡爲然厥操梧竹厥德巖玉厥詩厥文凡今之倆天不恄公易付之孽既曰付之曷不祐之西垣南臺皆公知己薦口方開公則已矣我以官拘會哭則那寫辭一哀公乎奈何尚饗　周益公大全集祭廬陵翁知縣文　惟君庚午之歲豈弟之播施勉二年如一夕朝方聽絃歌忽聞華薦雖拜必恭懷此單瓢　劉漫塘先生集祭梁節卿知縣文　嗚呼哀哉仕某難於吏選讚隆遇琓而公弃勤債乎亦既斑改作邑人所難謂負已債而公術摩彤療亦既三載夷塗在前適竹無時云胡不淑而降疾殆跡其平生勇於爲人而已不自謀義之爲重而財非所貪孟操尚之卓然宜祿福之未艾而止於斯嗚不興慨某早托姻黨屢承規誨雖死生之永隔想音容而如在年衰既憚於奔馳地遠莫親於祖載杖決修辭致陳一時曆戚享之公靈不昧　真西山文集祭慶元抚知縣基文　惟公失道之要儀乎其山立㓗白之操凜乎其㴑湮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豈弟之積奈何進不獲䟦清華之膴仕退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某之於君情深義厚而違異之行不得執其紼臨穴之際不得以衲

其棺此所以懷焉於中而不能自釋也雨露既濡愴然懷舊何以為誠唯此卮酒雖欲見君撫棺拊膺一哭寒白而不可復得徒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如湄嗚呼哀哉　陳普卿資深集路祭王知縣文　嗚呼葉縣之政錢源君家兒焉不朝眷落暮霞我我青山亭是兄肩腸以送之不如我同里哀　紫霞先生集祭甥林慶中知縣文　嗟哉慶中我心傷感汝母守志兩老是𩐌鞠汝誨汝叹苦食淡幸汝成立母心莫慊嗟哉慶中生理蕭蕭母之室廬一朝延燒男婦寄寓風雨漂搖母心懷憂死于無聊噫哉慶中汝既孝只天年奪之無母奚恃自茲從仕情味薄耳忽夫汝歸禍乃如此嗟哉慶中子然一身賴有伯父教汝諄諄胡然一疾竟爾沉淪兒方襁褓見者酸辛嗟哉慶中死生晝夜汝既通霸世俗所從汝之不亡王祥流惡我心悲傷寫此一笺　王東平先生集祭楊仁靖知縣文　嗚呼天之主賢若將有為己而不然人胡不悲惟君所秉柔惠正順內施于家外施于政視人如傷誠意殫盡人有七情君其去六無好無惡孰樂孰欲善不形於類援怒不存於心曲惟哀獨存化為長慟早恭豫於行必擇路上天之報意其必豐如何不淑官止一同顧惟瓶索寄托末屬聞君之訃志奪氣捐遣致薄奠哀情其宜禮而有實監此誠情　王均顧堂先生集祭湯數文文全道

初公之未老雅歎迎乎昔部壞已熙治蠹蝨吏重足良民衍譁教條一出坐以無事轉輸金穀銜命近畿急流勇退公曰懷歸經息名藩公副踈矣徼府不得萬事遂已忠厚之德敏達之才不盡天付竟未大試公社自娛壽宜千億僅踰七十神理難測哭者罷市同詞相吊奪去良牧柰此邈激公棄我歸吊我此觴如米仲卿永配桐鄉

縣丞　唐權載之集祭故建昌崔丞文　維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月朔日姪女壻起居舍人知制誥權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洪州建昌縣丞崔六伯之靈伏惟北州茂族中唐令人行有枝葉道無緇磷居常儉和動不違仁素履坦坦閨門申申子真恬退張仲孝友淡而不厭晦而能久亦既再命皆以退聞天爵之外視如浮雲謝病郡園深辭世紛退多芝术家有典墳心遊音律手植芬蘭行樂春晚開襟日曛謬忝嘉姻獲承深分義時上冢旅食江郡一葦可航百里而近長筵式宴虛室清論步長無違紫腸遂進仰名教之可樂見義方之善訓暇日則多窮年無閑不耗天理同乎大順頃服朝命言旋帝鄉盡室出祖至于牙方離居未幾四撰夷涼凶訃忽來哀何可忘山川阻遠情禮未展況塗滌以無由想音徽而在眼敘要知禮經之闕詩昔者婦行今稚姪儀婉彼令姪承哀涕淚逯

切諸孤之痛。難追世父之慈。有生必死。從古同轍。玄酒清滌。甬中水訣。寄懷斯文。予渡臨冗。元吳澂文正集祭樂安縣丞黃從事文。嗚呼公生於巢長於巢。老於揚。卒於揚。其質厚。其氣剛。其見定。其行方。始也辟地出蜀而遷終之辟世入山而遁。出蜀伊何。崎嶇萬里。潔身以去。既祿而仕。入山伊何優游卒歲。恰德以處。得正以斃。辟地以生陳子之清。辟世以死張子之宋清則雖生而不辱。寧則雖死而猶榮。初予識公于道宇之庭。聞公為當代鄙人所敬。聽其言論風旨。於是而信公之名。既而從公於武令之廨。見公為一邑士民所愛。觀其政事設施。於是而得公之誠。曾幾何時。風震雨凌公於斯時。職在小官。蹇蹇于下。事不辭難。又幾何時。地陷天傾。公於斯時嗟嘆微軀。行行於茲。義不受汙。嗚呼平居無事。凡百有位。斂才華矜材業狹崇高。寄寵利。急陵萬夫。歛眺舉世。及至一旦倉卒。無寸計。瑣雖苟免。從風披靡。自謂龍蛇不混。犬豕胡為。乎寒松勁草之心。乃見於下邑庶僚之底如公之志。有隕無貳。知公之節。霜嚴日厲。人知公禍福不動為一時之勇孰知公究養有素。非一朝之故。公之勤書者。學寒暑不廢。無變然於芳草之艾蕭。公之安居守賤。表裏一致。常怡然於陋巷之簞瓢。公之好賢樂善心口嘆喟。恨不即上之青霄。公之憤世嫉邪。辭色峻厲。恨不即肆之市朝

逮斯民之不傳。概偷生之不聊。爰扶述於隨懸。任爭席於牧樵。憂患之端始無時而不有。動直之氣。不與眾而俱消。外無撓而力毅。內有主而神全惟其所稟之異。所學之正。是以雖老益壯。雖窮益堅。聖人未見剛者。如公蓋庶幾焉。嗚呼。知公惟予。知予惟公。今其逝矣。欲見何從。有山崇崇。有水洛洛。今其藏矣。哀慟何窮。寘寘潛德。凜凜高風。一觴永訣。尚鑒予衷。

主簿宋范太史文集祭從叔主簿文　某生也初。越來京師。叔在弱齡茂質日舒。嘉祐之末。再來赴舉。叔始總角。從師受書。風姿粹美。如玉之瑜熙寧元豐。侍行入洛。文章論議。崢嶸卓犖。如蘭之芽。以至馥郁。如麟之角以見頭角。如何不淑。奄世隕落。三十年間。如夢一覺。嗚呼。觀則叔善年則壯老。雖謂中年。反哭壯少。人生一世。誰謂永久。譬如共行一塗。至有先後其間修短。竟亦何有。惟其不亡。是謂不朽。尚饗。蔡端明集祭河南主簿張正夫文。　惟以薄奠。致祭正夫之靈。夫安仁義而遺勢利。其特立君子者君子之為無所讓。道焉。唯仁義勢利雖然。其中。予於所蔽之厚。以觀其終正夫幾聞仁義之說。所蔽雖厚。天奪之年。予不得觀其終矣。嗚呼哀哉。尚饗。劉漫塘集祭梁子重主簿文。　嗚呼哀哉。富貴人所欲。惡無其基于世上。刑庇邪我。雞甲歲承恩。綠綬班衣。鄉閭一鼓。秦凱遠歸。華堂淨深。其光

雲。膏田數千箱。園花四圍。廬山後前。再適爪期。遽焉殂殁。孰主子祀。云胡不淑。而止於斯。壽亦所欲。患無其賓。子性高明。紛華弗遷。從事燕遊。酒肉淋漓。武事辨人。澹少當悦。否亦戕物。廉常喜奇。市馬駿貴。貫方不吝。予獨諫然。千頃澄源。黃髮兒齒。非子而誰。云胡不淑。而遽殞。嗚呼哀哉。父在觀志。沒觀所為。三年無改。亦既過之。厥性調柔。更旅則宜。孝孝子心。厥有戎規。户庭必肅。奬要必精。有出無濫。有入無數。戰戰兢兢。臨深履危。以保厥家。俾戒無虧。云胡不淑。弗克厥施。嗚呼哀哉。林林而生。孰無母慈。母慎自嘗。四季為條。結髮為婦。凡翼進扶。所期百年。學按齊眉。切于在旅。長方兒婦。承承神姑。忍是之忍。某以肺腑。藏面痍捷。十載相從。誠意畢攄。書墨未乾。訃音在門。月照屋梁。尚想容儀。臥病江濱。寄情一危。誠辭長慟。知予不知。林塘湖先生集祭洗元授主簿文。　嗚呼。禍淫福善。天實監之。回夭跖壽。竟孰尸之。鴻濛幽紛。吹萬不齊。使我悲人。為歡為悲。嗟嗟元授。生世百罹。孤孽一身。凜然自持。其未有家。風雨塗泥。既勤既勞。賓祭孔時。實孝實敬。實直不欺。實義實廉。實篤不疵。鄉有偉士。學者有師。以若所負。莫量厥施。嗟嗟元授。命則爾違。半生播門。往來栖栖。蹭蹬一官。不及秦飢。五十有三。何數之羸。寡妻稚子。有女未笄。門户單氣。孰撐孰支。嗚呼哀哉。自我識

君。十六七年。我支我羌。我姻我連。好我知我。期我以賢。其群偲偲。其剝惰惰。要君之痛。幸君之瘳。亦既見止。喜悦爾聽。曾是不遐。而隔終天。入門拊棺。淚下迸泉。自古有死。今亦何言。歆哉一觴。鑒我悁悁。

縣尉宋錢塘韋驤先生集祭海門牛縣尉文。　君另於擒盜。約於奉身。勤勞江海之間。被染疾癘之氛。遑然遊去。良可嗟憫。靈車將行。故里何在。卿陳薄奠。以慰旅魂。尚饗。謝傅定庵類藁祭張縣尉文。　嗚呼。公之少年。氣壓里閭。志有事於四方。蓋視項乎一隅。去閩嶺以長淮。指谷陽其我居。曾閱歲之幾何。而坐數乎名與利。俱謂將常一日而九遷。壽百歲而不渝。胡為乎天之不淑。止中道而乃殂。嗚呼哀哉。孰有能居官如吉仲之嚴且明者耶孰有能惇親如吉仲之義且情者耶。孰有能卹孤如吉仲之樂且誠者耶。嗚呼哀哉。吉仲之生也。勇有余而嬰物之方。怨言甚壯而輕身之不貲。今其亡也。永鬼係其餘事。青容闃而莫覯。載遺車以在塗。悲送客於西歧。有肴在縣。有酒在卮。能復高歌以自倚。既細以相怡耶。嗚呼哀哉。尚忍言之耶。吾齊姻親。相與嚴時。君肅于門。喜見於眉。今其往矣。終天之思。邈邈一觴。歆此某詞。嗚呼哀哉。尚饗。真西山集祭林縣尉文。　某往者初守泉山。與吾之遊。凡尊先賢。勵末俗。有關於教道者。類君建明為多。而貢守之

增關。亦其始幾，及再至而君逝矣。追念昔者，爲之永慨。嚢事有期，緘陳薄
奠，屬君仲氏爲薦陳之。靈兮彷彿，尚克來歆。林市逸竹溪文集　祭高安林
縣尉文　嗚呼，卿月竟止斯乎。一第乃爾，不第何如。嘆蹇勤勤，蚤歲變守，
所幾成身，以慰父母。年踰六十，始祿其養，風木之感，言之涕淚。黃綬而西，
卿復爾耳。三易郡侯，非不知已。露臺一列，方爾萌芽，春雖有傳，檄猶未花。
開爾書來，以歸撒吉，我復其書，倘猶未到，何悲哉已，遽殞其身，托紳鳴玉，
世界何人。君於文選，風有美聲，文宣而遷，又死以數，士非儒德，孰不采若
如斯而已。亦曰有感，人世空花，桂長皆舋，底許匆匆，則亦可痛，總惟一慟
宜速而遂。並酹以言云，胡不悲。清漳集　李公懇祭長泰陳縣尉文　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長泰縣尉陳君之靈。嗚呼，公白屋以科儒，力取科
第，作尉于長泰。值賊之擾民，銳意誅討，力不能抗，卒陷于賊，斷其支體，宛
轉號呼，數日而盡。嗚呼痛哉。廣東總管韓公掩捕劇賊，俘馘殆盡，今取華
齊、恭八、高四首級以告公，比殺公之賊也。又以紙錢百時公之家，使致其
喪歸鄉里，且督趣州縣具實聞朝廷，乞命公之子以官，庶幾慰公千古憤
鬱之氣。嗚呼，公室有偏親，室有稚子，其將何所託乎。抑有親戚故人追念
乎素出力以拯其家者乎。不然，有富室大族感慷義烈，捐金指廩以救鄉
曲之義者乎。嗚呼痛哉。人孰不死，死於獄，死於貧，死於姦使，其視公之死
於職事，得無愧乎。懷人不能左提右挈以脫公之厄，必將鑒公之忠誠志
節，以昌其後。公死無憾，余言不欺，息其安之。尚饗。
教授周益公大全集　祭林虞仲教授文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六月戊
寅朔十三日庚寅，具位劉令猷、具位周某，謹重以清酌茶果之奠，告于虞
仲教授同年林兄之柩。嗚呼，君學雖苦，詞藻則敏；君貌雖癯，志氣則健。一
第起家，遊遊乎衛，百縣隨之，寸步崎嶇，再終親喪。小試師儒，讀經一年，乃
興痛惧，臨食不盡，逢觴不斟，肢瘠頰仍，人爲君憂，君獨謝醫，我疾且蘇，卒
莫能興，豈命也夫。人生夢幻，百年須臾，何壽何夭，何榮何枯。君則往矣，傷
哉其等。胄幽未亂，文譽未彰，弔者酸辛，忍聞呱呱。情義所敦，況於吾徒。遣
爲七閩，南負海陽，何以再拜，驛盡之輸，何以千里，撫君遺孤。薄酹我酒，薄
奠我羞，哭送江濱，目斷檣烏。終天之訣，已矣嗚呼。伏惟尚饗。文林楊湖居士集
祭王教授文　世之賢而才者少，夭者亦少，少者稱有，天胡與之以世之
所少。世之富且康者多，壽者亦多，多者易得，天胡奪之以世之所多。天乎
天乎，謂止而聽予之賢才。閭里惟過，鄉丈屬薦，愈純愈磨，一鳴驚人，金勝
巍巍，直欲拜親。等躋科，相君甚知，今教以師，同日五倅，兄弟一時，去無

幾何，何哀之耶。相繼奄忽，誰意蹉跎，乎哭乎兄，予懷之悲。予之未死，予慟
爲誰，淚下如洗。自古有死，耳未遂志，予亦爲恩。天乎天乎，果不可恃乎。不
于外乎，不于郡乎。僕碑索業，異好賦嘗，予之云亡，詩成誰寄，墓旁可封，予將
爲文。塚而銘文，劉魏。嗚呼哀哉，尚惟饗之。彭止堂集　祭戴教授文　嗚呼
伯瑞，止於此耶。一氣聚散，抑其理耶。散不足憂，聚何喜耶。而我拳拳悼君
死耶。抑有所感，不自已耶。夫遊園乎，孰君此耶。靜而不浮，山之歸耶。動
有豐川之逝耶。秉義之全，如此幾耶。命之不長，其誰使耶。嗚呼已矣，吾誰
咨耶。其寄此哀，唯此紙耶。嗚呼哀哉，伏惟尚饗。謝無逸溪堂集　祭汪伯更教授
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二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友人濮陽吳深、弟
實、姪與派、陽夏謝逸、弟邁、潁川陳之奇、弟孝國、江夏黃沫、渤海李端卿、濟
陽江野，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亡友伯更教授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賢，
疑若甚艱，何生之甚艱而奪之甚速。孰若初不生賢而皆生不肖，庶幾享
其壽考而保其爵祿。彼不肖者何德於天，而畀之以富貴，輔之以康寧；彼
賢者何負於天，而嬰之以疾病，中之以困尅。豈禍善福淫者古人之我欺，
而蒼蒼者終不可卜耶。嗚呼哀哉。廉恥道喪，忠義氣塞，乘時射利，變節從
俗者滔滔皆是。乞食墦間，舐痔得車者，面有德色，故讒邪如山，貪墨成市，
而莫之救。藥正人端士，無辜顛天，而無與明白。嗚呼哀哉。孰有記問該博，
文章敏贍如吾伯更之學。孰有忠孝純全，操守堅正，如吾伯更之德。孰有
貧賤困厄而不爲利勢所回如吾伯更之勇決。孰有孤獨入廣眾中而防
患周身如吾伯更之慎默。人雖無兄弟，孰有如吾伯更之愛敬。人誰無朋
友，孰有如吾伯更之諒直。至於晚聞祖師之道，而知死生之說，則伯更之
高妙超逸，又非寡聞淺見者之可測。柰何家貧母老而益之以憂患，妻死
無後而困之以奇疾，一臥不起，奄忽以逝，而遂有幽明之隔也。嗚呼哀哉。
豈其信然耶，豈其傳之妄耶。以爲信然，則伯更之賢不應止此；以爲傳之
妄，則叔野之訃不吾誑也。今骨次于水濱，而旅櫬寄於浮屠，信乎其然矣。
則想其平生，思其出處，不知其所如往也。嗚呼哀哉。伯更胡不爲我少留
乎，胡爲遽捨我而去乎。豈不念風擅竹膳，青燈夜寒，讀書而飢吟乎。豈不
念野步水東，濯足南湖，焚香清坐於蕭寺乎。豈不念談論古今，擿抉得失，
慷慨激昂以爲壯乎。豈不念夜飲達旦，抵掌笑歌，扶搖朝請以爲戲乎。豈
不念欽君澤民，激濁揚清，相期爲立朝之事乎。豈不念買田築室，鑿池種
竹，相約爲隱居之計乎。若此事之小者，固伯更之不念，豈不念弟妹婚嫁，
何以爲成禮乎。豈不念老母妻白，何以奉甘旨乎。朋友固不足道也，何忍

棄其母弟而不顧乎。嗚呼哀哉。賀將以城南之地葬伯更。而助其生事。而
述人狀伯更之行。而乞呂氏銘其墓。叔野被薦。而退與之俱。行弟妹昏嫁
琛與諸友皆為之調護。諸弟皆欲砥節礪行。積學積文。期有所建立。苟武
怠墮荒嬉。則朋友交攻而幷罵之。而伯更之靈。陰有所恃。居仁書來。欲為
伯更立謚。如孟東野而述以謂私立名號。遍相標榜。恐其禍有不測。如東
漢之黨錮。況韜光晦迹者。伯更平昔之心。而膺名基禍者。亦伯更之所悲。
伯更之德行卓卓如此。雖不立謚。而名自垂於萬古。琛等與伯更相別之
後。髮益白而齒益搖矣。尚有此身。竟不知幾寒暑矣。人皆一死。先後不同。
伯更之死。已安其死矣。嗚呼哀哉。有酒在觴。有殽在俎。傾寫懷抱。寓此毫
素。不知伯更尚能知否。一慟腸裂。涕注如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元滑遂
源集祭祖英董教授緝昌文。 惟靈眉山望族。家世書詩。壯歲北徙。以儒業
贊老成。忠厚心無自欺。唾面自乾。不校稚雌。捐金報本。聞天有眷。天道不
僭。報優其宜。晚膺一命。為醫之師。鷹氣所發。吉門可辟。造化終相。痛苦莫
拖。起居如常。屬纊鄉述。七秩有五。恨不期頤。惟我先生。共歎璩璩。以締
姻天。豈人為。求速遊矣。重我悽悲。祖英永別。靈其鑒知。
宣教宋復齋先生文集祭周宣教文。 惟公厚德。克享富壽。康寧考終。五

福咸備。而子孫之孝誠所以送終者。無不盡其至。則公之哀榮終始。可以
無憾矣。惟鄉閭族黨所宗仰。後生小子。不得見寬厚長者之規摹。疾病
困厄者。不復賚所以拯救。鄉鄰與夫衢思慕德者。其情皆有所不能自已。
此其所以家悲人感。悽愴慕戀之不能忘也。某夤在子壻。而以衰荒衰疾
不得與執紼之列。痛念不復得見老成。敬致薄奠。以寓永訣之意。庶行之
省齋文集祭劉宣教文。某惟靈蚤中鄉選。晚登科名。學以苦就。仕則未伸。
於朋友有信。於親族有情。高誼大志。樂善教人。惟予與公。情意交深。少年
為友。中年為姻。以妙理教我。予以至言悅我心。思從遊之至久。戚凡生之
乃分。悲公之身有祿而不得終養其母。念公之子有祿而不能致養乎親。
何吉士而悖五福之康寧也耶。清酌既奠。庶羞既陳。再拜流涕。靈其是歆。
祭王宣教文 安常 惟公抱負正學。襟期古人。詞源倒峽。搖筆生春。桂籍
俯拾。拔足畫塵。仕不苟進。志在養親。維其所安。屈而未伸。謂宜闊步。行涉
要津。胡為一疾。遽隕其真。嗚呼哀哉。修短固有定。而公之數。才喻知命之
年。死生固無憾。而公之堂。且有垂白之老。顧天道之難測。而公去之何早。
嗚呼哀哉。恨切九泉。痛極終天。逝水不返。遺言是綿。惟公之後。有子曰賢。
當益大乎公之門。而公於此。復何憾焉。安常夙通閨閫。復締絪縕。方萬滑

之是託。何哲人之遽淪。嗚呼哀哉。有酒且旨。有俎登筵。寫哀一時。猶涕潸
然。公其未歸。鑒此拳拳。
學諭宋康行之省齋文集祭范學諭文。王艸 寵惟名門。種于衢陵。是弟大
登父子。是科鄉邦所雌。曾無一憾。惟靈前之豊草方榮。老萊之班衣遽爾。
隱。天上之白玉樓成乎。地下之修文郎缺乎。綱然嘶嚛。或莊周之夢乎。不
欲封侯甘赤松之遊乎。嗚呼哀哉。
總幹宋陳耆卿篔窗文集祭王存道總幹文。 嗚呼存道。手足以揮萬字
兮。不能取一京秩。舌足以憑三江兮。不能恐其窮於達物。伊少日之奧邁
兮。可以擷飛於空闊。雖牽其翼使下垂兮。乃欲達而不達。屹質書之兩登
兮。且邁邁乎一技之折。捻之以太學之薹壁兮。始并名於解褐。人意其平
昔之抱負兮。可以勇行而不疑。柰之何入眼之青衫兮。已不禁乎垂胝之
白髮。沃數雨於洪都兮。慰儒生之枵渴。屈俎豆而裨軍餉兮。疑其不足以
有發。或曰拂遠而級大兮。固無嫌於攘肩。胡稟命之不融兮。庭百年於飛
雪。慨吾黨於膠庠兮。早相從而甚悅。耳驚聞於不祥兮。初甚疑其浪說。
二千里之銘旌兮。自湖湘而歸浙。乃知君之果死兮。欲叫天而孰為之徹。
嗚呼萬事無端兮。前途如漆。一主英槃兮。今丘今穴。氣有聚散兮。豈間賢

哲。文以為酹兮。千秋此別。
巡官唐李文公集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
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翺。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劉
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在進。公事多暇。嬉遊自歡。擲
壺於集作于墻。荷勇于川。或泛在舟。或登在山。歌京本作飲酒終夜。觴牘
往復。笑言無虐。咸盡其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福祿未臻。柰何
遘疾集作疾。針藥弗瘳。日冀逐初。憂危遽淪。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
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勇本作幼女稚男。或童或孩。號哭悲切。
弔者酸悽。祔葬舊域。遂長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蜀
本作且卮。我未吉集作一別。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保甲瞿忠惠先生集祭保甲於淋文。 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防城保
甲忠義死難之士於君之靈。嗚呼哀哉。杭本敗命。蕩為賊居。我昔治師。恭
行天誅。士衆稈驕。陰與賊圖。戰則先遁。均為崔蒲。爾獨忠義。奮然前驅。衆
亡欲執。恐此賊徒。曾使必降。誓死不汙。裂眥髮衝。罵賊自如。賊畀來之。曹
射其軀。天如晴毛。慢罵如初。嗚呼哀哉。女身治義。得死乃趣。生氣如在。役
與泉珠。增彼圍城。深恨士夫。嗚呼哀哉。痛實請禍。悽傷余衷。我實負念。致

爾不享招鬼于旌，歸安泉堂，乃能報德。表允字孫，鬼兮未歸，登此表，表嗚呼哀哉。

致政宋楊誠齋文集祭劉公佐致政未議文　嗟昔之秋，我往拜公，公老不扶，鬢頹白紅。秋又車至，則聞公爲我首斯經，莫致遺書。云何不淑，逮至於斯。以哀吊哀，有圖無之。我不知公，知公者天。弟仕凡及，德高於年。子賢而文，我友之兄，義均孔懷，豈待姻婭。申以姻婭，兩翁私慶。曰予兩家，百世相繆。其愛則私，其意不私。哭不金石，義斯噂縕。公令于載，書復其益。一觴觴爵，有淚沾臆。瑕鶴山大全集哭張致政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臧。人亦有德，公流其光。儀于一鄉，聞于四方。將子于仕，準履弗忘。蕃珪瑒節，孔脩且張，藻衣華紱，孔曼且長。恩然邵眎，消遥尚羊。員陸侯之翱，以自放於山顛水厓。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厥子是似。寔承寔將，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此義方，寔聞政經。僕以晚出，拜公于京，高冠長珮，嬋其典刑。德予云愛，施及其親。孫歲月之循遷，慨前會之難并。追遐感而未慭，尚新益之是承。復念閒關，即期中吏，拔拖江介，攝齋前榮。忍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縛轡而失聲。已既壽允臧，亦流而光。今復有斯人，邦爾書是長，欲弔不能，薄奠中敬，瘵思沸零。劉漫塘先生大集祭潘致政文。　惟公制行之方，持論之介，在貴而寂，處約而泰，宣惟安此性之澹泊，抑以成其子之逺大。嗚呼，孰謂廣文雲未授於官舍，而千鍾之養，季路已嗟其不逮耶。雖然，子既世科，身登上壽，人主若此，遺憾何有。老成云亡，無復典刑，一奠主舁，傷哉此情。　代諸士友祭潘致政文　河水東派，潗注百川，有悼是命，實發之源。鄞林之産，可用棟圖。老木先彫，澗壑奔色。昔蔵賢嗣，與我鄉校。後主初學，咸拔皆秋。大知勵行，細悟纘文。匪私淑之家庭之閒，典刑凛然。眉壽未艾，恩崇再錫，豈養弗待，相彼純孝，罔極之悲。凡我及門，云胡不悲。金瀬湯湯，可以航葦，關蜀未生，瓣罩共致，推迹師承，必本其先。凡我同門，永矢弗諼。袁蒙齋文集登拙堂致政承務文　惟天不輕畀人兮，壽考九五福之首。皓首未頹，娛安林下兮。信人間之稀有，集茲福于厥躬兮，又回顧夫我後。後人命懸于天兮，孰預知肯堂與否。偉韓公之獨異於天兮，蓋積善之未厚。森階除之蘭玉兮，何弟恭而兄友。歲在癸未兮，二子雙雙乎直綫耿名門之輝光兮，春生騰乎萬口。咸謂儒家氣味，不比北斗之有子兮。驚鵠傳時，是以傳諸不朽。我未贍公之典刑兮，光於長嗣偽定交。體質金玉兮，義理薰陶。一見傾蓋兮，延接兒曹。我仕大江之東兮，又王事之相遭。長嗣迎公以來兮，兩臉有似乎晴桃。逐升堂以展敬兮，情誼寔翹乎漆膠。次嗣調

學之饒衷兮，湖萬斛之寂清。羌填虎之逸和兮，暢一翁之逍遥。睨賓兮相遻，灑酒兮山肴。此樂何極兮，知不知吾常嘉。嘉人謂公才兮，少時勇决適事，敢爲兮志意猶烈。晚年名堂以拙兮，心如石鐵。欽鋒鍔於不用兮，哭萬變而不折。隨流俗之與薄兮，遵原德之軌轍。寧安吾之分義兮，寔顧彼又乎之可熱。倚長松之蒲掾兮，凛清風之高潔。此吾拙堂之所賦兮，昔公一覽而繁節，謂知于心兮，勝予自說。次嗣遒藉兮，慶事不絶。長入朝路兮，出分風月。天子有詔兮，峻秉常之班列。將整裝而上征兮，胡爲乎永瞽閒樂而中輟。嗚呼歲幾兩周兮，拙翁言別。每交訊兮，憂心慨慨。忍訃聞兮，使我悲憤。有子可託兮，孫枝芽茁。死生晝夜兮，達人一瞥。拙翁何憾兮，盎理洞徹。身有時而盡兮，光明亘萬古而不滅。到此乃知拙翁之作，計兮，今而後其計非誇。靈乎有知，尉我遠而不置。昇勸寓識，一危千里，對面其欲我詞。孫燭湖先生集祭范致政文　嗚呼，元祐諸公之沒，百千其世。嗣武微其風流，或衰矣。維致政公，維范太史之嫡孫，而跌脩厥徽。顯有古聞，耄期講道，師表後學，豈惟蜀人之榮，邦家實有光焉。一日殞謝，則故國老成無復存者，可不痛哉。某聞風自舊，遠莫見之。萬里西來，庶幾我心。若之何及門而公疾，不半月而公亡矣。天不慭遺，我恨無極。忱辭潔奠，用寓一哀。公于有靈，尚允饗之。許應龍東澗集祭欽政鄭公文　凡人之生，孰不教子，子而能仕，百不一二。矧登鼇頭，四海能幾。身親見之，抑又鮮矣。惟公盛福，世莫與京。蘭玉擢第，巍占魁倫。鳴騶盈巷，拜舞膝庭。閭里聚觀，允謂極榮。何以至斯，積德所致。其德伊何，慈祥豈弟。有學有文，不求不忮。利物愛人，凛然風誼。俊此盛事，誰曰不宜。謂當百年，皓首龐眉。親子孫膺紫，閱貴彌云胡不淑，夜壑舟移。方賀而弔，人所共惜。公歸之封，積有異日。某等獎託年家，義均子姪，獻陳菲奠，歔欷哽咽。播芳大全集林欽夫祭秦致政文　某未往林，訪鄉之老成而將問政焉。人士同辭，以公爲稱首。公雖以抗疾于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淵，游于其間，亦足以借其輝潤。惟公起自南土，取科第，歷仕以忠厚廉直稱，亦嘗典州，有澤於民。已乃謝於末衰，優游鄉閭。子孫蕃衍，安樂獲福。允享上壽，在公歷幾乎無所悵矣。然公之云亡，後生大儀刑之慕，君實之溝之益。是用歎傷焉之流涕。不腆一奠，聊寓此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邢致政文　嗚呼，曾仲生而多艱，暫仕輒歸。已乃掛冠，其才有餘，蓋可撥煩，曾不少試，老于家山。間止明堂，惟適之安。暇戶明潔，日對壽顏。坐上客滿，不空杯斝。且復重義，周人急難。謂壽者康，而年亦躋。我家長沙，始若鄉閭。歆里益洽，爲之涕漬。昔來茲邑，來酒相看。今來茲

靈惟白旐丹旌嗚呼哀哉尚饗

朝散宋蘇潁濱先生集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申具位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潁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一門我門遂不再至嗟天不淑病日以侵一臥歷時弗瘳弗興二子既冠一衣弗勝我見蜀公常職西偏君與仲叔笑言相隨叔凡仲亡君獨蒼顏內撫孩童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就慰此心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為古人鄉黨之好盡此一樽嗚呼尚饗

呂東萊集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于舍是陛入拜於堂笑言懽洽時公謝客壇寒據炭一見傾倒童僕驚猜亟問亟答厚禮其情我官旁郡音問理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潸然亟走與臺潛德幽光就發蔡當日溥事審其知所裁胡公視世漫方寒灰萬猛千痛振窮恤災棄而如遺況此也哉諸子之孝亦參並柴必誠必信與訓同車濯門久閟自今其開

朝請播芳大全集黃雲直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磨礪不宜飛聲業庭持節闕雕丈清刑平天子惠遠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

圖功此邦風土教訟懷律閩公明慈望風投筆公未動覺直冤問來三月報成小大如擲燕及縣邑簿領暇遠天閽紛省養育丞將期公入覲膺受百祿如何鞠凶風大遇哭猶不吉為聽民郡齋人望公起凍何水歸生存華屋搞木四壁大拚高卑銘旌數尺升堂哭語雨淚未哭疑芳酒潔公不能賓文以為哀衷涕隕腸哀哉尚饗

錢塘韋驤集祭張朝請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某日具位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舉朝請張君之靈嗚呼腸君於堂別君於邪于茲一年奏遺我以書于茲三月奏函門遠至既悲且驚忧然思之前之腸乃永訣之飲後之書乃無閒之言嗚呼其可哀也矣某於君有婚姻之好交承之契而不能俯伏惟靈紓致一奠豈非柅於官守而以不可為為之恨乎聊寓菲誠伏惟尚饗

衛倭樂先生集祭朝請大夫權知廣德軍秉當內勸農營田事袁君儒文　嗚呼惟公之生懸矣其全惟公之望舉世莫先實衆芳之所宗蔚邪簡而擢蒼學該群玉之府文流萬斛之泉射策君門禮樂三千剴切當乎帝心主名炳乎甡殭遂乎衛芳撣軼騁逸駕芳加鞭或出宣於德意或入纜於班聯上與嗟於見晚俾參謀於政樞於是雷域中以鼓元氣澤天下而漲洪源育究功業之緒餘終嬰山林之靜便此特公之已試亦萬口之所傳

至於位不自驕明不自專歛縱之習一毫盡捐抑又公履行之粹妍禮賢下士拔茅茹連溫溫其容侃侃其言抑又公德量之沖淵馭丈未遑諳民疾鮮視弱弗陵有貧必憐抑又公趣操之仁賢嗚呼哀哉天不慭遺莫送逝川梁木壞而哲人萎悲者風而慘者烟人莫不驚嗟而悼痛孰知公澹然之靈陪人生幻化之理而安之於自然某世家托契幾數十年受知之特積鴉翩翩企周旋之再歸惄富劒之遠傷孰知予悲涕泗而遶屬枸印絲弁走莫祿敬一奠於生芻寫哀誠於此編冀英靈之如存尚其鑒於勤拳嗚呼哀哉

中奉董霜傑先生文集代祭張中奉文　惟公操履剛正學識高明早任劇邑已播英聲利器翺翔揚項少年旋歷外臺風霜特異文紀理輪范滂攬轡孤狸安問澄清有志晚佩麟符出守一方神明其政韓愈孟嘗珠還合浦鱷徙潮陽天步方艱止期佐命邪意抱病乞身三徑未幾朝廷推知筆慶詔書下日公已夭真疲蒼者公奪此哲人識與不識咨為酸辛頌我教音梅逵閭里公獨見知妻以兄子永懷厚德感及此不遂報稱遂閒捲懷緬想晴昔涕泗沈潸酹此危酒用寫肺肝　又　惟公明斷足以窮天下之法孰謂淹於従宦計畫足以理天下之財孰謂屈於運遭德澤足以

福天下之泉孰謂止於一麾嗚呼自是豪傑既不獲大用於當天立賢之百年使逢乞身之集奚又此之畜耶雖然英姿異氣固不與凡物同腐在天必為箕尾之精在地必為岳瀆之靈奈何世人不可復見也已得不俛首而欷歔某忝預姻末受知最深哀感之懷倍越等倫將承歸窆輒以危酒酹別受我不忘公其格諸

李彌遠竹溪集祭劉大中奉文　嗚呼士尚同以諂韋脫直道而不趨官狗利以規隨指氏事為闊迂公忘俗而遠慕將古人之並驅行寧撓而不屈言寧拙而不諛位寧卑而不干跡寧晦而不清篤義軌以蹈危身任民之瘠腴方墨綬而出宰發積廩以起痛謫免官以補過帝省牘而曰都觸當路之肯憎將洗垢而剥膚持寸莛以排嘉勢業業方莫扶傍觀悍其狀果公然歌以自娛既名達而官遂屢易節而改符事隨至而隨奪民隨至而隨蘇肅偷情而崇善鋤强梗而矜恩力抗章而交上孰弊瘼之不除方聖賢之相逢登俊良以連茹意公材之漂漂抑廊廟之時須俾明目以張膽幸遭直之不孤嗟蓋棺之奄忽蹟其程於半途惟獨行之易孤宜於世而跋胡何造物之報德與其壽而不餘嗚呼哀哉昔我先子之於公跡未接而已孚公亦知我於未識以其子而妻諸顧馨同而氣類雖楚越而一區既登門而共席遂韜瑕而匿瑜接從容之

情語話致待旦而忘餔生劇談之擊節起推食而笑吁兮別等而義友默
形骸之可拘傷其道之不行曰從我而來將歲戊戌之南下載見公於江
隅洗孤憤以一笑若解懸而噓枯憫羇途之酸寒贈儀餞與馬胃旋蹤離
於異方道且長而歲偶悵魂夢之尚隔特解頫於尺書懷隱憂以未寫屋
後會之可圖豈一訣而不返逐長逝於昏闇想聲容於耳目恍如在而倏
無氣悠悠兮塡臆涕漣漣兮墜襟雖然公之病也亦疾而瘥瘥公之死也
瀝酒告語順化而不屬其視去來猶夜旦之常易於脫屣之與棄繻則余
獨尚何悲兮悲夫斯人之萎矣好古特立之士將孰行而與俱欲措措以
大慟兮中流亡楫而隆車無與寄一觴以千里兮嗟我哀之莫知 檣芳大
全集趙承之祭王中奉文 受雖罔極難報孝子之情哀亦有終敢廢聖
王之制再悲舊穀共哭老成歷剌五州祿既登於萬石鑾生雙桂秀獨擅
於一枝壽康備饗於千時榮耀愈彰於身後某等威預鯉庭之下容並游
儉用之清泚徧遭受以永懷願師乎庠入高門而實涕不見乎公敬陳芳
苾之羞用極慘傷之意公如在祭其必歆嗚呼哉尚饗
承奉慕容彥逢摛文堂集三省樞密院祭王承奉文 惟靈鍾慶云遠荆
公之孫性質類悟容儀粹溫躬先有道嗣與相門奄忽逝矣此理寧論穀
羞芬潔酒醴在尊寄誠一奠尚相其存
通奉 文林楊湖居士集祭樓通奉文 天生才德意甚匪易爲此主之又
艱初試將留後福以永晚歲庸止其身抑昌厥世惟公美發妙年入仕服
勞州縣殆越三紀判歸題輿未究善美勇退急流即安閭里坐觀家嗣進
陟樞庭恩許歸省一世所榮仍錫瑤帶錯落萬釘示勸義方觀聽咏興嗚
呼華資累遷三品爰登康寧好德八十二齡天豈不多皆古難并某辛與
令子廟堂同升遭時艱厄期共致予緬懷教忠闕卦失聲式陳一醉送晨
哀誠
承議 檣芳大全集趙承之祭王天經承議文 傾蓋之交有如風昔闔棺
之歎遂隔平生謂雖老於百年乃弗與於一病條驚鵩怨永弗丹竈之期
木壞山頹無援綵衣之樂柳蔦蓋於嘉音與未搭於顧歆惟君之悲使我
出涕嗚呼尚饗 又 以公爲達邪而仕不過於郡吏以公爲窮邪而行
可法於鄉人以公之歿爲無恨邪而壽不足以配其德以公之生爲有憾
邪而子既能以顯其身彼死生之理公固原其終始則德養之際人何用
於悲欲凡此服官之列與夫慕義之倫其所以聞訃而太息落淚而沾巾
者乃不忍吾儕之蔵以遂失其親則飲食之菲惡酒醴之儉薄皆不遑恤

蓋姑以共致其悲云嗚呼尚饗 黄雲直祭李承議文 人具五福曠世
千一觀君初終備入其域壽則耋老富半其州耳目聰明胡考之休種德
不倦託于有秋子孫繩繩官學容祿膺下晚歸天言而化于夫大公有譽
爲紳宗族稱穆邦黨歸仁熏然慈良惟君有之在朝恭敬大夫似之昔我
凡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遺姻婭孔云我投厄門日與死過衣我食我再見
天日君之指館我在戎幕遂車百兩莫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三舍我爲
有物莫拜墓下有殽維旅有酒維醑寓文寫哀文不遠故嗚呼哀哉尚饗
大夫文范英華 穆員祭福建鄭大夫文 維年月日故吏某官某敢萬薄
奠于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鄭公之靈伏惟
自天降靈爲國之楨淳精閑達昭融粹精中和植本體禮敷榮應物以碩
逢時中清受自筮仕之初及乎懸車之期惟天命是信惟聖言是思德合
明神心爲元龜動事貴家之吉不稽洪範之疑論交審其始其結也不解
用才要其終其報也不欺仲山吐茹吉甫文武四國羽儀蒸人父母憶昔
高門照灼寰宇榮冠一時名列三虎我公南遷送旐東土仲也壯齡相從
萬古乎兮不辜昔陷于虜忽如嚴霜殞落繁柯倏爾成空天乎謂何某嘗
以斯不忝膺蜂史載筆知非舉車何泊我有甘棠東城桃李悠悠清漢永
代流美願託遺孤以奉思紀忝稷非譽徽織所至嗚呼哀哉尚饗耆 文
公集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翺歸自南下江之永公
發辟書使者來召言重禮至賓實之右內懼不稱又安敢辭仰公之德自
託知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翺亦不敢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
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遷侍郎翺
赴浙東官途有限困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賜均有狀事
遂解擇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進于田公鎮鄜川翺作東掾亟言於相易
不以薦官罷在家臥病飲食惟公見念復召爲賓自脩辟牒以復前好承
命而行不憚遠道餘及陝郊聞公之喪失聲泣哭若大煎腸公爲大臣一
心正直發言動德義形存已公出于外衆論曰歸稍相之俟實公所宜唯
公之養骨歸道喪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自盡自古嘗爾疫而益光覬
與公此辰卑東去歸祔先趾臨路一號永訣於此嗚呼哀哉尚饗宋范忠
宣公集祭謝大夫文 元豐七年祭謝師厚嗚呼嗟予生之多艱喪二子於
濟南迨狀㕛以弓聞尚淚迹之盈襟奈何良朋之復失益知天道之難諶
枉李子之嘉命俾勤誌於泉陰嘗懇辭而莫獲愧才薄而弗任故誓棄以
直書之類發於高深公有文以自傳既經王而鏤金豈他人之復效圖光

耀于未今念相親於時普寧洞照其誠心收焰木以為器惰舊物於遺簪
端歲寒以見期寧味濕而移音痛生死之賤倫遊標韻之難尋昔郢人喪
喪于匠石發斤于期亡于伯牙絕琴今我存而公歿悵里孤而月沉指新
阡而一奠厥哭亀之未歆。祭正議大夫張昌言文 元祐三年唯公植德
志厚立心醇和積其與學奮于賢科爨行內實不求世名畏人我知譽恐
過情养身清約布衣菲食及其臨義坦不少惜妄已有餘以活踈寒公之
所易人之所難義色溫若無不容及所當仁衆害奇同道行則進言違
則退去統蕭然莫能留礙武濟之論萬世所傳河朔之奏百萬復起仁者
必壽古聖謂宜公雖有年不究期頤士夫歎惜氏史嗟咨家父征西公實
從事志年見親漸磨以義達表良朋徐斥揮涕拒不引紼窆不親臨寓辭
寫哀尚想徽音 晁无咎雞肋集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
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
不遇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于生出處參辰超忽廉乎為吏自昔
所聞遠識高談則猶未親達患未南遑邇千里偶公倦游亦歸臥里軒然
在疚閉戶息心我不往拜公未見與屬氣收浸為公一語不知何為傾蓋
如故過累百言得一人焉以千載語則猶並乎為公歡臨亦患愁我如何

不淑鑑上毀碑驚吁往弔雪涕霑肓尚想霜髯老鶴孤猿嗚呼哀哉公字
曾南吾備吏北吾弟為僚撗經汴水頃於吾弟推較先之晚於此遑我久
見知兄弟爲人論心雖異公獨孚之人所其顧百年一慟晤語無期何以
紓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元劉中齋集祭中順大夫周如心文 維年
月日戊子契家弟劉岳申謹以清酌之奠祭于近故中順大夫湖南道宣
慰副使周公之靈嗚呼美周必復周而復始重建全元重遣丙子復一時
也 華有燁此一時也湖南不起懷我思公文學法理咸精其能難并其
美南安之政循在人耳縜豆軍擾見稱能仕至今建昌廣譽未已耳目所
及罕見其比晚為歸州人皆易使使公未老集黃可繼公死一十不貳以
傒方公壯慶仕何可止公於吾又叙事款書從政有餘公命之壽 華堂
堂其有其似九京可作狀告丈氏 葉石林老人建康集祭周大夫文 文
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山同一書瀆百里而近實
相為鄰我雖老矣未往其頻語言相聞意則甚真君既自言得妙谷神摸
不死藥可閱大椿若何不淑遽坎庫履幻化圄然孔懷婚姻四十三年如
趙瞑目中間憂患可其陳陵雲超然一天大鈞撰君之智享計此老我
猶何為淚落霑巾緘辭寓哀百念酸辛 洪太師集祭范大夫文 名子僕字

于存惟靈并金之傳世其不聞文惠之出忠獻之孫當世名卿乃秀乃昆
惟公挺生識高才渾以義進退惡時趨奔既久乃行尚非其得轉漕豐植
不漁不蚊將大厥施以承先勳一夕千古天復其云嗚呼蜚盤蜀山邁邁
秦川公振首遑霜風浩然悲感行路二孤號天部史依公始終瑜年七前日
哭語再無由緣疏獻薄奠祖公道遑魂而不亡少歆兹遑 備芳大全集王
介父祭馬地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為時能吏判劇繁煩易於庖
措遑畏途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吏鄙江東內遑厥勞萬起孰云一
朝壽止如此據懷以辭萬此薄菲尤安照黙庵集祭少中大夫董公文
於惟明公氣豪志偉卓偉雋才博究旁通真人勃起笑賢羅從謂公國士
乃遑宸聽會遑相且綏撫于東謂公與往參贊戎功自是以還臺紘邦廢
晚持憲節攬轡觀風敘政未歸白首方權世故之大事變之空清長之極
代謝之稱有以自得坦然胃中優哉游哉燕處從容巩易一觴鼓缶待終
堂室遑算郡儒所宗天不憖遺犖人之宗嗚呼哀哉某前弱冠拱手趨庭
實始拜公德容粹清公不我鄙誨語丁寧晚益愛我期許非輕謂予可語
孫接獨傾親手語言譽竭平生謙沖雍穆展矣老成每懷贈貽若仰辰星
今則已矣誰復儀形聞公之訃恒焉內驚莫躬寢門無從涕零神兮如在

尚鑒衷誠嗚呼哀哉尚饗
掾史宋本至治集祭張掾史文 維至治元年五月甲戌朔越十又四日
丁亥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宋本洎弟褧謹以隻
鷄壺酒致祭于太傅府掾史張君敬先之靈嗚呼哀哉我來京師弗俗之
諧君介馬氏與我往來兄子我師績學句追游道日密僮無媒債息游娛
孫絕去朋儕洗畫商春繪事周崔悅我耳目捏搏謝款于于其容易易其
懷濡濡沫沫相忘形骸期君歲寒遽窮與售云胡不淑二豎構災成器棄置
衆嗟君才辟掾不月佳職遠聞若昔成成商翟之春今僅有子之死未孩
白鶴之夢奇禍斯胎力命德位穀蠻以乖我有酒肉陳于殯階布辭歷肝
心焉折摧嗚呼哀哉尚享白鶴是厭年百之
妃嬪 唐白居易長慶集祭故贈婕妤王氏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
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
靈曰惟爾和順積中柔明春上動靜合肅雍之體進退得婉嬖之儀遜在
良家備茲內職修令類以顯德蘭蕙有香守明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資
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于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既卜日辰爰申
奠酹以爾有班氏之明哲故贈以婕妤以爾有密妃之淑容故葬於洛濵

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洛濱扈在長安早宋王珪華陽集贈淑妃董氏堂祭文。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夭于後宮。九嬪以褫。曾莫我知。其承有儀。夕奄奪魄。泣珠味鍼範。撫有懷遠。帝女之悲。霜清高原。雲乘差壽玉柩之將。以寄遠思。尚饗。

攢所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惟靈法度幽閑。言容婉順。興福之冑。文華而秀。紫葉宵長。慶淵日溥。爰將清時。屬筆餘悲。尚饗。撰詞部集淑妃董氏贈祭文。秘書省請作。故淑妃董氏以柔明之範。爲後庭之華。以靜端之性。理中闈之承。允穠姊順。來基王化。聿懷內助。易志永悼。猶有彤管可據。徽蹟致大。四妃之號。亞后之寵。所以極表崇之典。而且慰吾懿主之悲。宜爾其歆。承祗我休命。尚饗。彰汝孫鄴陽集御文壹祭沈貴妃文。惟靈粤自世族。嬪于先皇。而無陰陂之心。以成肅雍之德。既溫且惠。有華文之書。終壽而藏。無愧淑人之譽。運組書於紛形。方考德於新植。恢靈衣被真游之不復從興。方嗇嗟仙馭之難留。恭尋寵冒寵光。慰問柔則。爰陳薄祭。以告動誠。播芳大金集萬祿伯祭濟胥妃文 惟靈婉懋淵令。淑理慧和。誕發蘭儀。荊我宮掖。春秋鼎盛。胤嗣瑞光。命之弗駐。靈陽情量。今靈輔修露。飛旆啓途。務

痛徽風纏悲。薤露寓哀。祖饋遣奠。致儀尚歆。寵私安此。宅兆竟鳴呼。尚饗。蘇魏公集 殯日祭貴儀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丙申朔十九日甲寅。皇帝遣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從吉致祭于贈貴儀林氏之靈。惟靈婉德之茂。世胄之華。惠承先眷。慶集王家。芳年奄謝。德音不暇嬪宮。秩等恤禮有加。尚饗。贈貴儀林氏祭文。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十八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從吉致祭于贈貴儀林氏之靈。惟靈粵自先朝。入充九御。乃眷良家。特承恩顧。頊風奄先晨露。將啓幽堂。復增遠慕。尚饗。王珪華陽集 與祀夫人王氏堂祭文。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某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與祀夫人王氏之靈。惟靈儀度幽閒。與于內祀。命至不淑。方華而零。丹堂永違。惟有遺迹。壬腸之將。以寄遠哀。尚饗。王夫人先太文集 河南府祭濮王夫人文。維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濮安懿王夫人。惟靈生自茂族。先配賢王。柔範令儀。四德式備。輔佐君子。有夙夜之勤。嚴事先祖。有齋潔之志。奉粢盛之職。成鵲巢之風。子孫系福祿光大。宜家之義。流慶無疆。自今遣王國。日月既遠。今得吉卜。歸柎寢園。輔車在塗。爰及封境。敬具薄禮。靈其鑒之。尚饗。 百官祭濮王夫人文

風姓之後。國於任城。胙土命氏。其源蓋遠。惟靈圖精挺質。方紙崇秀柔儀令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祗勤夙夜。嚴恭內事。積一其德。自先帝之世訴恩啓封。奄違聖時。日月悠遠。既卜得吉。允祔寢園。輴車在途。爰及封境。恭致薄奠。靈其鑒之。尚享。 提轄祭濮王夫人文。 自昔聖賢之所由興。邦家之所以御。雖本身修。實資內助。懿欽頌人。夙欽師傅。惟濮定祥。起家是據。肆睦內外。式安且專。王有嘉實。五遷孔庶。如何不淑。奄先朝露。歲月其邁。音徽如故。背手臺以即遠。適寢園而將祔。挽悅颯風松。深隱霧。盛禮惟擇。新阡是圖。某等任列外臺。職當陪赴。祗薦薄奠。惟誠之寓。尚饗。 又祭文。 濮惟大國。宗室之尊。宜有令德。爲之內助。惟靈生崇慶。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祗勤神職。協睦宗族。周或時忘。宜降年有永。受福無疆。而鳴玉早閟。光儀杳遠。猶美彤管。流芳蕭宮。歲時既易。宅兆未卜。今屬盛禮。從祔園次。銘旌所向。遠道有輝。某等職在封圻。敢薦薄奠。國夫人。歐陽公集 致祭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初祭。八月二十三日。惟靈懿德。惟藹嘉門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備以禮奠。庶乎來歆。 堂祭文。八月二十六日。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閟於幽。尚俾載陳於祖奠。歆茲芳潔。尚體追懷。 墳祭文。八月二十六日。維靈壽考有終。譽能可錄。安

益宅兆。備有物容。載中堅訣之悲。式盡追崇之養。 路祭文。八月二十二日。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頹追榮之寵。歎已極悲懷。念水閣於佳城。載深惻愴。刑茲奠禮。用慰營魂。 强祠部集 代開封知府推判官等祭安國夫人文。嗚呼夫人。今之季慶門。淑質於緯。允寧白嬪。其寔婉婉。其從祗祗。其懷為婦伊何。祭職不失。為母伊何。德均以壹。爵從夫尊。允成厥家。大國斯封。象服載華。被于鼎者。翟鏑首者。卿門朝中。宮前遂後。逝今婢孔群班。某我蓋遘疾素秋。游神紫霞。露濕銘旐。風凄葬前。宗族號送。爰百其數。某選相篤道途。咨嗟生榮沒盛。魂其知耶。伏惟尚享。 袁絜齋集 鄉人祭魯國夫人文 人昧之生。必有賢配。登奉相符。天作之對。衛歎夫人。今生長名族。宜國右丈。景仰高躅。來嬪大門。蔚有令儀。承上接下。德符不忒。偶我元宰。曲盡婦道。相對如賓。恭懸舒好。元宰積之。閨門肅雍。乃傳尊精。興起治功。君恩日深。相門益大。人所甚榮。不忘欽戒。家服無軒。湯沐大郡。人所歆羨。視之若無。允儉允勤。始終惟一。元齊其家。並並秩秩。千生學道。了達死生。曾不怛化。時行則行。人亦有言。仁者必壽。天胡嗇之。其年不究。里情愴然。念我宗工。夫此良助。此心其惻。乃頓郵其。載傷載噫。我柔嘉。慰此冥漠。夫人之亡。孰不悲傷。矧我諸人。枌榆相望。獨念淑德。當今鮮儷。薄奠一觴。將此誠

意林李仲竹軒雜著路祭康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公家于洛葬成南鄉
回眎水嘉在天一方世變時移盜賊紛起遂偕夫人合葬於此嗟此碑隅
賢者攸歸松茂柏悅川媚山輝出祖于途其軌嚴禮且成兒童圍或無拯
尚饗播芳大全集吳元及祭楚國太夫人文 嗚呼惟夫人胄出相門早
歸名族以忠顯公勳業之著而夫人作其配以寶文公兄弟之賢而夫人
為之母則夫人之淑質懿行不俟稱述蓋可見已忠顯公以沒身社稷而
寶文公伯仲高才偉望振於當時惜夫鼓旄未究而天不慭遺二數年間
珠沉玉折相繼而逝惟夫人享封大國富貴康寧備如一日意其百齡極
此五福豈謂歷境不留仙馭長往訃音忽達聞者驚呼嗚呼哀哉某等鄉
曲晚生章布賤士異日因緣聞夫人之盛德又嘗一登寶文公之門今茲瞻
望靈輀不任傷悼輒敢薦其菲薄以申柔拜之誠夫人其鑒之否乎尚享
汪彥彰祭魯國太夫人文 錫日既良定儀將舉新阡在望旁可置於
萬家襄事益光後何據於五鼎享在公符之地復陪執紼之賓敢駐遣車
祭陳祖奠尚享 司馬溫祭周國太夫人文 某夢前丞相之深知尚太
夫人之懿德趨走門下累紀于茲每升堂拜伏或違離在外據存問遣二
均生性何期一旦永不待前薄酹薦誠悲號摧絕嗚呼尚享 王介甫祭

秦國夫人文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綢繆大邦福祿
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表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見我
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嗚呼尚享 沈文通西漢集祭秦國太
夫人文 惟靈柔明之德形於閨門慶善之祥大于丞相丞相文武入輔
出征再執熙柄作時阿衡大拜為封萬鍾惟養匪直也今來者難尚命
丞相撫封太原師長百辟端揆之尊朝廷是崇縉紳是瞻丞相請祠夫人
之故安車駟馬即寧三川丞相純孝風于九壘五福既充百齡河促奄然
其歸罔有不足天子致賻恩加禮豈寵靈光渥畢于泉宮某等潘在南望
帀帀及哥奠致詞哀盈恨集尚饗元滿道源順齋叢藁興元路祭韓國太
夫人文 茲者朝使錢興發自漢中言歸祖兆恭效于此敢不欽承上命
以佐治具恭惟太夫人家嗣為國名臣元輔元聖忠嘉顯著表前日之義
方福祿鼎來發向時之潛德柔儀懿範愈久彌新葬遊歲深奠遂升堂之
休啓行路遠徒仰祖奠之儀仰冀淑靈俯垂昭鑒 秋谷平章改葬祭顯
妣韓國太夫人文 嗚呼昊天不弔早失所恃幸承遺訓遭遇明時榮寵
薦加恭聞大咎祿弗及養哀憤曷勝請告未俞展神遠闕越惟顧考旅殯
畢壤夙夜憂惶欲保合葬茲因除屬仰荷天恩啓國錫隨光賁泉壤令官

治具遣附祖塋衆柩之物敢以誠告惟靈如在拾舊圖新無震無虞時此
休命侍昔玄域從我先公永奠攸居縣祀罔極
郎夫人唐元稹長慶集祭禮部侍郎扶風郡太夫人文 外孫女婿朝
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謹以清酌嘉蔬之奠昭告于庾氏太
夫人扶風郡太君韋氏之靈赫赫韋章祁祁蹇蹇蹇著峻峙谷澤清源公
卿妻累贊亓耕繁金玉不耗芝蘭有根厥主孟母德盛教尊訓下以順睦
族以猶猶子猶女惟弟惟兄至者處者終無間言他族之長豈無豈溫自
我均養人用不忘佛氏有云世大焚燼忍斷綱纏乃以默悟心焉獨得深
入妙門嗚呼良人早世素室空存我歎以久為軒遊宦教自哲亂成于婚
婚嫁為重器瑚璉璵璠南北臺省東西旅垣更迭迭處以慰朝昏孝女視
膳參婦執笄封崇第祉抱弄孫孫茂蘭始茂陳根機弄神不可恃天何足
論嗚呼哀哉白日入地晝晝羅軒燎火宵燼輅輅翟翟望望逾闕遣遣次
棣佳城故兆風樹秋原哀子泣血行人斷魂積也幼婦時惟外孫令侄異
縣講經遊藩升堂不及執別空數伏讀良妹兄薦芳尊辭訣有禮愴愴無
垠嗚呼哀哉伏惟尚享衛後樂先生集祭安康郡太夫人章氏 先生外姑
嗚呼形吏不作懿範罕聞孰如安康蔚其清芬齊家睦族曰儉與仁念我

嚮昔賓家翔循及以女歸恩至且勤飲食教誨皆悉則均餘四十載追惟
若昕遍者某衣出守江瀆就養以行以榮以欣說乃遽還思里門相彼
異渠藥吾可錄云胡不淑荒厥淵顏重念幼子冠而未婚治命嫡然許妻
以孫方將卜吉用永世姻遑幾魚軒復未須存歿記謹語朋集賓親奄忽
仙去有懷曷伸惟古五福全者幾人孰如安康備于一身繹具葉父悟
性真死生之變等於浮雲哀榮始終其憾無窮我獨感舊憤涕沾噫噫是
哀荐奠酹其親致防二弟往薦斯文馬碧梧玩芳集祭咸寧郡太夫人文
嗚呼諸孤失母亦既逾年母棺在堂如聞其聲母像在几如見其容孰
知日月有期體魄則降母之聲容將去此而何之十年閒八春而半世婆
居祿集暮齡而一生淡薄豈是諸孫其何以報吾母十晴晉京師戲綵成
圖母謂諸孫吾不復此樂矣異時見我其徽諸畫工孰知此語之竟為不
祥于浙江潮平理棹將發呼母而別淚涕長潸孰知此生之不可再見乎
全鵠之阡相其陰陽慈母之德孝餓相望山崇且長面直米坤以安尊靈
以死未壽獲卜良辰輀車既發血淚徹泉終天而號嗚呼痛哉范太史集
故贈永嘉夫人王氏堂祭文二十八日惟靈脈在內庭兼循法度祗動夙
夜靡有愆違遂隕厥身乃加追命將須之夕送以葬隨尚饗 又墳所祭

文
惟靈尹職宮闈其儀令淑生有禮狭沒有恩榮遣奠於塗欽我誠則
尚饗林李仲竹軒雜著路祭于原文安郡二夫人文　嗟嗟夫人德合事
符同出名族以佐賢夫同入兆域以奉舅姑亂離以來誰其或如祖于道
左竊比鄉閭尚書郡遺鄉集祭范郡太夫人文　夫人既沒父黨相弔曰
吾家不幸夫黨相弔曰吾宗不幸鄉黨之鑒戒者相謂曰吾乘律不幸自
其為父以至為母自其為婦以至為姑作止語默禮樂詩書逮于霜焚弗
沒其初君今之世而復興國史所載者俱今則亡矣我心何如我有兄弟
誰慰懌之我有猶豫誰奉承之我有悖亂誰撫育之我有閨門誰儀刑之
嗚呼生死之際學者所難夫人處之我笑我言病既華而卽乘擴欲屬而
求逢竟還身于正寢以終其天年于某寺分職府事實聞是語生感仰歸
重以懷楚硬有真誠託之殼醑遣靈車而再拜泰宾宾其未寒
太夫人唐李義山集祭韓氏老姑文　故易定韓尚書太夫人　倚歟我家世
奉玄德讓爭受封勤王賜國名芳彝罪熊盈史明李孟國高奉音樂郡恭
惟柔範載棐淵鑒既作女師乃為嬪則鎮水涇清梁園月明言從百兩且
拜双旌託徒令弟配國名鄉入從述職出轄事征鑾斯不懷啓凰和鳴此
時同慶東郡分茶使者責梁公子專總帝念元昆人思仲氏仗節赴敵斬

馘盡殲無以家為戎從王事禮優內子詩美夫人見姑填撫山岳淵積于
元宰見其獻如賓綠衣有感茯茀仍新違歡夜川遏聞畫哭原阡舊署孟
隣斯卜閭居獻壽作賦之官子來堂聚叔水成歡福善餘基好謙舊社復
自良人集于之子來從上蔡去臨易水空報丕壇木閑雙履晁又先歸其
之能比趙母上書蓋不得已泰膣結悲咪濕為痾徒虛百祿靡効三靈嗚
呼壽夫所賦彭殤不移誰能了悟默不憂悲阿窗達識乃先先知同易簀
以就正如買棺而指期苟有所累安能及斯道遠轅程遠河洛逮兆臨
塗移舟就堅日慘林巔風悽濯溥積藹莊莊竹煙漠漠某寺誠深通舊情
協元親始自童子至於成人平將二紀恩冠六姻念升堂之如昨恤無夜
之無晨歌停竹路泰緞北邸雖寓辭之有所終全睦而其仲宜清嫓酬祖
薄羞兀唯餘彩管有美清塵嗚呼哀哉彭汝礪鄱陽集祭傳兵部太夫人
文　某昔以不肖得事令子兵部集下兵部嘗私之曰予昔為掾寔遺得
以直事人主進而四顧無衷私之愛此吾親致之也歷陽之敗路人皆嗟
歎息以為危殆而吾親飲食笑言歡樂如平常于不以危言正論犯天子
顏色為難而以吾親不憂困窮為難某於是歎曰子道以為榮不得以為
不足此婦人女子之常情而夫人高見獨出緒思以義辛苦成就令子之名

與日月相終然則夫人真賢哉榮養方違而此也又為夫人傷之嗚呼王
漢湄先生集代孫尚書祭席麥母太夫人文　惟夫人容德之美族姓之
華早以嘉稱來嬪大家輔佐君子爵為名卿和鳴之慶垂于後昆篤生賢
子致位丞輔入相出將允文允武經如方進為世儒宗夫人之訓瞿母同
參政如不疑嚴而不殘夫人之訓雋母比寬其榮於妻其尊於母再世顯
光孰與為偶養極萬鍾享茲永年孰如夫人五福純全始終哀榮舉無與
比嗚呼清芬永光女史丹旐之東桃彿靡遑逮寓一奠我心悲傷李璧鳳
湖集祭太夫人孫氏文　素車既駕兮風蕭瑟丹旐翩翩兮層雲愁蘊歌
一發兮雙涕流夫人淑懿兮聞吾州家乘所述兮古之傳況有賢子兮蹇
好修與余遊久兮情綢繆方建纛兮東諸侯慈顏前逝兮不可留哀嗷嗷
兮終身憂勉平令聞兮慰昭夜之悠悠　聞良辰即崇兵奠以送往兮江之
頭魂其有知兮來格玉之一舟唐仲友說齋集祭王丞相母太夫人文　惟
坤之載母道是儀有克全之五福具宜惟太夫人博厚其資毓于慶門肯
儒是歸婦順妻柔鞠子而慈延生英傑皇家是毗咸逾星終潭府七移褒
章定貴綠服邀嬉慈顏念鄉籌章抗辭真祠晝錦高堂燕怡四座親姻聳
辰百庀邑如桃花謂當期頤令終上壽懺無毫緣于心何難攢幕以悲人

耽無母既光以輝惟太夫人在古亦希擁門下客受恩無涯救陳薄奠灑
淚致辭丈遵峯先生家集祭謝宰母太夫人文　有像瀛江令尹則賢書
山潔清武城歌絃豈弟收人不動萎鞭厥惟令母寔誨使然頌懿頌紫顏
泰宦聯熙閨德聲考之食言曰初作殯睦婣家傳慈祥肅雍正靜專馥
郁壺閫如蘭孫荃藻蘋餘閒脈膺簡編圖史紛綸旁羅貫穿授子以經義
全笑指發為書訓婦言盈篇謝韞吟詠的歷珠噴筆追衛家落紙雲煙具
此衆美婦德之全詩歌女士夫人有焉謂宜壽豈千載華顛風木不停朝
露忽先豈其瑞池雲輀翩翩或往淨方坐於實運凱風之悲攀擁莫還我
卜升堂使婦拜前是則令儀來之周旋今也未忘空撫几筵泰陳豆籩泱
流涕泉播芳大全集熊子復祭文丞相母夫人文　惟靈懿範藹乎閭里
慶紀緝于閭門早占夢熊之祥是產攀龍之傑聯公孤而擁帥鉞綠服娛
親寬帝職而還家圃板輿扶老蓋一時之罕並實五福之兼全嗟弗弔於
上穹歎莫留於長謝嘉仰高自昔守職于孫顏靡遑於升堂歎薄陳於奠
筆衛淺雜先生集祭沈尚書母太夫人文　溫溫淑德肅肅令儀鞠育大
賢義均母慈孝哉大尹子職是祗列鼎而養承顏以怡恩封伊至有嘩其
輝謂宜百年介以壽祺云何不弔驟逝莫追生榮死哀靡人不思懿鏞北

堂贈書孔思○一膓
酹慕千里寓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　四霽

祭　祭文八

夫人春韓昌黎集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是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方無狸於二字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賴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初斯切祝曰從亂也周禮輿不亂者皆不爲孤韓曰男八歲而亂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長洛居養念寒而衣念飢而哺疾疹書夫水大無灾及身養或作汴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遠或作南將荒海隅天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送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口方作日云從閣抗焉也今從百日偕行無埋當從口爲是然或以養老或文有就食江南之字丁孤苦之語疑不得有下口不知此者通良疏而書闕門之東平未必實計百人也春秋霜露薦敉蘋蘩

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于猶子諭化肄詩爰來京師年在戊人歲貫于王名延有聞念茲頑顓非訓曷因頑或作鈍方云漢書漢手寺士之墳牆曾判無壯者頑愚頃日比戲傷懷歸隕滯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寡祿仕而還以爲家業弃去乙假東西北南跋云此未通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兄子或作於曰稚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宋王貫洲小畜集祭章氏夫人文周年月奠豹之寺嗚呼陰偶陽奇天地狗百六之數苟主休咎古今同七十之期通仕雖閫於宾琴藻毓實動於孝思凡人有長猶聞闈兮必教無毋何恃圖劬勞于孔悲惟靈貞純內韞柔順外馳以上容兮已任盡令淑兮天資祖德有光家業奧五百之數坤道斯備采蘋列二南之詩在昔燕賜成禮王家用宜壎篪之音合節條阿之訓無違事舅姑兮鳴鳴穆親族兮熙熙儼如賓之答式符于閨則擣衣亡之日躬修于母儀仁或親兮我變必斷鄰或善兮我居必移訣傳花縣啓封祺欏從夫之貴桂枝並折稚嗣訓子之規或青宮兮實遷或畫綵兮撫綾立朝者諱之以直道字人者戒之以無私慶高門兮若是弥上壽兮何幾嗟人生之無定信天道之難知年未

兮霜滿洞庭備思悽攝日下兮人遐上國已板焚芝心肝摧兮君劍割涕四亂兮如綆纍塊魄兮已沉萬里炙號兮莫覩靈輀鏤鼎珍蓋家扇徒陳於異代封崇曲冊衣扃止漏於他時有富貴兮不能及也念鞠育兮何日忘之顏泣血兮罔極摽終天兮已而恭欽基德門交游今子同年幸忝於丹墀結綬仍連於百里食而捨肉方健羨於頻封今也則亡天同悲於渭水聊薄奠以是陳庶英魂兮降此伏惟尚饗　劉龍雲先生集祭王夫人文三首　嗚呼人治之大內則閨閫視古無愧亦有成烈柔閑靜莊是訓是服粹完弗渝惟夫人之淑照如春暉字弱撫孩中外怡愉惟夫人之惠有子材賢裳緋家聲龜組侍旁惟夫人之榮終始一德惟琬惟琰凡弗能者宜夫人歆百齡甑緣至比隙駒八十于兹譔夫人如丹旐有綢指日溫南薄餟薦辭庶其無愁尚饗　又　伊死生之大變如書絢之糾紛捨水斗而神全斯足矣而何言蜂夫人之閑世豈宜家而淑溫成夫子於依助迪終吉而純純學乎時之里閭爭挹翻而馭勞如黼章而駢組嬋嫚擢其閨門兮視古以轉烈豈長訣之足泯嗽閫山之峩峩指歸塗于窀迎哀音於素綴緘嗟於路人悲隙辭而一觴庶芬芳而臨存尚饗　又　猗歟夫人王宗是媍如其斷爆格我中饋亦有甓德靜專柔婉亦有傳慶厥緒昆裔婉順母儀終誉采暨播粹里閈不能者偲人生孔艱十五夭痛天不壽年而夫人畀來世忠昔衰落彫瞀紳綬聯聯夫人門地昔孟母賢實惟有子其間寂寥今則高視峩峩閬山寵徽是啓猶期新復式延式凡靡誠弗將亦職惟吏天辭備膓尚其臨止尚饗　歐陽公集祭金城夫人文　修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修遣雍酷罰方在衰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忍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享　李琦鳌集祭宋夫人文　惟靈月窟之遺星橋之歸回風雲揚去將何之昔立厥配有美一人登高能賦鄉地有聲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恭仙客以登瀛鸞和如而諭蜀龍生龍子鳳生鳳雛杖輿周流越王故居叢石青煙碧梧珠雨惠兮不來往朝帝所悵香軒之縹渺指閬苑以容與彼美人兮終青雲而延竚尚饗　周美成清真集祭王夫人文　婉靜柔嘉由生而知姆儀婦則宗黨所推氣溫色莊門內諸然家肥子良時養孔時凡所可類無一或虧雖究百年猶云非宜云何不淑奄及大期嗚呼哀哉慕託婚自昔德門是睎衡良去職家被恩私空館見居飲啗寒衣日月幾何終天永違恤隱之仁莫報毫釐設醴告誠人遠體惸緘辭千里用寫我悲　蘇東坡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

而自賢我是用擢自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敬然有捬其言藹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迪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徽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送其穎病不能見卒以計聞自欽及葬僶莫莫親匪愧于今有覥昔人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尚饗　劉給事集祭張宗博夫人文　夫人生長于永嘉而卒葬陶山蓋從其先舅姑之兆域亦其平日志意之所安者也禮婦人不及事舅姑謂之不幸今也生則逮事死焉從之嗚呼夫人可以無憾靈輿啓行佳趣殯所日月不遠以待大葬道路瞻視罔不嗟嘆矧予至親悲痛何極聊陳薄奠詎盡哀誠　彭汝礪鄱陽集祭張夫人文　張判官汝之妻粵自今侯來嬪大家精成其夫亦既有子天不介善今人云亡某忝從君子之游實比兄弟之戚爰馳薄奠以薦哀誠　秦觀淮海集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業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爲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潤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凶覺愁眷室驚悼斯鄣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里遂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進敬致薄辭以寒一觴　許景衡橫塘集祭韓夫人文　猗歟夫人淑淑且儀入嬪大家承祀孔時嬋嬋大家萬壽一鱗亦惟夫人俯仰且宜君子惟良絃誦書詩與進何多磊落儁奇有來四方入門如歸君子宴斯有肉如丘有酒如池笑語歌呼卒歲娛嬉夫人裕然有婉其辭言吉君子改無彼遺厥餉惟賢我無汝疵天胥南金譽垂徽毓斥來其頃視如歷涉很彼女姉規規錙銖曾何彼知日惟己私客至在寓有俗弗遑彼閑夫人厚顏怛怩天界善人福履將之命難忱哉而不嗇之考日惟良葬卑東馳萬松之巔閬湖之滀吏千萬年夫人弗忘長從遠君子歷洋于鹵設奠振觴以寫我悲　王十朋梅溪集代祭萬夫人文　嗚呼婦人五福世罕有也天畀夫人獨何厚也東平先生以絃誦先吾鄉以節行高一時賢士夫人爭求見之而夫人實爲其婦也狀風府君溫厚儒雅主今鄉里稱爲長者而夫人實爲其偶也妇服主味豈田出玉一門四味如唐之穆夫人有子實昌厥後也業儒奇才來妹佳士書入門閾如唐之李夫人有女實擇鸞庆也履柔稽於一考逢孝慈於六親夫人之德固無咎也門閫飛于鄉閭甾發進于稀年夫人富壽固衆羡也湖山之南佳城鬱葱夫人之藏當不朽也恭奉設享之禮欽聞婉德亦云久也今夕何夕來兹宅窆靈灑涕時斯酒也　康刪高峯集代祭中書夫人文　吁嗟夫人柔嘉欽止天

實相德以配君子載錫命書煌煌金琢夫人視之淡然若無玖玖舉國大
臣則勤夫人助之夙夜惟寅龐眉在堂家衣在堂惟家之慶夫人有湯奄
其逝矣日月弗居有懷懿行軌不欽歟若水之濱既卜佳城往爲蒲奠式
錢銘旌呂祖儉大愚叟集祭王夫人文右康之丙子丁未秋祭嗚呼坐家
之壼其理容徽有以宜之百順是將夫人秀行隱而難見來相夫君柔順
婉婉門內之慝上下穆如諸子詵詵稱其君家夫君愛我同于兄弟惠風
陽和代木常　李女瘞絕未知所從寔惟夫人相其始終夫人亡矣我心
傷悲窀穸之期遠不及知薄奠菲辭以將是意尚庶幾他日吾女歸於德
門閫先姑之軌儀以爲奉上接下之規嗚呼哀哉林光朝艾軒集祭方漳
清夫人文　五年夏四月甲辰叅戚具位林某以桂醑殽蔌敬致祭于故
漳濱夫人親家安安之靈嗚呼三十年來里有賢母天之富之涕零如雨
四月之吉攀衣登堂不知夫人如許枕疾更歷旬時焦焦求活驚憂入心
恍如吾母夫人之賢過人數等所不泯者他山之石我有君命荅貲即遠
以此一時繼是悵斷嗚呼悲夫尚享　祭林龍圖夫人文　二年秋八月
既望越六日甲戌族子具位某以千里一食敬致祭于水嘉故龍圖夫人
母母嗚呼有來西閩不遠柴荊引紙未竟哀隨涕零惟是結交有如弟兄
不曰吾母胡然用情人事聚散蓋亦何憾林下一拜乃異死生何年登堂
有淚縱橫冥以來芻不聞哭聲尚享　祭曹夫人文　歲在庚午禍延先
君惟我諸孤逮此閔凶喘息不死年動百出既卜宅穸送往事居亦曰庶
幾百年無恙少報劬勞鞠育之恩誰謂昊天棄罰薦臻奪我所恃荼毒窮
極先顏不孝夙以食寔粗勤菽水怡顏承志而無揚名顯親之寔惟季弟
某聽甫讀書母氏勞苦出入顧護期於有成以副倚門四十餘年虛名蹉
跎不能三釜以及其親某之不孝亦何可言乃清畜倦奄經成服攀號慕
絕五情分割痛極終天何所追及嗚呼哀哉　祭基大三首　嗚呼歲律
云其逝者不返霜露之感有痛在心某諸孤偶不即死以克有戒事今日
之遷殯于墓左將以十有二月而葬求得其情文如是而已具鵝豚之奠
呼號以告　某等不孝不能大有所成喜養主送死百事惟謹今兹宅兆
卜之終吉掩棺負土僅自刷於安厝之孝而已一朝千古痛極於斯　紹
興二十有九年十一月既望越三日丁酉某諸孤敢以魚菽之奠昭告于
考君承事妣太孺人墓下嗚呼十年無害視此靈丘瞻望父母曷其有極
尚享陳亮龍川集祭妻姑劉夫人文　維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有一
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姪女夫陳亮與其妻何氏男沆等以庶羞之奠

陳之遺周敬祭于物故劉夫人何氏之行柩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
孤是以護我以銘墓婦德文其吾辭略其親戚情義亦既悉吐云胡今者
備此驚嗟所不忍見輒車即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塏土
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曾以此故兄女昔者
國審其卦今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涕先歸壽其母遐風而號有淚如雨
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堪夫常度觴酒豆肉
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鬼猶有據是耶非耶亦小駐此時夫人嘗命兄女遇
有滲錯患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諾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尚如平生能
事此不千古語說何時可許　祭鄭伯山母夫人文　嗚呼風俗移人甚
於天賦少而安爲老無他慕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聖賢所難不改其度婦
德靜重肯輕舉措事有巨細不知何處余麻絲來是爲先務飲食祭祀是
曰內助豈必奇節難以自著雖有異能亦德之害惟其渾然不愆于素及
其所難不移厥土乘白壯難昔務健武一夫情發勇於恐虎抱鄉死攀無
聞小孺室人俱育以佐其愁搖手鼓舌非必有積習俗使然欲其無慊至
死不悔以當門戶婦人女子能識退者於其中閒務爲淡哼婦職之外一
毫不與禮所當爲安於極寶使其夫子知足從恕男則講學莊說擇女夫
人擬爲主以自護地道無成歸美有所安得彤管爲此韻語載所難發俾
有依據我識諸子以及其父不待登堂德譽載路使身睨景死生萬緒慶
門亦復零落而去伯山丁憂我亦聞訃奔走繫因今未知處朔風一號有
淚盈俎　祭樓德淵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
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後與東西屢屢終始年
踰八十爲人子者掌有滿時今王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其雖天報之未
須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
賢嗣之所以飼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聚腸而薦豈曰無
從堂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
賢子賢而達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爲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
情孰不畫然況於其子窀窆主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哉培傾覆倚伏變
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緊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
福則同所慰雖慰不偕其終不偏夫人相因繩索絲連唯太夫人和柔靜
淵夫婦如賓燕書言踽衣不慕侈惡其弊寔食取財足惟其潔鮮七品之
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錯珠而較其我獨
據先德如此厥有由緣子孫同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填安隅彰

嘗犬此幽鐫我辭之志抑揚周旋有是寸誠屬之薦種楊誠齋集祭汪氏夫人文。嗚呼近世大家。孰振厥華。于江之滙。維王與江。于閥有光。辟然相望。有齊夫人。維汪之孫。王氏是嬪。茂榮相輝。是似是宜。孰盛與衰。象服沃如。壺彝穆如。婦德肅如。邦君之來。魚軒則偕。鵲巢與儷。云胡不淑。逝者其迷。隕霜于蔽菲。然醴囊不腆。不豈小君之奉。路祭文。夫人所怙。肇自幕府。扶日御天。再考宋宇。遂相光堯。是元輔中興。壽屬其孰與侶。如夏女艾。如周山甫。如漢鄧禹。如唐尚父。盛德所流。寶淵實溥。是生夫人。與則有裕。蘋蘩中清。環珮中矩。謂天不祐。德豐厥付。謂天不忒。齡嗇厥與。邦君方昌。雲翔鳳翥。諸郎王立。躍躍多譽。偕老之章。陟屺之司。遂發此詩。謹謂秦苦。江水泚只。江日暮只。靈載路只。歆此醑只。歐陽守道巽齋集祭曾夫人文。嗚呼我有從母。夫人之姑。從母歸劉。嘗所表聞。母念伯姊。吉我兒時。闊絕二世。杳莫聞知。亦既知矣。從母死矣。母念姊心。終古已矣。從母子孫。來涉我堂。母年已高。感泣數行。問姊家。姊曰維夫人。人之惠。肯顧我。情意犢親。視我母頻頻。煒呻言笑。夫人恩姑。曰與姑有母。對夫人悲極而懽相期暮年。頻歎往還。天罰殛我。事母不終。母永棄予。寧如我惘。于今五年。夫人亦逝。訃音之來。萬感雨泣。憶昔夫人。對母盃酒。予兄予婦。娛侍左右。今者

予母予姊予兄。五年之間。盡隔幽明。嗚呼予生罹此荼毒。不堪聞訃為夫人哭。聞訃于今。奄踰七旬。哭莫當親。殺遣他人。我有外姑。先訃而病。踰月而喪。兩月而朔。既寫我廬。則共其憂。我不能來。院此之由。人之親喪。豈異予苦。過時不弔。我心惻楚。嗣是親靈。不如茲莩。既負夫人。亦媿其孤。憶昔夫人。偕聘遠遣于我。母嘗之。夫人予饋。今我薄奠。何以報之。我哀夫人。我母之思。嗚呼哀哉。尚饗。西山集王侍郎母夫人祭文。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未嬪德門之初。宗伯之年未踰也。保惠之至。其備護軀。龍之珠胸育之劬。又如孚丹穴之雛。然能養而不教者。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徒鄒之深意。欲其勉經訓之菑畬。延勝岳麓群英所履。前則有五峯之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客養。續擇嗣賢。汝游汝居。挹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胷中奇偉。爰長江萬里之瀾。以滋汝筆端之芬。膳宜晨昏之弗懷。蓋深惜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為遠其子。若於慈為未足。迨夫上天廷之大對。壁濤海之群儒。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日之起。然後為教子之及。蓋於急而有餘。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蘭陔之娛侍。極緣服之驩愉。胃耆齡之未艾。奄長夜其云徂。暑也從宗伯游。獲聞懿範之一二。欲揚厲鋪張。以示後世之大筆之椽。如噫嗟兮今晨。晨妻柳兮在塗。朔風凜兮號空。嚴霜慘兮刑瘡帳

莫留於仙馭。徒泣跌而輸忱。嗚呼哀哉。尚饗。陳藻樂軒集祭陳監場夫人文。四年中冬之月。丙申朔。越九日甲辰。某以牛酒一食。致祭于故監場夫人林氏之柩。吾里有母。年踰九十。如此滅沒。行道傷情。母也教子。唯是擇鄰。與其子游。耆老數人。今母饋之。食無或難色。至今黨巷。謂是母德。歲時親戚。夜或宴一作與聚。母也哀年。端坐無譁。此禾淬淡。裏穿登堂。百年女法。一夕云亡。群孫宜慕。各自讀書。諧婚豪華。亦有懸魚。蕭騷海畔。如母者鮮。母也且死。復何所恨。里有賢母。古昔可聞。嗟哉莫見。悲悲傷息。立冬大招。遠日不喪。危酒長歎。華屋蒼苔。暮容秀運。損文靈集祭壽光夫人文。某等。罪逆不孝。酷禍上延。俾我慈親。奄棄遐壽。夏五月。自京師扶侍神柩。循汴東下。達于淮泗。又東濟于浙。秋七月至於宜興。爰得吉卜。以冀日甲申安厝于邑南滕嶺之原。嗚呼痛哉。自今以往。一之日二之日。永千萬年。無復見我慈親。號呼擗踴。心肝摧裂。罪逆深蒼天。不孝深蒼天。尚饗。王灼頤堂集祭王夫人文。代作 惟靈柔儀靜肅。令德惠和。稚髻初歸于廣門。寒按以事其夫。子。從徽達省。慎終如初。象服是宜。既茂寵嘉之典。彤管有煒。無斷蔵訓之言。閨閫坐觀。賢仲傳媜。況中櫃之元老。實四海之儀人。華髮扶閑。相與優游而年歲。蒼天難問。忽為生死之異。途雖夢幻以難遇。頓哀

榮之乘。畫言念風昔。究知門牆。休戚一家。刻肝肺而自誓。悲泯三冥。恨徒寫之相違。因文見誠。伏惟尚饗。李端叔姑溪集祭某氏夫人文。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年。臨終而仙。冥杳之府。孰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端靜柔閑。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我公。翁然宗之。有德有功。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與除以侍公歸。茫茫青都。表表淨土。不倦則佛國。有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及。主者之情。徒嚴其泣。敬蓋羅列餞筆後先去聲。庭與公俱。歆此一奠。播芳大全集陳了翁。祭鄒侍郎母夫人文。鄒公有母。海內所知。新婦之行。夫人安之。何以安之。命之伎為。誦必萬里。寡南陪白首相娛。鉄舜聖時。此樂未聚。化為喬松。毋哭其子。叩公之其誰不悲。事固滿短。司此者誰。嗚呼夫人。亦止於斯。趙承之。祭李彥思母曹夫人文。曹氏世顯名德。相望塵爾。士女亦錫其芳。於惟夫人。李孟之列。歸于賢夫。仕有奇節。式敘以子。不隕厥問。當官而行。在縣不恤。宜壽其母。以慰其子。如何夫人。而止於此。我於夫人。如子筆行胡寧忍予。遠隔泉壤。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涕泣陳詞。維以薦誠。嗚呼尚饗。又。祭狄幾仲母吳夫人文。士有一善。足以發身。閨門之美。人莫得聞。文所載書。竹帛如衛。彤管之傳。蓋不千一。如有所褒。宜有所試。較吾

夫人全德之士昔事君子逮及養姑左右色難曰我母如不爭無違無哀良人鳲鳩之德四子則均撫嬰傳孫甚愛其季有不順隨即食脈咊子秪其數莫我敢違並官于朝兄弟熙熙伯叔官達既顯于國誨之詳諄不倦詞色伯任廷尉人以不冤甚以釋之繫誨則然出總兵戎達率方伯繇服于宦其養有赫公家之政預不在裏從容平時戒勿生事欣伯之將于邊八年鎮靜之澤被于幽燕歲時來寧咊且以服婦之進斯就事有爾子孫林林侍擁牟偉如兒之嬉笑語遊戲寒暑五福養極萬鍾有奧雖白視猶則晝辰謂夫人結且雖老歷數百年其壽可保嗚呼奈何而止八十有子華顯觸碁血泣嗚呼哀哉昔以軍袍逐吏門下夫人頗憐薦以相娛既躡津水獲拜于堂溫然其容雖春而康曾不幾年變故如此何時之悲痛若在己嗚呼哀哉凡丈于門莫如我久敢知夫人既出余右銜哀致詞緩歸遄來斯薦一觴再拜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楊夫人文

於惟夫人有婦其筆實貫門高文公之家提訂配德必以其倫作嬪田公諫議之孫錫爵封君祿二千石不顧惟子官亦朝籍人生實難孰克書壽七十之年五福具有令終淑始可以無悲惟其慈德歿有餘悲嗚呼哀哉孫弟不肖獲姻慶門綢繆被遇承音承恩天降鞠凶喪我先子兄弟惸惸誰恤誰恃如

何夫人逮亦靜世嗚呼哀哉恭聚之政凡筵在堂罔罔而形心往形頻恭以牢醴致于使人誠因忘展哀豈言中嗚呼尚饗

趙德莊　祭劉樞密母夫人卓氏文

嗚呼公精之門其事奕奕何以稱之風自大出展如夫人來是慈德象服娛煌以宜家國厥初百兩既富以吉易位于子燕在王室慶積而流前事有述養以大孝名冠樞機誰不有年維孝乃俠誰不有初且觀其卒歲陰之寡原野蕭瑟朝不吉行丹旐異異斯哀斯常閭里動色有酒在逵肴豆伊旁維我假寓麋是奮鍊一奠之誠以代挽紼嗚呼哀哉尚饗

劉風文集　祭曾夫人文

年月日具官劉某等致告于太夫人曾氏嗚呼生不同姓適於本支非末俗之所及而昔者人倫之所冥甚量卑託綠縢攝衣受師時月登堂燕好款篤如將僂厚者二三年惡故夫人之賢實所以約己厚物者悉為可推謂如夫人之賢非古之所謂用婦者而為讓主人短長果不足據而況將及於百年之期然然一介之士且將深惜者以謂付能之善學業之寓是以海內如被壞殄夫人有子無間乎賢與不肖識與不識皆將企其所施而且落落末偶屈於一時豈議論素定而不可掩者如麗日之昭爾是則斗酒來勞非以為夫人壽而明穆終誄聊以寓哀於斯者士私靈慶暴代人祭戴夫人文

人其難於耆壽尤甚難於遺使嗟嗟夫人二者具有尚想舍贈知德之厚既有以允壽夫能不朽儒冠我數諸孫之友今登升堂拜此清酌允

王惲秋澗集　祭廣平郡夫人完顏氏文　徒單學士母

慈慈夫人金源之裔分派天潢坤柔所華式承陰教琬其令容作配德門被之僮僮蘋蘩主饋化成肅雍王母之訓伯姬之恭是嬪夫則以娛以封立人之道其辟維大子挺儒宗種德孔邇令伯陳情不仕而歸菽水盡歡心于日常素髮無頒班衣在身閨女妹嬉春然長貧野服瀟然林下之秀蘭玉盈庭歲時上壽日薄西山其明則東曾是微恙而不及痊起居燕懟曳曳融融從高明察具慶則那若母若子為壽如何親不知憂孝養終天事此全福幾人則然慈慈夫人足慰下泉幽隧周流膺氣意曠居河之滸有儼新宮福樹無憾哀以送終慈慈夫人為婦盡道為母有儀彤管有煒千古是儀尚享

郡君宋祖桐郡慕祭齊郡君文

惟靈秉生德門靜柔令慈作配君子母婦是師昔而從夫顯封是宜象服煎軒嚴木受封如何奄忽遽隔淑容傳酒有發情哀以辭魂兄不昧其顧歆之尚饗

祭容孝達撝文堂集　三省祭恭顯謨母金郡君文

惟靈有婉其德有淑其儀閨闈之奉協于屏帷厥初吉夢維熊羆是生賢子蔚為庭光去侍從膺仔牧朝綠清規推氣龍

膺眷知方隆崇養溫清具宜奄其淪謝何痛如之奠有芳醴薦有明粢尚其來歆監此忱辭尚饗

縣君宋張舜氏晝墁集　祭永寧范縣君文　二首

嗚呼夫人婦德之懿得之天質內治既修始終不虧勝衣之冑良人其歸大邑之封象服是宜閨門裕如壽考維祺福紱無常而止於斯音容寂寂茫然莫追腳陳薄奠維以吉悲

又

維君出自慶源嬪于高門壽以淑德宜其家人福祿康寧宜與偕老何其奄忽遽在物先丹旐啟途新阡載卜敬陳菲奠所望恪斯

祭壽光縣君文

昔有鄭公崇館門綫號為名卿課最之有非特公賢母德所授壽光之居嚴閨敦候欲聞慈意則無所愛但觀其子不在鄭後是以如之既賢且壽今其往矣可以不朽聊以奠之展盡清酒

楊龜山集　祭楚守縣君文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雅納懿柔靜淑功施于內隱行弗彰中外式著允也其儀雍雍和鳴禮衣編紡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年黃髮偕老天胡不相中道而夭歸魂翩翩江流瀰瀰魂兮何之其水俱逝酒肴既饗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倚芳大全集　黃學直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幽閒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雍雍琨德環賢為世名士人皆領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蓋頻繁夫人意哀教訓撫備文

子子孫孫，我寵嘗焚。今我不憂，維夫人之德。耆老就養，訃音忽聞。嗚呼夫人，胡
不萬年。絕域羞奠，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鑒無遠。嗚呼哀哉。汪彥章
祭喬光縣君文。某等傳罪神明，傾奪蔭庇。煞孤露，驕積不如。日月有
期，禮當即遠。攀號莫及，糜潰肺肝。不救臧生，以死為殉。忍盡甘旨，如奉晨
昏。瀝血吁天，冤訴何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又　嗚呼太丘之孫，總佇
鵠闈，相爾似夫。于陽繼墳，舅姑不逮。奉老終身，歲時祭享，必潔以親。采蘋
其職，法度是循。嗚嗚其德，惟一惟均。受賜爵邑，從爵而稱。篤生令子，事業
青雲。義方詒訓，逮大厥門。崇卷踰紀，勿反其真。令終有淑，夫復何云。千眠
吉卜，指日高門。爾酒既旨，爾殽伊芬。臨岐泣奠，用表精勤。嗚呼尚饗。又
祭嘈安縣君文。嗚呼，余之先人，遺息十數。事親日長，惟余與汝。稱望
卒歲，汝遽而先。曾未再稔，先人不天。嗚呼哀哉。天倫云亡，誰不痛楚。念余
此心，倍極摧苦。雖汝福慧，不見缺虧。出繼高株，慶無不宜。大邑啓封，纓壋
宗祊。而不永年，天獨何靳。嗚呼哀哉。死如有知，從地下遊。待侍先考，承容
薦羞。頭于累然，越在苦次。攀慕無由，生孰如死。嗚呼哀哉。人生百年，如穴
過風，況今白首，幾不汝從。秩秩祖行，在此危酒。同氣之恩，寧復歆否。
孺人宋董霜滌先生集，代祭董氏孺人文。壽踰七年，奄為空塵。孟亦人
世之所稀。在夫人若可無憾，而後人身為其悲。重惟夫人之平生，誠可憑
心而涕泱。伯鸞其夫，方妙齡而遽折。考叔其子，正榮養而先萎。禍故相仍，
而困於今。憂懷寢劇，而至於斯。雖然，因此興情之深悼，其如造化之逆施。
所幸有嗣孫之秀發，有彤史以光輝。僅笑惫之不昧，毋拋恨而依依。怏樂
天宮，會廖耶於忉利。悠揚仙佩，訪王母於瑤池。聽我孱庸，肅祭宗文。翔後
令子，光君甚之肺腑。相亦歲寒不衰。沖年武林，亦際風姿。當問先君，欣然
者誰。先君語余，我言匪私。王公正稱，當世吏師。克成厥美，盍出偏悲。汝盍
往拜，少瞻母儀。如何不敏，嚴訓是違。爾後南北，猶有歲時。先君令子，各成
永歸。豈謂世契，膠漆未離。循于至家，妻以孫枝。感此風誼，銘刻肝脾。但未
修欵，常恨怳怳。今為已矣，追悔莫為。聊列黍稷，仰音容而安在。珠亡謝庭，
驚人物以俱非。循仗繁誠，欲酹一卮。望日歸安，重睹靈輀。康行之省，齋集
祭唐孺人文。嗚呼夫人，有子起家，為儒成飛英兮。士林儀鍾朝兮天衢。
而夫人年登七秩，寵敕于天。德鳴鶴兮一視，輝閨壺兮溫如。謂上壽兮則
宜，悵風樹兮云胡。傾前岡兮協卜，覘丹旐兮臨途。尊州里兮悅嗟，淒行路
兮欷歔。嗚呼天人身，賢兮子俱，衛昌大兮門閭。憲兮進兮未果，返阻母兮
為誣。將彤管兮流芳，書青簡兮特書。某忝賢子之友兮，且嘗拜兮瑤瑤。欵

寓誠於一奠兮，抑無摇於誄辭。曾協雲莊集，同官祭江總幹孺人文。維
靈產自望族，嬪于相家。臭味不殊，世德相埒。婉悲淑慎，著聲閨房。云胡不
祥，璧玉俄毀。雖啬其壽，而止於斯。念我友朋，夫此嘉耦。孟致絕奠，尚其歆
嫈。嗚呼哀哉，尚饗。元陸子方集，代祭孺人湯氏文。惟靈生自儒家，嬪于
名族。婦傳婉娩，閨門雍肅。采蘩歸寧之意，舉案齊眉之義。篤于秉彝，以
游宦孫曾，耆而習讀。期六帙之偕老，享五鼎之後禄。天何棄砧先遊，惟堂
送哭。未終日月之剝，復值水風之酷。驚疑有定，憂患相續。嗟百齡其未久，
遽一夕之不淑。某等同里，婚姻通家。婣睦痛死，別之傷懷。想音容而在目，
薄言難罄，一奠江曲。又　嗚呼哀哉，生存華屋，零落山丘。古人同悲，今
此其允。業砧之喪相繼，於中壺同穴之義，允慘於栢舟。寡惟堂而重弔，不
歲暮之再周。某幼而同里，長也依劉。受上床之偶拜，陪東閣之英游。曉歸
婚於仲氏，托松蘿之綢繆。云胡一夕，閟此千秋。嗚呼哀哉，年光過隙，人世
浮漚。感念疇昔，我心百憂。隔州之山，鬱鬱松楸。殯宮雙翼，泱漠江流。又
嗚呼哀哉。先君之喪，靈几未終。女兄之卒，血淚霑胸。天乎何罪，降此鞠
凶。惟靈體閨中之秀，有林下之風。溫柔良善，貞靜懿恭。幼鍾愛於家君，長
擇配于華宗。教子之嚴，斷機於孟母。事夫之敬，舉案於梁鴻。意百年之偕
老，何一夕而俱空。匪桃夭之家宜，乃大車之穴同。嗚呼哀哉，手足之情，抱
恨無窮。舅甥之義，敢不盡忠。冀死者之有知，俾降心以相從。此言可質，白
石青松。
令人宋。許景衡橫塘集，祭都司令人文。嗚呼令人，世族望于吳越，慶澤
所鍾，不獨簪笏。亦有懿淑，嗣其德善。孰如令人，秀出閨闈。入嬪大家，孝謹
順悉。族姻忻慕，媵侍熙熙。凡人所難，令人則易。相我都司，發聞當世。使于
四方，蜚著顯榮。帝寵嘉之，申錫無斁。祇肯金花，有煒其命。宜啓大國，式洪
茲慶。胡不少須，奄忽雙殁。訃音四馳，興悲道路。朔推疾馳，出入門闈，賢行
預聞。二紀之間，靈輀北歸。屬靡贈事，寓哀以文。往僨斯醴，尚蓋公大全集
祭趙溫叔母舍人母楊令人文。旣逢八十二月，嗟嗟夫人，行為女師，三遷
之教，允義且慈。帝謂子賢，母其可知。錫之令名，象服是宜。母來蜀道，子迎
荊陵。榮然金章，迎拜通逵。都人縱觀，羨慕嗟咨。子且廊廟，母當期頤。有班
衣，悲爲齊衰。有華榮陵，完其素惟。榮悴難諶，傳觀涕洟。荊鄀不肖，託契
于茲，升堂而拜，謂且不遠。孰云夫人，而遽止斯。走弔令子，心為孔悲。嗟游
渭南集，祭王侍御令人文。惟靈生自大家，來嬪德門。象服有煒，婉孌如
雲。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諧于甚睦，欣然篤紳。世所鍾慽，孰如夫人。惟是孤

者實系外姻。萬里爲依。如在鄉鄰。遭此不淑。悽然酸辛。尊卿之慼。備以新
衣。周侍士集祭劉令人文。　惟順與正。女子之事。令人有之。克相夫子。表
此良人。泣釁以死。我思古人。此非烈婦。身埋九原。義動千古。我則姻婭。遭
其孝哀。不敢以傷。致此膓俎。
宜人吳測高峯集代祭蔡宜人文。　惟靈蘭玉殊稟。綺羅慶門。配時英之
超軼兮。方晉事於鼎貴。宛琴瑟之和好兮。哦絃斷於駒奔。悵音容之永隔
兮。旁進惟於既信。餘粉澤之芳膩兮。慘閨閣而晝昏。悲夫哀哉。天山鬱蒼
兮。舊水瀰瀰。撫往跡以營葬兮。于山間與水源。無復晨昔兮。參逝而來之
無軒。一祖載而不復返兮。若之何其不須決而錯。嗚呼哀哉。恨悲厥德
雖亡若存。惟厚終之至意兮。豫情文之備縟。顧死生可以理遣兮。亦所
于泰圖之致篤。聊潔誠於一觴。尚有媿於忘言。嗚呼哀哉。陳亮龍川集祭
王道父母丁人文。　嗚呼宜令。少從其夫。艱動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
遊宦。三年薄積。二月朝行。而淫脣千里。專城之寄。枝與之俱。人生亦可無
憾。錄賢衆朝。召命罷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哀卑之行識者以爲大哀
人之隱憂。千之巨創。突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猶不可以八十
九十者。貴極人臣。猶不可見其子爲御監法從者。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
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泉下。富貴之來。半途而失。終天之恨。寧
此紗忍。某向與令子爲璟逖之相期。曉節不踐。羞骨筆之異向。跡雖小疎
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茲凶變。共哭三衢。遡殡兒曹。命陳薄奠
指日求笙。臨風滂零。葉水心集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孫。過於己生。教夫
所事。如其父兄。亦岸之依。累百爲儔。皆曰夫人。其書宜壽。母因子亡。姑以
婦表。婉也二孫。貌把彼吃。理有逆施。事有關虧。惟其不瑕。足以永歸。
淑人。葉水心集祭林太卿淑人文。　昔與大農。久參內署。遂親閨房。且接
話言。尊以賢孫。嫡於朕息。恤嫺兩盡。意愛兼深。鼎食再豐。況値年齡之永
丹砂累驗。宜招表脉之回。慶甚生榮。悲成死隔。時膓有讙。揮淚若漪。周益
公集祭仲姊屬祭吳漕之母徐淑人文。　嗟惟淑人。嬪于大家。早慶三遷
之效。既綏五福之遐。儼孫曹之在列。粲綵綸兮屢加。惟爲善之獲報。信天
道之無差。憶四月之離良。睹服輿而歎嘉。曾晦朔之幾何。易鏽衣以表麻
雖榮養之無憾。終人生之有涯。挾官僚而薦酒。聊以慰夫里巷。播芳大全
集宋光勝　祭屠淑人文。　某未會公葬。聞含修容。乃聞夫人。遽亦遐逝
其爲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實稅齋莊。化被閨門
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

秋想淑靈。鑒我款誠。　汪彥章　祭趙淑人文。　嗚呼天奪我中饋之良
二紀于茲矣。甚於昔隔。亦復平易。春明榮于朝。屢蒙天子恩數。褒我賢配
命書俱存。乃循剛長。吾于其下。惟靈不昧。鑒而受之。　孫仲益　祭章淑
人文。　嗚呼。伉儷十年。如屆仲頃。夜壑舟移。遊無留聘。中州蟲沸。共此百
罹。又於其間。有合有離。垂老伏荒。二紀首路。萬里訃聞。奄至大故。叢葬空
山。未視定封。佳見宿草。動搖春風。適時不祥。抱恨入地。何辜于神。而至於
此。上澤之瀕。鬱鬱佳城。緘慝視日。我以櫬迎。湖波不揚。若有神護。追觀瓜
瓞。兒啼孫泣。嗚呼已矣。關此新宮。獻酹一觴。涕淚沾臆。嗚呼哀哉。尚饗
恭人王漢濱先生集處州同官祭王守閣政恭人文。　惟夫人禮鍾純懿
胄出高華。作配君子。衛成有家。易稱中饋。禮標內則。由始暨終。其儀不忒
顯顯使君。四佩守符。循良之政。所至稱如。自家移官。厥由內輔。成此令名
夫人之功。積善之報。既壽而康。死生奄忽。理不可常。煌煌彤軒。未未閱月
一卧不起。聞者悲咽。凡我諸人。素仰德聲。恭陳薄薦。用展哀誠。　處州同
官路祭王守恭人文。　夫人始來。時維孟春。魚軒徐驅。風和日曛。鼓樂在
前。迎者如雲。夫人今歸。歲既其秋。靈車遽發。雲慘天愁。哀挽悽然。聞者涕
流。令德在時。云胡不淑。日月幾何。未歆往哭。丹旐西飛。祖送傾城。道周一
奠。鑒此悲誠。廖行之省齋集祭宋恭人文。　夫人家道之純。閨政之令。族
姻是孚。顧如它人。匪閨則鬱。莫擅于閨。而得其人。嗣有令聞。惟嗣則賢。本
諸夫人。其賢益信。母賢嗣偉。宜天所相。俾壽而慶。曾謂斯年。弗登五紀。天
奠若令。先氏有云。常于善人。云胡弗登。昔夫人之行。從子官遊。氣與春饒
及夫人之歸。西風號秋。嗟其悲臨。行路之人。猶竊傷悅。有泱盈睫。娟惟淑
者。游賢嗣閒。風昔所教。哽噎奠斯。匪曰酒肴。有言莫盡。　又再祭宋恭人
文。　嗚呼夫人。始從于子衰。越歸葬于五馬之原。俛仰春秋。兮葉衰具。爲
昔葬豐之至。母亦仕齋而復還。惟安於千主之歌。信有子之能賢。夫人其
瞑遠。于是鶴芳歎於古。先汶微禮。惟昔諸人。皆具薄奠。西光返照。何適不
拜。予同寬親。各主惟去。尊道貴德。利益無比。天尊大慈。澤無不被。食施有
盡。法施無已。追果受主。威如教爲。惫兮有靈。顧鑒斯誠。崖宮數集祭梁憲
恭人文。　端良之德。令淑之姿。克昌高門。姊道有輝。富貴康艾。百年其期
奄斯淪沒。聞者嗟悲。清酌薄奠。魂其歆之。
碩人宋張守毗陵集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嗚呼。清獻之德。表于搢紳
慶鍾其家。肆有典刑。猗歟夫人。婉嫕靜淑。秦晉是匹。允宜右族。承尊接下
率禮弗違。正緍所格。家道以肥。勇踐叔達。夫扶從宦。炳蔚後先。鸞臺龍閣

閒號顧榮袞衮蘭玉。謂登期頤。享有全福。天乎難諶。不假之年。川流逝矣
空華寂然。其謬領州。屢捻開懿德。敘緣不啚。薦此薄物。嗚呼哀哉。尚饗。
後樂先生集祭王少卿母大碩人文。　柔懿維則。壽考且仁。肅穆婦儀。光
于德門。為主賢嫡。來是正直。載壇萬里。名實殊域。提挺風烈。志身間公。倚
歎母訓。實維教忠。自鎮神皋。晉貳卿寺。榮來祓輿。有華綵侍。象服魚軒。為
不百年。嗟嗟淑德。沄沄逝川。瞻睇森幃。登拜帶及。菲奠寓誠。涕泗於邑。
遠祖　精芳大全集江彥章　祭遠祖顧靈英濟王文。　嗚呼惟大厥取中
原沸騰。按侵名字。群雄競拜。王起閭里。幾同厥纘。有地千里。一方所憑。閒
真主出。瞿如履冰。遂赭土宇。精唐以興。屢錫衆詔。人知勸懲。既殁廟下。咸
思來承。廟食故壤。左淵右陵。曆祀五百。若王始亮。遂入吾宋。神光愈明。精
雨請霽。信而有徵。乃進王爵。弁章並升。然又後裔。日蕃厥增。散處諸邑。非
雲則仍。聞顧于世。如書續燈。小子何者。守府是膺。身則羈矣。惟材弗勝。日
禮陰相。宜其股肱。欲走祠下。徇譽莫能。爰薦菲薄。寔之豆登。用告來者。毋
忘捨蒸。尚饗。任希夷斯菴集祭眉州陽震宮文。　維嘉定十年歲次丁丑
八月己酉朔。遠孫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太子左庶子兼同修
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希　謹因換廷建功郎新城都虞華陽縣尉廣復迪功郎新城都虞新
繁縣尉瑞祖。權承歸蜀。敬以清酌致奠于眉山陽震宮始祖。寧江節推洎
六世祖光祿大卿之墓。尊惟我祖。昌于眉山。譜牒所紀。名績班班。自節推
君善積五世。至光祿卿。譽纓始熾。堂封奕奕。列樹宸官。昭穆惟欽。來祥必
蕃。有燴于庭。閱世不改。有扮于鄉。里表如在。元義瀘州。種德深塵。二蘇詩
文。謂吾父友。始遷于淮。而傾于光。德道不偶。是為賢良。進龍學公。家聲大
起。直節謹書。表表國史。滁州王父。乃家武陽。中散公世。種綿鬭章。二任
瀘州。實參同。大任孺僧。慶曆承。聰青拾恭。纘世有聞。傳龜襲戴。種式有今
聲聞顧白。忠敬詠繹。僑寄似居。維陽攸遷。光祿之齋。或留故邦。或閩或浙
或荊或江。丁丑之科。有西辰止。往羅同登。　華濟義。謂我父行。六世似同
水書祖德。餘慶有鍾。閒以松楸。訪以閭里。惕然以思。是然以喜。截念不肖
自綴微官。每念隨滕。一訪故閭。今茲白首。逮戚常伯。雖抱風心。崎嶇已逼
諸父兄弟。歲時烝嘗。我獨懷愧。邈天一方。二子吉歸。藏誠易識。潰綿奠冀
西望涕浮。陳菁御貢。聰集五世祖墓祭文。　維江南。為蘭阜之秀。陳之先
壤。實根幹為任。厥鄰雖宜。猗水繚其趾。爐香之其。千步九狀。者屢矣。是子
孫之罪也。一二年來。始克披竹軒。莖稍還。猿道五世之嗣。亦得以天子命

服拜爲。夫科名祿仕。非以貴其先也。仁義道德。所以燕其後也。如麒印於
如荼荼薺。其實難後。續常勞窮。而豈有他哉。百年之間。寔漢久矣。而神靈
固不昧也。百年之後。非猶發文母哉。不淑為山靈之蠹。韓魏公安陽集祭
告四代祖鼓城府君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某月某朔某日。四代孫
具官某。謹遣男忠彥。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高祖鼓城府君高祖母夫
人張氏之靈。竊閱家集。見真定主簿張度所撰府君墓銘。知天福二年中
與夫人同葬於趙州贊皇縣東太平鄉之北馬村。當五代之亂。天下兵革
子孫於歲時展祀。蓋不能及。遂今百有餘載。遂失訪辨。琦自叔官以來。志
求所在而悉不得。鄉邑老舊之人。以詢究之。今會贊皇人前晉州司理鄉
嗣宗。仃服北歸。見過。私第閒所謂北馬村者。乃云所居之地也。遂以誠託
之。未幾。嗣宗復至。且言是村有韓評事墓在焉。請使家人親驗某竊念。年
祀既遠。若不一視銘誌。則恐後之子孫與鄉邑遠近之人。尚有疑者。故遣
男忠彥。擇日以告。暫開墳隧。拂拭誌石。使衆目視之。釋然必信。然後增益
封樹。以時致享。子孫承之。崇奉無窮。惟靈監此至誠。歆此薄薦。毋以輕有
化。漬而賜大答。孝孫之幸也。尚饗。
曾祖劉忠肅公集熙寧九年祭先塋文。　維年月日。孝孫男某謹遣新婦
任氏。長男跂。躬詣先塋之次。用某日具清酌庶羞。致享于三代考妣之靈
惟某幼而孤。流離四方。弗克踐先王恭信表三禮。得罪于上帝神明。不敢
逭。乃天實悔禍。保佑先人。緒餘弗俾失墜。以活其嗣人。猶傷于員三十年
于茲。始克大事。如是其在某之身。何有惟心。以事。乃守視油祥盡身于基
次。終以報揚先人。則曰豈敢。如以自竭其愚。則曰庶幾哉。然方有罪于朝
為世大僇。志弗克遂。又五年于茲。雖日表夜。繼之以夜。其心慄然而官禁
有餘。祈天天高。亦罔克有濟。益蚤夜惟念古之人有禮祭祀。欽承婦子。是
積用敘祈。秋禮意命之從事。以代不肖之身。明德加惠。尚顧歆茲。乃若敬
念所願。則中心于是。終身如是焉。狀云忠焉。云敢遣尚饗。元王惲秋澗集
辭墓祭文。　維至元九年歲次壬申四月乙未朔十七日辛亥。承直郎平
陽路總管府判官男孫惲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曾祖王父顯考三府
君之靈。惲自至元五年冬十月被召赴臺中外無狀。至元九年春三月。用
前資翰林修撰。由監察御史。改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已擇此月
十九日赴任。所以分以勢有不得不然者。今當遠離塋次。伏冀明靈持安
陰祐。尚饗。　從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告祖宗文。　至元廿
六年歲次己丑八月丁未朔越四日庚戌。孝孫惲敢昭告于王氏三代祖

考祖妣之靈俾不肖俊承祖宗遺訓以至今日又於此月初三日欽奉宣
命進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是皆祖宗夬業德積之故越
小子何敢存焚先隴宜知所自特陳薄奠是用昭告尚享
祖陳書卿貫聰集先祖墓祭文　士有足不出戶而鄉鄰祭其墓疲嗣被
其福者吾祖是也譬諸碩果已則不食而胚胎潤澤來者甘之故吾祖之
衰老卒於叢而獨吾父兄弟克儒厥家克保厥田廬而無失也此非吾祖
況積不軼波流所暨然耶今省卿恭茲恩之題歸拜墓下視松楸完矜備
有生義吾祖之在九京當亦笑聚歆此酒也吾祖更陰相之俾世守不墜
則祖之令名益彰敢再拜以祈
伯祖鄭剛中北山集祭伯祖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
具為時聞人後世支系派列各事生業雖以方膳之變禍毒派行所謂生
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神地喪吾兄觀摹窺覽志業不墜詩書大害
化為異物則未當不撫膺痛恨涕下霑襟今者吾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
十年寒落之後非敢以為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尚
當有知
叔祖陳默堂集代蔣子靜祭奏撲叔祖文　維宣和四年三月庚申朔十
二日辛未具位翁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政奉議陳公之靈嗚
呼我官沙陽善政茂聞公實教我唯仁得民遵公此言百敵一新雪不半
年民氣如春惟公里居有德有幽與借贊助民以易使方須功成遽辰先
子衝哀而去遺恨何已哀傷贈誄恩隆一時有德未報公今永歸禍患疾
困哭不及惟奠茲一觴莫知我悲　韓魏公安陽集祭告五代叔祖二處士
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某月某朔某日五代孫具官某謹遣男忠彥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五代叔祖處士五代叔祖母夫人之靈某嘗聞
家諜知五代祖而上實葬博野年祀殊邈雖勤于推訪大懼不知所在比
得從姪弁錄二誌銘來告且言向葺壙墳之所得也詳祈欽三代諱二處
士乃某五代祖庶子之親弟也不勝驚嘆慰喜之情故使忠彥擇良日具
薄薦完葺顯缺再嚴封樹仍飭子孫歲享祀傳於無窮惟靈歆而鑒之以
重偪于來裔尚饗　黃氏日抄祭叔祖機察壺隱先生墓諱得一字仲清在
昔先人未從東嘉富而好德樸不務華逮我叔祖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
而自奮熟誦古書逮且無眠天資超詣覓探本原其在初年學老子說二
蜃講庵聽者千百既而惜然復歸于儒斯意斯世勇爵微逐南北講解公
亦歸老築室白沙故懷詩酒有錫為然一樂徑除烈烈失風雖老不渝齋

志其豈爰俟來者焉敢遲于彬彬儒雅始餘周瞻公賜之詩豈徒言貿以
達大期既而猶長受書吾父俾繼先志必稱叔祖歲在丙辰令孫弟奉嘗皆
公之賜感極涕淚惟公松楸積民竊據無四十年乃復天祐俄歸使墳傳
拜墓傍公靈猶存酹此一觴韓元吉南澗集祭四十四族翁叔文　淳熙
八年歲次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庚子族姪孫元吉元脩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叔公四十四族翁韓公之靈嗚呼古先聖人謂葬曰歸
死或未葬魂猶如羈惟公之喪遠來自豪旅泊萬里踰三十春匪有仕者
歸焉可期既續公後人皆涕漣某等或寓是邦遂車載馳禪寂之山母弟
所栖公其往為庶安於斯
又司馬溫公傳家集令公掩墳祭文　嗚呼祿不逮親古人所嘆重茵列
鼎雖識為榮掩坎啟墳身不親在長門既鍵長夜無晨俯望題犯於茲永
絕與言及此心之衷飛魂腸地號天肝腸寸絕胡詮澹庵集譚嘉言葬父祖
奠祝文　維紹興二十四年歲次甲戌十二月朔某日孤子某敢昭告于
先考某人踰月則葬古之常禮春秋變之不葬有三而士不與焉惟先君
旅櫬奄易歲月日夜悼心大圖不皇康寧雖風俗之陋一至於此實人子
不克襄事無所歸咎嗚呼嘉言尚忍言之宅兆既得卜將以某日安厝嗚
呼哀哉尚饗　李濟軒集先考神像祭文　維慶元元年歲次乙卯十月壬
子朔二日癸丑孤某向者重建義方堂于先塋之前亦不敢失墜先訓堂
成置香火於其中以奉靈遊而未有像設今乃尋獲舊真一本重加表飾
卜以是日奉安於香火所謹以酒果昭告于先考奏名進士李公之靈曰
公自弱冠學富有聞家難將危志弗果伸抱恨早世僅逾五旬有室義方
貽厥子孫守毀鑿名不可埋故建于斯用詔後人公之遺義發乎精神
乙瞑乃傳彷彿其真妥奉有嚴昭示無垠入拜公像尚如公存仰此先訓
期於先達公亦赫靈大振於太何以報公日新又新尚饗　林亦之網山集
代沢春墓祭文　嗚呼吾父在日先言死時擇冢有無狀骨埋之吾父逮
今以我無及嗟我人子易酬罔極喪變之後狀無上實艱難四載祚藏壁
中不知我者謂我何難卜兆為醉叩胃潤肝豈敢長久積分罪孽幸運全
不以坎以塗親舊往來嗟吁欷歔上有日星下無壹是陳藻樂軒集南山
墓祭文　三十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孤子某謹以觴酒樂饌之奠敢
昭告于考君承事墓下嗚呼千年松楸有如昨日如是一杯又將隔歲敢
告　代陳鈞叔祭父墓文　二年冬十月某日斷自諸孤奉考君處士之
柩卜葬于西憾之原以是日掩坎有以杯酒盤餕致酹之嗚呼昔者死喪

我尚重釋。瞿然叫號。曾莫可使。十年佛屋。寂歷空巖。此念一來。摧剝肺肝。
豈謂殘喘。尚及吾母。他山落日。嵩纍纍土。銘彼懿石。松柏不死。其有來者
回阿爺之墓。 魏鶴山大全集祭先墓文。 某不學不令。徒賴世積之休。偎
縣薄技。濫齒儒科。自癸亥遣朝。遂不復躬祇埽于松檟。夙夜慄慄。惟祭祀
之乏共是懼。最後遣校書郎。丐守漢嘉以歸。清朝未遑。惟欲遄從中道。殺
亂適訟。往復遲今年六月。始獲番還舍里。越三月始展墓下之拜。而致壞
墓焉。明日則奠黄於父母妻之塋。自顧幺㕻。繫誰云致。實惟我先世充積
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持積戚行之成。以不隊厥世爲身矣。雖然尚
有可勉者。体受教。身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一。罔今其未死。既斯惕斯
惟神實保祐之。 又 某。治郡亡狀。誤叨恩除。司臬東梓。寄中書朝廷待
報。解郡會憲漕空官。制司遂令上事。遂於前月之晦上眉山印。綰涓十月
之望。祗服詞存。敢具所以忝竊。告謝于祠下。靜惟膺塵。薦吏中外。茂然報
效。未既苟免。今兹寄日劇。依依于未知所以將厚望。稱塋指者。惟神尚陰
相之。毋俾忝敗而作神羞。 張南軒集省墓祭文。 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
之義。每來展省。號哭于前。不敢用世俗之禮。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終
有所未滿者。近請周官有祭於墓爲尸之文。乃始悚然。深惟先王之意。存
世俗之禮所以緣人情之不忍。而立尸以饗所以明尼神之義。蓋其慮之
者精矣。是用今兹敬体此義。爲位于壽。具酒殽之薦。以寓其追慕之誠。惟
事之始。不敢不告。俛伏流涕。不知所云。考妣之神。實鑒臨之。 文天祥文山
集祭墓文。 維己卯五月丁未朔越二十有六日壬申。孝子文某自嶺南
被執。北行至南安軍。謹具香帛。遣人馳告于先考太師革齋墓下。嗚呼。人
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
乎使我至於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避于南荒。宗廟不守。
遂我異檀。大臣之義。國亡與亡。靈武興師。辟后歸國。再相出師。身荷憂責。
江西之役。義隊四克。請親拜墓。以勇削妹不屢。畫集二一。狀崎嶇。妻妾子女
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陽。庶幾。會爲以爲後圖。悉遭推遷。天所發森。
有母之喪。尋夫遷于哭泣。未能。献臨其塋。倉皇之間。二女夭逝。舊爲因虜。
形影獨存。仰藥不濟。虎北其轅。繫足繫頸。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京。
愛指松楸。有言若擾。繼今父子。實與祀事。有姪曰升。我身是嗣。與言及此
涕血如水。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
久矣。我生不忝。遭此百凶。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
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李摘還竹溪集代兄長祭墓文。 我家

于閩。爰自遷擊。其後三世。出從官檄。有子有孫。南北異適。歸心往檣。道阻
且遠。頻年江淮寇至。擾迹衣冠。駭奔半途。絳蹟脱身南來。如故。焚骨。一枝
故林。飲烏赴擾。我我蒼山。千仞立壁。餘二百年。託此宅窆。載拜椒松。載集
珠戚。有核在豆。酒醴在尊。緬惟先靈。鑒茲誠赤。念我千里。眉木又急。屏除
後艱。保之無斁。家藏文業祭先考陵山墓文。 祖父積德。子孫蒙福。遂登
丞憲。持節南服。八閩是綏。群蠹用削。帝憐朴愚。宥罪復職。時子始生。宗祀
有承。命之曰薦。因官以名。是惟祖父。遺祉所鍾。夢想塋墓。松栢參空。播秀
大全集熊子復 祭先考備善先生祠堂文。 某。佩蒙先慶。方校石渠之
太。存誤上恩。史紬金匱之文。蓋有典謨篇。則章光舜之盛。然措春秋辭則
非游夏之能。修書屬纂於四朝。秉筆詎膺於一介。幸斯文之亦預。皆吾父
之所貽。知幾載國史之言。敢含毫而弗決。于長述先人之志。雖流涕以何
從。 先考奉議祠堂祭文。 典兩府之秘藏。纔叨序轉。備群賢之選。真邁
冒兩除。雖此誤於上恩。蓋實緣於先慶。懷錦漢風月之藏。徒夢繞於祠堂。
寓塋坡雲霧之悲。阻躬陳於薦羞。 祭先考祠堂祭文。 士孰不知學。學
而儒雅。足以飾吏。乃士之賢。吏孰不爲政。政而剛明。足以去惡。乃吏之光。
茲二者。難乎一舉而兩得之矣。又孰見其雖老而猶堅。惟公醉飽六經。沈
華百氏。胃中之所停蓄。浩乎江河之巨浸。文焰之所暴燿。爛如星日之高
懸。若其偉望。推美乎當代。懿行儀唳乎古今。庠校願得以爲文。奮乎百世
之下。先生孔孟之典。淵騫奈何。徒齎之以如此之德。且賦之以如此之才。
而不使折桂林之一枝。搏鵬程之九萬。誰爲此者。蓋乎莫致之命。莫爲之
矣。而仕備足以行其奇功。備足以及其祭祿。備足以賙其親。而今閣廣譽
遂與卑茂豐恭並流無窮者。乃公平昔所韞之萬一。獨有爲於耆艾之年。
至於厥晉紱之懷來。樂溪山之勝賞。養恬少室。適意松菴。一觴一詠。歡無
虛日。人皆謂公爲山中宰相。閬苑神仙。善既積。夫厥躬壽。弭當而合延。奄
玉樹之落。成丞鶴馭之言。旌雖芳蘭下凋。一時以爲悵。而高風不泯。萬古
以播傳。愴哀思之罔極。念欲報以菲然。爰卜吉於新阡。清
飈吹楸。素月滿川。溪光起而相藹。烟色散而爭妍。公生則愛此。今死寧捨
旃。靈車在途。戀恨云遙。望佳城而永訣。空偭淨而漣漣。聊寓辭於一奠。公
其來歆。暴吉骚鳴呼哀哉。伏惟尚享。 王之道相山集遷葬告皇考文。 丙午年
歲在甲寅。雖舊之冬。時以不孝。獲罪吳穹。官軍始捷。遂遷繼至。遠適寇
動。不先秉事。三日而殯。忽焉二周。恭言遷今。沸泗滂流。軒居之原。舉喩新
阡。歸葬有期。敢以告遷。何違小山。雖耆何違。祭先墓文。 雄嘉定二年歲

次乙巳十月辛酉朔初二日壬戌孝男孫表于何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亡考提舉郎中贈太師鄭國公亡妣齊國太夫人石氏之靈某罪逆深重天降酷罰歲在戊戌先夫所博母子相依存活于茲今歲六月禍延慈闈慈兒沮無來表遑舍消遣利子以圖命禱陰陽所說多端神靈欲傳安妥奚取百日之內以兒山吳秋卜十月之朔以諸宅穸既遵周完之會即將合饗之儀念教忠之訓則樹木已蒼追母懷之慕則音容永隔哀號躃踊痛極終天元方德麟集清明望祭先塋兮　基祭非古也近世則慎之矣今也又不得祭於墓而望祭於家焉蓋人事之甚不得已而禮之變也嗚呼為人子若孫至於不得已而行禮之變窮之感何如哉應悉爹天哀哀我心一觴揭虔神其鑒之　林光朝艾軒集代祭鄭湘鄉父文　嗚呼今海內以為有子如鄭原者若是而足歟空山送死吾伯氏不可見前者吾母推柩未及姓而衣冠畢來昨者來今不來取觴大叫何言而可道也不孝蒼天任弗兌斯庵集祭林縣丞父文　某等與公令子實同事婺惟任與鄉同進士第公其父行曰有拜禮步瞻之懇間公遊公年八十何憾於世五鼎榮親子仕未艾事有不然人為流涕洪适盤洲文集祭陳安撫父文　惟公隱睥舍和里肝冠月季社賢嗣持禮飽聞拾茶粜科賦擧榮路皇華方伯鼎貴未艾吉夢出綸屢兼措陞某致官東浙雙來是歧鄉之吉今遐想高躅況官侶之好情篤鯉庭豈斐雖之詞不如昔者祭祈以蔵靈其格思　陳亮龍川集祭全伯清父文　龍川陳亮謹再拜致一觴之酹于新物故某人之靈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康矣有關其華家苟足矣不遑其餐鉄心措慮遠端不差振施常理為應匪除致諸子力學勤生既措既定宜君之暮年既景付托良佳何一旦之逝者致有識之嗟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高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止色耶若伯夷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存而變化之用遠念歸怨之何所天陳辭之靡也追晞昔之樽酒為今茲之靜看謂窦漢之如存想英靈之未遠苟餘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為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淚以無涯

伯父家陳耆卿貢窗集祭伯父文　嗟乎士之離桑梓既松楸而客于千里之遠者名與利餌之也其貧剝骨而迫恬於利其毫滿腹而終遁於名逐逐他土之死弗瞑雖然此不足評也伯父之生也不以豈忤為工拙則其死也豈以遠近為圓缺臨命洮竟天指秋月此時此意其與留連妾婦者影相絕矣伯父無憾也而耆卿則有憾焉始而往不得已也中而歸可以羈也可以歸而不歸伯父之志也欲與歸而不能耆卿之愧也前歲之春奉枉其車今歲之秋止枉其書以為女郡則已告病以為病服書則綢綢嗚呼豈謂耆卿身未及前而伯父之日已先瞑也仲兄之來吾哉宅穸所重憾者方如畀莫嗚呼伯父遠矣耆卿之憾無從釋矣紛紛多言祇益為贅天實為之柰之何哉嗚呼尚饗

叔父鼎充宗鶴朋集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既宅穸爰吉卜而誅行啄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大夫守司南京鴻慶宮禱之歹與先君同研席先君愛之備同粢實為銘詩用發潜德慰先君之不遠納諸壙中以耜後世知先君存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滁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兒北京國子監教授積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昔我叔父事親竭力承以孝聞熏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考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年承其後者獲然一女積之念此常痛于心悉衣菲食用充歸屬于魚山之兆十月乙酉是期葬我先祖復我先人宜曰宅此惟安乃歲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育子孫之存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饗　宋景文公集故皇叔祭文　惟吾帝子常秀朕之從父厥有昭德以揺本支肯隆地親乾無纖懷屆倚盤石扞寧我家天不慭遺宗父殞殞武顧之痛無所寄懷今猶作在參同姓畢會時仲蓋酌較究榮哀凜然之烈在曲無間蕃吳吉蘇揮富路道方遽碣鄒水即泉宅窨聖矜悲官師結慘特陳芳時用致哀悰貨庭塈豫章集祭叔父給事文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歎厚和裕足以請恩意行不祈報之施高不近名之清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積當朝夕三書光輝九族白首庶民百像是式貴靠青瑣曹不兼月如何昊天殲奪斯亟嗚呼哀哉在昔叔父與獻宜城狄氏會昌感一不情視之如履司農討論御史得察待節張騰琮寮受職六年在貴戚可即戒教之信義不爭農功元祐考績兵盡收監觀四方繡音不病使者爭嗚以謝遺迅維叔父留中郎氏書是將是師並護龍蜀食茶來馬奠吏與足入佐衆司與閒和奠起居柱下日近清明人謂叔父宜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衆職二聖材之俾承容旨有寬是徽無於以塔叔父拜書極謝周召帝曼兵會遂判閬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柔給中方將侍未老陰德在民民功在邦書士揮冠豈惟我家嗚呼何負於神於悉遽隕殞

越在衰削聞訃顛躋恭參量心無淚續哭令我不天又失叔父彼蒼者何忍此彫霜兄弟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父附我我乃信然平生拜至數誨笑色令哭歸齡斷桂枯柰凡筵在堂不聞金玉之音酌酒不觴涕落涕隕心嗚呼哀哉劉給事集 謁十四叔墓祭文 某自幼昔蒙被叔父教誨愛以訣意竊官于朝德厚賜深未知報稱遽去五載叔父不幸捐館某愈懋柔寵不允詔告以歸令以禍罰還家叔父之葬已更歲蒼其為悲痛尚復何言薄奠薦誠有淚如雨嗚呼哀哉鄱刪中北山集 祭族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奉卑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輸墨淋漓徒徠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忽訃在耳蒼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逆不見公之書而肯號嘅搖徒送公之柩也已令則靈輀在道窀兆已啓聞而識之萬事已矣此後人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翳蔥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愈遠而愈疎愈疎而愈傷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蒼者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跣也耶揮涕臨風何嗟及已汪藻浮溪集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負名酬酢萬事一本以誠趨有來邪膚有疊山千載相望與公為三世人維登藻糈琢璧外雖粲然中濁嘅鶴公獨積茂不為哆形經術自奮遁班漢朝世人紛爭步趨

機穽術騁欺揮遷復相勝公獨淳至不為巧辭雨淮劉已付浪化之天為人師行為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截生樂淳博如陸拜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於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雖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況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享胡銓澹菴集 祭三十五叔文 代寓 維紹興二十八年歲次戊寅四月朔庚寅二十一日庚戌姪男某謹遣姪男獨姪孫紀寧等以香茗清酌之奠祭于近叔三十五叔父府君之靈故和之不公坐丈講過地江淮日月其邁宣知癸卯銓遭貶聞公遣价理問其禊寒晴康阬元宵未命京足望晴嘔訪銓弟兄丙午十月姊允生非銓通歸省不獲會而建炎二祀類拭維揚忽焉相違秋冬涕淒銓恭中拜公吾異嘗伯氏世長時亦在代谷土異方不期而通把酒道舊感嘆世終且吾且悲自是違暮曹不扶日甹忽南渡大駕蒼皇千官夾擁來公以本儀具替寓不忍言別修秋依依休曰此何時遂別而歸公亦遁巷歲長沙轉側兵間乃克還家攜撰杖履從容久之山旁野廬踈偏追隨日來錄寫回禮曰於時方搶攘銓始長父惟公是賴就謂何情又行八人凡十有吾弟姪是孫蓋以百數歲時為壽軒蓋填戶居無幾何公復汎江自江入浙欲遷雖嬌緜與丙辰銓始召見明年當夏賜對便殿

時初息烏驛駐金陵公未自淮又獲趨承是冬十月銓官客院屢駕徒抗公止淮司遂上湘潭往觀峴首爰自衡陽徒步西走路經人驥瀧瀨瞿塘蜀道孔艱陰阻備嘗壬熙聞茂公始送拜銓時胥間又重復罪道江適蘇適與公會公曰新興號大法場汝宜慎節惟學是孫銓拜稽首率以周旋解手違顏忽十六年歸水蛇山觀霧響煙萬里未崖雖波黏天母兄不知凡髮就懈不孝不慈允不塞譽孫顏忽恥攻苦壘編易禮春秋三書是莫某猜前愚庭答往訓未兆固歎息徒內郡于衛之陽道出江左上章乞歸嘗母遷頗固緣拜公于永和鎮青考康寧容若靜亂回視向來父行惟公凡惟一存涕泪攢胥自春涉秋誨藥是親曰汝生還古今幾人慰勞叉驚薰然慈仁慨嘻歔欷酸入四鄰遂合族姻觴我劬黃步觴衢壽子孫振振一日不見忍以病言疾夫寢門公援起哭我手指傷生于桑銓曰何傷此國易秦誰謂獨篤日引月增止桑謝醫寢不克興銓追王冀遣迭維谷以父命辭於義則曲拜辭床下慈不敢哭款趨厲養將恐將懼其懼伊何攝聞公訃忍走書來一旦千古長不得親不得視猶不得憑雖郵其穢遣寓奠誠莫克親致嗚呼號于天罪乃至是我聞有命自使朝夕廉幾角蜀以助窀穸望鄉傷懷痛貫何極嗚呼哀哉尚饗康削高峯集祭叔父叔母

文 嗚呼哀哉吾又之寔惟叔與嬸吾姑遽矣叔令人復惟叔之感次及其配復先年戴亦已須背嗚呼哀哉去家一年夫二筆長想音容之如在偏先生猶久寔吾叔自男文雅閑奏默謂不墜允孝養猶侍其慕忘高意廣命之大攫死幾於拄叔母之賢未見倫比事上則孝送終如始撫下則慈視我如子直惟親屬內外曾不間於間言而其懿美之行寔著於閨墨寓於衣食幾二十年若初未嘗之時而泰然不形於辭色吾叔病忘不復省事未之如未病之時而意不為之少衰嗚呼哀哉人患不賢賢亦終於是而已吾天之畀付所斬者壽齊眉偕老人或鮮有如吾叔又叔母之洋吾歷幾于可以無憾獨恨溫愛之息未報吉凶且諜而決袂嗚呼哀哉朱晦庵大全集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母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吾拜叔父于寧之川學既南歸遂不復見兄叔母于帝之鄉吾遣木歸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荒然撫弟之賢就衆此事既被允澤行矣官業尚冀後今無忘關慶一觴所酹林表草書筆寔不亡飲此誠意尚享范太史集祭從叔承事文 嗚呼叔之天華其取科第如摘拾芥而仕不登於郎閣叔之才能其處紊劇如新發硎而任不主於公卿天惟與之聰明而不畀之壽考平生所有百未一施某與叔相從實自幼少日未

月往凡四十年譬如期松栢於九霄望驊騮以千里中道而止命也柰何嗚呼叔之須長志大八十上恩予壽未耆未艾今也不幸志大大既復蒙賜告遂長即路二一物而缺為此薄具尚享陳止齋集祭八一叔文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屬屬動無疾步蓋常深居燕坐玩意緗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圖雖比鄰衆訟擾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慝昔族有長故舊不渝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姪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編歷年如一日又二九而備泰恭洽於弟姪二一笑而匪怒然其胸中豁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其可欺以智欺者矣嗚呼大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富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胤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昨露究人事其何關算蒼蒼之難詰觀其前十日而戒客却杖驅以客布訝死曾之其擇曰阿才其可付余闕繼宗之子經禮似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為諱苟才足以汎掃門戶與護墳墓渺一芥其何崙將九原烏如趙僕須書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逝暮之一老之尊實寔衆擇之史措此其事所以羅怔下而長懷想儀刑以推仆。叔家齋集祭叔父通判文 昔我先君與吾叔父曾無間言俱敏于學好夫鯀德厥有本原其何維何洪河長江衆流所尊其德維何拱璧大圭夫然粹溫先君既殁吾見叔父如親備存教我誨我六經百氏靡不討論叔父之賢智愚咸躰雖不敢尊與教兩州僕治一邦名徹帝關年登上壽好古嗜書神明不衰謂當期頤永錫難老福祿使蕃如何不久武陵盛月曾不平分俟不配德候然長往就招其魂二子早世允承其家猶有二孫平力經營蔚其新阡董漠之墳吉人云亡行路實涕別其弟昆長夫叔父孰關其明識導其源追念平昔誓業肆肆水天弗譸無以報德惟當勉勵不辱吾門輔中書進畫顯永傳有淚如縻嗚呼哀哉陳默堂集祭公敘十叔文 維紹興十四年歲次甲子十月戊寅朔三十一日戊戌姪具位淵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叔父承事之靈嗚呼我曾叔祖特進公之盛德上配尚書公勳業之富為無忝下啓諫議公名節之重為有光輝令趺吉無與倫擬則以負荷之於前而誘掖之於後者得其道故也故其理之為陂澤發之為泉源者特進公之力為多此其後世子孫蕃衍盛大世守家法愈久而弗墜也歟惟我叔父乃特進公之嗣孫賢而有才者也特進公平生好施不倦晚無餘貲而其子孫有散於異鄉而不能以自存者公獨以儉自持竭盡為富工聚其弟姪歸保乘肆若塔若塚俾之各得其所字墳墓而不去又以其餘力進諸子於學問有以文章取科第者天之報

施其不可信耶蓋公生則安逸殁以壽考凡人之所難得者在公皆可以無憾而於特進公諸孫之列獨能無愧者誠有自也淵也不肖少從公遊以至於老其感球無間則父子之仁也其葬平志答則朋友之義也其疑有質其行有事其緩急有所赴愬今其亡矣凡利害憂樂莫與同者道慕之極何可言耶念公避寇東去以為即返吾里也不果遂遂及公屬纊之際又不聞付囑之音以至復去猶以衰病不能任責仰惟愛子之厚何以為報有淚如雨冀明此心聊陳薄奠備以斯文以泄其哀公其鑒之哉韓元吉南澗集祭三十三司戶叔文 年月日具位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族叔父前處州司戶三十三廸功之墳某再叨守州始克訪叔塋層僅乃得之追念昔者叔損事于家相與甚歡遂三十年祖航為僧四十八矣遂嫁龍泉無為叔後者陽戚之懷如何可逵閩傳士集祭二十叔文水部仕宦于平陽中更五季混亂八荒婁祖受命就臨萬方屯田自衢乃還故鄉年尚重稚其歸毋將四海初定俗習晉寃起家刀筆恭靖敦良始教子書人知義方校理決科于家有光闔今五世其德彌芳仕亦未艾處亦有常里居偶寓千指五房皆幸飽煥無或流亡惟後之人匪流之長永嘉三祖五位最昌三一四三五五同堂八父既逝叔少且強惟吾叔父吾父之行吾父既殁叔父惟藏今又逝矣念其可忘建種共氣一安百慶豈有球戚不痛傷票諸孫將誰之望覲從人相降家百祥孝心惟徽德報惟彰哀今弗見涕零其濆薄奠備之凄其未饗慕孝虐運橫文堂集祭叔寺文 某罪逆不孝行負神明禍延我叔孚上及於吾部綿延丈筆時之榮退而不踐傷業歿之善譽望之隆恩寵在未艾也某以鄉閭之舊接武從班朝直從容日奉言笑開闊踰月奄隔生死聞問悲惋寔倍常情設脩菲奠陳辭備祭英靈不昧尚克知歆李流謙澹齋集祭二十叔父文 嗚呼痛哉五門鮮佑積狙山峡伯姊及姑連歲隕亡淚未洗睫痛猶剝膚叔又繼之根株並傷四海甚廣生物茫茫非我骨肉胡越相望自先君手瞻其高綱諸孤煢然叔為后防視以耆艾白髮高堂猶父之存凡為膝雖比其諸河事波蒼唯叔平生思實謹詳不諂不曲不迎不佯終亦弗泰君亦弗傷唯有直心金渾玉剛言行于家德孟于鄉以歆以宗德者汗岩薄彥何屬從陳披倡歡與不久非汝之強訃未及門驚疑欲狂審知不訛胃如戕又決以恩年非不長愛之欲生雖壽猶殤一官繫匏去留徬偟有餅紋者通還梓桑天固遺之佳其厥長一慟幾絕孰收其淚尚其享之有饗酒肴播芳大全集熊子復祭十叔父朝請文 昔我先君與十

叔父未冠而孤。家四壁立。高年夫人。黑髮滿梳。徬持束脩。一錢之乘。必自己出。先君與叔父。躬苦服賞。晝耕夜讀。陋巷簞食。人不堪憂。啜菽飲水。歡盡其孝。辛勤十年。用立門戶。為堂致養。棣則逑親。錫爵九卿。燕及皇祖。子孫秩秩。遂為大家。兄弟白首。樂酒相對。夫豈不懷昔困今遂。百韻之詩。以皆為我。時我諸子。寔預聞之。緒聖無祿。先君即世。我與二三孤。悼心失圖。引頸瞻望。曰惟祖惟父。其誰卹予。躬叔父千里發書泣歎。行下。卑不及載。月月來歸。俾我先君。優從先大夫。以安于九原。非叔父之力。其誰克尸之。我是用琢磨鐫錫不敢失墜。冀我未死。其循報厚恩。嗚呼孰謂叔父。棄我而先逝乎。昔叔父之既告老也。我循歷幾曰終。更丞歸以歲為期。然然酌酒鞠跽奉觴起前致詞上千萬壽。我見叔父。先君存焉。夫不悔偽家雖重仍重姑季母。姑業隨霜。惟獨叔父。今也則亡。生不承顏。病不嘗藥。臨櫬誰慟。屬纊誰託。虧恩負義。生慚死怍。嗚呼哀哉。福清之惠。足以撫遠。嗣大廟之孝。足以紹先烈。惟我叔父。其何憾焉。惟是平生。不耀有德。孝弟忠信。寔東金石。人或弗識。昧莫覺知。是惟子弟之責。我不得而敢辭。願與諸兄仲叔季弟。收拾懿美。緝比行事。將考遠日。附之窀穸。以燕叔父之歸。明欲報罔極。雖不萬一。而下見先君。庶無愧於異時也。長河洋洋。莫不親餟。匪酒

則多續以涕洟。嗚呼哀哉尚饗。林亦之綱山集代姪祭叔文　維年嘉泰之四。維月生陽。維日生明。縣尉叔氏窆于南谷之原。姪某等以卮酒一令致餟于墓下。於乎。傾蓋論心。然髮無藏。況在閭井。不輸肺腸。人無小大。知其匪他。有未予者。鮮不號咷。又況一門。弟兄伯叔。甲是乙非。有餘不足。上約婚姻。下諧部曲。一一周情。未嘗退縮。於是宗黨。感德為多。循常一奠。曷報其秉。劉後村集祭李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紛偏或終。德約或稍光顯。季父克賢。審思明辨。近參朱張。上泝鄒魯。遂古以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穿貫。研覃微奧。黜覈紕舛。自幼皓首。至老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覿面。遷茆登覽。深衣閒燕。洞洞屬屬。兢兢戰戰。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木諸師說。傳以己見。脩諸家庭。化于鄉縣。天錫高齡為諸老冠。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猶舉。惡不免俵。鶴有約焉。鳥無羨曷不憖遺。奄隨露電。嗚呼哀哉。澗落格言。深味者鮮。隆乾門戶。未絕如綫堂堂季父。真知實踐。前脩典刑。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尚雖招徠矧肯攀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老死布衣。涕濡軒冕。晚見家子。脫史部選。百未來迎。兩權忌莫。謂神直錄。謂天福善。胡為奇禍。佛夆縣困。行道之人莫不涕泣。愚幼願家。季父訓勉。久擇秋隻。亦侍筆硯。欲進高致。自嘆駑蹇

每閒精論。常愧蟲淺。歲晚竹林。妄希小阮。狀迻未歸。音容已遠。哀循如新。禮則不勝。嗚呼哀哉。宋陳亮龍川集祭王本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浅身其酬。四氏孰貴。士子好脩。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父之求。急天子復共仕。台州少望正。則人投其充。我亦登堂。膺此光榮。公告其間。憲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伯淳。肩立上下。一笑懽循。謂彼茅容。少見末開。進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假雞料。或官遐陬。我獨窮甚。狀傍是投。賢子何為。遂歷律舟。公亦厭之。二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為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痛者厚矣。今子之歌。鄙文侑奠。以手諸幽。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

祭

祭文九

祭兄唐白居易長慶集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惟居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黯然之間欣然一覩相顧笑語相勉行役中路遠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爲生死隔別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吊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儔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教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枝乎至性以孝友祀其身以仁信殖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盡爲墓田睢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通其別終天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斯文歆斯延知居易之心煢煢然　祭烏江十五兄文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夭人人中絕命則其永斯疾顏回不幸何勞所之苦斯謬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兄弟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子靡託孝友弥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別亦常不測然而悲矣別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沉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雖阻各悲零仲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恭退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及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傲怡怡和光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解滿淮南攜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忍逆旅而進或酒或歌宴行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恭必景福以永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過數鍾年及不得四十而歿於道途之中瓚壯志而未展結幽憤於無窮況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旐未辨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眾今展之弟姪對前日之孟觴稽首再拜羣兮來享進三奠而退慟孰不冲酸而肯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浮梁大兄文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脩身施於爲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異資福履保受康寧不謂繞及中年始登下位解家未踰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交遊行路尚爲興歎骨肉親愛豈可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吉宅兆有期下邽南原永附松檟居易負憂縶職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衆懷九重前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煢然一身漂棄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兄尺之心重有主意豈料遐弓之日毛羽摧頹岳白之年手足斷落雖無兄弟孰不死亡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申伏異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柳宗元集祭從兄文寬字存孫于庠立從族兄嗚呼我姓嬪嬀重玄上寺坪下於虞切表見由古而蕃鐘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繼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遏鏟薨跆藉不振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務懽昊于前君修其辭楚趨猶傳從事諸侯假手郡藩興起之望是越人書史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迍不延寬中屬疾年四十七是恐歲首去我將復海堧羁違歎娛涉月弥旬交契奇柱皇凌風煙理使愜愉歸從祔于鄧之原歸墓有辭發我狂言抵陳其悲匪撰于文觴有言酒豆有孔肩伊奠之菲而誠孔業靈耶同耶有涕漣漣醉昌祭果祭十二兄文公從兄某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於世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歛不摩哲座不繞墳超命東剡生死虧恩是歸女教男反胃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享

祭秦誠兄文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七月壬申朔初三日丁未宣教郎

管勾江州太平觀勝非烈叙棠吳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致奉
議之靈嗚呼束髮以仕七十而歸既嘉其車心閑無為居有室廬游有園
池花蔬水竹取意投施仟佰畫樹鄉黨交題笑語謔絕酒者燕嬉耳聰穆
利視分毫蹇函歡大肉足能安馳他人高年或壯或羸耄悼獨健世罕有
之去年九月書來江渦字畫遒勁未成昔時語不詩後百無可疑焉兹康
寧念不及醫云何奄忽不到期頤嗚呼哀哉死生隔矣欲撫往招蹤緊異
里凡為旅者歲久必歸獨未得也云胡不悲昔寓合浦還而復流江湖淮
海十有八秋罪大謫薄恩隆命微升沉通塞入定莫違兩焚霜悴誰能易
之首丘志願老益不移越鳥擇巢忍離南枝此心同也將一語誰非我族
類雜吐肝肝貽書雖遠訃聲疾思令絕筆矣永無見期祭不躬奠哭不近
惟江流有窮莫窮此悲嗚呼哀哉尚享　孫仲益祭百一兄文　嗚呼吾
兄之沒十有四年中罹多故共畏禍連避盜徂遷靡有定所炎海之陬又
以謫去生還萬里歸視殯宮久不克葬有愧在中荊溪之陽中山之坦卜
云其吉安以即路護外有持髮中為堂既固既安萬世之藏嗚呼尚享清
江三孔集孔平仲祭三兄侍郎文　元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弟具位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亡〻　〻靈嗚呼昔我先君有子七人

平仲與兄歲晚獨存相期歸步　前旨居喜于野天在元初
平進多說云何例乍逆兄于憂謫居池陽寓舍猶逆醫恆與偏心摧氣塞
今夏相見扶持小安中途分訣或其謬傳扁舟南還門巷非昔孤嗁婦號
舉目悽惻昔我往矣送我以言今我來斯叩棺莫聞大川有窮此哀無盡
敬奠一觴肝膈摧殞嗚呼哀哉尚享蘇東坡集祭堂兄子正文　維元豐
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
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舫修閭里
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吉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思遇其
所立仁者之勇當是不務篤生我兄和樸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蕭雍
謹絜善兄于百人各有心皸釀異嗜丹素相營授穫我兄專精容衆無適
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捨兄畀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
于南老與命會歸耕無期欲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瘠踝東山兩塋
相望拱木參差猶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
孔悲千里一擲兄實臨我尚饗勿辭嗚呼哀哉尚享劉給事集祭十七兄
墓祭文　自昔兄長既克大葬其踰月即為遂果之行遣去松楸經及七
載竊官于朝濫綴班列兄賜實多久欲歸省墳園志願未遂今天降禍先

妣喪亡日月不居奄經時序號天扣地哀痛何言苟延殘生以畢大事禾
即死滅不敢不展謁墓下嗚呼哀哉畢西臺先生集祭仲兄舍人文　維
紹聖三年歲次丙子正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弟奉議郎充秘閣校理新差
知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詳定舍人八兄之靈己已之歲某罹家禍以墳墓之故獨居于鄭
衆舍內外之喪漸營襄事其一則先妣偶翊郡夫人次則吾兄也至庚午
歲之孟秋可以葬矣而嫂氏獨謂歲時月日或不利於吾兄之兒女不知
得於何人出於何書而誰教之也書十返人三往而竟不易某使宗親內
外說嫂氏萬端大要舉尊卑而畢喪從之不一一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而嫂氏移書采匪躬家送使勸某且言不必會葬故當時內外大小凡舉
十有五喪而遺吾兄雖鄉人知之而為恨豈可量耶其後吾兄之子益長
嫂氏既悔之嵗在丙子始克葬吾兄而某千里偶得會葬於九五章之表
度幾少弭唯吾兄孝能適親之心忠可尊主之德早歲家無擔石之儲教
養諸弟嫁諸妹宦學婚葬各得其所及居朝廷以行義材識見稱於時雖
大制作一經其手遂為不刊之典蓋治家之管仲而本朝之蘇綽也不幸
早世不得殫見於事業故塗京城之有　丁丑年而後克葬豈皆有命而

後有特邪追念疇昔言悲心傷　文乃　臨亡之哀高季張孝祥于
湖居士集代諸父祭伯父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十月己巳朔
初六日甲戌弟具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宣使侍制張
公之靈嗚呼哀哉我家故微我祖則植何以植之曰德與仁逮我先君其
躬其勤益務厥光而卒不信我觀于鄉莫我之貧人孰我然而或我親化
貧以為易德以顯龜龜陰功與天理并種美于公克室厥固先君是師少
則有稱行于黌序頎然鳳騫踔厲風發程退絕塵徒步入關登聲天衢瑾
第以歸謂當親榮侍告歸奉衣茹辛終喪莫仕浙河之濆携我諸季奉
先夫人則孝則慈仰事俯育家徒壁立穆然春溫琴湖亂華京猶羅烝衛
咨仰天上書扣閽投童適誅樞臣提軍以公參謀亟奏殊勳帝肅寵嘉召
見崇褒公矢其謀慷慨自陳忠憤激發肝膽輪囷主辱臣死臣敢愛身願
張皇威于彼殊鄰宗伯之長異數式敷黃金九鐶車乘兩輪我出我疆虎
狼繽紛驅脅使從九死是瀕公曰我死本朝則尊嘻罵逆豫汝亡無辰義
動醜虜野心亦馴顧視介者既降而乾公欲斬之懼而宵奔虜縶維公犬
羊與群沙漠空積煙雲塵昏一卧起居面黧膚皴飢腸餟凍衣結鶉懷
闕傾日思親望雲引脰南鄉淚乾吞聲生還何時十五秋春天子憐公番

番良臣我圖爾功其贊國鈞柄臣忌公公歌小旻外祠延閣淹留海濱母
子白首絲衣更新世賞之渥燕及弟昆風木不停艱疚薦臻三年廬墓羸
然哀戚終老拖戚齋廚無葷姦慝既屏公道乃申一麾池陽起膺帝綸布
政未月恩惠浹洽條疏鄭狀刻畫理芬引疾遽還莫論所云嗚呼哀哉小
留歸裝桐川之陰相與諸公吉訣關謀曰倍大命傾于浹旬受作治命累
數千言書之簡端標列縷分曰以我喪歸葬四明偏告朋友暨郡守丞又
移我書如前之陳我之待書忽然以驚言豈戲耶抑有其徵遽往侍公何
疾之嬰酌酒賦詩歡如平生惟是後前棺槨衣衾我苦謂公棄此弗負公
笑不答促我以行六月乙未公之初生時音之夜既沐而重顧謂諸孤次
哭乃興起以介登家無望甚旦起視公則公光毫謹恭色數理死之頃端
呼哀氣使以訃行于諸二旱元烈訃聞擁杆為公年走曹長顏天不崇哭
我元老喪我宗枋我輩宦學須公以成孰保孰與嗟予是哀有德未敘去
騎箕星二叔安鄒欲未弗能手足同體翦焉摧傾嗚呼哀哉我公之生松
貞蘭芬金石其剛冰鑑之清終始大節紀在汗青尚須鴻儒基隨其銘嗚
呼哀哉公之文章如漢兩京渾渾其全鑿鑿其精揮毫落筆龍蛇騰一
手百篇紙價為增敬用纂輯畀之墜　哉我取遺訓一一作程趙

茲諸孤婚嫁教令我輩任責士耳　言宣無君相嗚呼哀哉
歲之期卜此數寒小留于效其居則穿。諸孤在傍以妥厥靈逝者不留三
虞是臨帝有嵒童貴于幽扃亟作斯文惟以薦誠尚享之　宣公集祭十
九兄監簿文　兩齋既濡對時興感薦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薄奠以伸
拜禱胡銓澹庵集祭德明兄文　辛酉後為代叔兄作維紹興十一年歲次
辛酉四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弟鐸等謹以清酌之奠祭于近故從兄
貢元之靈惟兄平生辛苦圖立門戶早歲貢名西廱連不得志于有司退
就耕養不忍不允一昨秋祀恩兄當應書以母大人命不克行將以今年
冬決策而西兄我一二昆弟將兄是望以張吾宗天作奇禍兄志不就溘
先朝露我宗人大夫所依嗚呼自亂來諸父諸兄太半成空其存者在叔
姪二在兄惟四花春月秋招呼詩酒吾兄未嘗不來來未嘗不極歡而罷
也不見踰月忽以病告一旦千古兄行中又減一人矣追惟臨歧之言蓋
然薰心前兄寓城吾里屬有警病不及和藥欲不及省棺念平生手足之
恩愧恨次骨尚當糾合宗族撫兄之孤以卒兄之喪以慰兄母夫人垂老
之悲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嗚呼哀哉尚饗廖剛高峯集亡兄猶所祭文
嗚呼哀哉手足之戚惟兄一人家事勞苦兄先以身念我孱削未嘗使親

年露撖綠虔代艱勤宦期中道死生永分千里贛川於來訣別促膝款語
相守幾月病一沾身使以死處間及後事了無一語始知我兄乃眞丈夫
雖不享壽與壽何殊嗚呼哀哉我妣諱辰兄爰適歸我祖是日亦棄庭闈
使我聞之倍增痛傷恨此日月何期不良嗚呼哀哉十年未歸閭里相迎
宜無親戚不見我兄依然旅櫬未卽佳兆續詞一爵式寫哀情嗚呼哀哉
潘貴良默成集祭三二兄教授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三
二教授之靈嗚呼哀哉爲人之子父沒而弗獲見爲人之弟兄亡而莫之
臨舉天下之沈痛無以復加而可爲終身之恨也曩者先考得疾某官於
行朝奔馳而歸已不聞易簀之語今吾兄奄忽弃世遂何期命蹇數奇至
一跌而不復嗚呼哀哉有才有智特不我偶豪氣塡屈低心俛首翥翔騰
踴非後進之諸生則俯視之明友已獨異爾而無所施遂放懷於杯酒嗚
呼哀哉自人觀之謂實作病兄寄於斯者幾酒聖萬事不問泥酣遂仕三
十餘年歡伯爲命擅逵頹昏寒之高人雖有諫者如伯倫之婦祗嗚呼哀
哉某之官兄至繡川相對驛亭嗚咽悽然謂各老矣離別心酸某丁寧止
酒爲某假守鄞水又不果盡急難之情是宜事有適然蓋某行負神明造
物者重以乖戾悲摧之罰句姪以書　上卜用季秋之壬寅吉嗚呼

哀哉輀車既行墓隧永塞容音一閟　陟岡望之泣繼以血惟言
有盡此情無窮尚冀英靈鑒兄卑悃嗚呼哀哉　又　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亡兄三二教授之靈嗚呼哀哉仲氛之月與吾兄別迨今踰四
十有八日遽聞吾兄之訃恍然如夢而驚疑其說既發緘見季成之字於
大聲疾呼究痛號眺肝心爲之潰裂嗚呼哀哉天禍我家一至是耶先考
捐館在丙辰歲是年九月仲嚴下世戊午之冬叔愚病終曾未十月吾兄
復蹱其長往之蹤豈有一州一里而我家萃此閔凶嗚呼哀哉吾兄天賓
攸敏神速妙年爲文聲振場屋老生縮手士子退服皆謂富貴功名不待
求而自相逼先且言近者致疾之緣願加鄭愼以程燙懸比道書辭亦甲
前言夫何一別竟弗之瘳嗚呼哀哉先考在堂歲時爲壽兄弟六人從先
左右自先考亡今未四年兩弟與兄皆卜新阡某雖幸存吊影自憐顧今
已病悲憂衰悴亦豈久於人寰念兄人之長猶罔圖往致而吾兄之死某
乃拘縻官守不得對棺抱歎徒仰天大慟嬰痛於心頫援筆陳情姑寓
一哀於五百里若無涯之痛則非毫楮所得而宣嗚呼哀哉鄭剛中北山
集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鄭邦將方竄寓于彼
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毗隸化爲豺狼兄于是時遣我書曰姊命

爾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還逗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
者來具言我家為冤為灰如我兄輩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以摧王為
出師蕩滌剗奴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頓見吾姊如願
兄母顧瞻里巷且問且驚宣謂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傍徨顙天無聲魂魄
不召欲無此生惟後娃珍嗣立門戶我悵生窮變莫之助兩家相歡誠心
則著究觀其跡今弗如故珍亦年來因於征求春鋤累土大事宿留今已
得卜手蔣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姊姚以還情款
循厚姊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爰失母氏我孤一身幸有
吾姊兄肖慈親今亦相棄為土下人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緘秘
已久至於今茲曾未里封輀車將行敢薦有湑有淚零然靈其知否曹勛
松隱集祭二兄斡轄文　惟兄世為清門先業遺康吾墓之石澗閣日新
兄忠信孝友起家委吏充庫帑鑰不憚瑣細宦于臨安書二十年中間契
闊顧我江壖話舊雪夜驟背晴軒劇談書史典章如存我被再詔骨肉團
聚十載闕下每同燕豫兄被選擢斡兵池陽我亦掛冠亟渡浙江自爾別
去未閱兩歲遽以訃報五內驚潰四海之間有此一兄奈何兄捨逝水東
傾兄真去耶嗚呼哀哉兄竟去乎焉　早有子行夫子道丈桑門

戶世業兄紹馬鎮佳城悽愴出八主　在樸董宿樸先生集祭
先兄文　秋風蕭蕭兮萬籟悲吟我思兄兮耳未聽而霜樸秋雲漠漠兮
千里愁陰我思兄兮目未舉而摧心英魂飄忽逝波弗返光景遄飛兮卒
哭俄臨宵難語兮奈天高而地厚恨有餘兮緣義重而恩深我方幼稚兮
慈母繼夭兄能友愛兮諸苦無侵期百歲兮共奏塤篪之樂忽一新兮轉
為號泣之音哀而且歎兮山川黯黯招之不來兮泉壤幽沉嗚呼兄乎萬
事已矣人生電露始達茲理何以寓誠伊奠之菲　祭兄歸定文　待歟
我兄青客一別歲律崢嶸于今十月時雖爾移恨不我絕彼美泉臺卜筮
已協歸安有期愈增涕霣酹此一觴終天永訣李壁雁湖集再祭信尤大
士之生世窮達不論論其所傳兄之文章與其氣節古人差肩不幸不
偶一跌不振特賞使然雖屈一時流芳無窮尚慰九泉龍蟠之東山秀水
匯歸安新阡勒銘藏幽勉致蕪顏我哀莫宣天理未泯會見二子楚尾拿
天孫華遺編省養嫂茶敢不處以茲欽誠一勸吉別肝摧心穿嗚呼哀
哉　再祭倚兄文　嗚呼惟我兄弟躋羽西還凡存五人並肘差肩群鯢
華雍雍雁行豈期一朝天降不祥落其芳華折其勁翰沒者已矣存者
厚顏嗚呼父母之為愛兄弟之至情呱呱幼稚哀哀發人所以望兄者益

甚速且大余何棄之而奄歸於九京天地之原隸與伯氏偕塋而陰陽家
之說廹謂不然近徙喬林巖壑相望慈萬淒慘猶庶幾往來其間也幽室
之銘某既勉致蕪類之辭若其平生之言則某曩於六月十九日致淳奠
所以告兄者備矣靈車即途今遂永訣天地有盡我哀無窮嗚呼哀哉尚
享　祭李修九兄文　維淳熙七年六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弟具位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贊良承務九兄之靈曰嗚呼兄也其尚得聞
此言也耶七兄之亡吾兄弟相涕慟哭噫呼太息口不絕聲誠以陟岡之
變隆而同胞之義切少壯相守黃髮為期半道摧折是誠可悲已惟親年
益高重以此變觸目傷動亟命某逆張氏姊於左綿歸見祖廟某強應諾
顛災禍方新意猷猷不樂為此行迫於嚴命御舟即空暨抵左綿甫信宿
而得八兄書報兄自某違去既遂得疾其以廿于日抵家而兄以十一日
遽至大故也嗚呼哀哉天乎何奪之速而至於此極也何兄昆驚駭之未
幾而強李屬去之後亟也惟兄篤於孝友方視其束帶之初雖暫睽隔而
憾慘愴劇送某及門默然含乎某亦徘徊顧瞻相視流涕嗚呼其當是時
苟能力吉父母以未去側猶庶幾獲留而因循怡懶竟憚發口此其為罪
投身何贖也嗚呼七兄名立宦[illegible]　多應酧推其與兄則如左

右手未嘗跬步相離去情之少所不能盡知而某與兄
獨得於心者未易一二言也豈謂兄之病也某乃不得侍其飲食藥餌而
死也又不得具其棺槨衣衾殮殯之音不獲聞到骨之恨至於沒世不可
磨矣兄之天資穎異親深美秀而文身無數器高拔不羣凡世之人專尋
嗜書則於家事罔克偏舉雖鄭康成所以能成其業者亦為父母昆弟所
容惟兄服勞幹蠱纖悉曲盡退而講習則旁搜遠紹洞幽徹玄雖老儒經
生有所不能速也凡世之人孜孜勸藝則於時務必不無通雖高仲舒多
識古事而於今則有所不知兄種學積文涵濡演迤至論當世之故則貼
練通達壙然盡占雖又宦遊有所不能及也抉碼璋之才備純固之行充
之以正大之學謂雖暫屈必將蹕履風發霧雨於四海而某之鈍頑亦得
依乘輔翼秉名其間嗚呼哀哉青燈夜寒兄之所以語我者何如而今乃
違棄某而兄耶已矣風雨不渝寧復對床之約池塘未改永無春草之詩
睽違數辰俛仰千古功名之念自娶離披業■之歡併成蕭颯我恨飲泣
誰知此心惟兄盛年廢聞鼎鐘名公鉅卿見者欽容折節倒屣願交下風
其中知兄為深相期以共由斯道者惟玉山汪先生莆田龔公為然玉山
以文學道德師表一世兄寂推仰龔公雖賢者然所為未盡合古兄以不

快之而猶望其可與有為也亡幾何汪公捐館舍而龔公生忤權貴亦斥死嶺外兄每歎息於邑強起應書卒見排擯歸志浩然不以介蔕名聲愈高而素守獨堅清議愈歸重而流俗之變言則有所不必問也嗚呼兄雖不遇而五十篇之文爛如日星蓋已薦之宸扆仰俛乙讀天子至以紳筆約纂宣諭輔臣欲有所舉行而家君奏事殿省金口獎勵備極優渥中外竦聽曰還朝陽之鳴而或者忌兄名高才周必將大有所攖拂逆設機穽俾不獲伸嗚呼不伸於一時必伸於萬世又安知後來不尋諸故府如主父偃祖賈生遺策而行之也呂伯恭嘗與某言兄之此文備學術之正宗而曹子固陳君舉以謂淵源皆自元祐殆無一字類俳嗚呼兄之胷次固何但此風雷變化百未一施而韜光斂輝長逝滄漠無乃名在絳闕職列丹臺如王平甫之往靈芝宮耶仲純甫之主長白山耶不然嚴嚴清峭廓穆之具天琬生之若將有意而胡遽奪之也兄約齋之文凡兩大編暨未禾南時少作一篇所著儲範及長形勢錄等書具在篋笥心畫絢爛兒子如新撫玩興慨不覺長慟昔江南李泰伯自次其文曰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止此不然亦可藉手以見古人矣兄年三十有三雲升川增橫放高驚使極其所如往泰伯豈足為兄乎、、何特語言文字而已哉而某之愚則謂後之君子因其文號者猶可稍示無窮以謝余在原之悲也少暇當第其卷帙以書告翰林周公為之序焉且屬廬陵劉子澄為之後序兄其以為可乎嗚呼七兄之終也門戶之寄猶賴有兄兄隨以亡某何用生然所以猶強顏苟存未即殞越者實以父母既老而兩兄之所以望我者猶欲竭力奉承不敢失墜耳嗟嗟季倚今其死矣某其不復進為於世矣縱或特達可為亦將悒悒鮮歡無與共斯樂者矣又況某之迂拙跡介與俗多不合耶是誠不若退而求志自放於山林之為愈也嗚呼爰自今春荊州即世兄太息於邑如汪龔死而時加感焉往往兄弟群居談笑疊發之際兄獨怛然不擇其以是知兄憂世之心雖適丁時命大繆猶萬一異道之可行而平生心交川逝飆馭亘兄之不能忘懷於此而兄之亡豈為富貴利達而言也方欲為丈弟荊州而七兄病七兄病亡而兄復繼之嗚呼天乎稼軒贊哲而霸虐善良豈消長之循環抑存亡之有數寧獨兄弟鐘孔懷之戚抑亦朝野興珍瘁之哀反覆思惟猶恍以疑談辭如雲妙質秀眉瞿然意兄之復起而忽不知死生之異路也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某知兄惟兄我知快斯人之永已悼再見之無期仰歌鶺鴒苦淚雙垂浮雲為我陰鳴蜩為我悲嗚呼噫嘻天實為之理不可推從已三歲肌膚玉雪咿啞學語兄最撫愛息生甫六十日眉目如畫實為英物兄平勤一生齋志沒地斂福晝裕倘在此兒若乃撫視煦育以待其成教之誨之俾他日嶷嶷有立則某之報兄者庶其在此嗚呼哀哉泪有盡而痛無窮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兄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尚饗

許景衡橫塘集　祭亡兄文　嗟我之生庸陋弗靈俾克有成惟賢父兄有列于朝初膺贈典兄時欣然曰適我願兮書及門祇奠于廟尚須涓吉丘壟是吉天禍我家變故非常雲飛川逝有志莫償今我來歸恭踐言語顧念疇昔涕零如雨

葛勝仲丹陽集　祭亡兄司成文　嗚呼我辜于天天不我矜罰其元兄闔門百口有如水木拔本塞源未諗遷徙書墨尚濕訃音在耳變喜為弔心達肝裂哀號哽咽追悼兄出郊寺教載無猜寧知三日從容笑言之後九原人琴俱亡玉樹埋塵爰言念一二昆德理宜有後垣軒紆繁兄實濟美脩仁行義孤闈必尊待共成立不言澤昝封堂懷讓帝用嘉之擢紬史課瑣闥詞垣訛訛天才付以調護稅其講論文陛進對三接奬詞玉色秉溫讀首大用而躋中道孰究本元河遁道待今啓槀殯歸駕輀軒追惟窮學我糾我誨友愛持教坐縈微祿小發弗與初喪弗奔負疊至重遺雞乎哀哉尚享

唐仲友說齋

某代御史祭兄文　嗚呼余季百罹手足踣斃伯兄二季偶酷荐臻銜哀未究復喪仲兄惟兄之德孝友且仁承上不懈撫孤孔勤謂宜百年五福是享中道云亡天報何爽今歲孟春我有遠行再拜而別兄甚康寧兄捨我去我未及歸良醫滿門藥石莫施奔走靡及不見兄容柎棺攀號膚徹肝胃日月遄邁奄臨窆穸靈輀夙駕永遷幽宅遣左祖觴以伸一訣想兄如存哀慟隕絕嗚呼

張南軒集　祭經幹八兄文　嗟哉吾兄生也多屯惟生之睦宜永眉齡胡亦晝之而止於斯命也不齊其孰為之乙罔之憂遇我湘濱撫我苦塊話言諄諄為我久留去則不忍舟中之別有淚如傾我觀吾兄齒髮未衰願言愛身相逢有時孔邇一元子言甚真我徒且武當後南征渺渺還家育以自娛讀酒擊鮮賓廷則都謂當婆娑畢此晚歲豈期訃來駭痛曷已邈在萬里走哭無從寄此一觴酹西南風

祭南康太守四九兄文　嗚呼同祖凡弟今存四人惟兄能文自于妙齡意期遠大以翼吾門僅守一州才未克伸豈謂茲朝乃傳訃音驚惶慟哭痛心原頂為位一奠哀哉此情嗚呼哀哉尚享

又　嗚呼哀哉惟兄早歲秀發而丈秦國之恩篤於諸孫忠獻之愛視子姪均惟伯父實疑賁廬未究之業付之吾兄謂當遠大以翼以承如何

中道車折其輪僅歷一州莫覩厥成嗚呼哀哉求之於兄少長於親論文
講藝豈無友生霅川之別慘爲酸辛視兄之容溢而不樂酒酣詩優願言
愛身少屛剛劇以致和平孰期一疾竟以此傾嗚呼哀哉于今幾年遠寓
霅須嗚爲莫聯每傷予心矧茲永訣痛復可任念書挈歸以近愉扮乃聞
治命旅弃是云嗚呼哀哉遺字見屬奉之涕零將絕泚筆又何剛明嗚呼
哀哉屬拘印綬弃走不能向風長號薄奠是陳擂子幼弱念言怦怦救不
扶持兄言是遵尚惟英爽其或來歆嗚呼哀哉尚享　范石湖大全集祭亡
兄工部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十二月己卯朔初一日弟中大夫知
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致政運
使工部之靈惟兄以履踐爲問學故不薰之空言以廉隅爲事業故無所
合於時好非其道義一介不取意所安樂簞瓢晏如清淨絕欲半世塵外
天游逍遙八極環堵蕭石堅忍如苦行道人冰霜孤潔如臞儒列仙雖入
儀郎位出將使節譽滿朝野德流江湖視若夢境弃爲如脫兄之離垢遊
俗久矣故能通乎晝夜之道安特處順來去如一其屬疾也謝醫卻藥弗
問家事知不可爲則焚香盥手翛然告終昔善其生今善其死逝者如此
可謂全歸嗚呼是足以見先白之其　山下矣惟我范氏奕世同

居濤官離逆咸非本心歸我廣　祠基三徑楸荒兄曰特
哉相汝經營又曰老矣與汝俱佚號是不肖未克挂冠復起典州與兄別
離平生屢別蓋亦屢見奉遣盥門謂我適歸豈其生離化爲死別嗚呼哀
哉西河正東北城稍南藍輿相過兒童識知鄉之二老獨餘一翁我今雖
歸歸亦何心新圖異書誰與共閱釀成果熟誰與共嘗橫塘之塗石湖之
月雖其方舟吳臺越城包山洞庭桃李之蹊橋中之洲雖其是扶而行前
郎逢春秋姻親會同惟吾伯兄之敬與夫冠婚喪祭故家遺俗凡情大百
爲折衷於大宗之門者今舉無適與歸矣兄之存亡國爲范氏重輕而白
首殘年抱觸目無窮之悲者又非之所獨也巽巽吳都茫茫九原豈無他
人不如吾兄騎鶴鄞江與劉俱西莫知我哀見其知之尚饗　大師集祭
三家兄正臣文　兄仁義孝悌出於天性平生少疾病多快樂每意兄有
遐壽豈謂數年所苦淹黷亦不期遂至此也嗚呼哀哉某六十年未嘗與
兄有一間言臨老多出入兄相慕戀非陳乙遂州亦爲去兄相近朝夕相
聞近七婦看省本令迎來官就醫藥且侍侍食飲見顏面還云暑熱不雖
遠行不可問安知遂有終天之隔嗚呼痛哉人生多憂兄爲男女某與二
十二主濤國可憂者君兄弟皆治生有立兼有某是兄弟後更無餘慮也

而某所痛者兄存不得　涉藥縮終又不得助奉衣衾徒以手升之柩伏
某長抱手足無窮之感嗚呼其可忘也哉翁翁六十四歲哥哥大夫六十
三歲今兄亦止於此然則某之人間止於三數年而已然與兄相見有期
但哀痛之情於未死之前不能無爾　周益公大全集　祭袁州兄使文　維
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弟某位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大兄袁州太守大嫂安人王氏之柩惟兄仁心義禁秉彝於
天又濟之以家傳處則孝弟恭肅爲州郡之楷式出則公勤廉敬而於國
事尤拳拳焉故縉紳朋舊罔不稱其佺登卷小夫亦能知其賢然蓋公論
有不可掩者而非兄弟之私言也自筮而仕由仕而守入方剝於九遷而
不肖之弟叨濟二府遂決意於林泉議與不識皆曰外當付以使節入當
陪於通班某既皆之而宅內樂之誼從侍從近臣幾端其可萬十年五指
某以爲嫌使兄有撥繁治劇之才而不獲展有致君澤民之志而不及宣
嗟天命之難諶便畜壽於百年急難之義方歸宜遊愧廣請之弗俞歷七
載而遷延洗奉祠於故里始侵墓於新阡區處本志夫豈其然蓋將抱蒨
芒鞵竹杖從兄於青原白鷺之上乃今觴酒豆肉哭兄於荒煙野草之間
是宜肝心之糜潰何止泣涕之漣漣　哀哉尚饗　劉後村集祭鄱

官兄文　二祖二父迭奏塤篪　相洎我與兄生而相依
小兄兩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患我鈍兄勤我嬉亦既晉宦
分巢折炊其間歲月倏合忽暌我建端平兄遇嘉熙皆掾紫樞皆郎粉闈
我坐狂簪晨招莫麾兄益獨用奉使右畿性不忤物仕方達特曾未幾何
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戀母慈兄與居厚實先侍歸我亦殺丞鼎足奉祠
每云一門有三宰穡相與徜徉山巔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蹈兄有知己
歲視進爲薦口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單族未學財穀
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幹無爲有師以不飢髹譜尤高百年之思刀筆
平視蘇辭務之觀易不數劉晏五埼宜總賦輿宜主計司暫界一郡遂閉
七誊和扁柚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粗支手葦
數椽不汰不庳環設圖書案陳鼎彝鄰有靚朋傍無妾姬謂言後凋詎意
早衰兄秉達生胃壞坦晝豈厭憂患去如蛻遺頭失冢予鋒締生離近長
丘嫂蕭然房帷門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闕者齋吾追記畸音竹馬
互騎安知衰莫原鴒折飛廣陵之操遂絕于茲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
哭兄伏事業雖住此絆香瀾沈涕淚尚享　劉漫塘集祭成忠兄文　八誰
無生惟兄之生主而迭遣人雖無死惟兄之死死而可怜方在孩提失母

鍾愛少有疾痛積憂必瘳不吃不可惟教惟藹比大慈母歲十二周侍親
爲学拾載西州歸来鄉閭絆有休暇後毫成詩詩有佳句宣傳衆口謂繼
其父再游場屋意氣軒軒命也奈何五窮作崇或嗔其後或跋其前慮不
及長有望會伍姻親分絶邪閭路阻寒衣飢食誰將誰顧僕守窮閻閭不
睽擇二子長矣教則其責兄其幸矣庶蓋前侍如何二子皆顧不俟餘子
尚幼但索梨栗仲子差強從師旅寓悠悠目前有懷曷釋嗚呼哀哉方其
事之年與而戍役之屢達求度勝負之難當懼吾兄之不免致形倩牀門
之謁載馳幕府之書庶脫戎籍得安里旁又慮体康既和瓶石無儲遂其
奉命恰之官次待以田園恣分兄弟免而之役伍待之分地刊意即反於
雲茅遂俊將而本歲何意待兄於兵而不兄於病曹耿訃之來屢而元朝
之已至乎嗚呼痛哉其官學遠方家有弱弟所望兄歸護恤有恃吾兄亡
我而死吾弟惜然於害利何爲而知就害何爲而知避乎嗚呼天乎須臉
事之至難疾病衆之所避事難而妻子不之謹衆避而閭里不之視則夫
衣其必有不精周身必有不備者矣嗚呼吾兄之亡其家之主當教而子
且嫁而女子之淑慝當異脈庶戚幾難持不皆服諸官事有攝秋風既清
其當親歸村兄先塋二勝之舊乃　祭法兄恭靖先生文　嗚

呼葉患不精兄學之成堂事乃卜　之嚴炳然聖經名志不
聞兄早有聲五登賢書踵于月許射策甲科直言駭聽吾祖吾父壽七十
二念昔先人皆莫之比兄之得年柳又過此雖世衰賢足強人意兄之二
子金氏玉季子又生孫蘭皆濟濟加之薄有田園可耕可桑伏臘祭嘗有
具其家既基既堂實以備廊直室宜家小大千康嗚呼吾兄夫何憾焉待
其來遲何者非天始勤終逸人世幾何如兄生平所得已多死生離合人
情所重蓋指事已莘不爲慟一觴之奠割獲同之泣涙倫辭兄其聽之嗚
呼哀哉尚饗　葬兄祭文　具家頓致祭于弟而言曰某等謹爲兄卜居
葬村事弟兄逆乃今卜葬惟薛村為佳宜壽吉之吉固其兆耶先君之塋
相距百步祖父祖母之塋亦僅五里山勢宛蜒泉源青此惟兄安之不肖努
不能及自餘幼者須俟長者須教史門户復立永望兄在天之靈共導致
不事任使娃或臣斯言不欺兄其鑒之庶酒豆肉敬陳祖奠　恭靖兄大
葬文嗚呼大厦之材聖觀幾經人治之金質鍊乃精人生多艱孰如吾兄
早歲而孤厓岐且傾家徒四壁饑無斗升日安從師朝夕不輟十月締絲
晚風冷滄有理而將入學金陵空囊羞澁隻影伶俜室漂殘更猶以短檠
月書季汝請猜呈詭有友招徠並來分燈讀年文悲門帝畫而學成而

歸浙著月許五登賢書再冠群英識者謂宜拾芥紫青餘子碌碌拔茅彙
任而此道回鬢髮星星挽承清問奏兼明廷慷慨直言朝陽鳳鳴擢居弟
一竟阻甚成小試警曹值歲不登辛部使者側但衰矜撤參郡掾以捐飢
婢朝驅夕馳殆徧郊垌教使流離返歸教寧厲負濫格銓曹有程最爾澄
江持三尺平道次連年寂寞柴荊瓜時而往轂旦揚舲值彼淫霾忘此獨
醒翻然歸舟滿載月明叢祠賦祿袖手家庭譬彼老驥瘦骨棱稜萬里長
塗攝足騫騰使待一縣薄賦輕刑將宇心勞寧跳陽城使臨一州惠愛黎
烝愁恨歎息其誰汝令使當一路激濁揚清貪夫解印贓夫寬鶯使立清
朝正笏彰纓必扶正論盡破淫朋命也奈何朝露光零萬不一施賷志冥
冥刻惟嫂氏懿德有稱佐兄立家井井繩繩云何不淑死喪相仍嗚呼哀
哉其幼荷提携長獲齊名中年得疾厭心摘形所望吾兄克振家聲而止
於斯哀何可勝楊西之原祖考建塋卜其宅兆雅志是承新車將載一奠
陳情諸孫衆多季子兢兢門户之責屬弋非輕其雖不肖儻假餘齡左扶
右持敢不竭誠斯言或欺兄猶有靈嗚呼哀哉伏惟尚享萬碧梧玩芳集
祭祖先兄提幹文　嗚呼阿兄亡矣葬矣五十年間始而褰衣逐東推梨
中而摶空後鳳前鴻終而號見爲今　之幾時而悲歡之百緒

也日邁月征音容隔矣山岳　仁祖于庭食果其餘沮
歸于館兄弟而賓客也矣中年別兄睽其輒悲孰知此別沒世爲期晝思
冥然夜夢見之環現盈懷枕覃滑瞑嗚呼此年此時浙江之濱輕舟迎我
呼我中流今年此時豐塘之阡靈車送兄葬兄高丘孰寒暑之一瞬而俯
仰之千秋哉恨飲泣勒文藏幽何生年之卒卒而脩夜之悠悠寒吹爲我
悲凍雪爲我愁明發遂行單杯永訣逝者竟歸存者肝裂嗚呼哀哉　祭
先兄提幹文　嗚呼吾兄而止是耶五十年兄弟之親依十五年伯仲之
出處而止是耶兄今亡矣其存者豈不可得而言耶吾嘗評兄山林而懷
天下之事畎畝而深當世之憂簞瓢狎茹而有愛人及物之志使其宦爲
則首公盡瘁不爲芳使其家肥則解衣推食不爲吝使其遺持致身則捐
軀蹈患不爲難而位不足以稱其德勢不足以行其志年不足以盡其材
而止於是耶吾兄弟幼孤二父遷謝時兄纔九齡率諸弟以學鷄初鳴琅
琅誦書史白首不衰家故窮空以關門授徒爲業脉奥危尘闡文卷商題
評寒暑不輟暮年課子亦如之意者劬書醉經足以累兄壽乎兄爲布衣
嘗竊有杜陵吾廬獨破之懷又有昌黎平生悲詑之興挽歲值其不才弟
爲育宰相金書抵京師輒一喜而一懼喜也以平安之來懼也以責善之

故家事不言言國事身事不言言他人事朝廷罷行而議論不齊曰汝弗
知郡州縣官才不才而升沉或異曰汝弗詳熟兄條舉官材務因滯曰汝
司人物而弗能稍稍振拔之歎弟既還山兄之此言不復聞此書不復出
而此志亦不復伸矣意者憤世疾邪足以累兄壽乎兄有場屋之風員而
本無進取之心有科第之壯圖而本無官職之念草袍襤褸義檄迫之月
析燈暮儉幕招之登極推恩普天轉秩兄無所陳初官小刻章交公車兄
無所願再調餘月京剡再至兄無所求他日馳書其弟曰吾姑以課子乎
罹為事是亦為政矣今年弟得危疾抱兄而泣曰脫不濟門戶衰矣萬石
廢安石得無仕進志乎兄聞而悲之乃肯就泉幕不三月而疾不起意者
任職居官又大累兄之壽乎弟以大暑大寒之月投床卧病兄冲不寐六
月來京袁其長女纔兩日兄不顧而來十一月來京爲春官下又纔兩日
兄又不顧而來暴衣露冠風霾雨継惟恐一日其弟之旅死也而豈料其
身之不免乎蒼蒼者無信乎茫茫者無神乎病者痊而壯者殁乎壽亡者
僅存而無病者長往乎庸庸逹官而皎皎者下僚乎嗚呼痛哉兄於爲善
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然而直心無他腸中產無羸累亦曼曼乎其難矣
鄉閭紛爭兄調護之士夫謂毛　、曼兄痛制之儒生窶貧

兄悌級之錢羸待嗜兄乎細　　者去聲何以
得此於人乎人誰不死縉紳死權死於官貪販死財死於塗介冑死勇死
於敵兄平生孝養一日還任必欲扶櫬祭母墓而後行醫師勉以疾不宜
拜必拜而伏枕不能興竟起乎足於飢風寒泉之廬良得兄所矣然則兄
魂何之乎將蕩爲太空與化俱逝乎抑從先夫人若平生歡乎兄則無憾
弟將疇依弟年踰五十官歷二府何所求於世亦不敢復爲世用矣一身
夫左臂而欲爲人可不可歟今而後惟偕季弟奉孀嫂撫孤雛若嘯若寄
者以至成人然後他日有以見兄於地下耳子由東府之詩盤州當脚之
賦可復思乎一哭而涕零再哭而魂驚三哭而聲咽四哭而腸絕嗚呼痛
哉尚饗黄氏日抄祭月山庵再從兄七解元汝霖　始兄之生家道方興
兄弟錚錚爭以文鳴謂冥此時可立門戶俾我晚末仰成餘緒何命之乖
昔無一成堂堂大家翻成凋零豈有數歟天高難問感今念昔徒劇悵悵
雖兄得壽惟兄可據寂寂月山竟此終焉非子爲倡幾莫葬骨幸而得葬
尚復忡說白沙之原爾弟之墳往哉相依以永萬年陳默堂先生集祭先
兄文　惟兄忠信孝友德全于天樸度坦夷與世周旋貧而無求困而寡
怨自青罕蘭于今鬢見平生詩酒雅有直趣識判紛然不改其度我亦有

言聞我勿邛人生百年如駒過隙吾師無功以醉爲鄉一杯到手萬慮俱
忘門戶得汝庶幾有立切推滿前寔愛不給再拜此言此意是厚四十無
成我則有負前年辭親求試辟雍志竟未諧扁舟還東不謂吾母遂弃諸
孤百死中途偶還故廬號呼相待心肝損裂適畏大事兄以毀折嗚呼哀
哉兄弟二人手足之愛里閭所聞毀產救我終宴不顧未報此恩遺我而
去天禍丞至積累所延既喪吾母又喪吾兄我雖在世與死奚擇徒以寡
妹尚忍餘息憂大事叢勢微力弱倚視猶子日虞衰削兄既委我我不救
欺來議婚嫁併無凍飢死生貧富兄已深達匪兄之憂我志不越天命靡
常期之十年儻未就木酬兄豈難喪事即遠所不敢稽盡蠲俗禮於事爲
宜言墻之原宅北惟吉從吾親遊宜無不適靈輀將駕奠此一觴以告此
心誓終不忘李詹野集代妻父祭從兄居士　惟靈殷齊孝友人無間言
遊于庠序列偶差肩還有通塞處之浩然一旦弃去默求性天餘事文章
布衣蔬食日給何營姑曰藥術有餘則施凍餒疲羸三十寒暑渾如一日
人僞紛紛公造者真屢卻萬變孰驚其神仙化者誰惟公閩人彼豈無待
御風凌雲公之云逝特其委蛻葬之高原亦聊復爾死生去來公無悲喜
而某也獨感念疇昔咨嗟涕泣　肯者矣啓劉清獻王九

萬作弟祭兄文　惟靈以道　於榮利亦何一於吾
然兩庵之間三十餘年自謂清虛餘齡可延夫何微疾醫不及藥生死旦
暮使人駭愕弟兄五人兄實居長欲歲晚之相依何遽先往嗚呼哀哉上
有百歲之親而遽違其甘旨下有半粹之孫而未及其長成慶兄於此既
不能瞑九泉之目而弟之於兄曾不及侍湯劑問安否此其歎恨而吞聲
也邪薄言危酒聊寫哀悃靈其不昧鑒此悲悰宋謝邁幼槃集祭無逸兄
文　嗚呼聲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特群從此邦則然倚歟幾希豈唯此邦
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庚寅之秋汪子云亡自是斗膽
衆爲畫傷豈知此來兄又竟歿僅閲三稔乃座連璧凡今知閲孰不咨嗟
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釋兄視我爲不曰兒戲教之誨之
以復其我及我既冠侍以友朋歡然之恩不惟弟兄我壯益窮祿久升斗
客于下邑計以餬口兄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于京師風雪脩途
間以凍飢迨其旋返病不能支我侍兄行逆旅歸醫操藥錯樊鮮充以將
從者息肩哭聲在帷嗚呼我不忍思尚忍言之兄之詩文爲世所珍廣徵
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來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專韵以
祖行脯肝斷然有決如通漆理了齋集　祭四兄立薄文　嗚呼吾兄習

里兄壯弟幼幼者有靚康寧而壽奄山之木今既拱矣慟哭而別三十年
矣鴈敘睽闊周拙未報逮竄之餘失壯待老白首異縣詎忘首立亦有裔
木異我松楸我有城社七峯恭雲我有閭基寂寞之濱夢繫莫往蝶夢不
已宦無他人莫如兄弟春阡秋社鼓缶擊壤老袖醉飄驢路可想把酒相
爵謂當有期胡不少延遽成此悲嗚呼哀哉死生隔矣異時或歸不見兄
矣平生宦微但哭不輟哭或不繫等視貨賄富貴於我或如浮雲俗目譽
侮箏移我真真以一之繫慮自卻歲計有餘百疾之畢雖康且壽雖考厥
終天爵之情痛傷何窮欲往躬奠勢不可馳千里遙慟奠盡心飛何潔不
山縣省　祭十七兄省幹文　嗚呼嗟我與兄生逢艱棘少相攜依長益相
待爇無兄弟愛慕我極伯父之亡于今十年原有寒鴻霜寐永歎兄宦職
陵我來于杭與兄相望符一我顧罩罩扁章見轍吐露究我誨我懷不忍
去甲午之冬王事有行間關及門笑言方傾我偶被命樸被春闈兄事既
竣言歸彩衣謂兄其徐且歸宦次或言兄病方事藥餌問病之始證若陽
明鑿以熱投如火益薪其毒班班又不得解則益內攻不食而憤我亟作
書鑿不可信其毒宜汗所言有驗聞兄已病不優眷省七月之初有僮踵
門携一紙書而無兄名我始之疑　乙號呼僵仆委地少焉收

緊念兄厚德不遐其年豈泸　為屢徐而信之斂服已
畢有嫠在閨有稚在膝母氏煢煢伯也隻立兄獨奈何而亡之亟悼彼高
嵩永隔泉路嗟我有生誰語誰想時省之夜夢兄如存我悟兄亡相對涕
零悲不能言覺猶有聲因起視之伯氏書來言已得卜葬亦有期我驚以
泣兄魂其知豈期愛我來與我別我望兄歸曾不信宿是此番書莫協其
穴死生契闊大謬平日嗚呼已矣痛永訣矣生而為仁神弗福矣祿不終
其窮而文未昌于世知者但矣兄之著述有藁在其將鐫之使詩文有所
考而兄為不亡是所願承於今而不忝於後也兄之精識宜鑒斯言　祭
大兄知丞文淳然年五十二月嗚呼同氣之親惟兄尚存兄才與年下視
弟昆伯父既殁仲兄之亡門戶之寄匪兄孰當謂兄其壽甫騎強仕謂兄
其祿止丞縣治有母在堂有子在抱及瓜將歸圖樂一笑天乎弗祐有疾
再罹單其在官哀訃倏歸早貽我書俾辦舟楫墨猶未乾身已永訣棄亟
謁告僅能奔訃仰天摧心莫知所訴人誰不死兄死識聠有志不伸有言
莫告念兄平昔期說還曹生前謝事得秩于朝茲沐君恩敕告兄柩意兄
之魂亦榮斯投西望兄龍啓茲新阡儼官坐康顧影自憐手足彫零肝心
摧裂生死殊塗感傷一撇洪造盤洲集　祭從兄雖老文　嗚呼自我還鄉

同兄之居朝言夕語錯弃琴書儼待杯酒弈博投壺雜以笑謔朋友之如
自兄他徙快不數見相遇必歎不忍背面兄既卜築仍復鄰墻日費嬉偕
彼棣此梁曰有蟻梅封之後堂冬欄彤砌目以翰香有舞有歌樂未渠央
我來夷方餞我雙溪譬北飢南別愁分兩方春之季得冬日書益越尋尊
詢我歸歟曾不旬浹訃音忽至拔得書時兄已下世天胡不仁天此良器
弃衣孔單不能潰淚嗚呼哀哉自大王父遂分兩支夕弁之後別駕繡衣
繡衣父子繼踵九泉別駕早殞兄又不延三房孤嫠表經恭同行道感傷
有此炎山惟我逮塞宦心已灰謂其接屋狀獲之陪塵從凋落孰相往來
逝者之感存者之哀數千里隔參辰則近病不問狀斂不撫棺對此酸辛
痛如受刃流聞卜兆石潭之陽尚期吉歸以送窀穸嗟嗟難兄人琴俱亡
腰軒先生集　祭從兄鄂少中文　嗚呼能不能謂之才幸不幸謂之命世
有妄男子而僥倖成名亦有老文學而終身蹭蹬此志士所以多苦心必
蓋棺而後事始定吾兄少年席珍待聘方舉擧之交馳屬春秋之鼎盛夫
何抱璞而獻卞和之冤鼓琴而無子期之聽澤永涸而蛟龍愁暑天寒而
騏驥病悶始豁然而達觀蓋未始不順受其正某幼辱兄憐長知兄散每
旅試於文場惟兄方乎審詳寅　郢而尤勁將狀功於桑

榆何舟移乎宿信告發斯辰广才　謹如兆疾實怨空生祭
冀宣義文代先叔人作嗚呼昔我先君積善成德燕及後昆團欒之樂萃
于一門遺時艱虞老拜驚奔慶源未竭數口猶存雙親兩兄與己而五表亂
既平幸且安處嗟我微驅阨于棄捐保抱攜持賴兄以全親闈解世終天
抱痛猶有兩兄白首康共相期百年三壽作朋云何不淑奔我伯兄惟我
伯兄色和氣清處已待物一根于誠天爵之愛司氣之親情義相與始終
惟均典刑未泯篤老不替自古有死哀哉若人有懷疇昔五人相倚望謂
今者兩人而止窀穸有期幽顯永隔祖奠一觴心焉如割嗚呼哀哉之六
玄舊肅奎蔓代起塋翁祭兄文之四嗟我老君遺時艱難克承世作搘業
以勤生我兄弟同母五人兄為冢子碩大且敦吾宗所望諸弟所尊若子
若婦若姪若孫以及姻戚咸共訓言猪居一室外務周于踪與物既心定
周旋故應所及事獨萬全有缺甫續夫豈偶然嗟夫世家與運凋殘往往
華盛降為孤寒有藉先澤吾門尚延人事所致寧獨自天我之昆弟枝林
相聯兄慶參望厚重弗遷隱然長城您侮敢前我與子靜外力是宣其餘
兄弟贊翼翩翩以慰兄志如是有年庶幾先君慰於九泉天禍我家強者
先頹清兄靜弟相繼弃捐已失一臂動作蹣焉又喪元兄我益力罷嗟兄

之責家受封恩惟兄之冨足裕後昆惟兄之嗣有爲郎官惟兄之壽白髮蒼顔終于正寢既順且安兄志厭矣我又何歎所以悲慕鍾情天倫兄弟之中惟二人存且自兄沒世事日艱弟亦老矣無意人間惟願後人念及本原相與扶持世世無懟兄在幽冥其相先君啓于先生以佑吾門兄今就窆何日來還設祭柩前涕淚其潸

陸子方集代弟姪甥祭亡舅丈

先君鍾慶一女三子季弟先亡惟兄是恃兄之才德妙年挺出孝於事親友于弟姪甥甥之情尤親而密意圖樂於晚歲羿共樂於班衣胡傾逝於一朝空物是而人非嗚呼夜雨之床猶疑對話白水之誓無復同心弃果日之耿耿即厚夜之沉沉命也奈何天無無辜惟堂泣鶴髮之母里室抱雛嬰之孤某等親親之義生死不忘有淚如傾敬奠一觴尚饗

祭表兄宋

胡五峯集祭表兄范伯達文

嗚呼表兄轉于我家孩幼聰惠蘭芷其芽固永壽君之所鍾愛而文定公之所稱誇與我兄弟情均靡它同隊嬉戲言語啞嘔發蒙就傅唱和絃歌誦詩讀書共季分攵居我姑喪哀毀莫加從親宿師待祿京華數載奉喪南歸西坡寢苫泣血哀深琴敍嶄然頭角志尚有矛奉養偏繼弟妹撫摩天性孝友能容以和勤力耕耘姑之桑麻兄弟朋友相從相過帶經問擧。□　軒下述丘軻妙在肯次神化森羅作爲文章未壯登■一官于長沙寓嶺之阿流落雖深事業烝烝大臣知之薦登薄濯卓然丹陛納忠大君國論未定奏記輔臣奸不可恃難冝治兵將宰疾之退職祠庭聞高東南籍籍厥聲不戚困躓自樂其正久乃監郡從二大州廊廟思賢明詔徵求萬仁本心獻于前旒天子嘉之秘閣名收有忌我者持節分憂剖符南海散地歸休嗚呼少壯未嘗不合并既老至而長分離況外家之多難而孤露之已衰思往日之不可得己異今來之猶可致書而相綏嗚呼天乎何斯人之不淑而訃音之奄來也敬致薄奠式陳斐辭以寫予慟哭無窮之悲

歐陽守道巽齋集祭表兄劉季容文

嗚呼我生孔後舅家日微詳無母黨念我實怖幼聞母言曰予伯姊歸于安福旌州劉氏存亡安否杳莫能知未笄而別于孫爲難母言之悲予識不忘暨識德固初捻其詳因緣拜兄則已班白誰識同出而此睽隔兄拜予母如母存焉予母見兄出涕潸然因甥念姊感今道舊至感至疏理所無有伯範之來問兄起居謂兄無恙母心懌如肅肅旌門門內千指惟兄典刑西溪是似今胡一疾而至於斯訃覺塑傷累日歎欷予欲往哭而勢不獲諸父有疾問予朝夕違我旬浹哭兄于堂我心往矣如此辨香兄於泉壤見兄之母爲言有妹憶姊如幼嗚呼哀哉

兄方聽麟集祭表兄汪思義

嗚呼公乎有人如公捨此去而不還耶公之勤儉足以警情游公之堅忍足以折輕銳寂水之共■華之樂又足以洗捨棄之頹而汗然其之頹故天之所以冨且壽公者蓋亦欲矜式夫蚩蚩者焉山頹梁壞霜露悽然使之冨且壽而不愧於公者幾人況敢望其襲遺風而抗衡嗚呼公乎是雖閭里之人亦將失擊於巷哭又況忝處平生姻黨之間一觴秋風雨淚泛瀾耿音容之如在悵此別之終天嗚呼哀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二　四霽

祭　祭文十

祭弟　晉陶淵明集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在宗切衣谷之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從音縱爾雅曰母之姊妹為從母相及齠齓齠與齓同徒彫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齓齓音靳並罹偏咎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為失怙也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illegible]亢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illegible]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孫婦也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蓍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丈兄英華孫逖祭亡弟故左羽林軍兵曹參軍文　余年有五爾實以生四十餘載而為弟兄撫髫並育接枕相成奈何棄予長隔幽明爾之德器寬仁溫厚天道何欺不假爾壽爾之緣飾文學政事天道何欺不假爾位未至中秩纔過強仕奄忽如斯嗟何及矣予無石顧爾位中司兩京為別數稔于茲頃雖一見倏已三時會合常少悠悠我思近有東訊篤言西上顧日望期心存目想當乘疾置以戒徂兩方欲再馳豈圖長往醫不及診藥不及嘗壯年殞命暴疾罹殃無一言以告訣有萬恨於冥茫長號永慟裂腸抽腸爾遂從天威余限主事倉卒之辰急難靡寄遣奠之日奔歸莫遂痛緒獨深衰端益至今已來斯驟移時偉目絕遺象心摧虛室顧天倫之有感若具体之尭一隙修短之間歸在先後而相伍撫遺孤以流動氣

腸聽而內兆伊物情之共傷豈余心之忍此遂也未立撥兮仍稚以吾視之何但猶子神本不滅爾則有知精爽如在知余心期同疏永絕采藻空施衡酸汍瀾哀不能文唐白居易長慶集祭弟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豈酷如昨俯及歲暮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俛僶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即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行葵病撫孤那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並是通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三二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竊獨而已茶郎叔母已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蘄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先至飢凍遞儕在府雜莊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知平善胥兒石竹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勝娘新婦看養下邽楊琳莊今年買了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了乞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撿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為白[illegible]無不究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力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誤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已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潛奠復書來無不諭音容潛歿已久乃相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邽北村爾塋之東是吾它日歸窆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奠莛將徹悼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忽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辛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李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黃壚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判灼心肝況爾之生生也不夭苗而不秀九載天爲昔權殯爾雛南古原今改葬爾渭北新阡祔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其兆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嗚呼自爾捨我歸于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手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默灰心焙面泣血漣

逝松檟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致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爾骨在棺吾觀奠酬於爾床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

柳宗元集祭弟宗直文（子厚同祖弟父名宗正夫）

維年月日元和十年七月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為單子（一作各有單緒）煢煢早夭（煢七到切）汝又繼歿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綫字係公半傳句）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一本作年過三十不封命書）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為媿汝墨法絕代識者尚稀（一本作稀吉尚希）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宗直撰西漢文類四十卷）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

李翱志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猶不覺便為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創以殯斂寄與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弃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李文公集祭從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絜夙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推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沉恙頓已日望其除吉言不聞凶音遽至嗚呼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哉施之道冥茫孰知嗚呼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遐邈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懷貫心骨有酒在觴有肉在登魂兮其來歆此單薄酒淚遣祭哀而不文孰其諒之亡矣吳刺為嗚呼哀哉尚饗

宋范太史集祭從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月朔日兄某遣姪沁致祭于亡弟五郎之靈嗚呼惟我先祖教訓諄諄垂訓詩禮其我弟兄叔父入官有才未試病厄其生半塗而逝流風餘澤宜在後人如何不淑壽止中身古之盛時兄不哭弟今也忍焉驚心隕涕死生隔闊道阻且長何以寫哀寓此奠觴嗚呼哀哉尚饗

蔡端明集祭弟文

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弟開封府太康主簿七郎君山之靈嗚呼吾至家始五日得汝訃音以六月七日遭疾以三日棄苦號呼驚迷之次反覆思慮汝之行於父母孝謹於兄弟友悌於當官莅事公廉無私事細大莫不盡其心為天整孔邇汝不應不壽而少亡豈赴告之皆謬也發書驚疑皆姪彝與將生手疏日月苦疾終始無一謬者嗚呼汝其死矣吾親死而復生者君喬之謀人石勒之子是也猶幸其未望又涉旬月無有來問嗚呼汝不復生矣汝之永訣矣二親無老早暮涕泣望祭千里之外女之冥字必歸江南族居異鄉不獨生者悲慟使死者為有知銜恨九原終古無已嗚呼哀哉吾自五歲與汝從學及吾年十五再執鄉試汝將十三蓋亦甄為衆所指目期必遠到其後三年與汝北遊京師吾先得官為臨淮從事又罷歸汝後登弟還家拜首拜慶鄉閭榮之吾佐西都留守幕府汝時選注太康而未遑赴舊遊父之去年吾忝對雖題名書府汝以義舉邀來相見今年夏四月吾請告歸覲別汝於國門之外誰謂此別為生死之別乎嗚呼哀哉疾不臨藥死不親斂殯不撫柩吾於汝如何汝知死寧無一言以別我乎豈赴告者忍不書也將疾力而不暇及耶其亦忘我於無言耶吾於汝愛為兄弟而學業為朋友每發義道乃若出入經史記傳涉博貫穿吾不在汝右遠振諸理論吾或有先焉汝有遺文吾當錄次以傳于後汝子猶吾子也教爲養育侍其成□□吾土則吾志足矣嗚呼

哀哉吾材與藝下汝遠甚□矣吾力強而學重思此益悲乎居議論當世待夫卓然期者今方入者今豈復能力於是哉聖人推天引神以禍福降殃於善惡而作民鑒至於善不及福而惡不及殃學者惑之然則賢而夭孰謂其不壽也惡而壽孰謂其不夭也君子之論人也在賢與不賢耳不繫其壽且夭也汝之行之學之文雖不克壽吾謂之壽也夫何恨哉獨手足之念無所窮極古有達觀之士一死生而超乎無有用是決滅情愛吾不忍為也嗚呼哀哉語言嗒嗒寂而不聞肴蔬陳前不食不飲魂兮何之其無知乎吾徒自苦耳其有知乎吾知汝之悲與吾均矣伏紙顛倒不盡所懷嗚呼哀哉尚饗

劉攽彭城集祭亡弟縣尉文

前年四月汝來見我念汝當官才高志果欲以求名往無不可故我別汝思而不傷汝行無幾報汝婦喪十旬未半汝繼以亡何辜如此不淑不臧豈我不德底此咎殃我心猶疑謂汝在官後去不歸一別終天我年尚衰六十有幾前喪汝姨兄女夫侍我孫汝孤誰與撫視我重傷悼髮白目翳日月流速更及祥祭几筵將徹在禮有制招延淨侶廣作佛事益乎無益自盡人意奠汝以詞靈其髣髴嗚呼哀哉尚饗

劉學易先生集祭弟法曹文

月日兄某與弟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弟之武法曹之

靈我等流於荒裔釐星諧罰零丁孤苦弟所委悉六月梅前得疾雖病尚
能言語囑累後事過別以來昏悶三日以及大故舉家號呼殞絕相屬門
戶一破萬事瓦解須緒錯遝無所措手阿爹族姪別寓新興阿姐室滿未
測所向汝之嫡幼法當歸鄉豈肯違汝易簀之言訊之有司謂當奏畫嫡
幼孤孤亦以事訴萬里跋涉是歸之死溫存援熱安吾二人以此壽重遂
卜近郊其地丁向西北窜然構為新宮百步而遠又弟三子長業宗實從
汝九日亦復夭化祔于室隅同就安厝嗚呼哀哉蓋棺之後人理了足萬
事體歇尚復何言而汝兄與弟身任百責日重一日誰助我者此於吾弟
能忘懷耶平時語言一大事法綢昝鄭重稚所信可死且不昧惟此一念
恒毋淪溺世間諸緣自有次弟以吾二人殷勤辦護似無足憂汝目不瞑
豈有戀耶咄汝往哉捨此凝受定後三日有酒安慰骨肉皆琺剪顧歆茲
播芳大全集黃山谷祭知命弟文　君歿荆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
訃音既無孤隼侍有兄弟夭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
豪氣窘此一棺柎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
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違王覩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舉絕勸
一觴君其尚享鄒道鄉集祭〻　棄諸孤久已十五年

而痛念同枉顧以自贖者乎　人至此極耶老母在
堂左右奉承方且兄弟同之孰謂爾獨遽不聽耶爾孝弟音于閨門忠信
推于朋友恭謙和厚見稱于州閭神且聽之介以遐福而乃位不正九品
年不滿於五十是孰使之然耶嗚呼已矣尚何言哉今月癸酉將舉爾柩
葬于德星鄉王在之原前視屯巒二百步崔祖姓考爾其往從之君子
爾之子猶吾子也教之誨之以成爾志以無忝于爾從則吾以為己任焉
爾目可以無憾惟懷天不祥痛切心腸不勝骨肉之情尚饗韓駒陵陽集
祭二弟子頃文　嗚呼哀哉吾自庚子別汝而首值亂濟流相望天未去
秋得信知汝在吳措舆暮年兄弟相見忍得訃告摧裂肺肝痛吾不知其
吾不送山川悠遠弔哭後時追惟平生無復生意嗚呼哀哉昔在童丱遊
學讀書夕同爰時情義寂寥汝性靜嘿不求人知胃次了然下筆豐贍先
君鍾愛望汝有成中歲病傷又涉憂患至氣摧沮卷至淪亡嗚呼皇天不
仁甚矣吾頃叨胃厲汝為官及去朝廷雖復譽懇使汝沉滯畢竟在吾慘
愧于心何能已已聞在浦江頗有遺愛使人重義寄寓誠至老大臨川亦
非安處而棄裝亡盡不能往迎遠既有立必能保家俟吾明年即為營葬
庶從祿仕以承汝後男婚女嫁吾並主之汝尚有知皆勿顧念吾頃遭賊

自謂必死豈期今日屢哭同生飛服未除須又繼去悲來傷人吾豈久
臨文沸淚已矣何言林季仲竹軒雜著祭德和弟文　嗚呼同祖所出兄
弟八人十年之間半委埃塵天寒鴈遠哀叫求群每論此事相對酸辛那
知今日禍又及汝誰同奉祠誰與御侮門戶衰頹誰撐誰柱子姪須冥誰
告誰語況我老矣萬事休休所望諸弟汝骨山立何辜于天不汝少留從
者先之孰測其由人之為言昏嫁未畢我思男女誰無家室獨哀賢弟去
無還日文以辨哀千百之一嗚呼哀哉尚饗　德和弟卒哭祭文　維紹
興十四年九月四日從弟德和卒哭斯臨某以園蔬時醪促而酹之曰嗚
呼吾家汝賴如鼎依足足之折矣禍莫斯酷日居月諸奄爲卒哭去去何
之室空草綠哀切乎衷物改于目尚想平生儼此有旅嗚呼哀哉尚饗
祭察院弟文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自日以來書問
連歸取而折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得遽來必非誤以傳也嗚呼吾
弟何辜于天何豐其才而嗇其年志氣豪邁擠驚孤騫瞬息千里不俟著
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
嗚呼已矣吾復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顏汝為季子兄所受譴赴官江左
期此承顏日夕望汝來至膝前了　之間耶嗚呼兄今之

人誰無弟兄惟我與汝自幼　卜僅立門戶劣免飢
寒方飛折翼半涉失舡誰慰庭闈之衰月誰救原隰之急難誰受子姪之
付託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扶攜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吾方吞聲飲
泣含悲茹酸記音訊以旬日月強笑語以奉晨昏吾親之寬亦汝之安也
吾已涯想于朝言從故園謀爾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婦幼女
責我當專狀遠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尚存汝可以無憾於九泉也嗚呼痛
哉嗚呼兄哉尚饗　察院弟小祥祭文　維紹興十年四月望察院弟殿
制一周某以酒肴之奠侃而酹之曰嗚呼哀哉兄今之人誰無兄弟惟我
與汝變故浮更年幾幼學、、丁女存母沒數月乃生我保我抱迨爾
能行我訓我誨期爾有成天卒相之吾終則傾而我三人皆竊科名既與
就養玄以將迎往往隣里指以為榮方汝做裝赴官金陵我守東陽道路
所經庭闈僕望不寐至明禍起倉猝延計之來受鍾少子母之至情衡哀
忍泣不敢以驚訖通音訊示若主乎終所不忍惱其餘齡聽言晴昔窮苦
自懲殘編斷簡寒窓短檠得句相賞疑辭共評豈唯兄弟實曰良朋汝先
兢與晉歲有鑒重氣萬住齋星殺墳王良秣駒千里于征出門敝黹周宛
情程茲予來歸寂寂戶庭奄及小祥百感填膺花與草對凡常塵凝境遺

念孜汲應心衮八十之親誰省誰寧一門之事誰經誰營衰衰嫠婦呱呱
孺嬰㒓于塞責相見佳城嗚呼哀哉尚饗。 祭阮弟大祥祭文 嗚呼日
没復出木落再榮寂我人斯于何其征門巷苔委几席塵凝空存遺像廻
對青燈歲月流邁霜露游更奄及祥除百感填膺惟死與生晝夜之經匪
我不知涕實自零勿念老人甘旨捐寧勿念諸女終當有行我獨念汝才
力從横莞爲不施遂即幽冥酒汝所嗜酌之孔盈對我不飲若爲此情嗚
呼哀哉尚饗王十朋梅溪集代人祭族弟文 嗟吾宗之薄祜兮如吾弟
其無多方妙齡兮確有志乎琢磨將與家以詩書兮變習俗而丘軻兮歲
月之少暇兮特此心而匪他庶頭角之成就兮奚蒼穹之足摩云予命之
不淑兮遭不起乎沉痾減朱顏於鼎盛兮脱綠葉於庭柯驚好步於須臾
兮委青春於逝波嗚呼雙親在堂兮鬢髮皤孤兒嬌婢兮柰若何凜霜風
於玄朔兮埋爾骨於山阿酹一觴而永訣兮覺老淚之滂沱張貴東窗集
祭弟彥取文 惟我祖父凡十六孫群居出處如鴈在原孝友之肇洪于
一門或幹蠱用譽或從官顯親内睦外禦手足義均遲道日肥人無間言
雲馳川逝歲月其奔或壽或否孰亡孰存書無恙特在者二人人生異何
又復哭君諸孤在疚實傷吾[illegible] 兄宦南豐卒殯其身

旅櫬言還行路悲辛卜葬有 訖亡寃嗚呼尚饗
許景衛横塘集代人祭弟文 嗚呼凡人之生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
事父母以孝而畜妻子以恩此天性之同然。别恭順慈和若汝之所存今
汝之死也脱胕肓於木央割定省於晨昏偏親八十扶伏而送柩少妻稚
子呱呱而撫棺此豈汝所願欲耶將造物之不仁紛行路以傷悲别爲汝
之弟昆葬車既東往安丘墳惟是天性之同然與凡汝之所存今則已矣
尚詒慶於後人汝有知乎寔聞我言潘良貴默成集祭季成弟文 嗚呼
哀哉汝在襁褓已負英氣三歲識字人皆汝異咸曰吾家產此神童年甫
七齡秀爽疏通我居鄉校安貧自適携汝相随日均飲食迨我仕室汝入
上庠學問日新落筆成章再藝秋闈再預賓薦未卯期翔遺詩變紀興
乙科胼稿來歸歸拜老人閭里榮之旋登仕路不歷州縣書局道山卓然
自見出倅九江行及瓜期誰料汝壽而止於斯嗚呼哀哉去臘之朔聞汝
山訃我抱冤痛無所赴愬延頸舉踵望江之西汝疾汝病何者爲祟恨我
在遠嗟我無翼誰其使汝而至於極嗚呼哀哉汝之性行汝之人物汝之
文采汝之器識不獨親者期以遠到凡厥鄉人罔不稱道奚止一鄉爲九
旦評縉紳之間亦浸有聲胡爲一夕遽漬于成嗚呼哀哉自汝之亡柩涉

大江悍悍孤遺行李渺茫使我日夜悲憂攪腸今汝之來丹旐還鄉生死
永睽心重盡傷嗚呼哀哉天禍我家門戶衰替兄弟六人四人須逝顧我
老矣豈久於世衰情無窮聊寓一祭 九江祭季成弟文 嗚呼季成吾
日夜望爾及瓜而歸胡爲一旦遽以訃聞手使吾驚呼跳擲痛裂肯髓而
罔知所爲嗚呼天禍我家何不絶予衰頹疾病之身而乃當爾方與未艾
之年乎吾遣人馳赴九江歸爾之柩與爾之孤吾忍死以俟它未暇言嗚
呼痛哉 祭亡弟仲嚴文 嗚呼哀哉兄弟六人幼同苦辛我雖先仕養
則食貧囊官京師寂水奉親爾在賢關時方青春揮毫落紙文采日新赫
然擊華歌服等倫謂即亨衢以昌厥身誰料數奇動輒違迍垂二十年有
志佛伸嗚呼哀哉今歲孟夏依夫所怙我與來歸始聞親訃荼毒餘生同
爾汎露既奔空穸日益號慕逢裂肝心爾病益痼邪氣乘之下泄上吐醫
者百療反或結熱每一爾視咽然失措竟爾纏壯並實哭數日夜以冀乎
復如故何期一夕捨我而去嗚呼哀哉仲嚴仲嚴罪飄飄逝往之氣自此
不可得而見矣琅琅論議之音自此不可得而聞矣徒使我哭如崩雷淚
如懸河哲哲然不止鴻鴈之失序睽睽焉台司手足之傷文嗚呼哀哉惟
平生志在一丘自喪老妣欲世以 流泊然於世殆將

無求期在晚年秉靜燕休杖屨 于此志弗酬一嬰
疾病卒莫之瘳嗚呼哀哉金盆之山小[illegible]墓木已拱考妣在焉我當
竭力護爾之柩從葬兆域以圖不朽此亦爾之志也嗚呼哀哉惟言有終
惟情無窮天辭棺前以寫我哀嗚呼哀哉 祭亡弟仲嚴文 惟靈之亡
八十四日松楸之南卜地云吉群峯競秀嘉木爭出爰作幽堂溫然翠密
翼日丙午歸爾是室惟我夙行飄零其一駢首痛哭涕淚交溢冀以告哀
靈兮昭悉李志定公集祭九弟司法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
卯朔 日從兄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弟司法九郎幼
成之靈惟靈天資純茂孝友溫恭雖曰未學内行則充掾于吳興夙績甚
著摘發姦伏已有顯譽江浙帥漕從居閩溪昆季相從如塤如篪雖攖疾
疢不發言笑樂餌之扶尚期壽考我來江南再三惜别言則涕零如將永
訣閱時未幾遽聞訃音心爲如割慟哭霑襟言念先叔友于先公施及後
人有來雍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之美吾家爲懿汝少先往吾衰幾
何閱水成川前後之波雖夭何傷雖壽何美幼化茫茫晝夜之變千里致
奠聊寫我哀無滯南方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陳亮龍川集代妻父祭
弟茂恭文 嗟乎茂恭子真死耶吾以子爲氣屢可今撫棺而無聲七日

而不復嗟乎茂恭子真死耶八十之親皤然在疚余老且病予左予右裂母之肝斷余之肘余將尾予而問焉不知天高而地厚嗟乎寃哉去冬十月之交余得疾危甚謂旦暮且不救思死話別交執其手不孝之責賴予以殁首歛泣吞聲以寧其母何意危者之獲存而安乎無疾者夜半負之而徑走耶嗟乎茂恭予之生也竟何為哉經史子氏章分句剖大雅之文一一上口詩不杜而則陳文出韓而入柳蛋宋不能執鞭以居前頡頏相顧揮筆而啟後世精其一二予無遺漏至於純明果敢端方孝友言動有常進退有守愛君憂國不忘畎畝皆是天資而非矯揉斯文推予以執盟有識期予以大受匪予知予予亦自負百未償一竟以不偶蓋世道之所關豈一門之私咎嗟乎寃哉生兒孰不欲其佳有弟孰不欲其秀生而奪之不如無有予之二泓足寬而殆予之自著足以不朽獨余母予何恃而又是以頓足呼天長號大慟期予能自寧於九泉否神明昭然矣歆此酒

代妻祭弟何少嘉文　嗚呼吾弟棄我而去曾莫我告今又葬矣迫期而報欲辦一飯形影相吊有東無西徒此號叫強學力行汝才既卲愛敬且發汝心皎皎汝不自欺人亦汝保何生之圭而奪之早汝今且病有妻尚少汝往安乎予庶克卲覆載無了　下不能俱到蜀副憂

化其端固妙兄弟一體痛世身　不存其身惟其感召吾夫視汝形影相照瑞穴不及育此真亻　一日七釋空爲停與禱酒漣禮為我一觴

唐仲友說齋集祭念五弟文　嗚呼事有悔而不及恨而無窮悲而不可及解者未有若吾之別汝而行汝之捨吾而逝也王事適我不得終視汝疾日夜引領冀聞汝瘳月行未周訃者在門慟哭東望欲拊棺一號而不可得也吾悔吾恨悲何可解嗚呼我考清白早止中奇諸孤甡甡貧不自給吾母與汝却顧恐懼曰吾兄弟承先業若壘四壁苟傾其一簣覆是同何圖一旦壯者先折嗚呼吾與汝親則手足義則師友汝登吾推吾輩汝翼肱折翅望吾何卿生臨訣之言痛徹肝鬲嗚呼吾門衰悴一至此耶歲在辛卯我猶予曾是四年汝又竟天庭芝階蘭嚴霜春隕吾宇孰元吾業孰繼直諒多聞邈不可復見士友雨泣而況於吾嗚呼汝性嫺夷汝識闊遠讀書為文吾不汝逮期汝萬里出門折軸天耶人耶吾不能知視汝不終惟悔惟恨嗚呼汝娶十年一子不育汝妻則賢三女何怙繼絕孚孤吾不忍汝負命不可期吾寧自保念此而悲誰其能釋嗚呼汝自幼多疾比年日侵惟醫惟藥汝惟吾聽汝疾未瘳吾別汝行汝謂以書來諗吾猶望汝以生數百里間鬼交鬼動每一夢汝翌旦必聞問雖汝既逝亦復如是吾實負汝汝亦明吾不得已耶嗚呼猶予與汝忍死之屬吾皆不得聞必曰以先塋為歸則汝二人之孝友素志卜龜云吉汝神其寧士俊惟汝偕亦惟汝誨吾業守府使歸會汝與一觴致哀汝尚有聞汝書汝言吾敢不汝復道長風淒淚隨清血念汝如存萬言何益嗚呼哀哉

周益公大全集祭子柔弟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丙申朔二十四日己未兄具位周某謹以清酌之奠告于亡弟子柔十解元之柩昔吾弟之病革命火化而投諸清冷之淵我知之矣慮以遺骨累兄也故忍死而為是言噫嘻痛哉寓棺佛寺今二年矣會仲兄調官西歸始得迎君鳳山之原雖川浮陸走未免手撼頻而一勞永逸蓋將從先大夫於九泉惟兄不友戀務寸祿拘牽文禁既不得共載而西又不容引紼而前寫苦言於一奠抱沉恨以終天冀英靈之未泯涉遠道以安然

趙肅齋遺稾館集祭弟帳幹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再控辭不獲已祗拜命行逆闕庭違遠松楸不勝悵然敬以薄祭見伐爾其鑒之

弟朱道漳州使君祭文　哭大兄執手淚墮猶云斗粟賴爾同敵爾遽無殁余我哀悼吾宗不多又弱一箇爾心甚平爾丁〻貞為善若渴棄我如唾神何所疵乃降之禍天道親仁欲則｜　柯倚草蔬負勤分

事影繼聆祼康熙拜勞瘁請廿　夕恐心如飛〻孰知永訣不報痊可抱恨一方莫過歟褱遭亻化有一面亦殘爾子書云爾逝如卧目未暝聞猶能寂坐何去之速驚愕耆儒莫視爾殮淚皆幾破傳聞漳泯號泣道左追感循良襲黃治課生於桐鄉見留香火於爾奚憾況子克荷襄予隻影嗚聲誰和擷瓜至蒂獨留碩果每一慟爾不覺衰過幾欲無生凡百廢惰爾旐未歸爾鬼安安英爽凜然孟夢於我一樽酹爾文寫悲忘　爾于宗姓孝誠通天欲持瓊粥以至三年吾為爾思只有一子適於毀脊則將何恃況其稟弱風寒易鑠若更蔬腸胃氣轉薄先王禮經以義酌情哀王滅性以不孝稱吾為之懼俾勿茹素爾尚佑之顯揚事延

祭弟漳州使君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控辭不獲祗肓趣行即日就道惟是日夜念弟未得宅兮今茲兄有遠行無由視爾葬事思之法然流涕惟當執筆以發爾幽光非祭弁白此悦

劉後村集祭方田弟文　嗚呼憶去秋之行役至太末而相遇惜六年之久睽懼一夕之暫聚遂聯床而參語屢更僕而績炬既剝落於驕榮亦究極於歸趣嘆學識之精詣訝顏髮之蒼素乘蟬蛻而忍發焉踐跼而迴顧謂衣錦以趨庭過箕麻而涉岵沐書辭之悲哽述創痛之深鉅練吉日而撤菽徵鄙文而銘墓予銜

卿而端居余觴謎而汰去方夜雨之尋盟忽驚風之吹訃承父祖之嫡侍赳群從而獨步少穎悟而有聞長秀美而無度見孤煢皆辞易荒千里猶鷙愁果得雋於名場復通籍於選部揮利斤於盤錯發新意於陳腐實士林之挺出剡吏幹之允裕始不諧於俗好終難掩於氏譽余何俾之幽憂且重嬰以沉痼氣上拂乎雲霄命危隨於朝露嗚呼哀哉豈負扶其遠才致時運之多梧抑窺覦於天巧雖造物而亦妬惟再世之文獻將一券而投付並久蟄之必奮昌長寐而無寤情本切於倫紀事兄關於門戶莫致詰於杳冥但可諉諸氣數痛莫痛於季父之未定哀莫哀於四子之失哺胡不留予表瀧岡之阡畢尚平之娶胡不待我為焉衣之游賞惠連之句悲零落之鴈行陳菲薄之雞絮嗚呼哀哉

祭工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粵自髫髦至掛衣冠燈火共親齋鹽割餐止則聯接飛則接翰以記覽言予鈍我須以才思言予拙我督去而宦游于易我難出與世接我危予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予如美璞了無瑕瘢嘗再立朝不善判鏡洎三典州動拊凋殘邦人受之若寵與寬互市之清閒於炎鑾屬者改紀起部握蘭儀促借留慰彼惸嫠我濘鄱陽予白泉山江關脩阻傳書絕疑闊有奇疾客滕理間不以告我拜兄……呂環携白朝堂為易名藩屏辟郡紱歸覲慈顏……戍迎吏叩關自言病起舉步蹣跚茅山福地本忝清……以旌考槃我屢約予宦情已闌山林之樂求萩之歡豈必鍾鼎贊於瓢簞及茲謎逢謂言償樂歸路得訃省血未乾覲國九袞兄髮亦班門戶寂寞婦兒弱羸予焉往哉捧臂不還法書傳披素琴罷彈出石誰磨名畫誰看獨餘詩卷皆手自刪靡事殫竭亦無忧鸞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佳評亘古不刊生前之榮一鄭兩轎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畬不腴新廬未完遺言琅琅聞者悲酸鶺髮鍾情忍聞闐棺鶺原孔懷相與哭莪不瞑予目幾裂我肝覆此卮酒掩袂汍瀾嗚呼哀哉

工部弟祖奠文

嗚呼海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戒瑾塞北戶汝何為哉[illegible]車祖馬拾此先廬即彼中野吾卒勤一生養汝侍老汝兄汝弟賴汝充宗汝姊汝子仰汝終身汝捍臂長逝略不返顧六親之人相與悲哀慟絕號叫汝而不聞也然宅兆已成時日已練前之悲哀慟絕號叫者雖欲挽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哉汝數有盡我哀無極羣族送汝幽明永隔嗚呼哀哉

工部弟掩坎文

嗚呼吾當大耋之年夫鍾愛之子固已無腸可斷無淚可滴矣剡臨窆穸痛如之何然逝者之復於土猶行者之至于家也西山之麓汝所游想汝安歸之以

著汝纔嗚呼哀哉

祭六二弟文

吾翁七子鍾愛在季翁棄諸孤君猶髫髯畫荻而訓賴有母氏識之無字了瑟僩義粹美之質非由矯勵精詣之言不假締繪周選賢能漢拔茂異君獨何為羅舉求志一生不屈三紀虞侍盡敬極孝閨門之內安行實踐鄉黨之際先緒如綫賴以不墜君趣樸遜我仕跡定且耕且讀味書之味變茶水冠相對不寐捲卷遺忘資君傳記下筆纔淺慰君苦思蓋如是者二十餘禩每曰樂哉家庭講肄我晚揚環與君分袂別幾何特聞哭中鎖常日清談不肖鄱事一旦聽懷術同群碎紀無蒙叟鼓正之意但有安仁悼亡之製我竊憂之累書寬譬彰揚同盡人生危脆中年以後不宜紛瘁君有近訊附詞魚使上勸如饗下諷早退我慰君言如決去計我方景慕滌園傲吏君亦依佛柴桑處士所望甚俠帝必余畀夫何歸涂或以訃至僧謂瑪得疾驚之類既審其然慟絕仆地同產凋零奪五存二君健且爾我衰奚恃外姻內族迎我論去賓矜其獨不見受弟徐問何恙不疾而逝其於去來如屈伸臂使方外人視此有混兒女尚幼婚嫁都未天具或者假我數歲當以身任尚乎之累嗚呼幽室將啓小齋永閉有倡誰和有問誰對老人目枯以血續淚劇浸殘集祭亡弟二居士文

嗚呼哀哉人……之間可哀惟弟汝方再碁吾母傾逝疾無毋壽……赤唐虞無古記六靡鮮義年既踰冠我始濯弟建鄭儀真……之仁言畏祿薄莪不偉繼親沒家分汝能自勵雖桑維苧力勤樹藝舊數出貸餘帛盈篋云何不淑晚失伉儷計誤續弦棄室二稗婢去莫留弦續終弃鄭物變遷鬱悒歔欷成此危疾百藥弗治痛楚呻吟以迄于斃嗚呼哀哉脩短有數離合有義數可柰何義無私黨講之不明兄罪曷諉汝其有知宜自悲此家產雖薄欲均所畀女得所歸資遣木備責皆在兄汝勿屑意喪服既成式陳初祭汝女汝歸汝子及婿以及姻族濟濟在位嗟予老矣而失同氣追惟平生淚血盈眥魂兮不昧來鑒來從

葬亡弟祭文

嗚呼生而有死人道之常生而多疾既死則忘汝之末路復其可悲汝則亡矣我悔何追兒女之托一屬于我猶有恩仲我其教暨兒必知學我當勉之女將有行我當遣之我力雖淺我志未昧當加之意遇汝之在汝之素志死從先妣故葬汝姊不遠一里吾祖吾宗後先相望脩竹茂林鬱乎蒼蒼涓日合葬此月丁酉前期三日將起汝柩又前一日率汝兒女與族長幼慟哭別汝有肴在列有酒盈卮汝靈昭昭其母吐之里巷依然親姻具來汝獨何之嗚呼哀哉

亡弟小祥祭文

嗚呼哀哉春而練兮曰小祥蓋去于至此始練衣練

凡而恭之喪至此釋矣夫感霜露之變君子猶必有惻愴之心况死者日遠而生者日以即吉可不為大哀乎深惟吾弟之没拳拳於愛女弱子惟女夫怙恃煢然無依猶幸及吾弟之存已締姻茅氏既葬而遣之既遣而姊姑夫婿之間相安難於遷歸故練祭不與幼子知學日延師誨之忘手弟之葬女之歸與延師之費一出於兄不以煩姪輩蓋吾弟田園不多蓄積不素貴庸則家無以立故兄不敢不勉而恐吾弟之憂其家不異於生故詳以告二姪今雖甚和居喪以來亦未見失德然血氣方剛猶不保其往吾弟有靈尚陰相之嗚呼哀哉

祭外弟文

惟汝直諒之資誠慤之性推于親黨信于州閭不幸家貧早歲外繼暨余出仕請命親庭亟取之歸撫之人情宜所甚願而汝更遲迴謂方其初我以貧而弃還彼以絕而求疊已弃而復取之不厚其初不仁已繼而復絕之不顧其後不義不仁不義吾何可安雖然首丘之狐不背本也銜環之雀不忘恩也吾其敢主一而廢一於是竭其力於此以供人子之職仍其姓於彼以致二老之養供其職於此而不忝所生致其養於彼而不孤所委事雖不諧於往古而使古君子處此其應變從權委曲而盡不可以愈此謂其將奏無愧閔惪壽介期頤何期一朝遽隕千古烏乎

庶然人患無后而汝已有宅一區人患無田而汝已有田四頃夫子則亦既足矣夫復何憾惟是宅成而處身而更事猶淺田園租具而戶門細故猶未有任責者則汝亦何能無介然故疾雖已亟而心猶幸生氣雖已微而神猶不亂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少多難母喪弟病而兄不顧家吾父為貧所驅在家日少吾與病弟得不死於髫亂則惟爾母是賴爾同生兄亦吾季弟勤苦務學謂當有成以報爾母冑恐而死吾豈忘之已許以爾第四子為爾兄後凡吾所有異時此子與吾子同之猶有思神其歆逮情凡爾家事吾當自力惟是吾年已高吾視聽已衰齒已搖髮已禿自計在世曾幾何時方將委家事於汝以休吾心而汝反委家置於吾是吾身懷幸而存吾心殊未有寧一之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稚木一如治命不復更易其宅寒暑之服略具不止可歛手足形而已惟是東園之地岑下僻窄非神所安汝言雖在耳不敢苟徇尚別圖之今既大歛謹率汝家人成服以告呱呱之子向也斑衣今也衰絰汝猶有知尚忍見之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外弟大祥祭文

嗚呼惟我兄弟五人庶出者二汝寔居幼方汝之生吾母之死已久吾父假館金陵書報得男吾父且喜且憂吾今四子猶不免於飢寒又益一焉其何以為計盍汉其未有知也

求者子之會有以陳氏告者汝之所生幸其家之近而鷄犬之相聞也幸其累之輕而衣之可營也不至於使乳下子啼飢而號寒也故已與不斬既與而吾父聞之亦曰幸甚後此十有五年吾始擢第大常未幾而汝所生物故又三年吾尉江寧而汝同胞兄又物故吾念汝所生撫育之恩汝兄情義之篤而吾與汝天倫終不可泯遂白吾父取汝以歸以陳氏父母老無它營不能一日捨汝而生也使仍家陳氏而往來兩間比陳氏父没汝既盡為人後之道始使汝將母而歸與吾同門而異戶後十有餘年而汝母始没生事死葬喪也無憾自汝之歸凡吾所以事親所以營家無一不與汝謀汝之為人誠實而不欺正直而不阿忠厚而不刻故一家之中上下愛敬內外信服吾方遂汝新居之成兩家之子弟皆壯有立吾與汝盡置家務陽中恭扶逍遙田里以樂餘年嗚呼孰謂汝居未成而身亡死乎子甫壯而服已終乎嗚呼哀哉夫三年之喪既畢則死事已矣惟當為生者計吾昔雖取汝以歸而汝尚仍陳姓沉思有大不可者凡今民庶之家皆不免科役惟嘗仕者則否吾幸藉先世之澤忝為命士吾父以卹典列於八品凡我同父之人其子若孫皆全自別於民庶而汝姓不復渾恐諸子或未能自取科級以三親可不為大哀乎

故父及汝几筵未徹告之家事逸劉姓惟留汝長子為陳氏嗣或慮嗣陳氏者疑於無公一嗣繼絕者謂無子可以立孫若爾則汝子之為陳氏孫不亦宜乎若夫家之田宅皆所自營不相侵索家之長幼皆有定序不勞強據則又甚易知甚易行汝靈不昧尚歆聽之嗚呼哀哉

外弟諸子歸宗告家廟文

吾先考以家之貧早以季弟庚出繼陳氏後以長兄出外長弟殘疾第二弟遂民實與同胞兄又以疾逝復命庚以歸為之娶婦為之立家亦既有子子又生孫矣不幸亡没今已祥祭其意宗姓不得復有科役非異姓親所能庇謹及祥祭之日旬之宗黨但其一家盡還劉姓惟留已娶之子為陳氏孫世奉其祀惟吾祖宗尚寵嘉之敢告

魏鶴山大全集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乎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慧扶植門戶將於汝望焉而不自謹疾夭季盛年撥婦幼子今將疇依言念及此涕泗橫集郡紱攸縶汝病不及視斂汝死不得憑棺負汝多矣遣人以奠將誠臨風一慟涕筆俱下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矣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相依為命既喪未幾溥甫兄舍我而去今僅八閱月而弟亦相從于九原藐是餘息亦何羨於久生也諱音夾既擧室號慟乃挈挈累茈走蕭寺為位而哭神亦有知以詒余篤乎

吾也 哭叙州弟文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一以後高氏自
諸父即世二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高氏六千石而髭夫亡從生子
與汝予仕王朝得罪南遷汝貳成都汝守蜀守叙行理之間歲時不絶知
汝盡瘁民事宣昭令猶奮身我行經靖王略汝德日懋予心皇寡上甚羆
鴻俾予以故官還里汝數奏記予問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望予書尚歷
歷也。艤舟夔子忽手凶問長號永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予汝之
齒少於予汝之自持其身則瘉於予而汝猶不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
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拜痛室自悼至壯誰其字之而教誨之予汝登
有立志紹聞畜德學脩行明仕于州縣恍謹肅恬所至稱治令而止於是
宣生天禍我家亏持多故匪才弗義而又弱一箇凡在善類不汝盡傷乎
遭但旦倏冠我至捷撫棺一慟悠悠其何哭乎哀矣詞習道紀德以詮
諸猶願儀類我先靈數旬之間傳反其田里封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述
汝終事凡汝欲為而未及者予尚有辭于責予嗚呼哀哉尚鑒茲乎尚饗
盈乎趙孟堅彝齋文編祭持要弟文 年月日孝兄弟某某祭于孟三弟
推師命文林之靈嗚呼騏驥千里出門 首墜地應手碎裂惜哉傷
哉惟汝聰明肇自弱齡翩翩文 乙冑薦擇名南宮前

蟲拾芥取青光其餘力學靡乃 吟工雜叢既博且
宏施於宦業緯緯有聲三任五考弁方 其入淮幕府選表簪飛五
鴞薦歎亦早。未歲為期秩改班到遠業羁官。期汝非小冀汝騰驤門戶有
耀天乎不仁竟爾已為不使之終老邪方汝疾殃相望一方莫究病源攻
其膏肓或云服餌厥匪溫良果因之而致損傷邪抑一定者數不可加其
短長邪爾兄在都聞汝病亟相從訂訊日者急莫而菁萊揲或弗謂吉短
燭寒宵相顧失色的報未來莫為汝詰維揚之卹言訃歷歷曰季冬九日
日未斜側天亡若人鵩烏入室又相與揜泣街衆猶冀此言之非的也誰
謂汝之從偉汝之光硯奄然一逝真成永隔嗚呼哀哉寂汝悲者丁男未
胤親髮半白及此云亡纍變允極命汝之繼歸汝之胄事責從長未忍侖
卒書報汝父相與綢繆越日舉掛名汝蹇蹇汝尚知否吾淚血滴尚饗恭
定齋集祭亡弟允夫文 嗚呼哀哉吾弟允夫生稟令姿言不妄發行無
小疵種學良苦繹文甚工一命不霑萬事巳空嗚呼哀哉死生常理人孰
不然惟子不壽遽弃盛年脩短有數古今不齊惟子無後誰其嗣之老母
哭子少婦哭夫何所歸咎天乎人乎況我同產惟子二人子從我學我為
子娶我仕我之莫不我隨跨嶺以南浮江而西水浮陸走雲雷風饕如于

飄蘼宣堪其勞我不知止乃以累人子之屬疾得非我因病不我告懼貽
親憂養成此疾百藥勿瘳棄我而死嗟我之屯奪我賢弟天胡不仁臨絶
語我以柩東還居官有守欲去孔艱我亦何心忍為此留露章丐祠行矣
歸休先護于喪權厝毗陵它日改卜必求佳城顧我終鮮影隻形單念子
長往魂孤骨寒安流以濟勿恐勿驚灑酒告哀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林亦之網山集代陳教夫 弟壽夫文 元年春三月二未十四乞以酒
漿魚菽之奠致祭于故壽夫十五弟之靈嗚呼汝何促迫乃為此浚竟滅
其身無尸可哭亦有敝廬於斯百年誰是家死汝乃不及九十之世懸懸
汝歸一日南風幾回倚門豈謂汝死已閱數月飛塵一號眇視天末汝有
幼婦汝有弱子我不敢哭恐慟其母堂之左辟招汝魂魄無限傷心寓此
危酒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文 元年夏四月既望越十有二日壬午
故海陽四十弟以是日掩土從父之兄三十九兄以危酒家饌哭之墓下
且詳之曰少年登科少年宦遊少年而死於女無所憾一區之墓何雖未
能祭而吾為之祭此汝妻汝母所以摧胃裂肺欲嘔其血者也 代章由
之祭弟海陽尉文 冬十月既望越決 上海陽縣尉四十弟之柩歸
殯于珠對原頭三十九兄以杯酉之 于哉嗚呼冤哉汝不

緣寸祿汝視南湖場數百千里 無祿髮只如今
山嗚呼痛哉嗚呼冤哉人孰不有死 其死也汝母老矣汝婦
幼貌復無所字汝如之何其死也凶問之來吾哭之罪夕即招汝之魂魄
為汝之主謂喪有無後乞無主也親戚閭巷朋友姻舊來者哭於我所祖
靈生之旁閒然扶者莫不長嗟痛涕以是為深冤也吾走兩驛得汝之柩
汝母見我一哭幾絶汝婦憑棺而立自己不能哭嗚呼痛哉天之禍人無
乃太甚耶既而阿母呼我言曰吾與幼婦兩身一命惟汝生死之汝能生
我我即活不則吾二人不待及門而死也語畢捬膺大哭吾亦哭如是三
呼我皆哭吾亦三哭卒不曉其語汝之兩舅乃從其旁而申予固不敢逆
母之命然予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母曰汝夫婦尚少此非所當憂
吾之子死矣吾今無所依倚汝其許我即有令甥子扶柩隨以入汝不許
我則速持我之柩來我亦不顧此命也嗚呼痛哉吾無父母阿母即吾母
也吾母以生死詛我吾其敢逆之哉質之古人有名其從弟之子為穀者
蓋取其兩家共此一子也昔有是言吾其敢逆之哉雖然汝婦今有遺娠
苟男也即以甥子歸于我或我更得男也則以此男為汝之後而阿甥亦
歸于我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然則吾誰欺欺天乎吾惟有一子如之何

其績汝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馬君梧玩芳集祭亡弟總幹文　嗚呼絕
定之元先人即世兄纔九齡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數齒母抱群稚家
徒四壁晝荻而教採梠而食食我猶艱教我誰即維方氏姑欲抱汝去曰
勤齋翁實能訓汝取諸其懷涕零而興獨余從兄詩書相和帶經而鉏飯
牛而歌每嗟于季講習若何更六寒暑微一音郵母懷弗康命我往求川
谷之長林澗之幽行即其家忽遇諸塗晉璧魏瓊樵牧與俱翁耄而荒子
娛以侍我心不決告母還諸又閱三霜始勇一行泥塗濺濺雨雪彭彭遂
挾子歸俾學我傍來書受徒負篋從兄簡編之樂絃誦之聲或雞一號或
夜參半忘食已晡燃薪欲旦我擢儒科棄此兔園子自矜奮魚躍于淵我
宦江浙去此東岡子自婚媾鳳求其凰戊午初薦我留家巷姦回曰丁以
癡物相含者冥升背者遠於其人虎視其黨雖持嘖有煩言群處愁居于
於此時而奉鄉書辛酉再薦我判朝綱便嬖司隸以伏天信詩誅羣姦欲
嫉其身我對廷和細為上陳本朝家法不殺大臣無滑此手以傷吾仁一
言蹇蹇萬目睽睽愛我者我奇怒我者我麾子於此時而薦胄闈謂為獲
伸再進再嘖謂為不達孰憑孰翼以賢　以門品授秩嗚呼哀哉命
鄉論秀一弟崎嶇推有司不用　天下無邦既中年
之鬱鬱又晚歲之皇皇伊寒戶之　姑忍兄而壞垢孰
投脊而斂棠忍號山穹乃熱黃梁臨絕　何琅琅曰懷抱其靡終以
妻子為余畀念子平生諸緣略備婚嫁畢圖兒孫孔峙先人之緒業未荒
姑氏之蒸嘗有繼倚頹齡之制天可含笑而入地雖昔之將老不哭少何
今之衰兄哭其弟昔兄之亡三人行而損一人於易為損今弟之歿二患
親而弱一个於傳為危有丈以觴無淚可揮如身無臂如車無軌孤鴻失
侶獨鳴雲長庚孤明不啓月嗚呼哀哉尚饗　死日祭亡弟總幹文　維
著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二弟總幹止堂君三年制終將以良月投餘其
兄某乃莫菊之辰奉糕酒之奠別靈筵而告之曰嗚呼古人有言閒居愛
重九之名今我不樂獨立無同氣之親嗟余季之冥升閱黃花之三零始
而撫棺外舍中而設几中庭終而隙駒迅馳祥琴成聲吾寡兄弟而弗忍
也孰敢違先王之禮經然則酒能澆胃中之磊磈菊能制短世之頹齡予
感物思人兮涕泗橫流今懷昔兮寢夢驚吾嘗與君奉母齊山江涵秋影
欣然過携壺之趣又嘗與君從兄東府風吹松竹惻然感對床之情或霜
螯左持或雲液細傾今辰何辰對此醁醽致吾今吾視此伶傳列終年之
大病將悲趣而入形擾影孑而不能納履簪足擁膝而不能蹤荼荊楚苦

君存能不我矜余又安能登高望遠臨流歎逝睇汝君山之陽而視汝白
雲之京也靈兮何之兆兮何營將為浮漚為飛塵棄我捐我即九原之昏
昏抑為祥雲為慶星福我壽我軀二豎於冥冥乎嗚呼明年縱健人應老
非日追歡意已違非東坡九日懷子由之賦乎鴻鴈池邊照雙影鶺鴒原
上憶三人非涪翁九日懷知命之句乎彼懷兮一時吾懷兮千古團欒寫
哀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尚享　洪适盤州集祭樞弟文　嗚呼親則手足義則
友朋少有同志刻苦燈螢聯中科目闊步蓬瀛繼躔詞禁遂陟樞衡自昔
監郡始相契闊三十年中少會多別細數從容七十其月園池相望苕竹
家寄對酒賦詩曾無虛日建康之歸恨君有疾日望樂善扶策何必天乎
不仁鵩鳥入室鐺腳情話今折其一悲苦填膺傷感陳迹醉此一觴淚若
泉出　樞弟周祥祭文　嗚呼終天之訣于今句歲想象平生屢飛清淚
風梗鶺原暮景憔悴傾此一觴悲在心髓　樞弟葬事祭文　嗚呼生死
之隔忽其三年追思友愛陳迹依然松檜成列日追新阡靈輀將啓丹旐
翩翩隕淚清酒痛橫九原　參議弟祭文　少小嬉戲今也白首屈指終
更扶馥巵酒天乎降災弟及中壽千里　對旌旐奠此一觴老淚盈
袖　代弟祭文　霜風掠掠火弋　長翼茂松之下維
彼靈丘下云其識組戴有日弟　陳壺其款止亭
溪蕩先生集哭羅三弟貢元堂長文　胞翕之三足長兄不幸早
世惟某與弟形影相依從師問學夙夜勤奔勉嗣前烈某庚子叨第老不
欲仕弟猶奮發雙影南遊期于有成歸光儒門此弟之志也既薦不弟是
猶東南於焉久留豈弟之心哉丁未之夏某送子入對胥會西湖之上吟
風弄月怡愉對床不勝其樂弟勸兄留兄勸弟返不能相謀東西各別脈
脈臨岐骨勝鳴噎鴈影一分萬里魂絕十書九不到何以為懷哉城都別
時弟許甲寅西歸癸丑敘書又覓歷判沔游南岳某日夜相望冀一相見
聚首高堂迎侍遺老今年春鄉老途窮召對者某丁宣修書約與弟
會堂謂弟已於去年仲夏不祿嗚呼痛哉兄至之之嗚呼遇其病不以告
禮制哭泣於是有缺甫衰麻三十日而奄及小祥手足之義大有不滿可
勝痛哉然喪有禮我不敢廢某未第貧不能留弟於蜀既仕祿薄不能
迎弟于南使弟流落萬里辛勤而歿生不得相養病不得相救死不得斂
矜喪不得盡制某之罪也終身之痛其有窮乎弟自幼能悅親事長事先
妣極孝敬某與兄姊皆不逮也先妣鍾愛無斁刻不念弟此事可以格天
地而通神明加之勉勉勤勤尊賢師友德行文學世罕其亞乙謂弟必膺

五福而止乎是眞可悼也一孀二孤已命男其應奕卯專遣人往撫州迎接歸川侍奉教養其未即死尚能顧庇俾克成立以慰弟志弟之著述亦屬姪損收藏歸川以圖刋傳九原庶無憾也弟嘗昔謂魂氣則無不之兄聊奠一觴以爲誠萬昭明有卹髣髴來歆李潛軒集祭亡弟成老文 爾於兄弟其生獨後死則爾先誰執其咎下從先人爾又何悲配食時祀悠悠我思

祭亡弟仲老文

去臘収汝手字方喜汝脫厄雖未免臨汀之行然大率若不足深憂者揮淚遣書相勉以處患難之道無何老僕不忠聞汝感疾於南劒妄意以爲時氣妾具書於何氏妹而還方再遣汝仲子而汝之病革矣嗚呼痛哉方其病也不得評汝之藥餌遣至氣脫脉盡而不可救暨其亡也不得視汝之屬纊求必誠必信以斂手足形此生者之所甚恨也天其或者扁舟西來在途旬餘始達故里既易棺衾骨肉環視其面如生哭而問諸左右則知汝臨終之際也善其言及所以區處後事歷歷不亂亦可謂收之桑榆能不自同於醉生夢死者矣嗚呼哀哉吾兄弟四人仲季相繼而夭原其致此莫不有由然一物之成敗係於數者尚可以推況稟天地之中以生者其不苟　汝之語能歸之於天則我輩自今固可以忘言矣焉得之　之日月有時命汝

諸子奉柩以葬鄉周於棺家居方　主上明水秀拱揖顧抱汝其安歸以利汝後若夫先疇　典指可以業子孫使中饋量入爲出而緩急不失其序諸子各隨資稟而士農不失其職至於維持大綱兄與叔弟當分任其責則汝之門戶析而復振尚庶幾焉苟爲不然徒有區區之心亦末如之何也已一觴之奠錢汝永訣慨念同氣不覺淚血

再祭成老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壬子朔初二日癸丑兄具順同姪道祖以家饌清酌之奠別于亡適百十三弟成老之靈天禍我家一何慘也吾先子實生四男命叔氏後仲父其居膝下者三人而已吾年十四遭失所怙零丁孤苦汝時生纔數月甫及成童忍苦危疾內則吾母日夜保抱外則劣兄請祈救藥幸不至夭長而傾欹眉目如畫吾以幹蠱爲己責專勉汝以門學資性警悟衆謂必大吾門不幸先妣棄背兄弟出處不齊遂復分異汝較藝舉場往輒不偶伏闕上書入徹不及長年道路困已喪志況經人間憂患可悲可愕者亦云不少矣無何仲氏忽蹈禍機萋斐貝錦往往而是至於臨危下石者未必非平日親厚之人吾惴惴慄慄重足仰面傍徨乞救動遭白眼求其一出言一引手欲解我於皇圍者蓋亦鮮矣汝乃欲掉三寸舌況沉求援信乎其氣沮致疾以死嗚呼寃哉痛莫甚於此矣四人之中吾年獨長仲秀相繼下世今其存者惟吾與叔氏同氣之親猶有四妹一則心疾不事三則隨官四方相見有時彫零若此老境何堪汝爲歸人諒不復我顧矣嗚呼哀哉吾能撫汝以生不能起汝以死能友愛於身存不能致力於喪葬此吾抱恨於無窮然吾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人不勝天久矣汝英爽如在豈不吾亮耶屬聞葬期相去止隔三日牽叔氏及道廷倉忙具奠意復不滿姑用見勤擧觴一酹想念平生終天之訣腸裂復蘇尚饗

祭表弟史浩鄖峯漫錄祭表弟具叔懷省幹文

惟靈學足格身材能幹蠱刻意儒業思紹父祖場屋失利生計益窶出贅異縣期立門戶攻苦食淡銖積寸累迄于有成居列倉庾我實中表常加存撫曉薦於朝遂榮簪組捧檄丹丘推黠是虞廉介自將一毫不取意其遠大享衢闊步豈伊微疾遽終官所嗚呼哀哉他人有命儀于封婦他人有家歌童舞女惟吾叔懷儉約如故憂歷丘山樂無綠縷年踰上壽竟亡羇旅此鄉黨親戚所以悼其晏暮有貲而不享與其平生徒勞而無補也二子舟喪靈輿克擧尚祈肖似以昌厥緒我欲往予江山脩阻寓哀薄奠有淚如雨劉後村　表弟文　鳴虖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奩裝散如風雨　眞汝老成身脩家

肥汝復何爲以鵠爲餌母慈妻孝　醫鍼劑石酒良術莫施嗚呼伯姊何罪季女何辜　兄女誰撫汝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竁藏兒大從師女長擇匹猶有先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逆克臨之擭此一觴汝寧不知嗚呼哀哉

祭男宋　戴栩浣川集二山祭男德茂文

嗚呼痛哉余爲父不明使朱彥明醫汝以致此耶彥明東山下一賤隸耳比年以來人稱其善極痼疾所至必結里巷之惟㧞者爲之耳目以敖父口謦之汝試太學來歸得病七日已汗逾三日無故忽再熱余與妻十三伯夫議方以爲食傷邪則飫粥蕃合不下咽矣以爲風邪則重帷複帳之外未嘗闚首也妻伯丈治余疾效應若響余以其非專科欲參用一人而妻伯丈以彥明爲篤逆與衆論合余況仰從之孰知其二證莫辨見慢自賢汝本虛羸而逆進石膏湯以速汝斃耶汝既逝之後旋聞彥明一月之內殺者三人南郭之何下浣而發以陰爲陽也新河之李胃結而殂以陽爲陰也數日而汝繼之又復以陰爲陽豈彥明茫無知見但逓互懲創而汝適嬰其鋒耶汝且死彥明謂已平復而謂侍病孔謳之詠汝必死夗而卒不捨彥明之無術較然矣嗚呼痛哉余自病後止松遇事調惆惑於衆論所謂心官不思而蔽者蔓伯丈訣辨如雲幸屈其

生人亦挽而從彼何耶豈汝大數有期如絕斷之必有處耶抑余獲戾于鬼神去冬不死而移禍於汝耶將彥明汝之怨對而假手於醫以投汝耶汝之聰敏慈孝鄉黨知之朋友知之姻族共知之余將勒之堅石以志汝葬今未暇述也姑撫余之所恨所悔又者而告汝汝夙昔不能飲數肉近益衰減所嗜唯蝦蛤綺鰻魚又數齋素齋則作湯餅麩炙而已今用汝之所嗜置之靈几汝去絕一紙光動類墨神識了然豈以死隔者寘耶觴其來臨對我交慟嗚呼痛哉

劉忠肅公集祭蹈文

祭于亡男奉議二郎之靈惟汝孝于父母善于弟兄行己急物一以至誠慎逆不校憂樂不驚少自刻苦以取科名安其所僚克有聲士林同詞期以公卿嗚呼哀哉德吉氣靜此壽之理吾謂異時必將賴爾天胡奪之遽先吾逝白頭衰年哭爾壯子事之艱左有至於此嗚呼哀哉書來報疾汝抵紙尾凡數十言常時無異云偶大病十去八矣豎言無他數日可起本不馳告念非得已地遠思親顧遣一弟辭意惻惻有叙有紀但惟所書多不成字中心閔默憂恍如醉至遣豎先期日訃至嗚呼哀哉天之賦汝亦既粹美反嗇其生使不少佚冥誰宰持必有所以豈曰偶然自生自死治吾不學纍惡積累罰鍾汝身汝則何罪聞汝臨終妻孥守視汝父汝母汝兄弟妹無一在傍四顧歔欷若有所屬索筆與紙手不能持強語其子曰不幸千萬可獨爲此嗚呼哀哉又聞前年赴官遠郡出門傍徨密語二季曰此行閔忍不自意安得休哉同此庭侍祝勿告吾懽諂親累豈汝自有所知魄兆已至使吾登聞必留汝止而不吾告何所索制嗚呼哀哉又聞初疾風寒爲屬頭目痛昏大壯軀體付之庸豎語爲脚氣諸所毒藥連投大劑一晝夜中數十下利傷犯陰精外浮中痞浸以潰泄上盛極歲才十齡日稚此豎至于大故神不亂昧豎乎不仁殺人何易欲雖有定豈無冤者嗚呼哀哉人之有生會歸于無浩浩萬古瞬息須臾其間長短何較錙銖古之達觀宜此萬殊禍福同戶彭殤一區忘情齊物與天爲徒吾視斯人豈無愧歟情累纏着若有根株八月庚申兒汝喪車慘慘儀衆纍纍羸孥慟親友歎閔道途天高神幽吾哀莫呼江盡海竭吾淚有餘髣髴面目嗟何及乎唯有盡心撫汝諸孤松楸之下一室山隅以俟歲月歸汝先壚

陳古靈先生集祭仙孫五郎文

嗚呼仙孫生汝七十日未熟汝面汝遽亡耶貴數之烈舟中抱汝不覺出涕深知汝幼不利遠行遇在父母從將誰克吾在京師聞汝之歸舉家疾疾十死四五凡十月餘日不得汝孃一書心亦驚憂然又聞汝于母康寧不復省察豈意汝遽如此耶朋友家人具知汝事諱不吾言故吾今日之心猶望望然欲即見汝梁益來汝孃書又諱不言及得李甫先生書始知汝誠亡也嗚呼仙孫汝負吾耶吾朋友四五人皆憂驚悅娶未有嗣子吾又多病不保久長及汝之生始安吾心故吾日夕冀汝長立上奉汝先翁之祀下以繼吾之老豈知汝遽如此耶汝將不爲吾兒則不如勿生生既不幸而人亦當使吾兒而缺之焉爲使吾終身置汝不足於心也吾嘗與汝孃書人之於骨肉無老幼生則相養死當葬埋封識使之不忘聞汝亡時孃亦不得聞知未知置汝於何所耶汝身幸存是天錫吾兒也汝身不存吾生何樂也吾無意於世久矣思汝先亡翁與二兄亡婆洎與世母皆早世墳墓未安常欲買一山族而葬之合官廬其旁以老吾身今汝又亡吾志愈決矣使吾今日即居願官享豐祿以苟富貴若吾親與吾子血肉在土於吾何安雖然吾今日之力未能圖之尚須任滿河陽罷入遠官可六七年汝身尚幸存即圖南歸卜廬墓事瘞汝於亡翁之側安汝於吾廬之旁吾心始安焉嗚呼仙孫恨汝未知吾言汝知吾心之苦否也今遣梁益歸請汝孃洗酒瘞吾文於汝旁以安汝魂汝能知乎嗚呼哀哉

黎端明集祭八廷評文

以酒肉之奠告汝廷評八郎之靈天之理不可推人之事不可期嗟爾生而純明宜百其福冀爾大成以熾吾族奈何生不及壽仕不及祿作善之慶曷云反覆嗟情莫若父子之親痛莫若死生之別情深痛重腸胃分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十朋梅溪集祭孟丙文

嗟嗟孟丙吾幼兒也七歲而亡吁可悲也汝生而眉目分明神氣清秀骨有伏犀之奇也聲音琅琅語話了了而世事稍稍能知也吾與朋友講習二兄侍立而汝必隨也吾徒數十人汝頗能識其姓第名字退而品藻之於其私也吾謂汝早慧知許他日必未易量豈意止於斯也吾之所欲依者託汝之病救汝之遲也初亦謂汝起止輕健豈數日之間遽至弗支也生於村落所承苦者無妙藥良醫以致汝無重由我之罪勿苦抱痛無窮時也當汝之死家禍方殄而仲兄之勢危也吾方悴惶驚怖不得盡下殤之禮以葬汝遽殯三匣以哭汝情雖鍾而思已斷也汝今死已百日矣汝母方獲視汝之墳而吾方獲祭汝以詞也汝昔在襁褓娶鍾愛汝今附葬于側魂魄必有依也汝父母親戚朝夕哭泣以思汝夜常夢寐以見汝冀汝有再生之期也天地鬼神儻閔汝之清夭釋前世之罪俾汝復爲吾子以慰無窮之思也汝或冀緣未斷魂識有知當還父母以時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二

祭

祭文十二

姪　唐韓昌黎集祭十二郎文。年月日，（方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足存，亦不可不知也。今從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往上或無吾字。）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孥下或有來字。）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往上或有又字。者上或有使字。）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或有兩圖字。一屬上句，非是。）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為。而下或有先字。）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方云：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荒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老視荒荒本此也。今按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一字也。豈義多相近當存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方作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作知。）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或無其夢邪三字。）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實或作樂。）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方作傳，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方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落下或無者字。）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志氣方作氣志。）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樊曰：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衮，綰咸通四年，衮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之後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耶。）又可冀其成立耶？（十或作一。方云：老成二子，曰湘，曰滂。以李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為下或無之字。憂下或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即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而告之，懼當其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東上或有蓋字。方無其不然乎一語。）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方無然後二字。願下或有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彼驗切，下棺也。）不臨其穴。（臨上或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相養以生，相守以死。（行或作何。）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方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尚饗。

蘇文簡公集祭姪文　維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四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叔積中兄宗古，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念六郎貢士之靈曰：吾於汝，年則長矣，體力衰矣；汝年未十五，則少於我也，體力方彊，則不如我之衰也。吾方賴汝持門戶，張大宗族，庶幾逮我以老，且百年託汝以子孫，吾雖瞑無遺恨焉。嗚呼！孰謂汝遽舍吾而沒乎！孰謂少者沒而長者存，彊者夭而衰者全乎！汝之孤弱不克家

汝之母則無年矣皆吾之所深憂吾既失所託而汝反以是累我耶汝則瞑矣吾百年何能瞑乎嗚呼悲夫尚享

宋林艾軒集祭王郎文　二月既望越決日庚辰叔具位林某以觴酒肴敬告汝秘校王郎孺人五十六姐之靈嗚呼吾在嶺海間汝夫婦相將來歸二夕遂迎春風滿屋我涉里門中表畢來獨汝夫婦蔽寄荒村我懷仲氏涕淚如注更須一往撫汝之孤尊酒告汝悲恨何窮尚享

元方德麟集祭姪鉒祖文　嗚呼七袠之年可謂壽矣簞瓢自牖曾何歉乎此榮啓期所以樂而黔婁所以為康也存順没寧吾知子無待於外矣嗚呼百世衣冠之緒一門骨肉之情又忍見夫輀車將駕而千古之永訣耶祖與一觴子其知也耶

代祭姪汪道夫直夫文　維年月日故道夫直夫將歸窆于黃山之原霜風淒其丹旐翩然斷雲殘照羈羈其將下素車白馬躑躅而不前於是季父某駐其柩於道周酹而哭之曰嗚呼孟也幹父用譽庶乎家之楨也嗚呼仲也惟學遜志庶乎業之榮也嗚呼天地敦殈璞碎而不使之成也霜風丹旐可盈盈也寡妻弱子何煢煢也竹林棋墅悅宿昔之隔生也埋璧黃壤予何以為情也嗚呼予也尚於此乎歆

表姪宋孫燭湖先生集祭表姪莫幼明秀才文　嗚呼事有不容於前知數有不可以預期德或與而為憾善或終之以悲人生孰無一死若汝之死則吾實莫知其所為吾之族親固必其業儒者尤必業儒而可共學者又加少自我先君孟嘗歎息於斯而惟乃父我之自出視我先君亦步亦驅暨汝伯氏亦克自立惟吾兄弟是依汝昔稚齒而我宦游及歸自蜀見汝始冠而甚愛其天資我之在鄉汝不我離我宰琴川復以汝隨汝疾而歸我送以詩我已未之滿戍忽官謗之百罹縈窮途而相望汝隱憂而涕淚幸再歲之來還汝疾平而尚羸吾嘗疑汝骨清寒而難壽猶默謂汝眼端秀而一奇致我書而酷肯聽我言而善思濟外物以無好儼暗室而不欺蓋其生也二十八年未嘗有子弟之過若金玉之無疵嗚呼吾是以嘗欲扶持以成就汝汝何忍捨我而遽死也捨我猶可何忍捨而母而兄而遽死也吾已前大夫常侯世為名家身為名人汝惟幼賤寒族異鄉欲交何由去年之春侯初訪我為子求師吾未有以對也而汝來自外適在吾傍吾愕且喜即以汝授侯自是每得侯書未嘗不稱賞汝傳聞一已遂皆知汝之為善士嘗是時而母与兄以德以善蓋可知矣然汝仲氏代汝書館曾不兩月忽天非命是則因我舉汝而使汝家不見汝仲氏之死也抑猶未以為深悲而甚憾也而汝於侯膠漆日堅侯辭而西若欲汝携而母

而兄皆聽汝行汝之別于意雖勤綢繆豈謂其終天之訣乎汝客常里來傳我危想汝心驚宿痾復萌章既相聞書來勤勤買藥求方勸我自防奪報汝疾亦已就康明云又病遂止於此嗚呼是又因我而使汝家不得見汝之死也其能不悲之深而憾之甚乎哉雖然汝為何人生長何方而常侯一門內外百口附汝如子弟哀汝如其骨肉醫藥棺斂毫髮無悔而吾常侯親為奔走浙江之上具舟徒以濟汝使汝伯氏迎汝之柩不勞寸力輕行善達以送而家是孰使之然歟莫之為而為者非天歟莫之致而致者非命歟然則汝雖欲勿死於異鄉其可得耶雖然汝母老矣去年哭一子今年又哭一子雖曰非我累之實亦由我致之吾猶自悲且自憾而況於汝家也汝表及門吾既哭汝吾暫適鄞汝葬未決脫或後期不克臨穴用先一奠極寫予哀嗟汝已矣無復望矣然予之文固不足傳於世其萬而有一傳則汝之名猶可托予以不腐於汝足矣嗚呼汝靈其克知之哀哉痛哉

妻父宋李壁鴈湖集祭丈人張大卿文　維嘉定四年太歲辛未二月甲寅朔二十一日甲戌子婿降授朝議大夫丹稜縣開國子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觀使都運寶謨大卿丈人之墓嗚呼盛德故家龜紫煇聯奕奕文獻世遠益繹維公鍾美穎脫妙年有萬載籍馳騁貫穿發為詞章其筆如椽稚與鄰拜鍾磬在編書無八法鳳舉鴻仙錯落蕭素秀勁清妍維公之才自視無前藝業之富蔚如山淵充其素意圖像凌烟早僅詞館晚裁月班有欲援之椅棠英躍彼侃側目遽起而從藩條使旨晝謹布宣徹述所至軒懋廣砥緊广全能世孰與肩晚探至道妙極幽玄擺落萬累咫尺三山要其指歸洙泗之傳蝶順之江鏡瀉明獨見驪侍側參伴參寥紳綾景從大義磨研何意一疾亟棄而倦醜彼膚回波漫秣連所稿山藏所挾毫消嗟嗟先生乃用奇偏晚逸投紱高節獨全維其言立立美儒先褒綍游下光照垓埏素公之女相我豆邊教飭有素甚淑而賢寅緣登門十閱周旋恖不自計出嬰世患乙丑之秋遠使幽燕兵禍已作公憂見顏建聞其歸喜形詩篇旋以亡狀任參扶顛不敢愛死懼辱知憐一聆公喪焦心破肝婦病在牀隨翁入泉禍釁併集我亦南還汝水莪峯蓋將終焉皇覽下燭萬里西還室空無人誰不頌撫淚盡遺掛餘悲莫荒竭哀拜公墓草芊芊圖書故在堂奧依然而我已衰脫齒童巔緬懷疇昔斷斤絕絃賴有令子顧我拳拳完如公存植茂石堅受天忱詞釀酒盈船英靈未泯其鑒精虔

又　祭外舅張

大卿丈　猗歟公先奕葉簪纓跨美垂裕寔鍾名卿才郎畯明蚤有顯聞
鵷鷺汗血高屬遠騁一登蓬丘游最外庸歷傳所臨穆如清風仁深拯饑
全活萬計文案必親周有寃滯甬儀南宮廷尉是司議法不阿讒口乘之
休于中闈宴起旋作惟其蹇侃卒與時忤挂冠不愈維天子恩尚以書詩
誨其里人從養于眉時過我廬室適人遠公懷弗紓謂予遂歸老同歡歌
遽棄而先嗟哉奈何公之吐辭王贊天葩豐約中度自是名家晚探道
真益自骨髓浮夸剝落妙契一唯春秋會論亦既成書心所獨詣前無諸
儒于云不興此理誰晰廣諸名山姑待後世如其愚陋獲登公門介雜甥
舅情實弟昆少狂高論弗能下氣公愛其才弗我孔異別公而東歲行五
朞承之禁林恩大無禪方丁危疑深入隨餽義不敢辭碩貽公憂間關主
還奏疏使生出非無名特則未可公許我忠以詩數擊修懷有序予盍良
圖屬兵既交軍債將夫上恩囊言俾貳宰席宰辭弗獲棟撓是虞方佇硬
石書來訃俱吁嗟乎公而止斯耶升直高謨綸言甚華縕弗大施是則有
命所哀若人風流頓盡公女爲孝哭不可聞語我銘公公愛子文歸當如
言令繫萬里將誠菲奠淚血盈觴周益公大全集祭外舅王察院文　維
乾道六年歲次庚寅閏五月庚辰朔二十六日乙巳壻具位周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舅提刑察院王公之靈嗚呼公有通經博古之
學而不盡施於事業有撥繁濟劇之才而不盡見於施爲官雖遷而人猶
悼其屈年雖高而志未向乎衰此中外所共悲非親黨得而私也惟鄙不
肖爲公所知二十年間有合有離往聞公抱病於南溪之上蓋嘗冒彭蠡
之險涉長江之危曾是四旬之緩俄然隔世之悲雖徘徊之累月迄差池
於葬期念佳城之一閉候芳歲之三馳身自江而徂浙忘雨沐以風吹遠
徂櫂於故居懷握手於平時何英姿之凜凜乃封土之纍纍覩陳辭而寫
酒奠無言而寄思嗚呼哀哉尚饗陳樂軒集代祭丈人文　年月日丈
人提刑林公之柩出將葬于藍前山甥丘耕方某以觴酒豆肉哭辭于道
周從甥趙淳以盛先執初獻嗚呼我三人者均受厥恩昨者送公顯顯歸
軒今者送公杳杳歸冤有限緣法無窮乾坤耕也自少忝遊公門我弦雖
斷公如女存我男已長則公外孫公培其枝實膚在根在棐之嫁有二女
也皆嫁而死情鍾莫於挈以婿俱隨公守藩飲食教載欲執難論淳觀猶
子先儒格言誰能踐履從公請婚乃如孫姪介飽公溫況上一層施寧俾
煩治家理郡同是一源嘉謀屬對因徹天聞惜哉編斧未究平反用雖不
盡留付蘭孫朔風鈴敖寒日旗旛云徂何往歸掩高原何以告忱匆匆酹

樽何以告哀汪汪淚痕　代祭婦翁文　吁嗟丈人吾母氏之從弟吾爲
丈人婿不五載而賦斷絃之悲今二十年而蒼顏白髮來哭丈人之喪嗚
呼五婦未嫁而姨氏已寡婦翁弟靈筵焉並出哀麻噭噭曩時之人惟濟
氏姨也嗚呼骨肉凋落頭顱幸存顧今妻子疑是前身凄凉生理禮亦風
懷何以爲酬惟多出涕而已矣　又　於乎丁巳太平頭六十周非長久甲
子一周亦非不壽血氣方剛已能學佛壽溢顏間與人無忤我爲子壻敬
公長者公亦愛我如其息也我有男女初主舅家公撫二孫愛憐直淫堅
舟夜移起尋無所公德滿懷瀝爲卮酹炎炎夏日慘戚如秋行行柩車間
哭少留於乎已矣　代祭婦翁文　於乎誰無父子父子摩空十載聲名
繼捷南宮一第誰無罕能延世父子負郎門戶不替孰哭雖兄豈嘗題輿
孰哭丈人河源大夫我來請昏亦慕君屋豈謂登堂再拜而哭寒日朝光
萋鏡前楊欄路一觴語人不能長　又　嗚呼昨者所媒來則相許謂識
吾翁真淳我語我亦何心感君持達異哉未見死主契闊三紀道周曰公
女婿何待披雲自多隕涕　又　嗚呼進士甲科鄉人喜悅待官七載赴
官幾月有人於此爲禍非常幸公之家薄田有種造物戲場翻覆變化達
者爲常人以爲訝伊誰之拒坎此山阿官職雖卑姓字巍峨念昔先人與

公交契顧我小子誤蒙推許我雖託昏在公身後想公有靈享我斯酒
葛勝仲丹陽集祭外舅張朝散文　嗚呼元豐季年公墨詠然擢忠論事
慷慨奇偉可罷可行曰此曰彼逆鱗敢嬰儒者興起流離十霜以困自喜
紹聖爾來擢官大理適臣飈言文中御史帝曰汝僉召升軒陛聞陳纓纓
朝綱國是帝用嘉之言傾其可謂當施行侄蹟華仕如何南冥滯成哆侈佐
郡鈍陽進尺退咫天不慭遺乃終于此惟公少時趣尚絢美浮念雜好如
棄塵滓沉涵摩經該總百氏陰陽星歷醫卜方伎一物不知爲身之恥蓄
藏既多賫無幾間關沒身命也天只昔我弱齡從親漣水公實奇之有舉
無訛謂器萬乘謂駒千里㫖勤綢繆乃妻以子出入門牆且踰一紀不我
鄙愚教載機祝孰謂半塗遽失憑恃公介之婦又實女弟贊幣未行已隔
主死丹旐有翩言旋歸止遣辭寄哀泣濡輔几尚想平生歆此嘉肯尚饗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祭葛朝奉文　某罪逆不孝故春三月扶護東下秋
七月與丈人相遇于維揚時丈人氣貌悅懌步趨輕捷瞻視有力飲食陪
常咸謂壽祉方未艾也拜別不半年凶問奄至嗚呼哀哉尚忍言之紀承
靈柩吡陵某方泣血待盡不敢遠几筵前詣再次謹遣弟某往致薄奠伏
惟尊魂持垂鑒察劉給事集祭張宗博文　惟公沉識偉器見于風成蚤

擅群場領袖後主旋宰劇已治煩有聲史佐大府趨來帝京祖贊宗藩公
族是程優游靜退利徑靡事有識咨嗟歸進草情謂公見知臺省飛纓云
胡不淑禍患相仍綿延累載竟殞厥靈嗚呼哀哉如何不肖舊辱公知館
我甥室時布衣提携抑撫終到金閨非公之賜何以至斯昔公罹艱遠歸
海淮我亦去國假守淮西相望天末江湖渺瀰孰謂數月公訃遽來聞問
驚怛肝膽沸糜罷斥來歸公喪在堂入門望帷涕泗已滂嗚呼哀哉謂才
必逢公乃困阨謂仁者壽公壽不多悠悠蒼天曰如之何公有令子克紹
厥緒公今云亡豈復茲慮惟我鈍頑凜凜危懼厚德不報尚期末路敢以
菲薄恭薦情素冀公不昧歆此具俎彭汝礪鄱陽集 祭甯子發文 元豐
六年寡妻德化君卒後二年夫所恃後三月外姑卒又二年吾甥卒欲寫
吾哀未之能今年正月朔偶卒嗚呼吾甥氣蜺虹而操氷雪才足以大其
家而有餘志足以紹其先而不忝一病輒不救嗚呼其奈何夫物少必壯
壯必老老必衰衰必死雖有智力不能為計然吾甥壯偶少乃相繼死
則老而衰且病者其何逃 又祭外甥甯公文 我昔未至公問我以書
我之欲至公逆我于途既拜于堂受誨勤勤今我來斯不復見聞乃徒見
山間叢篁之竹冢上蓊蔚之松摩青雲而蔽日泣夜雨而號風朝夕兮子

淚無盡兮予愁徒陳詞以薦酒幸靈馭之來游 衛與甥氏剛毅靜嘉克
成其身以有厥家不艾不耆善孰尸邪彼月斯征衰絰者除有醴有牲孔
頌孔時孰發我思文以昭之 余祥陶溪集 祭妻父王公文 嗚呼晴月
暖風寫公德容渾渾春泆狀公心胷不亨其施而善厥躬亦既亨止令聞
孰蒙維時不獲有商其逆早經末疾尻杖一室偃然瘦鶴屈骨崒嵂我來
拜公載色載笑酌以王罍祝我遠到我歸公飲祝以難老歲時候問謂夏
見之十年不見往矣莫追嗚呼我年十七為公之婿年三十二哭公之逝
令既六十公始即窆身居子列義當分過白頭幸存涕淚寫兮
妻兄 胡寅斐然集 祭妻兄張撫幹良臣文 昔我冠年群試南宮即以
藝文受知而翁收置門闌妻以愛女獲交昆仲竟歲遊處初官洛社君在
定陶匹馬見過意方遠豪遺俗故家尚有存者弔古摟奇歡不忘奮戍壘
坌來相與契闊己卯會語丈人已沒曾未三年予復悼亡君之仲氏立本
既長庚申訪君家山蕭寺悲笑雜集知夢中事丙寅之秋予還武夷未及
尋君君喜而來留止浹旬情好逾厚觀君氣骨堅耐如昔豈謂此去遂隔
死生一朝訃至驚呼失聲篤實之質朴茂之行謹敏之才樂易之性青衿
下僚迄不一施僅克厥家而止於斯君幸有子仍有李弟武部之澤庶其

在是空君千里遠違此觴嗟昔之思曷日而忘
外祖周益公大全集 祭外祖王給事家諸文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十
月壬辰朔外孫具位周某謹遣使李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外祖給
事待制贈少保王公外祖母衛國夫人宋氏亡舅通判二十八大夫亡妗
宜人韓氏之塋共惟外氏昔為大家今茲丘壠近在陽羨而祚嗣湮替宿
草弗除某繫官于朝未由拜掃盖冬之朔俗重祭墓道遠伸奠辭不務飢
風兩泉之思伏惟尚享 元王惲秋澗集 遷奉安葬外祖并外媪王氏祭
文 惲以前歲後十一月二十三日為遷奉之事已告塋靈今者應期舉
厝永慰幽魂以順從祖以安則鄉祔我外妣閟此玄堂斯雖衰宗在公末
傳有甥姪以主祀重時思而不忘是則不必其子而光揚也有牲斯羜有
酒斯香惟神昭鑒歆此一觴尚饗
親家清江三孔集孔平仲 祭親家應朝散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正
月戊寅朔日具位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故親家朝散應君之靈嗚
呼我之女弟君之弟婦歲年不幸人情宜踈惟君纏綣愈久彌篤德義可
託復聯昏姻乃以息女歸君之子鄉土接連世契綢疊惟君中粹外温又
廉且直謂當進用為儀天朝夫何奄忽以至大故聞訃失聲哭不待次山

川阻脩職事有守寓誠一奠悲來無窮 播芳大全集 陳了翁祭朱時發親
家文 嗚呼昔會靜海于今六年君護喪歸我以竄邊迫隔三江懼無還
期天子仁聖復令我歸離台之時未待君訃單舸北來猶冀復晤白沙之
傳初信且疑今知果矣孰如我悲君老苦學趨一而專富而能貧內無間
言寂默能仁為方外師志者於仁孰得而疵仁則於壽胡不期頤天所從
延人莫可知君於世味澹乎其歸苦樂壽夭存殁豈移淮江阻脩奠不以
時情發於辭君其鑒之嗚呼尚饗 又 惟靈之生婦德著兮柔淑且慧
之悉悉兮賢哉主饋克勤兮敬長恤孤宗姻譽兮既肥其家儉而治兮
振振繩繩繁而庶兮宜耆而艾何朝露兮彼蒼者天明而鑒兮胡其不仁
奪之遽兮如晝而夜抑定數兮伊今仲子予女女兮粤予外孫而許娶兮
再世婚姻嗟莫顧兮追懷感傷曷云喻兮載以清酤殽饌具兮伊禮之薄
盡其情兮嗚呼靈兮莫予吐兮
姑夫播芳大全集 祭姑夫李提舉文 嗚呼昔我先君受鍾令女擇所宜
從以歸于子子昔悼亡我方吾憂實在手足涕不可收季妹繼室今能榮
時子既貧矣孰知我悲我非明哲醴禍罔宜子亦放廢一斥不歸窮達死
生所遭各異海波桑田變遷不已數極而化亦又奚傷君子之道死也不

之尚饗李大隱先生集祭石長孺文　昔我先公宦遊吳越諮交晏俊接武者哲君於是時妙齡秀發瑤林琪樹煇映閭閈吐辭爲論下筆成章才無終賈氣壓王楊持我季姑年及結褵請吉英特望族是歸材與命舛塲屋差池屢試蘭省弗克雄飛安貧樂道潤飲嵒棲覃思麟經訂正是非使者論薦促對天墀謂宜得志有所設施老於一命廩食叢祠云乎不淑與世長辭顧予晚進念昔追隨升髦之歲以君爲師迄于今日能誦君詩我亦老矣齒髮滿頒聞君之喪曷勝其悲繫酒千里詞以侑之

姉妹夫文苑英華　荷載爲崔氏妹祭丈夫何郎文　嗚呼莫莫女蘿縈紆葛虆我有弱妹克配君子關雎之化夫婦之始禮奉豆籩義齊生死當琴寡訓昧章情禮夙夜箴規庶無愧耻結褵成音垂三十春樂踰鼓琴敬越如賓才盛道貴爲唐碩臣擁旄樹羽夏水之濱鼎食錦衣長戟朱輪宗族百口庇公清塵浩浩破池常爲無津防崩水圍哀此窮鰥嗚呼厚當仲姊自斯踈妹用禮過恭豐家甚泰良辰美景長幼高會錯落園方柳楊畔睞神理如何杳杳茫茫朝榮夕落使人摧傷言自漢江將歸洛陽喪旗旅櫬親墳舊鄉蘋可薦誠蘋藻馨香感深恩而何報寄况痛於孤嬬宋張嵲紫微文集祭姉夫王怡之　嗚呼怡之一至此耶室廬蕪爲丘壠金書於賦

手名未列於王官年不登於中壽深轉困窮客死異縣母妻兒女羈絆冰散校性之平日之所行與沒世之所遺何其升夷非判耶大夷崑崗玉石共盡無復善惡之責耶不知誰使性之至於此極也彼爲性之親戚朋友者豈無餘力而不挽之共處豈無餘資而不賙其窮苦而使性之卒至此者非天也其親戚朋友之罪歟然而當性之阨窮之日正盜賊塞路之秋夷夏隔絕咫尺萬里縱雖有餘粟安能裹飯於豺狼之前雖有餘力安能營救於鋒刃之下雖有餘資安能相賙於倉猝之際然則使性之至如此極者其天也非親戚朋友之罪歟其寄歷亂離以來士卒黎庶不隕身於溝壑則必潰體於戈矛而性之於擾攘紛亂之中猶僅沒於牖下顧雖夫所而未爲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沓貪冒沒飽食於衆人菜色之時狡猾陰狠全膏於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夷患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充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於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客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懼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於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於曩遇將其遠離於遙纏彼一溫之起滅曾何利害之

足言使夫死而可善吾願以是而獻焉

女婿張舜民集祭郭婿朝散文缺中　嗚呼昔子之去我也亦何遽也如有追而弗及今去還也亦可償也如有呼而弗應其去也在日之陽其還也在歲之首無百日之永有死生之別青楊化爲異物輿馬轉爲歸柩仰天不聞叩地徵答嗚呼哀哉請言其初予之世父我之畏友四十年間出處先後教養子姪兩人成就兄弟同榜獨予未偶時我見子念可以取傾以息女入參箕帚鄉俗家風不待咨究我旅艱厄州縣奔走通籍朝闈易如反手心顏康莊莫涯量實四海兄弟百五舊友志欲共贊趾於獨有患智共期必待促壽驟轉騂駒一夕而路玄酒大羹一啜而復父老子悼吾亦頹朽生理茫茫孰測孰究蒙途草草孰倚孰守客轊西還路人悲疾寡婦在傍孺孤泣右龜兮忽驚來燕茲酒宋張方平樂全集祭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天申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日月外舅具官遣自某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郎之靈嗚呼我在滑臺聞子彥秀彬黨世交遂成姻媾往牧蜀都至于校書一上中第聲光煒如學問涵浴辭章爾雅敏於從政有過人者朝廷爾才推之不次京西河北俾專使指此時尊府容勿近輔　芳聯華剌東懷部驥足未騁驚艇方登悵望脩途空嗟例業辯始通朝年未强仕實勤其官以速彤序初歸庭聞寵光甚渥今出都門素旌綽綽吉凶糾纏勢靡有定將如之何不惟之命慨今老矣翼爾之託而反爾哭事矣可度四子余出總角相扶遺息往將且無其孤尚饗陳普御覽集代叔祭基仲夫婦文　哀哉基仲竟止此耶人孰不死子何酷耶子以子然遺孤尸一門祠續之寄家之興亡惟子是視而幼克自立以至于成人既勞而主且勉於學可以爲子矣吾女歸子樂其臭味之相茹也蓋與子攻苦食淡者七年而不敢怨可以爲婦矣是豈獨汝家之幸亦我家之幸也吾女歸吾我曰我不能終事厥母願有以事父自是而後凡吾家屋米之事惟吾女之問子亦朝暮往來一盃相屬好洽如家人也嗚呼吾今六十有四矣齒髮搖白來日幾何兒女之託亦惟于夫婦之望何圖于天乃使其相繼以沒地也同時屬疾吾亦以爲常事可越數日而弗瘳又數日而浸劇子卒以是死而吾女則主吾意其猶足以樹子之嬰孩而俟其長也不十日又以聞人耶天耶嗟子夫婦受難受之艱辛而得所不當得之凶禍游魂悽悽今也可在其升騰飄忽而歸于天乎其沉寥斯盡而流爲泉乎其與化俱往而入於無有乎其怨憤凝結而猶在世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所最痛者其

兟稚子。娟娟弱女。生事滿前。誰為之主。在生無伸眉之日。死未有歸骨之所。此雖行道之人。猶為齎咨。而況於內外姻黨之間哉。吾自哭汝以來。生意欲落。凡凡飲食。常如醉夢。既為汝悲。亦以自傷。其不幸而壯者。其難保若此。衰墮者可望其長久耶。一慟之餘。雲慘月慘。言不能文。姑叙以臆。嗚呼哀哉。

元陸子方集代人祭黃郎文　嗚呼。才子王勃。舟次南昌。詠落霞與秋水。弔陳迹於滕王。知閻公之得婿。殊不讓於子業。奈陰𨺚之難奘。嗟宿債之未償。豈行爺之光見。偶墜舟於海洋。嗚呼。人事悠悠。天理茫茫。彼愚而壽。此哲而亡。予牖下之季女。萱草凋於北堂。求君子以偕老。嘉坦腹於東床。差穀旦於鴻雁。期夭桃於春陽。忽東野之馬佚。欲濟川而無梁。痛逝者之如斯。慨予懷之永傷。嗚呼。白日冥冥。碧水泱泱。結桂為旗。芙蓉為裳。乘雲上下。與波翱翔。儼雀屏其改素。奩玉鏡而無光。予女身未得以奉箕帚之役。義不得以薦蘋藻之芳。生身一乘。余于是將敬酹焉。共此一觴。

元程禮部集祭外甥文　嗚呼。為人父母。孰不願男女之有家室。冒熾盛大為百世之傳哉。子之賢良。弱女是托。謂宜偕老以成厥家。何期癸平相繼夭折。前乖父母之望。後缺子嗣之承。豈予夫婦壽命之不長。實我骨肉於薄之所致。生不得以遂其愛。死不得以視其終。顧予何人。尚在斯世。嗚呼。宗器河陽之役。間關萬里。此情何時而忘耶。嗚呼。婉媛。吾不得而見汝矣。吾之期女也遠。故視女如棄。不如女之望我也。恒在於目前。自今觀之。女歸寧而送我之日。是乃決別終天之年。嗚呼。吾實負女。而又何言耶。吾與女母俱老矣。吾將去此而歸。女知無知。吾徒抱恨而已。如有知也。尚當見女於黃泉。嗚呼哀哉。尚饗

外甥唐柳宗元集祭外甥崔騈文 崔簡之子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怏靈奇嗟呀各宅取不可。會既奪又力抽。誰以堪。汝不是由。而縱其志。蓋其當壽奪其蔭。畫抽深扶。密攢重揭貴音云得丘垛切嗟也又曰於切貧也又云利切高舉也渝騈之多能。守吏夫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享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兒誅之行。而中道夭死。莊子為不善者鬼誅之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腦。毒中骨髓。其何以為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左傳成公十四年我之自出注外甥也謂伽代所生八子既孤數。祀中公存歿。我為汝舅。汝為我甥。求仁具得。焉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截抽佛寞貫耳更宇分語之前次。渥限音云上竹何切下烏回切水曲也哭領即路。鳴鞘不迴。音云稍音

稍人音笑夕室也渚云選時長缺鳴鞘也豈云古今。自比而乖。孰為鬼神。忍是陰誅。侍疾之日。兄弟莫在。謂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贈誰會。謂血屬時送死也既虞以冀。誰主誰酹。酹音外切字祭名禮記弃既已定主君迷天而虞祭以安神靈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纘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探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比土下呼。潰淚徹壤。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祇益摧紆。畢見于夢。寧知有無。壽之哀辭。惟姪及壺。嗚呼哀哉。

祭崔氏外甥文二十二作者言其則為二甥文即焉道字涉庭海時元者　年月日。八舅十舅致祭外甥壹六小娘之魂。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墜。使脅露兮。豈云蒙式城切出席也反復攫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歸兮。庶幾來歸。餃以侑兮。餃音侯禮記注食餘曰餕言祭爾之餘以祭二甥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崔簡之女名媛嫁明州司戶薛巽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為首。甥於我氏。增一女作主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恭惟伯姊崔氏之母子厚姊也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風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謂崔簡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恒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援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騈也英文。斯暢浩通。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夭閼。神理何蒙。天於夭切閼音遏莊子遂之為以莫大哉此文謂崔氏弟處道字謝奉其飄遷至海島風物元和駈和卿郎子也盛德餘慶。宜福其曹。胡然降戾。惟禍之遭。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牧。元和十年子厚至京師人出為柳州刺史武陵便道。往來信宿。武陵即朗州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贍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閒幽躅。含未臨視無路。溯風慟哭。怛焉自失。如目之矚。卽卑有位青鳥戴卜。音名葬北邙山南青烏乃相墓占道遂尚艱。歲月淪遷。方俟歸絅。大之切楷書也再期莫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祖母墦兮大全集趙德莊遷葬祖母祭文　嗚呼。盛衰之理。其不可常哉。其可悲也哉。某與兒言之方我。太夫人之東還也。茲往之化。溯怡怡愉子孫同年權弟而賂男書女絲內外盈室。音甘滑情。抱其曾孫。時節出遊板

興事持升堂上壽賜觴累十自意平生每當如此曾不知其樂也及其哀也太夫人不待耄而化父僅免喪貴志以殁壯者少者相繼淪亡十年之間零落殆盡於是生有不能養而死有不得葬者矣尚其幸者太夫人親饗其盛之樂而不知其衰之悲也邀焉佛廬非神所安祭拜掃除不具而缺歲時霜露肺肝如焚蓋又十年而後其遺時簡拔稍建門户諸孫宦學粗有成立乃克襄大事于今茲山川精華有桂有松靈車孔安姻族畢至而集蒙上衰養寔持使者之節以來行路咨嗟且吊且慶庶幾乎曩者之盛矣神靈在上喜耶悲耶顧我諸孤弗復思耶冥冥終古逝若斯耶嗚呼哀哉尚饗

元王惲集先祖妣韓氏祭文　中統元年庚申秋九月丙寅朔十有一日丙子男孫某等謹以清酌庶羞遣奠于祖妣韓氏之靈緊韓氏先冒黎之裔枝分派析散處於衛衣冠煌煌文經武緯越宋有光司空之貴惲覩其譜本支十世猗嗟祖妣實出其系薰沐膏腴生夫盛世德婉柔嘉主夫中饋貞祐初元金兵四清萬室一存危若旒綴時維祖妣歸于王氏内助我祖畢力家事遂濟坤柔外扶貞義我堂復繼内治雖嚴舒而脫脫我祖先歸我考時稱勤苦流寓桓舟自誓鞠養從孫遂成偉器名甲京師一日騰沸抱鉛諸孫兄夫火水至兄負薪其恩非細欲報之德昊天罔

既八十之春不爲早逝顧惟不孝榮養殊替有衛不祛涕泗而彼庚申之秋應辟東曹力辭幕官惟曾是主慮其不淑庶獲奉赴同遂所求心不遑處后土皇天實聞斯語司日之間事易其故天誘忠衷駕言西鶩拜省床闈病爲少愈九月初吉星河尚曙有物告終聲裂軒戶奄奄在床痛留不去日薄西山矯首云暮風樹之悲有淚如注盤盤新阡貴性高原安之安之一遵訓言傳家之範敬奉周旋在配我祖何千萬年嗚呼尚饗

伯母宋劉漫塘集祭伯母太孺人洪氏文　某等幼罹耶夫母儀是訓是育伯母爲依長與諸兄各辰其親歲時往來喜色欣欣伏有嘉殽此有旨酒綵衣獻酬間然無有天禍我宗降此鞠凶吾父之葬焉鬣新封哀蹤之聲兩家相聞寧復前時笑語追傍興言及此五内崩分雖然人命七十已八十二人有病苦已瘳而逝人寡似續已有孫子生也如斯可無憾已唯此孤主觸景愴懷重罹此憂感念無涯一觴之奠寄此深哀

安林李仲竹軒雜著祭林給事母文　猗歟夫人承有淑德安歸于德門宜家具宜良人偕老鬢髮雲垂同生堂上環立佳兒金章煜煌門錯彩衣終始光榮恨一無遺其如孝子罔極是思某學復升堂指拜令儀展誠薄腆侑以斯詞尚饗

陳亮龍川集祭郭伯醬母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既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内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膝帷夫君以志自強藏鏹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郎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林亦之網山集祭曹子徵母文　淳熙改元春正月丙午林某謹以清酒殽𣪍之奠致辭于故孺人陳氏之靈嗚呼昨者故人汴土初滿去之七日又弔乃室茫茫太空孰爲短長逐令丈夫其說多方適家之集如今幾年劉郎去後孟母復捐荳塋淺者如此翩翩造舊輟棹淚點雙懸貍首一危亦云有子多謂幽壤卒焉若是况乃閨淑一門之懿礎此辭辭庶可少慨

祭陳子白母文　嗚呼昨者死喪并陌共嘆紛於我蠶尤切凄斷嗟嗟夫人良婦賢母絲調鳳鳴蘭芳芝秀何爲一疾遽隔塋渺年踰五十已不爲天王珪之客梁鴻之賓風雨盤豆義如家人行矣司霊同是一哭孤墳屋角痛注心目

代林蒙仲祭母文　嗚呼吾母之柩車未出門我則不敢即死吾母之柩車既出門吾又思所以畢吾母之念我亦不敢即死號天叫地情不逮語嗚呼寃哉嗚呼痛哉

代方士登祭母文　嗚呼吾母竟止是耶斷機之訓嚴閫猶之夕隔千寃萬恨吐腸嘔血

晨朝日東靈車且發縱有危涓景彙兒女何情而爲此一訣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曹子徵祭母二首文　九年冬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孤子某敬以卮酒豚魚之奠敢昭告于亡母孺人嗚呼空山送櫬日其有幾曾是災禍飆馬又至天之降殃如不克甕逝者層裂尚有母氏含辛茹苦同是哀死令則與誰號叫吾母煢丁一身單弱一女夭哇空堂其何忍處三日而殮哭者畢聚所視前喪寃乎已矣

又　嗚呼未及半年乃送雙柩主人慘禍盡於此身况茲一杯是爲永訣眼枯無淚瀝血以告

陳藻樂軒集代祭鄭氏母文　年月日鄭藻太孺人范氏出殯鄭某十一人君克廣而有遺母之喪也敢弔以辭曰八十之母光于里域而况有子後生於式上庠校賦相如選行擬是賀杯捧壽登堂奚乃主弱繫其行李他日同頭黄而已暮春童冠游詠舞雩屯王哀經但以嗟吁道傍一酹柩車少留小子於母譜孫望沂

代林若愚祭母文　嗚呼吾翁之死家無儋石前喪後喪語不同日封而斯須有燐其頽後喪前喪皆育此極雖則送終惟家之乏子何心哉有楨寧盍昔馬褒斯如此痛裂不曰畏齋焚其巢穴捫心一盃何者可說不孝蒼天魂兮來食

又　嗚呼人有提孩而母喪者有老而母存者有死而母哭之者老而母存者吾雖欲之不可得吾兒

弟娶婦生子吾姊妹或嫁或弄今環胑而嗷嗷視孩提而母喪與夫死而
母哭之者遠矣然吾愛母之情又豈若是已耶吾莉及此況如何其靈車
去去相見無時泉關可叩吾母歸歟有呼不聞空涕漣如陳菁㴸貫雲集
考妣墓祭文　今歲夏五月乙酉集英殿賜進士第不肖孤㕔在選中退
而泣下霑襟曰㕔孤之能父母之德也惟父種學深行躋于名途又不得
怡愉以老獨畀付在耆卿曰而雪吾耻吾其不死吾母與聞此言手持厥
家而幾耆卿於學豈凌風雨暫闕幾勸洮不敢一日捨學以培植母之壽
且康庶萬有一可共享祿也嗚呼母又死矣禁今死矣土缺一憾耆惟邪
君之意之屢過始行邁卒以捷去春官復染指焉昔也勞而弗收今也情
而穫雖一第猶尾不足以攫然戶門之青徽塞泉壤之志略伸識與不識
咸口誦二親之賢而謂天理不終泯也耆卿何力之有焉繼自今願永無
忌以荅揚二親之遺訓若曰恭於祿而不知義不肖孤實耻之矯首青山
尚克臨鑒　祭董子順母文　嗚呼人事好乖從古而然倚伏乘除戶此
者天淑哉夫人勇往教子登瑞千金鄉如敝屣天毒降戾伯也不年泱眼
關山豈幾不蔑仲也起家藍袍歸覲賀筵播陳足洗前恨而復不祿隕霜
於春既哭其女仍摧其身嗚呼種果道邊豈不風雨迨其實芳弗使染指
變化起滅固理之常乃如夫人尤可惻傷身後千鍾生前盃酒精言思之
誰薄誰厚　祭陳監所生母文　嗚呼不腆敝邑山空水深今子云來貫
護我心司日所閒螢花不樹其果然耶當食失箸我觀世緣蒲葉槿花枯
者匪天榮者匪遐惟其家聲洎厥閨範照常春暾暾長旦千六百里在漢
之濱長風柏船竃其柩歸播芳大全集趙德莊悉葬母祭文　嗚呼諸孤
不孝早失母慈時方亂餘父仕不耦江城薦葬旋踵去之兒雖稚童寧不
知痛日夜望父壽考頤融十有三年岸壘大故父素青峻兒宦又出弟呼
妹號隨彼閭嶠葬雖兒事力惟它人西望母喪不敢言視飲比況恨天地
有窮惟禍之延譬彼烈火死咸枚生窮無歸廩十年神怒始息嫁娶宦學
稍爲主人兒宰是邦與民相樂退而可老乃營母宮建茲吉遷兒亦白首
阿申自力始終服勞請孤四方不能咸集兒獨最幸蒙上哀憐戴以輕車
歸爲母寵輕卹之慶父卜加班母貴如之綸告昴至積善之報匪我後人惟
已弟兄祖母如在或仕或處實爲一家護持松楸周散息夫母也安止寧
知兒詒嗚呼哀哉尚享　王介甫祭呂望之母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
門閭晤君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東義
率法圃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猶定窆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

且奠嗚呼尚享　元清仲源集祭顯妣文　某仰承積慶忝仕于朝初忘親
命從微祿實以家世簪纓所傳過勉應幾周光遺緒既蒙封贈于窮世朴
先德致然自惟何力周循於外觀省積時得告言還行及鄉里始聞凶訃
慟哭何追嗚呼養生既乖送終弗及負此大罪天地曷容不祥殃臨設此
非祭不勝哀慕如見顏顏尚享　國朝吳海聞過齋集雞心塋墓祭文
歲在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哀子海既葬我妣浯州令府君宜人楊氏我
所生母高氏及弟福寧監税吳次宗于懷安縣恭順里雞心峯而奠以告
曰嗚呼自吾親之殁二十年而從克葬傷哉貧也負罪忍死生天地間仰
惟鞠育之恩顧兹衰病之乎昊天罔極其曷云報今宅兆既建言即窀穸
千秋萬古永無見期攀戀松楸不勝感愴吾弟次宗以君之賢克繼先緒
遭世擾亂遂退不仕年亦何促知命不俟君昔垂絕之時呼兄欲言而不
待言者豈非以後屬我耶今葬二母于茲君實從葬我瘞子槃亦附于家
天光照臨土宗以剛山川秀妍四時異景君其樂之猶有神靈相其後昆
慈母畢西臺先生集祭范侍制慈母文　太夫人躬治其家既不墜丈正
公之法度而生子復能自奮發入爲天子從官出總邊事號賢帥人皆曰
太夫人教之也夫人治家既率循其先世教子又貴爲時名臣近代以門
戶爲事者之至願而況錦衣華髮享其榮祿數十年至親蒙天子之使寵
恤于家則雖亡有不亡者某爲大夫人之子侍制所知未得上堂再拜爲
壽而遽聞訃音於千里之外是宜有以相侍制公之哀則酒醴殽羞之奠
垂涕涙而送之者豈無從出哉伏惟尚享
叔母宋楊誠齋集祭十三叔母文　某幼而無母喪父老而哭繼母煢煢
余生未即死者有叔父而猶父有叔母而猶母也歲在己酉天奪我叔父
今茲天又奪我叔母未死之年其將倚依天乎痛哉天乎寃哉其惟叔母
大孺人女德柔惠婦職孝敬母道宣慈生膺恩封年享九齡子孫盈庭相
傳詩禮復何憾焉誰云壽危變爲奠酒嗚呼哀哉尚享　又　嗟我先妣
叔母其姒嗟我繼妣叔母其弟二妣棄我我生栖然有叔母在如母存焉
有昊降割又奪叔母疾散余生何恃何怙豈無骨肉莫非後來母今逝矣
云胡不哀有餘其祖有剡其臀一觴送歸云胡不慕自此永訣千年不晨
卯聘高堂有淚盈巾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丈母書鄒宗元集祭獨孤氏丈母文　獨孤氏故之女　維年月日某以清
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　清孤叔子子
華年二十七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名播九圍望高群士雖微祿位人美

其美在抱無係承家之祀孝女良壻遹達燕喜其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貴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譎逾紀漂淪夙志斯阻徹夷莫申豈榮來路私願復隳遘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遹濬承歡戴穆式致其安寧眞其妻顔言有知以慰幽躅 瑁作上切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丈母項氏太孺人祭文　維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十二月癸卯朔十日壬子婿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丈母太孺人項氏之靈欽惟懿淑克有全德耽玩圖史遵訓是式婦道柔順母儀均一閨門肅睦戚類壹則福享高年榮膺褒錫有子有孫蘭芳玉立得其一二人以爲難能兼有之何所憾焉顧惟親黨素所宗仰於其逝也能不悲愴頃緣姻契獲預東牀丙寅之冬赴官南漳念及歸時再拜升堂豈謂凶訃聞於清江加慟弗及撫棺增傷痛念永隔流淚浪浪尚期不昧來舉眞觴陳滎樂軒集代林耀卿祭丈母文　嗚呼夫人偶來未還竟爾不起夫豈終焉蓋亦有地主則敬事死其敢負置棺我屋哭之如母子嗟白頭嫁夫育男一夕瞑目各東西南惟暮之春遠日斯至子來送柩歸祀故里一杯長訣寬無悠悠義隨子歸我不敢留林亦之網山集代三婿祭丈母文陳造受 劉切李宗

弓吁嗟吾母女全三哀吾母及涑同年易簀母方問醫歎渠之行兮矜夜臺旦曾不旬而家禍踵近推宗子刺有亂回歎陪言笑兮其已矣夢過雞舞亦惟出門觸目傷心幼也立生匪陳匪孝母老何憂所憂猶此死生契判此念宜休三人拜哭有獻無酬　代顔氏定祭丈母文　嗚呼人生聚散固有前終身後安排其定爾前往生寓言卜埋衛靈尺百非偶石棺之銘今茲宅兆究然者夙山後山前皆吾舊黨勿言無衆以主新墳松楸拜掃蓋有外孫雖更後代蹤跡難疎吾家有塚在其鄰居　代祭丈母文　嗚呼吾主兒而母愛情之嘗吾兒而母嘗敵之是曰天倫是曰天屬雖欲勿哭如之何而勿哭也已　又　嗚呼婦翁好聞豈關嫁女一錢寸帛母潛積貯性耆婦工老亦忘勞以是二女曲沐恩波沂也一生依歸蓋久壯則外姑幼焉曾母宗傳晩來尚擔佳拜見人重歎息渠鍾定沂心孔哀〻一不足哀雖復奚辭　尙饗哭

嫂蘇頴濱集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没于畊陵譜狐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拊膺自嫂之亡旅殯酒圻九年于今兄没有命葬我嵩

少土尋水深遷往吉遠及迨新婦靈轜是升道出頴川家寓于茲兆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喪行不能塋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室以須兄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矜嗚呼尚享劉給事集七十嫂方氏祭文　嗚呼先兄之亡十有九年惟我與嫂送往事居育二子迨及諸孫至于有成貴顯且勤念昔官學兒當我門道路艱危出厚恩嫂實相之終口不言我婦來歸教誨周旋雖曰姊姒如弟妹焉究觀旋爲宜不日賢云胡南來遊此秦川不幸得疾藥石不痊神識奄忽遂歸九泉嗚呼哀哉生死脩短歷數在天雖云異鄉如歸豈然魂魄所行往歸不難旋館于茲神其少安音容永違日改月遷一奠靈帷摧胸裂肝

妻唐獨孤及毘陵集祭亡妻博陵郡君文　大曆八年二月十五日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菜菓之奠祭于故博陵郡君之靈嗚呼及頑惟部薄謬忝合好椒蘩助祭歲時未幾執手偕老吳天遽奪賢體苦硬遺蹟大早猶未知壽域有涯短長否修其極耶將及諸祐遠靈宜爲淑明所棄耶屋壁掛存琴瑟響絕脩法勸義今將時依日月有時瘞筮吉協將涉故路祔于先塋及爲印綬所拘不獲親自封樹豈虞此別死生間之往歲方舟偕來今也單轎獨歸郊坟一慟心骨可絕頃者萬事無

非去塵變化茫茫往矣何道今日庀酒將抒永別尙饗元稹長慶集祭亡妻韋氏文　嗚呼叙官閥誌德行具哀詞陳薦奠皆生者之事也於死者何有哉然而死者爲不知也故聖人有無之嗚呼死而有知豈夫人而不知予之心乎尙何言哉且曰人必有死死何足悲死且不悲則壽夭貴賤縗麻哭泣藐爾遺稚蹙然躁夫皆死之末也何悲焉況夫人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衣順耳而聲便心而使親戚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子之幸耶逮歸于我始知賤貧食不飽衣不盈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以我爲拙夫人以我爲尊置生涯於濩落夫人以我爲適道指晝夜於朋宴夫人以我爲狎賢遺予拿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如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嗚呼歎歎恨不有之始予爲吏得祿甚微魂自前之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踐奈夫人之已而況攜手於千里忽分形而獨飛昔慘悽於少別今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予懷之萬恨故前此而言曰死猶不悲嗚呼哀哉惟神尙饗宋劉攽彭城集祭亡妻頴陽縣君韓氏文　嗚呼日月不居節序代遷傷悼如昨忽焉周歲追惟話言衎衎令德婞婞終來更窮然餘澤情懷權封有涕漣而泉壤冥漠詎復我知素心依佛覺悟至理超生淨土想不去此禮者有經明

嵩變服奠觴陳詞樹延以哭嗚呼哀哉尚饗洪忠宣公鄱陽集代張運副
祭妻韓氏文 自供蘋蘩弗廷門地鍾禮復行郝法仍備持身溫恭臨事
明慧睦姻交修臧獲無濟不入外言唯主中饋家道游心空門垂意十有
八年和鳴伉儷伏暑方闌秋商存至雁天降災何物爲厲遂嬰沉痾伏歎
天逝下壽非長猶尠五歲弗者蒲堂孰不歔欷偕老弗諧如賓且置我痛
悼亡兒號夫恃二毛已侵四德疇繼永遂鰥居終歲循牖帶用慰孤魂聊伸
獨志滿詩可哦莊歌莫綴來兒撫孫寧忘涕淚欲遣哀情爲陳薄奠立方
歸愚集亡妻大祥祭文 嗚呼伉儷之愛頓隔泉壤日月逝矣俄及大祥
徹几中堂遷神家廟聊陳薄奠式燕芳魂號呼不聞有淚如雨嗚呼哀哉
許景衡橫塘集祭亡妻文 祭告于前妻陳孺人嗟汝歸余余方初官憂
患窮空實罹百艱義命之安亦克自娛匪汝勤儉孰左右予尚期壽祉爰
享其報云何不淑卒罹短夭自汝云沒于今九年顧念平生不忘朝昏歲
行壬辰肯降自天追榮之恩下逮九泉主也何求哭也何處國有典贄服
此伏命食飲蒲前衣冠在笥汝歆受之主首之意陳亮龍川集祭王丞内
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修短固有命存而且
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悽此

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雖者亦知情之未易譬
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涣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
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托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
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辭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欲以死者爲無
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隨於杳眇而不足聽耶嗚呼安人其鑒之
冰心集祭妻令人文 嗚呼予之物變日至不止矣雖一次好自奄矣不
上矣一身之哀偶而不徒忽還之而猶難難目觀而歲暮常旦夜而昏
窮何處之多而食之餘豈衣之敝而哥之初動息之至如鋼鐵之只寸自
達如萱草之宜實實爲丘與谷堙哀哉悲夫拔塗尺而高瞻於周浮於性
堂梅桂黨而遠離亦鼎者於情負哀莫哀於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平昔
余疾屢絕于聲以偕死令予病亟往余不知無生粟枯槁之介塋嘿默厲
而吞聲大地滂滂誰淵誰清昭此無昧浩乎獨行林艾軒集代方正字祭
妻劉孺人文 元年冬十月丙申左從事郎新改差泉州州學教授方耆
以庶羞一奠之祭告亡妻孺人劉氏嗚呼汝以甫氏逆婦來爲吾女之
理吾家詩出其言以是不得活嗚呼痛哉吾浸搦多病惠女之事我如事
父吾病半枕疾手足無所用每須一物不即來便欲自乾汝又何舍我而

去耶卜日而斂汝于以觴酒哭汝且憩阿戎是日方十日裂也此又所不
忍道嗚呼痛哉唐仲友說齋代人祭妻 文 嗚呼自子之逝晦朔三換
風淒霰咩觸緒懽感追惟平生安樂患難在予何慙予豈無媒惟兩有丘
予昔窮處惟子予同躬親勞苦陳駒電邁回首三紀卜窓云吉豈伊偶爾
新阡予營附棺必誠誓將同穴庶其安靈即遠有期祖載不反既奠一觴
有涕其隕 又 嗚呼自子我歸餘四十年始終百罹不可殫言予安予
室不累而逮期子百年胡棄而先予蒙沈疾我敎行佚子不知尤知我艱
辣我遂于廬生理蕭瑟賴子我畜子患俗剗藥石羅枝夫耶人耶我亦白
首而又奚嗟所嗟弱女甤甤何恃念此盡傷曷維其已古有達人我何能
爲奠子一觴涕泗漣洏劉漫塘集繼室安人梁氏成服祭文 惟君膚貴
盛之勢而不驕秉高明之資而克順其奉己至約而待人則豐持家甚嚴
而臨下則恕是用相我二十有三年之間使養生送死上不負於偏親厚
往薄來外不失於宗族姻黨烝嘗之薦得以無闕衣食之奉得以有繼而
又安貧喜靜使某得以逍遙里閭樂餘生雖古烈婦何以加諸而一病
累月竟至不起嗚呼哀哉臨訣之言曉曉兒女雖幼稚亦曉解目今數鈐
不廢或可成立以遂君志女以久病動須人扶此君之所重戚戚者而君

目未瞑女行自如豈時昔夢其能行周兆見於令郡嗚呼哀哉棺斂之名
女隸吉君治命令用四季衣各一襲餘悉匱藏以俟諸子既娶均以惠之
使諸婦猶識先姑手澤某奉命而行其敢不謹自餘金珠首飾雖常所服
用皆不以斂君靈不昧尚識斯意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君以二十有一日
癸未棄世越翼日即遂小斂以長子奉君治命成姻婚三日丙戌方還乃
克大斂迄于今衰服始具某始克與諸子及君之諸婢成服于柩前因致
薄祭以奠以告其痛方甚言不成文君靈昭昭其念此嗚呼哀
哉 繼室小祥祭文 死生一訣日月不留嗟君之亡倏然歲周君性高
明古哲婦儀其規有主如水浮漚豈其蠟然有懷鷹丘惟是男女未知戚
休學業不勤梨棗是求臨訣之言繾綣綢繆惟此心早夜以憂幸此期
月未底悔尤女雖未笄厥疾已瘳姊相與女工是謀男雖不敏而性未
流擇士之賢朝夕與游庶其有覺或謹厥脩練而慨然我思悠悠夜夢見
之精爽長浮有酒伊濟花果庶羞君靈不昧尚鑒茲不 代弟冬節祭妻
文 夫婦之情人所甚重天主一别恍然如夢去歲書臺面言歡哄今也
長至號泣擗踴蘋藻祭祀未獲誰共賓朋往來燕享誰奉嗟君之亡家事
倥傯夫此内助害其隨踵追惟平昔豈不悼痛節物變遷尤增感慟魂兮

何在聊陳非供羞我哀思寓之一慟。又　惟君孝敬以事吾親以祀我祖
宗勤儉以飭其身以殖吾家凡吾所以寒衣飢食不戀其度而漸漸自給
不至於空乏者皆君之力也嗚呼君遽去我而死乎死人所不免而吾之
死何其遲也嗟昔之夜弔死問生誠意懨懨無歎微見於顏面歸而唱繼
而慜請是衛風感寒之嘗而平旦以死告自常人聞之猶驚怛失聲況吾
與君夫婦之情也哉況夫婦相依以生如吾與君也哉嗚呼哀哉人之將
死籍與主者不應別懷恨恨猶不忍訣而君之死竟不吐一語人之於死
者籍不厚猶醫卜並用以幸其生而君得疾之夜吾視以為常僅一謁醫
已不及事嗚呼君死則已而我終天之痛何時而已乎謹以君死之五日
率君兒女與君諸婦衰麻祭告以妥君之靈魂而有知歆茲忱意陳滌乘
軒集祭妻大祥文　嘉定庚辰良月丁亥朔越日而吾室劉氏大祥夫陳
漾以危涌家豫告之曰老不得附我常出入長男長婦香火晨夕女嫁雖
近朔難歸拜季初節序其夫足代汝妹三年禮過而癯幽明且隔汝知之
乎叟弟游浙次丁客准食汝終矣勢渠未回寅緣聚散蓋非偶然衰晚章
存徹汝靈筵　代祭妻大祥文　昨者相離不能斯須可忍許時幽明異
途汝聞吾哭汝當何如哭之不聞吾空眼枯吾翁在堂七十有八仰事無

人若何能爆懸來以汝我心庶安苟不以汝處之亦難嗚呼蒼天　祭妻
入坎文　嘉定己卯二月壬寅夫陳藻以亡室劉氏坎于北山之原越日
癸卯乃以危涌家豫哭辭之此於檀弓為變禮也曰世俗流傳葬祀祈墳
以相山者祈祝云云天地神祇草木靈龜尊卑混淆吾不敢聞昨以苟率
告于土地今茲一辭亡人其嗜有無當齋幽明雖殊二念之形左右希至
南谷山外神無與效　代子俞祭妻入宅文　汝病多時吾疑汝死棄我
而行吾亦已衰長女之婿與吾次女強健何疑死乃隨汝一來哭母二來
哭姑五旬三變誰堪此乎送汝入土傾彼雙殯嗚呼嗚呼曷為肺肝　代
丘叔俞祭妻文　年月日吾室中陳氏以是日掩坎矣丘某哭告以辭謹
令哀子輒上香酌酒以吾老而不任拜跪故也嗚呼五十年前今朝主頫
相令主朝哭埋母氏思昔團欒今日睽異日辰一佳吉凶殊塗嗚呼阿婆
主居墓東死藏屋後君緣先斷誓藏相守髮幸俱蕃棺依盡朽居也知歟
藏焉其否嗚呼哀哉　代劉源仲祭妻文　嗚呼昔我娶婦汝嘗嫁夫半
主夢斷老大相依有年二十再以何曾汝病久長見我真情知汝者我慟
汝者吾勸余勿悲何以斯須我飽我溫汝懷多悲蔬食化珍垢衣澣濯今
其已矣我獨奈何雖欲揪盆哭不能歌　代吳叔清祭妻文　慶元庚申

除日辛亥而一歲中朔之氣盡於甲辰吾婦黃氏以是日徹內殯于外壙
亦襄事漸遠之義也夫吳某以危涌家豫辭于靈事其辭曰十有二載事
無關心事今關我恨能不深我母視汝謂為姑姪可以團欒遽成慘戚汝
母所生惟汝一身別今耄及天太違人小兒群哭見者主哀未群哭者重
傷我懷柩車將出少留一言骨朽相依千古同墳　代盧子俞祭妻辭堂
文　嘉定丙子臘月己未吾室中古龍林氏之喪以其夜為改夜也夫盧
某攜哀男某婦氏幼孫以觴酒豆肉哭違于柩下其辭曰姊妹四人以序
當家天明貿易夜雨績麻資嫁自營豐入共誇君季及行創新家什工曰
小嫁此非念及答曰住持此當辦集及來歸我我實幸然若內若外助我
周旋婚嫁才畢病即嬰纏惟君姿禀女中丈夫孤標特操不肯卑汙以能
早發先我暮途　代遠仲祭妻文　嗚呼汝之喪也而吾琴室壹中蕭然
矣二子長成且娶怙為當為十有五年而後及此役役主之急矣禮吾不
敢知也於乎葬也歸我七年而汝病病及八年而汝歿娶之日也如是耳
而離散為今不知吾日有然也身世違而骨汝依朽而後滅雖然其同穴
也知耶不知耶其不知也哀以送之　代丘伯野祭妻文　嗚呼六合空
闊屋舍我廬人泉何限彷彿汝魏因緣有是因緣反無百年一夢三載須

臾歡窮即滅暫不可留情深痛極自殞乃瘵父母一我曰婦一汝出曰汝
歸與我同乳茲為吾父呼嗟有時奈何吾母言即涕悲汝不生男吾母奈
何幸有一孫亦慰阿婆視人嬉笑曾不吐啼見我遠矣汝我怛兮汝爺何
方天南別駕不能偕行女子有嫁汝男穀程往省汝爺何日計書可到天
涯汝媽念汝汝行作夢勿作夢魂汝媽驚慟天明蕭鼓送汝前村迎汝數
時餞汝此樽祇言汝病誰知汝祈床頭數語嗚呼此訣　又　年月日吾
室中林氏其亡也朞月矣男公詵雖有三年之喪幼且弗知夫丘耕以是
夕釋衰麻徹汝靈座祔香火于吾家之先阿官阿家哭汝如初喪嗚呼吾
夫婦一生一死之情吐于曩者出殯辭汝之辭矣今觴酒豆肉再告曰嗚
呼吾叔與汝叔今夏還自邕管言汝家去歲迎除始聞汝喪汝父汝母汝
弟外祖母哀慟他鄉不以活為命也嗚呼吾今忍言之耶近得汝弟書謂
汝爺沿檄往某州大小無恙也子刑六娘立先之子渠皆年少畫乘一汝
驚駭而為是耶汝別娶時吾家婦氏翩翩繼往南屋六娘上元合巹端午
蓋棺人如四二姆俄四十而已矣六七郎枉勞聘約黃氏女亦相見於彼
耶人生短促不獨汝夭汝生既群今汝有靈想益悟應不憾其夭向汝之
時瞋也整襟微哭曰我且何適嗚呼汝今何適耶生住耶死樂耶尚憶前

父母骨肉夫婿嬰兒閭里耶依憑道釋薦汝冥途曰罪曰愆是非有無貨
財衣服惟楮之化不妄不乏祭享來下嗚呼留棺野寺非不葬埋俟汝父
母天外歸來庶幾一見詣其至懷雖然卜穴千古同哉其有畢而言有終
嗚呼痛哉謝銓濟泰集祭妻劉孺人文　維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七
月某日夫期服胡某謹遣姪男濟致牲酒之奠于故室孺人劉氏之靈曰
君在吾家婦三十有二年家人短長不入吾耳事吾父吾母盡孝居舅姑
之喪盡哀事吾兄嫂如事舅姑與吾遠嶺海同憂雖十有五年垢衣糲食
如一日未嘗慍見不死于嶺海而歸死于衡此君平生爲善之報吾滯留
衡州君疾不得視醫藥病不得聞將死之言歿不得訣別以盡辭斂不得
憑棺以盡悲葬不得哭墓以送終罪我之由其又奚咎嗚呼哀哉吾老矣
君不偕老是爲無涯之戚然壽五十有四命服在躬餘二十年婦妣行如
君蓋少況男女不失教男也克業事而女有所歸其餘幼子弱女當長養
成就以卒君之志復何憾恨吾之葬吾雖在遠而猶子詵詵皆能助執紼
與吾送歸一也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吾尚忍言之尚饗洪忠敏公集安
厝亡妻淑人范氏祭文　嗚呼自君之逝既閱初祥定夕未安夙夕靡忘
爰得吉卜大壯之陽與我先塋喬木相望將舉君柩茲焉永藏引觴告訣

言出涕滂嗚呼哀哉尚饗　祭權殯吉亡妻淑人范氏文　嗚呼哀哉君
歸我家十有九年我仕不偶半世迍邅羈窮閩凶奉我周旋克相內事見
謂爲賢比我叨榮遭時多艱心期安平白首相歡別我經司歸斂君魂空
閨無人誰與話言嗚呼哀哉弱子稚女號呼徹天失此慈母誰扶誰恤顧
瞻山林卜云未安今舉君柩稾葬祇園牛衣之泣尚何可論長號永訣夫
聲煩冤嗚呼哀哉尚饗王之道相山集遷葬吉先妻文　汝以癸年棄諸
子事舅姑于地下在汝亦云幸矣而諸子癡且頑男及壯而忍於詩禮之
娶女以笄而昧於箕帚之奉啓迪扶持獨能無意耶先妣之死汝實送之
先考之殂汝其知之今將遷先妣於祖塋之東舉先考於相山之西而合
葬於軒車之南檀林之麓以汝侍先妣而居於右以亡姪童兒侍先考而居
於左汝其有知庶鑒此心李濬軒集萬松閑壽藏祭前妻墓文　維歲元
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夫李某以家饌清酌昭薦于前
妻高氏之墓某與君結髮六十年矣共處九年而君長逝卜葬漢東羅
之蕆曰李寨已五十五矣君之行實予嘗銘其阡焉惟是氣序流易松風
草露有慨於予心者迨今猶未忘也予後君一歲生今七十七既老且病
齒牙荊絡日夕作楚中歲以來又病脚氣自去夏發動疼痛交攻唯恃湯

術以苟全性命思欲預爲終制卜於他所又輒不合嘗因往來見一兆域
之左正直坤維約十舉武似可以爲予歸全之所以問日者莫不以爲宜
退而喜曰予與君契闊許久今乃營壽藏於其側使異時尚獲相依於冥
漠之中雖百千春秋孰究其終窮既安且固以利我後雖前時相從之日
淺亦可無憾今也偶值歲月日時之良日者以謂用之存沒俱便遂鳩工
平治基址凡百務從質實自首丘之外惟有水路拜壇下創門庭實不可
闕者粗令爲之庶彼此無害但不至貪有興造以傷山氣至於整治基
道穿池栽樹修葺守屋且以精舍廣開窓戶使予子孫孫中有好學喜靜
者隸業其中因以省視丘壟皆兩地之所同也當其始事酹觴以告嗚呼
吾言悲夫魂其有靈尚鑒茲哉　諸芳大全集孫仲益祭前室吳氏墳文
恭惟伉儷之好實同貧賤之交天不假年死生契闊追慟九原之隔貪榮
一紀之餘記備藩維追參法從爰舉終衣之典實資內助之賢象軸錦囊
光賁泉壤英魂如在歆此寵靈嗚呼哀哉尚享　吳充及祭婦吳氏文
惟靈挺蘭蕙之質于李英之胄而執箕帚之奉于子雲素範之門鸞鳳聲
巧梔李華芬光婦德之肅雍以和夫家而舅姑綽以孝聞具此數美是宜
康寧壽考視靈椿以久存風魂雪魄忽先朝露故天道以寧論雖死生壽

夭達人視之猶旦暮而蕤耳諸孤惘然無依男勝予肅肅之夜月黯黯之
愁雲某幸濫瓜葛久被仁恩聞訃何遠抱恨無言氣已絕而復續聲已發
而屢吞嗚呼哀哉蘆花雪飛菊蕊金噴況是人情最難死別那堪秋色偏
易銷魂肉在俎兮酒在樽薦生芻兮淚灑巾尚饗　葛謙白祭亡妻大祥
文　嗚呼伉儷之交頓隔泉壤日月逝矣俄及大祥徹几中堂遷神家廟
聊陳薄奠式燕芳魂號呼不聞有淚如雨嗚呼哀哉趙康蓮峯館集祭
鄭碩人贊所文　予歸來侍閑爲爾卜兆凡三年矣近始得一二所而日
者謂爾葬年月未利且予又叨上親權之命控辭不獲被旨趣行旦夕即
就道乃尚滯爾於殯房不勝悽惻之至欲以菲祭白此衷訣爾其鑒之登
到青錢羅澗谷撰夫祭妻文　嗚呼爾生名家來嬪于我奉我宗廟四時
蘋藻事我諸兄恭執婦道歲在壬子我車入城爾抱幼子獨以歸寧其在
癸丑我如臨安爾書之來勉我取官滿謂結髮偕老百年爾獨何辜半途
而逝九原何許爾去不歸髮孩三尺予將疇依嗚呼宜安之源衰草枯堆
舅姑之墳在於其側數椽暫建以奉窀穸行將卜地以爲爾宅祖吳之定
靈其飫食之嗟予方集代夫祭妻文　嗚呼哀哉夫婦之義著在三綱死
生孔懷不忍神傷昔君來嬪逮事姑嫜孝養無違迄于終喪手翺二雅訓

以訓章長也不淑季也在倦女歸寧家婦饋下堂意其晚節享壽而康豈
性太慧故命弗長嗚呼哀哉君疾甚危醫庸弗詳始于憂勞七情内戕乘
以驚疑坐于膏肓回生無丹返魂無香嗚呼哀哉含两百歲水遶龍岡汝
生所命卜吉而藏輤車在野寒日無光嗚呼哀哉吾今而没撫汝子女念
汝之自出嬌汝姻戚如女之本亡百年同穴此誓不忘靈其有知來歆此
觴嗚呼哀哉王惲秋㵎集爲姪氏吉亡妻文　維丁亥歲六月十八日丁
丑夫惲謹以茶果之奠告于夫人之靈惟之爲姓世不多有故嘗詢其所
從出爲汝討論者有年一無所見適讀潛夫氏姓論曰惟氏建氏南氏舒
堅氏雷陽氏黑肱氏皆出楚之羋姓者光君熊繹氏之胤其來光且遠矣
嗚呼夫人殁而有靈亦將歆慰其光且遠者用是不敢不告尚享周恕槩
菴集亡妻改王祭文　維年月日夫恕敢昭告于顯嬪朱氏夫人奉四月
日制書追封汝於北郡夫人恕以延祐六年秋奉召命備位宮臣國家恩
及幽漢有此褒贈生同其榮而不得同其慶哀可言邪謹告元陸子方集
代祭人妻某氏文　嗚呼上壽百年止三萬六千日靈之享壽八十有九
去百年而咫尺雖蓋棺而無憾終温變而哀感惟靈生自名家嬪于華宗
温柔良善貞修静恭懿厥哲婦如冰如玉潤美且仁命也不淑蘩砧先逝

衆雖亦飛䕃䕃弱質靡室疇依睠彼西方瞑目長歸其遠道言旋入門驚
訃總車素幔空堂日莫寄哀一奠寫淚如泉清酒在壺嘉實在籩魂兮來
歸有風肅然嗚呼哀哉
弟婦胡銓澹菴集代妻劉祭弟婦文甲戌　維長叔姒相與最久一別十
年忽以死訃念汝之爲五長俱有亦既抱孫我未有婦云胡不淑止四十
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嗚呼哀哉尚享宋胡寅斐然集祭季弟婦唐氏文
　維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婦姆翁氏同祭于三十四嬸唐
氏惟靈生自右族來嬪胡門逮事尊章祗肅晨昏燕及娣姒情同友兄相
其夫君克有諸孫室家令儀外無閒言壁時多難莫㝵辛勤謂享晚福以
永其年何期奄忽命也難論今當永歸南山之原酌此家醴具此需餐以
天永訣有淚盈巾恵乎未泯尚克有聞劉漫塘集祭弟婦嚴氏文　嗚呼
哀哉人之家凡醯醢之陳鼎俎之實糗餌果蔬之供以祀以烝者皆有故
實以相傳授予兄既襲予於繼禰爲長不幸再娶前者夭繼者復家之故
實前無所傳後無所授猶幸来者可以剟聞故家之遺風則惟吾弟婦是
賴蓋其来也猶及事我亡姉與亡姉所生今亦亡矣二奠之哀宣直悲吾
弟之夫賢内也哉戴栩浣川集族祭教忠弟令閤宜人文　嗚呼清楊父

友也擅儒門王謝家秀天娩雋倫兩美之合于古罕聞展如夫人懿積衆
務教成桂堂明經家婦其養伊甘其薦伊楚相彼夫子如玉斯組和以恭
物敬以輔務煌煌天闕著籍以朝朱轓翠節介于憒鏁豈不赫奕而邑靡
驕慶餘順至天道孔昭繫世闕陷維天莫巧五福斯矣雖疾是悼四十二
春辛爲治療有剤萬金莫贖一歿嗚呼痛哉其等蔭于閒蕭風稔音徽婦
規姒式老瞻稚依粤聞喻訃涕泗歧歸一觴緡酹安此精㕕
姒范太史集祭姉文　維元祐七年歳次壬申十月庚戌朔九日戊午弟
某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亡姉仙原縣君之靈惟尊府君大江之南惟汝
初生先成我八年風夷先妣汝始總角先君鍾愛懷抱羇育兄弟不夭大蚤
皆孤苦我來京師汝侍祖母李父是依既長有歸水陸萬里從官東西惟
汝徳性幽閒令淑孝事舅姑睦于姻族父昔在洛女惟兩川自我不見幾
二十年兄喪東來慰我顏色汝無閒言以爲我感東遊吳越道出其子憂
結于中繼之次死嗟我兄弟白首來斷今汝先我孰知我悲惟汝之夫清
介特立將護汝柩返于鄉邑今汝藁殯旅魂飄揚吉别終天酹此一觴嗚
呼哀哉尚饗李壁鴈湖集祭姉范夫人文　維嘉定五年歳次壬申六月
丙子朔二十五日庚子弟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恭人

范姉之靈曰嗚呼人之生世憂患何殷叢譴臨川大姉訃聞獨哭㴉州淚
眦莫乾龍鍾得歸所睠弟兄歡不盡意旋合旋分今年舉杯祝姐生辰綠
竹滿尖不一破顏隨允俱東載飭行軒遠送于野拭袂請鬼别來決日委
化如煙嗟我同氣僅存五人白髮相依老益加親又弱一个悲胡足云惟
姉淑靈頎然長身奉國鍾愛甚直且仁命之不逢獨故游臻扶持范門亦
既思勤艱也好學先姉而淪猶幸逮識處之無難獨恠此日笄爲形神妻
勉進藥以時加餐何所厭苦一卧弗振我知姉心有銜不伸歿不臨床歛
不撫棺違酹一觴摧膺破肝
妹来鶴菴集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
之靈昔妹之亡兄摩郡綬病弗及療歛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茲
宅穸已復有期徹其酒肴來哭爾墳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
歆享嗚呼痛哉呂祖儉大愚叟集祭亡妹三娘文壬寅季夏　嗚呼父黨
之姻莫親於吾姑之家而吾姑亡矣蘭阜之會羽書旁午然觴酒一行喜
者在堂畢者在㢈我則日從兄姑而忘其爲可憂也黃岡之歸吾親望㓝
溪之上而吾見顔色時雖年少而亦知其爲可樂也賦安之集親者皆在
吾姑體不康氣不愉則固已私憂過計而無復曩時之趣也逮夫吾姊奉

其幕於門闈猶以遠事舅姑為幸也家焉而舅姑沒歸焉而父母亡是乃人間之至痛世事之最悲則又有非烈丈夫之所能堪也然猶歲時與其良人歸省於松楸而我一二兄弟亦待時往來以相勞苦庶幾兩家之情義相屬而未替也我既不忝長其兄兄而吾妹適從西來相對悲慟聊以慰夫形影之孤也自冬徂春四閱月矣朝夕視其飲食起居誠不見有之苦也病舟西歸雖在衰絰之中勉強扶持送諸竟外蓋自憂其命之不長而後日之難再也嗚呼哀哉吾姑亡矣吾妹以盛年而不克承其宗祀矣天之蒼蒼山川之茫茫煙雲風雨杳靄晦明之不常而今而後兩家之情義其厚耶薄耶其遠至於闊疏耶其尚可得而久耶我之齒髮日衰其尚能相與綢繆而如疇昔耶念昔先公涕零如雨一觴之奠寄維茲故嗚呼哀哉

陳旨卿胥冥集祭妹二縣君文　嗚呼兄弟之愛如四體之於身爾其死矣吾何愛其生兄于早世兄弟孤惸爾年最幼尤鍾愛于母兄棲遲窮居十有餘年惡衣糲食同茹艱辛兄既得仕爾德修明學禮與詩習以業蘋後又十年爾乃從今事夫柔嘉琴瑟聯鳴生雖孔艱克配賢仁孰謂不避福祉綿綿閒爾訃音哀不勝情哭不憑棺不見容聲酹酒以文尚感精神死生永訣長想無因嗚呼哀哉

播芳大全集孫仲益祭邑氏妹出殯祭文　嗚呼哀哉某政和初與吳氏妹侍先妣太淑人特吾妹歸于同縣之包氏大家勝衣冠者數十百指而夫君褎然獨秀蔚為宗廟瑚璉之器後四十年而吳氏病沒於京師又四年而太淑人感疾而逝中更喪亂死未幾謁而包氏尊章亦已下世獨吾妹克相其夫子男冠女婚持門戶之壽謂當壽考百年與君子偕老兮云何以病而遽殁嗚呼哀哉迫數序役兮閱一稔而三紀嗟余巋然獨存兮隻影隨而目起始結縭以踐其行兮又窺墓而送之死鬱萬感以中集兮蓋兩皆其如洗乎足情所鍾于此身歿而後已魂揚綿以來歸兮歆余觴豆之薦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周博士集祭女弟悅師文　西方聖人明世之說以親戚為緣累以死生為幻妄汝顧學焉而為之徒章天屬得其真於昨生蛻脫天形復其真於今死女既無憾吾亦奚悲乃若吾徒學於中國明人倫於一姓未嘗不哀也而亦未嘗哀過晝夜乎一貫未嘗不死也而亦未嘗死故吾哀而不傷非累也謂汝死而不亡非幻也汝既學焉知其理矣如或以生為悲以死為憂則何所見焉而為之學何所學焉而為之徒

女播芳大全集孫仲益祭女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女二娘之靈嗚呼哀哉與汝為父子三十有一年不謂衰老棄我而先天乎何辜不畀汝壽二夕遇疾忽奄不救繫女疾革宮於語言託夫與子半辭莫宣天降災沴莫謂汝酷人誰不死抱恨就木汝夫館我迨十年餘卑恭飯秩共其有無豈謂女亡而加薄厚庶幾父要定此窮陋嗟此二雛哌哌誰憐如見汝面在吾目前歸女教男冀成汝志吾雖老矣猶有兄弟獨念汝夫僵仕之秋誰復為汝嫠守一丘先墓之次卜此新宮祖禰相望我祭其從季冬之月吉日庚午汝其顧歆以封以樹念汝永歸五內若焚銜之慟絕汝聞不聞嗚呼哀哉尚享

黃魯直祔安康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寧姑嫜不呵知我憐汝我徂江南三年搖搖元豐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泝洛望汝來寧不聞車音乃聞哭聲汝疾何病汝欲何服臨絕之情不能我告哀慟至骨哭淚至泉我割如新于今七年乳母來歸贈亦纏室昔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永隔枯木嗚呼昊天忽此荼毒父於客土動我夢思日月之吉窆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真千里丈不及轜哀哉尚享

趙孟堅彝齋文編祭女文　年月日母兄遣鈐者挺椿遠將祭奠告于亡女趙氏五三縣主孺人之靈吾女縣主嘆復慧否哀哉吾腹誕吾女僅汝及長愛之鍾也生而慧成人而淑盛年而亡云亡未之信也相望千里病不及視死不及訣殮不及臨痛之甚也就計無司莊甫舉柩又莫親往遣乞代祭哀抑至也家釀清冽汝飲斯便以醉生薦汝歆饗否吾詞悲惻汝知聞否哀哉汝幼而長甘苦吾同歷敘于茲汝其聽取汝未及笄儀已成人承順走難了無齟齬吾家儒素攻苦淡泊習以安之組紝縫紉教輒通解待人接物妝妾春容人皆汝期壽考成立自議姻盟極慕閒閒不量奩太竭力遣嫁汝兄三年奔波于外一縷一物親班親營汝當汝心不計難易汝所知也從人以來十有四載良人諸汝姑嫜恤汝妯娌友汝族黨姻盟咸愛敬汝上下內外媵妾皂隸無間言於汝表汝為人有可尚者閨內之事於汝屬也惟母及兄亦汝期也汝自堅立克負荷也天何慘諸畀汝叔管不長汝年斯焉中夭又無嗣息璧碎雲飛空中聲痕聞者悼悵何況所親何況骨肉若罔知覺木石其心汝訃之來母之與兄適皆在病哭枯無淚喘絕無聲逾今兩旬行住坐臥唯啼唯泣思汝面目想汝平生一見無門冥冥夢魂亦異再逢苦痛苦痛何可復說汝無別病惟苦御氣頻年發動玩視為常極道有疾豈謂喪主去不極寒書來說病固知增劇滿望春和可從藥善早知遽爾作是款瘵豈至斯耶汝家群書多慮多思親睦姻黨乃遠迎惟求禮貌心之所請力有不加管耗精神病亦由此去年此時況將之官母病在道旅泊煙雨問藥醫師

汝莿汝夫深相存卹汝曰纏夜衣不解帶調侍藥餌備極孝心況在少年不惜文體枕親病患始古孝烈使為男夫忠孝應至及吾病退揚帆啓行送吾城西雲壑塔院閒泱告別不忍含吾吾在華顛每虞風燭未經年歲翻哭汝喪哀莫甚此汝既云往所可無憾惟在送終間自瞑目厭于有尋枸忌過多屏從别舍為人子婦豈是孤寃欲遷蕭寺尤非禮式汝之靈爽寘默之中應念何咎生死遽殊昨為同室之人今為舍外之鬼母兒致書曉汝尋者即安汝柩姑停竹西徐議歸葬必有攸處汝其安止毋恐毋驚以慣命於英氣不消再生必過悲隨念到萬萬千千哭已無勝且此收拾遇汝每七薦供於斯百日朞年及至措葬須再祭聞哀哉哀哉吾女吾女止於是耶止於是也高天高天訴問不應

祭 祭文十二

先生宋韓魏公安陽集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呼先生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憤然不少屈於世兮遂樂窮處唯甜杯而放歎兮晚而紀叙彙置家事缺融怡於太和澹然如兒而天猶不祐兮亦奪隨於逝波余方罷西帥還故鄉借琉途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乾兮不能一奠於山祠徒遣使指陳薄薦以將其意也嗚呼先生其知余之悲兮奈何奈何尚饗蘇東坡集祭遠遊先生吳君文 朝奉郎從眾成都府玉局觀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故田子野遠遊吳君先生之靈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閒門無憧元然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丘杜德發機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意人緩已忘其渴飢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哭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來飛尚饗強祠部集祭大學陸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杭州文學陸先生之靈某辱先生諸孤命輒以不工之銘污先生墓石道盛德衆有所漏而不盡紀縱紀之又才弱辭俚將不能暢其美於無窮而取貴於後世是未足為先生報而適足負先生也其始以少年出鄉黨鄉黨無知而禮之者先生一見獨忘其齒之卑約以為上客日規月誨其後意未有一日而不繼前時者既而其侍薦於鄉得弟於建州以掾於欲縣以令於民莫不去受先生教而歸拜先生賜也前年來京師先生飲以别徹酒把袂眷眷有不忍分之色令其官此而先生死且葬矣不得泣送先生之柩見其入於土中其之恨何時可已耶尚饗王十朋梅溪集祭潘先生文 執移不銖儒冠誤身吁嗟先生乃爾違迍何負於心何罪於人何命之不淑何天之不仁何才之豐而命之嗇何氣之壯而志之湮先生之大也浩乎如韓愈之無涯先生之才也飄然如謫仙之不羣弄翰染墨也李易山之險怪綺章繪句也庚開府之清新蕭瑟乎東野之寒寂寞乎京兆之貧鬱鬱乎鄭廣文之坎軻栖栖乎杜陵老之酸辛甚蔑言書不直一杯之水豈非命壓人頭蓋不許其伸也耶二十餘年淹佪海濱孰學道而不先生是師孰擇善而不先

生是隣至盟吾鄉之絳帳作成吾黨之斯文紛紛後生頭角嶙峋夫豈自
賢非教易因施厚報輕痛何可陳役老兩行備嘗險勤小戰輙蝴大蝴遲
臻戲傳有椰撒之鬼除穰無靜豈之神酒杯多握手之交蓋棺無慟哭之
賓幸有嗣之可托頼薛萼之懿親某等摳衣最久蒙恩最甚今日之奠已
不及哀奏徒傷血淚之沾巾林艾軒集祭鄭湘鄉先生文 林某趙伯達
方東白劉朔以四月既決越三日丙辰哭湘鄉先生之匶於西郭以杯酒
盤飧致酹之嗚呼海內豪傑汲戚不遑酸痛寛惜其在我輩湘鄉文律如
石鼓泥蟠前者不及識湘鄉道真如嶧山野火後來不及見湘鄉之名百
代淩騰屈原賈誼夫非不足而蹈道則未也客有過長沙者許之于三光
主亦欲相與破夫禍迫之度而為是嚮揚耿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濱
一夕巵酒我思古人尚饗 衆門人群奉祭文 年月日門人林亦之等
昭吉于艾軒先生墓下嗚呼不謂泰山頹而梁木壞乎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而成就我者誰也吾師乎吾師乎恩深天地黄丹一粒點鐵成金三二
子偃息孔氏戶庭嚅嚅道具有所自來天不慭遺酹酒一巵相慟而哭慟
聲以歸嗚呼江山空蔡州矣予將唏依周益公大全集門生進士王子俊
祭益公文 天之生賢自古嘗難旣賢之難蓋難其全誕集厥成惟我公
則然公學伊何通天地今相其胷中萬古畢陳何以況之瀚海無津公
文伊何紹韓歐陽轢星辰卷舒河江何以況之天衢日伊煌有驊斯望所
馬及呂有赫者熙韓暨文富前哲所長公靡一不具公在廟堂國有柱石
其在四方世有矜式自初徂終備道全德嗚呼嗟哉十月朔旦天降鞠凶
國喪其楨士失其宗梁壞山頹日星晦蒙珍瘁之悲達于天下安做之嘆
尤酷于鄉社駭訃音之忽傳紛行路其泣下昔我才疏狂簡有斐公見其
文曰此非餘子職是備誘假以游美拜公道周如平生懽飲食教戴出入
其門三十三年彌久益勤我困場屋公輙為喟貽書撫我且勸且勵歲在
十襄今茲忽復發視比往造公公病不能出獨拜牀下猶拳拳為哀其窮
而悼其屈天乎痛哉孰知其遂為永訣之日也我持圜饗奉世方納知我
惟公猶足自慰繼自今其安所望於世也薄奠載陳公呼不聞我涕如傾
我心如焚如可贖兮寧九殞我身姚成一雪坡集祭師范石莊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學出史入經先生之文屑孔思情探筆吐辭藻絢華發春花
意主秋水瀾活不鄙謂勉可學古今無隨之習利陳叩析孟子立明次則
韓乃匪此三者謂姑舍是文史之暇教之經綸如是尊主如是庇民評古
商今竟朝窮夕問語他今終莫詣極才大用罕名位弗寵放意盃酒窮達

不知兎叨誤恩誨出夫子陸矣蘇書言猶在耳受恩罔極報施未能天胡
奪之遽夢兩楹如見來歸扶茹茶毒方父之葬又師之喪兹奉冠劍藏于
新瘞悵以疾苦不能臨壙明日遂行巵酒為別尤生何之有淚皆血劉中
齋集祭草廬先生吳公文 嗚呼臨川天挺人豪在宋盛時尊經術者無
如王氏之為尊德性者無如陸氏之高也二氏者其視勢利之在天下曾
不如泰山之秋毫重元肇興先生特起遂從程朱之門學參王陸以遊遨謀
經於雜亂紛糾既解之後若易而實難析理於毫釐千里既辨之末宜遠
而反勞蓋議禮者易訟而難法學易者易判而難操惟得當如子路之折
獄惟得意如庖丁之善刃其博學彊記在前史為獨行其善教不倦與後
出如同袍望古之人以汲汲過不知者而嚚嚚不娼疾以為疑不諛悅以
為佞是故尊爵兼天人之貴而榮名極一時之遠道而發決大者謂伊傅
訓命之數陳退而講習小者為菁莪棫樸之叢閔伊川康節有其名而無
其祿中公輔國與之壽而也其責公之存也自南自北皆知悅服公之沒
也識與不識皆為號咷岳中囊絲朱屬辱視周覺由延譽以知名如拔尤
而譽髮恨及門之遂暮忽聞訃而哀瞽望山頹其已已感川逝之滔滔惟
公之門生兒孫在天下如吾徒者殆雙鬼衆腐之一毛爾自今而越思恨
誰昔之魯阜卷病軀之歲晏寄薄奠於春醪蓋將為朝野之永歎非徒効
閭里之長號薛季宣浪語集莫濟祭薛季宣先生文 學博而知約行高
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
必將回狂瀾於千載之絶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
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高風於踐
履之舊聽宏論於謦欬之餘方將日覩直諒多聞之益盡讀匳中未見之
書曾不見於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寫衷情之短章灑衰淚於主兮嗚呼吾
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又周砥祭文 天之不佑斯文
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
之雄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闢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謀妄
掃諸儒章句之拔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諫一話一言皆絶人意表橫驚
剔驅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
文章眞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
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於凡者不苟徇乎
衰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爾而
知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今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

何言哉。相向而哭。夫辯者。孟嘗登公之門者也。危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高宗甫等祭從政郎新漢陽軍學教授石斗文。　自周之徂。業置儒術。百家競馳。莫适于一。及其作者。曾不一二。匪時之還。儒復從否。我宋勃興。斯文是矜。是長是崇。是膺是登。乃生諸儒。以昌學士。六經之明。千古之秘。藍青冰寒。裕我後昆。雖今之人。有如先生。顧其高明。而實中庸。顧其挺特。而乃疏通。靡粗靡精。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靡拒靡從。凡流會同。探周案孔。萬法之宗。匪今薦紳。而才之匱。緊吾先生。一有根蒂。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緊吾先生。與事物俱。天之生人。夫豈無意。不大于施。尚激其類。忽焉其已。其夢其非。日既零落。忽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大刻。我時之慟。匪直報德。　薛貴宣祭迪功郎潘景憲。　瞻望門牆。十年未侍。幸會適諧。兩司几席。延爐延閣。延子延姪。公曰可教。我懼不充。嗚呼哀哉。事會之乖。痛將奈何。違離三月。來音不嘉。獎我穀果。菽我桑麻。我復貧窶。其何以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誘掖勤拳。中途留楔。與赴俱前。旬日不及。彼蒼者天。尚曰庶幾。款綿南阡。嗚呼哀哉。友朋亟告。大葬有期。杖日不十。病軀莫支。銜哀抱愧。矢心此辭。語止客止。終身之思。嗚呼哀哉。惟公問學。純粹汪洋。洙泗家法。洞濂王章。百不一施。衣被閩黨。續晝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予末小子。粟資淵源。有參竊識。所據登門之晚。哭師之遽。歎不及夜。無奈所付。焉璘楷玩。芳集祭東澗先生湯文清公文。　嗚呼。雁澤之陽。大江之東。巍巍靈宮。公爲儒宗。詡詡拘拘。我起孤童。徐嚴之福。大固從容。有片言之適契。豈孤論之罕同。我東王鑾。公審餉清。函馳奏扁。以諗牾語曰。大綱小物之對甚奇。而往卑未矜之喻良苦。曩時臨齊之恣書。容量之判贊。我方惕惕。而未敢捺鹼。公乃忻忻而命之題。殂曾斯文之深幕。厚夫世之期許也。嗚呼。咸淳之初。天子踐祚。白首重來。曰吾賢傳公。欲時而避。嗟我何爲。而訪補考槃在澗。於汝信處。上方加璧而延。公乃半關而拒。書切條公。猶少景仁之一歲。而獨斯元祐之一老。孰知公已無意於仁義之陳。王荊將乃謳吟而之常所也。嗚呼。自端平泉正咸集之時。訖淳餘論未衰之際。默門墻而適歷瑯堂。莫而獨請。蓋群公先正聚典刑。豈新學小生窺其一二。人物渺然。心短氣折。公雖未究其壯猷。天已竟全其大節。蓋常稱公異久軒之斯文。爲之屢歎而深悲。默知今將舉以異公。能不重爲之感咽。嗚呼。公墳既新。我爾如故。沂公之言了猶之躡。終身稱之。有涕如雨。矧汝礪鄱陽某祭倪先生文。嗟夫先生。其何之去。其上浮而僊。或降而人。兵爲先知。爲先覺。以濟天下

乎。其高明博厚。生育萬物。起而爲泰山之千仞也。藏吹龍。實味環。汪洋汗漫。而爲江海也。爲景星甘露。鳳凰應龍。以瑞太平。古之嵒嵒。訶爲喬松乎。堅剛爲金乎。溫潤爲玉乎。嗚呼。此不可知也。知爲先生。沸泣而已。仕不足以達先生於晉。貲不足以葬先生於死。言不足以行先生之道於天下。銘不足以昭先生之德於後世。嗚呼奈何。未將奄集。祭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起。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凛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情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分。其分則殊。體用混貞。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税駕之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豎窮投彈。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爲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不獲施。退未人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某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生。實共源沿。閩閩佩佩。欽袵惟光。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淪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轍繩己掣。安車晉行。遇我衡門。逆旆相遭。涼秋已分。其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尺莅泉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夫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夫聲長號。涕落懸朱。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殁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陳藻樂軒集。祭網山先生文。　十有三年春二月朔。網山先生以是日出殯。前一夕。門人陳藻以危酒盤飱。哭辭于柩下。於乎。我有形體。受之父母。我資師肝。其來何處。少年狼狽。一適逢孫。豈謂天壤。有是遭遇。我無依歸。自今日始。太虛常存。先生不死。我所未思。太虛皆是。我思及之。先生已矣。嗟嗟網山。有道有文。不知知之。何待余言。此夕此危。聊道情衷。來視青山。青山非故。　犀料墓祭十一首文。　慶元之元。維月既申。維日己酉。門人陳藻自漂漢走犀料。拜謁網山先生之墓。立某書爲丹井徒也。以宣厥辭。烏乎天問。六經又晦。其說老父。始傳先生。以徹日月。昏開雲霾。即醫俗人。貴得先生。不第先生。不顯天晦。六經縱我。來祭矜範。幾青紅泉之徒實有

數人。一見先生。誓終厥身。侍郎祠下。每歲一到。知之又難。嬉笑而道。終身從我。其人益稱峥嵘場屋。敢非其師。先生松栢。聊與之來。來書何處。舉似談諧。門人陳某合其徒拜掃于綱山先生之墓。於乎。昔我為客。朝晡羹食。悵抱亡聊。如汝遺責。蓋以六經未明訓釋。其後客居。雖食多蔬。六經咀嚼。美翅膏腴。可不有年。上冢一吁。　年月日。門人陳某合漁溪之集一十有五人。走犀斜致吉于墓下。今歲大比。行且請先生峡門之篇矣。某感而為之詞曰。先生文章。千載仰高。試然終竆。葬此山阿。人之能者不見之能不能之議。乃歸先生。來者堙倉。不歆羣學。昔者吕黎。俗下是作。其老矣操不成音。安得壺飧。笑傲山林。　二年冬十月有八日。癸卯。學生陳某合漁溪之集二十人。走犀斜。又去歲時月也。以酒漿殽果致祭于綱山先生墓下曰。昔者以無飯而未娶。曰不娶。年逾壯室。先生之在紅泉也。曰予夢汝攜其子而宴吾家。汝謂不娶終娶矣。先生沒後五年而某有婦。今生男也噫。人久遊于地下。夢始協于人間。是邪非邪。心感涕零。因其拜掃。瀝酒以告。惟先生其聽之。　先生沒入歷歲三十。我以旦聞。其徒有集與之。待吾登墳薦酒。其力可為。僅能八九。歲除日。忌庶幾二紀。我有微誠。近于母死母死之年。我便闕然。乃知世事。何者非緣。時也嗣續。記問亦足。夫何言勸一諸流俗。入于其居。家風素儒。誦祭非鬼。蓋室粘符。覩形察勢。我甘禮靡豈期香火。至今遂逝。墳棗山村。反成羈寓。我因嗣到。焚香告言。思昔拜掃辦拜夢草。今此愚息。梵朋儕保。遂使人嗤。先生及我。死後休論。生前絕倒。門人陳某。敬以鷄醑。致吉于先生墓下曰。昔我侍游。遠在紅泉。見人稚子。先生惻然。惻然者何。因懷其稚。父也不延。三雛皆未去之。幾何。又三夫二。況乎綺伯。全家羈寄。雖存一季。莫之弔主。我獨來哭。犀斜墳瑩。舊宅娠空。昔哀父老。此象比矣。又奚及我。人諸世變。成毀元無。幸留殘喘。且看來矣。　嘉定己卯暮春之間。其日丁未。門人陳某。以其徒十數人。拜掃于綱山先生犀斜之墓。嗚乎先生。僅存孫子。飄蕩無家。侍郎戶冷。客累待茫。二一雖因躓。一則營葺。到了齋同見聞數嗟。尋山責弄。以墳不佳。受誑依改。以輕釋。迎我富德。艾而又擇。贅先生顧我。是邪非邪。　先生留月。念彼拜經其徒太常往時未主。旌為曲雅。并并子弟。感歎前篇。須是人世。寒風落葉與來稀松。庶使知之。見聞所從。時也早孤。幸如有種。慚非杜鄭。亡益張嵘先生廬墓。來者從學。墻屋雖頹。昔焉如昨。今歲還往。尚遺數人。有借到此。相視沾巾。　門人陳某。漁溪聚徒。今歲横墻七人與俱。仲秋科舉。蓋秋罷齋。漁溪諸生。暑不能來。横墻歸者。便道過此。一杯上墳。同是拜起。　横墻

晚進劉翼其主也。綱山。林子之遊。十有三載矣。長從滌遊。嗜老先生之文如膾炙。因顧一掃其墓。陳藻為之詞曰。犀斜之墳。子孫漂落。祭祀荒殊。地以為惡。豈知他人。寧有是哉。是曰天倫。造化胚胎。人之所親。惟其血屬。到此有餘。豈其不足。先生其聽之。林亦之綱山集祭林司法文　年月日。法司林先生訃來。學生某聚哭于里門佛屋。且以卮酒一食致爵之。嗚呼。先生少年場屋。姓字蜚騰。里閈樸樸。脫屨草草。白頭一官。雷州參軍。尺寸未騁。叢誚招魂。胸為僊耳。北是毛門。妄待不死。吾黨悲寃。不獨一身。旅殯數人。經涉半年。凶問初聞。六月炎海。萬里故園。恭不可見。徒有此尋。哀哉。王君賓牌軒集祭林適甫先生墓文。　嗚呼。湖海之英。如公者幾。儒冠誤人。公竟止此。談經講道。三傳歸荃。人謂先生。為盧玉川。其眼達觀。齊一生死。人謂先生。為蒙莊。于少而好游。足跡四方。人謂先生。為馬子長。古貌古心寄興幽雅。人謂先生。為孟東野。酒酣行樂。縱筆歌行。人謂先生。為石曼卿知壽不遐。晚不納室。人謂先生。為种明逸。其位甚早。而道則尋。其身云亡而德則存。我弟游從。為日既久。天喪斯文。哲人不壽。撫棺而慟。一爵將哀靈如可招。盍歸乎來。東山之藏。故居之右。君子之終。沒而不朽。　祭海陽縣尉林磻叟獻先生文。　先生之學。涵古茹今。先生之文。戛玉鏘金。三十餘年。授業青衿。晚得一第。僅償苦心。初筮警曹。上官刮眼。來事可為。仕途復坦。人亦有言。黃花香晚。天假之齡。如是其短。嗚呼。茫茫彼蒼。於物有情亨者使泰。枯者使榮。獨於先生。嗇而不嬴。前輩彫喪。空餘典刑。吾黨向來受教席下。一奠柩前。有淚盈把。鄉先生亡。祭之於社。誰倡義風。興起來者范石湖大全集祭樂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生敷文閣直學士朝請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欽祭于刪定監簿先生樂公之墓。嗚呼。有如先生之問關兵燼。九死一生。子然如立身者乎。有如先生之學問攻苦。無貫六藝。深醇而成全者乎。又有如先生之甫上朝謁。奕不及黔。忽焉數晦朔。而消媪相從於九原者乎。嗚呼。此先生身世則然也。又有如教誨成就。自童而習之。以至同升諸公。如某之託契於樂氏之門者乎藐然遠戍。萬里來歸。謂當復登堂受教。安知其忽焉撒行之下。拜先生之墳乎。有非斯肴。慟哭以奠。其何能將追痛之誠。而酬平生之恩勤乎。嗚呼哀哉。尚饗。　衛後樂先生集門生林子燕祭衛經文。　嗚呼。公之盛名。踰四十年。企眾目以同瞻。如明星之麗天。徒覩輝而起敬。孰知中之所存。惟我公之純懿。顧安得而名言。但見夫忠於事君。孝於奉親。旁友于兄弟。內睦乎閨門。聽謀猷而緩緩。從笑而溫溫。首群彥於淳熙之際。貫洪鈞於嘉

定之元勳四方之壯觀茲盛世之才雖偉君子之間生固衆美之備全若
德心之廣大於一節而可觀人之常情多以貴而忽賤公之素志每樂善
而忘尊謂太平之基立實皆在於得賢緊等級之相因循詩詠於南山言
人多則助之而益壯士習卑則承之者弗堅故公之於士也養其氣則惟
廉隅之護廣其衣則無左右之先篤於守義者攬之而恐後樂於赴功者
推之而使前苟片善之足采必無收而靡捐嗟瞻子之何知亦兩塵於薦
貢念甲申之初歲待晉拜於台躔蓬名國之嘉木衍津府之賓筵惸日月
之既除苦魚鷹之難待何音容之不可復見同松江之逝川聆凶訃以驚
恍悄涕洄而潸然蓋興懷於公道寧獨感於私恩屬官守之所縻欲奔慟
而無緣杖清淚以一灑寄純悅於九泉嗚呼哀哉　門生林孝開祭文
嗚呼洪惟我公英特間生王賀金相雋發妙齡本本元元聖學是承對策
丹墀偉論鏗鏘帝覽興嘉擢冠群英陞華册府養望著庭韜溫益豐芬郁
天京晉濟郎宿出馳使星跋涉升晝更膽霜凝戴筆螭坳凜然直聲張耀
殊鄉抗節莫嬰值權姦之擅朝縱佞習之頹傾屹底柱於中流世皆醉而
獨醒保十年之靖退垂千載之芳聲俄不符而起廢挺趣覲以留行罄論
思於法從日啓沃於皇明憤政柄之下移憂國勢之槍攘賛神謀於密勿
肅天憲而掃清遂參東於樞筦公道仆而復興振周綱於既解調漢瑟於
當更起故老於閑放拔茅茹而彙征斥朋邪於荒裔屏豺虎之縱橫息遣
陸之鼓鼙蘇炎夏之生靈轉愉快於憔悴變凶札爲豐登何讒巧之敗類
貿白黑於青蠅竟勇退於急流適綠野之幽情僕司馬之再相霈霖雨於
寰瀛胡梁木之遽摧俱夫聲而涕零嗚呼材生世而實難患無位與其名既
登著於倫魁復致身於顯榮然而材不得以盡用道不能以大亨卒齎志
於九原莫致詰於杳冥豈泰少而否多天未欲致乎升平顧遐陬之末學
發棲跡於崇閎門登龍而慕李表薦鶚而愬衡銜厚恩而莫報悼本志之
無成聞凶訃而長號慘心析而魂驚盡素車而奔赴悵職守之縲縈聊奉
羞於總幔阻執紼於佳城憑浮雲以寄哀徹幽恨於泉扃嗚呼哀哉　學
生王遜祭文　嗚呼國之方興必有偉人稟其全德作我宗臣時有顯晦
道無詘伸清名不朽以終其身若昔盛治是惟乾淳篤生賢才如氣之春
首冠多士仁義是陳玉立揚休照映搢紳疾視偉權不害秕塵十有三年
高卧海濱國事日非公始慶㝡起佐先皇丕化更新拔凶去邪偃武息民
衆正朋來爵秩率賓爲政數月治效翕臻翩然引去深衣角巾自澤杖洪
易鎮于閩大體既舉小物畢親靈油雨沛蓬藋若神豈期怨怨忘世疾呻

後樂之志與范則均哀冕當朝黃髮是詢武公壽考咸倚吉辰棟壞梁頹
天胡不仁明哲匪解古訓式遵終始不瑕一德之純某蒙恩再世更托旨
姻婭拔期待絕出等倫蘋然孤露蒙難離屯撰屨雖疏奏記尚頻及茲殄
瘁百贖無因平生之誨在耳諄諄不敢辱知維以自珍千里來訃涕泪酸
辛嗚心以辭式號蒼旻　學生湯仕龍祭文　嗚呼文敏國華炳炳璇魁
政貳國均煌煌上台光翊四朝粹節瓌林虞廷股肱湯鼎鹽梅時龍六飛
安否問綮期咨黃髮忠論天回一鑑遽亡帝曰傷哉昕朝輟視厥典恩諡
鏤勲青琬勤休蘭臺憶昨桐郡袞綉斯來迎以綵衣鈴閣徘徊悲歡聯異
木壞山頹嗚呼丹旐揚兮素車推蒼黎慘兮哀腸摧玉棺飛兮遊鈞天賓
帶寒兮生曉埃暝靈紼兮莫攀泣誅哭辭兮遙寫哀　顏然祭衛經文
維公勲在社稷而身遂勇退名動蠻貊而天不慭遺能言之士類皆夫聲
慨歎發爲哀誄而重爲天下惜之然也何庸乎贅辭獨其懷感遇之私與
師資之益然則不能自已於言而庶幾乎寫其深悲然少且賤仰窺春知
略金鉉之鼎貴許玉樹之爲依既聞明於顯蒙亦屢綴其阽危姻姬使之
嬋聯顧衰宗而惠綏身九隕以莫報徒佩德以淪肌嗚呼哀哉公嘗讀書
愬如調飢猶司馬公退居洛師晨窓夜燈精力爲瘁然侍席下稠載而歸
言皆在耳云胡勿思然周瑒屢公嘗數奇猶富韓公念跋魏時書來詒我
榜帖昌遺媲大人厚如詔其兒畫料墨妙絕筆於斯嗚呼哀哉後樂堂空
西園露滋公固厭乎濁世歸太虛兮騎箕今安仰兮安放痛梁壞兮山頹
涕如川兮心折路者嘆兮莫追杜蘅兮一夏酒薄兮盈卮隻鷄兮謾橋公
之墓百韻兮無張籍之詩風蕭蕭兮靈來下哀誠寓兮此辭尚享字溪陽
先生集　承直郎張用泰　嗚呼先生之亡天之喪斯文也字溪之園發濂
溪不盡之意字溪之易發朱程不盡之蘊先生雖亡有不亡者而況五福
備膺如先生者希世科陸續如一門者又希先生何憾焉峨山蒼蒼蜀江
湯湯白水之上先生所藏爐峯之上兮公蒐之所遊爐峰之路兮公蒐之
所藏其有隨魄而遊不隨魄而藏者長存乎四方孫燭湖先生集祭石南
康文　嗚呼論斯文之興衰推世道之升降非晚進小子所敢知也至於
師友淵源使遐鄉後學無考德問業之地賢德消盡使當世君子懷孤立
寡助之感類平之間千里交訃則雖如某之愚苟一念之猶不自知其痛
心兩淚而不能已也嗚呼有如先生之喪其尚忍言乎先生體道之微講
學之至表易窺測抑嘗竊識之氣貌溫恭而辭旨清厲襟懷夷曠而操度
詳密平居柔忍而臨事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所謂成德之士

非耶先生居鄉恂恂與物亡忤雖所親故知我何如人也起而登朝遠脉極論忠犯顏色風猷偉然當是時天子有意納用而先生深惟一時出處之故誼有不得留者謂吉將母從容東歸有志之士引領橋數目恨弗及而先生之冕聞於天下矣自項諸公言論風音精見於世謹忌輒起訕笑交集而先生安然就義歸然衕道獨未有非之者此其規模氣象真任重道遠之事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可勝計哉嗚呼先生蕭髮未衰名德方昭其胷中自強之念又未始息也南康之麾未行而以喪罷喪未終而身從之天乎天乎尚何言哉某夫官黃巖始拜先生于台每椽檄上下城府未嘗不得見焉先生愛之而憂其學之急而荒也通五月之晦而會其曰子朝夕而去官過郡其館于我吾將與熟論斯事而後别焉某謝曰此固小子所願請者也孰爲言未終月而以訃至使其抱無涯之恨而不獲竟先生之德耶嗚呼先生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繼自今誦六經之言述師友之訓惕焉夙夜求寡乎愧怍以不爲親之憂儻庶幾乎先生愛我之心耶嗚呼哀哉

呂東萊集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寔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

群史之本末靡不洛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暖昧以踐履爲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昕夕函丈問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夫都凡執自謂以不可至三歲一語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鮮秩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豪郡之士一作老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踏積滓蓄固未有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實推擇居東南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幼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聞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遂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違之判固非違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違少合意雖可存而事不大見中雖無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誠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家左支麾右支綴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足爲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往

期待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顧瑣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廸及其後合培植滴浸闡闡焉知農夫之望歲也蚤發日衰業弗加修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虛擲每醜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群侑奠而思慮不集條貫靡究畢廑下而復祝也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於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闊踪靡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徹其所畏矣何而不爲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於末伸之志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祭張正甫文

某小子之不肖而不獲卒事先生以濟其身也抑先生之存猶罷惰縶闊而不克奮起今先生之靈其何望以爲囊而不淪於小子也先經百氏具在昭揭矣豈書之不存而人亡政息將何放以步其步而趨其趨而庶幾萬一於吾心也歲在壬辰實拜先生于時何知課試是師逮及半歲進而覿講磨退而從朋友于私則知其所以爲士蓋不止乎利祿之是資自是以來目接睟容耳熟明訓歆動感發時輒興起而弗克終日尋亦委頓蓋兒心之未聞而世念之憤入今不知是身之等物若獲衕從以弗克于天地之性也惟先生之明如見肺腑然以引以翼導其昏而開其顛蓋某雖跡遠而子寧不來實悠悠其思于先生之心也嗚呼先生豈顧濡小子

一人之私哉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先生受疾某亦病卧家之方艱又母霜髮疾疢纖芥交爲憂擾雖志念益衰然方舟于河驚風觸石遇險而懼亦兒心錯落無幾餘矣每靜而獨思向之所以從先生者盡與習未嘗不自恨而至於流滞也聞先生之方健私竊自計期之一二年之後委身先生之門觀睟交感安從樂進庶幾無或喪亡而夫身而先生則死矣某之凡庸其智術淺短遂用淪敝者屢矣然至于今日而志猶未已也嗚呼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忍思痛哉尚享

黃氏日鈔祭林拙齋上舍文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嗚呼痛哉尚忍言之先生遠往不群凋遺無疑只語掀天踔墨淋漓蟠虹電而駕風霆斯其爲先生之氣命胡爲而止於斯先生才藻天至直大瓌奇流從肺腑揮盡鍊批揭日月而瀉江漢斯其爲先生之文命胡爲而止於斯先生焉叙孄甍周急艱厄人飽厚賜家無留貲激清風而振頹波斯其爲先生之德命胡爲而止於斯年十五魁鄉校年二十魁大學昭昭乎英特之問灼灼乎遠大之期以先生之氣之文之德固宜一魁天下大庭寵種何五上司宮鏗畫圖之肯彩不可得嗚呼痛哉尚忍言之不知命果何爲而止於斯乘白雲而至帝鄉超鴻濛而契希夷意生氣至令猶凜凜斗牛間雖死猶不死耳不然其又何忍而言之某晚學無聞獨

家異知保護於風波嶮峨之地而奬掖於萍蓬困苦之時蓋將終身所恃以增壯今一旦舍我其何之古人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吾鮑叔也今日之慟歎無異終天之感風木之悲　祭韓江節幹安泰豪永嘉人名㨿

惟靈徧師諸老博極群書文追古作聲滿江湖先生蓋嘗以年少而預當代之名儒徧謁公卿銳志當時屢排閶闔歷陳利害先生蓋嘗以韋布而聞天下之大計徧交名勝盃酒淋浪凡有寸善靡不推揚先生蓋嘗以薦困而任人才之主張嗚呼世變之下如江河人才之玷如晨星七有一介之特起莫不與時以崢嶸何先生之卓犖反湮鬱而不光父京華之逐逐虛歲月之堂堂甫白頭之頽噗俄丹旐之還鄉慨兒女之未了嗟田園之已荒雖生前之數非短而身後之憂尚長惟平生之著述紛積案而盈箱嗚呼天乎何才之豐而命之涼耶某也夫學亦家誤知目此大故力莫助之含哀再拜奠此一卮嗚呼先生尚其歆而享石方舟集祭張子覺文

先生之喪兩紀于茲後豈無人顧怜以悲行路欲掩義則我師我則老矣不忘角羈齋祭其家吉我定期禮既不舉緩則可追後猶義之天式未哀嗚呼哀哉我欲臨穴吏書繫累夢想如昨奠以寓詞嗚呼哀哉貴應龍東澗集祭包宏齋文　嗚呼天之將喪文也歟先生卓立而遠至於斯恭

惟鄉邦之諸老及親乾淳之大儒稟氣識之洞颯獨宏齋蔚然靈光之尚餘年高德邵心壯體舒明白直大健決雍于慨有志於斯文豈當世之執無求其精式遵其祖每寢淫教外之高虛淳其流不窮其源多耽溺詞采之教脫惟先生學將而守至約造古而用常近施之政事則確然實政發之謨訓則坦若宏謨及門之士無有叨而不應誨人之忠靡私親而間疏長善救患訂頑砭愚繼前賢之綫脈爲後學之師模其仕不爲不顯而積然邦外之居其齒不爲不壽而浩然獲壯之初忽遠傳於異夢寄捶札之疾書示朋友以吉別揩道義之定趣以八袠逾七之老而精爽昭晰岳設之言猶足齎鄙薄而立懦夫先生胡何憾邪痛典刑之益遠而吾道不勝其愈孤悲夫悲夫遊虎空山而狐鼠嗥呼老蛟蟄遯而蛇虺塞途然而大公至正之道固與天地流而日星俱私意邪說縱爲起起神鬼人靈又焉可誣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其誰乎民極必有與立世教必有所扶末予小子云何其吁惟當歸拜先生之墓退則守先人之敝廬以相從於九原之墟先生神明其鑒諸噫嘻嗚呼伊川遺書言近來參中氣疾艮城諸賢相繼亡去不是小事劉後村集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主壁外物枕籍高爲漢夷次爲晉張及晚年皓無復激昂或辱乃

去或留以僅小爲申白大爲禹光偉哉丈人講貫詳歸不待年釣遊于鄉其視觀簡无異朝堂十任廿考我伴汾陽晏子之裘趙臺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謝招麾晚而果剛彼皆倒逆此不能荒古有大老非公孰當屬纊之頃至言琅琅不入禪佛亦非老莊曳杖之歌音節慨慷曷不愸遺頹山摧梁光氏有言句句敉喪誰繫我足尼其車箱諸子謂我銘登門墻窆有日矣俾爲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歆此辦香宣城志王侍郎祭師學老文　嗚呼在昔伏生九十其餘頭童齒豁口誦故書後有尚平僅足衣食酒間撫絃醉後卧憤稅彼有室郎公最賢不予其位而優其年襞積故實如探懷袖李書蔡脩已縮蝗螟心撲二山必祈斗斛必復果州之遺後死者天下不死者我公笑不言其亦曰可元胡祇遹紫山集祭宋海卯文　不爵而貴其貴益尊四朝宦達賢而有文先生閒居家人嚴君不祿而富其富愈足風亭水軒夏清冬燠法書名畫牙籤寶軸先生燕居羲皇遐域八十康彊孰謂不壽白卿材士半師半友舉望一時孰謂不偶天錫五福或薄或偏先生之身獨擅兼全先生觀化造物兒童海卯一點萬象皆空天上人間去住我從誤哭易簀無喪無得嗟嗟後學夫所矜式敬置几筵有淚沾臆蘇天爵滋溪集祭默庵先生

墓文　於惟安氏世爲儒家爰及先生再振厥華資稟清美威儀柔嘉困方有則圭璧無瑕窮經講道探討幽遐作爲文章栗木絲麻務適於用靡事浮誇容城泯翁石菴昭代德有本根學有原派先生聞之欲走趨拜適翁云亡遺墓長慨人間南方禮樂攸在盍往游焉以觀其會中道疾作還歸言遺教授鄉里群士景從賢愚鈍銳萬不齊同如飲大河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取之不窮稽記是排正學是宗操存涵養馴致大明道亡人亡離先生從容天爵少年貴侍孟大曾未卒業奉親北上天降禍災哲人淪慝凡我同門孰不惆悵紬繹遺文序次事狀天爵此心惟先生是諒之尚饗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祭岑椿岑先生文　惟公耿介之資與俗寡諧高蹈之識弗惑旁蹊尚論古人多幹其濃有志當世不展其才但寒以老持立草萊彼熱不附彼涼不暌曲直之辨短長之裁施于鄉閭好惡不齊當其憤世剛腸莫攜或行田間或坐水厓霞晨月夕嘉客適來縮綣鷄黍談笑尋壘喜怒憂悲發爲歌詩不事彫刻時出依奇世道愈隘知公者希淵珠璞玉耿觀光輝兵興宇內盜賊日滋公既疾病曰無禱禳續杖近丘治穴棺衣得死爲幸吾死已遲三日而葬勿俟其時緇黃之事無爲我爲常所往來至者可知二解墳土已不我遺公有治命令子不違吾儕哭公過時

而悲顧聡世成存者其誰山寒木落雲高鶴飛公不可起九泉永歸羅拜
墓下涕泗漣洏設祭陳誠靈其鑒茲
學士宋呂東萊集祭徐宗卿文　嗚呼予於輩流號為端靖見我前巖厥
間日振加之數年道駸將勝何靠於天乃終絕命遽此一扃千載之瞻尚
享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欽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
耳目改前矜養鑠奮不失其初心者蓋亦寡矣予之在吾門偲偲和飭執
經不怠於是時猶未知其為獨異也自我不見于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
道予於人弟無違言於里閭無違行妥言謹謹不受變訂合吾方幸於得
子抱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
不加益二勝之慟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尚享　祭子悅道文　嗚呼自
子東書從予遊於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
意其前涂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問至析疑失聲猶幸風傳之或誤
也嗟昔之夜予語我身名未立予固疑其已不舒亦以為是適然耳庸詎
知一再見之後乃大出於所憂之外耶流光悠悠兩川東下命也柰何付
此杯酒嗚呼哀哉尚享　祭潘于阜文　名場利區爵標勢的稗奔麈馳
百年一日義路仁宅道源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
禹里首途遽以病告意長數短獲歉殖豈寸心悍然恃此以終有親未報
有弟未立有養未充有志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天口而言言發不渝
里門相望伯仲叔季責以撫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高丘毋或不勝
重遺子羞嗚呼哀哉　祭唐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
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兢既踐子職亦祗官
箴地中主本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疚疾相乘涉春夏秋洪不呻吟胡不呻
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暄鍾美之情嗚呼尚享　播芳大
全集呂祖謙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服之禮然弦歌之辭然子游其間兮
中吟挾策而業然晉臣之萱然怪珍之錯然子廬其間兮講誦下帷而嗒
然覩甚奧兮志則堅力既傑兮道方遠出門軸折兮淪晝景於虞淵天塊
壤兮化機旋森回薄兮紛糾纆天壽不貳兮人奚恝待朋遊兮昔睥睨交
一臂兮天九泉鬼傳勝兮江之壖暮山合兮橫蒼煙嗚呼尚享　呂祖謙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蕨風群植並區夭壽豐悴一本萬殊以子之年
方苞方敷岷山導江適觀厥初病不復興嘆驚吾徒游從之義具此祖奠
呂祖儉大愚叟集祭江子昂文　吁予與爾父相從不知其幾年道汝
之既長而所以相屬之意甚堅並將視汝如子而柩其雛鍾死生之變如

東逝川汝雖庶幾知所以正其終而父子之義師友之情又烏得而相捐
命不齊兮而其數或偏學雖無窮兮而其志則遺奠單杯而哭柩皆還豆
之淚踊凡曰同遊孰不思汝之嗜昔而為之泫然顧汝惓惓父子之念未
必不有憾於九泉其目令與汝父相與勉旃而終其所傳汝而有知其尚
因斯言而有以歸大全張舜民畫墁集祭張主文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
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晝夜而不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
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愛其道以忘其身亦蔽之深
者也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也然諫爭之臣死於朝廷疆場之臣死
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一也易有雖凶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
吾子年幼未壯敏而好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妻寡而失其
養晚節末路妥為窮人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陸子壽巢祭王伯通
文　嗟嗟通伯何其困於疾耶生二十有五年余不知其未見之前自余
至門下之日已覺氣宇之弗全何執別之甫歲忽訃音之遽傳傷善人之
早逝為出涕之潸然惟君之姚與君之孔母允悲哽而不可言念相去之
千里無由親哭於靈筵為一慟於蕭寺痛幽靈之眇綿嗟嗟通伯其尚知
乎否耶進惟君之於乎昔亦可謂子弟之賢語吶吶而不出諸口而孝友
睦婣之意何如是其拳拳既不壽其所稟奚獨不永於降年況伉儷之未
于忽中道而棄捐慕柏舟之清節日泣涕之漣漣動高堂之傷感為悲惻
之弗諼以通伯之孝愛寧能無恨於黃泉然自方外者而觀之則有以照
其本無蓋人生於斯世與夢幻而不殊方父母之未生曾何有於形驅既
形驅之不有何恩愛之有乎今通伯之既死蓋無以異乎未生之初由是
觀之通伯之所以為通伯者固自若也又何必悲愴而嗟呼然則予之所
以致祭於通伯者豈持親戚傷念之情而已哉不識通伯尚能聞此言悟
此理否耶
僚官播芳大全集李伯純祭許大資文　嗚呼天地磅礴河岳炳靈篤生
異人鬱為世英長松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深鑑燭理
明也議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古通今議論閎也金石
鏗鏘詩句清也鸑鷟翔翥字畫精也勇於名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衷忠
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傳此生也士一于此垂世立名而公
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盛衰春秋分明褒貶是非彌綸
天地立萬世規先聖制作孰大於斯公獨潛心抉摘杳微解駁三傳批轇
九師發明象數傳其指歸著書解經粲然有理嗚呼哀哉漢有林慝時性

子雲英材拔萃高識邁倫擬古著書法言大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
好之推尊其人訓釋微辭興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
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
連翩我謫湖外公爲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身深謀達旦不眠我適
嶺海觸冒瘴煙與死爲鄰駭愕垂從尺書屢及夫豈相憐迨其北鄰喜見顏
閒須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文之篇嗚呼哀
哉國步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遽萎巍然一老天不慭遺人之云
亡有識同悲哀槩漂泊臨水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具薄奠侑以此
辭英爽不泯庶其聽之尚享　趙承之祭路持正文　公之盛德茂烈見
諸行事而深功厚澤被於黎元言行於朝廷而著以爲法行顯於天下而
歸以爲範者固已炳煥卓偉卬無待於名言若夫隱謀奧美淵潛海蓄所
可耳聞而目見者則必俟夫門生之載與故吏之傳蓋公忠於爲國而恕
於接下其興利除害好善疾惡皆出於天性之自然明可以析毫髮而察
不傷物剛可以沮金石而怒不過奪然老姦宿猾望風震疊每若負芒刺
而臨深淵悍夫豪強縮治姑息勇於立政不自顧計凜乎如嗜欲之當前
錯綜萬事探隱索伏聰明精悍迎見逆解動秘制於幾先威儀矜嚴詞令
爾雅雍容劇談聽者忘倦若瀉萬壑而注于川待士有常馭吏有體而甄
別流品獎激後進敷於寢食與忘眠如其之不肖者昔忝爲吏其提挈誨
誘忘於就者無異乎父兄之愛憐感恩荷德刻肌鏤骨思欲圖屈屈之報
者意未既也乃遽隔於重泉赴官東南道宋之鄙望公門而不忍進者紛
涕泆之如違嗚呼死生終始公知之矣則人間哀樂與夫得失榮辱公豈
復念於斯焉而尚想平生設薦有者故吏之體也顧公來欲此酒以叙
哀於終天嗚呼哀哉尚享　宋孫燭湖先生集祭興元吳侯文　惟公早以
世功特膺睿獎入司禁旅出護邊屯兼鎮七州獨當一面軍民服其恩信
羌狄憚其威名爰寵畀於節旄遂超陞於槐棘若夫安邊之精慮奉上之
小心約己以足兵愛人而好士求諸古昔雖可擬倫是宜上而漢公卿之
崩謀下而蜀父兄之輿論皆視公身之安危以爲西鄙之重輕嗟乎二十
年備禦之規模數千里習聞之號令政精神之未艾期勳業之大成胡一
疾之弗支雖百身而莫贖某屬茲分閫託在同盟方陳腹心之言共訂本
根之計曾未乾於報墨忽已奉於訃音嘆涕泗之無從炯英靈之如在敢
馳菲奠庸寫一哀　祭同班樓大聲文　嗚呼物以久弊理或可懲方崟
而萎使人震驚爭余同班適造帝廷君立第三風姿玉冰陛楯相語識君

姓名壽母在都文昌維兄此又通籍一門孔榮想君歸拜笑語盈盈捐提
萃止申我交情已著纖悉條畫精明何辦於君四座歎成匪惟其才實惟
其誠即此班見君平生措諸事業井井繩繩小間不見體徹不穿如何
不憖一疾弗興嗚呼丁未丁丑僅三閱旬慶者未已哭者在門東海洋洋
浙川浩浩君乎何之思逮其觀銘旌出舍行道酸辛一奠永訣君聞不聞
張南軒集祭儲經屬文　惟靈早以藝文有聲場屋晚游幙府簡默自將
故鄉渺然羈懷莫寄因循一疾遂至沉綿獨貧同僚共舉終事嗚呼可哀
也矣尚享　李莊簡公集祭孫昌文　維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九月戊辰
朔初八日乙亥具位李某令遣虞侯陳武以酒食之奠致祭于故吏進義
尉副孫昌之靈惟丁未之初汝方事予實二十年武林之變犬狼肆虎戈
矛滿前奔逃竄伏晝夜攜護脫予鋒鏑予之得罪靈輿皂隸散如雲煙汝
獨萬里梯山航海從予南遷嗚呼哀哉豈謂汝之一病藥石靡效竟至沉
綿汝之生也能自刻勵抄經坐禪今其死也必不泯默淪墮九泉死生出
沒敗壞相續理之常然予所恨者日冀勿藥從予北遷今其永訣不可柰
何必歸之矣嗚呼哀哉茶毗歸骨予敢忘汝屬纊之言聊致薄奠魂其有
知享吾意焉
親友唐張曲江集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二月
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
聞夫仁必壽孝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爲信然今夫子之不福而聖譽之
是懋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直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
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既至十部稱賢二人思媚厥風予彼雲霄以翼朝然胡
靈識我懇懇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皆清風對
榮文石同儕自茲兩披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侃離君子豈其愛而角云觀
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欽交臂而相失設肩心其何已今卜兆
有日祖載在庭既然象設實爾音形驅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稿悳音
不忘應甘棠之勿翦交情乃見伊余稅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沈亞之下
賢集劉徵夫哀文　秀才劉徵夫父沒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
曰號呼哀邈聲暗嗚兮一溢不入百體痛兮體衰竭目髮根枯兮皖黃權
亂如霧點兮形容若龍骸骨痛兮悲占六腑神無居兮魂魄倚倚容四隅
兮去依風雲將君跡兮得待他之赴幽都兮生誠未充志意舒兮厚姻薄
養世有諸兮俗浸且虞無誰謀兮清魂往字妹矣圍兮鼎跋海陸備肴羞
兮吳梅秋酪決漢使兮逐粟錯實懃味殊兮酣顏若纈視若珠兮杳津桂

酬𡨴況浮兮綠盎既發有罇盈兮醪醴百味君安須兮惟君子之審悉所
如兮三爵與洗祝廷于兮為君洗奠二饗余兮黃御史集祭林光筆用譔文
維光化三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致祭于林君執友之靈惟靈夫淮注
之足以千里之為程已馳之而俄沮嶰谷之音以六律之為用既叄之而
忽泯夫不永其終始何痛如之嗚呼林君得以言矣君負相如之詞賦慕
郤氏之科名二紀奔城千門稱判雖衆口大譽其風澡人罕如焉而三春
累困於鶯喬歎何奇也然則女貞而十年必字乘靈而九轉須成果契至
公光昇上第既已東堂得意南國言旋龍珠則動彩於握中鳳子則增輝
於天際將冀盛清風於吾道豈期歎逝水於人生屈原之難問者天蔡澤
之不知者命螺江煙景方驂丁令之羽毛駒隙光陰俄啓曾參之手足誠
壽夭靡移於夙契且鬼神何害於善人禍福吉凶攸攜曖昧凄涼物理慘
怛人情今則壽城斯閉貞魂永蟄灘頭水咽山上雲愁鄧攸之繼世無兒
語留身後崔曙之遺孤有女詩在生前雖衰盛之同休亦存亡之至痛某
京闕進退硯席參差幸忝先鳴獨欣繼徒未賀桂枝之入手忽從薤露以
傷心脩短有哉吁嗟何極靈輀戒路丹旐飄風遠寓丹誠聊陳薄奠願垂
冥感鑒歆於斯嗚呼哀哉宋錢塘韋驤集祭故陳太中文　維紹聖二年
歲次乙亥正月某朔某日某甲子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致政太中陳公之靈惟公德性純厚術學淵通動皆中禮言必由衷衆
所矜式不渝初終施於為政公平愷悌不吐不茹剛柔兼濟連剖郡符去
思不替恬於利達舉不近名蘊蓄光深出位弗營先期引年未究所行日
月遄速脩齡埶耄飡業已養正人是惇清白遺風子孫允蹈嗚呼哀哉感
公眷遇婚姻之私別公門牆五年于茲豈意終身不瞻表儀遐仰靈殯隔
異千里遙致薄奠將誠而已於決寓辭公其歆止尚饗　祭張大資文
惟公挺材將明逢時得君𢹂術仁謹被物及民以孝以悌儀刑縉紳溫恭
不阿注措有倫股肱中朝盡瘁致身藩屏于外政肅而淳出處徇道學行
忠仲可謂全德爵為大臣不壽雖何天豈不仁誰其尸之莫詰其由公歿
淮邦衆希公歸復廣青濠副人所祈堯謝遽傳莫不歔欷某也雖忝婚姻
之私追仰涕零匪衆是先欲哭于殯官守拘縻道阻且長不能奮飛遙致
薄奠公其鑒茲嗚呼哀哉尚饗彭城劉攽集祭王景彝文　惟公忠以衛
上簡以正己節惠之光無比二美生榮沒哀前聖攸戚僉論所同公也不
亡歲月之吉歸葬舊封宰木有嚴天子之公某朋舊之好執紼是宜守官
鄒邦遠莫致之恭陳薄奠吾公以心靈是有知庶亦來臨尚饗清江三孔

集孔平仲祭鹿卿文　惟公仁積于親感通著于反朋則方誠屢謙是廉
潔日止一食家無媵侍耳目聰明筋力如壯而又利害不嬰其心喜愠不
形于色兼是數者皆宜享年出守章江曾未半歲從容宴語奄至大故此
物理之不可曉而出於人意之不圖聞訃駭愕血涕如雨向者先人不幸
實在京師變起倉卒誰告誰託公臨其喪日或三四親視匠事手加朝服
慰老恤幼祭饋哭泣使子弟為之亦不過此是時諸孤在外獨某先歸故
知公允詳以此思勤宜如何報及公喪賀宜何為心而又方纏重憂近以
大事山川阻脩情理莫展其為痛恨又何可言此身未死粗立於世苟有
可以畫其義以復公德其敢有愛公靈如在當鑒此懷馳莫以文哀無次
序張舜民畫墁集祭邢厚叔文　嗚呼古人謂友道不變者謂之歲寒惟
我與公可有斯言我家兄弟公家弟昆爰自幼學至於成人今則老死吞
劫一官始以德友終以親姻淡成愛存不忝鄉論七月兄亡九月公歿我
以兄喪加之公邮念兄終始正與公同以直立性以道與學五十得官終
老食貧不愧于天不負于人清名勁節可動鬼神富貴功名於我浮雲我
以兄喪寄事于邢望公歆舍不得親臨長號永恨略見斯文　祭范七宣
德文　吳之芳堯夫隱之在陰有何伏獻之在心成禍福如蟻循磨如車轉
較量賤賢愚同歸一宿善惡如施不差銖復獨於吾子輙有深惑華世忠
嘉受才金玉入孝出弟妙年式穀源深流長萬里舉足如何一生跋胡退
谷跡食布衣逃名守默少偶數奇多憂足辱既嗇其壽又鐉其祿曾未中
年奄歸泉谷惠迪獲吉未可執信善惡無餘戒哉論篤嗟予縱心去年尤
駛川流之速親友凋零半年三哭離緒雖陳盡心胥目千里寄哀忍聽工
祝尚饗劉學易先生集祭蔡致之文　嗚呼哀哉惟君行已莅官爵有模
楷莊重安和備於衆事而欲焉若不足事機情貌紛其靡遺多端殖義以
自贍謂深固之未易搖兮少債而剛析彼蒼之不寔兮將人事之城也君
之志已乎莫申詎審俟之能知文史足用而華采不售色養雖謹宗族稱
之而窮貧以遐遣妖狀無時不忍與物忤而怨者或瞰其私緊君生之不
進兮又無以善其死毋安季子妻返外氏兮女病而無壯于懍然單棲魂
惽惽而俱往兮卒無所止昔官守不祥遭故者實多惹改築以即利兮意
且如善人何曾迪君與禍訟兮謂善不善者非耶嗚呼哀哉君容悅如故
兮音欬款其未歇聯車騎銜杯酒之不可再兮獨安取彼異域肴寒酒薄
君其多吐而強之兮遂於此乎永訣　祭韓揆之文　嗚呼士之逢時資
植本原猶其遇合繫命之佳公抱利器舉無留難材養積甚歸聽孔謹學

綠眷知戊對異思寢語綢繆錫馬既蓄綴自西征來騁東軒攬轡驅車封
劇撇煩豪猾遠屏民刀用寬我雖是豊我稍是完謂茲趣裝歸侍禁垣典
領事樞運駕騰騫誰使奄忽中書祖犇雖帝識公公實自論誓不徒報捐
軀喪元遇事感激前靡險艱夫殺棄食夕揭氣殫盡瘁以沒此心如丹嗚
呼哀哉雖我衰宗早接世舊占籍封圻契公話言藹然疾病枉駕在門視
我砭艾情義益敦豈其異軌揭爲警惡客來就車食不終飧幼孺號呼泣
血權肝更卒隕淚閭巷永歎百身可贖往和天閽我獨痰臥莫撫公棺有
騰中奠聘涕汍瀾嗚呼哀哉 祭王彥祖文與一人同祭惟公德嶷材茂
踐揚高華服休五朝受祉百歲名臣之後風流頓還玤公來歸永有聘望
數會之隔脩然不留奄棄東離空號左歎嗚呼哀哉凡我里社家凋襲芳
興聲同悲寓此危酒嗚呼哀哉鄭俠西塘集祭安之文 俠以言事獲罪
方竄邪側目思膚其肉而臨其骨親戚故舊有不相顧而安之過我於此
美言厚禮既歎且喜蓋未嘗識面而一旦相值情過戚屬治明化之堂以
居我曰使爲介夫得罪予之顧也當此之時有識如安之者幾人耶風夜
多事竭力盡節誨人不能瞯人不足怨人不克助人不逮朋友有急難橫
身以前當今之時有義如安之者幾人耶惟忠厚明白愷悌忱義謂安之
宜眉垂白耄尚享榮祿豈意至於此而弔公之柩拜公之影哉天涯一宦
猥指三百內外之給其貴相直俸廩朝入夕計夕空義不居財安之爲甚
靈輀北還貲用無數子女幼稚其將安倚當今之時復有貧如安之者乎
公嘗語予曰所以區區仕途當得榮贈考妣斯已矣而甫升朝序遽掩靈
棺斯願未酬黃泉莫慰當今之時復有不足如安之者乎然則所爲如彼
所遇如此天之厚報必在公後以聖淵之老成而諸弟能服膺先生之誨
言豈有男子十數皆堂堂數尺獨恚公之後無挺然立於時者哉惟羈旅
薄宦所以遇公者未久遂有終天之別能無自痛而嘆夫良善之不甚章
於世哉尊酒盤肴致公之來飲之食之如平日也能無以其微薄而鑒其
誠心尚饗 祭梁邦憲文 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生者爲行人死者爲
歸鬼歸乎道而已矣惟道汜洋天地旁薄日月故骨肉一歸于土而神氣
無不之矣夫拜憲於此又何主之喜而死之悲乎然而颸怒林草木摧折
芝蘭梓漆則衆所嗟惜以其材之美而不極乎用耳若子之摧折芝蘭梓
漆之於草木也侠忝與子友而又辱在姻婭知子之美而見其用於時者
未及毫髮悲焉寔寂其孰能不惻於中乎嗚呼哀哉豈有白髮之親膝有
垂髫之稚飄然振襪千里而歸方茲病苦猶時不能持觴酒遺傍一尉且

弔子之老母推子豈子之本心也哉故遣兒子前致香茶之奠而述情以
文伏惟尚饗劉龍雲先生集祭鄧通直文 嗚呼誰豐財稽德則厚君裕
於德乃不財懼爵以恩錫美能生存君倚于福生以爵聞孰昌其生孰嗇
其盈猶百之年及中斯止麻源之北章水之東有翮歸旐髣髴音容人之
當然天變回允足慰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曾肇元豐類藁
祭張唐公文熙寧六年六月維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夫實訏實堅實
茂彼嗇而予我有不惑彼嫵爲朋我肆而特我抗其難維汝之默始焯其葉
儒林禮官通碩其實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久在序
告疾于朝退長南服里無嘆聲士女鮮穆以老得謝傲其歸裝車御未驅訃
聞四方雖予老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婿又託婚媾實肴于豆實酒于觴馳
辭告誠雖以永傷丈同丹淵集祭張時仲文 其向聞時中以親老得此宣
惟自喜於拙者有所蒙賴他人亦交書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爲僚相與營
治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留越宿遽
聞以時仲不起驚嗟久之涕淚俱落因念昔者嘗同師歷義均友悌後皆
從宦間問不失每一遘過傾倒肝膈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
一郡私心常謂幸從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日之約而遂成終
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已九十積善至此反令哭子天道何昧嗚呼
哀哉某承訃之辰顧一樹撫還視守印去不能得行徑西望神魂飛散徒
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知之耶況必有靈當歆之也王安石臨川集祭虞
部之文 劉敞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之達我所顧窮吾所恥
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奭皷相見悲喜輸吾肝膈
異逆其避衰老解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令少止謙然爲辭遂隔生死
寫哀一觴嗚呼已矣蘇穎濱集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
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
年絳壽未艾猶留連列郡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
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夫循涕道路興嗟其
此綴末姻仍叨屬部哭言未接涕泣長詞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長短得失何貴非病惟公少年闊略細行從軍西
方驛悅隣境手捋虎穴足踐荒棘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伏
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盤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詔書再
駕沒齒馳騁嗚呼不飲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鐘鼎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群
騎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如之不知奔走弔慶寄莫一

觴孰為悲哽尚饗。蘇東坡集祭王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𡨋滿前。覺而無有，淚下迸泉。復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聚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經。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胃隱然。攜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感，舉我一觴。嗚呼哀哉。　祭曾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譁呵。相揖于輿，莫或違之。伯氏之南，見公將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遠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跂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騃犢。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吉不祥。凶訃在門，妻紀肝腸。諸子纍纍，荊剝衰荒。公嗜讀書，瞭于大詞，亦達于政。貴雅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殯門，見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享。畢西臺先生集祭張應之朝奉文　生而死，乃理之常。如應之之逝也，獨為可傷。嗚呼。應之官學有公卿之志，居家欲衣食之穰然。諺讖災疾，低垂連蹇，不釋於下位，而孤兒幼女，婦隸殘獲，僅絕於糟糠。豈惟居官治民，鬱抑掩塞，不得見於施設，至於私門之願，子孫之計，亦終負而不償。嗚呼。應之嘗悲人之死矣，謂區區於是非，眉眉於得喪者，為可笑。而吾復悲應之之亡，則夫得喪是非果真不足以芥蔕，而後來之士，猶奔走出力而遑遑，將知之而死者與不知者有間，抑知與不知同歸於盡，兩失而都忘。故自應之之卒，交游執友，失聲出涕，雖輿臺隸卒亦欷歔感槩而不自禁者，此乃應之之所長。想音容於平昔，接神靈以馨香，反袂掩涕，固人情之不免，而死生禍福，則離聞而茫茫，伏惟尚饗。范忠宣公集祭范蜀公文　嘉祐之初，仁宗弗豫，國嗣未建，四方震驚，群公咸憂，寒心噤舌，孰不畏禍，相顧莫發。公為諫官，引義自當，國之憂危，我以死當。上章天子，清選宗室，擇賢而儲，時不可失。疏入不報，在旁股慄，騰書大臣，聞譬禍福，我擇死所，違他是鄉，非常之為，中外遑遑，一進一退，瞻相低昂，公心如山，公語金石，章十有七，一意始卒。言不時孚，卒以去職。烈烈英考，繼天而王。嗚呼我公，寔發其祥。熙寧之初，有政有事，有利有害，譁然大議，孰不知之，孰先言之，匪言之艱，而身孔危。公曰我責，上書列陳，如彼蓍龜，協謀思神。公言益切，沮者益至，公曰我愧，身用言廢，遂請致仕，沮者意行，乘為詩詠，匪謗伊禁，脩祿計家，纔六十餘，孰不事君，退羞以居，唯二大節，人一有之，足以不朽，而公優為。詞賦文章，為學者師，清淨恬和，無有吝疵。二聖息

賢耆老咸仕，起公于家，公謝不至，穆穆衆德，獨公弗臨，唯俾搢紳化我遐心。國業無章，邦廟弗燕，公之審竟，匪學自天，推析毫絲，至于窮年，將沒之歲，以樂來上，國有和聲，實治之象，道德壽考，孰與公鄰，不卒用公，憾有斯人。某忝拙晚，奉公遊出，處義同，辱公我收，于許于洛，燕歡徘徊，一別不再，聞訃而哀，一時老成，零落山丘，豈惟交知，邦國之憂，寫哀斯文，涕泗橫流，尚饗。　祭王中散文字不疑元祐二年五月　唯公國士之秀，相門之華，行著溫恭，道唯直清，老盡已養，外忘寵榮，退就閑官，沖淡無營，夢與兆山，逝川莫停，仁者宜壽，公享遐齡，德必有位，公登列卿，積善之報，子孫繩繩，在公無憾，善人咸咨，矧其朋游，涕泗交頤，絕絃有恨，廢斤抱思，祖奠弗躬，葬紼靡持，義以言，公知不知，嗚呼哀哉。陳後山集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修于鄉，而名昧于世，豈君之澤，而人之蔽耶。世不識君，苟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于石，以播厥美，使孫如子，君則不已。國人之思，奠以送之。秦觀淮海集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偏，不見瑕玭，器量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羌虜唯唯，豪許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屨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誰孰云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謫如苦絃，承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毛東堂先生集祭鄒庭誨文　石渠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携盤桓，寂寥至今，漁樵所安，尚意山間，人必有與，下乃君廬，長廊甲第，記初識君，在稠人中，孤蹤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盡，定交尊俎，豈唯姻婭，氣則如許，予才闇簡，寡諧於世，所賴得君，差強人意，奮髯高談，氣蓋一座，有非吾曹，瞪目欲唾，君真偉人，秀眉奇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託於酒，日飲亡何，衬衣岸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熟，不樸不固，元和騰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脩然，形骸之外，名利之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笑以沒齒，君年不足，行樂則過，胡用百憂，齒搖髮墮，羨予西征，相酬以酒，酣歌悲壯，起舞為壽，予為此別，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款嬉，予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萬酒君堂，予自吉然，呼君不聞，是豈酣眠。劉主史集祭王正翁文　嗟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昔公之起官臨川也，予往江心瓜嶼餞之，曰公仕矣，且去鄉里，其亦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願賓力焉。公曰吾仕矣，又何求，然吾他日歸顧，未有廬可居，當公

受我盡爲我經營之予曰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宮室是勤室且成
公亦代有日予因蚤夜望公之歸以寧其居也而乃沒於中道也耶其記
我以居居成而不能從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之子將以公之柩葬于西
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侍母親往以薄奠祭公于新居之正寢惟
公有知其聽斯文以審我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馮縉雲先生集劉雲安
祭文　惟靈士夫之賢如吾禹川交游之中一二數焉宣和之末爲浯石
縣枝識英姿殆十五年歲在丙辰僕宰丹稜君在遂陽音驛相連通夢尺
魂書記翩翩迨于丁巳我來日邊躋蹬之蹤踰歲而還始入瞿唐君至雲
安邂逅相遇可以親聽君則順流我舟逆牽款蔚參差心無由宣猶謂異
時境接雲煙沭其餘波浩乎川淵挹其清芳郁若蘭荃一見之期猶有可
言嗚呼哀哉僕未之官公沒已先風昔所冀忱隔九泉公之尊親華髮被
肩公之季弟在公前公女未嫁公嗣未傳胡爲速化不仁乎天丹旐沂
江親哭在船銘我悲思薦以蘋蘩禹川何許涕泗潸然伏惟尚饗蘇適斜
川集祭常子然文　烏乎詩禮道喪僅不橫顧以得爲榮以夫爲悲陋矣
稽古躬利秉時君商賈於斷物苴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
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倚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衛吾氣檢如資

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諭無少畢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遊
南裔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志其賦危光君即世義不敢遺請婚
後人不諫于遲嗟予兄弟坎壈無依方繫囹納公獨見私劑其廉困決其
蕃縣我唱予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妥蛻
而行藥不待賢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簀之言我不
獲知兩楹之奠莫餞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潸想其音聲欻然在帷庶幾
英靈來此一巵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介拾青紫耽
粱詩書如商賈然資身與卑得於古人持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
試而明六經是娛微其英華祉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菑以畬既耕且種且
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嬴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
請試吏還迴閭過紱歌兩已古良大夫推其肺肝拊循煢孤母武陽之同
吾體慮去思勿疑利吾棲粗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春
年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端居左墳右典東瞰石渠鄗里化之訓
其稚雛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既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瘝然清臞隱
几而坐胃見衣隔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裾搢紳漢涕塗
巷欷歔聊陳一奠佳致生芻楊龜山集祭某人文　元祐之初公方妙年

氣吞青雲駿發謫(?)悲惟時先公均勞于藩府門未登謁辱薦擢自茲以還
始從公游頃頻相與歲律屢周予行闕蹤就時不逢蠖屈弗伸卒老于窮
已而退休公亦流落畏途崎嶔如燕巢幕二十年間江湖相忘却掃杜門
莫尋聲光竭來南徐遇公江潰披腹道舊情好益親公之歲寒謂宜難老
云何不淑遽聞凶耗天高高胡不憖遺追念平生涕落交頤寓辭薄奠
以泄予思公乎不忘其知我悲史林楊湖居士集祭李觀文文　惟公志
氣自強從古群儒功名疾懷在困不置生(?)以謀身亦將救世故百姓之譽
不約交歸而祿位之崇遂居吏試出師三州歲聲正厲請瓊琳宮辭劇就
易宣黃閣紫樞天已倦游而赤松黃石將從休慧謂宜永年奄忽長逝何
天假之才而不以壽異也林主國既尚及同時雖微雅故俱值時危聞訃
三歎何能不悲遣致薄奠其靈鑒之嗚呼哀哉尚饗彭汝礪鄱陽集祭史
親文　彼殖其財利式倍蓰君非不力既成式毀徒執其子後先未紫君
獨不獲豈於沒盡孰曰不彝善則富矣蚤聯姻婭聞訃是悲既祭則誠文
以侑之播芳大全集王介甫祭王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
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
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今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

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撫膺一慟心摧
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杜慶州文　嗚呼慶
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
子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楊公後來東有勝於明昔飲同堂今其
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歆一如主嗚呼哀哉尚饗陳了翁
祭鄒餗之文　嗚呼餗之宜其鳴也華藉自足巍鼎鐘也宜止則止艮其
躬也有物有常家雍雍也彼藏彼否黙爾容也孰壽孰懟(?)致乎中也幽而
一薦志在顛也射己之鵠審其中也棄彼所爭不與同也迫禍無介而自
通也其積彌高不自窮也其劉彌利飽磨礱也志道則士耕則農也齊戒
其年頭晉豐也洛口之別再呈終也我懷魁魁不吾攻也眾侮而逝來益
恭也孰不彼信獨由衷也火勢炎熾堅不鎔也泒流分浸趨必東也詩來
了齋手自封也聲積吾前氣蘭芳也讀而味之俊可充也歲寒不易從挺
松也遠望骨樂顧未從也故不少延棄我終也隱几坐逝沒不窮也不哭
其有覆堂空也依嗣絕跡憫不逮也卒以歲計孰汙隆也人主流寓猶決
遂也谷無停響隨彼聞也眾耳嘖嘖聽獨聰也問美聞去示以聲也主元
不蔽歸其宮也儒耶佛耶一視融也嗚呼尚饗　黃魯直祭徐德占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獨先天工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之毀譽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來之詩天子與見晚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事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毗贊氣吞西州縣之爲繼世天其翼然九萬里未出戶庭山獲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豺狼甘心巍巍堂堂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孝聖制作斯大顧申公之無奇佇臺遂以爲柏梯師十萬嘘屬計中山語上聞天光震動嗚呼身膏原野而葬衣冠於故土覩遺先舜而即萬鬼以爲鄰自古以爲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惴其慄嗚呼奈何酌酒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聲有淚如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光君獨何之嗚呼哀哉昔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瓜葛不我遐棄元叔無恙我竄荒遐于黔于夔極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悲難其誰羞與賓瀛萬里遠客來寒來溫仲良之義如元叔存我病荊州幾死衛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別忽聞計音尤此豪士使予霑襟白髮在堂不當棄去有子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在義不傾我與元老能立君名詩歸上冢不得身往寓其一觴君其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因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執物自勝足以立我凡者逵而歸全謀無地以棲禍方燕及於來仍閉門戶之嵯峨忽厭俗而去仙遠白日而晚昨亡吾黨之龜鑑哀楚之傾陽伊曩詩之倦遊貴就聯而坎坷遂枚劾於顏尾置積息於寒餓來胥疏於江湖託有屋於春蕪執盈虛以化物取棄葉而致影問江嚏之有秋上橘柚之歲課閒亭觀之百種學祿竹之萬箇囊餘月之不試故優裕於翁播據几杖以彷徉樂知識之來過味寵公之幽禮獵有物於石火歲三會之渚灘託初志其不往雖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盡髮踈而悠然生哀氣而不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危貨彼閒公之清風亦何面以承唁初不肖之及門華諸孫之狹愜公慈祥而愷悌獲聞教而侍坐歎歲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涓隨湛樽酒其儀寬列群悲於楚些嗚呼尚饗

祭李彥深文

嗚呼彥深笨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甫門風雨安取數仞之堂體狐貉之溫而不恥縕袍懷絮知貴梁之味不厭脫粟寔終一世而泯躬肉不戾其可屬維相知之不足始傾蓋於汝陽杖籌叢之瑣碎見繁簡之孤芳況深而敵學易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親衆非義而不害通人情之難堪既推析而愈剛號饑寒之滿屋仰歸鴻之南翔擁群書而寤嘆檀榮觀於文章論若

人之豈弟謂百歲而康彊忽靜寐而不覺問歸來兮未央吾觀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爲鄰嗚呼虞氏之不爲政久矣士不厭於稽㯶圍窮以執世晉人至今傳其惠康身與嵯峨共盡名與日月爭光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忍癡孤與蚤孀婦弱女而教男定子宅于南山之崗有謝公之知予固特達於珪璋在吾儕之可乃尚終與肴具潔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飲食之淋浪列樽滿之花燭呼五白而繞牀儀神理之不昧以斯文而來臨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必赴人急難秋陽皦皦奉親色難慈友諸少家人禦齊門巷灑掃築屋聚書延聘師表青青子佩如魚游沼凡厥富室乾沒據君常晏然萬鍾忽秒壽母令妻升堂宴笑慈以旨甘歌舞妹妙里人欣欣皆謂之好橘梯李夏舍有鵩鳥屏藥治歸光夜無燭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蓋棺事了生榮死哀誰謂君夭我遷黔戎形影相弔衣我食我歲使交道立焚望山雅江廻繞屬群羞其氣結天杪平生不昧尚饗磬醱嗚呼哀哉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黃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大奪善人今賢愚一詞自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至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夫之誰能不悲君材齊敏綽達世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雍容和平不矯已譽事不後時物無復情庭堅在僚傾蓋如舊琳辱君游義無谷友平時相從尊壺笑樂勸善舉過笑言啍啍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聲安否借問宿昔于不過我我必往即萬事渠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奈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祖莛一觴其淚如雨尚饗

趙承之祭馬處厚文

我思古人世遠莫即堂堂馬公生有道直我思仁祖英宗之時堂堂馬公吾及見之沒黙在朝蔡謨冀義于產治民沒有餘惠堂堂馬公兼此數器衛武雖老戒慎愈篤予公有子高門是卜堂堂馬公饗是全福昔帝嘯咨並起耆老嗟來馬公厲神是保誰私黨仇刀判同異公老而歸亦以頹廢明明天子建中靖國還公故官聞勞以力公不愠喜曰維順天天不我留去之超然昔我先子佐官朔方逮及不肖亦升公堂天降唐罰光君棄今公遣使人來撫諸孤感公之恩禮不即死公今云亡我亦誰恃先民有言罔罔敬之我不勇往頃其厚而尚想平生薦是牢醴事公如存我不我替尚饗

崔正言祭王正儒文

嗚呼元豐之初君來潁濱君時尚少姿已不群自我見之吾三十年約己小心吾無間然君既出仕我竊科舉各天一方乖其出處曠絕音儀刻詣笑語我後三年寵秩陜西間關千里見君京師君兒益豈踦

初見時謂君貴富又登黄耇我哀我孱豈復能久建中改號我還韓城見
君之季以及友朋云得君書遂還里閭匪朝則夕見君之面從此五日我
謂擇之云有人來君病甚危血釀于嚨雖已獲治再弱其足又縶其臥季
往視之單馬疾馳中見覺師訊其安危曰君無恙笑溢于顔㝡後擇之乃
吉我云夜聞哭聲哀動四隣起往聽之君家哭君見君仲父曰是廷枚來
慰其家相持慟哭我聞震駭搏掌大聲岌岌若今而殞其齡如我多病反
餘其主我聞君母緯有賢聲玉潔霜嚴古之老成克齊其家又撫孤子君
雖闔棺可以無事君其有知聆我款言尚月一來飲此醉尊嗚呼尚饗
余俚祭崔正言文　先生爲行之難如山峯巒竦天嶙峴雖世無自尚能
仰觀爲詩之清如水雪冰歷清瑩明雖世昏濁亦知悟醒嗚呼此特過棄
萬分之餘屈而不用見於窮居困已舉世特立亭亭鶴孤高視古今猜之
爲徒豈特爭衡兒輩坐雄萬夫者也猶有論議隱隱硡礚疾雷震霆戰
骨驚誠邪醯佞擒豕蕩朋利於莫耶堅於甲兵獨我輩人今絶於聽聞恨未
一試敷之八紘既被召用置在諫闈公策病起勇不可遏平生之懐有詩
一發堂堂三疏峨若日月百年姦魁以視嗤喝出芽遂熖刀揮手拔雖百
本一蹶而海內響動萬衆訇訇邪情崩沮睢畏氣奪天胡不假遠爾中奪

大川特瀦精雄何析嗚呼哀哉雖非不壽猶未七十何前日不死而今日
死也嗚呼天乎其有意哉其無意乎其不爲公惜乎其不爲蒼生惜乎予
愚無知不足以知之凡我親舊痛公無傒惜公田園無所畀付雖出於恩
義故惜與平昔所歎慕要是以小人之腹量君子之慮死者泯泯多寡何
歎萬世之下當有知音有識之士式公之門表公之墓奠荒圍一須裘穴
數畝禁來樵卻狐兔之足語也顧予何今愚鈍莫比天下知音一人而已
公自長年來婿吾姊我時垂髫猶未致齒聞其誦書知非凡子嘗謂予曰
嗟此千童本但是來耳嗟之歲年必自雲起至于成童伴公夜語試我文
章屬以詩句公乘燈螢我偶花蛛公大驚歎此語勝我予當以文於世聞
步矣必區區等科舉自此吾文必以似公公之賞可必有次第采章摘句
必當人意我既冠手出游太學或者謾予是兒美質覲有成立使之游學
恐遂放恣公哭曰是郎豈大學所能壞者也我既登第已婚元氏或又謾
予是子入仕必私于元特倚若人以覓舉主公又哭曰吾元郎當有識者豈
肯因人求舉哉况所謀負闔目不同也嗚呼此二事皆風音對吾母言者也
我痛念公始母存焉豈特渭陽康公與一知己管仲鮑叔子產叔度之比
也嗚呼我聞公疾方妻喪病不能往視門通公使吾妻適死不能慟哭患

雖相遺而力無禮負愧已餘使有泣淚淚下如綆而不知止也公召諫宣
我亦御史拉我同行庶幾同心念其貪病貸之白金我不敢承歸公衛女
豈不敢自愧于幽明者也幸坦今病少間遣哀一誄以陳平生言之不文
亦或見情嗚呼尚享　實公哲祭崔正言文　嗚呼德將汝穎奇士鄉之
先達苦節平生無遺毫髮介介自守與世勢闊欣然言笑於我投合我來
鄉居公踰五十行成石喬氷玉剛潔我近四十髮俱未白老壯相從情款
意洽於始見之相得眉睫邂逅閑談一語三日閒捨而去游宦遠涉反歸
如初期我巖穴昨在已中暮春之末過我園林相共飲食我追逐㝡次日
先發公後旬朔負補遺闕相見京師公居言責賓客延門冠佩奕奕豈不
思公從容平昔慨念肩宇久不獲揖入對天子昆弟往謁謂余不來乃此
一月遂解衣冠坐其懸機語欲更僕日既西夕山城幽居目放泉石去吏十
手解縱鷹擊墨徽累形百骸未伏僕悍鞭長群馬馭捷天衢九達夏日赫
烈熱風震壓懼此痒鴻伏枕情情呼欲益尊迨五十日病以增劇二諫大
夫助之諗疾天子曰噫舉盡朝列孰如老成剛腸勁節方欲倚之言動天
聞祠于琳宮職于延閣畀以優閑庶其勿藥束裝戒僕疾且向革吉命臨
門是夕殞殁張范擇參愧以死託懂有不知謂余周急後有餘齡此有行

業無以實余聊厚非薄明明茲言理無構壁歷問他事一不肯屑平生所
學日所製作人隨去取無復留蓄故所上事世務指切并近奏牘則皆不
存慨慨在床以待咎刻孰視火之無可言説中心了然迨至易簀奚爲旦
化安眠安蛻棺具既堅兆州紵漆朝衣入斂餘從不設兩街出肆取慕撞
轄背力是圖旅襯是絜都門之道坦無阻埋水潦未降無泥可汨滞泗長
郊不久引續余待朔歸後乃至邑南圍杜蓍方爲痛哭弔公佳倩女父出
適來自秦中哥其父程夫婦銜恤祠公故室長先祖考並用家法出財襯
僕精意齋七卜三浮寮土百尺營冢是封植之剛柏嗟余之衰俞望是
後指力不蔑文貴大塞晏晏高原歸安公宅人世是非無夢黑白妙理所
盡有踰莊易嘗爲公言公如默識因禪中人形幹枯槁世味泊然少所愛
著公乃其徒早自悟入淵濁世間那復遺跡悠悠斯心無足念嫉情識頗
倒難可致詰羊曇慟哭叩門以寨睠彼山丘愓兹華屋兩隨王命今茲歸
骨侑觴以詞聊助摧咽尚饗　見說之祭崔正言文　見形質枯槁而大
章英蓋言恐忤物而積患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悛嗟遠宦沅湘觸詩思於
煙霞身雖老於吠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若無能而畏人今識者譽聞以豪
詩遠而求之黄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降與之類耶庶幾

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逮於晦蒙身偶萬運上皇有命執
憲馭屯匹馬入門遽不待容天子夢寐賢哲召禍誅列兄曰時哉檻不用
折膺然楯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蹕一對病卧累月卽舉餌
而禘罷奏章疏以稠疊猷不有言恐莫見如枕首仰筆裂帋以書詰朔難
間哉勇有餘豈不懐歸山下斂塵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誅臣傍徨黜名上
章斯臣宜留病不可殭使其辣悩侠死周行孛蒙恩賜兢主故鄉天子曰
咨古之淳朴以疾時闒冗之龍闥示予會賢侍膺勿亟俯爭命以再生宜
巫咸之不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性鶩朝露寧論夜壑説之少見二歲以
見事之名同書於邦籍情每見於危詩令也兄兄我以逝顧我主之
能發特乞歸於其頼乎新松以晝悲當萬秋而百感摽苦泯而一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五　四霽

祭　祭文十三

宋楢芳大全集 黄叅之祭梅卿叔文　惟靈慷慨正直得於天資莊靜亮
雅履出流輩種學績文優游乎聖賢之域砥節礪行周旋乎規矩之內奉
親長著孝友之風飭子弟有義方之誨緊厥德之純備宜享齡之永艾胡
六旬而甫及乃一疾而遽然莫能詰造化於小兒殆將任勞逸於大塊某
等怡愉骨肉縫綣愛情茶甌酒盞日聚時會感佳節之過眼悵音容之何
在憐黄花而無色對西風而一酹嗟物是以人非覺肝裂而腸碎飲此恨
於終天想英靈之不昧嗚呼尚享　祭商通直文　嗚呼蒼天喪我耆德
邦人諸友莫或矜式惟公操履舉世所難末俗波頹砥立其門雖刀之利
人所競馳而公湛然若無以爲一經教子人曰不切而公終日食不遑喝
乃闢義齋于室之西擇師訓徒邦人是依有子八人頭角嶄嶄談經鮮娟
議論不凡天子有詔廣學育才天下之士于于而來公命諸子勉之于庭
士而懐居烏足成名着鞭爭先不踰數年蜚聲上庠仕路聯翩公以子貴

薦膺綸命人皆曰公陰德之應翁媪相對蘭玉滿前人皆曰公五福之全
今其往矣公亦瞑目我輩鍾愛能不慟哭斗酒爵公如將見之公如有知
其鑒于茲嗚呼尚饗　祭鄭大著文　嗚呼理固有不幸而幸當然而反
不然者其顛倒不可曉未有如公之甚也公之所學顏子之不遷怒不貳
過也公之所養孟子之至大至剛以直也公之操履大學之所謂正心誠
意儒行之所謂特立獨行也以愛親之心愛君以正己之學正人除惡一
節始終之心表裏一致此公之所優爲而卓卓乎聖賢之域也僕視公爲
畏友公亦喜僕之無他故相信愛獨深有善必告也聞過必諫也庠序肄
業同也館閣校讎同也僕之塵忝偶先公之一年也公之補郡亦相繼以
去國也去冬僕將之官握手道別無他屬也惟援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之語以相勉也僕既汩汩旬來且逾半載每得公書寒暄之外
則節欲防癉而已體國愛民而已世俗獎借無一辭及之也嗚呼今之所
謂士大夫其有賢於公者耶死於國死於病吾無憾也豈謂一世英俊而
死於草木之變耶僕始聞之而未信也意公以直而受謗也中信之而猶
疑也意其薄傷而終瘳也既而的且信矣羞湯泪交下竟食不美者三下
知其幾旦夜也嗚呼公竟殞於是耶此僕所以哀其説而不可得不免衆

而歸之不可曉也。僕非為喪友惜也，為天下喪賢士惜也，為朝廷喪直臣惜也。想夫一時搢紳摧氣，海內痛心，蓋不獨僕之惜之如此之深且切也。抑又聞之前輩有為幽明逐之說者，謂冥司主斷，必求天世之志亮正直之人而為之。吾意公之逝往，或者公為是耶。公之母老而慈，弟才而慮，婦弱而淑，子幼而孤，相與求公死之說而不可得，盡亦以是求之。僕抆淚海濱，宦情雲薄，一觴寄酹，形與神馳，公其噭噭於此耶。尚享。

孫仲宣祭鄒次魏文

嗚呼，嗟我巷愚，屢屬罪吾，白首龍鍾，扶界南土，交親解散，磨走狼顧，如避垢污，捽臂而去。病卧空山，一室環堵，爭席滿前，誓天爾汝。之子英妙，文中之虎，携書衘袖，過余逆旅，議論壽出，稽經引古。西階東序，尤罷十鼓，翰墨之場，群猷俟俟，引脰一鳴，千鈞射鼠。我老歸耕，十變寒暑，相望一涯，二江之阻。被襆囊書，獨行踽踽，惠然顧我，漢陰之圃，倒衣迎門，喜於欲舞，促膝晤言，款難炊黍。訣別幾何，俛仰再撫，千里訃聞，方食失筯，豈其夢耶，而遽如許。老人無徒，吾執與處，子有齊室，圖書之府，製名耘業，義取韓愈，書未徵銘，樂石之積，遺墨爛然，尚祕箱笥，大成欲致，未及子睹，捲卷驚呼，老疾如雨。子今在殯，寧聞我語，庶幾挂劍，徐君之墓。嗚呼哀哉，尚享。

葉儀鳳祭飛英子文

嗚呼飛英，命止於斯耶。吾不敢悲蒼蒼，恨冥冥，不生子則已，既範子形，又賦子才，柰何子之壽遽止斯耶。子以少年豪邁之氣，可以貫白日，凌青雲，蓋將起日起家，夫何一跌秋闈，枳棘有恨，竟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暗損委於風沙。嗚呼飛英，古來才大難為用，志士幽人莫嘆嗟，子安知其終不售，乃鬱鬱消悶一至於斯耶。嗟子之文，妙參豪施，張陽和於筆端，筆端之樹皆萌芽。嗟子之賦，飛霜長露莫能逃。嗟子之詩，池塘春草何以加，雲山之會，萬里圭璧，赤城之巖，萬丈雲霓。惜乎不為封禪書，不作洛圖頌，柰何樽爾腸，柱爾牋，抱萬卷而為庶耶。嗟子之筆，龍騰虎挐，得手應心，不模而佳，行行春蚓，字字秋蛇，非顛非柳，邈然一家，不書磨崖碑，不寫洛陽賦，柰何捲銀鉤，收鐵畫，攘臂奮拳而去耶。嗚呼飛英子何往乎，雖往而神不沒。吾疑天上玉樓成，地下修文闕，不然紫陽真人路星宮，玉皇上帝頒祈札，夫何德星降此酷罰，靑帝春盛竟十八。嗚呼，疑爾神駐爾車，小試為我留須臾，敢再拜而三奠，吾汝曰：自古之初，靡不有終，董常以弱冠死，顏回以壯室殂，冲昔悲之，其曰吾何，宣已足之，初曰天奏子，子以董顏之賢而壽且不及，矧無譽望之蓋而蚤試，百齡嗚呼，元英子何辜，傷如我者古未有天如此乎。吾言無此言，不必文，此意不必擇。嗚呼，汝知之乎，慎然鼓聲登堂，既徒踏紛紛，淚搵趙偶，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月淡管席，風清綺疎，銀釭孤映，琅琅誦書，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司月休假，詩酒相娛，笑語琴尊，滿堂歡呼，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嗚呼飛英，得無悲乎。天陰雨晶，欲一覩子之面，可復得乎；空將步目，欲一執子之手，可復得乎。琴劍縱橫，于澤如故。嗚呼飛英，往去此而死乎。子之待庶，一切廢置，問則詩書，惟慮學殖，吾憂子之然，吾歎子之死。造化之間，僅有再生之理，則必為名卿鉅公，而續厥志，于之將行乎無疑。嗚呼哀君，吾以枯禪，余聞此語，嗚咽哽塞，嗟此天地之北，其山川之氣與昏工此。綠苔淡千頃，春柳鵝黃兮悲萬結，春風兮百喜花殘，吾歎人兮千秋永訣。痛割腸而欲斷，散遍肝而欲裂，心寸寸灰，淚泣滴滴血，人泉深處，聞不聞，有恨終天兮。飛英此別，嗚呼哀哉，尚享。

汪彥常祭俞武節文

嗟予與君，同一甲子，少而周旋，今則三紀，况連婚姻，情莫君比。中間倦遊，雖見無幾，見斯忘形，笑語終晷，稍相離群，書緘盈几。比聞君歸，自適生理，客冬衆腸，客去掃執，問嬰微痾，旋即拜起，云何訃音，忽到余耳。嗚呼哀哉，惟君之文，貫穿經史，揮毫詞場，觀者血指。惟君之材，實中煩使，一官竟行，三仕三已。余年早衰，世味如冰，三靈之陽，日扶松梓，頗遂印章，同瓔屐齒，登山宛然，君則已矣。嗚呼哀哉，人生百年，曾不旋踵，幾人如君，卒以樂死。濁醪一樽，寄酹千里，屬辭寫哀，弁用當誄。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學同舍文

嗚呼某人，命止斯耶。以君之年，如猗蘭杞菊，方欲擢秀而遽摧其芽；以君之才，如連城玢玢，方欲追琢而遽裂於瑕。刻君之慈祥愷悌，尚友之久，而中道奪去，其誰不嗟。嗚呼哀哉，人生世間，如沫聚水，合散須叟，寧有定體。嚞臂鼠肝，均在鑪錘，方生方死，其樂等爾。子逆其初，何足道企，但悲夫北窓之間，几席蕭然，霜月明秋，風激，想夫音容尚存，而人則已矣。况於家山阻深，夐絕千里，壽親在堂，誰繼甘旨，室有孺人，今則誰恃，旅魂孤氣，何日歸止。興言及茲，殞淚如洗。嗚呼哀哉，悠悠百年，壽夭一訖，死必有所，在子則窮。白馬素車，軟皆交情於元伯；雙鷄斗酒，聊陳哀酹於橋公。嗚呼哀哉，尚享。

王國錄祭鄒狀元文

惟靈處吠畝而志在廊廟，以韋布而氣陵公卿。成均獻書，天子色動，金鑾綉筆，雄豪騰驚，筆閬詢錚于宇宙，高文烜赫乎著庭。蓋其學本仁義，故無詭說；行蹈中庸，故無矯名。方習俗之澆漓，賴公執古之禮，行古之道，以藥其既病；方士風之委靡，賴公其操也持，其論也正，以文其將傾。含香蘭省，姑試其攝事；剖竹名城，將觀其治民。如鵬之飛，勢摩九霄，胡為而遽折其翼；如車之載，日適萬里，胡為而遽跌其軒。雖公之精神同流天地，固不恃形而立，然公死之異，遠近傳播，孰不驚嗟

而涕零其子又詣色哭哉隔幽冥菲奠告哀蓋亦傷乎吾道之無人尚享
又　惟盡不遠之後由顏而得欵視聽言動已常自克至大之養自軻
而傳故貧賤富貴氣常浩然布衣陳事而敢論時政之可論以詞坡對策
而能言諫官之未言小人以懼而君子以恃士氣益增而吾道益尊何承
明之厭直乃力求於禱藩何述者之在遠而节者之盈門豈非以直道處
世者易以罹人之機穽欤神運而解者亦所以全其天某忝同會選叨在
盧前屬予多病賴公着鞭以塞學校師儒之責以酬君親教育之恩哉聞
凶訃如失鍋原含哀菲奠少慰幽魂尚享許景衡横塘集祭王經國文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為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間奔走州縣
人皆公憐公獨不倦凡我長民以民為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鄰冦猖狂
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其汝守礪兵蒐卒以固吾圉賊鋒屢接民卒按堵
豈惟吾邑旁障吡境德萬雖生惟公爲命天子嘉之能保我民召徹甫下
而公訃聞搢紳齋咨論著初終恩䘏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
遇事而發功立名顯矧吾經國豈弟英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
寔同臭味而公所造非我敢跂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雲飛川駛此獨不亡
尊酒相歡今奠一觴嗚呼經國烟若平生　祭王義夫文　嗟我涉世了

無一得天寔矜之界以三益有如義夫王國之英勁氣直辭勗我有成百
練之剛莫施一割把彼秋潦灌于尋尺出處三紀将起復仆惟惠在民曰
吾父母後生哭公進不自營我獨知之惟義之行俛首一邑與悲父老胡
不百年福祿是考嗟予沓塞誰發藥之天既畀之曷又奪之念昔爲像兩
河之間傾蓋衎杯綽有餘歡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公語一出獨雋四座哉
月幾何奄忽陳迹邇風北望涕淚淋聰位不侔德雖我亦疑公寔有子天
豈吾欺　祭劉元脩文　嗚呼元脩玉璞金渾孝友孜孜交際溫溫事竟
紛然搢節盤根至于元脩一掃剗煩維昔先公德高丘園不有其躬以燕
後昆屹屹仲氏増闡拔垣簪笏相仍榮擢里門川游洋洋雲飛軒軒各適
其適可以忘言念我季妹早奉蘋蘩元脩友之琴瑟蘭蓀二紀之間欸如
晨昏後先幾何各返九原一時族姻僅爾有存言念及称涕淚河翻此理
尚矣宜勿復論永懷平生奠此一尊　祭蔡濟仲文　嗚呼朋友道喪道
學不明我雖冥頑而得友生偉歟濟仲相與以誠誘掖切磋期予有成今
子死矣悵悵吾行我思子知二墓我銘爾父命我我諾不承未塟蹤越世
人莫聽往以斯文告于冥冥我懷何為涕泗滂霑萬里千里有此一觴寄
剛高峯集祭鄭無悠文　吾母之黨昆弟莫存惟公與母舅姑弟昆念昔

貧含從公于庭自少及壯分甘共苦我竊科第公仍困躓晚乃行祿詎償
素志清節高義窮益可覩矜稚未飽孤貧悲歎持此懿行何福不介壽則
幾矣所享安在前死三日猶寄我書書詞無異謂病其蘇浮生無根倏然
已逝情親契厚寧不殞涕魂乎歸乎旅櫬經從嗚呼已矣豈復見公張横
浦先生集祭史幾先文　嗚呼幾先動以律己儉以成家語人以信出言
無譁鄉閭之所宗仰君子謂之無瑕惟我與公心實相知我謫于南三惠
以書趨慰問勞語華嗟吁今我北歸意則無忘謂當與公一盃相續慢存
辛歲秋下哭散此意未遂公則已亡訃音云告老淚滿衣望公有子力學
未已當大公門少遂公志薄殽在俎清酒一卮公如有靈庶其享之　祭
解帥文　惟公剛而能審武而好文老而不變切則有聞憶我平生初未
識君謫居橫浦乃挹清芬樽酒相樂談辭如雲酒酣耳熱氣凌三軍倒廩
傾囷兩忘主賓嵐瘴所都飲冷食新日積月削病輒彌旬竟至不起嗟誰
與親君居藍田死乃江濱首丘弗獲藁葬此辰肉腐而潔酒醇以清能從
享此有淚濡巾　祭鄭仲遠文　公有治民之才有華國之文有深遠之
度有奇詭之策而議論剛正人物軒昂謂必居諫官御史之員西掖北門
之職而年未登五十官止於九品位不過縣令百未一施罥疾而死嗚呼

哀我堂有老母室有寡孤流離顛沛以至於此嗚呼哀我念我與君義乃
同年情如兄弟不見顏色僅逾年餘平生之歡終天之訣嗚呼哀我病不
及知歛不及哭觴豆之奠遠致老懷公如有知庶或享之　祭虞深之文
嗚呼深之公之爲人篤於中外信於朋友寬以臨民禮以待士遇事不
惑應變無窮識利害之所歸知終始之必爾如蓍龜之先見如軒鑑之清
明挾此之材用此之德以年則當享上壽以官則當位大夫今官止於一
簿年不滿六十一病不復竟成永訣嗚呼痛我我之與公始於學校之舊
終爲姻婭之親情同弟昆義均休戚我寓嶺下交親邈然隻影自憐斷蓬
無托凜乎佳公兩遺問勞書詞懇惻藥物豐備今則已矣尚何言我回思
孀妹遠憐孤兒痛徹于心其誰我慰生男之奠一寫哀懷朱松韋齋集祭
鄭龍巖文　我慰允溪少未聞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維賢宰君不我瑕
疵美疢潛去砭之藥之比稍有聞追悔何及見容則多贊我師德九仙之
別俯仰六年公宦龍巖手書見存知我倦游日困爵宴督以赴銓猶案
寓秊官公卿日訪代期阻闊十舍致予望之重九之書坐然累試翫再涉
句與訃俱至嗚呼哀我公與人交通介之間外同光塵涇渭了然逮於民
政心爲衡石清畏人知不求赫赫勝日婆娑萬事一尊考評書詩有流有

源戾夫吉人宜壽宜貴豈其微痾一卧遂蛻位高疾顛基薄崇墉播惡遺臭形渥而凶公齋令名全歸牖下位雖不充無後憾者樂樂諸孤嗣以畏歸身有吏責往弔不時德義之隆追懷永慨孰知予悲寄此一觴王十朋梅溪集祭孫子尚文　嗟嗟子尚君亡矣夫千里風傳真乎偽乎謂果然耶君氣如長虹貌如明珠才如錦繡語如瓊琚體有四乳之奇目無再閱之書意造物者不偶然而生之必將富貴其形軀豈青春之方壯不壽一命而云徂謂果不然耶鄉人西還訃音不虛謂君初諧和氣之鳴曰更梅翔之餘死於鵩吉賈生之月而地於句踐之故都嗚呼悲乎吾平生道義之故人累為異鄉之新鬼乎自聞訃兮十日晝痛哭而夜歔欷豈無友朋知心己無白雪陽春歌誰和予流水高山彈誰聽子君歸不留孰為我徒長記與君從客聯席於金路之日涕泣分袂於白沙之初付悲歡聚散於一夢閱十年如過隙之駒我匏繫於蕭臺君萍飄於太湖渺天涯與海角歎影隻而形孤前年仲春書傳鯉魚謂將從伯氏於天台必命駕而尋吾念君不負於一諾圖嘗辦鷄黍而掃吾廬望車音兮杳杳夢吾懷兮不舒豈千里之期不可審而行止有非人所能為者歟吾亦謂二人齒髮未衰而後會必有豈知一别而死生殊途天乎痛哉天乎痛哉某罪逆殘生縲經未除不獲效巨卿之執紼訪元伯之輀車明慶招挽君嘗寓居意神魂之或在奠一束之生芻　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田少成嗟乎鄉篤蜚英月評蕭灑宗之風流長卿壯游上庠益馳令名選壓萬中賦高二京單思稽古下帷校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暮景侵尋一第始登宜在館閣盍揚王庭天乎命乎卒于一丞嗚呼哀哉我守泉南君官福清惠然肯來不惷前盟賓主俱病相視而嘆醫藥是急酒杯莫傾猶有笑談以話交情别未踰月兩家寄聲報牘方達訃音忽聆嗚呼哀哉四海之內孰非弟兄君有同僚從事是營署銜孔識長不可得我有官守往弔莫能走隸遣奠聲吞涕零　祭萬先之文　嗟嗟先之學德美才命止於斯天乎痛哉必大之門詵詵蘭玉子方妙齡已見頭角聲蜚槐市蔚為上游螢塩十年一第始收遠官清湘師儒是職南方多士惟子是式紛紛華行彈冠帝鄉子獨恬然不干爵堂侍椽甸昌需次家食胡為一疾竟至於革上相知己諸公薦賢命在匪伊胡不少延慈親在堂壯婦在室兒女滿前百事未畢子可無憾有鶴在原後事可託如身之存散落人間光艶遺蹟集而傳之敢任其責故鄉語别曾未踰年子死我病兩俱可憐凶訃南來孰不嘆息遣奠一觴老淚迸滴　代祭萬叔永文　嗟嗟我公德尊一鄉宗族協和門

闕阜康六子趨庭一桂先芳豈惟一門鄉閭之光賀客在廬弔客倚墻哀哉古人命胡不長家君與公情好相忘婚姻世脩如謝與王一二年來游宦遠方恨不親臨元伯之喪家書有命遣酹一觴　祭曹夢良文　嗚呼我與夢良三紀論交義則弟兄堅如漆膠君方妙齡卓然自立才雋氣豪人莫能及書生事業有短有長君如巧匠能圓能方老詩謝賦賈論晁策聲蜚廣場筆掃訪敵少從明師學有淵源推以教人典刑具存散為篇章敲成珠璣一言之出高晩首華謨業太學君居前未同登科名君相後先作掾嚴陵赫然有譽需次閩泮行將美赴我嘗以君名聞廟朝拭目以觀聳壑昂霄胡為一疾遽然不起命墜人頭乃止於此嗚呼前年之冬我起泉南以書見招至于再三訪君許峯禮畝觴豆送我城南珠玉滿袖滿擬歸來重登慶門訖知訃音中途遽聞孺人孀居婚嫁未畢族大義高必能周卹狀君文行撫君孤遺我或未死其何敢辭追念交遊零落可痛我老君死云胡不慟　祭吳守文　嗚呼乙未之前未嘗胞胎君奚為耶壬寅之後謝去根識又安歸耶六十八年幻界塵勞送如斯耶仕至一麾秦極千金竟何裨耶君子是親小人是疎亦賢非耶所恨未遂大善知識挑發機耶遇此已往未之或知益耘耔耶轉臘回頭霜路果熟香芳菲耶昔我語君圓覺楞嚴歸程皆耶君函烈觀頗亦鵝省覺有接耶目光蕭蕭氣息奄奄遂挾撕耶惜不在旁擬起精神贈半辭耶豈君無朋獨我知君天臨之耶確實之論坦夷之度書所貽耶君深感激記此兩言著此心耶我在武林君在江陵蓋斯時耶兩言雖微萬善綠興毋相嗤耶如君為人匪惟此土舉世希耶恨無知音洞見幽境為發揮耶安用發揮他有一轉寄所思耶度君未辨拔出苦輪自在飛耶十類殊品三類最崇其中栖耶文者弗悖明者弗惑達弗疑耶揮一而處與乙相離亦豈早耶身異性存孤山洪川抑有期耶忽淚徹聲君其知耶其不知耶胡五峯集祭范元作文　嗚呼身之窮達在於命耶抑在智耶命之濟否由於天耶抑由人耶學覩于公竟如何耶少處患難芝蘭萌芽長富文史浸有聲華承考之志克己無邪在丞免之任于朝家起佐二州時多阽危從容談笑解其紛挐仍使六路馳驅騁驊上裕國計下稱民嗟嘖有煩言載鬼一車婆娑散地種柳栽花有臺有觀無毀無譽毋怨毋惡莫憎莫嗟子子孫孫綿綿如瓜善之用也鵝薦有嘉後之年也玉本無瑕遠在命尺濟由材加優我游我人生有涯穎於巨室天高土邈一觴致奠魂其歆哉鄭剛中北山集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尊于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無衰老急迫

之客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爲顯公之有子已貸于天下而又疑翺
酥酪以泚皆佳雍容細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數子者無不視公以爲法
嗚呼美哉某伏念曩時雖與舍人兄弟輩有場屋舊自頋身方窮㧞勢不
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開懷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
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丈人云亡而拘縻寸禄遠在海濱哭不望
帷葬不臨穴遣一介之走持觴豆以薦區區雖臨風愴然有涕如綆負負
多矣嗚呼悲哉尚享　又代人作　惟公安乎脩身慎行稱於州里不以
家貲爲累而以教子爲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貲如故
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擡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
奠聊薦區區非爲悲也尚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乎也皆惡夭
然亦豈能必永公數踰八十鄉黨稱仁一亡恨人之仕宦也皆惡窮然亦
豈能必達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然亦豈
能必賢公子爲二府中外是賴三亡恨人生得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
美州里之光亦休矣雖然公之子以奉親爲顯而不以富貴利達爲榮公
之心以山林爲趣而不以珪組寵榮爲樂故去乎震子丐歸切至上止令
奉金帶將德意于啟程之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乎焚獻紀
昴星出東方正丙大夫衆簿裴丞相請行之日公遽爲朝廷致樞臣於
苫次中諒薄遺易簀之恨而啻纂不逮之痛稍閑過禮嗚呼夔龍之宦自
難久虚也日建立功名成就低徊之畫以中興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則
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茹荼之慼彌爲荷禄緘生絛拘省户一觴之
奠寓悲無垠拜遺斯文有涕零落尚享　葛立方歸愚集祭莫秀才　嗚呼
枯恭三百軒當傾三峽之辯金以十二不徹醉歸琵之賓濯月溪之清泚
恐西塵之汚人勇掛冠於神武及强仕之青春悟歲華之電掣凜風雨而
難尽數雖登於大耋官僅緻於斜紳忽蜕骨而仙去賢者厄於巳辰嗚呼
哀哉惟操脩之內美攬蘭蕙以自娛見古人於黃卷維伤畢而激呻忽憂
置於糟粕思獨味於玄津歸曾深而達原遂委蛇而絕塵尚從事於氣習
猶吐故而納新鍊華池以歎液溯丹田以存真鼓五禽於衽席養不死之
谷神謂當出綠髓而三洗畢壽量於蓬椿豈期遽窘一杯之土而莪荅石
之騏驎也嗚呼哀哉惟公之先世遷晋[illegible]之[illegible]公族宇於書[illegible]衣四
寓於江濱清蛙蔦於中外也若瑩於胡系[illegible][illegible]公而不可培肝譜以錄圍
泊處逢於作噩動妖祅於蒼旻紛炬豕之跰跦嘯清蹕以東巡乃携孥而
避也因卜築以依仁望門墻之咫尺航一葦於飭海破雲程而放溜舞清

風於白蘋每登門而侍坐屢誨藥之諄諄別音徽之我何驚歎景於義輪
忽訃音之在耳愴心脊以酸辛歎總惟而一慟落老淚以霑巾維伯道之
無兒知德音之不泯有令孫之踊躍與凡死之爲隣始墨面而重研老拳
山之崢嶸訪眠牛之吉兆得佳城於荆榛意公後之必大蔚曾玄之詵詵
公何憾於卯世其永安於穸窀會靈輴之啓行藹愁霧於松筠病莫諧於
執紼恐寒情之莫伸致有慕而蘭藉斟桂酒之清醇聊作文以侑奠歆楚
語於靈均　葛勝仲丹陽集祭劉嫡致文　嗚呼昔長此邦公來逆我道義
周旋三改槐火惟我與丈猥見許可時乎訟清舒嘯而坐五亭携觴四水
泛舸去職七年家國俱禍及再臨郡我往拜公公病卧閤華堂穹崇語及
時事洟淨交胷衆製見投丈猶不窮盈起事筝關於游從十日不見遽罹
鞠凶嗚呼哀哉惟公妙年詞藻英發文場倫魁經賞俊傑書扳鍾張才儷
管葛謂當青冥闊步高蹯晚塗跋疐意殊不屑薦更州麾連持使節布政
合宮著書省閣在公爲窮在人爲達晚祚一子天其乘除有孫繩繩且大
公閭惟我困陋日困羈畵食不遑暇阻送輤車遠致奠醊泣血漣如何以
侑尊如玉生芻尚享　李仲竹軒雜著祭林尚友文　嗚呼我居安國君
在積楊良覯伊阻隔水相望兹有北湖竹淨泉香君一見之愛而弗忘逝
經廻營于垣于轎林幽迳逐禄宇高涼時其從之度約越兩期以辛歲秋
䅗徜徉事不可知命不于常轉盼之間君遽云亡嗚呼哀哉公自妙齡落
筆成章我等驚歎嬌首觀旁試吏于閩政聲載揚民歌舞之見所未嘗剡
牘交上召自遠方權與寺簿日未遑央譬如林驥馳彼康莊闊塗方騁蹶
于微霜嗚呼哀哉我思天道自古茫茫欲詰其然非癡則狂孰愚而鄙孰
智而臧百年之後相逐北邙況我斯邑不弔彼蒼大決稽天禍及凡鄉殘
骸露肯妵久弗祥爲啄其腦魚嘬其腸懔死贍下欲以冠案不曰幸歟奚
用畫傷嗚呼尚友來我一觴尚饗　祭沈元量文　頃吾二人同與計偕
風檣雨篷于江于淮屐彼脾水寒燈冷案共論身世浩歎傷懷于忝科名
君困場屋隔闊興思亂我心曲兹焉寓居門巷相屬匪唯求舊實鄰是卜
念初至止庭穢弗治分我佳菊植彼短籬相期九日賞此霜姿花竟悴矣
人復何之水木相生命自不夭松鶴其形相亦難老疾之方殆載沓載考
乃大不然巨測穹旻嗟我友朋半在鬼籍老眼欲枯無淚可滴今又哭君
斯夕何人陳韓侑觴聊致平昔嗚呼哀哉尚饗　東萊集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
擩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

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功天下相子者何其多邪青苗卯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于其間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敌舊之義姍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邪榮之喪其真辭蓋日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便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張荊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愚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激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溢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有歎我行天下受而忘其愚亦有不減者矣內反諸心豈欲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學學求益歎篤壁側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實周胃懷坦然無偃陽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拂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方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則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為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邪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餋其志承其業油油莫莫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愚之莫報。督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備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唆唆妹妹。不獲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中徒而謝子產耶此衷豈復能文直寓胃中之誠以告公而已尚享

祭孟行古文

嗚呼誰獨無知乎誰獨無死乎誰獨無哭乎今此哭君浹翊九河寸腸千絕莫究哀情之深悲夫悤生之處友也三十載而無所得夫子一見其文嘆有目之無識自是而逢渠人之善者首以為稱謂若此者當求之古人嗚呼既感切矣每聞之冬食則輟飯遊泰迎須如有所後挽坐剝談焉之終日悤悤君體弱而勞君故示愚以不倦之色一番辭去慘若有失念其貧而毋老嗟安分之可恤然而所期我者有大於昔甘所舉我者將有以稱實天子人乎君其奄忽昔因橫以豪俠得士而其客猶樂與之死況天子之門皆游夏之徒以悤準之其情焉已嗚呼尚享

祭吳上舍文

質先一介首娶從公句於見聞釋蠢昏重賴公指誨發蒙擧蒙獲窺夫子墻仞其崇二十年間士類翕從四海賢俊想聞其風相語以正志合道同未幾擧賢相踵逝川又奪我公遂空莫瞻此不係人蓋歸之天某聞訃遽執公喪未能即弔徒切涕傷公之問學道德文章以至終始哀榮之際則入方病不能致思吉一萸脩以無辭尚享

呂祖儉大愚史集祭戚溫仲文為某作

嗚呼震澤之會學者如林規圓矩方所資者深歲次月化三歎遺音士各有志執得而畫長善救夫數亦多術惟是之從何拘何執質之厚者其學將益固質之敏者其志將益裕進而仕者不越其思退而處者各安其素履道坦坦無所回互不為異說不為虛論脩脩有序始若遲鈍尊其所聞安於無悶風雨漂搖雪霜相隨心之憂矣莫知所之庶幾同志旋相扶持惟兄之姿甚秀而文來游吾門以振吾軍筆端疊疊沛水行雲既登科級既涉宦途三年于斯我為卒瘏歸見朋友其心益虛問訊松菊振拂詩書歛就析儒辭氣安徐亦復莫求其樂只且埋歸於一論定於衆兄之居休屬屬洞洞方欲從兄相與析衷誦聲在堂基聲在戶一尊譚笑何所疾苦曾未幾日遽成千古聚散之理死生之故師友散亡倏若旦暮兄又舍去曾不少駐嗟嗟難兄在湖之北要翁子稱棠然孰獨死者已矣如何勿哭素服致奠皆兄舊游觴奠雖微此意則屬慨念疇昔蓋相為謀嗚呼哀哉。

祭宗明之文

嗚呼子之始來兮秋之深子之復來兮暮之春退然若不能言兮其貌恂恂進而與之晤語兮其聽寔諄任之以事兮既能公其心而不視之為越秦他日推之以官兮必能深我於困循方幸得子兮庶幾歲晏之相親曾一月之不見兮何病勢之已臻甚欲見子於卧內兮又恐動子之頻呻子之不淑兮命則也我失此士兮意酸辛念子之親兮官於海之濱想子之心兮抱此恨於蒼昊顧子之同進兮昔言笑以相與今則孰不感動而傷神犬化縱浪兮浩無津死生離合兮性之真子之學兮將有志於輔仁子之文兮又若春木之彬彬江上之舟兮已藏於壑夢中之蝶兮其迹已陳悼歲月之如馳感事變之相因子固已等是非得喪於微塵則凡我同盟其可不強學力行而勿羞於賤貧鷄黍之奠莫備庶珍號莫陳詞璞以友人子如有知此意不埋嗚呼哀哉

黃次岑三餘集祭梁路文

炎運有缺凡語之亡吾鬻我公振其頹踣宣和初歲王城赤水戴筆直前開陳陰沴流離艱棘不挫愈勵歸班承常嫂書倏至定策中禁贊佐天子震動朝廷旁觀病悸大明生東人有遺從歛凡不去挫其姦兇二帝重歎兩河亦還摩情中娟墮我太原公身劘

遷國亦大去帝出商丘叅予作輓詩都南悽稍晚朔方有志不就舍之則
藏乘桴而浮晹環而返生覲咫顏臣死不憾長沙豫章虎旗牙璋從客轄
受萬夫之望國步未夷獻情難測期公百年安永社稷如何旻天曾不慭
遺股肱式豁拜國殄瘁公無間然我有餘痛匪哭其私為天下慟来梅庵
集祭鄧自明文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鄧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
萎苶觀時倚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
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喑然百鳥之群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
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稍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
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歎
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
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指之鄒陳之間而無
作者已矣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
紛慶吊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
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學今兹之
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惆歎實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訃來嗽然
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奎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亡

愬陳情於一酹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禮文 從夫兵
位來囊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
託眷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揚
英發袞袞不窮而臨事應鑄從容財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
英邁閎達老大多材真有將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
烈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歎乎之
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問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餘
然南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
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臥易簀之旦神宇泰然徧告親朋千萬永訣不
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
能自已嗚呼病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否德支離未
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盡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老
使緘詞遠寄一酹怨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劉平父
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亂蘭茁其芽語書琅然見者驚嗟遠孫
踵歲甫就一官兩除慎府再值省負世路戚夷恥侯自肱婆娑林丘始適
于頻跡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穰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

我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為君屈君獨超然恨山木而惜水
不廣勝日篮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栟櫚夏飽甕兒夜吠校考
旁㮣豈斷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遂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訊
厥由親友駿奔行道潸涕刲我於君情逾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
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跧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
昏姻遠兹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遊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
一朝奠影弭蹤扶病哭君幾不自還一奠褫酹單觴淒嗟此意誠庶通
冥漠嗚呼哀哉葉水心集祭劉酌父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肢腔良
矣而不馳阨於樵漁羸瘦塩肥厥田一夫境塒半之稅役有由今慭不移
邑庭百子莽馬空墓命為木客隨彼匠師出沃濤滏吐吞渴飢竟以此死
莫知我悲曰古荊溪美嶺合垂水錯如畫我哦我嘻曷不自放誰所縶維
尚有鬼神攜以同歸孫南軒集祭吳晦叔文 嗚呼惟君早登五峯之門
即稍進取之習從事義理今幾二十年思慮益親操履益固而其曉老
人情通練世義持之以忠信行之以周密蓋有用之實才而進學之良資
也豈謂一旦止於斯邪某與君論心為日亦久切磋講究友埋金石訃音
來傳泣下莫止嗟乎任道之艱而同志益落此予之所悲而志益落比予

之所悲之且憂也官守所拘未能往哭一奠遣致言不侈文嗚呼哀哉尚
享 林艾軒集祭林萍齋商卿文 某年月日同郡林某以盤飧危酒致敬
祭于教授萍齋商卿九兄之靈嗚呼死而易簀謂得其正吾子之死可以
言命學而干祿一世滔滔子於場屋乃如鴻毛自幼而壯今又老矣鶴書
屢下堅臥不起豪傑雄子異喙同辭君為天矯所待何時不聞古者以是
為高六合一龍又將何逃解去褐衣未及三月所謂大倫無或玷缺我居
柴桑子來彭澤子一及門我有重客無妄之災行道悲傷予於崔琳異時
相望聞元故事如將目睹或下筆札兹焉悉數相逢戚嗟無書可傳旦暮
之過是豈徒然生男一來其人如玉亦有危酒云何勿哭尚享 代祭鄭
公達文 予欲一來焉是同堂合席數日之間乃有大謬不然者相去旬
時便為隔世一哭未終忽成嗟涕惟是難兄亦有難弟子之文筆幡幡而
起近來場屋有此妵字不意瑤危一夕墜地乃翁遠游何但千里子焉不
待其或倒置空山讀書荒椽八尺何以哭君致家危酒 祭鄭公是文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具位林某以危酒一食致祭于故秀英鄭大谿東生
之靈於呼吾欲哭爾出門入門若有拜吾足者扉子行以哭他日數紙諸
老來手谿東謂爾吾家湘鄉未朝日出阿爺白頭隨其子而哭我不得一

哭爾肝肺如墮雖然屏之面猶吾面也尚享胡寅斐然集祭顏巽文　嗟
嗟顏生蜀隋其身耶抑恃妙齡忽衞生之經耶晨出夜歸胃孔瘴氛耶酒
焦水浴寒侵而熱蒸耶昧彼藥石執損益於吾身耶延子外館教我二孫
不縱不苛訓飭甚勤見子所業干祿之文寫蠅頭之細字擬詞場之千軍
維時追隨人事趨走頻煩未克自責方將遲以歲月感以誠意勸使爲己
而學凡致遠在識器天爽欲以駐汝勿遂未而棄弃何暐然之春華遽隕
霜而萎痺既斂殯爾酹以薄奠旅魂悠悠豈能一至陳亮龍川集祭宗式
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于亦猛萬事无解不
待內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
初則曰感必有應求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子有遭所遭亦等子
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
有正令兒切婦弱莫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
呼式之獨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
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理亦炳炳爲子小次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
可比並念子無窮變泱交迸　祭孫沖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
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

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進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
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
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
使子賫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切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
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无
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湧也嘆乘者之未涯傷晴昔之有愧荀子之姓名
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式爲九泉之慰　又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
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
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
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欲學者帝伯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
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
腸何以慰子泯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王
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罔有定論苟諂於中蓋煊何恨昔公少年以才
自登晚試一邑更以讜困欲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史
東濕譏以自任委心條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譽公於其間不折
以慍我從公游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雖愈峻卒明余心兩雁相順公行

及爪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雲死生一辨囊無留金永止
謝組謗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灑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
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尚及父兄任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于弟姪誦
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術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賓顧盛衰晚
値兒爽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相新規君家甥孫龍是宜子亦自喬輝
映夸丈君方姿姿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過之見
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因囚繫莫哭匯帷墓草若何醉此莫辭　祭宗式老
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
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伎
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侵前人比
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既親且舊其
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然一弟何爲萬事水
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巍然寓哀一奠　祭林聖材文　惟靈詩書
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
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兄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
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我子孫佑之

我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泱之易索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勿吐意則
昭然李石方舟集祭王錫祉制幹文　錫祉之禍天假手河伯以逞此毒
耶何至上累厥親下不遺育也一母三子併往獨內子幸脫天欲俾之尚
有覬於世紀而後續耶不然傳家著書有文我來祭誰主而葬誰卜也嗚
呼哀哉狀狀負義謂可蹈海至所狎玩於三十仞者獨不能以一葦托宿
乎眷顧峽山有異楚蜀交游永已錯愕痛恨寫其以去有未可盡其哭者
嗚呼哀哉陳止齋集祭張孟卑文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
執鞭架閣勇爲而挺出忠甫肥遯而孤騫稚天寬夫接于英躔亦有姻婭
聲華滿前我來實清詩書之淵孟卑妙齡玉潔蘭嬪前規後模是不及屋
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蕙延於赫家聲殺以弗綿孟卑永嘆逝將誰懋吾學
未就于何食眠習爲文詞短章鉅篇駁不可羈闕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
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賁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肆然必以
青衫侍親九泉晚喜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著龜憂時過於貂蟬
每一發憤于酒是佚竟成沉痾殆若自損嗚呼孟卑工於成家而拙於謀
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我妻厥姊見推歸儀
忠何疵之弗吉愛何善之弗宣病革之書筆墨倒顛屬予以婿抑何惓惓

會余東歸哭此殯莛莫塞涌悲為之失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張簡之文　余請祭簡公文人之誄益簡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既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盡書敗簡汎掃庋藏旦旦不解施及米鹽諸若嗃嗃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婿恨不及祭簡公無恙然猶及見柑諸弟奉仲母以圍居也恍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廣几莛相望弟寢子經室自為孤嗚呼此予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缺不悉埒定不樹之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廼今循年免具觴豆敘德寘哀因以自紓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沈次卿文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識云亡官無耿洛之助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蹤迹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大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于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常布三葉今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蹟有古栢逕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居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在亡之隔文以哭之忝叙潛德匪無僕宗為刻峯石

祭張忠甫文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年

之榮執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以驚有諱笑譏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禄何衰不朽有急我愧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刲祀肺肝傚像俎彜其為銘文刻切惟奇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飫之祭以令羞雖酒瘠滴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兒遺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能傳又以自規惟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矢弗諼吁嗟忠父其尚肯來

祭孫國紀文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然而莫殫吾欲哀寓之夭兮泣悲可而可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遊托子之孥兮交貧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翦與害受膺兮鼎食鋭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豈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諜聞兮籍甚於目睹兮每眥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沉昧宣天若人哉不謀或避迫兮聖賢以為定計丞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尤悔從長言兮何尤卿一觴兮以醉

祭孫幾卿文　嗚呼幾卿而死於逆旅歎謂其精祿以為養歎則田園室廬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騁倦游而至是歟則畸昔端居窮出雖鄙不親也抑為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歟則衆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世欲退藏而無繇也恍卿可以免此而卒以逆旅斂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為之辨護有婦族為之受弔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卿相聞之歸其鎮之遺俸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恍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鄭自明文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曰士以一死何所不可及其居朝伉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詭察察為上言之無諱人數以為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悔然而聞其私益銜生甚謹也嘗訪君燕亭之上嘗置酒命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羹菌以饋君曰嚮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儆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廼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惑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曷為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之陳惟室先生集

祭林從事文　嗚呼世之窮奇有孰如公不但五鬼揆武進職直疑百葉逢毒窮凶使公　終老蹊甍其躬公在垂髫先卿沒世懲逐諸兄多艱鮮易

詞林筆耕文場校藝謂且不成前脩可繼竟就世責事與願違執理執憲再官海澨性疏召禍剌天搴飛峻晴失黙白首來歸館娃之西天平之北坡陀其丘陰森古木妖狸裂冢魚潛畔伏物理未除宜膺戩穀何圖造物付與非豐墨突不黔飯甑屢空茹蔬菽水環堵之宮笑傲游嬉如享萬鍾或儕其貧攝職近縣庶幾一飽以慰衆願書來告別情詞眷眷期我之來枚與執見遑訊再往一字不酬孰知訃來中傷如抽吾母吾兄今獨公留公又往矣老人之憂推公之學老且不倦靡暑靡凉插屋萬卷半皆手寫肆古籀篆今竟何托善惡安辨歲在庚子先君傾殂悍悍嫠婦煢煢遺孤公行千里撫棖號呼恩義之深古人與俱今聞公訃我獨病臥欲往不能淚流心折我當方壯尚賒歲月圖報之心安俟長舌陸子壽集

祭張謙仲文　嗚呼謙仲而止於是耶自余行於天下蓋閱人之既多枝流俗以不污如謙仲其幾何不鄙余之闊迂命三子而從游非有見乎其心焉為篤信而不與衆俯仰遍君門者半載何禮意之勤勤君訪余於暨陽慘將別而傷神余還侍而再來忽聞訃於道傍駭善人之遠去為士淨而永傷屬方試於行都爾致哭乎寒帷巾諸孤以尺紙問襄事之何時及十月之將定余已還於故鄉痛相望於千里徒屬意於銘章庶潛德之有耀警流俗之

迷狂迮余于之祖志慰君靈於渺茫念君神之如在知余心之弗忘阻臨穴以永訣聊寄哀於一觴

祭

祭文十四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祭王子與文　大易之文執神而明聖有微言千載莫呈公曰嗟歟三聖所更先天之學莫之司盟遂委軒裳悟巾林爲築室燕居絶韋以名義之孔聖廟貌肖形備以希夷子雲君平曰此吾師吾所已靈吾把此書以送此生吾敍一言曰象數降下陋漢學田河焦京我方稱衣往問易經謂公百年宜以易鳴大耋之嗟易書未成已乎此老誰乎典刑昔也其存見我笑迎今尚彷彿來舉此觴濮江之東淚與江橫　祭江叔量文　彼良者玉載妙其䏻有挺其才宜即之工欲嶔温潤益世若公淵松兮幹梢雲荆璞兮氣吐虹曾不得備重鎮於東序篤一柱於公宫況摧折而摩損方迪吉而告凶宜朋知之見聞驚此涕之無從嗚呼哀哉我則姻家契合趣同眷三載之周旋發其葩而啓蒙慶吾兒之附薛得水清之婦翁消部各之囊像狀著述之新功揆刱訣之一翻想音儀於鱗鴻楚水兮悠悠淮山兮崇崇千里兮相望夢境兮與通我昔計行擬訪公而春容云亦辨來者老衰之萍蓬宦遊拘羈于隴阻西姻事管叀君不果吏曾蕉鹿之一窖痛幽明之異縱嗚呼哀哉孰如公之賞子真兮匪紆其恭孰如公之寀子子兮一條其衷孰如公之純誠儼恪兮歲寒始終令爲已矣孰與之訂出處而譚汚隆千里之逆兮簿酹是供楚水可塵兮淮山可堅悵此恨之難窮尚饗　祭林子長右司文　堂堂如公世第一流其學粹醇其文炳彪其守之卓其用之周其發推也令代之元劉其政術也前身之求由郎省寧孫琛妖獨倭西麾東節擔之歎謳此其小試爾矣終不得斟酌國論丹青帝猷然其倫然物表之志蓋嘗術揚軒裳一坚一丘其所以和歸來之韋而新横塘之居也足以見其不患不表而歎睨公侯我華從公許以婣修爲禮則隆情則綢繆趙來周旋觴詠唱酬色笑變于熙然而春名理規鏊凜乎其秋日月以冀者跋丹地踏黃閣而侍晃旒也況引茹連圍非所靳庶或偕坐上客爲羊河爲劉侯爲杕鄉嗚呼已矣恒勝裂而胃抽酌彼醁清侑此甘柔公其茹之慰我況憂戲栩洸川集祭蔡子重文　世寔須才抗植而培才必用世抗拄而制伊余子重提空千尋既克挺之而陸與沉學研于心書以自訂蚤平碑雍晏歲萊嶺衣現畫繡今古蘇醒道信于師文無問言亟進非柱屢黜非懲將略相謨題品散傳水

心有仕也善將相之句秣陵之畫妥江帖淮伸縮在手細大彈像代匠而逝國世所排松川之政餘憧怳弱吏息鼬逃版絶盡落隨歸而製厥效維卓嗚呼跡前之跌匪哲易明孫俊之譽靡凡弗稱率路深知帝聰東在時將子即子不時待嗚呼袁我摧第三紀考繞六書人劣己優彼馱此徐曠定於山萬兵弗眂病彝一楇無故而悖智行若神千載可推死溘半旬誰匿其知嗟此性靈偕壇而化剡伊外物胡可為耙廼尹赤縣廼籍金閨有緋其章芴象佩魚哭子不聞酹子以易談偘拙軒初業祭樓壬田文　惟公卓犖之行鎮塞之文父兄師友煒乎著聞不侍貴胄出處任真不矜己能該綜尚勤舉措近厚撫摩以仁江城牧守蘭省侍君陳二三策心和氣平每期今日先府君氏宣獻重望名傾縉紳進惟先世厚交寂親歲晚書汗久而愈新公能繼志契誼尤臻紀述官業豈無他人再拜欵請謂有前因公嚴史筆雅扎典刑青天白日舉知清明向者小欝今獲大伸感入骨髓拒歆浪云舊冬入郡晉謁賓閣莫詹傚英徒走跛跋虞水蒹葭鄭鄉比鄰公音涉筆歷二十五春人思德政無非真情深慚佐理犯纏芳塵公不我素警規必頻望公自此位登上卿望公自此壽閱百齡鄉稱前輩朝推老成室則甚邇浩渺魚鱗謹待訃問遽至江津精車莅止奠觴躬陳嗚呼

永已慨想平生　祭虞文善兄之文　年月日邦城倸恭欽以香酒祭于省元千一丈之靈嗚呼平生師友惟道可遵如文善之誠慈恭欽心之所存今其已矣往莫一禱曾橘林集祭了常居士文　於戲觀人有術無越厥志誠不可徐以類而至惟公之生了常自名常匪易了必指其精人皆疑公有得佛老佛老之常實戾于道吾屬儒服有潮荒唐儒曰無物易厭立方有能於此方立動哭終始循環其常始見公之言了益了於斯并娃夏焉彼奚與知慎以事親誠所欽慕以名稱志其位惟素公之自修言義必誠無餒于心何差之承公之交物異以相與不沒不孫於物奚忤公之笑仕勇退知我田而無禽非位非時公之貽謀一以詩禮久而日新己足亡悔聖師急善道貴朝聞公之漁化後何憾云惟是積是雅懷求益雖病媢妬而面未覯撲之以常奚分町畦太虛爲室我之與公日相往來人亡德存目擊心會我登公堂了常者無乎不在尚饗　祭包濟仲文　相逢兒群情最親於母黨有懷肺腑好欸爲於姻家國朋司出處於忘乎我謂判死生於半路春言興悼殯涕無從惟公氣溫而平貌畫且偉言若訥而事則粹性至寛而禮則嚴愛洽閨門義均手足有先生長者許其近厚雖小夫賤隸曾不忍欺咸謂若人必膺鹿祉天何二豎之祟遽傷三甲之隆

會令年之歲在辰剝武陽之數重五疾因候迫集宜人能畫盤臨門不獨弔沉湘之冤生易在襚且將莫如玉之人悵莫悵兮善稽而禍隨傷莫傷兮母衰而子少不獲中壽何畢彼蒼觀物而人已非有言而情莫致求田問舍念平昔以相謀約手論心痛無因而再及永言契闊卿為芳馨尚饗

李壁鴈湖集祭張彭州子建文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月丁酉朔十六日壬子吞朝議大夫權知臨安府洞霄宮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彭州使君張學士尊兄之靈曰嗚呼子建而止斯耶我先君之子婿於是盡矣可不為之寒欸而深悲耶某德文扁行百里而哭君其君于知其不知耶雖公秀欽天賦妙齡決科種學積文始緣在校掌教和義士類琢磨試邑雲安民已札瘥于資于邛里堀巷歌不娟于譽而待民餘賦祖紛委訟折駢羅一經肯綮蛛泰弗嗟老吏部立如見長儺而君恬愉雪周詰訶或事驚猛挺然太阿或發繳繞宛若回波君踏節法槻彼則邪內巳寨寮外止靡他惜此異能陸沉于嶍蟻賊干紀煽爲奸詭猶子憤欝欲舂以戈灑血自請滅球滑汜于時在朝閑奏欸驚隱變不跌雄義之明嗟爾奸忍致屣翼纓遂順閩識胡顏以生議稍進君以激群倫令我寢遽有像弗諳西還遇君于鄉之漬老伴無我春馬鍾情爾久寨州君欸已戒法

許勿遽引去誰令眉彭再命帝涯雖新有怙其權勢如炙熏側當北轅慎欸逡巡別我衢茅匏馬徂征炎景翕赩山路艱勤踰錮而疾一卧弗振維時名卿實君故人生我于館死斂必親挺殯舊里輿哀路行而況孤嫠愁毒忍聞雉摩實嗣先訓恪遵益勉于善無係之淪以慰我媾妒之望以大爾張氏之門持此告君君其克欽一觴馮勤涕如川傾　追祭伯虞兄文　嗚呼執別里門俛仰三夏悠悠我思書忽盈把辭不及病忽以訃聞衛悲莫宣閑默朝昕從公汗青日困程督捷走窮邊抵冒祥毒稍拂塵室幸以全歸悉視遺墨惆然光輝竹君之章蕭散跌勁豈其若人風流損盡夢予兩昆志大論高一序以死煩寃孔多歲年不居墓木將拱淒涼舊總從兩誰共尚有存者交相扶持倂我用悔我君良規君今云亡孰砭我失士微切嗟其何能植嗟嗟伯虞允蹈準繩仔峻以厲學博而深孰爲之匠守道明使使居學省諸儒是爾布衣蔡癸卒老空山尚友不石服膺孔顏我哀今人文律愈下源源一科汨正揺雅君之不售與彼異馳寧拂乎令於古庶幾乎生之言風搖秋葉永懷斷腸淚盡心析序德於石銘其欸辭鬼爲薄靡則漸後時　祭史宜甫閣國文　惟君之先蓄德深厚怙於進取弗振弗耀逮君秀發喬縣科選規矩自立根乎忠善潘寄妻吏善勤奸懲

情不大犯四壯十乘耳順之年掛冠神武冥機保素皇祖是似十有之祀角巾丘壑青燈皓首卷不停披子孫跣純克纘賢門位官從身奉教惟謹其自屏迹垂一星終每惟不契竊企高風妻圖盡替如昔者英有酒炎韵有詩載賡群言百氏相與考評庶俾後學識茲典刑此志未遂遽闇殞悔鄉之老成於此盡矣一尊往奠失辭非綺　吳巖祭馬梓州文　余昔取友窮高即深各耀芒角利劍銳鋒獨公恂恂醇厚靖默玉質金相準正繩直仕不苟合亦既顯庸鵝省任職搞㓫納忠密勿從容威儀回遑兼堂奇制仍預講席眷奬甚注少須爲真翻然翱翔婷節邁倫登車建牙其治大肆靡人不稱惟遂及梓弗屬弗震匪亟匪徐恭和董蒸民以怡愉凡來之人飲食必視顧公百年我鞠我育既妙爲政從工文詞一唱三嘆朱絃素絲既而讀易深詣理窟惟希夷子與我意合我來今人冒沒輕儇擯棄閑檢以售貪饞竊獨歎公於善篤使坐廟堂足鎮浮俗流轉居外終爲莫遭用不盡才其名益高世變絲棼時運遲迟平生故交零落殆盡老尚能學惟余二人表邊群濟相予益親我歸靜廬連殞壯息公書慰撫愛愈綢況寂後數詩張聯玉琴方玩寶墨忽聞訃音公於死生久已坐照况有賢子令德克紹我後莫儀雪涕沾襟一觴注酹文以矢心　薛季宣浪語集　黃度祭薛常州文　始度試官於永嘉交陳子以尚賢邂先生之高風每服膺而拳拳追承贄而欽挹接清音之琅然天光發而外映神逞覩而嚴淵紫下學兮上達左右取而逢原會貫九流於一貫豎神機之通圓憫俗學之失真微空言於簡編慣詩書之不可慮世殆孔壁之無傳若天樂易琉通沈深靖專其識造微其動中權有如風雲之感遇等帝極而經綸庶斗徐元直李鄴侯之事業而識者謂度爲知言嗟乎先生其已矣猴訃音之來前將人世之追宦乘箕尾而追摩仙吾獨哭而不知其傷悲斯文之擊淪彼後生之踈薄將安仰夫北斗與泰山已念公昔者中都庀官我將從之公使淮堧以輮而歸日㫖公還公出守雲我有家艱公書招我我行實難伊會之期夫何屢遷天實爲兮一見維余積兮莫瑕葬九原兮不作咎昔行兮匪度嗚呼哀我瑜弗與兮柳余葬弗助兮引樞命夫鶴兮清酒侑以文兮涕淚　友人張淳鄭伯熊祭薛常州文　公不壽賊誰爲之咎悲天尤人非公攸好公之問學君舉實道傾倒見聞窮極要妙我叔二者一語莫了由前悠尤由後襲踏故皆畧之性天情抱自從公游十見重九半其合離常恨靡大我所未聞公必析判一事一辭條引精到語安理從出我意表歲過賀疑每見輒有於所未及詎一二數直諒多聞其倫益少求

之古人實我良友我齒視公十年以老公之欲吏每知其舊我廢險艱公銳爲故進退揚譽公不輟口信義昭然具見肺腑淳伏窮閻茹藜待稿伯熊亦歸相與執手每一念公西望引脰公守若雲始半厥考俄改毗陵其次尤後歸謂我言數奇不偶既則多矣於時何取行亦丐祠從容農畝待次來歸已過我料況聞斯言不悶而笑私度會期豈一夕畫樓階數四別恨方深若公入朝以及出守中間兩淮衡命奔走論議罷行群吏去就淵欲問公曾未詳扣何事之遽而哭之早我悼宋卿而餘戚繞今又哭公不但疾首同播此辭以薦羞酒　友張淳等祭薛常州文　曰身可愛矣曼哉以懲吹其非攻橘不踵捉誰謂在公而有是爲如公材識于今小人其歸奄忽無疾遽茲永違天哉可問報祀何能一觴寫誠罔極之悲王君實雕軒集祭親友林涇清叔文　嗚呼人誰不死子死於湖九月初余聞之於道途未歎以爲的也未兩日而言之者益諄往往以爲實也余欲問訊於子家恐子之親驚且傷也又數日始知子家已招魂于水濱余然後撫膺而痛泣也自是以來余食不能以下咽寢不能以終夕也一夕夢子卧床簀之間余有言而子默默也既覺則月照屋梁恍然如見子之顏色也嗚呼子其竟止於斯耶子其竟止於斯耶子於余爲世婣而文情則金石也余初聚徒於龍池子之年纔二十一也朋友五十餘人子獨爲吾門之巨擘也與余累年爲文字游子之學日進於一日也余既登第於太常則冀子聯翩於桂籍也去秋不利於貢闈則冀子策勳於壕壁也中夏俟捷音不至則冀子歸之丞也不夏得中都書謂子有厭厭之疾也初秋寄書於子勸子以肩輿而歸恐病後之無力也不謂子舍陸而川遂有風濤之厄也嗚呼文人才士之薄命如子者蓋不一也賈誼止於二十三而李賀則二十七也今子年三十一而死亦未足爲子惜也獨以死而不得正所以不能不爲子戚戚也然自古有如子之不幸者皆不容以致詰也屈原自沉於汨羅而李白自投於采石也子豈二子之流歟與之相從於水仙之宮也嗚呼才者鬼神之所嫉也壽者造化之所嗇也使子無如是之才則亦不爲功名役也使子不困於功名之行則必亦令終於寢室也然自達道者觀之則人等生死於一夢付去來於一息也莊周之徒所以不有其身謂不免乎烏鳶螻蟻之所食也蓋一點英靈之氣凡所至皆可求其魂魄惟是可傷可念者子有雙親望子之成名於抔墩也子有少妻望子之和鳴於琴瑟也子何忍使老者之虛其望使少者之失其匹也余與朋友所期待於子者何如又何忍使數月間而幽明之永隔也一慟生芻之

前雖充千產不足以寫悲傷之臆也嗚呼哀哉子每能飲其量如鯨今酎一盃子不能傾子其知此情耶其不知此情耶哀哉

祭鄧都承子敬文 丁酉

嗚呼哀哉仲春初浙方得公書情文溢然細字禄禄謂困感冷藥累是需我每羨公精於調理紅顏怡怡高談疊疊縱有微痾亦偶然爾一日行路忽有異傳我不敢信心極懸懸徐詰其實公果溘然嗚呼哀哉公生相門實則儒素涵茹摩書鍊習典故不但多聞且通世務太和試邑藹有休稱入遷院轄再轉為丞霧官要職跬步可登雖時權姦其門可炙公心耻之抗章乞出吾官寧卑吾道不屈高才大森作牧廬陵民肌春暖吏膽氷凝不畏強梁撓言而興浩然來歸一丘一壑與陳俊齋追隨最樂圍俾者笑專美于洛十有乙載氷山乃傾遣以郎召承旨樞庭一語不合拂袖而行有語起家畀以漳守政店民疵是圖是究千里詠歌二天宏覆延者望日出勸農耕歸坐鈴閣寢已三更曹謂頃刻乃隔死生嗚呼哀哉皆者存亡有關天運比年以來德星屢殞我欲問天天不可問俊齋冢木靜乎蒼煙建昌仙去閭里淒然又弱一个人何望焉嗚呼官至元士官不為小年踰耳順年不為夭所可恨者積書挹秒郡失良牧朝失藎臣子失名父里失言人知與不知愴然傷神某也辱知實非一日迺拜素車有淚盈臆危酒罵哀公其來格嗚呼哀哉

又

嗚呼嘉定之間朝登謗率公閒于家十有六載端平儒相收召諸賢公得起廢一歲數遷是時朝廷號小元祐公在都司賢業未究三陽方長群陰伏焉陣腳一動公去翩然出守清漳未暮奏最胡為元身中宵蟬蛻千乘宇宙白晝晦冥天荒地老雨恠風盲元夫鉅人乃不得壽俗物茫茫厖眉皓首靖康之際海內流離龜山和靖皆身見之孰若元城與了翁老騎鯨而仙不見此禍公今往矣對天其游千年芳魂所寄此丘子孫能賢滿種松積吉人之識道者下焉

欽仲文祭連秋謝充恭文

嗚呼人道亦大矣哉託婿於朋友或婚契於姻婭始情分之雖密終交道之難全鬧有全之於其人而闕之於其天此吾今日所以為欽仲而一慟蓋不勝其愴然也始吾與欽仲為友道同氣合者垂二十年散則無一月而不遺僕聚則無一日而不共筵我嘗砭君之過君亦鍼我之愆凡書素之所寄皆中心之所宣如淵明親戚情話之悅如子美人生襟袂之連及余自長沙而吉王君嘗唁我於壘室之偏秉燭相對而如夢心事未剖而遽捐自後僮价之往來乃言偶困於沉綿然以宿痾之屢愈將謂復恙之必痊亦豈料賈誼之候化而長吉之遽仙也哉嗚呼欽仲已矣在閨門則孝友而無間在姻族則進義而相先何尼運

之推移使門戶之迍邅既惻悲於屺岵又抱痛於斷絃獨其身之僅存然夜壑之移船此道路之人皆傷吉人之不壽不獨予涕泗之漣漣所可幸者君有子已近志學之歲君有弟可謂克家之賢若天受託子托孤之寄念翟公書門之言余不敢以不勉君可瞑目於九泉嗚呼昔我至止側展出延今我來思忍相弃捐隻鷄斗酒酹君柩前嗚呼哀哉逝者如川

祭海豐宰賴蒼智文

嗟昔之日辱君文盟芝蘭臭味金石交情君來吾舊大揚歎聲我時適從論文甚樂君自蕭歸得宰惠陽儼此美人在天一方物色使節將奇雙鯉有自南來曰君止此嗚呼清源勝彥璧水名流寄車方駕誰析其轄海內平來善類彫弃公亦無年殁於下位有子尚幼未能扶桑賴有王李扶携還鄉舟輓載道見者墮淚薄酒一卮朋友之誼歆陽

守道異齋集

祭劉澤民文

嗚呼澤民別君幾時遽弃我而逝耶去歲中秋君為予留言笑盡日精神煒如也前時病根拂去盡矣而又以此斃耶秋冬之交頻有書來最後謂辭親遠役情緒作惡亦未知離家之日能自遣否也路行幾許而至於斯豈醫藥之不便抑給侍之無人耶比至大故誰歛而誰殯耶君之母老弟孤猶人多病而子方孩君不汲於家而汲於道遺言誰與聽身後誰與寄耶嗚呼澤民論心之友一世幾人君多予遠五歲圖望其往復款歸以上下其議論以終予之身一日棄予而將誰親起觀今世習陋論卑其為士者什百而特立有見者一二無之余豈敢狹人而過誠亦實罕見如吾澤民者煒然意氣以前脩自期如何天與之以才又輔之以如此之學而責志以汲僅止於斯子母老矣君來訪予必再拜欽欽子母未嘗得此於他人蓋君之交遊獨用古人之誼予隱之於心嘗欲升君之堂拜君之母豈特子姪之敬亦庶幾以答子之施今以哭君來而拜斯母也如何強出慰語背面而揮涕君母即子母此母何辜于天垂白而奪其令子君又何辜有垂白之親而不得終侍世間深悲至痛豈復有甚於此耶嗚呼澤民磊磊胸中如欲何施研析義理聖賢為師自己而物本末不遺出為小官介特自持其身皎然如玉不污而旁立形識者或反病其不少隨蓋君非今世之士不但學有到處而高明自其天資至於卓犖之名古雅之詩詞采爛熳筆墨淋漓才藝百出又其餘事餘子望視卻立直以為超軼絕塵而不可復追世有此人逾四十而后官一官而不竟然則庸庸碌碌而富貴壽考其人縱不足道而予又何譏已矣澤民死生一也大虛不能不有既有必返於無顧其寓形宇宙有久有速而同歸一盡彝壽顏夭亦復何殊苟歸全而無愧又焉用夫感諸愚不肖而久

生縱食息其何如有弟足以養母固范滂之所云君乃厄于天年不與滂
而並論幸布尹之肖君母欝欝乎九原若抱負之不反展雖孔孟而猶然
彼古人之不朽豈皆事業之有傳況君之子雖弱使遂君之心也可長大
有立亦安知其不爲偉器而大君之門天理茫茫兮不可究詰君固達人
兮獨予情之難勝酹君酒兮猶平生訴予衷兮寄斯文嗚呼哀哉　祭劉
定翁文　嗚呼哀哉自我托契未滿十年日月淺矣而稔君賢端厚凝重
不妄笑言出對賓客氣貌温温足處歡無歲不望髮和氣藹然長幼卑尊
僮僕給使有朴無僞清風一堂白日空庭他人所趨君不一瞥我來候君
毋寬所存待人接物如恐有傷罕言人過而敬其長胷中皂白了然分明
取是舍非顧我似行人誰己知盡日杜門謹飭其身以訓子孫嗟乎此老
商有典刑今又云亡我淚雨零以我坎壈憂患半生君交肯通而特有情
伯子爲我盛夏于征他人或趺君曰當然予能急義詎厄其前訪我話我
喜見于顔聞伯子歸君猶矮矮嗟乎此情骨肉情慳如何死別繞旦暮間
一奠寫痛痛摧心肝嗚呼哀哉劉使村渠耀軒棲坎祭文　嗚呼兄殀僕
有去死之病兄葬僕抱不天之痛前不得樹檟而哭後不得臨穴以送念
斬板之莫楣徒寢苫而內訟憶談諧之如生恍精爽之入夢報承掌珠之

戒見託銘筆之重無希文永叔之力量何以發吏部子美之豪縱然於兄
而有靳則朋友之安用惟長息之受教屬佳城之美奉陳生叨之不腆望
宰木而長慟嗚呼哀哉　祭鄭子歆左司文　嗚呼史氏之季我聞八年
公吏倍之門闌蕭然我已情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魯壁汲冢
則後畫前上考洙泗關洛之傳左馬下接異聞續論義理精微事物本原
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鈎索抄纂綱羅貫穿胷有五車手無寸捷卷而懷之
北陌東阡我雖空空大節偶全執別屬槀與公周旋始供紅顔俄各華顛
晚遇端平相繼掊延我滞冷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闥靡勤不宣議挈綱維
瞀起沉綿議去冗蠹伸縮庳擊議抑僥倖杜絕投緣衆方狺狺公獨悻悻
或摘語公前有穿淵公笑而答成功則天去國匆匆如箭離弦出東華門
呼西興船寄家蕭寺禪榻茗煙明乎我逐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未判衰
一春潤珠驛堠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傳驚呼夫聲腸熱涕漣嗚呼昔在
元祐光轉慶元公其嫡嗣珪瓛家種庭無宮羽室無妹妍原明公休未知
孰賢昔在端明名重淳乾公其外孫盡讀異籤所承大猷所漸淵源茶山
東萊則其匹爲不東史筆不侍講筵不爲給諫命有所懸世運艱虞哲人
迭遷逝者奚憾生者自憐它日我歸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感

誰祛有瑕誰鍼迅扎露電逝然山川白馬之峰手譬言原梧楸老矣稚竹
可掾祖者幾人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翔寢酒奠觴滴淚入泉嗚呼
哀哉　祭湯仲能文　嗚呼早把存齋中交梅靜晩菩遭公珠璧輝映四
海所稱一門而並近參周禾遠泝淵孟祖而事物妙而性命先儒疑義下
語未瑩前輩緒論間端未竟審思明辨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
事條達析理確詞森嚴之言如進律令痛快之作若擢孫陣雜騷之亂渢
渢之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詵詵逢掖沾丐次曠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
以平實發以剛勁給禮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讒評或云名高見
忌重定天疑語直逆忤文靖去登諸梯忽落于阱既能容之頽陛下聖端
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羣馬旋濘雄君屹然鐵壁萬仞寧爽折鋸肯
頽隕既九冠一墊衆醉獨醒起收凋亞蕭蕭雪鬢堂研楊豆庭葩笞榜辦
香爲曾嗚鼓攻鄭無侯燕書有僧苦硬未嘗乏興特不獻刺自吾得君慱
氣頗振從客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臘書至肝膈傾盡首
叙契闊末言疾疢上昇君節乞聚相慶予寧一月小休三徑彼便未諗此
介往詷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舟方思剔談詎意長暝嗚
呼君昔在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痱病俯仰十年方未對譖曷不諱

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喬筆誅佞曷不摛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雄人無
棟三良殲殱一老不慭先漢康吏有唐卓行緊士冠冕亦國蓍龜厦摧棟
移航天覽斫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卄心析淚道推作君誄辭事不
稱豈無友朋不歎假借往此來弔君儻來臨嗚呼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
文　嗚呼聞禧合而惨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於學禁亦諫止於邊隙
名益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巷之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
積金誰若晩而全璧慨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
起於瘍疾渺世道其誰恃恍神理之難詰嗚呼自我來來朝夕親炙我有
積疑過揚雄之宅公無一事至言怌之室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
憶聞酒樽且錢召駟我拜手而起賀公深顰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
此乃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嗚呼言猶在耳追記歴歴幾日不見
遂至此極寢門一慟感慨填膺既深爲州里哀又重爲朝廷惜也嗚呼哀
哉　祭樊漕王中甫文　嗚呼虜寇宣化黒幟如蟻昇人夜驚縛筏渡矣
羽書探禾如檄矢嗟我與公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裂指調發處分
項刺千紙設鞭防隘募士斫壘我方撓怯對食忘匕公愈閑暇削牘行體
及夫解嚴捷旗送書公戍漢江我屏田里獄祠甫春公使受子青袍如故

公已龜紫書來訪舊清言亹亹昨遂共舟手題牘尾公健我衰痛牽腰趾
蜀丹甚靈卭竹尤美多病所須惟此而已公沒歲餘貧腸莫詠一朝二物
西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髮理三逕之事目擊
身親人急我吝人動我止其財精竦其器瑰偉竟復何為漱雲逝水嗚呼
往哭之二孫雙孤畫後哭次魏任孤女耳公有英嗣瑛郎王峙方彼二人
公為不死同時幕府零落無幾矣詞沒哀公其歆只嗚呼哀哉　祭唐伯
王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雍熙諫院慶曆殿中請尚方劍要權門
斧誰其似之堂堂坦翁端平親擢冠豸秉驄內而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
貴寢䆮之崇大者廷諍小亦囊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
忠名如泰山身如斷蓬客有錢者舉手屬公方之郭陳又曰仕龔公獨感
慨愀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乃如客言未諒余衷盜名之人與[illegible]鶴
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南大江之東孤棲雖遠節森尚雄帝曰公
歸淥霧颷風俾典曲臺古鼎編鍾方際休明俄罹閔凶平生大節忠孝兼
隆退不忘君如在顏融老尤慕親甚於孩童醒下膝畏奄然告終匪人之
亡惟國之空我如石頑貧公磨礲少忝交游晚叨寅恭辛丑登高醮結之
峰嘗舉別酒澆磊磈胸歸相後先吝未衰瘥積可貿棘奴可宿舂披盟未

寒此興亦濃閏六月卦爲三日鬟璧屢顛矣士昂悴慷璧舟沉矣執濤不
通我有長紖欲掛短松父病着床寸步需節抱此一歉敢憂無悰死者可
作吾將誰從往此來易欲告哀恫嗚呼哀哉劉潛塘祭洪貢士文　惟
君和順中積孝友天至德成于家如玉之粹養性以靜制行之獨幽谷蘭
芳韻勝無俗惟利惟名舉世營營君心澹然沉寥太清四上賢書累達大
典場屋舊游十九軒冕從渠我唉吾寧彼羨闢我田萊葺我墻屋我志未
違惟友之勖曰無過求僅取給足名身之殃利恐之聚世方多虞君實長
慮既全其生復全其死改服示儉意蓋出此命豈由亂禮非用夷人亦有
言智者過之遠日已卜親戚胥會割牲醲酒修辭以酹以明君心以釋世
疑君靈昭昭尚哭領之　祭王節夫文　人稀七十君過其五歲晚安居
有子有婦且有孫從以相媚嫵一室迴環果蔬桑苧鮭食無餘然亦不窶
一疾彌留苦無痛楚撒手而行無憾仰俯某不小人歸緊君之助拊棺一
慟有淚如雨　祭王親文　惟靈爲養逐什一之利而於人無毫髮之欺
退食于家兄弟怡怡屬大浸之連年而有秋之失期悲哦歎之不歇致勇
新之有庚一朝長往萬事永畢哀哀二母煢煢嫠妻有子未立云何不悲
某幸託姻聯莫陪祖送寄情斯文用伸一慟嗚呼哀哉　祭湯元瑞貢元

文　惟君幼孤學以成己如澗底松鬱然特起文詞煒煒思致深長如有
源水浩浩湯湯以昌其詩短章大篇筆走龍蛇紙落雲煙霜降水涸方見
涯渚云何不淑一朝千古西山嵯峨南蕩渺瀰淒其風月誰其領之洮湖
之北煙霏之東寂寥詩盟誰主誰宗厲足承書歸囊新製老我不聞誰祛
共斂飲葬之禮惟厚之從君有石友母憂其終女病已瘳男賢克嘉君其
行矣母憂於家我以弟故來弔獨後君靈昭昭歆我有登[illegible]之百以寫
余哀吾道非耶嗚呼哀哉　[illegible]集祭王子正文[illegible]　嗟天士氣之
[illegible]主一極也少而爲學孜孜然燃文雖浮集無可用者之實也壯而從宦
嘗私背公[illegible]焰習滑謾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
挈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
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踔厲潛心道
間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
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名利之去來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
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
不熾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宜享期頤臻貴顯為世則也胡積
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illegible]亦同門多艱棘也愍勤顧念感君

德也哭君之亡病弗克也奔君之葬阻行役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
臆也　祭范伯崇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誅而利是趨或始之
鋭而卒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發揮聖謨紛然而前摳衣坐
隅豈無其人孰公之如公資簡嚴濟以怡愉早登師門詣首受書致知力
行無替厥初終也亡庸從師以居所敬惟公公尤眷予尚期晚年依公里
閭孰謂老成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副我疑孰砭我愚孰知我
哀嗚呼天乎　祭劉正之文　嗚呼正之天資偉然不出戶庭而相羊詩
禮之圃不越里閭而涵泳師友之淵故其學積於身行著於家事業施於
官而賙卹徧於親故至其大節之不可及者則不為威惕而不為利遷貴
要人所趨而義所不可則峯況伏於州縣之吏權勢人所畏而意所不樂
則怒罵於公侯之前退休于家而以遂初自命是豈一毫榮辱禍福之所
能拘牽者哉終之定交三十餘年歲晚論心金石其堅蓋將卜鄰於屏山
之下而依我友以終老孰謂先師既歿季通伯休相繼以逝今又哭吾正
之則自今以往善孰吾告而過孰吾箴[illegible]失我良友既足為斯世惜
而尤餘之所以深自悲也嗚呼痛哉　[illegible]文[illegible]公集祭劉仲時文　維[illegible]
二年歲次丙寅正月癸未朔十一日癸巳具官書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

于混菴居士劉公之靈曰我與居士如桴過舟生不同姓居不同州相望親黨若瓜若葛寅緣會同其實契闊我年未壯我學未多有二三子與我相過居士謂我子來近我有寺莫樸修潔亦頗我往從之寒暑再更情誼相與間不容髪我遊四方我居苦塊我家村落我官遠外慰我寂寥問我窮愁別久不見貽書置郵人或稱之二人臭味居士云然我亦自謂二十餘年手足弟兄有財共用有田共耕我赴豫章會我覺勝歡笑未終好語是贈日落棹發舉酒一觴江濶岸數戍我夜航載別幾何言猶在耳孰訣其軀一病不起訃音初傳既畏聽寒更有常熟哭不近柩今我來思宅兆卜日望柩江干風動蕭瑟述行何人次對蔵御託銘何人史筆着庭後嗣異觀觀此傑作我言贊虔媿彼筆削有酒有殽匪旨匪嘉以奠以告涕泗如何尚饗

曹秀約昌谷集祭晏子中文

嗚呼晏公有滿中尊主之學而一班不及窺有出類濟時之略而一籌不及畫入太學列諸生而天下高其行仕州縣執史秩而善類稱其德不表襮以近名不婞婣以塞責本之以師友輔之以簡册使之諫王體而斷國論猶將銘祈常而槪金石試一邑未竟而亟止主造化之命者不幾乎失職矣我之識公匪以門地我之徼公匪但親契嘉定改元更化大議冠帶橋門旁觀竊說一言不合罪且

立至西垂幕府摩肩屬袂坐視遠瓚恬不介意列乃讒言青蠅可畏公於此時不爲身計拜書闕下直言無諱匹馬翩翩視若平地彼謗自生我心無媿適於此時臭味遂定姻好遂託後嗣期公壽考可以永庇梁木遽壞吾將安恃我老且病身其餘幾佳有餘息無復主理匪才誌墓義不可已公有潛德百未一指慨歸城而論別劉南濤猶有耳請後會之可期而九原之不可復起矣知丹旐之將舉渺相望於一水韻筍力之不逮非倚老而敖禮也既遠而眞薄極殽寒之可鄙臨風遣介淚落竟趾尚享

祭許定夫文

維寶慶元年歲次乙酉四月辛卯朔中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曹某謹遣子士況致祭于制置鎮撫郡承侍制許公之靈嗚呼定夫守邊而不得行其志乎將立志大鋭而適爲之累乎豈他人倡之而適遭其際乎將有所忿嫉而反激其志乎豈事勢有不可而嘗試之乎將逆知其然而不避乎謂中原之可復者孰首議乎舉吾國以聽命而猶曰請吏乎歲衣食於我者寧有既乎俠疾視其上而無忌憚者彼何意乎孰吞其鉤餌而受其弊乎嚮與之晝橐而由爲之究乎不然何其招憂之速而取禍之駭也必定夫而遺事以筆尚可媿也死定夫而遺事莫測益可畏也堂堂中國天子明叡寶慶紀元今方改歲群心望治制閫是恃一夫作難前功盡廢哀今之人中無定計成敗立論君眩若醉閫定夫之屈百不一二洗垢索瘢其衆如蝟時乎選才固已不易得才而用之棄如唾涕棄不足道更欲文致聽決附和誰與爲地此余閫定夫之事既已短氣而憂端及國又鑒篠之不貰也靈舉來歸官守所禁遣子代奠傾寫胸次一則念舊一則論世當暑作寒助我淒厲尚饗

楊慈湖集祭孫元禮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明仲孫君至契嗟我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士紀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内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孚嘉其子弟從其歎柔柔于善哉我可謂難得矣而明仲純悋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拱手至右以運用其左猶拱其身如此如此者閱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囊時及其爲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苦辛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某至于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火化天地間失此賢哲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嘗聞某此言尚饗

眞西山集祭趙經略文

謹以清酌之

眞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維忠定公爲國元臣如旦在周如摯在殷君爲之子伊陟伯禽謂宜紹格天之功嗣汾侯之寵秩尊安於廟祏垂光耀於琳琅而乃官止選曹郎位裁桂林伯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於斯人嗚呼哀哉君之修身義以爲質端直自持穢莫惟一其嫉惡若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浼其辟寵若疾思昔從游於章王之上春客於杯酒之間開口論心抵掌劇談凡所以發乎之衷而作乎之辭者眞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君偉然之正論毅然之勁氣猶若登乎其在耳凜乎其在顏色季冬之夏君守瀘城載酒江干以祖其行頓膺同條莫非俊英若仲章若貴之與吾顧常父兄磊落而崢嶸然當是時曾未知其可樂也歲月幾何而三君子者相尋而偕逝遂捨恨於泉扃然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所以當歡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自我來蜀獲交叔氏渊然清修玉立冰潔於惟德門有此昆弟逆嫁姻益以衣百世君爲于越我家吳興相去幾何十日之程謂當異時千里命駕何悟一軒君遠予舍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之悲豈爲私乎聞君之喪遠在海隅往莫一觴聲與淚俱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通守文

惟年歲月日持服眞某謹專人以香茶清酌之奠致告于

欣欣乎營道守大夫悅君之靈嗚呼哀哉我使江埔子姪幕府我肯何能
賴子云補政令之出酌其否疵利害之分權其短長語無一阿事有十反
知子之心相期者遠我麾南下子在莒川問子以書奚其治衆文翁之仁
民曰父母其道伊何告我以故書來娓娓本末具陳曰政之源在端厥身
母崇燕觴毋鹽琛貨民以倫安俗以朴化子雖不敢允蹈垂言允我于郡
繫子使然我旆西行子在劍浦載酒谷亭促膝夜語越明年秋杖經東歸
子過吉我憂形色詳謂子深墓衰致所致其節其抑母或過度既別寡書
言尤諄諄子之愛子情使與倫梁壞山頹國失元老耕人樂樂隨以訃告
我聞驚歎隕涕夫聲胡為德門大禍是併豈其摧傷致此彫耗昔嘗戒子
顧使自踏嗚呼哀哉藏在龍蛇賢人所嗟昔疑其誕今果然耶堂堂文昌
天既奪之有子而材復天閼之巖巖蒼松風雨拔之猗猗岩桂霜雪折之
子榮已矣無復見期往酹一觴莫紓我悲嗚呼哀哉尚饗陳藻樂軒集代
祭曾叔賓文　嗚呼君有宿疾初無甚阻旬月以來斯須即愈忽為過醫
欲杜其證炙之二百艾倍非常或間痛呼走異其艾醫曰明年身肥兩大
其熱焦火氣奔而上藥下能吞天年未喪子嗟昨日晨起太安豈謂今朝
乃謀蓋棺曰醫殺我曰我爲之我如有命誰聽用醫今其焉悔酹以斯文
來者醫人勿欲醫君　附祭劉將仕文　開禧改元之孟秋將仕劉丈之
凡筵有朔祭也從甥陳藻敢以瓜果附而告之曰人不可以不交財而莫
難乎交財既不交財奚親奚友多以其齊擒爲己有二十年前托公經始
其後公老付之二子二子以公昨有所然借我浮家越日所還公惟無欺
我故無貪是以交道久而益伸兩代交財美滿而休昔爲氏間今有薄時
公之烈性爭不足以愧乎鄙流人皆自恕孰知厥尤　祭陳叔盈墓文
嗚呼嗚象爲箏塡城布野龐眉鶴髮高卑大焉人如吾兄四十而死弗也
雷同死之晚矣歎曲變態人世紛紛獨爲安靜造物不欣丞其死矣埋之
山足又能爲善以訐流俗　祭劉叔平文　嘉定壬申人日之明日吾弟
叔平之喪以其朝戚服兄某焚香酌酒哭之于柩下陳藻親再獻且爲之
辭曰嗚呼朝而聞道夕可以死四十有三亦無憾矣死視其兄毋辱以佛
曰有主婦恐不我從乃呼厥婦婦曰我吉汝識獲哎哎婦人意沮我申勸之
汝婦勉從待以先王禮送其終更有葬宂俗忌紛紜莫有定準我不敢聞
人如叔平此爲豪傑士以場屋惜其早訣杉亦之堙山集祭曹聲之文
嗚呼故人有子故人有孫胡爲一巢一雛不存我近客還遍我紛紛人各
謂汝非昔郎君我喜未已哭聲忽聞三世孀婺煢煢一門伯道無嗣可續

其傳李密祖母曷終餘年賀之蒼天天其愈高惟是朋儕相對悲號新涼
雨過月明秋高亡者已矣未亡奈何　祭林伯謨文　嗚呼伯謨其死矣
乎昔人於昆弟父母無間言乃謂之孝君之事親惟謹爾其視諸弟畫槳
豆肉寒袍暑衣蓋有人之所難者而君無難色嗚呼君乎惡可謂之世人
而已乎綠煙之下花竹如畫君不可見傷如之何悲談歡語道此胷臆勿
謂泉闕闇無白日　祭林斯客文　癸巳之歲春正月十有三日丁丑林
某合徒友二十人以危酒祭奠酹于故林生二十四秀才之靈嗚呼哀哉
汝走僅耳曰哭其父豈謂逦身便死於是捿彼圖經此爲何處爾父爾子
於焉俱死茇然伯兄槖槖病軀乃自朱崖隨一囊奴骸骨兩函出入崎嶇
十日五日行否俱無夜所宿牧路傍草嶂我聽此語累及驚吁亦有哭者
可曾似此等為死耳況有若苦勿謂鯨波遼焉已隔所聞哭聲乃其故集
一杯招汝丞其來止無爲天末羈愁之鬼嗚呼哀哉　林公執祭文　三
年冬十月壬子同郡生林某并姓名三十人以危酒槃殽致將酹于故承
事十丈林公之靈嗚呼八十之老故國喬木有此彫落云胡不哭街南巷
北主事如麻垂簾市中所謂君家君家何如教子一經十年聲名擬雲弟
兄國人於是謂公有子問詩問禮來者楚楚我輩小子陳走之徒斗酒哭
公義其然乎死而有知即聽吾語有子如此公其不死　祭林斯行文
二年秋九月朔日己卯同舍三十人謹以危酒槃殽之奠致酹于故友人
斯行林生之靈嗟我斯行其於摩處娟娟可憐胡爲一死不逮中年所嗜
雕蟲不除不俗豈謂歲月一等埋伏乃如萊哇便可終老何必去來莒書
古道嗟我斯行日者雙棺來自僊耳今者東吳復哭吾子人生憐禍莘於
一門首尾五年三度招魂行道相語已自驚吁況乃故遊悲宽何如嗟我
斯行筆事水鄉鷺叫三更夜航船上歌聲短長欲弔羈魂跂眞之往白日
一危其或可想　祭清遠林尉文　嗚呼里閭老大如曉星宇落君不可
見傷如之何君之胷中了如童兒一物不留況乃是非門庭庳隘人喧其
儉君則甚安不動一念以此所積富而且壽以此不惑死生如晝紛紛來
哭視君前輩豈爲一哭無從而瀆十月寒更寒草殘雲情寓此酒悲現斯
文　代衆人祭林美玫文　乙年夏四月辛亥故承事林君以是日大招
三仁合徒友二十八以杯酒盤殽致薦之堙山林亦之焉之詞曰嗚呼君
於尹聞所謂善人乎主好事相見奇親兒郊華華一皆業火獨力當世不
憚苦辛胡爲歲晚若有促迫朱崖萬里隻身羈客生無來書死不知日只
憑南風狀召魂魄人生悽裂何者可說所幸諸子屹然自立標挪海頭漾

濠島居於骸何寄衆目悲吁二子徒跣窮涉跋慕長途歸魂須一相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危酒登臺魂君家鄉隶絜齋恭奠豐宅之文　嗚呼公乎生長名門人品卓如長幾六尺膽大於軀見義勇於必為見惡果於驅除若大川之決勢莫能禦若莫耶之刃利無與俱自參謀於宣幕始漸展於宏圖泊丞郡於豫章憫疾疫之毒痛委巷窮閻備歷勤渠人給之藥病者以蘇推是心於作牧達民情之隱紓推是心於建臺究柄用之盈虛當是時之擇發分閫寄於名都氣槩甚衰誼欲悔予帝深珍其勞勛俾易鎮於南徐俄一疾兮不起飛丹旐兮歸歟殊勳未立真才先徂朋家失所倚伏壯士為之長吁生輕財而重義歿傾囊兮無餘信清敏之裔孫庶乃祖兮無殊嗟我與公肝膽交孚屢貽我以書尺銘此心之鬱紆覬後接於誨言講濟時之規模此志莫酬悵烏歛獻念事惟兮一慟羅衰病兮躊躇陳薄奠兮一觴表素心之區區嗚呼哀哉家則堂先生集祭文蔚文　我居江表君居古瀛地雖有南北之異學初無彼此之分學從定交歲寒益閱匪道不談匪經不說更可互否有磋有琢以君為受道之器故期君以遠大之業維茲仲春初講大學君發問而再三我欲言而後輟將俟遠朋之來集乃更探端而具列一夕不來千古永訣欲言浩如竟付哽咽君志堅強君操端潔議論據正典刑具該我要君以北方之名流君所希者中州之賢哲帶聘將馳修途欲發春風整輿疾舟移暨域乎方剛窮居寡慾非疾非衰胡奪之速蓋力行者或有時而弗壽趙雖者或反常而能久是賦分之弗齊而人生之常有嗚呼嗟夫死生之變學問之事吾與君言亦幾悉矣圓形宇內莫貴者人人所以貴厥惟此心形氣有時而澌盡心體湛然而常明能靜能安視死生有若夜旦惟精惟一與化同其流行顧致予之所已知益振子之所未宏性子之性仁子之仁踐方寸於宇宙納八荒於戶庭擺脫世間之幻妄昭融本體之真純必使本然而固有者浩乎其不可息則雖逝也而有不泯者存嗚呼洪平齋集祭孫漢州文　嗚呼君宣我杭共此天日竹西定交日稔月熟清不失和患濟以爾組抱國器涵淳民福越在庚辰太少擇牧旅鶴與琴萬里追逐晚鼓齋發暮燈分宿短髮相扶蘆花映燭風恬日舒前山迎綠推蓬喚酌爛煨魚炙雲變風愁雪浪翻屋更呼迭謂扶掌擁袖瞿唐灩澦吞吾飛躍兮先甚篁蛟鯉蓋藏中兮桂林峭磴危巔牽車青冥於芃起伏說險超巔秀水佳竹交口勞苦望命悖祿頻千過從分誼骨肉綢繆勸酬供饌度曲我守江油君倅綿谷相望幾驛靡善不告幕府奏功菊坡辭蜀我建而東君荐華軼風烈紀世等

祀榮辱尉薦寂寞駢幽槊幅坎平如水行粹如玉謂壽而堀胡參之速嗷嗷名污落落起諧人不勝天天定斯後江綖有壼穗送歸靜所不滿君早訪松菊西望欲奔設位慟哭平生故人安得正叔嗚呼哀哉黃氏日抄祭槐院田公竹軒文名縉　嗚呼靈乎以靈之堂堂遽一疾而即冥冥乎靈也風月吟懷江湖雅量咳唾珠璣騷壇之將不幸而列西班世蓋莫知宗卿也名將閫孫澤槐宅相有翁水清亦世師亞不幸而列百班又來綠提哭已嗚呼此皆重可悲之大者而猶有大可悲者在也嘗為漕衛遠鶴南宮嘗官荒庠鞭窘窮途歸側屋需遠祿兒初視飯不足莫我知抱幽獨惟有風流醞藉浩然不以窮達死生而變者與晉宋曠千載而一轍嗚呼悲夫能信余言之不妄者又誰歟此某所以重為賢者哭　祭倪帥幹文庚午十二月十八日紹興府帥幹王山人名珙　惟公稟姿之淳賦性之仁謂宜遠到可福斯民何一第十五年之淹回而五判千萬狀之艱邅金閨之籍甫通總閫之真已除嗚呼惜哉天豈不祐善人某幸託年盟之舊又職寮寀之新忍見一朝之先露蔑資千里之問津臨風危涕聊寄酸辛　祭羅季清大　氣質磊落材諝美特生甫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任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狀以遊於天下者落魄任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有季清李何乎人間之遇渦未晚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夫代季清幸而壽天下事方將賴之今不幸而不壽家之事尚無與支鄉之事尚無與為而況乎遠思此又使人不能不重為之悲某與季清屋角相並長而同學乎邑乎郡君方弱冠嘗約余鄉會而未果入君既擢第亦逕過門而不我問音信之隔踰二十年癸亥之春始會臨安某時既仕善蒙提手是冬之夜訪某京口時某為君作制幙書記君身事相極勤渠滿米歸樂貧亦足再會臨安樂酒相屬誰載尼之通籍尚遲君識既老以悠遠期且言近饑自號趾獨屬某為記悉君心胸胡季半年悽以訃聞嗚呼惜夫其尚何言　文天祥集祭邦正言文名闡　雄公後起海隅有志天下氣賦如冰知德者寡寡音實真朝光作之烏臺峨峨霜風薄之公遂謫坡歲月幾何白首丹心之死靡它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神升東返返于五羊曲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千古為酌寒泉一涕如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六